

清
實
錄

高宗純皇帝實錄(一一)

卷八二六至卷八九九
乾隆三十四年至三十六年

清實錄

第一九冊

中華書局影印

清 實 錄

（第 一 九 冊）

高 宗 實 錄（一一）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號）

北京市中國書店發行

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

787×1092 毫米 1/16 · 71 1/4 印張

1986 年 3 月第 1 版 1986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1——1,500 冊

統一書號：11018 · 1355—19 定價：53.00 元

清實錄第一九冊目錄

高宗純皇帝實錄(一一)

卷八二六	乾隆三十四年正月上	一
卷八二七	乾隆三十四年正月下	一七
卷八二八	乾隆三十四年二月上	三〇
卷八二九	乾隆三十四年二月下	四九
卷八三〇	乾隆三十四年三月上	六六
卷八三一	乾隆三十四年三月下	七六
卷八三二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上	八九
卷八三三	乾隆三十四年四月下	一〇二
卷八三四	乾隆三十四年五月上	一二七
卷八三五	乾隆三十四年五月下	一四三
卷八三六	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上	一五三
卷八三七	乾隆三十四年六月下	一六九
卷八三八	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上	一八九
卷八三九	乾隆三十四年七月下	二〇三
卷八四〇	乾隆三十四年八月上	二一九
卷八四一	乾隆三十四年八月下	二二九
卷八四二	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上	二四五
卷八四三	乾隆三十四年九月下	二五六
卷八四四	乾隆三十四年十月上	二七一
卷八四五	乾隆三十四年十月下	二九四
卷八四六	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上	三二五
卷八四七	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下	三三七
卷八四八	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上	三五一
卷八四九	乾隆三十四年十二月下	三六六
卷八五〇	乾隆三十五年正月上	三八四
卷八五一	乾隆三十五年正月下	三九五
卷八五二	乾隆三十五年二月上	四〇五
卷八五三	乾隆三十五年二月下	四一九
卷八五四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上	四二九
卷八五五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下	四四七
卷八五六	乾隆三十五年四月上	四六二
卷八五七	乾隆三十五年四月下	四七四
卷八五八	乾隆三十五年五月上	四八五
卷八五九	乾隆三十五年五月下	四九八

卷八六〇	乾隆三十五年閏五月上	五三二
卷八六一	乾隆三十五年閏五月下	五四一
卷八六二	乾隆三十五年六月上	五五九
卷八六三	乾隆三十五年六月下	五七一
卷八六四	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上	五八七
卷八六五	乾隆三十五年七月下	六〇四
卷八六六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上	六二〇
卷八六七	乾隆三十五年八月下	六三二
卷八六八	乾隆三十五年九月上	六四〇
卷八六九	乾隆三十五年九月下	六四八
卷八七〇	乾隆三十五年十月上	六五八
卷八七一	乾隆三十五年十月下	六七五
卷八七二	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上	六九四
卷八七三	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下	七〇四
卷八七四	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上	七二三
卷八七五	乾隆三十五年十二月下	七二五
卷八七六	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上	七三六
卷八七七	乾隆三十六年正月下	七四三
卷八七八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上	七五二
卷八七九	乾隆三十六年二月下	七六六
卷八八〇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上	七八四
卷八八一	乾隆三十六年三月下	七九四
卷八八二	乾隆三十六年四月上	八一〇
卷八八三	乾隆三十六年四月下	八二六
卷八八四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上	八三八
卷八八五	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下	八五一
卷八八六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上	八六五
卷八八七	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下	八七八
卷八八八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上	八八九
卷八八九	乾隆三十六年七月下	九一〇
卷八九〇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上	九二七
卷八九一	乾隆三十六年八月下	九四〇
卷八九二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上	九五五
卷八九三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下	九八三
卷八九四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上	九九七
卷八九五	乾隆三十六年十月下	一〇二一
卷八九六	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上	一〇三八
卷八九七	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下	一〇五四

卷八九八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上 二〇八七

卷八九九 乾隆三十六年十二月下 二〇八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二十六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經筵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經筵講官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春正月乙酉朔

上詣

奉先殿行禮○詣

堂子行禮○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詣

壽康宮慶賀

皇太后禮成御太和殿受朝作樂宣表如儀○

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遣官祭

太廟後殿○御乾清宮賜宗室王公等宴○丙

戌

上奉

皇太后幸重華宮侍宴 諭雲南省兵行所過

地方及永昌騰越普洱三府州地丁錢糧頻

年降旨加恩蠲免其非經過地方亦節次寬

免十分之五今念該處軍務尚未告竣若即

照例徵輸閭閻未免拮据著再加恩將雲南

一省兵行所過之地及永昌騰越普洱各府

州本年應徵錢糧仍照前兩年之例全行蠲

免其非經過地方並免十分之五至湖北湖

南貴州三省兵行經過處所前已兩次緩徵

今再行加恩將本年地丁錢糧蠲免十分之

三俾免按年帶徵以紓民力該督撫等其董

率所屬實心經理務令小民均霑實惠副朕

軫念羣黎至意該部遵諭速行 又諭直隸

各屬上年間被水災業經加恩分別賑卹現

在時屆東作尚恐被災貧民際此青黃不接

之候生計不無拮据著再加恩將甯州保定

安州。文安。永清。東安。寧晉等七州縣被災六分之極貧。及七八九十分之極次貧。均加賑一個月。其大城。靜海二縣。雖有代賑工程。尚恐不敷接濟。又災分稍次之任邱。肅寧。慶雲三縣內。成災九分村莊極次貧民。均著於停賑後各加賑一個月。該督其務董率屬員。實力查辦。無任胥吏中飽。俾小民均霑實惠。副朕加惠黎元至意。該部遵諭速行。○丁亥。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紫光閣。賜蒙古王公台吉及回部郡王等宴。○召大學士。及內廷翰林等茶宴。以冰牀聯句。○諭江蘇各屬。上年得雨稍遲。收成不無歉薄。業經分別蠲賑。第念被災稍重之區。際此青黃不接。民力尚多拮据。著再加恩。將鹽城。泰州。東臺。興化。四州縣被災九十分之極貧。各加賑一個月。該督撫等其董率屬員。妥協經理。俾窮黎均霑實惠。不致稍有失所。該部遵諭速行。○又諭安徽

各屬。上年因得雨稍遲。間被偏災。業經加恩緩徵。並分別賑卹。現在時屆東作。距麥秋為期尚遠。際此青黃不接之候。生計尚多拮据。著再加恩。將合肥。鳳陽。定遠。霍邱。泗州。盱眙。天長。滁州。來安。全椒等十州縣內。被災十分之極次貧。及九分之極貧。各加賑兩個月。其被災九分之次貧。及八分之極貧。各加賑一個月。廬州。鳳陽。長淮。泗州。滁州等五衛。並照屯坐州縣一體查辦。該督撫等其董率屬員。實心經理。務俾閭閻普霑闡澤。以副朕軫念災黎至意。該部遵諭速行。○又諭曰。三格。年力就衰。不必管理熱河總管事務。永和。駐打牲烏拉。已越數年。著加恩賞給總管內務府大臣職銜。在熱河總管上行走。其打牲烏拉總管員缺。仍著索柱補授。○諭軍機大臣等。征勦緬匪。由水路進兵。必需船隻。今派出署副都御史傅顯護軍統領烏三泰。令其馳驛前往雲南軍營。監造船隻。著傳諭高晉將湖

廣善造船隻匠役多為挑選妥協豫備俟傳顯烏三泰到日即行交與伊等由彼帶往○軍機大臣等議奏定邊左副將軍成衮扎布奏稱前自烏里雅蘇台運送伊犁綿甲內補造損壞甲六百九十副承辦官員多用銀兩係因軍營從前無成例可遵隨按時價辦理查該處雖係邊方現值無事嗣後應行修補工作應照內地之例估辦從之○戊子諭豫省光州等七州縣上年被旱成災業經降旨分別蠲緩並先行撫卹一月仍照災分輕重加賑一二三月第念該地稻田居多收成較晚青黃不接之時民力未免拮据著再加恩將光州光山固始息縣商城信陽羅山等七州縣被災九分之極貧加賑兩個月被災九分之次貧及七八分之極貧各加賑一個月仍減價平糶倉糧水田借給稻種俾小民生計裕如米價不至昂貴該撫其董率所屬實力查辦毋使吏胥稍有侵漁扣剋副朕加惠

災黎至意該部遵諭速行○又諭湖北省安陸雲夢等州縣上年得雨稍遲收成不無歉薄已分別加恩蠲緩照例賑卹即勘不成災之州縣衛所田地亦經將應徵錢糧緩至麥收後啟徵今念該省尚有京山隨州二處雖俱勘不成災而高阜之區秋收顆粒不及往年小民口食未免仍多拮据著再加恩將京山隨州應徵乾隆三十三年屯餉錢糧一體緩至麥熟後徵收並酌借籽種口糧以紓民力該撫等其即率屬妥協經理俾窮黎均霑實惠副朕軫念閭閻至意該部遵諭速行○又諭曰湖廣總督吳達善著馳驛速赴新任是日起

上以祈穀於上帝齋戒三日○己丑諭前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奏僧人普潤一案該僧並非割辮正犯係黃岡縣用刑逼認而巡撫程燾原奏有不事刑求即行供吐之語因降旨令其明白回

奏今據奏覆多方迴護支離更不成話已於摺內批諭普潤疊經受刑其拶夾傷痕顯而易見豈軍機大臣等能辨之於解京之後而程燾轉不能辨之於解撫之時摺內乃云該僧到案所有受刑誣服緣由匿情不吐試問過堂覆訊該僧雖則無言程燾豈竟無目者咎將誰歸封疆大臣遇有重案雖情詞曖昧尚須研窮得實若人犯曾否受刑其迹豈復更須推勘乃猶不能明其黑白耶程燾著交部嚴加議處 庚寅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諭軍機大臣等緬匪乃蕞爾蠻夷朕原無意取彼土地因近年輒敢越境騷擾邊氓始不得已派委兵弁辦理朕意緬匪本無知蠢愚倘畏威悔罪傾心投誠尚可加恩曲宥徹兵停剿今及年餘緬匪雖曾投款並未遣其大頭人前來且書詞多不恭順阿里衮阿桂去歲屢次遣兵毀其卡座擒其

活口並未深入其境痛加懲創是以特遣傅恒前往總理其事阿里衮阿桂均係副將軍而阿桂任兼總督未免分心即同阿里衮辦事亦屬掣肘著却去總督與阿里衮同心協助傅恒辦理進兵事宜委軍機章京舒斌齋送副將軍印二顆前往伊等接受後惟辦軍營事務再緣營兵甚屬無用除前調索倫兵二千名外再調索倫吉林兵各一千名遣往著該副將軍等即將所調湖廣等省綠營兵多為裁撤並將此際應備辦者妥為備辦又諭據李侍堯覆奏廣東香山協副將魏文偉順德協副將余大佐堪勝總兵一摺魏文偉余大佐均著送部引見但伊等營伍各有應辦之事不必同時催令進京著李侍堯隨宜酌量令各該員從容前後分班給咨送部引見又諭曰楊廷璋摺奏估修盤山各廟及獨樂寺工程九處共銀四千八百餘兩所費均屬浩繁內如獨樂寺一處需銀一千三

百餘兩。尤為未協。該寺工程修葺未久。一切尚為堅固。即加黏補油飾。工料有限。何至估修如許之多。必係該督甫經到任。屬員欲借此為興作開銷地步。遂為慫慂朦蔽耳。今年或前往盤山。湯山。此寺並非必由之地。即使先事豫備。寺宇大體完好。其塗墍不能週遍。亦斷不加之責備。可傳諭楊廷璋。獨樂寺一處。今年竟可無庸籌辦。其別處即有酌修之處。目下尚未春和。雖有動作。恐亦不歸實濟。

此時亦可不必汲汲從事。○辛卯。祈穀於

上帝。

上親詣行禮。○

世祖章皇帝忌辰。遣官祭

孝陵。○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進剿緬匪一事。今年必須合力大舉。昨歲已派京城健銳火器營。及成都荊州各駐防兵。陸續前往雲南。茲復添派索倫吉林兵。前赴軍營。厚集其力。聽候臨期。

進發。大學士公傅恒前已降旨授為經畧。俟應行啟程時。擇日前往。總統一切進剿事宜。阿里衮阿桂。昨俱已授為副將軍。現在派員齎送印信前往備用。阿桂既應統兵同進。其總督事務。不能兼顧。且將來進兵時。永昌等處。亦需總督大員調度策應。明德著補授雲貴總督。駐劄永昌。辦理一應軍務。兼轄通省事。其雲南巡撫員缺。著喀寧阿補授。駐劄省城。專辦通省地方事務。喀寧阿現在差往

湖南。著即馳驛前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

又諭。征剿緬匪一事。今歲必須大舉進兵。現派吉林索倫兵前往。所有經過地方。一切車馬等項。均動帑辦給。絲毫不累閭閻。第沿途運送供役。不無稍資民力。在百姓久沐恩養。趨事服勞。固屬分內之事。而踴躍急公。淳良足尚。自當格外加恩。以示嘉獎。直隸。河南。湖北。湖南。貴州等五省。各賞銀十萬兩。雲南省賞銀三十萬兩。均於藩庫內給發。該督撫等

須實心實力率屬妥辦俾小民均霑實惠朕如此疊沛恩綸惟期恤吾赤子各省倘有辦理不善或致侵蝕冒銷胥役中飽等弊非但承辦之地方官罪難輕宥即督撫亦自取重戾且封疆大臣受朕委任遇有此等緊要事務若不稍動天良竭力董察復何顏對人耶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曰明福現有應行查訊事件著解任交與刑部看守○又諭據鄂寧參奏臺灣總兵王巍於賊匪黃教豎旗焚殺一案措置乖張畏葸退縮且心存諱飾屢次捏報僅將守備劉國樑揭參希圖卸罪請旨拏解質審等語王巍前已降旨革職著即拏解來京交軍機大臣嚴審定擬具奏守備劉國樑等有應行質訊之處並著鄂寧遴委妥員一併押解來京聽候審訊○又諭曰總兵談秀前奏會哨考察摺內有營兵水操練習滿漢陣勢之語滿兵向無水師陣勢所奏殊不可解傳諭令其明白回奏今據覆奏乃

稱歷年相沿水操事竣皆以練習滿漢陣勢字樣呈報總督等語其詞尤為誕妄支離總兵練習營務考察又係大典乃以書吏荒謬之言率行入奏又欲以曾報總督諉為與己無與復成何語談秀著交部議處○又諭據喀寧阿等審奏金文鎔控告茶陵州城工丈尺不符一摺其中雖無浮冒侵欺情弊但此項工程久經責成督撫遴派大員悉心稽察分勘詳查理應一一確覈估銷今茶陵州城工丈尺或係估多修少或係估少修多總計雖足相抵但工程務期覈實即使估後尚須通融亦當聲明具奏且知州戴保豫先已稟明巡撫馮鈐工竣之後該撫又親驗收工所不符原估之處皆該撫所深悉何以不將前後籌辦情形據實奏聞竟爾朦混題銷此豈無心錯誤可比馮鈐著交部嚴加議處至梁兆榜係專管道員乃並不往查草率轉詳了事視公務如同膜外其情可惡與邵大業

申夢璽無異梁兆榜著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罪。方世儁並不詳加查察。咎亦難辭。著交部察議。餘著該部覈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著傳諭黑龍江將軍傅玉於索倫達呼爾內再派年力精壯者一千名。酌量兵數。派協領等官及總管副總管內能管轄者一人。陸續帶赴京師。其應得之項均照前派二千名之例給予。其子弟內有閒散壯丁情願充作跟役者准其攜帶。伊等既得力且遇出缺亦

便於挑補。其如何揀派何時起程該將軍速行奏聞。尋奏陸續派往二千官兵俱由打牲呼倫貝爾二處揀派。該二處坐卡巡察差務繁多。餘兵未能一律強壯。請由齊齊哈爾兵內揀派四百名。黑龍江三百名。墨爾根城二百名。呼蘭城一百名。共一千名。分二隊。每隊派協領一員率領。並遵旨傳諭官兵內有願攜帶子弟者聽其作為跟役帶往齊齊哈爾呼蘭二城兵五百名。章京六員。驍騎校六員。

令協領巴鼎率領於二月初六日由齊齊哈爾起程。其黑龍江墨爾根二城兵五百名。章京六員。驍騎校六員。俟到時即令協領巴鼎率領續發報聞。○又諭前派吉林兵一千名因暫不進剿令其撤回候旨。著傳諭恒祿仍將該處兵一千名交叅贊明亮分隊帶領來京。應得之項照軍機大臣前議辦理。○又諭現在征勦緬匪陸續派兵前往已降旨將經過各省賞給銀兩不使稍累民間。並諭各該

督撫實力董察妥協經理。自當一體凜遵。并聞向來經過驛路州縣竟有不肖之徒平時厚積俸廉一聞差務輒借端引退者。亦有藉辦差之名私斂肥橐者。此等惡習實可痛恨。督撫等每因其已經去任曲為姑容。何以飭官方而勵臣職。著傳諭各該督撫嚴飭各屬實心辦公。如有前項劣員即行據實叅奏。毋得稍為徇庇。自取罪戾。○又諭據鄂寧叅奏明福常存豫提稅銀那新補舊請派大臣前

往審理一摺。看來此案三年之中。提補之數。幾至四萬。其中經管之人。必有侵吞乾沒情事。明福在閩年久。缺額已至如此之多。且係首先作俑。現已降旨解任。交刑部看守。其家人徐四達子。常住。並令查拏押赴閩省質審。此案不必另派大臣。鄂寧身為滿洲巡撫。即著將此交與審訊。務須徹底根究。訊出侵盜實情。毋使稍有漏網。至常在在任甫五十餘日。其人向屬顛預。或僅為委員等所愚。其罪

尚輕。倘亦有沾染之處。若仍留將軍之任。恐管關旗員。不無瞻顧。鄂寧即一面奏聞。一面將伊解任研審。所有將軍印務。鄂寧即行暫署。達色。前曾署理將軍。有關涉之處。亦著一併就近質問。○壬辰。享

太廟。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遣官祭太歲之神。○

上詣

大高殿行禮。○諭。上年直隸近水州縣窪地。間

被偏災。業經加恩分別賑卹。新正又經降旨。將霸州等十二州縣極次貧民。均予展賑。自可不致失所。但各該處需用米石頗多。而借種平糶。亦需米接濟。著再加恩撥運通倉米二十萬石。以為各該處加賑糶借之用。該督其董率屬員。實力辦理。務使小民均霑實惠。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據阿里衮阿桂奏稱。海蘭察瑪格等帶領官兵。馳赴南底壩。侍衛官兵三百餘名。馬匹俱已疲乏。因揮官兵馬匹較健者二百名。率領擒捉設卡賊匪。徑襲要鳩村莊。將其三大村莊屋宇。悉行焚毀。官兵放箭截殺。有中箭死者。有情急投江者。有競渡登舟。舟覆落水淹斃者。約計不下千名。對岸雖有賊匪二千餘名。設立壘寨。但我兵太少。又無船隻。因整旅而回等語。我兵二百餘名。勦戮賊匪千餘。海蘭察等因人少無船而回。固合機宜。然此不過賊匪展放之卡。並未直逼賊境。烏足使其懾服。至所

稱行至南底礮馬匹俱已疲乏殊堪駭異。彼處之馬皆係發往餵養年餘。且阿里衮等復係擇其壯者帶往。何以行走五六日即形疲乏。看來伊等不願進兵。因故將馬力不及之處稍帶聲敘。以豫為之地耳。今甫行五六日。即至疲乏。秋間進兵止行五六日而已乎。彼時將復何以處之。此事所關非輕。阿里衮從前豈竟未嘗籌辦。著傳諭阿里衮。阿桂將馬匹何以疲乏若此。或南方果係馬匹不宜。或餵養官兵辦理不善之處。據實明白回奏。如謂朕有旨申飭。稍存掩飾。至貽誤事體之後。恐伊等不能當此重罪。又奏稱阿里衮於九月間親赴龍陵等處關隘。指定設卡地方。安設兵丁完畢。十一月間官兵始陸續到齊等語。朕遣伊等原為勦賊。並非令其防賊。設卡等事皆須阿里衮親赴辦理。是非勦賊。特防賊之侵擾也。阿里衮不識事體輕重。徒勞跋涉。以致耽延時日。若然。今秋策將安出。進兵

乎。或防守地方乎。彼能保賊匪不來乎。此事伊等計算如何了結之處。著據實奏聞。○癸巳諭軍機大臣等。前鄂寧奏。閩海關稅額短少。豫提下屆銀數。那後掩前一案。隨諭令明福來京訊問。曾諭該撫將此案應質人犯解京審訊。昨據鄂寧續奏。查出常在任內。官關官役亦有乘機舞弊。朦混造報等情。並請將明福家人徐四達子等解閩質訊。已傳諭鄂寧秉公嚴審。務得侵盜實情。並將常在達色有無知情之處。一併就近查辦矣。鄂寧審訊如僅係委員家人等通同弊混。乾沒分肥。即在閩省就近審擬定案。其人犯不必解京。若查出明福本身亦有染指之處。即將應行質對要犯。派委妥員押解來京候訊。將此再行傳諭鄂寧知之。署河東河道總督吳嗣爵奏。現將東省運河逐段復勘。泃河廳屬之丁廟六里等閘有雁翅裂縫。及剝落者。已飭黏補。運河廳屬之南旺壩分水口對岸石駁岸

塌卸數丈。應補修。捕河廳屬之荊門上閘。底漏。應用新石補塞。并換閘板。東平州屬之戴村石壩三道。惟北壩衝塌二十八丈。應修補。均飭備辦。至兩岸土工。臨清以北俱民堰。南旺以南俱官隄。其中則官隄民堰相錯。現將民堰卑薄者。飭該州縣督民夫加幫修築。其官隄。按本年盛漲時水誌。察其出水僅尺餘。及數寸。并殘缺者。量明土方段落。確估加培。其與挑河工段相近者。令將挑起之土。擡積

隄頂。俟開壩後。酌派兵夫。攤築行碶。得旨嘉獎。○以順天府府尹葛峻起。太僕寺卿歐陽瑾對調。○甲午。右部哈薩克阿布勒比斯子卓勒齊。及各部落使臣布魯特等十三人。至京。

上御乾清宮。卓勒齊等行禮。命坐賜茶。並各賜冠服有差。○詣

大高殿行禮。○奉

皇太后居長春仙館。○詣

安佑宮行禮。○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昨聞伊犁圖之母病故。已降旨著永貴前赴伊犁。署理將軍印務。令伊犁圖來京。諒伊犁圖接奉此旨。業經成服。來京時已滿百日。著傳諭伊犁圖至京奠祭事畢。過二十餘日。即著陛見。數日後仍回伊犁。該處事務甚屬緊要。乙未。諭據楊廷璋奏。保定府知府吳兆基。於承審縣丞林恭策得贓一案。延至三月之久。一任狡供。率為開脫。請照溺職例革職。

所奏甚是。已於摺內批示矣。道府大員。專司承上接下。於吏治所關甚重。一切地方政務。自應實力整頓。屏除瞻顧私情。方合率屬奉公之道。若以養廉既優。惟事斤斤自守。遇事一味模稜。國家何賴有此監守之職。况承審案件。屢經督臣飭催。尚依違觀望。始終不肯究出實情。似此錮習相沿。何以肅官方而重民事。近時如邵大業。申夢璽。梁兆榜等。皆以持祿曠官。幾成牢不可破之局。朕已屢經降

旨懲創而此風未見悛改。深堪痛恨。吳兆基若僅予革職。不足示儆。著發往軍臺効力贖罪。以為姑容。取巧膜視公務者戒。並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永德奏查辦翦邊私鑄小錢摺內。有此風不能盡絕。總由鎔化大制錢加入鉛錫。即可鑄出多錢。獲利甚溥。而私鑄錢不及十千者。定例罪止發遣等語。所見全然不曉事理。從來私銷之罪。重於私鑄。奸徒等既已散法圖利。敢於鎔化制錢。則其所犯之罪。已屬私銷。更無疑義。乃永德轉目之為私鑄。且以鑄不及數。罪止發遣。謂不足以戢刁風。是不惟為屬員等潛起避重就輕之見。漸且於律條分門別類。判若黑白者。亦費然不省。是誠何言。永德著傳旨申飭。○又諭戶部摺奏。滇省上年額解京銅。據該督咨請展限。現在戶工二局。覈計本年鼓鑄餘銅。為數無幾。請行令該督將上年頭運第二起。二運一二起銅觔。務於年底趕運到京。其

三運加運銅觔。務於明年二三月到京。方可無誤。仍請飭令將三十四年應運京銅。務遵定限委員起程解京。毋再延緩等語。已依議行矣。銅觔關係鼓鑄。自應依限解運。未便稍有遲誤。明德昨歲在京時。曾以辦運銅觔一事。諭令實力妥籌。一切惟彼是問。今雖已擢任總督。而辦銅始終是其專責。且喀寧阿初任巡撫。承辦亦未能諳習。著傳諭該督。此事仍專交伊督辦。務照該部程限。依次催趲運京。毋得以新撫有人。稍存推諉之見。再現在辦理兵差馬騾牛驢等牲隻。自難分頭馱運。但或留心設法。雇覓民夫扛擡背運。亦未始非權宜之策。即所給工值。較原定腳價。畧有加增。亦不妨奏明通融籌酌。期於辦運有裨。并諭該督按照該處情形。悉心經畫。是否可行。即行據實詳議具奏。此摺著一併寄令閱看。不必發鈔。所有案內延玩各員。并著明德查明。用摺參奏。亦毋庸繕疏具題。○又諭據

溫福等奏稱烏魯木齊攜眷屯田兵三千六百餘名。內除三千三百餘戶口糧鹽菜銀兩業經陸續裁汰外。其三百餘戶不日亦屆應裁之期等語。此等屯兵係新移攜眷往駐該處尚未服習。遽將口糧鹽菜銀全裁。恐於生計有妨。所有屯田兵三千六百餘名口糧毋庸支給。其鹽菜銀仍著照舊賞給。一二年後生計寬裕。該大臣等具奏再行裁汰。調吉林將軍恒祿為盛京將軍。綏遠城將軍傅良

為吉林將軍。福州將軍常在為綏遠城將軍。以福建巡撫鄂寧兼署福州將軍。丙申。

上御同樂園。賜阿布勒比斯子卓勒齊及年班回部伯克阿瓜斯伯克等食。諭曰。黑龍江副都統瑚爾起者留京師。俟續派索倫兵一千名到京。令其帶領前往雲南。諭軍機大臣等。據阿里衮、阿桂等將賊匪莽列焦紅布普喇送來之書譯出。並將送書之擺夷噶表訊供呈覽。又稱收留由夏鳩南底壩來歸之

擺夷一百七十餘口。與瑞團一處安插等語。老官屯賊匪布普喇敢為不遜之詞。致書與我中國大臣情殊可惡。即從前準夷回子。現今俄羅斯並未敢為此言。此事豈得置而不問。阿里衮、阿桂亟宜籌辦。勦賊方畧。乃前此一二次進兵。不過草草塞責。並不認真辦理。且年餘餽養馬匹。甫行五六日。即形疲乏。阿里衮在彼年餘。所辦何事。此皆由伊等意圖草率完結。是以緬匪敢為不恭。伊等尚能恬

若無事耶。伊等飭諭為布普喇送書之野人官曹都山之言。亦俱非是。此項人等俱係中間居住之人。我今欲收其用。理宜撫慰招降。使之內附。若謂其附賊。欲加勦辦。亦宜不露形迹。豈轉有明白宣示之理。不惟野人無所畏懼。且反使之知覺。顯係破壞事體。糊塗不堪。阿里衮、阿桂著嚴行申飭。再摺內稱來歸擺夷係夏鳩以內一臺遠近居住人戶等語。伊等昨進兵時。由夏鳩至南底壩。何以未與

之相遇。摺內殊不明晰。又供詞內有結些人等。為緬匪所敗。竄奔回子地方之語。彼處何以又有回子。著阿里衮。阿桂。一併查明具奏。此事不可專賴伊二人。朕今已定遣傳恒前往。此際伊等如何辦理。賊匪情形如何。仍速奏聞。○丁酉。

上御山高水長大幄次。賜蒙古王公及阿布勒比斯子卓勒齊。年班回部伯克阿瓜斯伯克等宴。並賜卓勒齊等銀幣有差。○賜正一真人張存義冠服。○諭滇省地方。上年雨澤霑足。高下田畝。一體豐收。惟大理府屬之鄧川。浪穹。二州縣。鶴慶府并所屬之劍川州。因夏間雨水過多。低窪地畝。不無漲漫。業經該督撫題明。降旨善為賑卹。但將來三四月間。例賑已停。而麥秋未屆。當此青黃不接之時。窮黎難免拮据。著再加恩。將鄧川州。浪穹縣。鶴慶府。劍川州。被水極次貧民。俱加賑一個月。該督撫等。其董率屬員。實力奉行。毋令胥吏

從中侵蝕。務俾貧民均霑實惠。副朕廑念邊氓至意。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去歲曾經降旨。令該督酌派福建水師兵三千。前赴永昌備用。旋因為期尚早。是以傳諭暫行停止。現在增派索倫。吉林等處兵丁。以備今年合力大舉。並命經畧大學士公傅恒。自京擇吉起程。臨時水陸並進。必須揀派水師應用。向來閩省水師。最為精練。著揀派二千名。前往滇省。以備策用。總兵葉相德素屬能幹。此時所辦臺灣逆匪。已有端緒。且有吳必達在彼辦理。此項水師。即令葉相德回至內地。悉心挑選。不論何鎮所屬。惟取人材技勇。素嫻水面操駕攻擊。及能伏水潛取賊船之人。毋使稍有草率充數。挑定之日。即令該總兵統領起程。務於七月間至滇備用。其所需戰船攻賊器械。如火箭火罐之類。亦先期部署攜往。或長途不便多帶。即酌備樣式。兼帶妥匠數人。到彼豫行置備。其經過之廣東廣

西等省程途。已將該督前奏傳諭李侍堯等豫備。該督可即酌量何路最為妥速。將必經之路。於兵丁起程前。先行知照。令各該督撫妥協辦理。葉相德著加恩賞給銀一千兩。治裝其所派弁兵等。並著該督從優酌量加賞。俾得從容寬裕。將起程時。即以此旨宣示。使之踴躍從事。臺灣總兵一缺。現在尚未得人。其印務即交吳必達兼管。候朕簡員前往時。吳必達與之協同辦事。即匪案已經完畢。仍須協駐。數月後再行回任。並將此諭令吳必達葉相德知之。○又諭。征勦緬匪一事。今年必須合力大舉。水陸並進。現在降旨。令臺灣鎮總兵葉相德。挑選福建水師兵二千名。前往滇省備用。前據崔應階查奏。閩粵洋面毗連。由廈門上船。即抵廣東。水路至廣西。經由梧州府。柳州府等處。直至貴州。又查備陸路一處。自漳州府山路。前赴海陽縣上船。直至廣西。容俟臨期酌辦等語。已諭崔應階酌量。

何路最為妥速。即飛咨該督照辦。著傳諭李侍堯。於崔應階知照到日。即按所開程途。先期部署。一俟葉相德將次起程。即速飭屬妥協經理。以利進行。可將此傳諭李侍堯。鍾音宮兆麟。及良卿。明德等知之。○又諭。聞藥材內有阿魏一種。善能避瘴。番舶多有售者。粵東省自易於購覓。但假造亂真者不少。該督可即悉心備辦。真正阿魏。務在多多益善。就近委員送往雲南。交與該督明德收貯備用。著將此傳諭李侍堯知之。○又諭。曰。鄂寧吳必達奏。現在搜捕黃教。並閩粵莊民互鬪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逆犯黃教。不過么膺竊匪。皆由王巍。張珽等。因循觀望。不即立時勦捕。以致賊勢蔓延。尚稽顯戮。今既交吳必達專辦此事。且添調水陸官兵。現在兵力不為不多。自應速即設法搜擒。務期首夥各犯。早就弋獲。以申國法。而靖海疆。吳必達到臺灣後。為時已久。若黃教一犯。尚聽其駝匿。

通誅致重案不能速結實於吳必達顏面有關斷不可不上緊辦理至黃教祇一地方小竊豈能煽誘多人隨同濟惡其中必有匪黨代為糾約遂爾聯結成羣不法將來獲犯定擬時必須嚴切根究一切黨羽盡法懲治淨絕根株不可使一人漏網再閩粵莊民仇殺一案據鄂寧奏現已具結平息而吳必達則稱尚未盡行解散其說兩歧此案前已傳諭該督撫等各莊民能遵奉訓飭不敢滋事即無庸深究若不聽約束即屬亂民自當查緝首犯重加處治目下如果具結平息相安原可無事急懲但閩粵兩省人民僑寓海外彼此構釁亦不可不加以整理現在臺灣鎮道俱經更換且不必遽辦及此俟諸事辦妥後再遲一兩月務確訪該處為首互鬪之一二人遣往他處安插不得令其仍留故地再生事端鄂寧現在兼管將軍事務如崔應階已到廈門鄂寧即回至省城將閩海關稅務一

案迅速秉公查訊定結將此傳諭崔應階鄂寧吳必達等知之○戊戌

上奉

皇太后幸同樂園侍早晚膳至辛亥皆如之○御奉三無私殿賜皇子諸王等宴○軍機大臣等奏定例載凡有將制錢翦邊鎔銷圖利者照私銷例治罪查私翦之犯或自行鎔銷或轉售他人同歸銷燬是一經私翦即應照例治罪因例內有鎔銷字樣致各省將已翦未鎔之案聲請量減殊屬兩歧請交部刊正條例得旨著交刑部查明刊正畫一○己亥

上詣

安佑宮行禮○御正大光明殿賜朝正外藩等宴召科爾沁和碩達爾漢親王多羅額駙色旺諾爾布和碩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巴林多羅郡王巴圖爾國公和碩額駙德勒克喀喇沁多羅都統郡王喇特納錫第固山貝子多羅額駙扎拉豐阿鎮國公丹津

達爾扎翁牛特多羅都梭郡王布達扎布鄂爾多斯多羅郡王車凌多爾濟郡王品級多羅貝勒棟囉布扎木素敦漢多羅郡王巴特瑪喇什固山貝子固山額駙垂濟扎勒鎮國公固山額駙羅布藏錫喇布喀爾喀親王品級郡王車布登扎布多羅貝勒丹津浩齊特多羅郡王齊蘇龍多爾濟綽囉斯多羅郡王羅布扎哈薩克阿布勒比斯子卓勒齊回部郡王品級貝勒霍集斯輔國公圖爾都喀什克等至御座前賜酒成禮。

實錄卷八二七

十一

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二十六

實錄卷八二七

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二十七

監修總裁官總纂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兼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正月庚子。

上御正大光明殿。賜大學士尚書等宴。○諭曰。

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前往雲南經畧軍務。今

擇於二月二十一起程。所有應行事宜。各

衙門察例辦理。○又諭曰。管圍場翼長鄂呢

濟爾噶勒。經歷戰陣。著來京。授為領隊大臣。

帶兵前赴雲南。○諭軍機大臣等。今年進剿

緬匪。必須合力大舉。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現

擇於二月二十一起程。其添派之吉林索

倫兵四千。亦於二月中分撥前進。各省所購

馬騾。亦皆陸續赴滇。一切應行支給款項。屢

次所撥帑銀。已及千萬。但自去歲至今。備辦

糧馬諸務。支用亦多。又經兩次動用過賞銀

六十萬兩。現在所存軍需銀兩。是否尚屬寬

裕。自當先期通盤籌畫。著傳諭明德。詳晰確

覈。如有尚需添撥多備之處。即速據實具奏。

候朕降旨撥解。將此并傳諭阿里衮。阿桂。知

之。○又諭。現在添派兵丁。進剿緬匪。命大學

士公傅恒。前往雲南經畧軍務。前此軍行經

過各省。一切需用。皆動給公帑。其運送人夫。

不無稍資民力者。又節經賞給銀兩。俾問閭

均霑實惠。此時啟行在即。各該省豫備各項

差使。應通盤計算。以利進行。所有各該省存

貯公項。是否可以敷用。及賞銀有無餘剩。或

目今尚有再需撥解貯用之處。著各該督撫

悉心籌度。即速據實奏聞。以山東文登協

副將張大經。為陝西興漢鎮總兵。加賑河

南光州光山固始息縣商城信陽羅山等七

州縣。乾隆三十三年。旱災飢民。○辛丑。諭曰。戶部尚書阿里衮。現在雲南軍營。今大學士公傳恒。又前往經畧軍務。戶部滿尚書乏人。著官保暫行兼署。○又諭。現在續派吉林。索倫等處兵丁。前往雲南。所有到京後起程。一切應辦事宜。恐順天府府尹等。未能周到。著派託庸。福隆安。總理其事。○又諭。據永德。秦。寧波府知府王紹曾。紹興府知府明祿。奏。濫製烏鎗一案。將要犯馬爾忠。不行監禁。

僅交錢塘縣看守。而該縣知縣孫震。並不加緊管押。任其通信。及監禁之後。又致該犯自縊。請將該府縣等。交部嚴加議處等語。浙省濫製烏鎗一案。節經降旨嚴行究訊。該知府等。承審此等重案。乃於緊要人犯。並不嚴密收禁。致令往來通信。乘間自戕。視公事如同膜外。外吏此等惡習。最為可恨。雖屢加懲創。並不悛改。不可不力為整頓。以挽頹風。至該知縣。及典史等。係專司典守之員。竟不留心

管押。豈疎脫常犯可比。所有知府王紹曾。明祿。俱著革職。發往雲南。自備資斧。効力贖罪。知縣孫震。著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罪。其典史章涵。魯紱。俱著革職。交刑部治罪。永德。前既不能嚴切根究。及見屬員如此廢弛。玩誤。僅請交部議處。尤屬不知輕重。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寧夏滿城兵丁無多。將軍一員。副都統一員。足敷管轄。其右翼副都統員缺。即行裁汰。德雲。著來京。○又諭曰。增海。

著調福州將軍。廣州將軍員缺。著特克慎補授。阿勒楚喀地方。既有副都統一員。足可兼轄。拉林。將拉林副都統員缺。裁汰。選一賢能協領。駐劄該處。令阿勒楚喀副都統兼管。○又諭曰。副都統常青。著即速回綏遠城。署理將軍印務。傅良。即起程前往吉林。○諭軍機大臣等。征勦緬匪。東三省兵甚屬得用。著再傳諭盛京將軍。於新滿洲錫伯兵內。揀派年力精壯者一千名。酌量兵數。於城守尉。協領。

內擇其善於彈壓者陸續帶領來京。其應得之項俱照從前所派一體賞給。○大學士公傳恒奏。臣奉命經畧雲南軍務。現未屆進兵之期。尚須至彼籌度情形。再行奏請擇日進剿。此時若舉行一切典禮。心實不安。仰懇准停各條儀注。至勅印令箭。應交各該衙門。於起程前頒發。再前赴金川時。已蒙賞給吉爾丹纛。此次即恭帶應用。得旨。知道了。其頒給勅印儀注。仍著查奏。○江西按察使佛德奏。

近見部臣議覆御史魯贊元奏。請申禁州縣濫應上司供給一摺。下直省督撫加意整頓。惟外官習氣多尚周旋。每欽差大臣及隣省督撫經過。地方官以現非本管上司。轉欲竭力趨蹌。於數十里外設馬為長探。二十里內設馬為短探。皆有累驛站。其本省督撫司道或差家人標弁迎送至境。借用州縣槽馬。實皆驛馬。且不能無需索之事。應請飭禁。嗣後如有仍蹈陋習。令欽差大臣等自行查叅。或

徇情不舉。即照上司容隱屬員例降調。得旨。所奏是。該部速議具奏。尋議應如所奏。其地方各官所有私用濫應。失察應行降調革職之處。均照定例議處從之。○壬寅。以工部尚書福隆安署總管內務府大臣。簡親王豐訥亨署領侍衛內大臣。○調正黃旗漢軍副都統德保為鑲紅旗滿洲副都統。山西右衛右翼副都統綽和諾為正黃旗漢軍副都統。○癸卯。賜經畧大學士公傳恒御用盔甲各一。

○諭。朕於二月初六日舉行經筵。所有應行典禮各該衙門照例豫備。○又諭。吏部彙奏三年內各省甄別俸滿教職佐雜及隨時甄別各員一摺。統覈數目。雖多寡不等。然皆尚有休致斥革之員。惟雲南省及河東總河二處總計三年內休致僅各一員。在雲南猶屬承辦兵差之時。至河東佐雜額缺多至八九員。嵇璜在任已及年餘。理應悉心澄汰。何至甄別竟無一人。明係膜視察吏。姑容瞻徇。

嵇璜著交部嚴加議處○大學士公傅恒奏查康熙五十七年大將軍出征之日命內閣大臣於太和殿頒給勅印此次臣奉命經畧雲南請照例於起程前擇日恭受勅印應行儀注交禮部酌議具奏得旨是○甲辰諭西安等處厄魯特兵丁前經調赴滇省充補綠營額缺今據阿里衮等奏現在將伊等派往各防所坐卡牧馬及隨營行走頗屬出力所有防所鹽菜口糧著加恩照滿兵分例支給俾得日用寬裕以示體恤○諭軍機大臣等據阿里衮阿桂等奏本年征勦緬匪分兵三路前進並派瓦寺雜谷兵二千名補貴州綠營兵之缺進兵時兼用貴州等省綠營兵等語覽其所奏乃不欲進兵因朕屢降訓旨不得已而張皇其事以顯其難辦之狀耳即如所稱現今調馬欲在腊戍殲賊如續到馬匹臆分瘦損則俟秋冬再行前進之語此可見其非實心進勦且伊等前在戛鳩一路距賊

營二三十里之近並未親歷查勘此等畏怯情狀安能逃朕洞鑒耶阿里衮阿桂俱著嚴加申飭並傳諭此時毋庸辦理進兵但加意餵養馬匹備辦糧餉等事俟傅恒到彼進兵如有貽誤不得推諉明德朕惟伊二人是問綠營兵既無用毋庸調取瓦寺雜谷兵即照所奏令本進忠揀選二千名帶往再落卓一路太屬寫遠戛鳩一路尚安然我兵前進之路不可洩漏於賊亦不可令我兵知之我兵既知賊亦得聞此則甚有關係此時但傳播落卓進兵之信令賊於此路防備則我兵易由別路進勦阿里衮阿桂細心辦理如有不密亦惟伊二人是問再索倫兵所行之路已於黔楚辦理齊備又添秦蜀一路則多費周折而黔楚所備仍不能免於事矣益令將陸續所遣兵丁仍由黔楚發往○乙巳貴州巡撫良卿奏苗疆要缺例不准調遣黔省州縣半屬苗疆今值滇省辦理軍務之時遇有要

差。必須幹練勤明者。應請於苗疆州縣佐雜內。通融揀派。俟軍務告竣。再行照例辦理。下部知之。○丙午。江蘇巡撫彭寶奏。蘇松糧道向駐常熟。經前撫明德奏准。兼巡蘇州一府。移駐蘇州城內。另建衙署。查常熟係海疆出入門戶。應資道員彈壓。且距蘇甚近。朝發夕至。無庸移駐。其籌建衙署。應停止。得旨著照所請行。○丁未。軍機大臣等議覆御史平治奏稱。現大興宛平設廠平糶。而米價尚昂。應

行調劑。查通州民人向來私立米局十二座。專為囤積俸米而設。每季八旗俸暨王俸計數十萬石。半係賣與米局。若輩勢衆心齊。素與花戶斗級交通。各行店不敢與爭。而八旗之領催家人等。恃有各局支借錢文。未有不恣憑賣與米局者。請嚴行禁止。應如所奏。交步軍統領衙門。會同順天府查禁。其空設米局。押令即行改業。并毋許詭避於就近村莊。及近京地面。暗中滋弊。至賣米行店。非私局

可比。應令順天府等衙門通飭所屬。毋許胥役藉此滋擾。仍令八旗通飭叅領。嚴諭領催等。如與奸商交結私賣。立即叅懲從之。○護理四川總督布政使海明奏。川省原存九節銅礮十位。上年解滇四位。今遵旨將現存六位。隨帶純鐵礮子。照上屆按站撥夫接運。例於正月初十日。委解迅赴永昌得旨覽。○戊申。諭軍機大臣等。前將副將黃鳳等。可否勝任總兵之處。詢問各該督撫。茲據崔應階奏

到。閩安水師副將黃鳳堪勝事。簡水師總兵之任。象山協副將林中岳堪勝緊要水師總兵之任等語。已於摺內批諭矣。黃鳳林中岳俱著該督遇便給咨送部引見。毋庸即行專遣來京。亦不得令其一時同離本任。致妨職守。其臺灣水師副將龔宣。該督既稱尚未見面。俟一二年後。再行補奏。再此次竊匪黃教猖獗。龔宣現經在事。有無督勦出力之處。並著查明具奏。可傳諭崔應階知之。尋奏龔宣

自黃教竊發。調至府城防守。並未督勦。得旨覽。○命刑部尚書官保。協辦大學士事務。○以工部尚書福隆安。署理藩院尚書。○已酉。諭軍機大臣等。鄂寧奏臺匪情形一摺。吳必達全不實力督辦。甚屬非是。吳必達帶兵渡海之初。頗似勇往。乃一至臺灣。竟爾安坐郡城。並不親往勦賊。提督為總統大員。豈有不身歷行間。親為調度之理。況前此因王巍種種貽誤。是以令吳必達前往也。冀其能妥協

經理。今該提仍復憚於親身臨陣。寧不有鑒於王巍覆轍耶。且賊匪僅二三百人。而前後所調官兵。多至數十倍。何難併力剋期勦捕。乃遷延時日。至今毫無措置。是吳必達之不知緩急機宜。已可概見。即如摺內所稱劍門坑山徑陡絕。僅容一人出入。賊匪據險自守等語。其地本非賊匪巢穴。特因官兵追捕。避匿其中。斷不能豫積糧食。即果路窄難行。賊徒恃以負固。豈能不出掠口食。在內久聚。縱

官兵未能奮勇深入。獨不能扼其要害。使羣賊窘困就縛乎。若賊衆雖據此險。別有間道。覓糧延抗。又何難訪其路徑。腹背夾攻。賊雖狡黠。又將何往乎。且山徑即屬險峻。並非人跡不到之所。賊既能往。官兵又何獨不能。若賊衆出沒之處。官兵竟不能追躡其蹤。尚復成何營伍。而營中又何必留此庸懦無能之人乎。至於審理匪案。交余文儀專辦。吳必達責在統兵勦賊。又豈可以在郡會審為詞。吳

必達平時似覺明練。乃辦此數百賊衆。竟因循若此。則其所謂曉事。亦不過全工口給。毫無實濟矣。吳必達著傳旨申飭。仍令將因何不行親勦。及捕賊遲緩各緣由。明白回奏。吳必達既不督兵勦賊。在彼亦屬無用。轉恐掣葉相德之肘。今與之一月之限。若一月限內。果能親身督獲正犯。則聽其在臺督緝。若自度不能。不可久延。吳必達著即回伊本任候旨。葉相德尚知認真出力。所有勦捕賊匪一

事。即交其專辦。前曾降旨。令其帶領水師二千。前往雲南。此時為期尚早。著葉相德。即上緊統兵。勦擒黃教等首夥。各犯務期剋日竣事。再行赴滇。其應派水師。前諭葉相德。就各營內挑選。今伊回至內地。尚須時日。即著崔應階。如數挑取熟練得力水師。分派將弁。陸續管領。先行發往滇省。葉相德隨後起程。亦無不可。崔應階審辦建寧案件。要犯業已就獲。亦可速為審結。即赴廈門駐劄。以資調度。

鄂寧亦即回省城辦理諸事。所有臺灣勦獲賊匪情形。崔應階一得有該處稟報。隨即迅速具奏。將此併諭葉相德知之。○又諭。據鄂寧奏。閩海關豫提稅銀一案。內有明福任內各口豫提銀兩。已令軍機大臣。就近先行詢問。至所稱現在委派員弁解犯自廈門起程之處。則係鄂寧未經接到正月初九日續發停解諭旨。是以如此陳奏。計此時人犯即已起身。而程途尚在不遠。該撫一經奉到。自可

趕回質訊。況鄂寧爾時將自廈門回省。更可就近辦理。該撫將通案詳悉根究。若僅係委員等勾通弊混。即可在閩定擬完結。如於明福實有關涉。即將案內應質要犯。小心管押來京候訊。悉遵前旨。行至常在三十三年任內溢額銀九百餘兩。何以竟歸無著。其中必有侵肥情弊。并著該撫一併嚴審定擬。將此再行傳諭鄂寧知之。○又諭。曰高誠奏。長蘆生息銀兩。請仍留領運。以濟商本。一摺。前經

降旨。將各處生息銀兩。概行停止。原為此項名目。非政體所應有。是以降旨。不令存留。高誠此奏。乃因該處商力本屬單薄。而官項起息。又輕。商等可以藉此轉運。以沾餘利。情形實與別處不同。自當格外加恩。停其收繳。但將舊稱更改。定為賞借項款。不得仍存生息字樣。斯為並行不悖。將此傳諭高誠知之。○軍機大臣等奏。現派遣往雲南兵共五千名。如仍照前每兵一十。派領隊大臣一員帶領。

未免管理難周。現既有欽派領隊大臣索諾木策凌等十員。應請令各帶五百名。約束行走。其何人管何項兵丁。請旨遵行。得旨。索倫兵三千名。著瑚爾起。莽喀察。噶布舒。諾爾本。富興。成家等。六員帶往。吉林兵一千名。著索諾木策凌。明亮等。二員帶往。厄魯特兵一千名。著塔尼布。鄂呢濟爾。噶勒等。二員帶往。庚戌軍機大臣會同禮部等部議奏。據各督撫遵旨覆奏到。各省學政。按臨各府州。隨帶鋪陳家人幕友夫馬船隻。除直隸等十四省。向係學政自行發價雇覓。仍照舊外。其廣西。湖南。雲南。貴州。四省。係官為供應。應禁止一體責令自雇。至護送勅印。扛擡文冊。箱夫馬。各省亦未畫一。請嗣後學政考竣一府。即將尋常文卷封固。交提調官徑送學政衙門。其必應隨帶者。用夫十二名。護送勅印。用馬四匹。路險。加夫四名。水路船一隻。遇灘險。加小船二隻。均於驛站夫馬船隻內撥給報銷。

餘夫馬暨日用食物。令自行雇覓。如濫應。濫索。並短發價值。及發價後州縣繳回學政收受者。令該督撫參奏。督撫徇隱。併議處。再各省考棚一切應用之物。及學政衙門額設書役工食。應酌動公項報部。不得令地方官再行捐備。至學政養廉。各省原額多寡不等。殊未平允。今查直隸。江蘇。安徽。陝甘。山東。山西。福建。雲南。原定各四千兩。湖南三千六百兩。均毋庸另議。其河南六千六百六十六兩。廣東四千五百兩。浙江二千五百兩。加學租餘銀一千七百兩。應均以四千兩為額。計減三千三百六十六兩。其江西原定二千四百兩。酌增一千一百兩。廣西原定二千兩。四川三千兩。貴州二千七百兩。湖北三千兩。俱酌增至三千二百兩。尚餘一百六十餘兩。查奉天府丞兼管學政。原定養廉四百兩。應以此項增給從之。○大學士公傳恒奏。臣奉命經畧雲南。惟期迅速趨行。沿途到站換馬。並不往

宿無須豫備公館恐所過州縣不無以承應為名藉端滋擾請勅下各該督撫嚴飭所屬毋得少有豫備得旨所奏是該部速行○兩淮鹽政尤拔世奏通州分司所屬各場俱坐落通泰如皋等處該州縣係屬災區米價稍昂酌議平糶鹽義倉穀現飭各該場量戶口多寡先於附近鹽義倉內領穀分廠出糶不敷再於各倉撥運協濟報聞○辛亥上詣長春仙館問

皇太后安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諭據鄂寧奏臺灣賊匪黃教等由大石門逃至白狗蔡經遊擊陳玉書林海壇會同知府鄒應元分布官兵勦殺賊踞山頂把總曾得祿首先直上弁兵一齊繼進知府鄒應元親冒矢石步行登山追擒賊夥收獲器械等語知府鄒應元著交部議敘把總曾得祿著送部引見其在事之奮勇各官弁等並著該督崔應階查明交部分別議

敘○諭軍機大臣等據鄂寧奏賊匪黃教等逃至白狗蔡經遊擊陳玉書等會同知府鄒應元分布官兵勦殺把總曾得祿奮勇登山官兵繼進擒獲賊夥器械等語已降旨將鄒應元交部議敘曾得祿送部引見其在事出力員弁令該督查明分別議敘官兵此次勦賊尚屬奮勉而提督吳必達並不親身督勦藉稱審案完竣再行前往明係有心規避業經傳旨嚴行申飭並令明白回奏看來吳必

達全然不曉機宜難以擔承此事前已令葉相德專司督辦現在已經到臺應轉飭實力掩捕務使正夥各犯無一漏網方為不負委任至該提督另摺所稱賊夥韓筆等一摺內有賊在岡山等汛地搶去鎗礮火藥等項之語該汛地既有鎗礮存貯防兵諒自不少賊匪僅止一二百人何至被其搶奪則兵丁之不能奮勇殺賊已可概見若謂防汛兵力本單薄則又不應有如許存貯軍器轉為賊人

攫取。非所云藉寇兵而齎盜糧乎。其中情節。恐各員弁等具報不無捏飾。著傳諭崔應階。悉心詳查。并傳諭葉相德。令其體訪確實。即行具奏。再賊匪既有數百人往來山中。東奔西竄。必不能豫積糧食。何以潛匿能支數月之久。此情理所無。恐其言尤不可信。並著崔應階一併查明覆奏。○禮部議覆御史王士侗奏稱。順天鄉試。及會試。惟收掌所官。經管三場硃墨卷。應與內簾一體出場。餘受卷。彌封。謄錄對讀。各所於試卷送內簾後。令先行出闌等語。查四所官均有文移冊檔。即試卷送內簾後。監試監臨知貢舉等官。尚有不時交查案件。今令出闌。則假手吏胥。轉滋弊竇。所奏毋庸議。至稱外省鄉試外簾各官。有先行出場者。應請亦照順天例。令於揭曉後出闌。以昭畫一。從之。○鑄給大興縣黃村司巡檢關防。從原任直隸總督方觀承請也。○壬子。諭朕於二月初六日。舉行經筵。衍聖公孔

昭煥。現在來京。著令其隨班觀禮。○又諭據崔應階奏。查辦浦城縣奸僧覺圓。結盟造旗案內。夥犯賴子性一名。前已奏明在江西鉛山地方拏獲。今親提研訊。實係賴五滿。並非賴子性。差役等因形貌相同。以致誤拏。前此冒昧具奏。請交部嚴加議處等語。賴五滿與逆犯姓既相同。形復相似。是以被拘。尚非差役等有心栽害。且該督一經親訊。明確。即與省釋。並未累及無辜。亦非捏詞飾奏。崔應階著免其交部議處。○軍機大臣等議覆御史魯贊元奏稱。兵差所過。需用車馬人夫食用器具草料舟梁等項。取辦猝忙。而領銀在數月以後。州縣不敢那墊庫存。必設法取資民間。則抑勒追呼。時所不免等語。查前項應用。皆奉旨官為給辦。並緩徵正賦。又節次賞銀。且疊經勅諭實力承辦。該御史既有此奏。或恐地方官辦理未能盡善。不足以宣德意。應請勅下各督撫。查有稍類所陳諸弊。立即嚴

叅祀護併治其罪從之○山東巡撫富明安奏東省各屬糧價較昂應籌減糶請將每石九錢至一兩者減五分自一兩以上至一兩一錢者減一錢至二錢者減一錢五分至三錢者減二錢其自一兩三錢至五六錢統以一兩一錢為率有需借口糧者先儘米麥雜糧及社倉糧石出借不敷酌動常平報聞○以熙革蘇尼特扎薩克多羅都梭郡王車凌多爾濟子頭等台吉車凌衮布襲封○癸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軍機大臣等據阿里衮等奏遞放龍川蓋達各官兵就近徹至龍陵等處並請搭蓋草房以資棲止等語兵丁徹至龍陵等處較永昌自為近便即搭蓋草房棲息以省帳房汜爛亦屬合宜但草房易致火燭疎虞上年龍陵曾有跟役失火之事經軍機大臣等議令嗣後間空分段搭蓋以示豫防之意此次各處所蓋草房仍著照前議

妥辦並飭該管官弁小心防範毋稍玩忽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據永瑞等奏南掌國王之弟召翁差遣土目齋稟探聽進兵消息一摺所見固是而於辦理機宜尚未允協已於摺內批諭召翁既為緬匪拘留五年今忽遣人探問消息其情形原屬可疑但伊所遣下人即詳加詰訊豈肯盡以真情吐露正無庸遇事吹求惟應告以今年調集各路精兵合力進剿因前此取道木邦錫箔一路未協地利

今欲改由落卓來卡一路統合大兵前往如南掌別有捷徑可通或較來卡等處為便原可分兵一支令爾國之兵隨同進發但爾國既志在報仇倚賴天朝聲勢爾國自當輸誠効力計官兵萬餘人及隨營馬匹雖所需日用芻糧自行運帶但既經爾國地界一應糧餉草料爾等亦須豫為儲備以資接濟雖官兵斷不騷擾爾地而平價買取亦所必有傳諭之後不妨即將所遣二人發回不必再

行羈留。倘該國聞信後仍有回稟遵諭辦理。永瑞等至秋間進兵時。亦可由此路領兵數千。率同南掌兵丁。會合進剿。但須諸事留心防察。不得稍為所愚。至於進貢一節。直當告以南掌素屬恭順。屢經入貢。如此時果欲進象。即當照往例具表。現在所投召翁之稟。不便轉奏。若另遣爾國大頭目。齎奉表文前來。即當代為奏達。如此方與事理允協。將此傳諭永瑞。五福。并諭阿里衮。阿桂知之。又諭

上年九月據彰寶等奏。查辦提引一摺。內稱應追銀兩。衆商情願於乾隆三十三年戊子綱一年限內。先繳銀一百二十七萬五百餘兩。餘銀仍請分年著追等語。經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定議。所有各項應追銀兩。定限十年。交與鹽政運使等。分限按數催追。每年如數交庫後。仍令鹽政附摺具奏。距今四閱月。該鹽政並未將各商本年應繳之項。現在如何完繳。及該鹽政曾否勒催。並作何辦理之處。

逐一奏明。殊屬延緩。著傳諭尤拔世。即速查明覆奏。尋奏據運使鄭大進詳稱。淮南通河衆商呈請。按引公同完納。除應遵新例。會同督臣另摺具奏外。所有戊子綱應完銀。現各商呈請。自限於本年三、四、五、六、七、五個月內全繳得旨。覽。是月江蘇巡撫彰寶奏。自蘇州至松江。向有沿河塘路。年久坍塌。緊急丈報。由船隻遞送。既易滋誤。近水民田。亦少捍衛。前經飭行酌議修復。今查元和、新陽縣境。

舊有致和塘。長四千二百餘丈。係動帑興築之石塘。止須黏補。餘自崑山青浦。至松江俱土塘。議照業食佃力之例。責成本圩本圖。將靠田官塘。加高幫寬。還足舊時馬道緯路。其汊河聽農舟出入者。仍修橋梁。斷河小溝。改砌涵洞。此等據各該處居民自願修葺。無庸動項。俟完工後。飭各守汛兵巡查照管。應勒之檔案。嗣後不致廢弛。報聞。署湖廣總督高晉奏。上年准雲貴督臣咨。奏准湖北、湖南

綠營現存操馬同加買一倍馬於本年二三月全數解滇此項額設營馬有關差操應及時買補請將馬價銀於北南兩省上年地丁銀內豫支各營照數採買俟原設馬起解後陸續給兵騎操報聞署河東河道總督吳嗣爵奏查勘臨清至臺莊挑淺各工內有限期已迫而未挑之土尚多飭加人夫備辦原估工內有上段河底尚深下段稍淺者酌減移挑一律又滕汎之彭口閘上嶧汎之萬年

書東臺志

卷五

閘三調灣臺莊閘上下鉅嘉汎之五里鋪汶上汎之人家頭等處俱有沙淤灘嘴并責成各汎額淺各夫挑切下河廳屬衛河撈工及南旺等處塘河已挑完其長河零星段落正月二十後全竣得旨覽奏俱悉雲貴總督明德覆奏題撥已丑年銅本係因藩司詳稟輾轉駁查以致遲延得旨覽又批此皆外省惡習既知應請撥何以不即行具題況汝已誤銅運惟咨部而不奏此後若再遲誤或思

咨部了事必不汝恕矣

書東臺志

卷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二十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二十八

監修總裁官總纂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兼鑲黃旗副都統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總纂官太子太傅文學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副都統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寶琳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馨總纂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校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二月甲寅朔遣官祭

先醫之神。○重修太學

文廟成。

御製碑文曰。舉江淮河濟以贊海。吾知其不知海。舉嵩岱恒華以贊地。吾知其不知地。然則舉道德仁義以贊

孔子者。其亦類於是乎。夫江淮河濟。豈不為海所納。而不足以形海之大。然海固不拒江淮河濟以為水也。嵩岱恒華。豈不為地所載。而不足以究地之厚。然地固不讓嵩岱恒華

以為土也。道德仁義。豈不為

孔子所垂。而不足以盡

孔子之量。然

孔子固不外道德仁義以為教也。教之義始見於虞書。而未有定所。夏校殷序周庠。學則三代共之。是國學所昉乎。夫三代既有學。亦必有教。而吾以為

孔子立道德仁義之教者何。蓋三代以前之教。非

孔子不明。三代以後之教。非

孔子不立。亦猶江淮河濟。非海不納。嵩岱恒

華。非地不載。道德仁義。非

孔子不垂也。國學始於元太祖。置

宣聖廟於燕京。由元及明。代有損益修葺。至

本朝而崇奉規模為大備。

列聖右文臨雍。必事輪奐。乾隆戊午。朕詣學展儀。先詔易蓋黃瓦。聿昭茂典。然丹雘雖致飾壯觀。而上棟下宇。風雨燥濕。歷年既久。浸歆

是虞。爰以歲丁亥。發帑二十餘萬。特簡重臣司其事。越己丑仲春。告歲工。朕親釋奠以落成焉。先是。言臣有以宜乘此時。修復辟雍。園水之制。為請者。禮官以為三代之制。弗相沿襲。實政不必泥古。朕以其言良是。遂從之。門殿諸額。一準會典。皆親書。各懸於其所。舉大工者。必泐碑以誌。故敘其事書之。若夫述孔子之言。仍以頌孔子。是猶繪日月星辰以象

天。朕有所不能。○吏部議。工部尚書嵇璜於前任河東總河任內。膜視察吏。應照徇庇例降調。得旨。嵇璜著降三級調用。○以吏部左侍郎程景伊為工部尚書。○乙卯。遣官祭關帝廟。○命以內府周范鼎尊白。養。靈。寶。尊。觶。爵。洗。各一。青玉特磬二。藏太學文廟。○是日起。

上以祭社稷壇。齋戒三日。○丙辰。遣官祭黑龍潭。

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玉泉山。

惠濟慈佑龍王之神。○軍機大臣等奏。滇省產馬素少。現聞該處地方官及官兵等欲自買備用。出重價而不得實濟。查陝西向係產騾之區。由陝赴川。取道亦便。請勅下該督撫買騾數千頭。分起解滇。聽官兵等出資認買。所交價即抵買運動用之數。此項專為調濟馬騾價值。應俟經畧到滇後。酌定章程。或需山西協濟。即就近知會協同辦理。從之。○吏部等部議奏。大學士公傳恒等奏稱。滇省軍需馬騾。現據四川。湖廣。兩廣。河南等省陸續奏到所辦數目。查此或撥自標營。或動項採買。原期如數解至永昌。備臨時進剿之用。恐各該省委解不得其人。致贖分疲瘦。及倒斃過多。不敷原數。應請勅下各該省督撫驗明所辦馬騾。委妥員加意餵解。至滇省交收時。果數足臚肥。即將解員由滇省督撫奏請議敘。或疲瘦倒斃。責令當時買補。並奏交派委

不慎之上司一體分賠從之 丁巳祭

先師孔子

上親詣行禮。諭曰。方世雋奏湖南省傳鈔謠詞一案。前經根追至湘潭縣民人李堅仁。供得自李文有。而李文有旋經病故。將李堅仁加以刑嚇。矢口不移。並無另有傳給之犯。此案無憑。究訊請將失察之署湘潭縣現任長沙縣知縣楊鵬翮。交部議處等語。所辦非是。已於摺內批示矣。奸匪傳播謠詞。自應根追

編造之人。重治其罪。今此案自李堅仁傳寫以前。皆有蹤線可尋。至李堅仁則僅誣之一死。無質證之人。希圖誣卸。該地方官既不能留心查察於前。及接到湖北省咨覆李文有身故之文。又不復向李堅仁嚴切追究。輒以更無活口可質。思欲草率完案。外省此等惡習。牢不可破。甚屬可惡。楊鵬翮即著革職。以示儆戒。此案仍著該撫另行嚴訊確情。據實具奏。毋得仍以顛預取咎。又諭據方世雋

奏秦澧州知州張中煜。僉差不慎。疎脫隣省屢逃兇犯葉觀星。請將張中煜革職協緝等語。兇犯葉觀星前已兩次脫逃。復經江西省拏獲轉解。該知州自應遴選妥幹兵役。慎重防範。毋使稍有疎虞。乃漫不經心。一任解役疎脫。外省吏治闇茸若此。甚屬不堪。張中煜著革職。仍留該省協緝。至該犯以命案重囚。始則賄差縱放。繼復毆役奔逃。今又由木籠中疎脫。其狡黠刁悍深為可惡。將來緝獲時

即在該處正法。不必仍拘向例。解赴川省。諭軍機大臣等。方世雋奏澧州知州張中煜僉差不慎。疎脫隣省屢次脫逃兇犯葉觀星。降旨將該州革職。留於該省協緝。並諭令拏獲該犯時。即於所在正法矣。葉觀星係命案兇犯。前經廣東江西兩省連次捕解。俱在中途脫逃。此次復經被獲轉解。益當加意防範。乃該地方官明知該犯積慣兇脫。仍復漠不經心。任其在木籠中竄逸。尤為可惡。計該犯疊

次俱逃回本籍。此時諒亦不能遠颺。著傳諭方世儒。即飭屬上緊設法嚴緝。並即飛咨江西本籍一體訪捕。務期迅速就擒。倘或仍然不以為事。致日久不能弋獲。惟於該撫是問。○又諭曰。方世儒奏四川兇犯葉觀星前經兩次脫逃。復在江西省被獲。轉解至澧州地界。該知州張中煜並不遴選幹役管押。致該犯復行中途脫逃等語。已降旨將張中煜革職。留於該省協緝。並傳諭該撫上緊追緝。務獲。即於所在地方正法。不必仍拘向例解赴川省。該犯本係殺人應抵重囚。始則賄差釋放。繼復毆役潛逃。情節實為兇惡。及經復拘到官。已屬罪無可逭。祇以案在川省。復輾轉解審。致該犯得以乘間免脫。皆由拘泥成例之故。著傳諭各督撫。嗣後此等兇犯。既逃復獲。其情罪重大者。一面移查該省原案。審訊明確。即在該處照擬辦理。毋仍往來解送。致滋疎誤。至外省吏治闡茸廢弛。積習牢不可

破。每視遞解隣省要犯。為無關重輕。殊堪痛恨。著各該督撫。力為整頓。嚴飭各州縣。一切認真辦理。毋再漫不經心。自取罪戾。著於各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戊午。祭

大社

大稷。

上親詣行禮。○己未。

上御乾清門聽政。○以舉行仲春經筵。遣官告

祭

奉先殿。

傳心殿。

上御文華殿。講官暨侍班之大學士九卿詹事等。行二跪六叩禮。分班入殿內序立。直講官四人。出就講案前。行一跪三叩禮。復位。直講官觀保。蔡新。進講。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二句。講畢。

上宣御諭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說者以為意者心之所發。恐有未實。故慎其獨。便是母

自欺。毋自欺。便是必自慊。必自慊。便是誠。其意斯語也。引而未發。此其所以為蒙引乎。余以為毋自欺。仍即正心之學也。蓋心之發為意。則心者意之所自也。自此而好善惡。惡。無不盡其誠。則心常快然自足。而好善必為。惡惡必去。設謂誠其意在毋自欺。是視意與心為二。而所謂自者。又將屬之誰乎。故朱子復申其說曰。毋自欺者。以自己禁止不為而言。如毋不敬。非禮勿視之類。可謂深切著明矣。

講官暨侍班官跪聆畢。興直講官奉寬王際華進講。尚書欽哉。惟時亮天功。二句講畢。

上宣御論曰。帝舜於四岳九官十二牧。各有所命。而總告羣臣。則無多言。惟曰欽哉而已。欽者敬也。自古及今。未有不以敬而興。亦未有不以不敬而亡者。詎惟董百官。康庶事而已哉。故惟欽足以彙括治理。即舜之所以受於堯。而亦將以授於禹者也。夫庶官之事。皆君之事。君之事。即天之事。亮天功者。君任其總。

而臣分其績。設謂舜責其羣臣以寅亮而已。若不與焉者。此豈知舜者哉。講官暨侍班官跪聆畢。大學士尹繼善劉統敷奏曰。

皇上聰明天亶。研究理奧。洞徹精微。以心為意之所自。以毋自欺仍即正心之學。誠千古未發之蘊。又以心法為治法。括堯舜傳心之要於一欽。仰見

聖德日新。兢業自矢。亮功熙載。無不本宥密單心以發為大業也。臣等幸侍

講筵。親承

聖訓。不勝榮幸。奏畢。諸臣出就拜位。行二跪六叩禮。禮成。

上還宮。遣官祭昭忠祠。諭前經降旨派出尚書託庸。福隆安。總理送兵事宜。侍郎英廉。亦著一同辦理。又諭朕幾餘不自暇逸。典學之下。時及臨池。曩曾輯石渠所藏前人墨跡。刻為三希堂墨妙軒。二帖。廣示藝林。復念古帖流傳。可補墨跡所未備者。惟宋淳化閣

帖。鐫集尤為美富。遠出大觀太清樓諸本之上。但惜初搨與賜者絕。或云版尋殘損。當時已為難得。後來翻刻愈繁。真意寔失。有意追摹者。末由津逮。內府舊藏淳化閣帖極多。而畢士安所得賜本。搨最精好。茲特勅選工鈎摹上石。冀復舊觀。第王著昧於辨別。其所排類標題。舛陋滋甚。不當聽其沿謫。以誤後學。因命于敏中等詳加考正。以次呈閱。候朕鑒定。分識各卷。並命蒐採諸家釋文。依字旁

注。其互異者。折衷附記於後。以資省覽。是於考文稽古之中。兼寓舉墜訂謾之益。用嘉惠海內操觚之士焉。○禮部議奏。經畧大臣恭受勅印儀注。臣部劄欽天監。擇於二月十八日卯時受勅印吉。是日禮部工部鴻臚寺官設勅印黃案各一。於太和殿內東旁。設綵亭二。於內閣門外。經畧大臣及隨征侍衛俱蟒服。俟太和殿升陛東階下。內閣學士由內閣捧勅印置綵亭內。校尉并亭前張黃蓋。列御

伏由中路由太和門至殿階下止。內閣學士捧勅印由中階入殿內。置黃案上。大學士二人立殿外鴻臚寺官引經畧大臣由東階升。至殿簷下甬路東北面立。隨印官二員從升。西面立。大學士入殿左門。捧勅印由中門出。經畧大臣跪受。轉授隨印官。與鴻臚寺官引經畧大臣至丹陛中路左旁。行三跪九叩禮。禮畢。捧勅印官前行。經畧大臣隨行。由中路至階下。安勅印於綵亭內。隨征侍衛前引。由各中門出。隨印及執事各官俱隨行恭送。至經畧大臣第報聞。○庚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據吳必達奏游擊游輔率領弁兵追勦賊匪黃教奪獲鎗礮等物。現在賊又逃入生番山界之大埔藏匿等語。此等逆匪。本公膺烏合。豈能製辦各種軍械。至大礮鑄造不易。更非賊匪所應有。其為搶刦營汛而得。自不待言。今但

條列奪獲賊中械仗如許之多而不究從前被刦何以若是之甚則吳必達所謂查辦臺地情形又屬何事且賊匪既敢肆焚掠所在汎地防範宜嚴而營中既收貯軍器尤關緊要豈竟漫無守禦轉藉寇兵甚至礮位亦為所得是伍籍中盡皆庸懦無用之徒尚復成何營制若云各種器械均係逆匪之物試思賊竄迹靡常何暇從容成造即烏鎗藤牌諸件尚不能猝辦臨時而大礮一項更非一朝一夕所能鑄該處官兵平日豈絕無知覺而任其潛聚私造無忌憚若此又據云賊衆逃匿深山何從積有糧食竟爾瞻用不匱吳必達於此等關鍵俱未置論殊不可解著傳諭崔應階即速逐一確查據實嚴叅不得稍為掩飾再賊衆不過數百人所調官兵幾數十倍而羸乃濡遲已閱數月尚聽賊衆東奔西突茫然不能得其要領據云逃入生番山界亦屬含糊若大埔祇與番界毗連則尚係內

地即當統率官兵迅往追擒若已逸入番界則前旨曾令曉諭生番飭其協力擒獻量予賞賚并告以官兵但捕賊匪並不擾及番地一面即統兵深入賊衆自無從喙走吳必達招內並未措置及此勦匪一事何由速竣昨已交葉相德專任其事並予吳必達一月之限著崔應階速飭該提鎮遵照前旨迅行妥辦務期首夥各犯剋日就擒毋稍延緩並將吳必達等現在勦賊情形一一詳悉奏聞並諭吳必達葉相德知之又諭據巴祿奏稱派往雲南之厄魯特等均給鐵甲又派兵七十名照料等語鐵甲所以壯軍容難以用之戰陣且程途甚遠焉用齎此無用之物前往且照料百餘名厄魯特又何至需兵七十名巴祿係曾經出師之人豈尚見不及此看來巴祿並未盡心辦理即伊前此告赴軍營亦不過聊且塞責原非出於實意再齊哩克特係蒙古人亦曾在軍營行走於此等事理豈

得不知已祿齊哩克特俱著傳旨申飭所有
馱甲之費及七十名兵丁口食銀兩數目交
已祿查明具奏即著伊賠補兵部等部議
准貴州巡撫良卿奏稱黔省各營先後調撥
進剿緬匪兵一萬三千名所有防隘及陣亡
病故遣回各兵遺損軍裝器械應補製修整
其現在留駐永昌兵九千餘前經咨准督臣
阿里衮覆稱業於滇省新製軍裝內撥給毋
庸再籌餘陣亡咨黔募補等兵三千餘查黔
省召募赴滇補伍新兵案內製造烏鎗腰刀
等項除分給外尚餘十之五應以照數補給
所餘留貯各營造冊存案遇損失需補時照
綠營自備軍裝例換給按原值於各營公糧
內扣留歸款其弓箭烏鎗藤牌旗幟等項營
中現無製存應動項給辦以備調撥從之
補行乾隆三十二年山東省軍政卓異官四
員有疾官一員年老官三員分別議敘處分
如例○賜卹江南鳳陽衛鳳中常州原頭幫

漕船渡江遇風淹溺旗丁如例○辛酉諭曰
于文煥著前往雲南聽候經畧大學士公傅
恒差委遇有總兵缺出酌量奏請署理諭
軍機大臣等葉相德奏辦理賊匪黃教應分
南北兩路分頭合剿並即日帶兵進山剿捕
一摺所奏甚好已於摺內批諭矣前以葉相
德在總兵中頗知奮勉自効是以降旨令其
專任辦理搜剿之事應倍加策勵剋期率兵
掩捕務令首夥一併就獲盡絕根株以副委

任至意先經降旨令葉相德帶領水師二千
前赴雲南後以臺灣尚未竣事復令俟辦理
完畢再行起程所有揀派兵丁事宜已令崔
應階就近挑選陸續前進計此時亦應接到
諭旨一一遵行著再傳諭葉相德令其速將
逆匪加緊督辦一有就緒即照前旨隨後兼
程赴滇○又諭前以阿里衮奏稱海蘭察瑪
格等所騎馬匹至南底壩地方即已疲乏降
旨詢問阿里衮等以此項馬匹解到滇省已

餽養一年之久。況阿里衮等又係挑選臚壯者前往。何至行走五六日。即有疲乏。若果係如此。則是伊等平日並未加意餽養可知。否即係伊等心存畏蒞。藉口馬力不足。希圖息事。為此推諉之辭。令其據實覆奏。乃至今未見奏到。馬匹為行軍第一要務。若如此易於疲乏。則平時餽養全屬有名無實。明德及阿里衮等前此所經理者何事。現在各省解滇馬騾源源而至。明德身任總督。此事乃其專責。即阿里衮等目擊情形。亦當協商妥辦。著傳諭阿里衮、阿桂、明德務須及時設法餽養。使一律臚壯。無誤今秋進剿之用。若臨時仍有疲乏。馬騾不能適用。惟於伊等是問。並將從前辦理不善。及現在作何籌畫。務使妥協之處。即速覆奏。著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歸化城關務。向因商人往口外貿易。並有蒙古入口交稅。是以派理藩院官員經營。但聞該處每年所收額稅之外。竟有多至數倍者。歷

來管關之員。惟期正額無虧。而在關之家人胥役等。不無中飽。及有心賣稅之事。既於關權未能覈實。且恐有暗中多索商人。漫無稽考。於公私均有未便。雖該處有都統駐劄。但不相統轄。即令兼管。亦恐有名無實。因思各省關務。多有巡撫兼管者。而巡撫所轄之關。多委道府大員承辦。責成既專。且臨以巡撫董率稽察。耳目亦易於周到。行之較為無弊。今歸化城關口。自可即歸巡撫經營。且歸綏道即駐歸化城內。或即委該道就近代管。或另派賢能道府前往承辦。俱無不可。所有理藩院司員。即可停其派往。於關務更為慎重。著傳諭鄂寶。即速按該處情形。妥議覆奏。尋奏該處關稅應歸巡撫兼管。派委道府監督。以專責成。該處雖有歸綏道駐劄。但令一人長川經理。不無日久弊生。應於通省道府內揀選奏派。扣一年更換。俾每歲交代。皆可清釐。至從前所收銀數。難為定額。亦應俟試收

一年後再行酌定。下軍機大臣議行。○都察院奏。山東壽光縣民李丹木。具控問官非刑斃命。請交山東巡撫查審。得旨。此案著派侍郎四達。馳驛前往山東。會同該撫秉公審擬具奏。○以湖南永順協副將孫廷璧。為浙江黃巖鎮總兵。○壬戌。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阿桂等奏。署臨安同知尹均霖承辦軍營料草。請自芒市運往遮放。照

三站半運腳開銷銀二萬兩。實為利慾薰心。請旨革職等語。當此軍行需馬之時。餽養期歸實濟。似此劣員。意圖侵冒。實屬喪盡天良。尹均霖著革職。交該督等嚴審定擬具奏。○命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官保署理戶部三庫事務。○癸亥。諭軍機大臣等。高誠奏。運使陳樹著。現有督運鹽勛。催徵竈課等務。所有六年俸滿。應行送部之處。請俟巡幸木蘭之時。再行引見等語。所奏尚未甚合。該運使既

有督運催課等事。現須趕辦。未便另易生手。

此時暫緩其送部。亦無不可。但速飭上緊辦竣。五六月間。即可咨部。若遲至巡幸木蘭之時。不但為期太緩。且高誠彼時亦至行在。長蘆鹽務。不可無大員坐辦。豈宜轉令運使同時公出。著傳諭高誠。即飭陳樹著。將任內應辦各件。作速料理清楚。於五六月間送部引見。○福建巡撫鄂寧奏。漳泉一帶。入春後米價稍昂。係因臺匪竊發。商販稍減。現飭該府屬確查情形。詳明開倉平糶。不必拘待青黃不接。俟臺運踵至。價平即止。得旨嘉獎。○予故漕運總督楊錫紱。祭葬如例。謚勤懇。○甲子。

孝康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陵。○諭。上年曾經降旨。將赴滇官兵經過之直隸各州縣。現年錢糧。加恩緩徵。目下已屆應行完納之期。但念各該州縣。去秋收成。亦有稍歉之處。若新舊一時並徵。閭閻未免拮

据著再加恩。將直隸上年緩徵各州縣錢糧。統俟明年麥熟後再行徵收。以紓民力。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據馮鈐疏。叅太和縣知縣郭世誼。將重價所買之麥。轉送幕友史緯義。而史緯義即係該管之潁州府知府史魯璠族叔。該縣巧為逢迎。該府有意徇庇。業經降旨。一併革職嚴審究擬。並諭馮鈐據實查辦矣。上司薦幕友於屬員。最為弊藪。久經通飭嚴禁。乃以該管知府族叔公然充屬縣內幕。是上下通同舞弊。挾制逢迎。勢將何所不至。即不必出自該府薦引。而屬縣揣知族誼。遂以延請為結納之端。上司亦即以私人示夤緣之徑。此等惡習。所關於吏治官方者甚大。深可痛恨。今安徽既有此案。恐他省似此者亦復不少。不可不實力查禁。著傳諭各該督撫等。即速嚴密確查。閩省州縣如有延上司戚族在幕者。立即查辦。仍一面嚴切申禁。如現在實無類此情事。亦即具摺奏

覆。若查辦不力。及有心徇隱。將來別經發覺。惟該督撫是問。將此通行傳諭知之。又諭。現在選派察哈爾新厄魯特兵。將及二百名。令鄂呢濟爾噶勒。帶領前往雲南。伊等皆係厄魯特。並未在內地行走。不懂漢話。且鄂呢濟爾噶勒。亦係厄魯特。若無照料之人。行走恐未便捷。著傳諭各省督撫。飭令原派照看兵丁之布政使。按察使。務俱親身加意照看。送出本境。此內有止派漢員者。著派滿洲道一員。協同辦理。只此一次。厄魯特兵過境。照此辦理。所有續往之各起兵丁過境。即不必如此辦理。命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官保。在紫禁城騎馬。調任陝甘總督吳達善疏報。靖遠縣戶民首墾沙灘薄地四頃九十五畝。照例升科。○乙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向來皇子等乘馬。俱用金黃轡。皇孫等俱用紫轡。近有因在大內養育。與皇

子等一體用金黃轡者。微覺過分。乃又有因分府居外。遂用藍色者。亦與體制不合。宜酌定章程。以示區別。嗣後皇子等乘馬。俱著用金黃轡。皇孫等未經朕賞用金黃轡者。俱著一體用紫轡。皇曾孫。元孫等。亦著一體用紫色。其鞍座各按轡色。綿德。綿恩。俱係長孫。著加恩。仍賞用金黃轡。永遠為例。著交上駟院。內務府總管衙門。存案遵行。又諭。朕於三月初七日。幸湯山。盤山。一切應行備辦事宜。

著各該處豫備。○又諭曰。馮鈐題叅太和縣知縣郭世誼。蕩檢不職。該管之潁州府知府史魯璠。縱庇劣員一疏。已降旨將郭世誼。史魯璠革職。交該督確審究擬矣。史魯璠身為方面大員。乃令族叔在所屬署中作幕。是其上下通同。逢迎扶制諸弊。皆所不免。此等惡風。斷不可不嚴加儆治。該撫馮鈐。平日豈毫無聞見。何竟不早為查叅。直待史魯璠告病。詳請解任以後。始以叅塞責。外省徇庇屬

員陋習。每遇劣蹟彰著。尚欲為之設法。瓦全。即或知其事萬難掩覆。不得已始以一挂彈章。藉名整飭。而其實不過隱售化大為小。化有為無之術。此種伎倆。豈能施之朕前。馮鈐近以湖南城工案內。不將屬員通融情弊。叅劾。勝混題銷。經部議以降調。朕因馮鈐平日辦事尚屬認真。特加恩曲貸。仍予留任。乃辦理此案。有意取巧。故於事後糾彈。冀掩其前此袒庇之咎。此而不加以嚴懲。則督撫等益

以膜視察吏為得計。誰復知所警畏。馮鈐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曰。馮鈐現在交部嚴加議處。著解任聽候部議。所有安徽巡撫員缺。著富尼漢補授。富尼漢未到任之前。其巡撫印務。著陳輝祖暫行護理。諭軍機大臣等。據御史胡紹鼎奏。上年典試回京。沿途見河南等處。官弁兵役。住宿民店。一經飭為公館。有逾時不能開店者。宜令地方官曉示日期。將其間空閒之時。聽民自便。以裨生計。又

稱尋常官員經過驛站。所有應雇夫役。原與送兵民夫無涉。竊恐不肖之員。因民夫現在守候驛地。隨便遣用。希圖省費。各等語。官兵經行各省。屢經加恩賞賚。並飭該督撫等實力董查。不應復致人指摘。即如官兵按隊分走。該管領隊各員。自應與兵丁同一營盤住宿。以資彈壓稽查。不宜令其遠離營隊。別圖安憩。原無庸多備公館。致開張旅店之人。誤業曠時。至其餘差使往來。或有必須店房棲宿者。亦當按日給價。且其事並非每日常有。又何必豫為封備。徒令村鄉逆旅。亦得藉口辦差。甚屬無謂。若果有如該御史所奏。則是該地方官辦理不善。或係奸胥蠹吏。借端滋擾。暗中需索。皆未可定。不可不嚴查整頓。著傳諭該督撫。留心確查。如有前項情節。即速妥協辦理。毋稍累民。仍將實在情形。具摺覆奏。至所稱官員經過驛站。就便遣用送兵夫役。以圖省費一節。亦著該督撫等查明有無。

似此情弊。實心查辦。一併奏聞。又諭曰。御史胡紹鼎奏上年典試沿途聞見兵差情形一摺。內稱貴州民素貧苦。其運送之夫。官定每兵一百。用夫三百名。每夫給飯錢七十文。其實軍裝行李等項。山路崎嶇。每兵百名。用夫多至五六百不等。州縣既守定額。祇將三百名應給之錢。分給衆人。用夫愈多。分錢愈少。甚至無錢可給。據百姓云。係自備雜糧炒麪度日。俟將來官府賞給等語。黔省地當衝要。軍行所過。不無稍資民力。業經疊次加恩賞給銀兩。并傳諭該撫實力經理。毋稍累民。其苗人等。尤當加以體卹。該撫自應督率地方官。妥協籌辦。如期按數給發。俾急公奉上之氓。俱得速霑愷澤。即或於定額之外。稍有多用人夫之處。亦不妨隨時酌量。通融籌辦。何得有給錢短少。致令民夫自備糧麪度日之理。今該御史既有此奏。恐各該地方官辦理不善。散給稽遲。以致實惠不能下逮。亦未

可定。著傳諭良卿。即將現在有無此等情弊。詳確查明。一面具摺奏聞。一面仍嚴飭各屬。將應給錢文。妥協賞給。毋使受雇民夫。稍有失所。再該御史摺內。又稱尋常官員。經過驛站。所雇夫役。原與送兵民夫無涉。恐不肖之員。因民夫現在守候驛地。隨便遣用。希圖省費等語。此種情事。亦難保其必無。著交與該撫。一併查辦。據實覆奏。胡紹鼎摺。摘錄寄閱。又諭曰。馮鈐題叅太和縣知縣郭世誼。蕩

檢不職。該管之潁州府知府史魯璠。縱庇劣員一疏。已批交該督嚴審究擬矣。史魯璠身為方面大吏。乃令族叔在所屬署中作幕。其平日上下通同。逢迎挾制諸弊。皆所不免。馮鈐豈竟毫無聞見。何不早為查叅。直至史魯璠告病後。方行糾叅。明係馮鈐向來曲庇史魯璠。今見其因病解任。始以一叅塞責。且冀掩其從前袒護之迹。其居心殊不可問。已將馮鈐交部嚴加議處。並令解任候議。此案即

著高晉提齊犯証。悉心研究。將史魯璠郭世誼等彼此交結情弊。令徹底根究。務得實情。毋使絲毫遁飾。再史魯璠告病。何以不先不後。適當郭世誼贈妾於其族叔之時。必係此事傳播於外。物議沸騰。見事已敗露。恐其牽累。急以告病為倖免計。至馮鈐疏內。稱係得之訪聞。而不實指其得自何處。看來馮鈐必不肯專人體訪其事。藩司陳輝祖。雖照常會揭。亦未必盡係伊獨力揭叅。馮鈐所聞。究係

得之何人。不可不窮其底裏。並著高晉將馮鈐喚至江寧。一併查詢明確。據實覆奏。勿稍存瞻徇含糊。自干咎戾。吏部議准廣東布政使歐陽永禕奏。稱定例各省調補烟瘴人員。俸滿時或徹回內地。或在任候陞。俱令該督撫考覈。其有辦事因循。年力就衰者。勒令休致。查調瘴之員。或有視為陞遷捷徑。一經調補。頓改前轍者。當隨時糾劾。毋庸更立俸滿休致之條。儻遲至俸滿考覈。則在任貽誤

已多。應將徇隱之各該上司叅處從之。加賑盛京句驪河二道井各驛。乾隆三十三年水災站丁其紅冊徵租各地銀米並分別蠲緩。蠲免河南光州光山固始息縣商城信陽羅山等七州縣。乾隆三十三年旱災額糧。○丙寅春分朝。

日於東郊遣愉郡王弘慶行禮。○軍機大臣等奏。向來題本內履歷夾片由吏部開送內閣繕寫進呈。今山西巡撫鄂寶題叅壺關縣知

縣楊宸疏內未將該員由教職俸滿推陞之處聲明。是以未能明晰。請嗣後交與吏部內閣於夾片履歷務將因何推陞及奉旨特授字樣分別開明。以便查覈報聞。工部議覆。御史魯贊元奏稱各省修城專派遣府等員督辦。每虛應故事。請嗣後城工銷冊責成督修專員據實開造等語。查修城工料繁多。皆係承修官在工親手經理。若督辦之員代為造冊。必至舛漏。今酌議於申報開工後令承

修之員將逐日工段用料隨時呈報督辦道府備案。該道府赴工稽查時照原估按款覈對。詳報督撫工竣仍令承修官造冊送督辦官較對。開報未實即飭駁果符加具親勘印結。詳請題銷。再有浮冒除治罪外仍令與承辦官分賠。至工程內有與原估不符須通融添改者應令將丈尺及甄石做法呈報道府覆勘會詳督撫大則具奏小則豫行報部。統俟報銷日聲明具題從之。鑲白旗蒙古都

統奏陣亡護軍校什迪應賞雲騎尉世職。無子請將過繼伊兄什京之孫間散訥音布承襲得旨。什迪所立之雲騎尉照依所奏著過繼伊兄什京之孫訥音布承襲。但此項所立之官襲次已完仍賞給伊子嗣恩騎尉。世襲罔替。此特矜卹陣亡之人施恩於其正派子嗣。其過繼之子即不應承襲。訥音布並非什迪之正派子嗣。其應襲雲騎尉襲次已完不必承襲恩騎尉。永著為例。仍交八旗查明。如

有似此者。俱即行更正辦理。以內閣學士德成。為工部右侍郎。以山西按察使朱珪。為山西布政使。丁卯諭曰。阿思哈奏。據豫省紳士民人呈稱。軍行協辦車價。分所應然。前已得蒙恩厚賞。此次何敢豫邀重賚。請將現賞銀兩。仍留公處。以備凱旋車費等語。官兵所過地方。凡車馬等項。一切動支公帑。絲毫不以累民。猶恐沿途運送供役。不無稍資民力。是以疊經降旨。優加賞賚。務期閭閻普

被實惠。在小民深明大義。感奮出於至誠。但以中州士民。如此淳良足尚。乃施恩所及。竟以曲從其請。而不令均霑。豈此等服勞之赤子。可以不蒙閭澤。而國家格外之仁。轉得為不知感激。奉公者所濫邀乎。所有此次賞給河南省銀十萬兩。仍著遵照前旨行。該撫其董率所屬。實力妥辦。毋任胥役等少有侵蝕。中飽。副朕軫念黎元至意。仍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兵部據明德咨滇省東川

營買補馬價。請照各營一例給發。經部議覆。可否循照川省代滇採買馬匹之例。每匹給價十二兩。俟軍需告竣。仍依舊例報銷一摺。已降旨依議。各營買補額缺馬匹。關係緊要。滇省既因年來購辦馬匹。市價不無稍昂。酌議加增買值。尤屬軍需重務。非尋常事件。咨部查覈者。可比理。應將現在通融買補情形。據實奏聞。請旨。何得僅行咨請部示。明德在督撫中。素稱幹練。乃前於買補通省營馬。照

舊增價一案。徑咨戶部。並未專摺具奏。今此案復咨兵部議辦。殊不知事理輕重。此等有闕軍務錢糧要件。並不隨時入告。豈僅以簡調官員。呈報晴雨。遂為盡督撫奏事之責耶。明德著傳旨申飭。禮部題朝鮮國王李吟遣使表賀。

萬壽冬至元旦三大節。及進歲貢方物。賞賚筵宴如例。步軍統領奏。軍機大臣會同宗人府。將富新等闕毆案內為首之陳受福。擬遣

經臣衙門將該犯咨送兵部。該部司員因文內未經指明發遣之處。將咨文及人犯當時駁回。伏思公務文移。皆以印信為憑。或有應駁。宜接收回堂行文咨查。且遣犯應速令起程。若彼此推諉。慮有疎防。應請交於兵部。嗣後司員不准擅駁用印公文。並將擬犯速行辦理之處。議定成例。報聞。○以頭等侍衛白和卓。為正黃旗滿洲副都統。○調山東按察使雷暢。為山西按察使。以山東濟東道徐績。為山東按察使。○戊辰諭。昨馮鈐題奏。潁州府知府史魯璠。縱庇太和縣知縣郭世誼一案。並不先行據實察劾。直待該員告病後。始以一叅塞責。已將馮鈐解任。交部嚴加議處矣。督撫職任封疆。察吏是其專責。乃外省模稜惡習。輒以袒護屬吏。自博寬厚之名。及至劣跡昭彰。自知萬難諱飾。即名挂彈章。猶復因事幹旋。多方遷就。經朕屢行訓飭。而錮疾已深。牢不可破。揆厥所由。蓋因督撫等向來

遇有處分。部議應降應革。皆格外宥原。從寬予以留任。伊等見與官位毫無虧損。遂不復痛改前非。力圖湔濯。是朕惜材從寬之恩。轉為若輩怙惡之資。而非懲懲之義矣。吏治因循日久。若不力為整頓。勢將何所底止。近日如嵇璜之膜視甄別。與馮鈐之曲徇劣員。皆覆轍相尋。不得不明示懲創。以肅官箴。而存政體者。又如各省營務。從前特派大臣巡閱。後因欽差外出。徒令各省酬應紛繁。於簡覈究無實濟。傳諭停止。遇兵部奏請時。即令該督撫就近查閱。以督撫等係本省統轄大臣。重其責成。自當悉心訓練。乃伊等因無人糾摘。遂爾視為具文。不實心振刷。以致營伍日弛。不堪已極。現在滇省綠營兵丁。恒怯成性。全不適用。皆歷任督撫玩愒闕茸所致。滇省如此。他省自可例推。國家設立營制。繕備平時。原以養有勇知方之士。若終年糜餉。徒蓄庸懦無用之人。豈復兵防本意。著飭諭各直

省督撫嗣後務同提鎮等督率將備加意策勵訓練精嚴遇當查察時實力澄汰糾叅勿以虛文塞責庶為不負任使倘經此番嚴飭仍復不知悛改日後查出或別經發覺必當重治其罪再不為之曲貸矣將此通諭各該督撫知之○又諭浙江濫製烏鎗一案蘇昌濫混具題工部亦率行覆准糜帑至一萬七千餘兩之多因究出承辦之員與各衙門書吏串通舞弊現在審擬定案前以添設馬上

鎗兵係各省通行之事或亦有似此濫行製造者隨諭令各督撫查明具奏今據陸續奏到俱係按照定數製給並無逾額濫造者是冒濫弊混惟浙省為然蘇昌前在總督任內既經奏明承造四百餘桿後題銷時聽其混入續製之語且明知已經多造又不將劣員盡役據實嚴行叅奏實屬有心迴護設使蘇昌尚在必當將伊治罪如僅照例分賠不足示儆著將蘇昌應賠銀兩在伊家屬名下十

倍罰出以為封疆大吏不肯盡心者之戒○諭軍機大臣等明年為朕六十萬壽在籍諸大臣多有來京慶祝者內如錢陳羣年力尚屬強健自必踴躍趨赴朕方深喜其來若沈德潛則年屆期頤不欲其更行遠涉且後年即恭遇

皇太后八旬大慶既不便令其久寓都門留待慶典若去而復來則道途僕僕益覺勞頓高年不以筋力為禮自是古今通義況江鄉紳衿耆庶原有在公所望闕叩祝定例沈德潛以百齡卿秩為在籍衣冠倡率扶杖嵩呼即為昇平上瑞又何必隨朝臣拜舞方為伸敬乎著傳諭錢陳羣令其就近向沈德潛宣示朕意諄切慰留無任同行北上設沈德潛泥於前歲自奏入都恭祝之語尚欲勉強就道即是不知體朕優禮恩眷殊非所喜倘錢陳羣不能力阻其行即錢陳羣之踴躍趨赴不但為嘉許且疑其亦非出於中心之誠矣將

此詳諭知之。又諭工部議護理河東總河毛嘉梓題銷泐河廳屬嶧汎韓莊等滾水壩用過工料銀兩一本已照例駁令據實覈減此案工程從前既經部駁自應切實覈銷俾無浮冒。豈可仍前聲敘並不加意詳覈率意報銷。毛嘉梓暫行護理總河印務不過尋常事件代為判行。至此項本係毛嘉梓充屬之事何必於護印時亟題報况吳嗣爵陞見後旋即回任何不可待之有其中恐不無有意混銷情弊不可不徹底查究。吳嗣爵現任總河此事乃其專責著將毛嘉梓辦理此案有無弊混之處即行詳悉確查務令水落石出據實具奏毋得稍有瞻徇。所有部駁之本並著詳慎覈減另行題覆將此傳諭知之。又諭近聞歸化城副都統常青在該處辦事與屬員並無上下之分舉止卑瑣該處土默特等俱各殷實最喜鑽營新授將軍常在尚未到任此時常青署理將軍印務恐與屬員

通同舞弊著傳諭鄂寶留心察訪如稍有舞弊營私及聲名平常即據實具奏護理廣西巡撫布政使淑寶奏前奉旨各省流徒等犯責成該管官體察防範現查粵西各府集犯多至三四百名少或數名應請酌州縣大小概為均撥其原犯邊遠極邊烟瘴者務各名稱其實并嗣後各省指配柳州潯州桂林三府人犯依閩浙例解巡撫衙門酌發再粵西向令聚處城廂既按府均發則各處保甲十倍於所轄配犯除附近苗寨安邊及犄犄土狼各保甲不宜安插外應飭州縣查到配半年安分各犯勾交內地保甲長由附郭及四鄉分領收管仍就近以分防佐雜專管朔望會同汛弁查點未設分防者該吏目典史及汛弁輪查得旨如所議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敦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二十八

實錄卷之八百二十八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敦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二十九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二月己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臺灣鎮總兵葉相德。俟擒獲
黃教後。即往雲南聽用。其員缺著戴廷棟暫
行署理。又諭曰。高晉奏。荊州副都統世良
辦事遲鈍。又復年老多病。難以勝任。請勒令
休致等語。所奏頗屬公當。世良著即休致。高
晉到楚未久。即行留心整頓。皆由朕屢加訓
誨。稍知悛改。是以據實奏聞。但世良之衰庸
戀棧。已非一日。定長在任時。豈竟毫無聞見。

而一味姑容徇庇。其膜視公務。不問可知。前此該部以定長應否議卹具題。朕念其平日尚屬勤慎。降旨加恩予卹。今觀其闕茸若此。所有卹典。應即勅部停止。使封疆大臣。知不實心奉公之咎。雖身後已邀優典。亦當亟行追正。庶足以示創懲。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崔應階等奏。風聞黃教等近又竄入南路。現飭分路堵截。自必拮日就擒。一摺。看來將弁兵丁。深染綠營積習。全未得勦賊

要領。已於摺內批示矣。此等逆匪。么麼烏合。為數不過二百人。調兵數千。已至二十倍有餘。且時逾數月。尚不能使首夥即就擒獲。該處文武員弁。所辦者究係何事。且賊人竄入內地。我兵如果各路堵截。又復何從逃遁。恐在臺員弁所具稟詞。不無掩飾。崔應階等亦不免為其所朦耳。試問深山僻路。賊既不能豫積糧石。何以日久支持。尚與官兵抗拒。若云徒步奔走。則賊所能行。官兵何以轉不能

到。倘或賊人有馬乘騎。亦不過刼掠民間所得。官兵亦何難先為取用。或以平價發買。或俟事竣發還。俱無不可。設使民間馬匹。或不肯應付官軍。則其為慢藏資賊。藉寇兵而齎盜糧。不以急公而以濟惡。其情即與附賊無異。又何難先將此等冥頑之人。即行嚴辦。當此軍行急於需用時。而猶泥於塵編腐語。以為官兵所過。絲毫並無滋擾。此膠柱不通之見。何以辦理軍務耶。總之此事貽誤之由。全

由王巍不能及早籌辦。以致輾轉蔓延。及吳必達赴臺。又藉名審案。不即親身督勦。險要路徑。亦不撥兵堵截。賊匪遂得遷延殘息。不能尅日就擒。觀此行徑。吳必達即久留臺郡。於事亦屬無裨。前經降旨。限以一月為期。再行回任。至今已更無可責效之處。吳必達可即遵旨撤回。現在應辦擒勦事宜。應令葉相德一人專任。俟事竣後。再赴雲南。崔應階即轉飭該鎮。加緊辦理。其赴滇之兵。即簡派副

叅等弁帶領前行。不可誤八月到滇之期。葉相德在臺事畢。不妨隨後趕赴。以資調遣。仍將近日臺地情形。一面查明具奏。將此詳諭崔應階知之。○又諭。前因臺灣鎮總兵員缺緊要。令崔應階於林國彩。章紳。二員中。揀選一員調補。今據該督奏稱。福州協副將戴廷棟。前任南臺叅將。熟悉臺地情形。現在隨同勦賊。甚屬奮勉出力。請令署理臺鎮等語。已降旨照所請。即令戴廷棟署理臺灣鎮總兵。所有從前揀選調補之處。可無庸再行辦理。著傳諭該督知之。○雲貴總督明德覆奏。運京銅觔。向由東川各廠陸運至金沙江下船。至四川瀘州收存。委員始行領運。其自東川運至瀘州。均係地方官經理。各有腳戶承攬。久沾其利。近雖馬驛較少。食物較昂。該運戶照常輓送。無誤。毋庸議增腳價。報聞。○調正黃旗漢軍副都統綽和諾。為荊州副都統。以原任寧夏右翼副都統德雲。為正黃旗漢軍

副都統。旌表守正被戕之山東平度州民孫才女孫氏。○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明德覆奏。運解京銅遲誤。並歷年短少緣由。一摺。辦理甚屬遲緩。已於摺內批示矣。滇省銅觔。關係京局鼓鑄。最為緊要。自應按運催督。毋任稍有稽延。況該督明德。前已有旨責令專辦。自當加緊妥協籌畫。乃上年既將請撥銅本之數。遲滯具題。而於應運銅觔。復請展限。且不據實具奏。僅以咨部了事。尚得謂非意存推諉乎。今雖以原任道員羅源浩詳委運誤為辭。殊不知委解之員。即有錢糧交代。亦應按期催飭。何至任其遷延時日。久羈誤運。至滇省產銅素裕。因何自乾隆三十一年以來。漸次短少。遞成虧缺。現在雖稱本年得銅約可一千餘萬觔。而前此歷年層層缺額。辦理不善者何故。典司貽誤者何人。並不詳悉根查。據實具奏。明德前任甘肅與黃廷桂同在一處。朕因其辦理諸務。頗能彷彿。是以歷

加委任。今所辦各事。竟不能實心盡力。一味漸染外省積習。豈朕倚任該督之本意耶。明德著傳諭申飭。並著將此時作何催運。及從前辦銅短少各情。由一一詳悉覆奏。戶部議准湖南巡撫方世雋疏。稱臨湘縣常平倉廩二座。歲久傾圯。請移建於縣署門左。從之。命內閣侍讀學士湯先甲。左春坊左庶子胡高望。俱在尚書房行走。辛未。軍機大臣等議覆雲貴總督明德奏。稱滇省每馬每日例給乾銀五分。連年糧料價昂。所給銀除草價外。止得料米一升。不敷餵養。今秋價餉六萬馬騾之料。業經購辦。除湖北。湖南。貴州。秋間始行解到外。滇省現存及川。粵。河南。解交馬騾春夏料米。請加給日三倉升。再山場不敷牧放。並應於盛暑時量加牧放。夜間仍收槽飼秣。均應如所請。從之。以奉天府府尹耀海為盛京禮部侍郎。○壬申。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御山高水長大幄次。賜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及隨征將士等宴。○諭軍機大臣等。彰寶奏。請將江寧藩庫積存銀二百萬兩。咨部候撥一摺。此項銀兩。著交該撫。即派委妥員。解送雲南。以充軍需之用。仍一面咨照該部知之。○又諭。據吳必達奏。賊匪黃教等首夥。潛匿劍門坑山上一面。知會知府鄒應元。遊擊陳玉書等協擒。伊於趕辦。審案完竣。即前往督率追捕。所奏甚屬錯謬。已於摺內批示矣。吳必達係專任統兵剿捕賊匪之大員。既知賊匪潛匿處所。即應親身奮勇督辦。乃以趕辦審案為辭。而以身任之事。委之知府遊擊。試問伊職非文員。前此派其統兵渡海。專為督剿逆匪。並非令安坐郡城。查審事件。審訊定案。自有余文儀在彼專辦。吳必達有何不得分身兼顧之慮。而膜視本務。若此。明係畏葸規避。肺肝如見。前以吳必達並不知緩急機宜。已經降旨切責。今復如此。

模稜委卸可笑。可惡。吳必達著再傳旨嚴行申飭。並將因何不行。即速督勦緣由。明白回奏。再昨有旨。與吳必達一月之限。如限內即能親身督獲匪犯。則聽其在臺督緝。今觀吳必達一味玩愒。因循。看來此事實難望其出力辦理。若果自度不能於限內捕獲。即行仍遵前諭。回伊本任候旨。並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明德奏。餵養馬騾一摺。已令軍機大臣議覆。准行矣。馬匹為軍營第一要務。自應令其一律臙壯。無誤軍行。前海蘭察等所乘馬匹。行至南底壩地方。不過五六日之程。即已疲乏。曾經降旨詢問。今將因何致此之處。即行覆奏。今日據阿里衮等奏。所餵馬匹。僅有三四分臙分。是從前所有在廠收養之馬。俱屬有名無實。阿里衮等所司何事。竟聽其羸瘠若此。現已著落阿里衮。阿桂。明德。及承辦官員名下。按數追賠。此次明德所請增給料米之馬。是否即係海蘭察等挑選騎用餘

剩馬羣。著明德查明詳悉覆奏。再料米既如所請加給。則乘此春夏之時。加意餵養。距秋間進兵。尚有數月。自可令臙分充足。臨時適用。明德身任總督。此事乃其專責。若不嚴切督飭委員。令其實力餵養。致有仍前疲乏者。除所給料米不准開銷外。該督及餵馬官員。必皆以軍法從事。朕之信賞必罰。想明德亦知之。軍機大臣等議覆。雲南副將軍阿里衮。阿桂奏。稱本年進兵。雲南現有滿洲京兵五千。荊州。成都。滿兵四千。合續派索倫。吉林。盛京兵。共一萬四千餘名。現在馬匹止合一萬一千滿洲索倫兵之數。備辦。請將湖南綠營兵二千名裁汰。並將荊州。成都。滿兵裁二千。所餘馬匹。添給續派兵。應如所奏。至稱所裁荊州。成都。滿兵。令防守宛頂等隘口。並酌調本省綠營兵。兼運糧餉。查落卓一路進兵。尚須至彼察看情形。未可懸定。應俟經畧至軍營。熟計相機辦理。從之。兵部議准。兩廣

總督李侍堯奏稱。現查潮州鎮各營買馬底冊。節省銀兩尚多。倒斃數亦不實。若酌減馬價。恐營員轉以骨小不堪者混抵。應量減准倒成數。請自乾隆三十四年始。准報倒十五匹。不許逾額。其倒馬。交同駐府州縣丞倅驗報。並將於何處購補。價若干。原領價餘若干。造冊移解司庫查覈。督臣仍將倒斃及節省數目。每歲專摺奏聞。如逾額或實係價貴之年。查無捏飾。准在該營節省銀內動支。無節省銀。令該將備賠補。至倒馬變價贏餘。應仍

留各營充添備金鼓。鎗箭各靴。及獎賞兵丁之用。至差弁齋摺及修署。不得濫支。並將用過數目。年終造送報銷。從之。○豁免八旗應追違例典地銀四千九十二兩有奇。○癸酉。上御勤政殿聽政。○諭軍機大臣等。現在雲南軍營。有額勒登額所領滿兵一千名。前在老官屯駐劄多日。並未勦殺賊衆。今新派兵到彼。伊等或以路險瘴惡等危難之語。聳動軍

心。於事大有關係。著傳諭阿里衮。阿桂等。將此項兵丁。交海蘭察等遣往普洱。歸入落卓一路進兵隊內。令五福。豐安。烏三泰等帶領進剿。於現在普洱之成都滿兵內。如數出派。令雅郎。阿帶赴永昌。其遣往普洱之兵。令阿里衮等曉諭云。今派汝等前赴落卓者。因汝等比成都兵得力之故。到彼務當極力奮勉。若仍前退縮。必重治其罪。著即由僻路前往。不必給以馬匹。令其緩緩步行。不獨軍需馬

力宜惜。亦可稍釋伊等從前退縮之罪。○轉吏部右侍郎何逢儔為左侍郎。以倉場侍郎羅源漢為吏部右侍郎。○甲戌。遣官祭賢良祠。○兵部議。失察屬員侵用馬價之前署潮州鎮總兵葉相德。照例降調。得旨。葉相德。俟軍務完竣之日。再降諭旨。○江南河道總督李宏奏。宿虹廳屬南岸之小三堡。向無埽工之處。外灘原寬二三十丈。上年溜勢南趨。漸次塌去。經飭令趕做挑水壩工。今溜行南岸。

僅有縷隄。應添築越隄一道。長六百六十五丈。即遴員興工。僱辦大汛前完竣。報聞。○又奏。淮安運河。日益寬深。東西壩口門。現存十丈。今春雨調勻。應將東壩啟拆八丈。以資宣洩。得旨嘉獎。○前任山東巡撫富尼漢疏報。乾隆三十二年分。日照縣開墾旱田五十一畝有奇。○乙亥。諭軍機大臣等。尤拔世奏。淮南歷年提引銀兩。據商眾呈請情願。公同完納。按綱清繳一摺。固為通融歸項起見。但一概攤派。其中不免尚有偏枯。情理未為允協。昨薩載來京。召見時。已令乘便傳諭該鹽政。計此次奏摺。薩載猶未到揚州。是以不能領會。及此。此案若按舊日領引本商名下著追。勢固有所難行。然近議公同按綱完繳。而竟不將當時領引承辦。情形不同之處。悉心查覈。酌量區分。又何以服眾商之心。使知秉公之義。且商人等當日動用提引官銀。或全係派辦公中之事。此時原可無庸追論。至若洪

充實江廣達黃元德等。修理趣園。倚虹園。淨香園。平山堂。觀音山。九峯園等處。及與此類相似各工程。多係伊等自有之園亭。當其繕葺時。如果各出己貲。絲毫不支官項。則目今攤派通綱。伊等尚可對眾商而無愧。若一切工作。悉皆取給公中。伊等因係經手之總商。遂得任意開銷裝飾。彼時既冒獨力辦差之名。濫膺恩賞。且以私家別業。藉口公事。糜帑增新。仍得據為己有。及至事已敗露。所費之數。轉令眾商代為完繳。則是伊等耗官貲。飾私產。博恩榮。兼得數利。而現在應完款項。竟與未經入手私用之散商。一例均攤。漫無差別。公道安在。設伊等稍有人心。又復何以自問。何以對人耶。著傳諭尤拔世。傳集商人等。諭以此案糜帑欺公。高恒。普福。實為國法所不容。伊等因係高恒等縱容獲罪。是以姑從寬宥。但身為商總。前此領引辦工。既為各商主持其事。兼之異眾受恩。光榮逾分。今雖因

事覺褫革。而悔罪自贖。亦當具有同心。向後如能悔奮自新。或可冀恩邀格外量加。若當此完項輸公之際。商總等仍思卸責衆商。恬然不思激發。豈獨天良喪盡。抑且不知善自為計。有是理乎。如此詳悉開導。即令伊等各自認照從前所用分數。加增依限完繳。餘外再令各商勻派。則分股公明。衆人自益心折。而辦公亦為平允。並將現在如何通盤查辦。分定完公數目。專摺奏聞。○實授索琳為戶

部右侍郎。○以左副都御史黃登賢為倉場侍郎。○以侍講學士博卿額為奉天府府尹。○丙子。諭。據明德奏。廣東解送滇省馬匹之千總王定元。縱容兵丁賭博。失火燒燬馬棚及糧料民房。又佐領六十七。縱容兵丁不住馬棚。強占民房。失火延燒。並燒死馬匹。均屬不法。請旨革職審擬等語。各省派委解運馬匹員弁。理應約束兵丁。毋任沿途滋事。乃該員弁等竟敢有心縱令兵丁肆行無忌。軌法

擾民。非尋常約束不嚴可比。王定元六十七。均著革職拏問。交該督嚴審治罪。至該兵丁等。輒敢於所過地方。縱賭縛人。占居民房。燒燬官物。實為不法之尤。非嚴加懲治。不足示儆。並著明德查審明確。按照軍法從事。仍即速行奏聞。○又諭。曰。明德奏。雲南現在辦理軍需。請再撥銀三百萬兩備用一摺。昨因彰寶奏。稱江寧藩庫有歷年積存銀兩。已諭令撥銀二百萬兩解滇。著戶部再於相近雲南省分應行解部款項內。酌撥銀一百萬兩。即令派委妥員。迅速解往。○荊州將軍永瑞。雲南提督五福。奏報。會同副都統雅郎阿。總兵永平。領兵至猛卯地方。於二月初二。三。四。等日。殺賊二百餘名。及其騎馬頭人二名。餘賊宵遁。因巡查打樂附近之猛混。猛海等處。而回。得旨。雖屬殺賊。並未擒一活口。一言亦未訊得。此何故也。又批。我兵究係多少。何人帶兵殺入。何人較衆奮勇擊賊之處。何不明白

具奏。丁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諭昨據明德奏。廣東解馬赴滇之千總王定元。佐領六十七。縱容兵丁沿途滋事。已降旨將該員弁等革職拏問。兵丁等。審明按照軍法治罪。此項馬匹均由粵東起解。該省大吏自應慎選妥員。責令管解。并嚴行飭諭。沿途加意照管。毋任稍有滋擾。今解員等。輒敢縱兵生事。種種肆行無忌。皆由該總督將軍。揀派不善。教誡不嚴所致。實難辭咎。李侍堯。增海。俱著交部嚴加議處。吏部議。安徽巡撫馮鈐。於知府史魯璠事後糾彈。冀掩袒庇。應照例革任。得旨。馮鈐著革任。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邳州民黃云妻顧氏。戊寅。以故四川松茂道屬松岡長官司衮却克嘉布子納木耳甲。建昌道屬黎溪州土千戶自誠明子得道。休致貴州黎平府屬

亮寨司長官司龍紹儉子世勳。各襲職。己卯。

孝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軍機大臣等。崔應階覆奏臺郡情形。並揀選赴滇水師兵丁一摺。內有補製軍裝帳房。分派管領起程之語。所奏皆屬虛文。已於摺內批示。此項兵丁挑赴雲南備用。辦理務得實際。如水師所用火罐火器。戰船中制勝之具。前已傳諭令其豫備帶往。此外如藤牌刀械之類。有該兵丁平時應手習用者。亦當酌量隨身攜帶。俾得各盡所長。至烏鎗火藥等類。滇省軍營自己儲備。毋庸遠道齎持。徒滋跋涉。若軍裝不過飾觀。而帳房鑼鍋等物。長途運載。更為累墜難行。遇有應行饋程之時。勢必轉增羈滯。此皆綠營沿習故套。崔應階何不度事理之緩急。聽從伊等。部署紛繁若此耶。又稱。勦獲臺匪首級。兵役等有黃教亦被殺死一語。尤屬綠營將弁等妄冀豫

留地步其言全不可信黃教乃案內亮渠該犯一日不獲此事一日不了若將領等心存畏難之見遂撫拾風聞影響之談以為首惡已經被殺為自欺欺人之計殊不思根株未拔萌蘖旋滋日後餘燼復延伊等能任其咎乎著傳諭崔應階實力加緊督辦務令剋日就擒並將近日勦捕情形即速據實具奏○禮部尚書協理官學事務觀保等奏咸安宮官學教習邱學敏怠惰曠功請革退其總裁等應交部議得旨知道了所有咸安宮稽查教習之張曾敞等著交部察議至觀保管理官學日久並不實力整頓以致教習人員怠惰曠功若此此次若非邁拉遜查出叅奏觀保尚在睡夢中觀保著交部嚴察議奏○以署頭等侍衛瑚什署正黃旗護軍統領○以署鑲黃旗護軍統領富椿為正紅旗護軍統領鑾儀使覺羅瑞岱署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庚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諭閩海關稅務前以明福任內有提後補前情弊業經降旨鄂寧令其徹底根查嗣經鄂寧奏常在任內亦有此事復諭令一併訊究今據常在奏到據實檢舉一摺伊任內曾有將滿關以後徵銀提後作前之事常在接管權務既知該關向有那新補舊之弊當時並不查明具奏且復通融踵辦何竟糊塗若此看來此案若非鄂寧查出叅究伊又調任綏遠城自揣離任在即不能迴護亦必不肯據實陳奏今見事難掩覆始以一奏檢舉塞責豈能逃朕洞鑒常在著交部嚴察議奏 軍機大臣等奏此次大學士公傅恒前往雲南應運送銜天礮四位其隨帶測量儀器官員及造辦處儀器二分礮手四名令同馳驛前往所用炸藥令營造司派出工匠二名隨往修合報聞 兵部議責打所屬披甲致死之齊齊哈爾城正藍旗佐領阿都沁

照例革職得旨是依議。阿都沁將披甲薩爾吉圖在伊家疊毆致斃。並非官司公所如法責打。邂逅致死者可比。乃倭陞額率引從前佐領都楞之例。咨請部示。甚屬朦混。著交部嚴察議奏。刑部堂司官未經查明指駁。亦屬不合。著一併交部察議。賑卹盛京承德遼陽海城廣寧等四州縣。乾隆三十三年分水災飢民。並蠲緩租賦有差。○辛巳清明節上詣

安佑宮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諭前閱工部議覆護理河東總河印務。兗沂曹道毛嘉梓題銷泐河廳屬嶧汎韓莊閘滾水壩工料銀兩一本。朕以此項工程原係毛嘉梓充屬之事。乃於護印時急急題報。不無有心混弊。降旨令吳嗣爵據實查奏。今據奏到。此案歷經部駁。自應確查刪減。乃毛嘉梓並不加意詳覈。而承辦挑河之已革知縣許承蒼係該道屬員。明係

有心瞻徇。請革職究審。并自請交部嚴加議處等語。毛嘉梓著革職。并檄提原辦挑河之已革知縣許承蒼。交與該署督會同該撫審擬具奏。吳嗣爵既經據實奏著從寬免其交部。又諭前據阿里衮摺奏海蘭察等乘騎馬匹行至南底壩地方。計程不過五六日。即已疲乏。因降旨查詢。今據阿里衮阿桂明德等覆奏。所有餵養馬匹。為時已閱一年之久。僅得膳三四分。不知伊等所司何事。實出

情理之外。馬匹為行軍第一要務。全在先期悉心經理。加意餵養。務期一律臚壯。方可無誤。軍行進剿之用。從前平定西陲時。黃廷桂在陝甘總督任內。一切軍需籌畫。備極精詳。而於辦馬一事。經理尤能切中窾要。凡各處調赴馬匹。節次經行之地。沿途皆豫備芟芻。如法飼秣。軍營深為得濟。是以黃廷桂於摧鋒陷陣時。雖未身親其事。而大臣為國殫心竭力。克佐成功。朕即格外加恩。優封伯爵。以示酬庸。彼時阿里衮、阿桂皆習見熟聞。明德又曾經共事。豈得竟諉為不知。乃阿里衮此次以兼理總督赴滇。已越年餘。阿桂雖係續到。而身任總督。責無他諉。明德又由巡撫陞授總督。經朕諭令專心督辦。試問軍儲重務。孰有大於此者。乃伊等並不知殫心籌備。以致悠忽因循。至於如此。猶不肯參奏。不善飼馬之劣員。若如伊等所辦。即多費帑項。將來終歸之於無可如何。一言了事。是屬何心。如

以滇省草料等項。價值未免昂貴。原額買用不敷。即應據實奏請加增。軍實所資。朕豈肯稍為靳惜。黃廷桂辦理軍需。所請加增。無不朝奏夕從。伊等豈昏愚忘之乎。何以愒日玩時。諸事漫無措置。且並不一為親身查驗。以稽勤惰。豈國家軍需正項。可一任官吏恣意開銷。而行間要需。竟致不得實用。伊等尚得謂之有天良乎。阿里衮、阿桂、明德俱著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嚴察議奏。現在所調馬匹陸續解送到滇。數月之間。即需用以進剿。若再如此貽誤。所關匪細。伊等身家性命不足惜。而誤國家大事。即子孫亦必受其殃。勿謂朕不戒不教也。兵部議覆。熱河副都統呼什圖奏稱。每年十月內前往查勘喜峯口蒙古漢站。應須乘騎驛馬之處。經理藩院會同軍機大臣議。交臣酌擬數目。應請嗣後副都統親往查勘。照八旗尋常差遣二品官例。給役六名。馬八匹。如委協領代查。照三品官例。

給役五名。馬七匹。其隨帶查案筆帖式。照九品官例。給役二名。馬三匹。均應如所奏。不准支給廩羊。其動用過馬匹數目。司驛官造冊送部。或額外多索。許申報理藩院查叅。從之。

江蘇巡撫彰寶奏。江省上年被災各州縣。應酌籌減糶。請將每石價一兩七錢者。減一錢。一兩八錢至二兩者。減二錢。二兩以外。減三錢。再淮安。揚州。通州。各屬常平倉儲。俱撥缺現通融咨商鹽政。俟鹽場開倉。准令民竈一體買食。離場較遠州縣。并請於鹽義倉內撥運協濟。得旨。如所議行。

壬午。諭。欽天監每歲奏報初雷觀候。僅據占書習見語。於驚蟄後照例具奏。並非聞有雷聲。故套相沿。甚屬無謂。嗣後此例著停止。又諭。向來硫磺出入海口。俱有例禁。原因礮船係火藥所需。自不便令其私販。若奸商以內地硫磺偷載出洋。或外來洋船。私買內地硫磺載歸者。必當實力盤詰治罪。乃定例於洋船進口時。亦

不許其私帶。殊屬無謂。海外硫磺。運至內地。並無干礙。遇有壓艙所帶。自可隨時收買備用。於軍資亦屬有益。何必於洋船初來。多此一番詰禁乎。嗣後惟於海船出口時。切實稽查。不許仍帶礮船。以防偷漏之弊。違者照例究治。其各省洋船入口。禁止壓帶硫磺之例。概行停止。著為例。

諭。軍機大臣等。刑部議覆。巡撫鍾音審擬董勗承買解滇馬匹。侵帑誤公一案。將董勗改為擬斬正法。已如議行矣。採買馬匹。關係軍營重務。該犯敢將疲瘦之馬。混行搪抵。且復上下通同。營私肥橐。目無法紀。情罪深為可惡。自應速正刑章。以昭炯戒。乃該撫鍾音。既知該犯失誤軍機。復為聲敘監臨主守侵盜之例。問擬斬候。殊未允協。此等貪劣之員。有何姑息。而今其久稽顯戮。鐘音柔懦沽名之習。未改。所辦非是。著傳旨申飭。又諭。據富明安奏。接吳嗣爵移咨。已將究沂曹道毛嘉梓參奏革審。所有該道

經管工程有無浮冒侵扣俟查有款蹟。即行
叅奏。一摺。前因毛嘉梓。以道員暫護總河印
務。於報銷工程案件。急於題結。其中恐有瞻
徇弊混。因諭吳嗣爵。據實覈查。又以充沂曹
道為巡撫所屬。其經手工程。有無情弊。該撫
必有見聞。并諭富明安。就近察訪。昨據吳嗣
爵。叅奏。朕方以毛嘉梓之為人。本係庸俗一
派。且在外任已久。瞻徇惡習。在所不免。自有
應得處分。吳嗣爵遽請革審。似不無過當。但
以總河劾一道員。不可不如所請。且既經飭
審。原可俟審明時。再行定奪。富明安接奉前
旨。果查有毛嘉梓侵冒款蹟。即應據實指叅。
若並無通同舞弊情事。吳嗣爵叅奏失之已
甚。亦應具摺。一一分晰聲明。方合封疆大員
之體。乃一聞河臣叅奏。輒為依樣葫蘆。以空
言敷衍塞責。豈朕諭令該撫訪查本意。朕辦
理庶務。事無大小。惟在覈實執中。情罪輕重。
悉視其人之自取。從不使稍有偏畸。豈臣下

所能揣擬。中外臣工。無不共知。富明安。服官
有年。且經滿雪錄用。豈尚不知朕大公平允
之治。乃甫用為巡撫。即不肯實心任事。是其
模稜故智復萌。若不知悛改。豈能副朕委任。
耶。富明安著傳旨申飭。此事仍著明白回奏。
尋奏查明毛嘉梓節年經手工程。實無瞻徇
工員通同侵扣款蹟。至將加河八閘工程。亟
亟請銷業經。河臣叅奏。俟奉到諭旨。秉公據
實辦理。報聞。（蠲緩直隸長蘆屬滄州。鹽山。
慶雲。青縣。衡水等五州縣。並嚴鎮。海豐。富國。
興國。蘆臺。豐財等六場。乾隆三十三年分。水
災。竈課有差。癸未。諭福建臺灣賊匪黃教。
糾眾拒捕一案。前因王巍等於竊發之初。畏
蒞觀望。以致蔓延滋事。吳必達彼時一聞此
信。即帶兵渡海督捕。朕見其尚屬勇往。因降
旨責成。該提督悉力擒拏。毋使稍有漏網。且
匪黨不過二三百人。而所調內地兵丁。已至
數千。自當剋日設法擒剿。以靖海疆。乃吳必

達自到臺灣以後。即心存畏難之見。安坐郡城。並不親臨行陣。轉以會同文員審訊夥黨。為辭。遷延規避。如此。迨巡自誤。何以望其竣事。已屢經傳旨嚴飭。并令總兵葉相德前往專任其事。今日吳必達奏到之摺。雖稱擒殺賊匪。而於搜捕賊首一節。猶聽信游詞。以為生死未明。希冀顛預塞責。看來吳必達竟言過其實。色厲內荏。乃一無用之人。在彼亦屬無益。昨已傳諭將伊撤回內地。今覈其前後

實錄卷八百五十九

天

所辦情節。不可不示以懲儆。吳必達著交部嚴加議處。論軍機大臣等。據吳必達等奏臺灣勦捕黃教逆黨。至邦尉舊社擒殺賊匪。奪獲烏鎗兵械。其黃教或死或逃。現在尋覓死屍。剖首解驗一摺。所奏豫留地步。情節支離。甚不可信。已有旨將吳必達交部嚴加議處矣。黃教為此案內渠魁。該犯一日不獲。此案一日不了。乃將領等心存畏難。推卸之見。輒以影響游談。謂首惡生死未明。欲以剖驗

首級。為顛預了事地步。此種自欺欺人之計。最為綠營不堪惡習。實可痛恨。再據奏稱。生擒賊黨七人。自當即行嚴訊。窮究賊首蹤跡。追躡搜擒。乃此等緊要關鍵。全置之不問。更屬毫無端緒。昨已切諭崔應階飛速督辦。務令首惡剋日就擒。並將吳必達撤回內地。今總兵葉相德專任此事。著再飭葉相德實力勦擒。淨絕根株。毋稍延緩。至所獲賊匪器械。如藤牌。烏鎗。旗幟等物。皆非賊所能自造。而

實錄卷八百五十九

天

大礮一項。成鑄尤需時日。更非烏合之眾。東奔西竄者。所能臨時猝辦。若云先期潛匿置造。地方文武官弁。前此豈竟毫無聞見。看來必係刦搶營汛所得。何以從未見吳必達奏報及此。且營汛存貯軍器之地。駐守弁兵。必多。如任聽賊匪如此。鴟張。不能一為抵禦。則平日養綠營兵丁。盡屬庸懦無能之輩。尚復成何營制。前已詳諭崔應階悉心詳查。並傳諭葉相德。令其體訪確實具奏。迄今日久。

何以尚未覆到。著再傳諭崔應階將此項情節嚴飭徹底根究。據實迅速馳奏。不得稍有含糊。又余文儀過臺日久。何以從未摺奏彼處實情。著崔應階傳諭申飭。並令其明白回奏。又諭進兵之要。首在馬匹。阿里衮至滇一載有餘。理應將現存各省護送馬匹共若干。定議如何餵養。如何委查。一面奏聞。一面辦理。乃並未如此調度。以致餵養贖欠。經朕降旨詢問。而節次覆奏。仍無頭緒。但稱分養各府州縣。肥壯者止得三四分贖。然則餵馬官員。豈但未曾經心餵養。且恐有侵蝕馬乾等弊。伊等又並不參奏。因朕詢問加嚴。始奏稱龍陵地方遼濶。尚可餵養馬匹。業經咨行明德調馬五千匹。至該處牧放等語。秋間需馬甚多。龍陵五千匹。即足用耶。其餘又作何調度。此乃以滇省馬匹無多。而別省馬匹。又係來自遠方。雖分養各處。臨時調集軍營。亦至贏乏。不堪騎用。故顯此難辦之狀耳。豈知

實錄卷八二九

三

實錄卷八二九

三

此事斷不可已。傳恒深知著傳諭傳恒。至軍營查明馬匹數目。如何分養附近軍營地方。派妥幹弁兵。加意飼秣。並將去歲餵馬官員。如何查叅。阿桂。明德。如何令其輪查之處。即行奏聞。以山東青州副都統諾倫為綏遠城將軍。江南狼山鎮總兵鐵保。為青州副都統。是月。江蘇巡撫彰寶奏。續獲翦邊私鑄各犯。現在審辦。查銅器鋪戶。俱有商辦洋銅可買。尚無收買碎銅情弊。得旨。此語蓋為開脫私銷而設。如此婦人之仁。豈能剔弊除奸。湖廣總督吳達善奏。湖北各營操馬。已全數解滇。經署督高晉奏准。給價買補。今查荊州滿營。有上年河南撥解口馬。除分給駐防兵外。尚餘一千一百餘匹。暫令公棚餵養。應請將此項先行撥補綠營缺額。其不敷馬三百五十餘匹。仍即買補。得旨。如所議行。署河東河道總督吳嗣爵奏。查豫東黃河各工。下北河廳之銅瓦廂。溜勢上提。上南河廳之

楊橋大工。自四五埽至二十一埽。俱頂衝迎溜。桃汛未屆。應拆修加鑲。業經遴員確估。并令南河調來汛弁。照江南河工。層土層柴。鑲壓堅實。再兩岸大隄外。河灘低窪之處。多支河積水。汛發時。引溜注隄。所關甚鉅。並飭多築土壩攔截。得旨覽奏俱悉。○山東學政韋謙恒奏。考試生童。向於出題後。分給詩韻。必令生童俱至號口。且徧行散給。多用胥役。均易滋弊。應先擇一常用之韻。於領卷時散給。至出題。即於所給韻內限字報聞。○又奏。舊例。府州縣及教官舉報諸生優劣。不許互相知會。以便稽查。但府州縣自來皆不舉報。惟教官密稟。其中不無愛憎私心。且諸生訟案。州縣知之最悉。現密行各府。飭各州縣。將教官所報優劣生。密查如果相符。加結申送辦理。或顛倒是非。據實申報。將該教官叅處報聞。

實錄卷一百九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二十九

實錄卷一百九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教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三月甲申朔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幸豐澤園演耕 還宮 直隸總

督楊廷璋疏報順天保定河間天津正定永

平等六府屬乾隆三十三年分開墾熟荒地

六十六頃三畝有奇 加賑雲南鄧川浪穹

鶴慶劍川等四府州縣乾隆三十三年分水

災飢民 乙酉諭曰伊犁將軍伊勒圖今遣

往雲南軍營著加恩賞銀一千兩即行整裝

起程並著帶領一隊索倫兵前往 蠲免直

隸霸州保定文安大城永清東安武清寶坻
薊州寧河清苑安肅新城博野望都蠡縣雄
縣束鹿安州高陽新安河間獻縣肅寧任邱
天津青縣靜海滄州鹽山慶雲正定晉州藁
城南和平鄉任縣成安曲周廣平豐潤玉田
冀州武邑衡水趙州隆平寧晉深州武強等
五十州縣並津軍張家口二廳乾隆三十三年
分水災額賦 丙戌諭曰福隆安扈從前
往盤山其理藩院印鑰著交官保其步軍統

領衙門印鑰著交英廉暫行署理 兵部尚

書管理國子監事務陸宗楷奏查臣監

文廟向設祭器皆木磁等物貯南北園房有

廟戶十三名看守今自發帑興修復頒周朝

法物十件玉磬二件及添修禮器樂器以至

雜項等物均金銀銅錫計數千餘件敬貯庫

藏惟廟戶看守實不敷用應請添設步甲十

二名每日四名輪班巡邏不力臣等即行咨

換并請交提督衙門飭令步軍校等巡查堆

撥嚴管行人及附近旗民。墻垣柵欄勿得傷損。以肅觀瞻。報聞。丁亥。

上耕耤詣

先農壇行禮。更服至耤田所。

躬耕三推。復加一推。

御觀耕臺。命簡親王豐訥。亨裕親王廣祿。愉郡

王弘慶。各五推。吏部左侍郎何逢禧。戶部右

侍郎范時紀。禮部左侍郎金柱。兵部右侍郎

覺羅奉寬。刑部左侍郎錢維城。工部左侍郎

劉星煒。左都御史范時綬。通政司副使吉夢

熊。大理寺卿長福。各九推畢。順天府府尹。率

農夫終畝。賞賚耆老農夫如例。○諭軍機大

臣等。前據傅恒等奏。請令陝西等省採辦驛

三四千頭。解赴滇省。所有原買價值。及沿途

支應草乾。扣算明確。令滇省官兵等出資認

買。已依議行矣。近據明山。文綬先後奏到。陝

甘二省共採辦驛六千餘頭。鄂寶亦奏。山西

省採辦驛二千二百頭。現在陸續起解。計七

月內可到永昌。此次驛頭既備。滇省官兵自

買馱載之用。自應將各該省採買價值。及解

官盤費。牽驛夫役口食。並餵養各雜費。統計

每匹為數若干。令其按數交買。方於官項無

虧。但此項驛頭多至八千餘。齊解滇省。一時

擁擠難消。且歸併各項覈計成本。未免稍重。

官兵或因價重認買不前。臨時未能迅速銷

售。殊屬無益。現已諭令鄂寶。將山西所辦之

驛二千二百頭。概行停止。并諭文綬。將陝西

所辦餘驛一千餘。亦停其辦解。計解滇之驛

尚有五千。亦足敷用。著傳諭傅恒。俟解到時

確實覈計。務酌量情形。妥協籌辦。俾成本無

虧。而官兵等仍得踴躍認買。方為盡善。並傳

諭明山。文綬。及解滇經過各省督撫。將辦解

各項雜費。統行知照滇省會覈。並飭承辦各

員。據實開報。毋稍浮冒。○又諭曰。楊廷璋奏

羊販回民踐食麥苗。持械行兇一摺。所辦尚

未甚合。已於摺內批示矣。此等不法回民。敢

於結夥多人驅羊恣食麥苗。村民出與理論。輒行持械兇毆。致傷多人。迨官役往捕。又敢不服拘執。情罪甚為可惡。僅擬外遣。不足蔽辜。著傳諭楊廷璋。即速嚴行審鞫。將起意拒毆為首重犯。應照光棍例擬罪。其擅驅羊羣食麥。及動手傷人之犯。並發往伊犁厄魯特為奴。即在场隨從情節較輕者。亦應發往烟瘴地方。如此分別嚴懲。庶此等兇徒聞之。各知炯戒。如案內尚有未獲逸犯。務即上緊緝拏。全行弋獲。按罪究治。毋任一人漏網。其餘各州縣。如有似此兇橫羊販。不法滋事者。並著照此辦理。至該縣劉毓德。平時既不能早為嚴辦。禁於未發。及同營員帶領兵役查拏。又止將跪地就縛之犯帶回。其餘夥犯羊隻。悉任遠颺。其為選悞無能。已可概見。並著楊廷璋即行叅奏。○調山東兗州鎮總兵解遜。為江南狼山鎮總兵。以湖北黃州協副將明喜。為兗州鎮總兵。○戊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辛圓明園。○諭據高晉叅奏。安徽道沈清任。辦理秋審。罔遵定例。並不親赴縣城覆勘。輒令旌德縣知縣張天佑。將人犯解至途次審辦。以致重犯汪必受脫逃。請旨革職協緝。知縣張天佑。迎合上司。違例解犯。又不親身管押。致令疎縱潛逃。並請革職拏問等語。沈清任著革職。仍留該地方協同府縣嚴緝逃犯。如屆限無獲。即行奏請治罪。張天佑著革職拏問。並解役人等。一併交與該撫嚴審究擬具奏。○軍機大臣等議。副將軍阿里衮等。辦理馬匹不善。應革職。得旨。阿里衮。阿桂。明德。著從寬各留本任。看其如何出力。俟軍務告竣。再降諭旨。○己丑。上御勤政殿聽政。○諭著派伊爾圖。前往烏里雅蘇台。更換常復舒泰。前往英吉沙爾。更換德福。舒泰所遺正黃旗蒙古副都統員缺。著福森布補授。兼署伊爾圖所遺鑲紅旗滿洲

副都統事務○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良卿奏
曾將黔省地方事務應否移交之處札商新
任督臣明德覆稱恭膺制篆與兼將軍者不
同一切應照舊例辦理等語此非明德欲急
公辦事不過欲辦總督之事而卸軍務之責
耳試思軍儲要務與尋常雲貴總督之事孰
繁孰簡孰重孰輕正欲傳旨申飭今日據明
德奏到各摺則荒唐之處更多明德向來尚
屬能事何以近日頓不如前殊不可解已於

摺內詳細批抹矣如所稱軍需一切奏銷例
應撫臣主稿等語其意竟欲以奏銷重務專
諉之新任巡撫喀寧阿而彼直如置身局外
試問明德由滇撫陞授總督屢降諭旨令其
專心督辦軍儲自去年至今一切皆其經手
將來銷算軍需非彼之責而誰責乃轉以不
敢歧視為詞豫為後日推却地步是誠何心
明德向隨黃廷桂辦事豈竟懵然毫不記憶
黃廷桂當日承辦西陲軍務何等盡心伊竟

全然不思效法尚有何顏面見黃廷桂於地
下乎又另摺內稱上年霜降後京兵前赴沿
邊防守其語更屬悖謬殊出情理之外去年
調集京兵赴滇原為征勦緬匪之用因諸事
尚須從長籌備是以暫停進勦並非為沿邊
防守計且緬匪敢於抗拒天朝不可不整師
勦滅以存國體實有難於中止之勢凡具人
心者宜無不共知以我堂堂大清時當全盛
集中國之力何事不可為何憚此么膺緬賊

而調八旗勁旅遠赴防邊乃明德竟覲顏作
此等語恬不為怪不但毫無羞恥即天良亦
漸滅殆盡矣至於馬匹餵養已及一年而海蘭
要務滇省現存馬匹餵養已及一年而海蘭
察等所騎之馬甫五六日即已疲乏不堪是
伊等全然不以為事深可痛恨今尚加恩將
伊等從寬留任以觀後效此時各省採辦解
滇馬騾幾及五萬餘以資秋間進勦之用伊
等若尚知畏懼痛自悔悟即上緊加意飼餵

令其一律贍壯以利軍行或可稍贖前愆今閱明德所奏惟以派令提鎮大員督率經理便欲了其餽馬之責竟不議及如何實力籌畫親身董察不致虛糜貽誤如此重務僅責之數提鎮則朕委任總督何為至述朕旨阿里衮阿桂不得推諉於彼之語為自行解免張本獨不思阿里衮阿桂不可諉之明德明德又可諉之彼二人乎總之此事固明德專責萬無可諉即阿里衮阿桂又豈能輒思却擔倘仍彼此觀望不知協力同心籌辦妥協豈能逃朕洞鑒伊等即不能為身家性命計獨不為其子孫計乎此次嚴切訓諭之後今秋應用馬匹若再有疲乏貽誤之處伊等三人即不必復思見朕矣明德著傳旨嚴行申飭並令阿里衮阿桂一體凜遵並諭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知之○兩淮鹽政尤拔世奏秦州分司所屬十一場海州分司所屬三場俱因災後糧價昂貴請於各場附近之鹽城板

浦等鹽義倉內撥穀平糶報聞○河南巡撫阿思哈奏光州等各屬上年收穀無多現值青黃不接米價翔湧應多減價值平糶請將被災極重之光山固始息縣商城每石在九錢八錢以上者減二錢七錢以上者減一錢五分被災次重之信陽羅山每石八錢以上減一錢五分得旨嘉獎○命禮部左侍郎金柱為會試知貢舉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劉綸為會試正考官吏部左侍郎德保為副考官○以戶科給事中覺羅明善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前任工部尚書嵇璜為左副都御史○予故正黃旗漢軍都統齊斌祭如例○庚寅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自圓明園啟鑒幸湯山盤山○諭曰四達等審擬山東壽光縣民人李丹木控告非刑斃命一案全屬虛妄著交該部覈擬具奏至李梅冬霸地唆訟審訊時狡不吐供

並敢指官辱罵。承審知縣。予以杖責。並非過當。且經訊出實情。並據四達等查審該縣等。又實無非刑斃命情事。所有歷城縣知縣胡德琳。章邱縣知縣萬綿。前俱著免其議處。○是日。駐蹕湯山行宮。○辛卯。諭軍機大臣等。昨曾傳諭文綬。將陝西所辦餘驛一千餘頭。停其辦解。今思滇省地方。辦理草料。非易。現計該處官餵馬驛。已不下七萬餘。再添此項驛頭。飼秣更多。糜費。若併餵養所費。作價。令官兵如數售買。計值更多。恐眾人觀望不前。急難銷售。於事仍屬無益。現已諭令傅恒。悉心籌畫。將陝西所購驛頭。實應需用若干。不致耗費草料之處。即速覆奏定奪。著傳諭明山。將甘肅省採辦驛一千頭。即行停辦。至陝西所辦驛頭。已經起程者。仍令解往滇南。其未經起解者。暫停解送。俟傅恒一面覆奏。一面行文該督撫。遵照辦理。將此並諭文綬知之。○又諭。前據明山。文綬。鄂寶等奏。共辦驛

八千餘頭。曾經降旨。減去山西二千頭。陝西六千頭內。再減一千。今據傅恒奏。軍需馬匹。請全在進兵附近地方餵養。設法運送草豆等語。看來辦理此事。大費周章。再加售賣驛頭。亦須動用官運草豆。必至分費正項軍需。且作價既昂。官兵安能購買如許。若著落令買。復不成事體。况今年進兵。俱係輕騎。馱載無多。即使各省送往馬匹內。間有倒斃。以驛補額。復難用之戰陣。今愈思此項驛頭。所辦不妥。是以降旨明山。令於所辦五千驛頭內。再減一千。其餘暫停起程。著速寄信傅恒。此項驛頭。約須幾千數用。現辦四千頭內。仍應酌減若干之處。令其熟悉籌畫。酌定額數。一面奏聞。一面行文文明山知之。○是日。駐蹕三家店行宮。○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永瑞。五福奏。遵旨遣回南掌國使人一摺。止稱量加賞賚。交付諭文。令其起程。至伊等有何言詞。及形狀如何之處。並未詳悉具奏。朕何由

曉其情勢。永瑞五福甚屬無用。已於摺內批示矣。更思今歲我大兵進剿。正路兵力甚壯。傳恒親自統領。朕深放心。至落卓一路。原因南掌國召翁差人請兵之便。就中取進。以分賊勢。但據南掌國人告稱。阿瓦城緬賊聞我兵至。驚擾之際。召翁始得逃出。然我兵並未深入阿瓦。而阿瓦緬賊何至驚擾不能防守。致令召翁竄逸。此即可疑之處。則召翁使人請兵。竟不可信。或係從順緬賊計誘我兵。其時察訪南掌國人之虛實。必得一曉事之人。方能有濟。永瑞等用以打仗尚可。斷不能審料事機。若專賴伊等。倘墮賊術。稍有不妥。反至動搖軍心。以分軍力。此則大有關係。著即傳諭傳恒。其落卓一路。切不可專委之永瑞等。或阿里袞。阿桂。伊勒圖。三人內酌定一人。前往統領。傳恒即密諭派往之人。若南掌國領兵前來協助。竭誠陳訴緬匪信息。導引便捷路徑。即係出於實心。可即鼓勵以收其力。

如稍露狡猾情形。明係通賊誘我。宜先勦辦伊等。不可稍存姑息。總之此路進兵。本為分賊勢。以濟我軍。並非仗以勦滅緬賊。即未能深入得利。果能振揚威武。擾賊以分其力。於正路大兵有益。是即伊等之功也。此事甚要。傳恒務須小心謹慎。妥協辦理。如阿里袞等三人。必不能離。亦必另派一可信之人前往。是日。駐蹕大新莊行宮。癸巳。祭先蠶之神。遣妃行禮。戶部議准。直隸總督楊廷璋疏稱。直隸省各提鎮協營暨各駐防兵。乾隆三十三年。及三十四年。春季俸餉。除已撥外。尚不敷銀。應於上年地丁項下派撥。查赴滇官兵經由。及上年被災各州縣。錢糧均經停緩。所需餉銀。應請於山東省。協解二十七。八兩年兵餉。存剩銀內動放。從之。工部議覆。福建巡撫鄂寧奏稱。閩省戰船大修。拆造舊料變價。定有成規。惟木值視昔昂貴。應按時增估。請於現屆修造之船。委員確估。

一次嗣後即以此次估定之數為準等語。查舊料朽壞有淺深。則價值有多寡。即閩省係拆舊換新。與浙省全船變價不同。亦應將舊料選用若干。抵銀若干。餘料變價若干。報部查覈。若以臨時逐隻委估。恐誤題修定限。應照江南山東例。一面題請動項。一面委估舊料。於報銷業內聲明。至大修小修。事同一例。並應遵辦。畫一從之。○是日駐蹕盤山行宮。至丁酉皆如之。○甲午。

孝賢皇后忌辰遣官祭

陵寢。○諭軍機大臣等。富明安彙奏。應發新疆改發人犯一摺。殊不明晰。據稱上年發遣之犯。徐羊子等三十四名。內有曹六。楊小偏。在配脫逃。曹六已獲正法。楊小偏尚未就獲。其餘未准咨會等語。是該省遣犯在配脫逃者。僅止二人。此外既未准咨會。則其無脫逃情事可知。何必又將各犯姓名羅列開寫。復於此內曲折其詞。毫無眉目。此固幕賓敘稿不

能清晰之故。該撫於此等彙奏事件。豈竟不寓目耶。至楊小偏一犯。既未協獲。著即飭屬上緊緝拏。毋致漏網。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永貴奏。據阿布賚之子幹里蘇勒統稟稱。由伊犁起程。經過拜濟格特奈曼鄂拓克地方。鄂推古勒之子額呼里。逃往伊犁。懇請發回。似應於幹里蘇勒統回巢時。將額呼里交與帶回等語。永貴所奏。甚屬錯謬。厄魯特。哈薩克。俱朕之臣僕。凡投降之人。理宜安插。豈有因幹里蘇勒統一言。即將額呼里發回之理。著傳諭永貴。幹里蘇勒統由伊犁經過時。即曉諭云。爾等從前所言額呼里之事。查此人現在伊犁。業經安插。似此安插之人。向無發回之例。況厄魯特係大皇帝臣僕。哈薩克亦係大皇帝臣僕。原無區別。若因鄂推古勒思念其子。欲令骨肉團聚。亦當親身懇求。奏請。或大皇帝加恩賞回。亦未可定。今逢次順便言及。於理殊為不合。如此曉諭。方是控制。

外夷之道永貴辦理邊務宜加果斷若如所奏一味柔懦反開伊等驕蹇之漸伊等寧通曉文義耶永貴嗣後於一切事務勿得拘泥○賜卹正藍旗滿洲勦緬落水淹溺員弁如例○乙未諭據明德奏貴州鎮遠鎮總兵顧起鳳年已衰老兩耳重聽難勝總兵之任等語顧起鳳著原品休致所遺鎮遠鎮總兵員缺著李煦補授○以廣東按察使富勒渾為浙江布政使○以甘肅神木協副將誠泰為

直隸泰寧鎮總兵○丙申

上遣侍衛索諾木策凌赴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唐韓愈有送李愿歸盤谷序志乘所載在懷慶府之濟源縣今其地山川形勝若何李愿遺蹟尚可攷否著阿思哈隨便訪覈約畧繪圖具奏亦不必視為緊要之務汲汲從事也可於該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署正紅旗護軍統領塔永阿奏兩翼前鋒統領八旗護軍統領印信向聽

各員攜置私宅嗣後應謹置公署得旨是照所請行○以故盛京正藍旗奉恩將軍阿朗阿子和齊匡鄂襲爵○以廣東南韶連道富松為廣東按察使○戊戌兵部議准陝甘總督明山疏稱涼州鎮屬俄卜嶺營遊擊關防原頒係阿壩營西寧鎮屬巴燕戎格營遊擊及撫番通判各關防原頒係擺羊戎營廳又西寧鎮屬哈拉庫圖爾營守備條記原頒係河拉庫托營並應照依今定字樣改鑄頒給從之○工部議覆閩浙總督署浙江巡撫崔應階疏稱海寧縣城西石塘工程經前撫臣永德奏明飭估具題今勘海寧境內曹將軍殿西首魚鱗石塘十一丈應行復築鎮念二汛內魚鱗緩修塘外坦水一百一十八丈八尺應修二坦一層又五十九丈五尺向無坦水應添建坦水二層戴念鎮三汛內應補釘椿木一千六百餘根又西塘曹殿東應鑲柴塘四百七十五丈估需銀請於司庫塘工經

費款內動給。應如所題從之。○經畧大學士
公傅恒奏。湖南途次。遇阿里衮等派員解送。
自阿瓦逃出之把總崔執中。烏慶雲等前來。
臣察訊崔執中等。居阿瓦幾及二年。稍知賊
情。且通緬語。謹遵前諭。留備驅使。其生擒之
博夷撒烏。仍令解京。得旨。知道了。傅顯等造
船維艱。而阿里衮等餵養馬匹。事復欠妥。總
須汝速往盡心辦理。得毋勞苦否。初十日至
盤山。得雨竟日。甚為霑足。朕雖欣悅。念及軍
營事體。煩懣如故。雖急欲聞汝喜音。復維時
尚早。○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臨潁縣民馮
悅兒妻韋氏。○是日。駐蹕大新莊行宮。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教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一

監修總纂官總纂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日慶桂

總纂官總纂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尋常內大臣戶部尚書錄監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馨總纂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三月己亥諭曰恒泰駐

劄葉爾羌已逾三年著建寧鎮總兵眉綬前往更換○諭軍機大臣等吳必達等奏勦捕黃教逆黨擒殺賊匪奪獲兵械及逆犯陳宗寶業已自刎而生番所獻首級並無黃教在內追擒賊匪仍復竄逸各摺辦理總無頭緒業於摺內批飭矣前此吳必達一聞賊信即帶兵渡海督捕似屬勇往乃一至臺灣即存畏難之見辦理已閱數月內調官兵已至數千之多竟不能設法擒勦賊首其庸懦無能

已可概見前已降旨將吳必達勒限一月擒獲首犯續經傳諭將伊撤回內地令葉相德專任其事看來吳必達在彼竟屬無用著即傳旨撤回葉相德為人尚有出息此事即交伊專辦該員即悉力勦捕毋得聽信絲營虛捏惡習思欲顛預塞責總之黃教一日不獲此案一日不了著崔應階上緊督辦勿再遲延至此次追捕賊匪在事兵弁等並未見有實在奮勉之人惟革道張珽尚似出力或伊

因已經革退稍知畏懼思欲黽勉自効亦未可知是否實在情形衆人自有公論並著崔應階明察暗訪將該革道及該處衆官弁等功罪逐一據實具奏以示勸懲再崔應階督辦此案亦經多日自應將勦賊事宜隨時奏聞何以近日來並未奏及此事著傳諭崔應階將現在勦捕情形若何即速具奏並諭令吳必達葉相德原摺並鈔寄崔應階閱看知之○又諭曰誠泰由伊犁回京詢及承辦城

工各事宜。據稱洪郭爾鄂博西南之柔遠城內建有兵房。已將熱河涼州莊浪兵共四千名移駐。其東南巴彥岱地方。原議移駐西安兵二千名。因彼處僅築城垣。其兵房雖將所需門牕物料製備。尚未建造。故未駐兵等語。從前因阿桂奏稱伊犁地方被蝗。秋收歉薄。請將西安兵暫停移駐。恐建立兵房。無人居住。必至損壞。是以暫停建造。今思阿桂從前所辦殊屬非是。伊犁被蝗。不過偶然。彼處田土肥沃。易於成熟。早應將西安兵移駐。況物料現已製備。若不及時修造。則又將有用之物虛擲矣。但誠泰奏稱現在修造房屋。各兵盡行撤回。伊犁所貯糧石。除放給該處員弁外。是否尚敷移駐兵支放之處。無憑查覈。著傳諭永貴將巴彥岱城內所備物料。及時派綠營兵建造房屋。并將倉貯糧石。自今冬起。至明年秋穀登場時。是否足敷放給西安移駐兵丁之處。詳細覈算。如能及時修造。糧石

亦可敷用。即將西安兵於秋末冬初移駐。倘未能辦理齊備。亦著據實奏聞。尋奏查現在倉貯米足敷移駐兵二千名支放之用。但年歲豐歉無常。應籌備留餘。請暫將西安兵一千名移駐。餘一千名俟三十七年再行遣往。所需房屋即陸續建造。仍由烏魯木齊烏什哈喇沙爾等處派撥綠旗兵五六百名前往屯田。以廣積貯。下軍機大臣議行。○以頭等侍衛依常阿為福建建寧鎮總兵。○旌表守

正捐軀之河南羅山縣民馬世斌妻王氏。○是日駐蹕三家店行宮。○庚子。

上迴鑾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辛丑。

上詣

安佑宮行禮。○壬寅。諭曰。福祿年已衰邁。著以原品休致。所遺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員缺著阿桂補授。阿桂由軍營未到之前。著色布騰巴勒珠爾署理。○諭軍機大臣等。今日閱

工部議駁。原任安徽巡撫馮鈐題銷修理祠宇動支耗羨銀兩一本。已依議行矣。馮鈐身任巡撫在安省數年於地方公事。毫無整頓。即如此案修理祠宇題銷本內。於物料丈尺。及有無變價之處。並未明晰聲敘。一味草率。模糊全不實心。確數妥辦。所有此項修理祠宇銀兩。即著落馮鈐名下。照數追完。不必動款報銷。將此傳諭富尼漢知之。又諭據明德奏。滇省餵養馬騾。非州縣所能經理。必須武職大員。專司督餵。方能妥協一摺。所奏全未得事理。竅要。已於摺內批飭矣。明德前以餵養馬騾。奏請調哈國興回內地督辦。昨經阿里衮等奏。以哈國興應辦軍營事務甚多。不便調赴他處。如此意見參差。必致彼此不能和衷集事。明德與阿里衮等駐劄之處。相距不遠。何難從長札商妥辦。且滇省內地總兵尚多。皆可酌量調派。何必專責之哈國興一人。而於軍營辦事。竟不相顧耶。至於餵養

馬匹。雖派員分管。全在該督實力董察。承辦之員。自不致虛應故事。若僅以為文員不善經理。一概委之武職。而該督並不親身查考。則不獨文員經手。難保無丁役中飽之事。即武職中又能保其必無扣剋侵漁乎。且如有驛州縣未嘗不飼秣馬匹。又豈因武職為之經理。方能臚壯乎。馬匹為軍行第一要務。該督並不知返己自求。熟思妥辦之道。而專以派委提鎮大員。便視為餵馬良法。可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該督摺內。尚稱欲效法黃廷桂。試問其從前隨黃廷桂辦理軍需馬匹時。何等妥善。今明德去歲所餵之馬。竟至疲瘦不堪應用。所為效法者。安在。尚有何顏見黃廷桂於地下乎。現在各省馬騾。陸續解赴滇省者。不下五六萬。專備今秋進剿之用。且看明德如何實力籌辦。不致臨時稍有貽誤。功與罪悉聽其自取。朕惟靜以俟之而已。將此傳諭明德知之。又諭曰。明德覆奏。辦運

京銅缺少遲誤緣由一摺內稱查明缺少銅
勛各廠委官及撫臣糧道接卸年月攤賠另
奏夾片內亦稱現於另摺內奏請著落分賠
等語及細檢明德今日奏到各摺並無另奏
銅勛之事殊可詫異豈封發時遺漏裝入抑
欲以此等空言朦混了事耶明德向來尚屬
細緻何頓然昏憤若此可見其辦理諸事全
不實心提策著將此飭諭知之○癸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觀音保奏籌辦送
兵事宜一摺所辦甚屬不妥已於摺內批示
矣官兵按日起程五月內可以完竣觀音保
慮及大雨水發阻滯行程豫為安歇暫停之
計豈不知大雨時行山水陡發大約多在六
七月間若五月則為時尚早安得有大雨發
水之事何必如此總總過慮且為風狂浪湧
等語過甚其詞而先期撥給帳房招集鋪戶
運往河干張皇妄費成何事體觀音保派送

京兵已非一次何不曉事至此著傳旨申飭
看來觀音保辦事雖似勇往而識見竟屬糊
塗恐承辦送兵事宜措置未能悉當著楊廷
璋督同經理務使官兵妥協進行不煩不擾
庶於公事有益將此並諭楊廷璋知之觀音
保摺併鈔寄閱看○以告休陝甘碾伯縣土
指揮同知祁在璣子調元故西寧洞巴族百
長策冲喇他爾子索諾木吹扎告休湖廣慈
利縣麻寮所世襲千總唐世爵孫啟哲各襲

職旌表守正捐軀之廣東龍川縣民鍾蔭
裕妻黃氏○甲辰諭軍機大臣等李侍堯奏
兩粵營員濫支馬價銀兩相沿陋習不下數
百員請從寬免叅查明著追并令各該上司
一併分賠等語營員支用馬價積弊有年且
官弁為數衆多此次姑從寬免其叅處查明
著落分賠亦只可如此辦理若其中提鎮大
員亦有恣行侵用者其事既與明達相等則
非微員兵弁可比豈得一概置之不問使提

鎮等漫然不知懲創。該督雖奏明。如有此等情節。另行專摺奏。但不可徒事空言。聊且塞責。致不足以服明達之心。著傳諭李侍堯。令其實力詳查。秉公辦理。仍行據實具奏。毋得稍有瞻顧。○吏部議准。御史趙鏌奏。稱。內外各衙門。恭奉諭旨。內有宣示中外知之者。惟鈔錄存貯各該衙署。並不張掛。是官員有所欽式。而士庶尚罔聞知。請嗣後令各衙門。遇宣示中外之旨。俱敬謹謄黃張掛。如仍前不行宣示者。照經手遺漏例議處。載入例冊。長遠遵行。從之。○予故杜爾伯特扎薩克固山貝子扣肯祭如例。○賜卹福建漳州鎮標及城守營外洋遇風淹溺弁兵如例。○乙巳上御勤政殿聽政。○諭吏部議處前任直隸按察使裴宗錫。誤給驛站車馬。照例議以降調。並照該督原咨。將自行查出檢舉之處。聲明雙請。內閣票擬亦用雙簽。今特依補官日降用一簽批發。其故不可不明示中外。直隸臬

司管理通省驛站。偶有一二誤應之處。原屬無心公過。而裴宗錫經朕由府道用至臬司。觀其為人。頗可造就。尚欲再加遷擢。數年來因其母已年老。相依官署。難於迎養。他往是以久留不調。今丁憂離任。朕之於大小官吏。凡遇公過處分。多有留任者。衆應知之。今閱此本。則由楊廷璋據按察使呈稱。准裴宗錫移咨。此明係周元理到任後查出錯誤。令裴宗錫補行此文移。為周旋僚友之地。而楊廷璋亦附和聲明雙請。安得謂裴宗錫自行檢舉耶。外省官官相護積習。最為不堪。朕方欲力為整頓。豈肯令如此朦混乎。此等尋常公錯。若據事直敘。在他人尚不至於實降。况裴宗錫為朕所深知。又何必為之顧慮。而今其作此趨避。是裴宗錫之降。實因楊廷璋。周元理等瞻顧使然。所謂愛之適以害之也。今為明白宣諭。使內外臣工。知朕批閱章疏。雖細微節目。亦不忽畧。即裴宗錫知此獲譴之由。

亦必心服而感悔也。至周元理委曲敘詳。楊廷璋據詳咨部。均屬非是。俱著交部議處。並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曰。尤拔世奏。淮北食鹽壅滯。請嗣後仍照舊例。五分融綱。五分運食一摺。經戶部照例議駁。但新舊食引。積壓難銷。勢不能疏通口岸。於商民均有未便。且自普福奏請復還原額二分之後。甫及一年。積鹽仍然壅滯。該鹽政所奏。自屬實在情形。著照所請行。○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奏到。

調補縣令一摺。晴雨糧價情形一摺。將兩摺另單。互行隨裝封內。乃幕賓粗率所致。著寄信令阿爾泰知之。○以故廣西太平府屬鎮遠土州知州趙昌齡子承恩襲職。○旌表守正捐軀之浙江歸安縣民潘必達妻何氏。○丙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彰寶現在丁憂。江蘇巡撫員缺緊要。一時不得其人。明德自擢任雲貴總

督以來。辦理諸務。皆不及從前實力奮勉。而於餽養馬匹一事。尤漫無經理。因循誤公。豈宜令其仍為總督。即留滇省。亦於公事無益。姑念伊前在江蘇。於地方情形。尚屬熟悉。著即降補江蘇巡撫。以勵後效。明德未到任之先。巡撫印務。著高晉即速前往蘇州兼管。其雲貴總督員缺。仍著阿桂暫行署理。○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奏。彰寶現丁母憂。江蘇巡撫員缺。已降旨著明德降補。明德未到任之

先。即著高晉馳往蘇州。兼攝撫篆矣。雲貴總督印務。現今阿桂署理。阿桂係副將軍。尚須帶兵進剿。而軍營一應糧馬諸要務。皆總督專責。明德自任滇督以來。辦事頓不如前。而於餽馬一節。尤漫無經理。是以將伊降用。彰寶平日尚知實心任事。即欲命其署理雲貴總督。伊聞知自當感激奮勉。且有鑒於明德前轍。必能更加出力。以副委任。著即傳諭彰寶迅速扶柩回京安葬。並料理一切。計至六

月二十三日。已屆百日服滿。即可赴宮門請訓。二十五日。即馳驛兼程前往。約計八月中旬。可抵永昌。接辦軍營事務。仍不誤阿桂進兵之期。其補授總督之處。臨時再降明旨。先將此速行傳諭知之。又諭前因明德素知實心任事。且曾隨黃廷桂辦理軍需。一切皆所熟悉。是以特調為雲南巡撫。旋即擢用總督。乃自任總督以來。用心出力之處。頓不如前。而於餵養馬匹一節。尤漫無經理。看來竟。是伊不能承受總督重寄。即留其在滇。亦屬無用。現已降補江蘇巡撫。若論其在滇督任內。種種因循。即予以黜革治罪。亦所應得。此次降用巡撫。尚念其前在江蘇。於風土民情。較為諳習。於降懲示儆之中。仍寓格外曲全之意。明德奉到此旨。當深知感愧。痛自湔滌。實力報効。以贖前愆。若以為江蘇巡撫一席。駕輕就熟。非伊不可。轉幸坐享安逸。稍存自鳴得意之見。則是伊全無人心。無福受恩。其

取咎更大。朕不能復為之曲貸矣。江蘇巡撫事務暫令高晉前往兼管。明德奉旨後。即將總督印信。及軍需諸務。交阿桂接署。迅赴江蘇任事。即將此傳諭知之。丁未。左部哈薩克阿布賚子幹里蘇勒統。及陪臣雅拉爾噶布比等十五人。至京。

上御正大光明殿。幹里蘇勒統等行禮。命坐。賜茶。並各賜冠服有差。諭每年派察哈爾侍衛往查牧場。原以其熟悉水草。諳練牧放。於

馬匹有益。今聞該侍衛等前往牧場。惟驗水草。竟不問馬匹事務。殊屬不合。著巴祿傳諭察哈爾侍衛。嗣後往查牧場。除驗看水草外。務令馬匹肥壯。勿致疲瘦。與章京等公同妥計辦理。永著為例。並著派往牧場大臣等。曉諭派往牧馬之章京。兵丁等知之。戊申。

上御山高水長大懽次。賜阿布賚子幹里蘇勒統及陪臣等宴。並賜幹里蘇勒統等銀幣有差。以直隸獨石口協副將華山。為陝西延

綏鎮總兵。補行乾隆三十二年盛京軍政。卓異官二員。有疾官三員。罷軟官一員。年老官三員。分別議敘處分如例。賑卹甘肅。蘭。金。縣。狄。道。渭。源。靖。遠。隴。西。安。定。會。寧。通。渭。平。涼。華。亭。靈。臺。固。原。鹽。茶。廳。安。化。寧。州。合。水。張。掖。武。威。古。浪。平。番。寧。夏。寧。朔。靈。州。中。衛。巴。燕。戎。格。廳。西。寧。碾。伯。肅。州。等。二十九州縣廳。乾隆三十三年分。水。旱。霜。雹。災。民。蠲。免。安。徽。合。肥。壽。州。鳳。陽。懷。遠。定。遠。霍。邱。六。安。霍。山。泗。州。盱。眙。天。長。滁。州。全。椒。來。安。和。州。含。山。等。十六州縣。及廬州。鳳陽。長淮。泗州。滁州等五衛。乾隆三十三年分。旱災額賦。已酉。上幸山高水長。賜王公大臣。及回部郡王霍集斯。阿布賚子幹里蘇勒統等食。諭。前曾據御史紀復亨奏貴州苗民。僉派官差情形。一摺。內稱苗人承值差使。任勞倍於民力。而地方官委之胥吏。發價則剋扣分肥。遇事則鞭笞肆虐。勞逸不均。伊嚶莫訴。欺凌不恤。往往

而有請嚴加查察等語。當經降旨該撫加意體察。毋使不法官吏苛累苗民。旋據該撫覆奏。以苗民受值樂從。並無勞勩之怨。朕尚未之信也。今經畧大學士傅恒將沿途見聞入奏。據稱苗民等每遇差使。爭先恐後。較內地民人尤為小心恭順。並於道旁喚問。無不懽鼓舞。皆以應雇給值。視耕種所得較優。役使一項實所盼望。貪求之事。此皆得自傅恒目擊口詢。較該撫之言尤為可信。前此該御史入告。果何所見。著紀復亨明白回奏。諭軍機大臣等。據永瑞等奏沙夷喇蘇旺糾約民人張老八等搶掠土境。獲賊審擬一摺。所奏大不曉事。已於摺內批飭矣。此種匪夷敢於聚眾闖入土司地方。肆行焚劫殺擄。況當用兵之時。既經拏獲。自應即以軍法從事。宣示夷衆。俾知警惕。乃永瑞等並不立時辦理。且援引內地強盜。焚劫律例。問擬具奏。拘泥糊塗。全不知事理輕重。永瑞。五福俱著

傳旨申飭。即將所獲各犯。速行辦理。毋稍延緩。○四川總督阿爾泰奏。現遵旨挑選瓦寺雜谷土兵二千赴滇。並派妥協土目頭人管押。其應賞行裝銀兩。及安家坐餉米折等項。均照雍正十三年出師黔省乾隆十二年出師金川案內舊例支給。每土兵十名。雇給馱馬一匹。亦照例每站給銀一錢二分。以資添補馱運。儻黔滇各站。雇馬不敷。應聽各該省酌撥夫役應用。其沿途至軍營後。口糧鹽菜銀。按綠營兵例支給。土司官員減半。程站。應由川東永寧入黔赴滇。每起以二百名為率。現已豫撥銀兩。分發附近該管文武。俟選派一定。即行分賞。仍令將素習軍械。整備練習。俟總兵本進忠到川。迅速料理前往。得旨嘉獎。○庚戌諭軍機大臣等。浙江綠營濫製鳥鎗一案。蘇昌濫混具題。使其尚在。必當重治其罪。因諭令照伊應賠之數。於伊家屬名下。十倍罰出。以為封疆大臣。不實心辦公者戒。

今據伊家屬將家產呈繳交官變抵。尚未完銀四千一百四十五兩。熊學鵬前在巡撫任內。於續造之鎗。不但不能查明改正。且曾飭催趕辦。咎無可辭。自應稍示懲儆。所有蘇昌名下未完之項。即著落熊學鵬照數完繳。著傳諭高晉就近諭令熊學鵬知之。○辛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軍機大臣等。楊廷璋奏審擬羊販逞兇一案。已交三法司覈擬。其另摺參奏廣平縣知縣劉毓德請旨革職之處。亦批交該部議奏矣。劉毓德之怯懦無能。固不待言。至檢閱供單內。首犯馬忠供稱。夥犯畢元行等七人。將民人楊二打傷。隨有差人來拏。伊與畢元行向說。並沒打人。該差不敢拘拏。隨後廣平縣來方始跪地求饒等語。捕役拘拏人犯。遇有兇橫之徒。尤當盡力擒捕。送官重究。庶足以戢暴安良。乃該差等目擊兇犯聚毆民人。不即立時擒捕。轉畏其兇勢。

不敢向前。公然當場縱放。此種恇怯惡習。不堪已極。不可不示以懲創。著傳諭楊廷璋。即行查明彼時差役幾人。詳晰研訊。應責懲者。責懲。應革役者。革役。毋稍姑息。○前任雲貴總督明德奏。前經奏准。楚省馬解至貴州南籠一帶。餵養月餘。至五月內來滇。貴州馬俟楚省馬過完。亦即起解。但自貴州至大理。尚有二十餘站。至三十餘站不等。後到者。饋餵不及。查雲南大路寬展。每起解送五百匹。與

大兵行走無礙。應請將楚省在貴州休養馬。及黔省馬。統於五月初旬起解。七月中旬全至大理。一律餵養。得旨依議速行。○又奏。雲南各標鎮協營歲需兵米。州縣供支。有徵收本色者。有徵收折色採買者。今各營兵缺出停補。俱有餘剩米石。查採買兵米。每石定價一兩。現在時值。自一兩數錢。至二三兩不等。而連年辦理軍需。各屬常平倉穀。亦多動缺。應請將扣缺米。令各營繳米還倉。將來應扣

者概停。其動項採辦者。下年即將上年扣存米。按數扣除。不敷再行購買。其徵收本色者。將扣存米易穀。補還常平缺數。有餘於米貴時平糶。價交司庫充餉。得旨如所議行。○賜卹廣東海安營外洋遇風淹溺兵丁如例。○

壬子。諭軍機大臣等。據葉相德奏。勦捕賊首黃教之處。毫無頭緒。摺內又未提及吳必達一字。或吳必達已遵旨撤回內地。或尚在臺灣。並未會同葉相德勦賊。俱不明白。著崔應階逐一查明具奏。並檄令葉相德。上緊搜捕賊匪務獲。毋稍延緩。至所奏岡山汛被賊搶去鎗礮軍械一節。尤見王巍等前此措置乖方。岡山既貯有火器。實屬緊要汛地。是以專設守備。把總帶兵百餘名防守。乃當賊匪竊發。汛兵未補未到者。幾居其半。又調守備劉國樑帶兵四十餘名赴府。并把總亦未至防所。僅留兵二十餘名在汛。至賊衆猝至。不能抵禦。與藉寇兵而齎盜糧何異。臺地將弁。因

循誤玩至此。實為可恨。除王巍、劉國樑已經拏問解京候訊。此外經理不善各員。並著崔應階即速查明據實叅奏。并諭葉相德知之。又諭前據鄂寧節次叅奏。明福常在管理閩海關時。因稅銀短少。俱有那補掩飾情節。隨交鄂寧秉公查辦。迄今已閱三月。尚未查明具奏。看來閩海關之弊。不過那後掩前。若明福等果有侵蝕入己情事。則經手各員。役現在拘提到案。一經研鞫。底裏自可立見。何至遷延如許之久。不能定案奏覆。或鄂寧因在雲南總督任內。措置失宜。降補巡撫。自知獲譴甚重。遇事過於苛求。以見其實心任事。初次所奏。即不免張大其詞。及經查訊。與伊原奏情形。不能符合。鄂寧又意存迴護。遂致成讞無期。亦未可定。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真偽有無。必須覈實。情罪輕重。悉視其人之自取。從不豫設成見。斷不肯令承辦之大臣等稍為瞻徇。及過事吹求。著傳諭崔應階將

此案情形。據實查明。並將鄂寧現在如何查辦。及有無苛求之處。迅速由驛馳奏。毋得稍有瞻顧。又諭雲貴總督員缺。現已降旨。令阿桂暫行署理。將來進勦時。阿桂尚須帶兵前往。總督承辦軍需諸務。最關緊要。且彼時或尚有須分路統兵之事。必得幹練之人。方克勝任。因思阿思哈前在烏里雅蘇台辦事。一切軍行事宜。曾經閱歷。且其人尚曉事。亦肯實心出力。即欲用為雲貴總督。其河南巡撫員缺。令喀寧阿調補。雲南巡撫員缺。令彰寶前往署理。均俟臨時再降明旨。現在官兵經過河南。正須籌辦。阿思哈俟官兵全過豫境。即速馳驛兼程前赴永昌任事。所有滇省應辦事務。及進兵機宜。已節次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阿思哈問之。傅恒即可遵照辦理。不必來京請訓。計阿思哈起身時。總河吳嗣爵當至河南防汎。可將巡撫印務傳旨交吳嗣爵暫署。以待喀寧阿。如吳嗣爵尚未到豫。

阿思哈即寄信吳嗣爵。令其速至河南接辦。阿思哈至期。將此傳諭吳嗣爵。不必更候明旨。至彭寶百日服滿。即令馳驛前往雲南。彭寶至雲南。然後令喀寧阿來豫。現今普洱一路。惟永瑞五福在彼。二人皆糊塗不堪。不能獨當一面。現諭傳恒於阿里衮。阿桂。伊勒圖。及阿思哈。四人內酌調一人。前赴普洱督辦。帶兵進勦。阿思哈若應派往。即將雲貴總督印務。交彭寶兼署。令到永昌接應軍營諸務。

將此先行傳諭阿思哈知之。○又諭曰。召散逃往緬地。妄滋事端。實為要犯。去歲十二月。在孟艮與召通相攻時。永瑞五福。即宜帶兵往拏。乃並未進兵。亦不具奏。祇稱外夷之言不可信。以致誤事。及請示於副將軍阿里衮等。始以事之原委具奏。請旨交部議處。永瑞五福糊塗不堪。著交部嚴加議處。阿里衮。阿桂。身為副將軍。一聞此信。即應乘機催永瑞等進兵。乃並未飭催。惟指示以應行奏聞。亦

甚不堪。著伊等明白回奏。○禮部以會試中額請得旨。這會試滿洲蒙古取中三名。漢軍取中一名。直隸取中十三名。奉天取中一名。山東取中十名。山西取中八名。河南取中八名。陝西取中五名。江南取中二十八名。浙江取中二十四名。江西取中十六名。湖北取中四名。湖南取中三名。福建取中七名。廣東取中四名。廣西取中二名。四川取中三名。貴州取中二名。雲南取中一名。○經畧大學士公

實錄卷八百三

五

傳恒奏。此次馱載軍糧。令河南。湖廣等省。備辦驛頭。臣路見湖北。湖南。解送驛頭。大者頗少。陝省本係產驛之區。明山所辦售賣之驛。自必勝於湖廣等省。臣以為現在陝省四千頭。請先令選二千頭。送至雲南。亦不必令官兵購買。俟湖廣等省解到時。擇其大者。留用。餘俱撥回。以陝西驛頭補額。何省補用幾頭。其原價。盤費。草豆等項。全行折價。著落該省大臣賠還。其餘各省驛頭。不必官辦。聽其買

賣。既免官令勒買之煩。官兵仍得購買。至陝省所餘二千頭。仍須用否。俟至永昌。與阿里衮等熟議奏聞。得旨是。即如此辦理。○荊州將軍永瑞。雲南提督五福。奏報宣慰司刀維屏。探得召散。在戛蚌地方。與召綱相攻未決。查戛蚌距孟艮四十里。此時若取孟艮。道路開通。於秋間進兵。深為有益。臣等擬即會同副都統雅郎阿。總兵永平。帶兵往勦。得旨。爾等此事可嘉。但爾等斷未必能勇往辦理。○

實錄卷八三二

主

是日起。

上以常零祀

天於

園丘。齋戒三日。○是月。江南河道總督李宏奏。江防廳屬瓜洲城外迴瀾壩。節年拋填碎石。抵禦江潮。現擁護穩固。已收實效。惟中段十丈。碎石尚單薄。應酌添。估歸該廳庫項辦理。限大汛前拋填完竣。再洪澤湖。二月內展拆東壩後。清水漸消。迨交桃汛。又陸續加長。隨

飭於三月初五六日。續拆四丈。既使湖水次第宣洩。匯黃東注。又騰空湖面。以防伏秋大汛。報聞。○署湖北巡撫樊鍾秀奏。湖北省本年漕糧。遵旨輪免。其應徵隨漕二耗米。應請照乾隆三十一年。山東撫臣崔應階奏准之例。緩俟下年隨正帶徵。所有停運丁船減半本色月糧。舵水日食口糧。及停運千總一半養廉米石等項。向於二耗米內支給者。應請於常平倉內借支。查幫船向係停泊江夏漢陽。

實錄卷八三二

主

二縣水次。應即令該二縣。按照一米二穀。就近給發。支過倉穀。將明歲有漕州縣帶徵二耗米。照數撥運該二縣收貯。俟下年減糶。秋後買穀還倉。有餘。同未撥各州縣二耗米。照例易穀。併歸常平盈餘項下造報。報聞。○陝甘總督明山奏。准工部咨。令將新疆大兵凱旋後。現行物料價值。覈定奏明。交部辦理。經調任督臣吳達善。移咨各駐劄大臣。旋准各處造冊覆到。查哈密。巴里坤。程途較近。物價

有與報銷成例相符。及有減無浮者。照冊開送。其浮多者。依肅州物價酌減。定為成規。至新疆北自烏魯木齊至伊犁。南自闢展至葉爾羌。喀什噶爾等處。市值低昂。原屬無定。今照彼時現行時價開列。將來商賈雲集。物產繁多。價值自減。臣仍另行查明。酌定章程具奏。下部知之。

實錄卷八百三十一

主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二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夏四月癸丑朔享

實錄卷八百三十二

太廟遣誠親王允祕恭代行禮。○諭軍機大臣等據鄂寧奏古田縣奸民蕭日安製賣布旗聚匪惑眾及匪黨彭朱山張長等誑誘民人入夥一案。已於摺內批示。此等奸民敢於潛匿鄉村。製旗造印。糾眾入夥。不軌顯然。此皆聞有黃教之案。敢於造謀滋事。其情罪甚為可惡。所有現在就獲各犯。自應迅速嚴審。盡法處治。不應拘泥成例。分別首從辦理。致奸民無所警畏。著傳諭鄂寧。即行審明正法。仍

查明鄉民所割首級是否實係蕭日安。並飭該地方官嚴緝餘黨。務盡根株。毋使稍留餘孽。至福州府宋豐綏一聞該縣稟報。即星馳前往擒拏。多犯頗屬能事。其查拏會緝各縣。亦均為出力。著鄂寧於審明定案之後。即逐一查明在事各員。有應送部引見者。即出具考語給咨送部。有應量予議敘者。查明奏請議敘。以示獎勵。著鄂寧就近詳晰查辦。並將此諭令崔應階知之。○又諭據崔應階奏。擒勦黃教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黃教不過么膺賊匪。如果上緊擒獲。何難就擒。乃官兵勦捕數月。尚聽其東西奔竄。此皆在事文武官弁不能合心實力。希圖草率了事所致。如所稱石森刀砍黃教頭足之語。殊不足信。黃教如果身受重傷。焉能遠竄。且云因其負痛聲喊。賊衆即復回相護。以致不能生擒。其言更近於支飾。又摺內稱賊欲往大目降。刦殺可見賊匪黨羽尚多。若果窮蹙無依。方奔避

之不暇。安有餘力出外搶刦乎。至賊首匿跡山林。雖近番界。但聞生番從不容留外人。即熟番亦不敢輕至其地。黃教又何能闖入生番境內。看來賊衆只在生熟諸番夾界間藏躲。果能急躡嚴拏。自更無從喙走。皆由文武各員散漫因循。耽延時日。致兇渠久稽顯戮。尚復成何事體。總之黃教一日不獲。此案一日不了。若此時稍事玩忽。縱其漏網。將來或復煽聚滋事。伊等能任其咎耶。將此著崔應階即行檄催葉相德等迅速搜擒。務獲毋再遲緩。並將現在是否實力勦捕之處。查明據實速行奏聞。至吳必達曾否撤回內地。葉相德摺內竟未提及一字。崔應階奏到之摺。亦未敘及。殊不可解。著崔應階一併查明具奏。○甲寅。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乙卯。常雩。祀天於

園丘。

上親詣行禮。○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辛圓明園。○丙辰諭曰。高晉奏。

上元縣知縣蔡薰於看守不行揭報屬員彌

補虧空之署。潁州府事明福並不嚴加防範。

以致明福自縊身故。請旨革職。知府劉墉道

員姚成烈。胡純基。楊魁。按察使曠善。布政使

梁國治。俱有承審之責。不能留心體察。一併

附參。聽候部議。並自請交部嚴加議處等語。

蔡薰管押重犯。並不監禁嚴防。又不小心中

守。致明福在寓乘間自盡。非尋常疎防獄囚

可比。蔡薰著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罪。高晉

梁國治。曠善。姚成烈。胡純基。楊魁。劉墉。俱著

交部嚴加議處。○蠲免湖北孝感。安陸。雲夢。

應城。應山等五縣。武昌。武左。二衛。德安所。乾

隆三十三年旱災額賦有差。○旌表守正捐

軀之直隸元城縣民徐二牛妻鮑氏。○丁巳

諭據永瑞等奏。開化鎮調駐思茅兵丁張國

林。因姦殺命一案。請將約束不嚴之千把等

員交部等語。永瑞等係統兵駐劄普洱大員。

凡有調駐該處兵丁。皆伊等所當約束彈壓。

乃張國林敢於軍營淫光殺命。則伊等平日

之軍紀不飭。諸事廢弛可知。豈轉得諉為無

過。永瑞。五福並著交部嚴加議處。至兵丁在

營。該管將弁。均有約束之責。亦豈僅止千把

末弁。并著查明一併交部議處。○以甘肅肅

州道王亶望。為山東按察使。○戊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豁免福建出洋遭風漂沒兵米二

百七十石有奇。○己未諭曰。鄂寧前在雲貴

總督任內。辦理軍務俱未妥協。是以降補福

建巡撫。以勵後效。昨聞戶部撤地方。去年有

被緬匪滋擾之事。令阿里衮等查奏。今據奏

到。則上年二月。因額勒登額退兵。繞道潛行。

致尾隨之賊。竄入戶部撤搶掠滋事。經副將

王振元等稟報。鄂寧將此等情形。竟敢匿不

上聞希圖隱瞞了事其獲罪甚重豈可復任封疆鄂寧著革職賞給三等侍衛銜發往雲南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此係朕格外加恩鄂寧若尚不知感悔實力奮勉報効必當重治其罪所有福建巡撫員缺著溫福補授溫福未到任之先著崔應階兼署巡撫事務○又諭曰吳必達辦理黃教一案並不親督弁兵上緊勦捕首犯逡巡玩誤殊負委任若竟徹回內地僅照尋常議處轉令其脫身事外無以示儆吳必達著革去提督降補臺灣鎮總兵仍革職留任責令剋期擒獲賊匪以觀後效如再不知奮勉即重治其罪所有福建提督員缺即著葉相德補授馳驛前赴雲南軍營辦事其提督印務著崔應階於所屬總兵內酌選一員奏明署理○又諭據明德奏署永昌府知府賀長庚現報丁憂但此時正值軍務紛煩該員熟悉邊地情形通省亦更無堪勝此任之員請照從前西路辦理軍

需張掖縣知縣王廷贊之例將賀長庚仍留原任於軍務實有裨益等語著照所請賀長庚仍留永昌知府原任又諭曰溫福已補授福建巡撫著福森布前往烏魯木齊駐劄辦事所有提督事務并著兼署○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阿里衮等奏覆戶部撤地方去年二月間被緬匪竄入滋擾經副將王振元等稟報鄂寧乃竟將此等情形匿不具奏希圖隱瞞了事其獲罪甚大現已降旨將鄂寧革職賞給三等侍衛銜發往雲南軍營効力贖罪矣至阿里衮摺內所奏署騰越州知州唐思於詳請搶失戶口之後并未通報僅於詳請籽種案内籠統附詳請勅交明德查明具奏等語戶部撤被掠之事既經副將稟報鄂寧並非不知無藉地方官之再行具稟且伊身任總督於此等大事輒敢隱不上聞其罪全在鄂寧於州牧末員更不足責且據稱唐思業於請借籽種案内將被搶情形附詳尚

非有心諱飾。著從寬免其叅處。毋庸再為辦理。可將此傳諭阿思哈知之。○又諭。擒勦黃教一事。至今尚無端緒。現在賊匪竄匿番境。即上緊搜捕。恐未能剋期竣事。葉相德派赴雲南。急需起程前往。而吳必達因循玩誤。亦不便復膺提督之任。已降旨將吳必達降補臺灣鎮總兵。仍革職留任。責令在臺灣專辦勦匪之事。以觀後效。葉相德即補授提督。令其馳驛前赴雲南。其提督印務。著傳諭崔應

階。於所屬總兵內。選擇熟習水師之員。奏聞署理。至臺灣鎮總兵印務。前有旨令副將戴廷棟署理。今吳必達既降補此缺。戴廷棟即不必前往。至於黃教一日不獲。此案一日不能完結。惟當嚴飭吳必達等。上緊擒獲。早正刑誅。斷不可聽其漏網。此等公膺賊匪。實為法所不容。覈其奔匿情形。諒亦不至於成事。惟是內地奸民。聞有黃教之案。輒敢藉端煽惑。如建寧之傅元禧。古田之蕭日安。皆其效

尤不法者。雖案犯無不立時敗露。早伸刑憲。但臺灣既調兵勦賊。而總督又居廈門督辦。轉恐跡涉張皇。傳聞滋惑。非所以示鎮靜。現在鄂寧因雲貴總督任內於緬匪竄入戶腊撤一節。匿不上聞。其罪實無可逭。昨因鄂寧查辦閩海關一案。經久不見審結。意其必有過事吹求之處。曾諭崔應階東公查奏。今思戶腊撤一事。所係甚重。不可不速示懲儆。而閩海關之案。即使鄂寧果有成心。辦理過當。

罪亦不能浮於此。即降旨將鄂寧革職。賞給三等侍衛銜。發往雲南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福建巡撫已令溫福補授溫福在烏魯木齊辦事。並署提督。不能即赴新任。巡撫印務。令崔應階兼署。崔應階奉到此旨。即回至省城。辦理通省一切事務。其臺灣勦賊事宜。仍不時督催速辦。據實轉奏。至閩海關一案。鄂寧如尚未審明。即著崔應階查審定擬完結。所有交查鄂寧有無苛求之處。仍確查附

摺奏聞。○又諭曰。吳必達辦理賊匪黃教一案。初聞信時。即帶兵渡海。尚似勇往任事。乃一到臺灣。輒生畏難之心。竟藉會審為名。安坐郡城。並不親赴行間督勦。經朕屢次嚴諭。始至軍營。諸事仍毫無措置。聚集數千官兵。勦此么虜賊匪。遷延數月。首犯尚未弋獲。實屬庸碌無能。是以降旨。將伊撤回內地。專交葉相德辦理。但葉相德今尚需前往雲南軍營辦事。若俟賊首就擒。再行起程。不免稍需時日。恐不能趕及進兵之期。現據吳必達奏。懇仍留臺灣擒賊自効。論吳必達因循玩誤。即重治其罪。亦所應得。今葉相得既急需赴滇。臺灣勦賊之事。若另易生手。一時恐未能得其端緒。而吳必達轉得藉口偷安。但其為人如此無能。豈可復膺提督之任。已降旨。將吳必達革去提督。降補臺灣鎮總兵。仍革職留任。責令專辦勦賊之事。其提督員缺。即令葉相德補授矣。吳必達接奉此旨。當知朕格

外加恩深為感悔。痛除委靡積習。實力奮勉。剋日擒獲賊首。或可稍贖前愆。若不知悔改。仍前漫無振作。不能將匪渠設法迅獲。早正刑誅。則是伊冥頑不靈。全不知感恩報國。甘心貽誤軍務。必將伊以軍法從事。斷不能再為曲宥矣。至葉相德到臺灣未久。此案勦賊延緩。尚非其罪。是以陞用提督。葉相德奉旨後。即速渡海。回至內地。馳驛迅赴雲南。辦理水師會勦諸務。葉相德受朕特擢。更當出力奮勉。迅即奏功。以副恩眷。至提督印務。另諭崔應階選員奏署。其臺灣總兵。已令吳必達降補。所有前派署理之戴廷棟。即可仍回伊本任。均有旨。令崔應階遵辦。將此傳諭。吳必達。葉相德知之。○經畧大學士公傳恒奏。三月二十四日。已抵雲南。詢問緬匪情形。專恃木柵抗拒我師。向來用尋常鎗礮攻取。無濟於事。臣訪聞茂隆廠一帶。有善造大礮之人。將來進兵時。兵弁各帶銅鐵一觔。遇攻柵時。

隨地暗鑄大礮。出其不意。自可立破賊寨。用過後仍可鎔化攜帶。批果破一二十大寨。亦自如破竹之勢。賊望風而散矣。又奏。臣入滇境後。早麥登場。晚麥結穗。雨水雖不甚霑足。旬日內得沛甘霖。尚不甚遲。得旨。京師雨澤。係從未有之霑足。即今每日作陰。甚有雨意。為此畧慰。而思及軍營。則實縫念不快也。○旌表守正被戕之廣東從化縣民譚某妻歐陽氏。○庚申。諭軍機大臣等。高晉等奏。審擬蔣

自達等捏造海糧假票一案。已批交三法司覈擬速奏矣。此等匪徒。造票煽惑愚民。實屬不法。一經訪獲。自應按律定擬。以示懲創。但江蘇地面。何以多有此等犯案。屢懲不悛。皆由該地方官。平時不能善為教導所致。海票之說。本屬荒唐。究所從來。大約起於明末倭船混行之時。借端煽誘。容或有之。本朝百餘年來。時際昇平。海疆寧謐。各處口岸肅清。惟有名可考之船行估舶。往來貿易。此外從無

形跡可疑船隻。敢於闖入海口。安得有散賣米票之事。不過地方一二奸徒。意圖哄騙財物。慙不畏死。覆轍相承。仍甘蹈法網。而愚民人貧志短。一聞少出錢文。即可重獲利息。輒不察事理之虛實。被其煽惑。曾不思出銀五錢。經年即得十六兩之利。相去不止三十倍。乃情理所必無。且又不聞海洋。何故有如許銀米。散給貧民。而所賣之票。又止係尋常圖記。其為無稽作偽。更屬顯然。一一尋思。斷不

至墮其詭術。在奸民罔顧法紀。造票騙錢。無不即時敗露。立置重典。自作之孽。固無足惜。而百姓等代為散布。及買受票張。一經發覺。重則遣流。輕亦不能免於枷杖。未來之利。既不可得。且與其空費銀錢。復遭刑責。何如安貧守法。共為謹愿良民。常享太平之福乎。所屬地方官。若以此示曉諭。令其簡明易解。或於巡查保甲時。每見村農野老。隨處提撕。並令各保正。廣為宣布。使窮鄉僻壤。皆得共喻。

共聞小民縱極愚蒙。自無不憬然省悟。不復為人誘惑。奸民即欲復萌。故智見無可欺。愚其風自熄。此亦正本澄源之一法也。著傳諭高晉。通飭各屬。實力奉行。毋得僅以具文塞責。○豁除福建彰化縣水衝沙壓田園五頃十二畝。有奇額賦。○辛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靜宜園。駐蹕。至乙丑。皆如之。○諭巡視東漕范宜賓奏稱。江南巡漕御史明

善家人王二。勒索漕規銀兩。致涂姓把總情急自刎身故。王二已經明善遣令回京。并將涂把總之妻子看守等語。范宜賓所奏甚是。王二以巡漕御史家人。輒敢向漕弁勒索銀兩。逼令斃命。情殊可惡。著步軍統領衙門。即嚴拏務獲。交軍機大臣嚴行審訊。從重治罪。明善既知家人滋事犯法。不即交官究治。轉遣令回京。并將把總家屬看守。明係見事已敗露。故將家人藏匿。希圖消弭。其中恐尚有

別項情弊。明善亦著來京解任候旨。至此事甚有關係。范宜賓以隔省巡漕。尚能風聞入告。梁肅鴻為總漕。近在淮安。豈竟毫無見聞。何以並未奏及。著速行明白回奏。○諭軍機大臣等。據范宜賓奏。明善家人王二。勒索漕規銀兩。致涂姓把總情急自刎身故。王二已經明善遣令回京。并將涂把總之妻子看守等語。已降旨令明善來京解任候旨。其王二一犯。現交步軍統領衙門查拏。尚未弋獲。或潛匿江南地面。亦未可定。著傳諭高晉。即飭屬將王二嚴緝務獲。解京候訊。并將此案情節。就近查明據實覆奏。至王二此時或自江南起身。山東直隸。皆必經之地。恐其聞事已敗露。在中途逗遛躲避。并交楊廷璋富明安。飭令沿途地方官嚴密偵緝。毋任遠颺。○壬戌。

上閱健銳營兵。○諭軍機大臣等。據明德奏。滇省各營備貯火藥。需用硝觔。請於廣西太平

府辦運淨硝二十萬觔。由水路運至滇省。剝隘地方。委員接收。其所需腳價。俟廣西覈實移咨。照例於各營公糧內扣除。解送廣西歸款等語。硝觔為軍營要需。自應速為儲備。著傳諭宮兆麟等。上緊飭屬。如數採辦。并即速遴員妥協解送。毋得遲滯。○步軍統領衙門奏。領辦喇嘛廟官運木植商人宋龍圖呈控。監督戴保住短發運價。請派員查審。得旨。著派侍郎期成額。馳驛前往。會同按察使周元理。前往該處查審。○癸亥。吏部等部議覆。山東巡撫富明安奏。稱曹州府屬荷澤縣之沙土集。商賈絡繹。最易容奸。起解錢糧人犯。因距鉅野一百五十餘里。每在彼住宿。無官彈壓。難以稽察。查鉅野縣屬安興司。素稱僻壤。向有巡檢一員。請移駐沙土集。應如所請。從之。○甲子。諭軍機大臣等。據步軍統領衙門奏。湖南武岡州民人鄧寬宥。呈控伊兄鄧寬宥。因該州修城。有蠹書舞弊。派累鄉民之事。

具控督撫。批交該州審理。轉將伊兄鄧寬宥以瘋病監禁等情。請解交湖廣督臣審訊。一摺。各省修理城工。俱係動用公帑。豈可絲毫派累閭閻。若武岡州果有借修城名色。縱令書役苛派。擾民該督撫既據州民控訴。即應徹底根查。據實參奏。何得仍發本州審訊。致將原告拘禁。果如所控情節。吏治尚可問乎。或鄧寬宥另有他事被繫。而鄧寬宥捏詞誣控。刁風亦不可不做。即交總督吳達善秉公嚴審。務令水落石出。吳達善到湖廣未久。此案並非伊任內之事。本無庸稍為迴護。若畧存外省瞻徇惡習。曲意遷就。不將實情究出。輒欲顛預了事。斷難逃朕之洞鑒也。原摺著鈔寄閱看。仍將審明緣由。迅速奏聞。○以故納克書拉克什族百戶衮楚克索達納木子丹津襲職。○豁除江蘇丹徒縣坍江田地二十六頃五畝額賦。○旌表守正被戕之山東濟陽縣民賀春魁女賀氏。○乙丑。諭嗣後遇

有會試後應行酌取中書等卷仍著同考各官在闈隨同正副考官分校錄取以昭慎重。○又諭昨閱阿思哈題叅新鄭令趙成嗜酒任性廢弛政務一本夾片內開趙成係貪縱革職捐復之員因令軍機大臣查閱原案今據查稱趙成前在上杭縣任內嗜利剝商希圖入已巡撫陳宏謀題叅革職問擬杖徒經刑部奏准捐贖復經吏部准令捐復原官等語趙成係聞訪報解雖贓非入已究屬貪黷不職例應永不叙用之員得准贖罪已屬倖邀乃竟准其捐復甚屬非是所有從前承辦此案之吏部堂司各官俱著查明交都察院議處○又諭曰建昌鎮總兵喀木齊布奏懇前往雲南軍營効力意尚誠實著加恩賞戴花翎馳驛前赴軍營交傳恒酌量委用○諭軍機大臣等今日黃仕簡奏福建古田縣奸民製賣布旗聚匪惑衆一案現已拏獲四十餘名并分派將弁會同文員查拏務盡根株

等語此事前據崔應階鄂寧節次奏聞當即降旨令其迅速查辦盡法處治其餘未獲夥犯並令設法擒捕毋任遠颺今鄂寧已經革職巡撫印務交崔應階兼署著傳諭崔應階即速迴至省城辦理此案所有現獲各犯已至四十餘名若令久羈候質恐不法兇徒同繫囹圄防守亦殊不易倘有意外疎虞更不成事體著崔應階即將已獲匪犯迅速審明確情從重定擬一面辦理一面奏聞不必拘泥成例其未獲之犯仍嚴飭各屬密速緝拏毋使漏網○丙寅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迴圓明園○丁卯諭據陸宗楷等覆勘會試中式硃墨卷進呈內中式第二十二名梁泉一卷經磨勘官王顯曾簽出疵謬之處多至四十餘簽請旨罰停殿試二科等語磨勘停科原指尋常疵累而言今閱梁泉卷疵謬之處層見疊出而文亦不佳本不應中

此而濫中。則佳文致遺落者反多。如此衡文校士。誰則不能。梁泉著革去進士。仍作為舉人。所有閱薦之同考官。張曾敞著交部嚴加議處。其正副考官。劉綸德保。俱著交都察院議處。御史王顯曾悉心磨勘。據實指出。尚屬認真。著交部議敘。其劉文徽卷文義疵類。及策題錯誤之處。所有應議之舉子。考官及原磨勘官。并交各該衙門照例查議。○又諭據永和奏稱。副都統呼什圖。現患痰症。手足不能動轉。病勢甚重。請賞御醫調治等語。著加恩令太醫院派良醫馳驛前往醫治。其副都統事務。著永和暫行署理。○諭軍機大臣等。前以陝西採辦解滇驛頭太多。且沿途飼秣運送。合計需費不貲。恐到滇急難銷售。因降旨將陝西所辦正驛。除已起解二千外。其停解二千。毋庸解往。今據傅恒奏稱。現在滇省牲隻稀少。難以購覓。請將陝西採辦之四千頭。全行解滇。并可否於四千頭外。酌令添解

等語。著傳諭文綬。將從前停解之二千頭。仍即派妥幹員弁。迅速解往雲南軍營備用。并飭令解員等沿途加意餽養。如數解往。無任稍有疲斃遲延。仍將買價及沿途餽養各費。知照雲南。照數合計發售。至陝西所解驛頭。已足敷滇省買補之用。且距進兵之期已近。若續行辦解。亦恐趕運不及。所請額外再行添解之處。毋庸辦理。將此并諭傅恒知之。○又諭據鄂寧叅奏。署臺灣令曾曰琇。審辦林椿匿名揭帖一案。不令供出黃教為逆實情。玩視巨匪。現在拏解來省。詳悉究審等語。鄂寧已經革職。此案即交崔應階將署令曾曰琇。及案內各犯徹底根究。務得實情。按例定擬。至鄂寧於縣令之諱飾養癰。則知嚴叅治罪。而伊前在雲南總督任內。於緬匪竄入內地。搶掠民人之事。匿不具奏。自問當得何罪。已批令鄂寧自議。著將原摺封寄崔應階轉交鄂寧閱看。令其自行定議具摺。仍交崔應

階代奏。○又諭福建古田縣奸民聚衆一案前因福州府知府宋豐綏聞報即往擒拏頗屬勇往。曾降旨將該府及在事各員查明分別送部引見。及咨部議敘。今據鄂寧奏署古田縣知縣張謙密遣丁役躡獲在逃要犯等語。張謙於此案初起一有訪聞即能親身往擒逆匪多名。復於鄰境密拏脫逃要犯。看來尚屬能事。著崔應階即行出具考語送部引見。至此案現獲奸匪多至九十餘名。同繫圍防範非易。前已諭令迅即審明速行從重辦理。著再傳諭崔應階仍遵前旨。一面辦理。一面奏聞結案。鄂寧摺並著封寄。又諭京師春雨霑足。直隸及山東河南各省亦同日優霑。今自四月初十以來京畿復頻得透雨。為數年來所未有。麥收大可望前據傳恒奏沿途情形。黔省尚覺雨多。惟雲南境內望雨。昨經明德亦奏稱現在雨水短少。不知日來曾否得有甘霽。田禾景象若何。朕心深為

廑念。著傳諭傳恒等將曾否得雨之處即行具摺奏聞。又諭據永瑞五福奏稱伊等帶兵二千由普洱起程前至小猛養因通事沈聯奎告稱召網與召散接戰召散退守孟良城。召網不能攻取退兵至大猛養土練悉回猛混永瑞等是以由小猛養回至思茅等語。召散係逃往緬地滋事要犯。前永瑞等奏帶兵由普洱前進朕即恐其辦理不能決斷故降旨令其務獲方免罪譴。伊等未接諭旨以前已經進兵至小猛養又得召散下落自當乘機進取。即伊占據孟良尤應及時擒獲。乃永瑞等並未進兵反藉稱外夷言不可信道路不通將兵回至思茅甚屬庸懦無能可恨之至。著將永瑞五福革職賞給三等侍衛銜。自備資斧効力贖罪。并傳諭經畧傳恒將伊等調至永昌委用。又據永瑞五福奏稱前移付南掌諭文該國深知欣感。但該國裝束原類緬夷應造給號衣以便識認等語。永瑞等

前此何以不行奏聞。及降旨詢問。尚稱外夷言詞不可輕奏。實不可解。看南掌如此情形。自是誠心助順。乘此由落卓進兵。會同南掌進攻。以分賊勢。於正路大兵。亦有裨益。前經朕降旨。於阿思哈伊勒圖二人內。派一人督兵。由此路前進。倘一人不能周備。可令傳恒傳諭傳顯。協同前往。并著傳恒熟籌落卓進兵之處。一面奏聞。一面妥辦。再永瑞等此奏。傳恒雖經路遇。以為尋常事件。並未拆閱。故未行夾片。將此詳悉傳諭傳恒。令其遵辦。○又諭。據傳恒奏稱。賊苗溫率賊五百。尋覓線甕團前至毗連我界孟戛地方。經侍衛克車德。已朗等率滿兵百餘。奮勇攻擊。斬首二百餘級。生擒賊匪四名。獲馬匹器械無算等語。克車德等甚屬奮勉。經畧傳恒甫經到彼。即得此捷音。可謂順利。但克車德等若再奮力前進。擒獲苗溫。則愈善矣。茲既退回。且休養兵力。俟進兵時。再悉心籌辦。其隨從克車

德等前往官兵。著照傳恒所奏。分別獎勵。至奏請停止調派猛密雜谷瓦寺兵丁之處。似應另有專摺。乃反覆詳閱。即敘於陳奏苗溫摺內。甚屬含糊。可傳諭傳恒。再繕摺時。務須明晰。○以成都副都統雅郎阿。為荊州將軍。調正白旗滿洲副都統烏三泰。為成都副都統。以雲南普洱鎮總兵本進忠。為雲南提督。調四川建昌鎮總兵喀木齊布。為普洱鎮總兵。以湖南靖州協副將馬之駙。為建昌鎮總兵。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二

實錄卷之八百三十二

未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三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校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四月戊辰諭曰御史孟

邵條奏請定翰林編檢額缺一摺所見不知

十一

事理向來所以不限定額者因庶吉士散館
之後編檢人員自必較多中間遇有考試陞
降其數亦無壅滯之患即如該御史所奏定
以額缺而所餘各員仍令額外學習候補是
有限制之名仍無限制之實至所稱編檢聽
其去來不足以昭慎重等語不知伊等遇有
告假等事資俸例應扣除不能越次遷轉倘
其間有以領俸前後巧為趨避者自有定例

本難趨避。即令有一二見小。不惜顏面之徒。亦將為士林所不齒。國家又何必屑屑為之。防禁耶。另摺所奏。佐雜印信嚴禁私雕一事。佐雜等官。卑人冗所用。止係鈐記。若悉令由部頒發。事體尤屬紛煩。朕意莫若交與各直省督撫。於省會地方。定一鐫刻鋪戶。如官代書之類。令佐雜等報明。上司將應用鈐記。即就官鋪鐫刻。但不許懸掛包刻門牌。以除陋習。其餘市肆一概不准私雕。已足備稽查而

實錄卷之三

三

昭信守。於事理庶為允協。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前以陝西採辦解滇騾頭太多。需費不貲。兼恐到滇急難銷售。因降旨。明山文綬等。將陝省所辦。除已經起解之二千外。其餘二千。即行停止。解往。昨復據傅恒奏。稱滇省牲隻短少。難以購覓。請將陝西採辦四千之數。全行解往。因即傳諭。文綬將從前諭令。停解之二千頭。仍行迅速解往。滇省軍營備用。今據文綬奏。稱停解之騾。現已給主

領回。即於四月初九日起身赴京。將巡撫關防。交布政使勒爾謹。護理著傳諭勒爾謹。即將停辦之二千頭。仍照原價購回。總以足四千之數。迅派妥員。作速解赴雲南。并令沿途加意飼秣。毋任稽延疲乏。仍將置辦原價。及途中運送餵養各費。知照雲南。照數發往。至陝西辦騾四千解滇。已足敷用。此外毋庸再為購備。并將此傳諭。明山文綬。勒爾謹。知之。已已。

孝端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陵。○諭禮部。奏磨勘會試卷一摺。請將磨勘官照例議敘之處。尚未允協。從前磨勘官定有交部議敘之例。原為其實能詳慎從事。秉公糾舉者而言。若僅隨班塞責。而於卷內全無簽摘。亦得一體濫竽。倖邀敘錄。不足以示獎勵。著軍機大臣會同吏禮二部。另行詳悉定議。具奏。其摺內應議之舉子主考同考及原勘官。均交該衙門照例察議。尋議嗣後磨

勘鄉會試卷各官全無簽摘及簽摘不當者概不予敘果能簽摘允當准紀錄一次從之
庚午旌表守正捐軀之四川江北廳民張相臣妻文氏 辛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逆匪黃教一案初奏到時即傳諭余文儀前往臺灣查辦因現獲匪犯急須審明正法亦以臺灣地方緊要不可無大員督率經理因余文儀向來久任其地必能

隨時調度乃余文儀到臺灣以後惟安坐府城審擬案犯而於勦捕事宜置之不問亦未據奏及一語是以令其明白回奏今據奏稱過臺三月以來凡有見聞隨時據實具稟督撫若以身係文職勦賊之事與彼無涉者然殊屬非是軍旅之事固不責文職但臬司大員非下僚末秩可比地方有此等大案豈可不一體仔肩實心協緝縱文員不能親臨行陣獨不當督策將弁上緊勦賊乎且目擊吳

必達之因循玩誤竟緘默不以入告臬司原有奏事之責况余文儀係專派前往豈以一稟督撫遂以為畢乃事乎余文儀之咎雖不至如吳必達之甚但其藉妄分畛域而實以規避不可不示以懲儆余文儀著交部嚴加察議兩司俱係朕特簡大員通省皆其責任遇有地方大事自當實力擔承無分彼此方為不負任使若臬司於勦賊之事尚爾置身局外則等而至於州縣有司設境內間有奸匪竊發亦僅誣之一二汛弁往捕而彼竟安居解署視如膜外可乎朕於臣工功罪惟視其人之自取即以閩省而論漳浦古田二案地方官出力擒匪者皆令送部引見起擢錄用余文儀聞之亦當知自愧矣此次僅交部議尚屬格外從寬嗣後兩司等若再不奮勉仍敢歧視公事一經發覺必當重治其罪毋謂言之不早也將此並諭各督撫藩臬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傅恒等奏稱蠻蕃以

北野人山頂可得造船木料已令傳顯帶兵一二千名前往修造等語此項兵丁必須滿漢兼派方妥彼處修造船隻若野人稍不恭順即應立時勦辦此等野人不可深信恐其佯為恭順陰通緬夷務宜留心籌度再前經降旨著烏三泰在落卓一路進兵已調伊為成都副都統今傳恒復派令造船則落卓一路須另派一幹練領隊大臣至造船一事朕徹夜思之所關甚要觀所進地圖野人山西

北即係賊人巢穴相距甚近倘野人陰通緬匪來侵有誤船工大有關係必須重兵駐守方可無虞計今歲於七八月間進兵此山既距進兵路近瘴氣亦輕莫若移兵屯劄於此以為聲援九月間想船隻亦可造竣矣如此辦理若何可傳諭傳恒令其察看地勢相度事機熟籌妥議具奏此事甚要朕時厯念也又諭曰召散乃逃往緬地滋事要犯永瑞五福當訪知下落時即應督兵擒拏務獲乃

伊等並未進兵今歲至小猛養時聞召散與召網接仗占據孟艮城又復退縮不前永瑞五福之罪實無可逭阿里袞阿桂等身為將軍豈不知此等要犯例應嚴拏乃伊等並未飭催進兵是永瑞五福固當有罪伊等又烏得無罪乎況去歲永瑞等聞召散之信尚呈報阿里袞等此次亦必報知伊等彼時如何指示并因何不行具奏之處著傳諭傳恒令其詢問明白回奏又諭前於吳必達奏懇

留臺擒賊自効已有旨將吳必達降為總兵責令專辦擒捕黃教之事以贖前愆今據余文儀覆奏黃教現在夥黨無多南不越鳳山北不出諸羅不敢復入內山等語黃教以被傷殘喘當黨惡解散之時勢窮力促又有生番遵諭協助追捕既不敢逃入內山而此南北咫尺之地相距無幾現有如許官兵何難剋期擒獲此時臺灣領兵勦賊專交吳必達一人其責更無可旁諉著傳諭吳必達即上

緊實力設法搜勦務令首匪迅就拏獲毋得
仍前因循玩誤倘再不知感恩奮勉致要犯
久稽顯戮則前此軍法從事之諭必不能再
為曲貸矣所有近日督率勦捕情形仍一面
即速具奏命大學士劉統勲陳宏謀吏部
侍郎德保戶部侍郎英廉兵部尚書陸宗楷
刑部尚書蔡新侍郎錢維城張若淮工部侍
郎曹秀先為殿試讀卷官經畧大學士公
傅恒等奏緣營兵出征每十名例有餘丁三
名現在四川貴州餘丁上次進剿傷故病廢
及拔補正兵皆已無存曾飭各營募補實無
應募者將來進剿勢必正兵兼顧餘丁之事
是雖有一萬之名仍無一萬之實請再調貴
州兵二千雲南昭通兵一千到齊後將新兵
舊伍統加檢看視其軟弱者即令司餘丁之
事得旨嘉獎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通州
民孫漢英妻夏氏浙江臨海縣民周永華女
周氏○壬申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緣營兵丁出師時每名
日給鹽菜銀三分閒住日減半今永昌照此
例辦理但念閒住日減半給與必不敷用著
加恩將現在永昌駐劄由四川貴州調來綠
營兵丁等無論臨陣閒居悉照三分賞給至
滇省兵丁遇戰退縮又係本省之人不應額
外邀恩仍照舊例辦理○又諭曰趙珮身任
永昌府知府當承辦緊要軍需之時不思竭
力自効乃以患病告歸希圖一時規避將來
仍得以知府補用其心實不可問趙珮著革
職不准回籍仍留雲南自備資斧於運送糧
米等事聽候差遣贖罪明德因仍外省惡習
不顧事理輕重遽為代請甚屬非是著交部
嚴加議處其派驗之圖桑阿身係滿洲竟爾
扶同濫行出結著一併交部議處○又諭據
明德題叅雲州知州陳衍一本所辦未免過
當馬元功以佃田捐不完租被業主控告乃
恃老咆哮公堂治以枷號之罪原所應得惟

該州用豬腸釘枷。不過未協政體。不為大愆。若以本管官因此小疵。竟罹褫職。則刁頑轉視為得計。牧民之官。其何以為政。陳衍著免其革職。改為罰俸一年。以示平允。諭軍機大臣等。傅恒等奏。此次大兵由夏鳩水陸並進。務須全據江面兩岸。其江東猛密地方。尤為緊要。得此處可壯夏鳩一路軍威。亦可震驚阿瓦。至普洱落卓等處。尚不甚要。請將普洱滿漢兵內。調取三四千名。會同索倫兵二

三千名。直取猛密。普洱一帶。酌留荊州成都滿兵二千名。令永瑞沿邊屯劄。以為疑兵等語。永瑞等始終辦理不善。嗣因疎縱台散業經革職。傅恒未知。故有此奏。落卓等處。既不甚要。只須酌派一人督兵。以張聲勢。南掌雖籲請助順。我天朝亦斷不藉外夷兵力致討。惟猛密最要。即派阿桂統兵前進。傅恒進兵老官屯。尤為緊要。著於阿里衮。伊勒圖。阿思哈三人內。酌留一人統兵在老官屯防守。將

此傳諭傅恒。令其遵辦。又諭據傅恒等奏。稱暫停究辦通賊之漢奸。并招致熟識路徑之擺夷。以資委用。俟大功告成後。再行分別賞罰等語。所辦甚合機宜。前阿里衮。阿桂等辦理攻勦之事。並未留心。惟圖將就了事。反恐嚇於人。使皆不敢陳訴。究竟未獲一人。今傅恒甫到。即如此辦理。伊等寧不媿乎。著傳旨申飭進兵以前。內地貿易者。何處不至即由阿瓦行走。亦屬常事。傅恒即向北等民人

查詢賊匪情形。路徑甚是。又據奏稱。緬匪謙贊供稱。二月間。因被戶漢人搶奪。遂率三百餘人。與戶漢打仗。順探大兵信息等語。戶漢諒係線窺團土司屬人。既能搶刦緬匪。其勢尚壯。而線窺團現在何處。及可否委用之處。可傳諭傅恒。令其查辦。又諭前以明德餵養馬匹。漫無經理。是以將伊降補江蘇巡撫。其雲貴總督員缺。令阿思哈補授。現今阿桂暫行署理。並將喀寧阿調補河南巡撫。彰寶

俟百日服滿後前往署理雲南巡撫。今據傅恒等奏稱一切軍需皆明德一人經手次第辦有章程恐驟易生手難以遽得端緒請將明德暫留雲南以巡撫銜辦理總督事務等語。明德承辦軍需既難驟易生手而餽養馬騾乃其專責若遽令其起程前往蘇州轉得以置身事外為幸。傅恒等所奏亦是著暫署總督俟阿思哈到滇再行交印。彼時亦進兵之時馬騾皆付兵丁亦無藉其料理矣。彼時

明德即可令其赴江蘇之任不必留俟軍務告竣。僥倖廁有功之列。至於阿思哈彰寶平日尚能辦事滇省正當軍行需人之際多得一二人。在彼經理於事更屬有益。現已傳諭阿思哈俟官兵全數過豫再行起程。計八月內可至永昌尚可不誤進兵之期。彰寶六月二十五六即可自京起身。計中秋後亦可抵雲南。阿思哈如有需派往他處統兵之事彰寶已到亦可署理總督事務。河南巡撫已諭

令吳嗣爵暫署喀寧阿俟彰寶到滇後再赴河南新任。將此傳諭傅恒等知之。應行轉傳者即轉傳諭旨。又諭據傅恒等奏現在調取貴州兵二千并雲南昭通兵一千以補餘丁之數其鹽菜銀兩請照正兵例概行減為三分等語。黔省挑充餘丁如此支給自屬允協。至滇省綠營兵丁積弱不堪即挑補餘丁亦不可不示以區別。未便與黔兵一例給與所有昭通兵一千著照現降諭旨支給滇兵

鹽菜口糧之例每名給與一分五釐庶為平允。將此傳諭傅恒等知之。又諭前據阿思哈奏官兵經過豫省約計五月中旬已可大半出境。彼時即可星赴軍營接辦事務等語。大臣急公任事固當如是。現據經畧大學士傅恒等奏明德承辦餽養馬騾等事兩年以來皆伊經管。今秋進兵時正需伊照料難以令其遽離。另易生手已降旨將明德暫留雲南俟進剿官兵啟行應用馬騾交足後再赴

江蘇巡撫之任是滇省辦事尚不急於需人而豫省送兵一事阿思哈辦理頗為妥協計兵差已將過半亦未便令吳嗣爵接辦阿思哈此時毋庸急急前往仍遵前旨俟官兵全過豫省後再行束裝起程於八月間至永昌沿途並得隨時查看於事更為有益可將此即行傳諭阿思哈知之○又諭頃閱吏部議覆明德題永昌府知府趙珮患病請令回籍調理一疏明德所辦甚屬非是永昌正當辦理軍務之時趙珮身為知府大員不思竭力辦公乃以患病告歸希圖一時規避日後仍得以知府補用其心實不可問現已降旨將趙珮革職不准回籍仍留雲南自備資斧承辦運糧等事効力贖罪並將明德及扶同出結之知府圖桑阿交部議處矣明德自去年以來深入外吏惡習良心喪盡辦理諸事全不知事理輕重阿里衮阿桂同在永昌趙珮告病時豈竟全不與聞何以聽其率行題請

不為阻止豈伊等皆同一肺肝乖張至此乎著傳諭阿里衮阿桂即行據實明白回奏兵部議奏舊例駐防佐領陞任別城協領即將佐領出缺令其子孫承襲所辦似未允協請嗣後將佐領仍留與本人揀選伊族中承襲有分官員署理如不得人即揀本處官員署理並將派署之員先行咨報部旗存案年終彙題從之○經畧大學士公傅恒副將軍公阿里衮副將軍阿桂等會奏臣傅恒於四月初八日赴騰越龍陵一帶察看邊隘情形并指示添餉馬匹事宜原可即駐騰越緣永昌為軍需總匯查辦諸務較便且索倫等兵到滇必須由永昌給馬大礮亦在彼試鑄均須臣親身督辦仍擬往來其間埃一切妥辦再駐騰越臣阿桂前赴迤西一帶將各廠馬匹稽覈餉養臣阿里衮瘡口未合精神尚好即與督臣明德於附近永昌一帶查辦馬匹事宜務期一律臚壯以濟軍行報聞又會

奏敬陳軍營事宜一老官屯為賊人水陸咽喉今擬於上流蠻暮夏鳩一帶造船進兵時一由夏鳩江西取道猛拱猛養直搗木梳一由水路令福建水師順流而下別遣兵一支在江東猛密地方相機勦殺老官屯腹背交攻不戰自潰一前拘泥避瘴九月後進兵緬匪得計期豫防此次應出其不意先進數十日將來師旋不致遇次年盛瘴更可從容展布一馬匹已由遠及近遞調沿邊餵養進勦

可期臆壯惟分馬時先儘大臣挑用次官員再次兵丁非鼓勵軍心之道今擬分為三等臆壯者分給索倫次及別項兵丁大臣官員分例本多再次者均勻搭散一火藥鉛彈照兵丁應得分數給與每致遺失今酌於應得之數十給二三其餘專員運送隨時接濟向來用竹篾木箱裝貯遇雨輒漏且易拋散今酌改用牛皮袋一弓箭非綠營所長此次毋庸佩帶箭枝轉可勻給索倫備用綠營兵飭

令多帶鳥鎗藤牌刀矛又思短兵相接用斧亦可而攻斫木柵尤為得力現飭製三觔重斧酌量配帶一現覓善鑄大礮工匠先造礮模并帶銅鐵隨時鑄造應用又多帶劈山五子各大礮均能打遠適用至鳥機等礮徒費扛擡不濟實用俱不運帶至綠營鳥鎗大半堂空口薄只食子藥三錢演時多在平地臨陣下擊火未發而子已落現按提水鎗法令鎗子與鎗口脗合間有小者將黃土樹葉探

塞并新造食子藥四錢鳥鎗分給演習一兵將責於相習現交提督哈國興查明各歸各伍續到之兵亦各按標營統歸一隊即有添派別省將領者亦必豫期指派一從前進兵意在緬匪其脅從土司不忍概誅反致尾擾大兵此次除實在歸誠者收其米石牲畜倘首鼠兩端即行勦滅一現在運貯并各處採買之米共九萬餘石合計調集之兵現給兩月口糧約需二萬五六千石所儲尚有贏餘

進勦時口內按站關支口外分領裹帶並多
備乾糧便於輕齎速進一永昌順寧所屬十
四土司荷戈禦賊原非所長此內或有熟悉
賊中徑路及與邊外土司相識者擬不拘名
數酌帶備用其邊外波竜養子野人擺夷等
如有實心投順者亦可供嚮導之用以上各
條酌舉大端未能豫定者隨時陳奏得旨覽
奏欣慰阿里衮阿桂豈肯如此用心○又會
奏此次進勦改由騰越進發索倫等兵到滇

不必留住永昌抵永後即撥給馬匹鑼鍋帳
房前往騰越分營駐劄進勦時既可迅速出
口馬力亦得休息至住宿之所明德原奏在
永昌添建草屋尚未興工即移向騰越搭蓋
如有不敷并可令在應得帳房暫住得旨嘉
獎○癸酉策試天下貢士徐烺等一百五十
一人於太和殿前制曰朕寅紹丕基勤求上
理夙興夜寐曰篤不忘三十四年以來兢兢
如一日凡以敬迓

天庥又安萬姓期於無一夫不獲其所朕安益
求安嘉與爾多士共商至道其何以剴切指
陳以資拜獻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仲舒三
策天人之際言之詳矣顧其學本春秋而往
往流入陰陽術數即其弟子亦有議其非是
者何歟易稱神以知來知以藏往感應之微
奚假推測況人君代
天子民與庶官百姓不同果洗心藏密之地真
有吉凶同患之情或者默契

天心誠無不格夫以實不以文理本不與古所
謂陽感天不旋日者其說何如可推闡源流
親切言之以究昭事之實歟古者君咨臣儆
著美唐虞明試以功不廢考績至周官以六
計弊羣吏其法加詳顧周制六年五服一朝
又六年王乃時巡以明黜陟而冢宰歲終則
令百官各正其治受其會既詔以廢置矣而
大計誅賞又以三年其疎密之故可得陳歟
自漢以六條察二千石嗣後代有損益而原

本周官無二義也可畧舉歟朕為民擇官期公爾忘私以襄庶政乃察吏非不嚴而貪墨未息鋤惡非不力而縱逸尚聞甚且上下彌縫就輕避重將立法未盡善歟抑習慣性成此風不能驟革歟今欲大法小康肅清綱紀將何道之從以言取人或謂非古然虞廷敷納車服由之雖司馬三升最詳德行而詩書禮樂教分四時文與行未嘗不並重也言者心之聲言著於文又其精者非惟載道且以徵心言不師古懼其背道乃或裁割古文採摭糟粕陳言務去之謂何朕萬幾之暇懋勤典學尤期海內弦誦之士共勵精勤以光文治欽選四書文頒行已久而或失之雷同勦說或失之怪僻艱深其弊安在將教之者非歟抑取之未善耶夫以帖括為時文其說已誤而以詞賦取實學其本已離不得已而專試策論又多浮詞捭拾之患今由科舉以及朝考三者皆用之矣而未收得人之效何歟

將欲一洗陋習歸於清真雅正多士其以心得者著於篇風俗者教化所蒸也我國家重熙累洽承平百餘年之久朕軫念羣黎尤加培養然而持盈之懼時切者蓋今為治之道較古為難故化民亦難古者王畿千里諸侯各治其國大不過百里總千八百國僅數千里止耳今版圖式廓西至二萬餘里此地大物博之難也侯國予奪自專今自督撫及牧令惟所措置即民間日用咸待周知此家喻戶曉之難也將欲一道同風何施而可此者匪徒邪教尚未悉除懸賞格敘超擢則不肖者邀功反累良善無能者避過坐失渠魁除莠養禾何以兼得夫五禮六樂司徒所以導民先儒所謂大務將使俗返敦龐邪慝不作要言至德必可述焉凡此數者亮天工以熙庶績黜浮靡以導淳風多士學古入官講求有素矣其悉心以對毋蹈故常朕將親覽焉○諭曰崔應階等奏臺灣匪賊黃教被賊夥

砍傷竄入諸羅山內。三月二十九日。經官兵分路合圍。將黃教及匪弟黃芳砍傷擒獲。並生擒賊黨七人。殺死十三人。等語。黃教以么膺小竊。竄跡荒山。本屬不成事體。特因文武員弁於發覺之始。不能及時悉力追捕。以致遷延數月。尚爾稽誅。及降旨屢經督策。方就弋獲。是此案身司統領之吳必達等。已為功不掩過。毋庸交部議敘。道員張珽。自革職後。猶知感奮自効。屢經設法追勦。此次又擒獲

匪首。其人尚有天良。守備蒲大經。首先刀砍黃教。頗為奮勇。俱著送部引見。其餘在事文武員弁及兵丁等有實在出力。應行分別獎賞者。并著崔應階查明具奏。候朕再降諭旨。諭軍機大臣等。據崔應階等奏報擒殺賊首黃教一摺。業經降旨。令崔應階將在事出力員弁查明具奏。此案附從賊匪各犯。前後擒獲。審明正法者。已有一百三十餘人。但俱在臺灣就近辦結。而賊首黃教亦於受傷就

擒之後。旋伏冥誅。內地人民無由知辦理此案。原委閩省瀕海民情。素不安靜。且自去年黃教聚眾不法以來。多有匪徒聞風滋事。不可不將黨惡重犯。在省會誅磔數人。並將從重懲創。緣由明白宣示。使眾共知曉觸目警心。至黃教從前因何起意糾眾多人。蔓延肆惡。為伊主謀助逆者何人。容留轉匿者何地。及何以能持久數月。仍行搶掠村汛。隨處脅從。竄逸賊眾口食得自何處。並為案內緊要

關鍵。皆不可不逐一訊明。現在獲犯七名。俱係緊隨黃教之人。自尤為賊黨中之桀惡者。賊匪滋事情由各犯知之。必詳著傳諭余文儀。即速將各犯嚴切審訊。務得確供。速行奏聞。除將尋常附從之犯。仍在臺灣正法外。其始事從賊要犯。審明後。即嚴加鎖杻。并著余文儀。即速親身管押解交崔應階覆審定擬。一面奏聞。一面將要犯碎磔。市曹示眾。以結此案之局。再前據奏稱生番獻出首級有賊

匪軍師朱一德在內是否實情亦著余文儀向現獲之犯研鞫明確設或前言未的要犯尚在逋誅即當就近上緊搜擒毋任漏網或此外尚有黨羽零星潛匿者並著交吳必達等一體迅速緝捕以淨根株至葉相德此案既已辦完自當星馳赴滇如尚在臺灣即速渡海回至內地兼程前往務於七月內抵永昌辦理水師船隻事務將此並諭崔應階等奏到相德吳必達知之又諭曰崔應階等奏到

臺灣匪賊黃教等現在追砍就獲一摺已經明降諭旨矣此案黃教以竊匪么廢稽誅數月皆由文武官弁始事因循所致本屬不成事體其身司統領大員如吳必達等屢經貽誤直待朕疊加嚴飭始能戡事實為功不掩過復有何顏妄生倖功之想已降旨將伊等無庸交部議敘至原任道員張珽自革職以後尚知悔罪自勵今復奮勉追擒猶見天良未泯守備蒲大經首先砍傷黃教直前縛獲

俱屬出力之員此二人著速行送部引見此外在事之人該督應悉心秉公確覈就其實在出力等差詳悉奏聞毋稍遺濫副將戴廷棟分路領兵事竣稟報其追擒黃教時是否奮勇從事抑或僅以具稟自圖見長及同知張所受遣人密偵賊蹤是否確實其革職千總萬其茺革職把總吳化龍等摺內所稱直前殺賊之處果否實在情形又或提鎮等因伊等已經褫革輒思乘獲賊之時藉為伊等贖罪起見亦未可定不可不詳查確覈以杜僥倖冒功之漸著傳諭崔應階將此次勦賊之文武各員弁兵丁據實逐一查明速行具奏候旨至審擬各犯及搜捕餘黨已傳諭余文儀令其迅速詳辦自行押解赴省一併交與崔應階嚴審定擬完案并已諭知該督令其遵照辦理又諭本日據崔應階等奏報殺獲賊匪黃教等一摺已降旨將在事員弁分別辦理黃教一案本不成事體但自去年

十月滋事以來經久未獲想傳恒赴滇後亦必時常繫念及此今既就擒歲事特諭寄知今歲京畿及山東河南等省雨澤調勻麥秋豐稔雖雲南望雨或者彼處今秋雨少為我軍行之利亦未可知但目下彼處田功若何有礙軍儲否此等去年未了之案今皆辦竣看來諸事頗為順遂秋間進剿緬匪或可卜師行順利迅奏膚功然朕因此益厘軍營一切此心實不敢放也所有崔應階等奏摺及

所降諭旨並著遇便鈔寄傳恒閱看○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西南昌縣民魏海洲養媳劉氏○甲戌諭軍機大臣等經畧傳恒自抵雲南諸事順利春間雨水應時可望豐收傳恒等擬早為進兵迅速成功現在陸續派往之索倫等兵計其程期八月初間始能全到稍稽時日目今各起兵丁雖不能趲行若按起添五十名行走十起即可先到五百名如此各兵得及早到彼一切置辦亦可從容但加

添行走直隸河南地方寬平車馬富裕自能辦理湖廣貴州雲南地方窄狹若多添人恐難行走著速傳諭吳達善良卿明德將能否加添行走之處即行定擬速奏並傳諭直隸總督楊廷璋河南巡撫阿思哈早知豫備明德酌量如可加添即一面具奏一面知會吳達善良卿妥辦俟明德奏到時再自京加添啟行並將此傳諭經畧傳恒知之○江西巡撫吳紹詩疏報乾隆三十二年分新建靖安

萬載臨川崇仁廣豐鉛山弋陽樂平上猶安遠瑞金等十二縣開墾老荒續荒及額外新生田地山共一十七頃三十六畝有奇○乙亥諭昨崔應階奏報勦獲臺灣匪首黃教等一案已有旨將出力首先擒捕之革道張璉守備蒲大經送部引見今據崔應階將在各員勤惰分別奏聞知府鄒應元叅將王介福二員悉力追捕備嘗勞瘁始終奮勇不懈著交部議敘其遊擊陳玉書勦賊爭先屢著

功績副將戴廷棟協力搜擒身先士卒俱著一併送部引見蔣允焄到臺任事未久毋庸議敘至副將劉奇偉係偏裨大員自用兵以來并未親身統領殺賊知縣陶浚尤有地方專責乃平時既不能嚴緝奸匪臨時又不能勇往辦理以致么膺小竊稽誅至數月之久今匪衆雖悉就擒而二人之罪實不可逭該督僅請褫退何足示懲劉奇偉陶浚俱著革職發往伊犁効力贖罪○諭軍機大臣等朕

實錄卷八三三

十一

日前計算索倫兵全抵雲南之日未免稍遲今每起添兵五十名十起即可早到五百名但湖廣貴州雲南地方窄狹或者艱於行走因降旨詢問吳達善良卿明德但計伊等奏到尚需時日因思於現在解送每起兵丁內酌添三十名通共不過三百名伊等應付車馬無甚難處且可不必候伊等奏到即自五月初五日為始於應行起程兵丁內每起添兵三十名送往吳達善良卿明德奏覆到日

若謂可添五十名再為添派著傳諭直隸總督河南巡撫將各站應備車馬早為豫備毋誤并傳諭經畧傳恒知之又諭據崔應階奏查察勦捕臺匪案內文武各員勤惰一摺多有未當之處已於摺內批飭并降旨交部分別辦理矣至摺內稱余文儀叅酌勤勞吳必達愧懼奮勉皆不合事理顯欲為伊二人周旋解釋已屬非是甚至請將庸懦無能之副將劉奇偉僅予革職知縣陶浚從寬勒休處分尤屬姑息此案黃教以么膺小竊本不成事體祇因地方文武養癰成患及事發又復因循退諉致鼠黨竄逸稽誅屢煩督策數月之久匪衆始悉就擒自當統覈案內各員弁前後所有功過據實分晰查辦無縱無遺以昭勸戒如劉奇偉陶浚之始終玩誤全不知奉職急公此而不予以重懲何以使服官者共知彰瘁崔應階欲以革休了事豈整頓積弊之道已諭部將劉奇偉陶浚革職發往

伊犁効力贖罪矣。海外民情刁悍。惟在地方官實力振刷。控馭有方。庶足永資寧謐。前此貽誤各員。既以積習不堪。漫無整頓。致滋事端。此次大辦以後。必須極力整飭。一挽頽風。俾守土分營各員。從此共知悔悟。不敢效尤犯法。若稍意存寬假。豈所以懲既往而儆將來。崔應階平日辦事。尚知輕重。何竟錯謬若此。著傳旨申飭。至陳玉書戴廷棟及前旨送部

引見之張璉蒲大經。俱俟伊等應辦事竣之日。再行給咨赴京。不必汲汲令其全行起程。將此詳諭崔應階知之。所有明發諭旨。一併鈔寄。○又諭。據巴祿等奏。獨石口協領那廣於欽差大臣出口時。託病並不出迎。請將那廣交部議處。那廣身為協領。若平日管轄兵丁。操練有方。即偶因患病。未能出迎。過往大員亦屬小事。申飭足矣。何至叅劾。若平日不能訓練。怠忽玩愒。則宜早為題叅。又豈必

因未迎欽差。始行入奏。巴祿等並未將那廣平日訓練兵丁如何之處。陳奏甚屬糊塗。著傳諭巴祿等。將那廣實係患病與否。及平日居官如何。查明具奏。○丙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御乾清宮。召讀卷官入親閱。定進呈十卷。甲第。諭曰。薩喇勒之子玉魯斯。下賤無福。不能承受朕恩。業經革職。但伊所襲伯爵。係薩喇勒前在軍營奮勉。朕施恩賞給之職。若竟停其承襲。朕心深為不忍。著加恩令薩喇勒之姪鄂勒哲依鄂羅克伊呼承襲。并著在乾清門行走。○諭軍機大臣等。據德風奏。宣城縣武生李超海呈出文稿。語多悖謬。妄誕不經。隨將衣頂褫革。移撫臣嚴審等語。李超海以微末武生。乃因憤激。不能上進。竟敢妄為著作。逞其誕詞。并有言稱大明進士等字樣。不可不嚴加治罪。以懲惡劣。著傳諭富尼漢。即速搜查該犯。有無家藏狂

悖不法字蹟嚴行審訊按律定擬具奏毋得稍存姑息又諭曰良卿覆奏查辦兆傑虧空銀兩一摺所稱應循例移咨無庸重複具奏之語甚屬非是良卿辦理此案時兆傑既經審明定罪即應將追賠各項分晰據實奏聞乃始則僅以咨旗了事及該旗具奏經朕傳諭查詢始行奏覆乃云無庸重複具奏試思此語豈令明白回奏者對君之體既已舛誤於前復敢飾詞文過其辦事不能切實為

不通幕賓所誤即此可見所有兆傑名下例應上司分賠銀五千二百餘兩及無可著追銀五千六百餘兩俱著良卿一人全數賠繳不必令各上司攤賠將此傳諭良卿知之

丁丑

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陳初哲徐天柱陳嗣龍三人進士及第二甲任大椿等五十人進士出身三甲戴求仁等九十八人同進士出身(幸圓明園)諭刑部議覆廣東省何長

子姦污十歲幼女致已母廖氏服毒身死比照婦女與人通姦父母羞忿自盡例擬絞又稱二罪相等從一科斷合依姦十歲以上幼女雖和同強論律擬絞監候一本擬議甚屬錯謬何長子之母廖氏因伊子姦污幼女事敗潛服毒草殞命是該犯罪不可逭全在致母戕生其姦污幼女一節轉屬罪之輕者該部乃援此為定罪正條且比照婦女與人通姦父母羞忿自盡之例擬以絞候曾不思此

例乃指被姦婦女之父母而言與何長子姦人女而致令已母畏懼自斃者情事絕不相蒙何得謬為此附況定例過失殺父母者即應絞決誠以為子而傷親至死雖事出無心亦不可一息偷生人世若何長子罪案較之過失殺孰重孰輕不待再計而決也明刑所以弼教此等敗倫傷化之徒不使早正刑章則所為弼教者安在且依經定律其理本屬相通春秋著許世子止之條義例具在特罪

其不親嘗藥即難逃一字之誅刑部堂官中豈無讀書通義者何竟漫不思省而引斷紕繆若此耶設以為該犯之母已死非命不忍復以其子立寘重典此則不明大義庸愚姑息之見司刑者豈宜出此所有此案定擬失當之刑部堂司各官著交部嚴加議處都察院大理寺尚惟隨衆畫諾而退有後言至此等敗倫關化之事反置而不問則何用其會議乎亦著交部察議此本著發還另行覈擬

具奏並將此宣諭中外問刑衙門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梁翥鴻回奏范宜賓所奏明善家人王二需索逼命各情由一摺據稱涂國璽自刎後即平復據供稱明善家人並無王二亦無需索情事該把總妻子現在淮城並未隨往儀徵那得有看守之事等語所奏既得之涂國璽親供自為可信但稱涂國璽因一時發躁自抹平日並無他病尚知自愛之語殊不可解涂國璽聞人指名撞騙僅屬虛

無影響之談並未至情勢窮迫而其人又且素無痲疾何以遽爾輕生且又稱尚知自愛更不應糊塗若此其中情節殊難憑信朕辦理庶務事無大小總期得實從不肯顛預了事也著傳諭梁翥鴻將涂國璽因何自刎情由訊究明確即速據實覆奏毋得稍有隱飾迴護○又諭前據范宜賓奏巡視南漕御史明善家人王二勒索漕規銀兩致涂姓把總自刎身故一摺朕以范宜賓既飛章劾奏自

必實有指據而梁翥鴻身為總漕近在淮城豈竟漫無見聞何以不行入告因降旨令其明白回奏今據奏稱本年二月准巡漕明善札稱把總涂國璽派來巡捕為人謹飭忽於本月十三日晚潛往對河飯店投宿夜間用刀自抹查該把總別無事故想係痲疾所致隨將涂國璽徹回訊問據供因聽說有人指伊名撞騙一時發躁抹脖旋已平復並據該總漕查詢明善家人內並無王二亦無需索

潛規情事。而把總涂國璽妻子現住淮城。並未隨往。儀徵那得有看守之事。等語。涂國璽自刎。雖屬有因。但該把總至今現在。且據供稱。明善家人並無王二。而該把總妻子又未往儀徵。則所為需索逼命及看守家屬之說。俱涉荒唐。范宜賓前此何以言之鑿鑿。殊不可解。朕辦理庶務。總期覈實。事無大小。務使水落石出。以定其虛實是非。從不肯顛預了事。著傳諭范宜賓將原奏情節。實係得自何人。有何確証。即行據實覈奏。毋得稍有含糊。隱飾。梁翥鴻摺。並鈔寄閱看。○經畧大學士公傅恒奏。臣抵永昌後。即調取從前曾往來阿瓦之人。細詢緬地情形。據騰越州民寸存福云。向因貿易。由大南金江西一路。到過木梳。一路平坦。自怕烈而西。可通車行。又該州民李申功。曾於三十一年。地方官差往戛鳩江西。招降猛拱土司。辦理未能妥協。查猛拱為江西猺夷內最大土司。將來我兵進勦時。

如傾心歸化。即可用為前驅。若復觀望渡江。後先行勦滅。以絕賊人脅從。批甚好。此在相機得實。不可失人心。又不可被人賺。又奏據湖廣民鄧清安云。緬匪所用戰船。約長六七丈。每邊安槳二十。船頭尾安放礮位。旁列烏鎗。來往甚快。我兵欲破阿瓦。非十萬不可。查鄧清安不過見綠營兵。豈知我索倫等兵。一可當百。又批。雖然如此。亦不可輕彼。總以持重為全。為要。又奏據撫夷李經朝稱。隴正官住虎距關外。係相沿管理野人之官。既非緬人。亦非內地所設。加以獎賞。即實心出力。隴正官前曾告知布普喇差來賊。日云阿瓦若肯差大頭目來降。即當帶至內地。賊目覆稱布普喇曾說天朝若差官持文前來。就是意在講和。可以覘內地兵力。阿瓦若先差頭目。即是自形怯懦。斷不肯據此。則前此所稱緬匪不即差大頭目來。恐懼傷害各語。均係將就完事之人。附會其說。去歲緬匪遣兵丁

投文竟意在講和我

皇上置之不理不與回示仰見先幾獨斷得旨
何謂朕見及此此實

天佑大清國也去歲勤政殿所降旨衆所共知
也非公忠與朕同心之人誰肯為此說誰敢
為此說今將所製詩扇寄去見詩如見朕○
又奏夷人賀丙僧罕覺等能識緬字經軍機
處奏明行取阿里衮派員送京臣途次遇見
詢知賀丙係從前夏鳩頭人之子僧罕覺係

從前蠻幕頭人因思造船一事須在此兩路
辦理恐有需用伊等之處現派傅顯等前往
附近蠻幕地方查看情形即令賀丙僧罕覺
隨往至教習緬字之人容另行選派得旨習
字有何要留用甚是○又奏前被緬匪擄去
之遮木夷人賴君選及民人楊廷秀等五人
今俱脫回臣詳悉詢問據賴君選供稱本年
正月間緬匪與洞烏起釁構兵發兵八千打
仗使實有其事將來進剿時緬匪未免顧此

失彼亦可稍分賊勢又稱緬匪因阿瓦城內

百姓恐大兵進剿思欲躲避暗令擺夷假作
南掌國入貢以安衆心據此則阿瓦惶惑之
狀已可想見得旨看來緬匪今年當破此皆
彼之惡機而我之善機也○又奏永昌騰越
駐劄之滿洲官兵將及二載靴鞋衣帽多有
破敝秋間進兵須為整理請於進兵時頭等
侍衛護軍叅領等賞借銀四十兩二等侍衛
副護軍叅領等賞借銀三十兩三等侍衛藍

軍叅領等賞借銀二十兩

護軍

翎侍衛委護軍叅領等賞借銀二十兩護軍
校等賞借銀十兩前鋒護軍等賞借銀六兩
此項支借銀兩若於鹽菜項下扣留伊等生
計未免拮据請於伊等京中應得俸餉內侍
衛章京等分兩季扣繳護軍校及護軍等分
六個月扣繳從之○戊寅諭軍機大臣等昨
因派烏三泰督率落卓官兵將伊調補成都
副都統今據經畧傅恒奏請派往修造船隻
亦係進兵要務烏三泰著仍補正白旗滿洲

副都統其成都副都統員缺現有青州副都統鐵保入覲即著補授馳驛前赴軍營可傳諭傅恒俟鐵保到時詳悉曉諭即令前赴普洱督率成都兵丁協同阿思哈辦事又諭據傅恒奏稱詢問李經朝聞蠻蕃野人所屬翁古山樹木甚多且距大金江甚近山頂瘴氣亦輕請斫伐木板移至江岸交傅顯為三泰哈國興率領滿漢兵五百名擇高阜處所修造船隻如與賊匪相近尚需添兵派長青帶領前往等語傅恒此奏甚屬周詳造船事關緊要倘賊匪來侵傅顯等領兵五百恐不能剿除即派滿兵一二千迅往接應此事大有關係朕甚慮念昨傅恒奏猛密一路甚要朕即降旨令阿桂督兵前往再傳諭阿桂於領隊大臣內派一幹練者協理方妥進兵後運籌一切須處處留心賊匪之尾襲旁抄尤宜防範夏鳩猛密兩路地形賊勢更須消息時通方為萬全無患向來外夷皆言緬眾我

寡今派滿兵若干一可當緬匪之十況兵在勇不在多惟不可輕敵須持重耳傅恒到滇後諸事合宜大有起色看來今歲必仰賴天恩大功可以告成將此傳諭傅恒令其悉心熟籌相機妥理又諭據傅恒奏稱阿里衮瘡發甚劇日賴浸湯勉強支持一時恐不能痊愈即上緊調理秋間進兵亦斷不能平復等語阿里衮辦理軍務雖稍覺遲延然尚有滿洲氣局若因病即令來京當用兵之際伊不得身在行間必至氣忿莫遏病勢轉加伊於進兵時雖不能領隊前行如今在老官屯夏鳩等處防守接應必能勝任著傳諭傅恒轉諭阿里衮令其善為調理以期速痊進兵時遵朕旨行又諭曰傅恒奏到各摺已於摺內詳悉批示矣及閱賀丙供詞稱係夏鳩舊頭目賀洛之子伊父現在野人山居住已有數年未見等語賀洛既係夏鳩頭目必深悉該處情形且夷人情性於舊日頗人最為

依戀自當令賀丙至野人地面尋見其父前往夏鳩招諭該處夷人投順自是極好機會但其地有賊目益拉機帶兵千名防守當相機於可遣時再行遣去若賀洛即行願往不妨即令前去若夷人果有意投誠即可令其作為內應與我兵合力夾攻賊目自無能抗拒因此而收取夏鳩較為事半功倍夏鳩既得則後路聲援相續江西一帶便可長驅直進且控扼老官屯上游於舟師會勦亦殊得

濟將此傳諭傳恒妥酌辦理○調寧夏右翼副都統德雲為青州副都統正白旗蒙古副都統塔永阿為正黃旗漢軍副都統以陝西延綏鎮總兵華山為正白旗蒙古副都統旌表守正捐軀之山東鄆城縣民陳二玉妻宋氏已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昨延綏鎮總兵華山來京陛見伊係烏拉齊人不稱外任東三省人多精壯

能著軍功若留京錄用既得力而伊等亦有陞階若用為綠營官員伊等不識漢字豈能辦理營務是以將華山留京補授副都統并著從前含糊保薦華山及兵部揀選之大臣等明白回奏嗣後東三省人等俱不必補用綠營官永著為例並著兵部將現在各省綠營官內共有東三省人若干詳查具奏○兵部議覆寧夏將軍偉善奏稱寧夏駐防滿洲蒙古各佐領下兵多寡不一請籠統合計

滿洲十六佐領下各勻給馬兵一百三名蒙古八佐領下各勻給馬兵六十九名步甲養育兵等亦一體勻給再生齒日繁若不及時均齊則挑甲派差難得少壯所有另戶閑散餘丁滿洲十六佐領下各勻給五十二三名蒙古八佐領下各勻給四十八九名再蒙古原設協領二員事務不繁請裁一員均應如所請從之○以陝甘督標中軍副將書明阿為陝西延綏鎮總兵○庚辰吏部議覆廣西

按察使吳虎炳奏稱查廣西同知通判並無兼轄軍衛專管軍戶之實而關防內尚存軍字兼銜似宜酌刪并請查明各省同知通判內有兼銜清軍及軍捕軍鹽軍糧等字樣悉行刪除應如所請令各督撫查明另擬字樣冊送禮部改鑄頒發從之 諭免雲南運解乾隆三十一年分第三運第二起遭風沉失銅五萬八千八百觔有奇 辛巳諭覽傅恒查奏附近永昌騰越各土司內惟南甸潞江

芒市干崖所屬未遭緬匪蹂躪其猛卯蓋達遮放隴川等處前經竄入焚掠戶口凋敝督撫等竟未奏及此事自劉藻楊應琚等先後措置乖張節節貽誤賊匪遂恃其險遠竟敢抗我顏行國體所關實難中止然去歲所以暫停進兵者以緬酋或知悔罪乞降猶可貸之寬網乃遲待至一年之久逆酋仍然怙惡不遣一人揆之情理斷無可恕因命大學士傅恒前往經畧其事於今秋厚集中討以張

國威而靖荒服且朕從前所籌慮者沿邊土司與緬賊地壤相接萬一我兵既撤之後賊或騷擾土司恣其蠶食若因此而令大兵久駐則是以八旗勁旅遠防么膺緬匪成何體制然此不過先事逆料恐其或出於此耳今據傅恒所奏是猛卯等戶口久已被其毒螫則賊匪之不敢侵及騰越永昌邊界者特畏我滿洲兵在彼難以輕犯耳至阿里衮阿桂明德前後到滇於土司切近情形豈竟毫無

見聞何緘默不以奏聞使伊等去歲即令朕知亦可早為措置矣邊防軍務如此漫不經心阿里衮阿桂明德是何意見著即明白回奏無識之徒不知此中原委妄疑國家撫全盛之勢準夷回部既已次第削平何必乘此勝兵誅及炎徼茲將土司節次被擾不得不
用兵進剿之處宣諭中外知之 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恒奏查明永昌邊外土司如猛卯蓋達遮放隴川等處俱被緬匪蹂躪殘破不

堪向來該省未及奏辦等語前以辦理緬匪一事勢難中止者蓋因滿兵必無久駐之理而一經停徹恐賊匪乘間蠶食土司緣邊必致肆行滋擾此係朕先事逆料之見今如傅恒所奏則內地土司早已被其殘破若此辦理更何容刻緩而阿里衮等前此從未一言奏及實出意想之外現已明降諭旨宣示前後原委并令阿里衮阿桂明德三人明白回奏矣彼三人皆國家大臣於此要務皆漫不

經心朕實失望矣至傅恒摺內所稱普洱順寧所屬土司亦遭緬匪毒害請令巡撫喀寧阿行文詳查一節此則尚可從容計議喀寧阿到滇未久諸務未能熟諳亦非辦此事之材且現已調任河南即委令查辦恐亦不能詳細前已有旨令阿思哈補授雲貴總督往普洱一帶督辦或俟其到彼酌量就近查詢亦無不可若阿思哈彼時在普洱邊外帶兵正須助張聲勢及軍前別有應籌辦之處無

暇辦此則不妨將此事姑緩竟俟勘定緬匪事竣與搜擒召散等事次第查辦亦未為晚著傳諭傅恒若此時各土司地界有急需辦理不可坐視之機則傅恒即可同阿里衮等遙為籌度檄知該處統兵將領遵照妥辦將此諭令傅恒知之○又諭前經梁翥鴻回奏把總涂國璽自行抹脖一案所稱該把總妻子現住淮安並無看守之事此語似有證據又稱涂國璽素無瘋疾且知自愛何致遽欲

輕生其餘殊難憑信已傳諭梁翥鴻令其審究明確據實覆奏今據高晉奏到明善家人劉七與涂國璽勒索漕規復有家人劉四因分贓不均與之爭論以致涂國璽情急自刎等語是此事起釁緣由一經質訊無難水落石出其劉七一犯業據步軍統領衙門拏獲現令軍機大臣先行會同刑部訊問至跟隨明善進京之家人劉四更係案內應質要犯據高晉稱已咨沿途地方官將劉四截拏并

諭令楊廷璋富明安飭屬將劉四速行緝獲解赴江省即著高晉就近提集犯證徹底根訊明確一面具摺覆奏一面將案內應訊要犯派委妥員迅速解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擬所有傳諭梁翥鴻原旨一道并著鈔寄高晉閱看○經畧大學士公傳恒奏滇省軍需馬匹向餵稻草性熱病馬山場青草僅寸許勢難割取臣留心查訪知邊外野夷均用鐵掀連根鋤取洗淨鋤用如法試餵與馬

高宗實錄

卷八三四

甚宜因飭交騰越龍陵一帶遵照并移副將軍阿里衮阿桂等知之得旨諸事留心可嘉之外無可批諭○是月江南河道總督李宏奏前因驟雨後黃運水漾入東壩未便啟拆今湖水加長黃水漸消已飭道廳將東壩拆寬俾資暢洩惟外河黃水尚大應於仁義禮三壩暫築子堰攔禦湖水俾全由清口下注以收抵禦黃流之益又駱馬湖蓄水原以濟運今年邳宿運河有水無需湖水接濟而駱

馬湖水勢甚大隨將尾閘各壩先開一二處使湖水宣洩由六塘河歸海騰空湖面以資容納又天然閘迤西外灘漸塌上年於大隄後圍築越隄一道此次水長外灘塌至隄根隨飭搶做護隄埽壩抵禦日來已獲平穩報聞○閩浙總督崔應階奏遵旨挑選水師兵二千赴滇現分十二起陸續進發臣到漳州逐名點驗人俱精壯健銳軍械亦皆堅實已於四月十九日全數出境得旨嘉獎 山東巡撫富明安奏臣赴兗州等屬察勘河道俱經地方官挑淤疏濬一律深通隨由寧陽一帶至江南交界沿隄查勘亦俱堅固復由嶧縣北行查驗兗屬城工已將次告竣內土外磚尚俱堅實經過沿途麥收亦均豐稔得旨欣慰覽之 山東學政韋謙恒奏考試童生有犯場規者先責二十板再為扶出學臣向祇責治生員無杖童生之例臣為力絕弊端起見謹奏明辦理得旨覽童生豈反重於生

高宗實錄

卷八三四

員乎責懲固可但過則不可耳

實錄卷之八十三

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四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五月壬午朔日食○內

實錄卷之八十四

十二

閣翰林院帶領丙戌科散館修撰編修庶吉士引見得旨修撰張書勳編修姚頤劉躍雲業經授職其清書庶吉士劉種之秦潮查瑩莊承錢錢良棟俱授為編修鄧文泮授為檢討漢書庶吉士陸費墀陳昌圖管幹珍陳桂森胡珊鄒玉藻李殿圖王懿修張秉愚雷鼎霄福保陳濂俱授為編修余廷燦盧應王鍾健俱授為檢討施學濂沈世燁尹壯圖韓朝衡李廷欽王元莢呂元亮喻升階善聰俱以

部屬用宋仁溥林時蕃俱歸進士原班銓選

○癸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前聞各省學政發價買備食用等項州縣官間有仍將原價繳還之事因降旨各督撫令其查明覆奏朕明知各督撫不過以無其事奏聞而已而陝西省直至今日始據勒爾謹具奏此係上年初冬傳諭迄今已閱半載有餘陝西距京不遠何以覆奏獨

遲明係勒爾謹前此護理巡撫視非切已日久遷延而文綬既任巡撫又推諉不奏直俟勒爾謹仍護篆令其自奏塞責實堪鄙笑是文綬之器小巧避其過更甚於勒爾謹且此等小事皆不肯擔任安望其遇大事而能實心辦理乎文綬勒爾謹俱著交部議處○又諭前據巴祿等叅奏協領那廣託病未迎欽差請交部議處經朕降旨查問該員平日居官何如今巴祿查明具奏今巴祿等覆奏那

廣平日管轄兵丁甚為齊整則那廣可謂勝任偶因患病未能出迎欽差不過申飭而已何至即行叅劾此等小事巴祿等尚不能辦理其他緊要事件安望其辦理裕如耶甚屬糊塗不堪巴祿等著傳旨申飭○諭軍機大臣等阿思哈奏現在派往雲南之索倫等兵每起添兵三十名為數無多間二日行走甚屬舒徐若改為間一日一起更為迅速等語已於摺內批諭兵行赴滇每起酌添人數較前已為迅速若將日期改緊不但楚黔以下易致壅積即豫省車輛往迴馬力不無竭蹶著傳諭阿思哈仍遵前旨每起照酌量增撥之兵妥協豫備毋庸更為併日行走其另摺請派楊景素護送鄂倫春兵所辦亦好至兵丁等生長口外此時初行內地已有不服水土之人將來天氣漸炎恐長途易生疾病著傳諭阿思哈選醫生沿途隨往備用○甲申孝誠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軍機大臣等。據吳達善奏襄陽府盤獲赴滇出兵護軍校路得跟役李德一名。訊係伊主陣亡。被擄脫出。應送刑部。就近查辦一摺。閱李德供單內稱。脫回時。曾投管兵海侍衛。恒侍衛處。轉送保山縣。給與口糧印票。復經沙穆河驛官收回等語。李德前被緬匪擄往猛密。乘間回至內地。沿途官弁。斷無不知。況屢經管兵侍衛。輾轉收留交縣。豈有不行稟報之理。至此等跟役。本不應給與口糧。

保山縣何以遽行給票。直至沙穆河驛官始行收回。亦豈有竟不具稟。任意辦理。阿里衮其時雖往查邊。途中豈毫無聞見。而阿桂明德身在永昌。又豈全不查察。乃並不將該跟役詢問明確。據實奏聞。何漫不經心。若此之甚。試問伊等自到滇以來。於邊防軍務。既不能實心妥辦。似此自緬地脫回跟役。於事甚有關係。又復置之不問。伊等所辦何事。阿里衮阿桂明德俱著明白回奏。至李德所供前

後情節。是否確實。及該處官弁。曾否稟報緣由。著交傅恒詳悉查辦。遇便奏覆。吳達善原摺供單。並著鈔寄閱看。○又諭曰。雲南驛鹽道馮光熊。現在丁憂。吏部將伊所遺員缺。奏請簡補。但滇省前曾請派貴州等五省道府前往。辦理軍務。此等人員。未得雲南實缺。辦差既呼應不靈。而本缺久懸。在各省亦恐貽曠誤。所有雲南驛鹽道缺。著傅恒等於派往道員內揀選一員。奏聞調補。其所遺之缺。另

行請旨補放。或雲南本省知府內。有辦事勤幹出色。堪以陞補者。亦可奏明擢用。所遺府缺。即於鄰省辦差知府內。揀員調補。仍將其本任遺缺。奏請另簡。嗣後滇省道府缺出。均著照此辦理。將此傳諭知之。○乙酉上御勤政殿聽政。○諭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明福等。豫提關稅。彌補虧缺。請將明福革職。依例擬斬監候一案。關稅年徵年解。自屬一定之例。明福任意那後補前。其罪固由自

取但覈其弊混情節。總由一味糊塗。且那補仍歸官項。與蠹公肥橐者有間。明福著革職。從寬免其治罪。並將前後提補之數。免其通行合算。祇將三十二年分那補稅銀二萬四千餘兩。令該旗於明福名下追賠。至常在接管關務。僅五十餘日。因仍前轍。其罪較輕。已降旨將伊降補。用示懲儆。所有那補稅銀。亦著免其通算。其實在應賠銀五千餘兩。仍著照例追出入官。以昭平允。○諭軍機大臣等。

明善家人劉七等勒索漕規一案。明善已經到京。其隨帶各家人。現交軍機大臣等會同刑部查審。所有把總涂國璽。隨丁魏杰。書役吳賓。焦永安等。俱應送京質對定案。著傳諭高晉。即遴派妥員。將涂國璽并案內証佐人等。隔別管押。迅速解京質訊。○又諭。據永瑞等奏。安南夷目黃公纘等。向居南掌猛天寨地方。今被黎維禰攻打。力不能支。率眷屬民人四百餘名。懇求內附等語。黃公纘等原係

安南莫氏之後。適匿南掌境內。近因黎維禰往攻。窘迫求附。但安南恭順素著。黃公纘等既係該國之人。於理不應允納。然伊等現當窮蹙來歸。如竟拒而不納。又非中朝一視同仁之體。朕意此時。且派令曉事道府大員。前往撫諭。將來投人等。於邊內暫行安置。不必告以曾經奏聞。如伊等或有不安本分。滋生事端者。不妨徑行正法示警。至黃公纘等。或在安南獲罪。逃竄外出。黎維禰或係該國王差往拘拏。俱難懸定。現今軍機大臣擬寫文移一道。以明德之意。詢問安南國王。其中實在緣起若何。俟覆到時。再作區處。庶於事理允協。再南掌前有通信夾攻緬匪之請。其情本難憑信。今黃公纘久居該國猛天寨地方。其具稟請附。或即係南掌從中設法嘗試。亦未可定。著傳諭傳恒。一併留心體察。妥協辦理。或喚彼曉事之阮勵求。至永昌問以南掌緬匪情形。亦可悉知彼中梗概。並將移文稟。

及永瑞原摺供單鈔寄閱看。○又諭據傅恒等叅奏上年分餉馬騾疲乏不能適用請將該員等俱革職暫行留任仍飭令加意餵養一摺已批諭照所請行矣。軍行馬匹最關緊要乃該員等因循貽誤不肯實心承辦以致疲瘦不堪若此僅令革職留任已屬格外加恩。前曾降旨將去年支用草料銀兩著落阿里衮阿桂明德三人照數分賠而該員等奏派餵養皆有專責何得聽其安然事外著傳諭傅恒等將此項餉馬銀兩并著落各該叅員與阿里衮等一體按數攤派分賠以昭平允仍將分賠之數查明具奏。○以左副都御史實麟為倉場侍郎。○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文安縣民吳朋妻韓氏。○丙戌

上奉

皇太后幸萬方安和侍膳。○諭軍機大臣等現有續派京兵一千名隨後分撥啟行該督可一併留心照料妥協經理著將此傳諭吳達

善知之。○又諭據集福奏稱請將科布多庫項內動支銀二千兩借與該處商人每月一分起息所得息銀以為該處雜費之用勒限八年歸款等語科布多各項雜費無多且各省駐防滋生銀兩俱經停止今若借與科布多商人收息必致煩擾現在各回城均有徵收商稅之例烏里雅蘇台科布多等處為商販輻輳之區亦應徵稅著傳諭成衮扎布等將該處酌量徵收商稅以為雜費之用徵收

之時務宜嚴飭所屬不可借端侵漁仍將該處應如何徵收及可行與否之處妥議具奏。○吏部議覆前任江蘇巡撫彰寶奏稱查太倉州屬嘉定縣之南翔鎮商賈雲集烟戶重多向僅設巡檢一員須改駐佐貳以資彈壓又松江府屬上海青浦二縣與太倉州屬嘉定縣三邑交界之諸翟鎮係犬牙相錯之地各離縣治四五十里鞭長莫及最易藏奸須移駐專官以資巡緝查有嘉定縣縣丞駐劄

縣城係屬間曹。請移駐南翔鎮。其南翔鎮原設巡檢。改駐諸翟鎮。應如所請。從之。○丁亥。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供鍾上行走之宗室覺羅官員等。原因祭祀時。與侍衛一體執事。是以賞戴花翎。若奉差外出。即不應戴用。乃明善既派巡漕。現又有解任質訊之事。仍戴花翎。殊屬非是。著即拔去。嗣後供鍾上行走官員。凡遇出差。概不許戴用花翎。回京供職。仍准戴用。

再文職至三品京堂。武職至副都統以上。俱不必兼供鍾上行走。著為令。○又諭福建古田縣奸民糾夥不法一案。經署知縣張謙。知府宋豐綏。將各要犯迅速查拏。陸續就獲。已降旨令該撫送部引見。並令將在事出力各員。詳查分別具奏。今據鄂寧奏稱。城守千總曾世綸。亦能擒捕迅速。與宋豐綏等均屬實心奮勉。請一併送部引見。屏南縣知縣柯煥。業以聽斷昏庸。參革。但該令於此案。能連次

擒獲匪犯多人。尚屬勇往出力。據實奏明。請旨。都司宋世爵等四員。請量予議敘等語。曾世綸著一體送部引見。柯煥著加恩准其開復。宋世爵等俱著交部議敘。○又諭曰。吳達善等奏。監利縣知縣周世緒。於湖南巴陵縣王起華客船被劫一案。甫據事主具報。即將盜犯全行拏獲。審擬抵法等語。周世緒聞報。盜案能不分疆域。親將要犯全獲。頗屬能事。著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又諭曰。揆

義參奏。通山縣知縣溫伯魁。典史李鰲。疎縱盜犯越獄。請將溫伯魁革職。協緝李鰲革職。拏問一摺。溫伯魁於鄰省關拘盜夥三名。僅獲蔡及山一犯。並不上緊根緝餘盜。又以蔡及山所供名字。與原關之蔡奇山未符。不復究其是否捏飾。輒照常收禁待質。並未全加桎鎖。以致該犯乘間脫逃。殊屬疎玩。溫伯魁著革職。留於該省協緝。李鰲著革職。拏問。所有逸犯蔡及山。及未獲各犯。並著該撫嚴飭

上緊躡緝務獲其刑禁人等有無賄放情由一併嚴審究擬具奏○戊子諭提鎮屬專閫重寄平時訓練弁兵加意整頓遇地方偶有奸宄竊發督辦勦捕機宜尤當奮勇身先為戎行表率乃綠營漸染惡習一味恒怯偷安並不肯實心出力如前此李時升朱崙等臨陣畏蒞誑詞欺飾其罪為國法所不容因親臨鞠訊明正典刑宣示中外諒武職大員無不觸目警心共知炯戒不意近日復有總兵

王巍於臺灣賊匪黃教糾眾滋事一案九月初先已聞知蹤跡並不及早掩捕坐待月餘直至岡山豎旗僅節次分遣偏裨查拏塞責又觀望閱日始帶兵繼進離賊巢數里輒行駐劄施放空鎗自焚營帳逗遛不前以致么膺積匪日久蔓延毫無措置任賊燒掠汎防刦奪軍械始終並未接一仗殺一賊朕閱王巍前次奏摺已洞燭其欺飾情形因令解京面訊伊亦自知養癰玩寇更難狡辯交軍機

大臣會同刑部按律正法以肅軍紀自來綠旗微末員弁希心進取尚有勇往自効之人稍遷至遊守已覺改步及擢用提鎮則自謂志願已足專務敦體養安無事則以便給取巧臨事又以退諉自全甚至貽誤軍旅重務亦所不顧深堪痛恨曾不思伊等如果力圖感奮殲賊奏功固得邀酬庸渥典即不幸身櫻鋒鏑勤事捐軀國家自必賜卹褒旌澤及後裔若以一時倖生詭避不惜失律償贖既

負惡名更罹顯戮以彼絜此孰得孰失雖至愚必當猛省伊等亦具有人心何覆轍相尋迷而不悟一至於此嗣後務各洗心滌慮激發天良痛懲痼疾以冀承受朕恩如尚不知悛改前事之鑒具在毋謂朕三令五申之不豫也將此明切申諭提鎮等知之○又諭戶部議粵海關贏餘短少請交該撫確查覆奏一摺固屬循例駁查但關稅比較贏餘惟期覈實粵海關此次贏餘銀數雖較三十一年

短少而覈之三十年。則尚多銀四萬餘兩。並據該督聲明。是年風信稍遲。洋船少到。自屬實在情形。與其如閩海關之提後補前。致徵收年款不清。又何若據實奏報。之不致欺飾乎。且使各關贏餘之數。竟至節年遞短。及聲說情節支離。自當切實覈查。以杜侵隱之弊。今粵海關洋船遲到之故。既有可憑。又較再上一屆。有盈無絀。即令按例行查。不過照常奏覆。仍屬具文無益。所有此案短少銀兩。著准其覈銷毋庸再行駁查。○已丑諭江寧兵數無多。原設副都統二員內。裁汰一員。圖桑阿著來京。另候補用。○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傅恒奏稱。不必由普洱一路進兵等語。雲南軍營滿洲索倫兵弁雲集。昨又派京兵一千。兵力充足。應或由普洱。或由落卓。多進一路。以分賊勢。是以降旨令阿思哈帶兵。於此兩路內酌定一路前進。傅恒即派滿洲索倫兵二三千名。阿思哈到軍營時。令伊帶領前進。

仍派幹練領隊大臣一員協助。令精銳官兵在前哨探。如不可進。阿思哈等斷不可輕進。整兵屯劄。但作欲攻之勢。以為聲援。若賊因我兵由猛密夏鳩兩路夾攻。賊衆盡於此處抗拒。落卓一路無賊防守。阿思哈等即乘其不備。長驅深入。直搗賊巢。如畧有阻滯。仍不可輕敵。將此傳諭阿思哈。於進兵時務須持重相機辦理。萬勿貪功輕進。朕意不過欲伊等作為疑兵。以分賊勢。非責其直抵阿瓦。以成功也。或由普洱。或由落卓進攻之處。著傅恒定議速奏。此次勦辦緬匪。賴我兵力。無藉外夷南掌助順與否。無關緊要。但恐伊等與賊通謀。從後抄襲。亦不可不豫為防範。著傅恒相度機宜。指示阿思哈遵行。○又諭據富明安奏。審擬韓濟臣控告張明川等占匿地畝一摺。初以為就案查辦。情節不過如此。已批交部覈議矣。及細思之。則張懷智張明川宋之欽等。先後皆曾充縣書。其中不無可疑。

此項地畝。既係書役產業居多。難保無串通占踞情事。若輩善於舞弊。自報墾以至丈量。前後騰挪影射。皆勢所必至。承審各員。為所勝蔽。輒欲將就完案。富明安亦未見及此。不復深求。恐不足以服衆心。而成信讞。著傳諭富明安。再行詳悉查覈。務得實情。並於巡查地方之便。親行履勘。蠹胥自不能肆其奸欺。庶幾水落石出。可昭平允。仍將覆查另辦之處。據實奏聞。○又諭前因吏部將雲南驛鹽

道馮光熊丁憂。員缺奏請簡放。曾經降旨。傳恒等於貴州等五省。派往道員。及滇省出色知府內揀選一員。奏聞調補。但思滇省此時正辦軍務。恐現任各員。均有經手要件。難遽離任。著再傳諭傳恒等。如馮光熊並未承辦軍需。應即令其回籍終制。若該員現有經管事務。自未便另易生手。且其母喪事。已有伊子弟經理。該員即星夜遄歸。亦已無及。不妨即照永昌府賀長庚之例。令其仍留原任。此

正所謂墨經從戎。並非奪情可比也。將此并諭明德知之。○庚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董邦達以年逾七秩。衰病乞休。自合引年之義。但伊挈家久住京師。既不能遽回本籍。且禮部事務。本不甚繁。董邦達著加恩准其給假數月。俾得安心調攝。不必解任。○辛卯。諭昨派閱朝考卷之大臣。以擬取各卷。進呈朕閱。前列數卷。并拆看彌封。則

擬列第一之嚴本卷。論冒云。人心本渾然也。而要必嚴辨於動靜之殊。兩句內姓名顯然。並見復閱擬第二之王世維卷。則云。維皇降衷。而擬第三卷之鮑之鍾。則用苞含上下句。苞為鮑字之半。擬第五卷之程沅。則云。成之者性也。成與程音相同。實堪詫異。雖此各卷文義原屬可取。而其字跡可疑。且不止一卷。豈得盡謂偶然適合。似此隱藏字樣。非關節而何。若謂此非關節。亦不解復有何等字樣。

為關節者。或云朝考止論去取。不問前後。此在小省人少者則然。若江浙中式進士較多。設朝考即入選。而名次在後。恐已難邀館選。是前列實為勢所必爭。即不能保無播弄筆墨。希圖巧作夤緣之計。朕從不肯逆詐億不信。而亦斷不能漠然無先覺。為此等伎倆所蒙。諸臣皆朕所信任派出。不值因此遽興大獄。今為一一舉出。應有內愧於心者耳。此事姑從寬免究。但如此擬取。不足以昭公道。而

服人心。因令軍機大臣會同原看官。將各卷通行覆閱。據奏請將原擬之前四卷。抑置取卷之末。並將所取各卷酌改前後次序。另簽進呈。均如所擬更定。至原擬第三十一名之卷。詔既不切。詩復不工。亦如所請斥去。不取以示平允。原派閱卷之大臣。將此不應入選之卷。濫取充數。咎無可辭。著交部議處。並將此明白宣示。俾嗣後衡文諸臣。及應試士子。各自猛省。倍加警惕。○諭軍機大臣等。前以

來歲庚寅。為朕六十壽辰。辛卯復逢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在籍大臣中。錢陳羣精力尚健。不妨聽其來京。惟沈德潛年屆期頤。不宜長途跋涉。因降旨。令其不必來京。並令錢陳羣就近宣示。朕優待高年之意。為之慰留。今據沈德潛奏覆。已遵旨於江鄉慶祝。朕心深為嘉悅。而錢陳羣因接奉前旨。奏稱精神增健。具見懽欣踴躍之忱。第其年雖少。德潛而八秩已逾。亦應優加體恤。若明年到京。即留住都門。候與

慶典。時日既長。恐妨頤養。倘回籍復來。則道途行李。僕僕頻年。並非朕曲體老臣至意。錢陳羣竟俟後年來京。恭祝

皇太后慈寧萬壽。明秋朕壽辰時。即仿沈德潛例。在本籍望闕叩祝。俾江浙兩省耆舊。隨同二老。扶杖嵩呼。實為國家祥瑞。恐錢陳羣思踐前言。仍欲入都。即著沈德潛就便前赴嘉興。宣示恩旨。力為勸阻其行。至沈德潛以百

齡上壽。福叶昇平。即後年

皇太后萬壽。亦一遵前諭。不必遠道來京躬祝。以副朕懷。將此詳悉諭令知之。○授一甲一名進士陳初哲為翰林院修撰。一甲二名徐天柱。一甲三名陳嗣龍。為翰林院編修。○壬辰吏部等部議覆兩廣總督李侍堯奏稱。廣州府屬香山縣之淇澳村。四面環海。奸匪出沒。宜設專員。以資巡緝。查有惠州府屬歸善縣之欣樂司巡檢。所轄並有衝要。儘可歸併

縣丞兼轄。請移駐淇澳。作為調缺。庶於海疆有裨。并請鑄給香山縣淇澳司巡檢印。以昭信守。應如所請。從之。○癸巳。諭據經畧大學士公傅恒奏。遣回鄰省辦差人員一摺。所奏甚是。所有道員法明。知府賡音。知縣張昌。著照所請。仍留滇省辦差。其餘各員。俱令即回本任。○又諭。據經畧大學士公傅恒奏。永順鎮總兵常保住。辦理綠營事務。不甚相宜。該員曾經出兵。若用為滿洲領隊。尚可得力。永

北鎮總兵達興阿。留於軍營無益。請送部引見。以旗員降補。并請以署理楚姚鎮孫爾桂調補永順鎮。于文煥署理楚姚鎮。馬彪署理永北鎮等語。常保住著賞給副都統銜。留於軍營領隊。所遺永順鎮總兵員缺。著孫爾桂調補。其楚姚鎮總兵員缺。著于文煥署理。達興阿著來京候旨。所有永北鎮總兵員缺。著馬彪署理。○又諭。據永德參奏。西安縣知縣胡師亮。違例擅將存貯積穀。及還漕米石。那

動墊給兵糧。並未詳明有案。其買補倉穀。即有民欠。亦未據實詳報。乃於上年歲底。出具全完倉收。其中恐別有侵欺情弊。請將該員革職審擬。並該管知府張士範解任。該道張聚琛察議等語。胡師亮著革職。與案內經手人等一併交該撫嚴行審訊。定擬。張士範與該縣同城。漫無覺察。著解任。交部嚴加議處。其有無知情扶同徇隱之處。並交與該撫確訊具奏。該道張聚琛並著交部察議。○諭軍

機大臣等據阿里衮。阿桂奏稱。前永瑞。五福等。疎縱召散伊等。並未咨催自甘認罪。已將伊等交部議處矣。但阿里衮。阿桂貽誤之事。不止於此。此尚其小者耳。朕命伊二人前往雲南。專為勦滅緬匪。以靖地方。伊等自應相度地形賊勢。將應辦理之處。酌定具奏。乃阿里衮一切因循。阿桂復隨同附和。以致諸事均未辦有端緒。其意不過住守一二年。緬匪不來。即為地方無事。遂可還京。前猛卯等處土司所屬地方。有被緬匪搶掠之處。傳恒甫至軍營。均經查出具奏。而阿里衮等現在軍營。於此等事。豈竟不知伊等之意。賊匪不過擾犯極邊之土司。現有滿兵屯割。斷不敢侵犯內地。然則即永駐邊疆乎。抑尚撤回乎。我兵撤後。賊復內侵。又將何以處之。阿里衮。阿桂在京時。與傳恒同在軍機。今雖在軍營。何事不提。撕訓誨。寄信曉諭。此次辦理諸事。不受屢經降旨。想傳恒至軍營。必傳諭伊等。斷

無隱匿不告之理。阿里衮等聞知。亦當猛省。追悔前非。即應將如何同心協力。奮勉辦公之處。陳奏。方合大臣之體。乃二人置若罔聞。不發一言。惟聽傳恒調度。實為怪事。阿里衮。阿桂喪心。何至於此。直是無用之物。亦無容多諭。緬匪之事。究竟應辦與否。伊等能辦與否。著明白回奏。并傳諭經畧傳恒知之。○又諭。據傳恒奏。遣回鄰省辦差人員一摺。所奏甚是。已於摺內批示。並明降諭旨。如所請行矣。隣省道府等官。調赴滇省辦差。原係阿里衮。鄂寧所奏。其事本不甚妥協。昨曾計及此等人員。在滇一時。既不能盡得現缺。遇有委辦事件。必致呼應不靈。而各員本任職守。轉不免久曠。於公事殊屬無益。已傳諭傳恒。令其酌量辦理。今傳恒尚未接到前旨。即有此奏。與朕所見不約而同。非公忠大臣。實心體國。安能存在在留心。籌畫恰當如此。覽奏。實深嘉慰。將此傳諭傳恒知之。○又諭。曰。阿爾泰

題叅玩視解犯怠忽不職之知縣徐祐彥一本已降旨照部議將該員革職其本內所稱丁萬鍾四鈕兒頂替代解經永寧縣知縣范楠查驗鎖鑰並未灌鉛年歲等均屬不符當即究出情弊獲犯詳稟一節看來該縣尚能遇事留心與尋常俗吏隨接隨遞依樣葫蘆者不同於地方事務實有裨益若遽令送部引見未免過優該督應將該員即予記功將來遇有應陞之處酌量題補以示鼓勵○經

畧大學士么傳恒奏滇省春雨應時豐收可望滿漢官兵咸知奮勉餽養馬匹亦有起色礮位船隻現擇寬廠地方鑄造臣驗之天時之順應人情之感奮將來進剿緬匪斷無不平定之理得旨覽奏欣慰又批此時亦不可為滿足之言但盡人事以聽

天佑可耳○又奏接到軍機詢問解京之緬兵桑甕供內稱從戛鳩到阿瓦兩岸俱有汭河不能沿江由旱路直達臣等留心體訪如所

言果實進剿時如遇渡河淺則浮渡深則搭橋并撥官兵到處偵探以防伏賊現距進兵尚有數月進剿道路當再確探奏聞得旨自應如是留心者○熱河副都統呼什圖以病解任調京口副都統三全為熱河副都統江寧裁缺副都統圖桑阿為京口副都統○甲午遣官祭

關帝廟○諭軍機大臣等據李宏奏洪澤湖水勢日有增長已將清口東壩陸續開拆至

四十七丈宣洩甚暢其山盱仁義二壩現矮水面七寸智禮信三壩現矮水面二寸因壩上俱有封土未經過水等語清水勢旺其力足以敵黃且有清口壩可次第展拓節宣原不虞其加長惟在隨時相度機宜妥協經理自於河務有益至五壩原以障禦洪湖之水不令溢出所關於下河者甚大但現在水勢較壩頂轉高恃有封土遮攔若水再加長以土障水恐不足當風浪朕意與其年年加土

不如將壩頂石工酌量加增。今其高出湖面。似亦一勞永逸之計。著傳諭高晉會同李宏。悉心籌度。如果可行。亦不必亟於鳩工。俟將來或有以工代賑之時。酌量辦理。於事自屬兩便。若封土之制。或以防洪澤異漲。即大展清口。仍恐不及宣洩。留此備臨時暫啟。以殺壅盛之勢。五壩石工。不便復再加高。又當詳查歷年水勢。策及萬全。該督等務即熟籌妥酌。將該處實在情形。詳晰具奏。尋奏壩頂封

土之制。原備洪澤異漲時。暫啟以殺其勢。似未便將土石加高。其臨湖一面。擬添柴柳防風。以當風浪。得旨。如所議行。原非急事。爾等司河之人。自應所見如此。○蠲緩奉天承德。遼陽。海城。廣寧等四州縣。乾隆三十三年。水災額賦有差。○乙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永瑞等奏。安南國莫氏裔孫黃公纘。率屬投誠。一

摺。曾降旨。將該夷民暫為安插。並令軍機大臣擬寫明德移會安南國王文。彙一件。令行文該國王。查明情節。咨覆。並傳諭傳恒。留心體察。妥協辦理。今據傳恒等奏到。現已行文永瑞。將黃公纘。送赴騰越詢問。并擇地安插居住等語。所奏甚為允協。已於摺內批示。即此可見。傳恒之隨事實心經理。若阿里袞。阿桂。必置之不問矣。至黃公纘等窮蹙來歸。自應加以撫納。即不令該國王與聞。亦無不可。

但思黃公纘等。究係安南屬人。而該國王恪守藩服。向稱恭順。今將此情節。明悉傳諭。更足昭中朝正大之體。於事理尤為周至。所有前次擬寫文移。自應即行就近發往。諒該國王不敢稍有異說。設或不知分量。向內地索取投誠之人。則竟當駁飭云。爾國不能和輯。屬人聽其久居外境。致令窮迫無依。今既歸誠內附。豈得轉因詢問。妄思索回。殊乖承事天朝之禮。且爾國本係藩臣。爾之屬人。即與

內地編氓無異。豈爾之所得專主如此。直斥其非。該國王自益當畏服。於安插夷人一事。更為妥協。將此傳諭。傳恒等知之。○經畧大學士公傳恒等奏。滇省解馬。奏准照川省解甘之例。三馬一夫。每六十里為一站。回空百里為一站。俱給銀四分五釐。今歲大舉。各省解辦馬騾六萬餘匹頭。須牽夫二萬餘人。斷難雇募。短夫遞送。現今分餽馬匹之各州縣。雇募長夫解送。騰越道遠。買食維艱。雇值未免不敷。應每夫按站加足銀一錢二分。回空不復支給。覈算每站空重。各得銀六分。足敷食用。得旨。如所議行。○又會奏。臣等辦公之暇。逐日將所獲緬兵莽禿等。設法誘問。據供從前緬子攔入內地。遞放隴川。猛卯。及戶腊撒等處。全家被擄者甚多。緬子擇其有家口者。質留妻子。令其潛至內地探聽。大兵進發時。伊等從山菁小路。暗通消息。借私販沙鹽醃魚。為潛蹤探信之地。查目下各隘口。雖稽

察綦嚴。而林菁小路。實難處處禁絕。現密遣熟習擺夷言語兵弁。改裝訪拏。既可絕其偵探。轉可得彼情狀。實於軍行有益。得旨。如此留心。更有何可諭。○丙申。諭軍機大臣等。據吳必達奏。到續獲餘匪。及徹兵情形一摺。吳必達前於勦捕黃教一案。不能上緊督辦。節次因循貽誤。已將伊降補臺灣總兵。以示懲儆。今逆首雖已伏誅。而其餘黨未就弋獲者。尤當悉心搜擒。務令淨盡。毋使少有漏網。至臺地民情素悍。此外或尚有奸民。藉名遺孽。潛行不法。亦未可定。吳必達係駐臺總鎮大員。綏靜海疆。乃其專責。若因匪案已經辦竣。一切稍有弛懈。或至復生事端。則取戾滋重。王巍之前車。具在。著傳諭該鎮。務以前事為戒。時刻留心查察。實力振作。勉贖前愆。倘仍漫不經心。再有玩誤。不能復邀寬貸矣。○又諭。前以各省修理城垣。特發帑銀五百萬兩。交各督撫等覈實查辦。以期工歸實用。帑不

虛糜迄今已閱數年之久。雖該督撫等將分
年修理。派委大員確估覈收情形奏及。而各
該省現在已辦未辦總數及帑項支存若何。
從未見彙覈詳分據實入告。近日富明安有
請將濱州原估磚城改辦土城以節糜費之
奏。已交該部定議。可見各省興修城工原有
隨時酌量增減。不能拘泥原估者。若不將節
年所辦覈計臚分。使工帑各歸實際。恐在工
各員日久不無弊混。著傳諭各督撫等將該
省原估城工幾處已修未修若干。有無改估
及原撥庫項動用若干。曾否報部。及存留未
用者若干。現貯何處。並作何稽查察覈。及經
理督辦各情形。逐一查明。詳晰開具清單。即
行覆奏。其有不由撥帑動用該省公項者。亦
著一體奏聞。○是日起

上以夏至祭

地於

方澤。齋戒三日。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五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五月丁酉內閣翰林院

帶領新進士引見得旨新科進士一甲三名

陳初哲徐天柱陳嗣龍已經授職楊壽楠蕭

際韶金蓉徐烺劉錫嘏吳壽昌姚步瀛劉渭

陳觀光秦泉鄭際唐雷翰朱紱蘭吳典何德

峻夢吉郭寅張運暹程元基蕭廣運羅國俊

溫常綬王仲愚左周莫異蘭李學錦俱著改

為庶吉士任大椿魯用恩鮑錕劉斌成金魏

晉賢莊寅清王祿朋陳庭學劉之宸施一桂

丁雲錦汪知松汪有仁尹文麒張隆基盧鎮

苑劉紹錦周道隆吳徵士衛錦張翹廖占鰲

魯蘭枝徐學至陳朗戚蓼生麥佑奇豐額張

有年陳本忠夏璇源盛嘉祐戴文聲伊恒瓚

程宗濂嵩慶盧畊心王應遇顧長紱劉詔陞

特克慎張宏猷聞韻武調元俞之炎吳惇孫

家賢俱著分部學習王用儀著以知縣即用

餘著歸班銓選○戊戌吏部帶領分部學習

之新進士引見得旨此次分部學習之額外

主事張隆基張翹戚蓼生張有年陳本忠盛

嘉祐顧長紱劉詔陞特克慎著派戶部學習

魯用恩鮑錕陳庭學劉斌汪有仁尹文麒吳

徵士廖占鰲徐學至陳朗麥祐奇豐額伊恒

瓚吳惇著派刑部學習餘著分派吏禮兵工

四部學習○又帶領會試取中以內閣中書

學正學錄用之舉人等引見得旨任基振姚

梁許祖京金敬身史夢琦孫梅王璵潘奕雋

陸瑗黃瀛元施光輅楊世綸沈啟震陳墉朱

忻蔣謝庭邵自昌王彝憲張時風高中王友

亮葉蘭孫永清翟均廉王鐘泰黃軒孫希旦。金光悌嚴福邱庭澍潘庭筠石鴻翥田尹衡。劉天寵龔提身譚廷棟張塤甄松年范鰲王學海俱著以內閣中書用。黃昌提吳逢聖蔡鎮朱攸卜維吉邱文愷徐立綱李巖俱著以學正學錄用。諭軍機大臣等董天弼奏查辦郭羅克賊番刦掠傷人一案未免意存姑息於事理尤不明晰如那旺老藏在西寧供有阿玉楚扣之名自應切實根究現在案內獲犯已有二十八名若將各犯隔別研訊詰以阿玉楚扣之蹤跡則其有無虛實何難立辨其中如有數人指供逸犯下落即可據供向土目索取彼亦自不敢復事支吾若其名本屬烏有衆供僉同原可置之不問乃該提督惟知向該土目根詢因其堅供無有竟爾束手無策似此一味糊塗豈不轉為土目所笑至此等邊外番匪敢於肆行滋事皆由地方文武平日優柔玩忽漸至養癰及其事發

之後又不嚴行追緝盡法創懲任其將所搶贓物匿不全交而未獲要犯又信其詭詞掩飾遂欲顛預了事何以使此輩黠悍野番畏懼斂跡況邊人素性不常惟視臨邊大吏之控馭得宜果能執法嚴明使之凜不敢犯自皆望風惕息若事事曲為寬假彼將效尤無忌漸至滋生事端此乃一定不易之理緬匪一案實由歷任雲南督撫姑息釀成其明驗也董天弼久任蜀中昨因其熟悉事情總兵未久即特擢為提督交辦郭羅克之事今辦理不過如此誰則不能所謂熟悉者安在豈伊甫經陞用便自以為志足意滿不知奮勉報効輒希圖苟且息事殊負朕委任之意董天弼著傳旨嚴行申飭至阿爾泰於此事亦不免將就完案之見該督素稱樸誠何亦遷就若此此案即遵旨照指示之處嚴切確訊務得實情速行妥擬具奏並著傳諭知之尋阿爾泰奏遵旨將各犯隔別嚴審始終供稱

並無阿玉楚扣之名。其未獲逸犯及未繳贓物。現飭原派督催土目追獻賊贓之員。上緊嚴拏追繳。如賊犯將贓物花消。即著落土目罰賠得旨。知道了。看來董天弼已為提督心滿意足。自然不似先努力矣。此摺與他看。令其回奏。○又諭本日據董天弼奏查辦郭羅克賊番一案。於原搶贓物。任其匿不全交。而於未獲之要犯阿玉楚扣。僅向該土目詢索。聽其捏稱無有。遂欲完案。並不知向現獲各

犯隔別研求。根尋虛實。未免姑息了事。已傳旨嚴行申飭矣。此等邊外夷人。素性悍黠。惟在臨邊文武。控馭得宜。平日固應實力綏輯。使之懷德畏威。謹遵約束。設有不逞之徒。稍滋事衅。則必須實力嚴辦。盡法創懲。俾皆凜不敢犯。庶足以儆兇頑而安邊徼。若遇事苟且消弭之見。勢必無所顧忌。漸至養癰。即如緬匪一事。皆由厯任雲南督撫。惟事因循。不知隨時嚴辦。以致釀成事端。大煩兵力。而

近日臺灣之黃教亦因地方文武前此輕縱。俾得潛蹤山谷。煽惑愚民。恣行劫掠。官兵搜剿半載始得就誅。二者非縱惡養奸之明驗耶。著傳諭沿邊及苗疆各督撫。嗣後務須加意振作。勿稍優容。間有此等案情。尤須執法痛懲。不得畧存化大為小。化有為無之見。以期綏靖邊隅。方不負封疆重寄也。倘事發之初。視為無關輕重。希圖將就完結。不顧後來貽患。所謂萌蘖不折。將尋斧柯。朕惟於該督

撫是問。決不少為寬貸也。將此傳諭知之。○
己亥夏至祭

地於

方澤

上親詣行禮。○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據經畧大學士傅

恒等奏。守備曾大猷在軍營辦事。頗屬奮勉。

但伊母年老。不便題補。雲南額缺。請即以福

建守備缺。出生補等語。應如所請。著交崔應

階遇有該省守備員缺即將曾大猷題補所有應得廉俸照例給伊家支領以資養贍俟軍務告竣再行回任○諭軍機大臣等經畧傅恒奏稱雲南提督本進忠或留騰越或遣往普洱請旨遵行等語五福等在普洱辦理諸事不妥擒拏召散又復遲延是以將伊革職員缺以本進忠補授落卓一路進兵不過藉分賊勢無關緊要已降旨於阿思哈伊勒圖二人內遣派一人由此路進兵不必拘泥必令本進忠前往且騰越大營需人甚多著將本進忠留於騰越差委五福承辦事件著傅恒等另揀一員派往○山西大同鎮總兵九格老病休致以山西殺虎協副將阿明阿為大同鎮總兵○庚子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等奏上次征緬兵每人給糧六斗牛一隻作為三月口糧自行裹帶牛行既遲且一牛斃而六斗之糧亦歸烏有此次改用馱騾自為便捷而裹帶之法尤當酌變所有馱騾派武

職大員專司於滿漢兵役內酌撥牽送以免另派防護其糧則數日一支如遇缺少則以一二日之糧搏為二三日支領兵丁裹帶既屬輕便全分軍糧又可視其盈縮而搏節之實為有益至大兵所至尤貴因糧於敵前次進兵亦有得糧者售賣之外輒行拋棄亦由無官經理所致今既派員司糧有獲糧者俱令交官量加賞拔再馬匹尤應節省滿洲索倫等兵每名戰馬二匹自不可少其大臣官員祇令足數乘騎不必定照分例撥給所餘馬匹亦派專員經營以備通融接濟得旨此方是行兵之道嘉悅覽之○辛丑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等奏自永昌至騰越五站現設臺馬不敷請照永昌臺馬數目每站添足八十匹又騰越之黃栗樹至蓋達四站係銅壁萬奴兩關總匯為大兵進勦要路傅顯等現在關外造船所設臺馬亦不敷用請每站添足四十匹又萬奴銅壁二關及關內之翁冷一

站均未設馬請各添設二十匹入芒市至宛頂五站係進勦猛密之路原設臺馬不敷請每站添足十五匹得旨如所議行○壬寅諭據方世雋奏究明傳鈔謠詞案犯串供情節請將有心隱諱之清泉縣知縣程夢湘革職及不能審出實情之長沙府知府陳焱寶慶府同知江恂解任分別究審並自請議處程夢湘著革職陳焱江恂俱著解任交該撫與案內有名人犯即行研審定擬具奏此案前

經方世雋查審具奏一任屬員諱飾含糊僅據該犯李堅仁捏供得自己故李文有遂不追求蹤線及傳諭嚴飭今始將前後傳授各犯究明奏覆其為草率朦混咎無可辭方世雋著交部嚴加議處以通政使志信為左副都御史 癸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諭刑部奏稱審訊健銳營副前鋒叅領永福等因前鋒富山兩次操演未到板

責致斃請將叅領永福佛明委叅領扎什擬杖一百交兵部照例議處等語富山身係前鋒膽敢在京躲避兩次操演不到及差人喚至尚不輸服該叅領永福等按例責處越旬殞命如將永福等治罪恐所屬兵丁易生傲慢日後難以管束永福等若因私事將所屬之人責打致斃自應擬抵既屬因公毋庸置議所有永福佛明扎什及該管大臣等俱著免其議處埋葬銀兩一併免追 諭軍機大

臣等前據旌額理額敏和卓奏稱巴達克山之素勒坦沙遣使來云請赴京入覲并稱愛烏罕之愛哈瑪特沙於來年協助布拉呢敦之子起兵伊力不能支特請助兵一萬伊等業將素勒坦沙妄為之處痛加駁斥等語奏到時朕曾降旨以素勒坦沙欲請來京不過空談不必阻止伊欲入覲甚善可豐其館穀遣赴京師至請兵一事從前素勒坦沙若將布拉呢敦之子執獻何至復來愛烏罕滋事

自貽伊戚天朝豈有助兵之理即允其請發兵一萬行李資糧又豈素勒坦沙所能供給宜以此等語愷切曉諭遣回旌額理額敏和卓等宜留心妥為辦理并令隨時覆奏嗣於二月內據旌額理等奏稱上年十月後詢問拜勒地方之布魯特及沙爾呼勒居住之伯克回子等俱云巴達克山地方寧謐迄今又隔三月有無別耗未據奏聞著傳諭旌額理等此時素勒坦沙或晏然安居或與愛烏罕

構兵情形如何查明具奏再旌額理等前摺內又稱由葉爾羌揀派明白妥幹商人不露形跡潛由巴達克山取路前往琿都斯地方貿易務期將薩木薩克乘機誘執前來等語今亦三月有餘此時薩木薩克信息何如派往之人曾否回來亦未奏及安泰亦並未具奏著傳諭安泰旌額理額敏和卓等速行奏聞 甲辰

孝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 諭前經降旨令兵部將倬深之滿洲副將叅將隔二三年提奏一次今據該部將各省倬深之員開列名單具奏此內歷倬在五年以上之滿洲蒙古副將著該部行文調取來京引見所有叅將各員著俟歷倬七年再行調取引見著為令其貴州都勻副將鐵保俟軍務告竣再行調取 吏部議准陝西巡撫文綬議覆陝西布政使勒爾謹奏稱邠州屬長武一縣應改衝繁難要缺查長武縣與

甘省地界犬牙相錯自新疆開闢以來商賈絡繹最易藏奸詞訟滋繁民風漸悍洵非精明強幹之員難資整頓應如所請改為要缺在外遴員調補從之 旌表守正被戕之湖北宜城縣民張士舉妻李氏守正捐軀之河南安陽縣民陳希亮妻華氏 乙巳 上御勤政殿聽政 諭軍機大臣等據工部議東撫富明安奏濱州城垣請仍改築土城並各處城垣估需銀兩不敷未免籠統聲敘

請令該撫據實具奏二摺所議俱是已依議行矣。昨因各省修理城垣已閱數年之久並未據將已辦未辦工程及實用實貯銀數彙覈奏聞。曾傳諭各督撫將該省節年辦理實在情形逐一查明覆奏。今富明安所奏二摺雖在未經奉到詢問諭旨以前。但該撫既請將濱州仍改土城。自屬因地覈實。則其餘已估之工自應一體確勘覈辦。即未估各處並當詳晰通盤籌畫。據實臚陳。乃僅云未估之三十處非存剩銀二十六萬所能辦理。籠統聲敘未免有豫存希冀續增地步。故爾隱躍其詞。豈覈實辦公之道。巡撫如此。則所屬各官孰不以城工為利途乎。著傳諭富明安將兩摺內情節除遵照部駁確切查覆外。並著將該處現辦城工已竣未竣及尚未興工者幾處實需銀若干。並現貯未動銀若干。及未估各城實需若干逐一確查分悉據實覆奏。毋得稍有含混。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據永

德奏浙省查獲小錢案犯內有陳茂榮等係廣東潮陽縣人。現住縣城南門外海邊嶺口。於上年十二月內裝載小錢從粵省航海帶至乍浦等語。此等奸徒存積小錢運浙消售至數百千之多。其中必有夥局私鑄及銷燬官錢鎔化改造情事。非尋常轉販攬用者可比。即應密緝嚴拏。務期要犯盡獲。不得稍有漏網。現據永德奏已咨粵省查辦。著傳諭李侍堯鐘音即按各該犯住址速行緝拏到案研訊確供。毋任支延狡卸。有應知會浙省者一面速行知會查辦。有應解犯質訊者即遵委委員小心管解。毋令免脫。自戕至陳茂榮販運小錢多至如許。其中必有私鑄窩匿之人在粵省。豈竟無行使犯案何以從未見該督撫奏及。或案情發覺該督撫曲為消弭。或潛匿作奸地方官漫無稽察。皆非實力辦公之道。著李侍堯等即行詳切查明據實覆奏。丁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戊申吏部議准江寧布政使梁國治奏稱外省題奏案件題稿發房存案奏稿係內署密辦向不移交後任似非敬事奉公之道請嗣後新舊交代時即奏稿不便宣洩亦當慎密封交以備查覈從之 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等奏緬匪醜類本屬無多惟恃寵夷養子波竜等為之羽翼若不豫為宣示恐夷衆終為緬匪所愚臣等商酌告示一道擬

於進兵前徧行曉諭使知大兵進討罪在緬酋則擺夷等當有明於利害者似亦解散黨羽之一法得旨好又批但亦不可太早使彼有備也 己酉諭曰觀保現派隨往木蘭所有禮部尚書事務著素爾訥暫行署理 又諭旗丁餘米節年以來准在通州變賣以資日用現在各省糧艘陸續抵通如旗丁於兌足正供之後尚有多餘米石情願出售仍著加恩准其於通州糶賣在旗丁等既屬便宜

而地方糧石益加充裕於民食更有裨益該部遵諭速行 命江西布政使程燾來京陛見 以廣東香山協副將魏文偉為碣石鎮總兵 庚戌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經畧傅恒等奏稱據莽秃供從前緬匪在遮放隴川搶掠內地民人甚多將妻孥羈留令男子假作販賣鹹魚潛至內地偵探消息傳恒現差人沿邊密訪查拏等語此時倘有所獲詢出緬匪情形及土司地方若何之處速行奏聞朕意緬匪既令此等人等至內地探聽自因伊等是內地人民易得消息莫若將計就計著傅恒等留心查勘如其人詭詐即行看守如人尚樸誠言語可信者先耀以兵威再詳加開導諭以爾等皆內地民人被賊擄去羈留妻子令汝等潛至內地探聽原出無奈若執而戮之是自戮吾民也今加恩仍行釋回俟十

月瘴退之後我兵仍由木邦前進汝等回至阿瓦即告知被擄之人及緬子中素苦懣駭之虐者倘能糾合人衆於大兵到時作為內應先來出迎不惟不加誅戮且各送回原籍其有殺賊立功者尤當倍加賞賚如此曉諭後再行遣回緬匪聞知定全力移守木邦且以大兵十月方進此時防守必疎我兵於八月乘其不備分路進剿可以直抵阿瓦而內地兵民再為內應於事大有裨益至我兵八

月間由戛鳩猛密進勦及水路尚有舟師之處不可洩露反覆思維此乃計之得者傳恒等宜相機辦理○又諭據高晉奏程燾素患舌腫之症近更加劇自難一時就痊等語藩司為錢糧總匯全賴精神周匝方能經理無誤程燾如果因病語澀食減即使力疾辦公亦不能保無弛曠高晉遠在蘇州尚就所聞入告吳紹詩近與同城目擊其患病情形何以不早行陳奏現已有旨令程燾來京陛見

其是否尚能勝任一經詢察自不能絲毫掩飾也著傳諭吳紹詩將因何不行具奏緣由並程燾近日病勢如何即行據實覆奏是月安徽巡撫富尼漢奏有在揚徽商程揚宗等樂輸銀六萬兩以一半買穀存貯名惠濟倉以備賑糶以一半交典生息迄今十有餘年餘息日多商人方承緒等請建男女普濟二堂以收窮民其動支出納聽各商自行經理毋庸官吏過問惟令徽州府於所屬委佐

雜一員為監堂官不時稽查彈壓得旨嘉獎湖北布政使閔鶚元奏征緬索倫吉林等兵於五月二十二三四等日陸續抵境現已過二十四起臣董率臺站各員往來照料夫馬船隻均各應用俱安靜遄行得旨好今更趲程行走益速益妙勉力妥為之○河南巡撫阿思哈奏豫省二麥收割正需翻犁佈種晚秋五月初三日臣途次衛輝遇細雨半日而止入土雖不深透田疇已見融洽得旨覽

此似畧覺望雨大田無礙石。山東巡撫富明安奏本年麥收豐稔各屬民借未還倉穀請照六斗抵穀一石之例交倉得旨如所議行。四川總督阿爾泰奏准經畧傅恒文開需勞山礮四十位迅速解滇應用臣商同提臣等於各營內如數揀選并將礮子火藥等項配妥選委員弁及礮手雇覓健驛兼程馱運限六月內解抵永昌得旨嘉獎。貴州巡撫良卿奏經畧傅恒路過貴陽時令臣覓鑄礮工匠數名臣隨留心訪覓有黔民王事成甘聞捷等八名諳鑄大礮試令鑄造驗放實堪應用現派員帶往軍前得旨嘉獎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六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六月辛亥朔諭此次巡

幸木蘭著誠親王和親王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尚書官保留京辦事其月選之文員內通判州縣等官武員內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外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校並年滿千總等官弁俱著王大臣照例驗放至駐蹕熱河時外省督撫提鎮等奏摺俱著齋摺人前赴行在投遞惟進哨以後仍照例交留京辦事處加封轉交內閣隨本呈進候朕批示發回仍於留京辦事處交付齋摺人祇

領該部通行傳諭知之○又諭據崔應階奏

緣事降調之延建邵道楊仲興在闕年久於

地方事務頗為熟習懇恩予以降級留任以

觀後效等語楊仲興著加恩改為革職仍留

延建邵道之任其新選延建邵道趙銓俟引

見時另降諭旨○壬子旌表守正捐軀之山

東海陽縣民孫鳳妻李氏○癸丑蠲免安徽

定遠六安泗州滁州全椒等五州縣乾隆三

十三年旱災學田二十九頃八十三畝有奇

額賦○甲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軍機大臣等據經畧傳

恒等奏稱本年及早進兵雖不必待全軍到

齊亦必待二三千得力官兵到時方可前進

業經行文各隊大臣及沿途地方督撫令其

作速催趨等語索倫兵丁早到誠於事體有

益著飛咨直隸總督楊廷璋及河南湖廣貴

州雲南各督撫并各起領隊大臣侍衛等將

陸續起身之滿洲索倫等兵務設法趲行如各站馬匹不敷即通融折價料理惟期遄行無誤并將如何設法料理迅速送往之處即行奏聞此次進兵傳恒等一切籌畫甚周自應照所奏相機辦理惟摺內奏稱與其由夏鳩取路進發不若就近由蠻暮進剿奪取新街渡口賊匪如仍守夏鳩我兵攻克新街斷其路徑遣一旅之師即可殲滅等語如此進兵雖云近便但夏鳩地方究在我兵後路倘猛拱賊衆與之勾通亦甚可虞不可不留心防範諒傳恒等已見及此而摺內未經聲敘故論及之又奏稱據瑞團告稱本年四月內大兵至野牛壩賊首諾爾塔獨赴阿瓦城往見惜駁等語瑞團此信得之何人諾爾塔見惜駁如何商議及現今賊勢若何務須留心訪查如得信息即一面相機辦理一面速行奏聞再京兵一千名已降旨令其起程後隊到彼雖遲然大兵既進聯絡聲勢亦足以壯

軍威傳恒等惟宜悉心籌辦以期迅速蒞功又諭據富尼漢奏亳州知州張肇揚遁解阜陽縣克犯馬輔乘間脫逃解役王玉等亦逃走無蹤事逾一載迄無弋獲現將該州知州張肇揚交部嚴加議處署潁州府徐文燦現任潁州府張家炎俱未查案揭報臬司矐善亦未督催查揭並請交部察議一摺此案以命案重囚玩縱無獲解役亦畏罪同逃非尋常僉差不慎可比該州及該管各上司自應一併叅處所有原任巡撫馮鈐知府史魯璠明福已於別案革職問罪尚可云從重科斷至李質穎現任廬鳳潁道亳州即其所轄乃富尼漢摺內下自知府上及臬司俱已分別指叅而於李質穎獨未之及恐不免有瞻徇開脫情事著傳諭高晉即速詳晰將應叅文武各員一併嚴行叅究候朕另降諭旨都察院奏浙江長興縣監生李公麟控庫書等私增糧耗請派員赴浙查審得旨著曹秀

先帶同刑部司員阿揚阿馳驛前往會同該撫秉公查審具奏○乙卯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幸圓明園○丙辰諭曰明德現已降補江蘇巡撫其雲貴總督員缺著阿思哈補授河南巡撫員缺著喀寧阿調補阿思哈俟官兵全數過境後即將巡撫印務交吳嗣爵暫行署理馳驛速赴雲南彰寶俟百日服滿著馳驛往雲南署理巡撫喀寧阿俟彰寶到滇後再赴河南新任○又諭曰錢謙益本一有才無行之人在前明時身躋臚仕及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順洊陟列卿大節有虧實不足齒於人類朕從前序沈德潛所選國朝詩別裁集曾明斥錢謙益等之非黜其詩不錄實為千古立綱常名教之大閑彼時未經見其全集尚以為其詩自在聽之可也今閱其所著初學集有學集荒誕背謬其中詆謗本朝之處不一而足夫錢謙益果終為明臣守死不變即

以筆墨騰謗尚在情理之中而伊既為本朝臣僕豈得復以從前狂吠之語刊入集中其意不過欲借此以掩其失節之羞尤為可鄙可恥錢謙益業已身死骨朽姑免追究但此等書籍悖理犯義豈可聽其流傳必當早為銷燬著各該督撫等將初學有學二集於所屬書肆及藏書之家諭令繳出彙齊送京至於村塾鄉愚僻處山陬荒谷者並著廣為出示明切曉諭定限二年之內俾令盡行繳出

毋使稍有存留錢謙益籍隸江南其書板必當尚存且別省或有翻刻印售者俱著該督撫等即將全板儘數查出一併送京勿令留遺片簡朕此旨實為世道人心起見止欲斥棄其書並非欲查究其事所有各書坊及藏書之家原無干礙各督撫務須詳悉諭知並嚴飭屬員安靜妥辦毋任胥役人等藉端滋擾若士民等因此查辦反以其書為寶不行舉出百計收藏者則其人自取罪戾該督撫

亦不可姑息。若將來犯出。惟該督撫是問。其京城地面。著提督衙門。五城。順天府。一體辦理。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又諭。向來各省學政。三年任滿。例應舉報生員優劣。其優生之保題到部者。經禮部彙試。分別廩增附生。作為貢監。送入成均肄業。且有按省分大小定額。不得過幾名之令。而日久相沿。奉行殊難。責實在學政中之拘謹畏事者。多以無可舉報為辭。人才既不無屈抑。其他好名市惠之人。雖所舉不敢踰額。必致儘數充選。自博寬厚之譽。況學政與生員。分屬師生。隨時得以相見。其中保無納贄夤緣情弊。於造士掄才。甚有關係。但三年舉行一次。為獎勵士子之一端。若竟輟而不行。未免因噎廢食。嗣後學政舉報優生。著照選拔貢生之例。會同該督撫一體考覈。果屬文行兼優者。准其會銜保題。庶諸生不致濫遺。而甄拔益昭公當。其報劣之例。仍照舊加意覈實辦理。○又諭。據崔

應階參奏。與泉永道蔡琛。加收洋行規禮。短發桅木價值。與富戶結交。受其餽送。贓蹟累累。請旨革職。審擬等語。實堪駭異。朕以道府為方面大員。特膺簡用。且所得俸廉甚厚。宜無不潔已奉公。其中或間有關冗無能之輩。曠廢職事。固所不免。而其人尚能自守有餘。即或素性蒼猾。遇事不肯認真。亦不過如申夢璽。邵大業等之模稜取巧。然一經發覺。悉皆示以懲創。冀挽頹風。至於骫法行私。多端婪索。則情罪重大。凡有人心者。尚不應公然出此。今蔡琛身任監司。竟敢盡弛閑檢。恣意妄行。以致款蹟彰彰。確有證佐。殊出意料之外。不可不嚴加究治。以肅官方。蔡琛著革職。拏問。交該督提齊案內犯證。即行嚴審定擬具奏。○又諭曰。喀寧阿參奏。雲州吏目楊晟。職司獄務。漫不經心。致應斬重犯扎抵。越獄脫逃。未據緝獲。請旨革審。知府曹瑗。兼攝州事。並不實力督率防範。請旨革職。協緝等語。

楊晟著革職拏問。同刑禁人等嚴審有無賄縱情弊。定擬具奏。曹瑄著革職。仍留該處協緝逃犯。扎抵並嚴飭地方官上緊捕獲。毋任漏網。○諭軍機大臣等。前據經畧傅恒等奏。本年四月內。大兵至野牛壩之後。諾爾塔獨赴阿瓦城。往見懜駁。諒伊必將我兵大舉情形。悉皆告知。懜駁震懾。或遣人投降。亦屬事之所有。傅恒等必詳加詢問。若其人可用。即將伊留彼聽用。一面將訊出口供奏聞。如無可用之處。即解送來京。不可縱歸一人。賊衆若去歲乞降。尚可允准。今大兵雲集。始悚懼投誠。其情殊屬可恨。傅恒等惟宜督兵徑進。痛加懲創。將此傳諭傅恒等知之。懜駁曾否遣人前來。及賊匪情形。若何之處。速行奏聞。○又諭曰。崔應階奏。與泉永道蔡琛貪婪不法一摺。已諭令將蔡琛革職拏問。交該督嚴審定擬矣。朕初以蔡琛身為監司大員。不應敗檢若此。深為疑駭。而細閱摺內劾奏各

款。賊蹟累累。悉皆確鑿。可據實出意料之外。是其喪心藐法。自取罪戾。斷無可逭。崔應階於此等劣員。一經訪察。立即嚴叅。不愧封疆大臣之寄。蔡琛此案。非尋常貪黷可比。著該督即行嚴加審訊。定擬速奏。趕入本年秋審。不可稍有延緩。至該員在興泉永道任內。如此婪贓。飢法。物議沸騰。鄂寧駐廈門數月。豈竟毫無聞見。何以不早行叅奏。恐不免有結納袒庇情事。並著崔應階密速查訪。一併據實奏聞。毋得稍存瞻徇。尋奏。蔡琛外似有才言詞侃侃。非細察不知其詐。鄂寧特墮其術中。尚無結納袒庇之事。報聞。丁巳上。御勤政殿聽政。○諭軍機大臣等。據經畧傅恒等奏。稱。猛拱土司遣屬下底拉等。請示大兵進剿信息。誠心內附。業經明白曉示。遣回。擬即早領兵出關。令其協剿賊匪。我兵占據夏鳩。後再令索倫。福建官兵分路進攻。後路方可無虞。等語。夏鳩在我兵後路。甚為可虞。

傳恒等自當慎重。猛拱土司如誠心內附。乘此機會。攻取夏鳩。尚不費力。但索倫兵尚未全到。兵數較少。攻克夏鳩後。將即進剿。抑或守候。朕意且不必急急。待索倫等處官兵雲集後。兵力充足。再行一鼓進剿。直抵阿瓦。庶無阻滯。著傳諭傳恒等。惟宜計出萬全。相機辦理。至賀丙奉委。即能帶領猛拱人來。頗為奮勉。量陞一級。以示鼓勵。此時情形若何。得信即奏。○又諭。據傳恒等奏。請酌辦檄詢安

南一摺。所見甚是。前因永瑞等奏。黃公鑽窮蹙內附。未便拒納。而安南素稱恭順。彼國人既來歸。自當持檄告知。申明大義。以服其心。今據傳恒等奏。滇省邊境。與安南道路不通。文移不能徑達。彼若自具文來。不妨告以天朝怙冒深仁。無遠弗屆。凡有顛連無告。即越在要荒。亦應一體收卹。若以明德之意詢問。恐該國過甚其詞。指為叛逆。請將黃公鑽等發回該國。以圖洩忿。彼時或留或發。俱難措

辦。此亦不可不慮。所有前寄檄文一道。竟可毋庸寄去。○又諭。據明德奏。審擬尹均霖承辦軍營料草。假冒運脚一案。定擬發遣烏魯木齊。所擬甚為紕謬。料草為軍需第一要務。國家費千餘萬帑金。豫備芻糧供帳。以資臨期進剿之用。地方官苟有人心。宜如何潔已自矢。實力承辦。乃尹均霖當軍興之際。敢於站運脚價。銷算數目。意圖欺蝕。其人已喪盡天良。實為法所難貸。該撫竟以尚未得贓一語。曲為開脫。是誠何心。此案幸而及早查叅。故尹均霖未得遂其慾壑。而其侵冒之蹟。已萬難掩覆。此等劣員。復有何可惜。而姑息若此。設如明德所擬。則彼至烏魯木齊後。不過數年。尚可希冀復用。是贖貨誤公之犯。竟得倖逃法網。國法安在。且亦何以儆戒其餘。原摺已交部另擬改正。明德久任封疆。非不知事體者。何審擬此案。顛倒乖張。至於此極。豈竟不復具有人心耶。明德著傳旨嚴行申飭。

○以光祿寺卿伊滿為通政使。○戊午。詔除廣東南海縣衝缺沙坦一頃一十九畝有奇額賦。○己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吳達善等奏。湖北武昌府知府趙春福才識短淺。辦事遲緩。不勝知府之任。請簡員另補一摺。趙春福前為禮部司員。經該堂官以繁缺知府保送。簡授雲南府知府。旋經調任武昌。今據該督等奏。伊不惟省

會首郡。難以勝任。即事簡府缺。亦不稱職等語。是該員乃一庸碌無能之人。當日在部辦事。必不能出色。大畧可想。該堂官從前因何舉以理煩。所有原保之該堂官。著交部議處。趙春福著送部引見。再降諭旨。○又諭。前據崔應階奏報。臺灣賊匪黃教等已就殺獲一摺。隨傳諭崔應階。將在事之文武員弁。勦殺賊匪實在情形。逐一查明。據實具奏。至所稱革職千總萬其英。把總吳化龍等。俱能直前

殺賊之處。彼時即疑提鎮等或因該弁已經褫革。輒思乘獲賊之時。為伊等贖罪地步。亦未可定。並令該督確查。今據崔應階奏稱。據臺灣道蔣允君稟覆。在臺文武俱係買線緝捕。有守備蒲大經。千總聶世奇。購得熟識黃教之民人鄭純。周寅。進山。將黃教殺死。經文武官驗明。擡回。黃芳一犯。亦係夥匪。蘇彩龍等在山後帶傷擒獲。其文武官兵。只有堵截圍困之力。並無當場殺獲之功。至萬其英。吳

化龍。陳元璋等。並未親手砍殺擒獲。各等語。是其僥倖冒功。果不出朕所料。綠旗欺詐。一至於此。當朕正在整飭之時。尚敢貪功罔上。實堪駭異。吳必達等統兵勦賊。並不實力奮勉。剋期竣事。已屬咎無可逭。乃於奏報獲賊時。又為革弁冒陳功績。直是喪盡天良。非降留薄懲。所可示儆。吳必達。即著革職。令其自備資斧。往雲南効力。余文儀。向為刑部司官。尚能辦事。且係文職。著從寬革職。以刑部員

外用。仍帶革職留任。俟十年無過。再予開復。葉相德。現在派往雲南軍營。著革職。仍留提督之任。自備資斧。在滇帶領水師。以觀後效。仍交經畧大學士傅恒。留心察看。如該提督尚不奮感出力。即奏明以軍法從事。副將戴廷棟。首先捏飾稟報。尤為此案罪魁。著革職。發往雲南。在水師隊內行走。自備資斧。効力贖罪。如仍前不知悛改。即以軍法從事。崔應階。前次不加詳覈。據稟率報。雖有應得處分。今既據實覆奏。所請交部察議之處。著加恩寬免。朕於臣工功罪。大小輕重。悉視其所自取。不肯令有絲毫屈抑。亦不容其稍涉倖免。此臨御三十四年以來。所可自信。亦天下臣民所當共信者。至於批覽章疏。並非豫存逆詐僥不信之成見。而其中畧有情偽。自難掩覆。所謂物來畢照。實亦先覺之出於自然者。如此案一經指詢。其虛飾之蹟。果無遁形。又如湖南巡撫方世儒。查辦傳布謠詞一案。

竟欲歸之已故之李文。有顛預了事。及傳諭該撫確切根究。則輒轉傳寫之犯。及知縣陳夢湘。隱飾教供諸情節。無不水落石出。可見虛偽之端。實為天理所不容。天理所不容。即不能逃朕之照鑒。朕非欲自矜明察。而揆情度理。自皆歷歷不爽。則弄巧罔上者。徒自取罪。而總不知改朕實愍之。所有崔應階各摺。及從前廷寄。並著發鈔。將此諭令中外知之。○庚申。諭軍機大臣等。阿思哈奏籌辦過境官兵一摺。所辦甚好。已於摺內批示矣。今歲征勦緬匪。進兵宜早。所有赴滇之兵。愈速愈為有益。現今各官兵。每起添併趨行。阿思哈於官兵全過豫境後。即馳驛前赴滇省起程。在即著傳諭該督。沿途凡遇領兵大臣。侍衛。即囑令其上緊速進。約束安行。並順道告知吳達善。方世儒。良卿等。令將各站應用馬匹等項。及歇頓處所。豫為安速籌備。毋致稍有阻滯。其經行站數。並須酌量改併。以利進行。

阿思哈到滇後亦係帶兵行走之人更宜一體加意照料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揆義由提督衙門問官曾任熱河道見其尚屬能事是以用為兩司復因湖北巡撫缺出一時不能得人遂加擢用但其氣局畧小能否稱職尚須試察乃伊自到湖北以來並未見有實力整頓之處即屢次具摺陳奏雖連篇累牘而按之總無實際整飭官方留心民瘼之處不過將尋常應行題達事件改為奏摺敷衍塞責而已恐未必能副朕委任近復聞伊在江西藩司任內於舉劾屬員諸事頗滋物議則於封疆重寄更非所宜著傳諭吳達善密行查察將揆義到任後聲名若何詳加體訪如有劣蹟可指即行據實劾參若僅循分供職即將伊居官大槩若何是否能勝巡撫之任速即據實覆奏毋得稍有瞻徇○以福建汀漳龍道孫孝愉為福建按察使○調福建海壇鎮總兵章紳為臺灣鎮總兵以浙江

象山協副將林中岳為海壇鎮總兵○辛酉諭昨吏部將各部院保送楚呼楚辦事之蒙古郎中等帶領引見率皆年齒衰邁之人雖將拉哈爾岱派出不過就短中取長非謂其果副此選也各部院堂官遇內地美差多擇出色司員保送而於此等差使輒以衰庸無用之員充數塞責即此可見各堂官之不能實心任事著傳旨通行申飭嗣後如再蹈此轍必將該堂官交部議處現在明善於巡視

南漕時任聽家人需索漕規滋事經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明請將明善交部嚴加議處自應議以革職念其年力尚壯著賞給主事銜但給驛馬自備資斧前往楚呼楚辦事効力贖罪原派之哈拉爾岱不必前往○又諭曰崔應階奏福建省城一帶因五月二十一日晝夜大雨致有積水民居田禾間被淹浸現已天晴水退等語該處雨後積水雖消退甚速但早稻涸出半已黃萎亟需趕種晚秋

恐民力不無拮据。著該督即行安速查明。借給籽種。俾得及時耕作。其被水災黎友有坍塌房屋之處。並著一體確查。加意撫卹。毋致稍有失所。以副朕軫念閭閻至意。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據經畧傅恒等奏。稱詢問木邦線甕團。據稱屬下戶漢足可招集千人。請酌賞口糧火藥。當奮力殲勦緬匪。情詞懇切。因曉諭線甕團。令其將伊屬下盡數招集。赴腊戍擒拏苗溫。辦理完竣時。各處戶漢必有聞風至者。再行招集。由落卓一路前進。更屬妥協。現已曉諭遣回等語。線甕團原係木邦土司。為緬匪殘擾。情願將所屬戶漢等招集自効。傅恒等即將擒拏苗溫一事。責成辦理。甚合機宜。即照所奏酌賞口糧火藥。令其前往。但不可僅派伊屬下人等。仍應添派我兵線甕團。究係外夷。不可深信。恐苗溫就執。以擒獲渠酋。恃為己功。妄生希冀。現在軍營兵數頗多。普洱一路並不進兵。不過在

彼駐劄防守。毋庸三四千兵。即由普洱兵內派往二千名。倘相距較遠。礙難撥調。即酌於軍營兵內抽撥一二千。派往亦安。除派傅顯統領外。仍由烏三泰、長青、五福三人內派一人協同前往。再普洱紆遠。是以不由此路進兵。不過屯兵防守。有雅郎阿鐵保在彼。毋庸另行派人前往。即查拏召散之事。亦非急務。大兵攻得阿瓦。傳檄可得。伊將馬往。又據奏稱。大功告成後。派一旅之師查搜來卡。落卓等處。彼時令普洱之兵接應夾攻。即可將零星賊匪勦除淨盡。肅清道路。所議亦是。彼時大功已成。倘道路不甚遙遠。竟遣阿桂統兵前往。將此路搜查。并順便留心查拏召散。將此傳諭經畧傅恒等相機酌辦。又據奏稱。猛拱人等急欲辦賊。索倫兵已到數百名。再合現駐之兵數千名。先奪取戛鳩渡口。此雖相機措置。以期及早成功。但既得一現成機會。仍須堅定熟籌方妥。不必過於急切。傅恒等

惟遵前旨。諸凡持重妥辦。再昨據良卿奏稱。貴州提督拜凌阿。經經畧傅恒等檄調前往永昌。朕即降旨飭查。傅恒等並未奏聞。可傳諭令其查奏。○又諭曰。阿思哈於官兵全過豫境後。即起程赴滇。已諭令沿途催督官兵速進。俟其到滇後。即可令喀寧阿前赴河南。新任其雲南巡撫事務。仍著明德暫行署理。至彰寶赴滇。尚需時日。且伊初至雲南。於一切事務。未能遽習。而明德係辦理軍需熟手。江蘇撫篆。現有高晉兼攝。不妨令明德暫留永昌照料。策應諸事。且彼時已屆進剿之期。阿思哈或尚需帶兵前進。雲貴總督印務。仍可令明德暫署。著將此傳諭傅恒知之。○又諭曰。楊廷璋覆奏查驗直省城工一摺。據稱與藩臬兩司親赴查覈。以期工歸實用。帑不虛糜。覈實辦公之道。固應如是。至所稱從前修葺復稍殘缺者十九處。應黏補者五處。此項城垣修築未久。何以復有殘缺。及應需黏

補之處。非當日經手之員。辦理草率。即係浮冒開銷。工無實濟。恃向例不過保固三年。僅為敷衍目前之計。幸逾例限。即可脫然無累。似此隨修隨損。勢將何所底止。是從前帑項。竟為徒費。而工作不幾有名無實乎。且城牆自應堅厚牢築。非尋常牆垣屋宇。及細巧工作。可比。一經鳩葺。自當屹峙數十年。何至歲功未幾。又煩覓治。若不嚴以程限。將不肖之吏。相習效尤。止顧侵漁。而罔思鞏固。豈朕發帑衛民之本意乎。著楊廷璋將甫修旋缺。復需黏補各城。逐一查明。係何年興修。何員承辦。如有應行整理之處。即著經手之員。如式賠修。嗣後各省新修城工。總以三十年為率。如未逾年限。復需修整者。即照此著賠。其有原估磚工。酌改土城之處。並須加意確覈。毋任絲毫冒濫。近日山東濱州等處。改築土城。磚石各項。即有希冀混開者。經工部覈駁。地方官遇有城工。輒思從中取利。恐不獨山東

一省為然。不可不留心查察。若仍漫無稽覈。惟任劣員弊混。不特總辦督辦之大員。責有攸歸。即該督撫亦難辭咎也。並將此通諭知之。○經畧大學士公傳恒等奏。提督哈國興。自野牛壩來騰。據稱該處樹木甚多。內有畫楠。夜槐二種。尤為適用。現在砍伐。將及二千株。每日督工趕造船隻。約於指定數目外。更可多造。該處氣候甚好。兵役並無疾病。無不欣喜從事。得旨。欣慰覽之。○又奏。黔兵赴滇較多。閱時亦久。現在患病及疲弱不堪者。共數百人。自應撤回更換。查關外造船料物充裕。將來成造船數。自可稍多。現調福建等處水師。定能濟用。第船數有餘。兵數亦須稍添。臣等訪聞黔省鎮遠。古州。銅仁等。十餘處。俱緣傍灘江。形勢與蠻墓灘江相似。向有營兵諳習操篙。應請將前項病廢缺額。挑選習知舟楫者。照數撥補。一轉移間。并無添調之兵。而進勦水師。多得數百人之用。得旨。嘉獎。○

命內閣學士全魁。蔣元益。教習庶吉士。○士戌。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陸宗楷年逾七旬。兵部尚書有本任應辦之事。不必兼管國子監事務。○諭軍機大臣等。滇省辦理軍需。計前後已撥解帑銀一千三百餘萬。歷年動用若干。未據覈算。現在將屆進勦。兵餉銀兩。最關緊要。自當寬為豫備。著傳諭傳恒。即行查明現存銀數。是否寬餘。如尚須酌量增添。即速行具奏。以便早為撥運。將來大兵凱旋後。即或用有留餘。原可存貯藩庫。以備節年撥給該省兵餉。及銅本之需。將此傳諭知之。○又諭。近聞江西建昌府知府黃肇隆。不知安分。狐假虎威。倚恃上司聲勢。輿論嘖嘖。頗駭聽聞。建昌離江西省城不遠。而該撫吳紹詩。並未一言奏及。其中恐不無瞻徇姑容情事。江西亦高晉所轄。豈竟一無聞見。著傳諭該督令其悉

心訪察。黃肇隆平日居官若何。如查有劣蹟。即自行具摺參奏。毋得瞻徇同官。以自取咎。○又諭。據工部議駁陝甘總督明山酌定新疆哈密。巴里坤等處。現行物料價值章程一摺。所辦甚是。已依議行矣。新疆地方遼濶。一切物料價值。自不能盡與內地相同。然亦必按照各該處出產之多寡。道路之遠近。就其等差。互相覈校。一一酌定章程。方可垂之永久。即如哈密。巴里坤。與烏嚕木齊等處。情形

總難畫一。但近日貿易交通。商賈往來不絕。所有物價。何至相懸數倍至十餘倍之多。其尤不可解者。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等處。地當極遠。而冊內所開鐵器。油麻。較之哈密。巴里坤等處。毗連內地者。價值轉大有平減。其中必係承辦之員。意存浮冒。開銷豫留地步。遂為高下其手。以至支離舛謬若此。但屬員固不足責。該督明山職司總匯。何以並不留心稽覈。一任伊等草率含糊。所謂章程者。

安在。著傳諭該督。即將部駁各款轉飭各該員。將本處實在情形。另行詳查確覈。逐條據實冊報。該督再就各處物價。一一覈定。或派大員專司其事。務期立法允協。以便永遠遵行。仍即行摺奏。○癸亥。諭軍機大臣等。良卿奏二麥收成。分數一摺。竟未經寫列銜名。已用硃筆抹出矣。奏函入告。理應加意校閱。即書寫出於幕賓之手。該撫豈竟不一寓目乎。良卿著傳旨申飭。○兩廣總督李侍堯疏報本年電白縣電茂場開墾生鹽池。埭六十八口。○甲子。諭軍機大臣等。接義秦廣濟縣差役於安徽懷寧縣地方。盤獲盜犯龔在山等十二名。黃岡縣亦拏獲劉二等六名。訊係湖廣龔家莊竊刦正盜。並訊出各犯。曾於江西九江孤洲毆差逃逸。及夥竊巴河武穴客船。並在安徽繁昌貴池等處。俱有犯案。已關查各該省等語。此等積盜沿江行刦。深為地方之害。江西既為盜船出沒之所。且曾拒捕傷

差。安徽則犯案累累。並經楚省在該處盤獲。地方官豈竟不隨時報聞。何以該二省巡撫並無一字奏及。著傳諭富尼漢。吳紹詩。即行查明據實覆奏。再此等兇惡貫盈之犯。自知罪不可逭。轉以供出隔省舊案。往返行查。為狡展稽延之計。並恐押解質訊。易致中途免脫。自戕。已屢降諭旨。令所在地方。一經緝獲。即審明正法。不必拘泥向例。輾轉關移。現在傳諭揆義。將已獲之犯。就案訊明實情。速行定擬正法。毋致重犯久稽顯戮。其供出他省犯案。止須再取確供存對。不必俟關覆齊全。再辦。致延時日。至案內未獲逸盜。尚有多人。各犯往來江面。安徽江西兩省。必有窩留藏匿之處。著富尼漢。吳紹詩。即速飭屬上緊嚴緝務獲。毋致遠颺漏網。該省如有續獲逸盜。速行審明上盜情由。與湖撫原咨比對。按律定擬。即行奏聞。於該處正法。不必解赴楚省質訊。亦不必再為關查。致有疎誤。並將此諭

令知之。○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合肥縣民王得貴妻趙氏。○乙丑。諭曰。梁肅鴻不宜漕運總督之任。傳顯著補授漕運總督。伊現在出差。著黃登賢前往署理。倉場侍郎事務。即著梁肅鴻署理。○又諭。昨閱明山摺奏。有甘省試用人員將次用完之語。因思上次揀選分發舉人。各省人數額缺。多寡不一。其需次遲速。自亦參差不齊。隨諭吏部。按省查檢。據查現在甘肅。廣西。雲南數省。未補之人。僅止數人。其餘各省。有多至十數員。或三十餘員者。是分發已屆三年。小省得缺者多。已有需人之意。而大省試用之員。尚不免經時淹積。待用無期。立法尚宜調劑。著該部通行覈計。各就鄰近省分量為裒多益寡。俾益疏通無滯。其如何酌擬分撥事宜。該部悉心定擬具奏。尋議統按各省人缺。先就鄰省分撥不敷。再由隔省添撥。但現在未補缺者甚多。雖如此酌撥。恐尚補用需時。請嗣後遇有告病。休

致病故。三項缺出。令各督撫在一等舉人內揀選題署。從之。○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恒等奏。接閱崔應階奏稿。內稱。水師二千赴滇。已於四月十九日。全出閩境。並可不誤八月之期。但今歲進兵較早。若八月到滇。即不免貽誤。現已知照。經過各省。沿途催趲。葉相德既不帶領水師。自可併站遄行。亦不必遲至七月間。方能到永等語。此次進兵時。即須派用水師。閩省所調之兵。必七月初全到永昌。方可無誤。況水師所需器械。尚有應在滇照式製辦者。則伊等到滇。愈早愈妙。且四月中已出閩境。自粵至滇。何至為期三月之久。水師各隊。俱經崔應階派有將領分帶。則領兵各員。自當上緊催趲。毋任逗遛。著傳諭李侍堯等。速查水師現至何處。即派委妥幹大員。前往督催。速令出境。兼飭地方官。一切妥速豫備。勿使稍有稽延。並沿途諭知帶兵將弁。加意催促。遄行務於七月初旬。全抵永昌。毋稍

貽誤。仍令該督撫將水師全隊於何日出何省境之處。迅速奏聞。至葉相德既不領隊同行。又係馳驛前往。且該提督尚應在軍營奮勉自効。更不應畧有濡遲。著葉相德星速兼程赴滇。無得稽延。干咎。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各該處一體遵照。并諭令傅恒知之。○又諭。前因黃公纘投誠一事。曾令軍機大臣擬寫移會安南國文稿。交明德派員往邊界交發。旋因明德奏到。復經傳諭停其交發。今傅恒等覆奏。其時尚未奉到停止交發之信。看來滇省往安南路徑。難以直達。所有前項稿文。可即繳回。俟將來廣東省有安南人來之便。令李侍堯酌量發往。尤為妥協。至於黃公纘等入戶。現在既於六因土司所屬。那可樂地方安插撫綏得所。自應飭令安靜守分。毋致多事。但將來地方墾熟。亦當於一二年。仿照土司之例。量為升科輸賦。以示控馭之道。著將此傳諭傅恒等。飭屬妥協經理。仍隨

時具摺奏聞。○又諭近有人奏稱直隸景州地方於麥收後稍覺燥旱曾經祈雨旋即霑沛之語。今歲近畿各屬春夏以來雨澤普遍優渥最為應時。該督等節次奏報相同即得兩分寸先後間有不齊何至景州一處獨至望澤祈禱與毗連各處迥自懸殊詢之南來之人又云並無見聞。是其言本無確據但既有此奏自難置之不問。著傳諭楊廷璋將景州果否曾有祈雨之事及現在禾苗雨澤實在情形即行詳查覆奏。○經畧大學士公傳恒等奏粵東辦送阿魏三千觔解騰臣等統計兵數概行散給查沿邊雖有瘴氣訛傳太甚人心遂因疑生畏今使人人得有避瘴良藥不特實能避瘴並可釋其疑懼於軍營大有裨益報聞。

高宗實錄

王

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六

實錄卷八百三十六

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七

監修總裁官總纂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並慶桂

總裁官總纂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並重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總纂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六月丙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以洗馬史貽謨充日講起居注官

○廣西巡撫宮兆麟疏報乾隆三十三年分

興安奉議博白三州縣開墾過水民徭田二

頃四十六畝有奇○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昨

據揆義奏到廣濟縣差役於安徽懷寧縣地

方盤獲盜犯龔在山等十二名黃岡縣亦拏

獲劉二等六名訊出各該犯沿江行劫毆差

逃逸各情節現在關查犯案各省一摺當經

傳諭詢問吳紹詩富尼漢何以竟無一語奏

及並諭各該撫就已獲之犯審明即於該處

正法今據富尼漢摺奏飭屬研訊已獲之盜

犯龔在山等十二名俱已供認沿江肆劫拒

捕傷人各情節確鑿應就現獲省分關訊確

供分案定擬等語此等稔惡貫盈之犯理應

立正典刑以昭懲創屢經明降諭旨令各督

撫毋庸輟轉關查解質使兇徒久稽顯戮及

中途乘間疎虞今審訊各犯既已供贓並確

案情更無疑義自應即在獲犯省分定擬正

法著傳諭富尼漢將現獲各犯審明行劫毆

差各實情速行按律定罪完結祇應訊取各

犯確供存案備查不必因細微小節無關罪

名出入之事彼此移查致延時日所有未獲

各犯仍飭屬一體上緊緝拏務獲據稱朱相

周等及窩家羅廷柱俱籍隸湖廣並著傳諭

揆義即速嚴行緝獲究擬毋致遠颺漏網至

此案揆義初奏稱係廣濟縣知縣劉長靈差

役追至懷寧縣地方盤獲而富尼漢摺奏又稱係千總王光國在老洲頭飯店內蹤跡擒獲究不知首先緝獲之人實係湖北抑係安徽所奏俱屬含糊此等外吏模稜惡習屢經降旨諄諄戒飭何全然不知悛改揆義富尼漢俱著傳旨申飭仍將此案盜犯究係獲自何人并何人先行知會何人助力協拏之處一一據實分晰聲明毋再仍前朦混自干咎戾○豁除甘肅高臺縣水衝沙壓地五十三

頃九畝額賦○戊辰諭近據湖北巡撫揆義奏到拏獲沿江行劫盜犯龔在山等十二名摺內稱據廣濟縣知縣劉長靈稟報差役追至安徽懷寧縣地方盤獲續據安徽巡撫富尼漢摺奏則稱據安慶營守備趙強稟報巡江外委千總王光國在桐城縣老洲頭地方飯店見龔在山等蹤跡可疑督同兵丁地保拏獲等語是此案首先擒捕盜犯之官役究不知實係湖北抑係安徽所奏甚屬含糊外

吏模稜惡習不知悛改如此並已傳旨申飭此等江湖積盜犯案牽連數省實為地方大害為督撫者平時即應飭屬於水面毗連處所躡緝搜拏不得稍分畛域其在隔屬差捕遠出根緝或以呼應不靈勢不得不告知本省派人協助即本屬官役因有別省差捕追尋併力會同拏獲皆情理所必有彼此並無妨礙乃各省兵役人等希圖以先獲見功而官弁等又恐以不及豫聞獲咎非彼此相持爭競即互為照應周旋此在有司營弁及吏役微末之人所見已極為鄙瑣乃封疆大吏亦為伊等各占地步竟至形諸奏章甘於朦混是誠何心前因積習相沿最為陋劣已屢經傳旨訓諭至再至三何以日久因循牢不可破耶嗣後有似此緝捕案犯實係何處發覺何處官弁先行盤獲有兩處會緝就獲者亦必確查何人得信知會何人助力協拏督撫等於摺內明晰聲敘以定功罪毋得仍存

爭競周旋之私見。自干咎戾。著將此諭令各督撫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喀寧阿奏。浪穹縣知縣歐陽照查獲武生丁元甲傳貼紅紙符詞一摺。所辦甚好。已於摺內批示矣。丁元甲將誕妄符詞鈔寫傳貼。而所藏應剗經內語句。尤屬不經。於光天化日之中。敢以此等狂悖之詞。收藏鈔錄。不法已極。現據該犯所供之郭圻。及張泥匠係鄧川賓川二處居住。可見此等邪詞傳播。非止一地。其輾轉鈔

給之處。自有縱線可尋。必當徹底根查。究出首先造作之人。按律處治。以彰國憲。著喀寧阿即速將案內人犯逐一提齊。悉心推勘。務得實情。至浪穹縣知縣歐陽照。於查看餽養軍需馬匹之時。一見貼詞。即行查拏稟報。使匪徒不致逸網。頗屬能事。該縣現在承辦軍需。該撫可先行酌量記功。以示獎勵。俟軍務告竣。再行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并將此傳諭明德知之。○又諭。前因浙江等省。攬用僱薄

小錢。傳諭各督撫實力查禁。近聞各處民間。仍前行使此風。並未止息。而蘇州地面為尤甚。可見督撫等奉到諭旨。不過多張告示。一時塞責。官民均視為具文。其於正本清源之道。究未悉心籌畫也。在小民彼此交易。錢文原難一一加之搜剔。其錢行鋪戶。乃錢所匯集之處。理應設法查辦。若將所有小錢。竟行勒令交官。致伊等貲本有虧。轉恐利計錐刀之徒。巧於藏匿。如照小錢分量。折中定價。按數收買。其法最為兩便。但聞胥吏人等。從中舞弊。或有將交官之錢。仍行夾雜使用。自圖餘利者。似此積蠹相沿。奸弊何由整剔。嗣後凡給價交官之錢。在省城現有鑄局者。莫若即令交到之日。立即令其入鑪鎔化。即各屬州縣。亦令於公署設立銅鑪。當時如法傾銷。倘不肖書吏。尚有潛為隱匿存留者。該管廠員及州縣等。即當查明治以官法。有通同徇隱者。督撫即行叅處。如此庶小錢可以淨盡。

而閭閻亦不致滋擾其私鑄私翦及窩頓販賣之人仍應加緊訪拏治罪不得因專辦鑄錢一節轉致稍有懈弛仍將各省現在行使小錢情形有無止息之處據實具摺奏聞以故貴州修文縣屬底寨司正土官蔡元品子德榮襲職已已諭曰原任廣西按察使袁守侗著留京以三品京堂用仍在軍機處司員上行走諭軍機大臣等今歲大軍進勦諸事調度得當自能迅奏膚功此時逆酋或豫聞內地信息畏罪歸誠斷不可聽惟當乘勝深入掃穴殲渠以申國威而靖邊徼但將來兵臨阿瓦時恐緬酋情駭等自知罪在不赦窮蹙偷生棄城遠遁亦勢所必至而南掌國地與緬土毗連逆酋或就近竄入不可不防該國素為恭順且近與緬匪構釁自不致黨逆容留但邊外小夷識見淺陋或畏緬酋平素兇暴任其他逸或利其貨賄代為藏匿皆未可定自當豫行檄知使該國王曉然

利害於事方為有益且南掌通貢向由滇省代奏行文亦屬甚便因命軍機大臣擬寫經畧等檄行南掌國文稿一道傳恒等奉到時可即令通曉南掌書字之人詳妥繙譯酌量於進兵時照向來行文之例令地方官速為傳寄倉場侍郎實麟等奏據都統官保奏稱興平倉米色潮潤遂親赴查驗米色微潮久貯恐致虧缺應於本年甲米內搭放再今年江浙米色俱未純淨因各幫遠涉江河未未駁回飭令風晾入倉得旨依議此項廩米潮潤皆由梁翥鴻辦理不善所致從前楊錫鉞任內並無似此者即有因被災米色不純亦必奏聞今米石既有灰暗潮濕過淮盤驗時梁翥鴻因何輒行轉運並不奏聞亦不將該省收兌之官查叅或當時尚屬純淨而旗丁等沿途偷換攪雜亦未可定然總因梁翥鴻不能實力查察實難辭咎著交部嚴加議處實麟黃登賢等既經驗明米色微潤濕氣

薰蒸即應參奏辦理。乃竟率行收倉。直至官保查出奏聞。尚以各船遠涉江河。未便按幫駁回。為詞亦屬不合。實麟黃登賢並著交部察議。尋議署倉場侍郎梁翥鴻。照徇隱例降三級調用。倉場侍郎實麟黃登賢。照不據實回奏例降一級調用。得旨。梁翥鴻著降三級調用。實麟黃登賢俱著降一級從寬留任。

庚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兵部議覆直隸總督楊廷璋請將嘉木燦調補河間都司一本。已依議行矣。嘉木燦係蒙古人。其名用對音漢字。理應不離質樸之意。何必揀擇纖麗字樣。以致漸染陋習。殊屬非是。著交該部另行改正。飭知並諭各該旗嗣後不得復蹈此習。又諭內務府廣儲司現在積存銀兩既多。著撥銀一百萬兩交戶部存貯。但部庫帑藏亦甚充裕。此項銀兩即備撥滇省軍需之用亦可。諭軍

機大臣等現在大兵進剿緬匪。厚集勁旅。剋期深入。自可迅奏膚功。但將攻圍阿瓦時。恐緬酋惜駁等。自知罪在不赦。棄城鋌走。逃匿隣疆。勢所必至。不可不豫加防截。其與緬境接連之南掌國。已傳諭傅恒等。檄令該國王如或緬酋竄入伊界。立即擒獻軍前。復思暹羅與緬甸海道相通。最為密邇。又不當大兵扼要之衝。駁走尤為易達。且緬賊曾經侵奪其地。或欲竄身海外。暫息游魂。均未可定。暹

羅向受緬匪蹂躪。積怨甚深。此時如有故王詔姓後裔。已經恢復舊疆。自當志切報仇。不遺餘力。緬酋等設逃竄至彼。諒必擒送天朝。藉抒宿憤。第恐該國積弱已久。或懼緬賊兇殘。且不知中國進剿情形。及逆酋窮蹙逃生之故。臨時未免心存疑怯。自當先行明切曉諭。俾其洞悉利害。機宜於事更為有益。因命軍機大臣擬寫經畧等及該督列銜檄稿一道。著封寄李侍堯用印行文。該國王並令探

明該國王如係詔氏子孫復立即於進兵前
後就洋船迅速轉發倘仍係甘恩勅等覬覦
竊據該國尚無主張之人竟可無庸給與即
將原稿奏繳再上年八月間李侍堯奏暹羅
國為花肚番殘破夷目甘恩勅具呈乞封而
河仙鎮土目莫士麟亦將該國情形繪圖呈
送當令軍機大臣代寫諭稿寄回嗣因阿里
衮等奏程轍稟詞有暹羅欲圖恢復之語復
降旨令該督選派幹員向莫士麟訪問暹羅

國實在構釁情形查覆本年正月據該督奏
稱已派署都司鄭瑞等於十一月內前赴河
仙鎮但水道俱屬外洋必俟三月內始得回
帆彼時因該督並未得信僅以空言覆奏殊
屬糊塗曾於摺內批飭此後並未據該督奏
及此事今距去年檄諭甘恩勅等之期已將
一載即該督前摺約計三月回舶之候亦踰
數月何竟杳無信息縱云委員等在洋守候
風信亦當有信報該督不應濡滯若此之久

李侍堯向來頗知奮勉乃近日辦理諸務較
前太覺紆緩竟似易轍改絃墮入外吏因循
習氣去年已屢申飭何以不知悛改豈朕委
任期望之意著傳諭該督令其力圖省改承
受朕恩至暹羅國現在地方情形若何該國
究係何人掌管并甘恩勅有無回稟差詢莫
士麟處委員曾否回粵之處仍著該督作速
詳確查明據實繕摺由驛星馳奏覆毋得仍
前延緩將此併諭傳恒等知之 旌表守正

捐軀之河南商邱縣民孫文禮養媳韓氏
辛未吏部等部議覆工部尚書署理藩院尚
書福隆安奏稱伊犁烏魯木齊回部各城烏
里雅蘇台科布多西藏西寧各等處跟隨駐
劄各大臣辦事之筆帖式護軍校等官內有
奮勉出力者該管大臣等保奏以主事陞用
回京後即由吏部遇缺即補未免過優請嗣
後遇有此等人員回京引見後掣分部院學
習三年由各堂官遇缺保題平常者咨行吏

部按班坐補應如所請從之○壬申諭軍機大臣等余文儀覆奏查訊逆匪黃教謀逆起事緣由一摺內稱黃教上年在岡山謀為不軌皆係朱天麟即朱一德與之夥謀同惡招集多人現在尚未就獲又風聞該犯割髮逃竄業派弁兵協拏等語朱天麟一犯為案內始終助逆之巨惡斷不可容其漏網致得煽誘餘燼復滋事端著傳諭崔應階即行飭交臺灣總兵林國彩令其實力密躡嚴拏務期必獲毋任遠颺倖逃顯戮其餘黨之零星逃散者並遵前諭悉心設法搜擒倘不上緊督辦或致根株不能淨盡將來如有發覺惟於該督等是問○又諭據明德奏查驗湖北省解滇馬騾內除沿途倒斃及留餒九百六十五匹外尚有一千四百七十三匹或鼻濕患病或勞瘠疲瘦均難收用現將陝西所辦騾頭抵補並經解員等借銀就近購買賠還其湖南馬匹已到一起逐一查驗與湖北大概

相仿現在督令上緊買補等語軍營馬匹最關緊要該督撫等自應詳加挑選臚分肥壯者解送并飭解員沿途小心管解以資軍行實濟且該督等曾經奏及解滇馬騾俱加意選擇如法運送乃今湖北解送之馬騾倒斃疲乏不堪適用者至一千餘匹之多而湖南續到之馬大畧相等皆該督撫等漫不經心辦理不善所致現照明德所請令解員等就近買補所有抵補陝省騾頭各項價費及解員暫借買馬之項俱著原辦之督撫等分賠其因何將此等疲乏不堪馬匹解往充數之處著傳諭吳達善揆義方世雋即行明白回奏其不能小心管押之解員並著該督撫查叅明德原摺併鈔寄閱看○又諭據明德奏湖北解到馬騾內逐一查驗不堪應用者甚多湖南所辦亦與北省相仿現將陝省解到之二千騾頭抵補其不足者仍令解員就近購買賠補等語湖北湖南兩省解到馬騾既

有倒缺駁還。自應如傅恒等前奏。即將陝西解到之二十驛頭抵補。前已傳諭文綬。將停解之驛二千頭速行續解。合計共有四千諒已敷用。所有補用驛頭購買及解送價費。均著楚省原辦之督撫等。如數賠還。至此項驛頭原備軍營官員買用。今既須抵補楚省解到疲乏不堪之數。自應先儘官用。如有餘剩。再令滇省官兵出貲認買。但應將原買價值及沿途支應草乾飯食。並運解一切銀兩全行估算覈計。令其照數承買。方於官帑無虧。其楚省辦理未協倒駁過多之處。已有旨令該督撫等明白回奏。著將此傳諭傅恒及明德知之。○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等奏鑄礮工匠現已熟悉。本月初五日製得大礮一位。用銅二千餘觔。中安大鐵子一重十六兩。羣子十餘。各重二兩。豎立木柵約三里外。安礮施放。礮子直衝木柵。復迸散山石。入土五六尺。若將模子畧放。即三千觔重礮亦屬易辦。查

鑄礮先分節做成泥坯。模子臨時將模子對縫埋入土坑。然後灌入銅觔。閱三時礮身可就。土坯必俟自乾。不可火烘。又中間所用鐵桿亦須豫造。用時將官員兵役分帶銅觔立時鎔化。即可成鑄。礮身熱退約須二日。掘取土坑。以及鑽打火門。統不過四五日。即可對敵施放。無論木寨磚城。無不應手立破。得旨欣慰覽之。○癸酉遣官祭火神廟。○甲戌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揆義奏湖北自五月以後雨水過多。江水陡長。江夏武昌等州縣地畝房屋多被淹浸。現在率領道府等查勘等語。湖北濱臨大江之區。每遇夏秋盛漲。易致泛溢。此次江夏武昌興國漢陽漢川沔陽黃岡等州縣田廬被淹。雖成災分數不同。朕心深為軫念。著該督撫等即速詳勘被災情形。照例撫卹妥協辦理。毋致窮黎稍有失所。其勘不

成災之處即可補種晚禾民力未免拮据並著酌量借給籽種實力撫綏俾小民均霑實惠毋令胥役從中滋弊以副朕軫恤閭閻至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戶部議駁明德奏分賠銅觔一摺已依議行矣此項分撥各省銅觔原在應運京銅數內截留自應按照原議分作二年補解京局乃明德摺內並未將截留銅觔作何補運之處詳晰聲明已屬含混至原撥銅觔既給自湯丹廠即

應照湯丹廠每百觔六兩四錢之價定數追賠何以轉照青龍等廠每百觔五兩一錢有零者定價致短賠銀至二萬七千四百餘兩之多顯係為屬員等避重就輕尤屬非是明德近來辦事頗不如前朕屢加訓飭冀其悛改何以辦理此案尚深染外省惡習顛預錯謬若此明德著傳旨嚴行申飭仍照部駁情節另行妥議速奏並諭傳恒知之○乙亥諭據傳恒奏野牛壩地方製造戰船板料櫓楫

等物七月內俱可完竣將來運至河岸擬令綠營兵與滿洲兵丁更換擡運即跟隨之家奴等亦令分派輪擡一摺所辦甚是他人斷不能似此已於摺內批諭矣滿洲兵騎射素嫻進剿時自宜資給馬力至於習勞之事則與綠營兵丁既同隸行間原不應區分彼此向特因綠旗惡習恒怯無能臨事每多退避是以有犯必懲若其服役辛勤當與滿洲兵一體愛惜以均其勞逸前此領兵大臣惟知

體恤滿洲而於奔走服役專派綠營不復念其獨勤豈一視同仁之道今傳恒於運送船料令滿洲兵輪流乘騎分擡不使綠旗偏於勞瘁並以大臣官員跟隨之家奴等皆乘馬安行於理未協亦一例分派輪擡籌辦實為公當綠營兵丁稍具天良有不知感激奮勉願為國家出力者乎此實從來所未籌及自非公忠體國與朕同心之大臣豈能酌理揆情均平妥協若此凡有領兵之責者皆當奉

以為法。傳恒如此存心。必蒙

上天所垂佑。迅奏膚功。自可豫卜。朕心深為嘉

悅。至於造船一事。水陸並進。實為征緬最要

機宜。乃朕屢次詢問。而阿里衮鄂寧阿桂等

並以該處崖險澗窄。斷難行船為辭。即朕今

年特派傅顯為三泰等前往。專辦此事。亦以

沿江一帶。實無造船處所。奏覆及傳恒既至

永昌。即遣人往勘。則於銅壁關外野牛壩地

方。即得可以成造船隻之處。樹木既足。供船

料。且氣候涼爽。可以屯聚兵匠。而野人又極

恭順服勞。無異內地編氓。同此沿邊地壤。非

自今日始通。何以前此竟無一人見及。而傳

恒得之。竟爾便於取攜。可見事無難易。人果

專心致力。未有不成者。無如諸人皆豫存畏

難之見於胸中。遂以為隔閼不可行。以傳恒

今日所辦觀之。向所謂斷難籌辦者。然乎不

然乎。傳恒摺著譯漢發鈔。並將此宣諭中外

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傳恒奏。從緬地逃

回之內地民人。賴能耀供。上年有貴州餘丁

被掠。經緬匪詢問。天朝進兵情形。該丁即說

調兵三十七萬。領兵大臣係阿公爺等。語後

來緬匪不見天兵信息。疑是此人掉誑。即行

殺害。此事始末。先據阿里衮等查奏。川貴餘

丁冊內。並無缺少。惟外委張秉忠。去年十月

往蠻蕃放卡。曾收留貴州平越府人王先作

為餘丁。旋遣尋覓。蔬菜不回。致被緬匪掠去

等語。是賴能耀所供。貴州餘丁。即係王先伊

於被掠之餘。向賊匪盛稱中國兵勢。及帶兵

之人。以示震懾。且私告把總崔直中。以明瑞

之事。囑勿漏洩。其人尚知大義。後因緬匪惡

其誑語。橫遭毒害。情實可憫。著傳諭良卿。即

行飭查。平越府地面。有無王先其人。赴滇不

返情事。如察訪得實。即查其父母妻子。是否

尚存。量為賞卹。仍一面據實具奏。并將此諭

令傳恒知之。○又諭曰。揆義奏。湖北自五月

以後。大雨連綿。江水驟長。江夏武昌一帶。低

窪地畝間被淹浸等語。已明降諭旨令該督撫悉心查勘。分別加意撫卹矣。湖北現在辦理送兵事宜。其官兵經過各驛。雖在上游。非濱江州縣可比。但恐地界毗連處所雨水亦多。間有泥潦阻滯。亦未可定。著傳諭吳達善迅速查明官兵經過各站有無妨礙之處。即行具摺奏覆。其間或橋道馬匹船夫之類。有應行經理者。務即一面妥協籌辦。令官兵迅速前往早抵滇省。方於軍行有裨。將此傳諭知之。

○又諭曰。錢謙益以故明大員。設使死節。則為明之忠臣。即貶斥本朝。亦所應當。乃既投順本朝。仕躋卿列。仍以狂悖詆毀之詞。刻入初學有學二集。其人本不足齒於人類。此等詩集流傳於世。道人心。大有關係。因降旨宣諭中外。令該督撫等將書板及刻本悉力查繳。送京銷燬。今偶閱其面頁。所刻初學集。則有本府藏板字樣。有學集。則有金匱山房訂正及金匱書林敬白字樣。是初學集書

板原係伊家所藏。縱其後裔凋零。而其書現在印行。其板自無殘缺。轉售收存。諒不出江蘇地面。無難蹤跡跟尋。至有學集。則鐫自蘇州書肆。自更易於物色。但恐因有查禁之旨。書賈等轉視為奇貨。乘間私行刷印密藏。希圖射利。尤不可不早杜其源。高晉此時現駐蘇城。著傳諭令其將二書原板。即速查出。檢點封固。委員迅行解京。若所屬或有翻刻之板。亦令一併查繳。毋任片簡遺留。至前諭查銷刻本。予限二年。原因邊遠省分。及窮鄉僻壤。一時或難周徧。是以寬定其期。俾不致失於疎漏。若江南地居近省。且係錢謙益原籍所在。尤應首先查繳。倘時日過於稽延。恐無知之輩。罔識利害。竟將應燬之書。得以從容潛匿。則因循之貽誤不淺。雖此等藐法之人。犯出原可重治其罪。然與其嚴懲於事後。何如妥辦於此時。高晉奉到此旨。務即實力查辦。不得僅以委之屬員。塞責若不留心身親

其事以致有名無實。日後一有發覺。惟該督是問。將此詳切傳諭知之。又諭曰。永德奏浙省查獲小錢一案。據供有廣東潮陽縣人陳茂榮於上年十二月從粵省航海帶至乍浦等語。已傳諭李侍堯。鍾音。照該撫咨開住址。實力嚴行查緝。徹底根究矣。但廣東距浙甚遠。陳茂榮所有小錢。無難就近行使。何必遠涉海洋。赴浙銷售。此必吳七事發到官。捏招遠省無賴之人。希圖狡飾。亦未可定。且積錢至數百千之多。其中必有本地奸徒夥局私鑄。並銷燬官錢情事。江浙地面犯案最多。則銷鑄之犯。自必潛匿該處。即如去年江蘇巡撫彭寶查辦私鑄案。犯出行家鋪戶。俱在浙江海寧縣長安鎮翁家埠等處。乃其明驗。著傳諭永德。一面將案內各犯悉心推鞠。務得確情。並設法嚴密查拏。使私鑄窩販要犯均無漏網。毋任藉詞狡展。致稽延時日。經畧大學士公傳恒等奏據差往老官屯偵

探之。獾夷金襖。稟稱由虎踞關至老官屯。並無緬匪攔阻。惟老官屯江邊。離去年舊柵三四里。又立一柵。共計三層。內用磚砌。中間排立大木外層。加築土牆。周遭挖壕。寬二丈深。如之前開一門。搭有吊橋。後門通江。四隅築有礮臺。高與柵等。柵內有賊四百餘人。江內有空船二十餘隻。夜間敲梆鳴鑼。防範甚嚴。等語。查老官屯為水路扼要。賊揣我兵必仍照上次專由旱塔進攻。故防範倍密。今擬攻其不備。臨時先遣兵一枝。由新街渡江。擣其西岸之柵。批。此是勝著。又奏。并令蠶幕船隻順流而下。奪其江內賊船。或潛分輕兵一隊。繞過老官屯木柵。在下游斷其歸路。使賊人知阿瓦之船不能往來。自必驚惶。思竄。雖有堅柵。可不攻而破。得旨。爾等所鑄大礮。亦足攻破矣。以內閣侍讀學士富察善。刑科給事中。塘古泰。俱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兩江督標中軍副將索渾。為山東登州鎮

總兵。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威縣民鍾起山妻田氏。丙子。諭據永德奏。金華縣民朱汝組。因欲分家不遂。捏造謀反揭帖。將伊母孔氏。並同胞兄弟朱汝贊等。及伊妻方氏。弟兄之妻金氏等。一網誣陷。逞其狂悖。實為罪大惡極。請將該犯照律凌遲處死。例應緣坐犯屬。未便寬貸。仍分別定擬一摺。朱汝組。以分家不遂。細故輒敢肆其狂吠。並將伊親母兄弟族人合家誣陷。此等梟獍兇徒。自應予以寸磔。至其母妻兄弟人等。既為該犯誣害。若仍照例緣坐。則反中朱汝組之計。不足以昭平允。所有朱汝組之母孔氏。妻方氏。及其兄弟朱汝贊。朱汝堯。朱汝厚。朱汝經。姪朱振周。朱振傳。朱振攀。朱振熙。朱阿起。朱寬。朱振愷。朱梁必等。伊嫂金氏。洪氏。童氏。弟妻嚴氏。伊女長女。及未許字之姪女等。均著免其緣坐。朱汝贊。並免褫革餘俱照該撫所擬發落。丁丑。定叅處州縣。並議處守巡各道。例諭。

前閱富尼漢叅奏亳州知州張肇揚疎脫兇犯久無弋獲摺內。止請將不行查揭之知府臬司。分別查議。而該管之廬鳳潁道李質穎。並未指叅。其中不無瞻徇情事。因諭令高晉查明具奏。今據奏稱。重犯脫逃例內。該管府州。應計案限年催緝。未載有並將巡道叅處之文。是以該撫不將該道列叅等語。守巡各道。為監司大員。所屬州縣均有督率稽查之責。若於一應處分上歸臬司。下委知府。而該道獨不與其事。則平日之所為。承上接下者。將竟聽其一切廢弛。不復覈其功過。地方又安用設此道員為也。即云向例未及。亦係定例時之疎漏。不可為訓。且開督撫以喜怒為叅與不叅之弊。嗣後凡各州縣叅處事件。應將該管守巡各道。一體議處。以重責成。而示懲儆。其如何分別。著為成例之處。著吏部詳晰定議具奏。此案著即交部嚴加議處。尋議查州縣叅處例內。有兩司處分。未經議及道。

員者五條有知府處分未經議及道員者十條臣等酌議道員職司巡查稽覈州縣官遇有叅處未便令其置身事外請嗣後州縣處分案件舊例有兩司處分未及道員者擬將該道處分加司一等有知府處分未及道員者擬將該道處分減知府一等從之○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思哈奏報河南省城於本月十一二日間有小雨尚未霑透至十七日得雨入土二寸實稱甘澍等語豫省五月內已經普得雨澤其六月望前所得皆係小雨田禾正在待澤之時今甫得雨二寸何以遽稱霑透已於摺內批示現在阿思哈已起程前赴雲南著傳諭吳嗣爵即將該省十七以後曾否續得透雨並此時田禾實在有無望雨情形速行詳細確查據實覆奏阿思哈原摺並著鈔寄閱看○戊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據伊齡阿奏湖北

黃梅之扁擔裂江隄迤上於六月初六日夜因大雨水長已成潰口約長六七十丈等語前據揆義奏到湖北武昌漢陽等府屬被水情形並稱今年水勢與乾隆三十二年相等當經明降諭旨令該督撫等詳勘被災處所加意撫卹至黃梅縣屬被水之處該撫摺內祇稱淹漫隄內水鎮鄉村十八處低窪地畝其江隄漫口若干丈及現在作何搶修趕築之處並未據詳晰聲明再揆義所奏係六月

初二以前之事今伊齡阿所稱大雨水漲係六月初六日似黃梅江隄潰口又係該撫前次具摺後事何以未據續行奏報著傳諭吳達善揆義一面上緊妥協查辦仍速將漫口情形若何據實覆奏至黃梅縣隄工前於三十二年據定長奏請修築曾諭高晉前往該處會同查勘據奏黃梅等縣董家口以上界連江西德化境內一帶隄塍原係民修工程現估需銀一萬七千九百餘兩請借動官項

交民自修後。分年徵還。經朕降旨加恩。即交地方官。動用公項辦理。毋庸借帑扣還。原期工歸堅實。以為永遠捍衛田廬之計。今此段漫缺隄垸。按當日原圖覈計。似即在前次估修之內。何繕築甫及年餘。即已潰塌。若此從前條派何員承辦稽查。并動項若干。如何覈銷保固之處。著吳達善高晉。即速查明。各行具奏。再該處江隄。與江西德化縣相接。黃梅隄既漫溢。其毗連江西一帶地面。有無被水

淹浸。是否不致成災。未據吳紹詩奏及。並著吳紹詩。一併確查。迅速據實具奏。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開州民芮閻妻江氏。廣東新會縣民陳熙定女陳氏。已卯諭曰。劉純煒病已痊愈。著加恩。以三品京堂用。庚辰諭本日值年旗帶領引見。該管王等俱以齋戒未到。祭祀大典。自應如是敬謹。嗣後諸王等遇齋戒日期。俱著在紫禁城內住宿。不得於私邸致齋。著為令。諭軍機大臣等。本月十

一日。據崔應階奏。福建省城一帶。因五月內晝夜大雨。致有積水。民田間被淹浸等語。當經降旨該督。即行加意撫卹。並查明積水消退處所。借給籽種。令其趕種晚秋。俾小民無致失所。今距奏到之期。已將次二十日。並未據該督續行奏報。朕心深為廛念。著再傳諭該督。即速確查該省五月下旬天氣晴霽之後。積水是否全行消涸。民間趕種秋禾。尚能無誤耕作之期與否。迅速查明。據實覆奏。

又諭。前因粵省解馬兵丁。有沿途滋事之處。曾於許成麟摺內。批令明白查奏。今據奏有廣西提標兵丁陳日陞。牽馬至思恩府住宿。因水夫將料拋撒。致相爭毆。該犯聞水夫被傷身死。連夜脫逃。隨經緝獲。究擬等語。此案雖據該鎮查明。被毆水夫並未成傷。陳日陞亦經拏獲。但該省既有此兵丁脫逃之事。自應據實入告。何以該督撫等並未奏及。著傳諭李侍堯。官兆麟等。即將此案從前因何不

行具奏緣由並現在如何究擬之處即行詳細具奏至廣東旗營佐領六十七縱容兵丁強占民房失火延燒一案前據明德摺奏案內有應質兵丁交馬回粵現在飛咨該省拏解另行審辦等因迄今曾否解往亦未據該督等奏報並著李侍堯一併查明速奏○又諭據富尼漢奏安徽省因六月初一日至初六連日大雨諸水漲溢沿江濱湖之懷寧桐城各州縣稟報低窪田地被淹飭屬確查分別酌量等語前據揆義奏湖北武昌漢陽黃梅等處江水漲溢安徽境地本屬毗連且勢當下游所有窪地自必間被淹浸雖據該撫富尼漢奏稱本月初七日以後天氣大晴水勢逐漸消退但其中田畝有被淹較重一時疏消不及者自應照例量加撫卹毋致稍有失所即現在水甫消涸其地尚可補種晚禾雜糧而民力不能措辦者並著該撫即速查明酌量借給籽種俾得及時栽插毋誤耕作

之期方於民食有濟一面仍將疏宣積水及查勘已未成災各分數情形迅速據實具摺奏聞○又諭據經畧傅恒等奏稱本年進兵時倘賊匪死守老官屯兵船不能過或以礮攻取或以計攻取固善倘仍不能我兵既占據橋梁令兵渡至西岸收取西偏村莊繞過老官屯在西岸駐守截斷阿瓦城接濟兵糧賊人落膽自難固守此時猛拱人等請攻勦夏鳩自可不論氣候仍照前奏先行帶兵前進等語此次進兵必先攻克老官屯留兵駐守方為計出萬全今傅恒等奏稱倘不能徑渡令兵繞至西岸斷其接濟兵糧亦係一策我兵據江上流兩面夾攻固善或環攻老官屯令賊匪無計可出再取阿瓦城亦可但如此辦理必需兵三四萬方足敷用此時我兵較少仍應攻克老官屯後留兵固守再取阿瓦方為萬全若謂老官屯難取棄之而前先攻阿瓦斷斷不可賊匪在我後路必抄襲我

兵。阿瓦乃其巢穴。防守視老官屯尤堅。萬一我兵到時。攻取稍緩。未免前後受敵。所關匪細。此處應熟籌之。朕意仍應先攻老官屯。為便。惟我兵直逼賊寨。恐致士卒多傷。應造大礮攻取。或設計攻取。即多需數日。亦無不可。將此傳諭。經畧傅恒等知之。傅恒等所奏。總以進兵為急。朕甚嘉悅。然進兵之道。必當計出萬全。不可不籌算周詳也。且瘴氣亦屬可虞。齊凌扎布。即染瘴身亡。官員兵丁染瘴者甚眾。亦當在意。相時而動。可傳諭傅恒等。遵朕節次所降諭旨。相度機宜。妥辦。○是月。江西巡撫吳紹詩奏。九江地處下游。於五月二十八。九。至六月初七等日。暴風疾雨。湖北連界之黃梅縣。後湖漲溢。斗母菴橫壩潰口二處。湖水漫入。又初五日夜。風雨甚大。兼之上游川水暴注。高於隄面。黃梅潘興口。迤上江隄。隄被衝漫。江水湧入。人力難施。以致德化縣之封一封二兩鄉。全被淹沒。其附近之桑

落等鄉。亦淹至十之七八。幸先期豫備。未傷人口。臣於十一日。輕裝減從。親赴查勘。務使一夫不致失所。此外尚有九江府屬德安。湖口。彭澤。三縣。南昌府屬南昌。新建。進賢。三縣。饒州府屬鄱陽。餘干。二縣。南康府屬建昌。縣各報一隅被淹。詢之土人。據稱即日。速晴。水退。立秋前。尚可補種。晚禾。臣隨時查察。飭令分別辦理。得旨。黃梅被水。正厯江西。覽此奏。水退補種情形。畧慰其有成災者。即加意撫卹。毋致失所。湖廣總督吳達善奏。赴滇官兵。現已全過湖北。湖南加站趨行。亦得出境迅速。現在進兵伊邇。文報最關緊要。已飭沿途州縣。務選精壯夫馬。安設各臺。又令各鎮挑派勤幹妥弁。按臺分駐。以利進行。得旨。知道。了。妥辦。務速。不可遲誤。湖南巡撫方世雋奏。現辦送赴滇官兵。臣於六月十四日。馳赴常德。澧州一帶。督率查催。六月十九日。錫

清 實 錄

伯等兵已全數過常其續派京兵一千分為五起先後趨行亦於六月二十七日全數過常并知照前途文武大員加意督催務必加趨數站以期速到軍營得旨嘉獎四川總督阿爾泰奏經畧大學士公傅恒咨開前調撥川省劈山礮四十位最利軍行應再添調四十位臣隨於各營如數添撥惟由各營分路起運雇騾維艱現按站雇覓短夫加站遞運查川省亦屬邊徼各營一經撥動現存礮

位無多滇省既無劈山礮似可將解去者酌留備用川省照撥解之數另行製造報部覈銷計造礮之價較之往返運費尚覺省便得旨如所議行○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等奏前因自京隨來通事線瑪猛告假回隴川臣等諭令告伊頭目線官猛偵探邊外情形茲線官猛等來騰所稱老官屯立柵各情形與金襖無異又稱阿瓦與野養子打仗不勝將賊衆紛紛調回臣前因戛鳩賊人無端撤回恐

會合老官屯之賊來野牛壩滋擾現老官屯守寨賊兵僅止五百想未必敢來但賊計詭詐臣等仍當留心整備批好大約懜駁今年當滅皆我軍之善機也又奏據線官猛等稱五月盡間伊差人往猛卯買米聞猛卯江外猛尾地方有緬匪小頭目素林角烘帶數十人在彼駐劄即派線瑪猛等帶戶漢八十一人前往刦殺素林角烘踉蹌敗歸并將所獲牛馬帶至騰越候驗并據線瑪猛稱自猛尾回途遇見線甕團戶漢詢之小猛育地方有緬目節蓋在彼收稅戶漢等前往刦殺搶得牲隻貨物甚多又聞得苗溫三月內在莽噶地方被大兵勦敗向懜駁索兵並未添給查向來線官猛線甕團甚畏緬匪今乃敢突入搶殺其氣甚壯此皆由感激輸誠思自為戰緬匪滅亡之兆亦可概見又批若如先前之軍營安能有此又奏查猛尾猛育原係木邦所屬離腊戍約三站設緬匪照常任彼抵禦

線瑪猛等亦斷不能到彼。懜駁於苗溫索兵時。又不添給。非別有抵禦。力難兼顧。即因知野牛壩現在造船。揣我兵不進木邦一路。故不防備。得旨。似此則木邦一路。竟不必進兵矣。又奏前賀丙帶猛拱擺夷底拉等二名來騰。當經奏明酌賞放回。并令賀丙同至止丹候信。茲於六月十九日。賀丙差頭人夏線齋送猛拱大頭目脫猛烏猛夷稟一件。及賀丙夷稟一件。當即譯看。脫猛烏猛夷稟內。係投誠之語。仍差底拉等送交賀丙轉報。而賀丙稟內稱。夏鳩江駐劄之緬匪。約六月十三日。可以走完。脫猛烏猛即可來見。臣等復面詢夏線。據稱緬子原有一千餘兵。駐在夏鳩。現要回阿瓦。牛馬已上船。惟頭目盞拉機尚未起身。其緣何撤回之故。不能深悉。查底拉原供內有助殺緬匪之語。脫猛烏猛稟內並不言及。此明係該夷目因緬子退回阿瓦。遂不欲大兵到伊境內。首鼠兩端。是其常計。臣等

實錄卷一百五十七

庚

仍將兵馬調齊。相機酌辦。批。此或有之。彼若接濟糧米。無騷擾我兵後路之事。則亦不必問及。但須詳視其情形。毋墮賊計。又奏查盞拉機駐兵夏鳩。匆匆調回。斷非無故。或因野牛壩現在駐兵造船。伊等揚言欲回阿瓦。陰欲順流會下游之賊。前來滋擾。又批。亦未可定。想來彼欲聚守老官屯耳。又奏臣已由六百里加緊。知會傅顯等。令其偵探。如果賊來窺伺。即帶兵勦殺。臣等并調集兵馬。接應斷不致有疎虞之處。又批。好一有信息。速行奏聞。又奏。若賊人竟回阿瓦。是欲固護巢穴。作以逸待勞之計。如此則我兵大舉轉無阻滯。可直抵阿瓦省。沿途兵力。倘賊計均不出此。或與野養子洞烏打仗。須兵抵禦。故爾調回。臣等不時差人偵探。俟有確信。再奏得旨。擾亂我兵後路驛站。不可不防。得信即奏。又奏。據線官猛稱。前差人至邊外來撤地方。探聽猛密一路。信息適猛密土司罕洛差擺夷

實錄卷一百五十七

庚

二人來云。本欲投誠。心懷畏懼。不敢輕至內地。若線官猛能保其不死。現備米石。俟大兵到境。情願供應。並將貢獻象牙等物。臣等現諭線官猛。發給猛密覆信。令差頭目來營。以備詢問。查猛密距阿瓦較近。不可不留心查察。將來我兵抵境後。如該土司實在輸誠。即收其米石牲隻。以濟兵力。並將該土司。或其子帶隨軍營。防其攜貳。倘心存觀望。即行勦滅。以絕後患。得旨甚好。機會欣悅。覽之。○貴州巡撫良卿奏。上年馱馬缺乏。稽遲鉛運。臣同道府等。均干吏議。共知猛省。殫力籌催。趕赴例限。所有積滯京鉛。現已趲運清楚。嗣後不致再有貽誤。得旨。知道了。汝辦理諸事。不要。即如閩兵過境。雖應督飭速進。何致令民擡舁而行。成何事體。雖不罪汝。但此項不可開銷達部。令天下傳以為笑話也。

實錄卷八百三十七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七

實錄卷八百三十七

甲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八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並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總纂修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秋七月辛巳朔享

太廟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

上詣

安佑宮行禮○諭軍機大臣等崔應階題叅已革鳳山縣知縣方輔悟承辦軍需虧空庫項倉穀明有藉端侵冒之處現在提審究追等語已降旨交該督嚴審擬追矣臺灣應付官兵一切俱係動用官帑據實報銷該縣乃敢藉此為名虧空庫項一萬三千兩倉穀三千餘石之多顯有侵冒情弊該督即行嚴審確

情如果侵欺屬實即當速行定擬趕入本年秋審情實其所虧銀兩如方輔悟家產不足抵補即著落該管各上司分賠完帑毋致公項久缺並傳諭該督知之○鑄給督理雲南屯田糧儲分巡雲武二府兼管水利道關防從調任巡撫喀寧阿請也○壬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陳篆著准其回籍終養提督貴州學政著王士荼去○國子監奏臣監學舍修葺俱係恩賞銀兩並不領用正項向來俱係臣監自行辦理但分毫俱關帑項未便擅自動用請嗣後遇修理年分先行踏勘銀二百兩以上者奏明興修再直省援例貢監造冊報部即將該生年貌籍貫三代履歷造冊送監在部報捐者亦然臣監另設號簿列名鈐記各給印票一紙在外者發督撫轉給在部報捐者令該生親領倘有斥革病故即將印票送監銷燬今遵行日久間有因不來

京考試。遂不赴監領照。遇有斥革等情。臣監無憑查對。請嗣後在部在籍報捐貢監。俱令戶部將部照送監。臣監遵舊例給照。現今未領監照者。令該地方官嚴催補領。嗣後如有不領照者。將該生照違制例辦理。再臣監逢鄉試之年。錄科考驗等課卷。應一概彌封。從之。○癸未。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據明德奏。廣西府五槽通判馬生龍。委管威寧銅店。虧缺應存運腳銀一萬四千兩零。請革職嚴究。定擬等語。馬生龍管理銅店。虧缺銀兩。至如許之多。殊屬不法。著革職。交與明德。即提拏案內經手家人書役。一併嚴審究追。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明山奏。甘肅地方。自五月以來。雨水較少。現已得雨三寸。是甘省雖曾得雨。未為優渥。已傳旨詢問。今日扎拉豐阿奉差回京。詢以沿途雨澤情形。據奏陝甘一帶。頗覺望雨。及召見新任山東按察使王亶望。亦稱

自甘肅起程後。行至蒲州。始得雨澤等語。看來陝省入夏以來。不無稍旱。前此何以未據奏聞。今蒲州既已得雨。該地與陝地毗連。曾否同時沾沛。現在有無望澤之處。著傳諭勒爾謹。即將陝西各屬。曾否得雨。沾渥。民田景象若何。是否無誤耕作。速行具摺。據實覆奏。尋奏查前次未得透雨之咸寧。長安。高陵。咸陽。涇陽。三原。藍。厚。扶風。岐山。乾州。武功等州縣。俱於六月三十。及七月初三等日。得雨深透。其已得透雨之州縣。自七月以來。又各得雨透足。禾苗亦俱暢茂。得旨覽奏稍慰。○刑部疏請秋審大典。九卿會審。向例分送招冊。總以緩決三次為斷。惟是節年改輕改重之案。多屬新事。是分送九卿。緩決三次以下招冊。仍係具文。秋審案件。果於本年新事。斟酌至當。則已入緩決一次之後。原可無事覆覈。嗣後秋審。臣部止將本年新事招冊。刷印分送。其舊事已入緩決者。毋庸再行刷印。朝審

案犯照秋審之例辦理報聞。○以通政司副使德爾泰為光祿寺卿。○以正紅旗護軍統領富椿為鑲藍旗漢軍都統。○以浙江紹興協副將寶璜為山東登州鎮總兵。○甲申諭曰富椿已補授都統。所有護軍統領事務仍著兼管。○又諭曰大學士尹繼善趕赴木蘭其未到之前。所有行在兵部事務著福隆安暫行署理。○又諭曰福隆安隨駕木蘭。所有步軍統領印務著英廉署理。理藩院印務著

官保署理。○乙酉諭軍機大臣等舒赫德奏阿克蘇貿易之安集延回人烏舒爾呼里等經過布魯特薩雅克部落有布魯特數十人將牲畜貨物搶去。節次令阿克蘇貿易之布魯特等行文索取並不遵交。反稱非舉兵不能索取。請派兵三四百名往拏竊犯。追取貨物。如伊等抗拒。即進兵勦辦等語。烏什葉爾羌喀什噶爾附近地方俱係布魯特居住。安集延回人貿易必由伊等游牧經過。今肆行

搶掠復敢恣意大言情殊可惡。自應辦理以示懲儆。著傳諭舒赫德等即照所奏派出滿洲厄魯特察哈爾健銳營兵數百名令納爾圖保寧阿奇木等帶領前往舒赫德亦帶兵百餘名在後策應。仍將如何辦理之處即行奏聞。○丙戌諭曰葛峻起著以原品休致。所遺太僕寺卿員缺著袁守侗補授。○又諭曰總兵依常阿係健銳營章京出身。歷練軍務著馳驛赴雲南軍營交經畧傅恒酌量差遣

○諭軍機大臣等前署甘肅寧夏府知府張為梅由加捐道員補授江蘇驛鹽道。因員缺補放有人應歸原班銓選。今據吏部查稱該員投文之後並未投供驗到亦無告病等語。該員既經加捐道員何以遷延日久並不赴部就銓。或竟回原籍抑仍在甘省逗遛均未可定。著傳諭楊廷璋明山即速查明據實奏聞。尋楊廷璋奏查張為梅在寧夏府任內選授江蘇驛鹽道隨卸事請咨於九月初二日

到京投文。知已扣缺歸入捐班。選用。因途次染痢。暫行回籍醫治。詎久病虛弱。復成怔忡。調理至今。方可支持。病中誤認候選之員。未曾在部投供。驗到者。可無庸告假。是以在部在籍。均未具呈。殊屬不合。請將張為旃交部察議。得旨。張為旃著嚴察議奏。○又諭曰。福建建寧鎮總兵依常阿。現在派往雲南軍營。所遺員缺緊要。著傳諭崔應階。於閩省副將內。慎揀妥員。奏聞署理。○又諭。今日保寧府

知府德昌。請訓。經朕召見。看其人既平常耳。亦重聽。知府有表率屬員之責。德昌恐不克勝任。著傳諭阿爾泰。留心察看。是否尚能稱職。據實奏聞。如果不宜知府之任。斷不可姑容貽誤。○以兵部右侍郎宋邦綏兼署倉場侍郎。丁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富尼漢奏。安省被水各府屬。自六月初七以後。迄今半月。晴明。節次飭屬

查勘被淹居民。量為撫卹。無力貧農。酌借籽種。一面開倉平糶。以資接濟等語。前已降旨。該撫確查災地。加意撫綏。第念該省係積歉之區。民間元氣未復。今歲麥收。又復未能豐稔。現在已屆立秋。江湖積水。或未能速消。晚秋雜糧。不及補種。閭閻生計。難免拮据。著富尼漢督率所屬。悉心經理。酌量借給籽種。平糶。有應加撫卹者。即照例善為撫卹。務使貧民均沾實惠。毋致稍有失所。該部遵諭速行。

○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恒等奏。請將明德暫留雲南。協同阿思哈辦理軍務。所奏甚是。明德係辦理軍需熟手。前已傳諭。令其俟阿思哈帶兵前進。仍令明德署理督篆。留永昌照料策應。現據阿思哈奏報。已於六月二十六日起程。計八月望前。即可至永昌。接受總督印務。河南巡撫亦屬緊要。吳嗣爵以總河兼署。恐屬員等未免觀望。因循。喀寧阿著仍遵前旨。俟阿思哈到滇。即將撫篆交明德署

理。速赴河南新任。現在傳恒奏於七月二十日起程。赴野牛壩等處。督辦一切。今索倫吉林等處官兵。次第到滇。福建水師。七月內亦可抵軍營。約計八月中。即當合兵進剿。彼時銅壁關外一帶。必須大員駐兵接應。著阿思哈。於新街蠻暮早塔適中扼要之地。帶兵駐守。籌辦前後策應機宜。其總督印務。交明德署理。明德即當移駐騰越。經理一應軍務。彰寶現在起程。計其時亦可到永昌。接受撫篆。

任事。如此。則內外聲勢。更覺聯絡。於進剿諸事。更為有益。阿思哈。明德。彰寶。俱係國家大臣。同辦軍旅重務。總宜合力齊心。不分畛域。將此一併傳諭。傳恒等知之。○又諭曰。傳恒等奏稱。定於七月二十日進兵等語。及早進兵。迅速奏功。辦理甚善。但天氣尚熱。瘴氣宜防。野牛壩地勢微高。現有造船事務。傳恒到彼。暫駐數日。官兵既可到齊。瘴氣亦可少退。至帶兵前進時。沿途遇瘴氣地方。須覓高地。

設法躲避。人數衆多。氣候不佳。勉強進發。亦屬不可。著傳諭經畧。傳恒等。遵照辦理。并將現在有無賊匪消息。迅速奏聞。朕即欲聽捷音也。○吏部議奏。亳州知州張肇揚。疎脫重犯案內。按察使暕善。不行詳揭。巡撫富尼漢。未將各員指叅。應分別降革。得旨。富尼漢。著從寬留任。李質穎。著降三級。從寬留任。暕善。著照部議革任。餘依議。○以江安糧道姚成烈。為安徽按察使。○以故甘肅狄道州臨洮。

銜指揮使趙恒鈿。子激襲職。○戊子。

上以秋獮木蘭。奉

皇太后自圓明園啟鑒。○諭。此次巡幸木蘭。所有經過地方。本年地丁錢糧。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三。該部遵諭速行。○又諭。正黃旗蒙古副都統員缺。伊松阿不必署。著勒克署理。○又諭曰。暕善著加恩賞給按察使銜。前往哈密。更換挖穆齊圖。○四川總督阿爾泰奏。川省支放軍需。向資鄰省撥協。現據各營支領。

及滇省調撥。庫存不敷支用。若俟題請鄰省解撥。有需時日。查川省有鹽茶耗羨一項。遞年積存銀四十三萬五千餘兩。請撥出三十萬兩應用。可省運解之費。得旨。如所請行。○是日。駐蹕南石槽行宮。○己丑。駐蹕密雲縣行宮。○庚寅。

孝懿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據吳達善奏。第四起京兵。經過湖北江陵地方。有兵丁跟役保安。向縣役任儀混索廩給錢文。毆打落水淹斃。請將保安即行正法一摺。已諭令行在刑部。覈擬速奏矣。所有合雇跟役之護軍。豐盛額。赫音圖。雖據該督訊無知情縱容之事。但約束不嚴。致跟役滋事不法。罪有攸歸。現在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俟豐盛額等到軍營後。查明重加責處。以示懲儆。至帶兵之該管烏鎗護軍叅領常寧。委護軍叅領塘奇。漫無約束。實難辭咎。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據吳達善

奏。京兵第四起。自江陵張家溝起旱。抵玉路口渡江。有跟役保安。見汭河船上數錢文。認為支放廩給。上船向索。毆打任儀落水淹斃。請將保安即行正法等語。所辦尚屬允協。已批交行在刑部。覈擬速奏矣。官兵沿途應支廩給等項錢文。所在地方官。自應按名如數分足。總交領兵員弁。轉行散給。豈可令官兵親自關支。甚至官兵亦不親身赴領。轉令跟役向縣役需索。致滋事端。此即辦理不善之處。現在官兵已經過竣。姑免追究。將來凱旋

時。軍行所經之處。所有散給錢文。必當妥定章程。令該地方官彙交帶兵員弁。按隊逐名分給。毋得仍令官兵跟役。自向州縣支領。藉端滋釁。將此傳諭官兵。經過省分之各督撫知之。○又諭前因安省盤獲盜犯龔在山等十二名一案。揆義則奏稱。係廣濟縣知縣劉長靈差役追至懷寧盤獲。而富尼漢摺則稱係安省千總王光國擒獲。彼此詞語。俱涉含

糊因降旨申飭。並諭各督撫查明究係何人。首先緝獲。據實分晰覆奏。今據富尼漢奏到。盤獲龔在山一案。實係千總王光國。在桐城縣老洲頭地方飯店內盤獲。並無廣濟縣差役知會協拏等語。則前此揆義所奏廣濟縣差役追緝。全非實在情形。或係該縣劉長靈捏詞稟報。希圖以先獲見功。此等外省惡習。亦所常有。但揆義既據稟報。自應查詢明確。始行奏聞。何得僅據劉長靈一面之詞。率行

入告。若揆義有心為劉長靈捏飾。欲以鄰省盤獲之犯。歸功屬吏。則其咎更在揆義。著傳諭吳達善。即行詳密確查。據實覆奏。倘吳達善稍存瞻徇之見。曲為迴護。或冀顛預了事。諒難逃朕洞鑒。恐該督不能任其咎也。再前經傳諭該督。將揆義到任後。有無劣迹。及是否能勝巡撫之處。密行具奏。距今一月。何以尚未奏到。著即速覆奏。毋稍袒徇延緩。至龔在山行劫案。尚有供出之窩家羅廷柱。即係

廣濟縣隄長。又夥盜朱相周等。俱籍隸湖廣。前經傳諭揆義。速行嚴緝務獲。亦未據該督覆奏。並著吳達善飭屬上緊躡緝務獲。毋任要犯遠颺。並將現獲何犯之處。附摺奏聞。至本日該督奏到。第四起京兵跟役毆死縣役一摺。定擬尚屬允協。已交行在刑部覈擬速奏。但此等事件。關係緊要。自應由驛四五百里馳遞。乃僅照尋常事件。差人齎奏。未免輕重失宜。將此傳諭知之。富尼漢摺。並鈔寄閱

看。又諭曰。吳達善奏。赴滇第四起京兵。行至湖北江陵地方。有跟役保岑。因上船索取廩給錢文。毆打縣役落河淹斃。請旨正法。一摺。已交行在刑部覈擬速奏。並降旨將帶兵之護軍叅領常寧。委護軍叅領瑋奇。交部嚴加議處矣。官兵經過地方。所有應給錢文。自應按名分足。總交領兵官員給發。何至跟役等自行索取滋事。此即地方辦理不善之處。已傳諭官兵所經省分各督撫。將來凱旋時。

各宜妥協經理。至合雇跟役保安之護軍。豐盛額。赫音圖。雖據該督訊無知情縱容之事。但既為伊等雇覓之人。沿途並不小心約束。致令生事不法。亦難辭咎。著傳諭傳恒。俟此起京兵到滇時。即查明豐盛額。赫音圖二人。重加責處。并曉諭在營弁兵等。俾共知儆戒。並將吳達善原摺。及傳諭各督撫諭旨。一併錄寄知之。○是日。駐蹕要亭行宮。○辛卯。諭據永貴奏。巴顏岱城移駐兵丁。協領等官。不足彈壓。請派領隊大臣一員。駐劄。官兵俸餉。仍由綏遠城支給。添設倉官一員。管理回人屯田村莊糧務等語。巴顏岱城著派伍岱前往辦事。餘俱如所奏行。○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思哈奏。由豫入楚。見襄陽安陸等處。秋禾暢茂。惟荊州一帶。似覺短雨等語。當此秋苗勃發之時。農田待澤甚殷。湖北武昌等府。曾經吳達善等奏稱。雨水稍多。其荊州一帶。短雨之處。何以並未奏及。著傳諭吳達善將該

地現在田禾光景若何。及曾否得有透雨之處。即行詳查。據實迅速覆奏。○又諭。前因良卿奏古州鎮總兵拜凌阿奉調赴滇。一摺。彼時以滇省果有必須該鎮辦理之處。何以未見傳恒奏及。當經傳旨詢問。嗣據傳恒具奏軍營事宜。各提鎮俱有派委之事。獨未派及拜凌阿。益不解其何故。如係傳恒調取。因何並不派辦一事。其中必有情由。今據傳恒奏稱。明德曾言拜凌阿願赴軍營効力。且收餽馬匹。運送軍器等事。現在需人。傳恒即稱如果必需該鎮。自當一面調取。一面具奏。明德答言雲南貴州向來總督調取總兵。只須行文。無庸具奏等語。則是拜凌阿之調赴滇省。全係明德之意。乃明德既不從傳恒所言。專摺奏聞。遽以曾與經畧商議。朦朧檄調。至大理府飼養馬匹。僅於奏摺之便。附敘一語。竟似從中影射。歸於傳恒所調。明德辦理此事。甚屬糊塗。取巧。明德現署總督。餵養馬匹。是

其專責。或滇省鎮員。不敷分派。欲於黔省調一總兵。但經具奏。原可允行。前因拜凌阿之拜字。漢人不曉清文音韻。多誤讀作去聲。恐綠營兵弁。稱為某總兵。字音訛混。與軍營殊不相宜。是以降旨。令伊仍回黔省。若不過派在大理餵養馬匹。於事自無妨礙。設明德早為據實奏明。即可省屢次傳詢。何前後含糊。朦混荒唐。一至於此。明德著傳旨申飭。并諭傳恒知之。又諭曰。傳恒奏。據線官猛來騰。

越稟稱老官屯賊目諾爾塔。經賊匪惜駿調回阿瓦城。約止留兵五百把守。將戛鳩之賊衆。由水路全行撤回。又奏稱有猛密土司遣人來稟。情願內附等語。此係最好機會。夷人性愚多疑。伊等地方。又與緬賊毗連。若我兵少。無進剿之意。自不無觀望。或揚言內附。緩我之師。均未可定。今見大兵進剿。緬匪即日殲滅。伊等可永享太平。輸誠內附。情勢所有。並無可疑。且老官屯賊兵。止留五百。看來緬

匪被野養子擊敗之語。亦屬不誣。我兵前進。背後既無可慮。夾攻老官屯。亦屬不難矣。前經降旨。令傳顯由木邦進發。今據線官猛所稟。伊屬下戶漢等。已將猛尾地方收稅之緬賊搶掠。苗溫已經回去。是木邦一路已無賊匪。不必以得力之兵。往無用之地。傳顯著在大隊內行走。奮勉立功。今猛密已得。進攻自易。若直取阿瓦城。仍宜留心謹慎。阿桂務隨同經畧傳恒前往。至老官屯。猛密司等處。收

服之後。宜留大員駐劄。老官屯。著伊勒圖防守。猛密司等處。留傳顯防守。揀幹練總兵一員協助。再惜駿此時。勢甚窮蹙。尚有歸順之意。伊屬下頭目四人不從。情殊可惡。傳恒進兵時。務將此四人擒獲。勿致免脫。再攻取阿瓦城後。彼處夷人部落甚多。我大臣等未便駐劄。若另授緬王。必擇能辦事務。可守地方之人。方為妥善。再傳恒前奏。所造之礮。用後復行銷毀等語。今現有船隻。若得老官屯時。

即將船載往。不必銷毀。將此傳諭傳恒等遵照。此旨到時。諒已進兵。一有捷音。即速奏聞。
○是日。駐蹕兩間房行宮。○壬辰。駐蹕常山峪行宮。
○癸巳。諭曰。巴爾品奏。從前拏獲偷竊馬匹之哈薩克鄂囉木拜等八人。枷號監禁。於六月初十日。越城脫逃等語。此等哈薩克拏獲監禁。特使沿邊居住之人。知所警戒。自應派兵看守。嚴加防範。乃巴爾品並不派兵看守。以致脫逃。殊屬疎忽。巴爾品著革去

副都統銜。拔去花翎。仍留雅爾効力。承辦之滿洲章京著革職。與城上值班官兵一併解京治罪。諭軍機大臣等。巴爾品奏。枷號偷竊馬匹之哈薩克八人。同時越城脫逃。此事甚堪駭異。已降旨將伊革職。効力緝拏。其看守官員城上值班兵丁。解京治罪矣。凡遇查拏盜賊。兼派索倫厄魯特等。猶或可行。若令看守枷號之犯。斷乎不可。今巴爾品所派看守之厄魯特佐領達瓦素係糊塗之人。著加

恩寬免。至巴爾品緝拏此案。將盜犯鄂托里之姪瑪爾噶拜額森克勒底杜爾伯特之妻拏及其鄂拓克之阿哈拉克齊納喇巴圖哈爾們圖通事額色木喇特等。悉行拏至看守。伊等俱在游牧之人。與伊等無涉。如果逃犯在彼處。即向伊等索取。或派兵往拏。俱無不可。何必留此數人。巴爾品等奉到此旨。即向瑪爾噶拜等。宣示大皇帝諭旨。現在哈薩克脫逃。俱由官兵疎忽。與汝等無涉。命將汝等

釋放。仍回游牧。汝等感戴大皇帝之恩。各緝拏逃犯解來。如隱匿不報。一經查獲。一併將汝等治罪。至巴爾品現無頂帶。亦將因此事褫革之處。明白宣示伊等可也。并傳諭永貴知之。○又諭。前據明亮奏。官兵併站過行。馬匹不敷。地方官照例議給折價四錢。因為數過多。每名定給二錢。並行知後隊領兵侍衛一體辦理。而富興亦奏。跟役九十六名。因馬匹不敷。通融酌減。並未領取折價。訥根徹又

稱雲南祿豐縣馬匹不敷跟役情願步行。並未支領折價等語。是官兵併站以後。所有應領馬匹。辦理並不盡一。恐不肖官吏。從中乾沒。易滋弊混。且未據該督撫等奏及現已傳諭各該省據實查奏。此等情願步行。不領折價之跟役。以微末之人。能知大義。甚屬可嘉。所有應得馬價。不可因其不願支領。轉令向隅。著傳諭傳恒查明未經支領之跟役。即照每站二錢之數補給。仍格外酌量獎賞。以示

鼓勵。其已經全領四錢者。同一跟役。視彼並不支領之人。能無覲顏。其所得之數。亦覺過多。應照現減二錢之例給與。所有長支銀兩。即於伊等雇主應得鹽菜銀兩。陸續扣還二錢。庶足以昭平允。昨據傳恒奏。七月二十日。即赴野牛壩一帶。督辦造船諸事。此旨到時。傳恒已經起程。所有已到軍營之兵。著傳恒就近查辦。其續到之兵。即交明德查明辦理。再折價一事。據明亮等奏到者。已如此參差

不齊。其未經奏及者。必尚有不能盡一之處。并著一體查辦。將此並諭明德知之。并令速行回奏。○又諭。昨據吳達善奏。第四起京兵跟役保安。在江陵縣地方。索取廩給。毆死縣役。已依擬將保安正法。並傳諭官兵經過省分之各督撫。俟凱旋兵丁過境時。務令領兵之員。彙支散給。不得仍令兵丁等。親向地方官支取。致滋事端。適直隸藩司觀音保隨至行在。詢以直隸如何支放廩給。據稱該省應

付官兵等廩。給口糧。俱係領兵章京。及護軍校。齎持勘合火牌。向地方官彙總支領等語。所辦自屬正理。湖北何竟未籌辦及此。看來今年辦送兵差。直隸河南。俱甚安靜妥協。其餘各省。似未能定有章程。今湖北支放廩給。既有辦理不善之處。則湖南以下。由黔至滇。諒亦相同。著傳諭吳達善。將湖北省給發官兵廩給等項。因何不行彙交領兵官員。且假手吏胥。致有跟役橫索滋釁之事。即行據實

覆奏。並諭方世儒。良卿。明德將各該省如何應付廩給。一併查明。各按實在情形具奏。又據副都統明亮奏。稱因所帶官兵併站遞行。馬匹不敷遞送。地方官照例議以每跟役一名。折給馬價銀四錢。因定價太多。酌減一半。每名給銀二錢。並行知帶領後隊之侍衛一體支領。而侍衛富興亦奏。現在間日趨程。遵旨酌量馬力辦理。所有帶領之官兵跟役九十六名。將現備馬五十七匹。每人辦給一匹。其餘未備馬匹。通融酌減。並未領取折價。仍札知後兩隊侍衛。一例酌辦。本日又據哈清阿奏。稱行至貴州鎮遠府。跟役馬匹。即照地方官所定折給馬價。而侍衛訥根徹。又有呈軍機大臣文一件。則稱行至祿豐縣。因馬不敷用。跟役一百餘名。俱情願更替步行前進。不領折價等語。是馬價一項。有全行支領。有減半支給者。亦有並未折領者。且有跟役踴躍前行情願不領者。已傳諭經畧大學士傳

恒。並諭明德通行確查。將情願步行不領折價之跟役。予以獎賞。並將全領之人。於伊主鹽菜銀兩。追半賠還外。但如此參差不齊。並無畫一章程。難保無不肖官吏。以無作有。以半作全。從中乾沒滋弊。若此時不行切實查覈。將來報銷。必致藉端冒混。該撫等竟不一為稽覈。所司何事。此內支領不一之處。始於貴州境內。良卿何以並未奏及。著傳諭令其明白回奏。至於併站以後。各隊官兵進次雲南。及經由湖北湖南者。所有馬價如何折給。亦未據該督撫奏聞。並著傳諭吳達善等。逐一查明切實。速行覆奏。毋稍隱飾干咎。並著諭令經畧大學士傳恒知之。○是日駐蹕喀喇河屯行宮。○甲午。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等覆奏。陳茂榮及私鑄匠人等。俱已拏獲。究擬。並稱粵省私鑄之案。每歲多有拏獲。隨時審明。按律定擬完結等語。所奏殊未確實。已於摺內批示矣。私鑄小錢。敢於公然窩頓

販運。其作奸已非一日。設果如該督等所云。時有拏獲。何至毫無畏忌。若此。且陳茂榮一案。經浙省發覺。朕傳旨詢問。始行緝獲。則地方官平日之漫無覺察。且該督等之不以為事。概可想見。不但失察之州縣。應行查叅。即李侍堯。鍾音。亦應附摺奏請。交部議處。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據李侍堯奏。到查訪暹羅國情形一摺。看來詔氏子孫。式微已極。大勢俱為甘恩勅所占。難復望其振作。亦祇可聽

其自為蠻觸。原不必藉其力。亦不必為其辦理也。現將該督所奏原摺。及莫士麟原稟圖說。鈔寄傳恒閱看。所有前寄李侍堯檄諭暹羅國文一道。原令該督。如暹羅係詔氏後裔。恢復自當寄去。今該目既為甘恩勅所占。即毋庸覓便寄往。其原擬檄諭稿底。可且留廣東。如該鎮目莫士麟有續行稟報之處。或甘恩勅有覆該督去歲檄諭之文。仍著速行據實奏聞。將此傳諭該督知之。○又諭。據傳恒

等奏。總兵樊經文。上年帶領四川綠營兵一千名。駐劄緬寧。漫無調度。以致病故。病廢有四百餘名之多。請旨交部嚴加議處。一摺。該鎮以領兵大員。目擊兵丁染病情形。既不善為經理。且不詳查其有無捏飾情事。所司何事。自應示以懲儆。但此摺現在且不發鈔。著傳諭傳恒。即傳旨將樊經文降補副將。留於滇省軍營効力。其病故病廢兵丁。著查明照例賞卹。○又諭。據傳恒奏。調撥各處分駐

之兵。行至乾枝寨。官員兵丁。染瘴病故者。共五百二十一名。請將領隊之瑪格。玉麟。交部嚴加議處等語。瑪格。玉麟。帶兵前進。不由相近岔路。轉由土司所居瘴盛之處行走。以致多傷官兵。理應交部嚴議。但若將損傷官兵之處。明降諭旨。恐無知之徒。妄生議論。著傳諭傳恒。將瑪格。玉麟。革退頭二等侍衛。作為三等侍衛。以觀後效。其病故官兵。雖非陣亡。究係在軍營病故。著傳恒查明。照溺水兵丁

例賞卹。此次進兵。當以躲避瘴氣行走為要。此乃地方氣候。非人力可施。野牛壩地土高燥。尚可無慮。至進兵時。不能不遇有瘴之處。昨已傳諭傳恒。令其沿途留心。朕深為廕念。著再傳諭傳恒等。進兵時。遇有瘴氣地方。或尋別途行走。或暫駐數日。亦未為遲。若急於進取。致受瘴癘。轉於事體無益。再聞新街蠻暮等處。瘴氣亦盛。曼鳩現無賊匪。應令我兵至野牛壩。將船料繞道運至曼鳩江附近地方。趕造船隻渡江。由西路攻進。庶可避瘴。總在傳恒等審度形勢。務期萬全。其如何酌定之處。即速奏聞。又諭此次辦理緬匪。所以征討有罪肅清邊境。經畧傳恒等統兵進剿。當審度辦理。不可稍失機宜。向例遇朕萬壽節。軍營大臣率領官員兵丁行禮外。不理刑名之事。但征戰之兵。與戍守之兵不同。著傳諭傳恒等。若遇朕萬壽日。或與賊相遇。或適當攻取城寨。即乘機帶兵進擊。不可拘泥舊

例。是日駐蹕避暑山莊。至八月甲子。皆如之。乙未中元節。

上詣

永佑寺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戶部議覆長蘆鹽政高誠奏。州縣拏獲私鹽。例應交商變價。因例內准其減價售賣。是以州縣官不將私鹽交

商任胥役領賣侵漁請嗣後拏獲私鹽概照本地官鹽價值交商變價入官等語應如所請從之

實錄卷之八

卷之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九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大理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一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七月丙申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樊經文著降補副將。仍留滇省効力。廣東右翼鎮總兵員缺著李耀先補授。又諭前因安省拏獲盜犯龔在山等十二名一案。揆義原奏稱係廣濟縣知縣劉長靈差役追至懷寧縣盤獲。而富尼漢摺則稱係安省千總王光國擒獲。彼此情節不符。因傳旨申飭。並諭各該撫查明究係何人首先緝獲。據實覆奏。昨據富尼漢奏稱龔

在山等犯。實係千總王光國在桐城縣老洲頭飯店盤獲。並無楚省差役知會協拏。今據揆義奏稱。此案獲盜情由。率據廣濟縣知縣劉長靈稟報。於敘摺時。止以捕役盤獲入奏。並未聲明係懷寧捕役告知。詞句實屬含糊等語。此等沿江巨猾犯案。累既經鄰省拏獲。自應據實入告。乃揆義初奏。止稱廣濟縣差役追至前途。查得各盜犯於四月初三四等日。逃至安徽懷寧縣地方。被捕役盤獲。而

於安省咨文內。千總王光國督同兵役拏獲之語。全行刪去。明係有心取巧。攘為湖北盤獲。此並非詞句含糊。亦豈得以粗率糊塗自解。其原摺具在。亦復何能致辯。揆義著交部嚴加議處。至安省巡江外委千總王光國。留心躡緝。盤獲鄰省巨盜。頗屬能事。著送部引見。又諭曰。達桑阿現在患瘡。一時不能痊癒。著華山前往烏里雅蘇台。更換達桑阿回京。諭軍機大臣等。揆義自擢任巡撫以來。

於地方事務。並未見有實力整頓之處。其屢次陳奏。不過僅以尋常糾劾屬員。具摺塞責。按之總無實際。且聞其前在江西藩司任內。不甚妥協。恐其於巡撫不能勝任。或并有劣跡。亦未可定。曾諭吳達善。令其密行查察。據實奏聞。近於盜犯龔在山一案。揆義初奏。稱係廣濟縣知縣劉長靈差役追至懷寧縣地方。被捕役盤獲。而富尼漢則奏係安省千總王光國在桐城縣盤獲。因兩人所奏不符。隨

降旨傳詢。揆義始以廣濟縣所稟係差役得信於懷寧捕役。告知獲盜情由。而富尼漢咨文內原有千總王光國督同兵役拏獲之語。前奏失於查敘等語。奏覆是其前奏並非詞語含混。實係有心取巧。豈得以糊塗粗率自解。現已交部嚴加議處。看來揆義經朕加恩。委任封疆。尚如此取巧。則伊為藩司時。必有不實不端之事。前曾聞揆義在江西與建昌府知府黃肇隆最為親密。黃肇隆倚恃聲勢。

任意妄行。甚至一切舉劾。黃肇隆皆從中干與。頗滋物議。吳紹詩當時並未奏及。或為此二人所愚。後雖自行覺悟。不加聽信。然亦未將黃肇隆參劾。業經傳諭吳紹詩。令其將黃肇隆平日居官劣跡。確查參奏。何至今尚未見奏到。著再傳諭吳紹詩。將揆義在藩司任內居心行事若何。及與黃肇隆如何交接往來。有無實在款跡。即行慎密訪查。據實迅速覆奏。若該撫仍存瞻徇同官之見。稍為隱飾。

或因向日未經參奏。尚思迴護前非。則是吳紹詩自取罪戾。不能復為曲貸矣。○又諭烏里雅蘇台。現在馬匹缺額。著傳諭成衮扎布。咨行雅爾叅贊大臣。令換取哈薩克馬匹填補。嗣後著為例。并傳諭雅爾大臣知之。○丁酉。吏部議准。山東巡撫富明安奏稱。東昌府屬聊城縣。係南北水路衝衢。兼管運河。請改為衝繁難要缺。在外調補。從之。○兵部議覆。江寧將軍容保奏。稱乾隆六年起。陸續撥來

駐防。作為額外披甲。回子厄魯特俱安分當差。懇將伊等坐補額甲。與舊有滿洲蒙古一體挑選。應如所奏。通行各省駐防遵行。從之。又議准。閩浙總督崔應階奏。稱調臺員弁。例得膺豫保。送部引見。往來需時。員缺虛懸。請將臺郡武職豫保之例停止。其三年報滿克勤厥職者。具題時聲明保舉。從之。○戊戌。禮部尚書董邦達遺疏聞。諭曰。禮部尚書董邦達久直內廷。奉職勤慎。前以哀病乞休。特

加恩給假調理。以冀漸痊。今聞溘逝。甚為軫惜。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又諭曰。董邦達現已病故。所有伊前在禮工二部尚書任內。應賠銀兩。著加恩寬免。仍於各本案內應賠之該堂官名下。一併攤賠完繳。○又諭前聞建昌府知府黃肇隆。有倚恃上官。任意妄行之事。因傳諭吳紹詩查明具奏。今據該撫參奏。黃肇隆果有倚勢縱恣。聽用家人藉端索詐。並需索屬員。逢迎上司各款。請旨

革審等語。黃肇隆著革職。交總督高晉與案內有名人犯一併嚴審。究擬具奏。至揆義於盜犯龔在山等一案。以安省盤獲之犯。攘為湖北盤獲。有心捏詞取巧。已降旨交部嚴加議處。今據查揆義在江西藩司任內。待黃肇隆甚優。陞任後。黃肇隆尚有饋送優人之事。則其平日與屬員交結。不知檢束。已可概見。豈可復任封疆重寄。揆義著解任來京候旨。吳紹詩身任巡撫。屬員劣款累累。不能先事

查劾。經朕傳旨詢問。始行據實參奏。所為察吏者安在。吳紹詩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前以張為旂於知府任內。加捐道員。推陞得缺後。另經簡補有人。該員理應赴部候補。乃竟因病逗遛本籍。並不在部呈明。業經楊廷璋查參。已交部嚴察議奏矣。張為旂為寧夏知府時。與阿拉善王羅布藏多爾濟有會勘地界之事。同寧夏道干從濂乘輿張蓋。前赴會勘公所。自據交椅高坐。而任阿拉善王席

地低坐。全不加以禮貌。曾經羅布藏多爾濟咨報。該道府如此舉動。甚覺可鄙可笑。近邊地方各員。與外藩諸王常有交涉之事。其接見自有一定儀注。遵行已久。雖守土之官。與藩部不相統屬。固毋庸過為卑屈。但諸部列在藩衛。封爵優崇。朝廷體制所關。豈容地方官任意凌轢。此等無識之徒。方以妄自尊大。自鳴得意。而不知其庸陋實甚。我國家中外一統。所在藩封。無不恪恭守職。即地方官稍有簡傲。亦皆委曲相從。不與較論。即此足見諸藩之奉法知禮。然亦豈得因其恭謹。轉致相輕。且如前明於河套一隅。不能爭抗。使干從濂張為旂生於當時。見諸蒙古。方畏懼之不暇。敢如此倨傲蔑視耶。多見其不知量矣。此事現在派員確查。俟查明到日。再將干從濂張為旂交部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據吳紹詩參奏。建昌府知府黃肇隆倚勢縱肆。信用家人借端索詐。需索屬員。逢迎上司各款。

已將該府革職。交該督嚴審究擬矣。其餽送揆義吹唱優人一節。已在揆義陞任巡撫之後。殊不可解。揆義既赴湖北新任。建昌即非其所屬。豈能復為提拔。近日又無奏帶舊任屬員之例。黃肇隆更何所希冀。揆義若敢於冒昧顛陳。當時即已敗露。亦不能待至今日矣。若非揆義平日與黃肇隆別有交結情弊。何至於去任後。尚爾殷勤若此。著傳諭高晉於此一款。尤須切實嚴訊。務得實情。毋任稍有遁飾。○又諭據吳紹詩奏。黃肇隆妄縱不法一摺。已有旨將該府革職。交高晉嚴審定擬具奏矣。吳紹詩身任巡撫。察吏乃其專責。似此劣跡纍纍之知府。平日豈竟毫無見聞。因何不及早參劾。以肅官常。經朕傳旨詢問。知難掩護。始行具摺奏。則其前此之曲為姑容。實難辭咎。已降旨交部嚴加議處。向聞江西吏民於該撫有老佛之稱。若非因年衰不能振作。遇事顛預。即屬有意沽名。概從

寬縱。今就此案以觀。是與評指斥。不為無因。如此豈足副朕委任之意。吳紹詩著傳旨嚴行申飭。嗣後務痛自湔改。以冀承受朕恩。如再不知悔悟。則其取咎益大。不能復為之輕貸矣。已亥。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彙奏。江寧等屬三十三年分錢糧完欠一摺。詳閱單內所開本年及節年未清各項尚多。該省田賦。雖甲於他處。民欠亦間所不免。但邇年來該督撫等。曾奏及年清年款。何以節年未完銀兩尚有如許之多。著傳諭高晉。即將積欠緣由。詳悉查明具奏。並著諭梁國治一體查奏。又諭曰。吳紹詩已有旨補授刑部尚書。其江西巡撫員缺。著海明補授。但江西布政使程燾。現在起身赴京。陛見。省城僅有臬司一人。不足以資彈壓。適海明奏請陛見。已諭令迅至行在請訓。即赴新任。著傳諭吳紹詩俟海明到江西接印後。再行起程來京。○又諭曰。江西巡撫吳紹詩。現有旨補授刑部尚

書其巡撫員缺已著海明補授因江西布政使程燾現亦起程來京陛見省城不可無大員彈壓已諭令吳紹詩俟海明到任後再行赴京著傳諭海明奉到此旨後即速起程到行在請訓速赴江西新任○調兵部尚書陸宗楷為禮部尚書刑部尚書蔡新為兵部尚書以江西巡撫吳紹詩為刑部尚書四川布政使海明為江西巡撫江寧布政使梁國治為湖北巡撫四川按察使劉益為四川布政使刑部郎中阿揚阿為四川按察使調安徽布政使陳輝祖為江寧布政使以太常寺少卿范宜賓為安徽布政使○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據高誠奏淦陽河經冀州寧晉境內間段淤淺請勅地方官開濬所需工費商人情願捐出等語淦陽為蘆商運鹽之區遇有淺阻商人自行挑濬原屬分所應為第各商雇覓夫匠呼應不靈亦必然之勢伊等既願捐貲交地方官代為修治其事自可允行惟是

該處河道於乾隆二十九年甫經動項疏挑何以節年來復有淤淺甚至衡水寧晉百餘里間不通舟楫然則從前官為挑濬徒糜帑項竟是有名無實經手之員難保無冒混草率情弊著傳諭楊廷璋查明二十九年此項河工報銷動帑若干何人承辦因何旋濬旋淤據實奏覆並著該督親赴河干督率地方官詳悉履勘確按現在情形逐一覈估切實濬治俾可永遠通利即商捐之項亦須實用實銷毋任官吏中飽至高誠所請查明近年受淤之源覈實辦理不致虛應故事之處亦著楊廷璋一併查明於八月初起赴行在時詳悉具奏高誠摺並鈔寄閱看○禮部等部會議考試教習等項人數在五十名以內仍照舊例在午門內考試若五十名以外稽察難周請於貢院聚奎堂考試從之刑部議湖南永順縣民姚明溪與姚胡氏通姦拒捕踢死本夫姚啟敬應斬監候胡氏應絞監候

得旨。姚明溪依擬應斬。著監候秋後處決。胡氏當姦夫姚明溪與本夫姚啟敬爭毆之時。先已跑往嶺上。及回見伊夫被踢身死。即欲報官。被姚明溪危言嚇止。又恐幼子被害。未敢即逃。迨後乘間逃回。告知夫弟控究。得雪夫冤。尚有不忍致死其夫之心。胡氏著從寬免死。照例減等發落。○辛丑。諭曰。吳玉綸奏稱。六月分吏部簽掣婁縣知縣趙應鈞。平鄉縣知縣鄒咏莪。阜寧縣知縣柳枝南。三員於掣簽後。俱具呈告病。不無希冀。卸六月引見之班。附七月驗放之例。可以坐獲原掣美缺。規避調用遠省各情節。請酌改驗放之例。一摺。所奏甚是。部選各員得缺後。偶因染病。不能隨班引見。固亦情理所常有。但以六月分所選之員。距朕啟鑒時甚近。而同時告病者。適有三人。此必自揣衰庸。慮引見時之甄材調缺。而利於王大臣之驗看。向無更換。遂爾託病遷延。州縣銓除。為外吏進身之始。豈容

妄生趨避。而員缺久懸。亦恐曠誤。此後若朕在京月選州縣。有掣簽後告病者。准附於下月引見。如下次病尚未痊。該部即行開缺。至遇朕巡幸之前兩月。有託病不即引見。冀歸下月驗放者。一經具呈告病。即扣除開缺。將來另選得缺。仍著該部於帶領引見時。將該員原選缺分之遠近繁簡字樣。一併註明。候朕定奪。如此。則詭避之技無所施。而銓選尤為澄肅。著為令。所有此次告病之趙應鈞等三員。即照此辦理。○諭軍機大臣等。前以湖北湖南解滇馬匹。俱有疲瘦。因降旨該督撫令其明白回奏。今據方世儒將湖南辦理不善緣由覆奏。且摺內已有會同總督吳達善之語。湖北距京較湖南為近。吳達善何以轉未奏到。著再傳旨詢問。令將馬匹疲乏之故。即行查明。據實覆奏。並將因何遲延緣由。一併奏聞。○調任雲南巡撫喀寧阿奏滇省倉貯因撥運軍糧。現在缺額。業經奏請買補。查

祿豐羅次易門定遠四縣有永折米八千餘石尋甸羅平陸涼馬龍石屏晉義河西恩樂趙州雲南鄧川浪穹賓川騰越楚雄廣通姚州十七州縣有改折米二萬餘石阿迷寧州通海蒙自路南雲龍雲州永平蒙化鎮南元謀大姚十二府廳州縣有抵條米二萬餘石請自本年起悉徵本色抵補可省採買之煩得旨如所請行○壬寅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程燾現今來京陛見俟伊到後再降諭旨其江西布政使員缺著顏希深補授○癸卯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覆奏湖北黃梅扁擔裂江隄潰決之處係前任黃梅縣知縣呂世慶承修請勅湖廣省督撫查明潰決丈尺著令原辦之員賠修從前不能實心督辦之道府查明參處等語此項隄工瀕江捍禦所資關係最為緊要前歲因江水暴漲舊隄殘缺者多恐民修力或不贍

工作未得實濟是以於高晉等會勘奏到時特飭動帑修築以期永固乃報竣甫逾一年偶遇盛漲即有潰塌之處是承修之員不能如式堅築實難辭咎著傳諭吳達善即將黃梅縣潰決丈尺迅速查明具奏著令原辦之呂世慶賠修其從前派出稽查驗收之大員並著一併查明參奏再該處江隄毗連數省前聞江漲潰湧隨諭令高晉吳達善即速確查各行具奏迄今已將一月湖北江南距京道里相等高晉已經奏到吳達善何以尚未覆奏並著該督將因何遲玩不覆情由據實具奏○戶部議准調任雲南巡撫喀寧阿疏稱通海縣逢里鉛廠砂盡礦絕應請封閉從之○兩江總督高晉覆奏民間攬用小錢江蘇尤甚臣重定收買之法省城委員設局外屬縣堂設局每觔換給制錢九十五文所繳小錢先行錘碎得旨雖立法如此而行之猶在得人若不實力終屬虛文○蠲免江蘇靖

江縣乾隆三十三年新坍田一十一頃七十九畝有奇額賦。甲辰諭前以安省盤獲盜犯龔在山等案內訊出各犯有在江西九江孤洲地方拒捕傷差情事未經該撫奏及因降旨令吳紹詩查明據實覆奏。今據奏稱盜犯在德化縣拒捕毆傷湖北廣濟縣弓兵曾據同知稟報勘明緝拏嗣以盜犯已在安省弋獲其江西拒捕之案准咨應歸安省併案究擬是以未經具奏等語。此等沿江積盜敢於拒捕傷差一經地方官稟報該撫自應據實入告。一面上緊嚴拏乃吳紹詩輒以安省已經獲犯歸案審辦視為尋常事件不行奏聞殊屬不知輕重。吳紹詩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前據吳紹詩奏建昌府知府黃肇隆倚勢縱恣信用家人借端索詐需索屬員逢迎上司各款已降旨將黃肇隆革職交高晉嚴審究擬具奏。今據高晉查叅黃肇隆款蹟尚有住省時收受僚屬紳商餽送禮物並

信用家人擅詐得贓等事著交與高晉一併逐款究審務得實情。至吳紹詩不能先事查劾已交部嚴加議處。揆義與該府另有交結情弊俟審明奏到時再降諭旨。吳虎炳魏椿年從前不行揭報高晉亦未覺察糾叅均難辭咎俱著交部議處。又諭據吳紹詩奏星子縣知縣李應龍於乾隆三十一二等年辦理被災地方賑卹蠲緩案內捏造被災戶口浮開侵冒私收入己請旨革職拏問等語。地方偶被偏災加恩蠲緩原以軫卹災黎為民牧者稍具人心豈容絲毫侵蝕。乃李應龍竟敢捏報災蠲恣意私收入己實屬大干法紀。李應龍著革職拏問。同案內有名犯證並令吳紹詩速委妥員解赴蘇州交與總督高晉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宮兆麟奏閩安協兵丁王世侯泊船桂平縣岸頭塘地方乘夜脫逃已移咨閩粵督撫一體協緝等語兵丁奉派出征輒敢中途脫逃情罪

可惡。自應上緊緝獲。即按軍法從事。以示懲儆。王世侯原籍福建。及經過之廣東地方。俱應一體嚴拏。著傳諭崔應階。李侍堯。鍾音。即速飭屬嚴密躡緝。務獲。毋致漏網。即於所獲省分。立行正法。一面繕摺奏聞。又諭前以安省拏獲盜犯龔在山等。供出前在江西地方。有拒捕傷人之事。因降旨詢問吳紹詩。今據該撫奏到。盜犯龔在山等。曾於德化縣拒傷弓兵。當據同知稟報。勘明緝拏。因安省已經弋獲。是以未奏等語。此等沿江巨盜。犯案累累。甚至拒捕傷人。該撫僅令地方官勘報緝拏。不行具奏。甚屬非是。已交部嚴加議處。至摺內有德化縣知縣蘇壻。因公赴省。巡檢弓兵。赴報典史。轉報同知等語。地方官不得假稱公事赴省。久經定有例禁。該縣何以尚有因公赴省之事。或係該撫檄調。或係該縣自行上省。著傳諭吳紹詩。即行據實具奏。又諭據吳紹詩。參奏星子縣知縣李應龍。捏

造被災戶名。浮開冒蠲。侵收入已。請革職嚴審一摺。已降旨將李應龍革職。拏問。交高晉嚴審定擬矣。李應龍身為縣令。乃敢捏報災戶。冒請邀蠲。仍復私收入已。情節甚為可惡。自應徹底嚴究。重懲示儆。著傳諭吳紹詩。即遴委妥員。將李應龍及案內犯証。速解赴蘇州。交高晉查審。並飭委員沿途小心管押。毋致稍有疎虞。此案與從前浙江諸暨縣知縣黃汝亮。將已蠲錢糧。私徵侵蝕之事。大畧相似。或此外尚有因災侵冒之案。與此相同者。並著高晉審明時。查照定擬具奏。至高晉此時正赴河工防汛。第今歲黃河水勢平穩。且現有李宏在彼經理。高晉接奉諭旨。可即回至蘇州審辦此案。速行定擬奏聞。○經畧大學士公傳恒等奏。臣等奉到檄諭南掌文藁。因現在永昌騰越。無人譯寫。南掌字體。酌封寄駐劄普洱將軍雅郎阿。令照例繕譯。速遞報聞。○乙巳諭曰。常在著前赴西藏。更換託

雲來京。○諭軍機大臣等據鐘音奏軍犯葛太王宏道陳兆魁係應發新疆改發內地之犯在配強買爭鬧糾毆行兇請旨即行正法。勅部覈擬一摺。所辦非是。此等應發新疆改發內地匪犯情罪本重。乃在配不思守法。仍敢強買爭鬧復糾夥持刀兇毆守堆兵丁。如此怙終肆橫。較之在配脫逃尤為可惡。該撫自應一面奏聞一面即在該處正法以儆其餘。乃僅請勅部覈擬殊不知事理輕重。鐘音

著傳旨申飭。○浙江巡撫覺羅永德覆奏浙省收買小錢及現無行使緣由得旨總在汝實心嚴察。徒為空言無益也。○又覆奏審得吳七家小錢實係廣東人陳茂榮存貯非近地夥鑄之錢亦無銷毀官錢之事得旨此不過外省彼此相推諉之陋習殊難信也。即如江蘇小錢皆云來自汝浙省汝等為督撫大臣而如此居心行事朕復何望實愧之。○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據傳恒奏現擬七月二十

日帶兵四千餘名從憂鳩過渡由猛拱陸路前進直抵蠻暮西岸占據渡口等語所辦甚合機宜。但經畧重臣統兵進剿軍聲必須極盛更可震懾邊夷。今所帶僅四千餘名雖俱係精練勁旅所向自能得力。但為數無多恐尚不足以張聲勢。著傳諭明德將未到官兵即速催令兼程邁進。照原定經畧一路統兵九千三百名之數陸續趕赴軍營毋得稍有延緩。現諭令伊勒圖在騰越等候續到官兵

帶領前進。明德於官兵續到永昌時一面催趲邁行。一面通知伊勒圖妥協辦理。仍將官兵續進日期迅速奏聞。此旨到日計阿思哈亦已前至永昌。並著傳諭會同遵照辦理。併將此諭令傳恒知之。○又諭曰傳恒等奏據猛拱頭目脫猛烏猛等稟稱賊匪懣駭已於四月十五日身死現議立子弟未定一切事俱賊目雷迥步管理。今臣等因乘機進兵等語賊匪身死如果屬實。此

上天眷佑。賜一機會。更不難集事。傳恒等渡過
戛鳩。由蠻幕西岸進兵。甚合機宜。賊匪死後。
立子立弟。一得信息。即速奏聞。傳恒等務將
賊匪族黨。拏獲解京。毋致漏網。惟是傳恒係
天朝經畧大臣。止帶兵四千餘名。體統未稱。
著諭明德等。催趨各隊兵前進。必足九千三
百之數。令伊勒圖帶領。趕赴接應。戛鳩地方。
雖無賊匪。亦必當防守。即著伊勒圖派兵駐
劄。傳恒等攻克老官屯。伊勒圖即調駐老官
屯。另派人防守戛鳩。總在計出萬全。毋稍疎
忽。現在情形。速行奏聞。將此傳諭傳恒。明德
等知之。○又諭據傳恒等奏。阿里衮瘡口未
收。體氣甚弱。不便乘馬等語。阿里衮著在野
牛壩監修船隻。并接濟軍糧等事宜。俟傳恒
等攻克老官屯。即著移駐防守辦事。伊勒圖
可另行調撥。將此傳諭傳恒。阿里衮知之。○
兵部議開化鎮總兵永平。昭通鎮總兵佟國
英。守備褚雲龍等。於兵丁張國林因姦殺命。

不能約束。應照例革職。得旨永平。佟國英。褚
雲龍俱著革職。作為兵丁効力。○貴州巡撫
良卿疏報黃平甕安湄潭。天柱等州縣乾隆
三十三年開墾額內額外田地。一百九十八
畝有奇。○丁未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己酉。皆如之。
○賜扈從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台吉等食。
至己酉。皆如之。○諭曰。傳恒奏。總理糧運事
務大臣傳顯。在野牛壩地方。染瘡身故等語。
傳顯在軍營。辦理造船事宜。頗屬奮勉。茲聞
溘逝。深為悼惜。所有應得卹典。該部照例給
與。伊子服闋後。著軍機大臣帶領引見。○戊
申。諭前以安省盤獲盜犯龔在山等一案。揆
義奏係廣濟縣知縣劉長震差役追至懷寧
縣盤獲。與富尼漢所奏千總王光國擒獲之
處。彼此語涉含糊。隨傳旨詢問該撫等查明
究係何人首先緝獲。分晰具奏。並諭令吳達

善詳密確查。據實奏覆。昨據揆義覆奏。以前摺內。未將劉長靈原稟懷寧縣捕役告知在彼處拏獲緣由敘入。並刪去安徽咨文內。千總王光國盤獲之語。自行認罪。是其初奏時。希圖將鄰省盤獲之犯。攘為湖北所獲。已屬顯然。乃吳達善本日奏到。尚有揆義即欲歸功屬吏。亦斷難於鄰省咨緝。并通稟有案之事。代為捏飾等語。曲為揆義開脫。殊屬非是。試思揆義從前若非有心取巧。何不即照劉

長靈原稟敘奏。且既接有安省咨文。則揆義已明知獲盜乃千總王光國之事。并與鄰封捕役無涉。而妄加以捕役盤獲一語。與廣濟差役影射。希冀邀功。原摺具在。即揆義亦無從置辯。而吳達善尚以揆義為並非捏飾。豈欲掩其自取之咎。轉以朕為屈抑之耶。吳達善久任封疆。於特旨查詢事件。輒敢心存瞻徇。深蹈外省官官相護惡習。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昨傳恒等奏。猛拱頭目脫猛烏猛

稟稱賊匪惜駁已死。其弟猛雅與伊子爭立。所有事務俱係賊目雷迴步管理等語。此事如果屬實。賊匪內亂。大兵進剿。可指日奏功。即所稟虛誣。傳恒現領精兵四千有餘。進剿賊匪。何難一舉成功耶。所有惜駁子弟俱係甕藉牙子嗣。其頭目皆隨甕藉牙篡殺其主。皆當擒拏辦理。傳恒等當盡行務獲解京。即其中有情願投誠者。即曉諭以汝等既歸附大皇帝。當進京入覲。亦不可令留於本處。再

得阿瓦城後。選立緬王。如孟達拉子嗣。有可用者。尚可選立。著傳諭傳恒等知悉。并將官兵現至何處。及一切情形。作速奏聞。大學士公傳恒等奏七月初十日。賀丙同猛拱大頭目脫猛烏猛等。來至騰越。稱我兵在野牛壩造船。緬子早有見聞。恐於蠻暮西岸設伏滋擾。臣等察看形勢。須派兵數千從戛鳩過渡。由猛拱陸路直抵蠻暮西岸。占據渡口。俾東岸造船官兵得從容集事。一面令脫

猛烏猛等先在夏鳩豫備渡船。臣傳恒領現到之兵於二十日自騰越啟程分撥兵千餘名安設夏鳩一路臺站。臣阿桂亦於二十日啟程前往野牛壩督理造船事務。至脫猛烏猛等現在投誠。臣等另寫曉諭該土司檄文。即令其齎往。至結些與緬匪係屬舊仇。臣等并寫曉諭結些土司檄文。令猛拱差人寄往得旨覽。湖廣總督吳達善覆奏臣與撫臣揆義從未相識。七月回省相見。籌商災務。雖辦事稍有未諳。居心尚屬急公。得旨。即其欺奏一事。汝亦諉為不知。可乎。看來汝與彼一流之人。不過較彼為厯練耳。此奏甚不誠。不可。己酉。吏部議湖北巡撫揆義於桐城縣拏獲盜犯。攘為湖北盤獲。應照例革職。得旨。揆義著革職。禮部等部會議。江蘇布政使胡文伯奏稱。佐雜鈐記詳稟者刻有姓名。平移者不刻姓名。大小無定式。請嗣後均照部頒分防縣丞鈐記之式。以昭畫一。由藩司官

匠刻給武職人員。非有專管營汛之遊擊都司守備。以至千把外委。亦一體辦理。俱應如所奏從之。閩浙總督崔應階奏。浙省被水各屬。俱已消涸。不致成災。惟仁和德清海鹽平湖紹興麗水等縣。暨玉環廳屬成災之處。照例撫卹。得旨。知道了。其應撫卹者。督屬員妥為之。近竟有冒蠲冒賑之地方官。不可不實力稽查也。添建雲南和曲姚州雲州馬龍定遠五州縣社倉。從調任巡撫喀寧阿請也。旌表守正捐軀之浙江永康縣民黃思奇妻俞氏。是月。陞任江寧布政使梁國治奏報。江寧各屬雨水情形。得旨。覽奏俱悉。今用汝為巡撫。可速赴新任。湖北吏治廢弛不堪。汝宜極力整飭。若不認真。則汝自度之。○安徽巡撫富尼漢覆奏。安徽省被水州縣。懷寧桐城宿松望江潛山太湖貴池銅陵東流當塗蕪湖繁昌無為巢縣和州含山宣城廬江等十八州縣被淹較重。南陵合肥滁州全椒

青陽建平平等六州縣被淹較輕。俟勘明成災分數。據實題報。得旨覽奏俱悉。○湖廣總督吳達善覆奏。赴滇官兵廩給口糧。各交領兵官散給。並不經吏役之手。至跟役保安。因見縣役在船數錢。即借廩糧為名索詐。致毆縣役落水。再查湖北陸路。惟了角廟一站起旱。換馬嗣因溪河可通。改至張家溝起旱。至荊江渡口。僅二十餘里。即官兵併站過境。馬騾盡數應付。從未折給馬價報聞。○又覆奏。勘

得黃梅縣江隄。原任黃梅縣知縣呂世慶承修之扁擔裂隄。工潰口九十七丈一尺。原任麻城縣知縣劉希向承修之涼亭口隄。工潰口八十八丈五尺。又呂世慶承修工內。有內隄等處潰口三十六丈四尺。現在水未涸出。難以搶築。應俟水涸。覆勘辦理。此項工程。動帑興築。甫及年餘。即已潰塌。應責令原承辦之委員。各按段落賠修。得旨覽奏俱悉。○湖南巡撫方世儒覆奏。官兵廩給口糧。係彙交

領兵官散給。並無令兵役支取情事。至辦送兵差。均係水路。原無折給馬價之事。報聞。○署河東河道總督暫署河南巡撫吳嗣爵覆奏。豫省各屬。自七月十七日以後。得雨深透。可慶豐收。得旨覽奏稍慰。○陝甘總督明山奏。甘省西寧鎮牧廠生息。蕃庶。廠地窄小。酌分撥甘提標馬五百匹。涼州鎮馬三百匹。肅州鎮馬三百匹。於大草灘上方塞石門寺黑山湖等處。擇廠分牧。報聞。○兩廣總督李侍

堯覆奏。陳日陞中途滋事潛逃。應以軍法從事。已經拏獲。俟審明辦理具奏。并將應叅各員查叅。是以未經先行入告。至佐領六十七案內。應質旗兵雅克什布。田成雙。明海寬。四名。先已回粵。經臣移咨將軍瑚圖禮等委員押解。於四月十一日赴滇收審。得旨覽。○又覆奏。暹羅仍係甘恩勅竊據。詔氏子孫未復。遵旨毋庸諭檄。滇省現集勁旅。進剿緬匪。緬酋勢必窮竄。暹羅係其仇讐。諒不敢潛匿。自

必遊逸洋面。今河仙鎮目莫士麟發兵奪取沾澤。又會合暹羅各夷目。征討甘恩。執若令截擒緬匪。自必踴躍。茲臣作為己意。做照頒發諭藁。酌敘諭檄。齎往賞給綢緞。並令移會暹羅各夷目。撥兵偵伺報聞。○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等奏。臣等於七月二十日起程。後天氣清明。官兵行走順利。今已進兵三站。即分路出銅壁關。至野牛壩。辦理造船事務。俟各隊兵到。乘機進討。臣傅恒前往戛鳩地方較

實錄卷八四〇

十一

速宜早為起程。到彼查看情形。辦理得旨。急候捷音。署雲貴總督明德奏。大兵在外。軍糧宜寬裕。豫備滇省晴雨應時。必獲豐收。請採買一二萬石備貯。得旨。如所議行。○貴州巡撫良卿覆奏。黔省應付官兵廩給口糧。均令領兵官齎勘合火牌。向地方官彙領。並無滋事情弊。至兵役馬匹。奉諭通融折價。查黔省境內。扣除實在空數。不領折價者。止有富興永安扎哈納。納成果莽喀察所領索倫等兵。

跟役五起。自願減半支領者。止有明亮占頗圖莽喀察綏庫。所領吉林兵跟役四起。餘俱照額全領。並無情願步行。兼不折價之人。如侍衛訥根。徹所言者。得旨。知道了。亦可謂不事事矣。觀汝大不如前。慎之。

實錄卷八四〇

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三十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學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並量指內大臣戶部尚書總纂修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八月庚戌朔諭前據明

德查奏滇省缺額銅觔定價分賠一摺將湯丹大礮二廠之銅照青龍等廠中價分賠又不將截留京銅分年帶運之處詳悉聲明經部議指駁因即飭諭明德令其查明覆奏今據奏稱去年一年所產之銅僅敷鼓鑄是以未經帶運等語尚在情理之內即前摺未經聲敘亦可寬恕至湯丹大礮與青龍等廠價值多寡懸殊乃從前率據該司開送中價遽行入奏經朕傳旨詢問明德亦更無可置辯

自認從前辦理錯謬明德著交部議處其另單所開歷任分賠銀數仍著該部詳覈著追

諭軍機大臣等據明德覆奏本年不能帶運補解京銅及湯丹等廠分賠銅觔率照青龍等廠定價短少緣由一摺已於摺內批示並交部議處矣明德僅據該司所議之價不加詳覈遽行列奏咎固難辭而該司以湯丹大礮二廠應賠之銅輒照青龍等廠等價以致數目短少顯有瞻顧歷任上司及袒徇同官屬員之意該司究係何人未據將姓名列入殊未明晰或尚係官兆麟任內之事或係錢度到任後所辦抑係署任之員定議辦理著傳諭明德即速查明據實覆奏又諭曰傳恒等奏撫夷李景朝稟稱賊匪於六月內遣頭目二人將老官屯賊目諾爾塔及兵丁軍器盡行撤回止留擺夷數百住守新街亦無賊人止有附近夷人貿易等語看來情駁身死賊匪內亂屬實此皆

上天眷佑。賜我機會。傳恒等乘此進兵。必速成大功。外間無知之徒。狃於漢習。妄生議論。謂不可乘人之危。但此次征討緬匪。原因憎駁一族。篡奪其主。復敢犯我境邑。是以特施天討。況去歲曾緩兵一年。賊匪無乞降之意。今乃不得已而用兵。非因憎駁之死而乘其危也。今適當賊匪內亂。此

上天誅滅篡逆之意。不可不乘機進剿。以靖地方。若中止撤兵。俾賊得乘隙立主。必又肆行

跳梁。其時作何辦理耶。近日欽天監奏七月二十七日。東南方彗星見。星尾指向西南。其占書云。星指處主敗等語。朕憶平定準噶爾時。彗星指向西北。以此觀之。

上天已垂象矣。著傳諭傳恒等知悉。不必傳播。惟於進兵時。當慎而又慎。務期萬全。傳恒。阿里衮。阿桂等。如在一路。遇有事件。自宜公商。連名具奏。若分路而行。遇有應商應奏事件。即一面奏聞。一面札商知會。伊勒圖在夏鳩

接應。亦應如是辦理。朕可先得捷音。以慰廕念。傳恒等和衷辦事。不可稍存畛域之見。將此傳諭知之。辛亥。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丁巳。皆如之。賜扈從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台吉等食。至丁巳。皆如之。遣官祭

關帝廟。○諭軍機大臣等。現在經畧傳恒統兵由夏鳩進發。阿里衮。阿桂。前往野牛壩辦

事。阿里衮身常患病。性又樸實。見事稍遲。阿桂心細而敏捷。伊二人同在一處。雖陳奏事件。阿桂名次在後。所有諸事。主見決斷。朕皆責成阿桂。當竭力抒誠。妥協為之。倘若不肯盡心。貽誤軍務。朕必重治阿桂之罪。斷不稍加寬宥。昨夜念及於此。故特傳諭阿桂。并傳諭傳恒知之。○壬子。遣官祭昭忠祠。○諭曰。程燾著補授太僕寺少卿。仍在軍機處司員上行走。○陞任河南巡撫阿思哈疏報閭鄉

縣乾隆三十三年開墾荒地八十九畝有奇。癸丑兵部議奏各省賞給兵丁紅白銀兩。先以營運生息充賞。由臣部彙覆。現各省綠營生息停徹。另籌別款充賞。臣部無由詳查。應歸戶部題覆。至駐防紅白賞銀。向係戶部辦理。並不會同臣部查照。請嗣後不分駐防綠營。總令外省一面冊報戶部。一面報臣部查覈。統由戶部移查臣部兵丁確數後題銷。從之。甲寅諭雲南開化昭通二鎮總兵員

缺。著經畧大學士傅恒等。於軍營內揀選出力之員。奏請補授。又諭曰。揆義著加恩賞給三等侍衛。自備資斧。往喀什噶爾更換范宜忠回京。乙卯諭曰。期成額現在出差。綽克托著專署兵部侍郎。其刑部侍郎員缺。著伍訥璽補授。又諭曰。總兵談秀來京。陛見。看其年已衰老。兩耳重聽。著以原品休致。浙江定海鎮總兵員缺緊要。著溫州鎮總兵永昌調補。所遺員缺。著陳文宣補授。又諭據

富僧阿明山等奏西安移駐伊犁滿兵二千名。陸續起程。所出之缺。請由京城派撥等語。西安駐防不甚緊要。現在雲南用兵。明歲凱旋。地方官無暇兼顧。所有應撥西安滿兵二千名。著暫緩二年撥往。諭軍機大臣等。昨召見浙江定海鎮總兵談秀。看其年齒已老。兩耳重聽。難以復勝總鎮之任。已降旨令其原品休致。定海為海疆最要之缺。談秀聾瞶。若此。豈宜聽其戀棧貽誤。崔應階前此何以

從未奏及。昨詢據談秀稱。伊並未見過督臣。是崔應階因未目擊其重聽之狀。不行劾奏。尚非有意姑容。是以免其議處。但總督統轄兩省。於所屬總兵。皆宜隨時體察。豈得因未經覲面。輒諉為聞見所未周。嗣後務須留心體訪。遇有衰庸不稱職之員。立即據實奏聞。毋稍徇隱。干咎。將此傳諭知之。以告休四川松茂道屬牟托土巡檢溫如玉子廷瑞襲職。丙辰遣官祭黑龍潭。

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玉泉山

惠濟慈佑龍王之神。諭軍機大臣等吏部

叅奏文選司於開列侍講題彙內。不遵成例。

輒將司業列於贊善之前。有無情弊。請交部

審訊一摺。所辦甚是。已有旨交刑部查究矣。

此事當司員呈稟回堂時。該堂官係何人先

行指出。向來各部遇有查詢之事。每稱堂官

公同商辦。陋習殊為可笑。同堂辦事。雖不能

不彼此商酌。但其始必有首先看出之人。斷

非衆口同聲。如出一轍。著傳諭吏部堂官即

將此案係何人先行看出之處。據實覆奏。毋

得稍有掩飾。丁巳祭

先師孔子。遣大學士陳宏謀行禮。諭前者

朕五十誕辰。恐直省臣民。有啟經壇立碑亭。

貢獻稱祝之事。或致糜耗物力。曾豫勅禁止

之。明年八月。屆朕六十正誕。意中外者庶必

有以週甲聖節。非五旬大慶比。欲申祝釐以

抒愛戴者。情固難卻。而非朕心所樂從。用是

明切宣示。朕臨御三十四年以來。承

累洽重熙之盛。海宇乂寧。民氣恬樂。復仰荷

上蒼眷佑。連歲屢豐。方思上答

鴻庥。宏敷愷澤。以嘉惠吾民。益臻熙阜。國家之

瑞。莫大於此。且越歲辛卯。即恭遇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

璇闈慶典。亘古稀逢。朕將率天下臣民。臚歡舞

綵。敬迓

慈禧。自當聽衢巷謳歌。共展

尊親之義。又何必因朕躬慶辰。頻年祝嘏。多此

繁文縟節為哉。其布告天下。咸體朕意。一切

仍遵二十四年所降諭旨。不必舉行。各省督

撫。亦不必以來京叩祝為請。並不必進奉珍

玩。及綢緞表裏等物。至在籍大臣中。如尚書

沈德潛壽屆期。願錢陳羣亦年逾八袞。不宜

復以遠涉勞筋力。已諄復傳諭。令其毋庸親

詣京師叩祝。俾黃髮耆臣。領袖江鄉父老。攜

杖呼嵩。為熙朝盛事。不亦美歟。著將此通行

傳諭知之。又諭曰。吳達善查奏武岡州民人鄧寬容控告該州修城有盡書舞弊。派累鄉民等事。及原審官將伊兄鄧寬宥以瘋疾監禁一案。現在究有端緒。請將原任知州席芬及現任知府席芑等革審等語。席芬。席芑。周凝光。英德俱著革職。呂律著革去舉人。交與該督一併嚴審確情。定擬具奏。至歷任承審之州縣府道等官。既經鄧寬容屢次呈控。並不實力研審。究出實情。轉以素無瘋疾之

鄧寬宥捏稱狂病完結。顛預了事。深屬外省瞻徇惡習。並著吳達善一併查明參奏。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據李宏奏。葦蕩營汛船石船遭風損壞四十餘隻。漂淌餘柴八萬餘束。請照例確估修造。並分別覈銷等語。此次運料船隻猝遇風暴。人力難施。以致損壞。並淹斃人口。非駕駛不慎可比。自應准其估造覈銷。但漂淌餘柴至八萬餘束。為數甚多。恐不肖工員恃有此例。或任意將物料

虧缺藉詞捏報。希圖掩飾彌縫。此等情弊。不可不防其漸。著傳諭李宏嗣後必須留心體察。或遇似此船隻失風之事。務查明實在情形。再行奏聞。分別覈銷。以杜混冒。將此傳諭高晉知之。戊午祭

大社

大稷遣誠親王允祕恭代行禮。

太宗文皇帝忌辰遣官祭

昭陵。以頭等侍衛瑚什為正黃旗護軍統領。

一等公特通額為正紅旗漢軍副都統。○己未諭軍機大臣等。據巡城御史瑪興阿等奏。副指揮宋振德飭令書辦查開伙房住宿乞丐年貌籍貫。開伙房人等。遂將店關閉。不留窮民。致衆乞丐相聚。至坊署喊稟一摺。已交刑部查審矣。開伙房人等。因坊官查取住宿乞丐年貌。輒將店關閉。激令窮民羣聚喊稟。自應審究確情。懲其刁惡。至司坊官稽查匪類。固屬分所應為。但辦理亦當安章程。使

店戶等易於遵守。乃宋振德一切聽之書役。致滋事端。難保無書役等從中需索情弊。著傳諭刑部堂官。留心查辦。如宋振德有串通指使之處。一併查明叅究。又諭前據經畧大學士傅恒奏稱。福建水師兵丁藍廷波。在馬龍州地方。持小刀將民夫耳輪割下。傳恒聞報。即行知明德將該犯於犯事地方。正法示衆。所辦甚是。已於摺內批示矣。本日據阿思哈奏到摺內。有割耳兵丁。經巡撫喀寧阿。枷號通衢。示衆等語。辦理殊屬錯誤。出征兵丁。敢於沿途滋事。不法自應。即按軍法從事。以儆其餘。乃喀寧阿竟視為尋常案犯。僅予枷號。阿思哈到滇後。既已聞有此案。並不立時駁正。亦以業經枷示附摺奏聞。豈於行軍紀律。俱未之知耶。此案幸傳恒聞之。行文知照。辦理尚不至於輕縱。而阿思哈。喀寧阿。何以不知事理輕重若此。著傳旨申飭。庚申。太祖高皇帝忌辰。遣官祭。

福陵。諭曰。原任普洱鎮總兵左秀之子左永俟。其年歲長成時。著該督撫送部引見。又諭據喀寧阿奏。署呈貢縣知縣楊家駒。採辦軍需牛馬。以及承運軍糧。各項科派累民。計錢三千八百餘串。銀一萬八千餘兩。又領餵馬匹。派令鄉保餵養。又令各村買賠。並不發價。需用夫役。短給工錢。各款教諭沈錫串通干與。亦有收受生童豆石等事。請旨革職。審擬等語。楊家駒承辦軍需事件。竟敢藉端派民。恣意牟利。貪黷不法。實出情理之外。滇省自征勦緬匪以來。一切軍需事宜。及軍行經過各省。俱係動支正項。絲毫不以累民。或官給間有不敷。一經督撫入告。無不立時增給。俾得裕如。并有督撫未經陳奏。朕偶爾念及。特旨加增者。復節次賞給。每省銀數十萬兩。務期踴躍趨事之良民。均霑實惠。尚恐不肖胥役。或有借名需索之事。屢勅各督撫實力稽查。隨時叅處。毋使閭閻稍有滋擾。諄切

教誠不啻至再至三。至於苛派里下之事。久經嚴禁。且朕念切愛民。惟恐一夫不得其所。凡地方間有水旱偏災。應行賑卹者。聞奏即行發帑。不稍稽延。亦從不知少有靳惜。而辦理軍需諸務。雲南一省。已撥給庫帑一千三百餘萬兩之多。賞銀亦至三十萬兩。州縣辦公。儘有官項可動。豈得藉口於無米之炊。肆行橫派。乃楊家駒竟敢借軍需名色。公然派及民間。剋扣侵漁。盈千累萬。冀以飽其慾壑。

苟非喪盡天良。何竟悍然不顧若此。實為國法所不可片刻姑容。而教諭沈錫串通干與。且有收受生童豆石之事。情亦可惡。楊家駒著革職拏問。教諭沈錫亦著革職。交與彰寶一併嚴審實情。定擬速奏。至此案始於乾隆三十二年。迄今已閱三載。從前督撫等。豈竟毫無聞見。何以直至呈貢縣民李德儉赴經畧大學士傅恒呈控交查。始行叅奏。歷任督撫及該管上司。所司何事。並著彰寶查明交

部嚴加議處。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又諭。據喀寧阿奏。福建第五起水師兵林棟。到站多索夫役不遂。將管事麥益毆踢身死。請旨即行正法一摺。該犯以出征兵丁。不知守法。輒敢肆惡行兇。自應速正典刑。以昭軍律。至領兵官遊擊林海蟾。千總梁士富。把總呂成傳。前於兵丁藍廷波割傷民夫耳輪一案。既已管約不嚴。今又有兵丁林棟兇狠斃命之事。其沿途漫無禁律可知。著交部嚴加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據喀寧阿叅奏。呈貢縣知縣楊家駒。採辦牛馬。承運糧餉等事。竟敢藉端派累。扣剋牟利。請旨革審一摺。已有旨將楊家駒革職拏問。交彰寶嚴審矣。楊家駒承辦軍需。乃敢借名料派。扣剋侵漁。數至盈千累萬。情罪甚屬可惡。審明之日。自應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所有任所貲財。著彰寶嚴密查抄。毋任絲毫隱匿寄頓。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據喀寧阿奏。新任督臣阿思哈。業已到滇。擬

暫留數日。俟各兵全行過省。即一面將印信委員齎送明德接受。起程赴京等語。昨據阿思哈奏稱。伊到軍營。尚應帶兵前進。總督印務並須交明德署理。此時應仍令喀寧阿留省辦理撫篆。俟彰寶到後。再赴河南新任。所奏甚是。自應如此辦理。已於阿思哈摺內批示矣。明德現在永昌騰越一帶辦理軍糧事務。阿思哈又應帶兵前進。省城重地。不可無大員彈壓。且彰寶已將次到滇。喀寧阿俟彰寶到後。再行交印起程來京請訓。再赴新任。此時滇省一切事務。仍應實心辦理。不可存五日京兆之見。稍致怠弛。至該撫另摺奏奉署呈貢縣知縣楊家駒。因承辦軍需糧馬。藉端科派。至萬餘兩之多。不法已極。現已明降諭旨。交新任撫臣彰寶嚴行審訊。從重辦理矣。此等劣員。借辦軍需名色。擅派累民。數逾盈萬。情節甚為可惡。自應迅速審明。即於該處正法。以儆其餘。該撫仍照尋常叅劾官員

之例。僅請革職審擬。殊不知事體輕重。喀寧阿著傳旨申飭。軍機大臣等議准。庫車辦事大臣弘昫疏稱。庫車現無差務。綠營都守及印務處辦事章京。請各裁一員。又庫車驛站十處。止有委署筆帖式八員。應添派二員。從之。陝甘總督明山覆奏。新疆所需各物。除內地運送。部定價值遵照外。其有本地所產。就近採買。或由官兵商賈乘便帶往。并本處種植孳生。或由別處運往物料。至本處製造情形互異。有地處極邊。而物料為本處所產。則腳費既省。價值亦平。若本地所無。必由商賈販往。則雖毗連內地。價亦增昂。臣等議將新疆物價擬定冊式。移咨各該處大臣。飭查實在價值。分晰開造。於每條下。將某物產本地。某物從某處販來。至日用器具。某項係某處成造。係某處運來。詳悉註明。臣詳覈具奏。并送部覈議。報聞。辛酉。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甲子皆如之。賜扈從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台吉等宴。至甲子皆如之。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傅恒奏稱閩省水師兵丁有恃強持刀將民夫割去耳輪之事。業經行文該撫。即於該處正法示衆一案。所辦甚是。今又據喀寧阿奏到福建第五起水師兵丁林棟因多索夫役不遂將管事生員麥益毆傷身死。已降旨將該犯即行正法。并將領兵員弁交部議處矣。看來

福建水師雖駛船習熟。水面殺賊等事俱可得力。但其素習强悍。不可不嚴行馭制。且恐伊等在內地時恃強生事。及至遇賊打仗。或轉退怯不前。更不可不重示懲儆。現在水師已陸續前赴軍營。著傳諭傅恒。阿里衮。阿桂等宜嚴加約束。駕馭有方。奮勇殺賊者。優加擢賞。其有兇狠不法之徒。即按照軍律正法。數人俾衆兵知所儆惕。而又不致鼓譟債事。方好將此傳諭葉相德。并令通諭領兵各員。

弁知之。又諭雲南普洱府邊外一帶地方。向有十三版纳俱係久經歸附土司。亦謂之十三猛。前據楊應琚奏。該土司等踴躍急公。且經莽匪侵擾。不無拮据。曾降旨加恩。將乾隆三十一年應納錢糧免其完納。此等土司自莽匪滋擾以後。該處夷民能否無誤耕作。是否照常納課。及此十三版纳有無續經緬匪蹂躪之處。現在各處情形若何。數年來總未據該督撫等奏及。將來辦理善後事宜。亦

當逐一經理。著傳諭經畧大學士傅恒。於平定阿瓦後。即交阿桂。於統兵輯靖普洱一帶邊境之便。就近查明。據實覆奏。並諭阿桂。阿思哈。明德。知之。壬戌。

萬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 遣官祭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 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遣官祭

顯佑宮

東嶽廟

城隍廟

上詣

皇太后行宮行禮。御澹泊敬誠殿。扈從王公

大臣官員及蒙古王公台吉等行慶賀禮。

癸亥。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甲子。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軍機大臣等議覆伊犁辦

事尚書永貴奏。巴顏岱城領隊大臣協領佐

領倉官等請給關防圖記官兵俸餉移咨陝

甘總督解送。領隊大臣添設檔房委署筆帖

式二員。明歲駐兵到時。協領等應賞戴花翎。

其餘各員。應分別賞戴花翎藍翎。以及應戴

金頂者。擬定奏請。五品以下官員。奏請補放。

四品以上各員。送京引見補放。協領佐領防

禦等出缺。由八旗揀選。驍騎校缺。按翼揀選。

委前鋒校旗長。前鋒缺。各按本翼揀選。領催

等缺。由本佐領下挑補。其馬甲亦准在本翼

人內挑補。均應如所奏。其所請巴顏岱城名。

恭候欽定。從之。尋欽定城名。曰惠寧。門東曰

昌彙。西曰兆豐。南曰遵軌。北曰承樞。陝甘

總督明山奏。道員干從濂。知府張為旃。與阿

拉善王會勘地界。妄自尊大。實屬地方官惡

習。應請革職。得旨。干從濂張為旃俱著革職。

此係吳達善任內之事。該督豈竟毫無聞見。

何以並未查參。著交部嚴加議處。明山雖到

甘肅未久。但必俟降旨詢問。始行參奏。亦屬

不合。著交部察議。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一

監修總裁官總纂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並慶禮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並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並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八月乙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自避暑山莊啟鑒。辛未蘭。

諭曰。舒赫德等奏喀什噶爾葉爾羌地方。

均通巴達克山。霍罕等外夷。係屬回疆大城。

戶口殷繁。事務較多。須幹練章京。始於公事。

有益。請嗣後辦事章京缺出。令該部院於保。

列一等人員內揀派等語。著照所請行。現屆。

更換之時。部院衙門。將保列一等人員揀選。

俟朕迴鑾後。引見發往。諭軍機大臣等。舒。

赫德奏安集延回人前來貿易。必由布魯特游牧經過。布魯特人性情貪鄙。每多搶掠。請嗣後遇有搶掠案件。交烏什大臣完結。如有必需惕以兵威者。即行知伊犁大臣辦理等語。布魯特屢次搶掠貿易貨物。實為不法。自應惕以兵威。但必須派諳練之人。方有裨益。著傳諭永貴舒赫德知之。○又諭曰。巴爾品等奏。派出副營總推錫等往哈薩克索取盜犯。阿布勒比斯止給土伯特一人。餘七人並未交出。遣伊子卓勒齊前來稟稱。阿布勒比斯尚有給發之意。因屬人不從等語。巴爾品前將逃犯之家屬人等看守。朕降旨令其釋回。今哈薩克光景。甚不知理。著傳諭巴爾品。若此項看守之人。未經釋放。仍著看守。俟阿布勒比斯將逃犯全數解到。再行釋回。○是日。駐蹕中關行宮。○丙寅。駐蹕波羅河屯行宮。○丁卯。諭軍機大臣等。直隸三屯營副將趙登高大名協副將趙源長。江南河標左營

副將吳掄元。浙江平陽副將李杰。龍。福建臺灣北路副將那蘭泰。湖南永綏副將周成模。沅州副將旺保。祿。山東膠州營副將楊大業。陝西波羅副將蔣萬欽。甘肅沙州副將建奇。貴州上江協副將程國相。廣西鎮安副將溫有哲。於現在副將內。俱屬歷俸較深。著傳諭該督撫。將各員詳加驗看。出具切實考語。送部引見。並將是否堪勝總兵之處。具摺奏聞。此內程國相。現在滇省軍營。建奇。現在奏明留辦烏什屯務。俱著俟應行送部時。再行給咨來京。○是日。駐蹕濟爾哈朗圖行宮。○戊辰。上遣侍衛福康安。赴避暑山莊。皇太后行宮問安。○是日。駐蹕阿穆呼朗圖行宮。○己巳。上遣侍衛春寧。赴避暑山莊。皇太后行宮問安。○行圍。○諭江南海州所屬鹽場地方。本年春夏雨水稍多。稻秫未免歉

收。所有該屬上年借給口糧一萬餘石。若照例催徵。竈力不無拮据。著加恩緩至明年麥熟後徵收。以示體卹。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據崔應階奏。叅革興泉永道蔡琛。羈禁司監。自縊身死一摺。殊堪駭異。蔡琛以監司大員。恣意貪婪。贓私纍纍。為國法所必誅。既經定罪。入本年秋審情實。自應嚴加監禁。乃竟令其自縊。不得明正典刑。實屬不成事體。司監寬縱若此。則州縣獄禁。尚可問乎。朕念孫孝

愉尚能辦事。且係孫嘉淦之子。屢次加恩優擢。在道員任內未久。即用為四川臬司。又因其母年老有疾。不能迎養。准以陞銜留任。昨福建按察使缺出。即將伊補授。所以體卹成全之者。無所不至。使伊稍具天良。自宜感激報効。乃於典守重責。漠然不顧。致緊要官犯倖逃憲典。迴出情理之外。必係孫孝愉因與蔡琛曾同為刑部司員。瞻徇舊日情面。豫漏信息。以致自戕。情罪甚為可惡。此非尋常失

於防察者比。孫孝愉著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罪。崔應階亦著交部嚴加議處。司獄賈聯玉著革職。等因。同禁卒人等。交崔應階一併嚴審定擬具奏。○又諭。曰。雲南提督本進忠。前於平定回部時。頗著勤勞。特加恩擢用。昨歲至行在陞見時。見其年力雖衰。而志切報効。奮勉出於樸誠。且於軍務素為歷練。是以命往雲南。擢為提督。正資倚用。今聞在騰越因年老病發。遽爾溘逝。深為軫惻。著加贈太

子太保。賞銀一千兩。料理喪事。並照例資送回籍。仍著該部從優議卹。所有伊子。俟服闋之日。並著該督撫送部引見。○又諭。雲南提督員缺。著經畧大學士傅恒等。於現在軍營各總兵內。揀選出力可勝任之員。奏聞補授。其所遺總兵員缺。並著於出力副將內。揀選補授。諭軍機大臣等。崔應階奏叅革興泉永道蔡琛。在監自縊一摺。已批交該部嚴察議奏。並降旨將孫孝愉革職。發軍臺効力矣。

蔡琛係入本年秋審情實之犯。羈禁按察使獄中。理應加意防範。勿致稍有疎虞。乃孫孝愉受朕重恩。用至臬司。並不知感激圖報。轉令此等要犯。任其在獄自縊。不能明正典刑。顯有瞻徇舊日同官。洩漏信息情事。甚為可惡。崔應階並不將孫孝愉嚴行劾奏。僅照尋常案件。於摺內附參。殊不知事理輕重。念其平日辦事尚屬實心。從寬不加重譴。著傳旨嚴行申飭。又諭據方世雋奏查審傳鈔謠

詞案犯串供各情節。定擬一摺。已批交部議矣。此內張朝係差拏李堅仁縣役。明知李文有已死。乃授意李堅仁等。令其串供。希圖酬謝。情罪較重。該撫僅擬杖徒。不足蔽辜。著傳諭刑部堂官。將張朝一犯。另行定擬。○是日駐蹕布都爾昂阿大營。○庚午。

上行圍。諭軍機大臣等。據吳紹詩奏江西省城七月下旬無雨。望澤甚殷。今於八月初六初九等日。甘霖大沛。高下田畝俱極深透。雨

勢甚為濃厚等語。昨聞湖北亦有望雨之處。且據該督從前覆奏。武昌省城得雨兩次。僅以二三寸計。嗣後曾否霑足。及通省有無缺雨地方。是否普霑渥霽。並現在田禾光景。若何。著傳諭吳達善詳悉查明。即行據實覆奏。吳紹詩摺片。並鈔寄閱看。○經畧大學士公傅恒奏。臣於七月二十九日。至南底壩河。水勢寬深。難以搭橋。有賀丙豫備渡船運送。臣親指示官兵。隨到隨渡。於八月初一日渡完。

臣即統領噶布舒所帶索倫兵五百。與提督哈國興所帶綠營兵二千。一同進發。已於初一日。令賀丙前往要鴻。催辦渡江船隻。查蓋達以外。均係野人地界。官兵經過。伊等初懷疑懼躲避。臣令通識言語之人曉諭。互相笑語。環集聚觀。每人於竹木叢密處。砍伐枝株。以見盡心。臣賞給銀牌鼓勵。伊等不復心向緬匪。俱各安堵。得旨。欣悅覽之。○以四川松茂道李本為福建按察使。○是日駐蹕齊爾

伯庫昂阿大營。辛未。

上行圍。遣官祭賢良祠。諭軍機大臣等。永貴奏。阿布勒比斯遣頭目阿克塔木拜爾底前來。懇請將雅爾看守之逃犯家屬等釋回。伊等即躡緝逃犯解送。永貴即准其所請。隨將逃犯家屬交彼帶回等語。此案盜犯拏獲之初。即行正法。何至有脫逃之事。及脫逃後。巴爾品又辦理不善。是以降旨將伊褫革。并釋放看守之人。嗣因哈薩克不將逸犯全解。

復降旨令將看守之人不必釋回。今永貴所奏辦理之處。實有畏懼哈薩克之意。此案永貴巴爾品不能辦矣。著舒赫德速赴伊犁。會同永貴至雅爾將巴爾品帶往塔爾巴哈台。與阿布勒比斯面見。務須秉公徹底查究。如係巴爾品在邊境滋事。即將伊在彼正法。舒赫德等稍存瞻徇。必從重治罪。又諭曰。舒赫德現赴伊犁。著期成額前往更換。旌額理令旌額理往烏什辦事。旌額理奉到此旨。即

速前往。著傳諭知之。軍機大臣等會同兵

部議覆。陝甘總督明山奏稱。遞送新疆公文。除藩臬兩司及經費局文移。封發闡展以外。南北各城者。准其遞送外。其餘內地各衙門。自道員副將以下。俱令呈送督撫將軍。副都統。提鎮兩司。移行查辦。概不准自行移咨。應如所請。從之。兵部奏請各省修製軍器。向無年限。臣部辦理。無所遵守。請嗣後出征調戍者。仍照舊不拘年限外。至營中各項軍器。

自應按初製年分。酌覈應修應補之期。應飭令督撫將軍都統。提鎮。確查各項軍器工料。援照成案。豫估幾年應修。幾年應造。酌定限制。報部查覈。著為定例。從之。工部議准。廣東巡撫鍾音疏稱。陽山縣高橋底等處煤山。採挖日久。並無出產。應請封閉。從之。貸給湖北黃梅。黃岡。蘄水。蘄州。廣濟。江夏。武昌。咸寧。嘉魚。蒲圻。興國。大冶。漢陽。漢川。黃陂。孝感。沔陽。天門。雲夢。江陵。公安。石首。監利。二十三

州縣武昌武左沔陽黃州蘄州荊州荊右七衛。本年被水貧民口糧籽種分別緩徵額賦。賑卹甘肅皋蘭河州渭源金縣靖遠循化廳沙泥驛州判紅水縣丞安定洮州廳張掖山丹東樂縣丞古浪平番巴燕戎格廳西寧碾伯大通肅州高臺三十一廳州縣。本年被旱貧民緩徵新舊額賦。是日駐蹕永安泮昂阿大營翼日如之。○壬申。

世宗憲皇帝忌辰遣官祭

泰陵。諭曰喀寧阿奏福建水師兵丁藍廷波在雲南馬龍州地方割傷民夫耳輪行兇不法該州知州葉崇不即馳稟辦理審詳至逾旬日殊屬玩公應請交部等語此案沿途滋事之兵丁藍廷波業據經畧大學士傅恒奏明於該處正法示衆所有不即稟報查審之馬龍州知州葉崇著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喀寧阿審擬丁元甲傳貼符詞一案已批交三法司覈擬速奏矣丁元甲敢以此等

狂悖符詞收藏鈔錄實為不法之尤著傳諭刑部堂官即將該犯趕入本年秋審情實其王鐸丁人龍郭忻三犯俱身列黷序非比齊民乃亦惑於符詞執行傳鈔雖與李玉高對有間僅擬杖徒亦覺過寬著一併另議。又諭曰喀寧阿奏審擬丁元甲傳貼符詞並搜獲應刳經一案已交三法司覈擬速奏矣據稱經內有南京應天府張汝應鈔寫散給之語江寧府在前明時稱為應天恐匪犯等傳布悖妄經詞或假託舊日名稱以掩飾現在傳鈔之迹或果係舊時編造至今尚有存留均未可定著傳諭高晉留心密行查察如果訪有蹤跡一面辦理一面奏聞至所據符詞有湖廣荊州府咸寧縣董姓字樣現據湖廣總督覆稱上年湖南巡撫方世雋奏拏獲謠詞案犯李彩玉一名稱係荊州府江陵縣童姓童董字音相仿是否即係造作首犯業經飛飭查訪等語湖廣督撫准滇撫咨文後曾

否。追出符字來。歷著傳諭吳達善。即行切實查明。繕摺覆奏。○又諭曰。喀寧阿奏。福建水師兵丁藍廷波。在途滋事。割去民夫耳輪一案。僅請將該犯枷號通衢。實屬失之寬縱。前據經畧大學士傅恒奏聞。已行知將該犯即於本處正法示衆。並據阿思哈具奏。隨傳旨將喀寧阿嚴行申飭矣。此等兵丁沿途滋事。關係軍行紀律。非尋常事件可比。理應由驛馳奏。乃該撫僅差人齎奏。殊屬不知事理。輕

重。喀寧阿著再傳旨申飭。○刑部議覆。御史成德奏。稱查律載。祖父母。父母。為人殺。而子孫私和者。徒三年。又收伯叔兄弟之妾者。徒三年。事關倫紀風化。僅以徒完結。未為平允。請勅部另覈定議等語。臣等酌議。祖父母。父母被殺。子孫私和。未受賄者。仍依律擬。一經得財。毋論贓數多寡。即擬杖一百。流三千里。收伯叔兄弟妾者。照姦伯叔兄弟妾律。杖一百。流三千里。從之。○癸酉秋分夕。

月於西郊。遣理郡王弘曉恭代行禮。○上行圍。是日駐蹕鄂爾吉庫哈達大營。○甲戌。

上行圍。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恒等奏。官兵跟役馬匹折價一項。各省支給銀數。參差不齊。現在俟京兵陸續到營。即飭該領隊等。分晰開報確數備查。但恐各省地方官吏。不無影射朦混之處。請飭下各該省。將底冊彙交明德馳寄軍營。細加覈對。如數目不符。便係地

方官從中滋弊。即令照數賠出。并從重處分等語。所奏甚是。前已諭令官兵併站後之各省督撫。將跟役折給馬價一事。據實查奏。著再行傳諭各督撫。即嚴切飭令各州縣。將支發各隊跟役折給馬價銀數底冊。據實封送該督撫查明。彙交明德驗收。即轉送經畧軍營。聽傅恒等查覈辦理。各督撫務上緊實力交查。毋稍掩飾遲延干咎。○兵部等部會議。兩廣總督李侍堯疏稱。廣州將軍標四營。原

設櫓槳船五隻。今官兵已裁。應撥歸撫標左右營。各添撥馬步戰守兵二百八十五名。廣州協原設經制官。請均派入額。左右營各編設都司一。守備一。千總二。把總四。外委六。額外外委三。兵一千。添設中軍都司。改鑄廣州城守副將中軍都司兼管左營關防。廣東廣州城守副將右營都司關防。再廣州副將。今統轄左右兩營。三水一營。應換給關防勅書。將軍標巡船亦裁。均應如所請。從之。○以故

廣西思恩府那馬司土巡檢黃昌會弟昌運襲職。○蠲免浙江海寧縣乾隆三十三年被潮坍沒衝廢沙地公地六十三頃四十畝有奇額賦。○是日駐蹕已顏圖庫木大營。○乙亥。

上行國。○諭軍機大臣等。鄧時敏奏秋審會獄時有貴州省吳喬元鎗傷吳正才身死一案。係有心致斃。簽商改情實。又福建省陳元鎗傷孫埰身死一案。事本理直。傷因失誤。簽商

應改緩決。刑部俱依外擬照覆。不允商改一摺。所論似乎近理。就兩案相較。吳喬元以與已並無干涉之事。聞喊搗鎗追奪。打傷斃命。情節較重。陳元因孫埰等越界築墳爭鬧。帶傷跑避屋內。又因孫埰等拾石擲打。一時情急。從牆孔放鎗。以致孫埰斃命。其曲本在孫埰等。情節較輕。何以重者轉擬緩決。輕者獨入情實。若云火器傷人。例無輕縱。陳元之不應改緩。尚可謂之執法。吳喬元同一烏鎗斃

命。獨得倖逭刑誅。揆之情法。似未平允。刑部堂官於鄧時敏簽商時。因何不虛衷商榷。酌改持平。殊不可解。或兩案別有實在情節。鄧時敏因曾簽論。欲為此奏。祇就所見而言。其餘關鍵。未經敘入。亦不可知。著刑部堂官明白回奏。○又諭曰。宮兆麟彙奏乾隆三十三年分廣西通省倉庫無虧一摺。此係該督撫等應於年終具奏之事。前降諭旨甚明。近來各督撫奏到日期。雖間有參差。亦不過次年

春月。從未有久逾期限者。今宮兆麟。於二月已到新任。自應上緊接查入告。即因甫經蒞事。尚須覆覈周詳。或暫展一兩月。猶屬情理所有。顧懸宕半年。直至此時。始行循例奏聞。殊屬延緩。宮兆麟係朕特恩擢用。封疆理應加意奮勉。乃以責成督撫之事。視為無關緊要。泄泄若此。其於地方事務。安望其實力振作乎。宮兆麟著傳旨申飭。並將因何具奏遲延緣由。即行據實奏聞。○又諭賊匪趙三等。

藉緬匪聲勢。在普洱地方滋事。景線孟良等前已歸順。此二年又從賊匪。若不痛治。斷難收服。著傳諭阿桂。攻克阿瓦城後。由羅諸一路。緝擒趙三等。最為緊要。景線孟良等。部落人等。或應威服。或應撫綏。務期妥籌果斷。永靖地方。斷不可姑息因循。并傳諭傅恒知之。○又諭哈薩克盜犯一案。已令舒赫德查辦矣。據永貴摺內稱。阿克塔木拜爾底稟稱。因內地人由哈薩克驅馬四十餘匹。哈薩克等追

趕奪回逾二日。內地人驅馬二十餘匹。棄在哈薩克地方。第二日。又有七十餘人。往哈薩克驅馬千餘匹。經追趕始給回。九百餘匹等語。此雖係一面之詞。然邊境盜案。不可不徹底查究。巴爾品如果縱放。下人滋事。即將伊治罪。并曉諭阿布勒比斯。以後約束屬人。嚴禁盜竊。伊等知我秉公辦理。自必畏服。所發巴爾品永貴摺。舒赫德詳開妥辦。將此傳諭知之。○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等奏。臣傅恒於

八月初二日。自南底壩起程。初四日至戛鳩。見賊寨一座。並無賊匪。即帶同賀丙。沿江查勘。將渡口安設允帽寨。適脫猛烏猛自猛拱來。率沿江各頭目迎接。並稱願隨勦緬匪。脫猛烏猛懇給限。與眾頭目趕辦渡船。次日送來小船十隻。竹筏二十排。及撐船擺夷數十人。據稟現在趕辦。隨得隨送。賀丙所辦船。已於初四日得十餘隻。臣思西岸渡口。先宜占據。即於初四。初五兩日。渡過綠營兵一千餘名。

索倫兵二百餘名駐劄營盤與東岸相望允帽江面約寬三里水不甚濶惟船隻未數且船小不能載馬匹正在籌辦適臣阿里衮亦是日到公同商酌一面等候脫猛烏猛等辦船一面令弁兵紮筏俟各起兵到接渡臣等見渡江匪易若對岸先有賊匪數十人即屬可虞今大兵既渡自可前進得旨欣悅覽之已得江西岸將來進兵自可易得老官屯此實

上天恩佑利我軍行惟望陸續速聞捷音喜信耳是日駐蹕永安湃大營○丙子

上行圍○諭據明德奏驗收豫省解凍驛頭於正驛四千數足之外多收餘驛六百一十二頭均屬骨大臃肥實堪適用等語豫省承辦驛頭皆由阿思哈任巡撫時實心購辦安定章程遴選屬員沿途解送故能如數交足且得多收餘驛於軍行甚有裨益阿思哈著交部從優議敘所有承辦解送各員弁並著該

撫查明一併送部議敘是日駐蹕安巴究和羅大營丁丑

上行圍以正黃旗護軍叅領蒙武爾岱為鑲紅旗蒙古副都統浙江巡撫覺羅永德疏報象山定海常山永嘉遂昌景寧六縣乾隆三十三年開墾田四十九頃五十畝有奇是日駐蹕庫爾圖察罕大營戊寅

上行圍諭曰李侍堯等奏叅革都司姚黃甲在恩平縣監內自縊身死請將典史嚴瑞麟

革職知縣杜茂交部嚴加議處一摺姚黃甲以明達案內濫用馬價銀兩問擬杖流其罪原不至於死但既拘禁縣獄自應小心防範乃竟聽其乘間自戕可見外省監禁全屬有名無實不但典獄各官有應得處分即該管知府不能飭屬加意稽查豈能辭咎乃李侍堯等並不一體叅奏殊屬非是所有典史嚴瑞麟著革職知縣杜茂著交部嚴加議處肇慶府知府戴汝槐亦著交部嚴加議處○諭

軍機大臣等據承德奏稱。准江省起獲王宸尊書鋪。玉詔堂初學有學集板片。係嘉興諸在林書鋪賣給。其板係勞姓自廣東帶來。隨傳訊諸在林供稱。此板係伊夥石門縣人勞武曾往粵賣書。因廣東刻匠價賤。將帶去初學有學集各一部。在廣照依原本翻刻帶回。轉賣與王宸尊。勞武曾已於三十二年八月在廣病故等語。錢謙益初學有學二集。前經降旨通諭各督撫查辦追繳。今據承德查奏。

諸在林。勞武曾將原本在廣東照依翻刻。雖其板已帶回轉賣。但廣東既有翻刻之事。安知此外更無另刻板片。刷印流傳。著傳諭李侍堯。鐘音。於該省書坊。明白曉諭。切實詳查。如有翻刻板片。及印就書本。即速追出。解京銷燬。仍照江省之例。量加賞給。無使書賈等慮及耗捐貲本。轉致隱匿存留。該督等務飭屬員實力妥辦。仍行據實奏聞。又諭。前經降旨將錢謙益之初學集有學集嚴行查禁。

業據高晉承德等先後奏到。江浙兩省所有板片書本。陸續收繳銷燬。因思沈德潛錢陳羣二人。平素工於聲韻。其收藏各家詩集。必多在錢陳羣於錢謙益詩文。似非其性之所近。且久直內廷。尚屬經事。諒不致以應禁之書。轉視為可貴。若沈德潛向曾以錢謙益詩選列國朝詩別裁集首。經朕於序文內申明大義。令其徹去。但既謬加獎許。必於錢謙益之詩。多所珍惜。或其門弟子。狃於錮習。尚欲

奉為辦香。妄以沈德潛齒宿爵尊。謂可隱為庇護。慫恿存留。亦未可定。果爾。豈沈德潛不知恩重。不復望朕為之慶百歲耶。沈德潛錢陳羣自退居林下以後。朕恩禮便蕃。所以體恤而矜全之者。無所不至。冀其頤養林泉。俱臻上壽。人瑞表稱。為東南縉紳佳話。優眷所被。至今有加。伊二人寧不感戴殊榮。勉思仰副。若其家尚有錢謙益初學有學等集。未經呈繳者。即速遵旨繳出。與兩人毫無干涉。斷

不必慮及前此收藏之非。妄生疑畏。豈朕成全兩人至此。而委曲令其繳出。轉從而加之罪責乎。設或不知警悟。密匿深藏。使悖逆之詞尚留人世。此即天理所不容。斷無不久而收露之理。縱使土人不及身受其譴。寧不為其子孫計乎。朕於獎善懲惡。悉視其人之自取。從無絲毫假借。錢陳羣尤所深知。而沈德潛則恐不能盡悉矣。著傳諭高晉。承德將此旨。就近密諭沈德潛。錢陳羣知之。令各據實

恪遵。體朕始終優禮保全之意。仍將如何宣諭遵辦之處。附便奏聞。又諭前據崔應階題參諸羅縣革職知縣陶浚。任內虧空庫銀一萬五千餘兩。續又查出原揭數外。尚有虧空銀一萬四千餘兩。穀二萬四千餘石等語。已有旨令即嚴審追擬矣。陶浚先於黃教案內。不能先事豫防。非尋常失察可比。降旨將伊革職。發往伊犁。効力贖罪。已屬倖邀寬典。乃於辦理軍需。查出虧空銀數。至數萬之多。

似此藉端侵冒。罔知法紀之員。不可不盡法懲治。以示炯戒。著傳諭崔應階。即將陶浚嚴行審擬追究。趕入本年秋審情實。所有任內貲財。即行查抄。其原籍安徽滁州家產。亦著傳諭富尼漢。一併嚴密查抄。毋令稍有隱匿寄頓。又諭前據崔應階奏。逆匪黃教滋事一案。有夥犯朱天麟。代為主謀煽誘等情。當即降旨崔應階。令其嚴密訪拏。毋使免脫。迄今未見該督奏到。曾否就擒。該犯係黃教羽

黨相助。為逆情罪甚為可惡。必當明正典刑。斷不可容其漏網。且此等匪犯。形蹤詭秘。若不即行拏獲。恐不免潛匿深山。復萌煽誘之事。著傳諭崔應階。即速嚴飭該鎮。上緊搜捕。並於內地一併嚴緝務獲。並將現在如何擒緝。曾否就獲之處。迅速奏聞。又諭據李侍堯等覆奏。查辦粵省行使小錢摺內。所稱現在錢鋪易換錢文。每千文有唐宋元明古錢一百餘文。行用已久。似應免其查禁。俾錢價

不致昂貴等語。所辦殊未妥協。前代錢文。閱時既久。存者應已寥寥。豈有唐宋元明錢文。至今尚盈千累萬。與現在制錢。一體流行之理。此必係私鑄之徒。知偽造國寶。將干重罪。因而變為狡計。假託前代名目。肆行銷鑄。既顯售其撓和射利之奸。又得陰蓋其盜鑄制錢之迹。其為害於錢法尤甚。若以聽民自便之故。不行查禁。留此罅隙。致若輩益得潛蹤滋弊。豈正本清源之道。著傳諭李侍堯等。將

該省行使古錢之處。一併嚴行查禁。其現在所有古錢。概令照小錢之例。交官鑄。仍酌量給價。該督等。其飭屬實力辦理。務俾私鑄根株。永遠杜絕。而閭閻不致滋擾。方為妥協。李侍堯向稱能事。近每覺姑息不認真。宜改之。著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據良卿奏查訪平越地面。並無王先赴滇不返情事。現在於鄉僻村寨。再行詳細確訪等語。前因王先以餘丁被掠。向賊匪盛稱中國兵勢。其人尚知

大義。後遭緬匪毒害。情殊可憫。是以諭令於原籍地方。查其父母妻子。量加賞卹。原係加恩查訪。恐鄉愚等不知此中原委。見係奉旨詢查。妄生疑畏。遂以並無其人稟覆。而地方官亦不實力確訪。率欲將就完事。均未可定。著傳諭良卿。飭屬明白諭以加恩之故。再加體訪。如查有王先家屬。即量為賞卹。仍行附便奏聞。倘實在並無著落。亦不必徧處搜查。徒滋紛擾。○又諭曰。巴爾品奏。現派協領常

德。帶兵往拏哈薩克逃犯等語。所辦甚謬。內地查拏逸犯。不過咨行緝捕。從無派兵之理。我官兵如能獲犯。尚可如其不獲。反為哈薩克所笑。巴爾品著嚴行申飭。外此。事伊不必辦理。著傳諭舒赫德。務將內地人有無滋弊之處。秉公查究。不可瞻徇隱飾。○又諭曰。巴爾品派兵前赴哈薩克查拏逃犯。辦理殊屬錯謬。著速行傳諭巴爾品等。將所派之兵。即行撤回。此旨到時。官兵去已多日。若將逃犯

緝獲。即行解來。未緝獲者。不必查拏。人諭曰。巴爾品派兵往哈薩克查拏逃犯一事。已降旨申飭矣。但阿布勒比斯。亦宜有以諭之。著將諭旨飭寄永貴。即以托忒字譯出。遣能事之人。前往宣諭。看其言動如何。遣人回時。即行奏聞。并傳諭舒赫德。巴爾品知之。○又諭曰。巴爾品辦理哈薩克逃犯。甚不成事體。是以降旨。令永貴明白曉諭阿布勒比斯。舒赫德。辦此案時。如阿布勒比斯前來。即將朕諭旨明白曉諭。如不得前來。亦不必等待。據永貴摺內奏稱。阿克塔木拜爾底稟稱。內地人搶奪訛賴。又有叅贊大臣收廠之語。舒赫德。應將此事原委。巴爾品有無情弊。徹底確查。秉公辦理。所有降與巴爾品永貴之旨。著鈔寄舒赫德知之。○吏部奏覆文選司開列侍講題本錯誤緣由。得旨。銀文昭簡昌璘等。於開列應陞侍講題本。既經看出從前錯誤。何以不行回堂。率照黃冊更改。甚屬不合。著

交都察院嚴加議處。○是日。駐蹕們都阿魯大營。翼日如之。已卯。上行圍。諭軍機大臣等。昨經畧大學士傅恒奏。至長鳩時。見蓋拉機舊日拒守之地。止餘空營一座。是其回至阿瓦。已無可疑。則老官屯賊首諾爾塔之撤回。諒亦非誑語。看來老官屯自當計日可得。既得老官屯後。阿桂即須與傅恒。分兵前往攻取阿瓦。而老官屯係水陸扼要之區。必須大臣統兵防守。以聯絡前後聲勢。前經降旨。令伊勒圖在彼留駐。今思猛密司曾有投順之信。既得老官屯。即當分兵收定猛密。莫若令伊勒圖帶兵前往。既定其城。即著伊勒圖駐守策應。而老官屯。則令阿思哈統兵防守。以成犄角之勢。既可壯我軍聲。而有此數處駐兵。與內地聲勢相通。後路尤為安固。至永昌騰越一帶。督辦軍需糧馬諸務。明德原係熟手。即令其暫署督篆。在彼往來照應。一切實力妥辦。毋稍延緩。俾

傅恒等得以迅速進取。早奏膚功。將此傳諭伊勒圖。阿思哈。明德。一體遵照。並諭令傅恒知之。數日未得軍營信息。甚為縈念。以後隔數日。即行奏聞一切情形。毋稍遲緩。○是月直隸總督楊廷璋奏。遵勘滏陽河。緣本年雨水稀少。上游泉源不旺。兼之磁州水利營田。正需蓄水灌溉。無水下注。是以衡水至寧晉河道。僅有水尺餘。及五六寸不等。上游更多斷流成陸之處。現在情形。實係無水乾涸。並

非淤淺。必須上游開放水。再得雨水充足。方得流通。似非此時挑淺所克有濟。臣查勘明晰。於二十九日旋省。即於初一日起程。馳赴熱河行在。得旨覽。兩江總督高晉覆奏江寧藩司所屬州縣。節年偏災。地漕等銀。例多停緩。其熟田應徵銀兩。亦因毗連災地。民力拮据。是以遞年積欠。現擬於丞倅佐雜。及試用人員內。擇其明幹者。派令協同地方官。先將歷年民欠。徹底清查。按其額賦多寡。酌

定年限。另行妥議。請旨遵行。報聞。○江西巡撫吳紹詩覆奏。查德化縣知縣蘇塢。因公赴省之處。緣九江關參革監督舒善案內。在逃書辦陳爾宜。應行查變家產。飭提該犯之兄陳章枚來省。該縣已簽差起解。遲逾半月未到。經臬司檄催。該縣恐人犯中途免脫。沿途訪查。於四月初二日到省。始知陳章枚年老患病。改由水路延醫調治。復因風阻遲延。已先於三月二十四日到省。當經臬司佛德。將

解役究明責革。飭令該縣回署。此次進省。尚非假公濟私。但究違定例。應請交部議處。得旨。此可寬矣。○江西按察使佛德奏請。凡捐陞離任官員。交代後。不請咨赴部。又未具呈請假。無故輒自回籍者。應定以處分。得旨。是該部議奏。○湖廣總督吳達善覆奏。各營縣解滇馬騾解員。不能小心管押。致倒斃疲瘦。此時解員在滇。相拒遙遠。稟報尚無確數。無憑覈實。俟各解員回楚。覈實嚴叅。再各督撫

會銜事件。係一面具奏。一面知會。是以湖南撫臣方世儒摺內。有會同臣吳達善之語。得旨覽。經畧大學士公傅恒奏。八月初一日。奉到七月十一日廷寄。欽遵辦理。外臣等行抵南蚌。路徑尤覺險隘。官兵人等。皆須步行。所有奏報事件。俱由步站。較前未免遲延。時日南蚌去戛鳩。不過五六十里。適值陰雨。連綿水勢正湧。小溪成河。必需搭橋。前路尚有南龍河。已遣人前往築橋。約於初四日。方可渡戛鳩。俟至蠻暮西岸。會合野牛壩造船兵。直抵銅壁關時。方可按程安設臺站。得旨。好。此摺接到。尚無過遲。今日自伊瑪圖進圍。首先即中一蹙。已交福隆安令其寄汝矣。機會甚好。朕亦並未馳驅也。又奏。臣等抵允帽時。擬於初四五日。先占江之西岸。因船隻不敷。是以遲緩。今已渡兵三千餘名。所剩無多。臣等即日渡江紮營。俟後隊渡江。即整頓前進。江之兩岸。各派滿洲綠營兵數十名。並令

賀丙及猛拱土司。派伊屬人護送往來。馳奏事件。此時一路並無緬匪。江之兩岸。必為我有矣。得旨。欣慰覽之。副將軍尚書伊勒圖奏。接經畧傅恒札。令臣帶往接濟之兵。不必由戛鳩前往。即赴蠻暮。由彼渡江等語。臣相度機宜。遵照辦理。其餘兵弁。亦令陸續過往。至彼時。會同阿桂商議。或俟臣隊之兵到齊。一同前進。或帶已至之兵。先行前往之處。一面具奏。一面即行起程。得旨。甚是。恐蠻暮有前來偵探之賊。阿桂如有留汝委用之處。即協同阿桂殄滅賊寇。再行渡江接應。傅恒。署雲貴總督明德奏。叅革糧道羅源浩并廠員汪大鏞孫燁程之章。陳昌元等。應賠湯丹大碌二廠銀兩。均屬拖延。請監禁著追。得旨。外省監禁著追。有名無實。將此五人嚴拏。送交刑部治罪。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一

實錄卷之八百四十一

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二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九月庚辰朔

上行圓諭此次入覲之杜爾伯特公巴圖蒙
克之子烏哩斯台吉齊旺之子巴爾俱係閑
散台吉並無職銜烏哩斯著加恩賞給三等
台吉巴爾著賞給四等台吉嗣後杜爾伯特
王公台吉等子弟年至十八即照內扎薩克
等分別賞給台吉職銜著永遠為例再杜爾
伯特汗索諾木衮布之爵著伊子瑪克蘇爾
扎布承襲伊年尚幼所有旗務責成該旗官
員辦理著交成衮扎布等將朕施恩之處曉

諭杜爾伯特人等知之。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等奏。八月初九日。衆頭目復來謁見。並獻鹽米瓜烟等物。臣等分別賞給綢布。並面加詢問。據稱一名猛雅。一名坎連。一名僧蠻。長一名僧九越。一名興桑瑪。俱向受緬子蹂躪。今大兵進勦。願隨營調遣等語。當將猛雅等酌留差用。令脫猛烏猛先回。猛拱豫備一切。再賀丙之父賀洛於初八日來至軍營。據稱三十一年。天兵進勦緬匪。伊從曼鳩率屬歸誠。被緬匪衝散。數年來潛身阿結地方。手下尚有擺夷四十戶。今聞大兵已到允帽。親來叩見。並稱聞緬匪欲在暮魯地方。派兵堵禦。願往探消息等語。查賀洛係年老誠實人。前往探聽。自可得賊人確信。至賀丙此次甚屬出力。前已賞給千總銜。今請陞賞守備銜。以示鼓勵。報聞。是日。駐蹕庫庫英國大營。○辛巳。

上遣侍衛春寧。赴避暑山莊。

皇太后行宮問安。行圍。諭本日內閣進呈河南巡撫題本一件。票簽內於宏字缺寫一點。甚屬無謂。避名之說。朕向不以為然。是以即位之初。即降旨於御名上一字。只須少寫一點。不必迴避。後因臣僚中有命名相同。心切不安。屢行陳請者。始許其易寫宏字。其實臨文之體。原可不必。故於前代年號地名。凡有引用之處。概令從舊。不准改易。至於臣子尊君奉上。惟在殫心宣力。為國為民。方為克盡誠敬。豈在字畫末節。拘拘於小廉曲謹哉。且宏字已屬避寫。即與本字無涉。若因字異音同。亦行缺筆。輾轉相仍。必至八紘等字。概從此例。勢將無所底止。復成何事體耶。此簽即著補點。嗣後俱照此書寫。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又諭前據鄧時敏奏。秋審會讞時。有貴州省吳喬元。鎗斃吳正才。福建省陳元。鎗斃孫塚二案。並經簽商。刑部俱未允從一摺。就鄧時敏所論。似乎近理。但恐鄧時敏原伸

其說祇據所見而言。於案內緊要關鍵。未經敘入。因令刑部堂官明白回奏。今據奏到。陳元一案。係互相鬪毆。且陳元曾先擲傷孫塚。復擅放烏鎗。致死孫塚。例以故殺。應擬情實。吳喬元一案。吳再國因遷怒尋釁。糾約伊姪往吳喬受家拉牛。吳喬元尚未分家。牛亦公共。原係應捕之人。不得謂之無涉。而吳再國等。白晝搶奪。即屬有罪。吳喬元追捕放鎗。致死罪人。與尋常鬪毆火器傷人者不同。應擬

緩決等語。是二案情節。本自分明。果係鄧時敏原奏未經詳敘。刑部定讞。尚無失重失輕之處。著仍照刑部原擬辦理。又諭曰。福康客著馳驛前往。看視伊父經畧大學士傅恒。又諭曰。副都統常泰。扈從前來。在熱河病故。深為可惜。著加恩賞銀二百兩。諭軍機大臣等。據順天府尹蔣元益奏報。八月分米糧價值。單內所開數目。俱較上月稍增。今歲畿輔一帶。俱屬豐稔。目下正值刈獲登場。雜

糧入市。必多。價值理宜平減。何以轉增於前。此必有奸商倡議。居奇。長價於登場之前。庶不致減價於登場之後。藉以售其壟斷之計。其情甚屬可惡。著傳諭英廉實力查辦。如有奸徒齊行。當重治一二。以儆其餘。務期市價漸平。以裕民食。並諭蔣元益等。亦當留心查辦。又諭曰。富明安奏。曹縣城武二處城垣。歷係民修。今據該二縣紳民呈請。情願仍照舊制分股認修。而長山等十九州縣。亦俱願

乘此豐收。自按里社自行黏補等語。東省應修城工甚多。前恐民修無力。是以特發帑金百餘萬。分年修築。次第歲工。今未經估修之各州縣。紳衿士庶。既皆踴躍急公。情願分股加葺。當俯順輿情。聽其自行修理。但既出自士民誠悃。一切當從其便。地方官不得稍有勉強。致滋煩擾。其出力多者。仍著據實查明。給予議敘。以示鼓舞。至遇有地方工作。每易藉端需索。或不肖有司。從中染指。皆不可不

嚴為察禁。務令弊竇肅清。俾閭閻奉公興事之心。歡欣不倦。於城工永資鞏固。方為妥協。該撫其善體朕懷。督率所屬實心經理。並專派大員實力稽查。如有不法官吏營私滋弊者。即行嚴叅重究。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傅恒。阿桂等奏。虜蠻暮並無賊匪。猛拱人等豫備船隻。俱屬恭順。官兵已據地安營等語。事機順利。不日即可成功。但恐我兵過後。賊人或由山林僻路潛出滋擾。即現在投誠之猛拱人等。經緬匪逼勒。又復從賊。均未可定。著傳諭傅恒等。宜加意防範。計出萬全。總之用兵不可不慎。朕心甚為厪念。務熟籌妥協為之。是日駐蹕薩勒巴爾哈達大營。

壬午

上行圍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蔣元益等奏報。京城八月分米糧價值數目。俱較上月加增。今歲畿輔一帶。俱屬豐稔。目下正值刈穫登場。雜糧入市必多。價值理宜平減。不比上年

尚有霸州文安等處。被水薄收。何以市價轉增於前。此必有奸商倡議。居奇長價於登場之前。庶不致減價於登場之後。以售其壟斷之計。其情甚屬可惡。業已諭令英廉等。將在京情形嚴行查辦。恐近畿地方。類此者亦復不少。著傳諭楊廷璋一體實力察訪。如有奸徒齊行增價者。即重治一二。以儆其餘。務期市價平減。以裕民食。是日駐蹕安巴完和羅昂阿大營。癸未。

上行圍 戶部議准廣東巡撫鍾音疏稱香山縣桑枝林大灣二灣等鉛山。試採旺盛。應給照充商開採從之。是日駐蹕烏蘭哈達大營。甲申。

上行圍 諭前因明德覆奏。湯丹等廠分賠銅勛率據該司議詳。照青龍等廠定價。以致大小懸殊。甚屬錯謬。業將明德交部議處。並令查明定議之該司。係何人任內之事。據實覆奏。今據明德奏到。此案查報應賠數目。係現

任布政使錢度辦理等語。錢度經朕擢任封疆，屢獲罪戾，僅降補雲南布政使，已屬格外加恩。乃不知實力報効，於應賠銅勛定價一事，並不據實查辦，仍敢瞻顧情面，避重就輕。其取巧沽名之惡習，尚不知改，不可不明示懲儆。伊現有經手承辦軍需之事，若將伊罷斥治罪，轉得卸責偷安。但伊係屢經革職留任之員，即再予以革任註冊，伊仍視為固然，罔識愧畏。錢度著革去頂帶，仍留雲南布政使之任，以觀後效。倘若不力為悛改，必將伊重治其罪。嗣後屢經革任寬免之員，有似錢度之居心巧偽，市惠徇情者，遇有應嚴加議處之案，即照錢度此例行。○諭軍機大臣等：英廉奏肅寧縣武生孔聖宗呈控伊種郭蚡地畝，每年交租二百餘兩，去年郭蚡緣事地畝入官，忽經該縣勒令退出，與生員劉喬齡承種，止納租銀六十餘兩，其事甚可駭異。以原佃交租二百餘兩之產，一經入官，忽另招

新佃，改定租銀六十餘兩，輕重懸殊。其中顯有情弊。著傳諭楊廷璋即行秉公確訊，將此項田畝在郭蚡手內原收租銀若干，該縣因何換佃減租，僅收四分之一，及劉喬齡如何黃緣佃種，該縣如何袒庇奪田各情節，徹底確查。務使水落石出，毋得稍有含混。此案並非楊廷璋任內之事，即孔聖宗所控均屬實情，亦與楊廷璋無涉，斷不必稍為迴護。設欲博屬員感悅，畧存瞻徇之心，致案情或有不盡不實，將來別經發覺，恐伊不能當其咎也。所有郭蚡名下坐落九州縣入官地畝租額，並著楊廷璋一併查明，分晰具奏。英廉摺一併寄閱。其原告孔聖宗即著英廉派役押交楊廷璋候質，並將此諭令英廉知之。又諭：據工部奏，川省辦運燈竿木等項，已於八月二十一日行抵天津，因北河洪口淤淺，尚多阻滯，可否俟明春河道疏通時，乘便趲運，或交直隸總督設法辦理，迅速挑通等語。此項

燈竿木植現在尚非需用之時。毋庸急為輓運。著傳諭楊廷璋。即派委大員於天津就近查驗。暫行收貯。仍飭該地方官小心經管。俟明春水長河通時。再行派員運送抵通。其四川委員。毋庸守候到京交收。俟將木植交該地方官驗收後。即著回伊本任。並諭工部堂官知之。又諭曰。官兆麟奏審擬兵丁陳日陞毆打水夫尹特福中途脫逃一案。已批交該部覈擬速奏矣。陳日陞以解馬官兵。因尹特福搬草遲緩。彼此爭論。輒起意毆打。因聞水夫已死之傳言。復行畏罪脫逃。固屬滋事不法。但尹特福被毆。尚未致死。且該犯係解馬兵丁。與派調隨征之兵。途次脫逃者。究屬有間。該撫因屢奉申飭。心存畏懼。遂援引逃兵例。擬以即行正法。轉未得情理之平。著傳諭刑部堂官。將陳日陞改為應斬監候。仍入於本年秋審情實。以昭平允。○豁除甘肅寧朔縣本年沙壓地五百五畝有奇額賦。○旌

表守正捐軀之江西宜春縣民胡奇賢妻曹氏。是日駐蹕伊遜河東大營。○乙酉。上遣侍衛春寧赴避暑山莊。

皇太后行宮問安。○行圍。○旌表逼嫁捐軀之四川犍為縣民胡建盛妻王氏。○是日駐蹕塔哩雅圖昂阿大營。○丙戌。賜扈從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台吉等食。○諭軍機大臣等。據傳恒奏七月初四、初八、十一等日所發奏摺。計算至八月初十日以前。已應陸續發回。今已八月十八日。尚未遞回軍營。必係沿途臺站遲誤接遞。至騰越所發文報。俱一一按期收接。並無遲延。是前項奏摺似係內地耽延。現在飛咨查辦等語。軍營文報進兵以後。尤關緊要。今傳恒於七月初四、初八、十一等日。拜發各摺。於十九、二十四、二十六等日先後遞到。行在。覈計不過十六、十七日。乃二十五日、二十六日。行在發回之報。計至八月十八日為期已二十三日。何以尚未遞到軍營。

且據稱騰越所發文報俱按期接收。則回報之逾期不到。為內地臺站遲延無疑。除交兵部按站挨查外。著傳諭沿途所過各督撫。即速逐站切實覈查。務得因何遲延緣由。據實覆奏。如有應行參究者。即附摺參奏。毋得稍有徇庇。又諭曰。阿桂奏前至蠻暮。靈雨不止。兵丁擡運船料。每日止行二三十里。後隊兵到甚少。移咨嚴催等語。現在傳恒已渡戛鳩江。阿桂亦抵蠻暮。正值用兵之際。著傳諭阿思哈。令將各隊滿洲索倫綠營並水師兵。催趲速行。至運送船料。亦屬緊要。務妥為辦理。不可遲誤。并傳諭傳恒知之。予故禮部尚書董邦達祭葬如例。謚文恪。是日駐蹕張三營行宮。丁亥。山西巡撫鄂寶疏報乾隆三十三年大同府通判并吉州屬鄉寧縣開墾官灘山坡旱下地六頃一十六畝有奇。賑卹山東東平州東平所二處。本年被水貧民。是日駐蹕波羅河屯行宮。戊子。諭

軍機大臣等。昨以七月二十五六兩日。發回軍營文報。至八月十八日。經畧大學士傳恒尚未接收。降旨沿途各督撫嚴查遲誤緣由。具奏。今復據傳恒奏稱。兩次所發報匣。俱於八月十九日。接到等語。並據軍機處查二十五日所發之報。係由五百里遞送。其二十六日發回報匣。由六百里馳遞。是以兩報同時並到。自可無庸再行挨查。但現在大兵進剿。軍營往來文報。最關緊要。各督撫等尤宜督飭驛站文武員弁。務須剋期遞送。毋得片刻稽遲。致干咎戾。著將此通諭各督撫遵照。並傳諭傳恒知之。經畧大學士公傳恒等奏。近日各頭目小心供役。將米石牛隻送來。軍糧儘可籌辦。查邦木納至猛拱沿途有南隄南拱二河。十七日該二處頭目三人來見。一名僧節歌。一名僧瑪東。一係籠坑野人官。並稱聞大兵到來。已在南隄南拱二處搭有橋梁。因連日大雨。被水衝淹。今聞經畧過江。先來

迎接即回去料理等語臣等量加賞給。即令各回本處至賊人信息俟賀洛回日另行奏聞。得旨覽奏俱悉。予故漕運總督傅顯祭葬如例。謚襄勤。是日駐蹕中關行宮。已

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是日駐蹕避暑山莊。至甲

午皆如之。庚寅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烏勒登年老有疾。蒙古都統事務無多。著照常管理。其左翼前鋒統領不必兼管。其缺著綿恩補授。又諭據良卿奏。承辦銅鉛之威寧州知州劉標發運鉛觔短缺百數十萬。挨查多無著落而已。領腳價應辦省局銅觔。又復託詞稽緩。抗不解交。顯有侵欺支飾情弊。劉標著革職拏問。交與該撫嚴行審究。務得實情。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良卿奏威寧州知州劉

標辦運鉛觔缺少之數。並無著落而已。領腳價承辦省局銅觔。又復託詞延緩。顯有侵虧抵飾一摺。已降旨將劉標革職拏問。交該撫嚴審究擬矣。黔省辦運鉛觔。屢經遲緩。誤期皆由良卿不實力督辦所致。今因節次飭查。始將屬員侵欺等弊。查叅塞責。可見該撫平日於鼓鑄要務。全不留心整頓。殊屬非是。良卿著傳旨嚴行申飭。至劉標一案。現交該撫嚴審務須徹底根究。訊得確情。毋使稍有遁飾。若該撫尚欲存心袒護。曲為劣員開脫。斷難逃朕洞鑒。必將良卿重治其罪。著將此諭令知之。又諭據高晉覆奏。江寧等屬錢糧積欠一摺。內如泰州在下河地面。經朕指示開放清口。以後下河連歲有收。即海州地方自修濬六塘河以來。亦無水患。是各該處並未成災。何以得有如許未完積欠。恐其中實不無官侵役蝕情弊。即使有司尚知畏法不敢從中染指。而奸胥蠹役影射侵漁。飽其私

索仍指為實欠在民。皆勢所必有。不可不嚴行查究。著傳諭高晉。即速實力確查。務令徹底澄清。以除積弊。如果有胥役人等。侵隱弊混情節。即按律重治。俾知炯戒。不可稍存姑息。辛卯。吏部奏。各省甄別佐雜。以接准部咨。准其留任之日為始。扣算六年。再行甄別。至教職俸滿。以前次俸滿之日。報部註冊。起扣滿年限。辦理彼此。未能畫一。請嗣後甄別佐雜等官。俱照教職接算俸滿之例。一體查辦。從之。壬辰。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內閣進呈湖南省秋審本。經九卿由緩決改入情實者共四起。此內有從前題覆時。經朕察其情節。可惡。豫行存記者。有秋讞時。經九卿覈其情罪重大。改入者。如夏社開盜葬殺人。楊能章因伊嫂撞破姦情。持刀砍殺。復毀屍裝點虎傷。龔長貴等持械鬪毆。各斃傳姓一人。冷成一違約私葬。復生疑趕毆。格傷冷李氏殞命。此等皆法難寬宥。其罪狀皆顯而易見。該

撫並不悉心覈擬。概行列入緩決。殊屬非是。該撫向來辦理刑名案件。尚知詳允。何以今年承辦讞典。意存寬縱。舛誤至四起之多。方世雋著傳旨申飭。命兵部右侍郎宋邦綏知武舉。以刑部右侍郎張若淮為武會試正考官。翰林院侍講學士王杰為副考官。癸巳。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御依清曠。勾到秋審官犯服

制及雲南貴州情實罪犯。停決官犯十一人。服制斬犯三十一人。貴州斬犯三人。餘三十人。予勾。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奏。蠻暮江面間有賊船偵伺。且聞賊目諾爾塔亦有帶兵五百。回至老官屯之語。看來老官屯現在賊兵無多。但恐賊匪聞我兵進剿。信息必各處防備。今阿桂在蠻暮候經畧大學士傳恒到彼會合。即分路攻取老官屯。最為此時緊要關鍵。惟我兵到軍營者畧少。尚恐不敷。

分撥現據阿思哈起身日所發之摺稱後起官兵尚未到騰越計此時諒已陸續前進但此際正當急需兵力之時續進之兵尤宜迅赴軍營以資策應著傳諭明德即上緊照料催趲並飛咨領隊大臣等星速遄行並著阿思哈沿途一體督催無稍遲滯再傳恒八月二十日邦木納拜發之摺於九月初八日已經遞到計期不過十九日距今又已六日尚未接到續奏摺匣甚切懸念而今日遞到阿

思哈八月二十九日騰越所發之摺又頗迅速是騰越至京郵程俱可按日而計其軍營至騰越新安之站或不無稽阻明德現署督篆臺站接應諸事皆所應籌辦者著一併留心經理並諭傳恒知之又諭曰阿桂奏八月二十六日卡外竹林中拾得賊人書信內稱知大兵渡戛鳩由猛拱前進伊等由老官屯派兵八千從水路迎接又由阿瓦出派多兵從旱路在暮魯防守哈坎亦已豫備等語

此係賊人未及准備揚言以緩我兵之意阿桂所稱不必答書俟傳恒到時即定戰攻之計甚屬有見但賊人投書妄言不可使兵丁傳播再從前令阿桂襲取老官屯原因無人防守是以令其早占要隘今諾爾塔既回至老官屯則輕進無益阿桂此時不必發兵俟三路兵俱集蠻暮會同傳恒籌酌傳恒仍由江西岸前進阿里衮由水路前進阿桂由江東岸前進則一舉即可成功再稱八月二十

一日有賊船四隻約六七十人遙向大營放礮等語大兵既占賊人地方賊必來哨探著阿桂妥為防範乘機擒拏宜令葉相德酌撥水師埋伏俟賊來時突出擒拏獲其一二入即可知其情形此不過擒賊以知虛實耳非以水師與賊打仗阿桂不可拘泥本年進兵較早後隊兵未免遲滯阿桂隊內兵數尚少今伊勒圖已領兵前赴蠻暮到時阿桂如有用伊之處即留彼協助否則令其前往猛拱

迎接傳恒。阿桂送伊過江。即據住渡口策應。伊勒圖須帶兵二千名前往方妥。道路遙遠。俱賴將軍大臣等相機辦理。再傳恒前奏。暮魯有賊防守等語。但未知現在情形如何。至蠻暮一帶小部落。從前歸順緬匪。今因大兵至彼。故來投誠。雖無可慮。然我進兵後。或恐其滋事。若竟將伊等勦辦。又屬無益。著傳諭阿桂約束獎勸。加意辦理。至現在得有賊匪信息。作速奏聞。併傳諭傳恒知之。○甲午。兩江總督高晉疏報。涑水。睢寧。海州等三州縣。乾隆三十三年開墾田地塘四百三頃七十四畝有奇。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三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九月乙未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迴鑾○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吏部奏據

吳嗣爵咨稱教職二次俸滿欲就佐雜例統

以接准部覆之日起限如此則文移往返有

稽時日將來二次甄別為期轉緩請將佐雜

及鹽庫大使俱照教職接算俸滿一摺所議

甚是已降旨允行矣此等六年俸滿人員自

應以前次報滿之日接算吳嗣爵乃因佐雜

人員有文到起限之例。輒思將年滿教職。援照展期。徒使哀庸。闡茸之員。優游戀棧。實屬有意邀譽。而又不取奏明。朦朧咨部。伊久任吏部司員。於例意輕重。素所熟悉。乃竟巧為援引。借辦歸畫一之名。為取悅屬員之計。其心殊不可問。吳嗣爵前在江蘇藩司任內。即以沽名獲咎。經朕格外加恩。復擢為總河。乃甫攝撫篆未久。輒爾故智復萌。殊為冥頑不移。負朕委任至意。吳嗣爵著傳旨嚴行申飭。

工部議覆山西布政使朱珪奏稱。修建城垣。遵旨立三十年保固之限。惟是原辦各員。多已易任。接任之員。以為限內責有攸歸。遇蟲穴雨窩。積久不填。以致朽潰。工費不貲。請嗣後無論新舊城垣。責令現任各州縣。勤加履勘。葺護。倘膜視不辦。至有坍塌。費至盈千者。著落原辦官。并現任地方官分賠等語。應如所請。臣等酌議。原辦官賠修十分之六。現任官賠修十分之四。如原修官追賠無著。即

著落原總辦督辦各員。及原驗收之督撫分賠從之。是日駐蹕喀喇河屯行宮。丙申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巴爾品自到雅爾以來辦事多謬。於邊疆無益。著安泰前往雅爾辦事。福森布著調往喀什噶爾辦事。巴里坤總兵巴彥弼著前往烏魯木齊署理提督。存泰著賞給總兵銜。前往巴里坤署理總兵。安泰奉到此旨。即赴雅爾。巴彥弼不必來京請

訓。即由彼前往。俟到烏魯木齊之時。福森布再馳驛赴喀什噶爾。巴爾品仍留雅爾。在筆帖式上効力贖罪。又諭曰傅恒奏帶領索倫兵之散秩大臣噶布舒病故等語。噶布舒前在軍營甚為奮勉。此次進剿緬匪。於渡過戛鳩之後。患病身故。殊堪悼惜。著加恩賞銀五百兩。伊本身現有騎都尉世職。即著伊子領催齊三承襲。是日駐蹕常山峪行宮。丁酉

上御行殿。勾到四川。廣西。秋審情實罪犯。停決四川斬犯一人。絞犯四人。廣西斬犯一人。餘七十三人。予勾。兵部以武會試中額請得旨。這考試。漢軍取中二名。直隸取中八名。陝西取中七名。廣東取中三名。河南取中三名。山東取中五名。江南取中二名。山西取中四名。湖北取中二名。湖南取中一名。四川取中一名。廣西取中一名。福建取中三名。浙江取中二名。江西取中一名。雲南取中一名。貴州取中一名。詔除江蘇江寧縣省衛。乾隆三十四年低窪坍沒公占屯田三十三頃九十七畝。有奇額賦。建江蘇太湖廳司獄衙署。從總督高晉請也。是日駐蹕兩間房行宮。戊戌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據明山奏揀選河州協副將色倫泰接署巴里坤鎮篆。但該員現屆五年俸滿。兵部調取引見。請俟巴彥弼回任

後再行給咨等語。已彥弼已有旨令其前往署理烏魯木齊提督。不必來京請訓。所有巴里坤總兵員缺。已著存泰署理。副將色倫泰俟存泰到任後。再行給咨送部引見。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內閣進呈安徽省秋審本內有該撫原擬緩決。經九卿改入情實者二起。如汪李氏。心疑養女畫姑偷取醃菜麻線。給與鄰人。屢用油燈草點燒。逼認以致受傷潰爛。斃命情殊殘忍。王受與翟蘭之妻施氏通姦。窩留為娼。希圖獲利。復因洪士學挾制姦宿。即行糾約翟蘭等。將洪士學疊毆致斃。實屬淫兇。其罪均無可逭。九卿改擬情實。甚為平允。富尼漢在山東巡撫任內。因奏事不實。降補藩司。旋加恩復用為巡撫。理宜實心任事。以贖前愆。乃於秋讞大典。並不詳定妄擬。輒爾意存姑息。殊屬非是。富尼漢著傳旨申飭。是日駐蹕要亭行宮。已亥。

上御行殿。勾到廣東福建秋審情實罪犯。停決。

廣東斬犯四人。絞犯三人。福建斬犯十三人。餘一百人。予勾。諭軍機大臣等。昨已傳諭明德令催趲續進官兵。星速前赴蠻暮。以資撥用。今據傳恒奏。現在已抵猛拱。尚未渡河。先遣奎林帶兵前往該處探視。據稱該處搭有長橋。但過橋以後。猛拱之人俱已避出。其地立有新寨。無人看守。而河岸有緬賊數十人。渾覺至今未來迎接。看來猛拱投誠之說。未可盡信。現已諭令傳恒。就該處情形酌量

妥辦。即前赴蠻暮。與阿桂會合。分路攻取老官屯。并諭阿桂。伊勒圖。自蠻暮渡江。往迎傳恒。此時前進兵丁。尤須速進。著傳諭明德。即速行文催趲領隊大臣等。迅即趲赴蠻暮。至此次所有續到騰越各兵。現已次第前進。更宜上緊催趲。毋稍刻遲。至傳恒未到蠻暮以前。所有戛鳩一路臺站。最關緊要。著明德留心接應。勿令稍有稽阻。將此併諭傳恒知之。○賑卹江西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澤南昌

新建進賢鄱陽餘干星子都昌建昌等十三縣本年被潮貧民賑卹浙江仁和錢塘歸安烏程長興德清武康等七縣杭嚴嘉湖二衛本年被水貧民分別蠲緩額賦是日駐蹕密雲縣行宮庚子諭曰高晉奏沈德潛於九月初七日在籍病故等語沈德潛績學工詩耆儒晚遇受朕特達之知由翰林洊擢侍郎令在尚書房授讀嗣以年高引退特許歸田俾得頤養天和為東南縉紳領袖前者

屢次南巡見其精神強健疊沛恩施加授尚書銜晉階太子太傅並令在籍食俸年來復時予存問方冀壽躋百齡益承優眷今聞溘逝深為軫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師入祀鄉賢祠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揆義在江西布政使任內有建昌府知府黃肇隆代買歌童餽送物件等事曾交高晉審訊今據高晉奏審出各情節屬實看來揆義在江西定有與黃肇隆通同舞弊

情事自應從重治罪著傳諭揆義令其按伊獲罪輕重自行定擬呈明轉奏是日駐蹕南石槽行宮辛丑

上迴鑾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詣

安佑宮行禮幸圓明園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遣官祭

都城隍之神諭現在經畧進兵摺報必多

步軍統領印務著英廉暫行署理俟朕二十

六日還宮福隆安再行接任諭軍機大臣

等傳恒奏猛拱河西岸有賊十數人舞刀鎗

而退及渡河驗看其地並無城郭止有寨柵

可容千餘戶另有堅寨一座皆空無人詢之

脫猛烏猛等據稱我土司迎接大兵到此今

聞賊信逃逸從前並無新寨係賊人蓋造等

語朕前以猛拱人等可疑脫猛烏猛之投降

顯係虛詐今細思可疑者甚多即如新寨堅

固非數日可成脫猛烏猛來往數次何以並

未言及猛拱有緬賊新寨。此即可疑。再猛拱土司並未前來該處各寨。俱空無人。脫猛烏猛之妻子亦逃往別處。更屬可疑。看來猛拱搭橋特欲引誘我兵渡河圍困耳。傅恒等務探知虛實。若脫猛烏猛果係誑誘我軍。務宜重辦。不可令其脫逃。再傅恒至蠻暮會同阿桂進兵。軍需甚屬要緊。若老官屯迤南並無賊人居住。顯係空閒其地。以勞我兵力。斷不可墮其計中。至阿瓦時。即能破城。自無庸議。

若實難攻取。莫若固守老官屯。要隘籌辦軍需充足。明年進剿。一舉可成。地方遙遠。惟在經畧將軍等酌量情形。妥協辦理。賑卹陝西定邊縣。本年被雹災民。緩徵新舊額賦。壬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前經軍機大臣會同工部議覆范宜賓奏挑挖運河一摺。以河工形勢不便。懸擬請旨特派大臣於霜降水涸後會同辦

理。今據吳嗣爵奏到。現在回空糧艘全出東境。必須早為勘定。庶可不誤挑工等語。著派大學士劉統勳侍郎德成馳驛前往會同吳嗣爵富明安詳加履勘。悉心籌畫。據實覈議奏聞。妥協辦理。務期於河道運務俱有裨益。諭軍機大臣等東省查辦挑濬運河一事。現在節屆霜降。已有旨派大學士劉統勳等馳驛前往。會同河撫二臣勘辦。著傳諭吳嗣爵量度劉統勳抵東日期。即赴東省會同履

勘。悉心籌議。據實覈辦。喀寧阿已自滇起程赴京。俟伊請訓後。即令前赴新任。喀寧阿未到之先。所有河南巡撫印務。著交何燭暫行護理。又諭曰。阿桂奏烏爾圖納遜帶往之正藍旗健銳營前鋒音德布中途逃走。旋於野人寨中搜出其裝束。與野人無別。隨傳齊各旗人等。將音德布正法等語。音德布於進兵之時。並未充當斥堠。苦差乃潛入野人寨內躲避。改換裝束。殊堪駭異。音德布已經正

法其妻子即著削去旗籍。我滿洲不容有此輩也。著傳諭八旗知之。又諭據阿桂奏官兵於七月內在騰越裹帶兩月口糧。現將用完。業經咨催明德數次。將官兵應帶口糧速行辦送。雖據咨覆已如數趕運。倘馬匹不敷。即以牛隻抵補馱載。但目下尚未運到等語。官兵口糧關係緊要。不宜稍有遲滯。蠻暮距內地不遠。糧餉已如此竭蹶。則將來大兵累入。又如何接應。明德何以竟未妥速籌辦。著

傳諭明德迅速趲辦運送。務使源源接濟。毋稍延緩。明德前此辦理馬匹不善。本應治罪。經朕格外加恩寬宥。此時辦理軍營糧餉。如再不知奮勉。運送稍有遲誤。必將伊加倍治罪。不能再為曲貸矣。將此傳諭知之。命工部尚書福隆安在紫禁城騎馬。癸卯。諭據經畧大學士傅恒等奏稱。九月初二日。猛拱頭目興堂扎回營。稟稱伊到節東寨內。尋見土司渾覺。並頭目參籠籠等諸人。一併帶來。

投誠。隨即酌量安撫。辦理等語。傅恒等不避雨水泥濘。迅速進兵。收服猛拱。措置有方。即措辦口糧等項。亦均妥協。朕心深為嘉悅。已於摺內批示矣。經畧大學士傅恒著賞給三眼孔雀翎。小荷包四個。并賜詩示獎。阿里衮著賞給小荷包三個。向來三眼孔雀翎無賞給大臣之例。傅恒自出師以來。籌辦軍務。實心實力。悉合機宜。是以格外加恩賞給。傅恒接到即行戴用。於行兵更覺威嚴。且使緬子

擺夷等觀瞻。益知尊重。至渾覺從前雖稍懷瞻顧。而一見興堂扎。即隨至投誠。且其年僅十八。情尚可憫。伊係倡議迎降之土司。著加恩賞給孔雀翎。並荷包二個。即交傅恒傳旨賞給。其頭目脫猛烏猛。興堂扎。及賀丙。亦屬奮勉。俱著加恩賞戴孔雀翎。渾覺係該處土司。或賞以二品三品頂帶。其脫猛烏猛等三人。或賞以四品五品頂帶之處。傅恒等視伊等勞績酌量賞給。又諭曰。綿恩著分入鑲

白旗其俸銀養廉及親隨名糧俱照前鋒統領支給。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民人蘇明縻解到野人五名及布普喇來書一封並給與回書等語老官屯係賊人要地阿桂至蠻暮時即宜乘機襲取乃拘泥約會傳恒之期以致失此機會觀所奏蘇明縻供詞可見暮魯猛養聚有賊兵之言亦屬未確此明係本年進兵較早賊人猝不及備故揚言以緩我兵勢阿桂若量及布普喇深夜交付書札之意即猝然襲取老官屯此時已占據要隘矣失此機會實為可惜嗣後諸事宜相機決斷著傳諭阿桂及傳恒知之。甲辰諭吏部議駁按察使雷暢奏請州縣自理詞訟及批審外結案件連限不結摘案請叅皆屬現行事例毋庸另議一本所議甚是外省有司於日行事件任意遷延及該管大員不行按限稽查皆有應得處分若如雷暢所奏屬員既不依限速辦上司又不查覈請叅最為闡茸惡

習乃不咎各省奉行之不力而轉疑為立法之未詳甚至欲於初叅後再行勒限是於定限之外復行寬予日期陽博急公之名陰行展限之計於吏治尤無裨益至其另摺所奏將州縣記功記過咨部存案一事所見正復相類雷暢久任臬司何以於職分應行之事並不實力辦理而一味模稜徒知撫拾細故為此無益之奏著交部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據明山奏成縣毛嘴山民鐔壯等因縣役催糧滋擾糾眾報復拆毀武時發等房屋一摺已交三法司覈擬速奏矣該督審擬此案意存姑息殊屬非是差役藉催糧名色凌虐鄉民又復販鹽牟利自有應得之罪乃鐔壯等並不鳴官究治輒敢聚眾糾約至七十餘人之多拆毀差役房屋肆行恣橫實屬目無法紀豈可不從重多辦數人大示懲創該督僅將為首及濟惡二犯擬以斬決為從擬絞監候者止坐四犯而於在場喊叫助勢之何

秀等九人竟照為從減等外遣。何以儆兇頑而伸國法。似此有心輕縱。豈封疆大臣整飭地方之道。至鐔俚一犯。因欠糧拘叱。敢於中途扎死差役楊英。並刀傷衆役。兇惡已極。既經弋獲。自應迅即審究。速正刑章。乃以上年十二月內之案。距今將及一載。尚稱現在候審。殊不知事理輕重。該督向來辦事。尚屬認真。何以辦理此等大案。寬縱因循至此。豈以已得總督心滿意足乎。明山著傳旨申飭。並將何秀等犯。因何擬罪失當。及鐔俚一案。因何審結遲延各緣由。明白回奏。毋得稍有掩飾。自干重戾。又諭據宮兆麟覆奏查審逃兵陳日陞一摺。內稱冊亨州同王鉦盤獲陳日陞時。供係欠債被逼無償。逃走廣西。並未出師。實非軍營逃兵。而被毆之水夫尹特福。所供子女鄰佑等。均不相符。焉知其不另有兵丁毆打水夫。為移花接木之計等語。此事甚奇。前據該撫等奏。該犯因解送提標馬匹。

中途脫逃。照征兵脫逃例。即行正法。彼時因其罪與征兵有間。諭令刑部改擬斬候。入於本年秋審情實。該犯雖以解馬兵丁。輒敢毆打民夫。私行脫逃。情罪亦重。是以予勾。今閱宮兆麟所奏。竟似現獲之陳日陞。與解馬之案。另是一人。若就所供欠債私逃情節。不過尋常營汛逃兵。罪不至死。且又安知不另有兵丁毆打水夫。潛蹤竄匿。輒以現獲之陳日陞抵其罪名。則謬誤更甚。決因關係人命。理宜詳慎。豈可以情罪未明之案。遽行予辟。所有陳日陞一犯。著傳諭宮兆麟暫行停其處決。此案情節。著交與李侍堯。即行詳悉確審。務得實情。迅速覆奏。又諭曰。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覆明德奏軍需馬匹倒缺各案一摺。已依議行矣。摺內稱湖北應解馬騾五千一百四匹頭。湖南應解馬騾五千七百二十匹頭。共一萬八百二十六匹頭。並未聲明湖北湖南省分。其所短少馬匹。是否即係前

奉諭旨內。著令湖廣督撫分賠之數。未經分晰等語。此項馬匹數既不符。又未將湖北湖南兩省應賠之數。逐一分列。殊未明晰。著傳諭明德吳達善。即逐細查明。詳悉具摺覆奏。吏部議覆。山西按察使雷暢奏。州縣官記功過四次。予以罰俸紀錄等語。應毋庸議。得旨。部駁。甚是。外省州縣功過。議敘議處。皆有一定成例。大者摺奏。小者咨部。原不容稍有苛濫。乃向來督撫等藉口尋常日行事件。無關緊要。立有記功記過名目。以為薄示勸懲。其實不過徇愛憎之私。而以記功希圖薦擢。以記過規避處分者。比比皆是矣。若如雷暢所奏。將記功四次者。即准予紀錄。記過四次者。又止罰俸半年。其未滿四次。仍得幸免吏議。是於虛應故事之舉。更復滋生弊端。於事理尤屬未協。此本著依議行。○乙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還宮。○諭軍機大臣等。宮兆麟奏覆查明粵西通省。並無因差派累一摺。所奏太遲。此係上年十一月內。傳諭通查之事。何以稽延至今。始行入奏。宮兆麟於今年二月。已經蒞任。迄今已逾九月。乃以特旨交查事件。任意延擱。所辦何事。即云俟通省查齊覈奏。亦何至逾期如許之久。漫不督催。玩忽闕茸。若此。宮兆麟甫經擢用。巡撫理宜奮勉辦公。乃前此彙奏年終覈報倉庫無虧一摺。延宕半年。已屬怠緩。業經傳旨申飭。今此案稽遲更久。尤屬非是。宮兆麟著傳旨嚴行申飭。並著將此案係何府州詳覆稽遲之處。查明參奏。○丙午。

孝慈高皇后忌辰遣官祭

福陵。○吏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德保奏。國子監歷年蒙頒書籍遺失甚多。請令歷任堂官助教等賠補。至良誠兩任祭酒。梁錫與係前

任司業並未查出。請交部察議得旨。知道了。該監所存書籍。自應隨時稽查。毋致散缺。何以遺失如許之多。太覺不成事體。陸宗楷觀。保在國子監最久。乃竟漫不經心。聽其遺失。尤難辭咎。著與良誠。梁錫璵。一併交部嚴加議處。予故雲南提督加贈太子太保本進。忠祭葬如例。謚勤毅。是日起。

上以孟冬享

太廟。齋戒三日。丁未。諭據明德奏辦理軍營

糧餉一摺。稱自彰寶到永昌後。督令該道府等多雇人夫。輓運以致較前運送之數。加增數倍等語。已於摺內批飭。軍行糧餉。關係緊要。不容稍有遲滯。明德在滇。已經數載。籌辦軍糧。乃責成伊分內之事。且屢經傳諭。著令專管。何以因循至今。彰寶新任巡撫。其前赴永昌。不過暫時協同明德照料。乃以後到之人。一經飭屬。即能如期集事。則明德前此之不能上緊催促。尤屬顯然。其平日所謂籌辦

軍務者。安在。彰寶著交部議敘。明德著交部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奏。現在水師兵丁到營。僅有一百餘名。其陸路兵丁所需。兩月裹帶口糧。支領紆途。尚未全數抵營等語。明德趨辦軍需。督催官兵迅速前進。是其專責。且屢經降旨嚴飭。何尚遲緩。若此。現在正當大兵會合。官兵必須全數到營。以供分撥。且造船已得三十餘隻。尤需水師駕駛。關係實為緊要。今到營僅百餘名。豈足數用。其

續進之水師。因守候軍裝鉛藥及人夫運送。致爾濡滯。則明德所謂籌辦者何事。即如本日。明德摺奏。自彰寶到永昌後。糧數較前運送加增。可見伊平日之不能上緊催促。已可概見。業經降旨。將明德交部嚴加議處。明德縱不知愧恥。甘心不如彰寶。亦何至悍然罔識。畏懼著再傳諭明德。即速將續進官兵。加緊催趲。速抵軍營。其何日可抵軍營之處。仍即速奏。應給口糧等項。亦即上緊督辦。毋稍

刻遲若再漠不動念。畧致逾延。明德自問。應得何罪。朕亦不能為之少貸矣。將此傳諭。明德知之。又諭。現在大兵進勦緬匪。軍營往來文報。最關緊要。不可無專司大員。督率稽查。直隸著派觀音保。河南著派楊景素。湖北著派德福。湖南著派三寶。貴州著派高積雲。南著派彰寶。務各時加稽察。經過驛站。毋任稍有延緩。如不實力奉行。致文報畧遲片刻。惟派出之員是問。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等

奏。九月初四日。土司渾覺夫妻。率領頭目。呈獻象牙牛隻瓜菜等物。稟稱尚有馴象四隻。呈獻。並稱軍營需用糧石。我等採買運送等語。臣等分別賞給。准令趕辦糧石。俟到時。覈其多寡。酌量加賞。其馴象四隻。將來渾覺隨大兵行走。即令其自撥僮夷牽拉。馱伊行李口糧。或負載大礮。隨營前進。俾賊人知夷地象隻俱為我兵所獲。自必望而氣沮。得旨嘉獎。又奏興堂扎自南養地方回時。稟稱並

無賊匪蹤跡。聞緬子在暮魯一帶。招集擺夷。築寨堵禦。所集擺夷。大半逃走。猛養土司亦帶領屬人躲避等語。從前緬子所恃。惟猛拱。猛養一帶土司。今猛拱收服。猛養地方亦猛拱所屬。臣收服猛養後。前至蠻暮。即可會兵直抵阿瓦。下部知之。以翰林院侍講學士王杰署日講起居注官。戊申。

孝敬憲皇后忌辰。遣官祭

泰陵。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奏。本月十一日有

一賊船來江岸。投書一封。令人譯出。乃阿瓦新遣頭目致來之書。據稱。聞大兵已至。特領兵二萬船二百隻迎接。若打仗即定期。若不打仗。伊等即赴夏鳩等語。此賊頭目必於阿桂具奏。蘇明燦供詞後。始行前來。顯係防備不及。是以捏造妄言。以緩我兵。阿桂何至愚昧如此。看來阿桂因聞賊衆心虛。膽怯耳。總之。傅恒業經收服猛拱。其猛養有賊之言。俱係捏造。此旨到時。傅恒亦到蠻暮。當協力攻

取老官屯。再新街距老官屯較近。著傳諭阿桂。即領兵占據新街渡口。加意防守。如有賊來。即行勦殺。現在得有賊人消息。作速奏聞。並傳諭傅恒等知之。兵部議。宜昌鎮總兵陳楫。失察兵丁。誣良為盜。應照例降調。得旨。依議。陳楫著降一級調用。豁免江蘇桃源縣乾隆三十三年。坍廢公占田地。一百六十二頃八十三畝。有奇額賦。是月。戶部左侍郎署步軍統領英廉。奏查外城糧市。有正陽

門東直門外二處鋪戶人等。每月於附近廟中會議一次。尚未訪有倡議齊行實據。仍密令番役訪查。明確將倡議齊行之人。究治一二。人既不致驚畏羣情。亦足大裨民食。得旨。是。兩江總督高晉奏。江蘇現買廢錢八十萬觔。須制錢七萬六千餘串。寶蘇局積存卯錢不敷支發。查寶蘇局應買商銅二十萬觔。需價三萬五千兩。若以銅本銀兩分發各屬。自行易錢收買。即以解到廢銅。按卯加鑄。將

來即以鑄出之錢。按每兩九百七十文給商。事稱兩便。得旨。所辦好。此事頗可嘉。閩浙總督崔應階覆奏。朱天麟一犯。自上年十月。在諸羅山。隨黃教與官兵對敵。敗走後。賊夥中即無其人。現懸重賞。嚴密搜緝。得旨。此犯或在廣東。亦未可知。何不差人訪拏。湖廣總督吳達善覆奏。武昌省城及各屬。於八月二十日以後。俱得雨澤。中晚稻俱已登場。得旨。覽奏稍慰。陝甘總督明山奏。成縣民譚

壯等聚眾滋事。案內不能覺察。擒捕之州縣。若隨案查叅。恐啓刁民挾制官長之漸。容臣另摺叅奏。得旨。俟衆犯正法後。即行叅奏。汝之屬員如此。獨無咎乎。兩廣總督李侍堯廣東巡撫鍾音奏。廣潮二府有巡檢十三缺。係屬最要各設巡船二隻。查海防營制。森列既有舟師巡哨。又有汎地快船瞭望。巡檢之船。不過在港汊海邊相為犄角。謹按情形。惟江浦艾塘沙灣。廣海寨四巡檢分轄地方。或

界連數縣。或島嶼叢雜。仍每缺各設二隻外。其黃鼎馬寧香山小黃圃黃梁都沙村牛肚灣神泉湖口九缺。各裁一船。得旨如所議行。廣西巡撫宮兆麟覆奏。臣到任盤查倉穀。應俟各結到時。覈明彙奏。緣藩司辦理閩兵公出。經臣據詳奏請展限。其盤查各結。於七月初三日詳到。是以題奏遲緩。得旨。汝又誤一件矣。尚何巧辭以辯。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等奏。九月初八日。猛拱土司渾覺送到象

四隻。求為代奏。情詞懇切。再查猛拱所有印信。據渾覺供稱。原係中國頒給。後被火燒。另為鎔鑄等語。今土司傾心歸化。辦運糧石。較內地土司更為奮勉。請勅部鑄給猛拱宣撫使司印信。發至滇省頒給。下部知之。○又奏。九月初十日。派前哨索倫綠旗兵二千餘名。前往蠻暮。十一日。臣等督兵前進行至四十里邦齊烈地方。留心探訪。並無賊匪消息。臣等師進。猛養計程六站有餘。到彼時土司如

果歸順。即隨機撫諭。帶領前進。以壯軍威。即或逃竄。則分兵搜勦。隨即過江。倘緬匪固守蠻暮渡口。則撥猛養之眾前往蠻暮西岸。以擊其後。自可過渡。老官屯係賊人要隘。我兵據此。賊匪彼此不能相顧。臣等兵至蠻暮。會同阿桂。務期先取老官屯。比及攻破。所有軍需糧餉。諒已到齊。其如何分兵攻取。臨時再行具奏。得旨。好。佇候捷音。陸續速奏。○又奏。臣等由猛拱起程後。天氣晴和。河水減退。官兵行走甚便。現今已屆寒露。病者甚少。渾覺興堂扎等俱奮勉出力。臣等會同進兵時。將二人帶領直抵阿瓦城。得旨。欣悅。覽之。稍覺慰懷。又奏。賀丙前在騰越時。已遵旨賞給千總職銜。嗣因抵允帽後。伊辦事出力。奏請陞賞守備銜。臣等自允帽起身。因大江西岸地方。非賀丙所屬。其夏鴉臺站遞送文報過渡。及接濟站兵口糧。均須本處人料理。已將賀丙留住允帽。再查賀丙係夏鴉頭人之子。

應仍令其管轄戛鳩允帽一帶地方。俟緬事辦竣。指定所屬界址。並請照內地土司之例。給與印記。得旨。覽。又奏。臣等至猛養地方。前哨兵擊殺數賊。生擒二名。興堂扎奪取猛養寨。並令官兵搜取附近賊寨。十七日留住一宿。官兵尋得已熟田禾數處。即令刈獲。以作軍糧。渾覺脫猛烏猛等所辦糧石。陸續運至猛拱。足以敷用。臣等於十八日起程。往南洞干地方。三更時候。千總霍明崇把總哈得

隆。及興堂扎等還報。奪取南隼寨。莫邦寨外。復奪二寨。共奪得牛二十八隻。糧十五石。男女三十五名口。寨長鄧睦。莫邦博孟。一併擒來。臣等審訊。鄧睦。莫邦博孟。俱未從賊。抗拒寬宥不殺。以示恩惠。交渾覺。興堂扎。帶同前進。以備驅使。所擒拉匿拉寨。即行正法。祭肅。臣等復行三站。至蚌板雅地方。派兵搜剿賊寨。賊皆逃避。擒得男婦六人。尋得熟田六七頃。令官兵收穫充糧。得旨。欣慰。覽之。副將

軍尚書伊勒圖奏。臣與阿桂行抵新街。船隻亦於十八日畢集。訪知自新街前進。必至哈坎。始可渡江。聞哈坎地方有滾弄洲。洲內有賊寨。若自滾弄洲渡哈坎。可就近搜查。商諸阿桂。意見相同。遂於二十二日渡滾弄洲。二十四日渡畢。於各寨內。搜獲男婦五人。已送交阿桂辦理。臣至洲之西涯。查勘江之西至哈坎地方。皆峻嶺深叢。凡坎上可登之路。皆立長卡卡。內賊匪約二三百名。以鳥鎗相拒。

臣遂分派兵三百餘名。於二十六日五鼓時。令領隊大臣明亮等。分三隊攻取。臣與提督伊昌阿。侍衛官員等。於江岸放礮助威。及黎明。賊始知覺。我兵船隻抵崖。奮勇爭先。賊棄卡竄走。我師遂得其卡。作速渡江。并於各處搜覓生擒二賊。次日渡畢。即起程赴猛養。迎會經畧得旨。欣慰。覽之。汝實長進矣。勉之。副將軍阿桂奏。臣至野牛壩。有蠻暮夷目。率官弄地方。僱夷來見。詢以賊人情形。據僱夷

炯底噶稟稱本年惜駁蓋造大寺。派官弄五寨人解運木植。七月間解送至節。蓋住九紐地方三日。並未聞惜駁死信等語。報聞。○署雲貴總督明德奏。准阿桂咨稱。銅壁關至蠻暮各臺。俱安設征兵。即日均當調徹。令照關內之例。安設滇兵。其自蠻暮進發。始應酌派征兵。隨時安設。又大軍進勦。銅壁關稽查最要。楊雙河山深箐密。有小路通老官屯。須派兵守隘。巡邏等因。查銅壁關至蠻暮軍臺共五站。已於每臺安設千把二兵四十馬二十。其銅壁關。楊雙河各挑留兵二百千把外。委四副將巴福書駐銅壁關。遊擊胡承英駐楊雙河。報聞。署雲南巡撫彭寶奏。永昌府保山縣。係大兵凱旋滙集之地。倉儲應早籌備。請於保山縣及永昌府所轄各土司地方。採買米一二萬石。得旨嘉獎。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敦文
奮武考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四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福慶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冬十月己酉朔享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頒乾隆三十五年時

憲書諭今日召見廣東按察使富松奏

對全以漢語深染漢人氣習伊係富達里

之子久任道員一味養尊處優自耽安逸

不復知有滿洲舊風豈可令其仍居外任

富松著留京候旨另用廣東按察使員缺

著阿揚阿調補李本著調補四川按察使

其福建按察使員缺著張鎮補授○諭軍

機大臣等楊廷璋奏查審肅寧縣武生孔

聖宗具控劉喬齡減租奪佃一案業經訊出

原任肅寧令王汝木管門家人張福元有串

通賁緣賄囑減租各情節請旨將王汝木革

職解審等語王汝木著革職該員籍隸山東

諸城縣前已告病回籍著富明安即速遵委

妥員前往該處將王汝木及伊家人張福元

嚴行押解迅赴直隸交楊廷璋質審沿途務

須小心管押。隔別遞送。毋任同行串供。捏詞說卸。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楊廷璋奏查訊肅寧縣武生孔聖宗。控劉喬齡等減租奪佃一案。請將告病回籍之前任肅寧令王汝木革職。咨提究審等語。王汝木著革職審擬。已有旨。令富明安將王汝木及伊家人張福元解赴直隸。一并質審。其會同勘辦之章京和爾景阿。亦豈得諉為不知。現交軍機大臣傳訊。俟詢明并案查審。至此案九月初五日傳諭該督查訊。何以不即親提究訊。直俟回省後。經兩司等審詳。始行覈奏。辦理殊屬遲延。已於摺內批示。並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富明安奏修理壩閘要工一摺。據稱。於本年五月二十二日具題。旋於五月二十六日奉到新例。工程數在一千兩以上。令先行奏明。再行造冊題估等語。金口黑風。二閘該撫既稱係要工。坍塌當修。自應及時趕辦。且該撫甫經具題。即奉有工部奏准先行奏聞之

例。尤應上緊查奏。以期迅速竣工。何必更待原題覆到再辦。乃以五月內接准部咨。遲逾四閱月之久。始行入告。殊不可解。此項閘工。若果屬緊要。刻不容羈。豈容曠日因循。耽誤公務。今以此時具奏之案。勘估興工。尚需時日。如此泄泄從事。又豈承辦要工之道。富明安身任巡撫。於此等事件。任意稽延。則平日之玩忽闡冗。已可概見。著傳諭富明安將應修壩閘各工。即速督飭上緊據實估辦。並將因何遲滯緣由。具摺覆奏。若因此傳諭。意存文過。轉將應辦要工。捏詞支飾。則是自取罪戾。斷難逃朕洞鑒也。尋奏。臣於具題後。奉到新例。意謂前經請旨。宜候部覆。是以未行另奏。嗣又查閱海疆。於九月方回。故至遲誤。現在壩閘工程。已督飭各員上緊估辦。得旨。諸事如此。何以勝任。○庚戌上御乾清門聽政。諭前以東三省人員。不識漢字。難以辦理綠營事務。諭令兵部查奏。遇

綠營員缺。停其補放。至伊等子孫。生長在京者。原與舊滿洲無異。自應分別揀用。此次撤回人員。著引見後候旨。並交八旗都統等。查明在京已歷兩代者。嗣後仍准其選補綠營。但不可因有此旨。於騎射清語。皆不學習。致染漢人習氣。○又諭曰。蘇爾德。著往喀什噶爾。更換泰璜來京。富松著以按察使銜。赴和闐辦事。○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奏。查鈔革職呈貢縣知縣楊家駒任所貲財。僅現銀三百餘兩。錢七串餘文等語。該犯辦理軍需。科派民錢三百八十餘串。銀一萬八千餘兩之多。且領餽馬匹。既不發價。需用夫役。又復短給工錢。是其貪婪肥橐。所歛銀錢。一時豈能花用。即摺內所稱查封之外。尚有借給保山縣知縣徐名道銀二千兩。為數亦屬有限。必係該犯被控離任時。自知干犯重法。豫為隱匿寄頓。以致所存無幾。著傳諭彰寶。即提楊家駒嚴行確訊。該犯所歛銀錢。如何使用。因

何僅存此數。或另有隱匿寄頓情弊。務令據實供明。毋任絲毫掩飾。仍將訊問情由。即速覆奏。尋奏。查訊楊家駒。因公科派等情屬實。其貲財別無寄頓。即遵旨先行正法。教諭沈鋁。幫同科歛入已。擬絞監候。該管各上司分別叅處。得旨。該部覆議具奏。○辛亥。諭。據弘眺等奏稱。

西陵隆恩殿內。供奉佛像。并懸掛珠旛。被太監周進起竊去。現在訊究等語。

實錄卷八百四

六

陵寢重地。特派貝勒貝子公總管大臣等駐守。自應敬謹稽察。何至被竊。此非尋常疎忽可比。弘眺。永泰。均著革職。該管太監等。著一併拏解來京。交內務府大臣嚴審治罪。並諭各陵貝勒貝子公總管等。嗣後務須小心看守。不得專誣之太監等。致有疎失。○諭軍機大臣等。今年安徽湖廣江西等省。各有被水州縣。西成未免歉薄。其江蘇浙江二省。又因雨水連綿。低田間被淹浸。福建山東廣西亦有

山水陡發。一隅偏災。陝甘一帶。夏間得雨稍遲。並雨雹之處。節次皆經降旨。分別賑卹。緩徵並諭酌借籽糧。毋令黎民稍致失所。各該督撫自當仰體朕心。實力妥辦。但恐被災畧重處所。明歲二三月間。青黃不接之時。民食或有拮据。著傳諭各該督撫。將所屬被災各州縣。明春是否尚須加賑。或再借籽種牛具之處。詳悉查勘。據實迅速覆奏。候朕酌量加恩。又諭據崔應階奏。現在嚴緝黃教案內。

實錄卷八百四

七

要犯朱天麟。多方設法。遍加察訪。尚無蹤跡等語。朱天麟。助逆主謀。罪大惡極。務宜加緊捕獲。即正典刑。但此等匪犯。行蹤詭秘。竄伏靡常。閩粵地界毗連。而臺郡尤多廣東民人雜處。該犯見黃教伏誅之後。或竟竄入廣東。潛蹤遁匿。均未可定。著傳諭李侍堯。迅速遴委能事員弁。於閩粵隣接地境。嚴密躡緝。毋任漏網。遷延現已批諭崔應階。令其差人訪緝。並著一面即將該犯年貌籍貫開明。星飛

實錄卷八百四

八

咨粵會同密速根尋。毋得稍有疎懈。將此並傳諭崔應階知之。又諭據曹秀先奏。浙江餘杭縣南湖久經淤塞。占墾民田。以致山水發時。杭嘉湖諸郡。易被淹浸。請勅地方官查勘疏濬。永杜水患。一摺。所奏甚為近理。餘杭南湖。既承天目山之水。以資杭嘉湖三府灌溉之利。所關甚重。自當令其濬洩得宜。俾無淤墊。乃因久未開濬。致令無識鄉民。因葑淤占墾。專利病鄰。止顧一隅。有限之熟腴。而阻三郡無窮之美利。於理既未平允。即以升科而論。歲徵不過一百七十餘兩。而一經山水驟漲。節宣無地。遂使杭嘉湖府屬窪下之區。多被淹浸。勢必分別蠲緩賑卹。所費何啻什倍。尤屬得不償失。其間輕重權衡。較然可見。著傳諭永德。即親往履勘。悉心籌畫。如果湖田梗遏水道。即當設法挑濬。寬深使下游各府。永藉灌輸利賴。並查明上南湖舊有之田。鄉民於何時侵占。因何報墾升科。詳悉清釐。

妥協辦理。若該處形勢。不盡如曹秀先所言。或上湖之田。藝闢已久。無礙水源。則又不必盡棄民恒產。惟應將下湖通身濬挖。並量設堰閘。使得容蓄來源。疏通泉脈。於水利農田。兩不相妨。方為妥善。永德務須實力承辦。毋得稍涉粉飾。及為遷就調停之計。即將實在情形。據實奏聞。如或草率了事。將來或尚有滋害之處。惟於永德是問。所有曹秀先摺。並著鈔寄閱看。尋奏南湖開自漢熹年間。舊有

實錄卷八百四

九

上下兩湖。上南湖地勢本高。前明淤漲成田。勢難濬復。下南湖承餘杭上游之水。西南一帶。有開墾升科田畝。占據湖身。應行清釐。至苕溪諸水。本不與南湖合。無關杭嘉湖三府水利。惟湖東設有滾壩。壩內阜英塘。關係餘杭民田。應加培補。請照紹興修築南塘例。按畝出錢。官收民辦。得旨。如所議行。命戶部右侍郎索琳兼管欽天監事務。緩徵江蘇上元。江寧。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長洲。元

和。吳縣。吳江。震澤。常熟。昭文。崑山。新陽。太湖。婁縣。青浦。武進。陽湖。無錫。金匱。江陰。宜興。荆溪。靖江。丹徒。丹陽。金壇。溧陽。山陽。阜寧。清河。安東。鹽城。高郵。泰州。東臺。江都。儀徵。興化。蕭縣。邳州。太倉鎮。洋海州。沐陽。泰興等四十九州縣廳。蘇州。太倉鎮。海鎮。江。淮安。大河。揚州。儀徵等八衛。本年水災。民屯額賦。併舊欠漕糧。壬子。

實錄卷八百四

十

上御懋勤殿。勾到奉天。陝西。情實罪犯。停決奉天斬犯三人。絞犯十五人。陝西斬犯四人。餘七十二人。予勾。○諭。戶部奏主事五誠筆帖式雅郎阿。因解送雲南餉銀失鞘革職。前經奏請留部行走。俟四年無過。再請奏補。今准吏部咨稱。餉鞘已獲。准將該員等照例開復一摺。此例殊未允協。解員中途失鞘。實難辭典守之咎。革職分所應得。雖盜犯已經全獲。並非該員在彼協緝。亦止當定以年限。准其留任自効。即地方官戴罪勒緝者。獲犯雖當

開復而其懈疎於前。豈無應得處分。至解員既已懈疎於前。一經地方官獲盜。轉得因人攘功於失事處分。全無干礙。其將何以示儆。吏部原定此例。尚未免從前官官相護積習。著交該部將此例另行明晰。妥議具奏。其五誠等二員。即著照新例行。尋議疎失餉鞘革職解員。遇地方官獲賊後。京員令在原衙門行走。外任令赴原省効力。均不准食俸。四年無過。再行開復。至失事地方官革職留任。於一年限內賊犯全獲。改為降一級留任。三年無過。方准開復。從之。又諭據傅恒等奏。稱達興阿在軍營不能得力。請徹回本旗調用等語。達興阿身任總兵。不知奮勉。殊為不堪。著革去總兵。令在護軍校上行走。又諭據良卿奏。審訊革職威寧州知州劉標。虧缺銅本腳價銀四萬八千三百九十餘兩外。約計少鉛七百餘萬觔。覈缺工本腳價銀十餘萬兩。所有專管鉛務之糧驛道永泰。親臨知府

實錄卷八百四十四

十一

實錄卷八百四十四

十一

馬元烈請革職究審。並懇簡派大臣來黔會審等語。永泰馬元烈均著革職。派內閣學士富察善馳驛前往。會同該撫一併詳查。嚴審究擬具奏。良卿在任四載。屬員承辦銅鉛。虧缺如此之多。漫無覺察。所司何事。著交部嚴加議處。劉標欠項。若不能完。即著良卿等三人分賠。諭軍機大臣等。據良卿奏。泰革威寧州知州劉標。虧缺銅本腳價銀四萬八千三百九十餘兩外。約計少鉛七百餘萬觔。缺工本腳價銀十餘萬兩等語。劉標經管廠務。虧缺銅鉛。工本腳價銀。至十餘萬兩之多。恣意侵漁。實出情理之外。現已派內閣學士富察善前往。會同該撫嚴審究擬。著傳諭楊廷璋。即速派委妥員。前往該犯原籍大城縣地方。將伊家產嚴密查封。毋任稍有隱匿寄頓。其任所貲財。並著良卿一併查封。又諭據雅郎阿奏。孟艮土目召散。猛勇土目召工。整欠土目召教。及景海頭人等。遣人投誠進獻。

馬匹等物。當將來使遣回。仍親往查辦等語。雅郎阿以夷情無定。召散又係首事。要犯並未親來。不允其請。所辦尚是。但云帶兵親往。殊可不必。現在大兵前進。緬匪內潰。召散等無所依倚。欲來投誠。或亦情事所有。倘領兵前往。伊等實意乞降。將欲勦殺乎。抑欲安撫乎。莫若待其自來。酌量辦理。此際若伊等親來。即將召散鎖拿。其餘酌為賞賚。令暫回原處靜候恩旨。縱令伊等畏罪不至。雅郎阿仍

實錄卷一百四

宜在邊界防守。俟大功成後。阿桂巡查落卓一路。再行勦辦。著併傳諭傅恒等知之。命奉恩輔國公永璚總理。

西陵事務。癸丑。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諭前以揆義於江西藩司任內。與屬員黃肇隆交結。並有託買優伶及收受禮物等款。因降旨交高晉將黃肇隆提審具奏。今據奏稱黃肇隆與揆義逢迎結納各款。一一供認。並究出

揆義濫行卓薦黃肇隆及違例豫借養廉請拏交刑部治罪等語。揆義前於盜犯龔在山攘為湖北盤獲一案。已照部議革職。今以三等侍衛銜前赴喀什噶爾効力。今既據高晉審出貪鄙營私各情節。自應按律治罪。揆義著革去侍衛職銜。拏交刑部訊明治罪。又諭曰。曠善著往喀什噶爾更換范宜忠來京。徐績著以按察使銜赴哈密辦事。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奏查審黃肇隆與揆義交結

逢迎一款。訊出揆義前在藩司任內。曾發給黃肇隆銀三百兩。代雇優童並受其餽送。濫行保薦及違例借給養廉各情節。請旨交刑部訊明治罪等語。揆義已賞給侍衛職銜。令往喀什噶爾辦事。昨據伊報稱八月自河南確山縣起程。著傳諭明山即遵委幹員趕往前途。於揆義所到之處。拏解來京交刑部審訊。沿途務須小心管解。迅速遞送。毋任託病遲延。及畏罪自戕致干罪戾。又諭據阿思

哈奏軍營糧馬不敷情形一摺。甚屬非是。已於摺內批飭矣。軍營所需糧馬。自當豫籌妥協。至師行以後。即應就所至之地。隨宜籌辦。或於投順之擺夷等。發價購買。其未經歸附者。亦不妨掠取充用。即如經畧傅恒。自戛鳩一路前抵猛拱。沿途所需糧石。皆買自猛拱所屬擺夷。其數甚為充裕。可見事在人為。若措置得宜。則軍行皆得實濟。倘必需盡由內地接濟。且必滿意計算。勢將一步不可行。有

是理乎。又如馬匹一項。固由進兵期早。致沿途不無倒斃。但今歲全賴師期較早兩月。是以猛拱一帶。皆為我有。若必顧前顧後。則緬匪必早已得信。守拒戛鳩。又安能長驅直入乎。看來今歲進兵一節。惟傅恒勇往直前。實心籌辦。即阿桂已不無却顧逡巡之意。而阿思哈則更怯懦不堪。伊前日奏辦糧情形。已微露畏難之意。今竟顯為此奏。明欲先占地步。在伊未嘗不以此奏為得計。獨不思行軍

之事功過。皆當共任。豈能因其豫為奏及遽得為之寬解。且此番進剿緬匪。實有難於中止之勢。若如阿思哈所見。竟以為萬難措手。直欲阻撓軍務。全不顧國體所係。是誠何心。阿思哈如此行為。竟不能承受朕恩矣。至所稱後隊兵到蠻暮。藉壯軍聲。更不成語。我兵正當漸次前進。傅恒一到。即可分路攻取老官屯。其蠻暮等處。不過後路策應。並非大兵屯駐之地。又何必須藉以示壯。而阿思哈所言。竟庸謬畏蒞。若此。阿思哈著嚴行申飭。但伊既以糧馬為言。內地亦不可不多方設法。廣為接濟。使彼得有所藉口。明德辦理糧馬。乃其專責。屢經飭令加緊督辦。且以籌及年餘。何至今尚不能源源繼續。而彰寶以協助之人。甫到滇省。一經催趲。所屬即爭先急公。明德豈竟全無人心。何竟不知愧奮。著傳諭明德彰寶。令其查明現在糧馬等項。因何遲延。究係何人督辦不前。即行據實奏。并著

將應用糧食。設法迅速接運。務在多多益善。及馬騾牛隻。亦竭力籌送。以資應用。彰寶任事奮勉。此時即協同明德妥協經理。無分畛域。明德若因有彰寶同辦。妄生諉卸之心。是又重自取戾。不能復為寬宥矣。將此明切傳諭。并諭傳恒知之。又諭據欽天監奏。七月內彗星見。光照西南。經日度。遂滅。今又見於西南。光照東北等語。從前彗星光射西南。以為勦滅緬匪之兆。今乃復見。殊覺可疑。現在

傳恒等領兵前進。賊首惜駁。或親身投誠。或用計擒獲。則犁庭掃穴。即可奏凱旋師。倘惜駁逃往暹羅。亦不必遣人追取。凡事之成功。原有難易。應戮力者。自須竭力辦理。如盡力為之。勢必不能。亦當知難而退。傳恒等計由老官屯直取阿瓦。須防我兵深入。賊人潛襲其後。所關甚重。不可稍有疎忽。萬一道路險阻。進兵不易。須早作退步。老官屯係緊要關隘。即於該處駐兵據守亦可。但道遠難以懸

揣。惟在傳恒等相機辦理。此旨。特因彗星復見。使知謹慎之意。著密諭傳恒知之。吏部議覆。江西按察使佛德奏。稱。巡道有察吏之責。該管州縣教職首領佐雜等官。遇俸滿甄別。應令各府州申送該道驗看。出具考語。移司轉呈督撫學政。覈辦等語。應如所請。從之。

戶部奏。雲南解銅官李整笏。短少銅觔一策。訊據該員供稱。因碎銅五千六百餘觔。併裝坐船。遇風沉溺。後未及開報。至換船起剥。零塊亦多脫落等情。應交沿途各督撫查報覈辦。得旨。此項短少銅觔。據該解員稱因碎銅包簍恐有遺失。併裝坐船。行至大峰硃灘。遇風沉溺。未敢將多裝之數開報等語。似屬實情。但此外尚短銅六千餘觔。稱係沿途拋散。安知非其長隨家人等見該員迂拙。不能照料。途中乘間竊偷。亦勢所必至。今該員既有應得處分。而其家人轉得脫然。事外於情理亦未平允。著將該解員隨帶家人等俱交

刑部詳悉研訊有無盜賣舞弊確情據實具奏李整芴交部質訊餘依議以長蘆鹽政高誠為

西陵總管內務府大臣○甲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吳紹詩奏據江西湖口縣詳稱拏獲湖北江夏縣關緝盜犯劉老官等供出曾在彭澤縣有行劫鹽船之事及移查彭澤覆稱並無報盜案

據現在飭查審辦等語該犯等係江西行劫巨盜既經湖口縣訪拏供認且與湖北江夏縣所獲之李先等供出情節大約相同其犯案確有證據何以彭澤縣覆稱並無鹽船報盜之事鹽船在馬當山停泊已將一月必非曠野無人之地是夜羣盜明火執仗上船行劫安能掩衆人耳目即云事主未經具報該縣豈竟漫無見聞顯係從前匿不詳稟經鄰縣開查失事原委轉以無案移覆希圖規避

處分自應徹底根究未便顛倒了事吳紹詩此時想已起程著傳諭海明即將彭澤縣因何未經詳報緣由嚴切查明據實奏奏毋任稍有隱飾其湖口縣所獲三犯並即嚴審確情取供存案備查有應問擬正法者即於所獲之地就近辦理毋庸往返關解候質致有疎脫至未獲夥犯徐國士徐上熊許文舉許聖安四人據稱俱籍隸江夏已諭令吳達善飭屬上緊緝拏但兩省江界毗連或該犯等

尚潛匿江西地面並著海明一面飭屬根捕毋致免脫再龔在山一案尚有餘盜未獲該省此時所獲各犯或有彼案逸盜改名易姓在內亦未可知并著研訊明確併案完結尋奏此案行劫鹽船事主未報該縣高尚禮漫無覺察應請旨革職勒令協緝已獲各犯現在飭提審辦報聞○又諭曰吳紹詩奏據江西湖口縣接准湖北江夏關拏夥盜姓名已將劉老官等三犯拏獲業經供認夥劫鹽船

衣物。並查起各贓。惟所供當贓月日不符。現在移查江夏。訊取李先等確供。其王百。即燈草灰一犯。據訪已經江夏縣差役密拏回楚等語。此案盜犯聚集多人。在江面行劫商船。自應迅速嚴辦。以靖地方。今江夏縣既已訪獲三盜。供認失事地面情形。與湖口縣所獲之犯。供亦相仿。中間似無疑實。著傳諭吳達善等。即將已獲各犯。就近嚴切審訊。務取確供。存案備查。有應問擬正法者。即於所獲之處辦理。不必因案涉兩省。輾轉關查。以致稽延疎誤。其首先起意之徐國士。及徐上熊等。各犯據稱並籍隸湖廣。何以楚省至今尚未弋獲。著傳諭吳達善等。速飭所屬。將未獲各犯。加緊訪拏。剋日務獲。毋致遠颺漏網。並將王百一犯。是否係江夏縣差役拏獲。及現在有無續獲各犯之處。迅速奏聞。再龔在山一案。尚其餘盜未獲。該省此時所獲各犯。或有彼案逸盜。改易姓名在內。亦未可知。並著研

訊明確。併案完結。吳紹詩摺。並著鈔寄閱看。尋奏。此案王百係江夏縣差役拏獲。又據天門縣續獲陳瓜兒等三犯。訊無龔在山案內逸盜報聞。○乙卯。諭。向來朝審秋審。緩決人犯。每閱數年。即降旨該部酌予減等。以省淹繫。今自乾隆三十年查辦以後。又經四載。人犯為數漸多。此等罪犯。秋讞時固難遽邀矜減。而屢經議緩。情罪尚不甚重。徒令久滯囹圄。讞牘轉滋塵積。著該部將朝審秋審各犯。

曾經三次緩決者。覈其案情。分別請旨減等。以副矜恤庶獄之至意。○又諭。前用阿思哈為雲貴總督。以其曾在北路軍營辦事。諸務尚能諳習。乃伊甫至。騰越即奏該處辦糧情形。已存畏難之見。及至蠻暮。所奏糧馬事宜。專欲仰給內地。竟不知就所到之處。實力籌辦。一味取巧。豫占地步。不復具有天良。深負朕委任之意。阿思哈著革去總督。給與副都統職銜。在領隊大臣上行走。以觀後效。彰寶

統職銜。在領隊大臣上行走。以觀後效。彰寶

簡用巡撫。甫經到滇。即前赴永昌騰越一帶。催督軍儲。甚為奮勉。明德承辦軍需。屢經訓諭。始終不能實力籌畫。豈堪復攝督篆。彰寶即著署理雲貴總督。明德著署理雲南巡撫。仍帶革職留任。江蘇巡撫員缺。著永德調補。熊學鵬回籍守制。已將二載。著署理浙江巡撫。其所降之級。即著隨帶。又諭曰。增海著前往伊犁。署理將軍印務。福州將軍著溫福署理。溫福未到之先。著崔應階暫署。諭軍

機大臣等。昨以阿思哈具奏糧馬不敷情形。專圖取巧。自占地步。已降旨嚴飭。頃據明德奏。前後糧米共運過一萬餘石。其數不為不多。阿桂等如能就所至之地。籌畫買用。何致專仰給內運。即如經畧大學士傅恒。前往夏鴻一路。僅裹帶一月口糧。內地並未續運。而經過之地。即向猺夷等設法購辦。食用頗屬充裕。若亦如阿桂。阿思哈之專圖坐食。何以能不煩饋運。從容給足如此。阿桂。阿思哈豈

不聞知何以竟不稍知感發。天良出力籌畫耶。況阿桂既至新街。其猛暮新寨等處附近地面。皆可購覓。何以全不計及。豈將軍等專以打仗為事。而糧餉等項可置而不問耶。且阿桂等又並未實有銜鋒殺賊之事。則其在軍營更復有何急務。設口糧間有不敷。亦當如傅恒之通盤籌算。撙節支發。若隨所運糧石多寡。儘給弁兵。聽其并食浪費。即一月可耗數月之糧。猶復藉口於運餉不繼。勢將一

步難行。又安用若輩庸劣無能之將帥為耶。在伊等之意。未嘗不以糧馬等事竭蹶。由進兵期早之故。曾不思此次進剿。幸而期早兩月。是以傅恒得直渡夏鴻。進收猛拱。可以進行無阻。即阿桂所奏。滾弄江口水柵。亦是緬匪聞信後。倉卒備禦。若阿桂一至蠻墓。即領兵前赴新街。彼更猝不及備。併此處亦可不須接仗矣。且老官屯緬賊。至今不過五百。而所集猺夷波竜。亦僅千餘。可見賊人並未能

豫為防拒。若阿桂於蘇明燦到營時。即領兵徑取老官屯。則賊衆更不及施其糾集之計。豈非阿桂坐失極好機會。伊此時寧尚不知悔懼乎。進剿緬匪一事。實非得已。今傅恒督兵入。諸事皆實心經理。動合機宜。深能仰體朕意。而阿桂等一味意存觀望。竟若此事專係傅恒一人獨任其責者。不知是何肺腸。軍營經畧。將軍皆係朕簡任之人。並當同心協力。共襄國事。在內辦理軍需者。自應妥速

接濟。多多益善。而領兵大臣。則應隨地籌買。經理得宜。以期足用。若各坐分畛域。不思勉自効。豈真傅恒一人當為朕出力。而伊等皆非貪祿受恩者乎。阿思哈前日所奏之摺。全無良心。實出情理之外。已降旨將伊革去總督。賞給副都統銜。在領隊大臣上行走。尚係格外加恩。倘將來仍不痛自愧奮。即當重治其罪。彰寶簡用巡撫。若如喀寧阿之安坐雲南省城。亦不能辦及永昌運務。乃伊一到

滇省。即迅往催督軍儲上緊趲運。是其本心誠篤可嘉。因令其即署督篆。而明德始終不知策勵。閱其兩次所奏之摺。敘述彰寶催辦糧運等語。竟恬不知恥。若此。即如馬騾一項。明德謂滇省無從購辦。而稱彰寶運糧馬騾皆臆壯可用。試問此項馬騾。獨非滇省所有。何以明德辦理年餘。轉不敷用。而彰寶初至其地。即能應手裕如耶。若再令其兼署總督。必至貽誤。因令其署理巡撫。仍帶革職留任。

以觀後效。朕臨御三十四年。於臣工功罪。惟視其人之自取。絲毫不存成見。如從前西師之役。信賞必罰。尤衆所共知。並未嘗有濫邀恩眷及處分稍有屈抑者。阿桂等豈竟全不記憶。而不思激發天良。以期合力贊助。迅奏膚功。即將此剴切申諭。並諭傅恒知之。又諭據成衮扎布奏稱。哈薩克阿布賚使人鄂多爾齊。鄂羅卓等。道經烏里雅蘇台。所借駝隻。未曾交回。請行文索取等語。哈薩克阿布

賚恭順有年此項駝隻明係使人見小但為數無多不必催繳嗣後伊等同時著從西路行走不准經由烏里雅蘇台則借駝之事自息矣著傳諭成衮扎布知之又諭據永貴奏稱鄂津前往哈薩克奠祭阿布勒巴木比特辦給官馬二百餘匹等語鄂津前往祭奠不過尋常差使何至需馬若干殊屬不合再鄂津係副都統亦有奏事之責起程時並不繕摺奏聞而於永貴摺內亦未列名竟似領

隊侍衛但聽將軍指麾太不曉事鄂津著傳旨申飭並傳諭各回城大臣嗣後凡遇奏事副都統俱著列名吏部議覆直隸總督楊廷璋奏稱熱河八溝理事同知二缺四旗喀喇河屯塔子溝理事通判三缺事務繁重應如所請改為調缺至三年俸滿理事同知通判向例與在京主事較俸內陞其所稱在外題陞之處應毋庸議得旨依議本內有該督楊廷璋奏請將所調理事同知通判三年俸

滿在外保題陞用一節經部援例議駁但思此等人員揀調之後於外任事宜自為熟悉若概令推陞京缺則口外地方屢易生手於公務無裨若歷俸僅止三年即准陞用外任仍屬調用他缺且未免倖開捷徑嗣後調任熱河等五廳員遇積俸推陞京官時著該督詳加區別除循分供職者仍照例以京員補用其中果有辦事出色才堪外任之員該督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候朕裁定有准其外陞

者令仍留本任三年再行遇缺題補如此則地方既得諳練之人而廳員亦不致濫邀遷擢於課績程材均為允協著為令廣東巡撫鍾音疏報乾隆三十三年分廣州潮州肇慶高州雷州廉州羅定等七府州屬共墾額外水田一百二十二頃九十二畝有奇東莞欽州新寧從化饒平花縣惠來恩平電白香山清遠三水徐聞東安等十四州縣共墾額內水田六十三頃六十三畝有奇丙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據富明安奏兵部覆准范宜賓條奏東省運河熬壩期內裁減水夫工食一案。查該省水夫向係長養在驛。每日僅得工食銀二分七釐。若裁去四月工食。每日僅得銀一分八釐。零窮民口食不敷。勢必散逸。遇有要差。臨時雇覓。倍多糜費。且熬壩實在日期。每年不過兩月餘。而銅鉛守凍船隻。均須撥役看守。非因熬壩而虛費錢糧。請

照舊存留等語。所奏是。東省水夫工食難於裁減。該撫既將實在情形入告。自毋庸瑣屑裁扣。使窮民口食拮据。轉致貽誤公事。所有德州等十四處水驛人夫工食。毋庸扣減之處。著照該撫所請行。改直隸正定府清軍同知為鹽捕營田水利同知。從總督楊廷璋請也。丁巳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恒等奏稱領兵至猛養地方。土司等俱逃往暮魯。遂令興堂扎搜取牲畜米穀。前往蠻暮等語。大兵

遠行坐待內地運送米糧。軍需安能接濟。傅恒乘賊逃逸。即搜取寨柵所獲甚多。可見事在人為。阿桂何以不能如此辦理耶。且其至蠻暮後。蘇明燦前來通信。阿桂若能乘機襲取老官屯。早可占據要隘。今據傅恒擒獲蘭尼供稱。緬匪船隻俱在提澗。可知蘇明燦來時。老官屯並無多賊。阿桂坐失機會。實屬可惜。此事已過。朕特加恩寬宥。嗣後若復如此。膽徇。必將重治其罪。再傳恒奏請暫留瑚爾

起在猛養屯駐。俟攻取老官屯後。分路勦辦暮魯。所籌亦是。瑚爾起著即在猛養照應臺站。仍於猛拱頭目內揀選一人駐劄。現在所得猛養地方。即賞給渾覺管理。伊當愈加奮勉。但土地寬濶。又有未便。並著傳諭傅恒酌量辦理。又諭前於八月二十日。由行在發回經畧大學士傅恒報匣一件。計期於九月初十日後。應到軍營。本日閱傅恒九月十六日自猛養拜發各摺。前所發回報匣。尚未接

到覆奏此條六百里馳遞之事何以如此遲緩或由內地臺站稽延時刻或邊外戛鳩一帶新站兩水泥凜傳送逾期著傳諭沿途各督撫迅速查明具摺覆奏並傳諭傳恒知之○兵部議覆閩浙總督崔應階奏稱各省水師員弁到任未久執行題陞未免過驟嗣後請定限一年方准保題等語應如所請至遇缺出時年滿之員不敷仍准於未滿年限者題請從之○戊午策試天下中式武舉林天

洛等四十七人於太和殿前○諭據楊廷璋查奏肅寧縣武生孔聖宗控告承種郭灼入官地畝減租奪佃一案該旗委員和爾景阿先赴原佃陳文彩家居住得受餽送串通減租捏名認種復經告病知縣王汝木家人受賄代投認狀各情由並查出霸州河間任邱三處郭灼入官地畝均有短少租額情弊亦係委員和爾景阿自往勘定領催跟役俱得受錢文該地方官並不會同查辦率行造冊

并任書役人等婪贓舞弊恐其中尚有別情請將委員和爾景阿解任同領催人等發直質訊其霸州知州李汝琬任邱縣知縣商衡前任丁憂河間縣知縣盛鐸均請革職審擬等語和爾景阿查地定租時既有受賄營私情弊即著革職并領催跟役人等交與軍機大臣嚴審確情具奏所有肅寧縣告病知縣王汝木業經降旨革職今山東巡撫解直質審其李汝琬商衡盛鐸俱著革職并案內有

名人犯交與該督一併嚴審定擬具奏○又諭據李侍堯等奏署新寧縣知縣陳名儉廣海營千總廖漢寶把總陳寶於橫山三洲等洋面賊匪糾衆劫掠民人財物該管文武既不能立時擒獲嗣經廣海營遊擊等揭報行司飭查事隔兩月該縣等始行具文詳報且查兩案事主報縣原呈詞句相同其中顯有通同賄囑捏報情事請旨將陳名儉等革職等語陳名儉廖漢寶陳寶俱著革職交與

該督撫與案內應行質訊人犯一併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奏。拏獲之拉撒蠻棍寨人段思瑞供稱。伊向與新寨野人相識。本年九月。由小路出關。前往新寨等處買牛。後回到西怕河邊。遇官兵拏獲等語。騰越以外各邊隘。自進勦緬匪用兵以來。嚴禁民人偷越。以防匪徒逸出。潛為漢奸。洩漏內地情事。久經嚴切飭諭。並恐逾時漸致懈弛。復諭明德等。始終實力體察申禁。毋致稍有疎忽。該督撫等亦屢稱嚴飭文武汛弁。留心防範。今阿桂所奏段思瑞一犯。係內地拉撒民人。乃於今歲九月。仍由小路私越邊界。至野人地方買牛。可見沿邊防守員弁。竟成虛設。而於奸徒蹤跡。漫無稽詰。聽其出入。自便。所司何事。明德亦竟全不介意。毫無覺察。其平日之因循疎懈。可知。著傳諭明德。即將段思瑞。因何得以偷越邊界之處。迅速詳細查明。據實奏。毋得稍有隱飾。致干重戾。並

將此傳諭傳恒知之。尋奏查段思瑞原供內。並無由何路出關供詞。但新寨西怕河。與鐵壁關相近。自係由鐵壁關小路偷越。請將該管之土司多朝珍等。分別議處。得旨。該部察議具奏。○緩徵直隸定興。邢臺。沙河。宣化。龍門。懷來。蔚州。西寧。保安。易州。獻縣。阜城。交河。滄州。鹽山。慶雲。青縣。靜海。衡水。景州。冀州。武邑。靈壽。曲周。萬全。懷安。四旗等二十七州縣。廳。本年霜雹水災。貧民額賦。并借給口糧。籽種。已未。

上御懋勤殿。勾到湖廣。浙江。情實罪犯。停決湖廣斬犯五人。絞犯三人。浙江斬犯七人。絞犯一人。餘九十二人。予勾。○諭前據宮兆麟覆奏。查審逃兵陳日陞一摺。其中情節。多有舛誤。業經傳諭李侍堯。將案內情由。審訊明確。覆奏到日。再降諭旨。副將胡元龍。係派委解馬之員。乃於所轄兵丁。擅毆民夫。不即訊明。詳稟。僅將兵丁責處完結。冀避處分。及陳日

陞脫逃以後。捏稱逃自雲南剝隘。又復捏改在逃日期。有心欺飾。至武緣縣知縣楊達元。遇此差兵滋事。並不稟報上司。迨尹特福被獲。又不詰訊明確。惟以驗無傷痕率覆。而於尹特福住址親屬證據。任其信口妄供。致案情始終歧誤。是胡元龍之隱諱欺朦。楊達元之顛預了事。罪皆自取。外省此等惡習。實在不堪。不可不重示懲儆。胡元龍楊達元。俱著革職。所有通同捏飾各情由。及案內有名犯證。並著解交該督。一併嚴審究擬具奏。其承審不實之署馬平縣知縣蔡羹元。亦著革職。○又諭據阿桂奏。署臨元鎮總兵吳士勝。於九月十八日病故等語。吳士勝在軍營。尚為出力。今因患病身故。殊屬可惜。所有應得卹典。該部察例具奏。○又諭雲南臨元鎮總兵員缺。著經畧大學士傅恒等於軍營出力之員。揀選奏聞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奏大兵現在據守滾弄。已遣伊勒圖領兵渡

江。迎接傅恒。想此時傅恒早到。即可進取老官屯。倘師行順利。直抵阿瓦。一舉成功。朕所深望。萬一不能。我兵既克老官屯。已據要隘。即暫將索倫。厄魯特兵。撤回騰越。荊州。成都。滿兵。及京兵。綠營兵。俱屯駐老官屯。俟明年再辦亦安。再摺內奏稱。擺夷波占薩。稟稱阿瓦更換新王。不令舊王主事。現在招集戶漢人等。抗拒大兵。如不能敵。即來投誠等語。緬匪既立新王。我兵前進時。如將舊王擒擒獻。則巨醜已獲。軍威已振。亦可歲事。若必不准其投誠。欲攻阿瓦。反似與情駁復。雖殊可不必。著傳諭傅恒等知之。○旌表守正捐軀之廣東順德縣民陳祐。開妻蘇氏。○庚申。上御紫光閣。閱中式武舉騎射。○增設四川綿州。西充。南部。鹽亭。開縣。雲陽等六州縣。水陸鹽引三百五道。從總督阿爾泰請也。○辛酉。諭軍機大臣等。本日高誠奏到謝恩摺內。稱侯楊廷璋到津時。鹽政關務交代。即行來京。

請訓等語。所奏甚屬糊塗。昨令楊廷璋兼管鹽政事務。原令高誠即速前往任事。高誠接到諭旨。自應即將鹽政關務差員齎送楊廷璋一面束裝來京請訓前往。至該督職任綦重。應辦事務甚繁。豈有因鹽政交代轉令前赴天津之理。高誠殊屬不知事體輕重。著傳旨申飭。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棗強縣民劉希聖妻武氏。福建長樂縣民高顯宗妻陳氏。壬戌。

上御紫光閣。閱中式武舉技勇。並覆閱騎射。諭貴州省現有查辦事件。著派侍郎錢維城即速馳驛前往。會同湖廣總督吳達善赴黔查辦。諭軍機大臣等。戶部摺奏。明山題報敦煌縣補銷接管裁缺沙州衛。乾隆二十三年撥運安西柳溝等處。用過腳價一案。遲至十年之久。始行報銷。而冊報糧數款目種種舛誤。恐有朦混掩飾情弊。請交該督詳查具奏等語。已依議行矣。此案於二十二年內。經

黃廷桂題報撥運何至屢次駁查。直至遲逾十載。尚復牽混不清。殊不可曉。著傳諭明山。即速詳細確查。從前牽混情由。並因何遲延之處。據實覆奏。毋稍含混隱飾。尋奏遵查。裁缺沙州衛撥運安西柳溝等處糧石。用過腳價銀兩。均係實運實銷。並無朦飾。惟造報冊內數目舛錯。以致部駁。至報銷遲延。緣改衛為縣。前任守備與該縣交代時。僅將撥運糧數查明接收造報。而於應銷腳價遺漏。應將

遲誤各員開列。叅處下部知之。又諭據戶部議准。文綬奏。滇省低銅未到。暫配黑鉛鼓鑄一摺。已依議行矣。陝省委員赴滇採辦銅。勦滇省自應上緊趕辦給發。以資該省鼓鑄之用。何以閱時三載。始據自滇領運。辦理殊屬延緩。且自陝赴滇運銅往返程期。先經戶部議准。四百八十餘日。即在滇守候。亦何至遲逾一年零六月有餘。陝省因何竟不按限行催滇省。因何不即早行撥給。均難辭咎。著

傳諭文綬明德。即將遲誤緣由。查明覆奏。至摺內稱。滇省咨報該委員本年七月內領銅。因瘴盛於十月起運。更不成語。已交軍機大臣。將此語刪節發鈔。滇省即有瘴氣。不過邊外地方。若運銅所經。皆係腹內地。面安得以瘴盛為辭。此乃委員等因逾限已久。藉詞支飾。該撫何得輒為聽信。據以咨報。殊屬不知事體。嗣後辦理內地事務。緊不得以有瘴託詞展限。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尋陝西巡撫文

綬奏查滇省廠銅不敷。現有貴州廣西等省採辦在陝省之先。挨次撥給。故至稽遲。但各省辦買滇銅。陝西最遠。嗣後應咨商雲南巡撫通計地方遠近。先行撥發報聞。又諭據明德奏辦解軍營糧石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軍營糧餉一項。在內地籌辦軍需者。自應上緊辦運。不得諉之統兵大臣。而大兵所至。自當隨地因糧。用資贍給。其土司望風投順者。即可向其給價購辦。即有頑梗不率者。亦

當遣兵搜取。以振兵威。而供軍食。屢次所降諭旨甚明。若領兵大臣。恃有內地饋運。惟思坐食。非但於理未協。且我兵漸次深入。道路益遠。必欲令內地源源接濟。勢亦有所不能。即使饋運無乏。而進剿阿瓦時。尚須經行賊境。又安能分兵護餉。防其稍有疎虞乎。總之事在人為。即如經畧大學士傅恆。七月內由騰越起程。僅裹一月口糧。而自戛鳩渡江。至猛拱。並問擺夷等購備軍中食用。裕如何。嘗

復取給於內地。乃阿桂等一路糧石。俱經內地陸續解送。並未聞伊等在外購覓。儋石專藉轉饟飽餐。問心寧不知愧。今日又據阿桂阿思哈奏稱。現在運到糧石。僅敷每日軍營食用。可見伊等但能坐食。此外竟至一籌莫展。總由阿思哈心懷怯畏。惟思豫占地步。屢以辦理拮据為詞。而阿桂又諸事觀望。不肯實力向前。故存畏難之意。所見適相脗合。似此庸懦無能。豈大臣為國實心宣力之道。且

阿桂等屢經鑿募新街。各處附近皆有獵夷耕種。何竟至無從籌辦米糧。即如前日所獲東委供稱南怕地方。禾穀遍地。其土司催令收割。或買或取掠。並當相機妥辦。佐我軍儲。又如今日摺內高里三官之弟烏嗎哇供詞。亦有供獻牛米之語。即應向彼發價購覓。阿桂等何以總未籌辦及此。且豈不聞傳恒數月來。到處設措糧食。從無缺乏。阿桂等何至不能稍為倣倣乎。況昨據明德奏稱。阿桂帶

銀一萬兩。阿思哈帶銀五千兩。豈所帶銀兩。仍思原封攜回。以博減省之名乎。抑恐動用之後。不准開銷乎。阿桂等如此漫無措置。幾於無從策勵。統俟傳恒到彼。酌覈機宜。飭令遵辦。此時傳恒諒已攻取老官屯。既得老官屯之後。仍須分兵進剿。阿桂等務遵節次諭旨。於大兵所到之地。各宜設法覓糧。毋再坐待轉運。致有遲誤。至將來官兵凱旋。所需供支糧石。該督等即應早為籌備。以待臨期敷

用。其騎馱馬騾等項。雖據明德稱。已如數運足。但現在軍營。倒乏者頗多。即明德如數運往者。亦豈能盡皆臆壯官兵。經涉長途。馬力不能保無疲乏。此時亦當豫為籌辦。以備凱旋時乘騎更換之用。看來明德辦理糧馬諸事。總不知實心經畫。而彰寶一到。即能出力奮勉。此事著交與彰寶悉心籌酌。迅速妥辦。明德亦不得因有此旨。一切諉之彰寶。不復協力相助。自干罪戾。將此並諭傳恒等知之。

吏部議准。江西按察使佛德奏稱。捐陞離任官員。交代後。多無故回籍。嗣後請照現任官引見例。酌量遠近。勒限到部。其請假回籍者。亦定限赴選。逾期查議。從之。兵部議覆。山西學政吳巖奏。請酌減武童進額。於成例未符。應毋庸議。得旨。部駁甚是。依議。各省文童。三年考試二次。武童則三年考試一次。即照文額取進。亦僅得文生一半之數。該學政何以不加詳覈。妄云山西一省。文武進額相

同。輒欲紛更成例。若謂武生內類多恃符滋事之人。惟在該學政隨時體察有犯必懲。於取額多寡有何關涉。尤為不揣本而齊末。吳巖所奏殊屬不曉事理。著飭行。以山東膠州協副將楊大業為湖北宜昌鎮總兵。○癸亥。

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中式武舉。一甲錢治平。金富寧。林天洛。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許世昌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李正勇等三十九人。同武進士出身。

○諭曰。貴州布政使張達堯現已起程赴京。陛見。且其年亦漸衰。俟到京後再降諭旨。按察使高積亦有應行解任質訊之事。黔省現乏大員經理。所有貴州布政使員缺。著觀音保調補。貴州按察使員缺。著增福補授。俱著馳驛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直隸布政使員缺。著周元理補授。按察使員缺。著李湖補授。至直隸軍臺文報前經特派觀音保專司督查。今觀音保既已調任。

即著周元理專管。又諭據舒赫德奏。稱富勒渾稟懇仍留軍營効力等語。富勒渾著加恩授為領隊大臣。留在烏什管理兵丁。○諭軍機大臣等。威寧州知州劉標虧缺銅本鉛運等項銀十餘萬兩。經良卿奏。已將劉標及該管道府永泰馬元烈革職。派內閣學士富察善前往會同良卿查審。昨戶部奏據糧驛道永泰揭報劉標虧空緣由。並揭臬司高積營私亂法各款內。有與良卿干涉之處。則

良卿不便令其會審。此事亦非富察善一人所能查辦者矣。復派侍郎錢維城前往會同吳達善赴黔查審。但思錢維城雖係馳驛行期。究未能迅速。而黔省此案所關甚大。不但臬司應解任質審。即良卿諸事模稜。亦不便令其仍任封疆。且恐伊等串通一氣。若更耽延時日。益恐扶同滋弊。現已降旨。將黔省兩司另行補授。馳驛前往。著傳諭吳達善。即將總督印務及所署荊州將軍印。俱交梁國治

暫行兼署。此旨一到。該督即日起身馳驛兼程前往。一到黔省。即將各案緊要關鍵。速即訊究確信。如良卿高積等有應革審者。一面奏聞。一面革職拘禁。毋任稍有騰挪掩飾。及疎虞自戕等事。俟錢維城到黔。並會同富察善遂。案秉公詳晰嚴審。務令水落石出。以懲積弊。所有永泰原揭著鈔寄吳達善閱看。本日良卿奏到。查出劉標實在虧缺銀數一摺。看來亦未可盡信。並著鈔寄吳達善等一併

查辦。又本日遞到阿桂自新街拜發報匣一件。包袱內夾有普安州民吳佛等具控該州官吏土目等。侵蝕恩賞銀兩。私派累民之事。款証鑿鑿。甚可駭異。自滇省辦理軍務以來。經由各省俱特發帑金。賞賚急公奉上之民。屢經飭令該撫悉心董察。務使閭閻均沾實惠。復經御史紀復亨奏及黔省辦差有苛累民苗之處。特飭該撫據實訪查。並經良卿節次查覆。以官員胥役人等實無絲毫侵擾回

奏。今閱此呈詞。則前者良卿所奏全係捏詞欺飾。不可不徹底根究。良卿之罪實在於此。并著寄交吳達善等。按款密查。務得實情。審擬具奏。毋得稍有瞻徇。至此等呈詞。關係貪吏累民。固不可不竭力求查。辦以示懲儆。但軍營奏匣沿途俱係臺站弁役馳送。安能入民之手。以此等呈詞混入其中。必係與臺站人等串通夾帶。軍報事關機密。敢於私啓包袱。附遞詞紙達御。實屬膽玩不法。必當確究嚴

治。使知炯戒。呈內所言係普安州之事。自當先就該處附近驛站挨查。其連名具呈之人。或實有其人。或捏造名姓。及如何起意。商同混入緣由。均著吳達善等一併悉心查訊。確情覆奏。良卿簡用巡撫數年來辦事總不實心。今復有此各案接踵敗露。是其負恩曠職罪已難逭。吳達善到黔。審有端倪。即傳旨將良卿解任。其貴州巡撫事務。即著吳達善暫行署理。良卿所有任所貲財。並著吳達善留

心訪察勿令豫為隱匿寄頓將此密諭知之
又諭據伊勒圖奏稱領兵渡江迎接傅恒
於九月二十六日見江岸哈坎地方賊人築
礮防守遂於是夜分兵三隊直抵南岸奪取
礮卡急將接應兵馬渡過等語伊勒圖雖在
軍前行走未歷戰陣今遇賊奮勇朕甚嘉悅
著賞給小荷包二個仍令其將此次出力官
兵存記獎賞其加倍奮勉者給與功牌但未
擒獲賊目稍不慊意耳

實錄卷八四五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五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侍衛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 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十月甲子

上御懋勤殿勾到江西安徽江蘇情實罪犯停
決江西斬犯一人絞犯五人安徽斬犯一人
絞犯一人江蘇斬犯二人餘九十三人予勾
諭據經畧大學士傅恒等奏收取猛拱後
即帶領官兵及猛拱土司渾覺土目興堂扎
等攻取猛養又於九月十八日自猛養起程
前赴蠻暮已行三站至蚌板雅地方前在猛
拱一帶買取擺夷等糧石應用今過猛養地
面沿途割取穀石甚多軍食俱極充裕等語

所辦悉協機宜如此方合大臣忠誠體國實心出力之道傳恒自七月中由騰越統兵進勦僅裹帶一月口糧而自戛鳩渡江以後經歷猛拱猛養已兩月有餘所至購辦軍糧隨宜措置並未資藉內地續為輓運而瞻軍裕如且足用之外尚可留餘備給蠻墓新街一路軍營之用可見事在人為果經理得宜自收因糧於敵之益若阿桂自抵蠻墓屢次奏摺即鯁鯁以內地運糧不繼躊躇却顧為詞

而阿思哈因身任總督軍需是其責成一到蠻墓亦即以辦糧拮据入告意在豫占地步且經明德等陸續運送至萬餘石而隨到隨即支發止圖仰給內運安居坐食在途並未自為計畫就各該處情形或買或取以濟軍儲且伊等備帶銀兩至一萬五千有餘竟不知動用購辦似此一籌莫展將安用此統兵大臣為耶如馬匹一項長途涉歷山徑原不能保無倒斃此固由進兵較早之故然使非

早期兩月緬匪必豫為防備倘或拒守戛鳩南籠一路則擺夷且為彼用我軍安能徑渡大江由西岸直收猛拱等處使後路廓清長驅無阻乎朕前見及此曾傳諭傳恒軍營尚未接到今傳恒摺奏情節萬里之外與朕所見不謀而合可知辦事總此一理果能得其要領遠近本無二致若阿桂阿思哈心存畏難之見故動覺周章初不料二人向在西陲頗曾更事今竟退縮無能一至於此今年進

勦緬匪事非出於不得已屢降諭旨甚明至此時我兵已逼老官屯更萬無中止之勢若如阿桂等中懷鄙怯之見畏首畏尾豈大兵已將窺入忽半途而返將復有待來年耶抑竟置之不問耶現在傳恒自己至新街與阿桂等會合籌酌分路進勦已傳諭傳恒一切相機調度阿桂等竟全不足恃矣所有傳恒實心任事經畫得宜及阿桂等悞懦無能不知盡心奮勉之處明白宣示俾眾共知之傳恒

奏摺並著譯出及前次所降諭旨一併發鈔諭軍機大臣等阿桂此次在軍營諸事畏怯竟不可恃進攻猛密司。豈伊一人所能辦理阿桂著革去副將軍在叅贊大臣上行走伊勒圖人尚勇往著即授為副將軍猛密司一路即令其領兵前往仍著阿桂協助若再不知奮勉阿桂自思將復何所逃罪並著傳諭傳恒知之。兵部議覆察喀爾都統公巴祿等奏稱張家口向設步軍章京二員僅轄步甲一百六十名別無差使請裁遇防禦缺出報部坐補所轄步甲歸佐領管束等語應如所請從之。調河南巡撫喀寧阿為貴州巡撫安徽巡撫富尼漢為河南巡撫以江蘇布政使胡文伯為安徽巡撫安徽按察使姚成烈為江蘇布政使直隸熱河道增福為安徽按察使湖北荆南道金祖靜為貴州按察使予故贈太子太師禮部尚書沈德潛祭葬如例謚文愍○乙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幸圓明園 諭據高晉奏江寧城守營副將劉鵬程揚州營遊擊白雲上於失察邪教案內部議降二級調用查該二員向來辦理營伍地方事件頗能留心整頓且在江省年久請照所降之級仍留該省差委等語失察邪教該管官固有應得處分但平日約束稽查乃地方文員專責武弁雖例應議處究非緝捕疎防可比其情節較文職為輕且此等公過案件文員議處時本內有官階卑小票簽例不出名之人朕尚從寬改為降革留任豈於武員轉不稍為寬貸前此兵部進呈本內僅將該員等照例議處並不查叙情節聲明提奏朕亦未曾閱及非該部之過朕之過也今既知該員等以尋常失察被議原可不至於實降斷不肯因本已批行稍為迴護劉鵬程白雲上俱著照部議所降之級仍留原任其由部選補之員即留於江省以

相當之缺題補。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雲南省派出彰寶貴州省派出高積令其專司董察軍臺文報今高積已緣事應行質審觀音保調任貴州所有黔省臺站即著觀音保專管即速交代清楚馳驛兼程前赴新任彰寶現在署理總督前赴軍營辦事所有滇省臺站著派明德專管將此傳諭明德並觀音保知之。又諭昨因彰寶辦事奮勉已陞署雲貴總督並諭令即赴騰越一帶籌辦豫

備凱旋官兵糧馬事宜諒應辦有端緒現據經畧傅恒奏已於十月初一日至新街此時當已攻取老官屯既得之後即須進剿阿瓦其老官屯所有應辦之事傅恒自必經理妥協但亦須得人接手辦理方可統兵前進且平定緬甸後邊外地方俱應歸雲貴總督統轄其各處土司有投誠向化者亦當令其識總督之面以便隨宜撫輯即猛密木邦等處將來凡有應分設土司者該督並當熟悉其

風土情形為久遠控馭之計彰寶此時著即前往老官屯隨傅恒部署數日詢悉機宜俟傅恒起程後彰寶即駐彼留心經畫使各處土司知總督為伊等統轄大臣情分亦得聯屬即大功告成之時有彰寶在彼籌畫善後事宜傅恒亦可將要務交付迅速回京於諸事尤為有益將此傳諭彰寶並諭傅恒等知之。又諭曰高晉奏買補缺額倉穀一摺初謂該省籌補倉儲似設法自隣省購辦已批

如所議速行後經軍機大臣等請旨因思今歲江蘇等屬濱江沿河州縣間被偏災地方糧價未能平減若於各該處就近採買則市值增昂有礙閭閻食用而採買例有官價即稍為加增仍較市值減多若照所定之價勒令購買商賈或虧成本勢必裹足不前若盡依市價公平交易恐原價不敷亦難責令承辦之員賠墊況江蘇接濟民食江廣販運米船恐地方承辦奉行不善祇就該處運到商

船截買。捏稱赴外採辦。圖省運脚。甚至吏役等藉端滋累。均所不免。是民間既無由買食。商米商販亦不如市糶之便。易流通於民食。倉儲均無裨益。著傳諭高晉就江省現在情形。熟籌妥辦。如果探聽江廣產米豐收之鄉。價平糧足。自應專派妥員。齎價前赴該省。隨宜購覓。令各州縣領回。以備給發本色之用。一水之便。亦不致多費脚價也。若就近買補。於穀貴之年。必滋流弊。斷不可行。其應買補

倉糧。俟歲豐減價時。再行補額。將此詳諭高晉知之。直隸總督楊廷璋奏。馬蘭鎮標黃花山守備王之瀛。私役兵丁。酷刑斃命。請革職審擬得旨。王之瀛著革職。其私役兵丁擅責斃命情由。及案內人犯該督一併嚴審。究擬具奏。總兵那丹珠係該處總統大員。所轄守備內有私役累兵。擅加責處之事。即應據實揭參。乃直至釀成人命。始以一揭塞責。殊屬非是。那丹珠著交部議處。楊廷璋不即

將該鎮附參亦屬不合。並著飭行賑卹長蘆。滄州。鹽山。慶雲。青縣。衡水等五州縣。嚴鎮海。豐等二場。本年旱災。竈戶賑卹。安徽懷寧。桐城。宿松。望江。貴池。銅陵。東流。當塗。蕪湖。繁昌。無為。廬江。巢縣。和州。含山。太湖等十六州縣。安慶。建陽。廬州等三衛。本年水災。貧民并蠲緩新舊額賦。丙寅諭。昨因高晉奏。請將失察邪教。部議降調之副將劉鵬程。遊擊白雲上。仍留差委一摺。朕以此等案件。地方

文員責成較重。武弁情節本輕。且案內文員已有旨從寬留任。而武弁竟照議降調。未免偏枯。已降旨將該員等從寬留任矣。地方文武官弁。承辦公事。因應協力交濟。功罪均難諉卸。但其中事理各有專屬。則職司亦有區分。自當酌理準情。俾文武各員處分均得其平。方為允協。即如地方有聚眾抗官。及江洋盜劫。私鹽拒捕等案。武弁之責應重於文員。一經聞信。即當實力追拏。毋任竄逸漏網。其

有緝捕不力及不能先事彈壓防範者自應將該弁等嚴定處分而於文員稍為酌減若民間邪教賭博燒鍋等事體察查辦乃有司專責與汎弁無與即尋常竄竊小案州縣官設有捕役人等自能隨時加緊緝拏懲治原可不資營兵之力遇有疎防處分當以文員為重而武弁次之即此類推其情形不可枚舉乃向來舊例輒以文武俱干吏議不復條分縷析何由使伊等各知勸懲轉且視為具

文謬為抱屈甚無謂也著交吏兵二部將各項案情通行較覈悉心釐定何者為文員專管何者為武員專管何者文武並有考成而同案之中或應文重武輕或應武重文輕一明切分別定議著為則例使犁然不致牽混以便永遠遵循又如文員獲犯兼免武弁武弁獲犯兼免文員一條亦屬從前相沿陋例如近日解員遺失餉鞘經地方官獲犯而京師押解之員竟得攘功開復經朕飭部改

正定例矣該部其舉一反三詳查例案逐一酌定條款具奏其失察邪教經部議處各案武員劉鵬程等之外或尚有已經降調離任者並著兵部查明請旨尋奏查文武處分奏准各成案頭緒繁多若照常扣限酌辦恐滋舛漏請容臣等分條詳酌次第進呈恭候欽定編入新例通行現在到部各案仍請暫循舊例辦理從之又諭據楊廷璋奏固安縣知縣張光曾於郭炳名下入官地畝既未赴

地親查又不問明原收租數輒據刁佃減報定租出結且一任書役婪索多贓漫無覺察請革職究審等語張光曾著革職交該督與案內有名人犯一併嚴審定擬具奏又諭據方世雋奏湖南澧州武陵等七州縣本年夏間雨水稍多下田漫溢業經借給籽種補種晚禾其中澧州武陵等五州縣收成俱稱中稔惟華容安鄉二縣種植稍遲秋收歉薄若將本年下半年錢糧照舊催徵民力不無拮

据等語該二縣既已歉收小民生計自多竭
蹙著將華容安鄉二縣被水補種歉收地畝
應徵本年下半錢糧緩至來年秋成後一併
起徵以紓民力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
臣等前據高誠奏俟楊廷璋到天津交代即
行來京請訓以其不曉事體曾傳旨申飭今
楊廷璋奏到竟稱輕騎減從往天津接印任
事已於摺內批示楊廷璋久任封疆不應所
見若此豈亦沾染外省習氣輒以有事為榮
耶總督兼署鹽關不過於職掌外添一小節
目且係暫時帶管並非委以重任專有責成
祇應將鹽政關防接收督署於緊要事件提
綱挈領留心督察至覈查交代及釐務權關
一切常行文案地方官皆其屬員自應就近
飭委道府辦理即或天津府道不甚相宜亦
無難於通省府道酌量另委何必自行僕僕
注意此不急之務為耶殊可笑矣設令以鹽
政命署督篆則親赴省城受事自為分所當

然今以總督就辦鹽務亦失本末軒輊之衡
矣楊廷璋此舉殊不知事理輕重著傳旨申
飭河南巡撫吳嗣爵疏報杞縣裕州盧氏
等三州縣乾隆三十三年分共墾復旱荒地
一十三頃五十二畝有奇除除雲南鄧川
州乾隆三十三年分沙壓民屯田三頃六十
九畝有奇額賦丁卯吏部議奏失察江西
星子縣知縣李應龍乘災舞弊一案該管各
官照例議處得旨錢琦顏希深佛德俱著革
職從寬留任程燾現在患病不能供職年力
已頽無上進之心即著革任至此案星子縣
知縣李應龍乘災舞弊冒蠲侵蝕至一千七
百餘兩之多非尋常漁利之劣員可比該管
道府等俱係親臨上司平日何以全無聞見
外省習氣不堪如此不可不嚴加懲治若照
常予以從寬留任伊等且視吏議為無關重
輕毫無做懼吏治更何由整肅若僅照發依
議無識之徒或以為議處未經出名之人朕

未留心詳閱。雖予以應得處分亦不足以示炯戒。所有廣饒九南道福彰阿前任南康府知府陳子恭裴志濂前署府事同知陳時謙楊大觀及會勘出結之前任南康府通判陳有光建昌府同知宋鑑均著照部議革職。

戊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曰。明德辦理軍需糧馬是其專責。屢經飭諭加緊督辦。總不肯實心

出力。所運糧石不能源源接濟。已屬咎無可辭。今據經畧大學士傅恒奏。十月初一日已抵新街會兵。剋期入而後隊繼進之兵尚未到齊。前因官兵未能迅赴蠻幕。已屢諭明德令其設法催趨前進。何以至今尚未全抵軍營。可見其平日辦理軍務專事空言塞責。毫無實際。竟成疲玩。廂習。即如馬匹一項。明德先奏滇省購買甚難。尋復奏稱彰寶運糧馬騾均屬臆壯可用。已解往軍前。試問此項

馬騾獨非購自滇省。何以彰寶赴至永昌即能一呼而集。而明德辦理年餘轉形竭蹶乎。此言即明德所奏其意。即自安無能甘讓彰寶實力任事。可謂恬不知恥。此時若即將伊罷斥治罪。伊轉得置身事外。明德著拔去花翎照錢度例革去頂帶。加恩仍暫署雲南巡撫。草職留任。以觀後效。至阿思哈自擢任總督以來。即心存畏難之見。一至蠻幕。輒以糧馬不敷為詞。豫占地步。圖卸承辦之責。繼復

以邊外不能購買糧石入奏。惟思坐食內地運餉軟懦。無能深負委任之意。前已降旨將伊革去總督賞給副都統銜。在領隊大臣上行走。今據傅恒等所奏新街情形。糧馬等事尚需臨期措置。則阿思哈在軍營月餘。竟屬一籌莫展。全不以軍營為事。是誠何心。阿思哈著革去副都統職銜。留於軍營効力贖罪。伊二人如再不知愧奮。是自速重戾。不能復為寬貸矣。朕於臣工處分輕重。惟視其人之

自取況軍營信賞必罰尤不肯使畧有屈抑總期協乎大公至正并不能稍參絲毫成見也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曰江南提督黃正綱奏請陞見已於摺內批諭准其來京矣。昨總兵馬全曾請陞見令其問之總督高晉於應來時再行起程提鎮大員不可同時俱離本任黃正綱著先行來京所有江南提督印務暫交馬全署理俟黃正綱回任後馬全再行來京。諭軍機大臣等前令阿桂等由蠻

暮進兵原因此路尚近欲其先行籌備船隻兵餉傳恒一到即可進攻老官屯。今據傳恒奏到於十月初一日已抵新街一切尚需措辦。阿桂所司何事前已降旨將伊草去副將軍令伊勒圖補授本日傳恒摺內又稱伊勒圖於哈坎遇賊時圍守竟夜次早賊俱逃逸等語看來伊勒圖亦未必可恃軍營現在無人進兵猛密司事關緊要著傳諭傳恒無庸拘泥前旨即行札商阿里袞於伊勒圖阿桂

二人內秉公酌定一人一面授與副將軍印信一面奏聞再明德於十月初六日具奏各隊兵丁約計此時可抵軍營等語看來未必足憑明德與傳恒前後奏摺僅隔兩日何以傳恒初四日摺內仍稱糧馬尚須籌備顯係明德支飾并著傳恒將兵丁到營日期查明具奏。又諭據經畧大學士傳恒等奏十月初一日已抵新街現在後隊繼進之兵尚未到齊一切糧馬等事尚須籌辦擬於十五日

統兵進攻老官屯等語此皆明德不能加緊催趨以致貽誤已降旨將伊草去頂帶花翎仍從寬草職留任以觀後效本日接到明德十月初六日摺奏稱各項兵丁約計此時俱可齊到軍營看來此語殊不足信明德拜摺之時距傳恒等具奏僅隔兩日如果初六前後官兵可以全抵新街傳恒等於初四日在彼豈有不知信息尚須待至十五日進兵之理現已傳諭傳恒等將各項兵丁到營日期

逐一查明具奏明德尚何能復以空言搪塞乎。且如馬匹一項明德先奏滇省購買甚艱尋復奏稱彰寶運糧馬騾均屬臆壯可用已解往軍前試問此項馬騾獨非購自滇省何以彰寶甫至永昌即能一呼而集而明德辦理年餘轉形竭蹶乎。且此言即明德所奏其意竟自安無能甘讓彰寶實力任事可謂恬不知恥。今軍營已經剋期進剿內地即籌備馬騾續送亦恐緩不及事現在進兵所需之

馬聽傳恒酌量籌辦惟凱旋時豫備官兵騎換之馬彰寶等著仍遵前旨先期悉心廣為覓飼毋致臨時稍有周章其糧石一項除儲備供支凱旋官兵應用外此時務須多方採辦加緊源源續運以濟軍儲不可因傳恒在猛供猛養一帶因糧於敵軍食裕如遂以軍營糧石專恃領兵大臣隨宜自為買取稍生弛懈之意彰寶自到滇省頗覺奮勉自不肯諉之明德在明德若以諸事俱係彰寶擔承

不肯協力幫辦則是自速重戾不能復為寬貸矣。將此傳諭彰寶明德并令傳恒等知之以雲南曲尋鎮總兵長青為雲南提督調永北鎮總兵馬彪為昭通鎮總兵楚姚鎮總兵于文煥為臨元鎮總兵以貴州定廣協副將馬德盛署昭通鎮總兵予故科爾沁公喇什納木扎勒致祭如例。緩雲南鄧川州乾隆三十三年水災民屯額賦已已上御乾清門聽政諭朕恭閱

皇考諭旨有飭禁外官畜養優伶之事

聖訓周詳恐其耗費多金廢弛公務甚且夤緣生事

勅督撫不時訪查糾叅雖一二人亦不可徇隱聖諭久經編刊頒行督撫藩臬等並存署交代自當敬謹遵循罔敢違越何以近日尚有揆義託黃肇隆代買歌童之事豈伊等到官後於衙門尊藏

上諭度之高閣全不寓目耶一省如此他省之

未經發覺者恐尚不少一事如此他事之不能由舊者並可類推

皇考十三年整綱飭紀所以為吏道人心計者無微不至朕每披尋

謨典省凜實深諸臣何竟冥然罔覺於

訓型成憲視若弁髦乎可見外省惡習錮蔽已深凡禁令所布始則具文塞責久且并具文而忘之即朕所降諭旨尚有閱數歲而虛應故事者似此玩不率教何以副朕孜孜求治

之意思之實可痛恨著通諭直省督撫藩臬等各宜正己率屬於曾奉禁革之事實力遵行毋稍懈怠若再不知警悟甘蹈罪愆非特國法難寬亦為

天鑒所不容矣並將此明白宣諭中外知之

又諭本日召見請訓之知府刁玉成張允觀謝自泌三員雖均屬簡缺看來刁玉成似尚堪循分供職其張允觀謝自泌人甚平庸俱難勝任知府有表率屬員之責即非要缺亦

豈可使闡茸無能之流濫竽充數貽誤地方張允觀謝自泌俱著帶知府陞銜以同知用向來俸滿推陞人員本有該督撫出具考語之例但從未見督撫等加以切實甄別概行循資送部即予銓陞舊例原未允協此等歷俸年久之員第因資格已深按例推用其才具本非出眾可知即在各本任尚恐不免竭蹶若竟擢之方面必致曠職誤公或因事旋罹糾劾於課吏官材均無裨益嗣後同知知州至應推陞知府時著該督撫悉心確覈將實在堪勝知府之任與否出具切實考語送部引見其中設有冒濫自難逃朕洞鑒惟保送之督撫是問或應陞之員於知府實不能勝任而平日尚屬奉職無過者即據實聲明准其以知府陞銜仍留同知知州之任庶量能授官尤為覈實至張允觀謝自泌二員係吳紹詩鄂寶出具考語一則稱其屢署府事並無貽誤一則稱其老成詳慎今所見不副

所言可見伊等於察吏全不實心視此事為無關重輕具文塞責殊屬不合吳紹詩鄂寶著交部議處諭軍機大臣等高晉奏採辦滇銅一摺祇知循照舊例於現在情事殊未允協江省向來原用洋銅鼓鑄歷任撫臣雖曾節次奏買滇銅配用原因洋銅間有不敷一時調劑之計今滇省所產銅勛供應京局及各省採辦為數甚多所餘並不能寬裕在他省離海寫遠者不得不取給滇銅若江南及浙閩兩廣等省通洋甚便自應隨宜經畫何必遠涉雲南多需時日今據該督所奏三十一一年委員至今未到又復拘泥三年一次委員之例徒致往返周章接濟豈能應手且不知前此三年未經運到時江省錢局配鑄又係作何支應是其言已未免自相矛盾著傳諭該督令其通盤籌覈將採辦洋銅一事悉心經理酌劑得宜不必沿習兼買滇銅舊例致鼓鑄轉有貽誤仍將妥議籌辦之處據

實奏聞尋奏查寶蘇局本年第十六卯以前係兼用洋滇二銅配鑄計成本每百勛需銀十兩四錢零若專用洋銅需銀十兩九錢零未免過費江省現存收買廢錢二百餘萬勛付局配鑄成本較省合之現在起運滇銅及每年商銅足供七年之用滇銅現可停辦加辦洋銅亦可緩數年後再行籌議得旨好知道了又批此何須慮一二年後滇銅自易致矣又諭現在經畧大學士傅恒等剋期進勦火藥一項尤為軍營緊要必需之用官兵等自騰越起程時齎帶未必能寬裕又未聞續有運送臨時設有不敷所關非小著傳諭彰寶明德將該處備貯火藥并應配鉛丸即速設法迅運至銅壁關一帶聽軍營調取即速運往應用或所存不甚寬餘即上緊如法配合務在多多益善毋得稍有延誤明德近來疲玩成習恐所辦緩不及時彰寶頗知認真出力於此事自必籌辦妥速但前已諭令

彰寶前赴老官屯。此時如已起程。則火藥一事。更屬明德專責。務須痛自淬厲。實力措運。以供急需。或可藉以稍贖往咎。若仍如辦馬辦糧之因循怠誤。明德自問當得何罪。仍將何日運往約計若干。及如何運送之處。即行奏聞。又據明德奏稱。新街大兵會合二萬有餘。此語殊不足信。昨據傅恒所奏。除留駐猛養等處外。實在帶至新街兵僅二千餘名。阿桂所帶現在新街者。四千四百餘名。而留駐

早塔聽候調遣者。亦止四千餘名。即合野牛壩運料蠻暮造船之五千名。及水師已到六百名。通計總不過一萬六千名。明德因何覈算至二萬之多。恐係其自知向來辦理軍務。不能奮勉。飾稱到營兵數已多。以掩其不實力催趲之過。果爾。並見其空言塞責。全無誠心。已諭令傅恒將現在軍營兵丁。可備分路進剿者。實有若干。查明具奏。則明德所言。真偽自可立辨。並著明德將所稱到營二萬兵

數如何計算之處。據實覆奏。勿再含糊干咎。將此並諭傅恒等知之。刑部奏。順天府東安縣知縣郭麟紱。雇用莊頭車輛一葉。該縣失察差役需索。應移咨吏部議處。嗣後辦差車輛。莊頭民人。須立定章程。分別受雇。請交該督妥協酌辦。得旨。辦差備用車輛。從前原係順天府之事。後因經理不善。改為內務府莊頭承應。後又經內務府奏請改歸順天府雇覓。已省莊頭專辦之勞。且伊等既隸居順

天各州縣。所拴車輛。即與民車無異。遇有差務。自應一體受雇。若云莊頭之車。地方官不當過問。則莊頭等且將暗中取利。代隱民車。包攬影射諸弊。無所不至。幾於境內無可雇之車矣。設順天府袒護民人。專雇莊頭之車。應用則咎在順天府。一經發覺。自必重治其罪。今閱摺內所叙。內務府咨稱。原奏只言民車。則莊頭車輛。不應一體受雇。可知之語。顯係內務府官員曲庇莊頭。巧為開脫。現交內

務府大臣查明辦理嗣後遇有官用車輛著順天府於民車雇用十分之七莊頭車雇用十分之三俾免偏枯而協平允至莊頭雖非州縣所轄原不比齊民一例責懲倘竟身恃旗人目無官長如董振智攔轎咆哮即屬法所難宥該縣郭麟紱若令隸役責處微治刁頑固有司分內之事朕方且獎其風力該縣輒出轎親行掌責自覺失體郭麟紱著交部察議餘依議以奉恩輔國公崇尚為宗人

府右宗正○庚午

上御懋勤殿勾到河南山東情實罪犯停決河南斬犯八人山東斬犯二人餘五十九人予勾諭刑部審辦東安縣知縣郭麟紱雇用莊頭車輛一案已將嗣後雇車章程及該縣應得處分降旨諭部但此案內務府原奏尚有該縣勒派莊頭董振智情事刑部未經審出著將案內應訊人犯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另行查訊具奏尋奏訊無勒索情事刑部

承審司員未經聲明請交部察議從之○又諭本日勾到河南省情實招冊內有徐庚一犯因伊子徐國泰興立邪教照大逆緣坐律問擬斬決改為監候覈之原案該犯本不知情特緣伊子坐罪是以停其予勾但思向來辦理逆案内凡緣坐各犯秋審時經九卿法司均照例列入情實而朕悉準罪人不孥之義並予從寬免勾因屬法外施仁其中酌理準情亦當有所區別如逆犯家屬內所有弟

兄妻子自當按律緣坐至本犯之父則更較別項親屬不同設使於伊子肆行悖逆之事原係知情是該犯之父教子不軌即屬逆案正犯不得謂之緣坐倘伊子所犯平時實不知情及並未同居無從覺察者事發之日遽行因子及親一概坐以大辟於情既覺可憫於義尤屬未協嗣後遇有此等逆案家屬應照大逆緣坐律治罪而該犯之父實不知情者應如何酌量定擬明著為令俾可永遠遵

循著大學士九卿會同該部悉心詳議具奏尋議比照大逆定罪之犯本與實犯正案不同其親屬緣坐自應分別辦理查律載謀叛未成者父母祖父母俱流二千里嗣後比照大逆緣坐之案如該犯之父實不知情應照謀叛之犯父母擬流律改為流三千里其祖父伯叔亦分晰減流從之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高晉奏委員採辦滇銅一摺以該省向來原用洋銅鼓鑄後因間有不敷兼用滇銅

配局乃係一時調劑之計現在滇省銅觔除運京局及各省採辦外所餘之數不能甚充況兼遠赴滇省採買往返逾時緩不及事已降旨高晉令其隨宜酌辦不當拘泥成例今思各省錢局如果離海寫遠不能購辦洋銅者即仰資滇省之銅自屬正理至如浙江福建俱係瀕海之區何以亦復兼辦滇銅甚至寶福局每年所用洋銅僅止三萬餘觔而滇銅轉有十四萬餘之多江西亦因距江南不

遠採用洋銅何亦兼購滇銅三分之一其參配並用之故殊不可解又如廣東亦在沿海地面通洋最便該省未定鹽銅互易之例從前是否亦用洋銅其毗連之廣西一省運自廣東海道亦不費力又何以全用滇銅其中酌盈劑虛自當因時制宜不得以向例如此惟是依樣葫蘆而置遠近難易於不問著傳諭各該督撫即將該省現在鼓鑄情形並如何酌量變通俾採購不勞跋涉錢局無誤卽

期而滇省亦免供應紛煩之處詳悉妥議據實敷奏又諭上年查辦提引一案各商應繳餘利正項及追賠各項銀共一千餘萬兩因為數較多是以分限十年俾得從容完項又因伊等均勻攤派未盡公平諭令各案從前所領餘引多寡分別完繳前據尤拔世奏稱各商本年應完銀一百二十七萬餘兩至五月內已催繳五十二萬兩曾於摺內批交內務府嗣於八月內復據奏繳五十萬兩亦

令解交內務府。但原議係上年應完之項。何以遲至本年始繳。其未完二十五萬餘兩。曾否於八月內繳清。至本年應完一百萬兩。又作何催繳。總未據該鹽政奏聞。此係伊等分內應追之項。分年完納。其力已紓。何尚不知感奮。久逾時日至伊等交完追項之外。是否照常如期輸納。正課有無藉詞延挨之處。並著傳諭尤拔世。逐一詳悉查明。據實覆奏。尋奏各商應完銀兩。戊子初限。自上年奉到部

文。扣至本年十月限滿。現已追繳。已丑二限。應接次扣算。正課仍照常輸納。報聞。湖廣總督署湖北巡撫吳達善疏報。咸豐縣乾隆三十三年分勸墾額內。中則田地三頃六十三畝。以戶部侍郎索琳署理藩院侍郎。早未諭向來輪班奏事。八旗為八班。領侍衛內大臣前鋒統領護軍統領共為一班。多寡不均。嗣後著領侍衛內大臣。另為一班。在八旗之前。前鋒統領護軍統領仍作一班。在

八旗之後。著為令。吏部議奏國子監遺失書籍。該管各官分別議處。得旨。吏部議處國子監遺失書籍一疏。將觀保議以革任。陸宗楷等議以降調。公過處分。邇年卒從寬。仍予留任。使眾人見因公議處。仍得安享高官。並增其平日不肯實心任事之念。此案諸人。又有當去之。謦降黜分。所應得如觀保自用。為部院大臣兼管旗務以來二十餘年。於各任內應辦之事。從未見其認真經理。虛有其

表。毫無實際。陸宗楷以其居官年久。由國子監祭酒未及兩年。擢至尚書。屢經召對。從未一語奏及政務。咨詢所及。惟是唯諾而已。良誠曾用為通政使。旋以獲罪罷斥。復經棄職。錄用亦並未見其加意奮勉。梁錫璣初以經學進用。近來年力已衰。學問亦漸荒落。伊等皆非國家得用之人。何必令其徒曠職守。若僅照簽批發。不為明白宣示。恐無識者。必以為此本朕未加詳閱。照例批發矣。不知朕於

諸臣功罪權衡銖兩輕重務協其平即尋常議處本內例不出名之人尚留心檢覈況伊等皆簡任大臣耶觀保著草任仍在尚書房効力行走良誠陸宗楷俱著降二級調用梁錫璵著銷去紀錄四次仍降一級調用○以甘肅肅州道王顯緒為山東按察使○壬申諭曰觀保現已草任禮部尚書員缺仍著永貴調補吏部尚書員缺著託庸調補兵部尚書員缺著伊勒圖調補永貴未到之先禮部

尚書事務著素爾訥兼署伊勒圖現在軍營所有兵部尚書事務仍著託庸兼署其翰林院掌院學士事務著德保管理德保現在出差著大學士尹繼善暫行兼管○又諭曰陸宗楷現已降調禮部尚書員缺著吳紹詩調補袁曰修丁憂回籍已一年有餘刑部尚書員缺即著補授俟伊葬事完竣來京供職袁曰修未到之先刑部事務著吳紹詩暫行兼署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恒奏稱遮放土司

多彭年送來擺夷平官猛秉綏二人當即詢問緬匪情形仍將曉諭諾爾塔之書鈔錄令其持回等語所辨非是據平官猛供詞有袒護緬酋之意此去未必復來不應遣回若恐眾擺夷聞知生疑亦祇遣秉綏一人可矣再平官猛供稱隨同苗溫至阿瓦會見惜駭則是惜駭尚存即應將前聞惜駭已死其弟猛雅承繼及別姓為王之處詢問明白何竟率行遣去至阿桂從前曉示諾爾塔之書原未

得體傅恒此次書內應列經畧職銜嚴切曉諭何必仍錄原文再摺內奏稱每日有賊船數隻潛來營外窺探現在夏鳩蠻暮兩江適中之滾弄灘已被我兵占據賊人何由得至豈水路未設卡座耶倘伊等潛至猛拱侵擾投誠之擺夷等渾覺與堂扎俱經帶來又不

京陛見。因將高積販賣水銀一節。令軍機大臣詢問。據稱。今年夏間。曾聞船戶言及。向曾裝過高。按察使水銀之語。是高積販賣水銀。已實有其事。伊以臬司兼署藩司。乃以藩庫所有水銀。私行販賣。即此一端。已罪無可貸。現諭吳達善。將伊任所貲財。嚴密查封。該督即實力查辦。毋使絲毫匿寄。仍將伊所有各款。會同逐一秉公嚴審具奏。至良卿與高積同在會城。豈有署藩司私賣水銀。而巡撫毫

無聞見之理。何不早行查奏。其中或有知情袒徇。及希冀分肥情弊。亦未可定。著傳諭吳達善等。查審此案時。並將良卿因何隱匿。不報情由。並伊等平日有無往來交密形跡。一併嚴密據實具奏。所有良卿任所貲產。前諭吳達善留心訪察。并著一體查抄。又諭曰。高積在貴州按察使任內。款跡累累。已派吳達善等。前往秉公切實查審。所有高積寄居蘇州貲產。現諭高晉就近查抄。至伊原籍閩

省。一應田房產業。著傳諭崔應階。即速嚴密查抄。勿令隱匿寄頓。其貴州任所貲財。並著傳諭吳達善。一併查抄。毋稍疎漏。又諭曰。高積在貴州按察使任內。款跡累累。已派吳達善等。赴黔秉公查審。自當水落石出。聞高積向住蘇州。其營運產業。在蘇州地面者。頗多。著傳諭高晉。即將高積所有財產。速行嚴密查封。毋使少有隱匿寄頓。昨已降旨將永德調補蘇州巡撫。即伊目下業已到任。此事

仍專著高晉辦理。至永德在浙年久。浙省風土人情。自俱熟悉。今調任江省。事務較繁。伊甫到任。一時恐未能練習。並諭高晉在蘇多住數日。將一切應辦事宜。與永德詳悉講論。俾其知有端緒。以便接辦無誤。高晉再行回至江寧。又諭前據崔應階奏。署臺灣縣知縣曾曰琇等。虧空倉庫一案。即降旨交該督嚴審定擬具奏。迄今已閱半載。未經審結。本日據該督奏稱。現在差委專員。赴臺查辦。

等語。辦理殊屬遲延。此等虧空錢糧重案。自當速行定擬。按律治罪。俾共知懲創。即云內有軍需支用款項。必須質証明確。亦早應徹底清釐。何以遲至於今。始行委員查覈。著傳諭該督。即將此案迅速審究。定擬奏聞。毋得再為延緩。又諭據崔應階奏。臺灣流寓內。閩人約數十萬。粵人約十餘萬。而渡臺者仍源源不絕。此皆窮困逋逃之輩。性情狡悍。不能安分。結夥連羣。勢必滋生事端。與其辦理

於臨時。不如羈縻於平日。現在嚴加稽察。有罪者酌量遣發。並設法鈐束等語。所見固是。而於正本清源之道。猶未盡合。此等渡臺民人多屬內地素無恒產。游手好閒之徒。一經潛渡海洋。竄跡臺地。日積日多。必致引類呼朋。毫無顧忌。黃教之案。乃其明驗。但此等無賴游民。與其約束於到臺之後。多費周章。不如稽察於渡海之前。力為禁阻。向來腹地民人不許私行赴臺。定例本嚴。因地方有司奉

行不力。以致詭名偷越之人日增一日。否則此十餘萬及數十萬閩粵流寓。豈能不脛而至耶。況如估舶漁船等項。出入閩廣海口。並有印烙船號及官給照票。可以逐一盤驗。為督撫者平時果能飭屬實力嚴查。申明禁限。不許此等無業之人夾帶出洋。則匪類自可永絕根株。庶為先事豫防。於海疆實有裨益。著傳諭崔應階。李侍堯等。令即通飭各屬。將福建廣東赴臺人民。嚴行禁止。仍於各處口

岸設法巡邏周密。毋許私行逗遛一人。其現今流寓在臺者。雖不能盡行驅回內地。而編設保甲。互相覺察。勿任匪類得以藏奸。或原編保甲外。查出新增人戶。即係此次禁後復行偷渡之人。該管官查明來歷。申報督撫。將原查疎漏之員。并嚴叅重處。則凡有稽查海口之責者。自不敢以具文塞責。庶足防弭於未形。至臺地生事不法之徒。至有羅漢脚混號。實與四川囑嚕子無異。此等凡有過犯。悉

照國匪從重處治。務使刁風永輯。而海徽肅清。該督等其悉心率屬查辦。期於法在必行。毋使少有玩縱。仍令該督等將如何實力查禁。有無審出偷漏之人。於歲底彙奏一次。以觀伊等之能否盡心。覈其優劣焉。○甲戌。

上御懋勤殿。勾到山西直隸情實罪犯。停決山西斬犯三人。直隸斬犯五人。絞犯一人。餘六十八人。予勾。○乙亥。定子男予廕例。諭大臣子孫予廕。為國家推恩令典。亦所以酬獎勤

勞。渥澤所加。自宜覈實。乃向來議廕。止論品秩之崇卑。不復詳加區別。定例原未允協。文武大臣。一品中如大學士。尚書都統。總督等官。二品中如侍郎。巡撫。副都統等官。皆分職任事。為國宣力之員。循例予以廕生。固屬分所應得。即世爵內之公侯伯等。其祖父勛庸懋著。錫慶承家襲爵。既尊叙廕。自難從減。並照一品予廕。亦與延賞之義相符。若子爵男爵之一品二品。或先世功績稍差。或襲次久

而遞減。伊等得列崇階。已為厚幸。且其平日並無職任微勞。僅以朝期上班。或該旗應差。而竟與內外大臣等及公侯伯爵一體授廕。殊非所以重官聯昭風勸也。朕恭閱雍正二年

皇考上諭。將世職一品二品俱照三品給予廕生。誠慎重名器之至意。因交吏兵二部詳查。頻年所辦叙廕之案。仍沿舊例而奉

旨。以後並未將此等世職分別給廕。此皆舊日

部臣存官官相護之見。朦混濫賞。干譽所致。第以事越多年。姑免深究。嗣後子爵予廕。著照三品例議給。男爵予廕。照四品例議給。其如何分別。授以文武官資。及情願改用旗員。應授何官之處。著吏兵二部詳悉妥議具奏。尋議嗣後滿洲子爵三品廕生。以通政使經歷太常寺典簿。部寺司庫。光祿寺典簿。用男爵四品廕。以鴻臚寺主簿。註冊。一時無缺。以各部院筆帖式銓用。蒙古三品廕。照漢軍例。

以七品筆帖式用。四品廕以八品筆帖式用。漢世職三品廕以中書科中書大理寺評事太常寺博士典簿通政司經歷等缺用。奉旨外用者以知縣銓選。四品廕與捐納監生一體考定主簿吏目職銜輪班選用。至願改旗員者八旗無七八品員缺。三品廕作為七品廕監生。四品廕作為八品廕監生。今隨旗行走。遇應陞缺出。與應用人員一體揀放。漢世職改武者三品廕以千總分別營衛用。四品

廕以把總用。從之。又諭據吳紹詩奏南昌新建進賢鄱陽餘干都昌建昌等七縣連年被水所有帶徵漕糧及本年應徵之項一時力難并納等語。南昌等七縣數年來節次被有偏災農民自多竭蹶。著加恩將被災處所帶徵三十二年未完漕糧及三十四年應徵之糧統緩至明年秋收後分作三年帶徵完納以紓民力。該部遵諭速行至災地應緩漕糧事關閭閻生計地方官承辦要務孰切於

此吳紹詩何不早為籌畫及時入告。今屆十月之杪州縣徵漕已收一月所奏實屬太遲。是吳紹詩平日全不以事為事。茲因離任在即知更無可諉始以一奏塞責殊屬非是。吳紹詩著交部議處。又諭各旗王公所屬人員服官在京者向過年節生辰一赴本門叩謁尚屬分所當然。若伊等既膺外任則均有當官公事其跡易涉嫌疑各宜自知防檢前以王公等於所屬外任人員每多需索曾降

旨嚴切申禁。比來諸王公頗知奉法自愛不敢踰閑。而此等因公赴京人員尚多照常問謁雖現在不致有結納逢迎之事但恐日久因循王公等或罔知顧忌謁見之不已必且託其購辦器物購辦之不已必且從而關說事端甚至忘公徇私習成流弊其所繫於官守朝常者甚大。用是明晰詰誡為之杜漸防微亦正所以先事保全之也。昨於行在召見永定河道滿保奏稱伊係四阿哥屬下人應

往叩謁。朕思令行自近。自當舉一以例其餘。嗣後各王公屬下人等。惟京員向各門往來。仍照舊不禁外。其有現居外任職官。因事來京者。概不許於本管王公處謁見通問。以清弊源。著為令。倘仍不知省改。或久而復沿故轍。一經發覺。除本人從重治罪外。其本管王公等。亦一體懲治。必不稍為寬貸。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前以范宜賓奏。請將東省運河連用五年大挑一招。或係實在情

形。因特派大學士劉統勳等。前往會同該總河巡撫查勘。茲據覆奏。運河每年大小挑定有章程。河底不致淤積。各湖水櫃足資灌輸。現在湖面俱高於河面。並未阻其出水之路。漕船歷年趲運無誤。毋庸大興工作。徒滋糜費等語。是范宜賓所言。既非確有所據。亦且扞格難行。而其所奏。煞礪後裁減水驛夫額一事。昨亦據富明安奏。水夫係長養在驛。每日僅得工食銀二分七釐。若再裁去四月。貧

民口食不敷。勢必散逸。臨時雇覓。需費倍多。且煞礪實僅兩月有餘。其中尚有撥夫應差之處。並無虛費等語。自毋庸瑣屑議裁。轉致紛更無益。已降旨照該撫所請行。以上二事。皆范宜賓於巡漕復命時條奏者。朕初以伊隨處直抒所見。頗似能留心政務。且係舊家子弟。尚可造就有成。是以加恩用為藩司。今觀其所言。皆涉虛誑。不過撫拾浮詞。希冀一時聳聽。深染漢軍浮詐習氣。藩司為通省錢

糧總匯。且地方吏治民生。皆資董理。似此蹈虛取巧。公事豈能保無貽誤。高晉於所屬大員。理宜留心體察。富尼漢雖經調任河南。而前此與伊近在同城。亦已兩月之久。范宜賓居心行事。自必得其梗概。著傳諭高晉富尼漢。即將范宜賓到任後。有無舉動乖張。是否尚與藩司相宜之處。速行據實密奏。毋稍隱飾。干咎。尋兩江總督高晉奏。范宜賓到任後。觀其所辦各事。如安省賑務。欲請截漕十萬

石貯備。鳳陽蕪湖兩關。協濟附近災區銀兩。欲令解司後。方准撥發。皆未諳事體。經臣等批駁。但尚為留心。再加歷練。似可勝任。得旨。按事指陳。可謂至公之論。闔屬之員。皆如此。詳其賢否。何患吏治不整。可嘉。勉之。又批。是此非有心之過。若以此而去之。將無人可用矣。朕之無成。見如此。調任安徽巡撫富尼漢奏。范宜賓到任兩月。察其舉動言辭。尚無浮詐乖張之處。得旨。所奏公知道了。又諭曰。

范宜賓於巡漕復命時。奏請將東省運河。連用五年大挑。及熬壩後裁減水驛夫額一摺。前以范宜賓陳奏之事。皆伊所經歷地方。自必真知灼見。實可施行。方嘉其遇事留心。特加擢用。今此二事。俱非實在情形。不過撫拾空言。飾詞聳聽。深染漢軍虛誕之習。范宜賓著傳旨申飭。並令其將前此因何如此妄奏之處。即行明白回奏。毋得稍有支飾。自取咎戾。尋奏。臣巡漕時。見汶水口並湖口與河面

相等。疑河底淤高。故請五年大挑。至裁減水驛。因熬壩後並無差船。為節省錢糧起見。俱未詳查。冒昧具奏。請交部嚴加議處。得旨。此亦非大過。可寬也。但以後諸事。當詳酌為之。不可任意率行。○戶部奏。宗人府及八旗官員紅白銀。向由長蘆兩淮鹽商生息銀兩解部支發。嗣據宗人府奏准。將兩淮銀兩。交宗人府自行辦理。現在長蘆解到利銀。應存備八旗官紅白賞俸。得旨。此事依議。摺內所稱。

宗人府需用紅白銀兩一項。經宗人府奏准。令兩淮鹽政。將應交利銀。徑交宗人府。不由戶部轉領。乃宗人府朦朧所奏。而朕失檢點者。戶部為度支總匯。凡銀款出入。自應經由該部收支。以備稽查。今宗人府需用紅白銀兩。徑由鹽政解交。既與體制未合。且恐其中不無滋弊之處。嗣後兩淮應交宗人府銀兩。著鹽政仍解交戶部查收。宗人府按季赴戶部支領轉給。又議覆直隸總督楊廷璋奏。

稱直屬入官地畝嗣後請交督臣等飭屬清查毋庸更委旗員查丈等語應如所請得旨此後入官地畝停止旗員查丈定租之例著照所議行至於舊案令地方官於一年限內自行詳查酌復原租由府道藩司轉詳該督覆覈咨部之處尚未妥協此等入官旗地歷年久遠地方官原定租額時大率不能詳覈者多若仍令伊等自行查改難保無迴護徇情朦混草率諸弊或僅將不能掩飾者舉出

更正一二仍屬有名無實自應特派幹員通行履畝會勘確覈方為徹底清釐之道著戶刑二部揀選明幹滿漢司官各四員其餘各部揀選滿漢司官各二員交戶部帶領引見候朕簡派前往會同府尹及各該府臬公悉心查辦○丙子諭據彰寶奏滇省分派辦理官兵夫馬之知州嵇承豫知縣歐陽照知府額魯禮及驛站馬匹短少疲瘦之知縣周世榮鍾作肅並該管失察之道府等請分別

革職議處一摺當此軍行緊要之時驛站馬匹有關馳遞軍報該縣等全不加意飼餵以致疲瘦短少至一百餘匹之多非尋常廢弛驛站可比周世榮鍾作肅俱照該督所請著革職留於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其買補更換馬價銀兩即於各該員名下勒令賠繳至嵇承豫歐陽照係專派管理各站夫馬之員竟敢託故自回本任膜視公事官兵因此存積守候不得迅速遞行額魯禮身係滿洲

且以知府大員派令專管竟不在站親身督率藉詞查站他往並屬有心貽誤該督僅請交部嚴加議處不足示懲嵇承豫歐陽照額魯禮俱著革職留於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所有該站官兵因守候多用之口糧草乾仍照該督所請均不准其開銷著落各名下按數分賠其該管之道府法明博明賀長庚張應田一併交部議處○又諭前任臺灣道張珽於辦理黃教一案先於發覺時安坐郡

城並不親身督捕。經部議草職本屬應得處分。嗣因該員帶領官兵親身入山。尚屬勇往。是以加恩令該督送部引見。茲復據崔應階奏稱該員人尚明白。頗知奮勉。殺獲黃教。緝拏陳宗寶。皆係該員設法購線。捐賞盤獲等語。張珽身係文職。與武職大員。臨時惟怯。尚屬有間。且於草任後。頗能出力補過。非有心貽誤者可比。所有福州府知府員缺。即著張珽以草職留任。依例開復。諭軍機大臣等。

據明德奏。審訊馬生龍虧缺銅店運腳銀兩。問擬斬決一摺。初以該犯虧缺帑項。數至累萬。照侵盜律問擬。自屬情罪相當。已批該部覈擬速奏。及細閱供單。則馬生龍第稱辦理不善。虧空累萬。明德亦並不詳加詰究。遽爾定案。豈成信讞。如果馬生龍並非侵蝕入己。而所稱腳戶逃亡。重價購馬諸事。俱有確據。則該犯不過庸劣無能。辦理不善。輒因其虧數過多。立寘重辟。不但無以服其心。朕亦有

所不忍。乃伊所供各情節。俱係游詞支飾。自當逐一根究。務使証據分明。則案情輕重。自可立辨。明德何竟不加嚴鞠。遽憑一面之詞。率為遷就。思欲顛預了事乎。如供內稱。因辦理兵差。夫馬短少。隨招徠腳戶。豫發運腳。漸有逃亡無著等語。雇覓腳戶。自有鄉約保正等經手承辦。即所發運腳。亦必有承領之人。何難拘傳訊問。令將何年月日雇夫若干。發價若干兩之處。各為詳晰指出。其虛實自不能掩。且腳戶既得有運腳。則餬口有資。何至受值後。轉行竄逸。並至盡數逃亡。皆理之所不可信。明德何以全不加以研求。至所稱重價購買馬匹。及雇夫餵養之處。更無難立為剖晰。馬生龍虧帑至一萬四千餘兩。則購馬當得幾何。亦當問其每馬需價若干。實買多少。買自何人之手。並雇夫餵養需費若干。一開數覈算。自必水落石出。乃輕信其馬多倒斃一語。又不究其倒斃實在幾何。遽以為

購馬開銷之據。有是理乎。即所云銅店費用較多之語。尤為易於覈實。乃於此等緊要關鍵不問。僅就其虛浮無據之詞。率定爰書。明德久任封疆。所辦審案不少。曾見有如此模糊影響。遂得謂之準情斷獄乎。至以長隨童陞不行稟阻。擬以杖責。更屬可笑。童陞係馬生龍委令管理銅店之人。若其中果有通同侵蝕情弊。即應審明計贓定罪。如實在並無染指。即係案內無干之人。并可無庸坐罪。且

長隨與家人僮僕無異。其分不過供給使令。并非若胥吏等職司案牘。遇本官有事不合例之處。尚可責其未能稟阻。今明德乃以此責之長隨。則是州縣在外。竟當受長隨鈐制。可以惟所指揮。其為悖理更甚。明德何竟顛倒若此乎。看來明德近來。竟屬昏瞶荒唐。於事理全然不曉。此案非伊所能審辦。著將明德原摺並供單鈔寄彰寶。令其逐一詳加審究。務得實情。另行定擬具奏。○又諭曰。明德

奏審明虧缺碌碌。厥銅勛之叅草。知州鄒永綏。按律問擬斬候一摺。初以摺內虧缺情節。不過如此。已批交該部議奏。及閱鄒永綏供單內。有所少之銅。實是該員多報之銅。此語已非情理。所有月報銅勛多寡。自有確數。該員身司銅務。豈肯自行浮開數目。以致日後查出短少之理。人雖至愚。亦不應出此。又稱銅本銀兩。存貯在庫。絲毫無虧。其言尤不足信。安知非該員一聞盤查之信。設法彌補。巧

為掩覆地步。如此疑竇種種。明德並不逐節徹底研訊。竟行錄取浮供。希冀顛預了事。可見明德一味模稜昏憤。竟已無所用心。此案亦難望其審明完結。著將明德原摺並供單一併交與彰寶。秉公究審。定擬具奏。○又諭前理藩院發遣福州之俄羅斯枯斯瑪一犯。有應行覆訊之案。經兵部行文直隸。令其沿途追回。隨據該督自新城縣追獲。解京覆訊。事畢仍發福州。乃於本月二十日。山東巡撫

富明安又將該犯遞回送部。稱係准直隸總督移咨追解等語。經兵部具奏請旨。此案楊廷璋既將該犯送京。即不應復咨前途。如係事前已經移咨。則於該犯追獲後。亦應補行咨明東省銷案。何以不相關會。致該犯重複解回。即解回後。何以不中途截住。除仍發遣福州外。並著楊廷璋將因何錯辦。並不先行知會東省之處。明白回奏。尋奏。臣奉到部文時。即移咨山東。一體截留。因各屬先經奉有

傳牌。遂自新城追獲解部。臣未經轉咨東省。實屬疎忽。得旨。該部察議具奏。○又諭。據明德奏。拏獲逃兵李盛和。審明正法。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前以滇省綠營兵丁臨陣脫逃者甚多。於軍營紀律大有關係。屢經飭諭明德。令其上緊查拏。務獲治罪。今為時已久。雖經該撫節次奏報。續獲逃兵。而為數寥寥。無幾。看來迄今未獲者。正復不少。明德近來疲玩成習。此事亦非伊所能辦理。著將前後未

獲逃兵數目。交與彰寶嚴飭文武各屬。實力查緝。毋致遠颺漏網。仍將現在未獲者幾名。及曾否續獲之處。具摺覆奏。尋奏。各營共報逃兵三百三十七名。除已經奏報辦理外。現在續獲八名。尚有未獲者一百八十八名。飭屬嚴拏。並於報獲日。訊明逗遛地方。將該管官叅處。得旨。覽。○又諭。前據傅恒奏。福建水師兵丁已到軍營者六百名。未到者尚有一千四百名。而明德則奏稱。俱已催趲前進。距

今又閱二十餘日。此時曾否陸續齊到。尚未據傅恒等具奏。又吳必達前令馳赴軍營。効力贖罪。已據崔應階摺奏起程。而該員於何時前抵軍營。亦未經附摺奏及。現在該員於何隊官兵內効力行走。并有無奮勉出力之處。俱著傳諭傅恒等。即行查明。據實覆奏。本日復據明德奏。糧道錢受穀差委撫夷在塔羅夷寺。拏獲送報兵丁。詢悉走錯道路。現已將報匪遞送經畧軍營等語。該兵丁如像中

途私自逃竄。即應將報匣拋棄。何以復為攜帶行走。如果係不識路徑。以致中途失迷。是其情尚屬可原。又不當加以拏獲字樣。其中情節殊未明晰。並著傳恒等一併詳查。附摺奏聞。又諭。前據阿桂奏。軍營兵丁口糧等項。俱未全數抵營一摺。朕以趲辦軍需。及督催官兵。俱明德專責。且屢經諭飭。何得尚有遲延。隨諭令將續進官兵。作速催趲。並將應給口糧。上緊督辦。毋稍刻遲。今據明德覆奏。

稱各項官兵。均已全過騰越。所有滿漢官兵二萬七千餘員名。應需兩月裹帶口糧二萬餘石。俱各照數支給。並無顆粒短少。其野牛壩滿兵一千名。綠營兵一千九百名。裹帶糧石。俱於八月內解往。即阿桂所取糧六千七百石。亦於九月十五日前。全數解完。此後又解出糧六千六百餘石等語。阿桂此次辦理軍務。全不實心出力。並未隨時隨地設法糧石。以濟軍食。惟安坐軍營。仰資內地饋運。且

以行文明德。督促供儲。遂思塞責。而明德前此未能籌備裕如。及經催取始行趕辦。今見糧石俱已解往。且有額外餘糧。遂以為伊分內應辦之事已完。隱然欲歸咎於阿桂。彼此意存推諉。俱所不免。就明德現在所奏情節。雖兩人均不能辭過。而其曲究在何人。轉難懸定。必須徹底查明。使兩人底裏畢露。自不得更有所藉口。著將此摺鈔寄傳恒。阿里衮。令其將摺內情形。逐一詳查。覈明確係何人。

之過。據實覆奏。○旌表守正被戕之河南延津縣民閻正妻趙氏。○丁丑諭曰。副都統蒙武爾岱。在新街病故。殊為可憫。著加恩照軍營大臣病故例議卹。○諭軍機大臣等。據傳恒等所奏。派委海蘭察等分路進兵。勦殺賊眾。奪取碉寨各情。看來賊勢窮蹙。老官屯指日可得。但前抵阿瓦賊必協力固守。此次接仗。傳恒等但用九節礮。未用大礮。若進取阿瓦城。必須占據高山。鼓鑄大礮。方可攻克。再

傅恒摺內奏稱。西岸尚有賊礮。若大兵深入。賊衆潛伏山箐。從後路抄襲。截斷臺站。搶掠軍糧。最關緊要。著傳諭傅恒。於所到之處。先須肅清道路。加意防範。不可謂賊無能。少有疎懈。禮部奏。

皇太后萬壽聖節慶賀禮儀。得旨。是照例行禮。奉。

皇太后懿旨。今年停止筵宴。○又奏。本年冬至次日。恭逢。

皇太后萬壽聖節。所有冬至行禮。請照乾隆十五年例。停止慶賀。得旨。是依議。○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等奏。臣等進攻老官屯。據住江口。十月初八日。賊衆潛至江灘左右扎寨。遂派海蘭察鄂泥濟爾噶勒。前往捉生。拏獲厄諾一名。訊據現有得楞子頭目呀得諾。帶船十隻。蓋拉機。帶船百隻。從阿瓦前來。定詐普帶兵百名。從西岸前來等語。臣傅恒。阿桂。遂在東岸豫備。阿里衮。伊勒圖。在西岸豫備。約定。

分路夾攻。初十日。賊船三十餘隻。沿江前來。遂分派策應。見有穿紅衣賊目。駕大船插紅旗。侍衛阿爾蘇那。帶兵直衝賊船。護軍校烏什哈達。躍入水淺處。射傷賊衆。大船內賊目。持鎗抵禦。被披甲烏雲保射殪。江岸賊俱擁出。適海蘭察趕至。與阿爾蘇那等。棄船上灘。合力勦退。奪獲大寨三座。器械米糧無算。計東岸官兵。共殺賊五百餘名。臣阿里衮。帶領明亮等。由西岸直衝寨壘。擊敗衆賊。乘勝追入大寨。正安劈山礮攻打。賊已逃散。計西岸官兵。共殺賊五百餘名。細察賊衆情形。無多伎倆。議定嗣後進剿。乘其未立寨時。併力克取得旨。初次接仗。即能如此。獲勝覽奏。甚為欣慰。諭據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等奏。稱臣等派海蘭察等。拏獲生口。訊供畢。即帶兵分路前進。連奪賊人江灘所立木寨三處。射死穿紅賊匪頭目一人。奪獲船隻軍械什物。追賊至二十餘里。其西岸官兵。亦經擊敗賊衆。奪。

得賊壘三處。所有侍衛官兵。各加奮勇。共殺賊五百餘名等語。此次初與賊人接仗。即射殲賊人頭目。殺賊衆多。又連破賊壘。奪獲賊人轟熾軍械米糧等物。軍行甚為順利。且官兵俱各勇往。朕心深為嘉悅。海蘭察鄂呢濟爾噶勒奮勇殺賊。並應加恩示獎。頭等侍衛海蘭察前已給與額爾克巴圖魯號。鄂呢濟爾噶勒前已給與哈爾察坡巴圖魯號。俱著賞給副都統銜。仍照賞巴圖魯例。各賞銀一

百兩。

其帶領頭隊官兵勦賊之三

等侍衛阿爾蘇那著加恩授為二等侍衛。賞給額騰伊巴圖魯號。護軍校烏什哈達著授為三等侍衛。賞給法福禮巴圖魯號。阿爾蘇那烏什哈達俱各賞銀一百兩。護軍校新達蘇吉林佐領扎穆拉俱授為三等侍衛。披甲烏雲保著授為藍翎侍衛。把總劉元勝姚卓俱授為千總。其餘官兵俱著查明造冊送部。該部分別議叙。戊寅。

上詣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予故領侍衛內大臣達色祭葬如例。是月兩江總督兼管江蘇巡撫高晉奏。江蘇各屬應需採買缺額穀五十餘萬石。請以現存行月糶價盈餘銀兩撥補採買。查大江以南民食專藉米糧。江北一帶兼食米麥雜糧。現在麥豆價值每石自九錢至一兩三錢。較米價平減。且可就近採買。應令淮揚徐海通等五府州屬不拘麥豆擇其價平者購買。得旨如所議速行。護理河南巡撫布政使何燏泰奏。蒙澤渡口向無一定馬頭。現於南岸專設馬頭一。北岸專設馬頭二。調撥渡船八隻分泊。又於各站原設夫馬外添馬四夫四。以速文報。得旨嘉獎。護理廣西巡撫布政使淑寶奏。粵西採辦滇銅已丑庚寅兩運尚需守候。現在局鑄須早籌畫。查官錢壅積已六萬餘串。除發各屬換銷小錢外尚剩

三萬餘串。應將乾隆三十五年配搭俸工及出易等錢停鑄。即以壅積之錢補數。可減鑪七座。餘十三座。止需滇銅二十九萬一千餘觔。計各員陸續運到。乾隆三十六年仍可復鑄全鑪。本年應委辛卯運員。並請停止。得旨。似屬可行。○經畧大學士公傳恒等奏。臣等行至蠻獵地方。聞老官屯賊目諾爾塔。差猛養頭目扎達布。在猛板堵禦。即領兵前赴見猛板河岸。有空寨一座。賊已逃走。詢據捉獲生口。供稱。扎達布帶領獵夷四百餘人。探訪大兵衆多。各皆逃散。現在哈坎寨。屬下不過百人等語。臣等迅赴哈坎。直過新街西岸。未見賊踪。想像聞我兵追趕。又復他往。遂渡江至新街暫駐。查緬匪不能拒守江口。伎倆可知。俟籌辦糧馬齊全。即進攻老官屯。得旨。欣慰覽之。○署雲南巡撫明德奏。大兵現駐新街。將臺站改設鐵壁關外。關內臺站亦應接續增設。查騰越至鐵壁關一路。除第一站

黃葉樹。已設臺弁驛馬。其餘龍抱樹。喇咪。蠻竜龍川。四站係屬總路。應各設馬四十匹。弄貫係鐵壁關分路。弄燕係虎踞關分路。應各設馬二十匹。即由舊設各站抽撥。再弄庫。猛約兩站。應各設馬五匹。以速宛頂文報。得旨。覽。又奏。永昌以南有潞江一道。係通騰越龍陵要津。水寬溜急。向僅設大船一小船三。今夏官兵過渡。增造大船十隻。雇覓水夫百餘人。約費銀二千餘兩。應於司庫充公閒款內支發。查潞江為內外衝途。平緬後仍應存留大船三四隻。歲修工食。請即將閒款餘剩銀一千餘兩。交地方官置田收租備用。報聞。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五

實錄卷之八百四十五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六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十一月己卯朔諭軍機

大臣等據傅恒等奏稱。蠻蕃船隻於十月十六日可到新街。即於十八日進取老官屯等語。新街距老官屯不遠。且近日勦殺賊衆。大振軍威。乘勝前往。甚合機宜。但前據明德奏稱。現已運米萬餘石。接濟軍需。今傅恒止云。裹帶二十日口糧。似覺不足。豈以攻得老官屯後。即可因糧於敵耶。抑明德運送未到耶。再摺內所奏老官屯不可駐兵。自是實在情形。朕前以途長路險。倘阿瓦急難攻克。自當

尋一暫駐之地。老官屯係緬甸要隘。似應據守。若論辦理此事。惟期直取阿瓦。迅奏膚功。何有於老官屯哉。此際若已攻得。仍宜統兵前進。殲厥渠魁。倘爾時賊衆固守城池。我兵能於寨壘搜獲糧米。持久環攻。必無不克之理。第恐賊首奸詭。將柵寨搬運一空。計誘我兵深入。而乃堅壁以待。軍中口糧不繼。野外又無可掠取。豈能不早作退步。此雖非現辦之事。亦須熟為籌畫。務期於事有益。著傳諭

傅恒等知之。○又諭本月初一日遞到經畧大學士傅恒十月十五日在新街拜發報匣一件。計行十六日有零。而傅恒十月十二日在新街拜發六百里加緊之報。於十月二十九日遞到。計行十七日有零。何以六百里加緊之件。較尋常六百里遞送者。轉多一日。此自係關外新設之站。馳遞不無稍稽。然或內地各驛站間有耽延之處。亦未可定。著傳諭沿途各督撫等。按站挨查。確覈具奏。并令嚴

飭經過驛站各員弁。嗣後遇有加緊字樣之報。務須星飛趲遞。毋任片刻稽遲。再十二日所發之報。尚有木匣一件。未經同遞。即云木匣稍重。未能與報匣一例馳送。何至遲逾兩日。尚未遞到。據發單內河南新野縣湍陽驛填註結報。上站未曾交到。新野與湖北襄陽接界。或即係該站遲滯。或又係以上各站別有遲緩。並著一併查明具奏。將此通諭各該督撫。並派出管站之各大員知之。○吏部等

部議覆吏部侍郎管國子監德保奏稱。滿漢博士助教職司訓課。其有文理生疎。而年力精強者。未便遽行斥革。請咨吏部。以對品之缺改補等語。應如所請。嗣後遇此項人員。滿博士助教。由科甲出身者。改補詹事府主簿。光祿寺署丞典簿。非科甲出身者。改補光祿寺典簿。漢博士助教。改補鑾儀衛經歷。中書科中書詹事府主簿。光祿寺典簿。京府經歷等官。至學正學錄。論俸推陞別衙門。如有文

學優長者。仍准奏留。以助教題補。從之。○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等奏。臣等奉旨。令進兵阿瓦時。若急難攻取。即撤回老官屯駐守。酌量辦理。查老官屯地方。係江中洲渚。東猛密。西猛野。南阿瓦。北猛拱。猛養。水陸交通。若撤兵屯駐。四面受敵。且該處駐兵。虎踞關一帶。亦須接應。一時恐難照顧。容臣等攻克老官屯後。相度情形。請旨遵辦。報聞。○予故奉恩輔國公特通額祭葬如例。○貸齊齊哈爾黑龍

江二處。本年水災打牲烏拉口糧。○庚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據明山叅奏。成縣知縣湯尚歲。徇縱蠹役。索詐滋事。階州知州汪沁。毫無覺察。請旨分別革審。再譚壯聚衆案內。有生員鍾克仁等附和隨行。訓導白士鈞。平日不能訓飭士子。請革職。學政劉墀。失於覺察。請交部察議。並自請議處等語。湯尚歲著革職。交與該督嚴審定擬具奏。汪沁。白

士鈞。俱著革職。劉墀。明山。著一併交部分別議處。又諭據永貴奏。稱發往伊犁當差之原任叅領費揚古。騎都尉達桑阿。輕車都尉伊林泰等。自到伊犁六年。無過懇恩遣回等語。費揚古三人。著加恩放回。但此等人員。原因在京滋事。發往伊犁。雖一時知罪自悔。釋回後。恐仍蹈故轍。著交八旗都統等。嗣後似此人員。務須嚴加管束。如再滋事。即行正法。並將該管都統等。一併治罪。著通諭八旗知

實錄卷八百六

之。○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等奏。臣等公同商議。由水陸兩路進攻老官屯。查老官屯在大江之東。東岸俱係密箐。並無道路。水路兵船沿江行走。恐有賊匪潛伏深林。阻其前進。臣傅恒現在協同阿桂。領兵向江東開路進取。並可保護船隻。又寄信早塔調取龍陵兵。亦由東岸前來。併力夾攻。得旨。好。佇候爾等喜音。○停徵浙江寧海玉環永嘉樂清等四縣廳本年旱災飢民額賦。并貸給籽種。辛巳

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恒等節次所奏官兵遇賊俱各奮勇但染病者多。阿里衮現亦患病。深為廕念。前此以為緬地瘴癘所致。今氣候漸爽。仍復如故。恐賊匪詭譎。施毒水中。亦未可知。現在占據上游。尚不足慮。若得老官屯。後深入賊境。須防其於上游暗施毒物。著傅諭傅恒等隨時留意。○軍機大臣等議奏。戶部侍郎王際華奏稱。武英殿繕寫貢生。向例由國子監錄送。此項肄業生。憑文考取書法。不能盡工。且多年力就衰之人。應請停止。嗣後行走貢生。改為膳錄額缺。咨行吏部。將考取膳錄內。正途出身者。送補。並於原額十缺內。裁四。每月各給膏火銀二兩五錢。再增設供事一名。應如所請。從之。壬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奏。現於近省地方。購辦馬騾一千二百餘匹。頭解送永昌。騰越備用等語。所辦甚好。軍營馬

匹自當多為購備。但大軍現已采入。此時即趨程解送。亦未必能如期適用。彰寶明德應仍遵前旨。將此項馬騾留供凱旋官兵騎馱之用。或軍營馬騾有疲乏。必須替換之處。則又不可過於拘泥。朕亦難以懸定。著傅諭傅恒酌量情形。如現在尚不需。用。即令彰寶等遵照前旨。辦理。倘必需添用馬騾。即速行文該督撫等。星飛調取。並將需用若干。及解往何處緣由。詳悉知照。彰寶明德。一經接到。迅

即遵委妥幹員。升上緊解送。毋得稍有刻遲。並於此外設法。廣為購備。以資凱旋官兵乘騎。將此並諭彰寶明德。知之。○癸未。

上御乾清門聽政。○定御門日。接收奏章例。諭聞向來御門日期。奏事處人員。遇各衙門及科道封口奏章。概不轉遞。此乃伊等拘泥舊例。甚屬無謂。朕綜理庶政。凡內外臣工。章奏無日不進。御披覽。豈有納之於平時。而於御門聽政之日。轉却而弗納之理。且御門不過

片刻既退。仍照常辦事。本屬兩不相妨。而此等封口奏章。或係糾彈。或關建白。其中緊要之事。并有須即予施行者。若既至宮門。復行駁回。於公務既不無延緩。且恐無識者。轉疑奏函有壅於上聞之時。於政體亦屬未協。在前明朝政廢弛。君上每不樂親為聽覽。臣下望風希旨。往往藉故稽留。以售其朦蔽之術。我國家綱紀肅清。朕夙夜孜孜。勤求治理。從不使臣工得以阻格自專。矧奏牘上陳。豈宜

稍有屏遏。嗣後御門日期。凡有封奏事件。俱著一體接收呈覽。著為令。又諭。向來萬善殿有年幼太監十餘人。在內讀書。派漢教習一員。專司其課。該處復係僧徒典守。與學舍雜居。既屬非體。且太監職在供給使令。就使讀書。不過教之畧識字體。何必派選科目人員。與之講授。令其通曉文義乎。在前明閹豎擅政。司禮秉筆。惟所欲為。因使若輩通文。便其自利之計。甚至選詞臣課讀。交結營私。此

等執政。朕每深非而痛斥之。我朝宮府肅清。太監等從不令干與政事。即不識字。何礙。或伊等間有登記檔冊之處。但能粗辨字畫足矣。現今讀清書之太監等。在長房一帶。派內務府筆帖式課之。此等讀漢書之人。原可附近該處。另選內務府筆帖式之會讀漢字書者。授之句讀。又何必為之專設一漢員。教令讀書乎。所有萬善殿派用漢教習之例。著永遠停止。其如何酌撥房屋。選派人員。各事宜

交總管內務府大臣定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戶部奏。叅革威寧州知州劉標。差人赴部呈控。銅廠賠累。及各上司勒索緣由。並呈出用印底簿一件。內方世儁在任勒索之數。多至六千餘兩。殊堪駭異。劉標所控。雖係情急一面之詞。但簿內俱有款証。可據。似不盡由該犯之畏罪反噬。方世儁簡任巡撫。以來。看其辦事。尚屬認真。平日為人。亦頗謹飭。是以由黔調任楚南。不意其勒索屬員。狼藉

若此且公然直索金銀毫無顧忌實出情理之外。觀音保於前月二十五日自直隸起程。此時將入楚境著於接奉此旨之日即趨程前赴湖南署理巡撫印務。即傳諭方世儁令其解任並面加詢問察其詞色形跡如何。即行具摺覆奏。一面將方世儁任所貲財嚴密查封。一面將方世儁派人嚴加看守。解往貴州質審。毋致稍有疎虞。所有劉標底簿內開方世儁勒索一款併鈔寄觀音保閱看。若方世儁神色坦然似實無其事則不必查其任所貲財。但令解任。令人帶赴黔省質對可也。又諭戶部奏據革職知州劉標遣人赴部控告銅廠賠累及各上司歷年勒索底簿一摺。所開俱有款証可指似非盡由劉標之畏罪反噬而其中方世儁需索多至六千餘兩。且有徑索金銀之事殊堪駭異。現已傳旨觀音保即將方世儁解任就近詰訊。後解往貴州質審。著將原呈及印簿交吳達善等即行

按款嚴加究訊務使水落石出。此時且不必令方世儁聞知俟將証佐人等審有確據即一面奏請將方世儁革職擬罪其韓極圖默憤或應解任候訊或即應革職究審並著吳達善等就查出情形叅奏辦理。所有貴州布政使印務著吳達善酌量委員暫署。附摺奏聞。仍將各案現在如何查審及曾否得有確情之處即行據實速奏。吏部奏向例推陞道府籤掣得缺後遺缺另選十月內奉旨嗣後同知知州推陞知府如有不能勝任而平日奉職無過者該督撫據實聲明准以陞銜留任查既經開缺該員無任可留若將新選之員另補又須撤回請嗣後籤陞時暫停開缺令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奉旨後再將遺缺開選其仍留本任者即將籤陞之缺另選從之。兵部等部議覆兩江總督高晉奏稱京口水師營戰船向隸鎮江府船政通判辦理現在左右高資等營改歸督標京口船

隻應就近歸併江寧廠交江寧江防同知兼辦其鎮江府水利通判請專司河工船政通判請改為糧捕通判換給各關防均應如所請從之以翰林院掌院學士德保充日講起居注官以正紅旗滿洲副都統綽克托署鑲藍旗滿洲副都統調正藍旗蒙古副都統喇特納為鑲白旗蒙古副都統正黃旗滿洲副都統白和卓為鑲紅旗蒙古副都統鑲紅旗漢軍副都統伍訥璽為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以戶部侍郎范時紀為鑲紅旗漢軍副都統甲申

上御懋勤殿勾到朝審情實罪犯停決官犯斬犯六人絞犯三人常犯斬犯一人絞犯十三人餘十九人予勾遣官祭先醫之神諭軍機大臣等昨經降旨令觀音保前往湖南署理巡撫印務並傳諭令方世倬解任察其神氣如何酌量辦理今思該省藩司三寶近在同城即可暫護撫篆觀音

保仍宜即速赴湖南將所降諭旨並鈔寄原冊款一件交三寶閱看會同面詢方世倬察其詞色形跡如何若有驚惶失措及不能致辨情形即一面具摺奏聞一面將方世倬任所貲財嚴密查封觀音保即押解方世倬前往貴州質審沿途小心看守毋致疎虞若方世倬神色坦然似實無其事者則不必查其任所貲財但令解任帶赴黔省質對乙酉諭曰尚書果毅公阿里衮久侍禁廷敷歷中

外公誠恪慎宣力有年前此平定西陲著勞績曾經圖像策勲是以征緬之役特命前往滇南俾膺副將軍之任去年因其身患瘡疾適遣御醫馳視並賜藥餌調攝旋即向痊而精神未能全復朕心方為廕念昨自戛鳩進次猛拱所至頗稱勤瘁及在新街分兵勦賊奮勇奪壘純蓋足嘉乃因體弱遘疾猶統舟師前進正冀其速愈以副委任遽聞溘逝深為軫惻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

又諭曰。阿里衮名下所有各項應賠銀兩。俱著加恩免其追賠。仍在同案分賠各員名下。照數攤繳。又諭前經降旨令傅恒於阿桂。伊勒圖二人內酌定一人補授副將軍。今阿里衮現在病故。軍營無人。阿桂仍著在副將軍上行走。其從前移給伊勒圖之印。仍交阿桂管理。阿里衮所遺副將軍員缺著伊勒圖補授。烏三泰長青著授為叅贊大臣。○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恒奏。阿里衮現在病故。所有副將軍印信業經委員送京等語。此時大兵進剿。副將軍僅有阿桂一人。恐不敷分路策應。已有旨將副將軍印務交伊勒圖管理。所有送京印信著傳諭彰寶明德即於沿途截留。派委員弁妥速送至軍營。交與伊勒圖接收。並傳諭傅恒知之。○又諭據傅恒等奏稱。率領官兵占據南江上游。合力攻勦賊寨等語。傅恒所辦甚合機宜。看來現在情形。賊匪新添木寨。甚為強固。我兵併力夾攻。又增

鑄大礮。諒易克取。此時若已破老官屯。賊必膽裂逃竄。即乘勝前驅。犁庭掃穴。倘賊衆全力固守。直至此旨到時。仍在老官屯抗拒。則已相持月餘。勢難必克。又何能深入阿瓦。況前途瘴癘更甚。我兵恐不能支。自應尋一屯駐處所。或遣人往諭緬匪投誠。或以已獲大捷奉旨。徹兵之言宣示於衆。即可籌畫旋師。著傳諭傅恒等酌量辦理。不可拘執。○又諭據永貴舒赫德等所奏查訊雅爾牧場盜馬一摺。此案牧場人等往盜哈薩克馬匹。受傷後反將雅爾牧羣驅往圖賴。情殊可惡。巴爾品審訊時。其初或不知情。迨哈薩克人等前來。豈不據實聲明。自應徹底根究。乃竟模糊了事。顯係偏袒。著傳諭舒赫德務將巴爾品是否知情。訊問明確。不得豫留地步。為伊開脫之計。倘稍有迴護。必將一併治罪。○調刑部尚書官保為戶部尚書。以左都御史素爾訥為刑部尚書。原任吏部尚書託恩多署左

都御史。以工部尚書福隆安為步軍統領。以故奉恩將軍景寧子嵩惠照例襲爵。丙戌諭曰。阿里衮果毅公爵。著伊子豐昇額承襲。即授為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調鑲白旗蒙古都統素爾訥為鑲白旗滿洲都統。以綽羅斯郡王羅布扎為鑲白旗蒙古都統。○丁亥。吏部議奏。陞任江西巡撫吳紹詩於災地應緩漕糧。遞延具奏。應照例革職。得旨。吳紹詩自簡任巡撫以來。於地方政務。未能振作。有為。恐久益因循貽誤。第念其尚無大過。又係刑部司員出身。於刑名素所諳習。是以加恩用為刑部尚書。嗣因其任內不能察劾屬員之案。屢經發覺。是其昏耄無能。已可概見。豈堪復膺劇任。因調為禮部尚書。或尚可勉供職守。昨於南昌等縣緩徵漕糧一事。不及早入告。遲至十月杪始行奏聞。全不以民事為重。是以降旨交部議處。災地收成歉薄。小民豈能復事輸將。封疆大吏。如果先事

陳奏。朕無不立沛渥恩。以紓民力。乃吳紹詩明知應緩之糧。遞延不辦。直待開徵將及一月。始以一奏塞責。是誠何心。現在雖已傳諭速予停緩。而該省輾轉施行。尚需時日。是急公者納糧。既不免拮据。而疲窘者徒受催科之累。此皆吳紹詩於閭閻生計。漠不關心。有以誤之也。吳紹詩近日疊經部議降革。並從寬予以留任。此則玩視民瘼。並非過屬因公。實難復為曲貸。且其年亦衰老。不能復望其改悔奮勉。吳紹詩著照部議革任。昔宋仁宗於吏部選人。一坐失入人罪者。即終身不遷。朕今亦倣其意。以事係民生休戚者。為督撫黜陟。並為明白宣示。俾眾皆曉。然於其咎實自取。且使凡為司牧者。咸知儆惕。○戊子。諭昨以尚書公阿里衮病故。已降旨察例賜卹。今念阿里衮雖因遘病溘逝。而現在軍營統兵前進。不辭勞瘁。實屬為國宣力之人。且前者平定西陲。成勞懋著。阿里衮著加恩入祀

賢良祠以示酬庸令典○經畧大學士公傳恒等奏臣等於十月二十二日分兵兩翼由江岸左右攻擊賊寨臣等在中森催趨哈國興帶兵直抵東南一面拆毀木柵丈餘殺傷甚衆西柵賊匪來援經西岸官兵擊退江心賊船乘勢衝出經東岸官兵擊損大船六隻賊衆逃入寨壘放鎗固守查賊匪新立大柵五座木植縱橫編排堅固難以軍力攻取計一面仍近柵環圍一面伏兵僻處由溝外掘入拆去木椿攻其不備得旨已有旨矣諭軍機大臣等據傳恒等奏稱十月二十二日領兵由江岸三面環圍賊壘攻奪東南木寨一處等語此次官兵接仗勇往爭先哈國興尤為奮勉甚屬可嘉均當加恩陞賞其受傷弁兵並著傳恒等查明具奏看來賊衆情形堅立柵寨驟難攻克此旨到時萬一仍相拒守則環攻已有月餘賊壘之內糧石何由接應是必先有儲備矣我兵與其曠日持久多傷

勇士不如相機徐圖即令已得老官屯亦當計出萬全阿瓦為緬匪巢穴固守必甚現在軍營人少奎林鄂呢濟爾噶勒等亦皆受傷尚需調養即令由京派人前往已屬無及若不悉心籌畫恐有疎失況此次大兵已將夏鵠猛拱猛養等處收服軍威大振徹兵不為無名傳恒等於拏獲賊人內擇其明白者諭以緬匪罪重理宜全行殲戮但大皇帝好生不忍盡殺爾等告知懜駭悔罪投誠將軍等即遵旨徹兵如此曉諭後將兵馬船隻籌備由新街一路分隊而回土司渾覺與堂扎等如願內移即擇一善地安置其所屬小戶仍令各居本處總之辦事之道固不可輕徇衆論亦當審時度勢勿徒執己見也著密諭傳恒等知之○調正白旗蒙古副都統常福為正藍旗滿洲副都統鑲白旗蒙古副都統喇特納為正藍旗蒙古副都統正藍旗蒙古副都統伊松阿為鑲白旗蒙古副都統鑲藍旗

滿洲副都統圖爾都。為正白旗蒙古副都統。以湖南沅州協副將旺保。祿為直隸馬蘭鎮總兵。○己丑。吏部議奏。雲南驛鹽道法明等。失察驛站馬匹疲瘦。應照例降調。得旨。吏部議處。滇省永平等縣驛馬疲缺。致送兵糧遲之。失察道府法明等。均降二級調用。不准抵銷一本。雖屬該管官咎所應得。但此案在專派承辦之州縣官。以軍行要務。並不實心經理。膜視公事。議以革職。罪所難辭。至該道府等均係上司。董率不嚴。究與專派人員有間。且經管軍需事務尚多。一時失察。情稍可原。所有道員法明。博明。知府賀長庚。張應田。均著從寬。改為革職留任。賑卹甘肅渭源河州。狄道。金縣。隴西。寧遠。安定。伏羌。通渭。岷州。平涼。靜寧。涇州。莊浪。隆德。鎮原。秦州。古浪。莊浪。廳寧朔。寧夏。巴燕戎格。西寧。大通等。二十四州縣。廳本年水旱霜雹災飢民。並蠲緩新舊額賦。○旌表守正捐軀之廣東東莞縣

民霍丕勲。聘妻黎氏。庚寅。以戶部左侍郎王際華為禮部尚書。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威縣民李富玉妻張氏。辛卯。

聖祖仁皇帝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軍機大臣等。據永貴舒赫德奏。稱查審雅爾牧場盜馬一案。哈薩克圖伯特在禁脫逃。侍衛賽音畢里克圖。遵旨前往曉諭阿布勒比斯。願將圖伯特解送前來等語。阿布勒比斯恪遵諭旨。恭順可嘉。可見凡事但以公正處之。人心自服。哈薩克賦性愚頑。因朕明白曉示。即將逃犯送出。此即秉公辦事之明效也。著傳諭舒赫德等。圖伯特解到時。務宜詳悉審訊。如實無盜馬情事。伊在禁私逃亦屬有罪。責懲示眾。仍著遣回。又諭。據傅恒等奏。稱領兵圍攻老官屯。十月二十五日夜間。賊從木寨突出。衝我伏兵。經海蘭察等擊敗。復令伊勒圖率領舟師。乘勝掩襲。奪取船纛等語。所辦甚是。但據拏獲賊兵供稱。賊

船尚多。船隻沿江前來。顯而易見。若多遣水師攔截。自易擊殺。柵內之賊出援。亦便勦滅。此兩得之計。甚關緊要。著傳諭傅恒等。飭令水路兵衆。留心哨探。再據摺內所奏。賊匪固守情形。從前拏獲生口。供稱緬地內亂之言。殊不可信。即將蓋拉機喚回等情。亦係有意將戛鳩委之於我。以疲兵力。此際傅恒等當知其狡獪矣。倘大兵深入。須防賊等從後抄襲。不可墮其術中。○調兵部右侍郎宋邦綬

為戶部左侍郎。以內閣學士蔣元益為兵部右侍郎。仍兼管順天府事務。○壬辰。加賑山東東平州。東平所本年水災飢民。○癸巳。諭曰。原任大學士蔣溥。宣力有年。其諸子中。現無身列大員之人。伊次子蔣賜榮。由府道擢用山東運使。看來尚堪造就。著加恩補授倉場侍郎。黃登賢。自署理總漕以來。尚屬奮勉。即著實授漕運總督。原任貴州布政使張達。竟於劉標等揭報上。司需索案內。獨無沾染。

似能廉潔自守者。但其年已就衰。才力亦不能整飭屬員。藩司劇任。自非所宜。著降補山東鹽運使。○又諭曰。將軍永瑞提督五福二人。前在普洱辦事不善。革職後。賞給三等侍衛。今在軍前効力。此特予以自新之路。俟其立功。再行加恩。今隨營前進。於途次病故。殊堪憫惻。並著賞給副都統銜。交部照例議卹。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十一月甲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幸圓明園（經畧大學士公傅恒

等奏臣等率領兵弁攻取老官屯於十月三

十日有賊船三十餘隻潛至江岸構巢遂令

海蘭察等領兵截勦賊俱逃竄十一月初一

日又有賊百餘名由林箐衝出經翹蘇勒接

戰殺傷三十餘名臣等酌於沿江東岸安設

伏兵阻其去路於江中安排船隻截其來援

相機夾攻得旨應如是辦理但汝極為勞乏

兵丁皆好否 旌表守正捐軀之廣東博羅

縣民馮汝梅妻曾氏 乙未諭據經畧大學

士傅恒奏福建水師提督葉相德在軍營病

故等語葉相德自調赴滇省統領舟師攻打

賊寨甚屬勇往出力今聞遺疾溘逝深為軫

惜所有伊在福建提督任內革職之處著加

恩開復并加贈太子少保入祀旌勇祠併賞

銀一千兩經理喪事仍著該部查照陣亡之

例給與卹典至伊子現年若干並令該省督

撫查明俟其服闋時送部引見 以署左都

御史託恩多為

西陵總管內務府大臣 丙申

上奉

皇太后還宮 詣

皇太后宮問安 諭軍機大臣等葉相德在軍

營帶領水師甚屬出力今聞溘逝深為軫惜

已降旨照陣亡例從優議卹矣至吳必達於

水師尚屬諳習前在福建辦理黃教一案不

能實心出力。因將伊革職。令赴滇省効力贖罪。該員到滇後。現在何處行走。能否奮勉自効。昨經降旨。傳恒等詢問。此次具摺時。想尚未接到前旨。著再傳諭傳恒等。即將吳必達於何時到滇。現在何隊內行走。及有無出力之處。詳悉覆奏。其福建水師提督員缺。現有委署之人。候朕另行簡放。所有加恩葉相德之旨。著鈔寄閱看。經畧大學士公傳恒等奏。臣等進攻老官屯。日夜鉅勉。急圖成功。現

在賊情。不過藉木柵為固守計。若分兵前取木梳。猛密等處。賊必接應。再繞後夾攻。自當易克。奈因本年瘴癘過甚。交冬未減。原派各營兵三萬名。滿兵一千名。現計僅存一萬三千餘名。加以領隊大臣亦多患病。未能分路擊取。賊匪得以全力自固。得旨。以此觀之。撤兵為是。早已降旨矣。諭軍機大臣等。昨傳恒等以攻擊老官屯情形具奏。已節次降旨。令其籌畫萬全。倘勢難前進。即乘時撤兵。及聞

今日奏到摺內。現屆冬令。瘴氣未消。葉相德等皆染病身亡。緬地氣候惡劣。徒傷人衆。斷難深入。傳恒等當即遵前旨辦理。老官屯既不可久駐。野牛壩地方尚高。酌量於該處留兵屯守。并著土司等於關外相度地勢。駐劄防範。令其以暫時退駐。明年再行進兵之言。宣示於衆。諒賊等必不敢來犯。此內惟猛拱土司渾覺我兵一到。即行投順。理宜內徙安插。伊若不願。聽其自便。著傳諭傳恒將善後事宜。交阿桂籌辦。即速馳驛來京。○增設四川大寧縣水路鹽引一千一百五十二道。從總督阿爾泰請也。○丁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加賑甘肅會寧縣本年旱災貧民。並蠲緩額賦。○戊戌。諭軍機大臣等。據楊廷璋奏查審和爾景阿受賄減租分別定擬一摺。所辦殊未允協。已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另行覈擬矣。和爾景阿以旗員奉委。查

大郭烱入官地畝敢於所到之處串通婪索任意減租內如肅寧縣地畝一項原租二百三十兩竟減至六十四兩為數不及三分之一至按其大過各處積算所減額租不可勝計是其舞弊虧公乃本罪之萬無可貸者該督定案時理應統覈所減租額照侵虧律擬罪方為允協若該犯收受餽送盤費禮物共銀六十餘兩不過本案中之餘罪何竟照此計贓定擬遽以折枷鞭責了事乎況該犯各處所減原租數至如許之多安知非豫為地步事過之日向地戶等陸續按減數索謝此乃案情緊要關鍵豈可轉置之不論該督久任封疆屢經審辦案件不應輕重失當若此楊廷璋著傳旨申飭兵部奏現在武進士揀選屆期應分別等第以營衛用得旨此次揀選一等二等之武進士著該部帶領引見再降諭旨並著為令經畧大學士公傅恒奏臣自到永昌以來查看阿桂諸事龜勉前

在野牛壩催趲船隻頗為竭力其所過新街蠻幕一帶已被緬匪蹂躪糧石無可掠取老官屯賊去歲即知大兵前進立柵防守蘇明燦到時阿桂僅領兵三千餘名即使前往未必能克尚非坐失事機現在軍營賴其協助副將軍印務仍暫令阿桂辦理候旨定奪得旨可已降旨矣已亥以原任禮部尚書觀保署左都御史以翰林院侍講吉善署日講起居注官調正藍旗蒙古副都統喇特納為正紅旗蒙古副都統鑲紅旗蒙古副都統承德為正藍旗蒙古副都統正紅旗蒙古副都統豐安為鑲紅旗蒙古副都統是日起

上以冬至祀天於國丘齋戒三日庚子諭據吳達善等奏查審威寧州知州劉標虧缺銅本鉛運及永泰揭報高積等勒索劉標一案請將按察使高積

等革職審擬等語。高積圖默慎。韓極俱著革職。交與吳達善等嚴審定擬具奏。方世儁亦著解任。押解黔省聽候質審。又諭曰。孫孝愉在福建按察使任內。官犯蔡琛在監自縊。情節可疑。孫孝愉與蔡琛同在刑部年久。明係瞻徇舊情。洩漏消息。是以降旨將伊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罪。並諭崔應階查審蔡琛因何自縊緣由。昨據該督覆奏。蔡琛問擬重辟後。係伊家人進監探望通信。以致畏罪自戕等語。是孫孝愉尚無差人通信之事。其罪尚可原減。但臬司職任刑名。監獄是其專責。乃一任重犯家人潛行出入通信。徇情疎縱之咎。實所難辭。孫孝愉前為刑部司員。尚能辦事。著加恩免其坐臺。令來京仍以刑部主事用。諭軍機大臣等。本日閱興漢鎮總兵張大經奏函。於恭祝皇太后萬壽摺外。又有恭請聖安摺一件。殊與體制未協。而近日督撫提鎮

中亦頗有似此者。

皇太后萬壽聖節。普天同慶。凡屬臣工。自應具摺恭祝。以伸誠悃。至於奏請

聖安。則非伊等分所應爾。向來惟

皇太后迴鑾時。在京王公滿漢大臣等有同赴宮門請

安之事。其內廷行走大臣及內務府大臣奉差

回京者亦許趨詣請

安。若督撫將軍陞見來京。尚不敢率行奏請。況

總兵乎。嗣後督撫等遇拜發恭祝

皇太后萬壽摺不得另具請

安奏摺。著於奏事之便。通行傳諭知之。並令轉

傳各該省應行具摺大員一體遵照。又諭

據吳達善等審擬革職知州劉標虧空銅觔

一案。據劉標供出方世儁婪索金銀等物。請

旨將方世儁解任解黔。並伊姪孫方四家人

李四一併拏解質訊等語。前於劉標遣人赴

部控告時。已傳諭三寶等將方世儁傳訊交

觀音保解往黔省對質。並令吳達善等併案嚴審矣。今閱吳達善所奏。其時尚未奉到前旨。而覈之案內情節。方世雋婪索各款。已似非劉標虛捏。所有伊姪孫方四。家人李四。俱係案內應訊之人。著傳諭三寶。密速查拏。遴委妥員解赴滇省審訊。仍飭中途加意防範。毋得少有疎虞。又諭據吳達善等奏。查審劉標虧缺銅本。及永泰呈揭高積。良卿需索貪婪一案。業據高積等一一供認。並究出前任方世雋。亦有索取金銀等事。請旨解黔質審等語。已降旨將高積等革職。交該督等嚴審定擬矣。至方世雋在任種種婪索金銀等物。前據劉標呈揭。尤堪駭異。業已傳諭觀音保馳赴湖南。將方世雋解往貴州質審。此時當早已解到。吳達善等務須嚴行鞠訊。毋得稍有遁情。其方世雋之家人李四。及伊姪孫方四。俱有索取銀兩之事。自應一體究追。現已傳諭三寶。迅速拏解黔省。併案審辦。且恐

方四等先已回南。諭令高晉在伊原籍。一併查拏。至永泰馬元烈。俱係劉標本管道府。豈有轉無交結餽送之事。或劉標因方世雋等跡近勒索。故舉首以洩其忿。而於永泰等平時結納往來。冀其彌縫迴護。故冊內有意開除。且安知其印冊。非事發後倒提年月所辦。現經該督等集犯嚴審。自無難得其實情。但劉標虧缺。至十餘萬兩。今據所開各上司勒索之項。即盡皆審實。亦僅一萬九千餘兩。尚不及五分之一。其因何虧缺如許之多。務須嚴切確訊。令將虧缺之項。逐一供出。俱指明切實著落。毋任絲毫遁飾。又諭前據貴州革職威寧州知州劉標。遣人赴部控告各上司索取銀物。揭帖內有方世雋前在貴州任內婪索金銀之事。當經傳諭三寶會同觀音保傳旨將方世雋訊問。即將方世雋交觀音保解赴黔省。交吳達善等併案嚴審矣。今據吳達善奏到。劉標供出方世雋婪索金物甚

多請將方世儁解任解縣。並將伊姪孫方四家人李四。拏解縣省質訊等語。現已傳諭三寶。將方四李四一併查拏解縣。但伊籍隸江南。方四等或懼罪先行回籍。亦未可定。著傳諭高晉在伊原籍地方嚴密查拏。即速解往。至方世儁此事。實出意想之外。前諭令三寶等詢問方世儁時。察其神色。如果驚惶無措。不能置辯。即將伊任所貲財查封。今吳達善等所審既有端倪。則劉標所控自非虛妄。所有方世儁本籍家產。著交高晉嚴密查抄。以貴州清江協副將李時擴為四川建昌鎮總兵。辛丑。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壬寅冬至祀
天於
圓丘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詣
皇太后宮侍宴。癸卯。
皇太后聖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
上詣
壽康宮行慶賀
皇太后禮。王大臣於
慈寧門。衆官於午門。行禮。奉
皇太后幸壽安宮侍宴。甲辰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曰。副都統瑚爾起。副都統銜總兵阿第木保。前在軍營。著有勞績。此次收取猛養等處。亦甚奮勉。今皆病故。殊堪憫惻。著交部照陣亡例議卹。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奏稱。傅恒身染瘴癘。現患腹泄。頗形羸弱等語。此次進剿緬匪。事難中止。從前軍營大臣等。並未將實在情形。明白具奏。及傅恒請往。朕早為地方險峻。氣候惡劣。究竟可辦與否。須到彼詳加審度。復以事機難定。於

今歲祈穀時。默祝

吳蒼。若此事必難辦理。則傅恒患病。即不復舉兵。前已諭知傅恒。及軍機大臣矣。乃傅恒至騰越。一路無恙。收服猛拱。猛養等處。并在新街蠻暮。屢獲大捷。是以令其前進。及至老官屯。水土毒惡。日夜攻取。積勞成疾。今未就痊。此即

上蒼垂示。無庸深入之意也。且官兵俱不耐瘴癘。伊等皆朕之臣僕。心實不忍。且以緬賊故

而致多損傷。亦屬不值。此旨到時。傅恒即馳驛來京。留阿桂在彼籌畫。徹兵先於歸路兩旁設伏。防其後襲。隨將吉林索倫厄魯特兵編隊前行。其餘於野牛壩地方酌量暫駐。所有船隻。或即燒燬。或尋一妥處安放。彰寶想已到老官屯。著傳諭阿桂。即會同彰寶辦理。乙巳。兵部議覆陝甘總督明山奏稱。甘肅

寧夏府所管王鎡。大壩橫城。口三驛。王鎡。大壩及大壩適中三塘。分隸寧夏。寧朔。靈州。三屬地方。該州縣就近分管。辦理較易等語。應如所請。以王鎡驛。王鎡塘。改歸寧夏縣管。大壩驛。大壩塘。及大壩適中塘。改歸寧朔縣管。橫城。口驛。改歸靈州管。從之。丙午。諭據海明參奏。彭澤縣知縣高尚禮。於事主張起鳳。鹽船被盜一案。經湖北江夏縣及本省湖口縣先後獲盜李先。劉老官等。供認確鑿。移文彭澤縣查案。該縣高尚禮。仍不確查。據實通報。惟以並無事主報案。移覆逸盜徐國士等

四犯亦不上緊緝拏。玩弛已極。馬當鎮巡檢姚炳。失察不報。均屬溺職。請旨一併革職。等語。高尚禮。姚炳。俱著革職。高尚禮仍勒令留於地方。協緝逸盜。徐國士等務獲。諭軍機大臣等。期成額奏。布魯特等搶掠薩爾哈特人口牲畜一摺。所辦甚是。外夷人等互相搶擄。乃相沿惡習。尚於邊境無涉。期成額以情理諭之。使知安靜。祇應如此辦理。但伊等前來時。須代為防範。著傳諭期成額通行曉示。

若邊內之布魯特。有似此搶掠者。即從重治罪。○又諭據期成額奏。請將每年選剩之玉交官兵販賣等語。平定回部後。因和闐等處產玉。派人採取。期成額恐奸商私販。請添卡座稽查。尚屬可行。至將該處選剩玉石賣與官兵。坐扣鹽菜銀兩。成何事體。期成額著傳旨申飭。○丁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曰。何燭奏。截取知縣之舉。

人徐廷槐。人甚衰弱。難勝民社。不敢因已經截取。濫行送部。應請改用教職等語。所奏甚是。各省舉人。截取屆期。督撫等不過循照舊例。概行送部。從未將年力衰邁之員。甄別具奏。何燭乃能於驗看之時。據實奏聞。具見其實心任事。但此等人員。需次有年。或自忘其衰老。不敢廢棄。若即據奏改教。伊等必謂督撫任意遏抑。阻其上進之路。轉不足以服其心。嗣後督撫驗看截取舉人。如有衰弱難膺

民社者。即著照此陳奏。其有自不服老情願引見之人。著該督撫照大計六法官例。送部引見。候朕臨時定奪。著為令。徐廷槐。即照此例行。○又諭據經畧大學士傅恒等奏。總兵德福攻打賊寨。勇往爭先。受傷陣亡等語。德福身先士卒。奮勇捐軀。深為軫惻。著入祀旌勇祠。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禮部等部議覆。陝甘學政劉墀奏。稱迪化寧邊二廳。新設學額。前經奏准。於學臣按臨肅

州時將題目封固送交駐劄大臣局試。仍將試卷移送學臣取進。但考試題目必須嚴密。請於地方佐貳內委員遞送等語。查烏魯木齊距肅州往返六千餘里。專員解送。有曠職守。嗣後封發題目及移送試卷均應照例由驛馳遞。至武童內外場既係駐劄大臣考試。應令其於卷面註明雙好單好字樣。移送學政以憑區別進取從之。○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等奏。大兵圍攻老官屯。賊勢窘迫。賊目諾爾塔致書懇乞解圍。經臣等傳諭訓飭。嗣又遣小頭目節緞齎呈惜駁書函。籲請停兵。詞頗恭順。諾爾塔復謁見哈國興。叩求回書。臣等查其情詞似非狡詐。遂繕書曉諭。令其具表求降。送出內地。被留之人其投誠土司。嗣後不得侵擾。若能悉遵約束。即當奏請撤兵。付書遣去。得旨知道了。另有諭旨。傅恒又奏。臣自抵騰越以來。領兵前進。惟期迅奏膚功。詎意夏鳩渡江後。官兵多苦瘴癘。臣到老官

屯。即患腹泄。至今未痊。誠恐有誤國事。更念此次用兵。衆以為難。獨臣執意請行。致負委任。應請從重治罪。得旨另有諭旨。諭緬甸僻在炎荒。不足齒數。向來潛蹤巖箐。從不敢侵軼邊界。而中朝亦惟以化外置之。乃歷任總督自張允隨即已廢弛邊備。不能整飭營務。嗣是愛必達吳達善等亦因循不振。致緬匪易視內地。綠營與沿邊土司漸滋事釁。而劉藻辦理莽匪侵擾九龍江一事。既已畏葸無

能。由思茅退回普洱。輒行畏懼自戕。緬匪遂爾鳴張無忌。此歷來貽誤情形也。至命楊應琚往彼接辦。調度乖方。致賊匪闖入關內。騷擾土司。雖釁端不由伊肇。而其種種欺謾。屢飭不悛。其取罪實在於此。及再命明瑞前往。仍令以總督經理邊情。並未遽欲興師遠涉。而所統八旗勁旅。不過二千。且又分其半與額勒登額。由早塔一路取道合勒。迨明瑞自錫箔蠻結拔寨殺賊。乘勝深入。轉戰至小猛

能。由思茅退回普洱。輒行畏懼自戕。緬匪遂爾鳴張無忌。此歷來貽誤情形也。至命楊應琚往彼接辦。調度乖方。致賊匪闖入關內。騷擾土司。雖釁端不由伊肇。而其種種欺謾。屢飭不悛。其取罪實在於此。及再命明瑞前往。仍令以總督經理邊情。並未遽欲興師遠涉。而所統八旗勁旅。不過二千。且又分其半與額勒登額。由早塔一路取道合勒。迨明瑞自錫箔蠻結拔寨殺賊。乘勝深入。轉戰至小猛

育為時已久。屢促額勒登額移兵往援。乃敢抗延不赴。又復紆道迴內地。明瑞等猶沿途接伏。力期殿護全師。竟以策應不前。捐軀以殉其事。遂難中輟。彼時緬酋懜駭。雖曾具書軍營。懇停進剿。而所遣乃內地被留之兵丁。許爾功等八人。並未專派大頭目齎表乞降。此則國體所關。豈宜輕納。是以置之不答。然猶冀其悔罪輸誠。果能請命如禮。尚可宥其既往。並非必欲勞師動衆。為犁庭掃穴計也。

詎待至一載。逆酋仍頑梗怙終。而我國家當全盛之時。豈可任小醜跳梁。竟不示之懲創。況滇省綠營。恒怯積習。久為賊匪所輕。而阿里衮、阿桂。在彼亦未能相機部署。是以調遣吉林、索倫等。慣能殺賊之人。並閩省水師。同赴滇省。水陸夾攻。又因大學士傅恒屢請前往督辦。情既懇至。誼亦難辭。且其實心體國。經畫有方。至彼體察形勢。所言始為可信。遂命為經畧。往莅其事。此朕不得已用兵之苦。

心屢經籌議。不特軍機大臣聞之至熟。即王大臣等亦嘗諄諭及之也。至傅恒於七月間。自騰越進兵。視前此師期較早。兩月賊匪未及豫為防備。因得由戛鳩一路。統兵直進。收取猛拱。猛養。而其所經山徑崎嶇。江河紆阻。越險濟軍。備嘗勞瘁。且因敵刈糧不藉內地。轉饟及至新街會兵。策勵將士。無不賈勇爭先。於江岸沙洲。已連奪賊砦。殲賊五百餘。並殪其頭目。獲取舟航。轟械。賊皆望風披靡。如

此。殫誠宣力。不畏艱阻。實從來領兵大臣所罕覩者。及進次老官屯。率衆攻勦。而賊人守拒甚固。猝未能下。遂克彼屯。西一寨。誅戮賊衆。絕其糧援。復悉力圍其大寨。勢可計日而取。但其地水土惡劣。官兵在彼。多生疾病。即領隊大員。亦間有染患身故者。現今冬令瘴退之後。頓駐尚不相宜。則當陽生春。至以後。雖得老官屯。不可以深入明矣。且將士等為國抒誠効力。義應不避鋒鏑。若對敵畏却不

前尚當治以軍法。其能殺敵致果者。雖歿於行陣。朝廷自有優卹之典。即伊等亦安於分誼所當然。顧以我勇敢士卒。不用之於戰陣。而徒令其嘗試毒癘。於心實有所不忍。前經傅恒等節次奏到。朕以國威固不可不伸。而疊經奪咎。猶賊殄彼渠兇。亦既奮揚我武。況瘴鄉絕徼。氣候與內地迥殊。我兵之不宜久留彼土。實屬地勢所限。非兵力不足。軍儲不充也。朕籌辦軍國重務。一切惟順。

天而行。今審時度勢。自當知難而退。不宜復執直抵阿瓦之說。是以於半月前。即迭傳諭旨。決計徹兵。惟諭傅恒等將善後事宜。妥協經畫。實朕熟思慎處。久定於中者。今據傅恒等奏。緬酋惜駁。奉有蒲葉書。遣老官屯大頭目諾爾塔齋詣軍門。籲請貸其聲討。傅恒等移檄使受約束。義正詞嚴。前既諄諭徹兵。此時自應姑從所請。以完此局。在么膺醜類。反覆不常。原難保其經久馴服。但賊衆甫經叛。血。

諒不能遽萌故智。即或遲至數十年後。復有蠢動。自可隨時措辦。以靖邊圉。因以原摺令王大臣等閱看。在衆人未嘗不以為此事為機會適合。或有喜動顏色者。而朕實覺不然。若竟以此舉遽為欣幸。則與衆人之見何異。至傅恒另奏請罪一摺。若僅以攻寨未能迅克為歉。則阿桂亦同時任咎。尚為近理。乃以為力違衆議。執意請行。將此次出兵。引為一人之罪。殊為未喻朕意。此次出兵。原屬萬不。

得已。並非好大喜功。而傅恒承命經畧。職分應爾。設以為辦理非是。朕當首任其過。其次方及傅恒。豈宜獨以為己責。昔我。

皇祖於吳三桂一事。

諭令廷臣集議。衆意僉以為不可遽移。而主徹藩者。惟米思翰明珠數人。後逆藩抗命。衆皆歸罪。議徹之人。甚有以請誅之說進者。

皇祖深闢其非宣。

諭云。朕自少時。以三藩勢焰日熾。不可不徹。豈。

因吳三桂反叛。遂諉過於人。大哉。

聖言足為萬世法守。朕惟仰紹。

祖訓。奉為權衡。傳恒此事。即可援以為例。前於傳恒收服猛拱時。曾賜三眼孔雀翎。以示褒寵。傳恒即具摺懇俟功成後再行戴用。今既未經攻克賊巢。前所賜翎。即著繳回。仍用伊原戴之翎。即此於伊請罪之意。適足相當。想王大臣等亦當誠心允服。將此宣諭中外。並將原摺音漢發鈔。所有徹兵各事宜。著傳恒

等悉心妥議具奏。○改建陝西延安府安塞縣城。從巡撫文綬請也。○戊申諭曰。薩喇善著賞給副都統銜。前往庫爾喀喇烏蘇更換五吉。○諭軍機大臣等。據傳恒等奏稱。情駁遣人呈書。并諾爾塔叩見哈國興。籲請徹兵解圍等語。前因緬地水土毒惡。官兵不耐瘴氣。曾經降旨徹兵。今情駁又遣使乞降。自應照所請辦理。但此後須定規模。不可令緬首驕縱。即如書內懇求通商一事。尚應斟酌。情

駁如願為臣僕。納貢輸誠。則緬地皆我版籍。貿易無妨相通。倘止求徹兵。未請納貢通商。斷不可行。著傳諭傳恒等。即將此旨明切曉諭。再嚴禁內地商販。不得出關交易。軍機大臣等議奏。查向例慶賀之期。福晉命婦。均應齊集行禮。現在不到者多。殊乖禮制。嗣後凡遇慶賀。例應行禮之命婦等。如實有事。故令其由該旗咨報禮部。於年終彙查除喪服殘疾免議外。其餘一年內三次不到者。將各

本夫交部查議。得旨依議。但大臣命婦。諒非敢違例不到。或因無朝服所致。著加恩交內務府製備朝衣二十分。其品秩較崇者。不准給領。若副都統內閣學士及子男命婦。如無朝服者。臨期行禮。准其服用。嗣後倘仍託故不到。即照例將各本夫查議。吏部議覆。甘肅布政使蔡鴻業奏稱。新疆丞倅各缺。向例於甘肅揀員調補。查烏魯木齊額設同知一。通判一。倉大使一。特訥格爾額設縣丞一。呼

圖畢。及迪化惠遠綏定三城各設巡檢。一每遇缺出甘省丞倅無多。一時難得其人。請嗣後除銜缺相當者照例調往外。其銜大缺小者准借補銜小缺大者亦准借署。俸滿時仍照原銜陞轉等語。應如所請。從之。兵部奏向來揀選武舉不分等第。漢軍以門衛千總用。漢人以銜千總用。呈請隨營者由部考驗發省標學習。查武進士揀選按照等第。分別營衛武舉亦應畫一辦理。請嗣後漢人武舉

一二等以營千總用。三等以銜千總用。願隨營者仍照舊例。漢軍武舉一二等以門千總用。三等以銜千總用。無庸分發隨營。至隨營武舉報滿時即由該督撫咨發隣省拔補。不須再送部考驗。再臣部差官舊例揀選武舉俱准挑補。嗣後應於三等武進士及一二等武舉內截掣。三等武舉不准掣補。從之。是月直隸總督楊廷璋奏。口外四旗倉貯。歷今四年有餘。未經動撥。必須設法出易。查熱河

各處應買兵米。現因市價較昂。定價不敷採買。請將四旗存米就近撥給。俟熱河價平再行買補歸倉。得旨允行。兩江總督兼署江南河道總督高晉奏。清口壩工前經接築五十丈。留口門十二丈。十月間黃水增長。迴注清口。勢將倒漾。當即飭屬將東壩接築四丈。收窄口門。使清水足資抵禦。裴場天然等引河亦疏濬深通。現已完工。俟鹽河柴船過竣。並將鹽開口壩堵閉。節逾小雪。黃水自必漸

消。洪澤湖水應為蓄。以備來春濟運。今清口東壩只留口門八丈。正合機宜。得旨嘉獎。護理河南巡撫布政使何燭奏。軍營文報現關緊要。豫省中隔黃河。滎澤渡口溜緩水停。遇河凍水堅。必須守渡。查孟津河口在三門下游。溜勢湍急。向來不冰。由鄭州至孟津達衛輝之新鄉縣計程五百二十餘里。向無臺站。現屆冬至。恐猝然冰凍。已飭屬於孟津兩岸安設馬頭三處。並正腰站十九處。各備

馬十六匹。夫十六名。黃河若不凍塞。仍由榮澤渡河。倘遇堅冰。即由孟津飛渡。得旨嘉獎。陝甘總督明山奏。穆壘一帶。應移民戶。現已招募齊全。原派屯兵等。自應撤退。惟是新疆積貯。愈多愈善。新移戶民。亦需人照料。請將原派沙州等營兵五百名內。酌留一百。又建修房屋之穆壘營兵一百二十名。除看守倉庫。安設塘卡。需兵七十名外。餘兵五十。共兵一百五十名。留千把外委三員管轄。仍令

屯田。歲可收糧三千六七百石。其撤兵所遺地畝。將中吉布庫地三千餘畝。撥給現留兵丁屯種。奇臺并東葛根開種地七千畝。酌給明歲新移戶民耕種。至各兵原領牲畜農具。即分給屯兵。及新戶應用。其拽磨馬。亦仍留屯所。並於撤退各項匠役內。酌留鑽磨石匠一名。一切事宜。即令穆壘營守備兼理。將原派守備撤回。得旨覽奏俱悉。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等覆奏。彰寶現辦馬騾一千二百餘

匹頭奉旨。令臣等酌量需用與否。行知解送。查馬匹從內地解至軍營。路長山險。水草不佳。到營俱難適用。前此續送馬騾。僅挑取供應馱載。餘均發回。現議撤兵。更可無需。已知照彰寶停止辦送。報聞。署雲貴總督彰寶覆奏。軍營火藥鉛彈。前已運過五萬五千餘觔。現在騰越存貯尚多。又趲運藥鉛二萬觔。火繩六千六百盤。似足備用。臣即於十一月十二日。由騰越前赴老官屯辦事。得旨。知道。

了。朕審時度勢。定當撤兵。善後事宜。汝當盡心與軍營經畧將軍等料理妥協。勉之。署雲南巡撫明德覆奏。臣前摺奏稱。新街會合大兵二萬有餘。係就出關數目。奏報。計自七月內。傅恒帶兵四千八百名。九月以前。四次解送兵一萬二百餘名。嗣哈清阿等所帶錫伯兵。及阿桂調去龍陵兵。并野牛壩造船兵。共八千餘名。統計二萬三千餘名。查傅恒曾於猛拱一帶。留兵駐守。未經行知。臣處故臣

猶據全數具奏得旨汝竟成一無用之人矣
大奇又奏臣赴鐵壁虎踞二關查辦臺站
關內各臺甫經改設抽撥舊站馬匹尚未到
足先於採買馬內每站酌給十匹十五匹不
等并各派臺弁二員至馬夫雇覓夷民不能
馳驅又於每站量其道險者撥兵八名稍平
者撥兵六名其沿途道路俱係土司地方兩
年未修現委丞倅三員撥夫墊補報聞

實錄卷之八十七

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八

此修纂官經臣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副都統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臣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副都統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五次臣曹振鏞等奉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齡經臣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乾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十二月己酉朔

上幸瀛臺 諭朕尊養

璇闈展愛承

歡一切務臻隆備前者每逢

慶典加上

聖母皇太后徽號悉遵會典成規敬製金冊金

寶以為準儀昭度程式宜然近檢稽體仁閣

尊藏法物則

孝莊文皇后玉冊玉寶具存皆康熙年間

皇祖歷次加奉

太皇太后徽號所進者。乃知冊寶原有刻玉之制。因思國家

傳寶質皆琢玉而下逮親藩封爵冊寶亦得范金是嘉玉較視良金尤為寶貴。越歲辛卯恭遇

聖母八旬萬壽。朕將躬率羣臣恭加

徽號。用洽彞章。所奉冊寶自宜備極珍崇。以稱朕尊

親茂慶之志。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博稽舊典故

實錄卷八四八

十一

謹詳議以聞。尋議奏。臣等謹按歷代崇奉母儀皆以宮稱。至宋始隆尊號。並有加上冊寶之文。考其制度。刻玉與范金互用。惟宋仁宗天聖二年。上皇太后應元崇德仁壽慈聖之號。冊玉冊琮寶。哲宗元祐以後。凡崇上徽稱。皆如天聖故事。元元統二年。上皇太后玉冊寶明史詳於儀注。而制度不詳。蓋自昔典章互有異同。而冊寶用玉其禮特重。宋樂志所云寶鏤精瑯。冊鐫華玉。物盛禮崇。丕昭羣目。

是也。我

朝禮教修明。尊奉

慈徽超軼往古。

聖祖仁皇帝加奉

太皇太后徽號。恭奉玉冊玉寶。

大內珍藏。萬世為憲。

皇上尊崇

聖母。頻上

徽稱。

實錄卷八四八

十一

躬進冊寶。制因會典。質以黃金。固已尊養兼隆。禮文具舉。茲者上稽法物。聿繩

祖武。

詔以辛卯之歲。恭逢

聖母八旬萬壽。普天抃舞。敬奉冊寶。嘉玉為宜。

備極珍崇。用彰

盛典。臣等伏考周官曰。王者晉大圭。大圭一名

珽。左氏春秋以為昭其度也。又曰。天子執冒

四寸以朝諸侯。鄭氏云。名玉曰冒者。言德能

覆蓋天下也。禮記曰：圭璋特達，德也。天下莫不貴者，道也。以天下之至貴，奉特重之典制，是宜遵揚懿美，宣示隆文，載命工倅，敬書

鴻號，琢球琳之美質，發圭璧之光華，綿

景福於無疆，紀

徽音而有慶，較之錯采鏤金，愈益欽其貴重華

美者也。矧今

聖化覃敷，琛賁畢集，闕河崑崙之珍，上貢

闕廷，用以恭製冊寶，象功昭德，奉進

璇宮，攄

天章之魏煥，昭

慈教之恢宏，信所謂合中外以尊

親受共球而歸善，自古帝王未有倫比。臣等遵

旨謹議，此次恭奉

皇太后冊寶，皆用嘉玉，以隆

慶典，所有一應制度及冊匣寶蓋，應行製造事

宜俟命下之日，交該衙門敬謹辦理，從之。○

賑卹江西德化、德安、南昌、新建、進賢、鄱陽、餘

干星子、都昌、建昌、瑞昌、湖口、彭澤、十三縣衛
本年水災貧民分別蠲緩額賦及蘆課錢糧
○庚戌

上御乾清門聽政○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曰：吳必達前於
勦捕臺灣賊匪黃教一案，其初既過事張皇，
又不實力奮勉，剋期竣事。至奏報獲賊，復為
革弁冒陳功績，因降旨革職。令其前赴雲南
軍營効力贖罪。今思吳必達於臺灣匪案發

覺時，聞信即帶兵渡海，其情似屬勇往。後雖
不能督勵將士迅速勦擒，究係親莅行間，始
終其事。且伊於水師營務尚稱熟悉，所有福
建水師提督員缺，加恩著吳必達補授，仍帶
革職留任，以觀後效。○諭軍機大臣等：滇省
辦理軍需，計前後撥解帑銀一千三百餘萬。
歷來該督撫等並未將用存數目分晰具奏。
今既降旨徹兵，應用款項已可約畧截數。所
有前項銀兩已用若干，現存若干，著傳諭彰

寶明德速行詳細確查。開列清單具奏。並將用過各款。即按例覈定實數。報部覈銷。尋奏遵查前後撥解軍需銀一千三百二十萬一千餘兩。從前隨時支放。今大兵凱旋。約畧截數。已用銀九百八十萬二千餘兩。其餘現存庫備支。俟按款覈實。造冊題銷。得旨。覽。○刑部等部議覆御史胡翹元奏稱解運京銅。請令該督撫於已得實缺者選派。不許濫委試用人員等語。查滇省正加四運銅。定例派正印等官。分八起領解。需用多員。若拘定久任之人。恐致不敷。臣等酌議於現任各官外。其試用人員。已署州縣者。准委分發初到者。不得濫派。至解送官犯。惟擇現任員弁押解。不准差委試用効力等員。從之。○以原任禮部尚書陸宗楷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辛亥。諭據楊廷璋奏。浚河神宇告竣。請奉皇太后安輿。拈香祝釐一摺。天津近依輦轍。朕前此親臨巡視。經理浚河工程。俾得永資樂

利復以

神庥昭應。歲稔瀾安。勅建

浚神祠宇。用答嘉貺。該督既稱茲當輪奐。維新之候。喜值普天同慶之辰。畿輔輿情。願切瞻就。自宜俯從所請。於明春掖

輦承

歡。祝延瞻禮。以慰蒸黎望幸之忱。明年為朕六旬慶節。敬當展謁

東陵。

西陵禮成旋蹕。正屆春和。即敬奉

慈輿。訊吉前往。該督其飭所屬一切務從儉約。毋事增飾繁文。副朕行慶省方嘉惠。旬民之至意。所有應行豫備事宜。著各該衙門照例豫備。又諭。邇年辦理征勦緬匪一事。調兵撥餉。所經各省及滇省屯駐兵馬。承辦軍需各處。雖一切供億俱係動支官項。絲毫不以累民。但沿途運送夫馬。執役服勞。未免稍資民力。而百姓等急公赴義。踴躍可嘉。節經宣

諭賞給帑銀分別蠲緩以示優獎今已降旨
徵兵所有振旅官兵經過各省均須照前辦
理雖前此存貯賞銀足供寬裕給發而小民
勤懇趨事用宜更沛恩施著再加恩將雲南
辦理軍需地方及永昌騰越普洱三府州明
年應徵地丁錢糧蠲免十分之五其直隸河
南湖北湖南貴州等省經過各州縣明年應
徵地丁錢糧蠲免十分之三該督撫其董率
屬員實心察覈經理俾閭閻實被恩膏副朕

體恤良民嘉惠無已之至意 又諭滇省現
在徵兵伊勒圖到京後仍可回伊犁將軍之
任增海侯伊勒圖到任後著仍回福州將軍
任其理藩院尚書事務既有福隆安兼署增
海仍可帶銜前往所有福州將軍員缺現係
溫福署理毋庸另行補授 又諭曰吏部侍
郎何逢僊現在患病著派太醫院堂官陳世
官前往診視 刑部議覆廣西巡撫宮兆麟
疏題盧將毆傷梁亞受一案因梁亞受與盧

將聘妻黃寧璋通姦盧將前往捉獲毆傷致
死該撫以例無明文照擅殺律擬絞查聘妻
與人通姦非當場捉獲無憑控告又難棄休
是聞知往捉亦屬事不得已請酌定科條嗣
後凡有因聘妻與人通姦本夫前往捉獲除
已離姦所非登時殺死者仍照例擬絞外其
登時殺死及逐至門外殺之者照本夫殺死
已就拘執之姦夫律擬徒其在姦所捉獲而
非登時殺之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如姦夫拒

捕格殺律得無論此案盧將應改擬杖一百
徒三年並請載入則例一體遵辦從之 命
兵部尚書蔡新總理國子監事務 命服闋
翰林院侍講學士汪永錫仍在尚書房行走
調廣西巡撫宮兆麟為湖南巡撫以吏部
侍郎德保為廣東巡撫江寧布政使陳輝祖
為廣西巡撫調江蘇布政使姚成烈為江寧
布政使以蘇州織造薩載為江蘇布政使
士子

上幸瀛臺

御書天津泰堡莊

浞神廟扁曰甸流承佑 諭曰哈國興自進
勦緬匪以來甚屬勇往出力今在老官屯辦
理軍營諸事尤為妥協且伊於邊務夷情素
所熟悉令其整理滇省營務於地方更覺有
益哈國興著調補雲南提督並加太子太保
銜以示獎勵其貴州提督員缺即著長青調
補 又諭據傅恒奏滇省水師船隻用日無

多即有損壞再四思維於心實覺難安請將
用過物料價值及匠工人等所支各項查明
賠補等語所奏不可行此次進勦緬匪兼用
舟師乃出自朕意並非傳恒一人倡議承辦
且伊於造船一節任勞任怨始能剋期集事
至船身大小尺寸與江路不能適合原非可
以豫料若因此遽行引咎自認賠補揆之事
理既未允協而將來遇有國家公事大臣等
誰復肯一力擔承辦理乎傳恒所請賠補船

隻之處竟可無庸置論並將此諭衆知之○
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恒等奏緬酋得祿萬遣
人到營請安并請出寨相見等情得祿萬輸
誠求見經哈國興明白曉諭情願納貢所辦
甚為得體此次哈國興諸事奮勉坐辦一切
似更優於長青是以將伊調補雲南提督已
另降諭旨矣再摺內奏稱頒給渾覺印信暫
未交付等語渾覺首先內附願為臣僕故特
鑄給印信應即頒發仍問其情願內移與否
妥為安置至興堂扎稟懇解象來京不過瞻
觀邀恩之意著准其前來到京後再降諭旨
軍機大臣等奏查汲古閣刻十三經十七
史唐詩鼓吹吳偉業梅村集王士正漁洋集
等書均有錢謙益序文應請徹去得旨知道
了其經史及諸集內所有錢謙益序文語無
悖謬者俱不必徹燬 予故署雲南臨元鎮
總兵吳士勝祭葬如例 癸丑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幸瀛臺 諭前因阿思哈於軍務尚為諳習特用為雲貴總督乃甫到蠻暮即以辦理糧馬竭蹶為辭顯係心存畏怯豫為諉卸地步封疆大臣身任軍行重務如果於邊外情形確有所見自應將其風土事宜妥籌全局詳悉入告方為合理而阿思哈當大軍鼓勇進剿之初遽以動出萬難搖惑衆心豈臣子仔肩軍旅重任之義是以將伊革職留於軍營効力贖罪今已降旨撤兵阿思哈在滇無事且覈其前此所奏雖意存取巧而其言尚不甚失實阿思哈著加恩令其來京補授吏部侍郎仍帶革職留任以觀後效 又諭據楊廷璋奏驗看推陞遊擊之靜海營都司蘇璋精力衰老弓馬不堪不特不宜陞任遊擊併難勝都司之任請旨勒休等語所奏甚是各督撫驗看推陞武弁其中即有年力衰頹不能勝任者往往以已經陞用心存姑息概行送部楊廷璋乃能於驗看之

時據實奏聞具見其實心任事昨經何燭奏將截取舉人徐廷槐改用教職一摺曾降旨允行並令各督撫詢明其中如有自不服老不甘廢棄者即照大計六法官例送部引見候朕定奪以服其心嗣後督撫驗看推陞武弁亦照彼畫一辦理著為令蘇璋即著該督遵例行 以大學士尹繼善為翰林院掌院學士 調鑲藍旗蒙古副都統弘昫為鑲紅旗滿洲副都統以頭等侍衛海蘭察為鑲藍旗蒙古副都統 甲寅

孝惠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東陵 諭軍機大臣等據步軍統領衙門奏正白旗大糧莊頭潘開第之叔潘煜呈控富殿和等霸占官地官房並劉玘等欠銀不還各情節請將潘煜解交直隸總督遴員詳勘訊究明確定擬等語民人隱占官地已屬大千功令而潘煜供內又有陞任知州誇喀家人田八霸種響水窩地二頃一節以本地官

員縱容家人侵占官地其事尤不可為訓所
控是否確實必須徹底根究嚴行懲治以肅
官箴著交楊廷璋即速派委幹員前往詳細
查勘並所控各情節一併秉公查辦務得確
情據實具奏誇喀現任清河道斷不可將伊
所屬之員派往致有扶同掩飾情節如果查
出誇喀實有縱容家人霸地情事即行據實
叅處毋得稍有瞻徇軍機大臣等奏查續
藏經內有錢謙益塔銘跋二種擬請刪去得

旨錢謙益銘跋二種所言皆釋家之事語意
俱無關礙亦不必徹去 乙卯

上幸瀛臺 諭總管內務府大臣員缺著劉浩
補授劉浩明年前往泰山時著邁拉遜署理
又諭據吳達善等奏普安州民人吳國治
等控告許文衡等私派累民一案該州知州
陳昶隨同會審勒取悔狀顯有迴護情事請
旨革職等語陳昶著革職與案內有名人犯
交吳達善等一併嚴審定擬具奏 又諭據

傅恒等奏護軍統領烏三泰在軍營病故烏
三泰自到滇以來臨陣勦賊甚為奮勇從前
造辦船隻亦頗得力今聞溘逝殊堪憫惻著
加恩交部照伊柱例議卹 諭軍機大臣等
據吳達善等奏查審劉標標虧缺銅觔及永泰
揭報高積各款已於摺內批示良卿與高積
交密往還並令幕賓通同勾結肆意侵漁實
出情理之外不料良卿竟敢如此督撫與藩
臬至於上下一氣串通結納任意營私將何

事不可為此則甚有關係不可不審明從重
治罪毋令稍有遁飾至永泰馬元烈為劉標
本管上司豈有餽送遍及撫司而道府轉無
交結之事切不可聽其一面供詞致令狡展
該督等務悉心嚴究俾底裏盡露以成信讞
其普安州知州陳昶於承審吳國治一案勒
取悔狀顯有迴護情弊已降旨將陳昶革職
交該督等嚴行審訊定擬此案原被告既確
有其人而被誣之許文衡等又曾經州民吳

國治等控告。必非盡係虛誣。而從前良卿等即委該州會同查辦。致有抑勒迴護之處。均須徹底查辦。以示懲儆。至於民人呈詞。敢於夾入軍臺包袱內達御。實屬可惡。即所控審訊屬實。亦應另案查明。重治其罪。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又諭前因軍臺遞到阿桂奏摺。包袱內夾有普安州民吳興等具控該州官吏土目人等侵蝕派累一案。當經寄交吳達善等查審。今據奏稱。委員前往查辦。原被告

俱實有其人。至所控州役許文衡一犯。曾於三月內經州民吳國治等在經畧大學士傳恒處控告。隨即發交查訊。良卿飭委貴陽府知府韓極并令該州陳昶隨同查審。訊係虛誣。取有吳國治等悔狀。將許文衡羈訊等語。良卿等查辦此案時。以普安州民人所控之事。仍令該州會審。致有抑勒取結情事。辦理實屬未妥。已諭吳達善等徹底查辦矣。經畧所過地方。遇有呈控尋常事件。原可飭交該

州縣詳查辦理。若事關官役私派累民。即在途次軍務匆忙不暇具奏。亦應一面批發。一面遇奏事之便。隨摺附聞。此案傳恒接受呈詞。何以未經奏及。著傳諭傳恒。令其遇便奏覆。尋奏臣趕赴軍營。沿途從不接受呈詞。此案實未經批發得旨覽。經畧大學士公傳恒等奏大兵圍攻老官屯。緬匪惜駁遣人致書懇求罷兵。情願繕具表文。十年進貢一次。茲差頭目二人呈送洋錦呢布等物。臣等堅

却不受。經頭目等率夷衆一百八十餘人。負荷陳設營門。再四懇求。即飭令接受將魚鹽菜蔬等物。分犒軍士。綢緞銀牌。分賞夷衆。並令哈國興諭以納貢時表文。須遵各外藩體例。應恭繕具書。緬甸國王臣某奉表。大皇帝陛下。以昭規制。該頭目即書寫存記。察其言詞。似無欺飾。諭軍機大臣等。據傳恒等奏稱。緬酋惜駁遣人到軍營齎送錦布等物。并見哈國興當即諭以表文規制等語。所辦

甚是前此惜駁懇求通商曾經降旨傳諭傳恒不允所請今既願奉表稱臣輸誠納貢通商自屬可行但此時且不必曉諭俟其來京時再降恩旨著傳諭傳恒等知之以乾清門侍衛興兆為正白旗護軍統領 丙辰上詣

大高殿行禮 奉

皇太后幸瀛臺 諭據永貴舒赫德等奏稱審明雅爾牧場盜馬一案請將巴爾品等分別治罪并令卓勒齊將圖伯特帶回哈薩克辦理等語圖伯特雖未經盜馬從前在禁脫逃究屬有罪應行責懲乃僅交卓勒齊帶回辦理未免姑息舒赫德著嚴行申飭巴爾品於此案顛預了事甚屬不堪著發往伊犁枷號示衆扎隆阿扶同巴爾品草率完案著交部嚴加議處永貴查出實情不即具奏亦係瞻徇著交部議處尋議扎隆阿應照例革職永貴應照例降三級調用得旨扎隆阿著革去

副都統職銜仍留塔爾巴哈台自備資斧効力贖罪永貴著降三級調用 丁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吏部議奏署雲貴總督彰寶奏參革雲南呈貢縣知縣楊家駒科派累民一案該管各上司應照例分別降革得旨吏部議處失察參革呈貢縣知縣楊家駒科派累民之各該管上司分別降革一本朕詳覈案情楊家駒借採辦軍需為名剋扣侵漁數至累萬而教諭沈錫串通干與亦有收受生童豆石之事該管上司漫無覺察非尋常失察可比但督撫藩臬係統轄大員與專管稽查者尚屬有間猶可稍從寬貸所有本案内之前任總督阿桂巡撫明德喀寧阿布政使錢度宮兆麟均著從寬免其革任仍註冊前任巡撫鄂寧著仍留三等侍衛職銜至道府等為州縣親臨上司教職乃學政專轄平日既不能嚴行約束遇事又毫無見聞若不按

例降革。伊等且視吏議為無關輕重。不足以懲創。學政于雯峻。李敏行。均照部議降四級調用。道員陳作梅。馮光熊。知府張鑑。彭理。趙春福。均著革職。來京引見。近來外省吏治廢弛。積習牢不可破。是以朕於議處本章。無不詳審批閱。力為整頓。其中有因公干議者。每予加恩曲貸。至於失察所屬侵貪大案。其咎實無可逭。若一概姑容留任。何以挽頽風而肅吏治。但不明白宣示。恐外間無識之徒。

尚以為朕於票簽出名之員。則留心披覽。而本內不出名之道府等。並未加詳覈。不能體朕整綱飭紀之至意。而反有為之抱屈者矣。著將此案內學政道府等。照議降革緣由。詳悉諭眾知之。步軍統領奏山西監生張英呈控汾陽縣知縣收董志舒銀曲為枉斷等情。請解往晉省交撫臣委員詳審。得旨此案著派侍郎德成。馳驛前往山西會同該撫秉公查審具奏。以太僕寺卿袁守侗為吏部

左侍郎。命工部員外郎李廷揚提督雲南學政。戊午諭明歲為朕六十慶節。祇循彝典躬謁。

東陵。

西陵復據楊廷璋奏直隸臣民情殷瞻就籲請歡奉。

慈輦巡莅天津。以申祝。

釐望幸之忱。業已降旨允行。隨即奏聞聖母。茲蒙

皇太后以後歲為

八旬萬壽。亦欲於明春同朕展謁。

兩陵禮成再幸津門。朕敬承

懿旨。益切欽愉。謹涓吉於來年二月十八日恭奉。

皇太后聖駕啟鑒。所有應行典禮。著各該衙門敬謹豫備。予故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果毅公阿里衮祭葬如例。謚襄壯。已未諭。昨以雲南迤東道陳作梅雲南府知府彭理於

楊家駒科派侵肥數至累萬乃以親臨道府漫無聞見非尋常失察可比因降旨照部議革職實伊等咎所應得但滇省雖現已撤兵而一應糧馬軍務道府等均有經辦之事未便遽易生手陳作梅彭理著革職暫留原任俟經辦軍務全行完竣後該督彰寶再行奏聞出具考語送部引見○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恒等奏稱前此寄書惜駸諭令嗣後毋許侵擾土司人等伊皆遵奉猛拱土司渾覺似

應仍回本處等語大兵一到猛拱渾覺即行歸附隨營復極奮勉此時理宜代為籌畫若令其仍回本處萬一緬子滋擾殊為不忍前曾降旨令傅恒詢問渾覺酌量辦理今據來奏此旨尚未接到朕意仍須向伊明白曉諭如願內移即擇一善地安插仍於所屬頭目內酌派一二人留駐猛拱承收地租其猛拱內親屬一併攜帶內徙亦可如伊不願即聽其便再摺內所奏木邦一帶兵俱撤回甚是

各處水土惡劣官兵難以駐劄惟諭令土司等自為防守倘緬子來犯即可率領土練抵禦若果力不能敵內地自當救援此際傅恒病勢如何深為廕念大功已竣惟宜善自調養緩程來京著派御醫陳世官同伊子福康安馳驛前往調治○以告休奉恩將軍果爾明阿子祿哈布禮故奉恩將軍珠蘭泰子靈嵩故奉恩將軍六十八子俊福各照例襲職

庚申諭軍機大臣等前以各省被災處所

如有應需加賑之處著各督撫查奏於新正頒發加恩諭旨旋據文綬奏稱陝省定邊一縣被電處所應請加賑等語該省被電之處僅止一縣且電災所傷禾稼不過徑直一條並非遍及未便因此概予加賑亦不值以一邑偏災特降恩旨該處民人如果艱於覓食止須酌量借給口糧籽種以濟春耕即或實有待賑情形該撫亦應據實具奏候朕批允遵行將此傳諭文綬知之○辛酉

上御乾清門聽政○詣

皇太后宮問安○戶部奏各省捐納貢監舊照未填年貌三代者前經奏准勒限三年繳換今屆限滿各省未換者尚多恐邊遠窮鄉不諳例限請勅各督撫再寬限一年彙齊報部逾限外即將原照查銷得旨此奏甚是但勒限一年恐為期稍緊尚有未能及時繳換者著從寬予以二年之限即在邊遠省分俱不難一律呈繳如再逾期不換則是伊等自行

貽誤即將原照查銷亦不為過○壬戌諭本日御史魯贊元條奏時事朕初意其或果有所敷陳及細加披閱則臚列各款不過隨意摺撫支詞累牘所舉既無指實所論又全不曉事體徒欲附名建白以博其他日疏稿流傳於朝廷政事有何裨益若竟行擲還恐無知者又以朕於言路奏章不為省覽特於摺內逐一舉出明晰宣示如所稱現在舉行計典卓薦人員內倘有貪黷不法及薦後有犯

贓劣跡請將督撫監司照例子以實降一節自來內外大臣濫舉贓劣人員吏部原無不議以實降者朕隨事覈其情節分別定奪祇以大員中人材難得因酌量從寬降留設令盡從部議上司每案皆令同時去官勢不能無乏才之慮此朕用人不得已之苦心然其中遇有平日庸碌無能及不肯實心任事如觀保陸宗楷良誠嵇璜吳紹詩暨失察李應龍楊家駒兩案之該管道府等未嘗不照議

實降而屢飭不悛之明德錢度並革去頂帶俱經降旨通諭魯贊元豈因近日辦此數案遂爾妄為揣摩率引成例不問事理之能行否耶又稱奸民聚眾傳播邪教等案詳察倡首糾夥始於何年月將不能察緝之地方官照貪黷例永不敘用一節此等案件大吏等向多因循陋習不肯盡法懲創經朕力為整飭督撫等始遇事查辦不敢稍存諱匿是以年來發覺之案較多若如該御史所奏於失

察人員治以貪黷之律。則立法過峻。地方官顧避考成。轉啟掩覆欺朦之漸。是防弊適以滋弊也。又稱荊州官兵向有資濟生息二庫。得支官項。今二庫議停。借貸富戶。生計益難一節。滋生銀兩一事。於兵丁固屬有益。但行之日久。在官居營運之名。究非體制。因而降旨議停。然皆通飭部臣及各省統轄大員。悉心詳酌條款。如紅白賞銀。自用官項支給。兵丁急需。並非漫無體恤。至其日用省耗盈絀。本在人自為謀。試問二庫未停以前。營兵等果能專恃官借。遂無一向人借貸之事。魯贊元能保之乎。況各省情形不一。惟在駐防大員等隨宜調劑。又何必如此。總總過計。妄生異議乎。至稱兵丁馳驛馬匹一節。自屬勢所必有。但彼時正當趨期前進。官兵等途中馳驟。恐致愆期。於理宜然。竟可毋庸置論。又所奏撤回之兵。自湖南改由長江。經江南。山東。舟行抵通一節。交軍機大臣議奏。以為事不

可行。亦無庸置議。至所奏督撫司道辦兵辦賑。州縣以供給為難一節。有司逢迎上司。豫備供給。久經嚴禁。從前並曾通諭切查。雖據各督撫僉稱現無其事。原不能保其必無違犯。而上司之需索屬員者。近日如良卿。方世雋等。一經敗露。即予革職。審擬不少寬貸。魯贊元既為此奏。即應將沿途豫備及收受供應之員。指名糾劾。自必據摺查訊確實。重治伊等之罪。若所指訊無影響。亦難辭妄奏之咎。乃徒約畧其詞。顯沽直名。而隱以含糊塞責。將復憑何查覈。朕用人行政。凡事必使水落石出。從不肯顛預了事。該御史若以為得自風聞。此乃言官惡習。豈容在朕前嘗試。夫風必有所自。聞必有所因。該御史果得自何人。或係親知傳說。此時俱不能更為掩護。若僅託之捕風捉影。妄思誣陷他人。實無此情理。假使有人亦效其技。謂風聞魯贊元且將為不軌之事。朕即不立治以重罪。而革職審

問該御史又豈能當之乎。以已度人。則風聞陷人之端。不可開明矣。又奏稱。官兵途次。呵辱職官。鞭撻人夫一節。兵行所過。各有管隊人員。沿途照料。又有地方司道以下各員。彈壓稽查。倘兵丁目無法紀。至於辱及職官。領隊及地方各員。豈有不奏聞查辦之理。且職官為誰。其人既已受辱。並非姓名不可舉似之人。魯贊元即應指出。便由此訊究。其事是何月日。何隊何員所領之人。逐一根究。無

難立窮底裏。又豈可以虛詞文致。不為舉實乎。此二事。俱著魯贊元明白回奏。務須逐一指實。毋得稍涉游移。自速咎戾。魯贊元摺著擲還。軍機大臣議摺并發。並將此諭眾知之。又諭曰。達桑阿著賞給副都統銜。前往闡展。更換福僧額。癸亥。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諭曰。蔡新住房失火。致伊孫亦經燒斃。情殊可憫。所有燒損官房。著加恩官為修葺。免其自行

賠修。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安肅縣民左常女左氏。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九

監修總裁官總纂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副都統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副都統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總纂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四年己丑十二月甲子諭雲南鶴

麗鎮總兵員缺著傅恒等會同彰寶於軍營出力副將人員內揀選一員奏明補授○諭軍機大臣等鶴麗鎮總兵現在出缺此時軍營出力人員堪以調補者尚不乏人已降旨令傅恒等揀選一員奏明補授矣滇省各鎮內前經兵部議有應行裁汰之缺彼時因辦理進兵之事曾諭俟軍務告竣再行辦理今已降旨撤兵傅恒等現籌善後章程此事亦應辦及著傳諭傅恒等會同彰寶即將裁鎮

事宜一併詳議妥辦具奏○以翰林院掌院學士尹繼善充日講起居注官○以故一等承恩公嗣存子晉璽一等男九格子普托保各襲爵○乙丑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閱魯贊元覆奏摺更不成話昨該御史奏稱辦兵辦賑州縣以供給上司為難等語似皆確有所據而故為隱約其詞是以傳旨令其明白覆奏今該御史摺內

於所指何事及聞自何人之處概為隱飾並不明晰敷陳轉引黃肇隆時廷藹劉標梅立本各案希圖塞責此等貪劣不法各員久經就案嚴行查辦何待再言且與該御史所奏辦賑辦兵之款有何關涉竟欲藉以朦混了事乎至兵丁毆打縣役及燒斃馬匹割傷民夫等事一經該督撫奏聞即飭於該處正法以示懲儆而其中如廣西解馬兵丁陳日陞毆打水夫一案因情節稍有疑竇於秋錄予

勾後仍速行傳旨暫停處決。俟覆審得實。始行正法。朕之重人命而嚴軍紀如此。天下宜無不知矣。然此皆係久經辦結。與該御史昨奏呵辱職官之事。更屬無干。乃撫拾以圖搪塞。其心更不可問。該御史既言之鑿鑿。已有不能掩覆之勢。况朕綜理庶務。無問大小。總期底蘊畢露。從不肯稍涉顛預。魯贊元著再行明白回奏。如所奏仍不以實。則取咎逾大。不能復為曲貸矣。此摺仍擲還。尋奏。臣以辦兵辦賑。帑重事繁。廬州縣有供應之累。又以此次凱旋兵丁衆多。恐致滋事。故冒昧陳奏。皆係妄憑臆見。並非確有見聞。請將臣從重治罪。得旨。魯贊元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曰。歐陽永禕奏大計才力不及之員。例應降調。請將科目出身之知縣。概以教職降調一摺。所奏甚屬非是。大計為激揚鉅典。所以飭吏治而示創懲。六法官各有應得處分。定例遵行已久。豈容輕議更張。至才力不及之員。

必因其闕茸無能。始行糾劾。降補佐雜。已屬優容。又何得妄為區別。况由科目銓授之人。或平日尚無大過。僅止不勝民社者。各督撫久經隨時奏請改教。安能留待弊吏之時。則此等列於不及之員。并不堪司鐸明矣。且計典被劾者例。俱送部引見。候朕定奪施行。該上司從不能稍有屈抑。而此輩庸碌者流。當官既不能舉職。即為國家無用之人。科目與他途何異。况黜陟乃朝廷馭下之柄。即大僚貶居末秩。尚不敢違。顧於科甲出身之縣令。竟不屑以丞簿卑棲。公然與成憲相抗。紀綱尚安在乎。聞歐陽永禕前在河南鹽驛道任內。舉發朱若東等私得鹽規一案。外人有議其刻覈者。其實係伊分所應辦。伊必因前事不愜人意。欲以此舉博收名譽。冀為掩蓋。所見已非公正。且伊身任藩司。考績是其專責。乃當舉行計典之時。敢為此奏。陽託量材授職之名。陰施分途擇官之計。明係袒徇科目。

取悅庸流實屬有心取巧。明季科目官官相護。甚至分門植黨。債事誤公。惡習牢不可破。乃朕所深惡。而痛斥者。方欲悉力屏除。豈肯聽以此等伎倆。巧為嘗試乎。歐陽永禔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曰。副都統公豐安在軍營甚為出力。今於徹兵時病故。殊堪憫惻。著加恩照軍營病故例議卹。諭軍機大臣等。臺灣鎮總兵章紳於本月十四十五十六等日連進三摺。朕初意其惜費見小。必係差一人齎摺。而今分日呈遞者。因令軍機大臣傳詢齎摺之人。則差弁實係三員。其摺皆隔六日拜發一次。殊非情理。地方果有緊要事務。即甫經具摺之次日。何妨復遣人馳遞奏函。若不過如章紳所奏三摺。即併作一次。各封入奏。有何不可。顧為此不憚煩耶。且據伊差弁所稱。每人給路費銀八十兩。如此糜費。於事何益。且令各弁接踵渡海。僕僕道途。亦非體恤末弁之意。章紳甚不曉事。著傳旨申飭。

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等奏。臣等於十月二十六日至虎距關暫駐。地方雖覺寬濶。霧氣甚大。官兵仍不能勝。因思既已徹兵。不若前至騰越永昌一帶駐劄。可省內地運糧之力。但兵俱全退。將來惜駁納貢至關。無人駐守。不足示威。遂令馬彪雅爾江阿領兵一千五百名在虎踞關暫駐。馬得勝領兵一千名在蓋達暫駐。孫爾桂領兵一千五百名在遮放暫駐。其餘滿洲吉林錫伯索倫厄魯特兵分隊前行。各綠營兵亦隨後續退。此內惟成都福建兵出派日久。即令各回原省。餘俟到永昌另籌具奏。報聞。又奏。臣等行至虎距關。有緬子頭目得楞覺蘇蓋答角蘇帶六十餘人前來請安。據稱探問守關大人確係何人。以便進貢時經由關口。求其指示道路等語。遂令叩見馬彪雅爾江阿。并酌給賞賚。察其情詞實覺喜出望外。得旨覽。以原任浙江布政使劉純煒為太僕寺卿。以步軍左翼

翼尉玉麟為鑲紅旗蒙古副都統。以故二等子法隆武子穆克登額。二等男濟住子薩東阿。三等男輝昌子廣全。各襲爵。○予故雲南鶴麗鎮總兵德福祭葬如例。○丙寅諭軍機大臣等。今日召見各省陞見將軍副都統等。問及官兵因公出差。借貸官項。有動用馬價者。有豫先扣存俸餉。臨時借給者。官兵借項。動用存公銀兩。尚屬可行。若豫扣俸餉。不惟有損伊等生計。且亦不成事體。著通行傳

諭各省將軍副都統。嗣後一切差務。須少派官兵。以惜其力。其有緊要差使。應須借貸官項者。除紅白賞銀外。另籌款項備給。不得扣存俸餉。○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等奏。臣等遵查從前遺失報匣。據糧道錢受穀稟稱。差委撫夷在塔羅夷寺。拏獲送報兵丁。詢悉走錯道路。報匣尚存等因。嗣由夏鴻遞到報匣。查看並無奏摺。詢據哈國興查係九月初五日。遞至南底壩。把總杜雲鶴派兵姚沛李應貴

遞送姚沛半途染病而返。李應貴途遇野人搶掠。遺失奏摺。畏罪藏匿寺中。經差兵拏獲。解至蠻壘。患病身故等情。據前後二稟。一係兵丁迷失道路。一係野人搶掠。情節不符。該兵業已病故。無從追究。應將把總李雲鶴責革示懲。得旨。另有諭旨。諭軍機大臣等。據傅恒等查奏。遞送七月二十八日所發報匣。遲延遺失一摺。其中情節殊不可解。奏摺既已無存。何以轉留匣袱。其非野人搶掠可知。即

云途間將匣鎖跌損。匣外尚有綢袱包纏。奏摺何由遺失。或係該兵丁疑匣內貯有他物。私毀匣局。欲圖攫取。及匣開。惟見奏摺。又不能復令封鎖如前。始生畏懼。遂將摺拋棄滅跡。攜匣潛蹤。亦未可定。但李應貴於被獲後。旋即物故。已無從詰詢。姑可置之弗論。其把總杜雲鶴。於緊要軍報。僅派兵丁兩人齎送。且又派此等膽玩之人。實屬藐視軍務。自應革退。重加責處。以示儆戒。至姚沛半途染病

而返之語亦未足信。該兵丁如果患病沈重。即當艱於動移。今既能回至本臺。又何難送至前站。其為託故避差。更無疑義。亦應詢明從重究處。將此一併傳諭傅恒等知之。○旌表守正捐軀之山東恩縣民桑某妻吳氏。○丁卯諭軍機大臣等。滇省現已撤兵。一切善後事宜。自應及此時熟籌妥辦。所有裁汰總兵一節。昨已諭令傅恒等會同彰寶即行查辦。因思滇省不特營鎮應議裁併。即知府一項額缺亦多冗設。有一府不過一兩屬者。甚有竟無屬邑者。覈其所治。尚不及腹內一劇縣之大。而寄以知府專城。殊非體要。蓋由從前鄂爾泰辦理雲南邊務時。意在張大其事。而未加覈實。於地方事務毫無裨益。自當就各府情形。量為改併裁減。以重官制而專職守。至與緬夷貿易一事。前已有旨。如果該酋奉表稱臣。誠心歸順。尚可俯從所請。但商民貨販出入。諸事亦當豫定章程。前此邊務廢弛。

弛聽民往來自便。致多流弊。今若准其交易。自應酌定會集之時。並於新街等處指定地面。至期選派文職同知武職守備各一員。酌帶兵役數十名。前往稽察彈壓。事畢督令商民即回內地。毋許逗遛滋事。其非交易之時。各邊隘仍嚴禁奸民偷越。方為兩得。再如永昌邊外茂隆廠銀礦。向有內地民人赴彼開挖之事。其地距關口寫遠。稽察有所難周。伊等恃無檢制。與獮夷等雜處牟利。奸弊潛生。緬地漢奸大率不過奸商及礦丁兩種。自當設法嚴禁。以清其源。此等諒皆遊手無賴之徒。羈棲異域。止圖自贍其身。罔顧利害。甚且漏洩內地事情。實為沿邊蠹病。設邊內良善貧民亦有資此為生計之處。似又未便一例禁防。但滇省自用兵以來。邊禁既嚴。編氓自不能輕出。伊等連年日用之需。又何所賴。務須查明實在情形。如果滇民有必資贍給之處。則當另籌妥辦。否則竟宜永遠禁止。庶淨

葛藤至普洱邊外十三版納。向俱歸附。自經莽匪滋擾。竟有為彼侵占者。伊等現在是否仍隸內地。能否無誤耕作。照常納課否。又雅郎阿近復有招降者。應作何辦理。前曾傳諭傅恒。於平定緬匪後。交阿桂由來卡一路前往。就近查辦。今既已撤兵。此事亦應籌及。但阿桂不能復由彼路。則普洱一帶。又當另派能事大員。往彼清理。並使沿邊各土司。永得安居樂業。又前據傅恒奏。附近永昌。騰越。八土司。經緬匪擾害以後。戶口凋零。俟軍務告竣。設法招徠。善為撫輯等語。想傅恒等此時自己妥議及此。著亦入於善後事宜款內。一併酌辦奏聞。至今秋進兵征勦時。恐逆酋窮蹙。竄匿南掌。暹羅等處。曾諭傅恒。檄知南掌國王。協力邀截擒拏。其暹羅因係甘恩勅竊據。未經檄諭。而李侍堯。則曾奏明。即便檄示河仙鎮目莫士麟。一體防緝。今既撤兵竣事。應將緬人屢次遣大頭目至營。籲乞投誠情

詞恭順。已經奏聞。俞允經畧等已班師情事。諭知南掌國王。以完此局。其河仙鎮目莫士麟。另諭李侍堯。照此檄示矣。以上各條。皆朕日來偶然籌憶所及。不可不妥善經理。因詳晰諭令知悉。此外如尚有相類之事。亦須此時措辦者。著傅恒等與彰寶。再四熟思。悉行酌定。毋致稍有罅漏。計傅恒行程。此時應過永昌。接奉此旨。不必復費往返。即著阿桂。彰寶。馳就傅恒。會同妥議覆奏。拜摺後。傅恒仍緩程回京。阿桂等再赴永昌等處。商辦回兵諸事。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又諭。今秋進勦緬匪時。恐逆酋窮蹙。竄入暹羅。因欲傳諭該國。一體邀截擒拏。第以暹羅既為甘恩勅所占。其人係彼國亂臣。不必向彼傳檄。旋經李侍堯奏稱。河仙鎮目莫士麟。恭順曉事。地與暹羅毗連。曾允其另檄莫士麟。留心防緝。今已降旨撤兵。而緬酋亦適遣大頭目至經畧軍營。屢乞投順。情極誠懇。已允所請。停其征

勦昨曾明白宣諭中外。並將傳恒節次所奏緬匪遣人進貢。及與將軍等請安各摺發欽。李侍堯想俱接閱。可將徹兵大概情形。就便檄示莫士麟一體遵照。以完此局。又所探暹羅近日情形。著傳諭李侍堯即行覆奏。尋奏本年七月內。遣遊擊蔡漢前往河仙鎮。現在尚未回粵。俟其到日。查詢暹羅情形另奏。即由本港洋船順途齎檄示諭莫士麟徹兵緣由。報聞。○以刑部尚書素爾訥工部尚書程

景伊戶部左侍郎英廉工部右侍郎曹秀先俱充經筵講官。○以江西南贛鎮總兵王濤為廣西提督。陝甘督標中軍副將蔣萬欽為南贛鎮總兵。○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據雅德等奏通判福慶等獲肆竊逃旗曹三。即塔那究出行允舊案解送刑部審擬等語。所辦甚好。已於摺內批示矣。此等兇犯潛逃在外。十有餘年。又復夥衆偷竊。肆行無忌。該通判能將首夥各犯訪聞拏獲。甚屬能事。著雅德等

將該員照拏獲新疆逃犯之例送部引見。將此傳諭知之。○以故甘肅洮州廳屬土千戶楊紹祖子班爵四川建昌道屬咱哩土千戶古聞遠子應浩魯密本滾土百戶拉布子桑濟丹巴白路土百戶阿施子申租湖北金崗土千總覃舜邦子廷薦湖南麻寮所土把總唐祚祿子開璽各襲職。○蠲緩浙江仁和錢塘安吉歸安烏程長興德清武康等八州縣本年水災貧民漕糧其舊欠蠲剩銀米并予

緩徵○已已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回部英吉沙爾二品頂帶阿奇木伯克素勒坦和卓等於西苑門外瞻覲。○諭朕明春涓吉恭奉

皇太后安輿展謁

兩陵以伸誠悃禮成巡幸天津承

歡祝

嘏近畿一帶宜沛恩施所有經過地方及天津

閩府所屬明年應徵地丁錢糧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三以昭乘時布澤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永貴現已降調禮部尚書員缺著阿桂補授阿桂未到之先所有禮部尚書事務仍著素爾訥兼署。以署左都御史觀保充經筵講官。以散秩大臣修齡為正白旗滿洲副都統調齊齊哈爾副都統倭昇額為黑龍江副都統以齊齊哈爾協領果木布為齊齊哈爾副都統。予故福建水師提督加贈太子少保葉相德祭葬如例諡壯果。○旌表守正捐軀之湖南嘉禾縣民雷義仔女雷氏雷鄭秀女雷氏。庚午旌表守正捐軀之四川雲陽縣民周仕武妻徐氏。辛未吏部議廣東布政使歐陽永禔條奏計典內請以科目出身之知縣降補教職有心取巧應照例革職得旨歐陽永禔現令來京陛見俟伊到日該部提奏再降諭旨。壬申諭前以吳必達於勦捕臺灣賊匪黃教一案不能實

力奮勉因革職發往雲南軍營効力贖罪嗣因福建水師提督缺出念其於閩省水師營務向猶熟悉且伊帶兵渡臺之始尚屬勇往是以加恩仍補福建水師提督革職留任以觀後效但伊於何時前抵軍營在何隊中出力行走之處未據傅恒等奏聞曾傳旨詢問今據傅恒等奏稱吳必達於十二月初四日始到喇嘛地方等語吳必達係發往軍營効力贖罪之員自應倍加感奮迅速趨程以期自効乃自閩赴滇在途遷延至九十九天之多直待撤兵以後方至騰越是其始終安於退縮無能不知感激愧勵圖贖前愆已可概見且其年逾六十精力就衰亦難望其復有振作吳必達仍著革職所有福建水師提督員缺著黃仕簡調補其福建陸路提督員缺著甘國寶補授黃正綱著調補廣東提督所遺江南提督員缺著馬全補授。○軍機大臣等會議大學士陳宏謀奏請停辦洋銅一摺

查洋商每年承辦銅九十八萬餘觔。合之歲產滇銅。分解京局各省。以供鼓鑄。若將洋銅全行停辦。分撥必致不敷。其所慮商人居奇之說。尚係當日情形。現在各商承辦。俱無缺誤。自可毋庸另議。至奏稱廠夫係食力之民。必須豫發工本。以資採辦等語。應如所請。仍令該撫飭所屬銅廠。責成課長出結。按期交納。逾限勒追。如有虧缺。令該管廠員。及課長分賠從之。○又議調任浙江巡撫永德奏覆。

籌議浙局停辦滇銅一摺。查滇省各廠。每年產銅一千三百餘萬觔。供應京局。及各省配鑄。共需銅一千二百餘萬觔。原屬有餘。向因經理不善。積成虧欠。現在奉旨整飭。自不致有誤採買。該撫因一時銅運未到。遽請停辦。並於搭放一成兵餉內。減半放給。頓改鑄額。有礙錢法。至所稱洋商四分民銅。扣繳二分等語。查各商聽留四分民銅。前經戶部奏准。令其於此項銅內。分年兌交代完欠項。該商

所餘無幾。未便再令扣繳。均無庸議。從之。○戶部議覆兩江總督高晉等奏稱。民商李豫來等情願出洋加辦銅觔。酌派江南浙江江西三省配鑄。現可停辦滇銅等語。查官商辦銅。每百觔價銀十三兩。民商每百觔十七兩五錢。今李豫來願領官商范清濟退出船隻。必不能照官價供辦。轉致增價糜帑。至所稱於原辦商船四分民銅內。扣繳一分之處。查本年十月。該督咨商臣部。據稱令洋商增辦銅觔。不能於四分餘銅內辦運。請照市價加增買解。經臣部議駁。是該督於此項民銅。前稱實難再買。今復欲扣繳一分。殊屬自相矛盾。其事必有難行。應毋庸議。惟查該省現有收買小錢二百二十餘萬觔。應令付局抵鑄。足供七年之用。滇銅暫可緩辦。從之。○又議覆閩浙總督崔應階奏稱。閩省附近西洋處所。均不產銅。其東洋日本一帶。閩商港路未熟。不能前往購買。寶福局鼓鑄銅觔。仍須照

舊例赴滇辦運。應如所請。從之。○癸酉。

孝莊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西陵。○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前經降旨。令方世雋解任。押解黔省審訊。今據吳達善等奏稱。方世雋得受劉標銀一千兩。已據伊家人李四供認不諱。請將方世雋革職嚴審。又劉標之子劉飛熊。係捐納通判職銜。在署經管帳目。應行

細加根究。並請革審等語。方世雋著革職。劉飛熊著革去職銜。交與吳達善等。一併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永德奏。請浙省停辦滇銅。而大學士陳宏謀。又有請停洋銅之奏。二說俱未允協。已經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駁矣。至陳宏謀奏豫發工價一節。意欲援為歷來銅廠虧缺解免。所見非是。但慮及該督撫等。或有懲於前事。不肯照常豫發。則辦銅必須周章。自為近理。已據議覆允

行矣。雲貴兩省辦理銅鉛。節年多有虧短遲誤之處。皆由經管大員等經理不善。如滇省道員羅源浩。並不力為清理。以致積欠累累。是以將伊革職追賠治罪。又有黔省之知州劉標。甚至從中侵蝕。並有該上司需索分肥之事。現在革審究治。經此番懲創之後。督撫等當董率司道。及專管之員。力為整頓。勿令復蹈前轍。自可使積弊一清。至廠夫採辦銅鉛。若不豫給工價。一切皆無所資。勢難責其

墊辦。設或該督撫等存畏首畏尾之見。慮及日後干連賠累。不肯照前豫發。所謂因噎廢食。於銅務實屬有礙。著傳諭該督撫。嗣後應給工價時。仍行豫發。但須按期追令完繳。以清年款。毋任屬員拖延。至向來遲緩之故。亦由廠員督飭不前。乃往往藉口於雇覓夫馬艱難。及米食燈油不能充裕。多方委卸。其意未免以為近年承辦軍需。不能兼顧。銅鉛缺誤。其來已久。前此未辦軍務之時。又將何辭

以解著該督撫等悉心妥協籌辦務令各項供用無乏俾銅鉛皆得源源接運以濟京局及各省鼓鑄如仍奉行不力稍有稽延虧少惟承管之督撫司道是問將此切諭知之○又諭曰永德奏浙局銅觔一摺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所駁甚是已降旨依議矣浙省錢局需銅向係滇洋並辦以一成錢搭放兵餉相沿已久昨因滇省運銅稍遲恐不能如期供鑄諭令將能否添辦洋銅以省滇運之處悉力籌議該撫既知洋銅之難以添購即應就實在情形據實籌畫奏聞乃欲於洋商四分民銅內扣繳二分以濟鼓鑄所增既屬無多遽請停辦滇銅減半放餉是於銅務錢法均覺有礙殊為不曉事體永德著傳旨申飭該撫現已調任江蘇江省事務殷繁較浙省尤為難辦伊如此糊塗冒昧率是以往恐劇要之任非所能勝深為彼慮之新任藩司薩載在蘇年久人亦明白能事臬司吳壇

平日諳習刑名二人皆可相助為理永德遇有一切事務當與兩司悉心講論妥協經理庶不致貽誤地方設自逞臆見不能虛衷集益致公事稍有舛誤則是不能承受朕恩矣並將此詳切傳諭知之○又諭各省委員赴滇採辦銅觔往來俱有定限乃各委員多有託故稽遲不遵程限者如浙省王鏐業經領運起程遲至二年有餘尚未回浙在途何故逗遛自應查明辦理向來京局運解銅鉛各員自滇省開運及經過省分入境出境日期皆令各督撫隨時查報是以不敢遲延而各省採辦之員恃無稽覈往往任意濡滯曠日玩公實於鼓鑄有礙嗣後此等人員在滇領運開行即著該督撫具奏其何時領回本省有無逾限亦令該督撫查覈奏聞至沿途出入省境期程並照京局解員之例一體具奏如有無故停留貽誤者即行指名叅究將此傳諭採辦滇銅及滇運經由各省督撫知之

○又諭據吳達善等奏。審訊劉標虧缺銅餉鉛本一案。究出良卿方世雋各情節。實出意想之外。良卿前經降旨革任。方世雋現亦降旨革職。交吳達善等嚴行審究矣。此案良卿在黔。歷任藩撫。明知劉標虧帑數逾鉅萬。並不早為參劾。直見事不可捥。作為訪聞舉發。已屬有意縱容。乃於劉標私自出借官帑一萬八百餘兩。竟不據實究追。且將其已追出銀六千七十餘兩。批令留抵私填公項。不行

列入查封款內。是其知情故縱。始終隱飾。乃良卿罪案之尤著者。至方世雋身任巡撫。因劉標求開礦廠。輒敢收受銀兩。其為藐法婪贓。較之所得玉器朝珠等項。情罪更為重大。吳達善等應即將所有各款確情。速行定擬具奏。至良卿本屬旗員。例應解京治罪。而方世雋以封疆大吏。敗檢貪婪。至於如此。亦應解交刑部辦理。吳達善等於審訊定案後。一面奏聞。一面派委委員。將伊二人鎖解赴京。

並飭解員沿途小心防範。毋令乘間自戕。其高積等各犯案。仍即速審明。按律定擬。至摺內所稱劉標胞姪劉燠等。先行紆道帶回行裝。希圖隱匿等語。現已傳諭楊廷璋就近查拏審辦。其經管帳目之劉飛熊。亦已降旨革去職銜。著該督等即行併案查辦。毋令稍有狡遁。○又諭據吳達善等查審劉標虧缺銅本及隱漏家產一摺。內稱劉標有胞姪劉燠。攜帶妻妾並劉標姪壻梁遇隆。親戚張國威

等於五月內不由畢節行走。紆道雲南鎮雄。岔至四川一帶回家。帶有行裝十七八駄等語。劉標居心陰險。自知虧缺已多。勢將敗露。故先令伊姪多帶貲財。遠道回籍。希圖隱匿。寄頓實情事所必有。然前據該督查封劉標原籍貲財。止有伊姪劉坦熊一人經營。而所有田地畝。僅值銀四百餘兩。訊據劉坦熊供稱。劉標到任以後。音信不通。亦無銀錢寄回。並稱有弟劉義。現在山東依親覓食等語。

情節本屬可疑。查封劉標家產。係十月間事。距劉煥在滇起程。已閱五月。豈有尚未抵家之理。且劉坦熊原供。詭將劉煥之名。改稱劉義。並捏稱覓食山東。是其誑詞支飾。已屬顯然。著傳諭楊廷璋。即將劉坦熊嚴拏到案。訊究劉煥等實在下落。密速飛拏嚴究。伊等帶回驛馱等項。逐一追出。勿任其絲毫影射。再劉坦熊既狡詐若此。其產業必不止此數。恐此外隱匿寄頓。尚復不少。並著該督切實訪查。嚴加鞠訊。毋使稍有遁飾。○調安徽壽春鎮總兵陳杰。為江蘇蘇松鎮總兵。以直隸張家口副將常格為壽春鎮總兵。○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據雅郎阿奏。南掌國王差頭目同通事人等。齎回稟一件。係回覆堵禦隘口。遵奉辦理。又該國王胞弟召翁稟一件。因猛天寨黃公舒曾將其女媽鼎許配為妻。今伊子黃公纘現在內地。懇求將媽鼎母女遣回完聚。已酌加犒賞來使等語。從前進勦緬匪時。

飭諭南掌國王協同邀截堵禦。今已降旨徹兵。業經傳諭傳恒。飭知該國王遵照矣。至黃公纘從前攜帶眷屬投誠。准令安插內地。以示撫綏。今伊姊媽鼎既據召翁稟稱。黃公舒在日。曾經許配為室。稟請將媽鼎母女迎回完聚。情詞懇切。並經雅郎阿查明屬實。自應俯從所請。著傳諭雅郎阿將此情節。諭知黃公纘。即將媽鼎母女交伊頭目領回。○軍機大臣等奏。查傳恒在新街。拜發六百里報匣一件。計行十六日到京。而前次六百里加緊一件。並木匣一個。計十七日方到。據直隸河南湖北三省奏到。驛站俱無誤。惟湖南境內報匣逾限二時六刻。貴州境內木匣逾一日三時。應一併交部議處。報聞。○是日起。上以歲暮禋祭。太廟齋戒三日。○乙亥。兩江總督高晉覆奏。遵查江蘇所屬州縣糧價。現未平減。委員向各產穀省分探聽。價亦高昂。自應遵旨暫停採

買。惟是本年被災各屬。來春正需借糶兼行。倉穀多有不敷。如江寧高淳六合江浦陽湖無錫江陰宜興丹陽鹽城泰州東臺興化通州等十四州縣。缺額過多。必須通融籌撥。查江寧司倉現貯從前捐監米九千餘石。請撥補江寧高淳六合三縣其餘倉儲不敷州縣即在隣近稍裕之各縣協撥得旨。如所議行。

太廟中殿

○丙子以歲暮禋祭遣官祭

後殿○定元旦筵宴大臣班次。諭獻歲為朕六十慶辰。元會筵宴羣臣。用昭愷惠。定例惟宗室王公及大臣中之指定班次者。得入殿與朝正外藩。按序就宴。其一二品大臣均在丹陛列席。令式相沿已久。第思大學士尚書階秩較優。顧與丹陛羣工聯茵齒坐。尚於體制未協。所有元旦太和殿筵宴大學士尚書俱著各依班次。列坐殿內。以示洽禮辨儀至意。著為令。○又諭據喀寧阿奏。盤查司庫雜項

銀兩。有前撫良卿長支本年冬季養廉銀九百九十餘兩。係原任布政使張逢堯經放。請將張逢堯交部嚴加議處。其良卿豫支銀兩。並於張逢堯名下勒令追賠。再張逢堯進京。陛見。亦曾借支養廉銀九百三十餘兩。現在移咨追解。又良卿尚有豫支三十五年春季養廉銀八百兩。高積署布政使時。長支養廉銀七百八十餘兩。皆係高積經放。歸於審案著追等語。各省養廉例應按季支放。今黔省既有透支之事。恐他省似此者。亦所不免。著再申諭各督撫。藩司。嗣後無論大小等官養廉。一概不准透支。其藩司自支養廉。並將支用日期報明督撫存案。如有故違豫支者。該督撫即行叅究追賠。如督撫徇隱不奏。及自行濫支者。一經發覺。將督撫藩司一併從重治罪。至張逢堯身為藩司。乃於良卿豫支養廉徇情透給。且於起身時。自行豫借養廉。均屬違例。張逢堯著交部嚴加議處。所有伊經

放之良卿豫支養廉及伊借支養廉共一千九百二十餘兩均著落張逢堯名下十倍賠繳以示懲儆○又諭據胡文伯奏徽州府庫丁汪四兩次偷竊庫銀一千三百餘兩請將該府徐碩士交部嚴加議處等語此案現交該撫嚴訊實情定擬至徐碩士身為知府於庫貯重地漫不關心以致庫貯被竊千餘金事閱多時始行查出詳究非尋常失於覺察可比著交部嚴加議處○丁丑裕祭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 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 遣官祭

太歲之神 戊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左

翼科爾沁和碩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

珠爾多羅扎薩克圖郡王納旺色布騰多羅

郡王和碩額駙齊默特多爾濟多羅冰圖郡

王喇特納扎木素多羅郡王喇什噶勒當多

羅貝勒三音察袞鎮國公固山額駙索諾木

色稜輔國公色當噶瑪勒和碩額駙敏珠爾

多爾濟固山額駙索諾木一等台吉喇特納

班珠爾烏珠穆沁和碩車臣親王朋蘇克喇

布坦喀喇沁多羅都統郡王喇特納錫第固

山貝子多羅額駙扎拉豐阿固山額駙端珠

布色布騰阿巴噶多羅卓哩克圖郡王車凌

旺布輔國公齊巴克扎布翁牛特多羅達爾

漢貝勒諾爾布扎木素固山貝子巴勒丹土
默特多羅達爾漢貝勒索諾木巴勒珠爾和
碩額駙納遜特古斯二等台吉垂扎布鄂爾
多斯多羅貝勒齊旺班珠爾扎魯特多羅達
爾漢貝勒固魯扎布杜爾伯特固山貝子博
第敦漢鎮國公固山額駙羅布藏錫喇布烏
喇特鎮國公噶勒桑車凌喀爾喀鎮國公恭
格阿喇布坦輔國公德勒克多爾濟伊什扎
木楚貢楚克扎布公品級一等台吉齊旺巴

書集卷九

十一

勒濟扎薩克一等台吉翰克達瑪璘扎布貢
楚克扎布蘇尼特輔國公扎什喇布坦克什
克騰扎薩克一等台吉齊巴克扎布巴林多
羅額駙丹津右翼喀爾喀和碩親王成袞扎
布扎薩克圖汗巴勒達爾和碩親王羅布藏
多爾濟世子額駙拉旺多爾濟多羅郡王桑
寨多爾濟多羅達爾漢貝勒拉旺多爾濟多
羅貝勒袞布多爾濟固山貝子巴爾準多爾
濟敦多布多爾濟輔國公車登三丕勒車布

登多爾濟二等台吉班丹多爾濟敦漢多羅
郡王喇什喇布坦二等台吉巴勒珠爾喇布
坦索曼多羅郡王拉旺喇布坦固山額駙端
多布綽羅斯多羅郡王羅布扎回部郡王品
級貝勒霍集斯輔國公圖爾都額色尹和什
克公品級一等台吉素賚瑞扎薩克一等台
吉瑪木特英吉沙爾二品頂帶阿奇木伯克
素勒坦和卓阿魯科爾沁多羅貝勒達克丹
科爾沁固山貝子多羅額駙班珠爾三等台

書集卷九

十一

吉濟克濟扎布鄂爾多斯固山貝子丹巴達
爾濟厄魯特固山貝子朋素克貢楚克邦多
爾濟色布騰巴林輔國公和碩額駙德勒克
和碩特輔國公色布騰扎薩克一等台吉特
默齊青海扎薩克一等台吉巴勒珠爾袞楚
克輝特扎薩克一等台吉拉克沁噶喇郭爾
羅斯固山額駙蘇瑪第喀喇沁一等塔布囊
達克丹翁牛特二等台吉袞布車布登及領
侍衛內大臣等召科爾沁和碩親王固倫額

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多羅扎薩克圖郡王納旺色布騰多羅郡王和碩額駙齊默特多爾濟多羅冰圖郡王喇特納扎木素固山貝子多羅額駙班珠爾烏珠穆沁和碩車臣親王朋蘇克喇布坦喀喇沁多羅都統郡王喇特納錫第固山貝子多羅額駙扎拉豐阿翁牛特多羅達爾漢貝勒諾爾布扎木素土默特多羅達爾漢貝勒索諾木巴勒珠爾敷漢多羅郡王喇什喇布坦鎮國公固山額駙羅布藏錫喇布喀爾喀和碩親王成袞扎布扎薩克圖汗巴勒達爾和碩親王羅布藏多爾濟世子額駙拉旺多爾濟奈曼多羅郡王拉旺喇布坦綽羅斯多羅郡王羅布扎回部郡王品級貝勒霍集斯巴林輔國公和碩額駙德勒克等至

御座前賜酒成禮。是月湖廣總督吳達善等覆奏遵查軍臺報匣包袱內夾入普安州民吳俛等呈詞一案。臣等飭員密訪。有南籠鎮

兵鞠大凱自滇回黔曾經見過吳俛。訊據吳俛係普安州人在騰越州蓋建軍臺充當號書安文正。亦在彼充當馬夫並向伊告稱欲向經畧處告狀等語。想馳遞報匣必係該二犯經手商謀夾入呈詞。現在咨提解黔審明另奏。得旨知道了。務得實情嚴審定罪。兩廣總督李侍堯等覆奏臣等遵查粵省現在鼓鑄情形自乾隆三十二年以後並無洋銅到省。詢據夷商俱稱西洋向不產銅。惟噴蘭

國與日本鄰近間或以貨易銅轉運內地。因近年價昂不能販售。查洋銅每百觔從前定價十七兩。滇銅到粵買價運脚共十三兩有零。覈計成本自以滇銅配鑄為宜。況滇省歲需粵鹽二百餘萬觔。粵省採辦滇銅不過十五萬觔。委員順帶甚便。應仍循照舊例辦理報聞。經畧大學士公傅恒等奏臣等遵旨詢問土司渾覺情願內移與否。據稱蒙大皇帝天恩原欲在內居住。但家口俱在猛拱

且所有屬下地方亦須前往管束仍願回至
猛拱為邊外土司等語遂酌量給賞送回令
其就近出萬仞關並一面移文緬甸嗣後不
得滋擾得旨覽是年追予緬甸出師陣亡
之侍衛古寧保等二十二員叅領綽哈岱等
七員委署章京哈豐阿一員前鋒永全保等
二百二十八員副將五十四等八員遊擊扈
連等四員都司張璋等四員守備江紀等二
員千總方沛等十二員把總崔直中等一百

實錄卷八十九

五

六十五員外委王起昌等二十二員馬步兵
丁馬朝元等二千八百八十八名祭葬卹賞
如例俱入祀昭忠祠旌表孝子江蘇等省
吳京曾等三名守節合例八旗滿洲伍布妻
舒穆魯氏等九十二口蒙古寶山妻陳氏等
十五口漢軍計起鵬妻侯氏等二十五口內
務府成得妻王氏等四口盛京等處駐防五
銘妻黃氏等七十口直隸等省邵大文妻徐
氏等二百五十一口夫亡殉節江南等省汪

大椿妻余氏等十二口未婚守志江蘇等省
汪宗維聘妻趙氏等十一口百歲壽民婦安
徽等省蔡子夏等十六名口各給銀建坊如
例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
二萬一千二百二萬三千四十二名口各省
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七百五十七萬九千七
百三石五斗五合三勺

實錄卷八十九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四十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

朕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秋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春正月己卯朔

上詣

奉先殿行禮○詣

堂子行禮○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詣

壽康宮慶賀

皇太后禮成御太和殿受朝作樂宣表如儀○

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遣官祭

太廟後殿○御太和殿賜王公臣工等宴○御

乾清宮賜宗室王公等宴 諭朕寅承丕緒撫有萬方申旦求衣無日不以勤恤民依為念是以劬農省歲減賦逋徵不靳多費帑金漸聞閭閻共臻康阜溯在乾隆十一年丙寅朕御宇周旬肇敷闡澤曾恭依

皇祖普免天下錢糧恩例蠲除直省額徵正賦二千八百萬兩有奇越在三十一年丙戌際當必世興仁益惟比戶饒裕是計復下詔將應徵漕米省分照康熙年例概蠲一次俾各倉箱盈衍倍積耕餘過年以來寰宇乂寧民氣和樂惟

上天孚佑我邦家海錫康年頌符綏屢朕祇膺昊蒼鴻眷其可不究澤推仁以與我海內元元答茲

嘉貺我國家席全盛之模內外經費度支有贏無絀府庫所貯月羨歲增因思天地止此生財之數不在上即在下與其多聚左藏無寧使茅簷蔭屋自為流通迺者仰紹

列祖貽庥。化成熙洽。為民藏富。欣際斯辰。且今年朕六十誕辰。明歲恭逢

聖母八旬萬壽。普天忭祝。慶洽頻年。尤從來史冊所未有。是宜更沛非常之恩。以協

天心。而彰國慶。茲用乘春頒令。誕布陽和。著自乾隆三十五年為始。將各省應徵錢糧。通行蠲免一次。其如何分年遞蠲之處。著大學士會同該部。即速詳議具奏。尋奏。普免錢糧特恩。請照乾隆十一年。按各省額賦。均勻搭配

分三年輪免。其因蹕路經過。暨承辦軍務。兵餉經過地方。上年奉恩諭。蠲十分之五分。三分不等。即於本年普免。俾首荷全蠲。各省蘆課漕項。例不並蠲。地丁隨徵耗羨。係充公用。不解部。照例輸納。其緩徵帶徵之項。應於各年徵者。不再展限。從之。軍機大臣等奏。各省地丁。例於二月開徵。現奉普免特恩。各遠省。應由驛五百里行知。令飛飭所屬。報聞。庚辰。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國家茂膺多福。瑞祉駢臻。思與海內同茲嘉慶。粵在壬申辛巳兩遇慶典。再開

萬壽恩科。今歲為朕六十誕辰。明年恭逢皇太后八旬萬壽。仰惟

慈禧光被。歡洽敷天。允宜申錫。無疆彙征。叶吉。用彰行慶。作人之盛。著於本年八月舉行恩科鄉試。來歲三月舉行會試。俾多士忭舞觀

光。副朕錫類延

釐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彰寶甫到滇。省督辦糧馬諸務。俱能妥速。經理及擢用總督以來。亦頗知實心任事。著加太子太保銜。以示優獎。諭軍機大臣等。滇省綠旗積習。向來甚屬不堪。不可不加意整頓。彰寶辦事認真。總督於全省標營。有統轄專責。哈國興在滇日久。於邊務夷情。俱能熟悉。亦頗知出力奮勉。是以將伊調任雲南。所有滇省綠營

諸務。尤伊二人分內應辦之事。且近經加恩。並予官銜。尤當倍加感奮。著傳諭彰寶哈國興。務宜實心整飭。盡去其懦怯虛誑惡習。俾令漸次改觀。若仍稍事因循。數年後或復至萎靡不振。亦惟伊二人是問。將此傳諭知之。辛巳。諭上年浙省杭州。湖州。二府所屬近水八州縣。因夏雨積多。低田間被淹浸。業經散給籽種。蠲緩錢糧。並於正月內給賑一月。俾口食咸得寬裕。第現在東作方興。距麥秋為期尚遠。閭閻生計。仍恐不免拮据。所有仁和。錢塘。烏程。歸安。安吉。長興。德清。武康。八州縣。并坐落烏程等州縣之嘉湖衛。坐落仁和等縣之杭嚴衛。各被災極貧戶口。著再加恩加賑一月。令農人得盡力春耕。不致少有失所。該撫其督率所屬。實心查辦。毋使胥吏稍有扣剋浮冒。務俾窮民均霑實惠。該部即遵諭行。又諭上年江西濱臨。江湖各州縣田畝間被水災。業經加恩分別賑卹。並將應徵

額賦酌予緩徵。第念被溺稍重各屬。值此青黃不接之時。貧民未免艱於謀食。著再加恩。將南昌。新建。進賢。鄱陽。餘干。星子。建昌。都昌。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澤。十三縣被災九分十分之極貧。加賑兩個月。次貧加賑一個月。其被災較輕州縣。例不應賑。但當歛收之餘。蓋藏亦未能饒裕。並著酌借籽糧牛具。俾得及時播種。毋誤春耕。該督撫等其董率所屬實力妥辦。勿使官吏侵漁。俾惠澤均霑。副朕愛養黎元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去年湖北漢陽。黃州府屬。因夏雨稍多。江水漫溢。沿江各縣被災。業經加恩分別賑卹。並諭借給籽種。趕種晚禾。俾裕口食。現在東作方興。麥收未屆。閭閻生計。猶恐不免拮据。所有黃梅。廣濟。漢陽。漢川。四縣及坐落四縣之武昌。武左。黃州。蘄州。四衛。並蘄州衛坐落宿松。德化等處之屯田。皆屬被災較重之區。著再加恩。將成災九分之極貧。加賑兩月。其九

分之次貧。與七分八分之極貧。次貧均加賑一月。其中有需再借穀種者。仍令酌量借給倉穀。以濟春耕。該處連年被澇。前借籽種。尚有未完。舊欠並著緩至秋成之後。再行徵收。俾民食益得寬裕。該督撫等務嚴飭所屬。妥協經理。實力稽查。毋任官吏中飽。俾歛地黎民。均霑閭澤。該部遵諭即行。諭軍機大臣等。向來各省督撫。奏報民穀數黃冊。例應於年終彙奏。今江西一省。直至本日始據海明奏到。較各省獨遲。該撫初任封疆。於體例未能諳習。尚屬可原。但各省應辦彙奏事件。成規具在。隨時留心查檢。自不致有參差。嗣後於循例陳奏各摺。務遵照如期妥辦。毋稍延緩。將此傳諭知之。 壬午

上奉

皇太后幸重華宮侍宴。諭江蘇各府屬州縣。內上年因雨水過多。間有被災之處。即經飭令各督撫。加意撫卹。蠲賑兼施。俾無失所。現

在春初賑賑將停。距麥秋為期尚遠。當此青黃不接。民食猶恐稍艱。著再加恩。將高淳溧水江浦六合宜興荆溪金壇溧陽海州九州縣被災九十分之極貧。加賑兩月。九十分之次貧。八分之極貧。均加賑一月。如有尚需官借牛具籽糧。並著酌量借給。令農民得以乘時播種。該督撫等務體朕加惠黎元之意。飭屬實力奉行。毋令吏胥少有侵冒。該部即遵諭行。又諭安徽各屬上年因春夏雨多。或

江湖泛漲。濱水之地。被有偏災。疊經降旨。加恩賑卹。并令該督撫等善為撫綏。令窮黎各得安業。第念時屆春初。賑期已畢。值此青黃不接。閭閻仍不無拮据。著再加恩。將懷寧桐城宿松望江貴池銅陵東流當塗蕪湖繁昌無為巢縣含山和州十四州縣被災九十分之極貧。加賑兩月。九十分之次貧。八分之極貧。俱加賑一月。其安慶建陽廬州各衛均隨此坐州縣一體加賑。其有尚需官借牛具籽

種者並著查明酌量借給俾農民咸及春耕之時盡力南畝該督撫等其董率有司實力經理毋任不肖吏胥從中侵蝕以副朕軫卹災黎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據經畧大學士傅恒等奏稱鑲紅旗護軍薩靈阿於進虎踞關之第二日衆人起程以前竟自先行及到營查問又並不見薩靈阿該管章京帶領護軍等尋找四五日並無蹤影逃走是實除據領隊侍衛興兆所報行文彰寶令其嚴行查拏外請將該管營總賽保副烏鎗護軍叅領永安委署護軍叅領蘇博翎長台善交部分別議處領隊侍衛興兆額森特等交部察議等語現在各隊撤回已入內地伊又逃往何處此俱係領隊侍衛并該管章京等沿途未能管轄所致所有該管營總賽保副烏鎗護軍叅領永安委署護軍叅領蘇博翎長台善著交部議處領隊侍衛興兆額森特等交部察議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吳達善等

查奏普安州民吳儂具控官吏侵派一案稱係三月內經州民吳國治等在經畧傅恒處控告隨即發交查訊等語朕以事關官役舞弊而經畧未見奏聞當經降旨詢問今據傅恒覆奏前此經過地方百姓紛紛呈控者不一而足實不暇隨路閱看呈詞俱令向督撫衙門呈控或值地方大員來見即令將原呈及告狀人帶去或由在途營員帶往轉交至此案從前並未批發等語是吳達善等奏稱原卷開載吳國治等呈控許文衡一案由傅恒發交之處殊未確實著傳諭吳達善等查明此案是否係良卿見傅恒時遇有具呈人犯將原呈接收發交地方官查辦抑係官役人等傳稱交辦或并係地方官託言交查以杜再控各情節逐一詢明據實覆奏傅恒原摺並著鈔寄尋奏查吳國治等原呈並無經畧批詞臣等前奏止據良卿批連名混控不候批示輒赴經畧遞詞云云其時案犯未到

省未經訊確。現問良卿稱係上年隨經畧到
貴定縣時。聞人遞呈趕上接收押交司訊得
旨覽。又諭據經畧大學士傅恒等具奏鑲
紅旗護軍薩靈阿已進虎踞關。次日至營盤
查點並無蹤跡。顯係脫逃。現今各隊兵丁俱
撤回走。並非往彼前進者。且已進關回至內
地。伊又逃往何方。前有護軍富爾素哈已就
虎踞關之路。不知被何人殺害。著交與彭寶
等將護軍薩靈阿嚴緝務獲。其前交與查察
之護軍富爾素哈係被何人殺害之處亦即
迅速查奏。尋奏查護軍富爾素哈被人殺害
在虎踞關外野人地方。距關兩站。非地方官
所轄。實難根查。護軍薩靈阿在逃。四路偵緝
無蹤。或係已故。現仍飭文武官暨土司訪拏
務獲報聞。又諭本日據護廣西巡撫淑寶
奏報民穀數黃冊此等俱係年終彙奏之件。
何以遲至開正始行奏到。淑寶雖係護理撫
篆。但此等應行彙奏事件成規具在。因何不

留心查檢以致遲延。淑寶著傳旨申飭。癸

未
上詣

雍和宮行禮。諭朕嘉惠閭閻。俾益藏富。始和
布令將直省應徵正賦。普免一周。因思有田
業戶應納條銀者。既已廣被恩膏。則食力佃
農自應亦令其分霑渥澤。前此丙寅丙戌二
年。普蠲錢糧漕米。曾諭令各業戶就所蠲之
數量減佃租。伊等亦深知感戴。朕恩推施亞
旅。此次又值加恩。普免著各該督撫遇輪蠲
之年。遍行勸諭各業戶等。照應免糧銀十分
之四。令佃戶準值減租。使得一體仰邀慶惠。
在有田之家。歲入所資固難強其分逮。而正
供既免。食德宜均。諒無不共稟天良。歡忻從
事。佃戶等亦不得因有此旨。藉口抗租。以副
朕一視同仁至意。又諭曰七公主本年下
嫁成禮。著封為固倫公主。所有應行典禮。著
該衙門照例辦理。甲申享

太廟遣誠親王允祕恭代行禮 遣官祭

太歲之神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 御紫光閣賜蒙古王公台吉

及回部郡王等宴 召大學士及內廷翰林

等茶宴以玉甕聯句 乙酉

世祖章皇帝忌辰遣官祭

孝陵 諭軍機大臣等徵兵後所有應辦善後

事宜已於舊臘十九日傳諭傳恒等妥籌現

在想已會同酌辦惟思緬酋遣人至軍營具

書籲懇解圍情願歸誠納款情詞固為恭順

但軍營發給回書飭受約束係十一月望前

事距傳恒此次具摺時已四十餘日何以尚

未得有彼處回音看來緬匪此番乞降其始

未嘗不懾我兵威誠心歸命及我軍退撤時

賊匪或窺見我有不得不退之勢故爾觀望

遲回或並悔其前說亦未可定則永昌沿邊

一帶不可不留心防備但已傳諭班師若令

滿洲索倫等兵仍駐彼處轉覺不成事體且
伊等與災方水土俱不相宜留駐亦屬無益
第邊圍要地若僅委之滇省恒怯無能之綠
營兵在彼駐守恐不足恃縱使哈國興竭力
整頓亦難責其遽有成效因思黔兵較滇兵
尚為可用且其地亦相距不遠總屬一總督
所轄之處似當於現調之貴州綠營官兵內
揀選強壯出色之人酌留若干分駐永昌等
處與滇兵協同戍守庶於邊防有益此時若

緬酋已遣人奉表前來即可毋庸如此辦理
若此旨到後彼處尚無信息不可不及早豫
防或為日稍久即令黔兵更番換駐亦無不
可滇黔本屬毗連換防往來亦不致有跋涉
繁費著傳諭傳恒等即速詳酌妥辦前諭阿
桂彰寶回就傳恒行程會商善後諸事此時
自己議定阿桂等諒復至永昌辦理撤兵事
宜計傳恒奉到此旨當已過雲南省城阿桂
等亦不必復勞往返傳恒可即就所見酌量

籌畫。札致阿桂。彰寶令其就該處所有黔兵若干。應留某處若干。迅速妥協派撥。即行奏聞。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尋奏此番大軍圍攻緬子。屢從柵內哀求。且差大頭目來懇罷兵。似無詭飾。徹圍後。整旅入關。緬子遣頭目請安。見大軍營壘森嚴。神情畏懼。無由窺見我兵。不得不退之勢。該頭目曾向哈國興等言。天朝在阿瓦之人。分居遠近不等。回後傳齊。及查例備貢。必需時。日臣等徹兵時。仍選將弁

帶貴州及昭通兵。分駐關隘。計共健旅三千。以待使來。肅觀瞻而壯形勢。足資邊防。報聞。丙戌。諭國家熙洽。化成。薄海共躋壽域。昇平人瑞。實應昌期。是以每歲直省題報老民老婦。年至百歲及百歲以上者。不可勝紀。因思向來所頒時憲書。後頁紀年。祇載花甲一周。為斷。殊不知周甲壽所常有。而三元之序。數本循環。成例拘墟。未為允協。著交欽天監。自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為始。於一歲下添書

六十一歲。仍依干支以次載至一百二十歲。則開泰。犁然期頤。並登正朔。用符紀歲授時之義。丁亥

上詣

大高殿行禮 奉

皇太后居長春仙館 詣

安佑宮行禮 幸圓明園 諭軍機大臣等本

日據四川總督阿爾泰奏到。乾隆三十四年民穀數黃冊。此等事例。係年終彙奏。何以遲

至開正。又經旬日。始行奏到。阿爾泰久任封疆。即在四川總督任內。辦理此等彙奏之件。向來俱於年內如期奏到。此次因何不豫。為留心查覈。以致遲延如許之久。阿爾泰著傳旨申飭。是日立春。順天府進土牛春山寶座 戊子

上還宮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富明安奏到甄別教職佐雜二摺。此等彙奏事件。向例俱於年終奏報。況東省距京更近。乃遲至新正

十日始行齋到該撫雖初任封疆但歷來彙奏日期成規具在何以不留心查檢致令遲延。富明安著傳旨申飭。軍機大臣等奏。臣等面奉諭旨。查詢欽天監有無占驗各書。據天文科各員稱所貯占驗書於乾隆十年大學士傅恒取去四本。餘存寫本刻本。觀象玩占書共二十本。又刻本開元占書三十六本。博士薛鼎所修農占書草藁一本。天文生潘士權所修農占書草藁三本。俱繳進並無存留。至乾隆二十三年。奉旨纂天文正義成。頒貯三部。所有八節風占及星宿機祥之類。遵照此書摘取更無雜項占書報聞。是日起上以祈穀於

上帝。齋戒三日。已丑諭據雅郎阿奏前此具奏觀德保失路無蹤摺內未自行請罪實屬疎漏。請交部嚴察議處。雅郎阿著交部嚴加察議。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吳達善等奏。查審普安州民人吳國治控告差役許文衡藉

差派累一案。係良卿委令該州陳昶會審。意在從寬。以致該州始則藉端斥責原告。繼復授意勸和等語。不意良卿竟敢負恩玩法。若此。伊受朕深恩。簡任封疆重寄。乃與臬司高積。上下扶同。營私肥橐。置一切公事於不問。如劉標。虧空累累。姑容膽徇。已屬大奇。甚至普安州民人控告知州之事。即委本州會審。希圖彌縫了事。其存心欺飾。實出情理之外。較之方世儒之婪索銀兩。情罪尤為重大。自應立置重典。以示懲創。著傳旨吳達善等。即將各案內與良卿關涉之處。迅速審明。問擬立決具奏。良卿并不必解京。奉旨後即應於該處正法。示衆。吳達善尚有總督任內應辦事件。審案辦完。拜摺後。即先回湖廣。亦可。錢維城。富察善。仍應在黔稍候。於奉到批摺諭旨之日。即將良卿監視。行刑。再行起程回京。此旨到後。吳達善等。即應派委妥員。將良卿嚴密監守。毋得稍露風聲。若防範畧疎。致良

卿或有聞信自戕情事。則惟伊三人是問。將此速行密寄知之。又諭。昨因緬酋尚無奉表信息。恐有遲回。觀望情形。不可不留心防範。已傳諭酌留貴州兵丁。分駐永昌等處。協同戍守。今據彰寶奏稱。老官屯頭目。布拉莽。倘兩處差人呈送棕葉緬文。欲通貿易等語。看來緬匪前次籲請解圍。實不知我兵聲勢。幾路進師。故懼而請命。及許其撤兵以後。必窺見我兵有不得不退之勢。遂將奉表一事。

置為緩圖。或并且悔其前說。則沿邊一帶。斷不可不豫為防備。但滇省綠營兵。實在恒怯不堪。即哈國興力為整頓。亦須數年後方可冀其改觀。此時必不能適用。著阿桂。彰寶。即遵前諭。選派貴州兵丁二千名。於永昌及沿邊要隘處所。與滇兵分配駐守。庶乎得濟。雲貴同一總督所轄。調撥最為便易。且綠營兵口糧。不至如京兵之煩費。即令其多住一兩年。亦無不可。但須不動聲色。妥協經理。作為

尋常善後事宜。一例籌辦。不必令眾人知此底裏。方合機宜。至貿易一事。緬匪急利於相通。觀其屢次所遞之書。情詞卑露。幸朕豫為料及。節次諭令。俟其奉表後。再行奏聞。許通交易。是以此次所給回書。尚得要領。不至仍以姑息了事。總之緬匪降表。一日不至。一日不可許其與內地通商。此一節。乃中國制馭外夷扼要之道。把握自我而操。最為長策。從前之準噶爾。近日之俄羅斯。皆如此籌辦。把

守關隘。乃總督專責。著彰寶。選派妥幹員弁。於各邊口實力防詰。不許內地商賈絲毫透漏。於事庶為有濟。彰寶尚係認真任事之人。此事尤當實心董察。若稍不經意。致官弁等仍以具文塞責。或有疎懈之處。惟彰寶是問。若緬酋已奉表納款。果屬誠心。即可奏聞。許令通商。即滇兵亦毋庸留駐。阿桂。彰寶。惟當隨時妥協經畫。副朕諄切籌諭之意。并諭令傅恒知之。戶部議覆。兩江總督高晉等奏

稱收買小錢二百餘萬觔抵湊鼓鑄足數七年應令該督等按每年應用數付局如將來收買有贏即遲數年委員赴滇辦銅亦可聽其因時制宜妥協籌辦從之 庚寅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 辛卯祈穀於

上帝

上親詣行禮 幸圓明園 奉

皇太后幸同樂園侍早晚膳至甲辰皆如之

實錄卷八百五

十

諭曰增海已補放理藩院尚書其福州將軍

員缺著弘昫補授 壬辰

上奉

皇太后幸山高水長至丁酉皆如之 御奉三

無私殿賜皇子諸王等宴 癸巳

上詣

安佑宮行禮 御正大光明殿賜朝正外藩等

宴召科爾沁和碩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

勒珠爾多羅扎薩克圖郡王納旺色布騰多

羅郡王和碩額駙齊默特多爾濟多羅水圖
郡王喇特納扎木素固山貝子多羅額駙班
珠爾烏珠穆沁和碩車臣親王朋蘇克喇布
坦喀喇沁多羅都統郡王喇特納錫第固山
貝子多羅額駙扎拉豐阿翁牛特多羅達爾
漢貝勒諾爾布扎木素土默特多羅達爾漢
貝勒索諾木巴勒珠爾教漢多羅郡王喇什
喇布坦鎮國公固山額駙羅布藏錫喇布喀
爾喀和碩親王成袞扎布扎薩克圖汗巴勒
達爾和碩親王羅布藏多爾濟世子額駙拉
旺多爾濟柰曼多羅郡王拉旺喇布坦綽羅
斯多羅郡王羅布扎回部郡王品級貝勒霍
集斯巴林輔國公和碩額駙德勒克等至御
座前賜酒成禮

實錄卷八百五

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

實錄卷八百五十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一

駐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歷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正月甲午

上御正大光明殿賜大學士尚書等宴 乙未

諭朕於二月初三日御經筵所有應行典禮

著該衙門照例豫備 兵部奏上年各省甄

別千總去留數目內廣東廣西具奏遲延請

旨將該督提交部察議得旨依議其浙省甄

別人數太少殊屬姑息崔應階等著一併交

部察議 丁酉直隸總督楊廷璋奏天津鎮

屬葛沽汛僅經制外委一員守兵九名地廣

兵單查有葛沽營屬之雙港汛地中人少請

將該汎額數千總移駐葛沽並移駐新城之兵四十一名合原守兵為五十名歸千總轄即以葛沽汎外委移駐雙港帶原設兵三十二名並作為專汎從之 戊戌吏部奏山東省及江南河東河工甄別佐雜一摺得旨知道了山東省及江南河東二處河工甄別佐雜人數過少未免姑息所有各該督撫等均著交部察議 命錦州副都統福僧阿來京調山海關副都統素保為錦州副都統以火

器營營總岱星阿為山海關副都統 己亥諭戶部侍郎員缺著曹秀先調補工部侍郎員缺著徐績補授徐績現在新疆辦事所有工部侍郎事務仍著曹秀先兼署 又諭曰玉柱不勝副都統之任著留京在護軍叅領上行走 辛丑諭曰徐績著前往烏魯木齊與巴彥弼一同辦事更換永寧往哈密辦事 禮部奏查閱撫咨報琉球國王遣使入貢於上年九月自閩起程乃到部竟遲至正月

明係伴送知縣因循逗遛致海國陪臣不得與元會之盛請嗣後令該撫遵同知通判一員護送不得仍委試用知縣等官起程前豫知照前途備辦舟車接送官按省派委不得以一人長送致呼應不靈其來使整頓衣裝暨守風守凍各若干日責令護送官會同地方官申報備查得旨禮部所奏是依議崔應階派員伴送貢使僅派試用人員又不飭令按程赴京所司何事著明白回奏至試用知縣王紹曾職司伴送不知催令貢使按例至京以致遲誤行禮亦屬不合著交部察議 癸卯諭向來派往伊犁及各回城辦事大員原令伊等在邊疆學習以便回京另行簡用伊等果能於地方情形隨事盡心辦理朕必加恩特擢即如溫福弘煦皆因辦理妥協補授將軍巡撫今見各城大臣未曉此意毫無敬事之志竟若獲罪發往凡事苟且塞責即如捕獲為賊之哈薩克等原以儆戒邊徼人

衆期於地方肅清承辦大臣理應留心辦理
督飭屬員嚴行防範毋令免脫近日拏獲哈
薩克布魯特等有在監逃逸者有解送中途
颺去者此皆平日不敬職事因循成習疎玩
已極不但不足示警且被外夷訕笑著通行
曉諭西北兩路軍營及駐劄回城大臣等嗣
後各宜痛改前非敬事稱職副朕委任造就
之意吏部等部議覆原任貴州巡撫良卿
奏稱威寧州向因轄探夷為苗疆要缺五年
俸滿加銜留任再滿三年陞用今番民向化
日久撫綏較易應如所請刪去報滿加銜即
陞之例照內地題缺揀補從之禮部議准
安徽巡撫富尼漢奏太湖縣民朱憲章暨妻
劉氏同登百歲請給欽定期頤偕老字樣照
例給銀建坊得旨依議壽民朱憲章暨妻劉
氏百歲同臻期頤偕老允為熙朝人瑞錫此
嘉名用式閭里仍賜御製詩章以示恩榮而
光旌典並著賞給上用緞二疋銀二十兩

甲辰

上詣長春仙館問

皇太后安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

諭錦州距山海關不遠岱

星阿未到之前山海關副都統事務著素保

暫行署理軍機大臣等議覆署烏魯木齊

提督巴彥弼等奏稱烏魯木齊有眷遣犯經

奏准酌定年限編入民籍仍有年滿無眷之

犯數百名能悔過安分當差者或因無力娶

妻遂無復作良民之望應如所請凡有過及

耕作懶惰者雖有眷屬不准為民實在悔過

遷善盡心屯種照前定年限與有眷者一體

為民或匪念復萌或乘間脫逃交該處辦事

大臣查辦懲治為民後先儘烏魯木齊安插

如不敷即押赴瑪納斯以官兵所遺屯地撥

給其退出官兵地調柳樹溝雙岔河二屯兵

耕種納糧二屯兵所遺地另募耕種從之

以正白旗滿洲副都統奎林為鑲白旗護軍

統領 乙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還宮 諭軍機大臣等向來督撫

等奏摺有關地方公務例俱稱臣今文綬奏

事各摺於體制殊屬未協著傳諭該撫嗣後

除請安謝恩外其奏事具摺俱著照例稱臣

調正白旗滿洲副都統修齡為鑲紅旗滿

洲副都統以鑲白旗護軍統領奎林兼管正

白旗滿洲副都統 是日起

上以祭

社稷壇齋戒三日 丙午諭軍機大臣等戶部

議覆明山奏報西路軍需全案完竣摺內聲

明哈密廳供支肋巴泉等六臺官兵鹽菜口

糧運腳等項一款上年十二月內該督題請

補銷聲明從前本案遺漏經部覈查情節支

離駁令據實查叅等語軍需動用帑項數目

繁多自宜綜覈詳密方為慎重此案既係應

行題銷從前因何遺漏及其中情節如何支

離之處著傳諭該督明山即行詳細覈查明

白回奏尋奏肋巴泉套賴泉梧桐窩鹽池七

箇臺蘇魯圖六臺二十四年冬季口糧冊係

已故通判李遵王管造漏銷經部飭查補請

查軍需全案初漏後補者甚多惟案據不確

者奏明著賠此案數符案確因承辦官已故

漏銷疎忽未經開叅下部知之 平定準噶

爾方畧告成

御製序曰平定準噶爾方畧書成纂言者以序

請夫序者所以敘其事之本末而因文以悉

其肯綮也事之本末則方畧三編盡之矣太

學之碑磨崖之銘西師之詩開感之論亦既

悉其肯綮矣如是則可以不煩重序雖然五

年之間大勲兩集又十年而後書成是不可

以無序且朔漠金川前例具在也乃允其請

而為之序曰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偽立

幸不可以屢徵志不可以少侈夫用兵中國

自古為難而況踰沙漠天山萬里而遙乎旰

斯宵斯劼劼以至有成功非虛而名非偽是
僅可免後人之指摘耳若夫揚揚自詡以為
誠若能操必勝之券則不惟致物議而貽口
實於心亦誠惡若也藉衆之力幸底於績然
我士卒之櫻鋒鏑者不為少矣故此書之輯
率因忠魂義魄不忍令其泯沒無聞具載以
誌之而猶不在於擴土開疆之為也既平準
噶爾延及回部悉主悉臣耕作賦役興焉此
亦一再徵幸矣而猶不知自足欲屢試我銳
而別有圖是志侈也志侈者不祥故近日徹
征緬之旨甫降而彼適投誠我兵振旅以還
告成事焉此非盈虛消息之理捷若響應乎
是則此序之作不惟迴思而若有驚亦且永
圖而懷有戒也 軍機大臣等奏平定準噶
爾方畧續編清漢文均告竣辦理將及十載
在館人甚奮勉除總裁不敢邀敘外所有提
調收掌總纂分修繕譯校對各官並滿漢騰
錄譯漢人員及供事可否照通鑒輯覽例從

優議敘俟命下咨吏部得旨知道了著加恩
准其從優議敘 丁未諭兵部奏山東河南
江南江西等四省營伍輪應派員查閱請旨
欽點大臣或即令該督撫就近查閱一摺此
次著仍令該省督撫就近辦理毋庸派員前
往但近年各省綠旗營伍廢弛積習罔知悛
改如雲南綠營兵丁恇怯性成遇敵輒退從
前調往軍前每致貽誤深堪痛恨又據近日
自滇回京之侍衛等奏稱閩省赴滇水師兵
丁選懦無能甚至一聞礮聲即行股栗該侍
衛等莫不為之恥笑向來閩兵尚稱練習今
亦委靡無用若此可見平時徒以水營駕駛
為能訓練並無實效水師如此內地可知一
省如此他省可知此皆該督撫提鎮等狃於
承平日久並不加意簡練致伊等身隸行伍
惟知飽食嬉遊一遇調遣即已神氣摧阻又
安望其鼓勇爭先殺賊致果哉况年來各省
營伍皆派本省總督及兼管提督之巡撫查

聞伊等因係本屬之兵未免心存姑息不能實力振作似此日就因循營政豈可復問殊不思簡派在京大臣原係定例所當然特因一時不得可派之人是以多令各省就近查辦初非專委督撫等遂聽虛應故事不復留心體察嗣後務期力改前非實心振刷使綠營痛懲惡習士氣改觀庶國家得收養兵詰戎之實濟倘復仍前玩縱並不諄切教誡督率弁員及時操演一任兵丁等糜餉誤公將來朕或特派公忠大臣前往查閱伊等豈能豫行揣度而所派大臣又豈敢稍為袒徇一經查出叅劾朕必將該督撫等重治其罪以挽頹風將此通行傳諭俾知亟圖省惕毋謂不教而誅也 又諭據吳達善等叅奏署南

龍府知府景暉前在丹江通判任內歷年接收兵米俱係折銀抵交顯有分肥情弊請旨革審等語景暉著革職交與該督等併案嚴審定擬具奏尋奏奉旨訊出景暉於運供兵

米不收本色輒受銀兩代為採買餘銀入已應照監守不收本色折收財物以監守自盜論監守盜倉庫錢糧入已數在一千兩以上斬監候例擬斬監候秋後處決得旨該部覈擬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海明具奏將寧州知州甘玉麟陞署直隸寧都州知州一摺請勅部議覆其另摺請以試用知縣盛林基署理樂安縣之處同屬應交部議摺內何以未列勅部字樣該撫初任封疆雖於體制

未能諳習但此等陳奏事件自當留心檢點俾免參差再向來督撫等奏摺有關地方公務例俱稱臣今海明奏到各摺亦屬未協嗣後除請安謝恩外凡奏事具摺俱著照例稱臣可將此一併傳諭海明知之 又諭據吳達善等奏定擬良卿方世儁罪案一摺內稱已將良卿方世儁委員解京等語前因良卿種種存心欺飾實出情理之外自應立置重典以示懲創曾於正月十一日傳諭吳達善

等不必將伊解京奉旨後即於該處正法如吳達善已將各案審結仍回湖廣即令錢維城富察善監視行刑計該督等發此摺時尚未奉到前旨但前旨由六百里遞發不過二十一二日即可到黔距十九日起解良卿之期不遠吳達善等奉旨後如已將良卿追回即遵照前旨於貴州省城正法仍具摺奏聞若因已經起解不便追趕亦即速行覆奏因定罪一摺現在暫行封貯俟該督等覆奏到

日再交法司覈擬再高積販賣營私各款為時已久並著吳達善等速拘各犯審明定擬具奏軍機大臣等奏臣等面奉諭旨查內廷存貯步算天文書十四種均非占驗書其占驗書十八種俟呈覽後即燬從之吏部議奏前任貴州布政使張逢堯於巡撫良卿養廉贍餉透給又自行豫支實屬不應應照不應重私罪例降三級調用得旨前以劉標揭報上司婪索案內張逢堯尚無染指情事

是以加恩仍令降補運使今於巡撫養廉既徇情透給又復自行豫支且伊身任藩司有整飭通省屬員之責乃以劉標等如此虧空累累並不即為查叅一任姑容敗檢致貴州省吏治官方狼藉若此而伊僅以斤斤自守冀為卸責之地國家於此等頗廢職守之藩司將安所用之若僅照部議就其透給豫支一節予以降調不足示警張逢堯著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罪經畧大學士公傅恒議

奏緬酋納款善後事宜一摺得旨軍機大臣議奏尋議一遞放猛卯隴川蓋達四土司經賊擾散來歸無力耕作且軍興曾出力應如所請交地方官查借牛具籽種並酌借銀二三千兩修署分限五年繳一普洱邊外十三版納現隸內地未被賊耕作納稅如初應如所請交督提於本年瘴退後查其曾被擾之窮戶借給牛具籽種設法安集其近日招降之整欠景海野人未與各土司同供職應令地

方大員曉諭令就各處土產數年一貢一猛密大山境內波竜老廠新廠等處恐兵後有潛往開挖滋事者應如所請永禁犯者從重治罪至茂隆廠自葫蘆酋長獻廠納貢相安已久且距緬遠無庸防禁惟沙丁叢集應責廠員造冊按季由府申院覈查收除人數仍令沿邊各土司禁內地廠民越江偷渡一永昌騰越人所典干崖蓋達南甸隴川猛卯遮放芒市各土司地應如所請派道府督同地方官嚴查示知該民夷立將典押產開報造冊毋隱照本利多寡收過年租若干定限八年九年以次退出嗣後永禁犯者地入官承典人治罪並嚴禁內地人在夷地開舖及與擺夷婚一龍陵地無瘴氣其外即芒市遮放與外夷密邇查永昌府同知無專轄事應如所請移駐該處定為龍陵廳並於應裁武職內移駐遊擊守備各一撥留應裁兵六百定為龍陵營同司稽查彈壓一騰越以外萬仞等

七關並木邦中山杉木籠等處舊設撫夷廠該州協等並不申報上司又無定額有名無實應如所請定為額缺每關每處設撫夷正副二人給以外委職銜頂帶並與兵馬錢糧按季支現即行令該州協會遞承充報督撫給印照咨部存案缺出照舊慎選仍令該管上司留心訪察毋許濫充滋弊不惟彈壓野人保護行旅並可稽查內地民人私越關隘一滇省綠營怯懦成習永昌騰越順寧為全省西南門戶專營緊要應募兵半係遊手無賴不堪訓練應如所請先期按戶選充如一家有丁壯三人察其年力漢仗挑一人該地方官先查所屬鄉里戶口若干約挑若干詳上司察覈後會同該鎮協遴選登記申督撫提存案遇缺以次充其年久衰弱不堪頂補者臨時更換至挑兵時胥役等不得藉端需索硬派私放犯者加倍治罪一此次進勦礮位最為得力除京城送往冲天礮四位仍送

京外所有經畧大學士公傅恒所鑄大礮二位蒙恩賜名大神威應即存騰越留鎮地方又續在老官屯鑄食五十餘兩神礮八位及四川解往九節礮十位亦應於永昌騰越龍陵普洱分貯均令每年各操演十日其四川省咨送劈山礮八十位據川督奏明已另行補造並留滇省酌量分給各標營一查木邦土司線襲團蠻暮土司瑞團等先經阿桂彰寶奏伊等或令回故土或擇地安置俟詢明再辦其餘久經歸順之整欠土弁以先捧六本土司召猛齋景線土司召叻賽景海土司召罕彪猛竜土司以護孟艮土司召丙整欠土司召彝猛勇土司召臘南孟艮土司召猛乃等分住普洱沿邊一帶之猛彝小猛崙橄欖壩及思茅普藤猛腊等處人數既衆情形亦殊應如所請併俟彰寶等秋間查辦十三版納到普洱查明應回應留妥辦一耿馬土把總罕朝璣奉旨賞五品頂帶給與花翎以守

備題補查罕朝璣等前歲回滇染病留省城未隨進兵且係夷人題補守備不能辦綠營事應如所請毋庸題補祇給守備俸薪俟病痊歸總督衙門差委至大山頭目之姪阿隴安於內地衣食不欲即回仍與養贍留住永昌俟大山有人來內地阿隴如見伊親故意欲同回該督撫再行查明令歸故土從之授喀爾喀和碩親王成袞扎布世子額駙拉旺多爾濟為固倫額駙是月浙江巡撫熊學鵬奏臣以巡撫兼理鹽政恭逢巡幸天津應馳至該處督率浙商慶祝得旨不必來在汝尤不可為此奏又奏浙商情殷祝嘏請公備銀十萬兩解交內務府佐萬佛樓工得旨此不可福建陸路提督黃仕簡奏漳浦匪犯李阿閔與平和人朱振興夥謀不法現督同文武官前赴查拏得旨知道了已調汝水師此次水師雲南出兵者竟不堪已有旨諭崔應階及汝汝宜勉力整飭陝甘總

督明山遵旨議奏甘肅布政使蔡鴻業奏稱
民間領借籽糧各就地土節氣隨宜播植收
成後勢難全照原借糧色交納應請通融抵
交除下色之糜粟二穀需碾米支發仍照一
米二穀報銷外餘如上色之小麥豌豆粟米
黃米下色之青稞大豆青豆大麥等項准其
照領借原數以上色抵交上色下色抵交下
色其糜粟二穀願以小麥粟米豌豆一石抵
交二石者准得旨如所議行 又奏穆壘迤

平糶米

米

西地自烏嚕木齊設屯派兵耕種已開至吉
木薩地可安插一千一百五十戶除節年辦
往八百戶據甘肅二屬續召募二百五十戶
現分三起尾隨赴屯委員照管沿途護送並
造具花名冊備查分置穆壘河奇臺東葛根
等處各就近撥地墾種所需盤腳及到屯應
給牛具籽種照奏定章程飭辦計正月可到
該處節候較遲春耕不誤報聞 陝西巡撫
文綬奏膚施安定安塞延長甘泉宜州延川

保安綏德米脂清澗等十一州縣常平倉額
穀四萬石足資儲備其溢額三萬餘石請於
每年青黃不接時出糶價歸司庫無庸買補
報聞

平糶米

米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二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廣柱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十九級隨帶加二級文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二月戊申朔祭

大社

大稷

上親詣行禮 己酉

上御乾清門聽政 遣官祭

闕帝廟 諭曰曹秀先戶部本任事務較繁

難以兼署工部其工部侍郎事務著張若淮

署理所有刑部侍郎事務著余文儀署理

又諭鑲紅旗漢軍都統事務著阿桂兼管阿

桂未到之前仍著曹瑞署理 又諭前因良

卿在熱河道任辦事尚知奮勉是以加恩擢

用巡撫豈意伊志滿意足又恃地遠或易為

欺乃於劉標虧空一案發覺後經永泰等前

後揭部控其與臬司高積交結並勒索餽送

各款因特派吳達善等前往查審節據訊出

良卿與高積受賄交通聽其販賣水銀并任

幕友往來無忌已屬敗檢不法至劉標積年

虧帑侵公數至二十四萬有餘良卿既已明

知故縱並授意令人彌補復請添移錢局冀

為通融掩覆及經部駁知事必敗露始以一

叅塞責又不嚴追虧項輒批令將出借銀兩

私留作抵不行列入查封款內而於平越府

之私交兵米折色侵蝕口袋腳價等項並不

覺察劾究是其徇縱劣員毫無顧忌致通省

效尤罔知檢束吏治官方不可復問良卿負

恩若此實出情理之外甚至晉安州民人吳

國治告官吏科派一案不即嚴行查辦轉令

被控之本州知州陳景一同會審致使抑勒

勸和顛預了局是其心存消弭盡喪天良公行欺罔並不止於飢法婪贓封疆大吏敗裂至此天理國法尚可復容乎良卿著依擬處斬即於貴州省城令欽差大臣監視正法俾各省督撫共知炯戒至方世雋在黔撫任內婪索劉標貨物並於開礦一事受賄盈千其罪亦無可逭但所犯專在得贓較之良卿欺君長奸目無法紀者尚屬有間方世雋著從寬改為應絞監候秋後處決並將此通諭知

之諭軍機大臣等吳達善等審擬良卿方世雋一案已交法司速議並降旨將良卿即行正法方世雋從寬改為監候矣前曾傳諭如吳達善已經審完各案即先回湖廣本任今錢維城等監視行刑今各案既未審完吳達善自尚在黔省可即會同錢維城等將良卿鄉赴市曹宣示所降諭旨即行正法令官民人等共知良卿之贖貨營私負恩罔上為天理國法所不容俾昭炯戒其劉標高積永

泰及通查私折兵米再普安州官吏苛派各案務即上緊查審迅速定擬完案毋再遲延伊等於審結具摺後即行起程回任進京戶部議覆陝甘總督明山疏稱巴里坤乾隆二十九年安插吳加隆等七戶承種地二百十畝應如所請於乾隆三十四年依淵泉縣民賦科則徵收如額從之庚戌以舉行仲春經筵遣官祭

奉先殿

傳心殿

上御文華殿講官暨侍班之大學士九卿詹事等行二跪六叩禮分班入殿內序立直講官四人出就講案前行一跪三叩禮復位直講官觀保王際華進講孟子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二句講畢

上宣御論曰人者仁也行而宜之之謂義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有仁義而已矣而人之所以存仁義安而行之無所勉強惟聖人然

後能之聖而至於舜繼帝堯而傳心法可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矣孟子稱其明庶物而察人倫為由仁義行非行仁義其視勉強行仁義者固不同矣然舜之明察豈外仁義而為之哉諧孝即肫然之仁也烝人即秩然之義也所謂安而行之無所勉強余以為由仁義行猶孟子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講官暨侍班官跪聆畢興直講官全魁程景伊進講易經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一句

講畢

上宣御論曰天地養萬物人亦萬物中之一也而人之中有聖人焉有萬民焉聖人不恒生矣不恒得位然則得位而有養民之責者豈可自諉於非聖而不體天地之所以生我乃為養民而設之義乎四海之廣萬民之衆一人之心力必不能徧及故曰養賢以及萬民然則有及民之責者豈可自諉於非賢而不體天地之所以生我乃為及民而設之義

乎夫民而得養則天地位而萬物育如是則天地之生人即所以養萬物也而以氣候失宜物有不遂其生為天地之憾者豈不失之甚哉講官暨侍班官跪聆畢大學士尹繼善劉統勲奏曰

皇上垂訓以諧孝烝人即舜仁義之安行仰見聖心洞徹淵微直紹精一之心傳至易經聖人養賢以及萬民凡在位者皆不得自諉及民之責視箋疏注解更加精切臣等幸侍

講筵親承

聖訓不勝榮幸奏畢諸臣出就拜位行二跪六叩禮禮成

上還宮吏部議覆經畧大學士公傳恒奏稱雲南外連夷疆地方遼濶從前欲藉大員彈壓設郡至二十三府之多今諸夷向化緬酋歸誠原設冗繁應如所請雲南府為省會大理府為提督駐劄地曲靖臨安楚雄昭通澂江屬邑俱多東川為礦廠最勝之區開化界

接南皮麗江通連西藏永昌順寧普洱臨緬
邊地且郡境廣濶均照舊存留武定府轄二
縣一州元江鎮沅二府無首邑轄一廳一縣
廣西府無首邑轄一廳二州不成郡均改直
隸州武定既改州所屬和曲州裁祿勸州改
縣同原轄之元謀縣俱歸武定直隸州轄元
江府屬他郎通判鎮元府屬威遠同知不便
歸州統率改附近普洱府轄廣西府屬五槽
通判改附近曲靖府轄元江府原轄新平縣
歸元江直隸州轄鎮沅府原轄之恩樂縣歸
鎮沅直隸州轄廣西府原轄之師宗彌勒二
州俱改縣歸廣西直隸州轄姚安府僅轄一
州一縣不成郡應裁姚安原轄之姚州大姚
縣歸附近楚雄府轄鶴慶府本有原管地方
距麗江僅八十里改州與所屬之劍川州歸
麗江府轄廣南府止有同城之寶寧縣不成
郡改直隸廳同知寶寧縣同城應裁改設照
磨一員以資佐理又永北蒙化景東三府無

屬邑不成郡但地方遼濶距府寫遠歸併他
郡一切徵輸審解未便將永北蒙化景東三
府均改直隸廳同知麗江順寧三府無首縣
與體制不合應將專管地方改首縣管理臨
安府首邑係建水州改縣以符體制從之
辛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幸圓明園 遣官祭昭忠祠 諭

軍機大臣等據崔應階奏拏獲漳浦縣民蔡
烏強搜出紅綾劄付並供出李阿閔與平和
朱姓謀為不軌糾伊入夥情形現已拏獲吳
玉等十八犯一面批飭總兵何思和將餘犯
督緝務獲等語所辦甚好已於摺內批示但
案內尚有李阿閔及朱姓未獲此等要犯務
飭該屬嚴速查拏無令竄逸即同已獲各犯
嚴加審訊實情從重究治毋得稍存寬縱其
有應行正法要犯定案後即在該處辦理示
衆一面具摺奏聞尋奏據道鎮稟報已將李

阿閔拏獲現在提訊嚴究首夥務使一名不得漏網得旨知道了出力之文武官弁應行引見者送部 又諭曰溫福奏拏獲漳浦逆犯蔡烏強究出漳浦李阿閔與平和朱姓謀為不軌現在飭屬嚴拏等語已傳諭崔應階將未獲要犯即行嚴緝務獲從重究擬矣所有詔安縣知縣方鼎於鄰境逆犯能上緊搜捕獲犯多人看來甚屬能事著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其訪稟之遊擊劉維藩及會同緝犯之詔安雲霄二營各將弁內果有實在出力者並著據實查明一併送部引見將此傳諭崔應階等知之 予故多羅愉郡王弘慶祭葬如例諡曰恭 癸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諭向來公主格格下嫁各項禮儀俱未畫一嗣後固倫公主著照和敬公主已行事例和碩公主著照和嘉公主已行事例其和碩格格以下所有應行禮儀並著禮部

會同內務府另行妥議具奏尋議查宗室王公等格格吉禮本家自備惟特恩由內聘嫁者應酌定規制其下嫁朝臣者郡主成婚聘禮馬七鞍七宴五十席酒五十瓶羊三十六隻茶五十桶縣主聘禮馬五鞍五宴四十席酒四十瓶羊二十七隻茶四十桶郡君聘禮馬四鞍四宴三十席酒三十瓶羊二十一隻茶三十桶縣君聘禮馬三鞍三宴二十席酒二十瓶羊十七隻茶二十桶鄉君聘禮馬二

鞍二宴十六席酒十六瓶羊十四隻茶十六桶其納采均不進禮物停宴陪嫁郡主女六名人四戶縣主四名三戶郡君三名二戶縣君二名二戶鄉君二名其下嫁外藩者郡主納采駝一馬四羊四無宴成婚聘禮馬六牛六羊六十宴三十六席酒三十六瓶羊三十六隻茶二十八桶縣主納采駝一馬三羊五無宴聘禮馬五牛五羊五十宴三十六席酒三十六瓶羊三十六隻茶二十八桶郡君納

采駝一馬二羊六無宴聘禮馬四牛四羊四十宴三十席酒三十瓶羊三十隻茶二十四桶縣君納采馬三羊六無宴聘禮馬三牛三羊三十宴二十四席酒二十四瓶羊二十四隻茶十八桶鄉君納采馬二羊七無宴聘禮馬二牛二羊二十宴二十四席酒二十四瓶羊二十四隻茶十八桶陪嫁郡主女六名人四戶縣主四名三戶郡君三名二戶縣君二名二戶鄉君二名以上宴茶光祿寺備羊酒額駙家備報聞諭軍機大臣等前以曾大猷在閩查拏逆匪甚為出力特旨令其來京引見賞給守備職銜並賞戴孔雀翎用示獎勵旋經經畧大學士傅恒奏請帶往雲南軍營復給與原籍俸薪以贍其母茲聞曾大猷在軍營病故殊覺可憫著崔應階查伊有無子嗣即行具奏候朕酌量加恩俾衆人知綠營將弁中果有此等實心出力之員朕必格外施恩優加賞卹以勸戎行其或怯懦無能

不堪驅策亦必嚴加懲創近日召見自滇回京之侍衛等僉稱閩省水師兵丁選懦不堪甚至一聞鎗礮即股栗不能起立或潛匿水底不出侍衛等莫不傳為笑談向以福建水師尚屬可用是以調赴滇省今竟無用若此豈水師平日所務專在諳習水性駕駛便捷為能而於接仗衝鋒之事全不講習耶現在水師已陸續回閩著崔應階會同黃仕簡飭諭伊等在滇恒餒情形已為衆所非笑特念其調派遠行姑從寬宥嗣後務與黃仕簡實力整頓勤加訓練一洗綠營惡習使舟師可資實用勿徒尚水面技藝虛文為能事若再因循姑息不令日漸改觀一經察出惟督提是問將此一併傳諭知之 甲寅遣官祭先醫之神 禮部題朝鮮國王李昉遣使表賀 萬壽冬至元旦三大節及進歲貢方物賞賚筵宴如例 豁除奉天海成縣水衝沙壓地四

百五十二畝有奇餘地。十九畝五畝有奇額賦。乙卯刑部議奏。民間報盜案。州縣官抑勒。若累事主至死傷者。照定例擬罪。奸民以竊報強。挾制官長。希圖誣良索詐者。許州縣官詳督撫。另委別州縣查訊。照例辦理。從之。

丙辰遣官祭黑龍潭

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玉泉山

惠濟慈佑龍王之神。

諭曰。將軍伊勒圖攜

眷前赴伊犁。著加恩賞銀五百兩。所有得項

該部照例支給。○以少詹事王杰。充日講起

居注官。侍講學士褚廷璋。著日講起居注官

丁巳祭

先師孔子。遣和親王弘晝行禮。

諭軍機大

臣等高晉奏。查辦高積蘇州財產一案。據准

吳達善等咨稱。高積去秋曾在開州等處收

買水銀。計銀九千餘兩。交魏香雪等赴蘇州

發售。今魏香雪等業經到蘇。將高積原帳呈

出。內載水銀二萬六千二百觔。共計本銀一

萬四千四百一十兩等語。高積蕩檢營私。今

見事已敗露。所有貲財。自必多方詭飾。隱漏

前命。吳達善嚴行查辦。務須徹底窮究。毋任

絲毫諱匿。今據高晉所奏。則在蘇州查出原

帳。較之吳達善等黔省原咨九千餘兩。已經

多出銀五千餘兩。固由高積供吐不實。不盡

所致。然吳達善等查審此案。何以率信妄供。

不加詰訊。遽爾咨查江省。亦屬非是。再水銀

一項。江蘇查出之數。已有不符。此外安能保

其更無狡供藏匿之事。著傳諭吳達善等。將

高積嚴加刑訊。所供產業貲財各數。再加嚴

訊。毋任絲毫遁飾。又諭據喀寧阿奏。布政

使觀音保呈請。將未完分賠銀三千二十兩

零。分限一年清繳等語。所奏殊屬非理。觀音

保任直隸藩司。已將十載。並非初經擢用之

員。歷年所得養廉。已不為少。而其平日用度

又原知撙節。並無多派當差之事。此項銀兩

何難按限清交。且貴州養廉定額五千。即如

數扣繳尚餘二千餘兩亦何至不敷辦公觀音保現有革任處分何竟不知愧悔圖効若

此著將應賠銀三千餘兩照數再罰一倍限

二年內扣繳喀寧阿不察事理輒爾代為轉

奏亦屬非是著照觀音保應賠銀數罰出一

分以示懲儆福建巡撫溫福奏福州駐防

馬缺額時向就近在黔楚買補近因軍需經

貴州撫臣奏請閩省停買鄰省馬匹遵於口

外採買查所買黔楚馬雖小肥且無病蒙古

馬雖太瘦且多病水草不宜旋到旋斃價亦

較昂現已撤兵請停買口外馬即一時不足

額亦無急需馬之處應停給草料銀得旨甚

是朕正欲降旨蠲免山東東平州東平所

乾隆三十四年分水災地畝四千三百三十

一頃有奇額賦並免賠水衝倉穀五千四百

四十四石有奇戊午

孝康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陵以理藩院右侍郎慶桂為正白旗滿洲

副都統寧夏協領瑚柱為西安左翼副都統
己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經畧大學士傅恒奏黔省知

府現在僅有五員其餘八缺有經簡放及部

選人員尚未到任者並有未經部選者既乏

員辦事而府缺亦不便久懸請令雲貴總督

彰寶於滇省裁缺知府內揀選數員即速赴

黔差委等語所奏甚是知府職任緊要豈宜

懸缺如許之多滇省現有裁缺知府須赴部

另補雲貴同一總督所轄正可通融調劑著

照所請令彰寶即於裁缺知府內挑選數員

一面奏聞速令馳赴貴州交與喀寧阿酌量

委用其已經簡放及部選各府缺並著該部

行催各省令其速赴新任諭軍機大臣等

今日福建布政使錢琦陞見朕詢及溫福署

理福州將軍印務時據奏溫福於抽分皆派

旗員一半地方官一半經收並未派家人等

語。溫福所辦甚妥。弘煦陛辭時。朕曾詢及伊。奏以旗員家人兼用。不知用家人必生事端。妄行作弊。斷乎不可。著傳諭弘煦。伊至福建接任後。務遵照溫福前案。以旗員地方官兼用。斷不可任用家人。並著登記為例。山東巡撫富明安疏報。新城縣新墾水田五畝。有奇。升科如例。庚申。諭曰。御史蔣曰綸奏。請禁督撫指名揀發人員一摺。所奏頗為近理。督撫等差委需人。既經奏請揀發。則發往之人。儘可供其隨材委用。何必於候補人員內。指名請揀。況伊等是否在京。督撫何由豫知。形跡之間。易招物議。日久且恐漸滋流弊。嗣後各省督撫請揀人員。不得於摺內指名附請。所有已經引見之吏目吳松。即著掣回候補。不必發往山東。又如李宏。近日亦於請揀人員摺內。奏請將張景沆等四員一併揀發。此等河員。雖與地方官稍屬有間。但在道廳大員。或尚得以諳悉河務。駕輕就熟為詞。至

微末佐雜。不過取其足備奔走差遣。原無必須指名奏請之理。若遽聽其在外列名請揀。亦恐易開夤緣奔競之門。殊非政體。將來河工請揀人員摺內附請之處。亦著永行飭禁。所有張景沆。楊奕繡。孫立御。陳志揆。並著一併扣除。不必發往河工。又諭貴州省劉標。虧空銅鉛價本至二十餘萬之多。自來侵虧帑項犯案。從未有若此之甚者。乃巡撫良御明知故縱。授意彌補。並冀為移局鑄錢通融。掩覆。及經部駁。自知事必敗露。始以一叅塞責。經朕察見其中隱弊。特派大臣前往查審。其事始水落石出。並究出良御負恩徇縱之罪。及與高積交通。飭法諸弊。並方世雋。永泰等。勒索營私各款。蹟。黔省吏治狼藉至此。實出情理之外。已降旨將伊等嚴加治罪。以示創懲。朕臨御以來。整飭官方。諄諄訓誡於諸臣。功罪無不秉公覈定。悉視其人之自取其有身。獲過愆而事或因公者。無不為之原情。

矜宥。若其犯出有心孽由自作一經敗露亦未嘗不執法示儆從前如和其衷李因培等獲罪重大並於本案按律抵法俾衆人共知炯戒為督撫大吏者苟有人心亦當洗心滌慮畏國憲而保身家何意尚有冥頑不靈天良盡喪如良卿等者伊等身為大員豈下賤無恥之徒可比乃加以殊恩而不知感示以顯罰而不知懼及至貫盈惡極萬無可原方為之援定律以正罪在此輩喪心隳行自速重誅固由天網恢而不漏然亦何至覆轍相尋勅罰而不足以止辟尚得謂朕之執法過嚴乎仰惟

皇考雍正十三年中內外諸臣莫不以廉法自持斷無有此等縱恣妄為之事何以一至朕躬雖竭力振作而下愚不移者仍復蕩檢踰閑悍然罔知畏忌一至斯極耶言及此朕實不勝憤懣且不勝抱慚且科道為朝廷耳目之官於大吏等有簠簋不飭蠹國剥民之事

皆當隨時舉劾知無不言乃劉標在任多年虧空積至如許且以衰年瞽目之人該上司姑容戀棧外間豈竟毫無見聞而自劉標經管銅務以來豈無一二黔省之人曾任科道者更不得諉為詢訪所不及何此案未經發覺以前並未有一人劾奏其事者言官職司糾察若惟知倚撫細故毛舉瀆奏或見通行一事從而推廣其端或因特降一旨復為引伸其說於政治全無裨益而置此等侵虧敗檢大案於不問國家亦安用此委蛇緘默之言官為耶若將歷年來籍隸黔省之科道治以曠官之罪亦所應得但恐議處一二人而遇事生風之輩轉藉此謂臺諫得操本省大員之短長或從而夤緣交結致啟縉紳把持公事之漸久且釀成黨援惡習是以朕不為耳但科道等於如此侵欺罔上大案漠不關心甘以寒蟬自處經朕舉出指示能不各懷愧慙乎著將此旨傳集各科道通行申飭並

宣諭中外知之。又諭曰。福僧阿著留京候
有蒙古副都統缺出。補授伊在圓明園行走
年久。差務較為熟諳。著仍授為圓明園營總
予故副都統瑚爾起副都統職銜。總管阿
第木保護軍統領烏三泰祭塋如例俱入祀
昭忠祠。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洛陽縣民
侯振魁女侯氏。辛酉諭朕恭謁

東

西兩陵理藩院印務著官保署理。又諭朕恭

謁

東

西兩陵步軍統領衙門印務著英廉署理。戶

部議覆山西巡撫鄂寶疏稱豐鎮廳招墾太
僕寺牧廠地僻處偏隅氣候獨遲應如所請
自乾隆三十四年為始九月開徵次年年底
報銷從之。緩徵安徽懷寧桐城宿松望江
貴池銅陵東流當塗蕪湖繁昌無為安慶建
陽廬州等十四州縣衛乾隆三十二三五等

年緩徵帶徵蠲剩漕糧。豁免福建遭風沉

沒應賠兵米三百六十石。壬戌諭曰鐘音

現在丁憂計其自粵到京已滿百日所有吏

部侍郎員缺著鍾音署理。又諭前以阿思

哈簡任雲貴總督甫到滇省軍營即心存恇

怯以兵馬糧石辦理竭蹶情形屢行入告其

時正當大兵進剿阿思哈以總督專理軍需

不思設法籌辦輒為畏難之語豫占地步不

顧搖動衆心關係甚重因節次降旨將伊革

職留於軍營効力贖罪嗣於大兵既撤之後

念伊前奏尚非由於虛捏且覈其平日辦事

亦不至竟當廢斥是以加恩授為吏部侍郎

今阿思哈來京召見奏對時仍申其糧馬難

於措辦之說及詰以彰寶到滇在後何以購

備轉得充裕而先任總督者竟至束手無策

阿思哈始無辭以對若謂經畧大學士傳恒

此次進兵過早致諸事難以豫備阿思哈何

妨據實奏朕亦得早為裁奪乃又見不及

此徒爾先事張皇不知通盤籌畫大臣為國任事之義安在及我軍攻圍老官屯經畧傅恒等奏其水土惡劣疾病相仍朕知不宜久駐傳諭退兵而緬酋亦適遣人詣軍營籲懇解圍情願奉表納款因俯從所請以完此局設我兵至老官屯竟無病患而緬夷又不投誠亦即當中止乎至詰以革職後作何効力之處據稱同諸大臣督率官兵攻戰其言更荒唐可笑阿思哈係滿洲世僕既革職留營即與兵丁無異況以曾受重恩之大員獲罪急圖自効理應衝鋒殺賊奮不顧身乃猶覲顏附於大臣之列不肯親冒矢石以巧遂其選懦偷安之計是誠何心如奎林等以領隊大臣而於老官屯攻打賊寨身先士卒受有重傷阿思哈豈未目擊乃以白身自効行間之人仍然養尊自重毫不知感激愧奮是其漸染錮習甘於委靡無用全無滿洲勇往誠樸之氣又安望其改悔振作乎即此一節其

心更不可問而罪更不可逭阿思哈仍著革職發往伊犁自備資斧効力贖罪朕於諸臣功過應黜應陟一秉大公從不稍存成見如其人雖曾罹罪而情節畧有可原未嘗不棄瑕錄用倘竟執迷不悛有恩而不知感有罰而不知懼則又當顯示創懲俾衆人共知儆惕阿思哈乃其明驗要之一予一奪悉視其所自取初無絲毫偏倚於其間也將此通行諭衆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昨以劉標虧空一案為從來侵帑營私者之所未有而巡撫良卿等復有明知故縱授意彌補並為移局鑄錢通融掩覆各情節特令吳達善等前往會同查辦今雖將良卿執法婪索徇縱之罪一一究出明正典刑至劉標以經理廠務之員積年虧缺何至遽有二十八萬餘兩之多即其所揭上司勒索諸款儘數開出覈計不滿二萬其任所原籍查出貲財亦並不及十分之一二則平日侵虧乾沒之項究竟歸

於何處。若云以帑銀填辦銅鉛何以存運銅鉛。又有虧缺其為豫行設法佈置。隱匿寄頓更無疑義。不然上司勒索之款。伊尚先存地步。造冊壓印。種種狡獪。若此豈其經營肥橐之資。轉不悉心經畫。逞其詭技。肯令事敗之日。遽爾和盤托出乎。此尤案內緊要關鍵。不可不徹底根究。著傳諭吳達善等將劉標父子嚴加刑審。實力窮詰。務令其於虧缺之數逐一指出。實有著落。毋任少有游移支飾。總

書錄卷五十二

主

之虧項不清。無論此時難於完結。即使稍為含糊遷就。而事過之後。無知之徒轉得藉詞。那補公項代為抱屈。此何等重大案件。朕肯稍為草率了事耶。至大學士傅恒前奏所稱劉標虧缺帑項。應著落客隱此等劣員之歷任上司賠繳。實係一定之理。黔省同係雲貴總督所轄。前此吳達善在滇不為不久。詎竟毫無聞見。何不早為叅劾。而任其侵漁狼籍。若此豈吳達善以身在滇省。遂置黔省於不

問。則又何貴於總督兼轄乎。著吳達善據實回奏。並諭錢維城。富察善。喀寧阿知之。尋吳達善奏。臣在雲貴總督及署貴州巡撫任內。劉標虧短帑項。未能查出。應請旨交部嚴加議處。得旨該部嚴察議奏。又諭曰。阿爾泰奏查辦郭羅克搶劫喇嘛貨馱一摺。此事祇可如此辦理。已於摺內批示。前因董天弼擢用提督。以後於辦理郭羅克一案不能加意振作。惟圖顛預了事。因降旨督責。乃伊一經

書錄卷五十二

主

申飭。率爾奏請親往。並有不得賊贓。即欲將土目革去。彼時恐其任意妄行。或致擾激滋事。因交該督議奏。今閱阿爾泰摺。內情節土目既知畏罪。陸續繳出賊贓。較原失之數所差無幾。自可就案完結。而覈之董天弼前後所辦。直是一胸無定見之人。恐於邊疆閭寄或非所宜。著傳諭阿爾泰留心察看。其一切辦理營務。是否尚能奮勉。抑或不勝提督之任。即行據實奏聞。毋得稍為迴護。尋奏董天

弼才識未充遇事疑慮不無輕重失宜然小心謹飭頗知奮勉且由四川守備游陞提督於營務及夷情較諳得旨覽人材難得若另換一人亦未必能勝彼也不致誤事則可矣

又諭曰德魁於上年十二月到京陞見即回原任乃本日奏到二摺俱係十月二十八日所發計其時尚在德魁起程赴京之前此等關稅事件何難自行帶進呈奏而必令家人等分起行走遲延至三四月之久殊屬不

實錄卷八五三

三十七

知事體德魁著傳旨申飭 又諭曰良卿原係包衣佐領小戶施恩用至巡撫乃任意欺罔辜負朕恩覈其所獲之罪實難容於旗僕之內理應將其子孫一併正法著施恩將良卿之子富多富永免死銷去旗籍發往伊犁賞給厄魯特為奴富多著即帶鎖發往伊弟富永解到亦即發往 禮部議覆江蘇學政景福奏稱揚州府屬泰州文童四百九十餘名武童四十餘名東臺縣文童一百六十餘

名武童十三名多寡懸殊應如所請將泰州文童取進原額十三名改十五名武童八名改九名東臺縣文童十二名改十名武童七名改六名從之

實錄卷八五三

三十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三

監修總裁官總纂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並獲往

總裁官總纂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並量指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並獲往總裁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並獲往稽察

秋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二月癸亥諭理藩院奏

查奉 上諭

據扎薩克圖汗巴勒達爾呈稱土爾扈特貝

勒旺扎勒策琳係伊之甥所管地方風氣不

善旺扎勒策琳年幼不能約束請令其與附

近游牧同族者為一盟交阿拉善王羅布藏

多爾濟管理等語所見甚是旺扎勒策琳與

巴勒達爾甥舅至親並不求付伊管理其不

存私見可嘉著照所請行 甲子

上奉

皇太后還宮 詰

大高殿行禮 詰

皇太后宮問安 遣官祭賢良祠 舉行乾隆

三十四年大計直隸省不謹官一員浮躁官

一員罷軟官二員才力不及官三員年老官

一員有疾官二員分別處分如例 禮部題

琉球國中山王尚穆遣使表貢方物賞賚延

宴如例 以故奉恩輔國公特通額子寧盛

額襲爵 緩徵長蘆滄州鹽山慶雲青縣衛

水嚴鎮海豐等七場乾隆三十四年旱災寬

查奉 上諭

地三千八百二十五頃七十九畝有奇額賦

賑卹陝西定邊縣乾隆三十四年雹災貧

民緩徵新舊額賦 乙丑

上謁

東陵奉

皇太后啟鑒 詰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曰扎拉豐阿之子丹巴

多爾濟著同色布騰巴勒珠爾之子鄂爾哲

伊特穆爾額爾克巴拜福隆安之子豐仲濟

倫在內廷行走。諭軍機大臣等溫福奏續獲臺灣匪夥王生等八犯內在途病故二名在途患病進監身故三名等語該犯等既係逆犯黃教夥黨卽經拏獲押解赴省沿途理應嚴密看守何以八犯之中竟至病斃過半其中必有別故或係該犯等自知情罪重大豫行潛藏酖毒乘間自戕倖逃顯戮而管解各員懼干處分輒以患病殞命驗報了局俱未可定該撫何竟未見及此一加推究耶著

傳諭溫福將各犯因何病斃如許之多押解各員有無諱飾捏報之處逐一詳細查明據實覆奏並將此諭令崔應階知之尋溫福奏前因各犯途斃監斃太多稟到時卽委員檢驗屍身並提現存三犯詰訊昨又提訊原解官暨沿途解送員弁衆口一詞實係病故並非捏飾得旨覽是日駐蹕烟郊行宮丙寅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是日駐蹕白澗行宮 丁卯駐蹕桃花寺行宮 戊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是日駐蹕隆福寺行宮翼日如之 己巳

上謁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俱未至碑亭卽降輿慟哭步入

隆恩門詣

寶城前行禮躬奠哀慟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

隨行禮至

壽祺皇貴太妃

溫惠皇貴太妃園寢

孝賢皇后陵奠酒 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曰阿桂奏火器營鍊白

旗護軍阿克東阿與健銳營正黃旗前鋒永

保家奴二格關毆將二格用小刀扎死雖係
微兵以後但現住永昌仍與軍營無異請旨
將阿克東阿即行正法該管領隊大臣副都
統職銜常保住委署護軍叅領伍爾泰護軍
校保住交部分別議處等語阿桂所奏是此
等目無法紀之人若不嚴行辦理不足以昭
炯戒雖經微兵究係軍營阿克東阿著照阿
桂所奏即在彼處正法該管領隊大臣章京
護軍校俱著交部分別議處 諭軍機大臣

等向來督撫等奏摺有關地方公務例俱稱
臣此次喀寧阿奏事各摺於體制殊屬未協
著傳諭該撫嗣後除請安謝恩外其奏事具
摺俱著照例稱臣 庚午諭

各陵所有堆撥房屋係為永遠守護鞏固萬年
而設向用板房易於剝舊且火燭可虞俱著
改建瓦房此項工程即交

陵寢總管內務府大臣承辦 又諭

東陵修養子樹之弁兵等著照十九年二十一

年之例把總各賞緞一疋兵丁賞給一月錢
糧 是日駐蹕盤山行宮至丙子皆如之
辛未春分朝

日於東郊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軍機大臣等據梁國治
奏乾隆三十四年湖廣省第五起解滇馬騾
少交數目應賠銀兩請即於現任楚省辦理
此案之督撫及原經採買餽養挑驗起解文
武各員俸廉內攤扣清款等語該撫具奏之
意固為速清官帑起見但此項應賠銀兩事
不專責與荊州滿營撥解馬匹不同且荊州
賠項為數無多即令現在滿營各員與俸廉
內分年攤繳尚屬可行是以另摺具奏批交
部議至此項馬騾缺數既多在原經買餽驗
解各員自當按股分賠而原承辦之總督經
理不善豈轉得置身事外至現任巡撫梁國
治官兆麟皆到任未久並非伊等經手之事

若一體攤賠轉不足以昭平允朕亦豈肯令其為前人任過著傳諭吳達善此事係伊總督任內所辦今梁國治等以接任之人並無干涉尚請分賠伊聞之寧不知愧所有湖北湖南應賠銀兩除經原採買餒養挑驗起解各員實有著落者應分股追賠若干外該督本分攤賠及無著應賠之項共有若干即著自行查明具摺奏聞或為數較多一時不能完清即酌量分年扣繳尚無不可至案內應行叅奏文武各員弁亦著吳達善查明奏請交部議處並將此諭令梁國治等知之軍機大臣等議覆經畧大學士公傳恒奏稱綠營兵制原分馬戰守三項以次拔補所支糧視為等差寓鼓舞作成之意查雲貴各營戰守兵餉係通融均攤不足以示激勸應如所請停止令該督提於現在額兵詳加挑驗分照馬戰守例支缺出以次拔補飭該管將弁隨時慎選從之蠲免直隸靈壽曲周萬全

懷安等四縣乾隆三十四年電災地九百六十七頃十一畝有奇額賦士申諭軍機大臣等征勦緬匪一事因老官屯水土惡劣我兵在彼疾病者多勢難久駐是以降旨撤兵適緬酋惜駁遣使至軍營投誠姑允所請以結此局雖不過就事完事其實亦不能不如此辦理但緬酋既誠心投順何以距今三月餘尚無信息看來其初遣人投誠時必係聞新街戰勝之信攝我兵威且不知我兵聲勢若何遂爾懼而請命及我兵既退彼或窺見端倪漸生觀望且其遣使至軍營時係哈國興與之接見傳語未必非哈國興徂於綠營積習急圖了事從中遷就調停為之粉飾其詞竟若緬酋實能恭順輸誠者至渾覺本一茫無定見之人其在猛拱投降原係為興堂扎尋至迫於無可如何今遣伊回歸緬境必諉罪於興堂扎而將我軍中虛實盡行告知以圖倖免緬酋聞此必且悔其前此投誠之

舉不然彼即辦理貢物何至濡遲許久且如前此呈送軍營毯布諸物未嘗不可以充貢彼何所畏懼必欲造辦奇巧貢品曠日羈時且彼土又有何奇物可辦必待遲之又久不即奉表納款急踐前言乎緬酋既如此遷延其情偽殊不可信彼所畧有顧戀者惟貿易一節急欲求通中國而內地亦惟此一節尚足以扼其肯綮總之彼貢表一日不至沿邊貨物一日不可令通此時務須設法嚴查勿

使奸劣商民絲毫透漏若稍有疎懈仍歸有名無實則併此不足恃更復無可把握所繫非淺鮮也更可慮者緬酋或知我進兵時糧馬運送之難及將士病損者衆而現在八旗勁旅又俱撤回彼深悉滇省營兵之怯弱無能益復無所顧忌或漸擾我沿邊土司地界亦未可定今永昌騰越尚有點兵屯駐較滇兵稍為得力萬一匪酋或有侵擾雖不值復為征勦而就近揀派留駐點兵統以勇敢將

弁出邊勦殺盡殲醜徒使知驚畏庶足示威杜患並當一面辦理一面奏聞前此緬匪之事皆由愛必達吳達善劉藻厯任總督之姑息養癰繼以楊應琚之乖張債事縱令賊匪日肆鴟張遂致大費兵力經理數年仍不能集勲歲事此因循貽誤之咎不可不引以為切戒也彰寶向日頗屬能事到滇以後又能實心出力是以即用為總督此時既已撤兵即阿桂亦不能在彼久駐滇省沿邊諸事乃

伊一人專責朕亦惟伊是倚哈國興雖在滇年久究係武夫識見有限或并沿襲綠營惡習遇事一味掩飾彌縫止圖弭目前之非而不顧貽後來之患彰寶斷不可為其所惑與彼扶同一氣上下相蒙也若稍不經意措置不能合宜或緬匪侵擾沿邊不知痛加懲創甚且匿不上聞設或賊衆漸至闖入內地並且侵及騰越永昌尚能諱匿乎若至彼時再行奏聞朕惟於彰寶是問楊應琚覆轍具在

足為炯戒即彰寶自付亦復何顏見朕乎著傳諭彰寶務須實體朕意以副委任仍將現在邊禁如何嚴密防察及緬匪有無貢表消息即行奏聞並將此諭令傳恒知之尋彰寶奏緬性多疑真偽難定前遵旨留黔兵並雲南昭通兵共三十餘名分令昭通鶴麗永順三鎮臣帶駐虎踞關之隴川及蓋達遮放等處嚴查商賈私漏又於沿邊小口嚴飭地方官防範其永昌騰越沿途道路添派弁員稽查現據永昌守令報於龍陵訪獲違禁私販外夷鹽觔之犯再查緬夷從前貿易俱在秋冬間詢土人知交四月後雨大瘴發道路難行不能通市其進貢尚無消息各處官兵星羅碁布聲勢聯絡似有瘴時酌移龍陵南甸等處離各關隘不遠聲氣相通緬夷必不敢犯邊設有侵擾定率弁兵勒殺如遇事有未得主意處惟據實奏聞綠營怯弱而永昌騰越尤甚地較緊要現在選練操防有截存糧

可敷留駐兵支用得旨此亦尋常覆奏何並亟六百里為也欽差湖廣總督吳達善刑部侍郎錢維城內閣學士富察善奏據遵義都司稟稱桐梓縣刁民聚眾帶兵往拏已獲趙式璧等四犯案情重大現在兼程前往查辦得旨是爾等審案已當完此案即當盡法嚴處以示警不可姑息愚民太不知恩然亦地方官有以致之耳諭軍機大臣等據吳達善等奏桐梓縣民趙式璧等因勒派軍需聚眾一案已於摺內逐一批示矣黔省地方自良卿飭法營私一切漫無整頓吏治敗壞已極即如承辦兵差一事並係發給公帑不令絲毫擾及閭閻何至有徵派軍需之事即此可見地方官之辦理不善而所委之貢生員等又復從中漁利釀成釁端皆所必有之事但自辦理軍需以來於支發經費以外尚恐夫役運送等事不能不稍資民力復格外加恩賞賚體恤不可為不至百姓等具有天

良當共知感激。即或地方官有違禁科派之弊。何難赴上司控理。乃竟公然聚眾屢次開關。挾制官長。實乃目無法紀。此等刁民若不盡法懲治。何以儆刁頑而安良善。著再傳諭吳達善等。即上緊將案內首從各犯徹底根究。嚴拏務獲。盡法重治。以示炯戒。至該犯等敢於糾眾抗官。未必不由風聞普安州控告派累一案。本管官緣此叅革治罪。輒爾效尤滋事。此風實不可長。所有此案內辦理不善

之文武各官。此時且不必叅處。俟本案審結。奸民正法以後。徐為查辦。庶不致更啟刁風。仍將現在查訊案犯情節迅速審擬具摺奏聞。尋吳達善等奏。刁民聚眾已拏獲六十名。分別解省。現將頭起人犯趙式璧等嚴訊。俟得確情。盡法處治。得旨。覽看汝等模稜者。模稜思家者。思家奈何奈何。又諭本日據吳達善等奏稱。桐梓縣民趙式璧等因該縣派辦軍需。典史將總甲周文倫等枷號。輒敢聚

眾百餘人。勒令典史開放。復打毀貢生等房屋器物。現今拏獲首犯。並經喀寧阿前往查辦等語。已於摺內批令吳達善等盡法處治。以儆刁風。看來黔省自良卿在任。欺罔長奸。吏治敗壞。至不可問。前此既有普安州民人於軍報私附呈詞。控告派累一案。今復有此刁民聚眾之事。若不亟為整頓。益復無所底止。喀寧阿不過一謹守之人。臨時未勉稍覺軟弱。且任巡撫日淺。未經閱歷。恐不能實力

整飭。因思巡撫中惟明德歷任封疆。頗為諳練。亦尚能振作。有為。意欲將伊調任黔省。又慮其經辦軍需諸務。尚未報銷。難以遽易生手。未便輕為更調。但藩司錢度亦係承辦之人。或可代明德綜覈銷算。不致疎漏浮冒。則明德原不妨移之貴州。以資整理。著傳諭彰寶。即行詳悉妥酌。迅速據實覆奏。並令明德自行忖度。能否令錢度接辦之處。一併覆奏。至彰寶雖駐雲南。而貴州亦其所轄。今該省

吏治民風不堪若此亦當留心董飭大挽澆漓不得因相隔遼遠遂自諉為鞭長莫及輒思卸責也至傅恒在滇已久於明德辦理軍需現在是否可以更調令錢度代為報銷之處知之必深並著據所見速行奏聞候朕酌量降旨所有吳達善等原摺及鈔票一件並錄寄閱看吏部議奏各省甄別人員該督撫有無寬徇應行察議之處應就本年為斷請嗣後吏兵二部於年終彙奏時按省分額

缺甄別多寡歷任久暫詳晰查議專就一年覈定毋庸將上兩年牽算仍另繕上兩年簡明清單進呈從之兵部議覆經畧大學士公傅恒奏稱雲南設鎮太多除永順普洱臨元開化鶴麗昭通俱邊境不可裁永北毗連鶴麗曲尋接壤省城楚姚鎮在省與大理之間與督撫提三鎮聯絡無庸特設大員且員弁既多親丁名糧亦占額缺應如所請永北總兵裁改設叅將一曲尋楚姚總兵裁各改

設副將一三鎮共裁官弁三十二員兵二千九百二十五名留者歸附近各標轄督標六營除奇兵營外防尋甸州外其前後左右上五營同駐省城提標前後左右中五營同駐大理未免過多撫標及腹地各營官兵亦多冗設應將督提前後二營官三十二員兵三千一百六十名裁奇兵營裁兵二百名改曲尋協轄撫標及廣羅協新啁營武定營尋雷營裁兵一千一百四十四名其順雲騰越龍

陵等處俱極邊要地原設官兵不敷防守應於現裁兵內撥順雲兵二百三十名騰越協守備一員兵五百三十名龍陵關游擊一員兵六百名該省守兵尤形怯弱應先儘裁應裁兵缺出裁扣兵仍留該省候補所裁營員才具諳練者留滇調補餘送部分發貴州四川兩廣遇缺坐補從之癸酉
孝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曰阿里衮靈樞到京時著加恩派皇

四子皇十二子帶領散秩大臣侍衛等齋茶
酒往奠 乙亥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曰塔爾巴哈台領隊大
臣扎隆阿已革去副都統自備資斧効力贖
罪其遺缺就近著都爾嘉前往在領隊大臣
上行走 兵部等部議准兩廣總督李侍堯
奏稱廣東省外海巡船向就船隻大小配兵
分駕現在船隻奏准裁減若以原配兵歸營

實多冗設查水師共裁艚船等船三十二隻
原配兵一千一百十名內除改造拖風小快
等船需兵二百五十名應裁兵八百六十名
俟有事故出缺停拔補分晰截扣從之 又
議准兩廣總督李侍堯奏稱各省提督於所
轄水陸營分年親臨校閱獨廣東以地方遼
闊非數月所能周恐誤公事或致屬員送迎
奏請停止查督臣奉旨查閱係隔數年難保
必無疎懈應如所請廣東通省分為東西兩

路令提臣分年巡查遇督臣閱視年暫停其
提臣查閱年總兵停查仍遵例不得多帶親
丁擅動民夫屬員迎送者嚴叅重處從之
工部等部議准原任廣東巡撫鍾音疏稱樂
昌縣屬產仔嶺煤山山光煤盡請停採免課
從之 丁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曰李侍堯奏推陞都司
之守備高天琪於上年七月暴發眼疾迄今
醫治未痊已成殘廢不便給咨引見請勒令
休致一摺所奏非是高天琪於上年七月內
已准部文推陞即應飭令赴部引見武職交
代有何要務直待半年之久始赴省謁見該
督其因病遷延已可概見且據稱該員七月
間暴發眼疾何以十二月內尚然紅腫及給
假二十日醫治轉遽失明情節支離殊甚該
員目疾已久營務必致廢弛該督不即早為
叅劾所為實心察屬者安在今因給咨送部

引見。慮難逃朕洞鑒。始將該員病廢情節陳明。勒令休致。貌似據實覈辦。而隱以掩其平日姑容之蹟。封疆大臣豈宜若此。李侍堯著交部察議。嗣後各省督撫。於所屬文武各員。若平日不加察劾。直俟推陞引見時。始行陳奏者。俱照此行。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李侍堯前請調補廣州府知府之吳九齡。已陞糧驛道。所有廣州府缺。現無可調之員。請即以屠士相署理等語。廣州府知府員缺。前於該督請調吳九齡時。業經降旨。將廣西鎮安府知府趙翼調補。看其才具。似尚能辦事。但於省會首郡。是否相宜。朕亦難於懸定。該員現任粵西知府。亦係該督所屬。平日知之必深。其能否堪勝劇任之處。著李侍堯即行據實覆奏。尋奏。趙翼才識兼優。堪勝首郡。前因現任苗疆要缺。故未奏請。報聞。○豁免雲南遇風沉沒運京銅。四萬九千八十七觔。○予故杜爾伯特貝子額爾德尼喀爾喀。

公布登致祭如例。○是日駐蹕大新莊行宮。○是月江南蘇松水師總兵陳杰奏。臣生長口外。於水師未諳。督臣高晉面示海疆要領。又與提臣馬全討論重洋機宜。現在習學操防。得旨。是不可為空言。勉之。○陝西巡撫文綬奏。洛川縣歲徵兵糈二千六百七十七石。額支一千四百餘石。積存一萬八千餘石。縣倉不敷貯。添建滋費。山路難以撥運。歲久或致霉浥。請以一萬五千石為存額。餘者及續徵餘糧。隨時出糶。報部充餉。非常平倉穀可比。糶時照市價不減。得旨。如所議行。○兩廣總督李侍堯奏。各埠商人呈稱。恭逢萬壽。願供銀五萬兩。稍抒獻曝。得旨。此奏不應。汝更不合代奏。○又奏。查閱提標及碣石潮州各鎮營伍。得旨。雖屬循例之事。亦應實心綠營習氣。實在不堪。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三

實錄卷之八百五十三

主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四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三月戊寅朔駐蹕三家

店行宮 己卯

上迴鑾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 幸圓明園 諭曰吳紹詩

向任刑部司員於刑名案件尚為諳習著以

刑部郎中用 庚辰諭據增海等奏稱伊犁

去年徵收鋪戶房屋及田園租銀共一萬七

十餘兩除公用二千八百九十餘兩連舊存

銀共三萬一百六十四兩零等語從前明瑞

奏伊犁駐劄兵丁紅白事件實項無出請設

立滋生銀兩以為賞卹之用。朕以伊犁駐劄兵丁皆係莊浪等處薰染漢習廢棄無用之人特命之服習勞苦操練技藝況滋生銀兩究屬取利斷不可行。曾經嚴行訓飭今觀伊犁存貯房屋田地等項租銀歷年積至三萬餘且次年仍可徵收兵丁居住亦有年所尚能耐習勞苦習學技藝似堪造就此項銀兩既非正項著加恩作為伊犁兵丁紅白事賞卹之用仍著該將軍酌量撙節辦理。又諭

曰克車德著加恩補授頭等侍衛賞給法式尚阿巴圖魯名號仍照例賞銀一百兩。經畧大學士公傅恒奏明德雖不能脫盡外省積習但久任封疆較喀寧阿為諳練現雖總理軍需而勤支酌撥專倚藩司今已撤兵儘可令錢度接辦兼飭臬司諾穆親協同辦理明德可脫身撫黔再湖南撫臣宮兆麟臣昔識其人任臬司時審訊侯七郎一案不肯聽從巡撫常鈞尚無附和習氣且曾歷雲南藩

臬可以駕輕就熟與喀寧阿對調得旨所奏是已有旨了。○署雲貴總督彭寶奏錢度辦理軍需不避嫌怨可代明德綜覈銷算以明德撫黔足資整理得旨已用宮兆麟矣。辛巳。

上御勤政殿聽政。○祭

先蠶之神。遣妃行禮。○諭曰喀寧阿著來京候旨。所有貴州巡撫員缺著宮兆麟調補其湖南巡撫事務著吳達善暫行兼署。○又諭

曰正白旗蒙古副都統華山所遺之缺著鄂呢濟爾噶勒署理。○又諭朝陽門內之三官廟現已敝舊其中間房多有賃給商民居住者著交內務府提督衙門會同禮部查辦其京城內所有官管各廟如有似此者著一併查明辦理。○又諭戶部議覆御史郎圖條奏支放兵米一摺各旗赴倉支放甲米僅派押旗叅領不足以資約束統計每旗滿洲蒙古漢軍都統副都統共有九人何難輪派一員

前往查察。如有兵丁花戶舞弊情事。即可隨時辦理。況各處有原派查倉都統。既令查辦倉廩事務。其放米時有無情弊。亦應一體責令彈壓。實力稽查。以專責成。嗣後俱照此旨行。餘依議。○諭軍機大臣等。黔省地方。自良卿等營私。執法諸務廢弛。已非一日。近來復有奸民聚眾滋事。是該省吏治民風。敗壞幾不可問。若不亟為整頓。勢將何所底止。喀寧阿係一謹守之人。臨事未免軟弱。恐不能實力整理。宮兆麟平日尚能辦事。現已降旨將伊調任黔撫。著即傳諭宮兆麟。令其即赴新任。所有一切事宜。務期加意振作。實力整頓。副朕簡調之意。○又諭。向來各省鹽政。關差一年任滿。例由該部院題請更換。而各關差等間有屆期自行奏請更換者。究非體制。嗣後各關差任滿時。仍照例報部。聽該衙門具題請旨。不得自行摺報。著於奏事之便。傳諭知之。○吏部議奏。外省查叅之員。由保舉得

官者。奏摺中多不將原保官附劾。應請飭行。如漏者。一併議處。至奏請調繁。自與保薦有間。然亦應不時稽查。有不加奮勉。頓改前操者。立即分別嚴叅。或該上司以甫經調繁。曲為徇隱。別經發覺。照徇庇例。降三級調用。從之。○刑部議覆。兩江總督高晉疏稱。和州江浦。交界。豐樂等六墟。完糧銷引。歸江浦。命盜詞訟。歸和州。事屬兩歧。應如所請。一體歸江浦。從之。○壬午。

上謁

泰陵巡幸天津奉

皇太后自圓明園啟鑒。○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挖穆齊圖著以兵部

郎中用。○又諭。據熊學鵬奏。應發新疆改發

烟瘴之竊犯陸貴瓏。在司監收禁。越獄脫逃。

現經拏獲正法。請將管獄各官。分別革職議

處一摺。司獄華燦。於司監所禁要犯。任其乘

間脫逃。實屬有乖職守。罪應褫革。固不待言。

至按察使為通省刑獄總司。凡所屬圜牆並宜申嚴防禁。毋稍疎虞。方為無忝厥職。乃於專管之司監。毫無防範。致有越獄之犯。尚復成何事體。則其平時之闒茸玩公。更可概見。曾曰理。向為道府時。尚知黽勉。自擢任臬司以來。即意存滿足。不肯實心出力。聞其近日辦事。聲名甚屬平常。今復有此越獄之案。非尋常疎防可比。曾曰理。即著革職。熊學鵬等著交部分別議處。至摺內於禁卒定罪一節。

援獄卒不覺失囚律。有限內能自捕得。及他人捕得者。皆免罪之語。殊屬未協。禁卒拘管獄囚。理應嚴密防守。乃漫無檢束。致監犯得以乘間潛逃。典守之責安在。即訊無賄縱情事。而其藐法誤公罪已難追。設係限內自行捕獲。猶得云情有可原。若他人獲犯與彼奚涉。亦竟得邀寬免。何以杜弊懲頑。昨因解員中途失鞘之案。經地方官獲賊者。解員即予開復。舊例未為公允。曾諭吏部改議此獄卒。

失囚律。他人捕得免罪。其不當事理與解員開復例何以異。著刑部另行覈改具奏。此案禁卒等。即照新例辦理。其海寧縣知縣曾一貫於司監越獄之犯。即能緝獲。自應量予議敘。該撫摺內。竟未聲明。亦屬疎漏。並著該部議奏。尋議監犯越獄。獄卒藐法誤公罪。無可追嗣。後除限內本卒捕獲外。其他人捕得及囚死。與自首者。與獄卒無涉。仍照失囚減囚原犯罪二等律治罪。其軍流徒犯配所主守。

及中途押解人。不覺失囚者。如之從之。諭軍機大臣等。據梁國治覆奏荊州駐防滿營並無幫貼銀兩一事。同副都統綽和諾聯銜用清字繕摺覽之。殊覺可笑。梁國治係漢人。其從前為翰林時。又未嘗習清書於清字文義。豈能通曉。現在雖暫署將軍印務。遇有應奏事件。或必須清字單用者。原不妨令綽和諾一人署名。若覆奏此等事務。自應兼用清漢。而於摺內聲明該撫不曉清字之故。方為

允協且荊州駐防居楚年久嫻於漢字者或更多於諳習清字之人今滿營人員音寫漢字奏摺亦非難事乃竟循照舊例專用清文實屬過於拘泥不足發一大噓乎將此諭令知之○都察院議奏吏部侍郎羅源漢在順天府尹任將出身不正之幕友程芬混行送考應降調得旨都察院議處吏部侍郎羅源漢前在順天府尹任內將出身不正之程芬濫行移送中式一本將羅源漢議以降調

向來諸臣公過處分本內朕必量其情事并覈其人才多有加恩仍予留任者至士子送考事關大典順天府尹給文理應慎重况程芬以出身不正之人在署作幕其生平履歷斷難諉為不知即云知之未真乃因其懇求直用府尹公文移送一切地方加結俱不可用是直府尹身為作弊豈尋常公過可比且羅源漢屢經陞用洊至侍郎於各任應辦之事多係俯仰隨人從未見其稍有自見之處

亦難更事姑容致鯁職守但若僅照簽批發外間無識之徒或疑朕未加詳閱不知朕於諸臣功罪銖兩輕重務令悉協其平即尋常議處本內無不留心檢覈豈於大員進退轉肯稍為因任乎羅源漢著照議降二級調用○刑部等衙門議覆閩浙總督署福建巡撫崔應階奏稱邵武縣僧光耀謀殺饒春生應斬決饒萬同行知情當場又不喊救應凌遲處死陳方林聽許銀兩同謀加功應絞候查

饒萬係被脅同行事後旋告伊叔跟同稟究無與謀情事應請量為末減改擬斬候得旨光耀著即處斬至饒萬係饒春生之子如事前實有與謀情節自應予以凌遲但當光耀欲殺伊父之時該犯雖非與謀而既與同行即屬知情如果情切救父何難竭力喊救即至先被殺害亦所甘心而隱忍不發其人豈得復容於天地之間今若以被勒減為擬斬監候何以教為人子者饒萬著即行處斬陳

方林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
是日駐蹕黃新莊行宮 癸未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 諭軍機大臣等熊學鵬奏查
辦無為教各犯情節一摺已批該部覈擬及
細閱所錄偈子詩供單俱係尋常俚淺燈謎
並非邪教經文亦無狂悖不法之語豈可以
邪教論因覆閱該撫摺內所定罪名如朱雲
標等犯藏匿經典取有法名分別擬以杖流
枷責重輕尚得其平即陳岐山將朱雲標立

誓喫素之語寫於伊父陳振玉鈔存燈謎書
本後擬以杖徒亦屬罪所應得至將陳振玉
問擬發黑龍江披甲為奴殊未允協陳振玉
始終並未入教所鈔燈謎實於邪教無涉即
該撫摘敘三人一馬等句斥為妄誕不經者
乃係燈謎中語而陳岐山所寫立誓喫素之
字陳振玉又不知情覈其情節直是無可加
罪該撫所辦未免過當總之辦理邪教案情
如果有傳播經文誘民入教實據自當按律

定擬若此等無辜之人節外闌入科罪較本
案更重非惟無以服其心且使無知之徒竊
議該撫任意周內嚴於燈謎而寬於邪教轉
不足以儆莠民而示平允朕辦理庶獄務期
情罪相當銖黍不爽雖里巷細民亦不肯使
之稍有屈抑著傳諭熊學鵬將此案另行改
敘妥議具奏 又諭前以緬酋奉表納貢遲
遲未至情偽殊未可信而內地之尚足扼其
肯綮者惟貿易一節業經明切傳諭彰寶令
於沿邊一帶實力嚴查勿使奸劣商民絲毫
透漏因思緬酋所以遲疑不至之故必係我
兵昨歲退撤時彼已窺見端倪而渾覺一去
更得悉我軍中底裏未必不悔其前此投誠
之舉故爾觀望遷延然此兩端但能得我軍
營虛實而於內地辦理糧馬情形彼尚未深
知也特恐邊地莠民視竄入緬地為常事如
前此尹士賓等皆係騰越州人至流為漢奸
安知無從而效尤者此等無藉之徒罔知大

義惟利是圖。倘或逸出邊外。竟將我邇年辦理軍需情事。備細告知。以博其安身牟利匪首。若更知此間虛實。益復無所顧忌。或至復生事端。所繫非細。此時邊隘官弁。於稽查貨物。自不敢不實力奉行。而於隻身行旅。或不知加意防閑。致容偷越。於邊防大有礙彰。實務宜嚴飭各關隘一體實力查禁。毋使人得以潛蹤越邊。方為妥慎。若督察稍有懈弛。仍然有名無實。致奸徒竄匿滋事。惟於彰寶是問。至緬酋所請遣人進表一節。迄今三月餘。杳無信息。倘竟置之不問。非威懾外夷之道。或恐轉為所輕。且奉表納貢。尚可聽其自至。毋庸督促。至所云送還羈留內地人民。則不便聽其不遵教約。因令軍機大臣代阿桂彰寶擬寫檄諭。緬酋文稿。伊等接到後。即速選派明曉緬文之人。譯為緬字。並連漢字發往。其作何寄發之處。著阿桂彰寶妥酌辦理。自應選派妥幹都守一員。隨帶二三十人。

齋檄赴老官屯。交該處頭目諾爾塔等。令其即行轉遞。阿瓦速取回信。無庸多領兵衆。致啟疑懼。並令該員告知該頭目。以奉將軍總督諭令。將來檄交爾等轉送。我等交付後。即回駐虎踞關。聽候信息。如有回稟。即可遣人送至關口。如此方為妥協。視其如何稟覆。即速據實奏聞。阿桂奉到此旨時。如已離滇省。即無庸復往永昌。可暫駐雲南省城。與彰寶札商妥辦。且阿桂回京。本無甚應辦要事。即在滇候緬酋信息。再行起程。亦無不可。若此旨到時。緬酋所遣之人。已至邊內。或將抵關門。得有實信。即可無庸寄去。阿桂亦可回京。設貢表雖至。而內地被留之人。尚未送還。則又當另為檄諭。并不可允其遽通貿易。即應奏聞。候旨遵行。將此諭令。阿桂彰寶知之。外寄軍機大臣代擬檄諭一道。檄諭緬甸國王知悉。爾緬甸僻處炎荒。久阻聲教。我大皇帝憫爾遠夷蠢愚。置之化外。然猶聽邊氓。

與爾國交易。俾裕爾生計。阜爾民人。恩至渥也。乃爾自作不靖。甘棄生成。竟敢擾我邊外。土司甚至闌入內地。侵軼無忌。是爾不知感戴。

聖主格外包容。自絕於天罪。無可貸。前督院等因。統兵問罪。爾猶負固不服。抗我師旅。爾惡益盈我。

大皇帝尚不忍遽加殲滅。惟飭我邊防。斷爾貿易。冀爾或知悔罪。仍可曲賜矜全。乃待以一年。爾竟冥頑無知。始終執迷不悟。實為覆載所不容。國法所難宥。於是始命經畧大學士忠勇公傅恒。偕本將軍。本督部院等。統率八旗勁旅。及各路精兵。水陸並進。厚集征勦。我經畧及本將軍等。恭膺簡命。督策將士。奮勇爭先。巨礮強弓。威武無敵。去秋自夏。鳩濟師。即收復猛拱。進次新街。兩岸夾擊。繼以舟師。遂盡破爾柵。奪爾船。塞爾轟射。殪爾頭目。殲戮爾醜徒。爾衆之僅存者。喪膽奔逃。勢如瓦

解。我大軍乘勝進攻。老官屯。數日之間。拔爾江岸數砦。並晝夜攻圍。大寨礮矢交加。爾衆力不能支。破在旦夕。爾懾我兵威。自知危窘。從阿瓦遣人至老官屯。同彼處頭目諾爾塔。齎爾書詞。詣我軍營。數次懇請解圍。情願奉表納貢。送還內地。被留人衆。情辭迫切。恭順有加。我經畧及本將軍等。因曾奉。

大皇帝恩命。以緬酋如或自知悔禍。納款投誠。姑免擣其巢穴。臨時奏聞。定奪。遂暫退六軍。

據爾呈詞。呈馳入告。蒙

大皇帝如天好生。鑒爾誠悃。俯允所請。降旨。班師。以全爾衆。乃爾自上年十一月遣人奉書。以來。距今數月。負教與約。竟不稟覆。是何情理。今大兵雖暫退。大學士忠勇公。雖遵旨還朝。襄贊政務。而本將軍。尚在滇省。本督部院。亦董理糧馬軍械。坐鎮邊地。以觀爾動靜。爾之奉表遲速。本不足計。以我中國撫有函夏。東自高麗琉球。及東洋西洋諸大國。南則交

趾以南諸國。北則準噶爾全部。西則回部數百城。並入版圖。歲時朝貢。何物後有。爾彈丸僻壤。即竭力具貢。有何珍異。足為比數。原無所容。其督促且爾貢表。一日不至內地貿易。一日不通。爾果安於自誤。更無庸代爾籌畫。但爾所稱送還內地被留之人。有何難辦。有何顧慮。而遷延許久。信息杳然。殊不可解。設我

大皇帝詢及爾遲延之故。本將軍等豈肯為爾掩飾欺罔乎。抑爾前此敢以鬼蜮伎倆。巧為嘗試乎。萬一

大皇帝責爾欺慢之罪。復命本將軍等率兵進剿。爾自度爾國力量。尚能當我大兵之壓境乎。為此開誠剴切。檄示爾速自熟思。審處決擇。禍福迅即具稟。申覆送還內地人眾。則爾國土地人民。庶得安全。倘仍游移觀望。後悔無及。爾自度之。特檄。又諭。昨冬緬酋遣人齎書至軍營投誠時。係哈國興與彼接見。傳

語。聞哈國興所述阿瓦來人及諾爾塔言語。頗有粉飾之處。希圖調停了事。是哈國興狃於綠營積習。不可深信。前以哈國興熟悉邊情。因調為雲南提督。若仍一味虛飾。則不如長青之足信矣。今緬酋尚無貢表。回信恐其遣人到邊。仍係哈國興接見。轉稟或復務為粧點。即不能得彼實情。設為其所蒙。稍涉遷就。尚復成何事體。並恐緬酋於邊外別生事端。哈國興復為諱匿掩飾。則與從前之養

癰貽患何異。若竟至於此。不惟哈國興作孽自累。而彰寶受其愚弄。亦并為其所累。且伊二人得罪所係尚小。而貽誤國家之事。所關甚大。彰寶務須留心體察。倘哈國興積習不悛。惟務虛言而無實際。則於邊疆要地。甚非所宜。彰寶即應據實密奏。毋得稍有徇隱。自貽伊戚。將此密諭彰寶知之。尋奏哈國興於三月十二日往龍陵辦理移駐遊擊營務。即日可回永昌。自當遵諭刻刻體察。稍有所見。

即當奏聞得旨覽 兵部奏查辛卯年十月
係正科武鄉試例應臣部會同順天府監射
又值恩科武殿試係臣部承辦請將辛卯年
正科武鄉試定於十月內恩科殿試傳臚後
舉行從之 調戶部侍郎曹秀先為吏部侍
郎倉場侍郎蔣賜榮為戶部侍郎以順天府
府尹歐陽瑾為倉場侍郎服闋順天府府尹
竇光鼐為原官 以湖北按察使德福署湖
南巡撫荆宜施道秦鏞為湖北按察使山東
登萊青道郝碩為浙江按察使 是日駐蹕
半壁店行宮 甲申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據喀寧阿奏貴州桐梓
縣刁民趙式璧等藉端聚眾滋事署典史童
士奇駐防把總李翊既不能先事隄防復不
能立時拏究已屬畏葸無能而童士奇又將
護副將李中隆交收之首犯等不即收禁致
令潛逃均非尋常不職可比李中隆明知該

典史庸懦不堪輒將要犯交發亦難辭咎又
案內首犯訊有生員李方榮等同謀該教官
毫無覺察殊屬溺職請將童士奇李翊革職
拏問教諭徐經訓導甘型聖革職護副將李
中隆交部嚴加議處等語童士奇李翊當知
縣辦差公出城內事務皆伊二人專責乃於
奸民聚眾不法不能立時拏獲而童士奇又
將副將所交已獲要犯玩縱脫逃均屬可惡
童士奇李翊俱著革職拏交刑部治罪徐經
甘型聖俱著革職李中隆著交部嚴加議處
其該管上司並著交部議處 諭軍機大臣
等前以黔省地方自良卿等亂法營私諸事
廢弛吏治民風敗壞幾不可問不可不力為
整頓因喀寧阿謹守無能是以降旨簡調宮
兆麟並傳諭令其速赴新任該省現有桐梓
縣奸民聚眾一事前經奏到時恐非喀寧阿
一人所能審辦業已傳諭吳達善等會同盡
法懲治茲復閱喀寧阿所奏前往該處查辦

情形一摺案內首從各犯現獲十八名未獲者尚多。先將現獲各犯押赴省城嚴行究審。一面飭拏逃犯務獲一併從重訊擬等語。此案奸民趙式璧等聚眾百餘人屢次開闢挾制官長實乃目無法紀不可不嚴行懲治。此時雖有吳達善等在彼審訊而緝捕要犯綏靖地方等事乃巡撫專責喀寧阿已令來京。宮兆麟應即速赴新任上緊勒緝要犯毋令一人漏網會同欽差將案內首從各犯徹底根究盡法嚴懲以示炯戒。至黔省吏治民風廢弛不堪宮兆麟到任後務須極力整頓一改從前積習其喀寧阿另摺所叅之童士奇李綱等已明降諭旨著一併鈔寄並諭吳達善等知之仍將查辦情形速即具奏尋吳達善等奏此案已獲犯六十名訊知起意為首係李方榮趙式璧等乃助惡之人餘或被脅同行或在場觀望共百餘名現刑訊根究俟明確後具奏即將起意為首各犯正法分別

臬示又據供二月初八日遞詞時李副將諭令在典史衙門暫住次日算帳是都司李中隆既不即時鎖押次日又不查拏以致各犯免脫實屬庸懦不職請旨革職拏問又據供起衅由紳士蘇酉山經手數太多伊等不平不肯上納是否官吏串通濫派亦應查明治罪現調桐梓縣連年辦理協濟馬匹案卷及經收給發底簿行提紳士書役等赴省查辦得旨是此處應嚴查實情不可姑息又諭

據楊廷璋奏直隸辦送雲南振旅官兵係照歷年辦理撤回兵丁之例每兵三名給車一輛跟役搭坐而河南省此次供應兵車係二兵連跟役給車一輛恐官兵至直省拘執河南應付之數索添一時無從猝辦已咨明經畧大學士傅恒聽其轉飭領兵大員曉示兵丁到直即按照三兵一車均勻乘坐並專差前赴河南咨明各隊領兵大員豫行傳知遵照免致臨時歧誤等語楊廷璋所辦甚是三

兵一車。向來並無不敷乘坐之事。直隸係照應付徹回兵丁成例辦理。河南省於供備此項車輛。何以仍照出兵時。每二兵給車一輛。富尼漢豈竟不查照舊例。率意辦理。若此著傳諭富尼漢。令其明白回奏。是日駐蹕秋瀾村行宮。乙酉。諭軍機大臣等。今日閱吏部改議甄別過少之各督撫一摺。并各項原單及交行在軍機處代奏說帖一件。殊覺所答非所問。改議處分一事。係朕於初三日所降之旨。而令吏部查明。是否合三年統計。抑係就一年覈議。則係初四日所降之旨。今吏部止遵前諭改議。而於復諭清查之處。並未辦及。即所交軍機處代奏說帖。仍未分晰。若係三年統計。則議處摺內。何以不及嵇璜。若以嵇璜離任年餘。不足置議。則梁燾鴻之護撫。亦在一年以外。何以將伊議處。設以為嵇璜在任之案。已經處分。此次無庸再議。則仍似就一年而論。亦應將開除緣由於摺內聲

明。又不應置之不論。朕初閱吏部議處摺。似伊等有意開脫嵇璜。及經覆查。仍不能明晰。登答殊不可曉。此事並無難辦之處。何始終糾纏不清。若此。吏部若拘泥三年統計之說。因將三年內督撫通行議處。此係初次交議。尚易於追敘。倘今年彙奏時。已議之省復有應行交議者。將又連現在議處之人。仍按三年併議乎。抑止就本年議處乎。此固可不煩言而解者。止就在任之人。概行議及。而不分別其任之久暫。或其人莅任之日無多。任內未值應行報滿甄別之人。又豈可令其無故干議乎。至此案係交吏部查明覆奏。自應該堂官查辦。何以交軍機處代為進呈。若謂託庸當朕降旨時。並未聽聞。則託庸重聽已久。伊所未能盡聽之事甚多。設皆諉為不知。不肯同辦。豈現在吏部應辦事件。託庸竟不辦理。而專仗劉綸一人獨辦乎。伊若拘執推諉。若此。則甚不是矣。看來吏部堂官於此案頭

緒竟不能了。昨降旨時大學士劉統勳亦同在朕前承旨。自悉其中原委。即著劉統勳會同吏部堂官逐一查明詳晰覆奏。倘此次查辦仍然牽混不清。則大學士傅恒將次可到。俟其回京時交伊查辦。當有分曉也。將此傳諭劉統勳及吏部堂官知之。是日駐蹕梁格莊行宮。丙戌。

上謁

泰陵未至碑亭。即降輿慟哭。步入

隆恩門詣

寶城前行禮。躬奠哀慟。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員

隨行禮。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工部等部議准江南河道總督李宏奏稱。葦蕩營石船四十四隻。體笨行遲。排造亦費。請改造中濬船一百四十四隻。柴運葦柴較便捷。從之。江西巡撫海明奏私錢嚴禁。民間純用制錢。錢價增長。現將鑄局官錢換銀以平市價。其銀每兩換錢若干。

仍隨時增減。得旨。好。依議行。旌表守正

被戕之河南南陽縣民常斗妻董氏。是日

駐蹕秋瀾村行宮。○丁亥。清明節。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祭

先農之神。遣和親王弘晝行禮。諭軍機大

臣等前據查審編造謠詞之董希堯一案。稱

係該犯隨手編寫。並未能得案情肯綮。顯有

就事完事之意。董希堯在楚省供詞。稱係得

自李鍾美。及解京對質。復混稱隨手編寫。明

係該犯見李鍾美在旁。無可諉卸。為此遁詞。而實在得自何人。始終堅執不吐。豈可信以為實。若果係該犯隨手編寫。何以不多不少。僅止三字。而竹頭偏厂字體。又無兩樣。且與湖南兩案雲南一案之戈旁等三字連類相同。其為別有首先編造之人。作為此等怪誕不經之字蹟。輾轉流傳。更無疑義。豈可不究明實在根線。遽就董希堯一面詭供。率行完結。且雲南丁元甲所編威威戲三字。已照妖

言惑衆律。問擬斬候。於上年秋審辦理。此案董希堯僅擬杖流。輕重亦覺不倫。昨已有旨將董希堯交刑部監禁。另審著傳諭大學士劉統勳等會同刑部堂官嚴訊董希堯等。此三字實係得自何人。徹底根究。若該犯仍然支飾。即當嚴加刑訊。務得實情。毋任姑供狡飾。復作顛預了事。尋劉統勳會同刑部奏遵旨嚴訊董希堯。據稱實係在途拾獲。前因追究來歷。無可指供。止得認係自己編造。現受

嚴刑。即至親骨肉所給。亦不能代為隱瞞。似非遁飾。查此等不經字樣。雖訊無傳授人。然收藏傳播。實屬不法。董希堯前擬杖流。未協應發往烏魯木齊等處。給兵丁為奴從之。副將軍尚書阿桂等奏。木邦土司線甕團蠻暮土司瑞團等。稟稱已與緬夷為仇。回本處恐被殘害。懇求安置內地。擬於沿邊附近之永昌蒙化大理一帶擇地安插。諒其家口多寡。建屋給田。查大理府屬並蒙化地方有舊存馬廠官莊田。可撥給。其搬移家口。畧給路費。於軍需報銷。再猛密司所屬孟連土目線官猛。於三十三年投誠。住隴川之戶南山地土荒蕪。生計維艱。應一併賞賚安插。又戛鳩投誠之土司賀丙。係瑞團所屬。現已飭傳。俟其來日一體安插得旨。如所議行。是日駐蹕紫泉行宮。戊子。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孝賢皇后忌辰遣官祭

陵寢○諭朕恭奉

皇太后安輿巡幸天津承

歡祝

蝦蹕途所經麗眉皓首扶杖歡迎足徵仁壽恬

熙之瑞仰承

慈豫宜沛恩施所有老民老婦著地方官照上

次臨幸天津加恩之例賞賚又諭朕此次

恭奉

皇太后巡幸天津經由水程所有隨從官員等

需用船隻俱從減省為數無多且為期亦不

過數日但水手等多從南來守凍閒住多時

口食未免拮据著加恩於每水手一名日給

銀五分常價之外每名日增給三分承辦官

員務須按名散給俾得均霑實惠又諭畿

輔為首善之區人文漸被多士蔚興上屆臨

幸天津曾加恩廣額用光黷序乃者

慈禧普被惟洽敷天業已特開鄉會恩科彙征

叶吉而

鸞輅經臨推恩行慶並宜嘉惠士林所有直隸

通省本年入學名數大學增額五名中學增

額四名小學增額三名該學政其悉心甄錄

務拔其尤以副樂育作人至意諭軍機大

臣等福建漳浦逆犯蔡烏強謀為不軌一案

前據崔應階奏親往查辦並據續奏將要犯

李阿閔拏獲尚有未獲之犯現在嚴拏究擬

等語迄今又隔半月尚未據將如何審辦之

處奏聞此案散劄糾眾係李阿閔主謀而蔡

烏強則係代為糾夥之犯二人既已就獲即

可從此究問黨羽窮治根株其蔡烏強所供

朱姓亦當急訊蹤線嚴拏務獲毋使漏網此

等不法要犯一經審得實情即可先行從重

辦理若久羈候質恐防範或有疎虞轉非事

體著傳諭崔應階即就已獲各犯速行審明

定擬將應行正法之犯一面辦理一面奏聞

其未獲各犯仍飭屬迅速查拏毋令遠颺免

脫○福建巡撫溫福奏福建省會人多產薄上游雨少水涸客米較少青黃不接查廈門離省七百里海運可通該同知經管倉糧有從前議由臺灣撥運監穀現存六萬餘石飭即碾運三萬石分交閩縣侯官兩縣平糶得旨嘉獎○是日駐蹕趙北口行宮○己丑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前次巡幸津淀閱視隄防為畿輔民生勤求利賴曾加恩將天津所屬歷年積欠悉予蠲除俾羣黎各得其所乃者恭奉

皇太后安輿展謁

兩陵復俞直隸臣民籲請親扶

鳳輦臨幸天津以慰萬姓臚歡祝

釐之愜業已降旨蠲免所過錢糧十分之三茲

蹕途所至小民扶老攜幼夾道歡迎愛戴之

忱倍切朕心深為嘉悅著再加恩將經過州

縣及天津府屬所有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

三年未完尾欠地糧銀共五萬一千八百餘兩地糧項下本色穀豆共五千九百餘石又節年常借及因災出借穀共十二萬六千一百餘石普行蠲免俾郊圻蔀屋益遂盈寧以示錫慶施惠之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朕此次恭奉

皇太后安輿巡幸天津恩施疊沛業經降旨將天津府屬及經過州縣節年災欠概予蠲除復念畿內地方共切近光之慕愷澤亦應量予均霑著加恩將直隸通省自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未完尾欠地糧銀一千二百餘兩及應徵本色尾欠穀豆二千八百餘石改折銀二千六百餘兩概行蠲免俾近畿氓庶共樂恬熙益洽阜寧之慶該部即遵諭行○是日駐蹕泰壘莊行宮○庚寅

上閱文安隄○諭朕恭奉

慈輦巡莅天津閭閻澤覃敷俾羣黎各得其所而清理庶獄予以自新亦恩施所宜逮所有直

隸省軍流以下人犯著該督飭屬查覈案情分別減等發落以示矜恤○又諭此次辦差文武官員任內所有降級罰俸住俸之案俱著開復其無此等案件者各加一級○又諭此次辦差綠營兵丁著給兩月錢糧○又諭朕恭奉

皇太后巡幸天津業經降旨將天津府屬及經過州縣節年尾欠災緩各項概行豁免並將直隸通省未完尾欠銀穀等項普予蠲除用敷慶澤連日蹕路所經老幼扶攜趨迎載道其歡欣愛戴實出至誠且布衣絮襖悉見整齊即此恬熙景象亦非偽飾此皆數年來頻獲豐收是以閭閻康阜朕心實為嘉悅著再加恩將直隸通省自乾隆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因災緩帶徵銀十二萬四千九百餘兩穀豆八千二百餘石改折銀一千二百餘兩普行蠲免俾畿輔羣黎益臻饒裕稱朕加惠無已之至意該部遵諭速行○又諭據馬蘭

鎮總兵旺保稟稱本月初六日雙洞子汛一帶地方因該汛守兵孔文秀燒香遺火燃及草房以致延燒乾樹現已督率兵丁撲滅業將孔文秀及外委王文賓等革退名糧交遵化州嚴訊治罪等語

陵寢火道內外皆風水重地派撥弁兵防守原為防護火燭之事該兵丁敢於遺失香火延燒草樹情罪甚為重大外委等不能實力防查亦難輕縱該總兵僅交遵化州審訊殊屬不知事體孔文秀等著交刑部按律分別治罪旺保祿並約束不嚴之各該管將弁等俱著交部嚴加議處○是日駐蹕左格莊行宮○辛卯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豁免福建遇風沉沒兵米三百六十石○是日駐蹕臺頭行宮○壬辰諭朕因淀神祠工落成親詣瞻禮並允直隸臣民之請恭奉

皇太后巡幸天津。共伸慶祝。地方官於淀祠旁及左格莊二處添建行宮。以供

安憩。臨幸時。因其事屬已成。不能復為禁飭。但工作未免繁費。雖伊等義效尊親。朕實不欲其過耗物力。著將此二處行宮各賞銀二萬兩。於鹽課應解內務府銀兩項下撥給。俾資興葺之需。並諭該督等。嗣後毋得稍有增飾。及新建行宮。以副朕體恤崇樸至意。又諭此次巡幸天津。需用船隻。業經降旨。每水手

一名。增給行糧銀三分。俾裕口食。但伊等從南來守候。為日已久。所有地方官捐給每名每日坐糧四分。著一併准其報銷。該督務飭屬按數妥給。俾得均霑實惠。又諭前據喀寧阿奏貴州桐梓縣刁民趙式璧等聚眾滋事一案。以護副將李中隆。輒將要犯交與典史童士奇收管。致令潛逃。難以辭咎。業經降旨。將李中隆交部嚴加議處。今復據彰寶奏於喀寧阿原叅李中隆各情節外。並稱李中

隆怯懦苟安。且僅據把總李朔二次專差稟報前往查辦。而於初次之稟。稱係郵塘尚未遞到。其中似另有隱瞞別情。請將李中隆革職究審等語。李中隆著革職。交與宮兆麟查審具奏。閩浙總督署福建巡撫崔應階奏所獲匪犯隔別研訊。確由李阿閔因貧起意搶奪。糾蔡烏強等入夥。欲俟人眾起事。捏造朱姓實無其人。據平和縣解送兩朱振興俱係安分良民。人所共知。除將各首犯分別磔

斬梟示。餘二十八犯照律治罪。又據報獲楊山一犯。尚有張石貴未獲。勒限嚴緝。得旨有旨諭部。諭曰。崔應階奏審辦詔安縣逆犯李阿閔。蔡烏強等捏造偽劄一案。按律將該犯等定擬正法。請將此案失察之督撫藩臬等交部議處等語。地方遇有糾夥為匪案犯。文武各官原有應得處分。但伊等於此案未經發覺之先。即已訪知。將首夥各犯拏獲治罪。所有督撫提鎮司府等員俱著免其議處。漳

浦縣知縣杜琮。親率兵役。弋獲首犯。頗屬能事。著同詔安縣知縣方鼎。併送部引見。其在事出力佐雜人員。並著該督撫等查明辦理。至案內所有問擬餘犯罪名及監斃遣犯。應議職名。著交各該部覈議具奏。○是日。駐蹕楊芬港行宮。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五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辦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三月癸巳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 諭曰曾大猷前於閩省查拏逆匪盧茂一案甚為出力因令其來京引見賞給守備銜並賞戴孔雀翎用示獎勵復經派往雲南隨征亦頗知奮勉仍給與原籍薪俸以贍其母旋聞伊在軍營病故情殊可憫曾傳諭崔應階查伊有無子嗣具奏今據奏稱曾大猷母老家貧止有一子曾振年僅五歲等語著加恩令該督酌給名糧一分俾

其家口足資養贍。俟曾振年及歲時即行送部引見。又諭上年帶領福建水師前往雲南軍營之守備以上各員其中稍知出力者固應加恩示獎而庸懦無能者想亦復不少並著崔應階查明原派人員概行送部引見候朕再降諭旨。諭軍機大臣等前因福建水師尚屬可用特派往雲南協同征勦緬匪不意伊等在軍營竟屬選懦不堪並未奮衝鋒接仗甚至一聞鎗礮即股栗不能起立或潛匿水底不出回京之侍衛等莫不傳為笑談第以罰不及衆未將伊等根查治罪但伊等恒怯無能若此實出意料之外亦難望其再知淬厲若不示之懲創無以激勵其餘現在各該弁兵俱漸次回閩此輩皆漳泉等各營調派著崔應階黃仕簡於伊等到閩後即令各歸本伍將千把兵丁逐一查明另冊存記概行停其拔補即有六年俸滿者亦毋庸置論倘該弁等恬不知恥遇有缺出自告曾

經派調出兵希圖叙用該督提等即明切諭以爾等懦怯干紀不即將爾等治以軍法已屬格外加恩豈可妄生冀倖俾知愧畏如或因此敢於稍生缺望口出怨言或致辭糧鼓譟則是自取重戾即當嚴行查辦明正典刑以昭炯戒該督提奉到此旨務須實心妥辦總以不動聲色行所無事為要并不必出示曉諭過涉張皇至領兵之守備以上各員則非末弁及兵丁可比若其中稍知出力者原可量予獎錄或於所管弁兵退縮不能約束董勵及並有似兵丁逃避者其罪更難輕宥今大學士傅恒將到而各隊領兵大臣侍衛等亦陸續回京該將備等之功罪一經詢明即可得其詳現已降旨令崔應階將伊等送部引見俟伊等到京時詳悉查明分別勸懲再降諭旨將此諭令崔應階黃仕簡知之。又諭本月十四日駐蹕臺頭地方戌時以後即有微雨飄灑竟夕至十五日辰時雨止京

師道里相距不遠晴雨當約畧相同何以十五日未時所發本報未見有奏雨之摺豈十四夜之雨近京地面竟未霑被耶著傳諭劉統勲即將曾否得雨情形繕摺隨下報奏聞吏部議奏大挑一等舉人分發各省後借補佐雜丁憂服闋赴原發省令督撫仍以佐雜用試看果勝知縣再行奏補從之刑部議覆廣西按察使吳虎炳奏稱銜署重地行竊未經得財之賊律無專條請比照盜倉庫

錢糧未經得財杖一百徒三年律分別首從問擬再小民以銀物為性命或因捕賊倉皇失足身死或因竊窘急自尋短見雖審無拒鬪之情而事主本無罪之人因此致死僅將賊犯杖刺不足示警請照因姦釀命律杖一百徒三年均應如所請從之是日御舟駐蹕王家場 甲午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朕於十九日閱兵 又

諭從前兩淮提引一案該商總等以應行歸公之項作為已貲任意花銷原屬罪有應得前歲查辦時因各商原係近利之人非職官侵牟可比是以僅將伊等所賞職銜革去不復加罪今思辦理提引一事鹽政果能潔已清釐商衆何由擅行妄用是糜耗公帑之罪專在高恒普福即吉慶亦不得辭咎在商人尚覺情有可原伊等因未加重譴感激倍深聞朕允直隸臣民之請恭奉

皇太后巡幸天津遂籲懇該鹽政代為陳奏攜衆赴津祝

釐仲悃該商等情殷愛戴出自誠心遠道抒忱甚為懇切而商總數人獨不得頂帶榮身情亦可憫著加恩將伊等所有原革職銜仍行給還 諭軍機大臣等向來督撫等奏摺有關地方公務例俱稱臣此次德保奏事各摺於體制未協著傳諭該撫嗣後除請安謝恩外其奏事具摺俱著照例稱臣 戶部議覆

護廣西巡撫布政使淑寶奏稱粵西省鑄局共存鉛一百七十萬五千餘觔除粵東西兩省需用外餘鉛一百一十萬二千餘觔尚有本年冬季應抽廠課及收買白鉛應如所請次第撥百二十萬觔於三十五年二月春水發生灘陡易行時委員分幫勒限星運漢口接濟各省交湖撫傳各委員按到楚先後挨次秤交從之直隸總督楊廷璋疏報順天永平河間天津宣化遵化易州七府州新墾荒地百四十頃有奇升科如例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桐城縣民朱泌源妻曹氏山東濮州民羅宗雲妻李氏是日駐蹕天津府行宮至丁酉皆如之乙未賜直隸總督楊廷璋等食諭據巴彥弼等奏烏魯木齊傭工人楊奉隆與鐵鋪夥匠楊元戲耍誤將鐵銼塘傷李剛越日身死將楊奉隆依因戲而誤殺旁人照因鬪毆而誤殺旁人律減一等杖一百流三千里一摺雖係按例定擬但思

戲殺與鬪殺所因縱有不同至於誤殺旁人則情罪本無區別今鬪毆誤殺之例既問擬絞候而因戲誤殺者何以獨得減等擬流從前定例原未允協夫戲殺雖出無心而既已因戲戕其生即不得不比例擬抵正所以重民命而慎獄情且以尋常而論則與甲相戲固與乙無干而既致誤殺則甲與乙有何分別若多一誤殺旁人未減之例是於兇犯過存姑息而死者不可復生揆之情理豈為得平況此等案犯秋審時斷不致入於情實俟數次緩決後原可邀恩減等何妨照鬪毆律問抵暫繫囹圄而必欲遽為開脫耶著刑部將因戲誤殺旁人之例另行改議具奏以昭平允所有此案應擬罪犯即著照新例辦理巴彥弼等摺著音漢並發尋議戲殺鬪殺被殺者均無辜未便因起釁之殊即減殺人之罪請嗣後因戲誤殺者照因鬪毆誤殺旁人以鬪殺論律擬絞監候從之諭軍機大臣

等已彥弼等奏稱採買糧石豫籌積貯一摺所辦未為妥協前據永寧奏以該處年歲豐稔糧價平減請動公項乘時收買麥穀一萬石備用尚屬隨時調劑之道是以允行但買貯一萬石已足數戶民春借籽種之需若又多買轉恐日久有蠲浥之虞況各兵屯田所得之糧儘足供其食用不藉官為籌畫而各城屯種豐收情形大畧相同無須運往他處接濟且自新疆底定以來並無用兵之事又無庸儲待糧糈是多買糧石徒費公項而鮮實濟久且歸於無用甚覺非宜或聽內地人民前往耕種俾資地利而自食其力不致人稀穀賤尚為有益所有採買糧石著妥協收貯備用嗣後遇有採買之時著酌量應用數目買備不必多為購買將此諭令知之又諭工部奏查覈各省未完報銷遲延等案請交該督等查叅一摺已依議行矣內稱甘肅省敦煌縣修理城垣一案自乾隆三十三年

經部駁查迄今仍未奏報等語城垣報銷自當依限完結此案既久經部駁且節次查催何以事隔二年尚未造冊報部辦理殊屬遲延著傳諭明山即將此案因何至今未行送報緣由專摺明白回奏江西巡撫海明奏江西省僅十二州縣設有普濟堂仍請於各府州附郭城內各設一所照省城例約歲需銀四千兩司庫現有倉穀糶買盈餘銀請動四萬兩交商生息責成守牧經理該管道稽

查從之 丙申

上閱駐防兵 召見自雲南還京經畧大學士公傅恒 諭曰傅恒往雲南時總管內務府大臣員缺曾命福隆安署理今傅恒既回仍著管理福隆安亦著管理總管內務府大臣事務 諭軍機大臣等據吳達善等審明劉標虧缺確數酌議分賠一摺請將良卿方世雋高積永泰各任所原籍貲財抵補外其餘再行按股分攤之處所辦甚屬非是已於摺

內批飭另議矣。劉標虧空官帑至二十九萬餘兩之多，為從來侵牟所未有。總由良卿等欺謾長奸，扶同舞弊，以致狼籍若此。因將伊等重治其罪，以昭炯戒。其所查抄家產，乃以懲良卿等之訖法，欺公非為代劉標等抵補虧項。此理顯而易曉。吳達善等寧不之知，而舛謬。至於此明係因劉標虧項應著落，歷任上司分賠。冀將已入官之貲財作抵，為衆人攤減應賠分數，一味取悅沽名，而不顧違理背道，是誠何心。吳達善久任封疆，事多閱歷，不應如此大錯。乃深染模稜惡習，故智復萌。而錢維城富察善奉差數月，急切思家，亦遂附和同聲希圖完局。伊等皆特派查審，侵虧大案之人，自當以整飭懲創為念，竟全不實心釐叢思欲顛預了事，尚得謂具有天良乎。即劉標查出貲產同入官之項，摺內所稱抵補之處亦屬非是。著將此摺擲還交吳達善等另行改議具奏。至劉標家屬藏匿金銀

珠飾等物，現在續經搜出，則從前委令查抄之王葆元、德光一任隱匿咎無可逭。自當嚴究叅處。乃轉謂其實無贍徇情弊巧，為開脫。僅於另摺附請交議，亦屬有意從寬。吳達善等著傳旨嚴行申飭。又諭昨據富尼漢奏南陽府地方三月初六日得雨四寸，於二麥自屬有益。但聞河北一帶尚未均霑，並聞該處上年收成稍歉。此時望雨尤切。深厯朕懷，著傳諭富尼漢即速查明河北各屬曾否得渥春膏。農田光景若何，即速具奏。若此時尚未得雨，應作何籌辦，俾閭閻不致艱食之處，亦即據實奏聞。吏部議准陝甘總督明山奏稱蘭州府屬金縣界連省會地方最衝直隸州秦州統轄五縣，請俱改為衝繁難兼三要缺。甘州府屬張掖縣分防東樂縣丞衝途繁劇，請改為調缺。寧夏府屬寧朔縣政務較簡，請改為衝難中缺。西寧府屬大通縣丞承平日久，番族恭順，涼州府屬平番縣西大通

縣丞僅司驛務政務甚簡均請改為選缺從之丁酉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賜長蘆鹽政李質穎等食

諭前據楊廷璋奏直隸辦送雲南振旅官兵係循照舊例每兵三名給車一輛跟役搭坐而河南省此次供應兵車係二兵連跟役給車一輛等語因降旨富尼漢令將何以不照成例辦理之處明白回奏今據奏稱係據

藩臬兩司並驛道會議辦理實屬錯誤等語振旅之師三兵一車向來並無不敷乘坐之事富尼漢於司道議給官兵車輛時並不查照舊例數明駁正率意辦理甚屬不合著交部嚴加議處所有會議率詳之司道亦屬非是並著交部一併嚴加議處 大學士公傳恒奏步軍統領衙門從前係臣傳恒管理今臣子福隆安補授步軍統領似毋庸臣傳恒管理得旨步軍統領員缺既命福隆安補授

傳恒著不必管理 河南巡撫富尼漢奏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冬雪春雨均少湯陰臨漳林縣汲縣淇縣濬縣滑縣輝縣延津孟縣僅得微雨土脈高燥獲嘉新鄉修武濟源武陟河內地高盼雨更甚現在設壇祈禱飭藩司星赴河北一帶確勘續奏至糧價因糶借兼行尚不騰貴得旨似此何不早奏昨日已有旨問汝矣餘有旨諭諭軍機大臣等昨以富尼漢奏報南陽府地方得雨因思河北一帶尚未均霑此時應作何籌辦已傳諭該撫令即速查明奏聞今日據富尼漢摺奏稱河北之彰德衛輝懷慶等府屬冬雪未能深透今奏雨澤復稀現在設壇祈禱等語是該處望雨久殷何以不早行入告已於摺內批諭矣豫省以麥秋為重觀此情形二麥自未能普種難望有收此時各屬若即霑渥甘霖大田自可及時耕種否則民食恐不免拮据著傳諭該撫悉心體察如閭閻稍有艱食情形即

應酌量借給口糧俾資接濟富尼漢可即率屬妥協辦理並將各該處曾否得雨情形及實在光景若何速行具摺覆奏以慰廑念尋奏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屬雨澤尚未霑遍乾隆三十三、四兩年秋收本歉民鮮蓋藏現與藩司籌畫安陽等二十二縣被旱乏食窮民酌借一月口糧每畝借給籽種銀六分報聞貴州布政使觀音保奏大兵凱旋去冬即飛行各屬預備夫馬秉公雇辦將恩賞銀及

實錄卷八五五

十四

雇價示知民苗毋許地方官絲毫科派隨按站查點驛馬將疲病者更換交驛餵養無誤文報現在第十起官兵已抵省續進安靜無事臣仍赴上游各站往來經理得旨好知道了貴州諸務不堪汝應竭力整頓若姑息退縮汝罪不可問也 戊戌

上奉

皇太后自天津迴鑾 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 諭曰富尼漢著來京陛見

再降諭旨河南巡撫員缺著永德調補不必來京請訓即赴新任永德未到任之先所有巡撫印務著何燭暫行護理薩載著署理江蘇巡撫其江蘇布政使員缺著李湖補授裴宗錫將居服闋著仍補授直隸按察使其降級之案帶於新任舒文著調補蘇州織造所有江寧織造事務著寅著管理仍各兼管關務 又諭前以廣東布政使歐陽永禕條奏大計才力不及之科目出身知縣請以教職降補一摺徂於沽名積習取悅庸流特降旨交部嚴加議處經部議以革職因已准其陛見諭俟到京後提奏請旨今於行在召見觀其人尚謹飭其獲咎亦由所見鄙陋非貽誤地方公務可比歐陽永禕著革職從寬留任以觀後效 又諭兩浙商人聞朕允直隸臣民之請恭奉

實錄卷八五五

十五

皇太后安輿巡幸天津情殷愛戴籲懇巡撫熊學鵬代為陳奏攜衆赴津抒誠祝

擬奏到時伊等業已在途情詞誠切茲蹕路所至見該商等歡欣踴躍忱悃可嘉自應量加恩賚著將每引額定鹽觔外加鹽五觔免其輸納課項以一年為滿俾商力益臻饒裕該部即遵諭行又諭兩淮提引案內各商等應行賠繳公項銀二千餘萬兩經彰寶等議令分限十年完交現在將屆兩年尚餘八年之限今該商眾以前案不行加罪感激情殷遠道赴津祝

釐伸悃歡欣忭躍頗出誠心著加恩於八年限滿之外再行展限六年按數完納俾商力倍得寬紓以示朕格外體恤諭軍機大臣等薩載現降旨署理江蘇巡撫其江蘇織造事務已調舒文管理矣舒文在蘇州織造司庫年久其於督催匠役製辦物件諸務自所諳習但蘇州織造應辦之事較江寧尤繁而所管許墅關務更非龍江關可比一切清釐查覈皆須體察周密方無流弊恐舒文未能經

理裕如薩載雖不便令其仍兼織造但近在同城無難照料著傳諭薩載所有織造權關尋常日行事件聽舒文專辦外其有應行稽覈酌辦之處仍令會商督察以總其成將此併傳諭舒文知之又諭朕恭奉皇太后巡幸天津適山東巡撫富明安至此迎鑾奏稱山左臣民望幸情殷於明春掖輦登岱承歡祝

釐情詞極為誠切因念曲阜自壬午南巡迴鑾臨謁

孔廟以來已居十載而現在發帑修理泰安岱廟及山頂碧霞宮將次落成明歲恭逢聖母八旬萬壽

慈諭亦欲親詣拈香遂面允所請諭令母事繁飾俟另降諭旨舉行東巡之典江南與山東接壤恐地方官聞有此信亦欲效其所為則斷乎不可乙酉南巡時因念

皇太后聖壽漸高江浙路程紆遠川途跋涉未免過煩曾諭督撫等此後不必再為南巡之請今以山東距京不過十餘站水程多而陸程少乘舟安適尚屬可行若江南則道里數倍遠隔江湖往返動需數月勞頓頻煩殊非養

志願安之道著傳諭高晉務須深體朕意即東南黎庶情切就瞻亦不可代為陳請外省習氣每視隣封舉動轉相倣效恐高晉因山東辦東巡之信輒以必不可從之事妄行瀆奏甚至豫為部署朕非惟不允且當加以斥責將此併諭熊學鵬知之直隸總督楊廷璋疏報順義盧龍撫寧遷安西寧涑水阜平等七縣新墾水旱荒地五頃六畝有奇升科如例改鑄山東登州府海防同知兼管水利鹽捕關防從巡撫富明安請也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邳州民梁美女梁氏是日御舟駐蹕興福寺馬頭已亥諭軍機大臣等

朕巡幸天津御舟所經見相近大閘口地方有海神廟一座牆宇甚覺殘舊著傳諭李質穎查明應行修理之處即於關稅盈餘項下動用修葺以復舊觀以雲南騰越協副將雅爾江阿為開化鎮總兵是日御舟駐蹕定福莊庚子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山東巡撫富明安疏報萊蕪縣勸墾旱地一百八十八頃八十八畝有奇升科如例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束鹿縣民張了頭妻祁氏是日御舟駐蹕河西務辛丑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諭曰裴宗錫到任尚需時日其直隸按察使事務著布政使周元理暫行兼署豁免江南安東桃源甘泉江都等四縣因工挖廢田地三十八頃六十一畝有奇額賦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宿遷縣民

趙彬女趙氏 是日御舟駐蹕魯家務 壬寅湖北布政使閔鶚元奏湖北上年水災黃梅廣濟漢陽漢川等縣奉旨於撫卹加賑外展賑臣督同該管道府州縣分廠開放遊員嚴察吏胥地保侵扣影射酌量應借籽種口糧分別辦理得旨知道了務使小民均霑實惠毋滋弊可也 是日御舟駐蹕張家灣 癸卯

上迴鑾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 幸圓明園 調任江蘇巡撫覺羅永德奏臣親勘華亭寶山二縣塘工新築單壩坦坡等項工程已八九分外釘樁木內砌亂石而湖水往來衝激上澆下汕易致土陷樁傾潮至水高常過壩上大海風信靡常塘工竟不足恃若改築條石塘工外加坦水則可一勞永逸但未便驟改糜帑應於遇歲修時擇頂衝險要處陸續酌改得旨所見是但已調汝河南將此交薩載令其妥辦

可也 豁除甘肅西寧大通二縣被水衝壓地十四頃十一畝有奇額賦 賑撫甘肅狄道河州渭源金縣隴西寧遠伏羌安定會寧平涼靜寧涇州靈臺鎮原隆德莊浪鹽茶寧州環縣正寧古浪平番莊浪寧夏寧朔靈州中衛平羅巴燕戎格廳西寧大通秦州通渭花馬池州同等三十四廳州縣乾隆三十四年水旱霜雹等災貧民緩徵額賦 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青縣民紀士忠妻丁氏四川三臺縣民羅茂九妻鍾氏 甲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兩江總督高晉奏江西省各標營兵紅白賞卹銀向係營運生息充賞今江南兵經臣奏定以裁扣兵餉動用應請江西畫一辦理下部知之 乙巳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楊廷璋面奏李湖辦送兵差在磁州地方於三月二十日得雨五六寸朕以該處與豫省毗連既已得有透雨則新德等府或能一

體需今據富尼漢二十二日所奏摺內稱各府屬雖已節次得雨尚未透足其河北一帶雨澤尤稀高阜之區麥苗漸就黃萎收成難免減薄等語是直隸二十日之雨河北竟未均霑尤為厯念昨已兩次諭令富尼漢查明河北缺雨各屬如有艱食情形酌籌接濟何煇前次摺內曾將稟知該撫委員查勘籌借口糧之處奏聞今已有旨令富尼漢來京何煇暫護撫篆著即悉心查察現在缺雨地面麥苗黃萎光景若何是否尚可望有收或將倉糧撥給平糶或酌借口糧籽種俾閭閻口食有資得以趕種大田以裨生計該護撫務即率屬妥協辦理使小民得需實惠並將接連直省各屬曾否得有透雨及各府屬現在情形若何速行具摺覆奏又諭曰溫州鎮總兵陳文宣來京陛見看來不過綠營中平安之員尚能勉供職守但其年齒漸已就衰總兵有統率員弁整頓營伍之責如或不

能勝任自未便姑容貽誤著傳諭崔應階熊學鵬令其留心察看該鎮精力如不至頓衰辦事尚知黽勉猶可仍留總兵之任或閱二三年三年實有頽邁情形不勝專閫之寄即隨時據實奏聞候朕另行降旨丙午諭朕祇肅明禋恭遇

郊壇大祀竭誠致慎向於致祭

園丘先期敬宿齋宮必躬詣

神位前升香展禮其省視遵豆臨期由禮臣請

旨或循例遣官或降旨親蒞而朕每親蒞者多今朕年屆六旬

郊祀大典歲歲躬行即將來晉表日高仍當弗懈益虔惟是儀文品節之間畧宜折衷至當可以永遠率由行之無斁如先期赴

壇時

神位前允宜躬親展謁其省視遵豆應按例專遣臣工莅事不必更請旨至赴

壇所經道路向由

昭亨門外降輦步入第步履遙遠當質明行事轉恐失儀嗣後應改由

廣利門入於向時祭畢乘輦處降輦 又諭

此次滇省辦理軍務文報往來沿途各省及邊外臺站馳遞迅速均無貽誤所有遞送報

匣兵役人等著各該督撫查明賞賚其管理臺站官員並著該部查明議叙 又諭滇省

現已撤兵其暫留隴川蓋達遮放駐劄之貴州省兵丁著加恩賞給一月錢糧本省昭通

等鎮兵丁著賞給半月錢糧 又諭吏部將

高晉奏請改補教職之陽湖縣知縣鄧世讓

帶領引見看其人甚平庸實應改教及檢閱

該員履歷從前係由教職保舉堪膺民社是

以補授縣缺此與別項由知縣改教職者不

同入之心術操守雖不易知然量其材質可

否試以民社督撫等稍能留心察看不難立

辨何至一人之身前後判然竟至如出兩人

之理總由該上司並未實心甄覈徒知姑息

市恩虛應故事不惜貽誤地方所致倘不將

原舉之人加以處分誰復知所懲儆吏部向

來則例未經定有專條嗣後由教職六年俸

滿保舉知縣人員內如有復行改教者即將

原保之督撫學政等一併議處著該部定例

具奏其從前保舉鄧世讓之督撫學政等並

著查明即照新例行尋奏嗣後教職俸滿保

舉知縣陞任後復以不勝民社改教者原保

舉督撫學政照薦舉不實例降二級調用申

詳之司道府州縣降三級調用加級紀錄不

准抵從之 諭軍機大臣等據溫福奏閩省

屬員賢否單內稱按察使張鎮年逾六旬漸

露老態等語張鎮平日頗知實心任事是以

用為臬司如該員尚能悉心辦公讞案果皆

精當即稍露老態何妨倘或氣力日就衰頹

實有難於振作之勢則通省刑名總匯自未

便稍事姑容貽誤著傳諭崔應階溫福俱各

留心察看如該員精力尚堪勝任則不必僅

以年逾六旬遽行斥退若實有衰邁竭蹶情
形即行據實奏聞候朕另降諭旨 湖北巡
撫梁國治疏報建始縣勸墾旱地二十八頃
八十畝升科如例 旌表守正被戕之直隸
棗強縣民李盛龍妻袁氏 丁未

上詣湯春園問

皇太后安 諭此次天津接駕人員內考試休
致之編修陳蘭森張世淥郭潔孟生蕙檢討
鄭岱鍾陳本敬易文基改用知縣之檢討李

鐸等八員有情願考試者俱准其來京彙齊
考試再行降旨其餘因事降革休致各員著
照例查明原案緣事情節彙單具奏候朕另
降諭旨 又諭據富尼漢奏河南省彰德衛
輝懷慶三府屬入春以來雨澤稀少二麥未
能概望有收等語彰德等三府所屬地方連
年秋收未能豐裕本年二麥收成又恐歉薄
當此青黃不接之時小民生計不無拮据著
加恩將安陽湯陰臨漳林縣內黃汲縣新鄉

輝縣獲嘉淇縣延津滑縣濬縣河內濟源修
武武陟孟縣原武等十九縣所有乾隆三十
四年錢糧未完民欠并安陽湯陰汲縣新鄉
獲嘉淇縣等六縣所有乾隆三十四年帶徵
三十三年緩徵未完民欠均緩至本年秋後
徵收以紓民力該部遵諭速行 諭軍機大
臣等現在留駐隴川等處之貴州省兵丁因
係隔省駐守是以加恩賞給一月錢糧其本
省昭通等鎮兵亦係調離本鎮因一併加恩
賞給半月錢糧至永昌騰越普洱各兵丁即
在本營地方防駐不在應賞之列將此傳諭
彰寶明德知之 是月陞任直隸按察使李
湖奏臣蒙恩授江蘇藩司請赴宮門謝恩請
訓得旨汝係朕深知之人不必來京即赴新
任江蘇積欠成習此汝職任應為之事勉之
餘無可諭 調任湖南巡撫宮兆麟奏官兵
由水路過境應付較便亦俱守法無滋事處
現於第六七起兵過常德後回省辦理各案

件俟辦竣仍往來站所稽查。乘便勘濱湖隄。工得旨已調汝貴州。速赴新任整理一切可也。四川總督阿爾泰等奏小金川沃克什兩土司爭地起釁。用兵相攻。由小金川土司澤旺年老。伊子僧格桑與多事頭人慫恿生事。明正革布什咱各土司勸阻不聽。經委員前赴夷寨彈壓。責以擅自發兵。小金川稟即停止用兵。但沃克什既詛伊父子致病。又鬪時殺傷伊多人。應照蠻禮打傷人口罰賠命。價求斷沃克什一二寨與伊耕種現飭委員嚴行查辦。務使多事者知畏。退斂報聞。署雲貴總督彰寶奏內地赴緬貿易者惟騰越及永昌人先至土司地方再逸出口。關隘雖設。僻徑可通。現於內地總匯扼要處設總卡。派員弁駐劄巡察。不許一人前赴土司界內。其在土司留寓漢民俱飭查勒令回籍。並飭府州縣諭所屬十家連環互保。得旨有治人無治法。尚在汝實力督率也。

實錄卷五十五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五

實錄卷五十五

三十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六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並獲捷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並獲捷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並獲捷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並獲捷尋常

校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夏四月戊申朔享

太廟。遣誠親王允祕恭代行禮。○諭曰明德叅奏進東道陳作梅收解樂馬金沙二廠課銀。有多索餘平侵肥之事。據該道面呈稟案。希圖朦混。且請將銀八百兩。為巡撫衙門公用。更屬狡詐。請旨將陳作梅並管廠同知李世保州同王陶淑。一併革職究審等語。廠課平餘銀兩。久經報部。乃該道額外婪索。每年至二千六百兩之多。任意侵貪。實出情理之外。且因該撫已有風聞。輒來請將所餘銀兩分

作撫署公用。希圖朦混。尤屬狡詐。陳作梅著革職拏問。李世保王陶淑均著革職。交該督與案內有名人犯一併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王士榮因桐梓縣刀民聚眾不法一案。有生員在內唆使。請將不能約束之教諭徐經訓導甘型聖革職。並自請交部嚴加議處一摺。此案前於喀寧阿奏到業經降旨將該教官革職。此摺毋庸交部。至學政有董率教職訓飭生徒之責。乃竟有生員合夥倡唆之事。該學政本有應得處分。並不係於到任之久。暫將來審明定案時自當同失察之各上司分別按例議處。何必汲汲自行陳請。其所奏請嚴加議處之處。此時亦毋庸交部。將此傳諭知之。○署雲南巡撫明德疏報乾隆二十四年二十八年三十三四年分會澤昆明呈貢和曲元謀平彝馬龍尋甸大關恩樂十廳州縣成熟地畝二十七頃有奇。分別升科如例。○以戶部右侍郎索琳署理藩

院侍郎○已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庚戌。

上以常寧祀

天於

園丘。是日起齋戒三日。○辛亥。諭上年王濤來

京陛見。召對時奏稱。揆義與黃肇隆有交結
違迎之事。隨降旨令高晉等訪查覆奏。嗣據
叅奏屬實。是以將伊等按律定罪。因念王濤

身任總兵。知藩司與屬員營私作弊。能於朕
前直陳無隱。可謂不避嫌怨。但當伊面奏時。
察其辭色。不甚誠實。其中或有別情。因於海
明赴任請訓時。令其體察覆奏。海明到任數
月。未經奏及。適遇廣西提督缺出。遂以王濤
補授。今據海明奏到。王濤與揆義。向認弟兄
換帖。後因赴京陛見。向揆義借貸盤費四五
百兩。揆義止借二百兩。王濤嫌少不收。又王
濤曾與黃肇隆交好。亦因借銀不給。遂致挾

嫌。訐奏。及王濤自京回任。又告知同官。自認

陳奏揆義等交結情事。并捏稱因朕先有所
聞。指名詢問。不得不從實奏對之語。是王濤
始因挾嫌構釁。繼圖宣露制人。後復詭詞却
過。其心實不可問。使揆義等果無劣跡可証。
王濤雖欲以微嫌傾陷。若訊係子虛。必究王
濤誑奏之罪。及按而得實。則揆義等罪由自
取。亦無可怨。但今據海明所奏。則王濤鄙猥
詭譎情事畢露。因命軍機大臣等就近詢之

吳紹詩。並詰訊揆義所供。與海明奏摺大畧
相同。王濤又將何辭以辯。是豈得謂江西官
吏。憎其訐發大案。從而構語報復手。朕於臣
工功罪。一秉大公至正。從不存絲毫成見。王
濤前此所奏。勘訊非虛。方嘉其可以任用。乃
竟與揆義。黃肇隆交契在前。及所求不遂。始
從而攻發其過。已屬險詐。且敢假飾為朕之
指名詢及。妄冀見諒於人。其情尤為叵測。甚
至將次離任時。又以副叅等七員填寫最優

考語面屬撫臣保薦。更為市恩邀譽。肆無顧忌。殊出情理之外。此人何可任。以提督王濤著解任來京。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質訊。至海明覆奏此摺。其挾嫌訐奏各情節。俱得自佛德面稟。並稱從前佛德亦經向吳紹詩告知等語。是王濤在任種種交結需索。佛德皆所稔知。佛德身為臬司。應即稟知吳紹詩令其據實摺奏。或吳紹詩不肯舉發。則臬司原有奏事之責。又何難具摺自奏。乃直俟海明詢問始行一一告知。其諱匿取巧處。著佛德據實明白回奏。海明摺並發。又諭曰。哈國興著來京陛見。雲南提督員缺著長青調補。其貴州提督員缺仍著李國柱暫行署理。○諭軍機大臣等。前以富明安面奏山左臣民情殷望幸。且泰安岱廟及碧霞祠宇俱重經修理落成。明歲正屆

聖母八旬萬壽。

慈意亦欲親詣拈香。因允其所請。并諭令富明

安一切務遵儉約。斷不可稍事華飾糜費。諒該撫自當體會朕意。善為經理。惟入山東境內。前往泰山曲阜。陸程尚有數日。前經富明安奏明添設行宮數處。以供頓宿。因念聖母年高。瓦屋較穩。廬更為安適。且可省運帶行營城分之繁。姑允所請。然所經不過一宿。總留。但期牆宇粗完。掃除潔淨足矣。斷不必點綴水石。布置亭臺。徒致耗費物力。再泰山路徑陡峻。縈紆將來

聖母臨幸時。但詣岱麓神祠瞻禮。並不遠躋崇嶽。毋庸於山頂另建行宮。至朕登岱經由道路。只須就現成山徑。畧為除治。足資策騎。總不得仿照從前搭蓋天橋。重勞工作。著傳諭該撫務須遵旨。樽節妥辦。不得稍踵事增華。以副朕意。○又諭據富尼漢奏彰德等府春雨稍稀。有地貧農業。荷借給口糧。其無地力作之民。請於丹沁兩河工程。借帑興修。以資代賑等語。所奏自屬應行調劑之事。已批如

議速行矣。但此等代賑工程既經借帑興修。必須令赴工貧民均霑實惠。而該處河工隄岸亦得永資利賴。於公私方有裨益。儻承辦官員督辦不能實力。其中或有胥吏因緣為奸。一任地方土作匠頭包攬侵漁。轉致諸弊叢生。糜帑剥民。地方大吏恐難身任其咎。著即交與何煥令其揀派賢能大員實心經理。仍即親赴工所加意稽查。務期工程得歸實用。而貧民亦足資其口食。如仍有名無實。閭閻未蒙其利。徒將帑項任意開銷。經朕察出。必將承辦各員重治其罪。現在新任巡撫承德將次到豫。並將此一併諭令知之。○又諭昨以緬酋奉表投誠一事。為時已久。並無信息。即疑匪酋始而懼我兵威。懇請解圍。及我軍退撤時。彼或窺見端倪。且渾覺既回該處。斷無不將我軍中底裏告知。彼必悔其前此輸誠之說。節經諭令阿桂彰寶等留心整備邊防。並擬發檄。詢詰緬酋。催其送還內地。

被留之人。彼時即疑匪酋狡黠。或亦向我索還該處已經歸順之土司。今據彰寶奏。三月十四日有老官屯緬子四人持該頭目布拉諾爾塔蒲葉緬文來至虎踞關。求將木邦蠻暮猛拱之土司放還伊處等語。果不出朕所料。今我傳檄未至。而彼文先來。轉似所辦落彼之後。且使匪酋接檄後。或疑我將軍總督等因彼書來。方為此答。是前檄不能得力。惜乎籌慮稍遲。未及先發制人耳。看來匪酋詭詐百出。甚為可惡。此時雖不值復興兵征勦。但其或至侵擾內地土司邊境。不可不先事豫防。前因哈國興熟悉邊外夷情。是以調為雲南提督。繼聞其於緬酋遣使投誠時。不無從中粉飾。遣就是伊綠營積習。錮蔽難拔。曾密諭彰寶留心防察。不可為其所愚。今閱譯出緬文內稱滿洲領兵大人向我大頭目說。只要把話說明白。木邦等三土司自然給你們之語。則是哈國興昨冬與緬目接見時顯

存將就完事之見。信口應許。成何事體。若再留其在滇。非惟無益。且恐與邊務大有關礙。自不若長青滿洲世僕之足可倚信矣。因降旨令哈國興來京陛見。仍將長青調補雲南提督。並諭長青與彰寶同心合意。無分彼此。共襄國事。彰寶亦當深體朕意。不得稍存畛域之見。於事方為有益。至緬匪貿易一事。衆人皆以為彼所急欲求通。今閱緬文。並未提及交易一語。則其不專以此為重可知。非若俄羅斯欲通貿易可比。蓋俄羅斯貨物較多。若准其通商。彼國每年可多得數百萬金。於彼大為有益。是以意多繫戀。至緬甸最爾邊夷。貨市有限。獲利無多。其所易內地諸物。並非日用所急需。且彼處向亦通洋。並不專恃內地。是貿易一節。實不足以制其死命。雖邊隘實力防禁。不可稍有懈弛。然謂嚴查商旅偷越。即可以杜後患。尚非緊要關鍵。彰寶等當知緬首既有此舉。或復潛萌滋事。正未可

定。斷不可掉以輕心。因循自誤。為掩耳盜鈴之計。萬一匪衆敢於近邊畧有侵犯。務須奮力勦擊。大示懲創。不得稍存姑息。若彰寶等不知實心任事。措置失宜。則楊應琚前事具在。足為炯戒。至向緬首索取內地被留之人。尤為國體所繫。阿桂彰寶既見彼降表遲久不至。即應早為籌及。向彼飭催。乃必俟朕於萬里之外。燭照遠及。代為草檄。而郵程馳遞。遂已後期。機宜甚為可惜。且諾爾塔以蠻陬頭目。尚知作書。向我索取降人。阿桂彰寶身為國家大臣。不能早計及此。所見竟出諾爾塔之下。寧不知愧。將此詳切諭令知之。又諭曰。彰寶奏拏獲販買夷鹽一摺。因波岩違禁出口。私販夷鹽。擬以即行正法。因屬慎重偷越違禁之意。但艾連春同係內地土司。所屬夷民。敢於收藏販賣。亦屬不法。杖徒尚覺過輕。著該督另行改擬。波岩同波冉赴木邦買鹽。係上年十二月事。正當邊防嚴密之時。

該犯因何得以出入自由。且運鹽至八筐之多。關口何竟漫無盤詰。可見官兵分駐稽查。仍屬有名無實。著該督一併查明具奏。尋奏艾連春應於本律杖徒上加一等。改擬杖一百。流三千里。波岩等出境買鹽。係偷越僻徑報聞。○軍機大臣等奏。尤拔世誤聽留任之信。謝恩。請交部察議。探信之坐京人李敬存。中書吳楷。照例擬徒。軍機處行走主事阮葵生。中書周發春。於吳楷向問時。並不直言指斥。請交部嚴加議處。得旨依議。尤拔世聞信未確。冒昧謝恩。以鹽政留任。輒露欣幸之意。不過近於器小。其不合處。惟於行在傳詢時。並不將李敬存寄信一節。據實指明。而專諉之。提塘鈔稟冀圖支吾了事。咎實難辭。著將此交部議處。况伊年力就衰。亦難勝兩淮鹽政之任。尤拔世著來京候旨。○壬子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癸丑常雩祀。

天於

園丘

上親詣行禮。○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以江南狼山鎮總兵

解避為廣西提督。○甲寅。諭本日三法司覈

覆江西省私鑄錢文之袁槐毓。吳顯四。二犯

定擬斬決。二摺殊未允協。此等私鑄重犯。藐

法干禁。固罪由自取。但覈其情罪。究與叛逆

不法。及行劫盜犯不同。有何不可待之有。定

案時。按律擬斬監候。俟秋審時入於情實。已

足示儆。所擬即行正法之處。未免過當。且使

無識之徒。妄生揣摩。以為有意從嚴。甚無謂

也。袁槐毓。吳顯四。俱著改為應斬監候。秋後

處決。餘依議。又諭曰。刑部侍郎四達。患病

已久。調治不能就痊。著以原品休致。所遺員

缺。著喀寧阿補授。又諭曰。副都御史傅為

齡。年力衰老。著以原品休致。又諭曰。許成

麟。係降調之員。例應在部候補。今江南狼山

鎮總兵員缺著加恩令其補授改為革職留任俟四年無過再予開復○諭軍機大臣等向來各省督撫奏摺除謝恩請安外其陳奏地方公務俱按例書寫臣字著遇便傳諭德福知之○又諭舒赫德前往雲南時朕並未令其招降緬匪及舒赫德到彼欲遣人誘降以圖了事且必以朕旨欲如是辦理成何事體想伊亦無顏見朕是以遣往烏什辦事今進勦後緬匪請降著傳諭舒赫德即日來京

詢明此事後仍往烏什○長蘆鹽政李質穎疏報乾隆三十四年分西由場開墾灘地一項二十畝○乙卯諭向來各省鹽政關差一年任滿例由該部院題請更換而關差內間有自行奏請並不經部辦理者究非體制嗣後除將軍督撫鹽政織造兼管各關仍由該將軍等照例自行題奏外其九江粵海等關將屆一年期滿並著一體報部聽該衙門具題請旨著為令○丙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前以崔應階派員伴送琉球國貢使赴京並不按期行走以至遲誤元旦行禮因降旨將委員王紹曾交部察議並令該督明白回奏今據崔應階奏稱閩省向來派委伴送貢使本無到京限期此次貢使人等或製衣守凍或患病調治非無故逗遛等語所奏非是琉球貢使向來俱於歲內抵都從無後期者豈歷次貢使等皆無在途製衣諸事何以並未貽誤朝正此次獨致遲延如許之久崔應階向來尚屬認真不姑息者該督理應查明附摺奏乃轉以本無定限為辭意存迴護而於委員不能妥慎之處又不自行引咎均屬不合崔應階著傳旨申飭○諭軍機大臣等吳嗣爵奏東省沿河州縣於三月二十六等日連次得雨高下地畝均已透足二麥長發豐稔可期等語前經富明安陸續奏報各屬連得透雨遠近均霑看來東省

二麥可望豐收向來京師需用麥石多藉豫東二省商販轉輸接濟。今年豫省河北一帶得雨未能需足將來麥收歉薄未必能復供近京之用。自應先事豫籌以資調劑著傳諭富明安令其酌量情形如該省以麥抵穀處所或有寬餘可以通融協撥或新麥上場價賤即就與水次相近地方動項採買約運送二三十萬石至京以備平糶應用庶市價不致增長於京畿民食有裨。儻該省麥收後價本未平一時官為採買致本地麥價驟增閭閻轉有不便則亦不必勉強從事但飭令麥收豐稔各屬聽商民販運北來源源接濟於公私亦均有益該撫務悉心妥協經理仍將如何籌辦之處即據實覆奏。○又諭據常青奏歸化城土默特命案將軍並不親審惟據副都統與歸綏道等咨報部請嗣後將軍亦親至歸化城審訊等語所奏尚是歸化城距綏遠城五里不獨土默特命案將軍自應親

審即揀選官員訓練兵丁皆當身親其事諾倫僅委之副都統等辦理殊屬非是此後務須親往查辦不得以常青能喚伊至歸化城與之不協常青亦不得因朕准伊奏為得意一切惟當和衷辦公將此傳諭諾倫常青知之。○軍機大臣等議覆薩安賊匪屢放夾壩竟於駐藏大臣常在住宿之地劫掠巴塘副土司特瑪騾馬實屬目無法紀今據奏請添設臺站或要隘增兵自應酌定章程辦理但

此項賊匪共若干戶有無為首及別項之人去巴塘程途幾何臣等無憑查議應交川督阿爾泰等查明奏到之日再行定議從之以故愉恭郡王弘慶子永鎔照例襲封多羅貝勒。丁巳蠲緩浙江仁和錢塘歸安烏程長興德清武康安吉八州縣抗嚴嘉湖二衛乾隆三十四年分水災額賦有差並予加賑。○戊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爾泰奏合州知州本著等拏獲新疆逃犯宗興華照例即行

正法。縣役黎倖向洪託故不行。僅有差役王文、胡先及汛兵蔣雄緒三人押解。以致該犯乘間脫逃。照例治以應得之罪等語。此案解役王文、胡先及汛兵蔣雄緒既訊無賄縱情弊。止須按例治以應得之罪。至縣役黎倖向洪係專派押解之人。乃敢託故不行。出錢囑人代解。殊屬玩法。雖逃犯已經就獲。不至論死。亦當重治其罪。以示懲儆。該督摺內並未將黎倖向洪作何治罪之處聲敘。恐不免過

於寬縱。著傳諭阿爾泰。即行查明專摺覆奏。尋奏黎倖向洪照情重例發伊犁等處給兵丁為奴。咨部辦理。前奏漏敘報聞。○命刑部左侍郎伍訥璽兼管光祿寺事務。○蠲緩江西南昌新建進賢鄱陽餘干星子都昌建昌德化德安瑞昌湖口彭澤十三縣乾隆三十四年分水災額賦。○已未

上御勤政殿聽政。刑部議吉林將軍傅良奏稱拏獲偷挖私漫各犯定罪一案。其應正法

者。既未取據供詞。應發遣者。又未將姓名開列。未便即照所擬議准。應令該將軍覆訊。後再行辦理。得旨。此案賄縱賊犯之官役額爾圖等二十三人。內有未經取據供詞。及未曾質訊者。尚多。概行擬以立決。不足以成信讞。刑部所駁是。但令該將軍覆訊。仍恐不能盡得實情。著將所有各犯交該將軍派委妥幹官役解送來京。交刑部另行訊究。明確分別定擬具奏。又諭曰。傅良奏拏獲偷挖私漫人

犯定罪一案。其應行正法之犯。並無據供發遣人犯。又未開列姓名。業經刑部議駁。且挖漫所需公費銀兩。應用與否。亦不分晰聲敘。輒以著落前任賠補等語。含混具奏。殊屬不曉事體。傅良著來京候旨。吉林將軍員缺著富椿補授。福建巡撫溫福疏報乾隆三十三年分侯官建安甌寧建陽浦城政和邵武連城福鼎福安壽寧漳平龍巖南靖尤溪寧德詔安長汀十八州縣首墾田地洲二十五

頃七十四畝有奇。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樂城縣民劉二狗子妻胡氏。庚申諭曰：四達所遺鑲白旗滿洲副都統員缺著邁拉遜補授。其鑲黃旗滿洲副都統事務旌額理未到京之前仍著邁拉遜兼署。副將軍阿桂署雲貴總督彰寶奏奉到諭旨並檄文即遵旨譯寫交明白妥幹之奇兵營都司蘇爾相並明曉通事段彩霞撥路熟健兵二十名於三月二十九日齎赴老官屯交該處頭目速

取回信俟回稟一到即星飛奏聞。至沿邊關隘已嚴飭守口鎮將督兵加意巡防另派將備於凡通夷路口逐一嚴查不使商貨絲毫透漏並隻身行旅人亦嚴緝得旨已有旨了。諭軍機大臣等前以緬酋貢表稽遲未至情偽殊未可信因命軍機大臣代阿桂彰寶擬寫檄檄督促送還被留內地之人使彼知在滇辦事大臣識見遠到庶幾稍有忌憚或於事有益詎意前旨未到而諾爾塔來文竟有

請還木邦等三土司之語。是朕雖燭見幾先而到滇傳檄轉落緬文之後本欲先發制人變而為應答後著前檄斷不能得力深惜籌度之不早而阿桂彰寶身任國事漠然不知動念竟未豫籌及此其智實出諾爾塔之下寧不可愧業經嚴切飭諭今據阿桂彰寶覆奏奉到檄檄一摺僅稱派員齎送事宜而於彼此文檄往來孰先孰後有濟無濟全無一語計及似此循分奉行誰則不能阿桂彰寶

平日尚非全不曉事者何遽懵懵若此殊不可解至諾爾塔來文彰寶前奏未嘗不知其荒誕可惡而現在作何飭覆以絕彼妄念且前檄已經譯發此次檄文又當如何措詞得體均未奏及不知伊等所辦何事可見伊等惟思遷就完局苟幸無事而於國體邊情漫不經意尚得謂之具有人心乎至阿桂另摺奏稱准彰寶札緬子投遞文書求放還土司查上年緬子乞降時哈國興同領隊各員在

彼申明約束並未給還之說必係緬夷見近日關隘防範嚴密心懷疑懼不知內地作何辦理故為此含混無根之語探聽嘗試等語尤為無識此明係緬夷窺見我撤兵時力不能支並聞渾覺告知軍中虛實遂悔其前此投誠之說且見彼已遷延四月餘而內地無片詞詰責深料我在滇大臣之無能心存輕忽故敢於侮玩若此乃阿桂等全然不知憤怒轉以賊情疑懼為解其恬不知恥幾於唾面自乾矣又彰寶另摺覆奏體察哈國興一節稱哈國興面商親往龍陵勘辦移營諸務即日可回永昌等語亦不明晰彰寶前奏以諾爾塔來文有哈國興許其給還三土司語行文詢明覆奏當於摺內批令喚問哈國興彼時尚以哈國興與彰寶相隔遼遠自須即行檄調面詢乃該提近在龍陵距永昌不過三百餘里調詢更非難事何遲至十餘日尚不問明且哈國興自軍營回程即在永昌

同彰寶辦事已將數月於居心行事豈竟畧無所見經朕傳旨密問之後始欲俟其復回永昌再行察看則其平日之不以事為事可知彰寶初至滇省尚知認真何亦模稜乃爾耶至伊等本日奏到各摺並非緊要機宜而用六百里馳遞亦屬不知事體阿桂彰寶種種不合均著傳旨申飭仍將近日常緬夷情形及伊等如何辦理之處即行詳悉覆奏尋阿桂等奏四月間東洋寨緬子至關欲以魚馱

易未情形似屬糧少蘇爾相尚未回關逾限不至即當檄詢現飭各關隘嚴查尚無偷越報聞調黑龍江副都統倭昇額為齊齊哈爾副都統三姓副都統福珠禮為黑龍江副都統齊齊哈爾副都統果木布為三姓副都統

辛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旺保祿奏拏獲偷樹賊犯馮永寧請解交遵化州收審並自請議處一摺

風水禁地該犯敢於偷竊海樹自應按律嚴懲馮永寧著解交刑部治罪旺保祿失於防範雖有應得處分業經自行查拏獲犯著從寬免其交議諭軍機大臣等據喀寧阿奏黔省前經召募赴滇新兵五千名除陸續撥赴四千餘名外尚存八百十五名未經撥補現今黔省缺額頗多正須募補請將備撥餘兵即留補貴州現缺之額無庸再撥滇省等語所辦亦是但從前因雲南綠營怯懦不堪

曾令於貴州赴滇兵丁內酌量挑選年力精壯者令其即補滇省缺額以收實用昨經大學士傅恒等奏滇省各標營兵積弱成習而永昌騰越為尤甚由於有力者不願充當應募者率皆游手請先期按戶選擇每家三丁挑一遇有缺出充補業已降旨允行現在挑補若干曾否足額及黔兵已經撥補者是否得力均未據該督奏及著傳諭彰寶查明滇省應補兵額如已經挑足無須黔省撥補此

項兵丁即可停其派往儻雲南尚無可以挑補之兵仍資貴州撥調彰寶即可札商官兆麟彼此妥協籌辦期於營務有裨仍將如何商辦情形即行據實覆奏並諭官兆麟知之壬戌調烏魯木齊提督馬銘勳為湖廣提督以古州鎮總兵拜凌阿為貴州提督巴里坤總兵巴彥弼為烏魯木齊提督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七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副鑲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歷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歷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教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四月癸亥兵部議黑龍

江為奴遣犯馬三脫逃限滿未獲應將正紅旗專管佐領庫林什驍騎校鄂爾伸岱均照例各降一級調用兼管之打牲副總管七十九里固色降一級留任得旨兵部議處黑龍江失察遣犯脫逃限滿未獲之專管兼管各員分別降留一本固屬照例辦理但黑龍江等處遣犯非如內地有鄉井可戀之人既已起意脫逃非潛回本籍即遠竄他方斷無仍在遣所避匿之理該處旗員等又非比內地

州縣厚得廉俸及有捕役人等可以給費懸賞分路躡緝即定以勒緝年限在彼既無可蹤跡而遠涉更勢所不能若照內地各官一例處分於事理未為允協著交該部另行酌定條例具奏所有此案失察各官即照新定之例議處○以廣東順德協副將余大佐為貴州古州鎮總兵實授存泰為巴里坤總兵

○甲子

孝端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陵○諭前降諭旨特開

萬壽恩科所有本年鄉試需用考官著將應行開列人員仍照向例考試其試卷不必分別等第止將擬取之卷進呈入選人員即按各衙門開列名單交該部各依衙門次序帶領引見候朕陸續點用該部即遵諭辦理請旨示期考試○諭軍機大臣等向來各省督撫摺奏除謝恩請安等事外其陳奏地方公務俱按例書寫臣字著遇便傳諭薩載知之○

山東巡撫富明安疏報乾隆三十四五年分高密縣勸墾地三百六十一頃五十五畝。乙丑諭工部奏山西鳳臺縣民聶全常義順呈稱伊等開鑿煤渠情願照直省熱河等處輸稅經部飭駁並訊據實情意以一納官稅則害渠界連閒地即可不准他人開採陽借輸稅為名實欲私圖利己其人必非安分之徒請交山西撫臣嚴行約束等語聶全等既結伴來京具呈並訊有欲杜他人私開之供如此存心詭詐斷不止豫為將來牟利計必已有侵占民地情弊藉此以圖掩飾其非不應僅交地方官約束了事著將聶全等押交該撫鄂寶令其詳悉查辦具奏。四川總督阿爾泰疏報乾隆三十四年分廣元馬邊中江營山雷波邛州六廳州縣補首墾田地三十七頃七畝有奇。丙寅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諭據黃登賢奏湖南荊州右衛幫

船行抵揚州府江都縣八里鋪地方於三月十八日被雷火焚擊四十三號旗丁王才船隻並延燒五十八號旗丁張受三漕船所焚糧石請令該丁等於抵通後買補一半餘俟來年新運帶交其漕船查明出廠年分著落賠造並請將總領運員弁職名查叅一摺漕船焚失糧石若由旗丁等不能小心防範一時不戒於火自應按數著賠今旗丁王才張受三所押漕船猝遇雷火焚燬非人力所能豫防所有應賠糧米漕船之處俱著加恩寬免其總領運各員弁亦非救護不力著一併免其查叅該部知道。又諭據吳達善等奏審擬桐梓縣刁民聚眾一摺已批三法司覈擬速奏矣此次承辦兵差俱係官為發帑不令絲毫擾及閭閻且念經過地方應用夫役不無稍資民力復格外加恩賞賚並無勒派軍需之事即或有司辦理不善縱容胥役人等藉端科斂甚至不肖官吏婪索侵漁

該民人何難赴上司控告。一經勘訊得實。自必盡法嚴懲。以除民累。乃此案刁民。輒敢糾集多人。入城肆橫。拆毀民房。並至擁赴衙署。勒放枷犯。直是目無法紀。此等莠民之尤。孽由自作。於情理難以姑寬。業將首惡各犯。按律駢誅。用示炯戒。至摺內稱該縣里民聚眾不法者。惟蘆溪東芝。漆溪三處。其妻化夜郎二里。並未約會等語。可見桐梓百姓。不盡奸頑。雖據首犯供此二里地處窩遠。一時未及糾約。但匪眾因趕集入城滋事。三次號召多人。其事已聞傳合縣。而妻化夜郎二里。獨無一人隨同附和。是該二里民人。尚知守分奉法。具有天良。不可掩沒其善。朕惠愛黎元。無所不至。而彰善癉惡。一秉大公。其有藐視國法者。斷不肯姑息長奸。而馴謹良民。則深所嘉予。刑賞悉視其人之自取。隨事具有權衡。著該撫官兆麟。即行確查。將該二里里長民人。量加獎賞。仍出示曉諭。俾眾人知所激勸。

並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楊廷璋奏保定河間等府州於初七八日得雨一二三四寸不等。十六日保定郡城又得雨一寸。土膏更覺滋潤等語。恐尚未盡確實。京師自初二日得雨以後。復得微雨二次。霑土不過寸許。高阜尚未能一律耕種。日來盼望優霽。宵旰紫念。看來保定等處情形。大畧相同。雖雨澤屢霑。究不能十分透足。此時已交夏令。氣候漸次炎蒸。恐沮如瀕水之地。蝻孽易致潛生。而天津一帶。為尤甚。不可不先事豫防。現在傳諭達銅阿就近留心察捕。著傳諭楊廷璋悉心體察。即速通飭所屬一體實力勘辦。多方收挖蝻子。以絕根株。儻遇間有萌動之處。即行迅速撲滅。淨盡毋任少有蔓延。或致遺蝗滋害。仍將日來農田光景及有無續經得雨情形。具摺覆奏。以慰廛懷。尋奏隨時刨挖蝻子。現未萌生。各府雨透麥已滋長。惟保定順天二府及熱河道屬雨澤頗稀。麥未

徧種報聞。又諭京師自四月初二日得雨以來。尚未續得透雨。朕心盼望甚殷。茲據楊廷璋奏。保定河間各屬得雨情形。亦大概相同。農田究尚未能一律霑足。目今時屆夏令。晴煦日久。積水之處。蝻孽最易萌生。現已有旨。令楊廷璋飭屬通行查勘。務期實力及早防範。其天津一帶。地本斥鹵。又多葦蕩沮洳之區。際此炎氣漸蒸。尤不可不加意巡查。搜剔以免成蝗。滋害著傳諭總兵達翎阿。即行悉心體察。多方收挖。蝻子以淨根株。如遇有滋生處所。迅速上緊撲捕。淨盡勿任稍有蔓延。儻辦理未能周到。或致遺害農田。惟於該鎮是問。並著將日來該處有無蝻孽及雨澤是否霑沛情形。即行具摺覆奏。尋奏四月初一初七十六等日。均得雨數寸。土脈濡潤。田禾滋長。現無蝻子萌生。報聞。丁卯諭據胡文伯奏。潁上縣知縣盧璐平時於刁民勒詐。過往船隻。漫無覺察。及審詳縣民石其志被

毆身死一案。復敢意存寬縱。改供改傷。請革職審擬。潁州府知府張家炎。不能將該縣庇縱捏飾之處。審出實情。據詳率轉。請一併交部議處。委審之通判曾希孔等。附叅候議等語。盧璐著革職。交該撫與案內有名犯證一併嚴審。定擬具奏。張家炎等著交部議處。又諭曰。江西按察使佛德。明知王濤在任與揆義黃肇隆有種種交結。索借情事。並不據實奏聞。諱匿取巧。已降旨令其明白回奏。將來奏到時。自有應得處分。著即來京候旨。所遺員缺。著歐陽永禔降補。仍將革職之案。帶於新任。其廣東布政使員缺。著閔鶚元調補。所遺湖北布政使員缺。著富尼漢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崔應階奏。到乾隆三十四年分各州縣已未獲盜竊各案。及記功記過員弁職名一摺。已經交部議奏。但此等事件。例應於上年年終彙奏。亦應上緊督飭。今乃延至四月中旬以後。始行奏到。殊屬遲緩。

崔應階久任封疆辦理此等事件皆所熟悉且伊向於公務尚屬認真此摺何不早為飭屬查覈致遲延如許之久豈視為尋常彙奏竟不經意耶崔應階著傳旨申飭又諭本日據胡文伯奏到乾隆三十四年分各州縣已未獲盜竊各案并記功記過職名及發遣人犯有無脫逃各摺已照例交部但此等事件例應於上年年終彙奏乃延至四月初旬以後始行奏到殊屬遲緩胡文伯雖於去冬

甫任巡撫一切尚未諳習但地方應辦公事具有成規到任後即應留心檢查如期覈奏何竟遲延如許之久胡文伯著傳旨申飭嗣後承辦諸務並當加意上緊董覈毋再似此懈緩予故喀爾喀公恭格敦丹三都克車木丕勒致祭如例旌表守正捐軀之山西陽曲縣民謝俊妻武氏戊辰諭本年為朕六旬慶辰中外臣民或有以週甲聖節籲請祝釐者雖出愛戴至誠但崇尚繁文必致耗

糜物力朕心不以為然昨歲已明降諭旨豫為勅禁令據高晉奏稱江南士民擬在該處各寺觀建壇奉經演戲稱祝者殊為未喻朕旨朕臨御三十五年以來祇膺昊蒼鴻眷寰宇乂寧民氣和樂惟期推仁究澤嘉惠海內元元益臻康阜國家上瑞莫大於是况歲屆辛卯即恭逢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朕將率天下臣工耆庶舞綵臚歡敬以迓

慈禧而隆慶典若因朕躬誕辰頻年稱祝致令多方豫備朕心實所不取該督等誠切呼嵩屆期祇須率領官吏紳士於萬壽宮照常行禮慶祝已足共抒忱悃所有建壇演戲等事概不必行高晉既有此奏恐他省亦有似此瀆陳者實非朕所樂聞著再通行明切曉諭俾咸體朕意毋有所請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奏本年逢朕六旬慶辰所有江省士民祈請建壇奉經等事已明降諭旨不必舉行

至摺內所稱江南接壤山東明年巡幸東省時請於泰安德州恭備段落數處屆期親往督辦紳士商民願往者亦聽其隨往等語殊屬無謂明歲東巡祇謁

孔廟並因修葺泰安岱廟各工落成恭奉

皇太后安輿親詣拈香展禮用介

鴻釐一切道路總頓之所已諄諭富明安不過掃除潔淨毋事縟節繁文在巡莅所經尚不許耗費物力豈肯令鄰省紳士商民遠道跋涉

徒滋無益之費耶著傳諭高晉明體朕意所請泰安德州豫備段落之處斷不必行

又諭據吳達善等奏桐梓縣刁民聚眾一案所有逸逃要犯業經分差員弁兵役全數拏獲等語刁民聚眾滋事情罪重大首惡同謀各要犯自不可容其稍有漏網今既全行弋獲即當盡法嚴究所有差往之員弁兵役等實心根緝不致重犯遠颺頗屬奮勉任事著傳諭官兆麟查明出力之文武員弁出具考

語送部引見其兵役人等亦著查明分別獎賞以示鼓勵以副都統銜喀什噶爾辦事大臣秦璜署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正紅旗護軍統領索諾木策凌署鑲白旗漢軍副都統江西巡撫海明疏報乾隆三十三年分宜春萍鄉萬載清江萬安鉛山貴溪安義上猶南康十縣勸墾老荒新生田地二頃二十七畝有奇已已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令彰寶留心體察哈國興有無遷就了事之處旋據彰寶覆奏哈國興於三月十二日前往龍陵勘辦移駐營制事務即日可回永昌俟其回日自當留心體察具奏因所奏不甚明晰當經傳旨申飭又彰寶奏緬匪索取土司事亦行文問哈國興在老官屯見緬子所答之語今距接到該督前次奏摺又閱旬日龍陵離永昌三百餘里哈國興往返不數日至行文

更當迅速該督自應早向哈國興詢明何以迄今尚未覆奏再此旬日以來緬匪有無消息及接到老官屯頭目來字後作何檄飭之處均未據奏聞殊不可解彰寶初至雲南頗知奮勉是以加恩授為總督乃於此等關係要務竟視若泛常全然不以為念閱時既久並無一語奏及則安生永昌所辦何事豈既為總督即存自滿之見頓改前轍耶著將此嚴切傳諭並將緬匪近日有無信息及詢問

哈國興所言若何之處即行據實覆奏 旌

表守正被戕之四川雲陽縣民韓必顯妻李氏 庚午

上詣黑龍潭祈雨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彰寶奏到各摺由驛四百里馳遞朕以為必係覆奏詢問哈國興等事及經拆看俱屬本省尋常公務而於邊外夷情不提一字殊不可解該督駐劄永昌原為辦理沿邊事宜現在緬匪有無消息理宜時刻留心至詢問哈國興

去冬在老官屯傳述緬匪投降之語有無粉飾及緬匪索取土司一事如何答覆尤係即速問明之事龍陵距永昌不遠無難剋期調至面詢該提督所言若何更無難據實入告乃遲之又久竟爾置之不論是誠何心至於督撫陳奏地方公務例應專差齎進設遇有馳報邊境情形因便附陳一二緊要事件尚屬近理乃彰寶此次奏函並無一摺及於邊務專以擅發驛遞冀欲減省齎奏費用尤屬非是彰寶委任封疆已久平日尚非不曉事者何以近來頓不如前於事理輕重倒置若此彰寶著傳旨申飭 旌表守正被戕之河南唐縣民谷祿妻喬氏 辛未諭據成衮扎布奏現在烏里雅蘇台事少年滿筆帖式額勒登所遺員缺毋庸派員更換主事職銜烏倫布將屆年滿所掌糧餉處關防可否繳回等語烏里雅蘇台事務簡少著照成衮扎布所奏年滿筆帖式額勒登員缺不必再派人

員糧餉處關防亦照所奏遇便繳還烏倫布著回京。四川總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奏小金川土司澤旺攻掠沃克什土司色達克拉寨落牲畜查係色達克拉咒詛起衅澤旺患病其子僧格桑擅自發兵嚴詰僧格桑據稱往搶咒經被沃克什傷損多人番人向例賠償求將沃克什三寨准小金川耕穫作抵仍俟澤旺病愈妥商稟覆報聞。壬申平定準噶爾方畧告成纂修提調等官議敘有差

癸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李宏奏籤陞知府之理河同知松齡於河工修防事宜甚為幹練請以陞銜留任一摺此與專辦地方事務之同知知州留任者不同府佐州牧以循資銓擢苟非人實衰庸該督撫必不輕為遏抑其果係難勝表率者方為奏明留任是雖帶陞銜實為止境必非其人之所喜至河工同

知向來原有徑陞河道之例其視郡守轉覺紆途且或自慮遷地弗能為良或並計上官遠難相習亦人情所必有雖不遠膺方面而遷轉一階更可為將來擢用地步是陞銜留任又非其所畏今李宏所奏松齡既稱其實堪勝知府之任又稱其諳練河工較之地方尤為難得固已情見乎辭跡似害之而實所以愛之其用意所在實無難燭其底裏也但河工留一熟手於修防自為有益事屬可行

業已勅知該部第思河工諳練人員本不易得如果松齡安幹出色原可留備河務監司之選轉不必隱躍其詞著傳諭李宏將該員是否可勝河道之處即行切實覆奏尋奏松齡辦工諳練實可勝河道任前因甫陞知府未敢驟薦得旨如何實不出朕之所料也。以署吏部侍郎鐘音充武英殿總裁。蠲免陝西定遠縣乾隆三十四年分雹災額賦有差。甲戌諭軍機大臣等戶部議駁彰寶奏

請停止各省採買滇銅及令各委員暫行回任一摺所議甚是已依議行矣各省鼓鑄原為搭放兵餉之用過年錢價平減實由官錢廣鑄流通所有採辦滇銅省分相沿已久豈得遽行停止致使供鑄無資而委員等在滇守候多時一旦令其素手而歸不特往返徒滋耗費且使市儈奸商聞知此信以為滇銅缺少勢必藉口居奇頓昂錢價於錢法甚有關係況滇省前此多開子廠頗有成效自封

禁後遂致獲銅無多今彰寶既請添開子廠新廠則將來採銅自必日增何轉至虞其不足即就現在情形而計亦當如部臣通盤籌畫何得僅為滇省鯁鯁過慮而致各省鼓鑄於不問豈封疆大臣為國實心經畫之道至滇省銅局本係巡撫專責明德起身時曾面諭其實力整理且該撫現回雲南省城自當就近妥辦酌定章程彰寶因係總督兼轄籌及地方要務原為分所應為但現駐永昌於

銅廠未能親歷即有酌辦事宜亦當與明德札商會奏或彼此所見不合並不妨於摺內聲明乃不令明德與聞所奏又不協事理殊不可解彰寶平時尚屬曉事何以近日頓不如前即如詢問哈國興去冬在老官屯傳述緬匪語言有無粉飾及緬匪索取土司彼時如何答覆等情節並非難辦之事乃自奏聞緬匪差人遞書摺後幾及二十日總未提及一字實不解是何意見直至四月二十七日

始據將詢問哈國興之處覆奏已屬遲緩且摺內所稱接到哈國興回信日期係三月二十八日乃又遲半月始行入告而奏函僅用四百里遞發全不知事理輕重且所給老官屯頭目檄藁又不嚴正飭責顯有畏縮之意是彰寶竟已另換肺腸實可駭異已於摺內嚴切批飭看來緬匪種種狡詐甚為可惡跡其索取土司一節已露不復畏懼內地情形而彰寶懵然不以為意不知邊夷性情狡猾

一切機宜皆當隨時酌量若該督將伊等舉動消息纖悉必以上聞朕尚可遙為籌度今彰寶如此居心竟漸染外省虛偽惡習將來匪衆設有蠢動必將匿不上聞而又不能示以創懲復致如前此之養癰貽患浸漸蠶食土司侵擾內地皆所不免或竟闖入騰越永昌地面尚復成何事體彰寶彼時豈尚能掩諱乎且楊應琚等覆轍具在恐彰寶不能當此重戾實為彼慮之彰寶著傳旨嚴行申飭此等關繫邊情事件阿桂現在留駐滇省理應時刻留心今彰寶既將檄文彙札商阿桂阿桂自當協同妥酌不應僅以柔款言詞率為諭覆且應籌及緬匪敢向內地索人其狂悖端倪已露當思所以豫防之道詳悉奏聞即彰寶所詢哈國興之語是否伊去歲在彼目擊情形亦當據實具奏乃竟置若罔聞既不會銜又不專奏是誠何心阿桂在滇遇有地方公務如銅觔等項自不便越俎干與至

邊境事宜本其專責即以軍機大臣而論亦分當與聞况伊現帶副將軍印更屬無可推諉設或緬匪有滋擾邊境之事應就近調兵者尚當與彰寶同辦乃竟以有關邊夷要務視為彰寶獨肩之事不復過問并不發一奏函殊非朕留彼在滇協籌妥辦之意豈竟安坐省城靜候緬匪回文遂為畢事回京可乎阿桂大不是太無良心矣著傳旨申飭並著明白回奏署雲貴總督彰寶奏老官屯緬目布拉諾爾塔寨懇放還木邦蠻暮各土司臣飛札詢問哈國興曾否許給據哈國興覆到上年緬酋乞降時送字往諭各頭目稟稱木邦蠻暮土司隔遠不敢求還惟求將猛拱土司賞給彼時同各領隊大臣並無賞還土司之語臣即與阿桂酌寫檄文飭駁送往老官屯檄藁恭呈御覽得旨如此要務所奏甚遲係屬何心且檄文亦不嚴正明係爾畏緬矣若再加以諱飾將來成何事體前轍具在

朕甚為爾憂之。此事以四百里馳奏而不中理之銅務。反以五百里。是何緣故。豈爾更換肺腸耶。乙亥。諭此次考試之休致翰林鄭岱鍾。陳本敬著仍以檢討用。孟生蕙。陳蘭森著以主事用。張世祿。易文基著以知縣用。郭潔著以驍騎校用。丙子。諭曰。修著仍兼管順天府事。蔣元益不必管理。是月福建巡撫溫福奏。閩省額儲穀內有捐監穀一款。初收本色。後或折銀。以致先後官交代牽

紊。已立限盤驗。不清者嚴叅。第因循已二十餘年。前任各員失察。似難盡究。得旨。尚係權宜之一法。但期倉穀足數。亦可既往不咎矣。貴州巡撫宮兆麟奏。桐梓縣糾衆刁民。已獲九十餘名。訊因兵差派馬。衆人疑董事侵漁。州縣不為覈算。遂釀大案。通省州縣大概皆然。已限各州縣將細帳傳紳士同閱。衆心自服。闖茸不即清算者查叅。得旨。知道了。經此一番料理。百姓亦不敢復生事。正宜及

此整頓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八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五月丁丑朔日食○五

經博士曾興烈故以其子毓墀襲職○戊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京師自四月初二日得雨以後

低田幸已播種高阜仍未能一律深耕近日

雖間獲微雨尚未優渥現在節屆芒種農民

望澤甚殷朕心深為廛切宜申虔禱期沛甘

霖著禮部即速查照定例敬謹舉行○旌表

守正捐軀之直隸清河縣民王守學女王氏

○已卯

孝誠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軍機大臣等據明山奏武威張掖等

廳州縣均於三月十九二十二十九並四月初

初一日等日各得雨自二寸至三四寸及深

透不等卑蘭省城亦經復得透雨等語該省

已得透雨處所自己及時播種其僅得雨一

二寸及三四寸者需溉尚未優渥恐未能一

律耕種著傳諭明山將該省雨澤未能需足

州縣現在農田光景若何及曾否續得透雨

之處即行查明據實速奏尋奏四月十六至

二十三等日各屬已得透雨夏禾滋長惟蘭

州平涼二府雨未甚足地土稍乾報聞○又

諭曰吳達善等在黔省審辦各案為時已久

現在俱經陸續完結惟桐梓縣刁民聚眾案

內尚有一二逸犯未獲及通查各屬有無派

辦軍需之事均可交與巡撫宮兆麟俟緝獲

查明之日妥協辦理吳達善可即回湖廣總

督之任錢維城富察善著即行回京將此傳

諭知之 庚辰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曰：德魁奏請來京叩賀萬壽一摺，其意非出於誠。德魁甫於去冬陞見，距今不過數月，粵東路途遙遠，豈有回任未幾復起程赴京之理？使伊果欲隨班叩賀，陞見時何不懇請留京？若以為職守之不可久曠，昨歲不便豫請，則往來僕僕於公事，豈轉無貽誤耶？其為此奏亦明知朕斷不允准，姑為虛文塞責，甚屬非是。德魁平日尚係拘謹自守之人，不應蹈此虛假之習。德魁著傳旨申飭。諭軍機大臣等：據福隆安奏，直隸定興縣民華繼豪呈控伊兄華繼興出銀獨租李永宗鹽地，俱有運司用印租契為憑，且經陳樹著斷結有案。今被從前夥辦之劉驤等串同捏控，經運司紀虛中將引地斷交劉驤，並將華繼興追銀枷責等情。一摺，此等案情曲直易於辨別，何致前後運使審斷迥不相同？論紀虛中平日辦事自較陳樹著為優，

但該員籍隸本省，親串必多。此案既經審結有年，該員於到任後，輒據翻控之詞，遽為押交管理。其中或係意存徇庇，同鄉之處亦未可知。抑或陳樹著前斷實有不公，經紀虛中審明翻案，亦當徹底根究，使兩造心皆允服，方成信讞。楊廷璋現在兼署鹽政，著即將本案秉公研訊，務得實情。紀虛中所辦如果實有情弊，亦即據實附叅，毋得少有遷就。原摺並著鈔寄，以鴻臚寺少卿劉秉恬為左副都御史，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清苑縣民常進女常氏。辛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李侍堯奏，守備楊春榜在叅將王希曾衙內自用小刀戳傷身死，請將王希曾暫行解任審究一摺。閱案內情節疑竇頗多，著交該督悉心研鞫，務得實情，即行定擬覆奏。至所稱委員確審一節，甚屬非是。外省督撫每遇應行審擬之案，動輒委員查訊，

最為惡習其在尋常案件或可循用審轉成規若事關重大及案涉疑難亦復假手下僚則瞻徇蒙蔽顛項了事諸弊皆所不免獄情何由得明今此案以守備赴叅將署中稟事忽爾自戕必非無因而致自當切實根究況所驗該備屍傷共有五處更屬可疑人情無不知護痛者既已自刺要害負創已深豈復能連戳多傷並不縮手其理尤人所易曉是該備自殺情事尚在曖昧未明該督既將王希曾提至省城何難督率司道親行研訊使案情底裏畢露乃必欲委員代審其意何居督撫為朕簡任大臣其才識自勝於僚屬而心亦公平無所顧忌斷獄或易得實情何憚而不躬親鞫問豈其自顧謂不若有司之明習吏事乎抑徇於外任養高積習全不問事理輕重惟恐親身識牘之損失威重乎朕日理萬幾事無鉅細莫不詳為披省日召諸臣講論施行儻如該督撫等之見將一切付諸

部院數覆竟可不身親綜攬耶嗣後督撫於應行提審緊要案件務須率同司道等親行研審毋得仍沿委員陋習自取咎戾著為例又諭曰阿爾泰題叅茂州知州張齡度於張元瓏縊死驗報不實一本已降旨革職發審此案張元瓏自縊由楊焯等拴繫所致張齡度檢驗既未得實且於長隨衙役等滋事之處概未查出致被屍弟控告經知府劉建吉知州黃叔顯覆審始將拘鎖移屍各情節逐一訊出據實詳報殊為可嘉各省委員查審事件其因挾嫌報復過事苛求者尚少而與原審官素相交好曲為袒徇顛倒是非者頗不乏人即平日漠無關涉而徇於官官相護之見意持兩端希冀調停了事者更比比而是最為吏治民生之害劉建吉等獨能力破惡習俾案內實情盡行發露自當予以獎敘用示風勵向來刑部司員於外省題結審案有能駁正得當者即交部議敘至各省派

委覆審之員。如果秉公持正。不徇情面。廉得案情者。尚未定有敘錄之條。亦當酌倣其意。使人知所勸其作何量予議敘之處。著該部詳悉定例具奏。所有劉建吉黃叔顯。即照新例行。尋奏。刑部司員覈案駁正。准紀錄一次。外省覆審官。能將原審出入之案。鞫實更正。即照此議敘從之。又諭。據彭寶奏。原任台拱營叅將靈泰。於陞任定廣協副將時。不將任內經手錢糧交代清楚。竟行前赴新任。經署叅將富紳查明。各項虧空銀兩。至有三千餘兩之多。並有與守備何飛龍千總汪大川等。上下通同。虧那欺隱情弊。請將靈泰等。一併革審等語。靈泰。何飛龍。汪大川。俱著革職。交與該撫。官兆麟嚴審究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彭寶奏。哈國興於四月十八日。自永昌啟程進京。長清未到任之前。所有提督印務。現委總兵于文煥暫行署理。一摺。所辦甚屬非是。總兵暫理提督。雖係成例相沿。然在

尋常無事之日。則可。今滇省營伍積玩之後。正當大加整頓。又大兵甫撤。一切留駐兵丁。邊方事宜。均關緊要。彭寶現駐永昌。長清未到以前。為時無幾。自應即行兼署。諸事加意妥辦。何至因循外任。陋習轉委無能之。于文煥。竟爾置身事外。豈該督以總督體統尊嚴。不肯署攝提篆。以為損威失重耶。彭寶前到滇省時。頗知實心奮勉。近來所辦。漸覺前後不能一轍。實出朕意想之外。不可不及早改悔。以冀承受朕恩也。彭寶著傳旨申飭。又諭。據彭寶奏。拿獲逃兵二名。審明正法。一摺。滇省綠營兵丁。恒怯已成積習。不得不大加懲創。力挽頹風。屢經降旨甚明。此等逃兵。雖一時詭匿無蹤。而其疲懦性成。大率留戀妻孥。輾轉遷延。潛回本籍。即或計圖遠竄。亦必私行回家探視。量其往來轉徙。總不出雲南一省。該督撫等。斷不得視同通緝之案。日久稍為疎懈。著傳諭彭寶等。將節年所有未獲

逃兵嚴飭各屬務須密偵速捕迅即弋獲毋任一人漏網遇有就獲者立即正法不可稍事姑息滇省營伍廢弛已久正當力為整飭之時尤宜申明紀律俾知畏懼彰寶等若再不行加意振刷徒以具文塞責則滇省綠營疲玩積習勢將何所底止試問督撫身任封疆重寄儻於邊備任意廢弛貽誤甚大覆轍具在伊等恐不能當此重戾且亦復有何顏見朕耶將此嚴切傳諭知之○壬午諭曰八

阿哥未行奏聞輒自進城觀保湯先甲係阿哥師傅並未勸阻殊屬不合觀保湯先甲俱著革職○又諭曰福隆安現在圓明園所有步軍統領印篆仍交英廉救火夜巡等事俱令英廉管理○諭軍機大臣等據熊學鵬奏把總王標領解官兵俸餉銀錢私自繞路附搭米船出洋遭風沉溺該把總王標及目兵趙學俊等共一十四名俱皆淹斃等語把總王標領解餉銀應由陸路行走乃私附米船

海運以致遭風沉溺使其人尚在並當治以違例之罪其死實由自取原可無庸加恩至跟隨淹斃之兵目係從把總同行非伊等所能自主著該撫查照內洋因公失風之例量予賞卹其裝載兵米船隻如係例應海運所有溺斃之兵丁水手亦著一體查辦再此項銀兩錢文全行沉失或該把總別有從中侵隱捏報逃匿情弊則應徹底嚴查從重究治著該撫一併查明具摺覆奏尋奏健跳汛兵

米向由水路載運王標實係溺斃並無捏逃侵隱別情兵丁水手應照陣亡例減半卹賞報聞○癸未諭曰阿哥等在書房讀書所以檢束身心自當出入有常跬步必謹如每月派祭

奉先殿等事原可循例徑行其餘或有他故外出必須以實奏聞庶舉動不得自由且有合於出告之禮今八阿哥以已事入城並未奏知又不聞白師傅殊屬非理且皇子每出例

派散秩大臣侍衛等護行。非惟體制宜然。亦所以致其防閑。使不得行止任情。趨於所便也。乃八阿哥僅帶親隨。及園門護軍數人。策騎同往。有何急務。而恩遽若此。縱不自重。其如大體何。率此以往。或相習效尤。無所顧忌。必將肆意游行。無所不至。且恐外間愚妄之徒。得以藉端詭遇。馴至結納依附諸弊。皆從此隱伏。其所關繫尤鉅。不可不為先事之防。况阿哥等漸皆長成。尤宜慎於所習。即在書

房。原非專事儒生佔畢。惟當循循規矩。使心志不至外馳。且兄弟輩朝夕相聚。砥礪交資。盡化其吟域忒忌之見。亦甚有益。其阿哥等之未習職事者。固當以就學為先務。即如四阿哥派管武英殿等處。六阿哥派管內務府。綿恩阿哥派管前鋒統領。遇有應行事宜。及有與同事大臣商酌者。自不妨各就官所辦公。其無事之時。仍當日理常課。即文書畫諾。亦可攜至齋中。正復並行不悖。其他更不容

稍有曠廢矣。至於八阿哥進城之事。朕初亦竟不知。因近日派諸皇子詣

黑龍潭分班祈雨。八阿哥與十一阿哥同班。適伊二人下班之期。朕遣人喚至。傳旨詢及雨壇事。惟十一阿哥對答。始知八阿哥之私自入城。朕並非有意覘察。而其蹟自然發露。得以因事提撕。小懲大誡。未必非諸皇子之福。在八阿哥惟當益深感懼。即眾阿哥亦當共知奮勉。方不負朕教育成全恩意。若八阿哥謂十一阿哥訐發其私。隱懷嗔恨。此乃不明理之見。諒亦不出此。試思十一阿哥當朕問及時。設稍為其兄掩飾彌縫。豈非欺父。若喚來面詢。何能復隱。且朕非特慈愛諸皇子。為之杜漸防微。實敬念我

祖宗貽澤之長。惟期世世子孫。永守無斁。因不惜諄諄教迪。諸皇子宜善體朕心。恪遵朕訓。志日篤而業日修復。彼此相親相愛。式好無尤。方能永承福慶。至師傅為諸皇子授讀。豈

僅以尋章摘句為能竟不知隨事相勸俾明
大義而總師傅則尤當盡心誨導凡事納之
於善勿使稍有過愆方為無忝厥職今於八
阿哥擅自出入一節漫無覺察所司何事且
朕昨歲即聞書房中諸務懈弛乃總師傅從
無人奏及一語此非漠不關心即係務為姑
息以致阿哥等不得畏憚釀成此事所謂愛
之適以害之又豈朕委任老成本意乎若諳
達等之不曉事理自取咎戾更不足責備矣
今已將八阿哥及師傅諳達分別示儆並為
明切誠諭令錄一通實貼尚書房使皇子等
朝夕觀省知所勸戒又諭今日各部旗衙
門奏事甚少又無引見人員必係因正在祈
雨之時見朕望澤維殷遂不欲以奏函煩瀆
殊未能深體朕意朕勵精勤政日以為常茲
當盼望甘霖惟有益凜敬勤期無叢脞豈肯
轉因此稍圖省事便安著傳諭各衙門於應
行奏辦事件即行陳奏毋稍壅滯又諭曰

永貴自署理伊犁將軍以來並未實心任事
所辦哈薩克馬匹一案伊明知巴爾品被人
朦蔽乃隱忍不奏經朕降旨詢問始行奏聞
又涼州莊浪兵丁應賠倒馬銀兩將並無干
涉之熱河官兵俸餉一并扣存亦未據聲明
具奏是以令伊來京自應即予革職但永貴
平日尚屬謹慎不至竟當廢棄永貴著加恩
補授都察院左都御史革職留任効力行走
不准戴用翎頂○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彰
寶奏都司蘇爾相齎送檄諭至老官屯該處
緬目諾爾塔堅留該都司在彼住歇五六日
等候阿瓦回信等語並將諾爾塔緬字原稟
譯出漢字呈覽所辦殊未妥協伊等既派該
都司前往老官屯齎交檄文即應將如何告
諭諾爾塔之語豫為指示使蘇爾相不致措
詞失體任彼款留方為得要乃伊等計不及
此僅將檄文交給遞送遂為了事已屬非是
至諾爾塔所遞緬字來稟自應一併進呈乃

僅將譯出漢字進呈。稱其詞語恭順殊不可信。必係阿桂彰寶因其蒲葉原書別有肆謾之語。故隱匿不敢上呈。可見伊等意存粉飾。惟圖遷就完局。率此以往。則一切邊防事宜。皆任意裝點。又將何所不至。阿桂等尚得謂具有天良乎。至阿桂原因邊務未竣。留其同彰寶商辦。何以竟不前往永昌。就近面籌。乃安坐省城。惟恃文移往來。商覆其意。何居阿桂彰寶俱著明白回奏。仍將緬字原稟呈覽。

○甲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軍機大臣等奏。守備承德係從前已出天主教之人。今復入教。請將承德革職。銷去旗籍。得旨。前因承德情願出天主教。將家中所供圖像等物盡行銷燬。朕加恩賞給。守備今伊仍未出教。顯係欺罔。應即正法。但承德蠢然一物。著免其死罪。交軍機大臣重責六十板。發往伊犁賞給厄魯特為奴。以

直隸滄州城守尉多敏為荊州副都統。丙戌。湖北巡撫梁國治疏報。乾隆三十三年分武昌衛首墾下則地七十三畝有奇。丁亥。諭。此次天津接駕人員。據該部查開履歷案情。朕詳加檢閱。其文職內因事休致革職之高靈。李峯。孟承對。崔方韓。何辰。李逢年。趙侃。杜憲。鮑祖幹。任增。胡師亮等十一員。武職內因事革職之高宗瑾一員。著吏兵二部調取引見。再降諭旨。諭軍機大臣等。據崔應階等奏查審臺灣捏造匿名揭帖一案。已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速議具奏矣。此案尚係鄂寧在任時叅奏。距今已閱年餘。有何難辦情節。而遷延若此之久。另摺所奏審擬。曾曰。琇陶浚。方輔。悟等。虧那倉庫各案。亦係上年夏間叅奏之事。即或須提犯質訊。不過臺灣往返程期數月可辦。何至事隔經年。始行審結。殊不可解。崔應階平日尚能實心任事。不應怠緩至此。著傳旨申飭。又諭。據阿爾泰具

奏竹巴籠地方賊番搶劫巴塘副土司烏拉一案。此事先經常在等於四月初六日奏到。經軍機大臣議覆。令交阿爾泰等查拏辦理。乃距一月有餘。始據該督等具奏。殊不可解。賊番於欽差住宿地方。敢於肆行竊劫。甚屬可惡。該督聞報。自應一面具奏。一面選派弁兵。擒拏賊番。查追贓物。從重辦理。以示懲儆。乃僅飭交巴塘正副土司派兵查追。而所奏又在常在之後。董天弼本係無能為之人。且不曉事理。不足深責。阿爾泰素為歷練任事。實心。何竟不以為事。遲緩若此。阿爾泰董天弼俱著傳旨申飭。所有竊劫賊番。著該督等即速派員前往。實力嚴拏究治。不得僅委土司塞責。並將現在曾否獲犯緣由。迅速具奏。尋阿爾泰等奏。夾壩賊番未獲。現派幹練弁兵督土司喇嘛訪捕。并查夥黨贓物。獲日定罪報聞。山西巡撫鄂寶疏報。乾隆三十五年分綏遠城右衛認墾牧廠地三百二十二

頃七十三畝。戊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佛德回奏。王濤與揆義黃肇隆因借銀不遂。挾有嫌隙。情節既有見聞。未行具奏。請旨嚴加治罪。一摺。佛德身任臬司。原有奏事之責。不但王濤與揆義等索借挾嫌情節。明知其事。並不奏聞。即從前揆義與黃肇隆交結。逢迎款蹟。疊疊事關本省官方。不飭司臬者。豈得視同膜外。竟爾諱匿不奏。是其取悅同官。袒庇劣員。取咎益難。自解佛德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查奏。軍營箭枝火藥。用存數目。請將所餘火藥鉛丸撥給各營。以備兵丁操演之用。等語。所辦非是。現在大兵雖徹沿邊一帶。尚留點兵駐守。原以緬匪狡惡。難信。不得不為意外之防。此項火藥鉛丸。留貯永昌等處。自屬有備無患。若付綠營操演。未得實濟。徒爾耗費軍儲。豈不可惜。即謂火藥難以久貯。原

可隨時酌量。出陳易新。至鉛丸則更無虞。經久。阿桂等何全然不知遠慮。槩以草率完事耶。緬子去冬遣人投順。其情偽固不可知。然甫經新街大創之後。尚可謂其窘迫求貸。及見我老官屯之兵。退回過速。彼已窺見端倪。而渾覺復歸。益得悉我軍中虛實。彼尚有何忌憚。今既遷延半載。貢表不至。而於所許送還之楊重英等。久羈不遣。且諾爾塔竟敢向我索還三土司。近又將齋檄前往之蘇爾相。款留彼境。不令過歸。是緬匪毫無畏懼中國之意。其端已見。其情甚為可惡。阿桂等何竟懵然罔覺。於知彼知己之道。悉置不講。昏昏如在夢中耶。且伊等果何所見。深信緬匪之必不敢復滋事。而於邊防豫籌機要。並不注意耶。看來伊等如此行為。已徂於苟安遷就成見。平日專務因循。臨事即不免意存文飾。所繫甚大。今於火藥一節。漫無籌畫如此。其餘防邊武備有名無實。可知設緬匪復肆不

逞侵我土司邊境。其將何以酌調勦擊。示之懲創。伊等或仍務為粉飾。亦止能掩蓋一時。安能保其久不敗露。萬一緬匪日益輕玩。漸擾及騰越永昌諸內地。彼時其尚能匿不上聞乎。楊應琚等覆轍具在。當知猛省。儻因此竟致貽誤。即將伊等立寘重典。尚不足以蔽辜。且於事亦復何補。伊等縱不自愛惜。其如國是何。伊二人身膺重寄。不可稍存悠忽之見。阿桂或以為留滇專為緬匪檄文。冀其回書一到。苟倖無事。急圖回京。塞責果爾。是其天良已泯。亦姑聽之。若彭寶現任總督。一切邊情軍務。皆其專責。縱使畏良諉過。又將何所趨避乎。阿桂、彭寶俱著傳旨申飭。仍將近日緬匪消息。若何及邊境作何實力整備之處。據實速奏。奉恩將軍瑤璋。故無子。以其弟承宗襲職。己丑遣官祭關帝廟。諭朕愛育黎元。廣敷閭澤。降旨將各省應徵錢糧。再行普免一週。湖南省在本

年輪免之列。該省隸有苗民。其歸化已久。一體輸納地丁銀兩者。已在蠲免之內。尚有乾州。鳳凰。永綏。三廳苗民雜糧二百八十三石。三斗零。城步。綏寧。二縣苗米五百七十八石五斗零。每年俱徵收本色。此等苗民向不完納地丁。其應徵米糧。即與丁銀無異。亦應照上屆普蠲之例。一體蠲免。俾得同需惠澤。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薩載奏蘇州同里鎮地方。獲有殘廢小丐。訊稱係嘉興人被拐求乞。當經緝獲。拐犯張起貴。張順留二名。於船內搜出男孩幼女。並訊供此外尚有許子發等船隻。俱係浙江嘉興湖州人。及張起貴等之師陳太孫。世榮。並同夥張大成。俱住湖州新市。又孫世榮之師五和尚。住安吉州東陽寺。現在選捕分路嚴拏。並咨浙撫一體詳究等語。所辦甚好。此等兇徒。敢於光天化日之下。肆行拐騙。殘殺無辜。擾害地方。不法已極。自應上緊捕獲。窮究黨羽。盡法懲

治。以安善良。浙省嘉湖二郡。跨連太湖地面。尤易藏奸。今訊出首夥要犯住址。又多在湖州境內。是該處更為奸徒窩窟。著傳諭熊學鵬。即速遴委妥員。選差幹捕。將蘇州訊出各犯。在該地方密緝嚴拏。務期盡獲。嚴密防範。解蘇審究。並於所屬嘉湖地界。偵訪奸夥。迅速躡捕。以淨根株。不得因鄰省發覺之事。稍分畛域。所有薩載原摺。鈔寄閱看。著該撫實力查辦。並將要犯曾否全獲。及能否窮究夥犯之處。即行據實覆奏。至蘇州已獲各犯。並著薩載即行嚴審。從重問擬。具奏。並將未獲逸犯。分投按址逐一嚴拏。毋使一人漏網。仍嚴切詰訊。同夥匪船。徹底根究。勿使餘孽稍有竄逸。滋蔓其如何設法窮究。及有無續行查獲要犯。亦著一併奏聞。陝西巡撫文綬。奏鄜州宜川中部三州縣。遞年額徵米豆除支兵糧外。積存六千餘石。地居萬山。不能協濟。他處請留為存倉定額。此外於糧價昂時

糶銀貯司庫充餉得旨允行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桐柏縣民梁應武妻樊氏庚寅諭昨考試保送御史之翰林七員內史大勲一員著扣除其熊為霖陳桂森福保劉經傳蔣良騏王懿修俱著該部帶領引見諭軍機大臣等崔應階請將逆犯李阿閔案內夥犯楊小改發烏嚕木齊一摺及鈔存妄誕碑記與傳賣惑衆之池拱生李浩二犯定擬斬候一摺俱批交該部覈議矣此等審案事關外遣斬候例應請旨交部覈議何以該督此二摺內竟無聲明請勅部之語該督久任封疆向日辦事最為精細不應疎畧若此豈該督精神漸不如前不能留心檢點耶著傳諭詢問令其將近來精神若何詳晰具奏尋奏摺奏疎忽罪無可逭雖精力不至頹憊然年踰七十究恐辦理竭蹶或調補簡缺改授京職庶可始終報効得旨何必如此若不出實心之言則大不可若果出實心之語獨不念

朕得人之艱乎且汝何過而降用耶大不是了○辛卯定改補近省人員停引見例諭本日吏部奏請引見十年俸滿之武清縣知縣甄克允係因親老改補近省之員據咨列入引見殊屬非是已令該部將該員扣除矣此等改補近省人員定例在任停其陞轉因該員日後尚應坐補原掣遠缺所以杜其擇缺規避也若因十年俸滿遽行准其引見設令得隨久任人員量加陞用是該員竟得藉此超擢轉滋僥倖之階於例意實屬未協嗣後凡有改補近省人員不得援引十年俸滿之例帶領引見著為令又諭刑部議覆崔應階查審原叅虧缺銀穀之臺灣縣署知縣曾曰琇擬以發遣軍臺効力諸羅縣知縣陶浚擬以發往伊犁贖罪二摺細閱案情該員等從前動支倉庫實因黃教事起倉猝軍務重要惟恐遲誤獲戾悉照武職所開之數隨時支應及雇覓夫車番壯給與錢米現經審明

俱係實用實銷並無侵冒情弊是該員等均無可加罪。地方官承辦軍需。如果藉端染指。於法自不容稍貸。即置之重辟。亦所應得。若曾曰琇陶浚二員。當官兵勦捕賊匪。給發口糧鹽菜。及雇夫擡運軍裝等項。在所必需。實有刻不容緩之勢。設使該員等拘泥成例。輟轉稽查詳報。致誤機宜。雖支發不致浮多。其咎轉無可逭。今以軍行緊急。暫那倉庫正項給發。是該員等尚知臨事急公。又經審明實非侵冒。若因其前此之濫應一發生臺。一發伊犁。於情法未為平允。且使凡為州縣等聞知。必皆畏首畏尾。設遇地方猝有緊要軍務。既不能為無米之炊。勢必生視違誤。於事轉多窒礙。該督第因從前叅奏原案太重。遂不肯全行開釋。問擬未免過當。曾曰琇虧項業已全完。著該部行文調取來京引見。再降諭旨。陶浚雖尚有未完之項。但究與侵蝕不同。著從寬免其發往伊犁効力。又崔應階另摺

所奏。原叅鳳山縣知縣方輔悟。虧缺銀穀。亦已照數全完。請免其治罪。不准開復等語。方輔悟承辦軍需情形。與曾曰琇等事同一例。亦著該部調取引見。朕辦理庶務。一秉至公。輕重悉視其人之自取。權衡務協其平。有罪者斷不容其稍涉倖免。其情果有可原者。亦不肯令其絲毫屈抑。將此諭令中外知之。兩江總督高晉。署江蘇巡撫薩載。會奏收買小錢逾限未盡。請再勒限兩月。滿日查出治罪。地方官叅處得旨。允行。廣西巡撫淑寶疏報。乾隆三十四年分。天保縣開墾田墾二十四墾一百十伍有奇。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八

實錄卷之八百五十八

三

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九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總管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浩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五月壬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吳達善等奏桐梓縣刁民聚
衆一案該縣胡守業因有協濟派幫之事知
必弔查收支帳目輒將原帳私行更換並將
從前各任收用帳簿代為改造其中恐有囑
託彌縫情弊請將署縣胡守業前署縣繆良
棟前署縣事經歷金德琳一併革審又金德
琳發銀底簿內載有典史任垞支用赴站盤
費銀三十兩亦應請將該典史革職等語胡

守業繆良棟金德琳俱著革職交與該撫將
歷任各員有無串通侵肥情事嚴訊確情具
奏其典史任琛並著革職 諭軍機大臣等
前因吳達善等黔省審辦各案俱已陸續完
結曾降旨令吳達善即回湖廣總督之任錢
維城富察善即行回京今據該督等具奏審
擬桐梓縣刁民聚眾一摺業經批交三法司
覈擬速奏矣摺內稱李方榮一犯聚眾時列
名登簿藏石巖孔洞黃連樹下石穴中現已
委員前往搜查俟飭起到日按名覈辦等語
吳達善等在黔為日已久此案既經審明惟
藏匿名簿一節尚須查究著傳諭伊等速行
提驗徹底清查辦理完竣後仍遵前旨即行
起程其另摺所奏桐梓縣知縣私改協濟兵
差底帳一案所有革職各員即交與官兆麟
查審吳達善等毋庸在彼會辦 癸巳諭軍
機大臣等黃仕簡奏接奉訓飭閩省水師官
兵諭旨並現在官兵已經陸續回閩一摺此

等選懦不堪之水師皆由前任提督吳必達
等不能訓練約束所致原與黃仕簡無涉今
伊已調水師提督則現在實力整頓乃其專
責黃仕簡務須督率弁兵勤加教練痛除恒
怯積習俾有當於實濟勿徒以嫻駕駛工雜
技為能儻仍然因循廢弛不能日漸改觀將
來惟黃仕簡是問至此項自滇撤回兵丁臨
陣畏葸退縮繩以軍律俱應立真重典僅令
停其拔補已屬格外從寬伊等若尚不知感
愧詞色間稍有怨尤則是下愚不移自當留
心體察隨時懲儆儻竟有辭糧鼓譟等事更
為自速重戾即一面正法一面奏聞毋得稍
存姑息該提督仍遵前旨不動聲色實心妥
辦無得稍事張皇將此密諭知之 刑部奏
清河道誇喀失察家人田八潛赴薊州典地
居住應請交吏部議處得旨依議田八潛行
出境典地滋事之處伊主誇喀咎止失察處
分本輕不應規避乃春間於行在召見誇喀

時據伊面奏從前早將田八逐出今閱案情則伊於二十二年將田八自署令回京師且未報明部旗立案是自薊州逐回伊京城之家安得謂之逐出非家人乎喀喀欲避失察處分竟爾飾詞虛誑其咎轉重誇喀著交部嚴加議處至該督楊廷璋不將案內實情詳悉研究遽信誇喀之言率行面奏亦未免意存迴護殊屬不合楊廷璋並著交部議處改鑄甘肅蘭州府河橋水利兼管稅務督捕關防從總督明山請也 甲午諭著派莊親王永瑞詣

風神廟於明晨敬謹致祭一應事宜交內務府速行照例豫備 又諭昨召見喀寧阿詢及桐梓縣知縣胡守業辦理軍需一事據稱伊往桐梓查辦此案即將收支帳冊弔齊攜至省城而吳達善等叅奏知縣捏改帳冊之事適至若喀寧阿果攜冊而歸則該縣安得復有捏改之事因令軍機大臣詢問乃稱伊

赴縣緝犯時諭令該府縣將歷年收支簿冊檢齊送省一併查辦等語是伊昨日所奏殊為不實且喀寧阿既往該處查辦此案即應將收支各冊立時提取封固親攜稽覈其中情弊自可徹底清釐乃轉令該府縣檢齊送省是明予該縣以捏飾改造之隙尤屬全不曉事喀寧阿著交部嚴加議處 署雲貴總督彭寶奏滇省沿邊應補兵已於內地各營挑補各營空缺二千餘名雖未募足尚易辦理前滇省撥出兵不盡強壯仍當甄別得旨另有旨諭據彭寶奏從前黔省撥赴滇省兵丁亦有老弱無能者現在詳加考驗甄別汰除等語其事殊為駭聽前以滇省綠營恒怯不堪難復期其振作而黔省兵丁向來較為得力因諭令於貴州募選兵丁前赴雲南期收實用其留滇之兵即令挑補額缺可資訓練乃其中仍有老弱無用之人濫行充數又與滇兵何異彼時募派之初督撫提鎮所

司何事在良卿雖已經正法而李國柱係專管提督似此率意分派有名無實其責實無可諉即各鎮皆專司大員並不實心協同妥辦均難辭咎著交與彰寶宮兆麟查明從前承辦選募此項兵丁各員即行具奏嚴叅至彰寶身為總督滇黔兩省弁兵皆其所轄既見有此等老弱充數之兵即應一面奏聞一面將原辦大員據實附叅乃僅視同尋常查辦營伍以甄別汰除為詞並無一言劾奏亦屬因循姑息彰寶著交部議處乙未諭京師自入夏以來雖節次得雨尚未深透現在將屆夏至大田正當播種待澤甚殷業經降旨設壇祈禱因思清理庶獄亦祈求雨澤之一端著刑部堂官查明軍流以下等罪情節分別減等發落其因事牽涉拘繫質訊者亦著速予省釋至尋常案件並著即為完結毋得稽延滋累該部即遵諭行丙申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丁酉諭據同福柱奏五月初三日至吉林署將軍印篆初四日民間失火延燒官兵民房共計四千九百四十一間損傷男婦三名口請將火班官員及該處協領叅領水手營官同知等職名造冊送部分別嚴加議處並自請一併交部察議等語同福柱至吉林一日即查辦亦有所不及著免其察議其火班官員及該處協領等官俱著交部嚴加議處前此吉林失火曾有恩賞著交富椿等查明燒燬房間確數奏聞再行加恩諭軍機大臣等宮兆麟奏黔省現在情形一摺內稱新任之知府十員俟該員等到任後留心體察並將現在歷黔年久之三府開列賢否另摺奏聞等語似該撫此次具摺已將現在三府賢否另單列奏及檢閱同日奏到各件並未見有另摺若欲俟新放各員到任後始同年久之三府一併陳奏則摺內又不應如此聲敘看來竟是該撫摺內行文未能明

晰著傳諭宮兆麟嗣後奏摺事件務須留心斟酌使字句明順事理了然毋使辭不達意○又諭據宮兆麟奏藩司觀音保接收前署司魏涵暉交代冊內有動支幫貼大道州縣京兵站費銀九千九百兩除扣收各官養廉外尚有六千七百兩零未曾歸款又冊內有借給安平清鎮二縣修理公館銀七百八十兩零於該縣養廉內分作五年攤扣並未咨部均請於原詳原議之藩司府縣各官名下追賠等語已於摺內批示如所議行矣兵丁赴滇一切均有動支官項又恐正款不敷經朕特旨屢次加賞銀兩交沿途各督撫悉心妥辦務期支用寬裕不致稍有拮据地方官何得尚有更需賠墊之事甚至多有藉口竟於庫項內動款幫貼開銷况兵丁過站時不過按例雇用夫馬支給鹽菜銀兩自有一定成規此外並無額外豫備情事其大道公館亦祇就各縣公所飯店掃除供用且屬興兵

以來早已辦有之地又何至屢請修理添建種種徒滋繁費著傳諭宮兆麟令其詳細確查京兵過黔境時各州縣因何需用站費動支公項幫貼並因何添修公館用費浩繁是否各員藉端開銷之處即行據實覆奏再此案貴州既已如此則沿途各省恐亦不免有相類者並著傳諭直隸河南湖廣及雲南各督撫一併詳查將有無似此幫貼之處據實摺奏毋得稍有隱飾○貴州巡撫宮兆麟奏黔省民風愚悍遇狡黠者唆撥易致滋事惟有犯必懲庶人知畏法得旨言中緊要勉以實力為之以侍講王大鶴為雲南鄉試正考官禮部主事沈世煒為副考官編修姚頤為貴州鄉試正考官戶部主事孫舍中為副考官○戊戌上御勤政殿聽政諭前因山東今年雨澤霑足二麥可望豐收曾降旨富明安今酌量情形採買新麥二三十萬石解京備用今據奏

東省沿河市集因麥收在邇舊麥價值亦平現已採買四五萬石即飭員運京餘俟新麥登場更可陸續買運等語京城今年麥收歉薄時值較昂得此東省麥石源源接濟於市糶甚為有益著該部即查照向例交五城平糶以裨民食又諭前因吉林將軍傅良具奏佐領額爾圖等拏獲刼擄人犯受賄私放一案並不分別首從遽將額爾圖等擬以立決絞候二十餘人經刑部議奏朕覈其情節

辦理原屬過當是以降旨令其解送來京交該部另行審訊並即罷傅良將軍之任令來京候旨今據刑部定擬具奏則竟將各犯概擬發遣枷杖完結是非矯枉過正直有意市惠沽名全不顧情罪之輕重辦理甚屬錯謬且如案內佐領額爾圖身為職官敢於得受人賂三兩六錢故縱私擄案犯自應按律問擬以昭炯戒乃該部只議以枷號完日發往伊犁當差夫官兵發往伊犁不過三五年無

過即可歸本處此與無罪何異經朕面加詰訊而袁曰修輒以計贓論罪未及八十兩為對試問該犯得受人賂三兩六錢計其所值應得若干此亦盡人可知者而猶以為未及滿貫欲以此售其嘗試伎倆將視朕為何如主耶朕臨御三十五年事無鉅細無不準情酌理而於辦理庶獄輕重銖兩務協其平從無絲毫成見即如本日軍機大臣等會議軍營馬匹分別賠銷一摺朕以緬地水土惡劣

雨多路溽馬驟易致受傷非官兵等不善飼牧及別有情弊之所致是以格外加恩概免賠補雖數至累萬無可靳惜若此案之意存寬縱該堂官自以養奸為積德而於憲典輕重所關竟概置之不問朕若不明斥其非將亦聽其廢法可乎朕綜理庶政一秉至公一切惟視事理為權衡並不稍設成心此實可對天下臣民者即以今日所辦二事言之朕何嘗有從寬從嚴之見存於意中乎著將此

通諭中外使揣摩者知所愧而嘗試者益知所懼所有刑部堂官著該部嚴察議奏又諭辦理緬匪一事原出於不得已屢降諭旨甚明及去冬官兵攻圍老官屯因所經之地水土惡劣軍中多有病者勢不可以久留即使攻破其砦亦難長驅深入因念我八旗勁旅不用之於戰陣而以嘗試毒癘之鄉於事體實為不值且既已收服猛拱猛養而新街一戰又已大挫其鋒足示懲創是以降旨徹兵彼時並不知緬匪有乞降之事亦不知經畧大學士傅恒之在營染病也乃朕旨未到軍營而緬匪適自阿瓦遣人至老官屯同該頭目諾爾塔詣軍門懇請罷兵其意實因甫經挫衄怵我兵威於理自應聽許但傅恒身抱沈疴勢幾難於自主而阿桂身任副將軍凡軍營要務經畧而下即應身肩其責自當先送傅恒入關調理而阿桂留駐彼處整飭部伍或五日或十日漸次徐徐退兵庶緬匪

不能窺見淺深妄生輕視耳乃阿桂一得緬匪投誠之信如獲更生即將諸路攻圍之兵同時俱撤即日息忙而歸致緬匪知我兵利於速退得以料我虛實遂生慢易之心及渾覺遣歸彼益得深悉營中底裏豈復有所忌憚在渾覺之不應遽遣朕固不能為傅恒諱即傅恒回見朕時亦自知病中辦理之失至急急退兵一節則其咎全在阿桂阿桂受朕厚恩委以軍旅重寄竟全不以國事為念惟圖自了可謂毫無良心實為可恨朕於大臣功罪一秉大公絲毫無所偏倚如傅恒之為國出力不避艱險雖嬰疾而勤瘁不懈豈能復加之責備况傅恒在彼病勢甚重幸得力疾歸程可就調攝完此用兵大局設留滯老官屯或有意外不虞其於國體所關甚大此皆上天嘉佑朕躬朕實深為欽感若阿桂之始終不肯出力節節貽誤豈能稍為寬貸乎至於

緬匪情願納款一節傳恒等奏到時朕因先有撤兵之旨亦遂就事完事原難必其果能遵受教約如期入貢及送還內地之人曾向軍機大臣屢次諭及而衆人多信緬為實以為必來並無稍有遠見者及數月後緬匪尚無消息朕因思匪首狡惡非常貢表之有無遲速固不足計而所許送還內地之人經久不遣必係賊人見我退兵急遽情形心無所畏方悔其前此求降之舉豈肯復即為送還或並向我索還彼處投歸之人俱未可定因即命軍機大臣代擬檄諭緬匪文彙催索應還之人乃朕旨未到而諾爾塔竟致書將軍等索取木邦蠻募猛拱三土司是我所發檄文轉落其後朕方惜籌畫稍遲而阿桂彰寶及在此之軍機大臣竟無一人能見及先幾者朕實惡之今日阿桂回奏之摺尚稱就現在情事而論若緬夷敢於侵擾邊境以為必無其事等語是誠何心試思緬匪若果懾我

聲勢豈有不即遵去冬教約送還內地之人且前說既已付之不理而諾爾塔何物輒敢向將軍等索取土司揆其心跡豈尚得謂之稍有畏懼乎彼既輕忽將軍總督之漫無措置即將來侵擾邊境勢所不免阿桂猶以為可保無事果何所見而云然朕並非願緬夷之不靖欲復事征勦為此幸災樂禍之語而審勢度理實不得不為此慮阿桂非糊塗不曉事之人豈竟全不見及揣其意不過恃有巧言令色之技工於掩飾即緬匪有侵擾之事必與彰寶匿不上聞然充其伎倆亦止勝敵一時萬一養癰貽患侵及內地豈能終於掩諱在伊等身獲重譴固其自取然至其時即將伊等立寘重典於國事復有何裨乎又今日召見劉秉恬博清額詢以軍營諸事據稱上年攻圍老官屯時緬子差頭目懇求解圍並請給與回字其時經畧傳恒病勢雖重總欲攻克賊砦盡力追勦不肯允其所請而

副將軍阿桂以氣候惡劣人多疾病勢難再進不如就緬子現在懇求允其徹兵給與回字經畧終不以為然阿桂又帶領各領隊大臣提督總兵等來稱現在光景實以就勢徹兵為是並各出具甘結經畧心中甚憤即欲將衆人叅奏因病中精神恍惚未經辦及其結現存博清額處等語其事尤可駭異阿桂與傅恒事同一體阿桂如因經畧有病勢難再留自應將軍中實在情形詳晰具奏候朕裁奪何至轉率領隊大臣等懇求傅恒徹兵出具甘結計圖遷就了事實不知其是何肺腸朕非不欲息事寧人亦豈肯如無識者流為苟安姑息之見因召大學士尚書同軍機大臣等將阿桂前後種種錯謬情節明白宣示爾等以為阿桂所行之事尚在情理之內乎著將此通諭中外並令阿桂明白回奏又諭軍機大臣會同戶部議覆阿桂等查奏滇省進勦官兵倒斃馬匹分別銷賠一摺固

係查照向例覈議但此項征勦緬匪馬匹與前此西北兩路情形迥不相同蓋西北軍營程途雖遠其地與馬性相宜且可就水草好處牧放不致疲乏其中間有倒斃逾額者或係兵丁等私留售賣捏報冒銷俱未可定是以准照部議覈數勒賠至緬地水土惡劣覓草甚難兼以雨多路濘馬驟易致受傷其倒斃過多俱屬實情並非官兵等不善飼牧飾詞冒混若責令按例分賠於情理殊覺可愍著格外加恩將此次征緬軍營所有倒斃各項馬驟一概免其賠補以昭平允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其有存心侵損官物及欺冒公項者必著落追究雖絲毫不為輕貸若此項傷損馬驟實因限於地勢豈肯以人力難施之事復令累及衆人雖為數過多亦所不靳一切惟視事理為權衡若此後或有他處用馬自應仍依定例將此諭衆知之○諭軍機大臣等今日阿桂回奏之摺甚屬荒唐已明

降諭旨宣示矣。阿桂之意竟欲治去彰寶。自為雲貴總督。此等伎倆。豈能在朕前巧為嘗試。在彰寶近日辦事實遠不如前。且滇督現辦邊情。任大責重。原亦不免竭蹶。至阿桂不過小有聰明。豈果必勝於彰寶。遽能勝任愉快。且朕何如主。又豈肯受其愚弄。輕為更置耶。又伊等附奏所付諾爾塔檄。案內有據情入奏。蒙大皇帝如天好生之恩。俯允所請。降旨班師之語。尤為憤憤。上年緬匪遣人至軍

營投降。甫允其請。即行徹兵。相距不過數日。緬匪豈不知京師去滇萬里。即欲轉奏而驛傳往來。動需經月。焉有不逾信宿。遂有允准班師之旨。其中失枝脫節。徒然示之以弱。適為緬匪所嗤笑。阿桂等豈竟未之思者。而甘於自欺欺人乎。其餘檄內措詞。又並無一嚴厲之語。惟事婉言遷就。又何必多此一舉。且蘇爾相現為諾爾塔所留。今又遣鮮玉前往。設彼處併留此人。尚成何事體乎。阿桂彰寶

種種錯謬。屢經嚴飭。總不知稍有悔悟。率是以往。尚安望其實心籌畫。有裨邊事。言之不勝憤懣。阿桂彰寶著再傳旨嚴切申飭。調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德福為錦州副都統。已亥。

孝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今日刑部改擬拏獲刎謾人犯受賄私縱一案。將額爾圖孟忒二犯擬絞。請即正法。所辦又屬過當。此案前因該將軍傅良定罪過嚴。漫無區別。是以降旨交刑部另辦。乃該堂官意存寬縱。概以發遣枷杖完結。經朕面加訓飭。令其按律改正。今又於定律絞候之外。加以立決。則所謂過猶不及。均非情理之平也。額爾圖身為佐領。與驍騎校孟忒皆係職官。既查獲偷謾人犯。即應解送究治。乃敢受賄故縱。實屬藐法營私。其罪在此。並不當與在官人役因事受財者僅從計贓科罪也。但額爾圖等雖實犯死罪。即計贓浮於滿

貫究與婪索數逾千萬者不同祇應入於秋審情實而汲汲於決不待時又豈得為情罪允協耶論辦理案情錯謬乃該堂官所同昨面諭時並非專於裘曰修加之詰責特以裘曰修平日為人原有辦事之才而覈其局量規模頗似舒赫德而小在朕前駕馭器使尚可節取所長若令其獨當重任即不免自恃聰明難於深信即如從前派伊同舒赫德往福建審事甫經到閩畧一查訊即奏聞摘取

巡撫定長印信裘曰修遽行署理其跡已難自掩然非獨裘曰修覬覦撫篆即舒赫德之意亦未嘗不隱圖總督一席而代之試思封疆大臣皆經朕慎擇委畀豈能聽人妄生冀倖况欽差查審督撫事件若督撫一經去官即令欽差坐補其缺又復成何體制朕何如主豈肯任其售此伎倆耶之二人之見薄於朕早已在此矣又昨阿桂覆奏摺內詞意之間竟欲治去彰寶自代其任經朕嚴切批飭

阿桂之為人亦舒赫德之流亞朕素所洞悉彰寶近日辦事雖漸不如前即將來或需更易亦必另簡堪以勝任大員豈有竟授阿桂之理用人大柄朕自操之豈臣下所可想望而得者朕接見廷臣情誼聯決未嘗不視同家人父子但察其人語言心術今日果屬奉公自當加以以雨露明日或涉私意亦必震之以雷霆一切皆其所自取而朕無所容心於於其間亦不能稍存遷就調停也即此番明

切訓諭尚欲冀伊等痛自湔滌無負朕諄切造就之恩不獨裘曰修等當知所愧悔即諸臣亦當共知儆惕將此通諭知之兵部議准護理河南巡撫布政使何燭奏稱襄城至禹州與至許州均九十里滇黔赴京即可由許州請裁禹州驛酌留馬二遞送公文撥馬三十歸許州餘馬裁向屬虞城縣之柘榴垌改歸商邱縣就近經管從之庚子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楊廷璋奏保定府城及附近一

帶地方雖間得陣雨尚未深透本日閱該督奏到各摺並未提及雨水情形看來此數日內似尚未得有透雨深為厯念著傳諭該督將近日曾否得雨大田是否不誤耕作及農民光景若何即速據實具摺覆奏又諭曰溫福請嚴定偷渡臺灣奸民治罪之例一摺所奏是已批交該部議奏矣據稱向例客頭船戶包攬偷渡俱按首從充軍擬徒並分別已成未成嗣於乾隆八年經藩臬兩司議覆興泉道稟由督撫批准通行將偷渡未成之客頭船戶減等杖徒枷責完結從此犯案者率以未成寬減而無識有司亦每藉此寬縱等語閩省客頭船戶引誘民人偷渡臺灣最為地方之害從前定例稍嚴原欲使伊等畏法而不敢犯乃自改未成減等之例奸徒益無所顧忌犯者愈多是原辦之督撫司道等徒知博寬大之譽而不顧事理之是非姑息養奸私改成例使其人尚有存者必當追

論其罪著傳諭溫福查明是年改辦例案之督撫司道俱係何人即行據實覆奏又諭據彭寶奏外委鍾朝相回關帶有諾爾塔回文狂吠可恨等語彭寶此時始知不出朕所料又復何益此事皆係阿桂所誤去冬在老官屯緬酋差人懇求解圍彼時大學士傅恒病勢甚重精神恍惚豈能復為計畫阿桂身為副將軍自應將傳恒先送進關調理彼仍整兵駐老官屯以觀動靜或五日或十日徐徐撤退庶賊人不知我淺深乃一聞賊匪納款之信如獲更生各路官兵同時俱徹賊眾窺見我兵利於速退回軍狼狽之狀致賊心生輕慢而遣回渾覺尤為失算渾覺與我兵同行日久軍中一切虛實皆所熟悉雖云邊外野夷知識淺陋其耳目所及豈能瞞彼安得云彼竟無知阿桂在彼何以全不計及率行遣歸渾覺既去有不將我軍營情事盡告賊酋自圖免禍之理賊眾聞知尚復何所畏

懼有不悔其前此投誠之說乎朕籌慮緬事之必不妥順實在我兵輕徹及遣回渾覺之時不待今日始知其反覆也至彰寶請即時進兵之說實屬大謬去年厚集兵力所用皆八旗勁旅奮勇直前雖有新街一捷而水土惡劣尚且不能成大功今瘴癘方盛所留不過雲貴兵萬餘勢不及上年百分之一輕率前進徒令士卒損傷於事毫無裨益即此可見彰寶之不知事體但窺其意亦不過以身

任總督姑為此語自存地步原非出於誠心大臣為國家籌辦邊情自當策及萬全何得以此必不可行之事巧為塞責乎此時自宜處以鎮靜嚴飭邊守以防賊匪之潛謀侵軼或俟冬間瘴退時選派精銳二三千人統以勇敢將領乘其不備襲擊而進掩殺賊衆以申我威稜雖於事無甚大益亦庶幾稍紓憤懣耳至摺內所稱將千總鮮玉追回所見亦是但蘇爾相為彼拘留尤難置之不問自應

再發檄諭嚴飭諾爾塔向其索還已命軍機大臣代擬檄藁寄到後可即令通習緬文之人譯出緬字同漢字一併繕寫如式發往即遣此番送信之外委鍾朝相齎去並令其面諭蘇爾相云爾身為都司帶有兵丁同行豈無藏有防身器械前日諾爾塔請爾進城逼爾接阿瓦來信爾即當同衆兵捨死併命殺傷彼衆即不然亦當挺身罵賊何竟束手無策聽其拘絆即此已為武職大員之玷使彼

時即為賊目所害爾子孫亦必蒙優卹乃竟甘心隱忍為此詰責時當令諾爾塔聞知并不妨告以爾即將我陷害我亦無所畏怯我子孫亦必蒙大皇帝加恩等語使傲外賊目知天朝兵弁仗節不屈庶足以折其心不得復如蘇爾相之默默無能也阿桂此時自己前赴永昌惟當與彰寶同心協力妥籌一切不得稍存畛域自速重戾總之此事貽誤實由阿桂將來如自知悔悟竭誠奮勉尚可稍

贖前愆若竟下愚不移自問當得何罪乎至哈國興於老官屯接見緬匪傳述言詞其中自不無粉飾去歲傳恒病中或亦為其所朦今伊將次到京經朕面詢自難逃朕洞鑒但此時因諾爾塔向蘇爾相索取土司輒謂粉飾顯然亦不足以服其心已於摺內批諭并將此詳悉傳諭阿桂彰寶知之至緬匪近日情形若何及此次檄諭後如何回覆務即速據實奏聞外寄軍機大臣代擬檄諭一道檄

諭老官屯頭目諾爾塔知悉上年官兵攻圍老官屯時爾阿瓦王子差人至爾塔中同爾詣軍門齎書懇求解圍情願奉表納款送還內地之人彼時本將軍等鑒爾王子情詞恭順遂與爾立定教約給爾回書撤兵停勒乃遲至數月杳無信息本將軍等以爾投誠之語曾經代爾奏聞

大皇帝爾等即敢於欺誑本將軍等如何敢於大皇帝前蹈欺罔之咎因檄示爾王子索取被

留之人此爾王子遣爾諾爾塔等向我軍營懇求之事何竟敢行反悔今爾王子並無回信爾諾爾塔何物輒敢向我索還土司併拘留我送書之蘇爾相且敢投書與本將軍肆行狂吠實為覆載所不容矣蘇爾相一微末武弁汝即留被害彼於

天朝毫無所損正恐爾負此重罪莫可逃誅且爾緬國生靈又將塗炭矣爾自思爾一蟲蟻不如之人輒敢違爾王子去年納款書詞向

本將軍等抗詞蔑禮爾尚可比於人類乎本將軍總督奉

命鎮守邊境視爾窮荒匪目何等么庸豈容爾妄自尊大出言無狀乎亦豈容爾以爾王子願受約束之語擅自反覆乎為此再檄諭爾諾爾塔即將我所遣都司蘇爾相如禮護送入關並即寄信爾王子將從前所留之人速即查明送還以全爾王子之禮信毋稍執迷不悟自貽後悔禍福惟爾自取慎之凜之特檄

○辛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朕授阿桂為副將軍。伊當感激深恩。竭誠辦事。經畧傳恒患病。阿桂尤宜於一切事宜。奮勉措置。乃阿桂自赴雲南以來。並未實心辦理。而撤兵時。傳恒病重。阿桂並不將所撤之兵。按其營隊約束整齊。緩緩行走。惟期市惠於衆。恩遽撤回。甚屬非是。實負朕恩。除令阿桂明白回奏。另降諭旨。

外所有阿桂之子三等侍衛阿迪斯藍翎侍衛阿彌達俱著革退。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近畿一帶雨澤稀少。低窪處所恐有蝗蝻萌動。不可不豫為防制。曾降旨楊廷璋等留心體察。今據達翎阿奏稱。中塘窪地方微有蝻子蠢動。現在上緊撲捕等語。上年直屬天津附近地方冬雪既少。今年入夏以來。雖節次得有雨澤。入土未能深透。日來時令炎蒸。天津沮洳之地。其勢尤易滋長。已傳諭達翎阿

令其實力撲捕。無任稍有蔓延。其餘直隸所屬窪下之區。不可不悉心防範。著傳諭楊廷璋即督飭所屬上緊查辦。遇有萌生之處。及時撲滅。務期根株淨盡。不得少留遺孽。亦不得徒為奉行故事。但令焚燒葦蕩。遽爾塞責。轉致生翅。遠颺貽害地方也。將此傳諭知之。○又諭前因薩載奏拏獲拐犯張起貴等於船上。搜出殘疾男女幼孩。其黨犯多係浙江嘉興湖州人等語。此等採生折割兇惡匪徒。自應窮究根株。毋任稍有漏網。當經傳諭熊學鵬等實力查辦。今據奏到在浙。按照案犯住址姓名。獲有吳天林等到案。審訊供詞。與江蘇吳江縣所報情形節節互異。派委道府押犯前往蘇州。會同江蘇按察使嚴審。如有應行會審之處。即親往會同查辦等語。此案如經兩省撫臣會同集犯審訊。自可得其實情。但薩載熊學鵬原奏既迴不相符。即將來會審得實。究恐不免分畛域之嫌。因思高晉

平日為人秉公持正。朕所稔知。况於此等重案。豈能意存偏向。該犯等。如果實係採生折割。固不肯縱惡殃民。轉為鄰省封疆。稍存迴護之見。如係該犯等初供實在。並無指實。又豈肯以蘇撫誼屬同官。竟為強加煅煉。致令無辜平民。身罹重辟之理。且經高晉審明。朕亦得信案情之更無枉縱。著將此案。即交與高晉會同該撫薩載。熊學鵬。虛衷推勘。詳確定擬具奏。熊學鵬摺並寄高晉閱看。○又諭。

昨歲征勦緬匪。選派八旗勁旅。厚集采入。乃其地水土惡劣。官兵在彼。多染疾病。難以久留。因傳諭徹兵。旨未到而緬酋適有差人詣軍營投誠之說。亦遂就事完事。原不必於緬匪之果奉表納貢也。但彼既稟受教約。其被留之人。自應即行送還。因其日久不至。恐賊匪見我去冬退兵急遽。明示之弱。而渾覺遣歸。斷不能不洩我軍中虛實。未必不心生反悔。曾諭阿桂彰寶檄諭緬酋。催其速行送還。

被留之人。乃老官屯頭目諾爾塔於未奉檄諭之前。輒敢致書將軍等。索取木邦蠻幕各土司。且將我齎檄之都司。拘留在彼。而所遞書詞。肆行狂吠。其反覆已屬顯然。窺其意。不過自恃險遠。且深知我軍行拮据。欲以此激我用兵。而彼得以逸待勞。坐乘便利。自不可墮其術中。且師出無名。亦不值復有征調。此時且宜處以鎮靜。惟嚴飭邊防。無稍疎懈。或於冬間瘴退時。就雲貴兵丁中。選派精銳。前往襲擊。掩殺稍可振我軍威。但彼處綠營將弁。率係懦怯。無能不足勝帶兵之任。現在選派侍衛等。前往滇省。以備巡邊及統兵之用。俱隨時陸續起程。著各該督撫。於伊等經過各省時。止須按尋常出差之例。不動聲色。由驛應付。不必照工年官兵經行大為豫備。至現在緬事未竣。滇省文報往來。尚關緊要。並著各督撫。轉飭各驛站。照前上緊遞送。毋稍遲誤。其原派稽查驛站各大員。並留心妥協。

查覈毋涉張皇將此密諭各督撫知之○又諭辦理緬匪一事實為阿桂所誤已另降旨嚴飭令其明白回奏矣昨據奏到諾爾塔緬字回書敢肆狂吠並將所遣之蘇爾相拘絆實為可恨看來賊匪詭詐百出既窺見我去歲徹兵時急遽光景又渾覺到彼告知軍營一切情形深知中國軍行之難而彼以逸待勞利於我往以乘我之敝現在諾爾塔之敢於如此無狀顯欲激我用兵豈宜墮其狡計

實錄卷八五九

十一

夫用兵貴於知彼知己去歲以我八旗勁旅厚集兵力尚且不能有成總由該處水土惡劣為地勢所限今所存不過滇省綠營怯懦無用之兵即黔兵稍為得力其視我滿洲索倫百不當一若冒昧輕進徒致損傷而於邊務毫無裨益似此顯而易見之事阿桂等豈有不知乃彰寶昨奏即請帶兵進剿而阿桂亦有來年大舉之說若以口頭語聊且塞責已非出於誠心所謂色厲內荏深足嗤鄙若

此等機宜尚不能了然於心又安望伊等之籌畫妥善乎看來諾爾塔竟是一狡黠多計之人且能為其王子實心籌畫而阿桂彰寶為國家大臣經理邊情其識見轉出邊徼匪目之下寧不自愧是彼雖屬邊僻么麼尚知上下同心自操定算而我大臣等惟圖自便苟安全不肯發謀出慮非惟智不若人即天良亦漸滅殆盡思之實為憤懣至諾爾塔敢於如此無禮明係輕視我大臣等之憤無知

實錄卷八五九

十一

識不能察其底裏彼未必不以此自鳴得意竟宜直為揭破使知鬼蜮隱情難掩我大臣等之料度可稍挫其奸謀諾爾塔此後若再遞狂悖書詞即不妨告以爾敢於抗詞肆誕不過自恃險遠激我疲勞兵力爾得坐乘便利此等伎倆不能欺我三尺童子本將軍總督豈能為爾朦蔽墮爾術中且堂堂天朝以威信撫馭外夷既已許爾王子投誠豈肯師出無名復事征勦惟嚴飭我邊備觀爾動靜

爾若敢作不靖。近我邊境。我兵礮矢之威。爾所深知。無難令鼠輩盡為齏粉。則是爾自取滅亡。爾自度之。如此方不致為賊匪所輕。亦料敵制勝之一端也。為今之計。自宜且處以鎮靜。視冬間瘴退時。選派精銳數千。乘其不備。往彼襲擊。勦戮其人。蹂躪其地。但綠營將領懦弱不堪。統率亦屬無益。自宜派我侍衛等往彼帶兵前進。現已另行詳晰傳諭。至阿桂。彰寶。同駐永昌。虎踞銅壁。各關隘防守偵

實錄卷一百一十五

五

邏。自應加意嚴密。其普洱邊外九龍江一帶。向來賊匪出沒之所。而召散又潛竄其地。不可不一體慎防。今雅郎阿所統滿兵。又已撤回。彰寶。今秋又不能復照前議。親往巡閱。整頓。此時雖有總兵喀木齊布在彼駐守。恐未能經理合宜。而兵力亦恐未甚充足。阿桂。彰寶。並宜悉心妥酌。先事豫防。毋致稍有疎懈。其如何籌備之處。仍速行詳晰妥議具奏。再昨日諾爾塔書詞內。有得的兵丁二百多。三

百有餘。要送下阿瓦等語。所言甚不明晰。細察其意。似非指從前被留之人。而我去年歲末出弁兵。止報有福建水師八十餘人。其數又不相合。或係滇省綠營兵丁內尚有未出之人。而領兵將弁。未經呈報。亦未可定。並著阿桂。彰寶。確查具奏。○又諭。前諭令舒赫德來京。詢明朕無招降緬匪之語。今緬匪於投誠後改悔。並將齎檄之人暫留。皆由阿桂哈國興心存苟且完事。貽誤至此。詢明舒赫德之

實錄卷一百一十五

五

事。無甚緊要。伊尚能辦理回務。著不必來京。仍赴烏什辦事。將此傳諭舒赫德知之。○又諭。前令增海前往烏什。暫署叅贊大臣印務。今另有差遣。伊之處。著傳諭增海。即馳驛來京。○是日起。上以夏至祭地於方澤。齋戒三日。○壬寅。諭據軍機大臣將詢問徹兵時出結畫押之侍衛鄂寧等各情節具

奏鄂寧等係領兵侍衛理宜奮勇直前。徹兵與否不得妄與。乃因將軍問及即冒昧出結。徹兵。此不過欲速行回京。豈得遂其私意。鄂寧鄂蘭明仁。翹蘇勒額森特。哈清阿著馳驛仍赴雲南。交與阿桂彰寶差遣委用。伊等六人著分為三隊。隔五日一隊赴程。○諭軍機大臣等據楊廷璋奏磁州捕役拏獲新疆逃犯栗牛子一案。此等匪犯一經就獲。審訊明確。即應立寘典刑。今該督既將該犯提至省

城審明。在配脫逃確情何以摺內不即聲明。請王命。委大員監視正法。豈該督未知定例耶。抑俟奏摺批回始行辦理耶。又供單內稱該犯潛回家內。甫經一夜。次日即被捕役拏獲。甲地等並不知情。容隱等語。該犯既已回家。豈能掩人耳目。如果甲地等毫無聞見。捕役何由躡知。楊廷璋何以未見及此。惟憑胥吏等率意敘供。據以入告耶。著傳諭該督再行詳晰覆奏。至同逃之鄭二高大郭禿子林

三等栗牛子供稱不知去向。但各犯原籍何處亦應向栗牛子訊明。此等逃遣人犯久必潛回本籍。如原係直省人民。即應在伊原籍上緊嚴緝。除現交刑部逐一確查行文勒緝外。並著該督查明原行逃犯各案。如有鄭二等姓名。即飭屬迅速嚴拏。毋任漏網。將此傳諭知之。又諭現在緬匪一事。自當處以鎮靜。諾爾塔敢於如此無禮。實欲激我用兵。斷不可墮其狡計。昨降諭旨甚明。惟於今冬選派精銳往彼襲擊。勦殺以申我軍威。亦斷不可少。但綠營將領怯懦無能。若令其帶兵恐於事未能有益。現令鄂寧等仍往雲南聽候差委。阿桂等可豫為悉心籌度。俟秋末冬初。瘴退時。揀派貴州兵之精壯者及昭通鎮所留得用之兵二三千人。令侍衛等統領前往。出其不意。或破彼附近小砦。勦戮賊衆。或取彼田禾蹂躪其地。使彼猝不及防。庶足示之懲創。阿桂等總以悉心妥籌。覈其時日不先

不後方於事有濟切不可稍愆期候坐失機
宜若現在留駐永昌等處之綠營兵丁不敷
選派或須挑用貴州之兵不妨將需用若干
之處咨黔省如數慎選即令前赴永昌軍營
俾得稍為休息以備秋冬應用至貿易一節
不足制緬匪死命前已詳悉傳諭但各關隘
稽查防詰不可稍有懈弛阿桂等務須嚴飭
守口官弁若此時緬匪或帶有貨物詭稱入
關交易即當立時擒獲差委妥員解京審究

設緬匪藉稱貿易為名潛隨賊衆或二三百
或千餘人希圖竄入內地滋事更當就近速
派弁兵出關邀擊殲殪醜徒不得稍有輕縱
綠營兵雖素多恒怯豈竟毫無愧勵之心如
我兵攻圍賊衆負固力守暗施鎗礮尚可云
彼易而我難勢不相敵若賊人來至近邊不
過蜂屯蟻聚並無木柵可憑與之交鋒接仗
勞逸主客之間我操勝勢又何畏於彼而不
奮勇掩殺乎若彼來近邊築柵則斷其糧路

亦不必攻柵而賊自困矣且守邊殺賊尤防
戍士卒分所當然又非不惜其身命責令攻
堅陷險若漫地勦戰再不知努力自奮則平
日豢養若輩何為即令伊等自揣亦何至甘不
如人徒受退縮之愆而不思勵勇直前得功
受賞乎阿桂等教練伊等時亦當明晰開導
使之激發天良共效敵愾以收實用將此傳
諭阿桂彰寶知之 又諭昨以普洱邊外九
龍江一帶為向來賊匪出沒之所且召散潛

竄彼處恐其乘間滋事已諭令阿桂彰寶留
心防備並令將作何經理之處妥議具奏矣
普洱離永昌甚遠自徹兵以後僅有總兵駐
守喀木齊布初蒞其地恐於邊防事宜未能
深悉難以獨當一面因思孫爾桂在滇年久
諳習邊情且曾隨從進勦軍務亦經閱歷是
以降旨令與喀木齊布對調阿桂等奉到諭
旨可即飭孫爾桂速赴普洱將一切防勦機
宜悉心部署毋致稍有疎懈其喀木齊布曾

充健銳營營總人頗勇往今將伊調至永昌阿桂彰寶均在永昌可以就近指示俟秋冬之間選派精銳前往緬境襲擊即可令其帶兵行走當為得力至唐宸衡任普洱府有年熟悉該處邊外情形去歲曾親往九龍江等處巡查尚屬能事因調為迤南道俾益得駕輕就熟阿桂等可諭知該道對調之故令其即赴新任與孫爾桂協力妥辦期於邊防有益所有現在留駐兵丁是否精壯足用或

尚須添備之處仍著阿桂彰寶會籌詳覈即行據實速奏尋阿桂等奏防範九龍江一帶查普洱各營兵除分駐外存城祇一千餘名秋冬沿邊派駐力難充足應添兵一千名與邊外土練一千五百名給糧同駐相機堵剿報聞吏部議准署江蘇巡撫薩載疏稱蘇州揚州二府同知現未管轄軍衛其關防清軍二字應刪另鑄頒給從之以雲南永順鎮總兵孫爾桂普洱鎮總兵喀木齊布對調

○癸卯諭曰李侍堯等奏守備楊春榜在叅將王希曾衙門自戕斃命一案審有王希曾於署水師營叅將時修辦箭道工程估多發少侵用銀兩各緣由王希曾支吾不認請將王希曾及估報不實之守備林子彰革職究審等語王希曾林子彰俱著革職交該督撫與案內有名犯証一併嚴審究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等奏叅將王希曾於守備楊春榜在衙門自戕身死一案究出王

希曾有冒銷工程情由支吾不認已降旨將王希曾等革職發審矣此案該督初次奏到時僅請將王希曾解任委員查訊當經降旨飭諭並令該督親行提訊務得實情該督此次具摺時雖尚未接奉前旨但案內疑竇未明自應深究既向陳連等訊出王希曾於署理水師營叅將任內詳修箭道等工有估多發少情弊楊春榜護印仍照原估報銷嗣經新任查出楊春榜謁見言及恐後受累各情

節是楊春榜輕生之由已經究有端緒而王希曾狡不承認即一面叅奏一面將伊革職速行根究各種確情庶彼失其護符早為吐露可迅望案情水落石出乃必俟奏聞得旨始行革審坐致遷延時日難保其中不別生串供掩飾諸弊殊屬非是況定例叅劾副叅以下等官一經拜摺即當立時摘印看守李侍堯久任封疆何竟昧於此例乎至總督統轄通省營務所屬總兵內設訪有贓私實據

必須速究者尚可隨叅隨審附摺聲明朕亦不以為非何有於一叅將而鄭重紆迴若此乎李侍堯初非不曉事之人乃近日辦事每多舛誤豈亦漸染外官習氣不肯實力任事耶李侍堯著傳旨申飭又諭本日德保奏到廣東省本年三月分糧價單內接扣處並未黏連經朕於摺內抹出該撫初任封疆諸事縱未諳習似此陳奏事件自當加意檢點何至漫不經心若此將此飭諭知之又諭

曰吳達善等及宮兆麟奏古州黨堆寨苗人聚眾不法拒傷兵役即前往該處相機勦捕等語所辦尚為迅速此等匪苗滋事自應即時擒捕立寔重典以示懲儆今宮兆麟一聞稟報即親往該處督同該鎮協拏吳達善等亦已同往會商妥辦自能措置合宜頑苗敢於抗拒其罪自不容誅但野性獷愚易生驚畏若辦理稍有不善致各寨聞風勾結合力救死其勢轉難解散此時止宜就黨堆一寨

糾眾傷人各犯嚴行拏獲立寔重典以警其餘設敢負固不服不妨即為勦洗此外各寨宜曉諭撫輯俾知官法所及止治頑梗生事之徒其守分良苗概不株累以安其心自皆懷德畏威不敢輕動即間有一二附近黨堆無知苗眾隨聲逐隊原可無庸徹底根求正合脅從罔治之道非若內地民人糾眾附和之案必當窮其黨羽毋任漏網也吳達善等平日尚屬曉事自當就該處實在情形妥協

籌辦一切機宜皆須隨時措置朕亦難為懸定指示總之辦理此事有應擒捕者速宜就獲毋稍稽延有應撫諭者處以鎮靜毋使疑駭設或苗衆竟敢自作不靖彼此勾連漸成事端則又當用兵勦蕩勿稍姑息不得因有此旨妄生揣度遂思化大為小化有為無遷就完事也至起釁之由盡歸罪於龔學海亦未必然總由良卿數年來吏治廢弛敗壞已極如安順刁民控告桐梓奸徒聚衆之案不一而足良卿實死有餘辜但龔學海辦理不善之處俟本案辦完亦當查究看來龔學海係尚氣好事不知大體之人即如丹江兵米一案不稟上司遽揭部科其心已可概見總因降官之後急欲有以自見冀圖復用龔學海過於求細滋釁之語係魏涵暉在省據伊子魏傳曾所稟其言自出於公論非由同官等之事後諉過也但龔學海係魏涵暉正屬平日見其舉動即應早為提策或申報上司

乃竟聽其任意妄行是魏涵暉之不能駕馭屬僚亦難辭咎並著於結案後查明叅奏至現在辦理情形若何仍即速行奏聞將此傳諭吳達善等並官兆麟知之 甲辰夏至祭地於

方澤

上親詣行禮 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辛圓明園 諭曰永德不勝滿洲

副都統之任著仍留為正藍旗蒙古副都統

華山所遺正白旗蒙古副都統員缺仍著常

保住署理俟蒙古副都統缺出即行補授多

敏著調補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所遺荊州副

都統員缺著保定府城守尉舒明阿補授舒

明阿所遺保定府城守尉員缺著河南城守

尉福森布調補 又諭曰興兆著革去護軍

統領特通額著革去副都統在散秩大臣上

行走 乙巳諭曰葉相德前在福建將備任

內擒拏匪犯蔡榮祖一案頗為勇往奮勉是

以加恩錄用不數年間擢至提督昨歲派令帶領舟師赴滇協勦冀能感激竭誠策勵弁兵力圖報効嗣聞其在軍營病故特予恩賚優卹原念伊為國宣勞雖非臨陣捐軀亦當厚其飾終之典俾衆人共知激勸也及軍營侍衛等回京詢悉閩省水師兵丁進征時種種恇怯無能甚至一聞鎗礮輒行股慄竄伏該提督職司統領目擊衆兵如此不堪竟不知董導約束申嚴紀律以警其餘是其器滿自盈不改綠營惡習惟事逐隊隨行全未實心出力大學士傅恒回京亦奏其若在必當叅處軍行賞罰務期覈實使葉相德尚在且當重治其罪豈宜復令濫邀優典所有葉相德病故以後一切加恩議卹之處著概行追還不必給予諭軍機大臣等據雅德等奏審擬李明忠控告孔吉善強買房地一案雖審係李明忠所爭房地已據孔吉善撥還李明忠情仍不甘捏砌重款肆行告訐此等刁

健之風固不可長但此案事關已革侯馬蘭泰家人且該犯所控有饋送知州吏目禮物等款干連地方有司如止據該管府尹審斷完結恐不足以服其心著交與盛京將軍恒祿刑部侍郎朝銓會同該府尹等將案內應訊人犯再行研訊確情定擬具奏是月署浙江巡撫熊學鵬奏稱玉環地方墾地日廣額收穀至二萬一千餘石除支給兵丁尚餘一萬五千四百石向係餘穀易銀解司但其地阻海不通商販遇歉歲即須借糶請嗣後餘穀毋庸易銀儘貯常平倉俟足五萬石後再照舊辦理得旨允行署貴州提督李國柱奏黨堆寨苗人聚衆不法聞信後即帶領營弁十六兵五百馳往查辦得旨嘉獎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五十九

實錄卷八百五十九

聖

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

監修總裁官總纂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紀軍功紀錄一次臣廣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閏五月丙午朔諭據常

鈞奏賞給主事職銜發往哈喇沙爾之鄂岱

世昌辦事俱滿三年鄂岱情願再留一班効

力應如所請世昌照原奏期滿聲請更換等

語鄂岱在哈喇沙爾期滿呈請再留効力准

其再留一班世昌係與鄂岱一體由廢員施

恩之人亦應如鄂岱再留効力三年○諭軍

機大臣等古州黨堆寨苗人聚眾不法一案

昨已詳悉傳諭令吳達善等妥協辦理匪苗

糾眾拒捕法難輕宥且寨內傷人首黨各犯

應即嚴拏務獲立寘重典以警其餘此外各寨總宜鎮靜撫輯毋使驚擾致成滋蔓之勢脅從罔治最為此案緊要關鍵吳達善等到彼自當遵照前旨隨宜措置相機妥協昨閱奏到龔學海稟詞內有苗民私置鏢鎗及於下江對面高山施放烏鎗等語鏢鎗為苗民習用原毋庸禁其製造至烏鎗乃應禁軍器民間尚不許私藏豈有聽獷悍野苗寨中備用之理若向來竟未議及則立法實為疎漏

如條例應查禁何以容其寨內存留藉為抗拒利器古州鎮將及該地方官平日所司何事並著吳達善等於結案後查明分別奏奏項據李國柱亦奏及此事並稱准宮兆麟札知即前赴下江黨堆寨會同辦理等語前因喀寧阿奏李國柱自去冬以來時常抱病艱於動履因降旨令其來京陛見其員缺令拜凌阿補授但拜凌阿於未奉旨之前已自黔起程來京陛見貴州提督員缺未便虛懸且

古州現有查辦匪苗之事或臨時尚需調派兵丁亦未可定今李國柱雖往該處究未知其精力若何若病已全愈辦事如常即令其在彼協同經理事竣後仍可俟拜凌阿回黔交印起程儻病勢未能就痊徒令勉強暫留亦屬有名無實轉恐貽誤要務自應令其即行來京所有提督事務竟交吳達善暫行管理於事更為有益湖廣督篆現有梁國治署理吳達善在黔稍需時日俟拜凌阿到貴州

後再行交代回伊本任亦無不可著傳諭吳達善宮兆麟留心考看據實酌辦奏聞其現在辦理苗寨情形若何仍即速行具奏（丁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豫省地丁錢糧本年屆輪免之期業經全行蠲免俾閭閻共享樂利第念正賦固已蠲除此外尚有隨漕並船料等項銀兩不在應蠲之例但零星徵取小民輸納既

難且仍不免追呼之事著再加恩將該省本年額徵漕項銀一十一萬八千餘兩又歸德府屬之商邱寧陵永城鹿邑虞城夏邑等六縣本年地丁項下改解山東船料銀一千六百八十七兩零俱緩至次年徵收所有應行需用給解之項即令該撫酌量借項動撥仍俟來年補徵後歸還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吳達善等奏節據鎮營各員稟報苗寨情形一摺看來該處寨平各寨苗頭既情願引路勦捕匪犯是黨堆寨逆苗負隅滋事不過相連諸小寨為地不及百里人烟不滿千戶此外各寨並無附從黨惡情形不至成猖獗之勢自應仍遵前旨嚴捕抗拒傷人各要犯立賞重典以示懲儆並撫諭附近諸苗寨俾知此次辦理止擒戮糾眾抗官首黨各犯其餘脅從罔治則各寨苗人自不致驚疑生畏潛相聯絡滋蔓難圖吳達善等務須相度機宜妥協經理毋稍貽誤至閔程國相稟詞內

稱苗頭老跌等護送弓兵林廷相經由寨平等五寨至下江等語各寨既不黨附逆苗何以逆苗等竟能越過各寨於十三日輒至下江對城蘇洞地方放鎗拒捕即其地犬牙相錯亦不應肆行無忌若此著吳達善等查明具奏再吳達善等前奏稱古州道魏涵暉據伊子魏傳曾書稟有龔學海差人往苗寨查察以致逆苗抗拒傷人之語似其事由龔學海激成且因其言出自魏涵暉之子自屬公論因諭令吳達善等於苗案辦竣後查明參奏今閱土舍歐韻清供詞因黨堆寨苗民老約等三人擅自稱王黨根寨苗女迫根能喫銀錢隨稟報古州理苗府等語龔學海一經聞報即差人前往訪查虛實乃屬分所應辦不得謂其喜事激變且苗疆分設廳員駐守原應時刻留心於一切彈壓稽查皆其專責今因此一辦使逆苗不法情狀得早敗露不致經久蔓延是龔學海在彼尚知實力任事

若當土舍稟報時置之不問一味姑息養癰直至釀成大事其罪轉無可逭魏涵暉本係庸碌無能之人任古州道已經數載黨堆逆苗敢於如此不法其頑梗諒非一日魏涵暉平時之毫無整頓已可概見今因龔學海甫任同知即舉發此事未免心生憎嫉因有前日之稟其過在魏涵暉而不在龔學海也朕於臣工功罪總期覈實以示激勸賞罰一秉大公著吳達善等於辦理苗寨事竣另行秉公確查具奏毋得稍存成見至現在勦捕情形若何仍即速行奏聞○諭軍機大臣等據承德奏豫省除歸德南陽汝寧陳州所屬地方陸續得雨外其餘各屬自五月以來均未得雨現在設壇祈禱等語看來豫省迤北一帶望雨甚殷前據楊廷璋奏惟保定正定未得透雨其順德廣平大名三府屬四月間雨澤霑足大田普徧耕種今正定以北既未獲優霽河南又急於盼澤三府適當其中豈能

獨為優渥前此所言似未足深信或該道府稟報稍存粉飾或彼時該處得雨分寸原屬較優此後是否繼霑膏霽已茁之苗能否如期長發未據續奏其秋成可望與否尚難懸定至現未得雨各屬情景自更為迫切今節令已過夏至若得即滋甘霽原可趕種大田設再愆期十日半月秋禾即難藝植高田即不免成災自當分別籌辦撫卹賑濟諸事俾民食得資接濟但現在未屆其時惟宜處以鎮靜若稍涉張皇恐愚民無知或致藉端高擡糧價轉非所以愛之此時惟上緊查捕蝗蝻最為切要至於循例祈禱為民請命自不可不盡心即現在京師盼雨甚殷朕實日夜焦勞亦惟盼優渥速霽以蘇農畝耳著傳諭楊廷璋將直隸各屬雨水農田情形據實迅速具奏以慰軫念○又諭曰承德奏歸德南陽汝寧陳州四府及陝光二州所屬地方陸續得雨其餘各屬自五月以來均未得有雨

澤省城亦經半月餘不雨現在設壇祈禱等語已於摺內批示矣河北三府春雨既已短少雖於四月間稍得霑膏究未深透此時又復望澤即已種之地亦恐難於長發而開封河南兩府現在亦俱望雨猶為軫念此時節過夏至農田待澤尤殷若得早渥優霖秋禾尚可趕種設再愆期十日半月高田即恐不免成災至期亦惟實力查勘分別酌籌撫卹賑借俾民食不至拮据但尚未屆其時自宜處以鎮靜儻稍涉張皇恐愚民無知或致藉端高擡糧價轉非所以愛之設旱象已成亦不可稍存粉飾至於天氣久晴積水之區炎蒸易滋蝻孽現在直隸天津寶坻低窪處所俱有蝻子萌生豫省亦多沮洳之地向易潛滋著永德及早留心確查若稍有萌動即速上緊撲捕毋使蔓延滋患其所稱延津等四縣秋苗被風傷損自應酌借籽種俾得乘時趕種晚禾以資接濟至現在各處曾否得有

透雨農田光景若何仍即行查明據實迅速覆奏尋奏開封河南兩府得雨深透通省大半霑足早禾勃發晚地已耕現在尚無蝗蝻儻有萌生即當撲捕得旨欣慰覽之戊申諭曰喀寧阿自擢用巡撫以來辦事時形竭蹶竟係一無能為之人因照部議革任但竟予罷斥轉得遂其安閒伊曾任刑部司員於刑名尚為熟習著加恩以刑部員外郎用仍帶革職留任其刑部侍郎員缺著邁拉遜補授仍兼總管內務府大臣事務又諭此次雲南軍營官兵應行議賞議卹之案著兵部會同軍機大臣查覈辦理又諭此次雲南陣亡病故兵丁殊堪憫惻雖經施恩賞賚其眷屬生計不無拮据著加恩查其子嗣已及歲者即挑補馬甲其未及歲者無論大小俱挑養育兵俟及歲時亦即挑補馬甲又諭曰興兆所遺正白旗護軍統領員缺著多敏補授仍兼正藍旗滿洲副都統諭軍機大

臣等京師於初三日戌刻獲有雨澤。竟夜稠密。現在雨尚未止。且雲氣濃厚。雨勢必寬近畿地面。自應均獲優霽。著傳諭楊廷璋將保定省城是否普霑渥澤。入土幾何。即速覆奏。及各屬能否深透。並天津薊州各處所有蝗蝻。曾否撲滅淨盡。一併查明奏聞。尋奏保定省城連日得雨。入土盈尺。極為霑渥。正定天津河間三府遵化深冀易定趙六州均得雨數寸及尺餘不等。禾苗茁發。順德廣平二府得雨分數稍減。禾亦滋長。各處現有平糶接濟糧價未昂。天津中堂窪並玉田薊州武清等處蝗蝻俱已撲滅。報聞。調鑲紅旗滿洲副都統修齡為正紅旗漢軍副都統。以西藏辦事大臣託雲為鑲紅旗滿洲副都統。已酉。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裘曰修等奏稱。於本月初一日。自京起程。分道前往薊州寶坻一帶。撲捕蝗蝻。迄今已逾數日。裘曰修等到彼。自必上緊督辦。日內曾否撲滅淨盡。著裘曰

修等。即速覆奏。再京城於初三日戌刻得渥甘霖。竟夜稠密。現在雨尚未止。且雲氣濃厚。看來勢甚周廣。想近畿州縣自應一律均霑。並著傳諭裘曰修等。將該處得雨情形及入土尺寸。曾否深透之處。一併據實速奏。吏部等部議准。署雲南巡撫明德疏稱。請裁東川府湯丹通判。該廠銅務委員專司刑名。歸會澤縣管理。從之。實授柏琨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旌表守正捐軀之山東范縣民李羊妻王氏。庚戌。

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諭向來旗丁餘米。准在通州變賣。以資日用。現在各省糧艘陸續抵通。若旗丁於兌足正供之外。尚有多餘米石。情願出售者。仍著加恩。准其在通州糶賣。旗丁等既所樂從。而地方糧食益充。於市價民食均為有益。該部遵諭速行。禮部奏夏至祭地壇。親詣行禮。所有

三壇祈雨之處已奏請停止如數日內甘霖普降即請報祀本月初三初四兩日得雨深透請於初八日報祀得旨是

地壇亦應敬謹報祀著遣莊親王永瑋行禮

陝甘總督明山疏報乾隆二十九年分烏魯

木齊募墾地六十五頃八十畝有奇辛亥

諭楊廷璋奏本年北運河一帶因春末夏初

雨少水淺糧艘遄行稽阻請將現未過津之

運通船糧酌量截留於天津之北倉存貯等

語糧石貯通貯津同一倉儲今既據該督奏

請截留著照所請於現未過津之船糧不拘

何幫截留二十萬石存貯天津北倉備用該

部遵諭速行又諭此次天津薊州寶坻等

處蝻孽萌生經該地方文武各官董率屬員

剋期撲滅淨盡辦理甚為妥速所有天津鎮

達翎阿藩司周元理天津道宋宗元通永道

色明阿副將都明阿薊州知州謝洪恩同知

朱瀾寶坻縣知縣梁肯堂等均著交部議敘

其餘在事文武員弁仍著該督查明具奏一併交部議敘禮部侍郎管太常寺卿諾穆渾奏題補

陵寢防尉請於鳴贊官驍騎校內擇其漢仗好能清語行走已逾十年者始准補放如本旗無應補之員仍照例各行在京本旗於驍騎校護軍校內揀選年深及曾出兵効力者補放得旨允行移湖北蘄州茅山橋巡檢駐彭思橋從巡撫梁國治請也旌表守正捐

軀之湖南武陵縣民方著廷聘妻石氏壬子諭據旺保祿奏拏獲偷樹賊犯劉五等請解部審訊及將該管官弁與該總兵交部嚴加議處一摺風水禁地賊匪等敢於偷竊樹木自應按律嚴懲以示炯戒劉五等著即交刑部治罪至該總兵等失於防範雖有應得處分但業經自行查拏所有總兵旺保祿遊擊永昌守備陳王謨把總胡佩金外委張可達俱著從寬免其議處諭軍機大臣等吳

達善等奏查辦逆苗情形一摺。所稱曉諭各寨苗人。不使疑懼之處。頗為得要。至黨堆匪苗香要實為此案渠魁。必須擒捕就獲。立置重典。以示警戒。現在竄入生苗地界。尤不可聽其匿跡遠颺。昨據陳輝祖奏到廣西連界苗寨處所。已令地方官宣諭就近苗寨衆。協力堵禦。如匪苗逃至其地。即令擒獻。自可不慮其他。逸今吳達善等差萬忠由問道往佳居寨。諭令縛獻首黨各犯。程國相柴榮春亦統兵合剿。斷其後路。自應剋日就擒。但程國相節次所辦勦捕之事。並無實濟。如攻打烏牛等四寨。未聞斬獲一人。所燒僅係空寨。不能使之畏懼。且苗民搭蓋山寨。非其所難。今聞官兵一到。即紛紛竄匿。及官兵退後。難保其不仍回巢穴。結寨安居。是彼視進剿。可以趨避倖免。勢且心生輕忽。何以懲戒將來總之。辦理此事。其隨聲附和者。自當用脅從罔治之例。其倡惡首犯。斷不可聽其漏網。必須

上緊擒捕。速完此案。切不可徒以焚燒苗寨。收獲器械。遂為了事也。程國相辦理既多未協。即帶兵前往。恐難深恃。吳達善等既在下江部署。悉其情事。何以僅令該護鎮往捕。竟不勒兵續進。親為督促。豈以駐劄調度。遂畢乃事乎。至此事初次奏到。尚以或係龔學海激成。及閱續奏。歐韻清供稱黨堆匪苗有擅自稱王之事。往報該同知因差土舍等往彼查辦。是其分所應為。並非喜事。今據所獲之老兩等供稱。黨堆寨苗香要。揚言脅衆。向其磕頭。不從者即行殺害等語。黨堆各寨皆係歸化熟苗。乃敢如此妄作。不靖豈可不行懲治。是龔學海之遣土弁查訪。竟屬實心任事。不得轉加之責備。而魏涵暉庸碌無能。平時既漫無整飭。且必時有嫉怨龔學海之言。伊子習聞。遂有初次之稟。此案之過。實在魏涵暉。而不在龔學海。朕於臣工功罪。惟視其人之自取。從不肯存成見。亦不容其稍有諉卸。

朦蔽著吳達善等於結案後秉公查明據實具奏將此詳諭知之。甲寅諭軍機大臣等現在軍機處行走之滿洲大臣人少。因思溫福前在軍機章京上行走有年尚為熟練曉事著傳諭溫福奉到諭旨即馳驛速行來京所有巡撫印務交崔應階暫行兼管其員缺候朕另行簡放至崔應階前據奏於四月二十六日由延平邵武汀州及浙省之溫處寧紹等府巡視至杭計崔應階此時自己至浙境奉到此旨後即速起程回閩沿途迎見溫福接署撫篆仍回福建省城兼署將此併諭崔應階知之。又諭據伊勒圖奏伊犂戴翎驍騎校二缺補用後果能騎射熟練方准戴翎等語所奏是著傳諭即照所請辦理。乙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昨降旨將天津薊州寶坻等處撲捕蝗蝻之在事各官交部議敘原因該處

蝻孽甫經萌動地方文武即能剋日搜捕淨盡不致滋長蔓延是以特將伊等議敘以示獎勵也。至來曰修等續奏前往武清馬家營等處地方捕蝗一摺據稱現在已能跳躍撲捕較為費力則是該處地方官不能及早體察防範以致漸次長成辦理已不得謂之安速。設令撲除不力任其長翅飛揚貽害隣境田禾方當按例嚴行治罪俾衆人共知懲儆即使及今促辦完竣亦祇功過相抵無可加之獎勵。若不明為區別令得溫邀優敘則此等闡茸之員轉以地方生蝻為敘錄之階此風豈可復長。所有武清撲捕遲延各員該督等不得概予議敘其後有類此者亦照此旨行。又諭法司進呈浙江省圖財謀命之陳達成按律斬決一本已依擬行細閱本內情節陳達成將齊榮進疊毆多傷獲銀逃逸其時齊榮進已經昏暈其不死者幸耳適有陳春東等路過聽聞喊救因而扶起邀同甲長

等擎獲該犯解縣。是此案事主不致殞命。克
犯未及遠颺。皆陳春東等聞聲赴救之力。此
等良民。地方官自應量加獎賞。以示鼓勵。假
使陳春東等。當齊聲進聲喊時。諉為與已無
與。不顧而去。亦無由加之責備。乃不特當場
救應。且能協力獲犯。雖分屬編氓。而天良感
發。自知與地方有司。實存關切之誼。此意深
可嘉尚。州縣為親民之官。果能於地方小民
獎善懲惡。犁然當於人心。則閭閻休戚相維
何致有不能上達之隱。由此推而上之。州縣
達於道府。道府達於兩司。督撫其中。豈復有
所扞格。况督撫尤朕所簡任。又何難據情直
達。使茅簷情狀。如在堂階。吏治何患不駸駸
日上耶。朕於彰瘡所繫。雖其事至纖至悉。無
不虛公裁酌。務令適如其人之所自取。從無
絲毫畸輕畸重之見。所有此案陳春東等著
該撫飭令地方官查明。量為獎賞。並將此通
諭知之。又諭曰。兆德不稱都統之任。著在

領侍衛內大臣上行走。所遺鑲黃旗漢軍都
統員缺。著永貴補授。仍帶革職留任。御史
胡翹元奏奉新縣監生鄒玉堂已經丁憂。現
又考取謄錄。請將已錄各卷封固。調齊各生
默對筆蹟。得旨所奏是其考取謄錄之鄒玉
堂是否匿喪混考。抑係別人頂替。著軍機大
臣會同刑部查審具奏。餘著該部議奏。旌
表守正被戕之直隸束鹿縣民王燦妻鄭氏。
丙辰諭今日各部旗大臣等具奏以本年
為朕六旬慶辰。請於御園豫備稱祝。所奏不
必行。園中地本不寬。勢難令文武大員聯班
並列。且越歲辛卯即恭逢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普天慶洽。朕將躬率臣
工舞綵臚歡。用以敬迓
慈禧宏敷慶典。九卿等屆期自可共抒忭躍之
誠。若因朕躬誕辰。頻年稱祝。為此無益之舉。
實非朕所樂從。昨歲恐中外臣民因朕週甲
聖節。籲請建設經壇。延釐祝嘏。徒致耗糜物

力已明降諭旨。豫為飭禁。今復思大臣中有因萬壽備物進獻者。伊等身膺顯秩。藉此以申忱悃。原非過分。但亦當予以限制。如內而大學士尚書都統外而總督巡撫。尚可允其奏進。其在京侍郎副都統以下。併外省提鎮學政藩臬等人數。既繁。若紛紛呈進。在諸臣既徒事分心。購辦進覽時。朕又增檢閱之煩。甚無謂也。所有伊等豫備之處。概不必行。並勅奏事處毋許傳進。朕臨御三十五年以來。夙夜孜孜。圖治惟期。推仁究澤。嘉惠元元。於以仰紹。

列祖貽庥祇膺

昊蒼鴻眷。其所厚期於諸臣者。惟能以朕心為心。以國事為事。愛養黎庶。整飭官方。行之以實。心實力使。綱紀愈以肅清。海宇益臻康阜。其視崇尚繁文縟節。冀為朕躬稱慶。實為遠勝。況將來由七旬八旬而上。晉袞益高。原可俯順羣情。俾抒誠懇。正無藉此時之喁喁叩。

請為也。用是明切宣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奏。胡文伯與范宜賓彼此不相和洽。共事日久。恐於吏治無益。請量為更調。一摺。所奏非是。藩司係巡撫屬員。非內官尚書侍郎外官總督巡撫誼屬同僚者可比。豈得僅以不能和衷共濟責之。若巡撫實有不法款蹟。藩司例得奏事。自應據實舉發。不當避上司下屬之嫌。否則大小相維。紀綱所在。豈容任情凌抗。掣肘誤公。今云撫藩不和。已屬非體。而又互有抑揚。不分曲直。尤非持正衡人之道。或胡文伯果已日就衰頹。辦事精神不到。又復性情褊急。動輒參差。難以服藩司之心。則不能駕馭。范宜賓其咎自在。胡文伯高晉身為總督。與胡文伯因公往來。何難隨時體察。據實陳奏。但范宜賓向係好事之人。遇地方公務。或意在急圖。自見於巡撫。不肯受其約束。時露倨傲不馴之氣。其過又在范宜賓。高晉亦當明摘其愆。候朕裁奪。今乃將

二人是非可否。並不明晰剖白於胡文伯。則云精力尚健。安省吏治較勝於前。於范宜賓則云居心行事亦無乖張取巧之處。漫以更調之說。兩可調停。其與和事老人見識何異。設令竟如所請。將二人分調他省。而徧急者仍然徧急。倨傲者仍然倨傲。又豈能望其同心集事。徒爾輾轉易置。成何政體。朕辦理庶務。從不肯稍存顛項遷就之見。況用人大柄。於吏治民生所關甚重乎。著傳諭高晉。令將

胡文伯、范宜賓二人居官心蹟究係如何。果係誰是誰非。秉公據實覆奏。到日另降諭旨。尋奏胡文伯性急無私。其駁正藩司誤處。並非苛求。范宜賓任事努力。尚欠熟諳。每因巡撫指駁。退有後言。實有不合。得旨如此。則曲在范宜賓矣。又諭據薩載奏提審拐犯張起貴等。並被拐幼孩。隔別研訊。所供折割殺害情節參差尚難遽信等語。所辦甚是。此案前據熊學鵬奏到。拏獲在浙案犯。審訊供詞。

與江省所報情形迥不相符。恐不免各分畛域。因傳諭高晉。令其會同虛衷推勘。詳確定擬。今現獲各犯。經吳壇提審時。即將初報未能確實之處。層層究出。吳壇於刑名事向屬諳練。此案細心推鞠。務得實情。薩載亦不迴護。前奏據實直陳。朕心深為嘉許。看來該縣獲犯稟報時。未免有急圖見功之意。其所報折割殺害情節。或係該犯等到案游供。或係捕役教誘。俱未可定。著傳諭薩載。即遵前旨。

會同高晉督率吳壇等。將江浙所獲各犯。逐一虛衷推鞠。務令水落石出。毋使稍有枉縱。其未經到案各犯。仍即一面上緊緝拏。務使全獲。以成信讞。又諭曰。永德覆奏兵差支用一摺。結尾文法太不通。已於摺內批諭矣。該撫所奏官兵過站時。照例支給。此外實無幫貼。並稱不敢少有隱飾。其意已屬明悉。乃復贅以小民踴躍趨公。自忘其勞矣。二語轉似現尚辦理者。然不但畫蛇添足。徒事糾纏。

而於已經辦完之事復為不了語即隨常論事語言尚不宜如此拖沓況形之章奏乎永德素未深通文義於幕賓自當詳慎揀擇以資助理所具摺奏亦應辨析講明期無不達之意若竟漫不經心一任劣幕率意行文於事恐致貽誤將此傳諭知之 又諭曰永德奏歸德府屬夏邑商邱永城三縣有彭家屏入官地畝一項從前胡寶琮議將所收租息與案內什物變價銀兩交商生息為豐樂等河修費後經阿思哈於停徵生息案內奏准將地畝估變節經部駁增估應請照舊存留減租給佃俾河道工程藉有餘資等語所辦亦是已批交該部議奏矣但此項地畝自阿思哈奏請召民認買以後因估變未足節經部駁尚未出售每年租銀是否按額徵收前後通計共有若干是否全在司庫存貯未據詳晰聲明且所收租息原以為豐樂等河歲修之用近年來河路深通並無需費惟前此

修理橋工寺工皆於此內動支是此項積存銀兩僅為地方公用閒款若不酌定章程恐不肖有司任意花銷漫無節制而於河工應用時轉不能得其實濟著傳諭該撫留心稽覈仍一面徹底查明詳細覆奏尋奏彭家屏入官地畝等項按年徵收租息除修橋寺支用外計三萬二百四十餘兩現存司庫將來疏濬河工時確估支銷報聞 又諭曰彭寶奏據總兵于文煥等稟稱有猺夷戛合尚胆二名進關詢係跟隨蘇爾相出關之土把總多朝相自老官屯差伊回家送信現在管押在關已飛提究訊等語多朝相既係土把總與緬夷平日聲息相通非蘇爾相內地武弁可比今既被留老官屯或諾爾塔欲令其潛誘邊外土司與彼聯絡皆不可不防且伊所遣回二人又屬猺夷焉知其不陰受緬匪指使藉稱送信潛探內地消息亦情事所必有是其所送家信係屬何事甚關緊要必須就

其中切實根求方得肯綮該鎮道等於戛合尚胆進關並不即行押送彰寶訊問僅以文稟申報殊屬不曉事體彰寶既經飛提到案後即當明悉研訊據實覆奏其現在所遣獵夷應留心管束無任潛逸固不待言或土把總多朝相將來復回至內地詭稱逃歸亦不可信伊既不能與蘇爾相同回不得謂緬匪踈於防範必係諾爾塔見所遣兩人未歸復令其入關作為奸細尤當徹底窮究嚴密防閑即訊明毫無實據亦當移向腹裏安插拘管不得容其近邊滋事此等皆係邊防極要機宜彰寶等何以毫不計及豈萬里以外一切情形必待朕條晰指示乎再阿桂前已有旨令其即赴永昌此時何以尚未到彼伊在省城有何可以留戀之處而遲滯若此並著自行覆奏看來緬匪情狀狡獪百出邊防所關綦重伊二人當同心協力悉心熟籌妥辦儻有疎忽貽誤伊等自問能任其咎乎將此

詳諭知之又諭據吳達善等奏勦捕逆苗情形及擒獲迫根等治罪各摺又姑息不中機要此等逆苗敢於糾眾滋事拒捕傷人在寨黨惡各犯罪皆不赦一經就獲即應立置典刑止宜就其情罪分別磔戮以示懲儆豈可照內地奸民不法之案為之瑣屑計及緣坐乎如現獲之苗女迫根同香要等擅自稱王予以凌遲處死自屬正辦乃妄增不得僅以為從論一語轉似特為加重實覺可笑至伊兄妹老項老嫩同一黨惡今老項既已處斬老嫩亦當身就駢誅乃稱其定非同惡嚴行監禁俟事竣後問擬緣坐竟似老嫩一犯可以給付功臣為奴完結舛謬殊甚錢維城久任刑部自以為知律而不知其實不曉事矣至香要等犯逃匿佳居寨內一聞官兵進勦即遁避深箐其伎倆自無能為不致鴟張成事但首犯未經就獲不能即完此局吳達善等務督飭將弁上緊搜擒或訪其竄入他

寨即為設法曉諭令其縛獻毋任輾轉潛蹤久稽顯戮其所經各苗寨總宜明切撫諭俾知止捕渠魁脅從罔治勿使稍生疑畏方得此事要領但吳達善等到下江後遣派程國相等進山捕犯即應督兵前往就近調度乃至此時始前往察看未免遲緩該處調到之兵不少據稱附近苗寨又極安靜有何顧慮而遲疑若此豈吳達善等於遇事急公奮勉以邀獎敘亦不知自為計乎將此傳諭知之香要等曾否捕獲及安撫各寨情形如何仍即速行奏聞 丁巳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軍機大臣等宮兆麟奏委員清查錢局摺內另片聲稱韓極於劉標案內擬流但伊前在貴陽府任內經營錢局甚久帳目紛繁俟查清再行起解等語該處錢局支銷各數既有未清自應徹底詳細覈查不使少有牽混韓極經營多年難保其毫無私弊若伊經手帳目內查有欺飾侵漁情

事該撫即應速行嚴叅另為審擬治罪不得因前案業經擬流稍存姑息之見如實係查無別故亦即照原定地方將韓極剋期起解毋任藉清查錢局為名轉致稽延逗遛著將此傳諭宮兆麟知之 又諭據宮兆麟奏籌辦官兵糧石及酌給苗民口糧腳價一摺所辦頗是該撫此次奏摺於初三日拜發距吳達善等初二日發摺之期僅隔一日何不隨彼拜匣附遞即或此摺繕成在後所奏並非迫不及待何妨稍遲數日俟下次奏事一同封發乃以無關緊要事件連日專發六百里寧不計及煩擾驛遞耶該撫平日尚屬曉事之人何冒昧若此宮兆麟著傳旨申飭俟吳達善等續有郵奏之便寄諭知之 又諭曰宮兆麟奏請將黔省庫貯水銀仍照方世儁原題每百觔三十九兩之價出售無庸加添一摺於事理尚未允協據稱水銀發商承變市價長落不齊官價則必須一定惟賤於市

價。俾商賈有利可圖。則易於銷售等語。固屬近理。但黔省水銀部定原價係四十八兩。迨方世雋因良卿具詳。始有減價九兩之奏。總由良卿與高積串通一氣。任意營私。其多減價值。實以便於高積之販賣。自肥。圖得厚利。其中情弊顯然。豈可轉憑為官發定價。且該撫所稱。官價應賤於市價。亦不過令商賈等趁逐蠅頭。稍沾餘潤。即以現在市價而論。每百觔。已較官價少至三兩七錢。設將來市價

復昂。相懸更不知凡幾。是明予人以牟利之資。萬一不肖官吏。復踵高積覆轍。亦豈能保其必無。待其再犯而繩之以法。又何如慎於事前。使無流弊乎。宮兆麟老吏。不宜有此當為後慮。著傳諭宮兆麟。另行詳細查明。妥議速奏。尋奏嗣後水銀發售。官價照市價減銀五錢。得旨允行。戊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彭寶摺奏。諾

爾塔拘留都司蘇爾相一摺。並將譯出蒲葉緬文進呈。今因猛拱進象之興堂扎到京。將原文交與翻譯。據稱看來。此字係彼處從前自行調兵書信。詳覈語意。與彭寶前此所譯判然不同。殊不可解。在緬匪敢於留我使人。肆其狂悖。既有同往之外。委鍾朝用目覩其事。並據蘇爾相稟聞情形。自屬確實。至所呈原文。語意自有歸著。不應傳譯懸殊。若是即或逆匪狡獪。故將調兵之文。有意誤寄。以見

彼中早有豫備之意。亦情事所有。則彭寶原譯之文。又何所本。而事理矛盾至此。耶永昌近邊之地。或獵夷或買賣人等。能識緬文者。自不難得。彭寶既接緬文於邊。事大有關繫。自應多覓通曉之人。令其各別悉心詳解。阿桂。彭寶再將衆人所譯合看。詳其同異。務得其真方是。豈有漫不經心。一付之司道。任翁得勝等。隨意繙出。即可附奏了事之理。若於此等處。猶必待朕一一指示。而後行。則委任

將軍總督所司果屬何事。況譯文為邊情緊要關鍵。似此任意潦草。將來一切粉飾貽誤。勢又何所不至。彰寶自問能任其咎乎。彰寶著傳旨嚴行申飭。所有與堂扎譯出書彙。並諾爾塔原文。仍發與彰寶再行查明覆奏。並與阿桂看尋彰寶奏。阿桂已回至永昌。即將發回緬文同看復令翁得勝等。並另覓識緬字人細譯。均與原譯文義無異。與興堂扎所譯不同。今將翁得勝等送京。以便校譯得旨。亦非甚要之事。○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商邱縣民韓永元。妻劉氏。己未諭刑部等衙門題覆。盛京刑部侍郎朝銓等審擬齊了。其等行刦花義相家一本。該侍郎等原擬以法所難宥之齊了。其戚七里。請照律正法。而以遞送財物及把風之蘇撒拉克契。小胖老各。即捨得力郭七等。為情有可原。請免死發遣。經部改議。削去戶籍。發烏魯木齊等處為奴。雖係按例覈擬。於情法尚未允協。該犯等身

係旗人。乃竟甘心為盜。實屬從來所未有。聞之不勝駭愕。豈得僅照尋常盜案為之差等科罪。況強盜已行得財。律皆擬斬。原屬不分首從。經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法外施仁。分別情有可原一條。量為末減。此以加之民人犯法。尚可云憫其愚氓無知。若我滿洲素風淳樸。今以百餘年來未有之事。而忽見此下流敗類。實為之愧憤難釋。即我八旗聞之。亦皆當切齒痛心。安得不力挽澆風。大加懲創。我

皇考世宗憲皇帝。嘗以旗人殺死旗人。情罪最為可惡。

特命秋審時。入於情實。予勾用昭炯戒。自後關很之風。因之斂戢。今該犯等。不知顧惜顏面。畏法自愛。至於身犯盜案。毋論原擬不足蔽辜。即部議削籍。改遣新疆為奴。亦不足以示儆。此本著交刑部另行定例。會同法司覈議具奏。並將朕明罰勅法。正所以保全愛護滿

洲臣僕之苦心。通諭八旗知之。又諭曰。裘
曰修等奏在永定河武清東安連界撲捕蝻
孽。忽見飛蝗南來。漸往西北。周元理即帶領
員役尾追。視其所落之處。撲打。自應如此辦
理。至摺內又稱。實光鼎帶同都司糜大禮前
往迤南一帶。照飛來方向尋覓。所辦甚屬錯
謬。實光鼎為人拘鈍。無能自顧。尚且不暇焉。
能徹底根查。得其實情。來曰修平日尚屬曉
事。如即親往查勘。當不至為人朦蔽。今既目
擊情形。自應迅速赴蝗起處所。查明貽誤之
地方官。參奏治罪。而留實光鼎在彼督捕。方
合事理。乃竟安坐武清等處。僅聽實光鼎前
往一查。塞責。全不知實心任事。已屬非是。至
摺內稱。將來或於隱僻無人之河淀等處。查
得一語。尤為取巧。其意不過以隱僻河淀。尋
覓難於周到。隱為玩誤。劣員豫留地步。此等
伎倆。豈能於朕前嘗試耶。裘曰修著交部嚴
加議處。仍著即往迤南一帶。切實根究。儻於

起蝗處所之諱匿不報。州縣復為徇庇。開脫
裘曰修能任其咎乎。又諭據裘曰修等奏
在武清東安連界地方。撲捕蝻孽。見有飛蝗
南來。漸往西北等語。已有旨責令裘曰修前
往根查。飛來處所實力辦理。但蝗蟲已經長
翅飛揚。所到地方。恐為農田之害。向來撲打
蝗蝻。曾揀派乾清門侍衛協同辦理。此次著
派乾清門侍衛巴達色。博靈阿。德和布。德爾
森。保並著福隆安。選派三營勤幹將備。一同
星速迎往東南。自京至武清東安一路。遇有
飛蝗。即會同地方官。多雇人夫。加緊撲打。務
期迅速。捕除淨盡。毋令稍留餘孽。又諭曰。
溫福著來京補授吏部侍郎。在軍機處行走。
其福建巡撫員缺。即著鍾音署理。又諭曰。
都統色克慎。現患眼疾。圓明園八旗事務。止
有福隆安一人管理。色布騰巴勒珠爾亦著
管理圓明園八旗事務。其印鑰。即著色布騰
巴勒珠爾掌管。諭軍機大臣等。據裘曰修

等奏十二日在武清東安連界撲捕蝻孽忽見飛蝗南來漸往西北自酉正至戌初以後方行過盡等語已有旨責令襄曰修前往根查飛來處所實力辦理並派乾清門侍衛等星速迎往東南一帶會同地方官撲打但此等飛蝗如此蔓延其致此必非一日該地方官於此等農田切要之事一有見聞當即稟知總督何以至今未見奏及著傳諭楊廷璋令其即行前往根查所有起蝗處所之該地

方官先事既不盡力捕除臨時復不申報一經查出立予按例嚴叅治罪仍一面督飭在事人員竭力速撲務期迅速淨盡無任稍留遺孽其中如尚有任意延玩不肯實力辦理之員一併飛速查叅毋得稍為姑息將此速行傳諭知之又諭據阿桂奏已赴永昌籌辦緬匪情形一摺所稱不敢以有名無實之說勞損官兵自圖塞責等語即屬自相矛盾伊既知勞損官兵之無益則前奏稱明歲應

如何大舉之處恭請指示遵辦非有名無實而何可見其非徒巧言支飾直是喪心病狂矣至稱自前次由永昌起身後沿邊各鎮將及地方官一切邊事並無稟報阿桂以副將軍留滇辦理緬匪事宜其滇省尋常地方公務原可無用關白若有涉於軍務邊事自當隨時報知會同商辦豈可不令與聞彰寶身任總督邊防固其專責但彼一人才識有限添一阿桂與之協力籌辦於彼甚屬有益且

此事屢經傳諭交伊二人同辦功過共之伊二人即同心竭力所籌畫尚恐未能悉協機宜若再存畛域之見彼此強生分別必致推諉貽誤彰寶惟任私意猜嫌全不以國事為重是誠何心阿桂彰寶辦理種種未協節經降旨明白開導乃竟不可以誠感朕實為之憤懣若此次勸諭再不知激發天良尚得謂之稍有人心乎將此傳諭知之庚申以編修祝德麟為四川鄉試正考官檢討鄧文泮

為副考官。宗人府主事陸錫熊為廣東鄉試正考官。戶部主事簡昌璘為副考官。翰林院侍讀吳省欽為廣西鄉試正考官。兵部主事李廷欽為副考官。翰林院侍讀學士朱筠為福建鄉試正考官。戶部主事范棧為副考官。戶部郎中孫士毅為湖南鄉試正考官。禮部員外郎姚鼎為副考官。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河內縣民婁棟臣女婁氏。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一

世宗憲皇帝建儲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務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世襲桂總載官經建儲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務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世襲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四次世宗憲皇帝建儲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世宗憲皇帝欽奉

教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閏五月辛酉諭軍機大

臣等據楊廷璋奏稱接藩司周元理稟報武清東安連界地方見有飛蝗自南而往西北現在選委幹練人員分頭確查飛蝗來歷協同撲打並於十五日輕騎親往嚴查督捕一摺此事前據裘曰修等奏至既派侍衛已達色等帶同三營將備迎往撲捕飭令裘曰修親赴迤南一帶查明蝗起處所將貽誤之地方官據實參奏並傳諭該督即行親往查辦今該督聞報次日即輕騎前往嚴查督捕自

能安速集事。但楊廷璋年逾八旬，精力亦須自愛。現在天氣炎熱，若觸暑自行督捕，或致稍有煩倦，轉於公事無裨。該督但當選派妥幹員弁，實力撲打，並不時留心查察，毋使稍存遺孽，貽害田禾，固不在僕僕道途，徒勞筋力也。但蝗蟲至於鼓翅飛揚，實由該地方官因循玩誤所致。其罪難於輕追，自應查明蝗起處，所該州縣嚴叅重治，以示懲儆。前表曰：修奏內有幽僻無人之河淀等處一語，明係為劣員等豫留開脫地步，有心取巧。已將伊交部嚴加議處。試思州縣各有分界，豈有無人管理之地？即云葦叢河淀，非人跡所常經，而有司當查捕蝻孽時，於此等沮洳處所，即應及早留心搜剔，豈得諉為耳目所難周？且普天之下，尺土寸田，孰非司牧者所當隸治？雖萬里以外之新疆，尚各有人統轄其地，安有近畿屬邑轉得以無人二字為闕茸之員？寬其責任乎？楊廷璋務須切實根究，將飛蝗

所起之地方官，即速查叅，毋得稍存姑息。至京師昨晚霽雨滂沛，今已時以後雨復酣暢，且雲勢甚廣，畿內應亦普霑。飛蝗遇此大雨，自必翅濕墮地，難於騰起，實可資為洗滅之助。正當速趁此時，竭力撲打，施功較易，斷不可憚於泥濘沾濡，曠時自懈，致晴後復有蔓延。將此傳諭楊廷璋，飭屬上緊搜捕，殲除淨盡。仍將現在辦理如何之處，迅速奏聞。並諭令表曰：修實光鼎知之，尋楊廷璋奏武東連界處所生蝻孽，已於十四日捕淨，其停落飛蝗員弁乘雨撲打，亦經除盡。藩司周元理親赴迤南一帶根究飛蝗起處，稟到即將該州縣嚴叅。臣精力尚健，現往河工辦理堵築，報聞。又諭曰：吳達善等奏前往佳居寨籌辦搜捕逆苗，拏獲老勇等犯，正法緣由，已於摺內批示矣。前以黨堆寨逆苗聚眾拒捕，恐各寨苗人為所煽惑，致成事端，因諭該督等令將逆惡嚴行勦治，其餘照脅從罔治之例行。

今據奏到首惡四人。已獲其二。且官兵所到各寨苗頭同時投營繳械。並願將逆苗訪查擒獻。是各處生苗並未隨行黨惡。此案不難剋日完結。但此時逆首杳要。現在竄伏深菁。正須生苗速行根追就縛。而伊等誠心効助。亦甚可嘉。著傳諭吳達善等將各寨出力生苗逐一查明。傳諭獎勵。並優加賞賚。以鼓其擒賊自効之心。如此分別辦理。則善者知勸。而惡者知懲。於勦捕苗匪之事。尤有裨益。將此詳諭知之。命服闋內閣學士謝墻。仍在尚書房行走。癸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周元理奏查覓十二日所過飛蝗西北通州香河一帶。毫無影響。秋禾並未傷損。詢之督捕員弁及農民等。俱云是夜飛蝗並未停落。旋翔回東南。散落於黃華店迤南。武清東安連界低窪處。所等語。今日又據派往侍衛巴達色等奏據

武清縣衆民稟稱。該縣東南黃華店謝口附近現有飛蝗。即前往查看所占之處。約寬二十餘里。現在竭力撲打。並經表曰修面稱他處尚無蝗蟲等語。看來此種飛蝗既經查明。西北並無蹤蹟。而回至迤南即散落黃華店一路。該處仍屬武清地面。或即係該處未經捕淨之蝗。或縣屬南境別有長發。未往撲捕。以致展翅飛揚。俱未可定。且小蝗翅力有限。未必竟能及遠。其所盤旋諒不出數十里遠。

而黃華店又在武清東安連界之南。今既落聚彼處。安知前日飛過者不即從彼而起。至以境地方向而論。如京城在圓明園之南。相隔十餘里。不得謂海淀非京師地面也。表曰修前奏並未深察飛蝗蹤蹟。但以為自南而來。已不免意存粉飾。且諉之隱僻無人之河淀。豫為屬員開脫地步。又並不親身往查。僅令一愚無能為之竇光鼎前赴勘察。其意尤為取巧。業降旨交部嚴加議處。並責令自往

切實根究矣。試思府尹自往捕蝗，即督捕未盡，仍然長翅飛起。此亦情理所有。果據實奏聞，朕必諒其力所難為，豈肯加之責備？若以顧慮處分，飾詞諉過，又令不能根查之人前往塞責，並冀免其規避形跡，朕豈能受其嘗試？正所謂弄巧成拙耳。至楊廷璋年逾八十，原不能以筋力為勞。昨已諭令無庸冒暑自行撲捕。但於蝗起處所，必須派委親信幹員，確切根求，查明叅處。此則該督專責，儻稍存瞻顧之見，希圖含混，調停了事，惟於該督是問。將此詳諭楊廷璋，並令裘曰修、竇光鼐將現在曾否撲盡，及查明起自何地，迅速據實奏聞。○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許州民張馬妻張氏。甲子諭曰：裘曰修現已交部嚴加議處。著解任候旨。刑部尚書員缺，著程景伊調補。工部尚書員缺，著范時綬補授。左都御史員缺，著張若淮補授。其工部侍郎員缺，著閻循琦署理。○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訊

問多朝相遣回送信之戛合尚胆，供詞一摺。據供：蘇爾相等初至老官屯時，諾爾塔原以禮款留，及阿瓦信至，始邀至柵內看守拘絆。等語看來，其事自出於情駭之意。伊之敢於如此者，必係去年撤兵時，窺見我軍急欲速退情形，而渾覺去後，為其所得，益深悉軍營將士病疲光景，遂無所畏懼，盡悔前言，且藉此以激我用兵，彼得以逸待勞，坐獲其利。更屬顯然，其情實為可惡，不可不加重嚴防。至多朝相遣人回家送信，自係聽緬匪指使，令至內地探聽近日消息。所云諾爾塔向索銀兩之處，殊不足信。今僅將戛合尚胆交騰越州收管，尚難保其必無遁逸情事。著傳諭阿桂、彰寶將此二人即派妥員押解來京。母稍疎懈。再多朝相之弟多朝珍，摺內稱係已革土司，未知何時所革。若久緣他事革退，則可。然或彼心懷怨望，與緬匪交通，代為偵探，漏洩內地機密，自當留心防範。母任逞其奸宄。

伎倆。若因多朝相寄信此事。將多朝珍土司革退。則斷不可。多朝相在外寄信。多朝珍何由豫知。設以此加罪於事。既未允協。且使沿邊土司。心生疑懼。尤非撫輯邊夷之道。可即傳朕諭旨。令其照舊供職。以安其心。而亦不可不留心查察。有無暗通信息之處。至所稱檄諭沿邊土司。擺夷一節。自屬應行。但檄臺尚有未盡妥合處。已另為改就寄發。阿桂等即遵照速行。將此傳諭知之。尋阿桂等奏多

朝珍係上年失察段恩瑞偷越案革職人。尚小心。請令戴罪供職。仍加防範。報聞。又諭據增福奏。鳳陽府屬宿州境內。秦家湖等處。偶有螭孽萌動。現經巡撫胡文伯。藩司范宜賓。前後親往查勘。督捕等語。前據胡文伯奏稱。宿州境內。螭子萌動。於五月二十六日。馳赴該處搜捕。當於摺內批令。俟淨盡後。速行奏聞。迄今已將一月。想該撫早已到彼。而旬日以來。未見將該處撲捕情形奏到。不知現

在曾否淨盡。著傳諭胡文伯。一面率屬將所有餘孽。實力上緊搜捕。毋任稍有留遺。仍一面將現在已未撲滅情形。即速奏聞。吏部等部議准。四川總督阿爾泰奏稱。綿州城為涪河衝卸。無地遷建。應裁附近之羅江縣令。綿州移駐原駐豐谷井州判。移駐該州舊治。添設驛站。羅江縣知縣。訓導二缺。俱裁典史。改驛丞兼管金山驛。其魏成驛。歸附近梓潼縣管理。從之。四川總督阿爾泰奏小金川

僧格桑與沃克什土司。彼此相攻。委員查勘。據稟僧格桑託詞觀望。色達克拉請兵攻勦。僧格桑復圍其官寨。防守官兵進勦各路等語。擬派官弁。督各土兵圍攻。俟其力盡求免。再行請旨。臣與提臣董天弼。即親往查辦。得旨。所辦尚是汝等既往情形如何。速行具奏。尋奏親往查辦。小金川沃克什攻圍一案。僧格桑聞知。畏懼。稟求撤兵。現在圍兵已退。而占地未還。守兵未撤。仍令各土司進攻示儆。

已將事宜交割。副將接辦。臣回省辦理。審案後再行前往報聞。○乙丑諭曰。額駙拉旺多爾濟。身係蒙古。不耐暑熱。著赴張家口外。在伊父牧廠地方避暑。○又諭據楊廷璋奏。永定河北岸。二工六號決口刷寬。漸致奪溜。現已速馳赴工。察看督辦等語。永定河隄衝坍。即應上緊堵築。剋日竣工。著派工部侍郎德成。即速馳驛前往。會同楊廷璋。妥速督辦。德成不必請訓。即日起程。俟辦理竣後。再行回京。○諭軍機大臣等。據楊廷璋奏。永定河北岸六號隄工。衝決奪溜。致隄外各村莊。均有淹浸。請將該管官分別嚴加議處。著賠。並自請交部一摺。已批交該部嚴察議奏矣。河工衝決。疎防各官。自有應得處分。其應賠之項。俟將來工竣時。亦當按例著落分賠。至該督另摺聲稱。已經赴工督辦。不能親往根查起蝗之處等語。昨已降旨。該督毋庸冒暑親往捕查。現在又有緊要河工。自應在工督辦。今已

派侍郎德成馳驛前往。會同該督上緊堵築。剋期竣工。該督務多派集民夫。以期迅速。集事毋稍延緩。至前此飛蝗起於何處。據稱已密諭周元理確查。仍著速飭查明。據實叅處。不得稍有姑息。本日又據索諾木策凌等摺奏。白家灘地方蝗蟲業已生翅。查係昌平州宛平縣所屬。該州縣並不派人前往撲打等語。已諭令楊廷璋明白回奏。今年春夏少雨。恐沮洳之地。久晴蒸曬。蝻孽易萌。曾諭令該督嚴飭各屬及早搜查。毋任滋長。今白家灘蝗蟲竟致長翅飛颺。該地方官於查辦蝻子時。何以漫不經心。並不早為捕治。致生翅滋蔓。又不申報上司。及今蝗已長發。尚不親赴撲捕。實屬玩視民瘼。著楊廷璋即速查明叅處。○軍機大臣等議。覆管理八旗火器營事務鑲藍旗蒙古都統色布騰巴勒珠爾奏。請將八旗滿洲火器營官兵移居舊營。以便操演等語。查乾隆二十九年另設八旗滿洲火

器營。兵丁散處城內外。時集時散。不便習藝。其舊營已賞給無房貧兵居住。且僅有七百間。不敷移住。應擇附城高阜之地。另建移居所。遺房間。又可添賞無房各兵。該營移後。其兼管礮甲之叅領。驍騎校。應撥回本旗。令營總護軍校等。就近管理。再兵丁操演需馬。現有馬八百餘。本不足用。應如所請。於直省撥馬二千餘。拴足三千。得旨依議。建造此項營房。不必擇地。即於安定門德勝門外黃寺兩旁。地既寬濶。距京亦近。分左右翼。建立二營。居住不惟兵丁便於操演。抑且有壯觀瞻。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今日召見。推陞溫州府知府福隆阿。因其久任江防。同知詢及瓜洲城外江工。據稱每年由龍潭將碎石運往填入近岸江中。以禦急溜。歲需二三千金。不等。其石塊有無衝失。無由深考。等語。瓜洲

城近瀕大江。乾隆二十九年。江漲衝刷。漸及城根。沙岸多有損齧。曾經高晉等以碎石填禦。潮水不致內侵。近年以來。俱經奏稱。江汛恬瀾。洲城安鞏。並未聞歲煩工作。今福隆阿之言。則江岸填石。竟成年例。如果思保衛城垣。自當籌一勞永逸之計。若徒事補苴下策。歲復一歲。長此焉窮。且碎石之石。抵禦洪流。豈能保無隨波漂盪。石投水底。又無形跡可稽。其是否如法施工。憑何考覈。每年雖僅二

三千金之費。而積十年以計。已數萬金。似此虛糜。又有何益。況高晉李宏伏秋防汛。亦祇經意於湖河緊要工程。此等江防事宜。斷未必留心查驗。不過委之該同知。而河廳人員賢否不齊。其果能覈實濟工者。十不得一。其闡茸無能。受人愚蔽。及藉口開銷。從中染指之弊。皆所不免。並不止於有名無實。因思江岸如必須用石填護。亦非犖確細塊所能勝。或改用大石墜積。庶根腳堅牢。足資永久。而

大學士尹繼善則云此法起於嵇曾筠為總河時相沿至今原屬補偏救敝之策究無實濟至江水東坍西漲其勢靡常非人力所能強禦設或侵至城根不若將南面城牆少收向內較之水底施無可考校之工似為省力以朕論之積十年之虛費至移城南角不過二三萬兩此司河者所當計及著傳諭高晉李宏遇便前往該處會同查勘將作何籌辦可以經久無弊之處據實悉心妥議具奏尋高晉等奏瓜洲城外迴瀾壩初辦用銀二千五百兩以後漸減今已停辦工程尚穩毋庸收進城角報聞又諭前據裘曰修等奏在武清東安地方見有飛蝗自南而往西北竄光鼐前往迤南根查一摺所奏甚屬取巧已降旨嚴飭並令裘曰修自行速往查辦此旨於本月十四日摺到發往迄今已逾七日伊等何以並無隻字奏聞無論武清東安距京密邇即由該處尋蹤南行大約不越直隸地

界摺奏皆可朝發夕至何竟遲滯乃爾不知裘曰修奉到諭旨於何時起程作何辦理而竇光鼐已經先行又在何處其武清東安一帶此時蝗蝻果否撲捕淨盡種種緣由皆當迅速分晰具奏今待之數日音信杳然昨已達色等奏至又未見裘曰修等在彼督捕甚不可解著傳諭裘曰修並與竇光鼐二人即將武清東安等處撲捕蝗蝻情形若何裘曰修並竇光鼐現在何處地方曾否根尋起蝗處所實在下落速行具摺覆奏丁卯諭軍機大臣等今日周元理會同西寧等奏到搜捕蝗孽一摺業已隨摺批示發回至摺內列名處西寧達翎阿則稱奴才周元理則稱臣殊覺可笑臣僕本屬一體均係奉上之稱字義雖殊其理則一滿漢臣工自稱固有不同然遇部院章奏雖滿洲大員亦一例稱臣而滿洲督撫奏地方公事亦然並非以奴才之稱之為卑而近稱臣為尊而遠也即如滿洲

大學士。在朕前亦自稱奴才。而漢人雖丞簿末秩引見。亦皆稱臣。豈丞簿漢員。因此遂得謂尊於滿大學士乎。朕撫御臣民。並無岐視。而朝廷體統。本自尊嚴。又豈因臣下之稱奴才而尊崇有加。稱臣而體制有減乎。朕於此等事。從不計較。即漢人中。間有於召對時稱奴才者。亦並無嘉賞之意。而摺奏列銜。則不宜參錯。止當論首銜何人。或滿或漢。皆可以一稱貫之。如此次三人會奏之摺。西寧名列

在前。既稱奴才。則達翎阿周元理自當連名直寫。又何事妄生區別於其間耶。若謂周元理不屑隨西寧同稱。有意立異。是視周元理身分太高。諒彼亦不敢萌此念。但此等節目。必拘泥若此。又何其不達事理耶。可笑之至。將此傳諭周元理知之。又諭曰。永德奏該省永城縣境。並無蝻孽。但與安徽交界之宿州王家店等處。生有蝗蝻。因飭員馳往查得永城之謝家莊。有飛蝗落地。即往撲滅。至該

縣連界之宿州。蝻子既多。復飭開歸道孫廷槐等再行委員協捕。淨盡等語。地方州縣。遇本境蝗蝻生發。輒指稱鄰省飛來。希圖掩飾。今永城縣境內飛蝗。安知不即係本地蝻孽萌生。未能早為搜捕。以致長發飛揚。及見勢已蔓延。輒思諉罪鄰封。妄冀免過。永德一聞稟報。何竟信以為實。不復嚴飭確查。任其推卸。且如所云永城境內既有飛蝗。而隣近之宿州地面又多蝗蝻。飛躍撲捕。不容稍緩。該

撫何僅派一道員前往。遂為塞責。竟爾安坐省城。憚於親歷乎。著傳諭永德。即速前往永城。察勘情形。董率所在文武員弁。上緊撲打防護。毋使稍留餘孽。並確查謝家莊飛蝗實係起自何處。如即係該縣玩誤捏飾。迅速參究治罪。勿稍姑息。仍通飭各屬一體確查。如有滋生之處。立時設法搜捕。毋任朦混貽患。將此傳諭知之。仍將現在有無撲滅之處。迅速由驛奏聞。尋奏謝家莊飛蝗係由宿州秦

家湖等處飛落永城實無萌生之處宿州蝗
蝻現亦撲滅報聞。又諭前據胡文伯奏稱
宿州境內蝻子萌動於五月二十六日親往
搜捕當於摺內批令俟淨盡後速行奏聞。昨
於本月十九日以胡文伯范宜賓俱往宿州
一帶捕蝗復經傳諭該撫將現在已未撲滅
情形速奏。今復據永德奏稱閏五月初十日
歸德府毗連宿州之永城縣謝家莊有蝗自
東南飛落地內又相距永城一百三十里之
宿州秦家湖並相距八十里之宿州孚立集
又有蝗蝻飛躍等語是宿州一帶之蝗蝻不
但未能淨盡並已長翅飛躍胡文伯等在彼
督捕為時已久何以仍致長發蔓延且該撫
等自到宿州以後並未將該處現在情形據
實具奏殊不可解著即傳諭胡文伯一面率
屬實力搜捕毋令稍有留遺並將不行出力
之員嚴行查奏仍一面將已未撲滅情形迅
速由驛奏聞毋再遲延干咎將此傳諭知之

戊辰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據德福奏審擬安仁縣
倉書劉本忠等盜用空白印文捏款誣揭一
案將該犯劉本忠擬絞請旨即行正法所擬
未免過當劉本忠因與同房書役俱被該縣
長隨斥辱素有嫌隙輒用印紙捏款造詳誣
陷本官情節原屬可惡但此等胥吏作奸自
當依本律科斷初非身犯逆惡及強盜光棍
等案犯不容稍稽顯戮者可比即引匿名文
書告言人罪者定擬絞候以事理較重列入
本年秋審情實已足以示懲儆若亦予以立
決於情法既未得其平且恐內外問刑衙門
因此妄生揣摩轉相比附甚非弼教協中之
義此案著交刑部俟該撫題疏到日另行改
擬具奏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
等據三全奏熱河地方大雨山水陡發已令
熱河道明山保詳查有無衝壞房屋傷損人
口之處報明直隸總督獅子溝等處滿洲厄

魯特營房院牆間有倒塌。亦令該旗佐領修補等語。三全原係熱河佐領熟悉該處事務。山水漲發。僅諉之地方官。並不會同查辦。甚屬拘泥。至獅子溝營房院牆倒塌。著照所奏辦理。僅更有損壞房屋。亦著三全查照向例酌量給銀修理。補服閣內閣學士謝墉為原官。己已。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曰。鐘音現已署理福建

巡撫。其武英殿總裁事務。著奉寬管理。又諭曰。表曰修實光鼎。俱不必在南書房行走。庚午。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據李質穎奏兩淮商人開朕於明年恭奉

皇太后安輿詣泰山廟拈香祝

嘏。願照天津之例。在泰安府點綴段落等語。已於摺內詳悉批示矣。兩淮商人業於今春同

赴天津。排當豫祝伊等忱悃。已伸又何必趨涉山東。復滋糜費。所請不必行。亦不得再為奏懇。前據高晉奏稱江蘇紳士願赴山左祝釐。熊學鵬亦奏浙商請於泰山旁仿照普陀建廟。俱經傳諭飭禁。至直隸地方官及長蘆商眾。因連年恭遇

慶典。已於春間浚程水次。並天津蹕路分段陳設用洽。

慈歡而效忭祝。亦足以展其愛戴之忱。恐伊等以明歲巡幸山東。御舟經行畿輔。復於河干道左點綴紛陳。於事既屬無名。於禮亦為煩數。實所不取。著傳諭楊廷璋西寧。即豫行禁止。至於明春山左之行。原因富明安於今春天津行在奏稱該省臣民望幸情詞誠懇。適以修葺泰山廟工告竣。而

闕里孔林亦久未臨謁。是以允其所請。於獻歲春和祇奉安輿。瞻禮伸敬。節經傳諭該撫一切務遵儉約

即有添建行館之處。不過信宿總留。但期牆宇粗完。掃除潔淨。其舊有者。亦止須畧為修葺。並不得踵事增華。至所經水陸程途。河影山光。足供清覽。本無庸繁飾觀。恐伊等以事由顓請。思藉鋪陳末節。以達輿情。則所見轉小。甚屬無謂。著傳諭富明安。一併豫行禁止。朕巡方問俗。念切觀民。所至萬姓迎鑾。尊親誠切。既可抒彼瞻依之願。亦足慰朕惠愛之懷。入疆行慶。所務在此。若沿途供備花石亭臺。無非織席編蒲。纏縛繒綵。徒耗物力。而侈陳假託。殊覺無謂。向來鑾輿經歷。間有為此者。因其已經備辦。成事不說。姑以聽之。實非朕心所喜。今距明歲啟鑾之期尚遠。無難早為停止。用是明切申禁。該督撫鹽政奉到此旨。務實力遵奉。一切概行罷徹。毋事稍涉浮華。如或託言已經辦有端緒。則是顯違朕旨。飾詞妄費。非惟不為嘉悅。且將責備及之。況明歲恭逢

皇太后八旬萬壽。朕將率天下臣民於都城地面。巷舞衢歌。臚歡稱祝。諸臣原可一體抒忱。又何必於蹕途所莅多此無益之舉。耶。將此詳切傳諭知之。辛未。諭軍機大臣等。據寶光鼐奏查察蝗蝻一摺。總無一清楚語。已於摺內批飭矣。此事前經裘曰修摺奏。寶光鼐先往查勘蹤蹟時。已知其不能查辦明白。且摺內種種取巧。豫為地方官開脫地步。於寶光鼐又何足深責。昨裘曰修摺到。果以各處並無蹤蹟為詞。而本日寶光鼐所奏連篇累牘。更無一字明晰。又安望伊等之實力根求。衆處耶。看來就寶光鼐摺內所奏各地名大約。飛蝗起落。總在文安大城武清東安一帶。則自萌動滋長。以至長翅飛揚。其潛伏處所。當不離此數縣地面。果能確切體勘。其事本不難辦。何以始終支離。緣飾希冀。顓預了事。耶。至揚廷璋身為總督。蝗蝻蹤蹟皆在直隸本境。雖撲捕之事。不以筋力為能。而遴員訪

查實在蝗起處所。此自當加緊督飭。務令水落石出。叅處示儆。毋得稍存徇隱。瞻顧之見。將此詳悉傳諭。仍將現在各處。曾否撲滅淨盡。及飛蝗究竟起自何處情形。即速奏聞。壬申。諭。據楊廷璋奏。查究飛蝗起處。即係武清東安二縣地面。果不出朕所料。指內請將玩視民瘼之知縣甄克允。郭麟紱革職。拏問該管各員。嚴加議處等語。已交部嚴察議奏矣。該縣等於蝻孽初萌之時。並不搜尋。例捕以致蔓延飛散。貽害田禾。罪無可逭。該管上司。自有應得處分。至霸昌道王錫命。係監司董率大員。乃一味徂於外吏。蒼滑習氣。並不實力督辦。殊屬有乖職守。王錫命即著革職。所遺霸昌道員缺。著定敏補授。此次飛蝗初起。自武清東安之間。由南而北。旋即南回。散落黃華店一帶。其為即係該縣等地面所生。更無可疑。前經裘曰修等初奏時。朕早已洞悉。及此當即傳諭。令其確切查究。此等蹤蹟。

在寶光鼎誠不足以知之。至裘曰修豈得亦以不知自諉。乃先將河淀隱僻無人一語。豫為地方官開脫地步。昨據覆奏。果以並無蹤影為辭。其為心存取巧。又安能自行置喙。若寶光鼎之為人。本係拘鈍。無能。此次查辦蝗蝻。所奏各摺。總無一語清楚。豈能復勝府尹之任。寶光鼎著以四品小京堂用。所遺順天府府尹員缺。即著裘曰修降補。其不能嚴督屬員實力搜捕。所有應得處分。仍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昨據軍機大臣等奏。此次由雲南軍營撤回。未經補缺之六十餘名。厄魯特請遣赴熱河。遇有彼處馬甲缺出。即行坐補等語。熱河之一百五十厄魯特馬甲缺。原賞給養贍達什達瓦所屬厄魯特等。今將此項厄魯特坐補。未免占缺。著添賞馬甲五十共為二百缺。一例挑補。如此既不至於占缺。新遣往之厄魯特即可坐補。此五十缺其餘亦不至於久待。將來生齒繁多。時或應增添。

人數少時應行裁汰之處該副都統具奏請旨此因有裨於伊等生計格外施恩著交三全將此通諭知之 癸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召見新選台州府知府克昇額看來其人係一中材且屬循例推陞恐難勝方面之任知府有整飭地方表率屬員之責著傳諭熊學鵬令其留心察看將該員是否勝任不致貽誤地方之處

據實具奏 又諭據西寧達翎阿奏武清縣迤北相近蔡村一帶停落飛蝗已經撲捕搜查盡絕現由蔡村楊村一路巡查並將天津地方分頭搜查等語看來武清等處所有蝗蝻現已撲滅已達色等自可無須在彼督捕但此次飛蝗回翔起落已非一日恐撲除之後或尚有一二搜尋未到之處潛留滋長旋致蔓延不可不務盡根株以杜後患著傳諭西寧等仍於天津一帶地方悉心查訪現在

果否淨絕無餘如稍有遺種即速竭力搜撲一面奏聞候朕派員協同督辦不得因已經奏報撲滅完竣少有疎懈貽誤並意存迴護諱飾重自取戾將此諭令西寧達翎阿知之

甲戌諭據楊廷璋奏查白家灘地方係北城與昌平州宛平縣連界分管之地該州縣既不豫行搜挖蝻子及長翅成蝗又不即前往撲捕罪無可辭應將昌平州知州莊燮宛平縣知縣惲庭森請旨革職拏問並自請同藩司及該管之同知道員一併交部嚴加議處一摺已批交部議矣白家灘蝗蝻長發州縣各官自應嚴懲示儆但其地即係北城連界管轄該巡城御史等即應早為查察據實奏明協同督捕何竟視同隔膜並不實力查辦豈該御史所司僅以城坊詞訟為職掌而於此等關係民瘼之事竟可置之不理耶著交都察院堂官將該巡城御史等查叅交部議處 諭軍機大臣等辦理緬匪一事因出

於不得已。去歲進兵太早。由戛鳴紆路行走。人馬受傷於事無濟。阿桂在彼年餘。地勢事機。自無不知。傳恒甫經到彼。未能深悉。伊應勸阻。如傳恒不從。即應參奏。乃並不披陳。所見又不據情具奏。但以為有傳恒在彼一味推諉。非有意貽誤國事乎。即以阿桂一路之兵而言。伊在蠻暮時。蘇明燦前來告稱。賊目諾爾塔黃夜令伊入壘。復乘夜遣出。彼時緬匪尚未有備。阿桂誠能率師掩襲。自可攻克。老官屯乃遲疑不進。致失事機。其後守禦既嚴。水土又甚惡劣。徒致弁兵受傷。朕洞鑒其情。是以諭令撤兵。此旨未到之前。賊匪被官兵痛勦。又復急攻其壘。軍威大震。當撤兵之際。阿桂若揚威振旅。使緬匪震懾。伊又何敢於乞降之後。旋即食言。一至於此。若謂傳恒有病。不便在彼久住。宜先將傳恒送回。伊統兵在彼多住數日。乃於此等處。並不留心。而與哈國興水乳相投。希冀草草了事。一似撤

兵。即得重生。將軍大臣。下至兵丁等。並無隊伍紛紛。而回緬匪始得知我虛實。前據伊等將撤兵時二更起程。兵丁被人戕殺一事。奏到朕。即降旨飭諭。撤兵不比進兵。應整旅緩退。黃夜亟行。成何事體。若謂水土惡劣。久留徒傷多人。然官兵所傷已多。再留數日。亦不過傷數人而已。焉有因此。即不顧貽誤事機之理。阿桂之意。以為即使得罪。情願自任。以沽為衆之名。此非阿桂昧良喪心乎。人生莫不有死。阿桂令衆人感念其死。豈能將伊入祀賢良祠。果能將國事辦理妥協。日後必加恩入祀。伊寧不計及此乎。至渾覺係隨營最久之人。我兵丁傷損情形。伊皆目覩。將伊遣回。是使之告緬匪也。傳恒至京。自行請罪。遣回渾覺。所辦錯謬。伊若病勢漸痊。朕必不寬貸。今病勢昏瞶。朕又何忍將伊治罪。彼時傳恒患病。諸事皆由阿桂辦理。不過於具奏時。列傳恒之名而已。豈可諉過於傳恒乎。將此

傳諭阿桂令其明白回奏朕今並未治伊之罪。僅將伊二子革去侍衛嗣後但宜遵旨加意奮勉。若仍復如此心存草率貽誤國事應得何罪。阿桂自知至蘇爾相至老官屯。緬目收其器械理宜慷慨奮拒。即為賊所戕朕必加恩於其子嗣。乃任其鎖辱實屬有玷官職。從前達什扎布乃一新降之厄魯特。因不屈罵賊而死。彼無子嗣朕尚施恩將伊弟彥扎布補放二等侍衛。在乾清門行走。蘇爾相何不思抗節邀恩。甘受賊辱乎。此時諾爾塔若將蘇爾相送回。即派妥員解送來京。至綠營員弁殊屬無用。即巡邏撲擊亦不可全仗此輩。瘴氣消退之時。由京另遣侍衛等員前往。將此傳諭阿桂彰寶知之。副將軍阿桂履奏上年七月進剿緬匪。係與經畧傅恒定議迅辦。不意雨多瘴盛。至損人畜。遣回猛拱土司渾覺。原欲藉惜駭戕害。結怨於彼。未念及告知軍中虛實。批若然汝每日在夢中乎。又

奏未奉旨撤兵。以前惜駭請降將軍伊勒圖與臣議擬給回書允准。傅恒令詢問領隊大臣及侍衛等意見云。何衆人意見相同。傅恒令將伊等所言逐一畫押。未覺傅恒動怒。及書押後。傅恒怒形於色。即欲繕摺參辦。臣等並未多言而退。至撤兵雖奏稱二十日實自十七十八兩日將傷病兵先撤。十九日傅恒帶撤兵三千臣與伊勒圖擬於二十日帶兵起程。又批汝尚以為遲。真不足與言矣。又奏是日因未得毀船確信。又住一日。於二十一日撤回。其時傅恒尚明白在湖右地方等候同行。夜間起程護軍福爾蘇哈被戕。實臣疎防。迨緬匪改悔觀望。又未先發。撤諭致失機。宜愧恨莫及。奏請整軍進剿。祇因一時憤激。今蒙訓示無辭登答。又批實係忘恩仍復巧辯。汝尚有人心乎。將倉遽撤兵之處付之間言。豈非汝之詐術。汝視朕為何如主耶。著明白回奏。又奏臣辦理不善。應從重治罪。蒙恩

僅將臣二子革去侍衛。稍示薄懲。予以自新之路。惟有竭力報効。以贖前愆。得旨。已有旨了。諭軍機大臣等。阿桂奉到令其明白回奏之旨。雖逐一回奏。而詞意之間。仍有自占地步。巧言掩飾之處。即如伊恩遽撤兵一事。並未明白聲敘於閒言中。混過復稱十四日發給緬子書字。於二十一日。伊始領兵起程。以見伊並未遽退。遲遲而歸之意。十四日發給緬子書字。即可謂之事畢乎。況阿桂原定於

二十日退兵。因是日緬子進獻物件。遲滯一日。於二十一起程。阿桂摺內乃稱二十日未得拆毀船隻信息。是以多宿一日。於二十一日退回。是狡詐以欺朕也。阿桂復有何辭。伊視朕為何如。主阿桂寧尚有人心乎。實忘朕恩矣。又諭據阿桂奏防禦永昌騰越以外賊匪。請派綠營兵八十。但探聽接應諸事。綠營員弁一時不能訓練。三等侍衛烏什哈達。拉布棟阿。俱屬諳練。請將此二人遣往再

由護軍校驍騎校前鋒護軍內。曾經閱歷之東三省漢仗好之舊滿洲一併共挑百名。或八十名。派往等語。緬匪敢於食言。不肯納貢。在彼之人未經送回。又將內地遣往之人拘留。特以彼處水土惡劣。激我進兵。謫詐已極。斷無任其陸梁置而不辦之理。然若冒昧進兵。徒傷士卒。轉致墮其術中。惟宜不使賊匪休息。以挫其銳氣。近據伊等將賊匪拘留蘇爾相之事。奏到時。朕即洞鑒其情。諭以不可

墮賊之計。急遽進兵。但宜各關設兵防守。俟秋令瘴消。乘其無備。前往掩襲。盡力勦殺。朕因綠旗官員無用。是以遣鄂寧等前往。今阿桂請將侍衛烏什哈達。拉布棟阿。遣往現交軍機大臣等。由侍衛官員內。將其曾在軍前閱歷漢仗好者。揀選三十員。陸續遣往烏什哈達。拉布棟阿。即入於此數中。此外海蘭察諳練軍營情形。將伊遣往。更可得力。但海蘭察至京不久。此際尚無進剿之事。令伊再往。

幾月於七月初旬起程再阿桂稱彼處侍衛官員內有甚不得力者徒留在彼何用應遣回者即行遣回○豁除江西樂平縣乾隆三十五年分水衝沙積地四十畝有奇額賦○是月兩廣總督李侍堯奏貴州黨堆寨苗拒捕滋事臣親赴廣西柳州一帶巡查以為古州接壤聲援並擒拏竄匪得旨知道了附近要犯已就擒首逆香要尚未就獲或竄入廣西亦未可定應設法緝拏 貴州巡撫宮兆麟奏臣與雲貴督臣彭寶札商未赴滇兵八百餘名仍留黔省選補各營空缺報聞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二

監修總纂官趙昌基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副都統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一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趙昌基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副都統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映總纂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校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六月乙亥朔諭刑部等

衙門議覆陝西巡撫文綬審擬焦喜財聽從
老趙氏致死王磨折兒將焦喜財擬以凌遲
處死老趙氏擬以杖徒不准收贖一本朕初
閱時以焦喜財致死王磨折兒係聽從老趙
氏主使事由主母逼勒勢不由己其罪或可
量從末減及檢覈案情則焦喜財因老趙氏
將使女張女子許給為妻即哄誘王磨折兒
掀入井內並用石塊塌斃是其幼主王磨折
兒之死實緣該犯貪圖得妻所致律以雇工

人謀死家長凌遲處死實屬情真罪當法無

可寬至老趙氏問擬杖徒法司議以不准收

贖雖已較該撫原擬加重而原情定罪究不

足以蔽辜蓋定例祖父母故殺子孫原因子

孫先有違犯尊長情事或子孫不肖或一時

激怒是以照律科斷今王磨折兒年幼並無

過犯而老趙氏偏愛伊女圖分田產將寡媳

小趙氏縛毆空屋欲令絕糧餓斃經王磨折

兒咬繩潛逸情甚可憐老趙氏轉慮其長大

記讐起意致死不惜伊夫伊子永絕宗嗣其

忍心慘毒豈得復以尋常尊長之律定擬似

此關繫倫常風化之事若不示之懲創將明

刑弼教之義謂何焦喜財著即凌遲處死其

老趙氏著發往伊犁給厄魯特為奴餘依議

並將案內情節及改定罪名之處通諭中外

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德成楊廷璋奏辦

理永定河北岸漫口情形一摺稱本月二十

八日亥時大雨如注河水陡長將新下之埽

掀撼漂浮。現在水深二丈五尺。釘椿難於穩固。惟有漫口以北老坎尚屬堅實。即於該處斜鑲軟壩。挑溜入河。仍於坐灣頂衝更開河引溜歸舊等語。大雨後河水驟長。溜流猛迅。原非人力所能強爭。若急於下埽以禦其勢。轉恐於事無益。但永定河之水非黃河長源。速赴者可比。盛漲既過。即可漸平。自應暫讓其洶湧之性。俟一兩日後流緩溜微。即行加緊堵築。施工自當較易。而現在開挑引河。引溜歸舊。最為緊要關鍵。若引河速成。於築口合龍尤易。於集事德成務同。楊廷璋詳度機宜。妥速籌辦。至今日進呈之圖。僅畫漫口一處。於河隄全勢未能了然。又未將前次原圖同進。更未明晰著楊廷璋等將該處河岸隄工情形。詳繪一圖呈覽。再向來沿河正隄之外。俱築遙隄。此次漫溢之水。若在遙隄以內。則原係豫留河流盪漾之地。尚屬無妨。或已漫開遙隄。仍復折歸埵內。所經之處亦屬有

限。儻竟溢出遙隄。一往汜濫。則民地田廬必被淹損。楊廷璋即應確查被水之區。是否成災。迅速照例分別撫卹。經理毋使小民稍致失所。仍將實在情形詳晰奏聞。毋少諱飾。至楊廷璋昨歲面見時。曾奏及所辦永定河工程。伊到彼即得神力相助。迅速奏功。彼時覺所言畧涉自滿。從來明神默相。原屬理所應有。而河神尤為靈應。果能極盡誠敬。未嘗不可感通。若書冊流傳。開雲返風之類。輒自詡為正直。神自扶持。不過文人任意誇張。殊不足信。楊廷璋設或稍存此念。未必不因此致損招尤。即應深自懺悔。積誠孚感。以期速佑安瀾。將此併諭知之。仍著楊廷璋等將日來施工有無成效之處。即速具奏。尋欽差侍郎德成直隸總督楊廷璋會奏。現在河水漸平。軟壩已鑲二十餘丈。引河約十餘日完工。漫口即可堵築。並聲明此汎向無遙隄。得旨覽。若無遙隄。是侵及民田矣。有成災者。否速行

查明奏來。此等處何不言明楊廷璋不宜如此。又諭據德和布德爾森保奏本月二十七日在三河縣夏店之東見有飛蝗一陣尾隨五六里落在齊家屯地方現在率同同知劉義及叅將閔正祥等撲打等語。三河地方既有飛蝗落處自應迅速搜捕毋任蔓延楊廷璋何以竟無見聞不早為奏及周元理亦不知現在何處著傳諭楊廷璋即速轉飭周元理星往該處督率地方官上緊撲除淨盡毋稍延緩干咎。丙子諭軍機大臣等據梁國治查奏湖北省辦理兵差所有不應開銷雜費勢在必需者每次公捐養廉銀一萬餘兩現在按月陸續捐扣於兩年內即可清完一摺所奏自屬實在情形前此楊廷璋永德回奏並無額外豫備站費幫貼之語未免稍有掩飾轉不若梁國治之直陳無隱為足信也此項捐備銀兩出自閩省急公且因此可杜派累百姓之弊於事理原屬可行但兵行

應需雜費亦屬有限何至備及萬餘兩之多恐在站胥役長隨等不無浮冒開銷冀肥私橐或管站官員因費非已出任意虛糜不知樽節流弊皆所不免雖現在已無辦理兵差之事而各驛站辦過供應之案在該省自行支銷者該督撫等亦宜定以限制留心覈實不得任其浮開冒領至現派侍衛三十員赴滇備卡巡之用即分撥陸續起程伊等過境時止須按尋常出差之例由驛應付前進不

必照近年軍行豫備致涉張皇繁費其湖廣至黔滇驛路向係陸程昨閱鄂元陞見時詢及該省辦理兵差情形據奏自改歸水路後民不知兵照料實屬省便等語所有此次派往之侍衛等即令其從湖北襄陽下船至貴州鎮遠再由陸路前往著將此傳諭沿途各督撫知之 丁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諭密雲縣現有飛蝗生發著派索

諾木策凌馳驛前往撲捕。諭軍機大臣等據德成、楊廷璋奏辦理永定河北岸情形各摺。已於摺內批示矣。至該督等初一日奏進之圖於河隄全勢未能了了。又未將初次原圖同進。因傳諭伊等將該處河岸隄工情形詳繪一圖呈覽。今據奏到所繪新圖並附呈原圖。乍閱之竟似兩圖形勢各異。及細加覈對。始知於地界東西方向兩圖互易。竟是一以東為西南。為北。一以西為東北。為南。原圖經朕批示。即應奉為準式。豈容前後任意參差。該督等何以不悉心檢覈。草率若此。著將兩圖一併發去。仍令該督等按原圖方向。將河道遠近灣直隄岸情形逐一較准。另行詳繪一圖。隨摺呈覽。仍將現在辦理工程若何及查勘被水地方成災如何分別撫卹之處。即速詳晰奏聞。尋欽差侍郎德成直隸總督楊廷璋會奏。引河工已有九分軟壩工亦有八分。十一日可以合龍。永清東安固安武清

宛平等縣被災戶口缺種者。先動義倉借給。廬舍淹損酌給修費報聞。又諭本日溫福奏摺用四百里驛遞。朕初以為或係伊接奉前此諭令來京之旨。是以迅速覆奏。及檢閱各摺。不過訪獲洋盜續獲臺灣夥匪及地方情形。參革知縣。此等事件並非不容緩待者。何必亟亟若此。而明山亦將覆奏雨澤情形。及換班兵丁等摺。由軍臺馳遞均屬未協。向來各省遇有地方緊要公事及大員缺出。未便久懸者。例係由驛速達。其餘尋常公務隨時入告。則係專人齎進。今溫福等所奏別無緊要之事。何以輕付郵傳。豈身為督撫大員尚靳惜此區區差員路費而不顧疲煩驛馬耶。著傳諭各督撫嗣後除緊要公務不容緩待者。仍准由驛遞送外。其尋常奏事之摺俱著按例專人齎進。戊寅命原任太僕寺卿陳兆崙仍在尚書房行走。己卯諭據永德參奏商城縣知縣陳開明於鄭文俊家被盜

一案不能究出行刦姦淫放火重情抑勒諱盜又於張獻九誘賭一案妄冀規避處分改供捏詳故入人罪請旨將陳開明革職研審等語陳開明著革職交該撫與案內有名人犯一併審擬具奏○庚辰諭朕於八月十六日啟鑒巡幸木蘭所有應派人員及應辦事宜著各該處出派豫備至派出人員著照例射布靶○又諭曰玉麟遇監放米石之班與進內值班同日監放米石後再入值班有何不可否則推至次班都統亦可乃指稱內廷值班違白和卓前往殊屬錯謬玉麟平日亦無出息著革去副都統仍留二等侍衛兼佐領在乾清門行走○又諭曰哈國興昨歲在老官屯於緬匪遣人投誠時自不免存遷就完事之見至諾爾塔所稱哈國興曾許給還土司一節詢之哈國興堅稱並無其語在賊匪一面狡詞固難執以坐哈國興之罪而哈國興所稱實未許其給還之處現在無可對

質亦難深信其有無伊於綠營粉飾積習未能悔改若仍回滇任事於邊防要務無益但念其屢次領兵打仗頗屬奮勉尚不至竟予罷斥現在貴州古州鎮總兵余大佐尚未到任其員缺即著哈國興降補以觀後效余大佐俟有總兵員缺另降諭旨○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奎林等奏大興縣之黃莊定福莊太平莊高井四處現有蝗蝻該縣知縣並不上緊辦理所帶民夫亦少等語著交楊廷璋查明參奏其通州密雲懷柔靜海等處飛蝗翔集無定若必根究其所起既恐查訪未確而該州縣轉得互相推諉於現在督捕之事致有懈弛該督祇應就飛蝗停落處所無論其是否他處飛來督飭所在地方官盡力勦捕無得稍有餘孽其有怠緩從事者即予查叅庶各知所做畏蝗孽可盡得掃除將此傳諭楊廷璋知之○又諭據崔應階奏巡查紹興所屬地方離水遠者稍覺乾涸及至杭州

省城於二十五日得雨三四寸等語。浙省皆係水田。插秧之後。全資雨澤浸灌。與北方情形不同。雖經得雨三四寸。恐尚不足濟用。不知現在曾否續經得雨。所在農田是否一律優渥。何以未據熊學鵬專摺具奏。著將此傳諭該撫。速將各屬內所有短雨地方。近日農田情形若何。並是否尚有望雨之處。即行據實奏聞。尋奏閏五月二十三、四等日。紹興稍覺乾涸。旋於二十五日後。與杭州俱得透雨。各屬現無報旱處。報聞。又諭今日阿桂彰寶奏到各摺。種種不協事理。已於摺內嚴切批諭矣。如請將賀丙移至內地安插一節。可謂太不曉事。賀丙去歲隨經畧傳恒由戛鵬一路進兵。身充嚮導。乃緬匪所知。亦猶興堂扎之不能復與緬合。何慮在外滋生事端。至其在句帽時。向猺夷有勒索情事。亦係倚仗大兵聲勢。而然今我兵已撤。則賀丙在彼。不過一尋常土目。安能復向猺夷需索。彼既願

在南底壩居住。不妨任其去留。又何必總總過慮。強令搬移耶。其另摺所奏以黃海失事情節。詢問賀丙。因所乘船數不符。細加詰訊。尤屬拘泥可笑。黃海蹤跡下落。固當查問。既據賀丙供稱。聞在宋猛地方。遇賊被害。似非盡屬荒唐。其船隻多寡。並非緊要關鍵。何必復向其窮詰。伊等於邊防要務。每多疎畧。轉以此等細微節目。辨駁不休。豈如此遂得謂之辦事精到乎。至所奏量移防兵摺內。有賊匪敢於狂吠。不可不防。其暗蓄奸謀。乘我不意等語。尤屬不通之見。緬匪詭詐反悔。敢將蘇爾相拘留。特欲激我用兵。而彼據以逸待勞之利。若慮其擾我邊境。亦計及數年以後。或乘我疎懈。先侵沿邊土司。漸及內地。斷無敢有突然犯邊之理。且此時邊外瘴氣方盛。我兵既不能往。彼又安能遽來。惟當照例辦理。何至為此張皇過當之語。至邊口私販偷越往來。或漏泄內地事機。乃不可不實力查

禁者。伊等轉視為末務。識見顛倒。措置失宜。尚得謂之稍知事體乎。阿桂等身膺重寄。軍務邊情。皆當籌畫妥善。以副朕懷。乃今日奏到三摺。無一中竅。豈萬里以外。必待朕燭照遠及。豫為籌度。伊等竟不能經理一事。是其智且諾爾塔之不若。復將何所倚望乎。朕實為之太息。憤恨。伊等寧不知自愧。將此詳悉飭諭知之。軍機大臣等議覆。據雲南徵兵領隊大臣等咨到。兵丁所帶民間幼孩。計四百十四名。俱係親屬受銀立契典賣。並非私攜。得旨。班師回京。理合安靜行路。不得攜帶民間之子。該領隊大臣等縱兵攜帶多人。本應治罪。但念係銀錢典買。尚無誘拐情弊。此次著加恩寬免。然此風斷不可長。若不嚴禁。將來必致強攜民間幼子。嗣後凡奉差兵丁。隨往跟役內。實有病故逃走。必需添從人者。在經過地方典買人口。務須呈報該管領隊大臣等查覈。後稟明將軍方准典買。似此私

行典買者。永行禁止。著為令。吏部等部議准。陝甘總督明山奏。稱淵泉縣移駐。應添建文廟。遷建道署。及知縣典史。叅將署各一千。把署三監獄房。九兵房。八百軍器堆撥房。各十六餘。仍住舊城從之。辛巳。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白和卓監放北新倉米石。查出舒善。李樹芳。空誤未往。據實叅奏。前此朕以厄魯特回子管理旗務。未必兼能稽查。今白和卓辦理頗屬能事。况朕擢用伊等為大臣。一切巡查差務。俱係伊等分內之事。自應一體行走。嗣後凡遇赴倉監放米石等差。所有御前乾清門行走之厄魯特回子。與都統副都統等。俱著一體往查。諭軍機大臣等。據明山奏。查審偽造實收押借銀兩一案。提訊武舉劉永祚。堅稱實收來歷。並不知情。現在分咨提督衙門。直隸總督將案內之李先理。董乃文。劉敬承等。解赴甘省。並請飭交四

川總督將守備張大猷解往併案質審等語。此案假捏實收哄借銀兩殊干法紀。自應徹底根究。按律治罪。但案犯隔屬數省。往返稽查。徒延時日。除董乃文、劉敬承二犯現交提督衙門就近訪拏外。著傳諭明山即將劉永祚派委委員押解來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至四川守備張大猷並著阿爾泰飭令解任。押赴京城併案質對。其李先理據稱現在霸州州判署中收管。著楊廷璋飭屬即

行解京。一併質訊。將此傳諭各該督知之。補行湖北省乾隆三十四年分大計。不謹官二員。罷軟官一員。年老官一員。有疾官三員。才力不及官三員。浮躁官一員。分別處分如例。以戶科給事中瑚世泰為鑲紅旗蒙古副都統。壬午諭據熊學鵬奏浙江海防道寧舞立既不諳練塘工。遇有差委又不肯認真查辦。一味模稜。委靡成習。請旨交部嚴加議處。其海防道一缺最為緊要。請以寧紹台

道潘恂調補等語。寧舞立著交部嚴加議處。海防道員缺。即著潘恂調補。所遺寧紹台道員缺。著張璘補授。諭軍機大臣等。伊齡阿請定九江關監督與丞倅相接儀注一摺。已批交該部議奏矣。監督係簡派司權之員。該同知既在關接辦親填。自應視管關道員之例。相統屬。鄧蔚林不循舊規。妄稱監督。不得與道府齒。有意抗衡。殊屬非是。觀此則其人之妄自尊大可知。著傳諭海明將鄧蔚林平日居官如何之處。查明據實覆奏。伊齡阿摺並鈔寄閱看。尋奏。鄧蔚林辦事穩妥。亦無驕矜之處。已照丞倅見總兵儀注與伊齡阿相見報聞。癸未。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曰。溫福未到任以前。所有吏部侍郎事務。著瑚世泰暫行署理。又諭據甯光鼎奏請嗣後撥打蝗蟲。凡民人佃種旗地之戶。令理事同知飭諭各莊頭一體撥夫應用。一摺。閱其所奏。近理。已批交該部

照所請速行矣。但思地方遇有捕蝗之事，凡屬旗地皆當與民田通力合作，共相攸助。即內務府所屬大糧莊頭亦應一體派撥。若自以旗莊遠，欲免差則如江浙紳衿田畝亦將倚恃官戶規避一切役使可乎？且按地派夫捕蝗，仍以護其田地，豈有聽其置身事外，獨任民夫代為撲捕之理？此事向來直隸地方官均係作何辦理？恐寶光鼎所奏情節未能深悉。原委著交總督楊廷璋即速詳查據實

覆奏。○諭軍機大臣等：按察使秦鏞前在歸州知州任內辦理盜案頗能得實，是以屢加擢用。洊至臬司，今來京陛見，看來係一拘謹自守之人。臬司為通省刑名總匯，恐伊才具不甚相宜。著傳諭梁國治留心察看。如秦鏞辦理竭蹶不能勝任，即行據實奏聞，毋得少有瞻徇。○又諭據伊勒圖奏自西安移駐伊犁滿洲官兵多不能射馬箭等語，各處駐防官兵原為防守地方，自應以騎射為事。此次

移駐官兵想係選擇前往，尚不免騎射生疎。則西安官兵之更不及此，可知該處將軍副都統所司何事？著將此嚴切傳諭知之。以禮部侍郎德福充經筵講官，以左副都御史劉秉恬為刑部侍郎。旌表守正被戕之安徽鳳臺縣民劉克紹妻王氏。甲申諭軍機大臣等：現在緬匪敢於食言，恣意陸梁，特以內地之人不服，彼處水土激我進兵，賊計甚屬狡猾。我若大舉進兵，即墮其術，徒傷士卒。

轉使賊匪得計，此事斷不可行。然若竟置之不辦，任其猖獗，亦無此理。宜令賊匪不得休息，相機往擊，蹂躪其地。海蘭察哈國興皆係閱歷之人，亦悉賊匪情性。阿桂彰寶即選精兵千名交伊二人或一路行走，或分兩路前進，令常保住長青各帶兵千名策應。遣往之時，阿桂彰寶宜剴切曉諭伊等及官兵務宜竭力勦殺，斷不可掠取附近猺夷人等塞責。亦不可一味深入，不能退出，務期驚擾賊

匪且可退出通盤計算。龜勉從事。再哈國興已授為古州鎮總兵。阿桂彰寶將伊調來之後。古州總兵所屬地方緊要。即令貴州提督拜凌阿兼署嗣後總兵。若奉調差務。即照此令提臣兼署。又諭據吳達善等奏。查拏逆苗香要情形。及撤兵回駐古州一摺。逆苗香要此時隻身逃匿。不過苟延殘喘。現今土舍把事人等。改裝密緝。自無難剋日就擒。吳達善等即回駐古州。將兵丁撤退。使苗民各歸本寨。安居樂業。就現在情事而論。原只可如此辦理。但搜捕首惡。最為此事要領。不得因官兵已撤。遂爾有名無實。徒以空言塞責。如摺內所稱該犯情急自盡。及餓填溝壑等語。未免豫留遷就地步。若竟徂於此。見將來即藉此語支吾完事。則大不可。香要在四犯中尤屬渠魁。該犯一日不獲。則此事一日不了。該督等務須實力加緊設法偵緝。使首惡速正顯戮。毋得稍存顛預了局之念。至古州鎮

總兵現已令哈國興降補。伊前在滇省邊疆頗稱熟悉。秋冬間或有調往交辦之事。已傳諭彰寶於應調時。先期知會黔省遵行。但古州控制苗疆。其地最為緊要。前此該鎮懸缺。若有專閭大員在彼彈壓。逆苗未必敢於滋事。即兇徒自作不逞。亦必迅就剷除。乃以庸碌無能之副將程國相護篆。致香要一案遲延貽誤。不可不引以為戒。將來哈國興赴滇時。其總兵事務。即著提督拜凌阿前往兼攝。嗣後古州鎮缺。有需員署理之處。俱照此行。將此并諭拜凌阿知之。乙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以安徽布政使范宜賓為左副都御史。直隸按察使裴宗錫為安徽布政使。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據永德奏豫省永城夏邑等處俱有飛蝗停落。現在撲捕根尋蹤跡。實由江南蕭縣飛來等語。前經永德摺奏豫省搜捕蝗孽。係與安徽宿州毗近之地。今宿

州已報撲除淨盡。而永德前赴永城一帶親查。則係與下江蕭縣連界蔓延所致。該督撫何以以前此並未奏及。即本日薩載奏到。但稱查勘蕭縣碭山一帶。所有前報蝻孽生發之處。現已撲盡。此摺係在永德具奏之前。如果已經撲淨。則永德所遣歸德府知府趙瑗。何以親赴蕭縣查勘時。尚見蝗蝻出土飛騰跳躍。且有布囊帶回送驗之事。是蕭縣地方官並未加緊實力辦理。可知似此玩視民瘼之

劣員。不可不查。參嚴處。以示懲儆。著傳諭高晉薩載。即速確實詳查。具摺奏。並將現在江蘇生蝻處所。曾否設法撲捕。果否淨盡。情形。迅速覆奏。毋得稍存諱飾之見。自取咎戾。永德原摺。並著鈔寄閱看。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汝州民趙景生妻周氏。丁亥諭曰。官保著調補刑部尚書。戶部尚書員缺著素爾訥調補。不必管理三庫。所有三庫事務著豐昇額管理。署雲貴總督彭寶奏滇兵過

境沿途並無幫貼繁費報聞。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鹿邑縣民胡秉順妻謝氏。息縣民張秋妻張氏。廣東番禺縣民曾宜彭妻陳氏。戊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三全等奏稱六月初七日熱河地方大雨。廣仁嶺以內各山溝及獅子溝等處山水漲發。官兵民房被衝數百間。傷損人口頗多等語。據三全所奏。此次水災較二

十四年較重。著派英廉索諾木策凌馳赴熱河會同三全。永和查明被水房間人口俱照二十四年加倍賞給。妥為撫卹所需銀即於該處道庫存項內動支。禮部奏和靜固倫公主下嫁成婚禮儀得旨。七月二十一日於圓明園正大光明殿筵宴。二十七日於保和殿筵宴。以刑部主事孫孝愉為直隸按察使。己丑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寶光鼎奏各處旗佃應一體出夫捕蝗。已批如所請行復。

思撲捕蝗孽原以保衛田禾非特旗佃當協力赴公即大糧莊頭亦不應稍存歧視未知直隸向來作何辦理恐竇光鼐未能深悉原委因令楊廷璋查明具奏今索諾木策凌回京問及此事則稱蝗蝻長發處所不但旗佃人等盡力爭撲即王公屬下旗人無不協同撲打並曾面詢周元理亦稱他處俱係如此辦理等語看來竇光鼐前奏竟屬荒唐乃伊言之鑿鑿果何所見而云然亦當有所指實

著竇光鼐明白回奏並著傳諭楊廷璋將現在確情徹底查明據實覆奏毋得稍有隱飾瞻徇以內閣學士全魁為浙江鄉試正考官侍講學士邊繼祖為副考官侍講學士國柱為江西鄉試正考官侍講學士褚廷璋為副考官侍講學士李中簡為湖北鄉試正考官宗人府主事馮應榴為副考官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三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兵部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正廣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正董培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正德洪運進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正曹振鏞等奉

秋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六月庚寅諭據文綬奏

興安州江水漫溢灌入舊城衝損官署民房隄岸併有淹斃人口等語看來興安州此次被水情形較重該撫既經親往查勘即著就該處情形酌量照例撫卹務率屬實力妥辦毋致稍有失所至摺內所稱間有淹浸地畝現今補種齊全毋庸借給籽種但思貧民甫經被水之後即補種晚田秋成亦不無稍歉輸將未免拮据所有本年應徵地糧著加恩准予緩徵俟明年秋成後照例徵收以紓民

力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據文綬奏查勘興安舊城被水情形一摺已明降諭旨令該撫酌量撫卹妥協籌辦矣興安舊城北枕漢江猝遇暴漲易遭衝刷現經勸諭居民就高阜處所酌量遷徙而民情安土重遷圖戀臨江貿易籲請添築各隄以資堵禦此亦閭閻恒情所應有但築隄既專為捍衛民居便其居貨經營之計理應民間自行修理況其中如白龍隄身及老官廟西隄各工歷

來本係民修則將來一切加築隄工原屬事同一例惟此時甫經江水漫溢民力未免拮据勢難遽令出貲辦理著傳諭該撫揀派妥員勘估動帑興修所有用過銀數度量民力分限十年內外按數攤扣清還該撫務須悉心董率承修監修各員實力妥辦不得因官借民償之項稍有疎忽致吏胥侵漁中飽轉滋弊端仍一面將估修銀數確覈具摺奏聞○以故四川松茂道屬竹木坎土副巡檢孫

偉子天德雲南鎮南州屬阿雄關土巡檢者
肇正姪朝英襲職。辛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表曰修奏。現在撲捕蝗蝻至
修理貢院為期已近。請派員管理等語。表曰
修未能一時回京。順天鄉試將次屆期。所有
應辦貢院等事。自應及早專員經理。蔣元益
向任府尹有年。科場事宜。皆所熟悉。著令其
暫行辦理。俟表曰修來京之日。即行交代。

又諭據胡文伯奏。捕蝗懈緩之署宿州知
州張夢班等一摺。已批交該部嚴察議奏。至
另摺所稱。前因蝻孽尚未飛騰。遠去。地方官
皆督夫撲捕。未經奏等語。是誠何言。甚屬
非是。地方偶有蝻孽萌生。或由先期雨澤稀
少。更值天氣炎蒸。勢難保其必無。朕亦何嘗
因一經生蝻。遽科有司之罪。司民牧者。平時
自當悉心體察。防於未然。及生發之初。即力
為設法。搜捕。原可不留遺孽。以人力勝之。果

其捕除迅速。方當交部優敘。以示獎勵。若始
事既已玩延。浸至飛颺滋蔓。漸益孳生。其為
貽害田禾。將復何所底止。是以捕蝗定例。綦
嚴。朕於玩視民瘼之劣員。從不肯少為寬貸。
而於捕治蝗蝻之實政。亦不容稍有稽延。即
如今年夏。直隸近畿州縣多有蝻子。間段長
發。朕既責令大吏率屬。剋期撲捕。有諉卸貽
誤者。令該督指名嚴叅治罪。並特派侍衛等
前往竭力會辦。所至即隨時淨盡。不致傷損
莊稼。可見捕蝗並非人力難施之事。任封疆
者。豈可徇州縣官詭飾之詞。因循姑息。不亟
亟為閭閻除大患乎。且蝗蝻自初生。以至跳
躍。俱有蹤跡可尋。縱使長翅飛騰。究不離旁
近地面。安能遠越百餘里外。成羣停集。即或
疆壤毗連。偶然飛入。地方官亦當上緊集夫
撲滅。保衛農田。若意存畛域。藉口鄰封。以致
耽延日久。其與本境滋長者何異。況飛蝗所
起之處。遺孽必不能盡絕。原難掩人耳目。是

辦理捕蝗之事。祇應就現有蝗蝻處所視地方官之用力不用力。以定功罪。不必更問起自何方。若置現在而不論。轉欲究所從來。則如表曰。修前次查捕武清東安飛蝗。輒謂其生於河淀無人之地。為怠玩屬員。豫留開脫地步。不復切實根查。豈可為訓。今胡文伯所稱尚未遠去。冀為該知州寬免處分。其見與表曰。修相去無幾。於事理全未體會。徒使黠猾之吏。以蝗不出境。苟幸無事。為得計。誰復

肯及時力捕。盡心民事乎。是胡文伯失察生蝗之處。分尚輕。而為劣員文過之情節較重。胡文伯著交部嚴加議處。嗣後捕蝗不力之地方官。並就現有飛蝗之處。予以處分。毋庸查究來蹤。致生推諉。著為令。並將此通諭各督撫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楊廷璋所奏。撲捕蝗蝻。民人旗佃。向俱一體出夫一摺。已批交寶光。肅明白回奏矣。今日復據寶光。疊覆奏摺。內稱。旗莊不能撥夫。應用係詢之三河

順義兩縣及東路同知。即周元理亦有旗莊不肯借。用口袋之語。與該督所奏不符。所有寶光。疊原摺。著寄楊廷璋閱看。並著查明具奏。朕辦理庶務。必須窮究底裏。以定其是非真偽。從不肯顛預了事。將此併諭楊廷璋知之。又諭。此次辦理滇省軍需。節年撥解帑項。共一千三百餘萬。除陸續支用外。現在存貯實數若干。未據該督撫查明具奏。將來尚有派撥滿洲兵駐防之事。建蓋營房等項。均

需經費。所有存餘銀兩。是否足敷動用。著彰寶等。即行確查覈計。如所存尚覺不敷。迅速據實奏聞。以便豫期酌撥備用。只須不動聲色。便可辦理。裕如。至軍需支銷案件。頭緒雖屬繁多。而挈領提綱。總目不過數種。其間條分縷析。皆可以類相從。明德錢度。係始終經手承辦之人。無難逐案清釐。上緊題結。彰寶現任總督。亦有董覈之責。並宜立法查催。斷不可聽屬員等任意延宕。久羈時日。懸案不

結也。從前辦理西路軍需，因未即行奏銷，以致世遠年湮，官吏易輟，轉查駁閱十餘年，方始辦竣。滇省軍務與陝甘情形不同，自宜及時速結。若明德因見西路奏銷，歷年久遠，亦欲尤而效之，泄泄從事，則自干延緩之咎矣。著傳諭彰寶、明德，即速設法清查，悉心銷算，撥帑起結。至上年冬大兵全撤以前，所有支銷各案，即行逐款陸續題結，統以明年歲底為限，全行報銷。毋得稍延月日，如或逾限不行，辦完惟彰寶、明德等是問。其撤兵以後，續有辦理動用之項，並著每歲另案報銷。年清年款，毋得稍有牽混遲誤。將此並諭阿桂知之。○壬辰，諭據色布騰巴勒珠爾奏火器營請每翼添放正翼長各一員，其營總八員內添派委翼長二員，仍兼營總，所有正委翼長穿黃馬褂，營總護軍校等穿鑲白邊黃馬褂，兵丁仍穿鑲白邊藍馬褂，再所建營房距城不遠，其官兵移居銀六萬二千六百一十

兩，毋需賞給。請再添賞銀三萬七千三百九十兩，共合銀十萬兩，生息為一切犒賞之需。等語著照所請。應添翼長交該營大臣等於現在八員營總內揀選帶領引見。至正翼長應給關防各項，照健銳營翼長例給予官兵移居銀六萬二千六百一十兩，仍行賞給。再加恩添賞銀三萬七千三百九十兩，共合銀十萬兩，交該營大臣等妥籌生息，以為該營獎賞等項需用。○又諭曰：託庸不必兼署兵部事務。所有兵部尚書員缺，著豐昇額署理。諭軍機大臣等：前以天津、薊州、寶坻三處撲捕蝻孽，辦理尚為妥速。曾經降旨將該處在事各員交部議敘。旋因奏曰修等前往武清等處撲蝗，奏稱現在撲捕費力，則是該處前此查辦不善，業經漸次長成。復諭該督不得概予議敘，以昭平允。但自查捕蝗蝻以來，各處俱節次生發，蔓延不已。如夏店曾有飛蝗停落，其地正與薊州毗連，而安光雙口等

處。即係天津境內。靜海青縣亦天津所屬。是各該處前此撲捕亦未必能實在淨盡。果爾伊等又當續有應得處分。若不詳加確覈。遽令濫邀敘錄。何以示彰瘡之公。朕於諸臣功罪事無巨細。從不肯顛項了事。著傳諭楊廷璋將已交議敘之三屬。前後捕蝗實在情形。並有無滋蔓貽患之處。逐一查明。並將各該員何人應敘。何人應處。據實分晰摺奏。毋得少有含糊徇飾。致滋冒濫。軍機大臣等議。覆監生鄒玉堂丁憂後。浼同縣人章文代考。詹事府主簿戴懷德冒昧出結。鄒玉堂加號三箇月。發烟瘴充軍。戴懷德革職。章文在逃。獲日另結。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桐栢縣民梁應武妻樊氏。癸巳諭曰。素爾訥現調戶部尚書。伊子戶部員外郎恒寧例應迴避。著以步軍統領衙門員外郎用。吏部議准。署雲貴總督彰寶奏稱。武定元江廣西三府已改直隸州。鶴慶府已改州。應裁原設

教授訓導經歷各三缺。均改學正訓導吏目。鎮沅府已改直隸州。應裁教授經歷二缺。改學正吏目。祿勸彌勒建水師宗四州俱已改縣。應裁原設學正訓導吏目各三缺。均改教諭訓導。典史廣南府已改直隸同知。原設教授訓導經歷三缺。仍歸直隸同知管轄。邱北州同已改邱北縣丞。歸邱北縣因遠知事。改因遠縣丞。歸元江州按板井大使新撫司巡檢。歸鎮沅州金沙江巡檢。歸武定州竹園村巡檢。歸彌勒縣觀音山巡檢。歸鶴慶州曲江巡檢。歸建水縣俱就近管轄。威遠同知已改隸普洱府。抱母井大使仍歸威遠同知管轄。麗江順寧二府已添設首縣。應增教諭訓導典史三員。永北蒙化景東三府裁去府名。改直隸廳同知。其所屬各缺均無庸更改。從之。甲午諭曰。邁拉遜兼管之事較多。刑部事務難於專辦。著以侍郎銜署理內閣學士其刑部侍郎員缺著瑚世泰補授。又諭據吳

達善等奏逆苗首犯香要已就擒獲。並該犯親屬一併正法。土舍歐韻清從前訪知香要謀逆。首先報官。又隨營拏獲首犯。請賞給土把總等語。吳達善等辦理此案。頗能迅速妥善。吳達善錢維城富察善宮兆麟李國柱均著交部議敘。土舍歐韻清始終出力。著加恩賞給土千總。並賞銀一百兩。其在事出力文武員弁著吳達善宮兆麟查明具奏。交部議敘。又諭頃三和自熱河回京。據奏古北口

地方於本月十六日午後。山水漲發。兵民房屋被淹。人口亦間有損傷者。王進泰現在彼處查勘。繕摺具奏。齋摺人在後未到等語。古北口此次被水情形較重。朕心深為軫念。著即派侍郎伍訥璽帶內庫銀二萬兩。速行馳驛前往會同王進泰實力查勘。被水各戶不拘兵民人等一體撫卹。照二十四年之例加倍給予。如所攜之項不敷支用。即行據實奏聞。續行撥發。再聞街市米鋪現俱被衝閭閻

或致艱食。該處義倉向有存貯米石。若由地方官按例轉詳具奏給發。未免稽延時日。伍訥璽等即開倉酌量賑卹。平糶俾居人口食有資。現已傳諭霸昌道定敏星速馳往。伍訥璽等即率同該道詳細確查。實心經理。務使災民均霑實惠。不致稍有失所。其官廨兵房有應行修整者。並著查明奏聞。一面即行辦理。諭軍機大臣等。據宮兆麟奏黔省上年秋收。今春麥收俱未豐稔。現在正需平糶。常平倉米不敷。請於黔省附近之四川省辦米六萬石。湖南省辦米十二萬石。廣西省辦米二萬石。於平糶價內按數撥還。三省歸款等語。所奏實為酌濟倉儲起見。四川等省係產米之鄉。節氣較早。目下新米當已上市。且均有水路轉輸尚易。各該督撫自不應稍存畛域之見。著傳諭阿爾泰德福陳輝祖即行按數悉心籌辦。一面購備。一面奏聞。改鑄雲南驛鹽道關防。從署總督彭寶請也。乙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昨因古北口被水。已有旨撥給內庫銀二萬兩。令伍訥璽帶往會同王進泰詳悉查辦。但此次被災情形較重。所撥之數尚恐不敷。著內務府再撥銀二萬兩。派委妥員作速解往備用。諭軍機大臣等。昨據三和面奏古北口被水情形。已降旨派侍郎伍訥璽帶銀二萬兩。馳驛迅往會同王進泰妥協查辦。今據王進泰奏到潮河漲發。兵民房屋被水。衝去泡倒者甚多。應急為經理。俾之各得安居。昨已諭令照二十四年之例加倍賞給。但二十四年撫卹熱河民房。每間賞銀二兩。即倍數加賞。亦僅得銀四兩。尚不免拮据。著照乾隆九年。每間賞銀五兩之例。查明實在被水房間。按數賞給。令其上緊自行葺理。以資棲息。此項費用較多。昨所撥銀數恐尚不敷。已諭令內務府再撥銀二萬兩。解往該處備用。其城牆經水傾圮者。速行確估興

工。補築完固。官廨營房。亦即一律修整。至隄壩各項。除尋常緩工。仍聽地方官覈辦外。其關係緊要工程。並著速估妥覈。趨期修築。以資捍衛。且災後辦工。使之食貧民。藉以餬口。於事亦為兩便。所有應行動用銀兩。均著據實奏明。由內庫撥發。不必報部覈銷。楊廷璋現在永定河北岸二工堵築漫口。不能分身兼顧。古北口乃提督駐守之地。本係王進泰專責。且伊久歷外任。尚屬能事。伍訥璽到彼後。會同王進泰將諸事查有頭緒。即奏聞先行回京。其應辦賑卹諸務。及修建工程。俱交王進泰悉心妥辦。王進泰務須將撫卹各事宜。督同該道定敏。及伊標下材能將弁。實力確查。不致災民稍有失所。其各項工程。俱應留心查察。切實施工。繕治堅固。勿使經手之員絲毫浮冒。將此傳諭伍訥璽。王進泰。並諭令楊廷璋知之。又諭戶部議覆黃登賢條奏二摺。所駁甚是。已依議行矣。如所請添建

倉廩一事。當黃登賢面奏時。朕即諭以二十
二州縣。概行增置。恐事理繁重難行。而彼以
需費無多為解。今戶部議以歷來各省並未
有因倉廩短少。誤漕滋弊之事。各督撫等亦
未有因不敷收貯。籌為添倉之請。至水次兌
漕。為期不過一兩月。開兌以後。即有廩座。亦
為虛設。且漕弊之有無。又不在倉廩之多寡。
是黃登賢於此事。並未悉心講及。已屬冒昧。
至請將岳州之船。分撥荆沔等四衛兌運。一
節。黃登賢止知岳州一衛。田少船多。欲為調
劑。而不知該省屯田。向係官為徵租。按船覈
給。歷久相安。並無偏枯之處。若如黃登賢所
奏。則荆沔四衛船增。而津費轉減。即岳州撥
出之船。所得亦較前更少。是愛之適所以害
之。戶部所覈。乃節年辦理成案。黃登賢豈未
加詳考。而貿貿然為此奏耶。從前楊錫紱任
總漕年久。辦理諸務。甚為妥協。黃登賢赴任
時。曾諭令一切悉仍楊錫紱之舊。黃登賢本

一小心謹守之人。果能恪守成規。漕政自無
曠誤。原不必以建白為長。若因押運來京。撫
拾一二事。以為盡職。已屬無謂。且所言俱不
當事理。其識見之不能明達可知。再黃登賢
在京時。曾面奏回任後。欲渡江往丹徒。丹陽
查閱運河。朕彼時亦不以為意。今思運河乃
督撫專司。果有應需挑挖之處。止當咨行督
撫查辦。無藉總漕之身為履勘。使必須總漕
親往。何以楊錫紱從未一行。直待黃登賢創
為此說乎。且此等分外干與之事。明白人尚
且不可。而糊塗者勢必越俎滋擾。即此可見
其多事。率是以往。必致流入乖張一途。動多
窒礙。恐於公事無裨。豈朕委用之本意乎。黃
登賢著傳旨申飭。又諭據阿桂等奏。請派
兵三千名。分駐隴川。遮放。至冬間。派員帶領
襲取猛密。各兵俱令步行。裹帶口糧。仍派兵
二三千。以為後援等語。因所言尚覺奮勉。已
諭令至期。派海蘭察。哈國興為前隊。並令阿

桂在後策應。今思猛密更在老官屯東南。我兵前往該處。必不能飛越老官屯境地。萬一賊人佯為不知。讓我果入。而於旱塔馬脖子等處。截我歸途。不可不慮。即有援兵在後。亦祇能防其最近一層。而老官屯距猛密。賊匪路路可通。豈能盡為堵禦。再我兵一經分駐。賊人斷無不知。若猛密豫得信息。堅壁清野。欲進則無所得。退則賊乘我後。是腹背受敵。為兵行所最忌。且今歲選派之兵。不過就滇

黔綠營內。短中抽長。較去歲所派八旗索倫勁旅。百不及一。轉欲深入重地。攻取堅城。何所恃以無恐。至我兵但令步行。以省馬力。固為近理。但軍行仗械。及火藥鉛丸必需之物。自係各兵隨身攜往。豈能復有餘力裹糧。而一兵所需兩三月之糧。即極為撙節。數亦不少。今既不用馬匹。又何法裹帶。不知伊等曾否籌畫及此。且賊匪反覆狡詐。明欲激我用兵。若我所辦局面愈大。費用愈多。賊人愈為

得計。朕意原不過就冬間瘴退時。派兵一二千。攻其無備。掠取村莊。以挫賊勢。我得操縱自如。有利無害。設如阿桂等所議。派兵至五六千人。已不免於勞費。豈不轉墮賊人之術。不知伊等如何畫策。而貿貿然出於此。但萬里之外。諸事難以概為懸揣。或伊等實操必勝之算。斷無意外之虞。奮勉一往。以伸國威。豈不甚善。現已傳諭阿桂等。令將因何如此籌辦之處。詳晰回奏。哈國興在滇年久。緬地

情形最為諳習。現在阿桂等所議進兵之路。兵行之法。是否合宜。此舉能否得利。哈國興知之必深。計之必當。且伊即係領兵之人。著傳諭哈國興悉心籌酌。直抒所見。據實覆奏。如哈國興以此事為可行。能把握全勝而無後患。則彼原係帶兵之人。即當以此事任之。倘非動出萬全。則國體所繫。自不可輕為嘗試。哈國興毋稍存調停遷就之見。依違兩可。負朕詢問之意。將此傳諭哈國興知之。並鈔

寄阿桂等閱看。○又諭曰。吳達善等在黔查辦逆苗一案。首惡要犯俱已就擒。辦理頗為妥速。已將該督等交部議敘矣。至魏涵暉與龔學海二人功罪。屢經諭令該督等。於結案後秉公查奏。該督等此時想已詳悉查明。應即據實奏聞。其在事出力之文武員弁。現今該督等查明。一併議敘。計其人亦無多。無難即時覈奏。伊等在黔半載有餘。現在案已完結。更無應辦之事。著傳諭吳達善著即回湖

廣總督之任。錢維城富察善亦即起程回京。

○丙申。諭宗人府奏奉恩將軍普祿病故。請將嗣子官成揀選襲職等語。普祿係肅親王曾孫。因伊父魁亮係貝勒延壽之側福晉所生。是以照例准襲奉恩將軍。肅親王之孫。若無別職。僅此奉恩將軍。自應准其嗣子承襲。現在肅親王之孫內有顯親王承襲。其與普祿相類者。尚有奉恩將軍額爾德蒙額等五人。普祿如有所生之子。尚可照例襲職。既已

絕嗣。復以嗣子承襲。殊屬過優。從前宗人府以嗣子普順博勒和康麟惠文承襲奉恩將軍。已屬錯謬。但已加恩。亦止准其本身承襲一次。不准再襲。嗣後王公等孫內如此等照例承襲將軍祇有一員。實無承祀之人者。仍加恩准其嗣子承襲。其絕嗣者。即行停止。普祿所出奉恩將軍缺。毋庸承襲。著為令。諭軍機大臣等。本年為朕六旬慶辰。衍聖公孔昭煥臨期。或擬進京稱祝。第思明歲即恭逢皇太后八旬萬壽。普天同慶。孔昭煥自必令其與陪盛典。今年八月。即在本籍公所行禮。已足以昭忱悃。著富明安轉行傳諭孔昭煥。今年且不必來京。又諭據王進泰奏古北口被水之後。米糧難以進口。請將倉內現存兵米支借兵丁。暫為餬口。並請勅下督臣令密雲縣在古北口平糶倉米千餘石。俾旗民人等均得買食等語。已批如所議。速行矣。前聞該處街市米舖俱已被衝。恐閭閻或致艱食。

已諭令伍訥璽到彼即將義倉存貯米石開倉賑卹平糶。今既據該提督稱兵丁無處買米。請將儲備兵米豫為支借。自屬調劑之一法。若俟楊廷璋咨覆。未免稽延時日。著傳諭伍訥璽。王進泰即開倉支借。使兵丁口食有資。其平糶倉米。王進泰尤宜實力督率妥辦。庶市價漸平。旗民均霑實惠。將此並諭楊廷璋知之。又諭現在大雨時行之候。京師近日雨水畧覺過稠。每望雲氣多係自西南而來。不知山左一帶。邇來晴雨是否停勻。未見該撫奏及。著傳諭富明安速將現在東省田禾晴雨情形。詳晰奏聞。丁酉。遣官祭火神廟。諭據楊廷璋奏北運河張家王甫隄漫工甫經合龍。因十四五等日大雨。河水盛漲。以致復有漫溢。汕刷等語。近日直隸地方雨水稍覺過稠。熱河古北口等處俱有被山水衝刷民居鋪面之事。現已派令英廉伍訥璽馳驛分往查勘。動用內庫銀兩加意

撫卹。今北運河漫口。復有汕刷之處。所有水過地方。田廬間有損傷。自應照例查辦。至大城文安一帶。本屬窪下之區。旁近地畝恐無被淹之處。朕心深為軫念。著傳諭楊廷璋即速另委大員悉心體勘。如有被災戶民。即行妥協撫綏。其涸出之地。可以補種莊麥者。亦應酌借資本。諭令及時趕種。以資民食。該督不得以身駐永定河。惟以在工言工。此外稍有疎漏。仍將各屬有無被水情形。據實速

奏。尋奏大城文安二縣外。順天保定天津三府屬計被水十五州縣。貧民酌借口糧。坍房給予修費。仍設法疏消。早涸高地。借籽補種。莊麥等雜糧秋成時。再將應否賑卹題報。得旨知道了。看來水災頗重。總不可諱飾。妥協撫卹可也。高田竟可望有收。以通省論之。可得幾分年成。查明速奏。又諭前據寶光鼎奏民人佃種旗地之戶。請一體撥夫撲捕蝗蝻一摺。因其所奏近理。即批交部照所請行。

並諭地方偶遇捕蝗不獨旗佃與民田通力合作。即大糧莊頭亦應一體派撥其直隸向來作何辦理著楊廷璋查明具奏及派往捕蝗之侍衛索諾木策凌等回京詢其實在情形。據稱所到之處不獨旗佃出夫辦公。即王公所屬旗人亦悉力協捕等語。旋據該督奏覆。自方觀承任內設立護田夫一項不拘旗民均令出夫。現仍照舊辦理。因節次令寶光鼐明白回奏。而寶光鼐堅執臆見。謂詢之三

河順義兩縣及東路同知皆云旗莊並不出夫。即周元理亦有旗莊不肯借口袋之語。哢哢置辯。因復降旨。楊廷璋令將所奏情節再行覆查。今寶光鼐到京回奏。則以前次所設護田夫未經奏明不能一體遵照為詞。其說支離更甚。試問總督舊定章程通行閩省順屬官民豈能獨不遵條教。府尹亦豈得諉為不知。况寶光鼐所指三河順義二縣即係府尹所轄。如有司陽奉陰違自當隨時叅劾。

即無此例。而府尹奉差捕蝗亦理應派夫護田。其有佃戶人等倚恃旗業聲勢不受約束。寶光鼐既目擊其情無難詢明何人莊業列名指叅。即內如大學士傅恒尹繼善外如總督楊廷璋推而上之。以至親王等皆無可畏。忌寶光鼐若早據實舉出。朕必且深為嘉予。並將袒庇莊佃之王大臣嚴加議處。乃並不能指實一人而徒硃硃膠執不已於事何當。其意不過欲借題發揮逞弄筆墨妄以強項

自命。冀見許於無識之徒。且以總督楊廷璋既不無瞻顧旗莊即承旨之軍機大臣有旗莊者亦未免意存袒護。以此曲為解嘲。自文其過。此等伎倆豈能於朕前嘗試乎。因令寶光鼐隨軍機大臣進見。面為詢問。伊亦自稱在三河順義不行指明具奏實屬無能。難以再為支飾。近京旗民交涉事件在國家初定鼎時或有旗人強占民田及將各項差派專委居民承辦者。今閱百數十餘年屢經整飭。

政紀肅清。無論旗莊各戶。不敢不安分守法。即王公大臣。亦不敢怙勢庇佃。欺壓平民。自圖詭避差役。而國家法在必行。又豈肯聽其縱越禮法。稍為曲徇乎。朕辦庶務。一秉大公。至正。中外臣民。宜無不共見共知。即此事之是非曲直。適就前後事理為衡斷。並未嘗豫設成心。而竇光鼐偏謬邀名之隱微。亦不能逃朕洞鑒。特為明白宣示。至竇光鼐回奏摺內情。由侯楊廷璋查奏到日。再降諭旨。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曰。錢維城尚未到京。所有刑部侍郎事務。仍著余文儀暫署。戊戌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阿桂等奏。請於沿邊舊駐兵三千三百名外。再添兵五千五百名。派撥移駐備用。經軍機大臣覆准。並議令該副將軍等。約計應行需用時。定期調赴。不必早為派往。昨阿桂等奏。派兵往襲猛密一摺。乃以斷不可行之事。欲冒昧輕為嘗

試。甚屬非是。業經傳諭詳切嚴飭。所有前此奏請添派之兵。竟可毋庸全調。即欲備冬間邊外搜勦之用。亦不須如許之多。著阿桂等酌量必需。應用千餘名外。餘概停其調撥。以省紛煩糜費。至應行留駐永昌騰越及各關隘防守兵丁。每年共需糧餉若干。從未見阿桂等奏及。再明年尚當自京選派滿洲兵二千名。赴滇駐防。伊等一年經費。約需幾何。亦當豫為覈計。並當與滇省已經議裁之兵額。

糧銀。詳為比較贏縮。若何。現在辦理緬匪一事。未能即竣。不得不為長久計。且駐兵既多。該處倉儲。是否足敷支給。抑或尚須購運。均須通盤籌畫。使軍食常裕。而市糴不昂。方為妥善。將此傳諭阿桂。彭寶。即據實詳晰覈查。遇便覆奏。已亥諭。今歲適屆夏閏秋成節。候稍遠。而距官員等領俸之期。亦遲一月。市肆米糧。未免不敷接濟。所有王公大臣官員。秋冬二季俸米。著該部作速行知。各該處上

緊造冊送部。即於七月十五日起開倉支放。俾官員等早得常糈。市值自可藉以平減。於民食亦屬有益。該部遵諭即行。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彰寶奏。今年冬季進兵撲擊。徑取猛密司等語。朕思此非萬全之策。猛密司在老官屯東南。地方險遠。不惟步兵難行。且恐進兵之後。賊匪從後襲我。或於隘口建柵固守。不待接戰。我兵即難退出。阿桂等此奏。特激於氣憤。欲捐軀以塞責耳。其自為計則

得矣。然未為朕之官兵計也。此仍高視伊等之言。論其本心。未必即願捐軀。亦不過搖鼓唇舌而已。彰寶於兵事未嘗諳練。伊又身係總督。焉能不與之扶同。况彰寶即知不可行。亦不能阻止。其咎不在彰寶。皆係阿桂逞其狡詐。嘗試於朕前。朕何如主。臣工中取巧者。孰能逃朕洞鑒。阿桂夫豈不知乃尚敢出此。其意何居。再此事朕意賊匪此時不過激我進兵。以逸待勞。何敢犯我邊境。現在彼處兵

丁。除防守關隘外。於邊外附近地方稍稍蹂躪。尚足敷用。雖不可大舉深入。亦不可徒擁重兵坐守邊境。仍遵朕前諭。乘賊不備。前往掩襲。此事關繫甚大。不可稍有輕忽。惟期辦理有益。如不得遂志。即整旅收兵而回。不可深入。使賊得計。以洗馬史貽謨為陝西鄉試正考官。戶部員外郎楊嗣曾為副考官。吏部右侍郎曹秀先為江南鄉試正考官。戶科給事中汪新為副考官。庚子。諭軍機大臣

等。據高晉薩載覆奏。蕭縣原報生蝻處。所經該道府撲滅。薩載覆看實。無蝗蝻與豫省所指之地不符。其續報所生蝻子。經永德委員取回驗看。亦屬細小等語。地方遇有飛蝗。每以疆界毗連。彼此互相推諉。冀圖卸過。最為外吏惡習。昨曾降旨宣諭。嗣後查辦捕蝗不力之地方官。祇就現有飛蝗之處。予以處分。毋庸查究。來蹤致生。諉卸。今高晉等所奏。竟以豫省飛蝗。並非蕭縣所生。為屬員豫留地

步尚未親履其地何以輒存成見信其必無著傳諭高晉薩載即行據實查明叅奏毋得少有迴護瞻徇（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據三全奏古北口水衝房屋應酌量修造足敷官兵居住無庸照數全造等語昨據王進泰奏此事朕已令其將應造房屋即行查辦著將三全此摺鈔寄王進泰閱看並將王進泰辦理之處諭知三全至該處城工緊要英廉奏與王進泰會商以外牆為隄內牆仍舊修砌甚屬妥協即照此速辦吏部議吳江縣知縣孫儒於拐犯張起貴等未能嚴究實情誤為採割重犯應照例降調得旨今日吏部將高晉薩載等審擬吳江縣拐犯一案議得該縣孫儒於拏獲張起貴到案時遽信幼孩供詞輒將張起貴等認為採割重犯通稟部議援軍流人犯錯擬斬絞例將該縣降三級調用雖有加級紀錄不准抵銷孫儒於此案雖未能細心研審究出實情固屬咎有應得但

一聞地方稟有拐犯即行迅速拏究於辦公尚屬認真孫儒著降三級從寬留任免其降調餘依議（壬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向遇國家慶典衍聖公及五經博士俱有來京朝賀之例今思五經博士雖膺章服之榮究與各省紳士無異且其品秩不崇非若衍聖公之身膺顯爵者可比伊等趨詣闕廷既無由一體延見加恩徒令其跋

涉往來致滋糜費甚無謂也嗣後五經博士凡遇慶典俱在各本籍隨班行禮其來京朝賀之例著永行停止至衍聖公孔昭煥昨已傳諭令其今年且不必來京將來遇有應行朝賀之事並著先期奏請候旨遵行著為令（又諭曰多羅果郡王之女縣主著加恩賞給郡主（河南巡撫覺羅永德疏報乾隆三十四年分裕州勸墾旱荒地四十四畝有奇（癸卯諭曰曹秀先現在出差袁守侗已派

隨園所有監糶事務著添派范時紀嵇璜
甲辰

上御勤政殿聽政 是月直隸總督楊廷璋奏
永定河向有遙埝但在北六工以下之下口
自二工至六工以上隄外無埝幸河水漫口
外係馬廠城地並不種植過此千餘里武清
永清固安東安宛平各縣沿河村莊間有被
淹現委員查勘撫卹臣於河工本未熟諳惟
誠敬辦理以期集事得旨如此方是可冀即

奏

奉

日合龍矣 兩廣總督伯李侍堯廣東巡撫
德保會奏盤獲偷渡臺人十三起係陳道拱
等招引現飭司提犯赴省委員嚴究按例重
治得旨知道了仍應時常留心不可以查
辦一次了事塞責也 貴州巡撫宮兆麟條
奏下江營事宜一下江定旦二營地居扼要
原設兵數防汛外存城甚少請於古州鎮標
協營內撥兵二百添駐下江營撥兵一百添
駐定旦營一下江吏目不足彈壓苗寨應裁

請將貴陽府通判移駐改下江廳隸黎平府
換給關防就近約束其貴陽府通判事務歸
貴筑縣縣丞管理一下江營有牆無城應改
築土城一苗民老响因勸阻香要被戕今於
該寨建廟旌獎得旨好如所議行應咨部者
咨部

奏

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四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工部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秋七月乙巳朔享

實錄卷八百六十四

太廟遣怡親王弘曉恭代行禮○諭曰李質穎

奏江都甘泉二縣鹽引壅滯請自庚寅綱起

以五分留運五分融銷一摺經戶部照例議

駁但該處口岸官引節年壅滯新舊積壓或

實有難以銷售之勢不得不設法疏通亦未

可定著高晉薩載會同李質穎將該處情形

詳悉確查具奏到日再降諭旨尋高晉薩載

等會奏江都甘泉二縣食引難銷仍請自庚

寅綱起以五分留運五分融銷得旨該部議

奏尋奏據該督等會議江都甘泉口岸戊子

綱鹽未銷已丑綱鹽未運新舊積壓難以銷

售請將已丑綱未運之引納課銳銷自庚寅

綱起將江甘食引一萬三千餘引融網銷售

照綱升課試行二三年後如積鹽疏通再行

歸復原額等語該督撫鹽政身臨其地似屬

實在情形應如所請再該督所奏老幼窮民

掃取泥鹽例所不禁至船戶偷鹽易換食物

嗣後責令員弁督率兵役實力查禁亦應如

實錄卷八百六十四

所奏辦理從之○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

奏遊擊蔡漢回粵齋有河仙鎮目莫士麟暨

暹羅裔孫詔萃呈稟二件並詢問蔡漢因何

往回遲滯緣由一摺已於摺內批示暹羅僻

在海外地勢遼遠固非聲討所及即丕雅新

篡竊鴟張自相吞併止當以化外置之若河

仙鎮目莫士麟欲為鄰封力圖匡復亦惟聽

其量力而行更可不必過問但所請檄諭花

肚番一說則斷不可行彼既具呈懇告自當

給發回諭。因令軍機大臣代該督繕寫檄稿。為彼陳說利害。俾知中朝大臣體恤外國。代籌萬全。自為得體。該督接到後。即行覓便發往。俟彼有覆稟。再行奏聞。至遊擊蔡漢。自上年七月起程。直至本年正月始回。此等綠營惡弁。原不可信。其中必另有耽延情弊。不得僅以在洋被風。斷桅折舵。藉詞搪塞。并著該督將原駕船戶。及隨往兵丁等。逐一訊究。務得確實情形。具摺速奏。毋得稍有徇縱。外寄

軍機大臣代擬

一

軍機大臣代擬

一

軍機大臣代擬檄諭一道。檄諭河仙鎮目莫士麟曰。爾鎮遠處海濱。傾心向化。

大皇帝素嘉爾忱悃。寵賚頻加。且自暹羅殘破。後裔流離。爾欲為詔氏力圖克復。慕義尤可嘉尚。茲爾以丕雅新。逞兇僭據。興兵攻討。未能取勝。聞花肚番已降服。

天朝欲求

聖旨宣諭。使之恢復暹國。以謝前愆。在爾以為其勢甚易。顧未反覆深思。昧於事理。非計之

得也。花肚番本篡奪餘孽。怙惡不悛。前此暹羅遭其劫掠。國邑破亡。人民塗炭。其兇殘無賴。爾之所知。且彼既與詔氏構怨於前。安能望其匡復於後。而丕雅新之敢於僭竊。未必非私相勾結。藉為聲援。假使彼引兵至境。轉與丕雅新狼狽為奸。是為虎添翼。一害未除。一害滋益。暹國燼後遺黎。豈堪復罹荼毒。浸假而及爾河仙。兩敵並臨。其何以濟。即幸而殄滅逆新。復立詔後。彼必自謂有德於暹羅。遂欲攘為所屬。悉索敝賦。惟所欲為。稍不順意。殘虐立被。譬之引寇入室。禍由自致。河仙唇齒之地。庸能免乎。且花肚曩者侵擾暹國。猶是島夷自相仇殺。無可藉口也。今若授以中朝威命。彼益自以為兵出有名。無復顧忌。遂仗以恐嚇暹民。誰敢與抗。是又鬼域伎倆所必然。

大皇帝豈肯於此狡詐蠢酋。假以事權。聽其貽患海外乎。爾所請斷不可行。本部堂不便為

爾妄瀆

天聽。爾不忍詔氏宗祧不祀。且欲討逆繼絕。用意良厚。夫名正言順。衆不能違。以此號召諸府。必有從而應之者。且高烈祿坤。未嘗不心孚詔氏。徒脅於逆新之勢。強顏相從。爾隣封尚奮同仇。若輩聞之。有不慷慨自勵者。必非人情。況前此第以後期敗績。若豫為密約。尅日舉事。更無可慮者。而以正定亂。以順取逆。勝負之勢較然。爾自量力而行。誠能一舉而

殲渠魁。復亡國。遠近聞之。孰不稱爾義。推爾功。本部堂自當為爾轉奏。

大皇帝亦必獎爾守正扶危。嘉予褒賞。不亦美歟。若爾所計。則有害而無利。實未見其可也。爾既以誠懇來告。本部堂為爾推究籌畫。詳舉以示。爾其善度之。○丙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黑龍江將軍傅玉著來京。所遺員缺。著增海補授。○又諭曰。增海已補授

黑龍江將軍。其理藩院尚書員缺。著溫福補授。理藩院事務。仍著福隆安兼管。吏部侍郎員缺。著瑚世泰調補。綽克托著補授刑部侍郎。仍辦兵部侍郎事務。所有期成額。兵部侍郎員缺。著傅清額署理。辦理刑部侍郎事務。○又諭。前以高晉奏稱。胡文伯與范宜賓不相和洽。共事日久。恐於吏治無益。當經降旨。高晉令將二人居官。究係誰是誰非。秉公據實查奏。復據覆稱。范宜賓雖知努力向上。但

辦理一切。尚欠熟諳。且於巡撫指駁之事。不能虛衷商榷等語。是其曲自在范宜賓。不便令其復為藩司。致公事參差貽誤。但覈其平日。尚無他過。適有副都御史缺出。因令來京補授。乃今日范宜賓奏到。鳳陽等處報有飛蝗一摺。據稱屢行具稟。前往撲捕。該撫未經批發。及面告胡文伯。復以飛蝗無定。難於查看為詞。不令前往。范宜賓不敢因循誤公。一面通稟。自往查看等語。此其曲又在胡文伯。

而不在范宜賓。地方遇有飛蝗。即屬員未經稟報。為巡撫者一經訪聞。即應身先率屬。竭力往撲。豈有屢經藩司稟請自往。而該撫轉為阻抑之理。朕於臣工辦理公務。其功過曲直。從不肯稍存成見。今如范宜賓所言。又豈能為胡文伯曲解耶。所有摺內陳奏情節。著胡文伯明白回奏。○又諭曰。雅德奏查辦收存黜舊盔甲。俟吉林等處需用鐵觔時。按鎔化淨鐵之數折給。應需驛車。照例撥用。先經咨部請示。茲准兵部行令具奏再議等語。兵部所辦非是。前因各部院將應行奏辦事件。駁回該處。令其自奏。以致輾轉稽延。最為惡習。屢經嚴切飭諭。並定有咨駁處分。今兵部辦理此案。何得復行駁令自奏。著將該堂司官交部議處。並再行通諭部院八旗各衙門。嗣後凡遇各該處請示咨報之案。除有例可循者。仍照常覈議咨覆外。若係必須奏請定奪之事。無論應准應駁。即著據咨議准議駁

奏聞。並將應奏不奏之大臣等。附叅交議。不得扭於推諉。錮習貽誤公事。倘不知悛改。復蹈故轍。一經察出。定將違例咨駁之大臣等。一併嚴加議處。著為令。○又諭著派和爾精額。伍訥璽。馳驛前往古北口。籌辦河工。俟大局辦定時。著和爾精額先行回京。○命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之子鄂勒哲依特穆爾額爾克巴拜。在御前學習行走。○丁未。諭曰。明德奏滇省暫加銅觔價值。請稍緩停止一摺。經戶部議駁。銅觔加價。本因滇省辦理軍務。牛馬未免缺少。是以設法通融。今軍務告竣。自應仍舊。但該撫既稱各廠物價昂貴。勢不能驟然復舊。自屬實在情形。著加恩准其暫行展限。仍著彰寶。明德。留心體察。俟銅廠物價平減時。即行奏明停止。○戶部議覆署雲南巡撫明德奏稱。各省採買銅觔。應俟廠員具報足數稱發。委員到廠之日起限。援照四川瀘州銅店。兌發京銅之例。限五十日。如買

銅十萬觔。限以七日兌足。數多者。照此遞加等語。應如所奏。仍令轉飭廠員。於兌足銅觔之日。取具委員實收日期。申報詳咨。倘廠員不即依限稱發。令解員據實揭叅。如解員領足銅觔。無故延挨。亦令廠員揭報。分別叅處。仍將兌領日期。報部查覈。又奏稱。嗣後先儘陝西委員兌領。其餘擇緊要省分給發。亦應如所請行。至以高銅抵撥低銅。每百觔應補價銀二兩。臣等就採買各省成本覈計。除廣

東以銅易鹽。不便抵撥外。其江蘇。江西。湖北。廣西等省。加以補給高銅價值。餘息有餘。均可通融抵辦。至浙江省鼓鑄餘息。本屬無多。福建省尚不敷工本。此二省均應照舊搭辦低銅。仍令該撫於金釵廠附近地方。廣覓子廠。設法開採。俟裕足之日。仍照高低配搭之例。以供各省鼓鑄。得旨。依議速行。○蠲免安徽宣城。當塗。蕪湖。合肥。無為等五州縣學。乾隆三十四年水災。學田租銀八十兩有奇。○

戊申。

上詣

雍和宮行禮。○還宮。○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兵部。將閩浙總督崔應階咨送帶兵回閩之革職遊擊林海蟾等帶領引見。朕閱摺內稱。准大學士公傳恒等咨。查得林海蟾在新街打仗。破水寨二處。奮勇殺賊。在老官屯。駕船搶過賊寨。踞奪河灘。斷截水路。千總梁士富在老官屯下江堵截防卡。辦事勤謹。把總呂成傳。在老官屯。駕船搶過賊寨。打仗勇往。各等語。前此派往福建水師官兵。選悞不堪。並不能衝鋒接仗。詢之回京侍衛等。無不傳為笑談。即大學士傳恒。回京面奏。所派閩省兵丁。並不中用。其兵如此。其弁可知。設使帶兵之林海蟾等。果如咨內所稱。各各勇往奮勉。若此。是老官屯早應攻破。試問此等無能水師末弁。當日所接何仗。所搶何寨。尚有何功足錄乎。明係彼時經畧傳恒。正染沉疴。不復

能辦及此事。軍營諸務。專由副將軍考覈。阿桂。因林海蟾等。係革職効力之員。冀為格外倖邀錄敘。遂將考語謬為粉飾夸張。不顧事蹟之全非覈實。是誠何心。林海蟾等。已諭該部徹去。不許帶領引見。著傳諭阿桂。將因何如此朦混出具考語之處。即據實明白回奏。○又諭。前據楊廷璋節次奏報。直屬生蝻處所。俱已撲捕淨盡。現在仍加意查察等語。今據提督衙門。訪查海子迤南采育地方。復有蝗蝻萌動。已派人前往撲捕。今節候雖已屆秋令。而天氣尚覺炎蒸。蝻孽仍易滋長。采育一處如此。恐他處亦所不免。目下各處村莊。秋田長發茂盛。西成可望。斷不可使蝗蝻復發。致滋傷損。著傳諭楊廷璋。即速飭屬詳細搜查。而曾經產蝻之所。恐遺孽未盡。尤宜加意。如稍有萌生之處。務即迅速撲滅。毋使少有留遺。致妨禾稼。仍將查辦情形。即行具摺覆奏。尋奏。臣飭屬查有蝻處。俱經剋日除盡。

現在禾稼暢茂。並無妨礙。轉瞬即屆白露。蟲孽不致萌生。報聞。○己酉。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幸圓明園。○庚戌。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高晉等奏。淮徐道姚立德。於捕蝗不力案內。附叅議處。例應降調。所遺員缺。請以淮揚道巴靈阿調補。其淮揚道員缺。請即以裏河同知松齡補授。並請將姚立德

仍留南河。照所降之級。以相當之缺補用等語。所奏非是。州縣專司民牧。捕蝗不力。法所必懲。至道府係兼轄之員。其咎視親民者。究屬有間。雖部臣按例處分。議上時。朕仍覈其平日居官若何。量予從寬留任。並非概行降黜。今姚立德甫經附叅。該部並未議覆。何以逆料朕之必當悉依部議。而遽為此節節補缺。並將該道留江降用耶。其意不過因松齡已奏留在前。急欲為之保題補缺。因將巴

靈阿作一調轉地步。而不覺其辦理之過當耳。姚立德前由山東河道。經朕特調淮徐。原非伊等素所浹洽。故有此奏。設使姚立德由南河工員陞擢。則遇此因公議處。伊等必將靜候部覆。甚或具摺保留矣。此等意計。乃外吏偏私積習。朕有不深見其底蘊者乎。姚立德改為革職留任。不必開缺。俟部議具題時。再降諭旨。至同知松齡。雖帶陞銜留任。但現在引見回任未久。即令陞補要缺道員。亦覺

太驟。該督等未免意存偏徇。殊為不合。著飭行。○命署兵部尚書豐昇額。在御前大臣上行走。○以編修謝啟昆為河南鄉試正考官。刑部員外郎曹錫寶為副考官。編修劉躍雲為山東鄉試正考官。編修徐光文為副考官。編修嵇承謙為山西鄉試正考官。檢討柯瑾為副考官。○辛亥。步軍統領奏。熱河道明山保家人陸宏。三河縣吏書方國秀。控告清苑縣日昇號劉永相。偷用伊等寄放銀兩。劉永

相之兄劉永陞。賄差懸案。聚寶銀號何彪年。侵用藩庫銀八千餘兩。得旨著派邁拉遜。余文儀。即日馳驛前往。會同楊廷璋。秉公查審具奏。其原告應質人犯。即交伊等帶往。所有隨帶司員。及動用驛馬之處。俱著照例行。○壬子。諭。據吳達善等將辦理古州黨堆寨逆苗案內。所有在事出力文武員弁周克開等。奏請議敘一摺。著交該部照例議敘。至此案初發時。經吳達善等奏。係龔學海差人往苗寨查察。以致逆苗抗拒傷人。似其事因龔學海激成。朕以龔學海辦理丹江兵米一案。不稟上司。遽揭部科。似一好事不知大體之人。逆苗聚眾。或果由伊苛求滋衅。亦未可定。且其言係魏涵暉在省。得自伊子魏傳曾寄到稟詞。自屬公論。因降旨。吳達善等於結案後。查明參奏。續據吳達善等奏。稱龔學海因接閱土舍歐韻清稟報。黨堆逆苗。有擅自稱王之事。隨差土舍往彼查辦等語。乃屬分所應

為不得謂之喜事。若當土舍稟報時。竟爾置之不問。或僅轉稟該道魏涵暉。必且彌縫掩飾。以致因循日久。釀成大事。則貽誤之罪。轉無可辭。今龔學海甫至古州。聞有逆苗不法。即為查訪。尚知以地方公事為重。而魏涵暉在任日久。於苗疆漫無整頓。又不能豫為覺察。其咎實在魏涵暉。而不在龔學海。即魏傳曾前次所寄魏涵暉之稟。安知非因伊父平時常有嫉怨龔學海之詞。遂從而附和其說。其言更不可信矣。因復傳諭吳達善令其秉公查奏。嗣據奏到。果係龔學海聞報查辦。是以香要等逆謀。得早敗露。又當逆苗聚眾時。豫收下江船隻。令其不得過河猖獗。是龔學海辦理此案。始終實力任事。竟屬有功而無過。而魏涵暉庸碌無能。有乖職守。豈堪復膺監司之任。龔學海從前曾任道員。其降調亦非大過。魏涵暉現在交部嚴加議處。所有古州道員缺。即著龔學海補授。朕於臣工功罪。

惟視其人之自取。從不豫存成見。賞罰一秉大公。總期覈實。以示激勸。此案前後查辦情由。節次寄吳達善等諭旨具在。著鈔發。俾眾閱之。當共曉然也。○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爾泰奏查辦小金川。與沃克什土司構釁一摺。意在勦撫並行。所辦亦是。番夷自相仇殺。其事本不值一辦。乃小金川敢於恃強。侵占沃克什地方。督提大員既親臨查辦。自當速令解怨息爭。各守境土。何得任其頑梗不遵。但該督等屢次遣官撫諭。僅就兩土司曲直立言。番夷無知。轉以內地大臣意存偏向。欲為和解調停。不足以使之輸心畏服。尚未得辦理此事要領。莫若傳集小金川土司。面為開導。諭以爾土司地本彈丸。又非險要。爾若稍有不馴。大兵無難朝發夕至。爾自度力量。能與天朝相抗乎。且爾從前屢被大金川欺凌滋擾。大皇帝憫爾殘弱。特發大兵征服。爾得保守疆土。數十年來。安享太平。今爾幸無外

侮輒敢自作不靖。侵擾隣封。屢經飭諭。仍然執迷不悟。是爾全不知感恩安分。竟成一冥頑不靈之人。設他日大金川復稱兵。侵爾疆界。肆行吞併。爾即窘極。奔懇朝廷。豈尚肯加之憐念。為爾維持保護乎。爾若逞目前睚眦之忿。不顧將來切膚之患。其利害得失。較然可見。又何所恃以無恐。爾當反覆熟思。惕然猛省。禍福惟爾自取。早自決擇。毋貽後悔。如此詳切申諭。小金川土司。自必感發天良。怙然服教。勝於派兵會剿多矣。該督等奉到此旨。即遵諭行。仍將宣諭時。該土司作何對答。及其神情詞色若何。迅速據實奏聞。至阿爾泰。雖係滿洲大臣。此事乃地方邊務。既與提督董天弼會辦。所用又係綠營弁兵。非若軍營調派滿洲兵丁者可比。若用清字奏摺。恐彼此不能公同商酌。而該督衙門所有筆帖式。於清文亦未必盡皆精熟。奏事轉恐不能盡達其情。嗣後著概用漢字會摺具奏。將此

傳諭知之。○又諭前據吳達善等奏。程國相領兵進剿逆苗。僅將烏牛等寨燒燬。致香要等聞風免脫。實屬庸懦無能。請旨將程國相革職。留在軍營效力贖罪一摺。曾批令照所請行。今古州軍務已竣。程國相作何覈定功罪之處。未據伊等奏及。現在吳達善已經回任。著傳諭官兆麟。將程國相前次帶兵進剿苗寨時。如何庸懦貽誤。及革職後留營効力。是否尚知奮勉。即行逐細確查。據實覆奏。並將程國相送部引見。再降諭旨。尋奏。程國相領兵進剿時。未經與苗眾對仗。緣臣等審訊苗犯。皆供二十日。香要尚在黨堆。聞官兵將烏牛等寨燒燬。始行逃逸等語。因切責該將。因何不前赴黨堆。以致香要脫逃。是以有庸懦之叅。其實香要藏匿黨堆。程國相實出於不知。並非懦怯不前也。查香要就擒。由於苗眾感天恩而畏天威。臣等統兵搜拏。總未弋獲。原未可獨責程國相一人。是該將亦無

貽誤至該將革職後身染痢疾。臣等未委以軍務是以亦無出力之處。除給咨送部引見外。謹據實覆奏。得旨。覽。吏部議准。安徽巡撫胡文伯奏。請將合肥縣石梁巡檢移駐青陽。廣德州陳陽巡檢裁改。設合肥縣官亭巡檢。巢縣焦湖巡檢移駐拓臯。改為拓臯巡檢。寧國府照磨裁改。設含山縣運漕巡檢。從之。

癸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臨和親王弘晝第視疾。○還宮。○

諭曰。湯先甲著加恩以翰林院編修用。○諭軍機大臣等。據明山奏。西安官兵移駐伊犁。節省車價銀兩一摺。既稱每車節省銀一十八兩。係向來議定成規。前後三次一律辦理。是此摺特係事竣循例奏明之案。而摺內又詳敘宋豐綏體察輿情。妥協經理等語。轉似此次善於撙節籌辦。專屬宋豐綏之力。且從前三次並未見該督將彼時承辦官作何經

理之處。詳晰奏聞。明山此奏。不過因宋豐綏已被部議。欲為因事見長起見。殊屬非是。明山著傳旨申飭。○江西巡撫海明疏報。寧州南昌等各屬實墾成熟官山。田地。洲。塘。一千五十八頃二十一畝有奇。○甲寅。

孝懿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軍機大臣等。海明奏。建昌縣拿獲新疆改遣逃犯孫七。審明即係三犯竊盜之沈七。照例正法一摺。自應如此辦理。已批該部

知道矣。但摺內稱孫七於三十四年內解至江西省城。轉解廣州。到配脫逃。當經移查南昌。新建二縣。覆稱。並無接遞孫七過境等語。今經審明。係冒稱假名定罪。則遞送以至再獲。必有失察之州縣。何無一言。向來遣犯脫逃。經過地方。不能查察。例有應得處分。今該犯本係沈姓。拿獲到案。詭稱孫七。從前解至江西。由該二縣接遞。轉解配所。復經在配脫逃。自與接遞之員無涉。該二縣接准建昌縣

行查之文。即應細檢舊案移覆。縱該犯姓氏不符。而轉解年月。及該犯原籍原案。歷歷可稽。因何不行詳查。遽以並無接遞率覆。且該二縣近在省會。既經該撫等審出該犯的姓。尤當及時查明轉解。何以僅憑從前移覆。並無孫七過境之語。不復置論。恐該二縣懼該犯脫逃後。曾經潛匿境內。致干失察之咎。故為諉卸。亦未可定。查該犯自廣東三水縣脫逃。其距建昌縣道里若干。是否經由南昌新建之處。就其程途確數。自難掩飾。著傳諭海明。即行詳晰查明。據實覆奏。毋得少存瞻徇。僅以顛預了事。尋奏。查該犯由廣東逃往建昌。應由高安奉新一帶行走。不由南昌新建二縣。並不敢冀免失察處分。故為諉卸。但該犯沈七。在逃被獲之日。將本姓年歲罪名。及遞解年月。全行捏供改易。在省審辦時。新建係首邑。不即詳查檔案。將曾經接遞緣由稟報。疎忽之咎難辭。所有新建縣知縣吳大勳。

應請交部議處。南昌縣未經接遞。應毋庸議。再查定例。新疆遣犯脫逃。在境逗留。至半月以上者。失察之地方官。降一級留任。今逃犯沈七。自脫逃距被獲之日。計期八十日。三水至建昌。計程二千二百餘里。該犯畏罪。到處潛蹤行走。俱係山僻小路。原供並無知情容留之人。其經過各地方。似不致逗留半月以上。合併陳明。得旨。該部察議具奏。○吏部議准。給事中虞鳴球奏稱。嗣後失計。無論正附薦舉之員。除本省前後閱歷數任。及輾轉陞署。或緣事後開復。一時扣算未清。經臣部覈明。未滿三年者。照例議駁。該督撫免其查議外。其自到任之日起。扣至該督撫具題之日止。實在俸次易於扣算。顯然未滿三年者。該督撫故違定例。濫行列入。即將該督撫隨本查議。照越次保題例。降一級留任。從之。○禮部先期奏請。

皇上六旬萬壽。舉行典禮。得旨是。照例行禮。所

有筵宴。已於元旦舉行。本日著停止。○封閉雲南建水州黃泥坡銀廠。從巡撫明德請也。○旌表守正被戕之河南鞏縣民張良善妻王氏。○乙卯。諭據寶光鵬回奏。派撥旗莊人夫一事。請將順義縣知縣王述曾。二河縣知縣周世澐解任。並傳東路同知劉義。北路同知張在赴軍機處質問等語。所奏膠執支離。尤屬不曉事理。此次直屬撥夫捕蝗。毋論地方官原係循照舊規。旗莊民田。均勻派用。即如寶光鵬所云。旗莊之夫。或出或否。到場難而較遲。據此已足為均派之明驗。更何事嘵嘵置喙。雖該督楊廷璋查詢時。該同知知縣等。或稍為遷就其詞。亦屬情理所有。於事本無關緊要。若因言語傳述叅差小節。遽令兩縣兩廳。同時解任。徒致曠廢公務。殊覺無謂。設因此數人赴質之故。併將寶光鵬褫職對簿。又復成何政體。且亦不值如此張大其事。至寶光鵬另摺所奏護田夫一項。以若輩盡

力巡查。且至荒廢本業。復為鰓鰓過計。以衣食無由。取給為虞。所見更為迂鄙可笑。護田夫之設。不過令於蝻子萌生時。各隨本處田地搜查。或遇蝗孽長發。會力撲捕。並非使之長年株守田畔。於三時農業。概行拋棄也。即如設兵防守汎地。亦第於汎內輪番偵邏稽查。又豈責其終日登高瞭望。方為斥堠。若如寶光鵬之論。直是跬步難行。有不聞而失笑者乎。寶光鵬前此奏覆。惟知因事借題。造作塵腐空文。自為解嘲地步。今又將派夫一節。連篇累牘。鋪張條奏。而於事體之可行不可行。全無理會。其拘墟膠轕之處。正復不勝指摘。猶且始終堅持臆說。牢不可破。向固知其僅一硜硜之小人。毫無能為。乃不意執迷紕繆若此。且以空言折辯。互相指斥。漸成門戶。乃前明陋習。此風斷不可長。寶光鵬著交部嚴加議處。尋議寶光鵬前後條奏。派撥旗莊撲蝗等事。執迷紕繆。請照例革職。得旨寶光

馮著革職○又諭前因普洱鎮總兵左秀在九龍江病故。曾經降旨加恩。令該撫俟伊子左永年歲長成時。送部引見。今據兵部奏稱。准山東巡撫富明安咨。左秀之子左永患痘身故等語。情殊可憫。所有左秀之弟左貴著該撫送部引見。再降諭旨。○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等將撲擊進兵時。提兵四千餘名遣往。及備辦一年需用米糧馬匹牲畜之處。議奏進兵撲擊。原應少派兵丁。輕裝前往。乘賊匪之無備。蹂躪其田禾。隨便勦殺。捉生驚擾賊匪。並非大舉也。是以朕昨降旨。不必多派兵丁。但調一二千名。於九月間前往。擬定地方。俟冬月瘴退。酌量進兵撲擊。明年正月。即各歸本處。辦給四月口糧。已足敷用。若支給終年口糧。坐守邊境。有是理乎。且據稱撲擊之外。復守地方。猶屬不成事體。伊等出此言語。豈不自愧。即云撲擊。亦不過至旱塔。再往前進。亦不過至老官屯附近地方。不必過於

深入。即如去年以許多勁卒。尚不能攻克老官屯。今以數千漢兵。豈能攻克伊等之摺。除交軍機大臣議奏外。今日海蘭察常保。往赴雲南請訓。經朕召見。將此徹底訓示。仍諭以伊等前往。務期捉獲真正緬匪。不可俘及擺夷而回。并命其傳諭阿桂。彰寶著伊等前往撲擊。得利則進。不得則退。斷不可使賊匪得計。務期計出萬全。留心籌辦。○又諭京師數日以來。間有陣雨。時作時止。未知古北口一帶地方。晴雨光景若何。所有前此過水之處。曾否全行消涸。於城垣河道。應行修理工程。有無妨礙。現在加緊辦理。約已有成數幾何。著傳諭伍訥璽等。即速查明具奏。至和爾精額前奏。將應辦未盡之處。會同商定。即行復命等語。是籌辦工程等事。現有伍訥璽等在彼料理。和爾精額一經商定。即當回京。何以日內尚未見到。並著一併傳諭。令其奏覆。尋伍訥璽主進泰覆奏。臣等清出城牆地面。

現在築打地基並丈量開河丈尺。和爾精額於初十日回京復命。十二日雨大。多有積水。當即庠淘。俟曬乾方可興工。得旨。知道了。俟和爾精額到彼。王進泰。汝二人再詳商議奏。尋奏。臣等細勘闕門至水門。城牆根基地面。被水衝刷。比舊地面低至一丈二三尺不等。若築墊復舊。非特需用土灰甚多。即近處取土亦難。茲擬除內外闕門本高。將月牆仍照舊基築砌外。將城牆自闕門外。循依舊式。畧向西南。移於高坡。直對水門墩臺接砌。則地勢已遷高一丈三尺有餘。離河身亦寬遠二十六丈有餘。河水不能浸基。即偶爾大水。長至城根。而山水一二日即退。亦不致浸泡城垣。且從前擬開引河。原因水逼城根。今城牆遷高。離河已遠。無虞水患。則河道亦無須另行開挖。得旨。此所辦是。應即興工。○丙辰。諭曰。胡文伯摺奏。審擬賴上縣民羅四等。糾衆嚇詐。毆斃石其志一案。已批交該部覈擬速

奏矣。此等刁惡棍徒。結黨橫行。平民久遭荼毒。該縣盧璐。平日漫無覺察。咎已難寬。及至該犯等。向監生石吉平。三次尋釁。毆打。業經赴控。又不查拏究處。以致釀成命案。復行刪改。傷仗情節。迴護原詳。有心故縱。尤當示以重懲。該撫僅將盧璐照故出執持兇器傷人例。於羅廷輝本罪減一等。問擬杖徒。實不足以飭官方而肅法紀。州縣為親民之官。除暴安良。乃其專責。平時遇有土豪惡霸。滋擾閭閻。為有司者。果能有犯必懲。不肯稍為姑息。則兇頑自知斂跡。何至日久養成積猾。致良善不獲安生。乃劣員闖茸性成。所屬即有頑梗匪人。並不實力振刷。惟冀化大為小。化有為無。自幸苟安無事。及事已發露。又復多方迴護。倖免處分。馴至奸宄公行。罔知警懼。司牧之謂何。而竟不卹民瘼。養癰貽患。若此。從來宵小無藉之輩。其始不過欺壓鄉鄰。迨玩法漸久。勢必肆志妄為。何所不至。甚且嘯聚

跳梁亦復毫無顧畏。昔人江河斧柯之喻。足為遠鑑。不可不妨其漸。今盧璐於羅四等為害鄉里。既已失察於前。及殺人犯案。又不能驗傷得實。尚思輾轉朦混。幾致兇徒漏網。情罪甚屬可惡。盧璐著革職。發往烏魯木齊種地効力。以昭炯戒。○又諭據福建學政阿肅奏。長汀縣學武生鍾超倫。鍾品珍。抗斷不法。毆差奪犯。該教諭曾栢天。訓導張可立。不能約束。且為之匿情稟報。顯有受賄囑託情弊。

請革職究審等語。所奏是。曾栢天。張可立。俱著革職。交該督與案內人犯一併審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前此降旨富明安。令酌量採買麥二三十萬石。運京平糶。今業據該撫前後起運麥已有二十萬石。京師現在開廠平糶。計數已足敷用。況該省商民亦有載麥。由海運至天津售販者。民食更足資接濟。此時可無庸續行買運。著將此傳諭富明安。知之。○戶部奏。江南省節年採買米麥穀石。脚

價銀浮多。應著承辦各員。按數追完歸款。得旨依議。所有應賠覈減銀兩。若在承辦各員名下追賠。歷年既久。未免查辦紛繁。且於接任之員無涉。著於從前題銷此案之巡撫。及覈轉之布政使。名下分賠。以昭平允。○又議奏。嗣後旗民典當田房。契載年分。統以三五年。至十年為率。仍遵舊例。概不稅契。十年後聽原業取贖。如原業力不能贖。聽典主執業。或行轉典。悉從其便。倘立定年限以後。仍有

不遵定例。於典契內多載年分者。追交稅銀。照例治罪。從之。○丁巳。諭。朕弟和碩和親王。秉性純誠。持躬端恪。髫年共學。友愛實深。自備位親藩。懋昭敬慎。方冀六旬同慶。棟蓀言懽。昨以偶嬰微疾。暫請給假調理。即遣御醫診視。尚意稍加攝治。即可就痊。比知病勢加劇。親臨省視。見其形神委頓。殊切隱憂。面囑其安心靜養。以期痊可。遽聞薨逝。深為痛悼。即於次日親臨奠醊。著派皇八子。皇十二子。

穿孝。賞內庫銀一萬兩治喪。並派誠親王、皇六子、侍郎德成、副都御史志信、經理喪事。所有一切喪儀及飾終典禮。各該衙門即行察例具奏。○又諭曰。太保大學士一等忠勇公傳恒。才識超倫。公忠體國。德心孚契。襄贊深資。自早齡侍直禁近。即覘其器宇非常。洊膺委任。旋以金川建績。錫爵酬庸。用是擢冠綸扉。綜司庶務。盡誠匪懈。罕有其比。西師之役。獨能與朕同志。贊成大勲。及崇爵再加。堅讓不受。尤足嘉焉。昨歲進勦緬甸。傳恒堅決請行。朕亦以萬里懸軍。情難深悉。而廷臣中更無可當斯寄者。因授為經畧。統率勁旅專征。傳恒自戛鳩濟師以後。身先士卒。艱瘁倍經。用能收服猛拱。迨會師蠻墓。襲擊新街。斬馘寡旗。賊皆潰竄。遂進攻老官屯。時傳恒業已身染沉疴。猶力疾督勵兵衆。晝夜兼攻。剋期可下。逆酋畏懼。具書懇請解圍。而朕亦因其地水土惡劣。軍中多病。先期降旨撤兵。並遣

醫馳驛往視。春間傳恒於天津行在復命。見其形神頓異。隱慮難以就痊。猶冀其安居調理。以臻勿藥。詎自五月以後。病勢日益加劇。漸成不起。每朝夕遣使存問。賜以內膳羹糜。俾佐頤養。復間數日親臨視疾。見其有增無減。軫念彌殷。今聞溘逝。深為震悼。所有衾襚之屬。業經從優頒賜。似此鞠躬盡瘁。允宜入祀賢良祠。並賞給內帑銀五千兩治喪。並著戶部侍郎英廉經理其事。朕仍親臨奠醊。其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奏。○又諭曰。福隆安現在穿孝。工部尚書事務著溫福署理。鑾儀衛事務著扎拉豐阿署理。步軍統領事務著英廉署理。造辦處事務著索諾木策凌署理。○豁免浙江仁和餘姚二縣潮衝坍沒坍荒田地丁銀十四兩有奇。米十四石有奇。○戊午。上臨和親王弘晝第。大學士公傳恒第賜奠。○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曰。大學士公傳恒

溘逝。昨已降旨。從優賜卹。復念伊錫封公爵。

向俱循用民公分例。今辦理一切喪葬儀節。

著加恩照宗室鎮國公之例行。以示優異。○

又諭曰。原任浙江遂昌縣訓導王世芳。前以

俸滿引見。因其壽躋期頤。尚堪司鐸。加賞六

品頂帶。嗣於南巡迎駕。復經頒賜扁額。綴足

以示優榮。今行年百有十二歲。仍復精神矍

鑠。視履康強。遠赴京師。稱祝。龐眉鶴髮。蹈舞

班聯。實為史冊所罕觀。王世芳著加恩賞給

國子監司業職銜。並予在籍食俸。俾資頤養。

副朕寵禮高年至意。○己未中元節。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戶部奏請通行八旗直

省。將乾隆三十四年以前。已逾例限之積案。

凡係追數零星者。勒令即行完繳。其追數較

多者。統限三年辦竣。如其中間有委無財產

可追之案。亦即確查原籍任所。照例題豁。所

有各省承追案件。應令先行造冊咨部覈對。

統於辦完之日。該督撫專摺奏報。倘託故支

延。懸宕不結。將承追官嚴叅從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四

實錄卷八百六十四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五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七月庚申

上詣暢春園問

平定人書上

皇太后安。○軍機大臣等議覆福州將軍弘昫
奏稱福州八旗滿兵共一千五百六十名。每
名拴官馬三匹。其二匹各扣價銀。於需馬時
售買外。其實拴馬一千五百六十匹。請裁馬
一千。每旗酌留馬七十。八旗共留馬五百六
十。以備巡察操演。所留拴之馬。設立官圈。派
妥員餵養。其兵丁實拴馬。除扣徹餵養二項
外。所餘二馬草豆銀兩。仍給予兵丁。俾資生

計。每月扣銀四錢。以備官園餵馬墊斃之用。其裁馬一千。變價建造棚廐槽柵官兵房屋等項。餘銀存公備用等語。係屬按照該處情形。通融辦理。應如所請。再查廣州滿兵。與福州一體駐防。情形無異。兵丁官馬。應照此辦理。從之。○又議准。弘昫奏稱。福州駐防滿兵二千名內。有步甲四百名。其缺出時。向以餘丁挑取。現在閒散丁口。俱屬年幼。請將所出步甲缺。暫停挑補。其糧餉。交地方官作為公項。俟幼丁長成時。再行如數挑補。其無依閒散丁口。請由彼處官房租銀內動用。照養育孀婦孤子例。大口給銀八錢。小口給銀四錢。養贍。俟得步甲時。再行停止。從之。○辛酉。諭據崔應階奏。金門鎮總兵楊元超。年近七旬。精神不能振作。未便姑容。請旨勒休等語。楊元超。著以原品休致。其所遺金門鎮總兵員缺。著龔宣補授。○又諭據彰寶奏。漢興道甘廣前在延東道任內。管理廠務。首先得受陋

規銀兩。請將該員革職解審等語。甘廣著革職拏問。交該撫文綬。慎選妥員。沿途小心防範。押解赴滇。交與彰寶。併案嚴審。定擬具奏。○又諭曰。邁拉遜等。查審陸宏。方國秀。控告劉永相。偷用寄放銀兩一案。省城銀鋪。與藩司吏胥。表裏作奸。最為弊數。今何彪年。承領藩庫傾換錢糧銀兩。輒敢私行那用。雖經事後追還。其情罪甚為可惡。而原辦之前任知府誇喀。知縣郭玉。並不詳報定擬。僅以口稟藩司。顛預了事。均有應得之罪。郭玉著革職。與已革道員誇喀。俱交刑部查審。至觀音保身任藩司。既知何彪年。侵那作弊。理應徹底根究。乃於兌收清款之後。遂置此事於不問。亦不據實具奏。藩司例得奏事。若此等關係錢糧要件。匿不上聞。則應行專摺入告者。更有何事。觀音保著革職。一併交部質訊。現任清苑縣知縣田澍。接追劉永相等欠項。雖係郭玉任內之事。但監追日久。任其延抗不還。

又未將前後欠借緣由逐一聲明揭報。殊乖職守。田澍亦著革職。至劉永陞。係劉永相之兄。現充該縣戶書。劉永相若無所恃。何至應追之項。延擱經年。其為表裏作奸。已無疑義。此等蠹胥惡習。不可不予以重懲。劉永陞著改發烏魯木齊。所有案內各犯。俱著交刑部覈擬速奏。該督楊廷璋。布政使周元理。未能早為查出。均難辭咎。著交部嚴察議奏。其原告陸宏。方國秀。領出官銀。寄放銀號。係向來常有之事。且因其情急控告。始得究出銀鋪舞弊情形。乃竟擬以枷杖。致令兩敗俱傷。則將來遇有銀號人等。借端侵騙。勢必顧畏吞聲。不敢申訴。其何以扶弱鋤奸。所擬殊屬非是。朕辦理庶獄。一秉至公。務期情罪允協。適視其人之自取。雖一杖之微。亦不肯使之稍有屈抑。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曰。觀音保。現已降旨革職。貴州布政使員缺。著三寶調補。胡文伯。前於撲捕蝗蝻一事。布政使范宜賓

欲自行前往。屢稟不准。亦不即自赴督辦。及觀望數日。見范宜賓竟自去查捕。始以奏明親往。自圖塞責。因令明白回奏。今據奏覆。復以辦理審案遲延為辭。伊回任二十餘日。有何要件耽延。似此玩視民瘼。豈能復勝巡撫之任。胡文伯著即降補湖南布政使。其安徽巡撫員缺。著裴宗錫補授。○左都御史張若淮奏。鄉會試派有御史稽察弊端。責任綦重。向例惟開列資淺御史二十員。分擬外場內場內簾。在一年半之前。已可揣度。恐有請託情事。請嗣後除現有差使人員外。不論資俸深淺。通行開列。得旨。所奏是。依議行。○移湖北鄖縣江峪塘巡檢。駐黃龍堡。鑄給印信。從巡撫梁國治請也。○壬戌。諭曰。范宜賓奏。霍邱等州縣遺蝻甚衆。該縣李世瑛等並不實力撲捕。均屬膜視。請旨將李世瑛。鍾鼎楊。先儀。交部嚴加議處等語。李世瑛。鍾鼎楊。先儀。俱著革職。拏問。胡文伯。范宜賓。及該管道

府著一併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昨因陸宏等控告劉永相。偷用寄放銀兩一案。命侍郎邁拉遜等前往直隸會審。究出銀鋪何彪年。承領藩庫傾換銀兩。私行那用。雖經事後追還。而前任布政使觀音保。僅據府縣面稟完結。並不據實具奏。將書吏等舞弊緣由。徹底根究。已降旨將伊革職。交部質訊。因思各省布政使。為錢糧總匯。所屬解銀。均須傾造元寶上庫。其僻小州縣。無傾銷銀匠者。不得不經省城銀鋪之手。而此等圖利小人。盤踞壟斷。與藩司胥吏。朋比為奸。弊端種種。不可枚舉。最為從來惡習。不可不嚴加懲創。各該布政使等。如果實心釐剔。設法稽查。遇有銀鋪書吏人等。潛相勾結。射利欺公情事。一經見聞。即行執法究處。宵小之徒。何至養成積蠹。竟爾肆行無忌。今直隸省何彪年之案。既已敗露。恐各省似此者。正復不少。著傳諭各該布政使。務宜留心實力防範。痛加振刷。

以絕弊源。其所屬州縣解送錢糧。俱令隨到即齎批徑投藩司衙門上兌。毋得仍前先交銀號。或經藩司驗有成色不足。必須傾銷者。即選派員役。帶同該州縣來差。前赴銀號。督看傾銷。仍酌量銀數多寡。立定限期。如數交兌。毋許任意久存銀號。致啟侵挪諸弊。各督撫仍隨時悉心體察。無得膜視取戾。如胥吏銀號。有通同舞弊情事。藩司不即舉發者。並將該藩司查叅。勿稍徇隱。藩司原有奏摺之職。此等事件。何不可於年終奏聞。而徒奏雨水糧價。督撫已經奏聞之事。或漫條陳一二無關係事件。以塞責耶。著於各省奏事之便。將此通行飭諭知之。○又諭刑部議駁李侍堯。審擬濫刑斃命之巡檢王日新。擬流一本所駁甚是。已依議行矣。王日新身為巡檢。乃得受竊賊張亞五番銀。將無辜之甲長李殿瞻拘拏到案。因其出言挺撞。輒喝令弓役輪流行杖。復違例用枷。致李殿瞻杖瘡潰爛身

死其貪酷不法。實與故勘平人致死者無異。乃該督將已故之張亞五擬抵。而於受賄濫刑之巡檢。僅照知情受囑。拷訊致死例擬流。殊屬輕縱。李侍堯久任封疆。且曾為刑部堂官。非不諳律例者。不應錯謬若此。著飭諭李侍堯。令其明白回奏。○吏部議覆江西九江關監督伊齡阿奏稱。九江添委丞倅。原係仿照贛關之例。該丞倅等在贛關辦事。因係道員管關。統屬原自分別。今九江監督。雖非道員。而關政錢糧事同一例。請勅議監督與親填丞倅統率章程。行知遵守等語。查該省贛關。係道員管理。九江關監督。體制宜與道員相等。其派委稽查稅務之府佐貳。與欽差監督相見。應照府廳見道員儀注遵行。并載入則例。從之。○以安徽按察使增福為安徽布政使。山東督糧道海成為安徽按察使。○癸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戶部議覆兩江總督高晉等奏稱。吉安引鹽。現在設立公店。僅守一隅。銷售未暢。不若水販分運。多銷官引。惟因從前水販買鹽。銷售行止。得以自由。不免有趨貴避賤之弊。請酌量定議。責成卑商。自招殷實水販。分地銷售。行止由商。積習可除。又奏稱。吉安所屬阜口等五處。除從前原設卡巡。照舊設立。此外凡山僻小徑。要隘處所。多撥兵役協同巡緝。偷漏水販。有犯必懲。其獲犯兵役獎賞。員弁奏請議敘。倘兵役巡緝不周。有賄縱等弊。分別嚴究。該管官並即嚴叅。均應如所請行。從之。○甲子。諭順天府屬武清東安寶坻寧河永清香河等六縣。因閏五月內雨水稍多。河水泛溢。村莊禾稼。不無傷損。若待冬月給賑。為期尚遠。所有武清等屬被災旗民。自六分以上至十分者。不分極貧次貧。著於八月內。先行普賑一月。至冬初再行照例加賑。庶貧民得資口食接濟。再直隸加賑向例。

銀米各半給發。現在所需米石。如有不敷。前曾降旨。將運通漕糧。截留二十萬石。存貯天津。即著於此內酌量動撥。以濟賑需。該督務須董率屬員。實心妥協經理。無使胥役從中滋弊。副朕軫卹災黎至意。該部遵諭速行。○又諭。此次巡幸木蘭。著誠親王。裕親王。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尚書官保。留京辦事。其月選之文員內通判州縣等官。武員內之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外省送到之補放水

手官。驍騎校。並年滿千總等官弁。俱著王大臣照例驗看。至外省督撫提鎮等奏摺。於八月二十四日以前。俱著齋摺人前赴行在投遞。惟進哨以後。仍照例交留京辦事處。加封轉交內閣。隨本呈送。候朕批示發回。仍於留京辦事處。交付齋摺人祇領。該部通行傳諭知之。○又諭曰。熊岳副都統常岳病故。所遺員缺。著富僧額補授。○乙丑。上以和靜固倫公主初定禮。御正大光明殿。賜

喀爾喀親王成家扎布。額駙拉旺多爾濟。及其近族王公。並大學士尚書等宴。○諭曰。周煌現出學差。其兵部侍郎員缺。著劉秉恬調補。刑部侍郎員缺。著余文儀補授。○浙江巡撫熊學鵬疏報。乾隆三十四年分定海分水二縣。開墾改墾田地。并塗田五十一頃八畝有奇。象山太平。平陽青田。四縣開墾田地山塘園。四十一頃七十五畝有奇。衢州開墾田地三十三畝有奇。○丙寅。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軍機大臣等。據西寧奏。現在各處引鹽暢銷。請再領餘引十萬道。俾得源源配運一摺。已批該部知道。但其另摺奏稱。六月間連日大雨。河水漲發。低處鹽坨間有淹損。雖該處所有現貯鹽包。足敷本年及明春配運。而鹽坨既經被水。鹽包間有淹損。今議多添餘引。於商力有無妨礙。不可不為體察熟籌。著傳諭西寧。速將該處鹽坨實在情形。是否足敷添配餘引。商運不致拮据

之處據實詳悉覆奏。尋奏鹽坵間有被水而存鹽尚多。覈計足數。明春配運。本年添領餘引。該商等多需餘利。實不致有拮据之處。報聞。○又諭。據阿桂。彰寶。奉到令伊等明白回奏之旨。覆奏前來。其言愈不成事體。即如內稱。蠻暮木邦。人皆潰散。若由腊戍進擊。路途遙遠。難以接濟。猛密所屬地方。人畜田禾。必多。得便攻掠。勦殺。可以懲創賊匪等語。若謂腊戍路遠。而猛密路亦不近。且所謂猛密所屬地方。何處非猛密所屬乎。即老官屯亦猛密所屬也。至虎踞關。由馬牌子旱塔。前赴猛密。設謂西路難行。由東路赴猛密。伊等摺中。又有那窩羅羅。芬顏等處。前往撲擊。能飛渡此數處乎。或即欲攻掠此數處乎。至所稱每兵裹帶五日口糧。每兵百名。支給牲畜十隻。併為十日口糧。亦屬非是。撲擊雖不必多帶口糧。然亦無祇帶十五日口糧之理。至調兵一節。伊等摺稱。不必另帶兵丁。仍在我土司

近邊地方。馬匹口糧。亦不必紛紛辦理等語。然則前此伊等何以具奏。欲調各處兵丁。前後互相矛盾。看來阿桂等從前奏前往猛密撲擊之言。特以空言罔朕也。阿桂。彰寶著傳諭嚴行申飭。伊等惟宜盡心相機。以期有裨。不必多調兵丁。○命誠親王允祕。管理鑲黃旗滿洲都統。調鑲藍旗滿洲都統。努三。為正白旗滿洲都統。鑲藍旗蒙古都統。色布騰巴。勒珠爾。為鑲藍旗滿洲都統。以署兵部尚書。豐昇額。為鑲藍旗蒙古都統。○丁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吏部議奏。兩江總督高晉等奏稱。蕭縣知縣謝宣。境內蝻孽萌生。不能實力撲捕。應請革職。摺問。該管淮徐道姚立德。知府邊廷掄。該撫薩載。總督高晉。均應議處。除該道姚立德。已奉旨改為革職。留任外。應將知府邊廷掄。革職。巡撫薩載。總督高晉。均照例降三級調用。高晉係革職留任。又革任註冊。

無級可降。應革任。其不行查叅之布政使。並令該撫查取職名。送部查議。得旨。高晉著從寬免其革任。仍註冊。薩載著降三級從寬留任。至該管知府邊廷掄。雖例應革職。但捕蝗不力。究係州縣專責。革職拏問。罪無可辭。知府統轄所屬。應行督察事件較多。與州縣身親民事者有間。其咎稍屬可原。如本年處分直隸地方官一案。四路同知。並予從寬留任。邊廷掄職掌正與相等。若照議斥革。不足以示平允。邊廷掄著革職從寬留任。餘依議。○戊辰。諭軍機大臣等。刑部議駁李侍堯審擬受賄縱私之把總吳定振一本。所駁甚是。已依議行矣。吳定振身為把總。領兵出洋巡哨。見林亞攬米船停泊。即帶同兵丁莫裕揚等持棍上船。以致莫裕揚用棍打傷水手陳亞應身死。兵丁乃係聽其指使之人。自應按律擬議。不得專坐莫裕揚以擅殺之罪。且吳定振於查獲私米之後。復敢索銀賣放。並一任

兵丁等夥同詐贓。殊干法紀。乃該督將莫裕揚擬以絞抵。而於吳定振僅以計贓擬流。改遣實屬輕縱。李侍堯歷任封疆。平時遇事。尚知認真。近日所辦。看來漸不如前。伊年力壯盛。又曾任刑部堂官。非不諳律例者。此案定擬。因何舛謬若此。著傳旨申飭。並令明白回奏。尋奏。查吳定振帶兵巡哨。在葛洲洋見有船灣泊。前往查問。船戶林亞攬因載有私米。恐被查出。水手陳亞應等即開駕欲逃。並聲言擲石抗拒。吳定振見其情狀慌張。匪形顯露。遂帶兵莫裕揚等持棍過船查驗。莫裕揚見陳亞應站立船頭。輒用棍毆其手腕。跌踣船旁。吳定振即時喝止。各兵遂不復動手。臣提犯質訊時。各供明確。是吳定振當日實無主使喝令情事。至帶兵持棍上船一節。汎升巡洋。原准攜帶軍械。過船查驗。又其專責。今林亞攬之船。既已匪形顯露。則吳定振之帶兵持棍過船。實為查匪起見。與無端滋事者

不同。似未便因此而即坐以主使之罪。轉令擅打致死之莫裕揚。得以為從末減。今臣覆檢原案。再四酌覈。吳定振之罪。究在於查獲私米後。不即移送文員審究。膽敢得錢賣放。此則其貪縱不法。計贓科罪。僅止擬流。臣以其情浮於罪。是以從重擬以改遣新疆。而莫裕揚將尚未拒捕之陳亞應。輒毆致斃。正與擅殺之例相符。是以將莫裕揚擬抵。此臣愚昧定讞始末。謹據實覆奏。得旨。這回奏情節。

該部詳議具奏。○調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宗室弘旻。為鑲白旗滿洲副都統。以侍郎銜署內閣學士邁拉遜。為鑲黃旗滿洲副都統。○已已。諭據倉場侍郎實麟等參奏。祿米倉監督。因接收麥石。與直省委員。互相推諉。一摺。所奏甚不明晰。此項運京平糶麥石。若該監督。有意藉詞勒掇。不即接收。該監督自難辭咎。若東省起運後。途中防護不謹。致有潮濕。其咎專在東省原解之員。或直隸接運後。續

經霉濕。其咎又在直隸接辦委員。乃實麟等不辨是非曲直。將監督及直隸委員。概請議處。而於東省解員置之不問。亦不究其濕自何處。已屬含糊。然此猶不足以盡其辦理錯謬之咎。該侍郎等。現在駐劄通州。麥石抵通。聞有濕潤之處。即當就近前往驗看。應令轉運京倉與否。無難立辨。乃聽其率行運京。及委員監督彼此推延。實麟等又不親赴查驗。致遲誤十餘日之久。試問伊等所辦何事。而在署養高。竟置職守於不問耶。似此顛預怠廢。豈復能勝倉場侍郎之任。瓦爾達著調補倉場侍郎。實麟著調補盛京戶部侍郎。仍革職留任。俟瓦爾達到通州。再赴盛京。歐陽瑾著解任。交部嚴加議處。所遺員缺。著劉秉恬補授。此案監督推委延捱。及山東解員直隸委員。如何致濕麥石。咎在何人之處。著尚書溫福。即日前往查明具奏。再將貽誤之員。一併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據熊學

鵬奏。浙省委員巡檢孔傳望。王簿溫頌。先後赴楚。採辦鉛觔。迄今二年。尚未運回。請勅下湖北。貴州二省。據實速覆等語。鉛觔關係配鑄。委員等一經到楚。自應上緊趕辦。乃遲延日久。未能回浙。是否楚省轉辦。鉛貽誤。抑係委員等託故逗遛。著傳諭湖北。貴州巡撫。作速查明。一面據實奏聞。一面仍自行知照浙省。毋致展轉紆迴。久稽時日。尋奏黔省鉛觔。因近年馱馬稀少。先儘京運辦解。致楚鉛未能剋期運貯漢口。本年五月。陸續運鉛到局。兌交委員孔傳望。溫頌。均於七月起程回浙。報聞。○又諭戶部議覆高晉等奏清查江寧等府完欠各數。分年帶徵一摺。已降旨加展年限。帶徵清完。以示體恤矣。至戶部議稱。此次清理以後。不應再致拖延。第恐民間巧於騰挪。完舊欠新。及地方官畏顧考成。移新補舊。種種弊竇。不可不防等語。所慮亦是。但僅令在外設法詳查。仍恐有名無實。著傳諭

江寧。蘇州。布政使。於所屬按年應完之數。實力覈查。並將新徵錢糧。已完若干。及有無移補掩飾之弊。逐一查明。開具清單。於年終彙奏一次。以重責成。並令該撫留心體察。將各屬每年完欠情形。亦據實年終彙奏。倘漫不經心。日後復有積壓拖欠。侵那諸弊。惟具奏之該撫司是問。將此一併諭令知之。○旌表守正被戕之浙江西安縣民周老三。聘妻陳氏。○庚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楊廷璋奏。審訊定興縣民華繼豪。控告劉驂。霸占引地一案。究出該犯劉驂。有賣緣賄囑。及運使紀虛中之姪紀老九。撞騙銀兩各情弊。此項引地。係審結多年之案。紀虛中一經劉驂翻控。即據一面之詞。將華繼興。押令交地。若非知情染指。豈肯如此率行審斷。明係恃職狡展。請旨將紀虛中華審等語。紀虛中著革職。所有婪贓。翻斷各情

節。交與該督楊廷璋提齊案內犯証。一併嚴審定擬具奏。○又諭曰。佟國英著補授福建汀州鎮總兵。仍帶革職留任。四年無過。准其開復。○又諭。據理藩院奏。蒙古北口驛站章京富爾德赫。朕曾降旨。派索琳。羅布藏錫喇布。隨往木蘭之便。至古北口。會同王進泰審訊。續因巴林王巴圖具奏。此案應行迅速審辦。似屬妥協。朕又經降旨。令原派大臣等。即行前往審訊。軍機大臣等繕寫諭旨時。並未將羅布藏錫喇布寫入。反令巴圖會同索琳前往古北口。巴圖係原告。豈有將伊所告之事。反令伊審辦之理。所寫諭旨。甚屬舛錯。著羅布藏錫喇布。即行馳驛前往。將巴圖換回。此案仍著索琳。羅布藏錫喇布。會同王進泰審明具奏。尹繼善。溫福。索琳。俱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據楊廷璋奏。審訊定興縣民華繼豪。呈控劉驂霸占引地一案。究出劉驂賁緣賄囑情節。已降旨將紀虛中革

職。交該督嚴審定擬矣。此案前經提督衙門具奏時。朕即以陳樹著任內。早已斷結之案。紀虛中甫經到任。即憑劉驂一面之詞。遽行翻案。且紀虛中籍隸本省。其中不無徇庇同鄉情事。是以傳諭楊廷璋。秉公查訊。今果審出劉驂以賄行求。王時泰等從中說合明證。則紀虛中之知情妄斷。已無疑義。乃猶藉稱伊姪紀老九。與王時泰商同撞騙為辭。殊不可信。子弟因事納賄。已非若胥役犯贓。僅止失察可比。況此事翻案。出自運使之手。若非內外關通。焉能以無理枉斷之事。一經說合。即已捷如影響。若此。紀虛中尚得諉為不知。與已無與乎。著傳諭楊廷璋。即速徹底根究。務得實情。按律定擬。並將紀虛中趕入本年秋審情實。此案係朕灼見端倪。傳諭查辦。今果究出行賄情弊。是該督不能先事查叅。已有失察處分。然尚屬公罪可恕。若欲曲庇紀虛中。審擬時。猶以不知撞騙情由。為伊開脫。

則是自取罪戾。想該督不能任其咎也。將此詳諭知之。○以鑲藍旗蒙古都統豐昇額為總管內務府大臣。○辛未。

上還宮。○和靜固倫公主下嫁御保和殿賜喀爾喀親王成袞扎布額駙拉旺多爾濟及其近族王公並大學士尚書等宴。○壬申。諭前以寶麟等叅奏祿米倉監督因接收麥石與直省委員推諉遲延一案。該侍郎等並不親赴查驗種種辦理不善。即降旨將寶麟調補

盛京戶部侍郎。仍革職留任。歐陽瑾解任。交部嚴加議處。今據溫福查明覆奏。則寶麟等於麥石到倉並不親自調度經理。一任監督縱容花戶勒捐延捱。是寶麟等不但失於覺察。竟置此事於不辦。殊乖職守。昨以寶麟平日尚屬謹慎。於倉場要缺雖不相宜。而盛京侍郎或尚能勉奉職。是以將伊調補。今如此類頽怠廢。即盛京侍郎亦難勝任。且伊在倉場年久。其咎較歐陽瑾尤重。若同案異罰。

恐無識者流疑朕因寶麟身係宗室有意從寬。不足以示平允。朕於臣工功罪一秉至公。從不稍存畸輕畸重之見。寶麟亦著解任。一併交部嚴加議處。所有盛京戶部侍郎員缺著塘古泰補授。○又諭曰。雲南巡撫明德現在病故。所遺員缺著諾穆親署理。○又諭前日軍機大臣所寫令索琳等前往古北口審事諭旨內並未將羅布藏錫喇布寫入。乃錯寫令巴圖會同索琳前往古北口。因經降旨將尹繼善溫福索琳俱著交部嚴加議處。今日溫福自通州回來時朕問其因何錯寫之處。據溫福奏稱伊等一早進內將朕旨記出。即將派索琳羅布藏錫喇布隨往木蘭之便。到古北口會同王進泰審訊諭旨寫出存記。後因索琳聽錯復令章京等改寫巴圖索琳應照原降諭旨嚴加議處。尹繼善溫福著交部察議。○刑部議准護理湖南巡撫布政使三寶奏請將應發衡州府屬之軍流人犯於

附近之永州。桂陽。郴州。各府州屬分派。應發常德府屬之軍流人犯。於附近之寶慶。岳州。澧州。各府州屬分派。并令起解省分。於人犯起解之先。即為咨明。以便酌撥定地。並飭知入境首站州縣。令其指明徑解酌撥地方安置。從之。○以雲南鹽法道法明。為雲南按察使。○予故和碩和親王弘晝祭葬如例。謚曰恭。○予故太保大學士公傅恒祭葬如例。謚文忠。○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據戶部叅奏。宮兆麟前此摺奏。委員劉岱領解辛卯年下運鉛觔。必俟本年八月方可開行。彼時又值壬辰上運開行之期。勢難並舉。請將辛卯下運分年帶解。當經議覆准行。今據湖北巡撫咨報。劉岱已於五月運鉛。行抵歸州。覈算程期。尚在宮兆麟具奏之前等語。宮兆麟平日辦事。尚能留心。此案何以率行陳奏。舛誤若此。殊不可解。著傳諭該撫。即行明白回奏。○補行江西省。乾隆三十四年大計。罷軟官一員。

年老官七員。有疾官六員。才力不及官三員。浮躁官二員。分別處分如例。○蠲免安徽懷寧。桐城。潛山。太湖。宿松。望江。宣城。南陵。貴池。青陽。銅陵。東流。當塗。蕪湖。繁昌。無為。合肥。廬江。巢縣。滁州。全椒。來安。和州。含山。建平等二十五州縣。及安慶。宣州。建陽。廬州。四衛。乾隆三十四年分水災額賦有差。○是月。直隸總督楊廷璋奏。查周家莊等處各段漫口。因六月十五。十六。十七等日。大雨連宵。大清子牙。南北二運河。四水並漲。匯歸三分河口。由隄頂漫過。竟橫決於周家莊等八處。以致漫溢。隄工十二段。計長三百一十餘丈。但現在尚有露出隄頂者。細察情形。係屬平漫過水。因水大激蕩。汕刷。隄岸間段衝損殘缺。工程似易辦理。惟張家王甫漫口。因甫經堵築。即值大雨水漲。致復漫之。較原漫加寬。現在口門水深一丈五六尺不等。緣下游海河頂阻。水退不能迅速。一俟水勢稍落。可以動工。即速軟

鑲隄岸。盡力堵築。其天津府城外之侯家園等漫溢之處。現所餘漫口。止有六七丈。再三四日。即可合龍。斷流。臨壕之水。亦消退尺餘。惟南窪一帶積水。尚須汛後海河收水。再行啟開五閘。以利宣洩。查天津縣。因子牙及各淀河水勢盛漲。以致被淹村莊甚多。飭查被災輕重。動支義倉穀石。即行散給。坍塌房屋之戶。照例分別給予修費。至津屬七州縣。惟靜海與天津錯壤。亦有被淹村莊。坍塌房屋

平定縣志卷之三

三六

之處。現飭令一體撫卹安頓。得旨。覽奏俱悉。一切賑卹事務。妥協實力辦理。○兩江總督高晉。江寧將軍容保。署江蘇巡撫薩載。奏。江寧京口兩處駐防官兵。因人民衆多。燒烟價貴。設措買柴。甚以為苦。前儀徵縣有入官蘆洲。經臣容保奏懇賞借餘息銀一萬五千兩置買。即於官兵俸餉內分作三年扣還。京口駐防官兵。得有此項蘆柴。頗獲利益。今臣高晉臣薩載查有上元縣入官八卦洲蘆地。向

撥歸蘇州府普育兩堂。近因江陰縣有段山沙洲一段。其租息約與上元縣之八卦洲相等。請即就近撥入蘇堂。仍將八卦洲撥還江寧。即照京口之例。准令江寧八旗官兵。公同置買。其應繳地價銀。亦即於官兵俸餉內分作三年扣還。得旨。如所議行。○高晉薩載。又奏。蘇郡之齊門。元和塘。東北經常昭境內。分洩入海。以福山。白茆。徐六涇諸河為要幹。查福山一河。於乾隆三十二年開濬。現在深通

平定縣志卷之三

三七

暢洩。毋庸籌議。惟白茆河半就淤墊。亟宜挑挖。以資宣洩。勘得白茆一河。自昭文縣小東門。至支塘鎮長橋。河面現寬十二三丈。至十七八丈。水深八九尺。至一丈一二尺不等。向來潮水不到。是以深通無淤。其自長橋至嶽廟橋。漸次淤塞。以達白茆老閘基。雖有河形。幾成平陸。又自老閘基至滾水壩。僅存中洪一綫。夏秋霖潦。一時匯集。不獨常昭本境泛溢。鄰邑均受其害。查雍正五年大挑舊案。河

面原寬十二丈底寬六丈深八尺迨乾隆十九年復行小濬較從前丈尺酌減口寬六丈底寬三丈其未濬之舊河形六丈伏秋水漲則積潦成渠應請照雍正五年舊規一律開通並測量地勢之高低自上而下逐漸加深計估挑深二三四尺至一丈五六七尺不等至徐六涇河間段淤淺雖不似白茆河之甚但同係分洩入海要路亦宜逐段估挑一律辦理白茆徐六涇二河向俱設有滾水壩今悉已坍塌其石深陷泥中又因海口離壩不遠潮帶泥沙壩根阻滯必須連底拆除方無滯礙中留口門寬十二丈為收束潮水關鍵其兩河應挑段落臣等分別估計白茆河自支塘鎮起至滾水壩止計長六千五百三十三丈六尺徐六涇河自陳蕩橋起至田家壩迤下工尾止計長五千九百九十一丈工程緊要需費稍繁若待民間鳩集財力自行興舉竊恐有稽時日請照乾隆二十九年開濬

平糶奏稿卷五

三八

三江之例於藩庫存公款項內先行照數借給仍分年按畝計數徵還得旨如所議行○湖廣總督吳達善湖北巡撫梁國治奏湖北省額設常平倉穀一百二十餘萬石近年糶賑兼施缺額穀五十餘萬石糶缺之穀照市價銷銀六錢五六分至七錢不等賑缺之穀每石例給五錢現在糶缺未買之穀止五萬餘石而賑缺未買之穀積至四十八萬餘石之多查賑缺之穀自乾隆七年部定每石給銀五錢至今幾及三十載穀價情形不同現飭買補賑缺各州縣每石不得逾五錢六分之數其開銷正項仍以五錢為率此外應補銀兩即以糶價盈餘銀一萬餘兩先行撥補如有不敷准其於續收盈餘我撥清款并請嗣後每逢平糶覈計上年買補原價於酌減之外每石盈餘銀一錢在小民買食已比市價較減而穀價盈餘較前更為覈實不三四年撥補漸清倉儲可以足額得旨嘉獎○河

平糶奏稿卷五

三九

南巡撫覺羅永德奏查勘武陟被水村莊因山水陡發水由地面直向南趨流入黃河各村內俱有隄埂阻礙停蓄不流積至二三四尺不等房屋田疇尚無損傷惟低窪處所間有被水淹浸臣相度形勢有袁家馬棚地方可以開溝引水即飭令趕緊開挖臣一面馳赴河內尋村決口查勘該處隄堰被水衝開五十九丈七尺河北鎮臣邱若龍已督飭汛弁兵夫趕築二十餘丈尚有三十餘丈未完臣即駐工親自督催已於七月初二日辰時合龍報聞

實錄卷八百五十五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五

實錄卷八百六十五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六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校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八月甲戌朔諭昨已降

通纂卷八百六十六

旨將被水之順天府屬武清等六縣於八月內普賑一月以資接濟其霸州固安薊州及天津府屬之天津靜海等五州縣今年被水亦重窮民待哺若待冬月給賑為期尚遠著加恩將此五州縣被災村莊不分極貧次貧亦均於八月內先行普賑一月至九十兩月摘賑極貧及銀米兼賑之處並照武清等六縣一例辦理該督務須董率屬員實心妥協經理毋使胥役從中滋弊副朕軫卹災黎至

意該部遵諭速行 乙亥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幸圓明園 遣官祭

關帝廟 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等奏訪

獲洋盜一摺已於摺內批示外委謝昌出洋

巡查適遇匪船拒捕既督兵放鎗傷斃數人

賊船可走逃兵船即可走追彼時若奮力急

追何難立時就獲乃竟聽其遠遁無蹤則該

弁之庸怯無能已可槩見即當查辦示儆不

通纂卷八百六十六

得因其被擲受傷曲為寬恕至海口船隻出

洋例應稽查驗放今匪船所齎藤牌鐵鎗叉

刀非商民船隻所宜有出口時果能實力搜

盤無難立見乃任其攜帶應禁軍器如許之

多出入自由毫無忌憚所為海口之詰禁安

在且該犯等歷次出洋行劫即其自行供出

者已有數案則其餘未經發覺之案更不知

凡幾豈無一二被劫之人赴地方官控訴而

巡洋兵弁常時又豈漫無見聞沉首犯陳詳

勝。不過番禺村民。既糾黨多人。歷久出洋滋事。豈能不稍露蹤跡。何以玩忽養奸。至於如此。該處吏治營務。尚可問乎。著李侍堯逐一詳查。將該管各官。嚴行叅處。至該督在粵年久。乃於海洋巨盜出沒。並不留心體訪。而於疎懈廢弛之員。升。亦不極力整飭。豈朕加恩委畀之意。李侍堯著傳旨嚴行申飭。所有此案。已獲各犯。著即嚴審明確。將應行斬決者。一面正法示衆。一面奏聞。仍將未獲夥盜。速

飭各屬。勒限嚴緝務獲。毋使一人漏網。至游擊降補千總邊廷良。購線獲犯。並起獲刀械種種。匪盜罪案。得以盡行敗露。可謂能事。自應示之獎勸。邊廷良著該督即行送部引見。○丙子。遣官祭昭忠祠。○諭。湖南布政使員缺。著吳虎炳補授。胡文伯現已革任。著加恩補授廣西按察使。仍革職留任。効力贖罪。○又諭。本日御史汪獻芝。巡視通漕完竣。回京復命。該御史駐劄通州。稽察漕務。近日現有

東省運解平糶麥石。倉場侍郎辦理不善。致京倉監督。任聽花戶等勒措遲延一案。麥石久不上倉。各船留滯河下。該御史往來巡察。不得委之毫無見聞。何以並不據實叅奏。豈專以漕艘為己責。而於別項運麥備糶。遂謂非己事耶。且科道職司言事。汪獻芝。即僅以御史在京供職。聞有此等情事。尚當白簡糾彈。況在本地查漕。尤屬應行劾奏之事。而竟委為漠不關涉。默無一言。又安用此巡漕御

史者為。汪獻芝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曰。永德奏。懷慶府通判吳為壻。於光山縣任內。獲盜柯之禮等。並未究出行劫。明良仁。胡尚連。二案。反將夥同行。劫楚省郭世璜之案。認為盜首。復於彭起周。被劫一案。勒令事主報竊。輒將夥盜徐國秀等。杖刺完結。顯有情弊。請將吳為壻革審等語。吳為壻著革職。交與該撫。同案內人犯。一併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彰寶等奏。到籌辦滿兵

房屋口糧各摺。阿桂意在暫停興工。俟二三年後。米價平減。再行籌辦。彰寶則具奏一切工程儲備。現在趕辦情形。以為官兵緩至明歲秋涼凍凍前起程。尚非必難辦理。未敢竟請暫停等語。似兩人所見不同。其實不過見彰寶乃地方官。不敢不擔任。而阿桂則似微露難辦之意。令朕忖悟。總之皆阿桂一人之弄巧成拙。此等小技。能試朕耶。永昌移駐滿兵。原屬隨宜酌辦。是以諭令阿桂等就該處情形。熟籌妥議。該處購買糧石。既屬不易。若再鳩工興作。米價必致更昂。是在永昌駐防。殊為未便。即遲至二三年後。又豈能必期米糧之充裕。何妨就雲南省城。酌量設營駐守。諒購辦米糧等事。或不致如邊地之拮据。即或省城亦有難辦之勢。又何妨竟請停止不辦。國家百餘年來。滇省原未駐有滿營。此時並非急為守禦邊圉之策。可止則止。在朕初無成見。阿桂等皆國家大臣。計議此事。自當就

現在情形。通盤籌畫。據實奏聞。乃阿桂則以為應遲。彰寶又以為為可辦。而令朕不言而喻。自止其事。此誠何心。豈每辦一事。總不知稍稟天良乎。著傳諭阿桂。即再行詳加籌畫。將應否作何辦理之處。會同妥酌定議。合詞具奏。又諭前據阿爾泰奏。查辦小金川與沃克什土司構釁。意在勦撫並行。當經傳旨該督令其傳集小金川土司。將從前征服大金川。俾得安保護土。此時若執迷不悟。將來即不復為憐念。諭以利害。詳晰開導。仍令將宣諭時。該土司作何對答。及其神情詞色。若何迅速。據實奏聞。迄今將及一月。未據該督覆奏。此事雖邊夷自相構怨。但既經關白地方大吏。即屬緊要邊務。自應迅速查辦。以杜釁端。未便視為緩圖。致令曠日滋事。著傳諭阿爾泰。即將接奉諭旨。並宣諭該土司後。作何情形。速行具摺。由驛六百里奏覆。又諭前據楊廷璋審訊定興縣民華繼豪。控告劉縣

霸占引地一案。究出運使紀虛中之姪紀老九。得受銀兩之事。當經降旨。將紀虛中革職。交與該督。將婪贓翻斷各情節。嚴審定擬。迄今將及旬日。尚未據該督奏到。此案並無難辦之處。因何如此延緩。著傳諭楊廷璋。即速審明具奏。毋得遲滯。○軍機大臣等議覆。副將軍尚書阿桂等奏。稱前請調兵五千五百名。實屬稍多。內除曲尋鎮兵四百名。撥赴順寧府屬滾弄江添防外。擬於昭通東川。督標各營內。酌撥一千四百名。分布虎踞蓋達。三台山等處。協同舊兵駐守。其餘三千七百名。均停調遣。應如所請。其所需馬匹。亦應照該副將軍等原奏。於滇省各標營內。挑選十分之三備用。得旨。依議速行。○倉場侍郎劉秉恬奏。山東運麥抵通。遵照舊例。轉運交倉。得旨。所奏是。如所議行。其山東頭運麥五萬石。因該監督聽信花戶勒捐。起卸遲延。致令船戶人等守候多時。不無苦累。此皆實麟。歐陽

瑾。辦理不善之故。著交劉秉恬查明頭運各船戶人等。酌量定數。優加賞賚。所有應賞銀兩。即令實麟。歐陽瑾。二人名下。照數給與。○丁丑祭

先師孔子。遣大學士劉統勳行禮。○補行江西省乾隆三十四年大計。卓異官十一員。分別議敘如例。○戊寅秋分夕

月於西郊。遣貝勒永福行禮。○祭

大社

大稷。遣怡親王弘曉恭代行禮。○

上奉

皇太后御長春仙館。幸同樂園。侍早晚膳。至辛巳。皆如之。○年班回部葉爾羌阿奇木伯克貝勒品級鄂對等十七人。及霍罕伯克那爾巴圖來使拜默特。來京。恭祝萬壽。

上御同樂園。召見。賞賚有差。○賜初次入覲之庫爾勒五品商伯克德爾伯什等冠服。○命

鄂對等隨宗室王公內廷大臣及諸外藩於同樂園賜食。○兵部議奏副將軍尚書阿桂於徹兵一事辦理倉皇及奉旨明白回奏又巧為掩飾請照例革任得旨阿桂近日辦理事務一味取巧迭干罪譴已屢加寬宥今此案該部議請革任難以再為曲貸所有領侍衛內大臣禮部尚書鑲紅旗漢軍都統均著革去著以內大臣革職留任辦副將軍事令其自効。○己卯賜宗室王公內廷大臣及諸外藩回部鄂對等食翼日如之。○諭曰永貴著補授禮部尚書觀保著補授左都御史均革職留任准用頂帶仍不准戴翎。○順天鄉試以順天府府尹裘曰修為監臨官大學士劉綸為正考官左都御史觀保為副考官。○命鑲藍旗滿洲都統色布騰巴勒珠爾為正白旗領侍衛內大臣。○庚辰遣官祭黑龍潭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玉泉山惠濟慈佑龍王之神。○諭曰尹繼善豐昇額

俱派隨圍所有兵部事務著託庸暫行兼管。○又諭曰劉綸現在入場其吏部事務著劉統勲暫行兼管俟劉綸出場後劉統勲再赴行在辦理秋審劉綸不必前赴行在復命。○又諭曰色克慎現患目疾暫時難愈著原品休致所遺正黃旗蒙古都統員缺著溫福補授。○諭軍機大臣等前以小金川與沃克什土司構釁本係番夷自相仇殺其事不值一辦曾傳諭該督莫若傳集小金川將從前為彼征服大金川俾得安居樂業若復執迷不悟彼將來或有外侮即不復加憐憫之處面為詳悉開導曉以利害禍福使知感發天良怙然服教勝於派兵會剿今阿爾泰奏稱據明平木坪兩土司稟稱情願前往曉諭僧格桑令其退還沃克什地方彼若頑梗不從即合兵并力進剿等語意在撫剿兼行亦只可如此辦理但現在所派番兵幾六千餘未免過多邊夷蠻觸相尋原不足大煩兵力倘集

衆合攻。或致有名無實。更屬不成事體。且亦難於完局。仍當遵照前旨妥協辦理。並將該土司作何對答及神情詞色若何。迅速據實奏聞。至此次阿爾泰奏摺。仍用清字。係尚未奉到前降諭旨。此事乃地方邊務。且與提督董天弼同辦。所調又係番土兵衆。並無滿兵。無庸以清文繕奏。即如摺內並行不悖一語。明係先有漢字稿。再行繕出。可見該處並無精通滿文之人。如此轉覺委曲繁重。且於情事亦恐不能盡達。總以概用漢字奏摺為是。將此一併申諭知之。尋阿爾泰董天弼奏據僧格桑親來叩見。臣等遵奉上諭。剴切開導。僧格桑面赤汗流。叩頭謝罪。據稱我父子深受

大皇帝厚恩。從來安分。不敢與鄰封滋事。因沃克什土司欲以咒詛之術害我父子性命。由是發兵攻奪。色達克拉自知理短。願將地方給我。以為禳解之資。嗣委員至沃克什官寨。

色達克拉倚恃委員在內。又思背約。調集多人。欲與我等決戰。我等惟恐受虧。添兵屯駐。以為防備。並未敢於攻擊。今奉面諭。願將所得附近達木巴宗之墨穆爾吉日古魯各地方。及所搶沃克什之母舅僧格並番民二十四名。一併交出。其沃克什願給地方之處。仍聽衆土司調處。亦不敢抗違。自取罪戾等語。臣等察看僧格桑神氣辭色。尚知感激懼取罪戾。其愧悔實出誠心。當日即將附近達木巴宗地方。及所搶沃克什母舅番民。一併交出。其沃克什願給地方。臣等未便繩以官法。應聽各土司自行清理。報聞。辛巳。賜宗室王公。內廷大臣。及外藩回部鄂對等宴。○大學士等奏。

萬壽聖節。各省在籍大小臣工來京。多備有詩冊。除大臣例得奏進。其餘品秩小者。請令自赴吏部投遞。彙交軍機處。開單進呈。得旨著交禮部。○戶部議准。原任雲南巡撫明德奏。

稱雲南錢價。每銀一兩。易錢一千一百文。市價已屬太賤。向於六府設鑪一百十六座。歲用銅二百三十餘萬觔。實屬過多。應將東川各設鑪二十五座。大理廣西各設鑪十五座。臨安順寧各設鑪八座。暫為裁減。歲可省銅一百四十五萬餘觔。再陝西歲需銅三十萬觔。今辦至四十萬觔。應將增辦之數裁減。廣西辦銅四十六萬觔。貴州辦銅四十八萬觔。湖北漢口為商銅聚集之所。今歲辦滇銅五十萬觔。均屬過當。此四省可酌減銅五十萬觔。滇省現開子廠。歲獲銅一千萬餘觔。除供京銅及本省外。可得餘銅三百萬觔。一二年間。外省委員均可挨次領運。從之。○命大學士劉統勳兼管吏部事務。○以故扎薩克多羅貝勒達什敏珠爾子車登扎布襲職。○壬午。

太宗文皇帝忌辰。遣官祭昭陵。○

上詣大高殿。壽皇殿行禮。○奉皇太后還宮。○詣皇太后宮問安。○諭今歲直隸各屬被水州縣稍多。糧價未免昂貴。著加恩將東安固安霸州寶坻良鄉采育營順義王田古北口遵化昌平十一處秋冬二季駐防折色兵米每石於定例外加價三錢以裕兵食。該部即遵諭行。○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遂平縣民李大山妻夏氏。○癸未。

上奉皇太后幸壽安宮侍早晚膳。○賜宗室王公內廷大臣及諸外藩回部鄂對等宴。○甲申。

太祖高皇帝忌辰。遣官祭福陵。○諭前經降旨截留漕糧二十萬石存貯天津北倉備用。近因武清固安等州縣被水較重。已諭令就近撥給。今聞直隸被水各屬。

賑務需米者頗多。所撥截留漕糧。尚恐不敷接濟。著再加恩。於通倉撥米二十萬石。交總督楊廷璋。飭屬妥協辦理。俾待食貧民。均霑實惠。副朕軫念黎元至意。該部遵諭速行。○又諭直隸被水各屬。收成稍歉。現有應行賑卹之處。著撥部庫銀五十萬兩。以資分給。但聞銀庫舊例。前經雍正年間。果親王奏定。凡遇應發銀兩。除俸餉外。俱有應扣平餘。此在工程等項需用銀兩。原不必悉照部法支放。若地方偶有災歉。特撥帑銀賑卹。惟期間閭閻實被恩膏。毋許不肖官吏。絲毫扣剋。其事較俸餉為尤重。豈可於部庫撥給時。分兩稍有輕減。此次所發五十萬兩。著該部即於庫貯元寶內。如數發往。嗣後如遇賑卹之項。俱照此行。著為令。○諭軍機大臣等。黃登賢前在京師。條奏添建倉廩。及請將岳州幫船。分撥荊河等四衛兌運二摺。戶部議駁甚是。且伊面奏。回任欲往丹徒。丹陽查閱運河。尤屬事

外干與。當經傳旨申飭。今黃登賢七月中奏摺。或尚未接諭旨。不及覆奏。猶屬可原。今則相距將及兩月。且已經回署。豈有尚未接奉之理。何以本日之摺。祇報抵署日期。而於前降諭旨。竟無一語奏及。殊不可解。若黃登賢明知前奏之非。故為隱而不言。以圖混過。則其不是更大矣。著再傳旨申飭。並著黃登賢將因何不行覆奏緣由。據實回奏。尋奏臣條陳建廠撥船二摺。並面奏欲行看河一事。已屬不諳事體。及奉到廷寄諭旨。又不即行陳奏。實屬昏憤。請交部嚴加議處。得旨該部嚴察議奏。尋議。照應奏不奏私罪律。降三級調用。從之。○賜霍罕伯克那爾巴圖勒諭曰。朕披覽來表。爾繼爾祖厄爾德尼為霍罕伯克。篤誠遣使。奏請朕安。甚屬可嘉。使臣拜默特來時。朕加恩賜宴。茲特賜爾蟒緞龍緞。爾其祇受。再爾奏稱謹記爾祖厄爾德尼訓詞。較前倍加効力等語。朕甚嘉悅。嗣後爾當益夫

萬忱恪遵法度約束屬下毋使滋事惟宜輯睦鄰封不可恃強凌弱一切凜遵喀什噶爾葉爾羌大臣等命令安常守分以期永沐朕恩○乙酉

上奉

皇太后幸壽安宮侍早晚膳○賜宗室王公內廷大臣及諸外藩回部鄂對等宴翼日如之

○諭明春恭奉

皇太后巡幸山東由通州水路至德州登陸仍

自濟寧水路迴鑾所有御舟後親隨船十餘隻仍照今歲自天津迴鑾之例備用外其餘隨從之大臣官員人等俱由陸路扈行該督撫卽飭屬留心體察毋任胥吏人等借端封禁船隻致滋煩擾著將此宣諭直隸山東督撫等知之○又諭今春巡幸天津山東撫臣富明安至行在覲謁以明歲恭逢

皇太后八旬萬壽普天同慶奏請登嶽祝

釐且言該省臣民五年來望幸之情實為誠切

籲懇至於再三朕因奏聞

聖母以泰山廟宇鼎新欲

親詣拈香展敬朕亦以

闕里久未臨謁便道往莅於禮為宜而往返俱由水程兼可適

高年頤養面諭該撫俟秋成後再行降旨茲該

撫奏山左二麥既獲大田豐稔比戶盈寧爰

允所請於獻歲春和恭奉

安輿撰吉啟蹕以臚懽忭而迓

慈禧惟是連歲恭逢

慶典業於春巡津淀時俯順輿情俾共伸菴舞

衢歌之悃來年巡蹕所至非但旬畿境內不

宜復事繁文即東省入疆以後亦不當綴景

增華致滋糜費朕省方問俗念切觀民惟以

閭里恬熙羣情愛戴為樂若備陳彩飾紛耀

川塗不足美觀而徒耗物力實所不取該督

撫其善體恪遵毋違朕命將此宣諭知之○

又諭據禮部奏各省緣事降革人員顧汝修

等呈稱。欣遇萬壽慶辰。恭進詩冊。懇隨班行禮。以展誠敬。業已允其所請。念伊等遠來慶祝。宜量加恩賚。俾霑愷澤。所有降調侍讀學士盧文弨等十七員。俱著加恩各加一級。其緣事革職郎中黃駿昌等七員。俱著照原銜降一等賞給頂帶。少卿顧汝修等五十一員。俱著照原銜降二等賞給頂帶。革職按察使熊繹祖等五十員。俱著賞緞各一端。其未經進有詩冊。隨班行禮之李天培等四十九員。

實錄卷之六

十九

除候補候選者。現在需次得官。毋庸賞給外。其餘亦著每人賞給緞一端。○又諭。今歲為朕六旬慶辰。在籍侍郎錢汝誠等。來京叩祝。宜量加賞賚。以洽慶忱。錢汝誠。彭啟豐。史奕昂。呂熾。著每人賞給表裏各六端。儲麟趾。宮煥文。朱必堦。葛峻起。彭樹葵。葉一棟。沈廷芳。梁同書。著每人賞給表裏各四端。革職巡撫馮鈴。著賞給按察使銜。以彰推恩。敷錫之至意。○又諭。前經降旨。本年屆朕六旬萬壽。所

有蒙古王公。諒必均來慶賀。但八月天氣尚熱。不必全行來京。所有年班應行入覲者。著來京慶賀。非年班應來者。不必前來。今見所到內扎薩克。喀爾喀王公內。有年班應來之人。如令伊等各回游牧。俟年終再行來京。道路遙遠。往返勞頓。著加恩。將此次來京者。即作為年班。年終不必復來。○丙戌。

萬壽節。

上詣

實錄卷之六

三十

奉先殿行禮。○遣官祭

太廟後殿。○遣官祭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遣官祭

顯佑宮。

東嶽廟。

城隍廟。

上詣

皇太后宮行禮。○御太和殿。王以下文武各官

進表行慶賀禮。○諭曰。顯親王。曾賞穿金黃

蟒袍。並著賞穿金黃朝服。恒親王。年已逾七

旬。亦著加恩賞穿金黃蟒袍朝服。○命署兵

部尚書豐昇額。在軍機處學習行走。○丁亥。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奉

皇太后御暢春園。○幸圓明園。○諭本年六月

內。軍機處封寄古州鎮總兵哈國興諭旨一

道。令沿途驛站探聽投遞。乃遲至兩月。始據

覆奏。竟係各驛站將前旨直遞古州。復從該

處發回。哈國興於八月初四日。在湖南辰州

地界接到。已逾四十餘日之久。雖哈國興未

經馳驛。且告假由伊本籍赴黔。以致中途相
左。但該鎮經由地方。自必住宿坊店。其曾否
經過。何難一問而知。乃竟冒昧傳郵。不加詢
察。按程而計。其誤當始於河南。而以下各站。
亦均難辭咎。本應查明。交部察議。念係舛誤
有因。姑從寬免。此後各省遇有探聽投遞印
封。其經由驛地。務須訪查明確。如期妥交。不
得以非馳驛官員。無從稽考。希圖卸責。如再
漫不經心。致有遲誤。定將有驛各官。照例議
處。斷不輕貸。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曰。李宗
文。現已來京。所有周煌兵部侍郎員缺。即著
李宗文署理。○諭軍機大臣等。前以阿桂等
奏請。派兵分駐隴川。襲取猛密一事。諭令哈
國興。將所議進兵之路。兵行之法。是否合宜。
據實覆奏。今據伊所奏兩路情形。及探聽賊
匪信息之處。或攻其無備。或在猛密一帶搜
勦。情形較阿桂前奏。稍為明晰。不似阿桂前
奏不明。看來或可如此辦理。其襲取事宜。節

經傳諭甚明。著阿桂等仍遵朕後一次所降之旨。妥協經理。至哈國興在滇年久。於邊外情事。素為諳習。將來自應令其帶兵前往。阿桂等酌量進兵程期。一面奏聞。即就近檄調該鎮赴滇。以資委用。其古州總兵事務。仍遵前諭。令拜凌阿前往駐劄兼署。至阿桂前奏俟十二月起程之說。為期太遲。今年臘月內。即交立春節。距瘴發之候甚近。若時日太促。於軍行一切殊非所宜。自當在十月杪。十一月初。定期進兵。則往返從容。方為妥善。著阿桂等再行悉心籌辦。定議奏聞。哈國興摺并鈔寄閱看。並諭哈國興知之。○以叅革貴州安化縣屬覃韓偏刀土巡檢陸明德子宗榮襲職。○戊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工部議覆。閩浙總督崔應階疏稱。福建省各鎮協營。製造礮車架蓋。用過工料運費。朦混造報。不行遵駁更正。各員職名。造

冊送部查議。臣等今將各營員。照例分別處分請旨。得旨。此案議處人員。均屬咎所應得。但一時概令降調。未免人數過多。所有議以降一級調用之宋世爵等俱著加恩改為革職留任。王祥著改為補官日革職留任。餘依議。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八月己丑

上以秋獮木蘭奉

皇太后自圓明園啟鑾○諭前因直隸被水各屬賑務需米頗多業經降旨將截留漕糧並撥通倉米共四十五萬石交楊廷璋飭屬妥辦茲面詢該督據奏各屬常平穀石尚未買足今年臨幸天津復經蠲免舊欠米石現在各州縣倉廩所存尚恐不敷應用著再加恩撥通倉米二十萬石俾得寬裕賑給貧民口食益資接濟該部遵諭速行○是日駐蹕南

石槽行宮○庚寅軍機大臣等議覆安西提督巴彥弼烏魯木齊辦事大臣徐績等奏稱烏魯木齊所屬迪化寧遠阜康三城各項戶民例於計科之年將原借房馬價銀分年完繳近緣年歲豐收戶民將糧入市變價繳官而糴者甚少每小麥一石減至價銀五錢尚難售賣戶民不能全行完納查本年應徵房馬價銀四千九百餘兩除戶民能完者聽便其不能納銀之戶每銀五錢照市價納糧一京石為支發兵糧之用應如所請從之○補行廣西省乾隆三十四年大計不謹官一員罷軟官二員年老官六員有疾官二員分別處分如例○以內閣侍讀學士福德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是日駐蹕密雲縣行宮○辛卯諭本年正月降旨將各直省應徵錢糧通行蠲免一次經部議甘肅省應於明年輪免第該省所徵地丁少而糧草多著照乾隆十年蠲免之例將甘省臨邊各屬辛卯年

應徵番糧草束均格外加恩一體蠲免其河東河西額徵屯糧草束亦著蠲免三分之一俾得均霑愷澤該部即遵諭行○是日駐蹕要亭行宮○壬辰諭今歲古北口被水較重該處駐防及綠營兵丁等所居房屋雖已賞銀繕葺完整而衣食之需尚恐未免拮据著再加恩賞借一季錢糧分作兩年扣還俾生計益資充裕該部即遵諭行○以降調吏部侍郎羅源漢為左副都御史○是日駐蹕兩間房行宮○癸巳駐蹕常山峪行宮○甲午吏部議准陝甘總督明山奏稱新疆地方辦差人員皆由內地揀派伊犁等處俱係極邊均親身辦理一切出入勞苦自倍應仍照三年期滿更換其聞展管理街道縣丞一員亦定三年更換從之○是日駐蹕喀喇河屯行宮○乙未諭今歲熱河被水較重各兵丁等前已加恩賞卹仍恐伊等生計尚不免拮据著再加恩將熱河駐防及綠營兵丁照古北

口之例賞借一季錢糧分作兩年扣還俾得益資充裕該部即遵諭行○是日駐蹕避暑山莊至戊戌皆如之○丙申

世宗憲皇帝忌辰遣官祭

泰陵○諭據德福奏護衡永郴桂道事衡州府知府宋銑凡遇所屬州縣訟案必先飾詞捏稟一經獲批即聽其延擱再不查催於衡陽縣僧人清也被盜之案一任知縣延宕其祁陽縣知縣宋溶將未發倉穀水腳銀兩不

行散給花戶藉稱捐修學宮該道奉委查辦並不徹底根究請交部嚴加議處等語宋銑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託庸素爾訥奏稱秋審班內有福建省陳招弟與湯宋氏通姦毆死本夫湯乃明毀屍滅蹟一案九卿等會審時將湯宋氏仍照不知情擬以緩決未敢隨同書題等語朕初閱情節已降旨令刑部會同九卿再議繼閱溫福摺亦奏及此事因係伊前在福建巡撫任內

所改情實之案。言之較詳。此案湯宋氏。本係犯姦之婦。且目覩其夫為姦夫毀屍滅跡。尚以檢柴溺斃。誣告夫兄。即擬以情實。亦不為過。但向來辦理。因姦謀死本夫之案。其審係本夫故縱賣姦者。雖由姦婦起意同謀。尚以斬決論罪。不擬凌遲。則姦婦之不知情者。其罪更當有間。若以為伊夫令其賣姦。則從之。教以拒絕。則不從。且目覩支解夫屍。並不阻擋。是乃責以大義。天下之不知大義。身犯刑辟者。不知凡幾。尚不能盡以禮意相繩。何獨於此等淫蕩之婦。而為之斤斤責備乎。總之湯宋氏之入於情實與否。俱無不可。而秋讞大典。滿洲三尚書。與刑部九卿異議。文章論奏。則於政體有關。所繫甚大。在溫福曾經承辦此案。於分原所當言。而託庸素爾訥。則何所激而出此。若果係國計民生要務。滿尚書數人。獨能持正。不肯依阿衆論。據實入告。朕必深為嘉許。而此種尋常讞牘。無關重輕。實

不值如此矯矯示異。設伊等意在從寬。或案犯亦係旗人。則已將伊等治罪。念所言尚係懲治淫兇。且心無所為。故不加責。但不和衷商榷。顯立異同。恐啟門戶之漸。於事體大非所宜。至劉統勳。任大學士已久。刑名又其專責。當託庸等講論時。自應委曲婉轉。極力盡言。以衷一是。即朕現在所降之旨。非劉統勳不能見及者。何妨如此明白開說。早為定案。乃竟聽其兩議入奏。劉統勳亦不得謂之識大體矣。若僅令刑部九卿再議。尚恐未喻朕意。著傳諭劉統勳。與託庸等虛衷集議。仍與九卿等合詞妥擬。入冊具題。毋各稍存意見。○丁酉。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永城縣民曹二妻翟氏。○戊戌。上詣皇太后行宮侍膳。○吏部議覆兩江總督高晉奏請金山同知所管土塘工程。歸併柘林通判兼管。華亭金山二縣水利捕務。亦歸該通

判管理。其青浦縣水利捕務。就近歸川沙同知兼管。金華司巡檢。仍駐涿涇鎮。以資巡緝。彈壓。金山同知裁。復改為蘇州府海防同知。仍駐常熟縣。專司常熟。昭文。二縣。土塘工程。兼管太厰船工。並稽查海口商漁船隻。其缺在外揀選調補。均應如所請。從之。○己亥。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自避暑山莊啟鑾。幸木蘭。

○諭據舒赫德等奏稱。請將烏什屯兵四百

名再令耕種一二年。俟穀石豐裕。全行撤回。計每年可省銀一萬兩等語。舒赫德等此奏甚謬。厄魯特回人。各處駐兵屯田。原為防守地方。兼籌儲備。不當惟計節省。況國家每歲軍餉。動用數千萬兩。何惜此一萬兩之費。著傳諭舒赫德等。此項屯田兵。仍照現在辦理。其換班屯田駐防。不必撤回。○是日。駐蹕中關行宮。○庚子。駐蹕波羅河屯行宮。○辛丑。上遣侍衛春寧。赴避暑山莊。

皇太后行宮問安。○遣官祭賢良祠。○是日。駐蹕張三營行宮。○壬寅。

上行圍。○諭據范宜賓奏。泗州衛軍屯地內。祥家山地方。現有飛蝗。該衛守備焦廷遴。諱匿不報。又來安縣。甘家港等處。亦有飛蝗。並無人夫撲捕。實係該縣知縣韓夢周玩誤所致。其署縣事縣丞尚之璫。亦不上緊撲捕。該管知府王二南。並不實力督捕。轉出具淨盡甘結。請交部嚴加議處等語。焦廷遴。韓夢周。尚之璫。王二南。均著交部嚴加議處。胡文伯。前為該省巡撫。范宜賓身為藩司。彼時尚未卸事。所屬州縣。既有飛蝗。並不選派誠實妥幹大員。分投盡力嚴查。致各該員得以匿飾數月之久。均難辭咎。胡文伯。范宜賓。著一併交部議處。○是日。駐蹕阿貴圖大營。○癸卯。

上遣侍衛百靈阿。赴避暑山莊。

皇太后行宮問安。○行圍。○諭據胡文伯奏。舒城縣知縣龔海。採買穀石。分派部民富戶。

代為買繳。其不願代買之戶。勒令交納幫買價銀入已。至數千兩之多。此外尚有婪索鹽商。及於命案得受銀兩情事。均屬大干法紀等語。龔海著革職拏問。交該督高晉。與業內有名人犯嚴審定擬具奏。摺並發。至此案係胡文伯任內之事。該縣似此婪贓骫法。胡文伯豈漫無聞見。何以不早行查叅。直至離任時。始以一叅塞責。明係見裴宗錫將次到任。恐其查出嚴叅。故以一奏自留地步。實屬有心取巧。胡文伯著交部一併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據伊齡阿奏。船戶徐應中。黑夜乘風逃關拒捕。將守口兵役等打落湖中。傳四落水身故。所有正夥各犯。現已弋獲。交地方官查辦等語。奸民敢於逃關拒捕。毆擊官役。落水殞命。情罪較重。非尋常漏稅案犯可比。伊齡阿既經咨明。該撫海明自應一面具奏。一面嚴飭所屬。迅速緝捕。乃要犯遲逾兩月之久。始就弋獲。而此案情節。該撫竟未奏

及一字。殊不可解。著傳諭海明。將因何不行奏聞之處。明白回奏。仍將案犯嚴訊實情。即行定擬具奏。○是日。駐蹕海拉蘇台大營。○是月。兩江總督高晉奏。江西各幫運糧船隻。設有屯田。以濟軍運。先因屯丁典賣隱占。屯租不敷。嗣查出隱墾典賣田地。加收餘租。統計應徵銀十三萬一千三百五十二兩零。後因九江等衛所屯田。應徵租折。徵解不前。前撫臣吳紹詩。委員清丈。題請減收餘租。經部議覆。以南昌等衛所田缺租重。是否實在情形。令臣等再行悉心詳查。茲臣等勘明南昌九江二衛。雖無缺田。但租則過重。贛州袁州鉛山建昌饒州等衛所。除原報缺田六十三頃四十餘畝外。此次復有贛雩等縣大缺田七頃六十三畝零。統計缺田租重屯地。應減銀二萬八百九十六兩零。各幫運費。每船所少不過三十兩。至七十兩不等。並不致稍有拮据。若徒將格外之租。加徵催比。各佃力不

能完。既多苦累。於軍丁亦無實濟。得旨。覽奏俱悉。○署浙江巡撫熊學鵬覆奏。新選台州府知府克昇。額曾為太常寺贊禮郎。臣任太常寺卿時。為臣屬官。該員材具實屬中平。茲於八月初四日到浙。正值辦理科場之時。隨帶該員入闈。襄理一切。雖尚無貽誤。但未見有精明強幹之處。台州係海疆重地。未敢即令赴任。可否以陞銜留浙。遇有同知通判缺出。酌量請補。得旨。且令赴任。果不稱職。再奏可也。○又奏。查得安吉。長興。二州縣地勢低窪。天目諸山之水。由該州縣溪河而出。七月望後。陰雨連綿。溪河驟漲。以致近溪之田。被水淹浸。現在天晴水涸。田間禾稻。農民收拾曬。尚有三四五分收成。其所居房屋。間有一二損壞者。俱經鄉民自行修整完固。臣體察民情。不至匱乏。毋庸議給賑卹。唯是被水處所。收成分數既歉。本年應徵銀米。均緩至明春麥熟後開徵。以紓民力。得旨嘉獎。○又

奏查養濟院孤貧。給予口糧。原為老疾無依者而施。但人眾易滋弊混。應於十人內遴點一人為甲長。開明年貌姓名。呈報該管官造冊存案。至散給口糧。仍照舊於二。五。八。十一等月給放。屆期不到。即將口糧扣除。不准補領。又查浙省孤貧。向有地方官給與印照者。照內並無年貌。久亦難憑查考。應每人換給腰牌一面。其給與印照停止。再不食口糧之本地乞丐。每向各鋪戶硬索飯食錢文。更有藉乞為由。看熟路徑。甚而糾夥竊劫。應將年貌登記檔冊。令該地方官督飭地保甲長。嚴加約束。又有外來流丐。每有犯事脫逃之人。混蹟其內。應確查的實姓名。行文原籍地方官查覆。果係貧窮籍遠者。照例收入養濟院內。其年力壯健者。聽其自謀生理。仍同本地乞丐。將年貌造入冊內。倘來歷不明。即行解回原籍。交該地方官查辦。得旨。有治人無治法。仍在督率屬員妥辦耳。○署河東河道總

督吳嗣爵奏查例載河工歲修搶修。一年所做工程。於霜降後覈明。統限本年十月內。分別題估咨部。惟河東每當鄉試之年。道員輪派入闈。因不能到濟。造冊詳送。向有咨部展限之案。竊思各廳應修土工。及歲修防風埽工。原係汛前。先期勘估。迨辦理完竣。院道臨工確驗。至伏秋大汛。迎溜頂衝處所。或遇水長加鑲。或遇埽墊搶護。其所做寬高丈尺。河臣駐工防汛。督同各道。親驗親收。并覈存料之多寡。即知做工之虛實。是一切工程。惟在查驗於平時。確覈於臨事。自不能稍滋弊端。至霜降銷算。只須覈對工程段落。款項銀數。即可照例具詳。原無庸該道等親身到濟。始能辦理。且一經展限。距做工之期稍遠。難免不肖工員。妄冀多銷。藉端影射。今年鄉試。南北兩道。有應派入闈者。臣於防汛時。即面諭該道等。將各廳工程所用銀兩。逐案按工。隨時覈實。臣復親往確查。該道於霜降後。即照

此造冊詳送。不得藉詞入闈。詳請展限。并請嗣後悉照此辦理。倘有遲延。照例叅處。庶工程錢糧。依限清款。不至遷延滋弊。得旨嘉獎。○廣西巡撫陳輝祖奏。臣到任後。將小錢古錢。均予嚴禁緣由。遍示宣布。凡境內鹽埠當舖。行鋪。礦廠。交易之處。著令埠總鋪戶。領錢收買。關口稅局。為商貨出入必經。亦發錢存貯。俟經過商民。傳令自行揀換。又小民日用。總係趕墟交易。即給錢誠實鄉保。於墟期收換。其苗徭矜獐。令頭人明白傳示。土司地方。飭土官稽收。數月以來。計通省收換小錢。古錢。共三十一萬數千餘觔。查粵西民俗。簡樸耕作外。逐末者稀。即水陸通衢。亦鮮富商巨賈。載運往來。以故揀換未多。臣與藩司淑寶遣人密赴各屬兌錢。每串尚有小古錢二三文。及五六文不等。較之未收以前。大有起色。再各屬錢價。仍平減如前。其已收小錢古錢。俱解赴省局。改鑄歸本。得旨。為之以實。期之

以久可也。○署雲貴總督彭寶奏。滇省逃兵。陸續拏獲六名。臣逐一研訊。該犯等俱各供認不諱。查劉洪。李之鳳。張烈。三犯。係隨征木邦。吳尚禮。係隨征新街。楊春茂。係派定出師。暫住永昌。買定亮。係管解馬匹。該犯等六名。在軍前脫逃。均屬大干紀律。臣即將劉洪等六犯。照臨陣脫逃例正法。其餘未獲各犯。務期悉數弋獲。不使稍有姑縱。得旨。脫逃者尚多。嚴飭緝拏。不可漏網。此等逃兵。日久自然歸故里。不過在汝雲南省也。所未獲者尚有幾名。即行查奏。

刑部奏

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七

實錄

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八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楊泰欽奉 上諭事件庫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庫管理刑部戶部主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九月甲辰朔

上行圍。○吏部議覆貴州巡撫宮兆麟奏稱。思州府地非苗疆。又不繁劇。應裁所管地方。撥歸玉屏青谿二縣管理。府城內有經歷一員。改為玉屏縣縣丞。仍令在彼駐劄。至青谿縣歸鎮遠府管轄。玉屏縣歸銅仁府管轄。應如所請。從之。○是日。駐蹕呼魯蘇台大營。○乙巳。

上行圍。○諭曰。陳樹著現在病故。著加恩賞銀一百兩。○撫卹山東章邱鄒平新城齊河濟

陽禹城臨邑長清陵縣德州平原德州衛商河。利津陽穀壽張。范縣觀城。朝城。聊城堂邑。博平。茌平。清平。莘縣。高唐。東昌。衛博興。高苑。樂安等三十州縣衛。本年水災飢民。並緩徵新舊錢糧額賦有差。○是日。駐蹕準烏拉岱大營。○丙午。

上行圍。○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遣官祭

都城隍之神。○諭曰。阿爾泰著補授大學士。

仍留辦四川總督事務。○又諭。據鍾音奏。福

鼎縣典史張雲。押解洋盜。不由陸路管押。擅

令兵役。將重犯另船管押。致蔡轉一犯落水

斃命。該縣何卓然。遇此洋盜重犯。委用非人。

已非尋常。僉差不慎者可比。且於事後復不

切實究明。率以一稟希圖了事。實屬溺職。請

將何卓然。張雲革職。審究等語。何卓然著革

職。張雲著革職。交該督與案內兵役人等。一

併嚴審定擬具奏。○又諭。據高晉奏。遊擊吳

其雄。把總童陞。巡洋船隻。於七月二十三日。在小羊山海面。遇東北風大作。飄至浙江地方。船身擊碎。軍械盡皆沉沒。淹斃兵丁三名。碰傷兵丁十六名。現在確查有無駕駛不善之處。果否人力難施。分別辦理等語。巡洋船隻。猝遇颶風。飄至隔省。自屬人力難施。毋庸責其駕駛不善。其淹斃及碰傷兵丁。仍交該督查明。照例分別賞卹。○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崔應階等奏到。請揀發佐雜一摺。殊屬不諳事例。各直省需用人員。有必須請旨簡放者。理應於朕啟鑒前具奏。昨歲已降旨通諭。崔應階等豈未聞知。乃於八月初六日。具摺請簡。距朕秋巡之期不遠。寧不計及。摺到在啟鑒以後。崔應階。鍾音二人。歷任封疆。非全不曉事者可比。何竟疎略若此。著傳旨申飭。其所請揀發之處。候朕將屆迴鑒時。再降諭旨。○是日。駐蹕都穆達烏拉岱大營。○丁未。上行圍。○是日。駐蹕巴顏布爾噶蘇台大營。○

戊申。

上行圍。○諭雲南臨元鎮總兵員缺緊要。著阿桂等於通省總兵內揀選一員調補。所遺員缺。著長清調補。○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阿桂將認識緬文之守備翁得勝送京。今復據奏稱。翁得勝在軍營數載。傳達一切。尚屬明晰。懇仍發回滇省等語。此人既在該省得力。前次即不應送來。已於摺內批令阿桂等明白回奏矣。著傳諭劉統勳。溫福。即將翁得勝遣回。並賞給官用緞二疋。令其馳驛前往滇省聽用。○陝甘總督明山疏報。河州開墾成熟地七頃八十七畝有奇。○旌表守正捐軀之山東汶上縣民司宗孝妻王氏。○是日。駐蹕巴顏溝大營。○己酉。上行圍。○諭前據兵部將帶兵赴滇緣事革職之水師遊擊林海蟾。千總梁士富。把總呂成傳。帶領引見。並聲明由軍營咨送林海蟾等考語。稱其在新街等處打仗。均屬勇往。彼時

因福建水師官兵。選悞不堪。未必如咨內所稱。因諭該部撤去。不許帶領引見。仍降旨詢問阿桂。今據阿桂奏到。該員等在新街等處打仗情節。尚屬確實。所有革職遊擊林海蟾。著加恩以守備用。梁士富。著降一等以把總用。呂成傳。著降一等以外委用。均交崔應階等酌量錄補。該部知道。○諭軍機大臣等。今日刑部進呈貴州省秋審本內。九卿從緩決改入情實者二起。一係絞犯田善慶。冒差毆斃拐犯蔣生亮之案。田善慶見蔣生亮形色慌張。輒起意乘機嚇詐。復冒充差役。主使毆打殞命。情節本屬兇橫。刑部等改入情實甚。是。但此尚係尋常命案。其擬議未協之處。但由定讞時未及詳慎。其失尚小。至斬犯安文正。係因已正法之吳儂。挾知縣責打之嫌。該犯同行赴滇包告。吳儂擅敢將呈詞夾入軍營報匣。徑行達御。安文正係知情商謀。實屬同惡相濟。吳儂業經正法。安文正之罪。更無

可寬。秋審入於情實。較首犯已為末減。何得仍以緩決定擬。宮兆麟久歷外任。非於刑名全未諳習者。當秋讞大典。將此等狡惡重犯。何竟不揆度情理之輕重。寬縱若此。舛誤太甚。宮兆麟著明白回奏。○又諭。前因福建水師官兵。調赴滇省軍營。選悞不堪。實出意料之外。曾降旨該督提。俟各弁兵回閩時。即令各歸本伍。將千把兵丁。另冊存記。概行停其拔補。嗣因兵部將帶兵赴滇之緣事。革職遊擊林海蟾等。帶領引見。並據軍營咨送考語。稱該員等打仗奮勉。恐所言未必確實。因諭令該部撤去。不准引見。並降旨詢問阿桂。今據阿桂奏到。林海蟾在新街等處破賊兩寨。並在老官屯奪寨據灘。千總梁士富在老官屯。晝夜堵截防卡。把總呂成傳在老官屯。駕船搶過賊寨。率兵打仗。俱屬奮勉。並聲明福建水師內。如金門海壇兩鎮之兵。技藝較優。在新街等處。隨吉林水師。衝殺賊船。占據河

灘該兩鎮兵丁居多等語。自應分別加恩。以示懲勸。所有林海蟾等已降旨交該督等各降等補用。其金門海壇兩鎮弁兵既曾出力。著傳諭崔應階等免其停止拔補。於伊等應用應陞之處。仍照例錄用。並於臨時面加曉諭。俾知功罪各視其自取。仍須不動聲色。妥協辦理。其餘各標營弁兵。仍遵前旨另行辦理。阿桂於此案亦無庸議處。所有原摺著撤回。不必交部。將此傳諭知之。○調貴州古州鎮總兵余大佐為四川北鎮總兵。○是日駐蹕達賴嶺北口西大營。○庚戌。

上行圓。○是日駐蹕扎克丹鄂佛囉大營。○辛亥。

上行圓。○諭曰。皇五子之女格格著加恩指與羅布藏多爾濟之子旺沁班巴爾。○是日駐蹕薩勒巴爾哈達大營。○壬子。

上行圓。○諭據楊廷璋奏臬司孫孝愉現在患病。難望速痊。請解任調理等語。孫孝愉准其

解任調理。直隸按察使員缺著王顯緒調補。所遺山西按察使員缺著桂林補授。○又諭刑部議駁盛京侍郎朝銓審擬主事薩靈阿毆死家人童六五兒一案。究明童六五兒賣身時年止十六。計其毆斃之時。年僅十九。而該侍郎驗訊時。報稱三十五歲。年歲不符。未便率結等語。所駁甚是。十九歲與三十五歲少壯懸殊。而有鬚無鬚。屍身更無難立辨。何竟任其妄報。不行詳細檢點。而所供契內開

寫年歲之處。又屬不符。殊多疑竇。朝銓於刑名事件。素所諳習。不應粗率舛錯。若此。看來此案即交伊等再審。亦未必能研訊得實。且原保人等現俱在京。著朝銓將薩靈阿及原驗件作人役一併解京。交刑部質訊明確。另行定案。其檢驗屍身。因何舛誤之處。並著朝銓悉心查明。據實覆奏。尋奏。委員檢驗時。薩靈阿供稱。契買童六五兒時。見其面目粗笨。生有微鬚。年約三十上下。委員據供填格。今

查明契紙並未註明年歲。臣審理此案未能詳究。僅據一面供詞。定擬具題。實屬粗率。除將薩靈阿及吏件人等解部收審外。請旨將臣交部議處。得旨。該部嚴察具奏。○諭軍機大臣等。索琳奏稱。拜唐阿鄂普呈報。在熱河地方被竊衣箱銀兩。又中關地方家人閔祥拐去馬匹衣包一案。據閔祥供。伊主在熱河並無被竊之事。其所拐衣物亦有與原報不符者。鄂普因病告假回京。請交在京刑部與鄂普面質等語。其中情節多有可疑。鄂普原報被竊皮箱衣服銀兩。並遺失馬匹。今所獲贓物既與原報不符。且羅密供詞。皮箱馬匹現存。則被竊被拐情形均難憑信。至閔祥聽聞鄂普向王厨子說所帶錢文將次用完。叫王厨子到管箭的頭兒那裏去借錢兩銀子。只說被竊等語。雖係閔祥一面之詞。但既有令王厨子捏竊借錢之事。一提王厨子到案質訊。真偽無難立辨。如此一節。果有可據。則

其原報悉屬涉虛。且伊甫至中關。即告病回京調理。或併出於捏飾。亦未可定。再查閔祥係江南華亭縣人。月給工食受雇。鄂普身係滿洲舊家。豈無陳人可用。何至雇人跟隨出外。即雇人亦當雇北方人。何至雇江南人跟隨。係何時所雇。服役幾年。其中有無別項情節。均須徹底根查。此案且不必交刑部質審。著將應訊人犯解交英廉並令就近傳喚鄂普詳晰詰訊。務使案情水落石出。毋任稍有遁飾。索琳摺並寄英廉閱看。○又諭據戶部奏乾隆三十四年江蘇省吳縣採辦錫價。每觔請銷銀一錢九分。經部准銷銀一錢七分一釐。而現在福建省請銷錫價。到部咨內聲明江蘇省知會時價。每觔實銀一錢四分二釐三毫。多寡互異。其中顯有虛捏浮冒等語。該省解部錫觔。同係三十四年採辦。同在吳縣地方。其照會福建時價。既係一錢四分零。何以報部請銷。又係一錢九分。承辦之員顯

有朦混冒銷情弊。該撫因何率行覈轉。著傳諭薩載。即速徹底清查。據實覈辦。仍即明白回奏。○四川總督阿爾泰提督董天弼奏。臣等現駐達木巴宗。色達克拉病痊來見。臣等諭以爾本弱小土司。何得以咒詛挑釁。自取禍患。色達克拉自知錯誤。懇求免罪。並稱沃克什官寨被小金川圍攻日久。糧食已盡。寨落已殘。求住達木巴宗。以便修理。更懇暫留土練數百名。協同防守。臣等查沃克什地方。本係瘠弱。而色達克拉構釁鄰封。致其侵害。本不足加之愛護。且川省沿邊土司。其中削弱者不少。原無內地撥兵代防之理。但該土司既為內地所轄。亦難任鄰境欺凌。因暫留把總一員。帶兵二十名。駐劄達木巴宗。又留土練四百名。分防各卡。俟數月後。小金川如果安靜。而沃克什亦稍為整頓。陸續撤回。至沃克什番民所種之麥。已被蹂躪。現在乏食。應給口糧籽種。使得久長安業。報聞。○是日。

駐蹕安巴究和羅昂阿大營。○癸丑。上遣侍衛春寧。赴避暑山莊。

皇太后行宮問安。○行圍。○是日。駐蹕烏蘭哈達大營。○甲寅。

上遣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赴避暑山莊。

皇太后行宮問安。○行圍。○戶部奏請。五城散給煮賑銀米。得旨。依議。這煮賑銀米。著五城御史親身散給。務使貧民得需實惠。勿致胥役侵蝕中飽。仍著都察院堂官。不時察看。○

總理平糶大臣協辦大學士尚書官保等奏。據內閣學士富察善咨報。西城麪廠短少錢文麪。得旨。著交部。該廠錢文麪。既有短少。富察善以前。係何人監糶。該城漢侍郎。又係何人。從前何以並未查報。著官保等查明具奏。○是日。駐蹕坡費昂阿大營。○乙卯。賜扈從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台吉等食。○諭。據吳達善等奏。黃陂縣知縣吳世賢。與駐防千總郭亮。高氣挾私。互責兵役。該管知府北

城。祖屬滕詳。類預率結。除千總郭亮。現咨部
斥革外。請將知縣吳世賢。知府兆城。飭部嚴
加議處等語。兆城。吳世賢。俱著交部嚴加議
處。○又諭。前經降旨。於東三省新滿洲烏拉
齊索倫達呼爾內。騎射嫺熟。年力精壯者。每
處揀選十數名。令該將軍保送來京。今恒祿
等保送盛京十人。射獵甚屬平常。保送之人
理宜射獵嫺熟。多得牲畜。今伊等打牲不能
多得。或恒祿等揀選草率。或係伊等不願在
京。佯為不能。著恒祿等查明具奏。此內殺五
鹿之領催祿奇訥著留京。其餘俱駁回。俟明
年木蘭秋獵之時。另行揀送。仍交恒祿等將
此內殺二鹿之領催牛祿保。額林圖。殺一鹿
之領催瓦津保。八十四。拉津泰。披甲人蘇爾
喬。一鹿未殺之前鋒德克精額。領催呼克什
訥等八人。俱著三年停陞。吉林黑龍江。現在
尚未保送。亦著明年木蘭秋獵之時。再行保
送。○扎薩克圖汗巴勒達爾故。賞銀五百兩。

遣官賜奠。○是日。駐蹕張三營行宮。○丙辰
諭。今科順天鄉試。諸生內有八十五歲者一
人。八十歲者一人。本年為

萬壽恩科。此等年臻耄耄。尚來赴試。不無望恩
之意。壽考作人。亦盛典也。著禮部順天府查
明此二人。如未能中式。即將姓名籍貫奏聞。
特賜舉人以滿其志。又聞入場時。尚有年僅
十一十三者二人。似此髫齡志學。果能即賦
鹿鳴。固亦科名佳話。如未能入彀。原不妨策
其精進。以待將來。自無庸一體加恩。遂其速
成之願。此亦因材樂育之道也。并將此諭眾
知之。○是日。駐蹕波羅河屯行宮。○丁巳。諭
園場官兵。各有所司。嗣後迴鑾時。伊等不必
送至波羅河屯。俱著在口門外送駕。○諭軍
機大臣等。刑部進呈福建省秋審冊內。有謝
阿亮等殺死黃蘇等十名一案。經崔應階於
署巡撫任內。將為首之謝阿亮等九名。分別
凌遲斬決。而以為從之黃紹祖。黃必發。蔡欽

美三人依謀殺人。不加功律擬流改遣。經刑部議駁。黃紹祖等三犯改擬絞候。并於此次秋審入於情實。刑部所辦甚為允協。凡同謀不加功之律。係指隨行並未動手者而言。朕細覽此案招冊。黃紹祖用竹鉗毆傷黃蘇之妻賴氏。黃必發力傷過路之洪乾。蔡欽美。錚傷過路之周志。均係聽從謝阿亮指使加功。逞兇傷人。於法實無可貸。崔應階原擬何得目為不加功。改遣完結。殊屬意存寬縱。該督屢任封疆。於刑名案件。辦理久經熟習。不應比擬失當。若此。崔應階著傳旨申飭。○總理平糶大臣協辦大學士尚書官保等奏遵旨查詢監糶大臣蔣元益。未將錢文短少咨報。據稱九月初四日入朝審班。富察善至廠盤查。未經知會。單銜報出。故未再報。得旨蔣元益亦係西城監糶。該廠錢文麪楚。既有短少。何以不能早為查出。可見其全不實心辦事。蔣元益著交部察議。○是日駐蹕中關行宮。

平糶奏案字八

上

○戊午。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豫省河內武陟二縣本年夏間因沁河漫溢被淹地畝較多。雖現在收成通計尚有七分。而低窪之區不免歉薄。窮民究屬拮据。著加恩將該二縣被水村莊所有舊欠乾隆三十三。四兩年地丁銀糧及借欠倉穀並今春所借籽種口糧均緩至明年秋後徵收以紓民力。至武陟縣貧乏戶口未種秋麥之地著每畝賞借籽種銀六分。並於十一月內賞卹一月口糧。俾資接濟。其河內縣代民搶築尋村隄工銀兩亦照舊例勻攤各里分作十年徵還歸款。該撫務須率屬實心經理。俾窮黎均霑實惠。該部遵諭速行。○是日駐蹕避暑山莊。至十月癸酉皆如之。

平糶奏案字八

上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八

實錄卷之八百六十八

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九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鎮江府知府都統軍功紀錄三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九月己未

實錄卷之八百六十九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庚申。

上御依清曠勾到秋審官犯服制及雲南貴州
情實罪犯停決官犯十八人服制斬犯二十
四人貴州斬犯七人絞犯一人餘四十八人
予勾。○諭今日勾到本內官犯陳昶黃志勳
雖均照故出人罪律定擬其情節實大相懸
殊陳昶身任知州辦理軍需重務不知實心
經理一任州役藉差派累罪已難逭及民人

吳國治等赴巡撫控告。經良卿檄飭貴陽府會同陳昶查審。陳昶拘提兩造。訊知差役許文衡等派累屬實。並不按法懲治。轉揣知良卿意在從寬。輒授意原告親屬勸和。計圖寢息其事。徇縱營私。逢迎舞弊。實屬目無法紀。自應即予勾決。以儆官邪。至黃志勳因平武縣民人陳剛被拐錢文一案。縣役呂之品等將夥拐錢文之唐潤賢私行拷問。毆踢壓烙。多傷致斃。黃志勳驗看時。不能勘出屍傷。輒

平定回疆方略卷七

據狡供詳報。迨後究出實情。不即自行檢舉更正。又不將呂之品等監禁審擬。固屬有意諱匿。但其所犯止於故出人罪。較之陳昶之迎合上官。彌縫已過者。情罪迥不相侔。是以酌予停勾。秋讞大典。朕於案冊。必披閱再三。悉心校量。生殺皆視其人之自取。從不稍存畸重畸輕之見。恐無識者流疑此二案同一律條。何以一緩一勾。寬嚴各異。特將兩案獲罪不同情由。及朕權衡協中之故。詳晰諭衆

平定回疆方略卷七

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查覈各營軍械一摺。所辦甚是。軍器為營伍要需。自宜銳利堅精。以期適用。若刀刃無鋼。鎗桿輕脆。止顧飾觀。而不求實濟。實為綠營陋習。該督令其改毀另製。驗明分給。實於武備有裨。至盈餘軍裝一項。尤為有名無實。舊例相沿。本屬未協。各督撫。如果留心講求軍實。止須於查閱營伍時。實力點驗。按其成造年歲遠近。或換或修。常令堅完無缺。何必額外盈餘。致令庫貯陳因。經久銹蝕。消歸無用。既屬耗費可惜。且啟不肖營員移舊作新。浮銷侵冒。更滋流弊。今該督逐一查驗。將冗設朽壞之內。分別銷毀變價。自屬覈實辦公。但粵東西兩省。既該如此。恐各省營中軍器亦復相同。著傳諭各督撫。均倣照李侍堯所辦。實心經理。隨時覈辦。毋以具文塞責。致干咎戾。李侍堯摺著鈔寄閱看。仍令各督撫將該省營伍器械情形若何。及作何查辦之處。據實覆奏。

將此遇各省奏事之便。寄諭各該督撫。並令轉諭各提鎮知之。○辛酉。諭據伊勒圖奏。領隊大臣那旺。將另記檔案。年未及歲之厄魯特二名。於上年即行挑補披甲。與原奏不符。請將二人俱行革退披甲。所領錢糧。著落該領隊大臣賠補。又發往伊犁當差之土默特蒙古羅布僧。未滿年限。上年永慶。即將伊挑補披甲。請將羅布僧革退披甲。所領錢糧。著落永慶賠補。仍將永慶並將軍永貴。交部察議。該總管扎爾桑不識清字。其餘官員。俱係蒙古。除嚴加斥責記過外。應否將伊等從寬免交部之處。請旨等語。著照伊勒圖所奏。誤行挑補之厄魯特土默特。俱著革退披甲。伊等所領錢糧。著落該領隊大臣等賠補。永貴永慶。俱著交部察議。扎爾桑不識清字。其餘官員。俱係無知蒙古。伊勒圖既經嚴行飭責記過。著加恩從寬免其交部。○封閉雲南通海縣屬獅子山白鉛廠。從巡撫明德請也。○

壬戌。諭軍機大臣等。安徽省秋審本內。刑部會同九卿。由緩決改入情實者五起。一係糾夥肆竊。犯罪潛逃之絞犯黃六一。一係爭葬共毆。致斃父子二命之絞犯汪積龍。汪皆順。一係並不親身護解重犯之絞犯劉同。及要犯脫逃後。不即稟報追緝。復攜文逃逸之絞犯張松。一係商同拐賣桑樂之妻劉氏。復將桑樂致死之斬婦洪氏。一係逞兇械鬪。致斃二命之絞犯牛玉。牛祝。覈其情罪。於法均無可貸。九卿等改入情實。甚是。胡文伯於秋讞大典。全不實心辦理。錯誤如此之多。因已於別案革任。不復加罪。而其不勝巡撫。已可見矣。至其於各屬捕蝗。則遷延玩視。於劣員婪索。則姑息取巧。種種過蹟。層見迭出。胡文伯前為司道時。尚知實力任事。及用為巡撫。即不免器小易盈。愆尤叢積。且其年已衰邁。精神日漸就昏。遇事不能整策。豈惟封疆非其所宜。即降補兩司。亦安望其復堪勝任乎。高

晉身任總督。於巡撫賢否。雖不能時刻留心。據實陳奏。至經朕問及。則不宜復存瞻顧之念矣。乃前因胡文伯與范宜賓不相和洽一事。降旨詢問。令將伊等居官行事。覈實奏聞。而該督覆奏稱。胡文伯精力尚健。辦事認真。今觀胡文伯於辦理地方事務。全不經心。動輒錯謬。所謂辦事認真者安在。高晉向來。原不免沾染外省惡習。及屢加訓飭。邇年頗覺實心奮勉。遂視以為公正大臣。推心倚任。故將胡文伯居官如何之處。密諭詳詢。乃該督竟以虛詞飾奏。一味袒護同官。不料該督之不可信。一至於此。朕甚愧之。至於捕蝗一事。上下江蝗蝻長發處所。高晉並未能豫為切實查辦。亦難辭咎。豈伊近日稍存滿足之念。公務亦日就廢弛。見胡文伯如此貽誤。遂引為同調。不以為異乎。該督從前雖屢獲罪愆。疊經加恩寬宥。然總未若此次之大。高晉著傳旨嚴行申飭。若再不知愧悔。復萌故智。令

其自問。當得何罪。○吏部奏請大學士阿爾泰。應定何殿閣。及兼銜。得旨。阿爾泰著為武英殿大學士。兼吏部尚書。○以湖北鹽法道朱椿為廣西按察使。○癸亥。以河南按察使楊景素為甘肅布政使。○甲子。上御依清曠。勾到四川。廣西。情實罪犯。停決四川斬犯一人。絞犯四人。廣西斬犯一人。餘五十九人。予勾。○諭漕運總督員缺。一時未得其人。著兩江總督高晉暫行兼署。候朕另降諭旨。○諭軍機大臣等。漕運總督員缺。一時未得其人。已降旨令高晉暫行兼署。高晉近在江寧。漕務自無難兼顧。但目下正當糧艘過淮之時。總漕例應在彼查驗。該督或前往淮安。就近經理。其總督衙門事件。攜往隨辦。亦無不可。著傳諭高晉自行酌量辦理。仍行具摺奏聞。○以廣東高廉道譚尚忠為河南按察使。○以浙江平陽協副將李杰龍為處州鎮總兵。江寧將軍標副將倪昂為貴州安

龍鎮總兵。直隸張家口協副將王萬邦。為貴州威寧鎮總兵。○乙丑。諭曰。原任尚書汪由敦之子汪承需。現已簽陞福建邵武府知府。因伊嫡母年近八旬。不能遠赴任所。懇請留京。經軍機大臣轉奏。汪承需著加恩以戶部郎中用。○吏部議覆浙江巡撫熊學鵬疏稱。嘉興府屬之嘉善縣斜塘鎮地方。商賈湊集。民情健訟。請將該縣縣丞移駐斜塘鎮。又溫州府屬之永嘉縣永嘉場大使一員。不過專司鹽務。例不管理民事。遇有棍徒滋擾鄉民。赴縣具控。鞭長莫及。查永嘉縣有南溪縣丞一員。其地與該場接壤。請即令就近彈壓。均應如所請。從之。○丙寅。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御依清曠。勾到奉天陝西。

情實罪犯停決奉天斬犯一人。絞犯三人。陝西斬犯五人。餘六十一人。予勾。○諭軍機大臣等。本日進呈直隸省秋審本內。刑部會同九卿。由緩決改入情實者。竟有六起之多。一係挾嫌圖害。編成辯失。誣陷關德麟之張二。一係誣借胞弟錢文。索欠不還。起意勒死之劉明興。一係向妻父索物不遂。故殺替妻之尚宗聖。一係剗溝起釁。將大功弟疊扎斃命之劉勝杰。一係糾眾持械。毆斃馬五之孫剛。一係穢言窘辱。致紀丁氏氣忿自盡之提士忠。內惟提士忠一犯。情節稍輕。朕臨時自有權衡。然事關風化。歷年辦理成案。無不入情實之理。張二係上次情實未勾之犯。亦未便率行擬入緩決。其餘均屬兇橫殘忍。且於部中定案本上時。經朕閱其罪無可貸。陸續命本房存記。以驗九卿秋審者。共有三起。今該督概行擬入緩決。殊屬過於寬縱。九卿改擬甚當。該督久任封疆。辦理秋審。素所熟悉。且

曾為刑部堂官。非不諳律例者。不應錯謬。若此。或因今歲直隸地方應辦事件較多。該督秋審時。未能專心詳細定擬。率從裴宗錫所定。尚可為之曲原。若明歲仍復似此舛誤。則是有心姑息。不能復加寬貸矣。楊廷璋著傳旨申飭。裴宗錫另有旨嚴飭。○又諭。本日進呈直隸省秋審本內。刑部會同九卿。由緩決改入情實者。竟有六起之多。楊廷璋現已傳旨申飭。秋讞由臬司覈轉。此皆裴宗錫任內

所辦之事。伊於刑名案件。承辦已久。亦非不曉事者。何以不揆情理之重輕。任意錯謬。若此。因其事究係總督主稿具題。臬司率轉之咎。尚可不加深罪。然今已將伊擢用巡撫。將來辦理秋審。即其專責。若再不知詳慎。一味意存姑息。則是不能承受朕恩矣。裴宗錫前任臬司時。於揆義辦理口外盜案。誤入人罪。經伊審明。趙雪。朕嘉其實心任事。是以加恩簡用。蓋申寃理枉。原屬執法者所當為。至於

情真罪當之犯。其死實由自取者。亦圖私積陰功。有心徇縱。是即屈法任情。彼死者豈不含冤無報。持平之謂何。弼教之謂何。裴宗錫著傳旨嚴行申飭。○戊辰。諭。據雅郎阿等奏。稱。去年擡送徹回荊州病兵之夫役阿告。被踢身死。經地方官查出。咨令將護送兵丁之驍騎校楚德。默音等確訊。查出正犯一案。雅郎阿交屬員訊問。以楚德等毫不知情等語。回覆。今因吳達善處。將月日見証。明白指出。

復行移咨。始以護送兵丁之驍騎校默音。業經病故。請將驍騎校楚德革職嚴審。協領色楚。並伊均有管兵之責。俟審得正犯之時。分別議處等語。查閱雅郎阿奏摺。去年地方官所報甚明。雅郎阿即應將驍騎校楚德等革職嚴審。乃僅交屬員草率塞責一問。含糊回覆。顯係雅郎阿。瞻徇所屬之人。辦理此案。甚屬糊塗不堪。雅郎阿著嚴行申飭。驍騎校楚德著即革職。其案內應訊人等。一併交吳達

善詳悉審究。雅郎阿協領色楚俱著交部分別嚴加議處。○己巳。

上御依清曠。勾到湖廣情實罪犯。停決斬犯三人。絞犯三人。餘五十六人。予勾。○庚午。

孝慈高皇后忌辰。遣官祭

福陵。○軍機大臣等議准。御史穆隆阿奏稱。請將伊犁回城各將軍大臣等養廉。按數目多寡酌量裁減。添給隨往之章京。每月銀十五兩。筆帖式。每月八兩。其米麵等項。仍照舊支給。從之。○辛未。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副將軍阿桂署雲貴總督彭寶奏。副都統海蘭察於九月十一日。已到永昌。所有游兵追捕之事。臣等惟有盡心辦理。不敢稍存草率。亦不敢冒昧輕進。其派出侍衛官員。於九月十九日到齊。已酌派差務外。副都統常保住因病在後。不過數日。亦可前來。再臣等於六月內。自騰越回至永昌。飭

翼長官達色。叅將裴伸。及綠營安幹官弁等。將永順兵丁。每日操演。臣等亦不時指示。今備用兵一千名。烏鎗技藝。俱已嫻熟。所調昭通各營兵一千四百名。於九月陸續到齊。亦令一體操演。至隴川地近邊關。施放烏鎗。恐賊匪知覺有備。因飭提督長清。但演施放之式。騰越龍陵南甸。去賊地較遠。已飭與永順兵一體操練。現在添調兵丁。若令即赴隴川。去關太近。亦恐賊匪知覺。將來游兵追捕。不能制勝。定於十一月初旬。由此徑行出關。猝往掩襲。臣等於應起程時。亦即前後起程。得旨。彭寶不必前往。此不過游騎而已。阿桂就近指示可也。不必親至其地。○旌表守正捐軀之湖南沅陵縣民唐坤妻胡氏。唐朝滿妻蔣氏。○壬申。

孝敬憲皇后忌辰。遣官祭

泰陵。○諭軍機大臣等。官兆麟具奏。屬員賢否摺內。稱臬司金祖靜。兩耳重聽。難以聽斷等

語。臬司為通省刑名總匯。如果重聽。不能審斷。自難勝任。金祖靜原不過循分妥當之人。因其在道員任內較久。特加擢用。或係年齒漸老。耳聾衰憊。亦未可定。一經朕面為詢察。自不能稍有隱飾。但藩司三寶現已奏明起程來京。兩司不便同時俱缺。著傳諭宮兆麟俟三寶回任後。即令金祖靜來京。陞見。再降諭旨。○戶部議覆廣州將軍特克慎等咨稱。查在京八旗現食錢糧之鰥寡孤獨人等。遇有紅白事件。准照養育兵之例。給與賞銀。其在廣州駐防。無倚孀婦。前經將軍增海奏明。給與養育兵錢糧。以資養贍。但此等無倚孀婦。在京在外。同屬旗人。今伊等既蒙賞給養育兵錢糧。而遇有本身病故。及有女出嫁。該處向無給賞成例。請照廣州養育兵之例。一體給賞。其餘駐防各省。均請照此畫一辦理。從之。○是月。直隸總督楊廷璋奏。前奉諭旨。以古北口地方。旗民雜處。官兵衆多。應多儲

備米穀。查古北口。向有儲備米一萬餘石。今再添貯三萬石。令於熱河四旗。喀喇河屯三廳。共撥穀六萬石。作米三萬石。運交存貯。得旨允行。○又奏。唐三營存貯熱河廳撥抵米石。從無動用之處。惟貯過五年後。復運歸熱河等倉。搭放兵餉。查熱河喀喇河屯二倉米足數。八旗支放。所有唐三營米。自此次運交熱河後。嗣後毋庸再撥。其各莊頭應交差糧新米。及熱河廳應添買不敷兵米。均就近交貯熱河喀喇河屯二倉。至空出唐三營倉廩。分歸熱河四旗二廳。為分貯採買米穀之用。其原設看倉千總一員。兵三十名。查布達拉廟工。將次完竣。應照從前普寧寺之例。添設弁兵看管。請即將該弁兵移撥。其俸餉照舊支給。得旨。如所議行。○兩江總督高晉等奏。本年上下兩江豐稔。江蘇省積年動缺穀。並應買平糶補額穀。共計六十九萬餘石。應及時買補。照現在穀價六錢八分。每石量加銀

八分。以為搬運水脚。現飭司動支庫銀二十萬兩。發屬買補。得旨。好。如所議行。○江南河道總督李宏奏。秋汛已過。徐揚各屬。一切埽壩工程。一律堅整。重運經臨。應豫為籌蓄。白露節後。即飭運河廳營。將駱馬湖尾間各壩。及時堵閉。以資收蓄。洪澤湖水。較上年為大。臣恪遵訓示。設法疏洩。現在漸次消落。清口東西壩。已相機接築收蓄。得旨。覽。又批。設非南巡親見。實慮不及此。他人亦見不到。此一

清宗人合三

三六

節。實可為後世法。○署浙江巡撫熊學鵬奏。仁和。海寧。二縣。一帶海塘。時屆九月。水落潮平。查得北岸河勢日漸漲寬。南岸蜀山外之沙。日漸坍却。似於中疊有漸開之勢。其通塘柴土石各工。悉皆平穩。得旨。好消息。知道了。○福州將軍宗室弘昞奏。閩省邊海地方緊要。滿員旗兵。發閩未久。請於標下裁歸綠旗補伍之千把總內。挑選四員。馬步兵內。挑選二十名。交臣管束差遣。俟駐防八旗官兵熟

諳風土人情之後。即請停止。得旨。允行。下部知之。○河南布政使何楣奏。豫省秋收豐稔。播種二麥。得雨深透。糧價平減。地方寧謐。得旨。覽。又批。豫省今年有被災者。撫臣奏聞。加恩撫卹。汝有旬宣之責。不應但言瑞而諱災。此意豈長民者所宜有乎。○廣西巡撫陳輝祖奏。粵西義穀經士民陸續捐輸。並出借收息。積至八萬四千一百十餘石。現檄各屬。如一處積至二三千石外。即酌動息穀變價。建

實錄本合五元

五

倉分貯。并勸士民捐輸。因歉而借。免息還本。平時出借。加一收息。得旨。嘉獎。○副將軍阿桂。署雲貴總督。彭寶奏。據提督長清等。拏獲擺夷老段。波些。二名。又拏獲老嘴。崩方。并搜起多朝相家信。及老嘴等回隴川照票一張。查老嘴。崩方。係隨多朝相。同往阿瓦之人。又在阿瓦住居一月有餘。老段。波些。係跟隨鍾朝用。留住老官屯之人。現將該擺夷四名。委員安速解京。得旨。覽。○又奏。投誠各土職。不

願復歸夷境。酌量分別安插。應將召丙。安插
寧洱之通關哨。巖箕壩地方。召猛乃。安插九
龍江一帶。土目叭護猛。安插猛伴小猛崙地
方。土目召拿。召欄喃。安插他郎通判所屬之
阿墨江。以上五土職。按照伊親丁屬夷人數
即於各該處撥給可墾曠土。每名賞給牛具
籽種銀兩。令地方官留心照料。至召那賽。召
那花。召罕彪。召猛齊。線官猛等。雖經歸順。如
仍安置近邊。未必能長久安帖。應查內地州

實錄卷八百五

天

縣。設有土官地方。酌給房屋口糧。俾資衣食。
其所有夷民。即於普洱所屬各土司境內安
插。至叭先捧。與普思夷民不睦。情願移居內
地。應令同叭多。均於內地安插。得旨。如所議
行。○又奏。興堂扎到永昌。隨將欽頒猛拱宣
撫司印信交給。量為犒賞。給與口糧。差弁伴
送。赴騰越州出關。飭蓋達土司防護前進。詳
加曉諭。興堂扎口稱。一到本處。即同渾覺。將
近來猛拱光景。寫字稟覆。現飭沿邊各土司。

俟有興堂扎回信。即速飛遞轉報。另行具奏。
報聞。○彰寶又奏。滇省節次奉撥軍需。截至
本年六月止。實存庫銀三百三十一萬九千
六百餘兩。今籌辦建蓋滿洲官兵房屋。即可
於軍需項下動支。無庸另請撥用。至於大兵
全撤以前。一切動支案件。趕緊銷算。明年歲
底。可以全行完結。撤兵以後。續有動用各款。
飭藩司按月造冊。歲底彙總報銷。年清年款。
不致稍有牽混。報聞。

實錄卷八百五

天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六十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

蘇休總管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都察院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冬十月癸酉朔享

太廟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頒乾隆三十六年時

憲書○諭今歲江蘇省收成豐稔據該督

高晉等查奏各屬具報十分收成者至四

十八州縣之多惟江浦丹陽山陽阜寧海

州等五州縣間有一隅被水收成稍歉之

區以通縣而計尚不及十之二三念該省

雖獲豐登而此五州縣收成稍減各該處

均有緩帶舊欠若將新舊錢糧與豐收之

戶一體輸納民力未免拮据著加恩將江

浦等五州縣被水稍歉處所除本年錢糧照

例完納外所有緩帶舊欠銀米統行緩至來

年麥熟後開徵以紓民力該部遵諭速行○

又諭前因刑部議駁李侍堯審擬受賄縱私

之把總吳定振一案以吳定振帶領巡兵上

船查拏私米致兵丁莫裕揚毆死水手陳亞

應兵丁係聽把總指使之人應將吳定振按

律擬議不得專坐莫裕揚以擅殺之罪就刑

部指駁情節而論。該督定擬實未允協。因傳旨申飭。並令該督明白回奏。今據奏稱主使毆人致死。律意係指聽從下手。由於威力主使喝令者而言。今吳定振帶兵巡洋查問灣泊米船。該船戶林亞攬恐被查出私米。即欲開船抗拒。吳定振遂帶兵過船查驗。莫裕揚用棍毆傷陳亞應手腕。吳定振即時喝止。各兵遂不復動手。實無主使喝令情事。至其帶兵持棍過船。則因林亞攬匪形顯露。與無端滋事者不同。未便即坐以主使之罪。轉令擅打致死之莫裕揚得從未減等語。該督所言似為近理。已批交該部詳議具奏。因大學士劉統勳以辦理秋審來至行在。復舉以面詢。據奏刑部當日議駁之故。不專以兵丁聽從把總指使一節。實以吳定振帶兵巡洋。於查獲私米之後。不即移交文員審究。竟取得錢賣放。且一任兵丁嚇詐。致將船米盡行賣錢分用。情罪較重。未便照該督擬遣完結。是以

駁令改擬。是吳定振既已得賄私放。復縱兵夥同詐贓。其罪實在。此至其巡查船隻。見有拒捕情形。率兵持械過船抵禦。乃職任所宜然。況已叱止動手兵丁。而陳亞應之死。實由莫裕揚之自行擅毆。並非吳定振主使。若竟以主使科斷。非特不能當吳定振之罪。亦不足以服李侍堯之心。無怪其致辨有辭也。但此案是否當時實情。必須鞫訊明確。方成信讞。所有原隨巡哨之兵丁。自皆在伍。至該船船戶水手。除陳亞應已經毆斃。餘人諒亦現存。一經切實質詰。自無遁飾。著李侍堯拘齊案內人證。與吳定振、莫裕揚一併解京。交刑部秉公審訊確情。另擬具奏。該督務選派妥幹官役沿途小心隔別管押。毋令各犯證得有串供狡卸情事。朕辦理庶獄。一秉大公。至正。固不肯偏向李侍堯。亦不能為刑部迴護。總期覈實持平。以昭明慎。將此諭衆知之。○又諭。據李侍堯奏廣東左翼鎮總兵陳應

鍾年逾七旬。辦理諸務。不肯認真。惟圖安逸。海疆要地。未便姑容貽誤。請旨革職等語。陳應鍾著革職。所有廣東左翼鎮總兵員缺。著阿玉璽補授。○命調取革職總兵焦騰漢。英泰來京引見。○甲戌。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迴鑾。○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據瑚圖靈阿奏稱庫倫至恰克圖十一臺站官兵。請照庫倫至塔拉

多倫十四臺站官兵之例。一體賞給錢糧等

語。該處差務繁簡不同。著施恩照庫倫以南

十四站錢糧之數。賞給一半。以示體卹。○諭

軍機大臣等。總兵倪昂從前引見時。朕觀其

大概局面。曾於名單內以止可副叅記載。昨

安籠鎮缺出需員。因其曾在軍營行走。且係

保列一等。是以將伊擢用。今來行在謝恩召

見。看其人甚平常。仍不異前此所記。甚不滿

意。因詢其向在軍營情形。雖隨兆惠。阿里衮。

行走。中途即令駐守。並未至巴達克山。亦並

未著有勞績。其後不過在英吉沙爾駐守三

年。亦無實在出力之處。至其奏對不能明晰。

或係初經召見。未免矜持。而器局規模。自有

一定。究覺用過其分。安籠鎮員缺緊要。該總

兵恐未必相宜。著傳諭彰寶。宮兆麟。留心試

看。如倪昂到任後。尚能黽勉供職。於營務不

致貽誤。或可容其在任三年。徐加察覈。倘竟

係庸拙無能。難勝專閫之寄。即行據實奏聞。

候朕定奪。該督等不得稍有徇飾。亦不必過

存成見。○總理平糶大臣協辦大學士尚書

官保等。奏各廠麪楚短少。不豫行確實查報。

請將中東南北四城。先後派出監糶大臣。並

會同辦理之御史等。一併交部察議。得旨。此

案麪楚短少緣由。北城據實報出。並未通融

彌補。所辦尚是。該城監糶大臣。及御史司坊

官等。俱著免其交部。至中。東。南。三城。各監糶

大臣等。未能豫行查辦。自應交部察議。但官

保等祇知各城監糶大臣等之應予處分。而不知北城早報出。伊等之不即妥辦。以致屢生事端。其咎更無可辭也。官保王際華。英廉著一併交部察議。○建湖北黃梅縣屬新開鎮巡檢衙署。從巡撫梁國治請也。○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洛陽縣民王篤妻劉氏。○是日。駐蹕喀喇河屯行宮。○乙亥。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本日閱順天府進呈恩

科鄉試錄。內有中式舉人名姓。與已故尚書張照全同者。其人籍隸宣化。該處為直省邊境。見聞僻陋。或偶然適合。亦未可知。但張照係舊日大臣。且其學問字法。近所罕有。豈新進後生所能幾及。即使心存慕蔭。亦不應矜妄若此。又旗人有名乾元者。不知此二字著於易義。豈臣下所能命名。均著禮部查明。即行更名註冊。○軍機大臣等議覆總理平糶大臣協辦大學士尚書官保等奏稱。各廠虧

短麪。因東麥較豫麥分量為輕。每石不敷磨麪一百四十觔。實止一百三十五觔。其磨價每石餘八十文。司坊官即以餘錢彌補虧。請嗣後磨麥。照現在試準之數。磨價減八十文。覈給應如所奏。令總辦大臣等實力嚴查。倘仍有虧短彌補等弊。即行叅奏。又稱各廠小秤較重。零星出糶。致有虧缺。請以十六兩為率。交工部造給大小準秤。亦應如所奏。每廠各給庫秤一十六兩。小秤四箇。司坊官

藉換秤之故。格外短少。即行叅處。又稱。此次改定秤觔。其庫法贏餘之麪。請將一半歸公。一半留補分秤耗麪。俱應如所奏辦理。又稱各廠增添磨具。驟頭。請於現賣錢文內。每廠酌借數百千文。應令確覈各廠情形。定數借給。即於磨價內陸續扣還。從之。○改鑄廣西泗城府經。歷儒學印信。從巡撫陳輝祖請也。○是日。駐蹕常山峪行宮。○丙子。上御行殿。勾到浙江。江西。情實罪犯。停決浙江。

斬犯二人。江西斬犯二人。絞犯二人。餘七十人。予勾。○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河內縣民張文明妻朱氏。○是日。駐蹕兩間房行宮。○丁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今歲東省齊河等十七州縣。間有被水村莊。業經諭令該撫查明撫卹。其勘不成災之章邱等十三州縣。及齊河等十七州縣。衛毗連災地之處。雖田禾被淹甚輕。民力究未免拮据。所有章邱等十三州縣。勘不成災地畝。及齊河十七州縣。衛毗連災地之處。應徵本年錢糧。及帶徵各年錢糧。與民借銀穀。著再加恩。俱緩至明歲麥熟後徵收。以紓民力。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據富明安等奏。請以濟東泰武道汪圻。調補鹽運使。所有新授運使吳承勳。請另行補用一摺。所奏非是。濟東泰武道兼轄四府。應辦公務甚多。員缺最為緊要。朕知汪圻

在東省年久。其人尚能辦事。是以將伊補授。至鹽運使所職。不過鹽課錢糧。較濟東道繁簡相去不啻霄壤。且各道中之出色者。每多記備擢用。而鹽運使則資深道府。循分供職之人。即優為之。亦不盡期其造就上進。雖其品級優於各道。而敘次則仍在各道之下。今若令汪圻調補。於地方公務。既少一得力之人。即為汪圻計。名為遷階。而實則置之閒散。轉致無可見長。亦非所以愛惜而成全之也。

若因汪圻現有承辦差務。伊原係濟東泰武道所管府分。即有應辦之差。富明安自無庸為此過慮。此意諒必出於西寧。伊因鹽政另有分辦之事。欲得熟手相助。不思汪圻現署運使。無難令其兼辦。至吳承勳原由開列俸深知府內陞用。其能勝任與否。本未深知。將來召見時。視其人如果不相宜。何難另行簡授。計其時差務亦可就竣。即或吳承勳歲內已赴新任。初到諸事自未熟諳。原不妨令汪

圻仍行幫辦。無虞遽易生手也。所請不可行。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熊學鵬奏請於蕭山。山陰。會稽。一帶。改建魚鱗大石塘。及條塊石塘。坦水之處。所奏非是。浙省海塘情形。朕南巡時。屢經親臨閱視。知之最悉。海潮大勢。趨北疊之時居多。是以北岸塘工。不得不加修護。其趨中小疊。已屬僅見。數十年來。惟乾隆十六年一至中疊。彼時南塘並不聞有礙。目今潮勢正趨北疊。即中小疊。潮尚未到。與

南岸渺不相涉。何必如此。鯁鯁過計乎。況現在潮勢常趨北塘。已不得不時加培護。若於潮勢未到之南塘。亦創議興築。殊屬無謂。且南北兩塘。同時並修。於理既覺非宜。於事更為無益。而國家經費。亦豈可不悉心籌畫。無端糜耗乎。若因今歲蕭山等處。偶被風潮起見。其事本不常有。但當視舊時塘工。間被衝塌者。量為修復。何必援照海寧之例。興舉大工。總由本朝工作。與前代不同。前代遇有力

役。一切派自里下。小民自皆聞風裹足。即有司亦多視為畏途。至於本朝辦工物料。照時值購買。口食並按日支給。閭閻多藉以贍其身家。即地方官經手承辦。亦不無資其餘潤。且有不肖官吏。借端浮冒者。皆所不免。是以利於興工。並有從而慫恿。亦未可定。而封疆大臣。則宜持以慎重。不應遽為浮論所惑也。朕勤求民隱。凡關係民生。必應修舉之事。即工費浩繁。亦所不靳。似此無裨實濟。妄費工

作。徒使墨吏奸胥。藉為開銷地步。則斷不能為所朦混。熊學鵬尚屬曉事之人。何竟未籌度及此。所奏不准行。將此傳諭知之。○是日駐蹕要亭行宮。○戊寅。

上御行殿。勾到安徽。江蘇。情實罪犯。停決安徽。絞犯一人。江蘇斬犯二人。絞犯一人。餘七十五人。予勾。○兵部議奏。兩廣總督李侍堯奏。遭風淹斃官兵。請減等卹賞。應無庸議。其奉調考驗遭風者。請照所奏。停止卹賞。得旨。兵

部議駁李侍堯請將巡洋船隻遭風淹斃遞減卹賞等因一本所駁甚是官兵出洋巡查俱係因公差委猝遇颶颶擊損船隻更非人力所能施不特漂溺斃命者死事宜旌卹即落水而幸獲生命者亦屬命懸呼吸較諸衝鋒冒鎗之人其死傷本無區別是以向例照軍功分別給以廕贈賞賚誠為允協至於捏報遭風定例處分極重祇在督撫等實力確查隨時懲儆自不致冒濫滋弊若因偶有捏報之案即欲將卹賞成例遽事停減未免因噎廢食李侍堯所見非是應如兵部所議行至奉調考驗官兵遭風淹斃及受困幸全者該督請將舊定卹賞之例一概刪除兵部照議覆准此等雖與巡洋出哨者不同但奉調究屬因公情亦可憫嗣後著照舊例減半給賞以昭平允○是日駐蹕密雲縣行宮○己卯吏部議准江蘇巡撫薩載奏稱軍流人犯州縣不親為點卯稽查往往委之典史以致該

犯等脫逃多年漫無覺察請嗣後責成該管道府於盤查巡察之便隨時稽查如州縣疎脫匿報立即揭叅該道府容隱一併叅處從之○廣東巡撫德保疏報廣州潮州肇慶三府屬墾地十四頃五十三畝有奇○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吳江縣民龔明山妻張氏浙江蘭溪縣民章光德妻邵氏○是日駐蹕南石槽行宮○庚辰上迴鑾奉皇太后居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詣安佑宮行禮○幸圓明園○辛巳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諭據鐘音叅奏汀漳龍道楊開鼎前署道汀州府知府克興額於駕廠應修戰船並不即時驗收一任拋泊海口致被漂失擊碎正在著落賠造復據該道楊開鼎捏稱仍堪小修希圖朦蔽混領修費請旨將楊開

鼎克興額。革審等語。所奏甚是。楊開鼎克興額。俱著革職。交該撫與案內應行質訊人犯一併嚴審究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前以阿桂。彰寶等奏籌辦駐防滿兵一事。兩人所見各有不同。因於八月初三日降旨。諭令再行詳加熟籌。合詞具奏。此事在朕初無成見。不過因旗兵較綠營可信。為地方保障耳。永昌離省窺遠。購買糧石。自屬拮据。可於雲南省城設營駐守。或其間亦有礙難辦理之勢。

均無妨將實在情形。據實入告。乃迄今時逾兩月。未見覆奏。不知有何難於定議。而遲緩若此。著傳諭阿桂。彰寶。即將現在作何籌辦。究屬應行應止之處。迅速具摺奏聞。尋奏。省城駐防滿兵。查教場地方。足敷建造兵房。歲需糧石。亦敷支給。惟現在省城糧價。仍未平減。若遽興工作。多集人夫。市價必至增昂。請將建營移駐之處暫停。俟一二年後。再將該處情形。妥議具奏。下軍機大臣議行。○又諭。

據阿桂等奏。盤獲老官屯遣回猺夷老段波些等一摺。所辦尚屬妥協。關口遇此等猺夷。即行盤獲解訊。長青於此。頗覺認真。所有實力查辦文武員弁。及守隘獲匪之兵弁人等。均應查明分別酌予獎賞。以示鼓勵。至諾爾塔。令猺夷替寫多朝相家書。遣老嘴等潛行送回。名為索取銀物。或藉此探聽關內消息。實情事所必有。今隨到即經執訊。亦可稍抑其窺伺之謀。但夷性詭詐。見兩次所遣之人。

俱在關口緝獲。安知不別生狡計。潛向沿邊探訪內地舉動。及與邊外猺夷暗通信息。皆所不免。惟在阿桂。彰寶盡心設法訪察。通飭各關隘隨時切實稽查。遇有蹤蹟可疑。即行盤詰查拏。毋任稍有疎漏。至沿邊土司。雖係內地所轄。但地鄰緬境。與彼種類相近。聲息易通。甚或心存觀望。彼此互相照應。俱所不免。此等遇有作奸滋事之處。自不得不嚴行問罪。然或繩之過急。轉致伊等望風疑畏。益

以堅其附賊之心。與其懲於既犯。莫若防於未然。此中權衡輕重。全在伊等相度機宜。酌量妥辦。方為得當。因思邊外土司。向令防守。其毗連口隘。既以捍圍。兼令自衛。固屬兩便。但伊等近在本處。自為之心過甚。難保其不潛滋事端。即緬匪亦易就該地情形。設計勾引。或應量其距所屬地界稍遠處。將各土司隨時參互更調防守。勿令久居一處。得以狎習勾通。阿桂等當不動聲色。妥善為之。毋致此輩猜疑生釁。前因多朝相寄信多朝珍一事。朕降旨不必將多朝珍土司革退。亦以多朝珍無由豫知其事。如即加之罪責。未免使沿邊各土司。因此生心。殊非撫輯邊夷之道。此次多朝壁未將所寄之信。即為呈明。自屬不合。今令其暫居省城。所辦甚是。但須密為防範。毋令乘間兔脫。俟事定再行酌辦。并不必復向多朝珍輾轉窮詰。但暗為留神體察可耳。將此傳諭阿桂等知之。○又諭本日據

鐘音叅奏。汀漳龍道楊開鼎。汀州府知府克興額。將駕廠應修戰船。並不驗收。以致被水衝擊。玩忽誤公。復捏稱仍堪小修。希圖混領。請旨革職究審一招。所辦甚是。已降旨革審矣。崔應階身為總督。且兼署撫印時。明知該員等如此任意誤玩。乃僅檄司著落賠補了事。並未據實叅劾。殊不可解。該督向來辦事頗能認真。是以加恩特陞總督。前因審辦李阿閔案內夥犯各案。摺內並無聲請勅部之語。即以該督不能留心檢點。恐精神漸不如前。曾經降旨詢問。旋據覆奏。年逾七旬。精力有減無加。恐致貽誤地方。請於安徽。湖南。稍簡之區。或在各部寺閒散衙門行走効力。朕尚以得人甚難。且該督未有過端。不欲無故降用。是以未經允行。乃數月以來。於朕行幸熱河之後。違例請揀佐雜人員。又秋審冊內所辦審案。將應擬絞罪之黃紹祖等三人。錯擬發遣。經部斥駁。並傳旨切加訓飭。已屬節

節貽誤。今於楊開鼎等怠玩朦蔽。又不據實
參究。僅飭賠修了事。其為錯謬尤大。與該督
平日認真辦事之處。判若兩人。是其精力不
能振作。已可概見。海疆重寄。豈復堪資委任。
崔應階著傳旨嚴行申飭。仍即令其來京陛
見。再降諭旨。其總督印務。著交與鐘音暫行
署理。○壬午。諭。昨閱秋審江蘇招冊。黃耕莘
等在汛塘搶奪洋船案內。有把總聞世豪。身
係弁員。乃於該犯等搶貨散逸。不即督率兵
衆竭力追捕。反敢聽囑受賄。扶同捏報。情罪
甚重。後知事已敗露。始將錢文退還。又非畏
罪抱贓出首者可比。原擬僅發伊犁。名雖充
當苦差。仍得安居坐食口糧。豈足以示懲儆。
著將聞世豪。即行解京。交該部詳覈案情。另
行定擬具奏。○又諭。曰。大學士阿爾泰。已有
旨准令來京陛見。四川總督印務。著德福前
往署理。其湖南巡撫印務。著吳達善兼署。○
又諭。曰。薩載。著來京陛見。江蘇巡撫印務。著

李湖護理。○諭軍機大臣等。緬匪生性奸猾。
聞我今歲進兵。伊復差人投誠。亦未可定。著
傳諭前隊領兵之海蘭察。常保住等。若進兵
時。賊匪又差人投誠。即曉諭云。爾緬酋言語
無信。我若進兵。爾等即來投降。我兵撤回。爾
即翻改前言。如是者並非一次。今後斷不能
信矣。且將軍大臣等。令我領兵前進。惟知勦
洗。爾等懇請於我何益。若果係誠意來降。我
將軍在後。爾但遣大頭目來。我等遣人送至
將軍處。以待辦理。曉諭後若遣人來。即送至
阿桂處。海蘭察等。仍帶兵前進。奮力酌量除
勦。即賊匪差人投降。斷不可允。並著傳諭阿
桂。於啟程之前。將兵弁詳加開導。令其各知
奮勉。○又諭。今歲十一月初。派兵襲擊緬匪。
此時阿桂等諒已將一切事宜。次第籌備。所
有進兵時緊要機宜。現降清字諭旨。傳諭伊
等遵辦矣。因思我兵未啟程之前。如緬匪遣
人將蘇爾相等送回。則軍營應有酌量區處。

之道。若不豫為指示。恐伊等胸無成竹。未必能措置合宜。若待請旨。再行往返。多需時日。又成後著。因先期詳悉示諭。蘇爾相留老官屯日久。其於緬地情形。並賊匪動作消息。必有見聞。阿桂等俟蘇爾相到後。即行帶至公所。屏退衆人。逐細密加盤問。彼處情事。務使盡行吐露。隨即嚴行監禁。於次早提出。蘇爾相當遣來衆緬子之面。諭云。昨歲大兵攻圍老官屯。爾緬首窮蹙。請命。屢遣人詣軍門哀籲。奉表納款。願即送還。被留內地之人。經畧等因。爾情詞恭順。遂徹兵解圍。乃遲之又久。並不見爾處將人送還。本將軍等。以其事曾經奏聞大皇帝。豈容爾等頓悔前言。因遣蘇爾相持檄詢問。乃蘇爾相至老官屯。諾爾塔竟敢將伊羈留。不令即還。已屬悖理。且敢將蘇爾相用腳絆拘繫。尤為罪大惡極。實為覆載所不容。今爾匪首既將蘇爾相送還。姑不與爾深較。至蘇爾相身為都司。奉派傳檄。當

凜然以大義自持。見賊匪敢於無禮。即當奮力與之併命。縱或怯懦無能。亦當誓死罵賊。設為賊匪所害。自必加恩優卹。錄及子孫。乃竟甘受凌辱。任其拘絆。似此無恥偷生。中國豈復容其覲顏苟活。蘇爾相雖非大員。然亦四品武職。何至昧於禮義。取辱損威。實為國法所不貸。是以大皇帝豫降諭旨。料爾賊匪必不敢將伊久留。令於蘇爾相到後。即傳旨將蘇爾相當衆緬子面。立行正法。以申法紀。如此宣諭。示衆訖。即將遣來緬子。派委妥幹員弁。嚴行管押解送來京。擇其中一二無用之緬子放還。使之傳語賊衆。並於其臨行時。諭以爾匪首節次所留內地之人。如楊重英等。皆忘恥貪生。罪無可逭。久不齒於人類。即回至內地。亦與蘇爾相無異。至爾等現今遣來之緬子。已解送京師。聽候大皇帝發落。爾等歸巢。可傳諭爾首。如即將所留內地之人盡數送還。則爾遣來之緬子。原屬無足比數。

或即發還亦未可知。爾處禍福。惟爾擇之。如此令放還緬子。傳布彼處。得悉內地此番辦理情形。自必知所警惕。且俟緬匪作何行止。再為定局。今年且姑緩進兵。即俟明歲秋冬舉行。亦無不可。惟在阿桂等臨時妥協酌辦。務合機宜。副朕先事籌諭至意。○又諭。昨據大學士阿爾泰奏。請來京陛見。並將督篆可否交劉益暫護之處。請旨。已於摺內批准。但思川省地界邊陲。一切控禦彈壓。俱關緊要。

劉益係漢藩司。且擢用未久。驟令護理督篆。恐不足以資鎮理。已有旨令德福前往署理。著傳諭德福。接到諭旨。即將撫篆交藩司護理。馳驛前往四川。阿爾泰俟德福到後。再行來京。至吳達善接到諭旨後。亦即前往湖南。兼管巡撫事務。將此諭令阿爾泰等知之。○又諭。昨閱秋審江蘇招冊。黃耕莘等在汛塘搶奪洋船案內。把總聞世豪。不能督率兵衆追捕。反敢受賄扶同捏報。情罪甚重。僅擬發

遣伊犁。不足蔽辜。現已有旨交刑部另行覈擬。著傳諭伊勒圖。遴委妥員。將聞世豪即速押解來京。沿途務飭小心防範。毋致稍有疎虞。○又諭。日觀音保。現已解至刑部審訊。其供詞與原審情節不符。及與誇喀對質。亦各執一說。已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審辦。所有案內之銀匠何彪年。係應行質訊之犯。著傳諭楊廷璋。即選派妥幹員役。將該犯速行押解來京。沿途務須小心嚴密防範。毋致免脫。

及有畏罪自戕情事。倘有疎虞。惟該督是問。著將此傳諭楊廷璋知之。○軍機大臣等議奏。據副將軍阿桂等奏。接到安南移文等因。查上年黃公纘等。攜眷內附。諭令於邊外安置。該國王因建水縣。牌查猛天寨接壤之猛賴。致興化夷目。轉報該國王。故有此舉。但黃公纘窮蹙來歸。已蒙安插。該國王何得擅向內地索取。且據稱黃公纘等。係獲罪彼國之人。既知其竄入內地。應早報邊吏。代求訪緝。

不應俟聞內地安插之信始行文索取請令阿桂等即作文移切實駁責方為得體得旨依議速行○以雲南督標中軍副將錦山為開化鎮總兵○癸未諭從前暫開捐例原屬一時權宜以遂海內士民急公上進之願究於事體非宜停捐以後曾有奏請再行開例者朕皆斥而不允今國家帑藏充盈儲積廣有朕方屢次加恩普蠲糧賦惟期藏富閭閻國用更無虞不足開捐一事竟當永遠停止至於現行事例如報捐貢監並徵未職銜及封典加級等項皆於名器無妨原可仍聽照舊捐納因思未登仕籍之人冀邀冠服章身並有加捐實級請封藉以顯揚者自屬人情之常且所捐祇係虛銜既無礙正途銓選亦不致濫竊誤公若僅以末職卑階為限未免阻人希榮之志或可推廣其例量以何銜為止俾伊等各隨所願量力自為報捐至降革留任人員原屬因公處分且其人尚不至於

擯棄是以量予加恩俾得在任自効但一經議處即停其陞轉直待數年無過方准開復從前曾有捐復之例復經部議刪除第念此等人員內未嘗無可及鋒而用之人若以微青淹滯多年亦覺可惜自當仍准援例捐復俾得黽勉自新以上各條應如何定例之處著軍機大臣會同各該部詳悉妥議具奏尋議現行捐例外官自未入流以上至州同為止武職自把總以上至遊擊為止並無京官職銜今擬照豫工例京官自未入流從九品及一應小京官以上至郎中為止外官自未入流以上至道員為止至武職舊例係捐至遊擊職銜已屬三品毋庸再議俱准其捐納職銜不准選用從之○又諭本日梁肅鴻以選補四川永寧道缺具摺謝恩內有總漕任內因米色潮潤辦理不善降調之語意欲將所得過愆輕減其詞以飾人耳目殊不知處分緣起不明非特無以見該員前後黜陟之

由。即朕進退人才。始終不得已之苦心。亦難以共喻。不得不為明白宣示。梁翥鴻。係朕所深知。其人本一忠厚無能為之人。前者第因其久任藩司。尚無大過。是以特加擢用。乃自任總漕以後。辦理動形竭蹶。且聞其有耽飲好逸之習。豈可復膺重寄。適遇有處分之案。因即照部議降調。若米色偶有潮潤。亦凡為總漕者所常有。使其別無他故。何至遽以公過去官。梁翥鴻。豈得僅援此為解嘲地耶。朕臨御三十五年。於內外大小臣工。功過勸懲。一惟其所自取。從不肯令有絲毫屈抑。每念國家得人不易。豈能一遇因公罣誤。即加罷斥。凡於部臣按例議處之案。無不詳悉披覽。即官小秩卑者。猶以事非私罪。量予從寬留任。何況大員。今大員中革職革任屢犯。而從寬留任者。不可屈指數。其有照議實予降革者。則必統覈其生平。實不足以稱任。因為明示懲創。俾衆人共知所警。此朕從來用人

權衡慎重之本懷。自信可與天下共白。而中外臣工。宜亦無不共見共聞。梁翥鴻不自維獲譴之故。猥思以小過自文。恐無識之徒。見其摺奏。或從旁代為稱屈。於黜陟本末。且無由共喻。然梁翥鴻素不諳曉文義。即此摺亦或假手俗幕所為。原屬不值一喙。但其措詞失實。於朕造就羣材之意。殊有關係。是以明降此旨。通諭中外知之。○又諭曰。烏勒登年老有疾。所有鑲黃旗蒙古都統員缺。著永壁補授。永壁百日孝內。仍著永貴署理。○又諭熱河行宮總管。原係五品頂帶。新設副總管。亦係五品。伊等品級相同。恐難統轄。熱河總管。著賞給四品職銜。○禮部奏。冬至節應行慶賀禮。得旨。奉

皇太后懿旨。今年冬至。著停止行禮。○廣東巡撫德保疏報。廣州。惠州。潮州。肇慶。羅定。嘉應。六府州屬。開墾水田四十七頃五十一畝。有奇。廣州。潮州。二府屬。開墾沙坦地一百六十

五頃六十七畝有奇。○甲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還宮。○諭明歲恭逢

皇太后八旬萬壽。普天同慶。已允山東巡撫富

明安所請。祇奉

安輿。

親詣泰山拈香展敬。朕亦以便道臨謁

高宗實錄卷八十七

三

闕里。諏吉於來春二月初三日啟鑾。所有一
應事宜。著各該衙門照例豫備。○諭軍機大
臣等。據李侍堯等奏。豐順海陽二縣匪犯朱
阿姜等聚眾不法。並據揭陽縣知縣蕭應植
緝獲與匪徒交結之監生池亨會。現在督拏
案犯嚴審一摺。匪徒聚眾持械殺傷衙役多
人。不法已極。而池亨會身係監生。輒敢與匪
犯交結。家藏兵書符咒。及描畫叅軍帥印。並
鎗劍等物。尤為不軌之尤。該縣蕭應植風聞

高宗實錄卷八十七

三

奸民聚眾之案。即留心訪緝。親往拏獲。頗屬
能事。應俟定案後。將該員送部引見。已於摺
內批示矣。其豐順海陽二縣起事之地。地方
官所辦善否。並著據實查奏。地方有此等重
案。不可不根究黨惡。盡法懲創。以申憲典。所
有未獲逸犯。務即上緊迅速捕獲。毋任一人
竄匿。稍稽顯戮。該督等不得先存恐致蔓延
之見。因而姑息從事。使逆匪罔知警懼。徒貽
地方之害。一經緝獲。審明。即將該犯等立時
正法。以昭炯戒。一面再行具摺奏聞。又該犯
等皆內地民人。何以頭纏白布。自為記號。或
係近日聞有緬匪習俗。均係白布纏頭。因而
效尤。如此。其情尤屬可惡。此一節並著交該
督等於審辦時。悉心嚴訊得實。一併具奏。尋
奏查豐順縣知縣吳蘭澍。八月內押解人犯
來省。及回縣事。已發覺。該縣親赴山崗設法
搜捕。先後拏獲案犯十五名。其咎在於不能
早為察緝。事後辦理。尚合機宜。至朱阿姜等

用白布纏頭。據供係藉此為糾黨記號。便於認識。並無效尤緬匪之意。報聞。○又諭。前聞方世雋任湖南巡撫時。耽於麪藥。日在醉鄉。除辦理摺奏事件外。其餘公務。概置不問。並有午後即不接見屬員之語。方世雋身為巡撫。納賄盈千。情罪實無可逭。其縱飲廢事之有無。於其應得之罪。初無加損。原可毋庸深究。而近日又有言其性雖嗜酒。但係晚間始飲。從未見其白日沉酣。亦無不接見屬員之事。與前次所聞。迥不相符。其孰真孰偽。不可不加覈實。梁國治。宮兆麟。皆曾任湖南臬司。與方世雋同城辦事。知之必真。著傳諭梁國治。宮兆麟。各就所見。即行據實覆奏。毋得彼此相商。稍有徇隱。尋梁國治奏。臣前往湖南臬司。與方世雋同城辦事一年。伊性素好飲。但未見其沉酣。凡辦理案件。臣與藩司各道同往進見商議。並無專辦摺奏。其餘公務。概置不問之事。報聞。宮兆麟奏。臣任湖南臬司

時。知前撫方世雋。頗能飲酒。其緊要事件。仍無廢弛。亦並無午後不接見屬員之說。得旨。如此則李拔之言為虛矣。然方世雋之罪。固在受賄。不在醉酒也。○軍機大臣等議覆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富森布等奏稱。噶什噶爾回民。每年應交正項租錢。並餘穀棉花等項。折作價錢內。除放給官兵鹽菜銀兩等項外。每年仍剩錢五千串。將此項錢。每年動用三千串外。按時價兌換銀兩貯庫。以備公用。請嗣後每年賞給臣等養廉銀。即於此項銀兩內放給。毋庸由陝甘總督撥解等語。應如所奏。每年造冊奏銷。從之。○又議覆廣州將軍特克慎奏稱。廣州滿洲。漢軍。領催前鋒馬甲。共三千名。每名額馬三匹。廣州地方時氣與福州無異。易致倒斃。斃則扣兵餉買補。實為受累。請將官馬裁二千四十匹。餘照福州例。交與各旗官員立圈餵養。至兵丁裁馬一匹。仍得兩匹馬草豆銀。每月官扣銀四錢。以

備餽養及買補鞍轡之用。餘銀以備買補倒斃馬。應如所請。從之。○以侍講秦承恩為順天武鄉試正考官。侍講良誠為副考官。○乙酉。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朝銓奏。額勒登布浮收差銀。餽送上司禮物。業經刑部覈覆。照因公科歛枉法贓入已。擬絞監候。入於朝審情實。茲復據刑部奏。蘇佩抱贓首控蘇孔道。謀奪莊頭一案。額勒登布又有

平定人合二

三

收受蘇孔道銀一百二十兩。賄求補放莊頭之事。而出銀之蘇孔道。及原告之蘇佩。未據該侍郎錄取供詞。難以覈其情罪。著用六百里傳諭朝銓。即速將蘇孔道。蘇佩。訊取實據供詞。迅由六百里馳奏。務於本月二十六日以前奏到。毋得稍有遲誤。將此傳諭知之。○丙戌。賑貸浙江蕭山縣錢清場本年水災貧民。並緩額徵。○丁亥。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諭軍

機大臣等。本日召見川北鎮總兵余大佐。看其人本平庸。而年力又已就衰。於專閫大員。恐難勝任。惟現在已經補授總兵。姑令赴任。著傳諭該署督。於余大佐到川後。留心體察。如不能勝任。即行具摺據實奏聞。毋得稍存瞻顧之見。再該員前在廣東水師副將任內。李侍堯何以輒行保舉。且稱其堪勝總兵。不知該督所賞識者何在。著傳諭李侍堯。即行明白回奏。

實錄卷八百六十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一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校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十月戊子諭軍機大臣

實錄卷之八十一

等。本年直隸山東江蘇等省。雖通計秋收俱稔。而各有被水州縣。西成未免歉薄。節據各該督撫等奏報。俱經隨時撫卹辦理。並疊經降旨。分別加賑緩徵。及酌借資本。毋令災民稍致失所。各該督撫。自己仰體朕心。實力妥協經理。但恐被災畧重處所。明歲二三月間。青黃不接之時。民食或有拮据。著傳諭各督撫。將所屬被災各州縣。明春是否尚需加賑。或酌借籽種牛具之處。詳悉查勘。據實迅速

奏聞。其浙江省。秋間海潮漫溢各屬。田廬多

有損傷。甘肅所屬皋蘭等州縣。夏禾亦間被

旱災。雖勘不成災者居多。恐秋成亦不免稍

歉。或有應須分別辦理之處。並著各督撫。即

行切實查明覆奏。候朕酌量加恩。○己丑

上御懋勤殿。勾到河南山東情實罪犯。停決河

南斬犯二人。絞犯三人。山東斬犯一人。絞犯

一人。餘七十一人。予勾。○諭四川建昌鎮總

兵員缺。著焦騰漢補授。以革職留任。即赴新

實錄卷之八十一

五

任。不必來京引見。○庚寅。禮部議覆福建學政阿肅奏稱。緣事斥革舉貢生監。有與原名考試之例相符者。隨案聲明。以便收考。查舉貢生監。斥革未幾。即予上進之階。於情理未協。且甫經審結。其能改過自新與否。尚未可知。豫為收考。無以示懲。應毋庸議。得旨。部駁。甚是。依議。阿肅係滿洲翰林。初畀以學政之任。理應實心辦事。整頓士習。今所奏緣事斥革之舉。貢生監。原名考試一節。名為嚴覈。而

意欲從寬多為收考地步。若伊不諳成例。此奏出於旁人慫恿。則是為人所愚。不應糊塗至此。若阿肅冀以此奏取悅於衆。則有意沽名。尤屬不合。阿肅著交部議處。○兵部議覆。西安將軍福僧阿奏稱。西安駐防額設官兵。經撥往伊犁烏什等處。請將現有官兵。均勻裁改事宜。一。西安向設八旗滿洲佐領四十。蒙古佐領八。經撥去滿洲十二。蒙古四。兵二千八十八名。所餘蒙古佐領。難定旗分。請將蒙古四佐領下兵。歸入八旗滿洲。每旗各設佐領三。每佐領下。設佐領。防禦驍騎校各一。每二旗合設協領一。兼管佐領。餘員悉裁。一。漢軍原設甲喇五。應留三。每甲喇。設防禦驍騎校各一。餘裁。仍留協領四。叅領八。其領催馬步甲兵丁匠役等。均勻分隸。一。現在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官員。內有陞任叅革。空缺多寡不一。請不必按翼。祇分滿洲。漢軍。擇其優者任事。缺出對品坐補。如無坐補之員。仍按

翼保送。一。裁缺官員。應領折色各項悉裁。其俸銀俸米。俟缺出裁。一。不論滿洲蒙古八旗。共留協領四。所有圖記。應請另擬兼管佐領字樣鑄給。俟部頒到日。將舊圖記一併送部銷燬。其佐領本處刊發圖記。每旗各留三顆。餘俱銷燬。均應如所請。從之。○工部議覆。署浙江巡撫熊學鵬奏稱。杭州。嘉興。紹興。太湖。象山。寧波等處。營房墩臺。風潮吹塌。應令該總兵副將等。就近查勘。開報。提督具奏。移咨臣衙門。委員確估。報部興修等語。查修理營房墩臺。向由總督估報。無總督省分。由巡撫辦理。並無提督具奏之例。應令提督移報督撫辦理。并令副將。總兵。會同地方官。勘明詳報。未經查勘。毋得濫請動修。稍有損處。該地方官隨時黏補。弁兵不加意看管。以致坍塌。過甚者。該督等查叅。請行令各直省遵辦。從之。○辛卯。諭。據色布騰巴勒珠爾奏稱。獎賞火器營兵丁銀十萬兩。毋庸置產。請賞借八

旗官員以一分起息等語。所奏非是。旗員有事。或畏私債利重。省用不借。即借而償還之期。尚可寬緩。若官銀利輕。借時甚便。定限坐扣。益無養贍之資。甚至新陳相因。而不能償者。該旗大臣代賠。勢必為官項所累。從前傅恒。曾以旗員有事借俸。無益生計入奏。經朕加恩停其借俸。各按品級。定以恩賞之項。各省滋生銀兩。官為貿易生息。亦非政體。是以降旨撤回。即賞借鹽商滋生銀兩。亦曾降旨撤回。續經商眾屢請。始酌量賞借。今賞火器營銀兩。置產則久而弊生。著賞借兩淮鹽商生息。除此內已經置產銀兩。照色布騰巴勒珠爾所奏。分作五年償還外。餘交內務府。該大臣咨會李質穎。於彼處商人。應交內務府銀內。存留十萬兩。即賞借商等以一分起息。解交該營。由內務府支領。庶於兵丁實有裨益。○軍機大臣議覆。陝甘總督明山奏。稱。前提臣巴彥弼奏。濟木薩三臺糧石。存積日多。

請抽撥兵三百名。種瑪納斯地畝。供支伊犁糧石。經軍機議。令臣等赴勘。查濟木薩地界遼遠。若抽撥三百名。僅留二百。恐不敷巡邏。而墾熟地畝。令就荒蕪。亦誠可惜。應毋庸議。撥其每年屯積糧石。除就近支放籽種外。設屯車五十輛。即在五百名兵內。抽出五十名。作為差兵。將糧石運送特訥格爾官倉。所需拉車馬。於巴里坤哈密孳生廠內。撥五十匹應用。車輛責成烏魯木齊糧務同知製造。一應交收督察。令阜康城縣丞經理。至前瑪納斯屯兵。撥赴伊犁。其空出地畝。請撥陝甘各標營單身兵三百名。前往耕種。五年更換。應如所奏。從之。○補行湖南省乾隆三十四年大計。不謹官二員。罷軟官四員。年老官二員。有疾官四員。才力不及官三員。分別處分如例。○命戶部郎中孫士毅。提督貴州學政。○士長。

上御懋勤殿。勾到山西直隸情實罪犯。停決山

西斬犯一人。直隸斬犯一人。絞犯五人。餘六十八人。予勾。○諭軍機大臣等。昨因添建火器營內營房。令其彙集一處。以便操演。賞銀十萬兩。交該管大臣。聽其經理。以供獎賞之用。而伊等所辦章程。尚未妥協。因思從前停止各省生息銀兩時。曾經兩淮商人懇請。仍照前賞借以裨生計。是商人借帑營運。於伊等甚為有益。著傳諭李質穎。即於兩淮應解內務府銀兩內。扣銀十萬兩。酌量分給各商。照從前賞借款項之例。一分起息。每年所得息銀。解交內務府收貯。以備火器營支用。○戶部議覆。直隸總督楊廷璋疏稱。各州縣被災應行賑卹事宜。一。勘明被水被雹村莊。成災之武清寶坻。寧河。香河。霸州。保定。文安。大城。固安。永清。東安。宛平。大興。涿州。順義。懷柔。密雲。清苑。安肅。定興。新城。高陽。安州。望都。容城。蠡縣。雄縣。祁州。新安。天津。靜海。滄州。青縣。津軍廳。成安。曲周。廣平。大名。南樂。清豐。元城。

萬全。龍門。定州。豐潤。玉田等四十六州縣。廳。按成災分數。蠲免錢糧。並極次貧民。自十一月起。分別給賑口糧。米糧由鄰近災輕。及並不被災州縣內協撥。倘鄰境無米可撥。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二錢。一。村莊離城寫遠。窮民領米維艱。飭各州縣。將被災村莊。離城數十里以外者。於適中地設廠。委員監賑。其各州縣撥運倉糧。應給腳價。一。被災貧士。照次貧例賑給。每米一石。折銀一兩。令教官散給。一。屯居被災旗人。竈戶。俱令辦災各委員。及地方官。會同場員。查明戶口。分別一體賑卹。本管道府廳州。總理稽查。一。查災監賑委員。除正印外。其佐雜教官試用等官。并書役等。應給盤費飯食。及造冊紙張銀兩。一。被災各屬涸出地畝。借給麥種籽種穀石。並勘不成災村莊農民。缺乏口糧。請分別借給。均於來歲秋收後。免息追還。至明歲停賑後。青黃不接時。貧民糴食維艱。應照歉收例。酌動倉穀平。

糶一各屬錢糧業經普蠲其例不普蠲之屯糧并房租新墾地畝及勘不成災地畝應徵屯糧等項并節年舊欠錢糧民借米穀分別停徵帶徵一入官存退餘絕等項地畝及公產井田香燈地租請照民地例緩徵一窮民廬舍被衝及淹浸坍塌者請給貲苦蓋每瓦房一間給銀一兩土草房五錢一霸州被災官園營田應解易州供應

陵糶米石應俟來年稻穀豐收通融補解其他

民歸入該州一體給賑均應如所請從之○刑部議覆湖北巡撫梁國治奏稱鄖陽安陸二府安置軍流積有三百五十餘名該二府所屬均止六州縣人犯較別府為多請嗣後解到人犯交巡撫衙門通融改撥查軍流各犯若令羣聚一方易為滋事自當均勻分撥但解交巡撫衙門再行轉發則往返差解甚煩應請各省遇有應配該二府人犯未經起解先咨明湖北巡撫令該撫豫為撥定地方

徑行解往安插其已經起解赴楚者令各該

府詳明改撥并令各直省一體遵辦從之○

癸巳諭曰和碩和親王王爵著永璧承襲照

永瑞例在乾清門行走平日不必戴翎至隨

駕行圍時仍著戴翎○以故大學士一等忠

勇公傅恒子工部尚書額駙福隆安襲爵○

甲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

皇太后七旬萬壽慶典事宜曾專派大臣恭辦

明年係

皇太后八旬萬壽慶典所有應辦事宜著派福

隆安豐昇額溫福英廉敬謹同辦○諭軍機

大臣等據阿桂等奏稱老官屯賊首諾爾塔

遣人致書請停止今歲進兵等語今歲進兵

原因緬匪生性奸猾言語翻覆欲使賊匪震

怖但今所派兵數無多即進攻亦不過在賊

邊境擾其屯莊而已今諾爾塔既已遣使前

來今歲暫止進兵。尚屬可行。但都司蘇爾相在老官屯。並不與賊匪抗言。竟似順從賊匪。而阿桂等並未詳察。即所答書札詞意亦謬。朕辦理緬匪一事。原非本意。然事須可以完結時。始可完結。豈可因伊等心存畏懼。因循中止耶。彰寶係由外任錄用之人。於錢穀刑名。尚能籌辦。用兵事。伊未曾閱歷。尚不足怪。阿桂在軍機處行走有年。朕平素如何辦事。豈不知之。乃不知體貼朕意。和衷共濟。即如辦理緬匪一事。其可以中止與否。阿桂非不知也。伊竟飾詞支吾。是存何意。著傳諭嚴行申飭。明年進兵時。倘緬匪復遣人致書。是顯為狡計。以緩我師。應將伊遣來之人。盡行監禁。即乘賊不備。起兵前進。此等事。將軍等俱應豫籌。若必待朕一一指示。爾等所司何事。現所留緬匪二人。即派委安員解送來京。并嚴飭所派兵弁。沿途加意看守。倘有疎縱。阿桂更當何罪。并諭令知之。○又諭曰。阿桂等

奏接到蘇爾相稟詞。及諾爾塔書字。隨代哈國興給與回文一摺。其識見詞意。種種錯謬。不知是何肺腸。已另降清字諭旨嚴飭。阿桂等既欲給以回書。自當剴切駁飭。義正詞嚴。庶賊匪稍知畏懼。若照阿桂等所給回文稿。通體措詞軟弱。無一語切實。顯露遷就了事之意。徒見輕於賊匪。且必為所竊笑。尚肯將羈留之人送還乎。至仍可反悔句。尤為大謬。不通。緬匪自去冬遣人至軍營求降。情願送還內地之人。並奉表納貢。始解老官屯之圍。乃延捱三四月之久。杳無信息。明係匪酋生心反悔。因代彰寶作檄稿。諭令遣人齎往詰責。實在情形如此。阿桂身親目擊。豈尚不知就裏。乃轉云仍可反悔。竟似天朝亦有反悔之事。有此立言之體乎。阿桂非不曉文義者。何竟悖理不通若此。至回書內自應先責其違誓逾期之罪。繼則申明前次遣人傳檄之意。以爾等猶如蛆蟲螻蟻一般。貢表之有無

遲速。原亦無關輕重。並不向爾催促。至所留內地之人。有何難辦。而遲久不行送還。其過實在於此。因遣蘇爾相持檄傳問。爾復敢將蘇爾相羈絆不放。爾取罪更重。尚敢狡詞抵飾乎。至嚴守關隘。禁止交易。實因爾屢次反覆。自取斥絕。何得轉欲支吾詭問。爾自思爾種種罪惡。實為覆載所不容。任爾狡諂伎倆。我等豈不能窺見底裏。鬼蜮之計。又將安施。如此嚴切指斥。方為得體。亦不失將軍大臣

實心任事之道。阿桂等惟思以婉詞完局。而不綜計前後情事。此事如何歇手。阿桂等自問。尚得謂之稍有天良乎。且阿桂等不但與賊匪回書。意存餒怯。即其摺內所稱。緬甸貢物。從前聞有象隻。獸子。故賊匪狡辭聲敘。微露其意。以掩其貢表捱延之迹等語。竟是在朕前欲代緬匪婉言說合。尤出情理之外。朕於此事。並非必於欲辦。前此用兵。實出於萬不得已。然猶待以經年而後動。早已屢降諭

旨。即如今年賊匪留我齋書之人。意欲激我出兵。朕實洞燭其奸。諭令不可墮其狡計。朕之心事。阿桂豈尚未喻。目前如果實有可以完結之勢。朕豈不願邊圉無事。若以阿桂等之掩耳盜鈴。並狃於唾面自乾之見。朕實有所不能。且令緬匪輕中國。必不能速完事。阿桂等身為大臣。委以邊夷重務。若僅籌畫未到。尚可量其為才識所限。而此等處。非伊才識所不能到者也。乃竟不能體朕深衷。與朕同心妥辦。思之實可憤懣。至閱蘇爾相稟詞。僅述諾爾塔向詢之語。並未以其背誓狡悔罪跡。抗詞切責。且轉代其言。總是疑心交易。人不來。恐怕天朝不完事。其人竟喪心病狂。或已降順緬匪。為之代進說詞。情罪甚為可惡。若緬匪將其送還。仍遵前旨詳晰訊取供詞明確。即於次日當眾緬匪之面。正法示眾。蘇爾相奉差傳檄。甘心受賊人羈絆。已損威重。今其稟詞又復如此。不但其身為國法所

不容。即其子孫亦當加之罪譴。向來遇有宣力効忠之人。必錄叙其後裔。似此負恩無恥之犯。其妻孥亦豈得置之不問。賞罰原應相等。現交兵部查明該犯原籍另行查辦外。若係籍隸雲貴。著彰寶即飭所屬將伊家屬鎖拏。派委妥員解送刑部。嚴行治罪。至蘇爾相之稟。如此乖謬。見者應無不切齒。阿桂等竟恬不為怪。摺內並無一語提及。是誠何心。著阿桂等明白回奏。並將此詳切嚴行申飭。○

聖旨 著照所請

欽此

一

軍機大臣等議覆。前鋒統領綿恩等奏稱。本年派兵隨駕行圍。因護軍營出派人少。別營人不諳搭城。故不敷用。請嗣後派八旗護軍三百名等語。查派兵隨圍。原使之熟習武藝。若將八旗護軍多派。專辦搭城一事。是護軍竟同搭城夫匠矣。但護軍額多。別營人少。通融出派。事尚可行。嗣後請派健銳火器兩營。各一百名。兩翼一百四十名。八旗護軍二百九十名。善撲營七十名。令各該處永遠為例。

從之。○乙未。諭曰。伍彌泰著馳驛往西寧辦事。換傳景來京。○諭軍機大臣等。昨阿桂等奏。緬匪差人遞書。隨給與回文一摺。閱其奏摺及文稿。顯有急欲了事之意。甚屬錯謬。已降旨嚴行申飭。但伊等錯謬處甚多。尚有前諭所未盡者。如交易一節。緬匪情形。本與俄羅斯不同。俄羅斯地雖富庶。而茶布等物。必須仰給內地。且其每年貿易。獲利甚厚。不能不求我通市。中國因得就所欲以控制之。若

聖旨 著照所請

欽此

緬匪與畜類蟲蟻無異。茹飲穢惡。迴與人殊。並非急需內地之物。即向來交易。彼亦無大利可圖。且其境與洋通。諸貨尚可購之海舶。雖不通商。實不足以制其死命。前曾詳諭及之。阿桂等因其書詞。及蘇爾相稟。均言買賣事。輒信緬匪此次差人遞書。專為求通交易。所見已左。且視此為可以敷衍完局之機。遂以柔軟言詞答覆。希圖遷就。尤屬大謬。無論禁絕交易。實非賊人所畏。彼不過藉此為詞。

斷不宜恃為可操勝算。即使賊人微有通市之望。我之馭彼。亦當詞氣愈嚴。身分愈重。彼或懼而懇求。若稍露餒怯形迹。措詞失體。徒然見輕於賊。彼尚何所忌憚乎。即如近年辦理俄羅斯交易一事。中國行文。屢加斥詈。彼仍堅額通商。始令稟受教約。俯允所請。阿桂前在軍機處。皆所目擊。豈竟全不記憶。臨事茫無主宰耶。至緬匪所遣三人。阿桂等酌留其二。所辦雖合。但賊匪性情狡譎。彼既留我。持檄之蘇爾相。鍾朝用等。豈不慮我亦留其齋書之人。其敢於竟爾遣行者。必轉冀我拘留。得以探聽內地消息。且所遣三人。一為小頭目擺扎機。一為他矣細。一為波甕。阿桂等因留其小頭目及波甕。而將其次之他矣細遣回。阿桂之意。未嘗不以小頭目為彼稍有關係之人。留而不遣。尚自以為辦事周到。獨不思緬匪詭計百出。或將彼處極無用之人。冒充頭目。而以其得力者。潛列於次。以防我

羈留。亦鬼蜮伎倆所必至。阿桂等果何所據。而信擺扎機之實係小頭目。又何所為而將其次之他矣細放回。設或因其應對稍明。將伊遣去。豈不轉墮其術中。阿桂等辦此事時。自應細察其中之最無能者。令其歸而傳語。何竟粗畧若此。阿桂才識。於此等情節。皆非不能見及者。何以全未深思熟計。率意徑行。不能審慎以處。其良心尚安在乎。又據奏總兵哈國興等。訊問緬子。其謬更不可解。哈國興於去歲在老官屯。與緬匪等接見傳語。實有粉飾通融之處。恐仍留在軍營。不免迴護誤事。因將伊降補貴州總兵。前諭極為明晰。此時令將伊調至永昌。第因其在滇年久。熟悉邊外情形。令其領兵襲擊。較之生手。自稍得力。並非委其協辦緬事也。阿桂等或因諾爾塔書字。專呈哈國興。即代為作書。令其出銜行文。尚無不可。而此事則不當使之與聞。若因其現辦襲擊之事。遂將緬匪一切要務。

概令干與。則海蘭察亦係派出帶兵者。豈亦當委其同辦乎。朕之不令哈國興在滇。實因其深染綠營惡習。所言殊不足信。而去冬緬匪求降。情願送還內地之人等語。皆哈國興與之議定。若果所辦切實。何至賊人之頓萌反悔。今復令其詢問緬子。彼復從中損益其詞。其真情更不可得。所係甚大。阿桂等寧不籌畫及此。竟似此事非哈國興不行。而調彼至滇。亦若專為此事。設世無哈國興。將置緬夷之事不問乎。昨歲老官屯受降之事。尚疑哈國興誑詞。瞞哄經畧將軍。今視阿桂所為。竟是阿桂授意哈國興。令其捏飾虛詞。欲圖完事。因大學士傅恒正在病中。遂思以此共為朦混。其心尚可問乎。著再傳諭嚴行申飭。將此情節仍一一明白回奏。○又諭昨冬攻圍老官屯。緬酋至軍營懇請解圍。情願奉表納貢。並送還所留內地之人。我兵始行撤回。乃延捱數月。杳無信息。因諭阿桂。派人持檄

往彼詰詢。而所派之都司蘇爾相。至老官屯。竟為諾爾塔所羈。蘇爾相不能申明大義。罵賊捐軀。甘受賊匪拘絆。已屬無恥貪生。罪無可逭。今復據阿桂等奏到。蘇爾相所遞稟詞。惟述賊匪向詢之語。並無一言斥責。並為賊人代詢。不通交易之故。直是與賊詭詞進說。是其喪心病狂。實為國法所不容。輕恕現已傳諭阿桂等。如賊匪將蘇爾相送回。即行訊明。在彼當緬匪之面。正法示衆。至該犯情罪如此可惡。即其家屬。亦當加之罪譴。以昭法紀。查蘇爾相籍隸甘省。著傳諭明山。即速嚴飭所屬。將伊妻子鎖拏。派委妥員。解交刑部嚴行治罪。毋得稍有疎縱。○又諭據李侍堯等奏。審擬洋盜陳詳勝等首從各犯一摺。已批交三法司覈擬速奏矣。至外委謝昌職。司緝匪。目擊盜船拒捕。既已鎗斃數人。乃不即奮勇追拏。致令逃逸。僅以斥革了事。殊不足以重海防。而申法紀。自應量予徒流。俾劣弁

知所做戒定擬後止須咨部完結不必另行具奏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宮兆麟。自調任黔撫以來。觀其所辦諸事。時露輕率冒昧之意。如前此奏請揀發候補知府。及停撥兵米二事。皆未能詳度事理。執行率意陳奏。業經降旨訓飭。昨觀音保到京。質審事竣。因與該撫曾經共事。令軍機大臣傳旨詢問該撫居官如何。據稱。宮兆麟為人粗率。喜於自誇。遇事不能精細。其言實屬切當。看來宮兆麟

之為人。應對是其所長。而於辦事殊少實際。是以外間竟有鐵嘴之號。朕亦頗有所聞。巡撫為封疆大員。責任綦重。倘遇事不能審慎精密。徒以口給便捷為能。必致貽誤公務。何以承受朕恩。即如觀音保在藩司中歷任有年。朕因其人粗率。是以未經擢用巡撫。今粗率如觀音保。尚以宮兆麟為粗率。則其習氣更甚。又不問可知矣。但該撫現在未蹈罪愆。猶當加以諄切訓飭。使之知所悔改。著傳諭

宮兆麟。令其速行猛省。痛改前非。凡事實心實力。出以持重周詳。毋謂既得巡撫。竟自志足意滿。一任誇張痼疾。不能力圖懲創。以致自貽伊戚。悔之無及也。將此詳諭宮兆麟。所有詢問觀音保奏片。著一併寄令閱看。○丙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丁酉。諭曰。大學士陳宏謀於本年七月間患病。懇請解任。曾諭令善自

調攝。不必開缺。茲復以衰病未克即痊。奏請解職歸里。情詞甚為懇切。但現在閣部事務並不乏人經理。陳宏謀儘可仍前從容靜養。且伊奏時屆冬令。不能即歸。此際不妨安心調理。待至明春。如自揣精力漸次復元。原可照舊供職。設明春病竟難痊。欲得優游林下。以樂餘年。河開乘船而歸。甚為順適。此時仍毋庸開缺。諭令加意頤養。以副優眷。○予故扎薩克圖汗巴勒達爾。致祭如例。○戊戌。

上御懋勤殿。勾到朝審情實罪犯。停決斬犯十人。絞犯二十二人。餘二十八人。予勾。○諭。本日勾到刑部秋審情實人犯。內有太監張德。挾嫌謀殺道士康福正。已將張德予勾矣。康福正係宗室公寧昇額畜養。與之往來。因輕視張德。妄加斥詈。以致張德懷仇。將康福正謀殺。雖係張德之罪。應擬抵償。而寧昇額以宗室公爵。畜養此等無賴之徒。殊屬非是。從前

皇祖時。王公內曾有畜養僧道星相人等。與之往來者。以致釀成大案。

皇考臨御後。將此等積習。痛加懲治。今寧昇額在伊宅近廟內。畜養道士。殊屬日久玩生。不可不防微杜漸。嚴行申禁。寧昇額著交宗人府察議。軍機大臣等。將此旨當面詳悉傳與誠親王。仍交宗人府。如飭禁後。仍有任意容留此等無賴之徒。彼此往來者。即行叅奏。嚴加治罪。以示懲戒。並交步軍統領衙門。如查

有此等事。即速奏聞。所有管理宗室王等。僅瞻徇姑息。不行奏聞。必當重治其罪。決不輕恕。○定部員兼攝六庫。限三年更換例。諭。據總管內務府大臣奏。兼攝茶庫之兵部員外郎五十三。現陞禮部郎中。請仍留兼辦庫務等語。所奏不可行。前因內務府人員習氣不好。是以令六部選派誠幹司員引見。兼管六庫。俾相牽制。此等兼攝之員。若令久於其任。則不但不能糾察。轉恐沾染積習。彼此聯為一氣。殊非派員監理之本意。嗣後六部人員兼管六庫者。並定限三年更換一次。其有陞任等事。總管內務府大臣。不准奏留。著為令。○又諭。前以紀虛中身為運使。於華上元。劉驂爭控引地。輒敢受賄翻案。大干法紀。即應審明正法。以儆官邪。嗣據楊廷璋審得紀虛中之姪紀寧祉。因劉驂誣人覓路。遂與紀虛中長子紀孔卓商謀。適紀虛中在署與幕友論及此案。欲將引地斷歸劉驂。紀孔卓聽聞。

密告紀寧祉。商同影射。得賄二千兩。分用等情節。彼時尚疑係紀虛中狡供。諉卸。復飭該督再三窮詰。據楊廷璋奏稱。反覆研訊。確係紀孔卓。紀寧祉。串通撞騙。紀虛中實不知情。且拘拏紀孔卓時。尚係紀虛中派人同往作線。是其心惟恐不得真情。並非捏詞諉罪等語。並提犯至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推鞫。與該督所審。悉相符合。現俱入於朝審情實。紀虛中辦理鹽務案件。任憑子姪招搖納賄。

平定縣志卷之三

五

其罪固無可辭。但較之方世儒之亂法婪贓。稍屬有間。是以停其勾決。至紀孔卓跟隨在署。輒敢竊聽公事。乘機串騙。婪索多贓。陷其父於死地。而不顧貪利忘親。情罪實為可惡。紀寧祉在外。藉詞指撞。說合分肥。亦不顧伊叔之官聲性命。厥罪維均。是以一併予勾。以申法紀。朕於刑讞重情。必詳覈至再。輕重悉視其人之自取。而於卑幼貽害尊長。尤為法所難寬。此即明刑之中。兼寓弼教之意也。紀

虛中一案。可為炯戒。至於外任官員。或有子弟隨任。自應嚴加管教。不使干與公事。若為父兄者。或以昏憤罔覺。或以溺愛縱容。致令營私滋事。其咎固無可寬。而為子弟者。竟不知顧惜父兄。倚勢妄作。甚且舞弊犯科。身罹法網。孽更由於自作。有犯必懲。斷不輕宥。凡為外任者。務宜各知儆惕。加意防閑。而子弟輩之隨任者。亦當守分自愛。無自貽戚。將此通諭知之。○已亥。諭曰。色布騰巴勒珠爾。孔

平定縣志卷之三

五

拉豐阿。俱係蒙古。不應同在一旗。著將色布騰巴勒珠爾。調補正黃旗。豐昇額。調補正白旗。嗣後領侍衛內大臣。俱按旗分新舊排列。○又諭。今歲直隸保定。天津。等府屬州縣。被水偏災。業經陸續撥發帑金五十萬兩。並撥通倉米六十萬石。諭令該督於各州縣應行普賑。摘賑。及冬春大賑時。銀米兼放。俾窮黎口食有資。但念各屬應賑戶口。及將來尚有聞賑旋歸續添之戶。前此所撥賑銀。尚恐不

數支用。著加恩於部庫內。再撥銀三十萬兩。以資給放。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昨召見直隸按察使王顯緒。奏及伊曾任雲南廣南府知府。素知該處沙獠雜處。易滋事端。又為江西各省採辦滇銅經行站路。稽察難周。舊設土同知一員。藉有知府管理約束。若將知府裁改同知。與土同知官階相等。易生褻玩。應仍留知府。方合彈壓機宜等語。所言似為近理。前此原以滇省改設流官時。知府員缺太多。甚且有名為一府。並無州縣隸屬者。是以諭令經畧大臣。同該督等確覈地方事宜。酌量裁改。雖經廷臣會議允行。但朕於該處實在情形。無由深悉。其應裁應留之處。原不少存成見。今王顯緒既有廣南府知府未便裁去之奏。著傳諭彰寶。確查該地人情土俗。其知府一缺。應否仍留。悉心詳度。定議奏聞。不得稍有迴護。著於彰寶摺報之便。諭令知之。並將詢問王顯緒奏片。寄令閱看。

○又諭。據崔應階奏。廣東潮州府屬地方。有奸民聚眾滋事。該處與福建詔安連界。現已派撥弁兵。四面堵截。協力查拏等語。所辦甚是。此案現已諭令李侍堯等。迅速查拏。從重辦理。但該處匪犯。雖據李侍堯等具奏。已拏獲百餘人。而首犯朱阿姜。尚未弋獲。閩粵地界毗接。該犯一聞官兵勦捕。勢必四散逃竄。或潛入閩境藏匿。如臺灣遠隔海洋。奸徒易於遁迹。其漳泉一帶。民情素稱刁悍。逆犯朱阿姜。或詭託故明支裔。希圖煽誘。均未可定。應即悉心飭屬搜捕。如有蹤跡可疑之人。私行渡臺。及往漳泉一帶者。務須密訪嚴拏。毋任稽誅漏網。崔應階現已諭令來京。陛見。著傳諭鐘音。即選撥勤幹弁員。剋日搜捕。務使首犯迅速就擒。明正顯戮。其黨羽內。如尚要有犯竄入閩省者。並即協力擒拏。嚴審辦理。不得稍事姑息。亦不必輟轉移查。致延時日。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據吳達善等奏。拏獲

盜賣硝觔之巡檢朱廷瑞家人張玉。余龍。現在提齊案犯。嚴審究擬一摺。所辦甚好。已於摺內批示矣。辦用官用硝觔。該犯敢於盜賣漁利。甚屬可惡。自應審訊明確。按律治罪。但朱廷瑞。委辦硝觔。親身督運。沿途既有盜賣情弊。豈得僅諉過於家人。而張玉等所供。與幕友程師韓。在豫帶買。程師韓今已逃回。其說支離難信。且現據將硝包過秤。較正額尚有短少。則非帶買私硝。更屬顯然。朱廷瑞。明

平定縣志卷之三

三

有知情串賣。希圖卸罪情事。不可不徹底根究。此時吳達善。已赴湖南兼署撫篆。各犯解到時。著交梁國治。隔別詳悉嚴鞫。務令水落石出。毋任稍有遁飾。即行定擬具奏。所有出力緝拏之武昌府經歷曹文魁。尚屬能事。著該督撫量其平日居官如何。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將此並諭吳達善知之。○軍機大臣等議覆杭州將軍穆爾泰奏稱。乍浦左右兩營額設馬甲兵一千六百名。缺出。將閑散滿洲

兵內挑補。今閒散兵未成丁者居多。難以挑補。請將馬甲空缺兵糧。改為養育孤寡兵丁之餉。俟其成丁。再行挑補馬甲。應如所請。從之。○副將軍阿桂等奏。臣等調海蘭察哈國興。兵一千名。在永昌操演。擬於十一月初旬。徑行出關。猝往掩襲。今老官屯賊目。又遣人呈遞文書。另繕具奏。伏思此番送書。或偵探邊情。或逆料我將進兵。為此緩師之計。均未可定。然書中尚無不馴之詞。似知畏懼。況以

平定縣志卷之三

三

綠營兵千名。即使攻掠。亦無大獲。反使賊匪有詞。不若示以大度。暫停攻擊。以俟後信。即賊匪狡計緩師。於我毫無所損。且賊匪見兵不進。必知我將厚集兵力。明年大舉。張皇駭懼。將來通盤籌畫。再行辦理。得旨。此是阿桂本意。汝既不願前往。自可暫行停止。○旌表守正被戕之直隸清豐縣民吳克謙女吳氏。○庚子。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等奏。潮州府奸民池亨會等。聚眾不法一案。已據獲犯

一百九名。現在設法查拏首逆朱阿姜等語。匪徒糾衆持械殺傷衙役多人。且敢妄書年號。白布纏頭。抽畫符印。狂悖已極。前諭該督等迅速搜捕。現在雖已陸續拏獲夥黨。而首犯尚未就擒。該犯係朱姓。敢於造謀肆逆。必有詭託故明支裔。希冀煽惑匪徒情事。若不剋日就獲。速正典刑。何以申明法紀。現已傳諭鐘音。就連界各處一體嚴緝。著傳諭李侍堯等務須加緊設法擒拏。毋令免脫稽誅。此

實錄卷八七一

三

外如有依草附木之黨羽人等。亦應盡力捕治。勿使一名漏網。所有現獲各犯。即行審訊。明確從重定擬。此等重案。即多辦數人。令濱海刁民。知所警懼。正所謂辟以止辟。不得稍存姑息之見。再此案該督等摺奏。應用六百里。今乃僅以五百里摺奏。未免延緩。著一併諭知李侍堯等。仍將首犯曾否拏獲之處。即速由驛馳奏。○又諭據李侍堯等奏稱。弗蘭哂夷船來廣。帶來刷印銅板圖二百三十二

張。並請應否備帶紙墨油水。及每幅須印若干張之處等語。該處帶來刷印圖幅。所有第一次圖三種內。愛王史詐營圖。現已印有二百張。亦足用矣。毋庸再印。其阿爾楚爾圖。止有四張。伊犁人民投降圖。止有二十八張。應令其印足二百張。其未經呈樣之十三幅。並著管理造辦處大臣。傳諭李侍堯。交該國夷船帶信催令上緊鐫刻。每種俱刷印二百分。連銅板一併送繳。至紙墨油水。毋庸備帶。其

實錄卷八七一

三

彼處帶來書信。著交認識西洋字之人閱看。並令其將此意繕寫回書。一併交與李侍堯寄往。並諭德魁知之。○禮部奏。

皇太后萬壽聖節慶賀禮儀。得旨。是。照例行禮。奉

皇太后懿旨。今年停止筵宴。○兵部奏。荊州將軍雅郎阿。協領色楚。於所屬兵滋事。將擡夫阿高。踢傷身死。徇隱袒護。請照例降革。得旨。依議。將軍雅郎阿。係統轄大員。擡夫阿高。被

踢身死。僅交屬員訊問。含糊咨覆。實屬有心袒護。照徇庇例降三級調用。○辛丑。諭。前據刑部議駁盛京刑部侍郎朝銓審擬薩靈阿毆死家奴童六五兒一案。所報屍身年歲與屍親供情不符。是檢驗既已不實。而承審又未究出確情。朝銓率行具題。殊屬不合。因將伊交部議處。至案情疑實未明。若仍令其覆審。恐不免意存迴護。且原供屍親等現俱在京。因命將案內各犯證解交刑部另行審擬。

實錄卷六十一

五

嗣據兵部等議駁朝銓條奏一本。以盛京駐防官員前因習氣不堪。停其敘錄。至拏獲盜犯。乃責所宜然。未便即謂其湔除舊習。遽請議敘。又請定窩藏盜賊罪名一節。舊例條分縷晰。母事紛更。而守堡鄉長與保正甲長名異而實同。均可比照辦理。亦毋庸別立科條。部駁俱為甚當。已依議行矣。彼時以朝銓辦事屢次錯誤。若薩靈阿一案。果如刑部所駁。則朝銓即難復勝侍郎之任。因交軍機大臣

存記。俟刑部審明之日。再降旨定奪。今據刑部條奏。查對丁冊。童六五兒年歲與朝銓原報無異。其屍親楊任氏所供。實係從前往福州駐防時避嫌捏報。是朝銓審擬此案。尚無舛謬。自應免其議處。所有兵部議駁之奏。朝銓實有應得處分。著交部照例察議。○諭。軍機大臣等。上屆

皇太后七旬大慶。各督撫等俱願臚歡祝嘏。因前屆辛未年。各省所辦

實錄卷六十一

五

慶典過於糜費。特派大臣經理其事。酌定數目。令各彙交承辦處。代為備辦。明歲恭逢聖母八旬萬壽。普天同慶。自應仍循辛巳年之例。特派大臣董事。上屆單開兩淮鹽政。交銀二十萬五千兩。長蘆鹽政。交銀十萬兩。彼時鹽務尚未徹底清釐。此項銀兩。必皆派自商衆。而以鹽政出名。殊屬無謂。今鹽政既經額定養廉。自當量其所得。酌定限數。不應仍令多交。致得藉口公事。復開派累之漸。至兩淮

商衆等。今春曾至天津。為朕慶祝。明冬恭遇
慈慶。伊等自必欲共抒忱悃。上祝

鴻釐。原不妨俯從所請。但伊等各欲自効其衝。
歌巷舞之誠。毋庸官為代辦。臨期可量留段。
落。令其來京自行陳應。俾抒愛戴。其長蘆兩
浙商人。照兩淮量加節減。並酌留段落。聽其
各申忤祝。將此諭令李質穎。西寧。熊學鵬。知
之。其河東。兩廣。距京較遠。無庸令商人跋涉。
仍照上次之例。酌定數目。令其轉交董事大

實錄卷八七一

五十一

臣代為備辦。並諭李侍堯。固世衡。知之。○以
鑲紅旗漢軍都統傳玉。為荊州將軍。喀什噶
爾叅贊大臣秦瓚。為鑲紅旗漢軍都統。○予
出師緬甸病故前鋒叅領富哈禪等二百八
十四員。兵四千五百九十七名。卹賞銀兩有
差。○壬寅。

上詣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諭。兵部議奏雲南進兵未能出

力之前鋒副叅領愛達哈。本身所得雲騎尉。
不准另襲外。其餘未能出力人員內。所有世
職一體不准承襲等語。原因伊等未能出力
之故。不甚明晰。故如此辦理。但此項世職。有
由伊祖父勞績所得。承襲至今者。若一概不
准承襲。殊失獎卹舊勲之意。所有此次未能
出力人員。如係本身所得之職。依議不准承
襲。若係由伊等祖父勞績所得之職。著施恩
查伊等族內。將應襲之人。另行承襲。○命侍

實錄卷八七一

五十六

講學士褚廷璋。提督湖南學政。○予廣東龍
門協水師營遭風淹斃兵林毓璉等。賞卹如
例。○是月。護理江蘇巡撫布政使李湖奏。江
浦。丹陽。山陽。阜寧。海州等。五州縣。今年歉收
各戶。明春青黃不接之時。民食或有拮据。請
於正二月間。各戶計口借給一月口糧。秋收
後徵還。得旨。如所議行。○江南河道總督李
宏奏。查清口東西二壩。前因湖水漸消。陸續
接築四十七丈。留口門二十丈。今半月內。又

消水七寸。高堰誌橋。現存水五尺七寸。山盱五滾壩。高出水面二尺八寸。及三尺三寸不等。應再酌收六丈。以資節蓄。已督率道廳陸續趲築完竣。得旨嘉獎。○福州將軍弘昫奏。臣標下裁汰綠旗兩營。將官兵移交督撫城守各標營補伍。惟現在駐防官兵。到閩未久。一切馳奏。及密查稅口等項。咸資熟手。請將裁歸補伍之千把總內。挑選四員。馬步兵二十名。仍交臣等管束差遣。按季將弁兵行走勤惰。移知該標營考拔。俟駐防八旗官兵熟諳風土後。即停得旨。著照所請行。○陝甘總督明山奏。甘省土瘠民貧。一遇荒歉。全藉官倉。明春籽種口糧。在所必需。查被災州縣。倉儲既少。撥運又艱。今覈各屬收成六分有餘者。糧價亦屬中平。豫行採買。庶倉儲得裕。民借有資。報聞。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敦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二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一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十一月癸卯朔禮部議

實錄卷八七二

覆湖北學政戴第元奏稱楚省各學冊籍開填年貌經書每有舛錯庫增字樣亦間有訛或新冊與舊冊不符或卷面與冊註互異將應議各職名分別咨部等語查教官應辦冊卷學政彙造總冊舊例均無舛錯議處之條應請交吏部察議定例從之○甲辰

上御乾清門聽政○遣官祭

先醫之神○諭據海明奏江西省本年鄉試有廣信府屬之興安縣生員李煒年已九十

九歲三場完卷雖未入彀其志實堪嘉尚等語今科順天鄉試有年逾八旬者二人已加恩特賜舉人俾遂觀光之願今李煒年及期頤尚能康強應試洵為盛世休徵李煒著一體賞給舉人副朕推恩引年至意○吏部等部議覆署雲貴總督彰寶等疏稱滇省裁改各府廳州縣一切分隸事宜一改設武定元江鎮沅廣西四直隸州廣南永北蒙化景東四直隸同知鶴慶州一州祿勸師宗彌勒建水四縣添設麗江順寧二縣改撥管轄之五槽他郎二通判威遠同知並各經歷巡檢知事大使儒學等官共應頒給印記關防四十六俟新印頒到日將舊印繳銷一裁知府七知州五知縣一府教授六訓導四州學正五訓導五州同一經歷六知事二典史一改設直隸廳同知一直隸州四知州一知縣六州學正五訓導三縣教諭六訓導六縣丞一照磨一吏目五巡檢一典史六其裁改各官俸

廉役食。請分別支給。按各員到任離任日起支。一。元江府因遠地方汎兵。向因赴府支糧。寫遠。將該地應納秋米。令知事就近收放。今知事改為巡檢。仍令巡檢收放。他郎通判。專管鹽務。並該地兵糧秋米。代府收放。今撥歸普洱府轄。所管各項。照舊辦理。又廣西原轄五槽通判。改歸曲靖府轄。該地疆界戶口錢糧。歸併該通判經管。又裁丘北州同為縣丞。查邱北距縣寫遠。其徵收支放。並地方一切

事宜。即歸縣丞管理。命盜案仍歸縣審擬。又裁姚安府歸楚雄府轄。其稅課一併歸收。但尚有經徵官莊田地。並存倉兵米。係坐落姚州大姚縣境。若概歸管。兵民均多未便。請將官莊歸大姚縣徵解。兵米歸姚州支放。又麗江。順寧。二府。各設首縣。該二府戶口倉庫鹽課監獄刑名等項。概歸首縣管理。一。府治改為州治。所有通長均派祭祀等銀。並鞭春銀兩。俱按州治支給。一。裁改各衙門原設吏典

攢典。如已經著役。俟役滿考試後再裁。其各官雖改。而地方事宜。仍舊管理者。原設吏攢。毋庸更改。一。裁改各官衙署。除抵撥居住外。共遺舊署六所。變價歸公。新設麗江。順寧。二府首縣。典史。應建衙署四所。均應如所請。從之。○以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劉綸。充三通館副總裁。吏部侍郎溫福。戶部侍郎索琳。充國史館副總裁。○加賑山東。齊河。濟陽。禹城。陽穀。壽張。范縣。觀城。聊城。堂邑。博平。茌

平。清平。莘縣。高唐。濟南衛。東昌衛。十七州縣。衛。本年水災貧民。緩徵舊欠錢糧。並予章邱。鄒平。新城。臨邑。長清。陵縣。德州。平原。商河。利津。高苑。博興。樂安等十三州縣。葺屋銀兩有差。○乙巳。諭前以大學士忠勇公傅恒。體國公忠。鞠躬盡瘁。已降旨入祀賢良祠。復念傅恒。曩者金川奏績時。以其祖父世篤忠貞。流光鍾慶。曾諭令建立宗祠。自其曾祖哈什屯以下。官為春秋致祭。今傅恒自應令其一體

入祠。酬庸俎豆。至尚書果毅公阿里衮宣力殫忱。克彰勞勩。昨歲賜卹時。曾令入祀賢良。今思其先世額宜都。遏必隆。並以崇勲建有宗祠。得膺祀典。阿里衮亦應附食邀榮。而其父領侍衛內大臣尹德。尚未列入。著與阿里衮一併入遏必隆宗祠。用獎勲蓋。該部即照例行。○又諭。據巴彥弼等奏稱。由塔爾巴哈台發往內地人犯瑞達勒。至庫爾喀喇烏蘇所屬沙喇烏蘇臺站。轉行遞解時。瑞達勒將肘鎖扭壞。毆打兵丁李音奪馬逃走。請將該臺站筆帖式花金寶。把總高維成。兵丁李音等。俱行革退。從重治罪。管理臺站遊擊岳吉革職。限日緝拿。並請將薩喇善。巴彥弼等。一併交部嚴加議處等語。發往內地人犯瑞達勒。膽敢扭壞肘鎖。毆打兵丁。奪馬逃走。情甚可惡。自應嚴加查拏。從重治罪。著交各該處揀派妥幹人等。嚴拏務獲。俟在何處拏獲時。即在彼處正法示衆。但瑞達勒既經肘鎖遞

解。伊如何能將肘鎖扭壞。毆打解兵。奪馬逃走。看來綠營兵丁。實屬無用。庸懦之至。薩喇善係朕復行加恩。予以自新之路。賞給副都統職銜。發往庫爾喀喇烏蘇効力之人。伊理應感戴朕恩。一切事務。留心勤慎辦理。今竟不知感恩。仍蹈故轍。因循疎懈。即遞解逃犯厄魯特一事。並不選派妥幹人等。又不添派多人押解。一任臺站官員。派委庸懦漢兵遞解。以致疎脫。皆薩喇善平日因循疎懈。不以為事所致。甚屬不堪。薩喇善著革職。發往伊犁。自備資斧。効力贖罪。疎脫瑞達勒之該管臺站遊擊岳吉。該臺站筆帖式花金寶。把總高維成。俱著革職。與兵丁李音。一併枷號在該臺站示衆。巴彥弼。徐績。俱有統轄之責。咎亦難辭。巴彥弼。徐績。著交部嚴加察議。再此等發遣內地人犯伊犁等處。往往即交臺站轉遞。但此等臺站。原為馳送具奏事件。往來文移而設。每臺不過派撥綠營兵丁。及回子

等數名。其無關緊要人犯。由臺站遇便遞解。尚屬可行。似此等緊要人犯。亦交臺站轉遞。又不添人護送。僅委之庸懦綠營兵丁回子等遞解。焉得不致疎脫。嗣後伊犁等處。如有遞解人犯。應如何酌量輕重。派人遞解。俾不致有脫逃之處。著交伊勒圖等。公同悉心妥議具奏。○軍機大臣等議准。雲南副將軍阿桂等奏請賞還戶撒土職。賴國宣後裔賴君愛。戶撒長官司土司。腊撒土職。蓋世祿後裔。

實錄卷八十五

蓋邦榮。腊撒長官司土司。均歸騰越州管轄。照例頒給號紙印信。從之。○命給事中汪新。提督福建學政。○是日起。

上以冬至祀天於

園丘。齋戒三日。○丙午。諭曰。雅郎阿著加恩賞給副都統職銜。前往庫爾喀喇烏蘇辦事。不必來京。即由彼處馳驛前往。○又諭。據彰寶奏大理城守營都司董承煊之弟董四頂冒。

馬兵董成恩糧名。赴省應試。又有提標中軍叅將胡光之姪胡起林。亦係冒名應試。俱經拏獲發審。並請將胡光。董承煊。革職審擬等語。胡光。董承煊身為叅將都司。隨任弟姪。自應令其回籍應試。何得充頂兵丁糧名。冒濫赴考。殊屬有干法紀。胡光。董承煊俱著革職。拏問。交該撫與案內有名人犯。一併嚴審定擬具奏。○軍機大臣等議覆。塔爾巴哈台叅贊大臣安泰奏稱。塔爾巴哈台各卡。離哈薩克游牧不遠。充馬甲者。多由哈薩克逃出之瑪哈沁厄魯特。伊等既無產業。又多與由哈薩克逃出瑪哈沁之婦女私合。及偷哈薩克馬匹等事。請嗣後將逃出無夫之婦。配給巴爾魯克無妻之夫。餘撥送伊犁。酌量配給。其由哈薩克逃出之厄魯特。無庸駐劄塔爾巴哈台。致易生事。應如所請。從之。○丁未。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彰寶叅

奏提標叅將胡光等之弟姪。頂冒兵丁糧名。應試。業經降旨。將胡光等革職。拏問。交該撫。嚴審定擬矣。武員子弟隨任。自應回籍應試。何得頂冒兵糧。希圖就近赴考。不特冒充籍貫。亦且強占兵丁名額。殊干法紀。滇省既有此情弊。恐他省似此者。亦所不免。著各該督撫。即行查明。將有無冒考之處。據實覆奏。可於伊等奏事之便。傳諭知之。○戊申。冬至。祀天於

園丘。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黑龍江將軍增海等奏。呼蘭地方孟古魯等山。出產淺枝。週圍綽羅昂阿等處。向設卡八座。並設官兵巡防。但呼蘭河直達產淺之大鞍山。小鞍山等處。所設卡。與河沿遠。恐積匪由水路渡河入山。查白楊布勒扎木。烏敏昂阿等處。俱係要隘。請將原設卡座。移駐白楊。其布勒扎木。烏敏昂阿二處。各添卡一座。仍派妥幹員弁。隨時躡緝。報聞。○己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前以阿肅條奏。緣事斥革之舉貢生監。於結案時。即詳報學政。豫為收考地步。殊乖整飭士習之意。降旨。交部議處。今經部議降一級調用。係革職留任。又革任註冊之員。無級可降。請旨。即行革任。但覈其情罪。尚可不至竟予褫職。而學政則

不宜復留。阿肅著加恩於詹事降一級調用。來京候補。其從前革任註冊之案。補官日一併帶於新任。○署江蘇巡撫薩載疏報。乾隆三十四年分。上元縣報墾額內轉則田地二頃十二畝有奇。額外灘地四十二畝有奇。睢寧縣通州報墾灘地十九頃十八畝有奇。海州報墾荒地七畝有奇。○庚戌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永德奏請將華亭寶山二縣土塘酌改條石塘工。外加坦水。以期一勞永逸。朕以

永德在浙江經辦海塘年久。塘務乃其熟悉。所奏自不無所見。因其時已將伊調任河南。遂諭令薩載親歷查勘。詳悉覆奏。今據薩載奏到。勘得華亭等五縣沿海境內。均係土塘。塘外海灘寬廣。潮汐向所不到。是以並無石工。其華亭寶山二縣頂衝處所。歷年加築單壩坦坡坦水。層層保護。土塘足資捍衛。非如浙省專藉石塘為保障。永德所奏。實屬勢所難行等語。薩載既經親歷查勘。自屬該處實

在情形。已如所議行矣。永德前次既未親往相度。又不廣為諮詢。率憑臆度。冒昧陳奏。設竟如所言。遽興工作。不惟虛費帑金。且恐工力難施。於塘務仍無實濟。封疆大臣籌辦地方事務。豈宜孟浪若此。永德著傳旨申飭。薩載原摺。並著鈔寄閱看。○辛亥。

上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幸瀛臺。○還宮。○禮部議覆。江西布政使顏希深。江寧布政使姚成烈先後奏

稱。各省鄉試。闈中受卷。彌封。謄錄。對讀。四所事務先完。應令陸續出闈。回任辦事。至收掌收卷官。既有始終經理之責。仍與內簾官一體出闈等語。各該員如係州縣。均有地方公務。收掌收卷官。獨留闈中。亦未盡一。況經管試卷。非必須科甲出身者。請嗣後令該監臨於事簡同知通判內。不拘科甲。調充受卷官。各員事竣出闈時。將各冊檔并吏役人等。移交外收掌官管理。內簾各官。有交查事件。即

令該員承辦。至稱江南外簾各官。增至二十三員。未免浮多。請照順天例止設十八員。應如所奏。令各省一體遵行。從之。○壬子。軍機大臣等議覆。開展辦事大臣達桑阿奏稱。開展所屬齊克塔木等處。商賈雲集。鋪戶益多。所住房屋。自十間至百間不等。應照開展例取租。每間每月取租銀五分。貯備公用。應如所奏。將房屋若干間造冊報部。每年收用銀數。年終報銷。從之。○吏部等部議覆直隸總

平定本今三

平定本今三

督楊廷璋疏稱。古北口原設有同知駐劄。嗣經議裁。祇駐巡檢一員。邇來該處生齒日盛。事務倍繁。且現在議建倉廩。添撥米穀存貯。巡檢微員。難資倚任。酌量移駐滿缺廳員。以資彈壓。查天津府理事同知。從前駐劄水師營。兼放兵糧。自水師營裁撤後。即移駐天津府城。事務較簡。請改為古北口理事同知。凡旗民交涉詞訟等事。倉廩米穀出入。悉歸該同知管理。再附近之昌平。順義。懷柔。密雲。平

平定本今三

平定本今三

谷。五州縣旗民案件。向係通州理事通判管轄。今既設同知。相距甚近。亦應歸管。鑄給古北口理事同知關防。俸廉役食。即照天津同知額數改撥。其衙署將從前給巡檢移駐衙署歸還。巡檢衙署。擇地另建。其天津同知原管滄州。南皮。并河間府屬各州縣。及鹽山。慶雲。二縣旗民交涉事件。駐防官兵。歸保定府理事同知管轄。天津青縣。靜海等縣旗民事務。歸通州理事通判管理。均應如所請。從之。○都察院奏。山東陽穀縣民王文典。呈告糧書韓鈺。包攬錢糧。潛逃來京。得旨。此案著倉場侍郎劉秉恬。帶同刑部明幹司官一員。馳驛前往山東。會同該撫秉公查審具奏。所有人犯韓鈺等。一併解任。○蠲免甘肅狄道。河州。渭源。金縣。隴西。寧遠。伏羌。安定。會寧。通渭。平涼。靜寧。涇州。靈臺。鎮原。隆德。莊浪。鹽茶廳。寧州。環縣。正寧。古浪。莊浪。廳。平番。寧夏。寧朔。靈州。中衛。平羅。花馬池。巴燕戎格廳。西寧。大

通秦州等三十四廳州縣衛。乾隆三十四年。被雹。水旱霜災額賦。○癸丑。諭曰。伊勒圖等奏本年種地綠營兵二千二百名。每人收穫米二十八石有餘等語。伊犁種地兵丁。每人收穫米至二十八石有餘。較往年尤屬奮勉。著加恩將管屯官員。交部加倍議敘。兵丁等賞給兩月鹽菜銀。○又諭。據崔應階奏。汀州鎮標中營遊擊長福。於武生鍾超倫。爭控神壇一案。得受該犯銀一百四十兩。詭詞向縣說情。衆證確鑿。請旨革審等語。長福著革職。交該撫與案內有名人犯。一併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戶部議駁。西寧奏長蘆引課展限奏銷一摺。所議是。已依議行矣。鹽課奏銷。改至每年十一月。較定限已屬展寬。自應如期完納。即今歲六月間。鹽坨偶有被淹之處。該鹽政曾經奏明。各場存鹽足敷酌運。何以迄今四月有餘。未運之鹽。尚有十分之四。而已完之課。竟不及百分之一。是課運

兩項。俱已貽誤。直至奏銷屆期。始行冒昧奏請展限。殊屬非是。且各商已運鹽包。既有六十餘萬。口岸隨時疏消。完課亦應過半。何竟任其延宕。通計所完。僅得三千餘兩。尤非情理。著傳諭西寧。令其明白回奏。○步軍統領奏。山西太谷縣民人趙游氏。呈告本縣快頭張林等。毆斃伊子趙宏鐸。賄屬仵作。隱匿傷痕。得旨。此案著派刑部侍郎余文儀。帶同司員。馳驛前往山西。會同該撫秉公查審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爾泰奏。等獲上幸瀛臺。○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爾泰奏。等獲搶刦副土司烏拉之番賊嘉木滾等七名。照例擬斬立決。梟示。請敕覈擬一摺。已批交三法司覈擬速奏矣。此等賊番。敢於搶刦官物。一經拏獲。訊明。即應於該處立行正法。俾番衆知所儆懼。不應再照內地強盜之例。問擬聽候部議。致稽顯戮。將此傳諭阿爾泰知之。

○又諭據崔應階奏。審擬武生鍾超倫等。爭控神壇案內。所有教諭曾柏天。訓導張可立。擬以已經革職。毋庸議。殊屬未協。已批交部議矣。鍾超倫身係武生。因爭阻公事。經該縣發學收管。俟集犯究訊。該教諭等自當嚴加看守。不令在外滋事。乃竟聽其藉詞出衙。以致遇差爭毆。赴縣咆哮。該教諭等之罪。實在於此。該督僅稱其平日不能約束。臨事又復匿稟。定以革職而止。竟致收管疎縱於不問。是舍重就輕。意存寬徇。何以昭平允而示懲儆。至鍾超倫。恐控案審輸。先向遊擊長福行賄一百四十兩。託其赴縣說情。至縣審時。伊子受責。鍾超倫當堂喊稱。該縣受賄一節。自應究明。長福受鍾超倫之賄。曾否向縣囑託。該縣徐銘硯。有無分肥。抑係長福獨飽私橐。含糊撞騙之處。逐一徹底查訊。使無遁情。方成信讞。乃崔應階止將長福另摺參奏。而於該縣之是否知情染指。並未據實聲明。所敘

供情。又不明晰。該督久任封疆。辦事頗為諳練。何以近日大不如前。屢形舛錯。若此。豈年齒向耄。精力日漸衰頹。諸事竟不能振作耶。昨已諭令鍾音。將鍾超倫行賄情節。詳晰訊明。并案具奏。○豁除江蘇吳江縣。坍沒義塚田地七頃十八畝。有奇額賦。○乙卯。聖祖仁皇帝忌辰。遣官祭景陵。○上詣奉先殿。○丙辰。諭曰。烏什泰身為職官。奉壽皇殿行禮。○烏什泰身為職官。奉派押解人犯。乃託病逗遛。並不親往。扎木蘇雖無賄縱情事。而得受傳事披甲錢文。允令私回。復將人犯鐵鐐開放。以致逃逸。覈其情罪。均屬較重。盛京地方。向來官役積習不堪。經朕嚴加整頓。尚未悛改。今烏什泰扎木蘇如此膽玩。若僅改發伊犁。彼原旗人到彼披甲當差。與無罪同。不足以示懲儆。烏什泰扎

木蘇均著牢固監禁。噶勒炳阿。圖蒙阿。亦與各省從犯之例不同。並著改發伊犁。○兵部帶領調取福建海壇鎮水師遊擊擬補叅將李長明。臺灣協水師遊擊楊世忠等引見。得旨。此次福建水師官兵在雲南軍營怯懦無能。本應治罪。著加恩將楊世忠。劉宗憲。江永泰。萬青選。紀廷政。張芹芥。許友勝。周兆鰲。俱著革職。從寬留任。李長明不准陞補叅將。亦著革職。從寬仍留遊擊任。俱俟四年無過。再予開復。照例陞轉。○丁巳。

實錄卷八十三

二九

上辛瀛臺。○吏部議奏。准禮部咨稱。各省歲科兩試。學冊與卷面填寫不符。應請將學政教官。敕吏部定議處分。請嗣後各直省卷冊舛錯。教官照不行詳查例。罰俸六個月。學政照疎忽例。罰俸三個月。從之。○以禮部尚書永貴充經筵講官。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二

實錄卷八百七十二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三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校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十一月戊午諭曰李侍

實錄卷八百七十三

一

堯等奏審擬豐順縣奸民朱阿姜等謀為不軌一案請將玩忽養奸之吳蘭毅等革職並文武專轄兼轄各員及督撫等交部分別嚴加議處等語地方有此等逆犯糾黨結盟事經兩月該縣等不能先期訪獲幾致釀成事端實屬怠玩僅予革職未足示儆豐順縣知縣吳蘭毅典史慎體升護守備事千總陳士封把總楊周俱著革職拏問交刑部治罪總兵薩靈阿惠潮道兼攝知府觀音係專轄

文武大員署同知事州判莊組昇潮州營都司解治世並有兼轄之責何竟漫無查察均難辭咎俱著交部嚴加議處至李侍堯德保黃正綱閔鶚元阿揚阿等雖未能察緝於前但發覺後即董率屬員上緊查拏首夥要犯就獲尚為妥速著從寬免其議處○禮部議覆吉林將軍富椿奏稱吉林烏拉一切祭祀事宜原係地方官承辦惟

實錄卷八百七十三

二

火神廟祭祀係旗人等私自建立並非官祭與典禮未符請每年令官致祭等語應如所請嗣後照直省例於六月二十三日致祭一次從之○予廣東雷州營出洋遭風淹斃千總王居仁兵何旺等賞卹如例○己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李侍堯奏審擬逆犯朱阿姜等一案已批交三法司覈擬速奏並將失察各員分別拏問議處李侍堯等降旨從寬免議矣至摺內所稱海

陽縣知縣楊士璣。得有風聞。帶役往查。是以正犯朱阿姜未及遠颺。迅速就獲。頗屬勇往能事。著傳諭李侍堯德保。將該員出具等語。送部引見。至該縣差役轎夫邢明等十三人。隨同前往。雖均因夜卧。被犯殺傷。但究屬奉公差派。致有斃命受傷之事。情殊可憫。著李侍堯等酌量分別賞卹。其時楊士璣究在何處。何以免禍。不妨據實查明速奏。尋奏海陽縣令楊士璣。風聞洞脚地方。有匪徒結盟。尚不料其潛謀不軌。隨帶役十數人往拏。至薛公寮地方。寓宿民人劉仁鳳家。屋窄難容。多人從役俱在門外露處。朱阿姜等於三更哭至。見衙役睡卧。盡行殺害。楊士璣驚聞門外喊叫。因黑夜賊多。未敢出禦。匪徒旋散。其被殺差役每名已賞銀二十兩。並令各子弟堪當差者。承充原役。楊士璣旋獲正犯。遵出考語。送部引見。報聞。○禮部議覆廣西學政童鳳三奏稱。士子呈改經書。非本經荒蕪。即以

別經人少。妄思僥倖。不宜准其改習。應如所請。嗣後貢生。生員。及捐納貢監生。應鄉試者。令各承辦衙門。查明現習何經登冊。其新捐貢監生。及新進各生。皆以初次進場錄科習經為定。如有私行改經。察出斥革。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四川銅梁縣民蔣三耀聘妻董氏。○庚申。

上奉

皇太后還宮。○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辛酉。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本日三法司奏覈擬逆犯朱阿姜。池亨會案內律應緣坐之朱阿耀等。照律擬斬立決一摺。向來辦理逆案。遇有正犯兄弟子姪。經法司按律定以斬決。而朕每格外施仁。改為應斬監候。迨屆期秋審時。列入情實。亦均免其予勾。蓋此等顛愚無識。不忍因逆犯牽連。概置之重辟也。今

朱阿姜。池亨會。二犯竟敢結黨糾盟。描刻符印。製造軍器。潛圖起事。併乘夜殺死捕役多人。是直欲謀為不軌。罪大惡極。更非尋常悖逆者可比。則其反叛遺孽。亦斷不可留。所有朱阿姜之子朱阿耀。池亨會之子池阿真。池阿婆。俱著照律即行處斬。其池亨會之子池阿象。雖經自幼出繼。但究係逆種。且又安知非發覺後。捏報繼出。以圖倖免於法。亦難寬貸。池阿象並著即處斬。至池亨會之弟池阿爵。池阿藹。仍從寬改為應斬監候。秋後處決。餘依議行。並將此通諭中外。咸知前此辦理各案。量其情稍可憫者。俱推廣罪人不孥之意。免其駢首就戮。若此案情罪重大。逆犯嫡屬。除惡務盡。本由自取。俾鄉曲愚頑。各自知懷刑畏法。為光天化日之良民。毋犯重辟。○軍機大臣等議。覆倉場侍郎瓦爾達署漕運總督高晉等奏。酌籌漕船避泊事宜。據瓦爾達奏稱。豫東兩省糧船。向係春兌春開。先進

各幫。在臨清開河外受兌。開行較早。應令於德州以南寬濶處暫停。俟駕從德州登陸後。飛輓北上。至山東續進五幫。係開河內受兌。應於二月中催出開河。暫輓入衛河停泊。俟迴鑾後。隨行北上等語。所奏事屬可行。至高晉奏。請以春兌之船。改為夏兌。實於漕務有礙。臣等酌議。豫東二省幫船。按例受兌。定期趲出開河。應照瓦爾達所奏辦理。至各幫既過德州。沿途官弁。仍照漕規催趲。駕過時。祇須令貼岸順排暫避。毋庸禁止。得旨。依議速行。諭軍機大臣等。高晉奏。酌籌明春漕船避泊事宜一摺。殊屬拘泥過當。於事體全未理會。已交軍機大臣另議。並依議速行矣。漕船按期北上。惟開河別無支港。可以停泊。若其餘運道。即與御舟將次相近。無難暫時迴避。從前南巡途次。屢經辦有章程。高晉皆所身親目擊。此次道途。尤非遼遠。何至率憑詳報。輾轉周章。甚欲將東省春兌之船。改為夏兌。

致令漕政更張貽誤。其不曉事理。莫此為甚。高晉著傳旨申飭。○賑卹甘肅伏羌。會寧。通渭。岷州。平涼。崇信。靈臺。隆德。鎮原。固原。鹽茶廳。禮縣。徽縣。平番。莊浪。隴西。漳縣。靜寧。正寧。東安。中衛。二十一廳。州。縣。衛。本年水旱。雹霜等災。貧民並蠲緩額賦。○壬戌。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據誠泰奏。匪犯馬成兒等。私入紅橋。偷砍木丁。經把總李廷彥拏獲。輒教供捏。稱起意入山。並未動手偷竊等語。

風水禁地。竊犯私入偷砍木丁。大干法紀。李廷彥身係弁員。輒敢授意捏供。避重就輕。其情甚為可惡。李廷彥著革職拏問。與現獲賊犯馬成兒等。一併解交刑部治罪。其不能豫為防範之把總王佐。外委劉克勤。守備馮興世。游擊汪璋。俱著一併交部嚴加議處。至誠泰於李廷彥稟報時。即將捏飾緣由訊明。據實叅奏。著免其交部議處。○吏部議准。廣西巡撫陳輝祖等奏稱。平樂府舊設糧捕通判。

雍正八年。因富川。賀縣。僻處邊陲。於六塞適中。麥嶺地方。添設捕盜同知。該府丞倅二員。均司督捕。向未分定責成。遇有處分。互相推諉。請就各駐地方。距州縣遠近。撥管。平樂。恭城。荔浦。修仁。昭平。永安。六州縣。專責通判管理。富川。賀縣。專責同知管理。倘疎忽失察。分別開叅。并換給關防。從之。○以祭酒達椿為詹事。○加賑甘肅隴西。寧遠。伏羌。通渭。漳縣。靜寧。莊浪。中衛等州縣。西固州同屬。本年旱雹霜災。貧民並蠲緩額賦有差。○癸亥。諭軍機大臣等。緬匪恃其險阻。烟瘴料內地之人不能受此。激我進兵。而又拘留蘇爾相。計殊狡猾。甚屬可惡。固不可墮其術中。若置之不問。又於天朝體統有關。是以降旨。令每年少派兵丁。乘其不備。往剿。並蹂躪其地。賊力自然疲乏。昨據阿桂。彭寶等奏。請各派兵由猛密一路攻剿。朕以伊等之意。尚屬奮勉。況僅於沿邊撲擊。亦無緊要。是以允其所請。但思

去年特遣將軍大臣。出派滿洲索倫吉林等兵數萬攻擊。並未擒賊。僅至老官屯半途而止。今各處兵俱徹。彼處止剩綠營兵。即派侍衛等前往。與去歲兵力懸殊。焉能望其克奏膚功。況猛密在老官屯之東南。倘我兵過後。賊匪從後阻斷。何以處之。且進兵所需糧石甚多。伊等如何備辦。摺內並未聲明。惟含糊奏稱調兵進取。是存何意。或阿桂等因賊本難辦。不願進兵。姑為此奏以嘗試。則大謬矣。為臣子者。辦理國家政務。理宜籌畫妥協。務期事有實濟。豈可因事較難。遂將就以一死了事。即阿桂有可殺之罪。亦當明正典刑。朕豈肯使賊匪戕害。以壞大事。阿桂如此居心。實屬良心喪盡。豈能逃朕洞鑒耶。著傳諭阿桂等。令其據實明白回奏。至哈國興。在彼最久。彼處事件。伊皆深知。並著傳諭哈國興。將如何辦理之處。奏聞。候朕另行裁度。再降諭旨。○吏部等部議覆。閩浙總督崔應階奏稱。

前任撫臣溫福奏請。將延平府五臺通判。改駐上洋口。經部臣以通判移駐五臺。甫逾三載。何以又稱五臺毋庸廳員駐劄。前後互異。令臣查覆。查上洋口係建寧府所屬。前督臣蘇昌。以兩地均屬衝要。礙難越境管理。是以移駐五臺。但五臺雖屬衝衢。而村落無多。市肆零落。尚非繁重要地。上洋口乃南平順昌甌寧三縣交錯。為水陸衝要之地。且五方雜處。奸宄叢集。應請將五臺通判。改駐上洋口。其附近之甌寧縣屬各村莊。歸該通判管理。城鄉地方。仍令建寧府同知督捕。以專責成。鑄給延平府兼管甌寧縣總捕通判關防。其南平順昌二縣。原屬該通判督捕。照舊辦理。並請於建寧鎮標營內。撥千把總一員。兵二十名。駐劄上洋口。協同巡防。所需衙署。將府城舊署變價建造。武弁衙署兵房。於福州營裁汰官兵衙署變價建造。均應如所請。從之。○兵部奏。查八旗定例。內外三品以下官員。

因老病告休。請旨令其原品休致。病廢告休。准其休致。年老患病。勒令休致。是告休與勒休。各有區別。而休致與原品休致。事同一例。從前例載未明。請嗣後年老患病。呈請告休。無論年歲。概准其原品休致。仍分別出兵。曾否得功。賞給全俸半俸之處。聲明請旨。至年老患病。懇缺不肯告休。經軍政或隨時糾叅者。無論年歲。曾否出兵。俱勒令休致。該管大臣。不得題請給俸。從之。○豁除陝西郃陽縣衙坍黃河灘地一百三十七頃五十一畝有奇額賦。○甲子。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誠泰奏。匪犯馬成兒等。私入紅橋。偷砍木丁。並究出把總李廷彥。捏飾緣由。當經諭令將李廷彥革職拏問。同所獲賊犯一併解交刑部治罪。疎防員弁。交部議處。因此案係誠泰查出。已降旨免其交議。嗣後永璚。託恩多。

具摺將誠泰奏。並自請交部察議。朕以守護風水重地。乃總兵專責。且所竊紅橋內之木。非儀樹可比。原非永璚等所能稽查。毋庸加以處分。但誠泰原奏。止稱盜砍小柏木丁一百餘件。而永璚等所奏。係柏樹一百餘株。若木植稍大。為數又多。則斷非一日所能偷砍。或誠泰因竊木數多。恐懼重懲。不免以大作小。掩飾其積日疎防之咎。並借審出把總教供捏報一層。以自文其過。亦未可定。適永璚在京。遂令軍機大臣。詢其所偷木植大小數目。及賊匪如何夥竊實情。並誠泰有無取巧混飾之處。據稱。此我起身以後之事。實在不知其詳。俟回任查明另奏等語。永璚既未知此事始末。即訪查亦恐未真。著傳諭楊廷璋。將以上各情節。逐一確查。據實覆奏。毋得稍有瞻徇。並將誠泰原奏。及永璚譯漢摺鈔寄閱看。尋奏。查山中並無大木。惟石罅中。間生樹株。不能長發。偷砍之樹。共計一百四十

二件。圓圓麤細僅一寸至二三寸不等。並非成株大木。該鎮似無捏飾。得旨。誠泰既非作弊。仍照前旨免議。○乙丑。諭曰。宮兆麟著來京。陛見。所有貴州巡撫印務。著三寶護理。宮兆麟俟三寶到黔後。再行起程。○旌表守正被戕之江西安義縣民李育相妻王氏。○丙寅。

上詣

皇太后宮侍宴。○丁卯。

皇太后聖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

上詣

壽康宮。行慶賀。

皇太后禮。王大臣於

慈寧門。衆官於午門。行禮。○奉

皇太后幸壽安宮。侍宴。○戊辰。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軍機大臣等奏。伊

犁將軍伊勒圖奏。請停止內地派往伊犁屯田兵。由瑪納斯或塔爾巴哈台裁撥二三百名。移駐伊犁等語。查前調內地兵。想此時各營選派妥協。又令停止。反覺煩擾。若謂伊犁尚可無須添兵。則二處亦不必調。況塔爾巴哈台。係換班兵。不久仍須調回伊犁。此時更改。均屬無益。瑪納斯。每年收穀甚多。伊犁等處所需穀石。儘可酌量撥運。若裁減屯兵。必致將耕熟田荒廢。誠為可惜。得旨。所駁甚是。依議。新疆地方開墾地畝。以備積穀。甚屬緊要。積穀雖多。不患無用。且多墾田地。自必多需兵丁。即稍有費用。亦屬無幾。今伊勒圖如此奏請。甚屬煩瑣。伊從前尚不致如此糊塗。此時辦事。竟錯謬若此。是存何意。著傳旨嚴行申飭。○己巳。

上詣

雍和宮行禮。○兵部議覆。陝甘總督明山奏。稱寧夏鎮城守營。止設守兵三百九十一名。原

因左右前後四營兵。備供征調。城守營專司防守。是以兵數稍異。現在於一切屯田駐防。一律差遣。與從前情形不同。請將四營內。各撥馬兵三十名。馬三十匹。戰兵共撥一百七十八名。歸於城守營管轄。即於城守營守兵內。照數撥歸四營。遇有名糧出缺。即在各本營內挑補。庶營制均歸畫一。應如所請。從之。

○庚午。諭曰。原任巡撫明德名下。應賠各項銀款內。所有失察楊重英一案。應交銀一萬兩。及攤賠阿里衮名下。應賠草料銀二千八百三十四兩零。俱著加恩寬免。至其餘應賠銀一萬四千一百餘兩。係伊督撫任內。辦理不善。應行賠交之項。仍著伊子按限完納。○辛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曰。沙文秀著以都司銜仍留守備之任。俟五年後。如果仍前奮勉。准其題補遊擊。嗣後巡捕營員弁。有以

親老留任者。俱照此例行。○以浙江布政使富勒渾。為浙江巡撫。山東按察使王亶望。為浙江布政使。○壬申。諭。向例應封宗室。特派大臣等考試。按照等次授封。原欲使宗室勤習騎射。繙譯。伊等得以承受國家優卹。隆恩。但此內業經考試。與應封之例不符者。若下屆仍准考試。未免太無區別。不足以昭勸懲。所有此次考試。例不應封之永修。永封。景煥。和倫泰。除此次停封外。嗣後俱不准其再入

下屆考試之內。將來應封宗室等。如有考試與應封之例不符者。俱不准其再入考試。將此永著為例。○以江南淮徐道姚立德。為山東按察使。○是月。直隸總督楊廷璋奏。滄州捷地減水石壩。年久屢經汛水衝激。今年麥汛秋汛。衝刷更甚。現值水落。請撥項修理。得旨。為時已十月。即刻興工。亦恐上凍不牢。此事殊未妥也。○署河東河道總督吳嗣爵奏。東省運河。今歲輪屆小挑。查挑河工程。全以

河中所釘誌樁為準。工完照樁量驗。臣現赴各屬按土計夫。按工扣限。挑淤築壩。務歸覈實。得旨。挑河原屬有名無實之事。若再不詳查。更不可問矣。○湖廣總督吳達善等奏。宜

昌通判所屬白洋河。川船總匯。凡上游疎縱之私鹽。必由此處經過。現雖設卡。巡役祇十名。距通判一百餘里。鞭長莫及。巡緝最易懈弛。而上游巡役。因該地稽查疎懈。竟可得錢買放。請於該處添巡役二十。巡船四。遴幹員

平康集卷之三

二

專司其事。倘拏獲私鹽船。查係上游疎縱。即將該卡官嚴叅。再巴東。歸州。興山。長陽等縣。地連蜀道。嶺峻灘高。湖流非易。鹽船當夏秋封峽之際。既不能運行。秋冬水落。輓運亦難速捷。請照舊例。如遇不能接濟時。零星食鹽十觔以上。免其緝捕。得旨。著照所請行。○陝甘總督明山奏。甘省每年春耕之際。民皆仰給官倉。常平倉貯。雖連年買補。頻買頻支。所餘無幾。明春籽種口糧。自宜早為籌辦。查通

省收成六分有餘。並七八分之戶。皆負載市集出售。請乘此市有餘糧。採買六十萬石。仍令各州縣於被災較輕。與未經被災各處。及時採買。以裕邊儲。得旨。如所議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數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四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歷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十二月癸酉朔諭據諾

實錄卷之八百七十四

穆親奏已故黑井提舉黃輔任內虧缺存倉
鹽四百四十四萬餘觔又已發薪本墮煎餘
鹽二百四十六萬餘觔又虧缺薪本銀一萬
五千餘兩前署白井降調提舉高其人虧缺
薪本銀二萬四千餘兩又豫放柴薪腳價各
款無著銀六千餘兩請將高其人革職併提
已故提舉黃輔之子黃京榮等嚴審等語鹽
勛薪本俱為國帑所關乃竟虧空如許之多
殊干法紀高其人著革職與黃輔之子黃京

榮及經手家人書吏等俱交該督一併嚴審
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諾穆親奏已

故黑井提舉黃輔降調白井提舉高其人虧

空額鹽數百萬觔薪本銀數萬兩一摺已降

旨將高其人革職並提黃輔之子黃京榮等

嚴審究擬矣該犯等職任提舉竟敢虧空國

帑數逾鉅萬殊干法紀除該犯等任所貲財

已經諾穆親委員封貯外其高其人在旗家

產現交鑲黃旗漢軍都統照例查辦至黃輔

實錄卷之八百七十四

籍隸安徽著傳諭裴宗錫即委員將伊原籍

貲產一併查封毋任稍有隱匿寄頓○又諭

向例滿洲督撫陳奏地方公事俱令稱臣諾

穆親補放雲南巡撫業經傳諭何以此次奏

到摺內尚未遵改實屬拘泥將此再行諭令

知之○甲戌

上御乾清門聽政○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本年正月曾降旨將各直

省應徵錢糧通行蠲免並蠲甘省臨邊各屬

番糧草束。其河東、河西額徵屯糧草束。亦予蠲免三分之一。因思烏魯木齊新疆戶民。均有撥種地畝。業經扣限升科。所徵額糧。著一體加恩。照內地河東、河西額徵屯糧草束。蠲免三分之一。俾新疆編氓。普霑渥澤。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諾穆親奏。已故黑井提舉黃輔降調白井提舉高其人。虧空額鹽數百萬觔。薪本銀數萬兩。業經降旨。將高其人革職究審。並查封黃輔等旗籍貲財。今據該旗都統奏。高其人在旗。並無貲產可查。亦無的親家屬。及管事家人可詢等語。向來漢軍人員。多有潛於近京地方。涿州良鄉一帶。置買莊地房屋者。今高其人虧缺帑項。數至逾萬。不應竟無寸田尺宅。甚且親屬全無。殊非情理。或伊自揣虧蝕官項。久必敗露。因於近京地面。潛置產業。以圖隱匿。亦未可定。著傳諭楊廷璋。即行密速嚴查。務得實蹟。具摺覆奏。永貴等原摺。並鈔寄閱看。○又

諭。據諾穆親奏。已故黑井提舉黃輔。降調白井提舉高其人。虧空額鹽數百萬觔。薪本銀數萬兩一摺。已降旨將高其人革職。並提黃輔之子黃京榮等嚴審究擬矣。提舉官職卑小。所司鹽務無多。何以虧空竟至逾萬。其情殊不可解。看來必係逐漸侵虧。斷非近日始有此弊。而諾穆親在臬司任內。早有風聞。今始查明據實糾劾。所辦固是。但明德前任該省巡撫。為日頗久。非如彰寶尚有兼辦軍務。錢度亦兩任藩司。地方此等情弊。理宜隨時整飭。何竟姑息養奸若此。即彰寶身為總督。亦何以漫無見聞。著傳諭彰寶。諾穆親各將此案情形。即行據實覆奏。毋得稍有瞻徇隱飾。將此傳諭知之。尋諾穆親奏查黃輔於乾隆二十九年九月。到黑井提舉任。高其人於三十一年十月。署白井提舉事。及提舉裴灼文到任。於三十三年被參。高其人復行署理。各任內均有虧欠。因連年辦理軍需。未及盤

查該提舉等將行銷存貯各數照常造冊呈報。故未敗露。本年閏五月黃輔病故。委知縣徐應衡署黑井事。四月白井新調提舉郎嘉卿接任。臣九月護撫篆。該兩井交代未清。檄催委查。始據詳報得實。至明德錢度從前有無聞見。並未向臣言及。得旨覽。又批將來如不能完項。應於此二人內錢度代賠十分之七。明德代賠十分之三。○又諭據明山奏。接奉拏解蘇爾相家屬諭旨。當即委員將伊父母及伊弟蘇爾忠、蘇爾福押解赴省。並查得伊弟曾經過繼四川譚姓。業經飛咨川省拏究等語。蘇爾相甘為賊匪拘留。并敢詭詞進說。喪心病狂。實為國法所不容。輕恕其妻子。自當加以罪譴。昨據彰寶奏到。現已嚴行飾拏解部。俟解到之日。照例治罪。至伊父母兄弟原可毋庸緣坐。著傳諭明山將現在拏解之蘇爾相父母及伊弟蘇爾忠等并予開釋。不必解京。至其過繼之弟。並著咨明川督。毋

庸辦理。○又諭據明山奏。新疆壬辰年貿易備賞緞疋。伊犁需用五千疋。葉爾羌需用二百疋。并將綢緞色樣分晰開單。請飭山東撫臣及三處織造。辦解甘省。以便分運各該處應用等語。著傳諭富明安及江寧蘇州杭州三處織造。照單內所開名樣數目。加意織辦。依期解送。務使顏色鮮明。質地厚重。不得稍有草率輕減。自甘谷戾。所有明山原摺及清單一併鈔寄。○又諭據西寧奏。本年長蘆應徵額餘引課。遵照部議。已追完銀五十五萬一千八百八十三兩零。未完銀一萬二千六百四十八兩零。仍一面勒追完報等語。前據西寧奏請展限。經戶部議以長蘆引課五十萬有餘。僅完銀三千餘兩。不及百分之一。駁令速飭該商依限完納。計該鹽政接奉部覆以來。為期未久。已追完銀五十五萬餘兩。未完僅止一萬二千餘兩。各商交課難易情形。不應前後迴判。何以一經部駁。催追輸納。

竟能迅速若此。則西寧前此冒昧奏請展限。尤不可解。著傳諭西寧。令其據實明白回奏。尋奏。本年六七月。坵鹽被淹。鹽穰蓆繩腳價倍昂。商等另措資本。恐誤奏期。故請展限。及奉到部駁。傳齊各商。將部文曉諭。設法嚴限。追比。各商多方措辦。重利借貸。故得交課四十萬餘兩。臣庸愚無能。輕信商衆。冒昧奏請展限。懇交部嚴處。得旨。該部察議具奏。○以內閣學士富察善。為鑲藍旗漢軍副都統。○補行河南省乾隆三十四年大計。罷軟官一員。年老官八員。有疾官五員。才力不及官五員。浮躁官一員。分別處分如例。○乙亥。諭今日偶有詢問四阿哥之事。遣人至書房傳旨。知四阿哥因祀神竟未進內。祀神行禮。原在清晨。祀畢。仍可照常進內。乃四阿哥藉此為名。一日不進書房。殊屬非是。但較之夏間八阿哥。自圓明園擅行入城者。其過稍輕。此次姑從寬免責。向後如不知省改。一經查出。不

能再為曲恕。其師傅諳達所司何事。著即查叅議處。○內務府奏。審訊鷹戶謝天福等與民人高士傑。強拔三教庵內木植賣錢分肥。請將造意僧人吉慶及謝天福。高士傑等照例擬徒。查謝天福。邊德。楊廷棟。均係旗人。請枷號兩月。滿日責革。得旨。此案鷹戶謝天福等。與民人高士傑等。擅將三教庵木植拔毀。賣錢分肥。內務府審擬。將高士傑等擬以杖徒。謝天福等。因係旗人。折加枷號完結。固屬循照向例。但鷹戶人等。雖隸內務府旗籍。而散處近京各州縣。實與民人無異。若犯事到官。不當與在城居住當差之旗人。一例問擬。今於民人高士傑等。擬以實徒。而謝天福等。則援旗人例。折枷發落。同罪異罰。不足以示平允。且使若輩恃有此例。以為雖罪犯流徒。仍得從輕枷責。不致離家遠徙。勢必任意滋事。毫無畏忌。所謂愛之適以害之。嗣後內務府所屬莊頭鷹戶海戶人等。如犯軍遣流徒

等罪。俱照民人一例定擬。俾各知所儆戒。畏法安分。未始非因事成全之道。所有此案內謝天福、邊德、楊廷棟。即照此例行。○丙子。諭曰。崔應階歷任督撫。向日辦事。頗能認真。近歲以來。屢形錯謬。恐伊年逾七旬。精力不能振作。因降旨。令其來京。陛見。今召見奏對。察其神志。果遜於前。但未至於衰邁。封疆重寄。自非所宜。而總漕事務不繁。尚堪勝任。崔應階著補授漕運總督。高晉。俟崔應階到後。仍

聖訓卷八十四

回省城。專辦總督事務。其閩浙總督員缺。現令鐘音兼署。候朕另降諭旨。至崔應階於辦理楊開鼎等。將駕廠應修戰船。被水衝擊。僅令賠補了事。不即據實參奏。殊屬非是。仍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今日召見雲南府知府彭理。據奏。該省督撫。明年欲派伊來京。恭辦

慶典事宜等語。雲南距京遼遠。該府員缺。現經委員署理。彭理即可留京。不必徒勞往返。著

將此傳諭彭寶知之。○以順天府府尹裘曰修。為工部侍郎。○丁丑。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予故多羅信郡王如松。祭葬如例。謚曰恪。○戊寅。

孝惠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東陵。○諭向來赴京候補人員。未經得缺以前。例不食俸。至內廷行走之員。雖未得缺。而每日入直供職。自應准其一體食俸。以資贍

聖訓卷八十五

給。所有候補太僕寺卿陳兆崙。候補翰林院侍講學士汪永錫。候補侍講沈初。俱著加恩。令其食俸。○又諭曰。屠用中。歷任道員已久。年齒向衰。外任事務繁劇。恐難勝任。著來京。以四品京堂補用。○旌表守正被戕之河南安陽縣民張懷信妻崔氏。湖南澧州民鄔學賢妻萬氏。○己卯。諭曰。龔海身為知縣。乃敢勒派婪索。贓數逾千。庫吏朱炳。既慫恿本官派買。並敢藉端侵用。均屬情真罪當。此等案

犯。向止問擬監候。或入本年。或入次年秋審情實。明歲係應行停勾之年。龔海等若延至二年餘。始予勾決。使貪黷不法官吏。久稽顯戮。無以示懲。且犯案逾時。事過境遷。觀者漸至相忘。亦不足以昭炯戒。龔海朱炳俱著照三法司所擬。即行正法。○又諭曰。表曰修著仍兼管順天府事務。其順天府府尹員缺。著吉夢熊補授。竇光鼐前因捕蝗一事。照部議革職。但究係拘鈍無能。尚非大過。所有通政使司副使員缺。著加恩令其補授。○以故青海扎薩克固山貝子納木扎勒車凌子齊默特丹巴襲爵。○以故貴州銅仁府屬提溪司正長官司土司楊昌玉子紱勝襲職。○旌表守正被戕之湖北來鳳縣民龍名貴妻趙氏。○庚辰。

上詣

大高殿行禮。○諭。向來州縣官陞用京職者。有卓異應陞。及即陞俸深三項。其中惟俸深之

員。多因事簡之缺。歷任日久。循資按格陞授。即令在外。亦未必盡能見長。原無庸議。至卓異人員。多係才能出衆。特膺薦剡。於地方事務。素稱諳練。而即陞者。或錄其微勞。或獎其稱職。均經督撫甄覈。亦多有外任得力之員。及一經循例內陞。雖有遷擢之名。轉令投閒置散。不獲展其所長。該員既日就頹靡。而在外有司。又少一堪資驅策之人。於器使人材。慎重吏治之道。均無裨益。嗣後凡州縣已陞京職人員。於吏部月選後。俱著直省督撫。量該員年歲才具。填註切實考語。送部。該部另班帶領引見。候朕裁奪。分別內外錄用。其從前由外任已經陞補京缺者。並著該部查明。即帶領引見。再行酌量降旨。至行取之例。久經停止。但現在京員中。或有前由行取內陞者。並著查明。亦即帶領引見。○又諭。據彰寶等奏。查出威寧鉛廠。歷年舊欠白鉛一百五十六萬餘觔。又廠員張祥發任內。新欠白鉛

三十四萬九十餘觔。詢係署威寧州知州高偉。未將工本發足。逐季通融辦理。又接受王葆元交代。有歷年未完秋糧。及採買收折等米五千一百石零等語。此事大奇。實出情理之外。上年審究劉標虧空一案。各項積弊。已應徹底清釐。何以尚有舊欠。況前任王葆元。正係查辦劉標虧空之員。輒敢代為朦蔽。而署事之高偉。接收交代。並不據實呈明。於本任支放廠員工本。又復仍前滋弊。竟不如期給發。致鉛觔新舊皆有短少。情弊尤屬顯然。張祥發。王葆元。高偉。俱著革職。與案內有名人犯交三寶一併嚴行審訊。迅速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宮兆麟奏。署威寧州知州高偉。管理鉛廠支放廠員工本。並不如期給發。以致廠員張祥發。所辦新舊白鉛。俱有虧短。又接管王葆元交代。有歷年未完秋糧。及採買收折等米五千一百石零一摺。此事大奇。實出情理之外。上年清查劉標虧

平定縣志卷之四

十一

平定縣志卷之四

十一

空一案。各項積弊。自應一一清釐。何得尚有舊欠鉛觔米石。至支放廠員工本。又何以竟不如期給發。宮兆麟。即係承辦前案之人。身在黔省。豈無聞見。何不早為查奏。直待事隔經年。始與該督會銜。叅劾必係宮兆麟查辦時。未能將積弊實力剔除。及聞後任復蹈故轍。恐干疎漏之咎。有意彌縫。茲因彰寶隔省。已有風聞。知事難掩飾。始以會叅塞責。不然何以辦理遲緩若此。已於摺內批斥。並明降諭旨。將高偉。王葆元。張祥發。一併革職。交該署撫嚴審定擬。速奏。仍著傳諭三寶。即將此案密行訪查。務得各犯踵行舞弊緣由。及宮兆麟前此因何延擱不辦。至今始行會叅各情節。據實速奏。毋得稍存瞻顧調停。自干咎戾。○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林縣民傅克喜妻楊氏。○辛巳。

上諭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彰寶等

叅奏。署威寧州知州高偉管理鉛廠。並不如
期給發工本。以致新舊白鉛俱有虧短。又接
收王葆元交代。有歷年未完秋糧。及採買收
折等米五千餘石一摺。此事大奇。實出情理
之外。已降旨交三寶嚴行審究矣。上年清查
劉標虧空一案。各項積弊。自應一一清釐。何
得尚有此等情弊。況宮兆麟。即係承辦前案
之人。在黔豈無聞見。直待彰寶風聞。札知宮
兆麟。方始列銜會叅。是宮兆麟。始既未能徹
底釐剔。後復有意彌縫。今因彰寶札查。知事
難掩飾。恐其舉發。始以會叅塞責。則宮兆麟
更屬有心文過。著傳諭彰寶。即將實在情節。
迅速覆奏。毋得稍存徇隱。自干咎戾。著於該
督摺報之便。諭令知之。尋奏查高偉前係貴
筑縣令。因威寧州牧王葆元降調。五月委署
威寧。先赴新任。後清貴筑交代。八月接撫臣
宮兆麟札業將高偉奏陞威寧。是高偉非暫
署可比。尤易滋那新掩舊之弊。隨委貴西道

祝忻等。並札知撫臣。盤查嗣據委員等稟稱。
威寧鉛廠。除廠員張祥發新欠白鉛三四十
萬餘觔外。餘歷年舊欠白鉛。及未完秋糧採
買收折等米。悉係劉標任內事。前州牧王葆
元。以為民欠有著。不入劉標虧空案內。與署
州高偉。先後因循朦蔽。至短發工本銀。尚實
貯無虧等語。臣尚恐王葆元與高偉。自有侵
虧。捏作舊欠。除會撫臣銜叅奏外。俟將來審
明。如係劉標任舊欠。則撫臣宮兆麟。辦理前
案。未能徹底清釐。若係新近侵那。則係委署
不慎。咎更難辭。報聞。○旌表守正被戕之江
蘇金壇縣民趙順妻張氏。○壬午。諭聞今歲
五城內外粥廠。貧民就食者較多。所有例給
米石。恐不敷用。著加恩每廠每日再增給米
一石。以資煮賑。○諭軍機大臣等。據楊廷璋
奏甄別六年俸滿千總。及三年復滿千總。武
舉二摺。已批交該部知道。令其照例覈計矣。
前以各項俸滿人員。各督撫未必據實甄別。

因令於歲底彙奏。交該部統計。勒休多寡數目。列單進呈。以覘各督撫之是否實心察覈。今該督於六年俸滿者。保送至五員之多。勒休僅止一員。而三年復滿者。則皆留而不劾。統計兩單所列。共二十三員。除勒休一員外。其餘豈盡堪供職無誤。若此內多留一衰庸戀棧之輩。兵丁等即少一拔補進身之階。該督豈未嘗計及耶。將此傳諭楊廷璋知之。○又諭據刑部奏。馬成兒等偷砍木丁一案。現

軍機處存案

三

據馬成兒供稱。易州民人佟偉與杜學義出錢糾令入山砍伐。給價收買。尚未弋獲等語。佟偉等出錢糾砍木丁。代為收買。均係案內緊要人犯。著傳諭楊廷璋。速飭各屬。將佟偉杜學義各犯上緊查拏。務獲委員押解來京。以便質審。毋得稍有遲滯。致令聞風遠颺。所有刑部原摺。並寄閱看。○旌表守正被戕之甘肅靈州民吳某妻李氏。○癸未。諭向來內務府所屬莊頭。每有因地畝薄域沙壓。呈請

退交另換者。此等地畝。莊頭等久經撥定。當差伊等承充有年。需被恩惠不少。設或地有肥磽。年有豐歉。即加功墾闢。亦分所當然。乃因有退交之例。動輒藉口瘠淤。紛紛呈請。殊屬非理。使其地果不可耕治。何以交官後。一招民種。復為沃壤。若在莊頭。則漸成蕪廢。在小民。則馴致膏腴。其勤惰已可概見。而以農氓墾荒為熟之地。仍得任莊頭等換回。奪民之業。而坐收其利。於情亦未平允。且伊等恃有此例。或與佃戶等交好。即退出交官。藉減租數。或覬覦上產。而以所授之田捏報求換。貪得無厭。因而滋生事端。種種情弊。皆所不免。嗣後各莊頭所種地畝。概不准其退交。其中果有誤差。不能承當莊頭者。即著內務府大臣查勘確實。另與能承種者。承當莊頭。諭軍機大臣等。昌平州佃戶單二等。拴縛正目金彭年等一案。已經軍機大臣等審擬正法。並分別照例完結矣。金彭年身為職官。當

軍機處存案

十八

單二等逞亮拴縛時何竟心存畏懼甚且作揖央求不堪已極此時若即以本案斥革恐長刁民頑悍之風但似此懦怯無能之員亦不可復令供職著交楊廷璋等另行酌量辦理除就近傳交表曰修等外將此傳諭知之

○宗人府奏應封宗室恒齡等十四人請照例授封得旨恒齡綿俊俱授為三等奉國將軍綿侃連輝英齡哲爾慶額俱授為奉恩將軍積拉敏景煌俱授為二等奉國將軍亮清

字錄卷八十四

十九

亮源興郡賓泰俱授為二等輔國將軍弘康授為二等鎮國將軍永瑗授為三等輔國將軍○兵部議覆廣西巡撫陳輝祖奏稱武闡內場向無謄錄對讀止將墨卷送入內簾請嗣後房考官用紫筆主試撫臣用藍筆如有添改即照文闡內按筆色查議應如所請從之○予故喀爾喀輔國公巴勒桑致祭如例○甲申諭據伊犁圖奏稱伊犁地方陸續由哈薩克布魯特前來投誠之厄魯特日漸繁

多請於正藍鑲藍二旗各添設一佐領等語伊犁編設旗分佐領駐兵原視伊犁厄魯特內閒散之衆寡分別管理今伊犁厄魯特閒散既多著照伊犁圖所奏辦理○旌表守正被戕之直隸蠡縣民馬可義妹馬氏○乙酉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曰范宜賓於藩司任內因捕蝗不力節經部議降調無缺可補念伊前為御史時尚屬黽勉著加恩仍以御史用○

字錄卷八十四

二十

又諭向來吏部定例四品以上京堂降至六品以下者既無應補之京堂員缺又以京堂品秩崇優若補用司員與體制不合遂停其補用殊屬非是京堂品級雖優如因事獲譴既經予降自應按品授銓用人乃朝廷大權點涉進退惟視其人之自取設官雖有崇卑示謫本無同異即由崇階而降為末秩惟上所命孰敢抗違若拘堂不降司之說輒以曾膺高位不屑於復就下僚是國家詔祿之典

竟任臣下自專揀擇紀綱之謂何。且以堂官降為司官。與體制又有何礙。若因而停其補用。則此等人員。一經鐫級。遂致擯錮終身。所謂愛之適以害之。於伊等又有何益。此皆相沿前明陋習。不可為訓。著該部另行改議具奏。尋議奏。嗣後除降至從五品以上。係有缺可補之員。仍照例辦理。如降至正六品以下。應與各項降官一體以對品之缺敘補。從之。

實錄卷一百四

三

○以正藍旗漢軍副都統趙琦。西安副都統德克精額對調。○丙戌。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阿桂奏。緬匪遣人送書。即作回書。令他矣細齋回。餘人俱留未遣。朕即降旨申飭。今再四思維。伊等所辦大錯。緬匪狡獪。我遣往之人。彼既拘留。諒彼亦必料及遣來之人。我必拘留。必遣微末緬子。不遣真正頭目。我若遣之。使還。賊匪可以得我消息。即留而不遣。彼亦無所顧惜。且賊匪留我多人。不行送還。而賊匪遣來之人。我反放回。有是理乎。阿桂等。一

實錄卷一百四

三

聞賊匪遣人前來。即謂可以草草了事。並不詳計。即將他矣細遣回。不但賊匪可得我消息。且轉為其所輕。阿桂等亦意料不到乎。此事在阿桂。彰寶二人。係出於何人主見。著據實明白回奏。賊匪此際已得我消息。諒再不遣人前來。萬一復遣人來。斷不可遣回。即全行送京。今年雖不進兵。若依阿桂之意。一味草率完事。亦斷不可從前平定西北兩路。往往不利。其後反得乘機奏功。因得平定準夷回部。今辦理緬匪。殊非西北兩路可比。此皆由阿桂等辦理不善所致。坐失機宜。然緬匪獲罪於天。滅亡有日。我宜相機辦理。近據阿桂等。以老官屯賊目諾爾塔遣人送書前來。懇請今年不必進兵。而我今年自遣蘇爾相後。並未另遣人去。今阿桂等復將他矣細遣回。賊匪聞今年不進兵信息。必不設備。此機斷不可失。明年瘴退之後。乘其無備。整旅剿滅賊匪。方為妥協。但我兵明年進發。斷不可

稍露形跡。即我騰越等處人。亦恐有潛行通信與賊者。宜密而又密。著順便傳諭阿桂彰寶。此際密訪識路人。按該處地方形勢。詳問何路瘴輕。利於進兵。如何整兵進剿。使賊匪防備不及之處。通盤籌算。詳細妥議具奏。○禮部議覆廣西巡撫陳輝祖奏稱。廣西僧道官懸缺甚多。而合例選補之戒僧。清微靈寶道士甚少。請嗣後缺出。如選無合例者。即將領有牒照之應付僧。住廟全真道士。內慎選充為僧首道首。責成稽查。毋庸頒給劄付。至偏僻州縣。向無領牒各項僧道者。間有遊方僧道。該地方官督率保甲稽查。毋庸招募設官等語。查方外末秩。頒給部劄。以專責成。若僅予以僧首道首之名。體制未符。難資彈壓。請仍給以部劄。餘照所請行。並通行各直省遵辦。從之。○丁亥。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諭向於時巡啟蹕前期。戶部例請攜帶銀兩備賞。

因思各省俱有庫貯公帑。朕省方所至。即有應需。無非賞賚軍民。均可就近支發。何必又由內部隨帶。即如每年巡幸熱河。各項賞用銀兩。從前亦係部庫備帶。後經諭令改歸熱河道庫支發。年來行之頗便。戶部自可遵照辦理。所有奏請攜帶銀兩備用之例。著停止。○又諭綏遠城將軍。管理本城滿兵。又管歸化城土默特事務。歸化城副都統。專管該城土默特事。不轄綏遠城滿兵。殊屬不合體制。二城相隔不過四五里。只此副都統一員。與別省專城之副都統不同。該副都統應將兩城事務。俱與將軍協同辦理。嗣後綏遠城將軍。仍管兩城事務。歸化城副都統。亦著管理綏遠城滿兵。○禮部奏。乾隆三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恭逢

皇太后八旬萬壽聖節。王公等以下。照例進獻禮物。得旨奉

皇太后懿旨。停止進獻禮物。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四

實錄卷之八百七十四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五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三十五年庚寅十二月戊子

實錄卷之八百七十五

上諭

皇太后宮問安○諭據增海等奏稱去歲往雲
南軍營之索倫官兵所有損壞烏鎗刀箭綿
甲等項請著落官兵賠補等語去歲征勦緬
匪道路遙遠且兼雨水過多官兵勞苦著加
恩將伊等損壞器械綿甲免其賠補應補造
者官為製造此特因緬地路遠伊等勞苦是
以施恩寬免不得援以為例再遇他處差遣
如有不惜器械恣意損壞者決不寬免務令

悉數賠補。○調歸化城副都統常青為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廣州副都統瑚圖禮為鑲黃旗漢軍副都統。福州副都統達色為正藍旗漢軍副都統。乍浦副都統書景阿為鑲紅旗漢軍副都統。鑲黃旗漢軍副都統恒泰為廣州副都統。鑲紅旗漢軍副都統書山為福州副都統。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常福為乍浦副都統。正藍旗漢軍副都統博成為歸化城副都統。○調山東兗州鎮總兵明喜為廣東潮州鎮總兵。起革任提督李國柱為山東兗州鎮總兵。○以故三等男永泰弟富爾松阿襲爵。○己丑諭據文綬奏按察使秦勇均年屆七十。氣血已衰。現在患病未痊。難膺臬司重任。請解任調理等語。秦勇均著准其解任回籍調理。所遺陝西按察使員缺著畢沅補授。○又諭據存泰奏稱發遣巴里坤効力贖罪之知縣奇山。佐領李韜筆帖式託恩多。自到巴里坤以來。在滿漢檔房行走奮勉。請將奇

山賞給虛銜。李韜託恩多。或再留一二年。或即令回京之處。請旨等語。奇山所犯情罪。係婪索銀兩牛隻。似此犯贓官員。斷不可復用。豈可奏請賞給職銜。李韜託恩多。以飲酒無行獲罪。部議以發遣拉林。阿勒楚喀。加等改發巴里坤。豈可奏請免罪還京耶。且發遣拉林。阿勒楚喀。人犯並無奏請遣還京師之例。惟發遣伊犁者。數年後該處大臣捏稱奮勉。微倖奏請。本屬不合。在情罪較輕者。誠能奮勉。或可開恩具奏。此等貪婪重罪。加等改發。不可復用之人。斷不可為伊等懇恩奏請。存泰所奏。甚屬非是。著交部議處。但此等發遣拉林。阿勒楚喀。加等改發巴里坤者。俱係身獲重譴。非別項發往新疆者可比。刑部辦理並未分明。亦屬未當。嗣後凡似此發遣拉林。阿勒楚喀。加等改發巴里坤等處者。永留發遣處所。不得奏請遣還。著為例。○以故一等男保德子色克精額。三等子兼三等男扎什

泰子富勒賀各襲爵。○庚寅

上御乾清門聽政。○諭前因滿洲蒙古道府人員內丁憂回旗仍在原衙門行走者。曾降旨將已經服闋之員帶領引見。量加簡錄。迄今又越數年。所有前項人員仍著該部查明帶領引見。至知縣以上等官有曾經卓異未及推陞。旋因丁憂回旗在各該衙門行走及理事同知通判曾經卓異內陞者亦著查明一體帶領引見。并著軍機大臣嗣後每遇三年即行提奏一次。○又諭曰。盧謙前經發往軍臺効力。念其尚無大過。著於年滿時即行換回。該部帶領引見。○吏部議奏貴州巡撫宮兆麟於辦理運京鉛觔奏報起運日期前後不符及戶部參出又不自行檢舉請照例革任得旨。宮兆麟前在湖南按察使任內辦理張宏燧一案與巡撫常鈞不肯隨聲附和辦事尚屬認真。是以疊加擢用陞授封疆近見其所辦事件動多粗率貽誤惟恃口舌為能

毫無實際難以復勝巡撫之任。宮兆麟俟到京之日再降諭旨。其貴州巡撫員缺著李湖補授。○補行貴州省乾隆三十四年大計罷軟官一員。年老官五員。有疾官二員。才力不及官一員。分別處分如例。○以故一等公豐安子阿克棟阿襲爵。○旌耒守正捐軀之直隸東明縣民董繼書妻張氏。○辛卯步軍統領奏滄州民人遲經程控告該州楊有祐藉差科派及徇情諱匿盜犯請旨辦理得旨。此

案著派侍郎伍訥璽馳驛前往滄州會同該督楊廷璋秉公查審具奏所有具呈控告之民人遲經程著一併解往。○以江蘇按察使吳壇為江蘇布政使調甘肅按察使胡李堂為江蘇按察使降前任貴州巡撫宮兆麟為甘肅按察使。○以故喀爾喀扎薩克圖汗扎薩克多羅郡王巴勒達爾子齊旺巴勒齋襲爵。○壬辰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曰。御史陳聖時摺奏。火器營房工程。經督辦大臣奏請交內閣。六部。都察院。派員承辦。御史有稽察刷卷之責。若分辦工程。恐彼此意存瞻顧。與從前兼部事屬相類。合行停止等語。所奏非是。工程處派送御史於承辦之中。兼寓稽查之責。該工支放奏銷。其中如有情弊。自當隨時糾劾。其職掌正屬並行不悖。況派工御史數止二員。其言官之未經司工者。尚數十人。該工設有弊端。伊等一有風聞。獨不當據實舉發耶。其於官制職掌。有何妨礙。至該御史以御史停止兼辦部務為詞。不過借為援引之名。欲巧行其敦體好名之計。於政體尤有關係。從前御史兼辦部務。其來已久。於事並無窒礙。因傳為訐。曾經奏及。以衙門各有專司。本任或難兼顧。此例遂爾中止。其實御史在部兼辦。該堂官或有行私舞弊情事。較之不在部中者。見聞確近。即行據實奏。朕必以其不憚上官。

深為嘉許。即該堂官向在本部。善於彌縫。朕亦必秉公究理。所派大員。當此綱紀肅清之時。亦誰敢徇官官相護之情。不惜以身試法。自貽伊戚耶。況兼部御史。即因堂官稍存隱忍之見。其他專司稽察該部之御史。及不兼部務各員。又豈毫無見聞。甘心緘默耶。近日兼部之例一停。各部或於保送御史時。以平日幹練司員。不肯聽其離部。率將中材碌碌者。舉出充數。乃係情勢所必至。則停例之舉。為有益乎。為無益乎。我朝乾綱獨斷。大權不稍下移。

皇考世宗憲皇帝。曾令六科歸都察院堂官管理。彼時無識之徒。尚有感於臺無長官之陋。說連名瀆奏者。賴我

皇考睿斷舉行。至今諸事整飭。該御史復囿於積習。輒以言官不涉司員職任。妄自尊大。欲於朕前巧售其術。能乎不能。明季科條頽風。專務自矜標榜。馴致黨援門戶。牢不可破。其

時國事敗壞。此輩實為厲階。此真可引為前車炯戒者。不可不力防其漸也。嗣後各部司員。有已用御史。而該員於本部素稱得力者。仍許該堂官奏請兼部行走。陳聖時所奏不可行。著傳旨申飭。○是日辛卯年立春。順天府進土牛春山寶座。○癸巳。

上幸瀛臺。○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奏。審訊叅道甘廣。陳作梅。收解樂馬。金沙。二廠課銀。得受平餘陋規。各逾數千兩之多。均問擬絞候一摺。已批交該部覈擬矣。甘廣。陳作梅。俱係監司大員。非尋常罪犯可比。著傳諭彰寶。即行慎選妥員。將甘廣。陳作梅。解交刑部監禁。沿途並須小心防範。毋致稍有疎虞。○甲午。諭曰。耀海。任科道時年久。是以歷加擢用。今所辦事件。甚屬糊塗。難勝侍郎之任。現有查詢案件。著留京。俟詢明再降諭旨。其盛京禮部侍郎員缺。著志信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奏。緬匪畏懼天朝。故將楊重英等至

今尚留養阿瓦城。且拘留蘇爾相。不送阿瓦。仍置之老官屯。此次復遣人來呈遞書信。看來賊匪料及事無底止。頗有悔心。且自禁止貿易以來。伊處必用之黃絲等物。價增十倍。現在上下莫不需此。而去歲亦頗有苦於兵革之狀等語。緬匪天性狡猾。敢於食言。拘留使人。毫無畏懼之意。阿桂所奏甚謬。至緬地貿易。與俄羅斯不同。俄羅斯每年以數萬金。由內地買其必需之物。至若黃絲。並非緬匪必需品。無關輕重。乃謂藉此可以制賊之命乎。且不得黃絲。上下急迫之語。乃緬匪故造流言。殊不可信。阿桂等因存草率完事之見。藉此為詞。甚屬錯謬。再伊等欲添兵辦理。雖合機宜。乃又稱明年再將賊匪情形察看一年。並未提及進兵之事。一味輾轉支吾。不顧大舉。故如此搪塞具奏。緬地險惡難攻。朕豈不知。但今年賊匪遣人送書。因而停止。明年豈可不攻勦耶。此際必須密行備辦。務

期明年進兵。俟瘴氣一退。即行前進。出其不備。痛加勦殺。緬匪拘留我所遣之人。若彼處再遣人來。斷無遣還之理。悉行留下。盡數解京。看來賊匪不將拘留人送還。諒再不遣人復來。著傳諭阿桂等妥協辦理。明年大舉加意訪察賊匪消息。如遣人再來送書。或訪得一切情形。即速奏聞。○乙未。軍機大臣等議奏。據伊犁將軍伊勒圖等奏稱。兵丁民人。發遣伊犁効力贖罪。充當苦差者。於三年期滿時。能改過者。滿兵駐塔爾巴哈台為兵。漢軍入綠營為兵。民人為民。分晰辦理。至發遣永遠充當苦差之人。果能當差出力。改悔前非。似應照此辦理等語。查罪人准其為兵為民。原予以自新之路。然須視其犯罪之輕重。分別辦理。若本犯重罪。永遠發遣者。自與効力贖罪之人有別。該將軍並不分別。一例懇恩釋罪。為兵為民。所奏殊屬非是。請交部察議。但重罪之人。果知罪改過。効力奮勉者。亦宜

酌予以自新之路。請嗣後所犯重罪人內。如有改過奮勉者。定為十年限期。期滿。該將軍大臣奏明請旨從之。○丙申。軍機大臣等議奏。據伊犁將軍伊勒圖奏稱。庫爾喀喇烏蘇。係烏魯木齊大臣所屬。凡事由烏魯木齊辦理。咨行。彼處大臣。除管三屯屯田之官兵臺站外。並無別項應辦事件。請將瑪納斯屯務。歸烏魯木齊大臣兼辦。其庫爾喀喇烏蘇等處事務。令一侍衛駐辦。或由京派往。或由伊犁現有侍衛內揀調。仍為烏魯木齊所屬。三年一換等語。應照所請。其派駐侍衛。即由伊犁侍衛內揀調從之。○丁酉。孝莊文皇后忌辰。遣官祭昭西陵。上詣皇太后宮問安。○諭。每歲打牲烏拉處送珠官員。及打牲人戶。俱自備資斧前來。伊等來往路遠。所乘之馬。力實不支。著施恩。嗣後每年

打牲烏拉送珠官員及打牲人戶來往俱酌量賞給驛馬騎載。仍照例給與口糧。其每年應來人數。即照本年所來數目出派。著為例。○以正藍旗滿洲副都統常青為察哈爾八旗都統。○戊戌諭曰。大學士陳宏謀前以抱疴奏請解職。屢經降旨慰留。令其加意調理。今復以體氣未能即痊。懇將所管閣部開缺簡放等語。現在內閣事務辦理並未乏人。陳宏謀正可安心靜攝。無庸開缺。至大學士特令兼管部事。原非額缺可比。陳宏謀既不能到署。著將工部事務暫停兼管。以資頤養。并不必另行派員管理。○諭軍機大臣等。前經傳諭德福查訪提督馬銘勲聲名如何。今據覆奏。該提督眼界窄小。局量褊淺。言大而夸。心地亦欠誠實等語。所言實中其病。已於摺內批示。至所奏風聞該提督於本年春間。將川省帶去馬匹。分發標下參遊承買。並嫌價短少。又請客設席。俱令中軍參將代辦各款。

現在雖未有貪婪確據。但以提督大員。私派所屬買馬辦席。不能潔已奉公。何以膺專閫之寄。著傳諭吳達善嚴密查訪。如果有別項情事。即行據實奏。毋得稍有徇隱。德福原奏片。並鈔寄閱看。○又諭。昨據吳達善奏。拏獲逃軍姜正。據供。蔣賜榮前任江西饒九南道時。該犯往投。有知情容隱情節。當令軍機大臣傳詢蔣賜榮。今據詢明。蔣賜榮彼時因姜正進見。求薦館地。並無一人認識。當即遣出。並未留住。在署。亦不知其曾犯軍罪。且與蔣允焄雖係同姓。並非一家。平日從無書信來往等語。看來該犯原供支離狡展。未可盡信。且敢於捏造諭旨。又何事不可假託。今經拏獲。自知罪重。冀以狡供飾詞。暫延顯戮。亦未可定。著傳諭吳達善。即行詳悉訊明。具奏再行正法。所有查詢蔣賜榮奏片。并鈔寄閱看。○是日起。

上以歲暮裕祭

太廟齋戒三日。○己亥。諭軍機大臣等。向來督撫等奏摺。有關地方公務。例俱稱臣。富勒渾初任巡撫。恐其未諳體制。著傳諭該撫。嗣後除請安謝恩外。其奏事具摺。俱著照例稱臣。○庚子。以歲暮祫祭。遣官祭

太廟中殿。

後殿。○辛丑。祫祭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書錄奉旨下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遣官祭

太歲之神。○壬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左

翼巴林多羅郡王巴圖。輔國公和碩額駙德

勒克。一等台吉索諾木。浩齊特多羅郡王達

什喇布坦。鄂爾多斯郡王品級多羅貝勒棟

囉布扎木素。翁牛特多羅貝勒諾爾布扎木

素。一等台吉旺舒克。二等台吉巴顏巴圖爾

書錄奉旨下

桑濟扎勒阿巴哈納爾多羅貝勒車登扎布。

喀喇沁固山貝子扎拉豐阿。和碩額駙那木

扎布庸庫爾忠。一等塔布囊格勒克薩木魯

布。教漢固山貝子垂濟扎勒。鎮國公羅布藏

錫喇布。和碩額駙朋蘇克喇錫。科爾沁輔國

公諾觀達喇。一等台吉喇特納。烏喇特輔國

公恭格喇布坦。土默特和碩額駙納遜特古

斯。扎魯特一等台吉朋蘇克。右翼科爾沁和

碩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固山額

駙古木喀爾喀和碩親王諾爾布扎布貝子
品級台吉齊旺多爾濟鎮國公雲丹扎薩克
一等台吉恭楚克楚克蘇木扎布綽羅斯多
羅郡王羅布扎回部郡王品級貝勒霍集斯
輔國公圖爾都額色尹和什克扎薩克一等
台吉瑪木特蘇尼特多羅貝勒恭桑扎勒阿
巴噶固山貝子朋楚克青海固山貝子羅布
藏色布騰扎薩克一等台吉都勒瑪扎布喀
喇沁輔國公拉扎布烏珠穆沁輔國公敦多

實錄卷之三十三

三

布色稜和託輝特輔國公巴圖濟爾噶勒和
碩特輔國公巴勒濟克什克騰一等台吉根
敦達爾扎西等台吉羅布藏扎木三及領侍
衛內大臣等召巴林多羅郡王巴圖輔國公
和碩額駙德勒克浩齊特多羅郡王達什喇
布坦鄂爾多斯郡王品級多羅貝勒棟囉布
扎木素翁牛特多羅貝勒諾爾布扎木素阿
巴哈納爾多羅貝勒車登扎布喀喇沁固山
貝子扎拉豐阿輔國公拉扎布教漢固山貝

子垂濟扎勒鎮國公羅布藏錫喇布科爾沁
和碩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綽囉
斯多羅郡王羅布扎回部郡王品級貝勒霍
集斯輔國公圖爾都蘇尼特多羅貝勒恭桑
扎勒阿巴噶固山貝子朋楚克青海固山貝
子羅布藏色布騰烏珠穆沁輔國公敦多布
色稜等至

實錄卷之三十三

三

御座前賜酒成禮○是月陞任江蘇布政使李
湖奏江蘇社倉自乾隆二十四年經前撫臣
陳宏謀徹底清釐奏定成規遵辦在案奉行
既久事熟弊生應酌改者二條應增添者一
條一社長一年一換鄉保舉報非盡端謹之
人不免侵漁濫借稍謹飭者或顆粒不放冀
期滿交卸脫累請嗣後令該州縣選本社不
應試之殷實監生舉充司事三年如出納公
平倉無虧缺詳報道府給扁獎勵再令接管
三年如始終如一舉充鄉飲六年另選充補
若辦理不善隨時更換如無不應試監生即

舉誠實鄉民充當。一社長專司出納。官役不得掣肘。但春借時。常有強項勒借。秋後又復拖騙等弊。請遇春借秋還時。社長稟明州縣。示期借給交還。開倉封倉。或州縣親赴。或委佐雜及教職赴倉彈壓。如有勒借拖騙者。究處比追。一社倉穀石。立有正副簿。一存州縣。一存社長。出借收還。登記明白。凡州縣造報季冊及交代。止須按簿查辦。如有以造冊出結等事。苛累社長者。官則嚴叅。役則立拏重處。得旨。已用汝貴州巡撫。此所奏似可行。交薩載妥辦。○又奏。謝陞貴州巡撫恩。得旨。貴州本屬事簡之區。然被方世儒良鄉。闢葺之後。吏治官方。竟致不可問。因用官兆麟。圖其整頓。孰知伊竟徒恃口材。而無實際。茲特用汝。一切汝其勉之。○陞任江蘇按察使吳壇奏。江蘇捕役。無論州縣衝僻繁簡。額定八名。地廣役少。偵緝難周。至越省越府。躡緝不得。不私帶在官無名之白役。故滋事者。頗難稽

查。查巡檢所管之地。不過一隅。而額設弓兵。自數名至三四十名不等。似屬費糜役冗。請酌裁此項弓兵。將各州縣捕役。按缺繁簡酌添。永禁私帶白役。得旨。此恐有名無實。仍滋繁擾耳。交薩載酌看。○是年。追予緬甸出兵陣亡之叅領吉勒彰阿等三員。叅將許斌一員。遊擊六十七等三員。佐領部。委叅領輝佐一員。守備曾榮國等十六員。護軍章京全祿等五員。領催委署閒散章京圖薩鼐等三員。護軍校廷柱一員。藍翎長前鋒校挖爾布等三員。藍翎長同祿等三員。把總劉闢門等四員。外委李洪魁等七員。領催護軍披甲馬步兵等四百零三名。祭葬卹賞如例。俱入祀昭忠祠。○旌表孝子。安徽等省申屠開基等二名。守節合例。八旗滿洲烏什泰妻史氏等九十三口。蒙古七十妻李氏等十四口。漢軍朴其林繼妻劉氏等十五口。內務府正黃旗羅漢保妻吳氏等四口。奉天等處駐防陳國士

妻孟氏等二百零六口。直隸等省劉毓俊妻
楊氏等二百三十二口。夫亡殉節。江蘇等省
焦敦仁妻韓氏等十口。未婚守志。直隸等省
趙宏紹妻金氏等十五口。百歲壽民婦。江蘇
等省徐珍等四十七名口。各給銀建坊如例。
○一產三男。直隸等省賈廷棟等九家。○會
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一
千三百六十一萬三千一百六十三名口。各
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五百七十九萬三千
四百三十七石八斗一升九合四勺。

實錄卷之三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五

實錄卷之三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敦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六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琨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春正月癸卯朔

上詣

奉先殿行禮○詣

堂子行禮○率王以下文武大臣詣

壽康宮慶賀

皇太后禮成御太和殿受朝作樂宣表如儀○

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遣官祭

太廟後殿○御乾清宮賜宗室王公等宴○甲

辰

上奉

皇太后幸重華宮侍宴 諭上年直隸地方因

夏間雨水過多各州縣被災較重屢經降旨

加恩並先後動撥部庫銀八十萬兩又撥通

倉并截留曹米共六十萬石令該督加意撫

卹銀米兼賑俾無失所第念新春東作方興

距麥秋尚遠無力貧民口食尚未免拮据著

再加恩將被災較重之武清東安寶坻寧河

永清香河霸州固安薊州天津靜海等十一

州縣自六分災極貧至七八九十分極次貧

旗民再行加賑一月至大興宛平通州青縣

滄洲等五處並著一體加賑俾春初力作之

時得資接濟該督其董率所屬實心經理務

使窮簷均霑實惠該部遵諭速行 又諭前

此普免天下錢糧曾降旨將閩省臺灣府屬

地畝額糧編徵本色一體予蠲今普免直省

正供辛卯年屆該省輪免之期著加恩仍將

臺灣府屬一廳四縣辛卯年額徵供粟一十六萬餘石全數蠲免該部即遵諭行。乙巳諭前此普免天下錢糧曾將廣東省廣韶等府州屬應徵官租及屯田曠軍餘羨等項銀錢米石及應徵學租銀兩蠲免十分之一今普免直省正供辛卯年屆該省輪免之期著加恩仍照上次將應徵官租等項蠲免十分之一俾邊海農民均霑愷澤該部遵諭速行。○又諭昨歲降旨普免天下錢糧粵西省應

於今年輪免所有桂梧南太柳慶鬱等府州屬額徵官田租穀銀米等項及桂平等府州額徵學租銀米一項著加恩仍照乾隆十一年之例蠲免十分之三該部即遵諭行。丙午諭上年浙江濱海州縣猝遇風潮間有被災處所業經飭令該撫加意撫卹分別議賑至被災五分六分之處雖例不加賑但當青黃不接之時貧民口食未免拮据著加恩將海寧縣之南沙公地仁和安吉長興三州縣

仁和一場查明被災極貧除例給籽本外於本年三月內加賑一月口糧俾資耕作其勘不成災之各縣場歉收田地貧民有願借倉穀籽本者並酌量借給於秋成後免息還倉該撫其董率各屬實心經理務使均霑愷澤以副朕軫念窮黎至意該部遵諭速行。丁未享太廟遣誠親王允祕恭代行禮遣官祭太歲之神。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紫光閣賜蒙古王公台吉及回部郡王等宴。召大學士及內廷翰林茶宴。以新正學詩堂聯句。諭川省民番賦糧不一有徵收米豆雜糧者有認納貝母青稞折徵米石者其各廳營土司又有番民認納夷賦銀兩及按例完納本折貢馬等項曾於丙寅年降旨同地丁錢糧一體蠲免茲復加恩普蠲正賦該省今年值輪免之期仍著

加恩照上屆之例將辛卯年寧遠叙州三府屬州縣衛所建昌鎮標各營應徵米豆龍安府茂州松潘鎮營所屬番寨折徵米石雷波黃螂苗民認納本色雜糧建昌鎮標會川會鹽南坪打箭爐各廳營新撫各土司番民認納夷賦銀兩各土司完納本折貢馬等項統行蠲免以示朕優卹邊方格外施恩至意該部遵諭速行 戊申諭軍機大臣等京師上年冬間得雪兩次近畿一帶亦據該督等奏報節次得雪惟迤南各處霑被尚未能普遍豫省各屬昨據該撫奏報惟南陽等屬得雪數寸省城及河北各府尚未普霑近日曾否續經得雪或正在祈求之處著傳諭永德即速據實具摺奏聞 戶部等部議覆署雲南巡撫諾穆親奏調劑銅廠事宜一湯丹大礮二廠辦供京銅前撫臣劉藻奏准豫放一季工本每百觔扣收餘銅五觔近年廠員恐收銅未能全完不敢將工本陸續豫發廠民致

多拮据請嗣後酌准豫發兩月工本每百觔扣收餘銅六觔計三年內扣清豫發之項下月仍照上月辦銅數目給發等語查各廠產銅無定遇出銅較少仍如數扣收即形竭蹶廠民轉得藉口拖延應令該撫通盤籌畫另行具題一廠員新舊交代有前任豫發工本新任多不肯接受承催而鑪戶從中射利弊竇叢生請嗣後責令新任一體催辦仍如本任例覈其已未完各數照鹽課分別議敘議處一滇省多產銅之處地方官報開新廠向無獎勵未免任意遷延請嗣後於報開新廠內有每年獲銅二十萬觔以上者紀錄一次三十萬觔以上者紀錄二次四十萬觔以上者紀錄三次五十萬觔以上者加一級八十萬觔以上者准奏請陞用如開廠年久無效查明實係廠員玩忽隨時叅處一廠員散在各屬離省寫遠惟該管道府耳目易周請嗣後責成考覈去留改委聽其詳辦均應如所

請從之。是日起。

上以祈穀於

上帝。齋戒三日。己酉。

世祖章皇帝忌辰。遣官祭

孝陵。諭。朕此次恭奉

皇太后安輿。巡幸山東。已降旨於二月初三日

啟鑒。著誠親王。裕親王。大學士尹繼善。協辦

大學士尚書官保。留京辦事。其月選之文員

內通判州縣等官。武員內八旗護軍校。驍騎

校。及外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校。並年

滿千總等官。俱著王大臣照例驗放。至外

省督撫提鎮等奏摺。俱照南巡之例。著齋摺

人前赴行在遞奏。該部通行傳諭知之。又

諭曰。託雲所遺鑲紅旗滿洲副都統員缺。著

集福補授。其署理鑲藍旗護軍統領員缺。亦

著集福署理。集福未到之前。護軍統領著慶

泰暫行署理。副都統著富察善暫行署理。

諭軍機大臣等。戶部等部會議。諾穆親調劑

銅廠事宜各條。已依議行矣。朕覽此內豫發

工本。扣繳餘銅一款。從前劉藻辦理時。係豫

放一季工本銀兩。每銅百觔。每月扣收餘銅

五觔。所借多而所扣少。廠民自覺寬裕。所以

能如期完繳。今諾穆親止請豫放兩月。而每

月扣至六觔。是借項較前既少。而扣數轉多。

廠民沾利無幾。豈所樂從。且分限僅有三年。

又較劉藻前此所定五年十年之期加迫。恐

承領各戶。此時即存畏難之見。或致觀望不

前。而日後藉口遷延。更所不免。辦理未為妥

協。錢糧出入固宜慎重。而銅務關係鼓鑄。尤

在始事之調劑得宜。方可行之永久。著傳諭

彭寶會同諾穆親。就各廠實在情形。另行詳

酌妥議具奏。尋奏查從前豫借一季工本。因

銀數較多。寬其年限。然年限太久。轉易生玩。

今豫借兩月工本。並無利息。鑪民已多需惠。

惟每百觔帶扣六觔。誠恐力有不繼。即勒限

三年。亦覺為期過迫。請將豫借之數。仍以兩

月為止。於每百勛帶扣五勛約四年內可以扣完。下部議行。庚戌。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辛亥。祈穀於

上帝。

上親詣行禮。諭前因年老有疾之頭等侍衛阿畢達。二等侍衛穆克德璽。宣力有年。又曾出兵打仗。是以於懇請致仕時。施恩准戴原品翎頂。並分別有無功牌。給食全俸半俸。嗣

後侍衛內有實係宣力有年。因老病請致仕者。俱准戴原品翎頂。倘有怠惰等情。即行革退。著為例。工部奏查京師內外城工。應分別緩修亟修。照內廷之例。估計辦理得旨。此項城工。即著德成專辦。仍照新定各省城工之例。保固三十年。其原派之各大臣。毋庸兼管。○壬子。

上詣

大高殿行禮。奉

皇太后居長春仙館。詣

安佑宮行禮。辛酉。明園。癸丑。諭上年直隸

武清等十六州縣被災稍重。曾加恩先後動

撥部庫銀八十萬兩。又撥通倉及截留漕米

六十四萬石。令該督率屬加意賑卹。並於新

正降旨再行加賑一月。俾方春東作之際。貧

民口食有資。今據楊廷璋奏稱。從前奉撥部

庫銀兩。除給各屬急賑。摘賑大賑之外。所餘

無多。其所撥通漕。薊糧等米。亦經領運散賑

無存。懇恩再賞撥銀米。以濟賑需等語。著照

所請。再於部庫內撥銀二十萬兩。通倉內撥

米十七萬石。交與該督楊廷璋。董率所屬查

明應賑數目。據實速為支發。妥協經理。務令

窮簷悉被恩膏。副朕有加無已至意。該部即

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覆奏。黑白

二井提舉虧缺鹽餉薪本一案。現據查報。高

其人名下。共少交銀三百七十三兩餘。係接

任官郎嘉卿勒指浮開。其黃輔名下所缺之

數固由井員墮煎兼由地方官墮運從前籠
統詳報並未逐細聲明不但豫先本無見聞
即揭後亦未悉其情弊等語閱彰寶所奏情
節是諾穆親前此急於奏未及詳查在諾
穆親一聞井員虧缺至數萬兩之多立時參
劾原亦未為過當但以提舉微員虧項多至
逾萬其理原不可解自應將侵虧之故查覈
明確分別糾參方為周到即畧遲數日又何
不可待之有至於墮運一節由於鹽道及地

方官經理不善亦此案所必當查辦者該撫
原參及覆奏摺內均未提及亦不免於疎漏
今此案業已飭審其是否高其人先侵後吐
抑係郎嘉卿勒指浮開並黃輔之是否侵用
入已及係伊子乘機侵隱或由豫放之項追
補未清均須徹底嚴查自無難水落石出而
歷來墮運之員亦應查究明晰予以處分始
無滲漏著交彰寶會同諾穆親秉公查審確
情據實覈擬具奏從來督撫等每因摺奏先

後參差易生意見甚非大臣公忠任事之道
辦理公務惟在和衷集益期於政治有裨彰
寶諾穆親不得因此稍分畛域徧徇干咎將
此諭令該督撫知之 甲寅諭軍機大臣等
前據吳達善奏拏獲逃軍姜正一案該犯
供詞內有侍郎將賜榮前仕江西饒九南道
時曾經往投託其引薦情事因令軍機大臣
傳詢將賜榮據稱彼時因姜正進見求薦館
地並無一人認識當即遣出並未留在署

且與蔣允焄素不相識實無寫書轉薦情由
亦不知其曾犯軍罪等語當即傳諭吳達善
將該犯再加詳訊今據奏到覆訊姜正據供
寫給薦書一節係屬捏詞至二十九年四月
內赴蔣賜榮道署時實有送往廟內等情并
有所雇之揚州人蔣壽子一同前往等語姜
正一犯本係逃軍敢於捏造諭旨詐冒職銜
其罪實無可逭現已交部覈擬并傳諭吳達
善俟部覆到日即行正法至所供與蔣賜榮

素常認諱及往投蔣賜榮求薦幕館。送住廟內各情節。於該犯罪名輕重原無關涉。但是否果有其事。抑係該犯逞一面之詞。冀圖狡展。亦當查訊明確。著傳諭薩載。即就近提蔣壽子。訊取確供。據實奏聞。吳達善摺並鈔寄閱看。○又諭本日吳達善奏覆訊逃軍姜正。據供蔣賜榮給與薦書一節。本係捏詞。餘屬實情。請交江蘇撫臣提取該犯從前雇往江西之蔣壽子。可質真偽。自無難立辨。已交薩載查訊矣。至姜正以軍犯脫逃。且敢捏造諭旨。假冒職銜。本罪實無可逭。其所供與蔣賜榮認識款留之處。有無虛實。於該犯罪名原屬無關輕重。無庸更留質訊。致稽顯戮。此案現交刑部覈擬。計開印後即可覆奏。吳達善於接到部覆時。即將該犯正法。將此傳諭知之。乙卯。

上奉

皇太后幸同樂園。侍早晚膳。至己巳。皆如之。○

奉

皇太后幸山高水長。至辛酉。皆如之。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覆奏。威寧州虧缺銅鉛倉儲一案。是否實係劉標任內舊欠未完。抑係王葆元等自有侵那之處。捏詞卸罪。均須徹底清查。分別定案。著傳諭李湖。於到黔後。即將此案詳細查究。務得確情。據實具奏。丙辰。上御奉三無私殿。賜皇子諸王等宴。丁巳。上詣

安佑宮行禮。御正大光明殿。賜朝正外藩等宴。召科爾沁和碩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巴林多羅郡王。巴圖輔國公。和碩額駙德勒克。浩齊特多羅郡王。達什喇布坦。鄂爾多斯郡王。品級多羅貝勒棟囉布扎木素。翁牛特多羅貝勒諾爾布扎木素。阿巴哈納爾多羅貝勒車登扎布。喀喇沁固山貝子扎拉豐阿。輔國公拉扎布。教漢固山貝子垂濟扎勒。輔國公桑濟扎勒。厄魯特和碩親王羅

布藏多爾濟綽羅斯多羅郡王羅布扎回部
郡王品級多羅貝勒霍集斯輔國公圖爾都
蘇尼特多羅貝勒恭桑扎勒阿巴噶固山貝
子朋楚克青海固山貝子羅布藏色布騰喀
爾喀鎮國公雲丹烏珠穆沁輔國公敦多布
色棱和托輝特輔國公巴圖濟爾噶勒等至
御座前賜酒成禮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奉直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 臣黃鴻肉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秋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正月戊午

上御正大光明殿賜大學士尚書等宴諭軍
機大臣等昨據楊廷璋奏請撥發帑金供賑
當經降旨於部庫內撥銀二十萬兩交該督
速為支發矣因查各省均有存公備用銀數
十萬兩不等而直隸惟封貯軍需備用銀十
六萬餘兩分貯司道各庫此外並無存公之
項可備支用該省為畿輔要地賑務亦所時
有乃向來並未另籌存備款項遇有急需必
仰給於部撥雖一經奏及即降旨施行而撥

解究不免稍需時日。即值辦賑緊急。亦未能如期應用。著傳諭楊廷璋。即就該省情形。通盤籌畫。議定應需存公銀兩若干。奏交戶部覈議撥發庫帑。留貯藩庫。永為定額。以備支借之用。又諭據永德奏河北三府兩月以來。竟無雨雪。農民望澤甚殷。開封等屬。於新正得雪二三寸。省中僅有零雨。不成分寸等語。該省河北等處。上年春雨缺少。二麥歉收。去冬經該撫摺奏。各該府大田均屬有秋。市價平減。民氣寧謐。即夏間被水之河內武陟二縣。亦係一隅。偏災業已緩徵舊欠。借給籽種。無庸再行賑贍。故今春未降恩旨。但豫省以麥收為重。秋田雖尚豐稔。元氣究未能驟復。今冬春以來。雨雪愆期。若此時不能即霑膏澤。麥秋分數。又必致減損。民力恐不免拮据。若目下即應加賑。著永德速行奏來。以便降旨。若實不需加恩。或開倉平糶。及酌借籽種口糧。接濟閭閻之處。著永德即速查明一

面悉心經理。一面據實具奏。妥辦事關民瘼。勿因從前無庸加賑之奏。稍存迴護。並將現在曾否得有雨雪情形。即行奏聞。尋奏彰德衛輝懷慶三府屬。自上年十月得雪後。久無雨澤。至正月二十一日。得有時雨。河北各府普霑。麥收不虞減損。現在民情。亦可不需加賑。惟當青黃不接。市價恐增。當飭屬酌量糶借。其河內武陟被水村莊。現已出借倉糧。妥協經理。得旨嘉獎。已未諭曰。彰寶著來京。陞見。阿爾泰現今仍回四川總督之任。德福俟阿爾泰回任後。即馳驛前往雲南暫行署理。雲貴總督印務。彰寶俟德福到後。即馳驛起程。諭軍機大臣等。彰寶自授任雲貴總督以來。辦理軍務。不過隨阿桂就事敷衍。於緬地賊情。全未得其竅要。總由阿桂不能與朕一心。惟存畏怯。而彰寶向未在我面前。聆講論。不知朕意所在。無怪其中無定見。措置未能合宜。非若阿桂之錮蔽已深。不可化誨。

也。該省現無應辦要務，已降旨令彰寶來京。陞見所有總督印務，阿桂雖暫署亦不相宜。適阿爾泰仍回川督之任，因令其兼程回川，並令德福於阿爾泰到後，即由彼馳驛赴滇，兼署雲貴總督事。彰寶俟德福到後，將常行事件及軍務大概情形一面交代，即行馳驛。過程來京，面為指示一切，俾之深悉朕心，庶可不致如前此之動輒舛誤。而於辦理冬初派兵掩襲之事，回滇後尚可如期趕集。至德

福近日辦事尚知認真，署理雲貴總督悉循彰寶現在章程，自堪勝任。即該處目下要務，惟嚴查邊隘，不容奸民偷越，或間有賊匪近關探伺，立即嚴拏究治。據寶奏聞，德福自能留心實力經理，斷不致稍存五日京兆之見。也將此傳諭德福、彰寶知之。庚申，命正藍旗漢軍副都統達色為庫車辦事大臣。壬戌，御史趙瑛奏鄉會試考官入闈原有頒貯書籍四書文，可備校查。近年仍有由坊間移

取之事。於防範尚未周密，請一概禁止，得旨。該部議奏。尋議內簾應用書籍原屬全備，無須更由坊間移取。應如所請，至試題舊文考官平日博覽難周，恐士子鈔錄倖中，應仍准移取備查。再查闈中書籍順天而外，均未經頒貯。並請勅武英殿修書處照順天闈中書目各刷十五分，交部鈐印頒各藩司貯庫。屆期送內簾檢閱其工價於本年鄉試經費項下撥還從之。癸亥，吏部奏上年十二月內

引見卓異內陞御史以下等官均有奉旨交部記名人員，查各項品級不同，其應陞之處亦異。如御史郎中員外郎例得以道府分別請旨簡用，至主事評事博士等小京官應陞直隸州知州同知通判等缺，專歸雙月陞選。今既交部記名，應請並入於單月與各項應陞人員較奉旨日期論俸陞選從之。甲子，兵部奏查例載漢軍人員輪選叅將等官月分遇有缺出，先由領侍衛鑾儀衛及八旗護

軍營等處保送應選人員到部每缺揀選二三員帶領引見補放近年遇應用漢軍缺出惟鑒儀衛保送二三員餘俱無保送之人礙難揀選請嗣後若止一處保送有人除尚堪充選者仍行帶領引見外如俱難入選未便遷就竟將員缺留歸下月於別項人員內銓補從之 乙丑

上詣

安佑宮行禮 丙寅諭據德保奏廣東省本年鄉試有肇慶府屬之開平縣生員張次叔年已九十四歲三場完卷雖未入彀洵為盛世床徵等語上年順天鄉試及江西省鄉試年登耄耄者三人俱經加恩特賜舉人俾遂觀光之願茲廣東生員張次叔年逾九旬尚能康強應試著一體加恩賞給舉人副朕推恩引年至意 戶部議覆陞任江蘇布政使李湖奏稱江蘇省額解物料俱係各行戶照市價領辦覈與准銷部價節年盈絀無幾並無

弊竇惟高錫黃蠟係委員自行辦解其價時有增減轉易浮開冒銷請嗣後一體由行戶領辦委員解部並請於辦解各項物料之先令地方官將市價部價詳查比較應否酌減詳明咨部立案均應如所請從之 命服闋左贊善李汪度編修王懿修俱在尚書房行走 丁卯諭昨裴宗錫奏安徽買補倉穀請照江蘇巡撫薩載奏准之例於正價外每石增銷運腳銀八分經戶部議駁以薩載所奏係特旨俞允之案未便援照請增已依議行矣但思江蘇安徽兩省向來採買穀石報銷價值相同今江蘇既因現在購運不敷允其加增運腳安徽事同一例亦著加恩准其每石於正價外增銷腳價銀八分此後均不得援以為例 戊辰諭軍機大臣等據楊景素奏甘省自乾隆二十三年至三十五年民借籽種口糧牛本等項除徵還外尚未完京倉斗糧四百四萬餘石折色銀一百三十二萬

餘兩等語。此等應還官項。為時甫及十餘年。積欠已至數百餘萬之多。固由該處地瘠民貧所致。亦因前此辦理軍需時。遞年疊行蠲貸。民間習以為常。及大功告成。軍需停辦。自不能如向來之格外邀恩。而愚氓不知饜足。奢望常懷。轉將本分應完借欠輸納不前。似此日累月多。勢將何所底止。是舊逋固不可不及時清釐。致令積疲不振。惟是邊陲生計艱難。尤當急為籌畫。以裕久長。庶幾積薄之

區得有起色。因思新疆底定以來。緣邊一帶如安西。闢展烏魯木齊等處。地多膏沃。屯政日豐。原議招募內地民人前往耕種。既可以實邊儲。並令腹地無業貧民得資生養。繁息實為一舉兩得。況邇來邊外商民輻輳。風景不殊內地。所有舊日瑪哈沁等並已搜捕淨盡。所至皆成樂土。更復何所畏避。乃願遷之戶。雖官為資送。而為數仍屬無多。總緣民人等於新疆饒裕情形。未能知之甚悉。遂爾意

存觀望耳。不知小民於利之所在。果灼見其安便易圖。自無不爭先往赴。即如熱河及張家口外各處。凡有可耕之地。山東等省民人俱不遠數千里。襁負相屬。以為自求口食之計。何嘗官為招集耶。況甘省密邇新疆。較之山東出口路程更為近便。若能詳為勸諭。俾知沃壤可耕。資生甚易。足以自圖寧宇。諒皆趨之如鶩。久而相安成習。必且邀朋攜侶。熙攘往來。各自適其謀生之樂。并無庸似舊時

之官與經營。俟將來闢外生聚滋蕃。兼可酌添郡縣。而此等待食之民向外多移一人。即少耗內地一日之粟。可使蓋藏漸裕。化瘠為腴。其裨益更非淺鮮。此皆明山所當時常留心者。而總未見其奏及。著將如何設法勸導。令民人踴躍樂從之處。即行詳晰妥議具奏。並將現有欠項。作何逐漸徵完。或另籌調劑之道。一併定議奏聞。又諭曰。索琳奏審訊納遜特古斯因謀毒伊妻格格致誤毒使女

身死一案竟無確據將應訊人犯交哈穆噶巴雅斯瑚朗圖審訊並將案內干連人證仍交納遜特古斯看守候旨伊即起身進京等語所辦殊屬非是凡質審事件理宜隔別審訊不令彼此見面哈穆噶巴雅斯瑚朗圖係屬被告亦在應訊之內索琳即將應訊人犯交伊審訊已失辦理之道此事索琳既未辨清又不知解京審訊反交納遜特古斯看守能保無串供情事乎著寄信索琳博清額伊等無論何處接奉此旨即著一人將格格帶回一人將納遜特古斯並案內人犯盡行解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辦索琳博清額辦理此事毫無頭緒博清額係初任侍郎此等處用心不到尚可索琳隨朕辦事在軍機行走二三年如何亦如此用心不到耶索琳博清額著嚴加申飭仍著索琳明白回奏以刑科給事中瑪興阿為左副都御史已

上詣長春仙館問

皇太后安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諭軍機大臣等富明安彙奏州縣檄調赴省扣展公出一摺開列清單進呈所辦甚是已批該部知道矣前以州縣借公事為名動輒赴省職守久曠於地方正務必致貽誤曾降旨令各該督撫將州縣因公檄調到省應行扣限之故於年底彙奏交部查覈各該督撫雖亦照例具奏但僅於摺內牽連節敘從未按員逐案詳列尚欠明晰嗣後各督撫彙奏此事均應照富明安摺奏款式辦理著於各省奏事之便傳諭知之富明安原摺并清單一併鈔寄閱看 庚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前派索琳博清額往土

默特審辦案件情節尚未明晰已諭令將人犯解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訊大學士劉統勲不必隨往山東即同尹繼善留京辦

事並審辦此案其原派之協辦大學士尚書官保不必辦留京事務○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勒渾奏商人祝

嘏情殷於春正趨赴京師辦理地段等語所辦失之過早已於摺內批示矣

聖母萬壽慶辰在十一月間若令該商等於春正即行北來則伊等在京為時太久費用必更較多且聚集人多必致米糧食物從而騰貴殊非所以示體恤且該商眾所有一切需

用物料俱係在本處豫行備就到京後不過臨期裝整安設毋庸多需時日即如上年天津迴鑾該商等承辦段落不過月餘而就今歲即於十月初到京為期尚寬亦無趕辦不及之處已諭總辦工程處行文達爾吉善於途次奉文之日即率商人等仍回浙省俟秋間再行起程至另摺奏浙商呈請公備銀十萬兩解京之處尤屬無謂該商等業已分辦段落足以共効惓忱伊等公備之銀自應聽

伊等自行辦用又何必另請再備解京富勒

渾所奏兩摺均屬不曉事理著一併傳諭知之○又諭今日據富勒渾奏浙商於春正起程赴京辦理段落因為期太早業經降旨諭令於十月初間到京毋庸先期起程並令行知鹽道達爾吉善於途次奉文即帶該商等仍回浙省矣因思淮揚為浙江進京必由之路恐商眾等見浙商先期北上從而效尤亦未可定伊等所用物料皆係南方辦就帶來毋庸多需時日即如去歲在天津承辦段落不過月餘而就今年慶典該商等於十月初到京為期尚屬寬裕著傳諭李質穎諭令各商於秋間酌量時日再行起程 禮部題朝鮮國王李吟遣使表賀

萬壽冬至元旦三大節及進歲貢方物賞賚筵宴如例○辛未諭曰常青等奏達里岡愛場馬虧缺二百餘匹請令總管翼長等賠繳一分定限三年牧長等折銀賠繳二分定限六

年等語場馬虧至二百餘匹理宜賠繳總管翼長等著照常青等所奏行其牧長等應賠銀若定限六年恐未免拮据今為伊等生計起見著施恩改限八年嗣後以此為例 諭軍機大臣等據富勒渾奏錢塘縣貢生吳士洪控海寧縣漕書呂啟聞等折價浮收情弊並稱漕糧例應紅白兼收私梗並納分別豐歉并以漕截耗羨皆屬民累藐抗成例語多狂悖現在嚴審定擬等語吳士洪所控折價浮收一款既經該撫委員前往查辦諒無不水落石出如果官吏入等有通同舞弊情事自應按例重治若該犯挾嫌誣告亦自有反坐之條惟閱該犯原呈內詞句悖誕不經必係賦性狂妄不守本分之人恐其平日尚多不法字蹟著富勒渾即赴該犯家中將所存字蹟等項通行嚴密搜查毋任隱漏如查有悖逆字蹟即據實奏明盡法處治即查無別項不法之處並所告亦屬實情而此等肆口

妄談搖惑衆聽之徒豈可復留內地致貽風俗人心之害即應改發烏魯木齊等處以示炯戒該撫將來定擬時可照此辦理著傳諭富勒渾知之 御史范宜賓奏藩臬兩司例准奏事原為地方民生起見外省積習相沿率皆具稿先呈督撫安見其慎密奉公請嗣後飭禁仍前送閱違者令督撫參奏或別經發覺將督撫一併嚴議得旨所奏是著各該督撫明白回奏 命戶部左侍郎英廉署步軍統領 休致四川北鎮總兵余大佐以服闋湖北襄陽鎮總兵牛天昇為川北鎮總兵 是月直隸總督楊廷璋奏武清縣范甕口新墾地三十八頃九十四畝零原由蔴葦改植禾稼其租供用酬神祭祀及河防一切公務惟上年夏秋水旱各災統計八分因此項租銀不入奏銷未與民糧同入蠲緩但既被災無收應請與民糧同蠲十分之四蠲餘秋後帶徵至河防公務仍有節存之項足資

需用報聞 漕運總督崔應階奏湖南二幫糧船因阻風灣泊巴陵縣七里山地方失火延燒二隻每船燒米八百餘石查失火係人事不慎所致船米例應賠補防護不力各官亦應咨部辦理得旨是從來無寬免之理若姑息寬免弊將不可言 浙江巡撫富勒渾奏仁和海寧二縣海塘於本年正月分望汛後自西塘老鹽倉起至海寧縣城東四里橋一帶塘外漲沙較前增高至蜀山南面之沙

因冬月潮水甚微坍勢稍緩經相機挑切共坍七百四十餘丈若再向巖峯山西南坍寬三百餘丈則中壘可有復開之機因飭海防道督兵盡力挑切乘此春潮之期冀有成效得旨好應致祭

海神以祈顯佑 署河東河道總督吳嗣爵奏向來漕河鋪水時柳林以北開關家大牐洩南旺湖水以助北行柳林以南開安居斗門洩馬場湖水以助南行今年汶水自開壩

後由分水口南北分流甚旺各牐塘內水勢鋪勻現將臺莊臨清一帶自下而上挨次開牐攔蓄東漕足資浮送其關家大牐及安居斗門俱無庸開放俾南旺馬場多留蓄水以濟南漕重運蜀山馬踏微山等湖存水有盈無絀惟泇河廳屬運河夏鎮彭口等處地居微湖上游不能藉資湖水查有滕縣金鈞泉向由獨山湖之滿家水口入運今酌量挑引暢達俾歸實用又滕縣之玉花馬蹏等泉由

彭口以北之修永牐入運上年添置牐版豫為攔蓄啟版之際泉流愈多於泇河一帶浮送糧船均資其利報聞 陝甘總督明山陝西巡撫文綬奏咸寧縣灞河橋座係於乾隆二十八年民捐添建並存節省一項交商營運為橋梁修費至上年閏五月山水暴發衝損過半今履勘灞水發源終南山當夏秋盛漲羣水匯集其河底盡係浮沙根腳虛鬆故連年衝損實難建橋請照舊冬春搭蓋浮橋

夏秋設船濟渡其費仍於民捐橋工銀內動用報聞 明山又奏上年奏准添派伊犁及撥補瑪納斯各屯兵已由督提鎮各標選派伊犁三百以遊擊一十總外委各三領之選派瑪納斯五百以遊擊守備各一十總四把總一外委五領之俱於本年正月初旬先後自肅州起程出口剋期二月全抵屯所不誤春耕報聞

實錄卷八百七十七

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八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琳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二月壬申朔戶部議准

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阿爾泰疏稱捷為縣竈民何洪等開淘鹽井八眼請照下井鍋例配引權課定稅銀一百七十兩有奇自乾隆三十五年徵收造報從之 癸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幸圓明園 命吏部左侍郎旌額理為烏什辦事大臣更換舒赫德來京以總管內務府大臣邁拉遜署吏部左侍郎 豁江西饒州幫遭風漂沒旗丁吳法仔運剝漕

米二百八十七石。旌表守正捐軀之浙江黃巖縣民阮廷錦妻王氏。河南寧陵縣民王四妻楊氏。襄城縣民相驢兒妻陳氏。甲戌上東巡奉

皇太后自圓明園啟鑾。幸南苑行圍。翼日如之。遣官祭

先醫之神。是日駐蹕新衙門行宮。乙亥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軍機大臣等遵旨議奏。革

任甘肅涇州知州許宗崧未完虧項。始自乾隆八年。至十六年解回安徽本籍勒追。今撫臣裴宗錫查其家產全無。仍照例請豁。經刑部議覆具題。查此案遲至二十餘年之久。任所原籍承追各員。輾轉遲延。均難辭咎。虧項不得任其無著。應著落該二省承追不力各員。及各該上司分晰歷任年月按數攤賠完項。許宗崧照例問擬杖徒。不准納贖。得旨依議。向來直省虧欠追賠之案。如果家產盡絕。

該旗籍查明取結保題定例請旨寬免。將本人治罪完結。此案許宗崧原參虧那銀一萬七千餘兩。其中尚有民欠應完銀三千餘兩。事在乾隆八年。該督撫既經劾奏定案。即應依限按數嚴追。乃甘省當時既不及早查辦。遲迴已閱數載。迨乾隆十六年始將該參員解回原籍監追。因循懸案。竟至二十餘年之久。而安徽省於前此題豁時。又不分晰民欠一體請免。經部議駁承追。仍屬怠緩。覈計該

二省遷延情節。與尋常無力請豁輾轉行查往返需時者。尤屬不同。因交軍機大臣等查議。據奏請於甘肅安徽兩省承追不力各員名下勻攤賠項。許宗崧照例擬徒。不准納贖。已如所議行。嗣後各省督撫遇有虧缺庫項之員。一面題參。一面即行依限嚴追。速清公帑。毋得任意懸宕。如有仍蹈前轍者。惟於承辦之大小各員是問。將此通諭知之。是日駐蹕南紅門行宮。丙子。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賜扈從王公大臣及直隸總督等食。○諭朕恭奉

皇太后安輿巡幸山東道經畿甸值此方春舉趾之際首塗所及宜沛恩膏著將直隸所過州縣本年應徵額賦蠲免十分之三該督楊廷璋率屬妥辦俾小民均霑實惠 又諭朕巡幸山東所有蹕路往來經由直隸該省承辦差務之文武官弁宜一體加恩著該督查明咨部凡有罰俸住俸降級之案俱准其開復其無此等參罰案件者各加一級 又諭此次恭奉

皇太后巡幸山東由水程來往用適

頤安總督楊廷璋以通州至楊村一帶河道向有淤淤舟行稍滯將天津楊惠莊行宮移建武清縣之桐栢村次日由寶稼營登舟川途尤為便利前據該督面奏以移建尚非添造可比不至繁費且其事屬已成亦遂聽之而

有此行宮可省水營三處但運料及匠作諸事究不免有費用著加恩將所省三處水營應銷銀兩即照數賞給俾資工值 又諭朕此次東巡所有經過直隸地方各營汛兵丁有派辦差務者俱著查明賞給兩月錢糧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阿桂等奏請選撥京兵二百名前往滇省備用已允所請俟迴鑾後再行派往此項兵丁不過往供委遣與前歲兵差不同經過地方祇須行所無事照尋常驛遞差使辦理擬分作十起每三日啟行一起為數無多沿途尤易照料無庸安設營盤及官立買賣街市但須酌備歇店足容居住所至尖宿之處均有食物鋪店伊等按程俱係官給盤費原可聽其自行買食地方官及帶兵之員隨時留心管看自不至於滋事直隸河南均有車路可通仍按兩兵一車之例應付帶兵官照勘合給與馬匹湖北湖南水程最便仍照例給與船隻貴州雲南則照例

給以夫馬。務期不動聲色。勿使民間知有過兵之事。方為妥善。除直隸應辦事宜。就近交楊廷璋照辦外。著傳諭各督撫。先期妥密籌辦車馬等項應用。不可稍露送兵名目。致涉張皇。並不得絲毫派及閭閻。妄滋擾累。俟起程有期。再令行文知照。將此豫行傳諭知之。

○是日。駐蹕桐栢村行宮。丁丑春分朝日於東郊。遣理郡王弘曉行禮。祭先師孔子。遣協辦大學士尚書官保行禮。

上奉

皇太后至寶稼營登舟。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諭今日至寶稼營登舟。見所設水營外圍蓆牆。槩行幕以黃布。甚屬非是。向來巡幸所經水程。營盤外牆。率以葦蓆為之。儘足以蔽內外。惟江浙兩省。因葦蓆稀少。代之以布。即與內布城相屬。高下亦畧相等。今乃於葦蓆之外。復加布襲。且高逾數倍。儼如大牆。其意何取。布疋為小民被服所需。

豈宜妄為耗費。即如武清等縣。去夏曾經被潦。因加恩從優賑卹。幸而民無菜色。稍為慰懷。若留此布為貧民襦袴之用。資衣被者不知凡幾。顧置有用為無用。使不知者幾擬於土木衣文繡。豈朕省方觀民之意。司牧之謂何。曾不知體下情。承上德乎。前途有似此者。著即徹去。所有布疋。聽民間買用。庶不致成棄物。山東毗連直隸。恐亦聞風效尤。並著速行除徹。至水營內所備坐落數椽。該督之意。為朕披覽奏牘。召對臣僚而設。亦甚無謂。且又未豫為奏明。尤屬冒昧。朕自辛未南巡以來。川途所莅。每日辦理庶務。延見臣工。俱在御舟。諸凡甚為便適。且並未以舟居廢事。眾所共知。此次允富明安之請。巡幸山東。所重在問民疾苦。嘉惠羣黎。實不欲絲毫耗及閭閻物力。猶恐地方大吏踵事增華。屢經諄諭。一切務從儉約。毋飾浮靡。不啻三令五申。楊廷璋何竟不知仰體朕意。若此。著傳旨申飭。

並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朕敬奉

安輿。東巡齊魯。畿封耆庶。扶杖歡迎。宜首沛渥恩。以敷慶澤。所有經過直隸州縣內。男婦年七十以上者。著該督查明。照從前恩詔之例。分別賞賚。又諭各直省。設立將軍。副都統。原為管轄駐防兵丁。無將軍。副都統處。則設城守尉管理。城守尉雖係三品。其職幾與副都統相等。且又獨駐一城。辦事亦在大臣之列。補授後。謝恩請訓。例應自行奏聞。至與各城協領一體。於年滿送部帶領引見。亦於體制未協。嗣後并著與總管一體。繕摺請旨。陛見。如不准來。於次年再行請旨。著為例。是日。御舟駐蹕寶稼營。戊寅祭

大社

大稷。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諭朕此次恭奉

皇太后巡幸山東。經由水程。所有扈從官員人等。業經諭令於陸路隨行。毋庸乘坐船隻。以

省船戶等守候之勞。現在隨用之船。大小不過十二隻。為數雖屬無多。但念水手人等當差出力。亦屬相同。著仍照上屆巡幸天津之例。於常價外。每水手一名。日增給銀三分。俾亦均霑惠澤。又諭據富明安奏。東平州知州沈維基。滕縣知縣陳詔。拏獲鄰省鄰境盜犯。均屬奮勉能事。請旨送部引見等語。已於摺內批令會同行在吏部帶領引見矣。朕巡幸所至。每日照常辦理政務。召對臣工。即引

見官員。亦甚為便易。所有直隸山東兩省文武官弁。現在如有應行送部引見者。俱著該督撫隨時奏明。會同行在吏兵二部帶領引見。是日。御舟駐蹕南倉。己卯。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諭上年夏間天津等處因雨水過多。被災較重。業經疊降諭旨。動撥銀米蠲賑。頻施黎民。幸無失所。第念長蘆鹽坨。同時亦被淹浸。該商等工本不無稍虧。既仍

照常納課又不能與貧民一體霑恩未免向隅。今翠華臨蒞深悉該處情形且諮訪錢價較前更為平減雖去歲曾加鹽價現在商力仍覺拮据著加恩每觔再暫加錢一文以降旨之日為始定限一年仍照舊值行銷俾資充裕以副朕因災卹商之意該部即遵諭行。兵部議覆署雲貴總督彭寶奏稱黔省各標鎮協營步守兵防禦有餘請於每百內酌裁二名共可裁兵六百一十九名節省餘米

足敷每歲賞項從前生息銀即行停徵應如所請從之。是日御舟駐蹕湖洋莊。庚辰

遣官祭黑龍潭

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玉泉山

惠濟慈佑龍王之神諭軍機大臣等車布登扎布等奏烏梁海副都統莫尼扎布總管塔思哈互相構訟著派御前侍衛內大臣巴圖濟爾噶勒會同集福前往審辦著寄信集福於何處接奉此旨即候巴圖濟爾噶勒一

同前往審明完結後再一同來京。又諭曰車布登扎布等奏烏梁海副都統莫尼扎布年老罷軟請於台吉丹珠爾德勒克達什二人內揀派一人等語從前烏梁海事務另派人辦理者特因烏梁海之人初附恐其不諳內地禮法特派人經理今伊等歸化已久倘另派人仍如莫尼扎布亦徒滋擾累烏里雅蘇台科布多既有將軍大臣等嗣後烏梁海事務即交科布多大臣經理仍著烏里雅蘇

台將軍統轄將此寄信車布登扎布等遵辦。是日御舟駐蹕楊家園。辛巳遣官祭

關帝廟

諭曰大學士陳宏謀老成端謹敬

歷宣勤簡任綸扉正資倚畀前以抱恙屢次懇請解任調理節經降旨慰留令其安心調攝無庸開缺冀春和可待復元今據奏精神恍惚仍復如前若再因循戀職實難自安請開缺回籍調理等語情詞肫切勉從所請著加太子太傅以原官致仕並賜御用冠服朕

親賦詩章。以寵其行。令伊孫刑部主事陳蘭森隨歸侍養。回籍後。仍加恩按原品食俸。俾得蠲疴頤養。期臻耄耄。耄耄用昭優眷。老臣至意。又諭。行在吏部堂官。現止曹秀先一人。所有應行引見人員。著軍機大臣會同帶領引見。○又諭。朕恭奉

安輿。巡幸山東。連日經行畿輔。童叟歡迎。足徵愛戴。因念去歲夏間。天津等處雨水過多。被災較重。雖經疊降諭旨。蠲賑頻加。所見茅簷景象。頗為恬適。第災歉之餘。元氣未能驟復。自宜再沛渥恩。期臻康阜。所有天津府屬乾隆三十三年以前地糧倉穀各民欠已於上年豁免者。再將滄州青縣靜海鹽山慶雲五州縣三十四年因災借欠穀三萬八千六百餘石。及天津縣三十四年常借未完穀三千六百九十餘石。概行蠲免。至經由之東安交河景州東光四州縣所有未完二十二年至三十四年因災借欠穀三萬八千三百餘石。

及災重加賑之寶坻寧河永清霸州薊州五州縣未完二十五年至三十四年因災借欠穀一萬八千七百餘石。亦著全行蠲免。其順天府屬之武清一縣被災尤重。該縣向無積欠。未能一體霑恩。前已降旨將經過各州縣蠲免本年地丁十分之三。著加恩將武清一縣蠲免十分之五。用均愷澤。俾閭閻共資樂利。以副朕行慶宣恩之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據李侍堯奏廣西左江鎮總兵頗榮仁患病。請解任調理等語。著照所請。頗榮仁准其解任回籍調理。所遺左江鎮總兵員缺。著惠世溥補授。是日御舟駐蹕司馬莊。壬午。

孝康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陵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諭昨據李侍堯奏總兵頗榮仁現在患病已降旨准其解任調理。第念

顏榮仁歷任並無過誤尚係總兵中出色之員。人材難得該員偶爾患病仍可望其就痊。若竟令閒廢未免可惜。顏榮仁俟病痊之日即行來京陛見。是日御舟駐蹕花園。癸未遣官祭昭忠祠。諭軍機大臣等今日御舟過興濟牐閱視大概情形似宜僅用減水石壩不應更立牐座該處河道本屬深通當春令水發之時底水猶然寬裕以朕所御安福艦而計船身受水約三尺餘浮送尚屬便利。則江廣重運糧艘儘足通行無礙毋庸更資牐座節蓄。常時既不藉其利而一遇運河漲盛牐口窄小難容又有金剛牆攔阻不能立時宣洩易致漫溢為虞。若拆去牐牆改為減水石壩使河流隨時暢瀉自為因地制宜之道。且牐底現在高出河面約五六尺若俟漲滿平底方令減潮其勢已遲或將舊有牐底落低數尺改為滾壩坦坡以次漸落並將下游引河及歧口入海處所逐層疏導俾成

建瓴之勢無稍壅滯則較此特長水三尺即可隨時由壩滾消無慮積久而溢而出口水誌比今尚餘三尺并無慮重運之或致膠舟此工庶不致虛設。昨楊廷璋因去夏雨水過多運河漫溢淹浸田廬而興濟以下更無減水之處議於天津城西芥園左近添設減水壩一座以洩盛漲朕昨親臨相度尚覺其地距津城太近不能經久無弊因諭周元理詳悉勘度情勢於上流另擇妥善之地俟朕迴鑾再行閱定。今思此處若果宣洩得力其上復有捷地牐或并照此一律妥辦運河又有此兩壩減水暢利雖遇漲潦不致全注下游則楊廷璋所議芥園壩工即不再添似亦無礙。即如從前南巡時閱視清口情形因定五壩過水尺寸令河臣每歲或按水誌展拆清口以洩洪湖之漲自後下河遂無潦患頻年有收較之前人斤斤於車邏諸壩之節宣不啻事半功倍此非釜底抽薪之一明效大驗

乎。但河務關係重大，朕經行一覽，亦未能自信。為必屬可行，周元理在直隸甚久，河防事宜素所留心，而楊廷璋亦當折衷以總其成。但恐伊等面承朕旨，或不敢復抒己見，非所以集思廣益也。因思袁曰修，向日曾命閱過河工，尚屬諳悉河務，著前往滄州一帶會同楊廷璋、周元理，將運河上下情形及引水歸宿之處逐一履勘，悉心籌度，據實詳悉妥議具奏。楊廷璋等尚須至山東境上送駕，袁曰修奉到此旨，亦不必如馳驛之迅速，止須按程而行。約計楊廷璋等回至滄州，適與相會，尚可從容妥辦，不必赴山東行在復命。俟朕迴鑾至直隸，面候閱定，再為指示。所有御製興濟橋及芥園壩工二詩，並著鈔寄閱看。

戶部議覆長蘆鹽政西寧奏稱漕船行抵直隸楊村，歲有漕標備弁專司起剥，惟漕船向有旗丁兼帶貨物，遇河水淺阻，自應令該丁先儘貨物起剥，如尚阻滯，然後起剥糧石，請

嗣後令直隸總督添派同知一員，屆時赴楊村嚴查，即抵通交兌後，仍交倉場侍郎留心察訪，倘有留船貨物，將旗丁分別懲辦。直隸委員一併議處，應如所請，從之。

○兵部議覆兩江總督高晉奏稱武職官員子弟其隨任入伍年久者，向無禁止本省應試之例，但伊等究係官員子弟，一經中式，即占該省武舉名額，請將此項兵生無論在營年久概不准其應試等語，應如所請。嗣後不惟禁其應試，並不准其入伍食糧，即籍隸本省之遊擊都司、守備其子弟入伍應試，亦俱令各歸本籍州縣從之。

○蠲浙江海寧安吉長興蕭山四州縣乾隆三十五年被水災地應徵漕項額賦，並緩蠲餘及各項舊欠銀米各有差，是日御舟駐蹕馮家口。

（甲申）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諭前於寶稼營登舟見所備水營外圍蓆牆幕以黃布，又添設坐落板

房。均為過當。楊廷璋並未先行奏聞。輒爾糜耗物力。不能體朕省方問俗之本懷。業已降旨申飭。布疋為民間應被所需。豈宜妄費。因即令沿途概行撤去。而板房則成工難於遽毀。姑聽仍留。然每日駐蹕。閱之輒為不憚。夫水營不過為艤舟一宿而設。朕所御安福艫。大小合宜。日常理庶務。見臣工至為便適。且於岸上張設瓊廬。尤極寬敞。雖召對多人。亦能容列。從前四巡江浙。及年來再莅天津。規

制未嘗增易。朕甚安之。亦眾所共知者。何今次獨藉此板屋數楹。為憩息乎。且又位置廊軒。增華飾美。心益憎厭。是以所至之地。竟有不登岸寓目者。構此何為。雖一切裝修。皆係舊存物料。其工作之用。則由大吏等自効。惻然朕巡幸所經。供頓儲備。絲毫不欲累及官民。每一水營。准令開銷數千金。俾之承辦寬裕。今乃不知撙節。轉事此無益之耗費。實所不取。昨已面諭楊廷璋。令將所有料物於

迴鑾後。即速自行變售。毋許再存。嗣後或有安設水營。悉遵舊規。不得稍有點綴。致干咎戾。此次著賞給鹽庫銀一萬兩。以償其費。並為明白宣諭。使知朕禁奢崇實之至意。諭軍機大臣等。李侍堯奏據安南國王移咨鈔錄彰寶覆文。駁飭咨索黃公纘文牌等件。聲稱續復委員齎遞。奏本現已飛移滇省辦理。俟彰寶覆到。或以已意作檄。駁回或為代遞。奏本請旨遵行等語。該國王既有移咨。自應

即為檄覆。無庸更俟彰寶查辦。今已令軍機大臣代李侍堯擬定檄。彙知會該國王。李侍堯接到。可即照例妥速發往。李侍堯曾奏請來京。陛見。業經允行。該督此時如已起程。中途奉到此旨。即移交德保妥辦。文內仍列該督全銜。將此傳諭。知之外。寄軍機大臣代擬檄。諭一道。檄諭安南國王。知悉。接來咨稱。黃公纘等投入內地。經該國王索取。未經發回一事。欲本督部院代為轉達等因。查此案係

雲貴督部院所辦其案情始末俱在滇省本督部院未能細晰其中原委如何可漬

天聽但細閱來咨爾國辦理此事始終原未得當若其人果係遁逃當其匿跡之初即當及早咨明雲貴督部院防其竄入則公纘等既無從藉口雲貴督部院自斷不肯收留即彼匿跡荒陬亦必代爾搜捕及公纘等投入雲貴督部院以爾國臣服有年素為恭順爾國窮黎即屬

天朝赤子憫其流離而安插之所以仰體

大皇帝徧覆懷遠之深仁亦所以為爾鳩輯顛連也及該國王知其逃入內地並已經安插止應欽明黃公舒父子得罪之由求雲貴督部院查辦滇省自必為爾查明豈肯容留屬國負罪之人爾前次竟向雲貴督部院索回處治未免徑情直遂無怪其有責言也茲爾接雲貴督部院咨文輒謂過於苛厲憤形於詞尤非審慎之道至所稱繕寫奏本委員齎

遞等語查外藩定制惟例貢具有奏本係先期題奏准到部覆始行轉進其餘文案均屬咨會覈辦該國王如當應貢時附有奏摺本督部院自難阻止但呈覽後

大皇帝必交部議部中亦必不准行若無端具摺即遞至近邊在本督部院亦不敢違例代奏但該國王既以本督部院為隣邊大臣具辭來請不得不以誠告該國王向來恪恭知禮

大皇帝恩眷有加今乃狃於一偏之見措詞過激殊覺失於慎重倘或以此上聞獨不慮干天朝譴責乎至此案情由本督部院當移會雲貴督部院辦理先此覆知該國王務斟酌妥辦毋負本督部院諄誠商覆之意又諭據李侍堯奏安南國王咨文內稱黃公纘一事欲具摺奏聞已代李侍堯擬檄稟照例發去該國王從前徑向內地索取原屬非是而此次咨文措詞未免過激尤屬非體但黃公纘

等究係該國逃人如果該國王向後具咨情詞恭謹原不妨酌量辦理即發回亦無關礙然須措置得宜不可稍露遷就了事之意將此傳諭彰寶知之所有傳諭李侍堯及代擬檄稿并著鈔寄閱看俟彰寶到京時仍面諭詳悉○又諭據高晉奏查審知府李枝昌代屬員認補虧空一案李枝昌呈出原審之饒九道汪鍾於前任南昌府時給伊書札一封令各府公幫南昌新建兩縣墊用修理撫署等銀五千餘兩詢據汪鍾開出墊款內前任巡撫明山修理書房並明德修理大堂頭二門等處用銀一千兩等語撫署書房理應自行修理何得派令屬員代辦至有捐墊公幫之事現嚴飭高晉等秉公查審著傳諭明山將前任巡撫時是否實有此情節速行據實明白回奏毋得稍存欺飾致取重戾 又諭據高晉奏查審知府李枝昌代屬員認完虧空一案據李枝昌呈出原審道員前任南昌

府知府汪鍾所給書札有捐幫首縣墊用修理撫署等銀五千二百餘兩之事現在密札海明逐細詳查等語已諭明山明白回奏此案情節即經移交海明查辦自無難水落石出著傳諭高晉等據實審擬不得因有干涉明山之事遂爾意存瞻顧曲為開脫以致自取罪戾將此並諭海明知之 又諭據安泰奏瑪呢圖卡座侍衛俊成於所屬厄魯特茂海等偷馬一案已自認漏報而領隊大臣都爾嘉以俊成途遇未曾下馬又不肯代買牛隻竟誣俊成為知情容隱意欲嚴辦並有擅禁哈薩克前來之事即平素亦屢向侍衛等逞勢妄為甚不安分等語都爾嘉身為領隊大臣管領侍衛理宜秉公今於俊成挾嫌誣陷哈薩克有欲前來者又擅行出示禁止看來竟不安分如仍留在彼與安泰不協日久於事無益著寄信伊勒圖於伊犁副都統內派一員赴塔爾巴哈台將都爾嘉換回伊犁

仍令伊勒圖留心體察。倘仍有如前所為。即據實嚴參。不可瞻徇。是日御舟駐蹕霞口。

○乙酉。諭軍機大臣等。據裘曰修等奏。查舊有給發耆老劄付。請另行選刻。換給並照定額四十四名之數。令五城大宛二縣行取。選用一摺。此等耆老。專為從耕而設。自不得令其冒濫充數。但各項執事。俱可約畧而計。且耆老而外。尚有農夫等。亦可派令幫辦。舊時所定四十四名之額。尚覺過多。應再行酌減。

書錄奉旨

書

即以三十五名為率。已足敷用。著將裘曰修等原摺發回。令其改議具奏。尋奏耆老外尚有農夫。改定三十五名。誠足敷用。此次定額後。逐一清查實係土著。換給新劄。冗數概行除名。嗣有缺出。仍由五城大興宛平二縣行取選用。從之。又諭昨李侍堯奏安南國王因滇省安插黃公纘移咨該督一事。業經傳諭彰寶妥協查辦矣。但閱該國王原咨內。聲稱三十四年十月內。接署臨安府建水州印。

書錄奉旨

書

務寧州正堂張牌開。上憲飭委飛查猛天接壤掌寨將黃公舒果係姓莫姓黃等。因迨興化鎮目黃廷體將黃公舒父子做賊。逋竄緣由。呈文投覆。復准建水州移文境內。並無黃公纘等其人。與前牌翻異等語。彼時建水州究係何人。前次行查既屬多事。後次飾覆更不得體。所云上憲飭查。又係何督撫提鎮抑係領兵之將軍大臣。其覆文捏詞。是否該員一人之意。或曾請示上司。令其如此辦理。均須徹底清查。彼時建水州知州是何姓名。目今是否現任。並彼時兩次行文實出何人意見。統應詳細查明。據實覆奏。如該州尚在滇省。並著彰寶於陞見起身時。帶其來京。會同軍機大臣詢問。至該國王索取黃公纘一事。昨諭彰寶。如果該國王將來措詞恭順。即發回亦屬無妨。今細思此事。甚有關係。不可不加審慎。看來該國王之意。不過因黃公纘有莫姓後裔之說。且其安插處所。尚與安南相

近恐彼計圖恢復並恐中國助以兵力外夷小見必慮及此是以來咨有居於近邊必生事端之說又彼聞知近年緬匪之事故其措詞敢於亢激但該國臣服有年向稱恭順斷不值因此訶責若該國不再具文申理姑且置之不問如仍呈遞咨文或微露猜防莫姓之意祇須嚴切回覆至黃公纘等現居之地是否與安南邊界毗連伊等在彼作何光景亦不可不為查察此時應先將伊等移至近

實錄卷八百五十八

奏

一

省內地酌量作何安頓之處並著彰寶妥協查辦先行奏聞向後籌辦之局統俟彰寶來京面諭將此傳諭知之是日御舟駐蹕史家莊○丙戌諭朕俯允山左臣民望幸之請祇奉

皇太后安輿登嶽祝

釐贖謹洽慶並便道詣謁

闕里業經先期降旨令一切供頓務從儉約毋事繁文而除道清塵閭閻歡欣供役具見

愛戴惻忱著將山東省所過州縣本年應徵額賦蠲免十分之三其上年秋收稍歉勘不成災地方著蠲免十分之五該撫富明安其董率屬吏詳悉查明妥協辦理務俾黎庶均霑愷澤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朕俯順輿情祇奉

皇太后安輿恭詣

泰岱祝

嘏延禧並登

實錄卷八百五十八

奏

闕里之堂躬行釋奠輦路所經推恩優渥而泰安曲阜為駐蹕之地允宜廣敷惠澤用溥隆施著將該二縣乾隆辛卯年應徵地丁錢糧全行蠲復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梁國治奏前任署襄陽鎮都司張智遠於混襄光化縣兵丁甘定邦咆哮公堂違斷搶親一案經直隸解到收審張智遠乘間自縊身死請將該縣等革職並自請與按察使秦鏞一併交部等語業經批交該部議奏矣

張智遠不過因上司飭令訪查率混稟覆雖經解任提訊並無應得大罪何以遽至輕生或其中尚有別情以致畏罪自縊亦未可定著傳諭梁國治再行徹底根究務得實情以成信獻 旌表守正被戕之安徽宿州民王謨妻劉氏 是日御舟駐蹕袁樓

實錄卷八百十八

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九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鎮邊侯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二月丁亥

上奉

皇太后至德州登陸 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本年恭逢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朕祇奉

安輿東謁

泰岱清蹕所至黃髮台背夾道懽迎仰見

慈福覃敷咸臻壽宇宜施渥澤以廣錫類之仁

所有山東省經過州縣內男婦年七十以上

者著該撫查明照從前恩詔之例分別賞賚

用昭恤老引年盛典 又諭朕巡幸山東車駕所經引年布惠其駐防旗人亦應一體推恩所有德州青州駐防旗人男婦年七十以上者著查明照例分別賞賚 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臨城縣民楊白旦妻李氏 是日駐蹕德州行宮翼日如之 戊子賜山東巡撫等食 諭朕恭奉

安輿時巡齊魯省方問俗念切民依所有經過地方本年正賦業經降旨酌定分數蠲免至

上年間有被水之濟陽等十三州縣衛據該撫富明安奏稱現在民食均無缺乏農作有資惟齊河禹城茌平莘縣民力稍覺拮据請每畝酌借籽種銀一錢牛具銀一錢等語目下春疇融潤耕種屆期該四縣上年被水較重之地尤須及時接濟按畝貸以籽具體卹常例宜然但借項仍應徵完尚非格外施惠之意著加恩將齊河等四縣上年被水地畝應借籽種牛具銀兩即行賞給免其徵還俾

農民得資耕作該撫其董率所屬悉心經理務使閭閻均霑實惠該部遵諭速行 又諭

曰胡文伯昨來接駕見其精力尚未就衰該員前在直隸年久著加恩交與總督楊廷璋以同知題補 諭軍機大臣等據裴宗錫奏請開濬漳葭港河一摺朕初覽之以其事關係民生遂爾批允及細閱圖記見老河橫亘甚長淤墊多年已成平陸並無可因之跡挑濬似難以施工且新河陡急老河平緩欲築壩以挽歸故道勢亦匪易而勢平則沙易停淤即一時疏導深通不能保後此之不日漸淤積雖籌議歲修仍恐有名無實自宜詳悉講求以期盡善高晉於河務素為諳習且曾任安徽巡撫必能悉其情形該督即日前來迎駕可將此圖存留候朕面為詢定至裴宗錫請於三月內興工之處業於摺內批示此河淤塞已開數十餘年即果應濬治亦何不可待之有統俟高晉親往履勘再行定奪將

此傳諭裴宗錫知之。吏部都察院奏御史胡翹元叅奏籤掣江西零都縣典史江鑑未據聲明江西原籍應照例革職其不行查明給結赴選之地方官及出具印結同鄉各官均應議處即出具過堂印結之同鄉官吏部文選司員外郎楊焯應照例降一級調用得旨此案出具過堂印結之同鄉京官楊焯都察院議以降一級調用殊未允協月選各員取具同鄉京官印結原所以備稽查冒濫若別部院官員出結於銓曹條例自未能諳曉照例降一級調用已足蔽辜今楊焯係吏部文選司員外銓法是所專司豈得諉為不知自應較別項京員畧加重議處以示懲儆若照尋常之例僅議降一級調用殊無分別嗣後吏部文選司司員遇銓選等事率行出結應如何議處著吏部都察院另行酌定條例所有楊焯應得處分一併改議具奏餘依議尋奏吏部文選司司員遇有銓選等事嗣後

概不准其出結違者降二級調用楊焯應照此例各部院官員如遇承辦事件有自行出結者亦照此議處至非關本身承辦之事仍照舊例辦理從之 己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朕翠華臨蒞山左所有該省承辦差務之文武官弁宜量加優敘以覃慶澤著該撫查明咨部凡有罰俸住俸降級之案俱准其開復其無此等叅罰案件者

各加一級。又諭朕此次巡幸山東所有該省辦差各營汛兵丁俱著查明賞給兩月錢糧以昭恩賚。又諭朕此次巡幸山東辦差兵丁悉已渥施愷澤所有德州青州駐防八旗兵丁派有差務者並著查明賞給兩月錢糧用廣慶惠。是日駐蹕李劉莊行宮翼日如之。庚寅諭各直省廢員在平原縣建設經壇延

釐祝

覈具見惻忱。著加恩三品以上人員各賞緞二疋。四品以下人員各賞緞一疋。又諭朕祇奉

慈輦巡幸山東。蹕路所經。頻施愷澤。惟期間閏。共臻樂利。以副朕保赤殷懷。所有濟南各屬。自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四年。未完因災借欠常平倉穀四萬九千二百八十餘石。又東平州。東平所三十四年未完災緩地丁銀四千八百七十八兩。均著加恩。概行蠲免。俾通省農畝。益資饒裕。用昭省方觀民行慶。孚惠之至意。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據阿桂奏稱。緬匪狡猾。已極。應於今年大舉進剿。請入覲請訓。俾得詳悉面奏。一切等語。阿桂殊屬可惡。又以狡計嘗試朕矣。朕因賊匪地方路險。瘴深。原不宜於內地之人。故從前令於每年秋後。瘴消時。帶兵進剿。祇圖為困賊之計。俟有可乘機會。即當一舉成功耳。此等處阿桂豈竟不知。乃以本年大舉為請。其

意何居。如傅恒從前辦事。俱秉天良。進兵亦能奮勇。前歲遣伊征剿緬匪。其所帶之兵。俱係勁旅。尚不能一舉蕩平。祇以其人篤誠自矢。猶得招降猛拱。猛養等。至老官屯。環圍取勝。阿桂豈能追蹤耶。即伊現在奏派之兵。未盡精銳。且復毫無忠忱。即欲大舉。朕亦焉肯委任。若謂另有良策。有何不可具奏之處。即云摺奏難悉。彰寶現在進京。又何不可告伊代奏。顯係思家念切。奏請來京。其心尚可問乎。再侍衛等彼處俱應備用。今遣回。又屬何意。種種令人不解。著傳旨申飭。並令明白回奏。伊誠有大舉良策。即令告知彰寶轉奏。並將此時賊匪情形。一併奏聞。又諭據阿桂等奏。提督長青副都統常保住稟報。拏獲潛來戶撒貿易之匪夷撒薄孟坡孟丕阿準四名。及同夥之波劣甕蚌二名。現在委員押解赴京候審等語。已於摺內批示。邊隘稽查出入。最關緊要。此等潛蹤貿易匪夷。焉知不為

緬地奸細該處官兵能留心盤獲尚屬可嘉但摺內未將何人拏獲之處聲敘如係土司兵練等或內地兵丁盤獲自應酌量議賞若有出力弁兵亦應奏請交部議敘以示鼓勵著傳諭阿桂等分別查辦至另摺所奏接據蘇爾相稟稱聞諾爾塔通事段彩霞說線瑪猛逃回阿瓦等語線瑪猛既經投順內地充當通事因何復令其逃竄匪境阿桂此次摺內稱其隨大兵由曼噶一路行走散兵之後

即在隴川留住而伊上年八月間奏摺則稱大兵振旅入關線瑪猛告假去後至今跟尋傳喚未到至於線瑪猛跟隨進兵時係由何路隨何人行走後隨何人隊內撤回曾向何人告假何人令其留住隴川均未詳悉聲明看來線瑪猛前歲告假時即已蓄心逃避阿桂不以為事聽其遠颺故爾隱躍其詞不敢詳其始末著阿桂等逐一查明據實明白回奏再摺內稱其家口原在隴川戶南山居住

戶南山尚係關內土司之地該犯家口何能出入自由竟至杳無信息至該犯負恩逃叛情罪甚為可惡即該犯現匿阿瓦未能逮正刑誅而其家口蹤跡豈可不嚴加根究訪拏務獲重治其罪以申憲典阿桂等何未辦及此遽欲含糊了事耶並著阿桂等迅速查辦仍即詳晰覆奏 蠲緩浙江仁和海寧安吉長興山陰會稽蕭山上虞八州縣仁和錢清二場並坐落安吉州之湖州所乾隆三十五年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遣官祭

歷代帝王廟 諭朕以東省臣民望幸承

歡行慶用舉時巡入疆以來蠲賦寬逋賞給籽

具之恩旨業經疊沛第念該省尚有節年借

欠麥本例應徵還閭閻仍不免有追呼之擾

著再加恩將乾隆三十年三十一年濟南武

定兩府屬因災出借麥本銀五千八百五十
三兩零並三十五年濟南武定兗州曹州東
昌青州六府屬災借麥本銀九萬八千餘兩
全予蠲免俾茅簷節屋益慶盈寧副朕惠養
羣黎有加無已之至意該部遵諭速行又
諭曰歐陽瑾著加恩遇有三品小京堂及四
品京堂缺出補用諭軍機大臣等辦理雲
南軍務乏人著伍岱補授叅贊大臣前往雲
南軍營即寄信令其馳驛來京請訓後即往

雲南此旨著六百里發往禮部議覆署雲
南巡撫諾穆親奏稱鄉會試內外簾所用藍
筆質粗色黯易滋洗改之弊請嗣後內簾自
房考內監試收掌官外簾自監臨提調監試
及受卷彌封謄錄對讀收掌等官均改用紫
筆其原用紫筆之對讀生改用精黃筆即於
本年

萬壽恩科會試為始應如所請並請勅各省均
照順天鄉試及會試之例題紙用墨刷印卷

尾截記統用紫色從之以協辦大學士吏
部尚書劉綸為大學士戶部尚書于敏中為
協辦大學士調刑部尚書程景伊為吏部尚
書工部尚書范時綬為刑部尚書以工部左
侍郎裘曰修為工部尚書命正紅旗護軍
統領索諾木策凌在伊犁領隊大臣上行走
是日駐蹕晏子祠行宮壬辰清明節遣

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諭曰鑲黃旗護軍統領

伍岱著與鑲紅旗護軍統領慶泰對調。伍岱現在出差。其缺著塔永阿暫署。索諾木策凌正紅旗護軍統領員缺著集福署理。鑲白旗滿洲副都統員缺著綽克托署理。集福未到以前仍著多敏署理正紅旗護軍統領。○又諭曰。章邱縣在籍州同高如岫年逾九旬。孫曾繞膝。迎鑾道左。洵為壽域祥徵。著加恩賞給上用緞一疋。又諭本日接駕之候選主簿張奎光年躋九秩五世一堂。式彰壽宇。嘉瑞著加恩賞給上用緞一疋。○又諭此次進獻佛經及泰山紀畧之趙珍著賞緞一疋。○以內閣侍讀學士閻循琦為工部左侍郎。命吏部左侍郎袁守侗署工部右侍郎。○是日駐蹕潘村行宮。○癸巳。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山東省紳士於靈巖建設壇情殷祝

嘏所有在籍人員及進士舉人等著各賞緞一

疋。○又諭原任巡撫李清時之母黃氏著賞緞四疋。貂皮四張。伊孫李本璿著賞緞二疋。諭軍機大臣等。昨因安泰奏都爾嘉與侍衛俊成挾嫌起釁。又將貿易之哈薩克禁止進城。恐伊等彼此不協於事。無益已降旨令伊勒圖將都爾嘉換回伊犁矣。但聞安泰平日亦未免性暴辦事馭人固宜從嚴。若任意尚氣。不但於事無益。且所屬亦多不服。安泰若不知悛遇事必至貽誤。著傳旨申飭。嗣後如輕易任性。必當懲處。斷不姑容。是日駐蹕靈巖寺行宮。翼日如之。甲午軍機大臣等議。覆都統管理鍵銳營努三等奏稱。健銳營三千兵內僅有一百養育兵。缺應請酌增等語。查京城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共兵六萬三千九百餘名。養育兵共二萬五千一百。缺數計每三名內給一養育兵。缺圓明園兵共三千九百二十餘名。養育兵共四百八十。缺數計七八名內給一養育兵。缺今健銳營

三千兵內養育兵共一百缺。覈計三十名內始有一缺。固應議增。即圓明園兵內亦應另增。惟京城養育兵月食餉銀一兩五錢。圓明園健銳營養育兵月食餉銀二兩。殊未盡一應。請一例定餉銀一兩五錢。於健銳營圓明園兵內均每兵四名定一養育兵。缺即火器營亦應倣照辦理。惟健銳營圓明園餉銀二兩之缺改為餉銀一兩五錢。尚可餘養育兵餉銀八千一百九十餘缺。請暫存留俟八旗

餘丁滋生浩繁。再行酌量均分得旨。此項餘缺不必存留。竟按三兵給一養育兵。缺餘依議。又諭軍機大臣等。議覆勞三奏請添設養育兵一事。將八旗圓明園健銳營火器營養育兵之缺一體按四兵一缺。覈計定擬具奏。朕思養育兵之設。原為養贍糧單口衆。並鰥寡孤獨無倚之人。若照軍機大臣議行。缺尚較少。於伊等生計不無拮据。殊非朕矜卹旗人之至意。朕撫御天下。凡兵民皆仰賴朕恩。

宜隨時調劑。令伊等生計寬裕。即如各省偶遇偏災。俱降旨將應納錢糧蠲免。又不惜數萬帑金。動撥賑濟。今八旗生齒日繁。自宜施恩酌增錢糧。以裕生計。其應添養育兵額缺著按三兵一缺辦理。祇儘糧單口衆者挑補。其鰥寡孤獨不必分占此缺。朕格外施恩。著由部庫撥帑。每人按月賞銀一兩五錢。以資養贍。此內孤子至十二歲。即令調補養育兵。其遺缺仍於四項人內挑補。如是定例辦理。

使八旗人等均霑朕恩。永遠裨益。即每年多需數萬帑金。亦不惜也。將此交八旗都統大臣等。務體朕意。妥協辦理。俾伊等均霑實惠。著通行曉諭知之。○吏部議覆總理泰陵事務公永璚奏。稱京察大計之年。陵寢司員照京員例一體考覈。惟筆帖式向不註考。殊無以勸勤儆惰。請嗣後准於十二員內。卓異一員。怠惰不職者。褫退俱送部引見。餘亦註考。送部應如所請。至

東陵筆帖式事同一例大計之年亦請照此辦理從之吏部等部議覆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阿爾泰疏稱綿州移駐羅江裁併事宜一羅江新修石城可作為綿州州城毋庸另建一羅江承祀諸處俱各完整即作為綿州祀典一羅江衙署倉廩監獄俱可資移駐毋庸另建應添州訓導署即以綿州學正署移建羅江其綿州州署駐豐谷井州判吏目署駐金山驛驛丞訓導署估變一綿州東北鄉應分隸梓潼管轄其羅江原管地方統歸綿州定地丁銀一萬一千一百九兩有奇一綿州貯穀應如羅江額分貯綿州舊城責成州判餘如額悉移貯新治一綿州四鄉社穀除隨地改撥梓潼餘併羅江額統歸綿州定額二萬二千四百四石有奇一羅江耤田改歸綿州綿州田估變一綿州併羅江鹽陸引共一千四百八十八張茶腹引共四十二張應除撥梓潼鹽引二百七十四茶引三定額行銷

一綿州併羅江學額文武生各十六名應撥梓潼各二餘為州額廩增貢各如州制一綿州原駐千總移駐羅江羅江原駐把總徹歸成都城守營另添外委一駐綿州舊城綿州舖司兵除撥梓潼十名餘與羅江兵統歸綿州一豐谷井州判令兼理詞訟一綿州原管之魏城驛驛丞今距州較遠應改隸梓潼一梓潼增綿州地方應改定地丁銀四千七百九十兩有奇俱應如所請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六安州民金繩武妻余氏 乙未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據大學士陳宏謀奏三月望後起程赴天津迎駕謝恩即由江浙一帶水程旋粵等語著加恩令經過地方官在二十里以內者照料護行俾得安適歸里副朕優眷有加至意 諭軍機大臣等戶部議駁鄂寶奏豐鎮寧遠二廳招民認墾牧廠地

畝升科開銷耗銀一摺已依議行矣晉省各州縣徵解民糧傾銷元寶火工木鞘工價及運解腳價每年報部覈銷均有成例今該二廳徵收認墾地租耗銀所有傾銷各項與州縣地糧無異自應增照定例辦理何得任意浮開該撫何以不加確覈率行具奏著傳諭鄂寶即據實詳查明白回奏命大學士劉綸兼管工部事務以廣東布政使閔鶚元江寧布政使姚成烈對調是日駐蹕泰安

府行宮至戊戌皆如之丙申

上奉

皇太后展謁

岱嶽廟諭朕以山左臣民情殷望幸俯允所請敬奉

安輿巡位臚歡祝

釐巡撫富明安以自德州遵陸後

皇太后每日來輦

聖躬應就安頤因間程增設行館數椽以供

憩息念於理為宜亦遂不加禁止茲臨駐所至

見其規制雖不事華飾而費用究不免繁多

著於山東鹽庫內賞給銀三萬兩以贍工作

○又諭此次山東省進獻詩冊諸生著於二

十七日考試又諭山東引票各商自乾隆

十六年至三十一年尚有積滯未銷之鹽六

十餘萬包課項俱已隨引清完而鹽包仍須

陸續運售加以按年輸納正課商力未免拮

据著加恩將乾隆三十五年應徵款額除雜項

錢糧照舊交納外所有正課銀十八萬三千

八百五十兩零分作八年帶徵俾各商益資

寬裕該部即遵諭行丁酉

孝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登岱詣

碧霞宮拈香諭本日朕登泰山前引幫轎

之藍翎侍衛清海不能奏對清語著革退藍

翎侍衛該管大臣務將所屬人等用心教習倘仍有不諳清語者將該管大臣一併治罪著通行曉諭知之 又諭據吳達善奏提督馬銘勲設席宴客俱令將備公辦多不發價又常邀將備會席令千把總取物備辦按營攤派價值並勒索屬下馬匹又將馬騾賣與營員勒取重價及收受弁員禮物等款實屬敗檢負恩請旨革審等語馬銘勲著革職交與該督嚴審定擬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

吳達善奏馬銘勲貪黷敗檢各款一摺已降旨交該督嚴審定擬矣馬銘勲身為提督大員敢於肆意貪婪劣蹟種種實為法所難寬吳達善即當嚴加鞠訊並查此外有無別項款蹟務須徹底根究按例定擬審結之日一面照例具題一面專摺奏聞至馬銘勲從前調任安西提督來京召見察其奏對詞氣竟憚於遠行已知伊沾染綠營惡習畏蒧不堪即令前往西陲亦屬無益第因其彼時尚

無大過是以仍留湖廣提督之任亦經嚴訓遣往今觀其貪鄙如此則伊向日之留戀內地專以便其牟利之圖尤屬負恩不法著吳達善查審時並將此旨詰詢馬銘勲取具供詞一併具奏 又諭去秋宮兆麟奏屬員賢否摺稱金祖靜兩耳重聽因臬司為刑名總匯若果耳聾於聽斷非宜一經面為詢察自難掩飾遂傳諭宮兆麟俟三寶回黔即令金祖靜來京陛見宮兆麟接奉此旨止須傳令

金祖靜來京初不必告之以故今日閱金祖靜摺則稱撫臣恭錄廷寄轉行宮兆麟所辦甚屬錯謬寄信諭旨理宜慎重豈可輕洩於人若鈔錄轉行則更無此情理前因宮兆麟在湖南臬司任內辦事尚屬認真是以特加擢用及簡任滇撫以來見其辦事粗率動多舛誤看來不過一專恃口給毫無實際之人難勝封疆重任因將伊降補臬司尚不料其糊塗不曉事竟至於此昨來行在召見看其

精力亦漸就衰恐並不能如前此之奮勉著傳諭明山俟官兆麟到任後傳旨申飭並為留心察看如其辦事仍不著要或神氣日復衰頹即行據實奏聞毋稍徇隱著於明山奏事之便傳諭知之○又諭據阿桂等查辦羅源浩呈訴賠辦銅勛各款奏到一摺已批交在京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其查辦程之章等一摺亦著一併會議前因羅源浩等呈辦恐其中或有屈抑是以令阿桂彰實詳晰

查辦以定其是否應賠今阿桂等所奏既歷指羅源浩呈訴各款之不實而於應賠之項則又請著落汪大鏞名下追還是阿桂等不論事理之是非惟計調停完案殊未允協此項銀兩如果係汪大鏞濫放自當向其照例追繳不應令羅源浩代賠過多即明德從前辦理未當不妨明斥其非伊身已故豈能復加之罪何必復為瞻徇依違若羅源浩實屬例所應賠又不宜復向汪大鏞是問設慮欠

項懸宕責令代為賠抵何以服汪大鏞之心朕辦理庶務一秉至公從不肯令人有絲毫委屈豈可不分曲直如阿桂之模稜了事耶部中例案俱在無難覈辦其孰是孰非大學士劉統勲曾經審辦此案於前後情節知之甚悉著即行詳悉查明會同妥議至程之章孫焯一案阿桂等所議追賠劃抵之處亦意在帑不虛懸於案情未為分晰並著查明一併妥議具奏將此傳諭知之○以山東兗州

鎮總兵李國柱為湖廣提督鑲白旗漢軍副都統法靈阿為兗州鎮總兵調江蘇蘇松鎮總兵陳杰為廣東左翼鎮總兵以江蘇京口水師副將陳奎為蘇松鎮總兵戊戌遣官祭賢良祠○諭軍機大臣等連日駐蹕泰安風勢較大未知京城亦似此否並現在曾否得雨春田有無望澤情形著留京辦事王大臣即於下報覆奏尋奏三十四五等日午後風勢時作時止現在地土潮潤即得雨稍

遲尚可不誤耕作報聞 吏部議覆給事中富爾敏奏稱查明處分例內外省卓異官於他處犯有貪劣事蹟原保之上司有降調處分至京察一等人員原保堂官並無處分定例恐各堂官以無礙考成未免稍存遷就請如外省上司之例酌定處分應如所請嗣後京察一等人員如擢用外任後貪劣不法將原保之堂官議以降一級留任即遷調在京別衙門亦照此例辦理從之 又議覆四川

布政使劉益奏稱定例經徵鹽課各官如正課全完即當聲請議敘請嗣後必須正課耗羨均於奏銷前通完方准請敘若止完正課而羨餘未清祇應免其處分不得濫邀敘典應如所請從之 刑部議覆江西按察使歐陽永琦奏稱定例熱審期內將枷責等輕罪減等發落答罪寬免原以時當盛夏杖笞所加更為酷烈是以加恩矜卹若發落時已屆秋冬仍以審擬在熱審期內致予減免殊失

定例本意且易啟奸徒胥役勾結之弊請嗣後總以發落之時為準如原審未屆熱審而在熱審時發落者照例減免如發落已逾熱審即在熱審期內定擬者亦不得援照減等應如所請從之 旌表守正被戕之河南永寧縣民張簡妻顏氏 已亥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尹繼善等將審訊賽哈賴謀毒格格致死使女賽罕賽一案情形具奏尚未明確即如究出喇嘛巴爾丹格隆與賽哈賴有姦給與毒藥一節即係索琳等在彼曾經詢及之事此等糊塗喇嘛導之使言安知其非信口妄供豈遂可為此案的實証據至賽哈賴平素與格格有何仇嫌何致設計下毒自必有主使之人如果根究得實毫無疑義則將賽哈賴處以寸磔自不為枉若竟出自納遜特古斯之意即并加以重罪亦所自取若因關礙格格惟

向一面推求執喇嘛給藥之言妄加鍛鍊則又何求不得人命至重豈可使案情介於疑似遽處以極刑乎朕意此案疑實甚多其關鍵似不在此昨啟鑾前曾向尹繼善劉統勳詳悉面諭何不遵旨細加詰訊耶如所稱現在使女惟桂格一人係莊頭之女性極愚蠢為格格所不喜而現所親信之一二人俱係蒙古使女等語殊未明晰此案所最喫緊處乃當時中毒未死之使女四人或全係蒙古

或有內地之人一為訊明即可得其中要領而彼時給使女同喫或即當賽哈賴賞給或俟其退出後再給尤為扼要情節何舍此不問轉就現在使女而言乎且格格乃親王之女媵婢當必不少豈無可親信伏侍之人何致轉用蒙古女子即據弘旿所云當時媵婢原有六人後退回兩人復又如數換往其年長者已在彼婚配即不許進內服役等語其理亦不可解媵婢既有六人且又經更換何

致皆不堪使令僅存一粗蠢之桂格况格格與納遜特古斯不睦何轉擇彼處使女加之親信而媵婢一經婚配即不令進內納遜特古斯有何威令竟能嚴切若此其情節即多滲漏皆所當逐一訊及者前曾諭尹繼善等如格格有應行質問之處不妨面詢即傳言往問亦當選明白章京前往今摺內並無一語提及豈有所顧忌尚未辦至此乎至於納遜特古斯平日別有曖昧私情格格嫉妬不

容遂爾參商自屬情理所有即格格平日不能孝敬納遜特古斯之母因而憎惡亦難保其必無然亦何必竟欲致之於死或即因格格今年例應進京納遜特古斯等懼其洩露彼間情事殺以滅口設其計果行寧不慮格格身死不明為王府所詰責乎至土默特貝子哈穆噶巴雅斯瑚朗圖業因索琳等在彼查審事件驚懼病亡茲將此案人犯解京質訊致其家不能與之持服若再不加意精詳

始終難成信讞輒將彼地之人抵以重辟更復成何事體格格為天潢近支如果訊無別情朕豈肯過加責備若謀毒案情果實亦豈肯偏向納遜特古斯等曲示保全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至正雖匹夫匹婦亦不使稍有冤抑况關係格格及額駙乎著傳諭尹繼善等遵朕此旨脩細研訊務得確情即行據實具奏是日駐蹕四賢祠行宮 庚子諭此次考試山東省進獻詩賦之生員初彭齡監生竇汝翼俱著加恩賞給舉人准其一體會試諭軍機大臣等尹繼善等查審土默特一案前日所奏情形未為明晰昨已將案內應行查訊緊要關鍵詳細傳諭今據尹繼善等奏訊出納遜特古斯令喇嘛巴爾丹格隆配合毒藥謀毒格格各情節其事實屬大奇已於摺內詳加批示矣納遜特古斯何以必欲謀毒格格其故殊不可解若止因夫婦不睦則其分居已經數載納遜特古斯縱有私

情苟且之事惟所欲為格格原未能禁阻何致勢不兩立必不相容設云畏格格今年例應進京恐洩其事納遜特古斯又有何事慮其洩漏若不過因與格格參商則誠親王家早已備知初無待格格之面訴即格格向誠親王盡情告述誠親王又如納遜特古斯何若云納遜特古斯實有懼格格告訐之事除是謀為不軌否則何至殺以滅口而土默特乃內扎薩克伊父子受國家厚恩朕視之不啻如子孫伊等有何怨望而忽懷異志且朕何如主今何如時衆扎薩克皆懷德畏威亦豈肯容其畧萌逆跡無論納遜特古斯斷無此心即欲作不靖能乎不能此固可信其必無其餘更無從揣其甘心謀殺格格之故且納遜特古斯豈不計及格格與彼雖不相和好留之豈能為害若將格格致死寧不慮太監等之告發罪且安逃納遜特古斯雖愚當不至是尹繼善等亦曾平心講求及此否據

現在所取之供。其中即多疑竇。巴爾丹格隆既供毒藥係伊配合。必當究其係何藥味。今尚有無存留。非根究明確。實有証據。不足以成信讞。至所稱諸婢女中毒。後令巴爾丹格隆診視。伊如果與謀。何妨佯為不知。或託言他病。以掩其罪跡。豈肯轉向問有人送飲食與否。且為之用藥解毒乎。此又情理之不可曉者。若此等皆不加詳慎。遽爾顛預定案。何以服其心。如果訊有實據。衆供僉同。不但賽

哈賴罪應寸磔。即納遜特古斯敢於忍心謀害格格。罪亦應死。設或案情不真。羅織成獄。令賽哈賴等皆以冤死。而土默特一部落。竟至家破人亡。則將來扎薩克子弟尚敢復娶諸王之格格乎。看來此事必係索琳等在彼誤認先謀。要犯妄加疑訊。此時意存迴護。遂仍照原審情節招尋。而軍機大臣等又無能持正之人。任其遷就。取供急圖了事。觀賽哈賴之委頓難堪。則索琳等前此之曾經鍛鍊

可知矣。試令索琳自思。如果當日確見賽哈賴為此案正犯。則納遜特古斯乃應行質訊之人。何不即在彼逐層根究。轉將要犯交付竟爾回京。寧不慮其串供狡賴乎。今以諭令索琳馳驛前來。行在尹繼善等務宜虛公研訊。毋得稍存成見。致失平允。從前面諭應行訊問格格等之處。實為緊要關鍵。尹繼善等曾否問及。何以兩次摺內不置一辭。豈竟信現在之供為可據。以定案。遂將格格一層付

之不問乎。格格為誠親王之女。朕豈肯過為苛求。轉偏向納遜特古斯之理。但事期覈實。獄貴得平。朕辦理庶務。一秉大公。此案斷不能聽其草率完結。如前諭所指。應問格格各條。訊明果無疑義。即訊明用毒情節。於格格處實有蘭涉。亦當究其藥從何來。如何下藥。衆證確鑿。方足為據。又豈可使之稍有枉抑乎。但降此旨時。并召見色布騰巴勒珠爾扎拉豐阿。據奏聞得納遜特古斯去歲曾將伊

親兄吹扎布下毒幾死經喇嘛醫治至今未愈衆所共知朕從來不存成見此語出伊兩人之口又當不虛納遜特古斯於其親兄尚且不顧復何有於格格其事又難保其必無矣即吹扎布一節亦當一併訊明即可為此案印證納遜特古斯自更無從抵飾朕亦非必欲故為開脫將此傳諭尹繼善等總之無冤人無曲法可也 是日駐蹕中水行宮 辛丑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 是日駐蹕泉林行宮至三月癸卯皆如之 是月欽差工部尚書裘曰修直隸總督楊廷璋布政使周元理奏查青縣滄州兩處減河之設原因洩運河盛漲非同牐座啟閉兼以蓄水且現今牐座皆高出河面數尺水淺既不藉牐版之節蓄水發則惟賴減河之暢流况牐口原不甚寬每口又有雞心牆間隔轉使水勢不免壅滯誠宜用

滾水石壩不應更立牐座其滄州捷地原牐形勢兜灣改壩應近河邊裁曲就直以順水性至減河因節年過水受淤俱有壅塞必需測量高下節節疏通使其順流達海現由捷地勘至入海歸宿之處復折迴勘至青縣之興濟將應挑濬事宜悉心妥議候迴鑒指示遵行得旨是知道了 兩江總督高晉署江蘇巡撫薩載奏海州地濱大海海潮挾帶泥沙當春夏湧入各河上游清水微弱衝刷無力水退沙停以致該州薔薇王官口下坊口王家溝四河淤墊較盛勘具應挑各工薔薇四千一百四十丈王官口二千五百九丈下坊口二千九百三十九丈王家溝二千六百一十丈並應各築攔潮柴壩一道查此工原應民辦但河長工鉅該州上年歉收民力不齊請於司庫借項趲辦分五年攤徵歸款得旨如所議行 薩載又奏前護撫臣李湖條奏社倉情形如所稱社長不許鄉保舉報應

令州縣選不應試之殷實監生鄉民舉充並改一年一換之例使司事三年有效給扁獎勵再接再管三年詳充鄉飲等語查社長充管六年恐為期太遠難保無侵隱虧缺之事應請照從前三年更換定例酌中辦理果能著有成效給扁已足獎勵而經久之道尤在儲備充實則鄉區有品之人樂司其事虧累巧避等弊亦不禁自除現在嚴飭清查乘時買補並令未建社倉各屬循照前撫臣陳宏謀原奏動用息穀均行建造俟各屬報齊當慎選社長斟酌妥辦報聞 山東巡撫富明安奏東省上年雨水過多窪地多有積水查濟寧州西北一帶坐落運河西岸多屬老窪地畝向止種麥一季而積水消涸較遲上年九月內運河水勢尚高不能放水入運即飭屬將舊有溝渠五道逐一挑深惟逼近運隄一帶地勢尤窪必待運河水落方可開隄宣洩因於三里堡前挑開運隄數處近隄坡水東

注坡地全涸尚可趕種春麥現酌借口糧資其耕作所挑運隄隨時堵築堅固又蘭山郟城地勢亦易受淹蘭山沂河西岸江風口支河一道原建有滾水石壩壩頂加高碎石三尺上年蟄陷一百餘丈亦已飭屬修整又江風口北凍河一道間段淤淺白蘭山縣梁家莊起至郟城縣褚橋止應挑四千八百餘丈其餘墨河及響水等溝二十餘道均有淺滯俱已次第挑濬至濟兗曹東等府屬各有老窪地畝瀕近河湖海口而運河東岸之徒駭馬頰老黃等河為洩漲入海要途現飭各地方官多開溝渠相機疏濬得旨甚好此實勤民本務也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三月壬寅朔賜扈從王

實錄卷八百十

公大臣及山東巡撫鹽政等食。諭朕因東

省大吏之請祇奉

皇太后恭詣

岱嶽拈香並順道躬謁

闕里恩施所被徧洽羣黎更念齊魯為絃誦

之邦地切近先人文蔚起並宜式敷教澤嘉

惠膠黌所有山東省本年入學名數大學著

增額五名中學增額四名小學增額三名該

學政其悉心蒐錄遴拔真才副朕樂育人材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七十九

至意。○又諭朕恭奉

聖母安輿登禮

岱宗凝

釐迓福

慈慶所被。宜有浩蕩之恩。著將山東一省現在軍流以下人犯。悉予減等發落。俾有罪者咸得自新。用昭敷錫無疆至意。吏部議奏。戶部侍郎索琳。審理土默特一案錯謬。旋回奏自請嚴議。應降三級調用。署刑部侍郎博清額。隨辦錯誤。應降二級留任。從之。○癸卯

上詣

皇太后行宮侍膳。○以山西按察使桂林為戶部右侍郎。甘肅涼莊道德文為山西按察使。命降調戶部右侍郎索琳署內閣學士。在軍機司員上行走。○甲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查審土默特一案。降旨時並召見色布騰巴勒珠

爾。扎拉豐阿原以事涉蒙古。使伊等知朕辦事一秉大公。不肯因誠親王之女稍有偏向。致蒙古人或受屈抑。此朕本意也。乃伊二人同奏稱。聞得納遜特古斯去歲有謀毒伊親兄吹扎布之事。此語出自伊等之口。當自不妄。伊等同係蒙古。又素無嫌怨。豈肯造言傾陷。可見

天道昭彰。此等虧心害理之事。斷無不敗露者。納遜特古斯忍於毒害其兄。何況格格從前

朕尚恐承審大臣等未免因關礙格格專就賽哈賴一邊有心鍛鍊。是以屢降諭旨。務令持平。今既有此情節。則納遜特古斯之陰險兇殘實無可疑矣。但謀毒吹扎布一事其情罪較謀毒格格更重。自應先行嚴訊得實。前據究出賽哈賴毒藥得自巴爾丹格隆而濟蘭泰亦屬與謀。則納遜特古斯謀毒其兄斷無不與此兩人同謀之理。可即就此兩犯嚴加鞫訊。自必底裏盡露。迨衆供確鑿一經質

訊即納遜特古斯諒難復為支飾其案可以立定則謀毒格格一案更可片言而折矣至將來結案自當以謀毒吹扎布一節定罪即如內地案犯弟謀殺胞兄已行者律當凌遲而夫謀殺妻雖已行止於絞監候若兩案並犯從重歸結今納遜特古斯設計謀毒其兄圖襲伊父之爵其情甚為可惡以此定其罪案辦理時更覺名正言順而為扎薩克除此逆倫敗類即衆蒙古聞之納遜特古斯獲罪

并不由格格更當心服賽哈賴謀毒其主亦自律有明條將此諭令尹繼善等即行審明按律定擬具奏又諭據諾穆親彙奏乾隆三十五年分脫逃遣犯未獲者竟至十五名之多何以並不嚴飭緝拏業於摺內批示矣此等脫逃遣犯自必潛歸本籍即應查明各犯鄉貫迅速移知該本省嚴行緝拏而經過省分亦當知照一體協緝以滇省逃犯而論如原籍廣東者必經過廣西原籍江西者必

經過貴州以此類推無難飛咨按程挨緝斷不至潛蹤遠颺且該犯等俱係新疆改遣去死一間人犯既經到配不知悛悔復敢任意脫逃其情罪甚為可惡況該犯等本係莠民潛逃回籍又必滋生事端深為地方之害更不可稍為疎縱若僅聽地方官照例查緝不過四叅限滿處分於緝犯之道未為周密著傳諭諾穆親即將現在各案未獲逃犯詳細查明各本籍及經過各省分移咨各該督撫一體查辦仍嚴飭所屬上緊躡捕務獲嗣後有似此者俱照此速行嚴緝仍一面奏聞便於降旨並傳諭貴州四川廣東廣西各督撫凡有改遣人犯脫逃之案俱一體遵照辦理吏部奏請大學士劉綸應定何殿閣及兼銜得旨劉綸著為文淵閣大學士兼工部尚書刑部議覆福建按察使張鎮奏稱例內金刃傷人問徒之犯復犯金刃傷人之案訊非械毆及庫刀梭標等項兇器仍依本律擬

徒惟是閩省沿海地方。習俗强悍。逞兇即犯。素懲治之後。或至配所。或回原籍。多復習惡。不悛。請嗣後如此等地方。俱從重改擬發近邊充軍。應如所請。從之。○是日駐蹕中水行宮。○乙巳。

上至曲阜展謁

先師廟。○吏部等部議覆。江西巡撫海明奏。稱廣信府屬河口鎮。距所轄鉛山縣三十里。民稠商聚。原設巡檢。不足以資彈壓。請移該

府同知駐其地。定為衝繁難要。缺換給關防。鉛山所屬湖坊鎮。距縣六十里。向無專員。即以河口鎮巡檢移駐。改給印信。所需吏役弓兵廉俸。均仍其舊。至新舊衙署。分別辦理。俱應如所請。從之。○戶部等部議覆。廣西巡撫陳輝祖奏。稱鎮安府屬小鎮安土司地方。經前署督楊廷璋奏准。改設通判。其土司舊有祀典。請仍歲時致祭。各項書吏夫役。分別酌添。籌款撥給。應如所請。從之。○兵部議覆。山

西巡撫兼管提督鄂寶奏。稱大同鎮屬沿邊

營堡。從前弁員駐守。並不更換。嗣經前撫臣

鄂弼。和其衷奏。裁殺虎協等營。營堡名色。令

千把總輪防。而汛兵仍不更換。查汛兵既不

更換。而汛弁屢易生手。不獨兵丁視非專管。

易生怠玩。即弁員遇事。因循亦恐日久廢弛。

請將殺虎協所管馬市口等三十二汛。汛弁

各按地久駐。毋庸輪換。應如所請。從之。○蠲

長蘆屬滄州青縣慶雲三州縣嚴鎮海豐興

國富國豐財蘆臺六場。乾隆三十五年水災

竈地額賦。並緩蠲餘及勘不成災地畝。應徵

銀兩有差。旌表守正捐軀河南鎮平縣民

魏臘梅妻時氏。是日駐蹕曲阜縣行宮。至

丁未。皆如之。○丙午

上詣

先師廟。釋奠。至大成門。降輿。步入行三跪九

拜禮。遣官祭

崇聖祠。分獻四配十哲兩廡。○丁未

上謁

孔林至墓門降輿步入墓前北面跪三酹酒畢行三拜禮臨謁復聖廟詣

少昊陵

元聖周公廟行禮賜衍聖公孔昭煥合族等食賞銀幣銀牌有差諭前歲修葺太學告成因念

闕里廟堂設有犧象諸尊爰擇舊藏周范銅鼎尊等十事陳之

大成殿用備禮器茲臨幸曲阜祇謁

先師閱視所列各器不過漢時所造且色澤亦不能甚古惟茲昌平

聖里宜陳法物以為觀美著仿太學之例頒內府所藏姬朝銅器十事備列

廟庭用愜從周素願俟朕迴鑾後慎選郵發交與衍聖公孔昭煥世守勿替以副朕則古稱先至意又諭前以長蘆鹽坵去夏偶被水淹且詢知今年錢價較前更為平減因降

旨准將鹽價暫加錢一文以一年為限仍照

舊值行銷茲臨蒞山東聞該處商人歷年引課無欠而積鹽仍有未銷業經降旨將乾隆

三十五年應徵正課分作八年帶徵第念東省錢價亦甚平減著再加恩准照長蘆之例

每觔暫加錢一文以奉旨之日為始定限半年俾商力益資寬裕該部即遵諭行諭軍

機大臣等前據留京辦事王大臣奏京城每日過午起風看來並未得雨今奏到得雨二

寸恐尚未能霑足著寄信王大臣如未續有透雨即傳旨令內務府大臣四格帶領薩哈

勒索丕前往靜明園祈禱得雨後即行奏聞

○又諭據尹繼善等奏審擬納遜特古斯一案已於摺內批示矣納遜特古斯謀毒親兄

吹扎布其情罪較謀毒格格更為重大即內地遇此等兩案並發之事亦當從重歸結律

以殺兄之條既為名正言順且使蒙古等知納遜特古斯實因謀毒親兄自取重罪其死

並不由於格格。更當心服。亦更知畏法。前降諭旨甚明。今摺內仍將納遜特古斯以謀毒格格定罪。計發此摺時。尚未奉到前旨。總之納遜特古斯定罪。重在謀害其兄。此時應先將吹扎布中毒一案。上緊鞫訊。以成信讞。巴爾丹格隆。濟蘭泰二犯。既係納遜特古斯心腹同謀。則此事自當向該二犯窮究。況濟蘭泰所供去歲送羊問病一節。於吹扎布中毒之事。已露端倪。尤當從此追蹤細鞫。而巴爾丹格隆。既知配合毒藥。自不能舍彼他求。務須詳悉研訊。使真情水落石出。至敏集特多爾濟。現在逃避無蹤。必係情虛畏罪。現已傳諭喇特納錫第。令將該犯迅即弋獲。解訊。毋任漏網。其治病之喇嘛博特巴爾。及中毒之吹扎布。應令其速行來京驗質。使各犯更無從抵飾。但此等兇險之徒。設或揣度罪重。畏懼自戕。不能明正刑誅。成何事體。又不可不留心防範。若濟蘭泰。巴爾丹格隆。俱即供吐

確鑿。則納遜特古斯。諒亦不能狡展。一經成招。即將納遜特古斯。照謀殺親兄律。擬以凌遲。倘二犯供吐游移。必須吹扎布。博特巴爾質証。未免時日較多。前奏稱賽哈賴體甚委頓。恐拖延日久。瘐死獄中。轉得倖逃顯戮。其賽哈賴已有確供。即可將其先行正法。使濟蘭泰等知彼案已結。不致憂驚。即納遜特古斯聞之。亦可稍寬其疑懼。並不妨向彼用甘言撫慰云。格格一案。已將賽哈賴處死。不復加爾之罪。即謀毒吹扎布一事。爾兄未死。其情尚輕。將來結案奏聞。皇上自必加恩於爾。以安其心。庶不致有疎虞。俟審明定案。仍將濟蘭泰。巴爾丹格隆。歸於謀毒格格一案定罪。其納遜特古斯擬罪摺內。祇敘及格格之案。謀殺妻罪輕。謀殺胞兄。應從重完結。將此傳諭尹繼善等知之。○直隸總督楊廷璋奏。直隸歲徵額賦銀二百四十餘萬兩。歲需經費二百二十七萬數千餘兩。零星雜款。亦復

計費不貲。俱於徵銀內支領。遇有蠲緩。即不敷動撥。如偏災賑卹。必須奏請部帑。或鄰封協撥。往返領解。未免需時。應請撥庫銀四十萬兩。遇應行賑卹之時。即於此項借動。并隨時奏請賞撥歸款。使常年存備有資。得旨。向來部撥直隸省銀兩。俱係散銀。後經降旨。發給元寶。著軍機大臣存記。嗣後直隸豫撥備賑銀兩。著給與散銀。毋庸給發元寶。並令銀庫存案。○以工部左侍郎閻循琦為會試知

一
續錄卷八十八

三

一

貢舉大學士劉統勳為正考官。左都御史觀保。內閣學士莊存與為副考官。○命刑部侍郎伍訥璽兼管欽天監事務。○旌表守正捐軀之浙江長興縣民潘朝名妹潘氏。○戊申上奉

皇太后迴鑾。○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濟寧州壽婦孫李氏年躋百有二歲。著加恩賞緞二疋。○是日駐蹕濟寧州行宮。翼日如之。○己酉。諭軍機大臣

等前因高晉查審南昌府知府李枝昌案內有墊用前任巡撫明山修理書房銀兩。當經諭令明山明白回奏。今據奏稱前此兩任江西巡撫為期僅止八月。彼時因書房窄狹。拆去房間截板所費十餘兩。俱係隨時發價。不過因關防衙門。家人不便出入。所需工役。不得不令首縣代雇等語。如果所奏屬實。尚不至有干吏議。其事既係首縣承辦。無難徹底根查。著傳諭高晉再行秉公查明具奏。原摺

一
續錄卷八十八

三

並鈔寄閱看。○庚戌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是日御舟駐蹕大長溝。

辛亥祭

先農之神。遣怡親王弘曉行禮。

上詣分水

龍王廟。

禹王廟。

闕帝廟行禮。○湖北按察使秦鐸緣事降調。

以湖南糧儲道劉秉愉為湖北按察使。○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洛陽縣民鄭添敘妻孫氏。○是日御舟駐蹕王老口。○壬子。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

孝賢皇后忌辰遣官祭

陵寢。○諭曰。大學士劉統勲現在入闈。尹繼善病尚未愈。劉綸著同辦留京事務。○又諭聞臨清州及陵縣有經水衝漫沙壓鹽鹺地一

鹽鹺地

否

千餘頃。屢年試種無成。不能墾復。農民完賦無資。著加恩將該州縣所有沙壓鹽鹺地畝錢糧漕米概予豁免。以示體卹民隱。至意該部即遵諭行。○是日御舟駐蹕五里鋪。○癸丑。諭據莽古齊奏稱副都統銜常在病故動庫銀三百兩送回靈柩等語。常在在藏病故可憫。著照所奏辦理。並施恩加賞都統銜。○諭軍機大臣等據尹繼善等奏審訊納遜特古斯已將謀毒伊兄吹扎布情節供認不諱。

續錄卷八

五

業於摺內批示矣。此事既經訊明。俟吹扎布來京。一為質證。即可定案。現在可無庸再為研鞠。致伊轉生疑懼。祇須嚴密防範。毋令稍有疎虞。至將來定擬納遜特古斯罪名摺內並應敘明謀毒格格一節。不過夫謀妻律絞候。今伊謀毒親兄。忍心害理。實為罪大惡極。自應從重擬以凌遲。雖律載謀殺期親尊長已行者斬。已殺者凌遲處死。但律設大法。而緣情定罪。貴有權衡。如納遜特古斯之謀毒格格。即令侍女分食中毒而死。是其計行。而格格並未入口。尚可謂之已行而未殺。至謀毒伊兄吹扎布。業令飲藥得病。吹扎布幸而醫治不死。而納遜特古斯必欲致死其兄之兇謀已遂。即與已殺無異。正不得拘泥律文曲為輕貸。著傳諭尹繼善等定案時。將納遜特古斯照凌遲律定擬。並將伊謀殺親兄情真罪當。並不由謀毒格格之故。明晰聲敘候朕另降諭旨。俾眾蒙古聞之。知朕辦理此案。

一秉大公至正。而蔑倫兇惡之徒。罪由自取。當益感恩畏法。將此諭令知之。此數日間得雨否。若得雨速奏來。命降調戶部侍郎索琳。以副都統銜赴西藏辦事。○是日御舟駐蹕劉家灣。○甲寅。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是日御舟駐蹕朱官屯。○乙卯。諭今年京察屆期。吏部開列在京各部院三品以上大臣暨督撫等。奏請甄別。內閣

實錄卷八十八

十六

大學士以領袖班聯。向不與列。第念大學士尹繼善等。或贊襄機務。兼掌部曹。或敍歷封疆。勤勞素著。均能敬公稱職。宜加優敘。以昭恩眷。尹繼善。劉統勳。阿爾泰。劉綸。俱著交部議敘。○又諭吏部開具在京部院三品以上官。請旨甄別。以重考績大典。協辦大學士尚書官保。于敏中。尚書託庸。程景伊。素爾訥。福隆安。侍郎旌額理。英廉。期成額。均勤慎稱職。宜加優獎。著交部議敘。內閣學士陸宗楷。盛

京侍郎富德。大理寺卿長福。俱年過七十。精力衰頹。均予原品休致。餘著照舊供職。○又諭今年京察屆期。吏部將總督巡撫開列名單進呈。請旨甄別。總督楊廷璋。高晉。吳達善。李侍堯。河道總督吳嗣爵。巡撫鍾音。德福。富明安。均宣力封疆。克稱厥職。著交部議敘。餘俱著照舊供職。○又諭曰。貴州按察使金祖靜年逾七旬。精力漸衰。現今來京。朕見候朕另降諭旨。其貴州按察使員缺。著蔡應彪補授。

實錄卷八十八

十七

○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查奏。安南夷目黃公纘等。懇請投誠之始。係將軍永瑞。移會巡撫喀寧阿。行知署臨安府張若淳。轉飭建水州知州張彥烈查覆。其過自在永瑞等。然當該夷內附之初。地方官查覈來歷辦理。尚無大誤。迨後安南夷目移文建水州張彥烈。索取黃公纘。領回處治。該州並不稟報上司。輒以境內並無黃公纘其人。擅自備文移覆。罪無可貸。彰寶既經查明。即當據實叅處。乃從

前既不辦及。迨經軍機大臣議令徐為查辦。並非欲竟寢其事。乃該督仍然付之不問。殊難辭咎。著傳諭彰寶。即行據實明白回奏。餘俟該督到京時。面降諭旨。○署雲貴總督彰寶奏。安南夷目黃公繼等。前安插普洱府思茅廳屬那可樂地方。今尚存一百二十六名口。其地雖非毗連安南邊界。究嫌荒僻。查昆明縣尚有曠地。已移送至省。日給銀米應用。報聞。○是日。御舟駐蹕新莊。○丙辰。兵部議

實錄卷之八十

六

覆。署雲貴總督彰寶奏。稱滇省步守兵內。因糧缺稍多。致有老弱充數。請於每百名內裁四。共可裁兵八百九十六名。節省銀米足資賞項。其原領生息本銀。即徹歸原款。應如所請。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直隸成安縣民王澤長婢郭氏。湖北建始縣民姚耀廷妻張氏。○是日。御舟駐蹕珠泉屯。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

實錄卷之八十

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一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三月丁巳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 祭

先蠶之神遣妃行禮 是日御舟駐蹕甲馬

營 戊午諭去歲福建巡撫鍾音查奏楊開

鼎捏報小修戰船一案朕以該督崔應階僅

令賠補了事不即據實叅奏知其年力就衰

未能振作難以復膺封疆之寄因令崔應階

來京陛見調為漕運總督至閩浙總督員缺

鍾音未嘗不可勝任但此案由鍾音舉發若

巡撫劾一總督即以其缺授之恐開覬覦傾軋之漸是以止令鍾音暫署彼時原欲用富明安為總督又因其今春有應辦東巡事務今由水程迴鑒明日即出山東境伊並無經手未完之事富明安著補授閩浙總督即赴新任其山東巡撫員缺著周元理補授所遺直隸布政使員缺著楊景素調補甘肅布政使員缺著尹嘉銓調補山東布政使員缺著海成補授所遺安徽按察使員缺著圖思德補授 又諭曰大學士尹繼善現在病尚未痊著派御醫羅衡前往診視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報到知大學士尹繼善病體未痊精神較前稍減聞之殊為眷念現派御醫羅衡診視羅衡醫理尚屬去得尹繼善宜遵旨服藥不可執中醫之說并令尹繼善安心調攝俾得日就平復用慰朕懷 以內閣學士福德為盛京兵部侍郎降署刑部侍郎博清額為內閣學士以副都御史瑪興阿署刑部侍郎

郎。○改鑄貴州貴陽府通判關防。為黎平府分駐下江理苗通判關防。從原任巡撫宮兆麟請也。○詔四川雲陽奉節二縣地方沉灘貴州委員宮綺岫季華鍾運鉛各七萬觔。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新野縣民趙景鮮妻于氏。○是日。御舟駐蹕十七汛。○己未。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瑪興阿昨已降旨署理刑部侍郎。著俟巡漕事竣。再行赴部辦事。

○又諭。德州壽婦齊李氏。年逾百有六歲。著加恩賞大緞一疋。○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明山奏。甘省冬雪未能普遍。時值春融播種。望雨頗殷。現在設壇祈禱等語。已於摺內批詢。曾否得有雨澤。至今未據奏報。得雨情形。深為廬念。茲於行在召見畢。沅據奏。該省河東各屬。連年疊被偏災。歲收已屬歉薄。去年夏秋復多被旱之處。臘雪又稀。間有得雪處所。亦未能霑足。起程時察看土脈乾燥。春麥未

種。幸甘省節候較遲。若三月上旬得雨。尚可趕種夏田等語。看來該處待澤甚殷。現在曾否得有透雨。是否無誤耕種。尤切繫盼。著傳諭明山。即速將有無得雨情形。據實由驛覆奏。以慰軫懷。又據畢沅奏稱。甘省蘭州鞏昌平涼所屬積歙州縣常平倉穀。因屢被偏災。隨時賑借。現在所存無幾等語。邊地倉儲。關係緊要。尤須豫為籌備。并著該督將此時各該州縣倉儲。作何籌備充裕之處。一併查明

速行具奏。○是日。駐蹕德州行宮。○庚申。諭據明山奏。甘省歷年民借籽種口糧牛本等項銀糧積欠甚多。請分別六年四年帶徵等語。該省邊陲地瘠。民乏蓋藏。從前因辦理軍需。歲予蠲貸。閭閻幾不知有輸將。自大功告成以後。無從格外施恩。而常時所借籽種等項。例應按年償納。乃比歲疊被偏災。收成歉薄。致舊欠日積日多。在小民固屬分所應完。即帶徵已為體恤。第念各該州縣民間借欠

究屬因災。若令其新舊並完。貧民未免拮据。著加恩。將甘省各廳州縣所有節年未完民借籽種口糧等項倉糧四百四萬餘石。概行豁免。俾邊氓得免追呼。其未完銀一百三十二萬餘兩。無論被災輕重。統予分作六年帶徵完納。以紓民力。該督其董率所屬實力妥辦。使窮簷日臻康阜。生計有資。副朕嘉惠遠黎至意。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據明山奏。會議寧條梁居民住址地界。擬親往查勘。立定章程一摺。屢用蒙民字樣。殊屬不通。已於摺內批飭添改矣。從前因臣工章疏有稱滿洲蒙古漢軍為滿蒙漢者。任意減字。減於文理。曾經通行飭諭。明山豈竟不知。何以摺內蒙民字。重見疊出。此等庸俗不堪之劣幕。意在省文。而不顧詞義之順否。實為可鄙可笑。明山於陳奏事件。理應自行斟酌。何至竟不寓目。任其蹈此惡習耶。著傳旨申飭。又另摺奏。查閱營伍一事。內稱。西安提標大

營。當親往查閱。并可閱看撫標營伍。其餘各協營應歸撫臣閱看等語。所奏殊不明晰。亦於摺內批示。總督統轄兩省。所屬營制俱當查閱。或以地界遼濶。難於遍歷。如西安省城迤東一帶。自不及遠赴巡查。其由甘肅至西安。中間經過陝西省屬地方。所有協營。若乘便閱視。並不致跋涉紆迴。又豈應憚煩敦體。何以該督摺內。專指提標撫標。餘概置之不論乎。其故甚不可解。著明山據實覆奏。又諭。據明山籌議。甘省歷年民借籽種口糧牛本等項未完銀糧。請分別六年四年帶徵完項等語。該省地瘠民貧。從前辦理軍需時。遽年加恩蠲免。今大功告成。既不能如前此之邀恩。而歷年因災緩帶。民力又未免拮据。輸納惟艱。勢所必至。即如摺內所稱。現在尚且紛紛詳請借支。安望其能按限清完舊欠耶。所有皋蘭狄道各廳州縣未完糧四百四萬餘石。業經另降諭旨。全行豁免。其積欠銀一

百三十二萬餘兩。亦加恩分作六年帶徵。俾積歉之區。得資寬裕。小民具有天良。諒無不歡欣感激。此後輸將力贍。自能踴躍急公。至招募民人前往新疆耕種一事。實為內地貧民久長生計。該督所議。仍屬空言無濟。關外屯政日豐。所在皆成樂土。且商賈懋遷往來甚便。並聞安西一帶。亦有向經墾熟之田。年來復有聽其曠廢者。小民趨利如鶩。何竟裹足不前。閭閻生計自謀。豈能官為經理。其現

辦招徠資送之事。勢難遍及。亦未便久遠長行。況利之所在。風聞自往。如口外熱河張家口。各處山東等省民人輳集。日益月增。並未藉有司之招致。又如朕巡幸所至。老幼瞻覲。迎鑾歡呼。趨擁動以千萬計。皆出於黎庶誠心。自然羣聚。若使奉官派諭。轉未能如此衆多。即此可悟民之趨向。第使之知所當由。自無待力為強致。豈有嘉峪關以外。可以耕種之地。沃壤數千里。但有勤力之民。身往耕作。

不特可資餬口。兼得藉以成家。較之經商挾貲求利者。幾於事半功倍。百姓又何憚而不為。若徒恃文告虛言。未必能家喻戶曉。著傳諭明山。悉心體貼。實力講求。俾腹地羣黎。皆恍然知有安土可依。熙攘趨赴。自貽樂利。於事方有裨益。著另行熟籌妥議具奏。吏部等部議覆。署浙江布政使按察使郝碩奏。稱查匪船出入海口。其沿邊偷越出洋者。失察官例無議處。既恐防範疎懈。且遇獲案犯。亦

難保無因規避處分。捏報沿邊私越情事。況賊匪蹤跡能到之處。皆兵役巡查之所能及。請嗣後遇沿邊私越匪犯。承審官究出係何營縣所轄。將文武員弁開參。承審官意存迴護。不指出確實地方者。并予叅處。應如所請。嗣後遇沿邊私越各案。將失察文職地方及守口各官。降一級留任。其專汛武職及守口各員弁。降二級留任。承審官不將私越地方究明指出者。降二級調用從之。是日御舟

駐蹕袁樓。○辛酉。御舟駐蹕史家莊。○壬戌。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以陝西驛鹽道圖桑阿為

甘肅按察使。○是日。御舟駐蹕霞口。○癸亥。

吏部議奏。署雲貴總督彰寶。前任貴州巡撫

宮兆麟。喀寧阿。布政使觀音保。按察使金祖

靜等。於署威寧州知州高瑋等短缺鉛觔米

石。及短發工本等款。不行查揭。應照例降革。

得旨。依議。宮兆麟著革任。彰寶著降一級留

任。金祖靜著降三級用。○兵部奏。武闡鄉會

試內場。向以墨卷送閱。是以房考官用紫筆。

主考官用藍筆。查藍色易於洗改。請嗣後主

考官改用赭黃筆。印卷戳記。及一切舊用藍

色之處。俱改用紫色。從之。○以正白旗漢軍

印務叅領陳晉為鑲白旗漢軍副都統。○以

故雲南永昌府屬灣甸土知州景毓瑛弟毓

璉襲職。○是日。御舟駐蹕馮家口。○甲子。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至捷地閱隄。定捷地興濟

二橋為減水壩。罷芥園減水壩工。○是日。御

舟駐蹕花園。○乙丑。諭。豫省河北彰德衛輝

懷慶三府。上歲雖屬有秋。而前此連年收成

歉薄。去夏二麥又復減收。民間元氣未能驟

復。現屆開徵之期。若將節年緩徵地丁。及借

欠銀糧。令其新舊同時輸納。民力未免拮据。

著加恩。將安陽。湯陰。汲縣。滑縣。濬縣。輝縣。新

鄉。延津。獲嘉。河內。武陟。修武。濟源等十三縣。

未完乾隆三十三。四兩年。緩徵地丁銀十二

萬三千四百九十五兩零。並獲嘉。河內。武陟。

濟源。修武。原武等六縣。未完三十五年。借給

籽種銀三萬二千一百六十五兩零。及未完

口糧銀二萬六千一百六十一兩零。未完穀

一萬二千四百四十二石零。均以本年為始。

分作三年帶徵。俾小民完課寬舒。追呼無擾。

該撫等董率所屬。實力辦理。副朕惠愛閭閻。

至意。該部遵諭速行。○大學士尹繼善等奏。

查審土默特額駙納遜特古斯素與伊長兄吹扎布不睦。且圖承襲父爵。乘伊父哀病之際。製藥毒兄。至今救治未愈。除謀毒格格輕罪不議外。應依謀殺期親尊長律問擬。其聽從用藥謀毒格格之濟蘭泰。賽哈賴。巴勒丹。格隆。俱應照律凌遲處死。得旨。納遜特古斯著加恩從寬免其凌遲處死。改為應斬。即行正法。濟蘭泰。賽哈賴。巴勒丹。格隆。俱著凌遲處死。又諭去年十二月誠親王具奏額駙納遜特古斯子之乳母。於送和碩格格食物內置毒。格格未食。致使女誤食身死。懇請查辦。朕以此事甚屬荒唐可疑。然不可不究。特派羅布藏錫喇布。索琳。博清額等。面降諭旨。令前往土默特秉公審辦。斷不可以王女意存偏徇。用藥毒人。乃奸民伎倆。蒙古風俗淳樸。決不出此。或係格格誤賴。亦未可定。爾等到彼。不可屈枉於人。務得實情具奏。旋據索琳等奏稱。使女委係中毒身死。提一應干連

人犯。逐加嚴審。衆供僉同。朕即降旨。以索琳等辦理此事。並未審出確證。惟拘泥誠親王原奏。將納遜特古斯子之乳母賽哈賴。嚴加究審。遽以為實。甚屬非是。因降旨令索琳等將案內人犯。並納遜特古斯。一併解送來京。交軍機大臣會同刑部審辦。並令將格格一同護送前來。仍將索琳等交部議處。但此事愈想愈覺可疑。納遜特古斯於格格。何至懷讐有用藥毒害之事。其中不免另有別情。屢經降旨承審大臣。如有應問格格之言。不妨當面詰問。必須審辦詳明。使外藩不至屈抑。後據承審大臣陳奏。審出大概情形。仍係照索琳等將賽哈賴審訊具奏。朕猶以為斷乎不可。如果賽哈賴置毒是實。即將賽哈賴凌遲處死。亦非屈枉。即納遜特古斯。亦有應得之罪。但此案罪名甚重。關係多命。若惟嚴刑窮鞫。何求不得。必須詳之又詳。訊出證據。定罪方無冤抑。復經降旨訓示。尋據尹繼善等

奏稱。此事審係納遜特古斯。令喇嘛巴勒丹格隆配毒。將格格謀害。此事令人愈不可解。納遜特古斯何故必欲謀害格格。縱伊夫婦不和。亦何至用此毒計。若謂今年係格格進京之年。恐其懇知於王。亦不應謀害如此之甚。即使懇知於王。伊等夫婦不睦。非大關緊要之事。王亦何能過問。如有致死格格之事。即非用藥毒害。彼處太監等。豈肯緘默。自必告發治罪。伊雖至愚。諒無不知。此案疑竇甚多。若即據此定罪。嗣後扎薩克子弟。皆不敢尚娶王女矣。因召見軍機大臣。並色布騰巴勒珠爾。扎拉豐阿等。據色布騰巴勒珠爾。扎拉豐阿奏稱。去年納遜特古斯。曾用藥毒害伊兄吹扎布垂危。急救得生。至今尚未痊愈。此事衆所共知。朕以既有此奏。因傳諭尹繼善。令吹扎布來京。歸案質審。茲據尹繼善奏稱。吹扎布供。伊弟納遜特古斯謀害是實。訊之納遜特古斯。亦皆供認。質之各犯。矢口不

移。納遜特古斯謀襲伊父貝子。毒害親兄。實屬罪大惡極。雖未致死。已與業經殺害者無異。是用藥謀毒格格之罪。尚輕。請照謀殺期服。專長律凌遲處死等語。據尹繼善此奏。看來納遜特古斯謀害伊兄。誠為怪事。蒙古向來稟性淳樸。惟知念經敬佛。禱祝之外。從無此等兇險惡習。是以朕於審訊納遜特古斯之時。屢經降旨指示。今承審大臣審訊謀毒伊兄之事。甚明。據稱。納遜特古斯謀害伊兄。成疾。羅布藏錫喇布曾為請假送回游牧。至納遜特古斯必欲謀害伊兄者。不但謀襲父爵。並因伊每逢進京。吹扎布因其不肖。屢加管教。回至游牧。將伊貪酒聽曲之事。稟知伊父。將伊責處。因此懷恨。用毒謀害。似此喪心蔑倫。實堪痛恨。不但於法斷難寬宥。亦為天理人心所不容。即衆蒙古亦為納遜特古斯所玷辱矣。理應即將納遜特古斯凌遲處死。但念究因年幼愚昧所致。是以施恩免其凌

遲。改為新決。其用藥謀毒格格之濟蘭泰。賽哈賴。巴勒丹格隆。俱照律凌遲處死。將此通行曉諭。衆蒙古等。嗣後各教訓子弟。遵循蒙古淳樸舊俗。敬佛念經。奮勉當差。痛改惡習。以承朕恩眷。○是日。御舟駐蹕司馬莊。○丙寅。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諭。本年鄉試屆期。需用考官。所有應行開列人員。仍著考試。並照上年之例。不必分別等第。止將不取各卷。拆名扣除。其入選進呈之卷。仍按各衙門次序。開列名單。帶領引見。候朕簡用。該部即遵諭豫行辦理。俟迴鑾後。於初八日考試。調青州副都統德雲。為正藍旗滿洲副都統。是日。御舟駐蹕楊家園。○丁卯。吏部等部議覆署雲貴總督彰寶疏。稱永昌府同知移駐龍陵。並駐遊擊守備各一千總二把總四。請各建衙署。祀典營制。如例另設。應如所請。從之。禮

部以會試中額請。得旨。這會試。滿洲。蒙古。取中三名。漢軍取中一名。直隸取中十四名。奉天取中一名。山東取中十一名。山西取中九名。河南取中十名。陝西取中六名。江南取中二十九名。浙江取中二十五名。江西取中十八名。湖北取中五名。湖南取中四名。福建取中六名。廣東取中五名。廣西取中三名。四川取中四名。貴州取中三名。雲南取中二名。○以協領噶勒炳阿。為福州副都統。城守尉烏什布。為貴州副都統。○旌表守正捐軀之湖北監利縣民劉如珍妻張氏。是日。御舟駐蹕湖洋莊。戊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詣

海神廟行禮。是日。駐蹕天津府行宮。至庚午。皆如之。○己巳。諭。此次應行開列試差人員。著於初九日考試。又諭。昨阿桂忽奏。請今年大舉征剿緬匪。因降旨嚴飭。並令明白。

回奏。今阿桂奏到。頓改前言。謂伊前此奏請大進之說。並非於本年即辦。欲及早將糧石等項。從容籌備。以期諸事就緒。復將伊意見所及。臚列清單具奏。阿桂此奏。又屬取巧。緬匪性極詭詐。知我兵大進。斷難取利。是以有意激我。使我耗費兵力。轉於彼有益。朕早已洞燭其奸。若彼無釁可乘。斷不可輕議大舉。屢降諭旨甚明。然彼既食言。則相時勦襲。使賊匪不得安息。以疲其力。亦不可少也。阿桂果有礙難辦理之處。即將實在情節。聲明具奏。亦無不可。乃伊前此惟以今年大舉進勦為詞。稱請來京有面奏事件。請訓後回至軍營。尚不誤進兵之期。今又變其前說。謂並非今年即欲大進。而摺內所列六條。又不過尋常籌辦事宜。並非機密要務。不便形之奏章。不可告之彰寶。必須前席面陳者。其意何居。總之阿桂辦理此事。始終茫無主見。又思家念切。故以前說妄行瀆奏。經朕鑑察其隱。降

旨詰責。伊無詞可對。始如此巧為文飾。則其思家畏事之心。不啻肺肝如揭矣。如阿桂摺內所稱籌備馬騾一節。共需馬騾三萬四千餘。請交河南。山西。陝西。甘肅。四川。貴州。廣西等省。分辨等語。四川。貴州。廣西等省。產馬本屬無多。數年用兵以來。購辦已為竭蹶。若此時復令辦解。實有所難。即如李侍堯現至行在。陛見試問伊粵西省辦馬二千匹。能乎不能。則四川。貴州等省之辦理不易。更可想見。又前歲進兵時。經過地方。絲毫不使累及閭閻。並為加恩賞賚。惟期民共安恬。而馬騾必待齒力長成。方堪適用。若本非產馬之地。素鮮蕃孳。安能咄嗟而辦。阿桂豈見不及此。而故為此必不能行之說。非空言塞責而何。至於辦理緬匪一事。朕初非好大喜功。必欲窮兵荒遠。前因其騷擾近邊土司。不可不加懲創。而賊匪公然抗我。頗行自難曲宥。然猶待以一年。仍不知悔罪輸誠。實有不得不辦之

勢始大集兵力進剿。迨大軍攻圍老官屯。無如水土惡劣。官兵多有損傷。即傳旨撤兵休息。適賊酋又遣人至軍營呈籲投降。納款遂允其所請。赦罪班師。乃緬酋狡黠為心。旋即反悔。竟不進表。及歸我虜人。該總督移檄責催。反敢將差往之都司蘇爾相。拘留賊寨。是緬酋深知我兵限於天時地利。激我再舉。彼得坐乘便利。設或墮其術中。徒然勞費無益。於事理實為易曉。故屢飭阿桂等。不宜輕舉。

第賊匪反覆無常。敢以謫謀激我。因令阿桂等於秋冬間。酌量情形。以偏師擾其邊界。俾賊疲於奔命。以待機有可乘。乃阿桂並不遵旨熟籌。轉奏請復圖大舉。試思老官屯撤兵甫閱年餘。今若復議進剿。非惟適中賊計。亦且師出無名。若為拘留蘇爾相起見。彼不過一總督差官。又何值與師動衆乎。阿桂妄為此奏。朕固知其非出於誠心。特因降旨詰責。姑撫拾浮詞圖掩前言之失耳。如摺內所稱。

辦理糧石等項。及今豫備。一二年內可期。就緒等語。尤屬謬誕。滇南徑險山多。糧餉艱於輓運。且甫辦軍需以後。何能即時儲備充盈。亦猶馬匹之不能驟長供用。若如阿桂所奏。需兵四萬餘。糧馬各若干萬。斷非一二年內所能如數籌備。極速亦須以十年計。而此十年之間。內地且日以為用兵不息。豈有為此么麼小醜。為此無益之理乎。且就現在情形而論。不宜大舉進剿。天下無不共知。獨阿桂

創為此說。即令雲貴兵民聞之。有不竊笑而痛恨者乎。阿桂在滇已經數載。彼處情事。皆所深悉。乃將斷不可行之事。故欲為其所難。豈其本心果若是乎。阿桂實乃喪盡天良。不堪極矣。伊如因思家念切。不能自制。何妨據實懇求。朕或令其來京。亦未可定。似此用意取巧。飾詞具奏。朕何如主。豈容其施此等伎倆乎。阿桂辦理此事。始終不肯稍効悃忱。實力籌畫。惟知逞其小智。巧飾妄奏。實不足齒。

於人類。阿桂著交部嚴加議處。仍令其明白回奏。並將此旨及阿桂摺單。令行在大臣等閱看。仍譯漢通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阿桂等奏外委鍾朝用等五人自老官屯回至內地。齋有蒲葉緬文及蘇爾相稟帖等語。看來賊匪狡詐頑黠。此次具書之意。不但欲探聽內地消息。且聞內地將伊送文書二人不行放回。並將伊私做買賣六人拘獲。恐其或洩彼中情事。遂有此舉。自以付之不答為是。且其奸詭伎倆。恐差彼處之人復為內地所留。因仍令內地之人送出。益可見從前差來之他矣。細不應遣回矣。況賊匪敢將蘇爾相等屢次羈留。此時若復遣人給與回文。彼必仍然留住。其理顯然。阿桂等設非屢經訓飭。又不知作何答覆。豈能遽見及此乎。至其措詞敢於狂吠。實為可惡。然亦不值與之計較。在彼不過欲激我用兵。自斷不宜墮其詭計。若徒加之斥詈。於事無益。且彼既敢肆

無忌憚。則文辭往來。彼或不知分量。又復成何事體。所有前此已獲之撒薄等六人。自宜即派妥幹人員解京鞫訊。至鍾朝用、段彩霞二人亦宜押送來京。以備詢問。其邱得茂等三人既無聞見。止須留之永昌。毋庸解京。此時彰寶想已起程。將此諭令阿桂。并德福知之。○管理正藍旗都統裕親王廣祿等奏八旗繆寡孤獨人數得旨。軍機大臣等查奏八旗冊開繆寡孤獨人等共五千六百九名。今伊等奏摺內又開寫六千二百三十九名。較原送數目。增出六百三十名。此或係原行查送時遺漏。抑係聞朕加恩。希圖僥倖。有意補行添入。俱未可定。若為現在辦理。有應行增添。亦不過四五十名。何至六百餘名之多。原行冊送數目。及現有增添。亦應於摺內聲明具奏。乃伊等並未聲明。含糊具奏。其中不無另有情弊。此案著原議之王大臣悉心妥議具奏外。其因何添出六百餘名之處。著伊等

即行明白回奏。尋裕親王廣祿等奏。竊寡孤獨人數。實因後多加增。致與軍機大臣等原奏不符。惟摺內並未聲明。甚屬非是。請交部察議。得旨。錯辦之都統等。著交部嚴加議處。
○大學士尹繼善等奏。奉天將軍恒祿等覆奏侍郎耀海。叅劾遼陽州牧明德。不實一案。耀海既誤將賽馬集民人毆差之事。斷為遼陽州兼管。而恒祿等覆奏亦未查辨明晰。今詳查例案。並無遼陽州兼管賽馬集明文。恒祿等所奏。與例案不符。得旨。此案既據詳覈。歷年案卷。及各部則例。並無遼陽州兼轄賽馬集明文。其事易於查辦。乃兩次交恒祿等秉公確查。並不細覈舊案。虛公辨別。殊屬不合。恒祿雅德。博卿額。俱著交部察議。至耀海近年辦事。甚屬糊塗。難勝侍郎之任。業已開缺留京。著以三品小京堂補用。
○庚午。諭軍機大臣等。據鐘音奏。審擬偷賣私漫客商許日觀等一案。內稱該犯將私漫共一百五十兩。

平定集卷八

五

平定集卷八

五

零星賣與隣船各商。得銀四千九百八十餘兩。而問擬罪名。則稱許日觀販漫不及五百兩。照財主頭目減一等。罪止滿徒。因其賄求縱放。加至滿流。所辦殊不得理。已批交該部覈擬矣。該犯賣漫至百餘兩。得銀幾及五千。為數已不為不多。若以漫五百兩而計。將多至二萬五千餘兩。偷賣私漫。安能積至如許。是例文內所言五百兩。係指銀數。而不指漫數。該撫或誤認援引。以致問擬失當。因交行在刑部檢查例本。則竟以漫至五百兩一犯。豈能偷至五百兩之多。是罪例竟係空設。並宜於此案即行聲明改正。近年拏獲偷販私漫之犯。如何問擬。刑部自有例案可稽。著傳諭該堂官詳細查明。另行妥議具奏。
○吏部等部議覆陝甘總督明山奏。稱開展為新疆。南北衝衢。政繁差重。向以內地派往丞倅。雜職經理輪流更替。於事無益。請裁蘭州府河橋同知。並平番縣苦水巡檢。均移駐開展隸

安西道定同知為衝繁二項邊遠緊要滿缺。巡檢亦在外調補。均應如所請從之。禮部等部議覆。署雲貴總督彰寶疏。稱裁定滇省。政府為廳各文武生學額。元江府原額文武生各二十名。係與他郎通判合取。今政府為直隸州。他郎改歸普洱府。應將元江文武生改為各十五名。廣西府原額文武生各二十名。係與五槽通判合取。今政府為直隸州。五槽改歸曲靖府。應將廣西文武生改為各十八名。元江廣西廩增改為各三十名。三年二貢。鎮沅府原額文生十名。內有威遠同知撥入二名。今政府為直隸州。威遠改歸普洱府。應將鎮沅文生改為八名。其武生及廩增貢。毋庸議改。普洱府原額文武生各八名。今併威遠。他郎學額。應增為文生十五名。武生十三名。廩增各增為十二名。二年一貢。武定府原額文武生各二十名。係由和曲祿勸二州及元謀縣分撥。今政府為直隸州。同城之和

實錄卷八百八十一

三

實錄卷八百八十一

三

曲州就裁。應將和曲州併撥府本額。歸入武定直隸州。定為文武生各二十名。廩增改為各三十名。三年二貢。祿勸改州為縣。應將祿勸併撥府本額。改為縣學。文武生各十四名。廩增改為各二十名。二年一貢。元謀併撥府本額。應改為文武生各十二名。廩增貢毋庸議改。姚安府已議就裁。應將府學原額。仍歸原撥之姚州大姚二縣。文武生俱各八名。白井文武生各四名。姚州大姚白井廩增貢毋庸議改。鶴慶府原額文武生各二十名。今政府為府屬州。其原額文武生各二十名。應改武生為十五名。文生毋庸議改。廩增改為各三十名。三年二貢。彌勒師宗建水均改州為縣。應將原設廩增均改為各二十名。二年一貢。文武生毋庸議改。順寧府原額文武生各二十名。今新設附郭之順寧縣。應裁府學文武生各八名。為順寧縣學。府學廩增改為各三十名。三年二貢。麗江府原額文武生各十

五名。今新設附郭之麗江縣。應裁府學文武生各七名。為麗江縣學。府學廩增改為各二十名。二年一貢。順寧麗江二縣。均由府撥廩增各十名。四年一貢。各府州所裁廩增。應歸現在所隸本籍為候廩候增。各按考案新舊間補。均應如所請。從之。命侍讀學士邊繼祖。提督湖北學政。○蠲雲南浪穹縣。乾隆三十五年。被水災。地應徵額賦十之七。並緩徵賑卹如例。○以故貴州永寧州盤江司土巡

實錄卷八百十一

五

檢李世德子佐襲職。○是月。兩江總督高晉署江蘇巡撫。薩載奏寶蘇局鼓鑄定額。每年十六鑪。二十八卯。鑄制錢九萬五千三百三十七串有奇。計節年存剩。及小錢改鑄錢文。現在存局各項餘錢。共三十七萬二千八百八十四串零。按歲支兵餉七萬六千餘串之數。將數五年支放。如仍開十六鑪。鑄二十八卯。恐局錢愈積愈多。久必霉銹。請援從前減鑪之例。於辛卯年起。暫減為八鑪十卯。計現

存銅鉛點錫。除工料折耗。歲可鑄制錢三萬

四千餘串。計歲支兵餉。不敷四萬二千餘串

即以小錢改鑄錢湊放。仍敷九年之用。並可

餘存洋滇銅二百一萬八千餘觔。通徹計算

於鑄務實有裨益。得旨。如所議行。咨部知之

○高晉薩載。又奏自乾隆三十四年六月。奉

旨收買小錢。至今原限展限並滿。原議限外

呈繳者。不准給價。不繳者究處。但如江寧蘇

州。揚州。等處商賈輻輳。每歲端陽中秋年終

實錄卷八百十一

五

三節。用錢盈千累萬。市民斷難立時揀別。而外來商賈。乘機攙雜。勢所不免。恐因停止收買。愛惜蠅頭。不肯自首。多方藏匿。日久仍難淨盡。請於端陽中秋節後。定限一月。年節後定限兩月。凡舖戶剔出小錢。仍准給價收買。限外查出治罪。得旨。且如此行二年看。有弊無弊。再行詳悉直陳議奏。○安徽巡撫裴宗錫。奏前請開濬漳葭港河。奉諭俟同督臣高晉勘辦。嗣經高晉面奏准行。正在購料興工。

因連日雨多江漲。加以太湖潛山諸山之水一時匯集。均由新河口宣洩入江。既難攔河築壩。即老河間有河形之處。雨後積水亦須添工車庠。需費較繁。應仍請緩俟秋後開工報聞。○福州將軍宗室弘昫等奏。將軍標綠營甲械。前奉文裁補旗營缺額。惟顏色式樣互異。而旗兵甲械亦不致有缺額。請仍交在省綠營軍器局應用。其紅衣礮四位。向隨旗演放純熟。請仍留旗。其存旗庫裁馬項下銀三千九百八兩零。飭交藩庫充餉。應裁兵尚存一百九十七名。缺出停其募補。舊署基址變價充公。營房在民汛地者。候補別標兵居住。在旗汛地者。歸旗營收管召租。報聞。○湖北巡撫梁國治奏。武昌城外第十五號江工石岸。因近年水漲根鬆。坍正岸二十大。護岸三十九丈。而護岸根脚沙鬆樁朽。低姓尤甚。填土釘樁難資堅久。應請填砌石脚三尺。俾與完好隄岸一律平整。現當汛水將至。已飭

實錄卷八百八十一

三

動項興工。報聞。○陝甘總督明山奏。甘省春雨愆期。屢奉垂詢。今於三月上中旬。近省各屬得雨二寸至四寸不等。惟蘭州鞏昌平涼等府屬與涼州府屬之古浪平番等縣連歲偏災。糧價頗昂。必須借糶兼行。批。亟應為者。又奏。積歉地方。糧不敷用。擬於甘州西寧等屬並涼州府屬之鎮番縣共撥糧二十萬石。協濟蘭州鞏昌二府屬並古浪平番等縣。其平涼府屬需糧十萬石。另於附近陝省各屬籌撥。至議撥甘省糧石。已令藩司飭屬上緊執運。庶一有所需。即可撥用。又批。是有此舉。動民情自安矣。又奏。甘省倉賑亟須籌備。積歉各屬議撥糧三十萬石。猶恐不敷協濟。但甘省無處再撥。臣即日赴陝查閱營伍。當與撫臣文綬面商。於陝省倉貯充裕各屬加撥十萬石。方資接濟。又批。若陝省亦望雨。又不可多撥。恐百姓無知。以為現在望雨。仍撥本處之米接濟他處。此亦不可不慮。若十分無

實錄卷八百八十一

三

法可施銀米兼施或亦一策也○署雲貴總督彰寶議奏古州鎮總兵哈國興奏稱古州鎮轄協營在在苗藪均屬邊疆要缺必須熟諳人員始於營伍有裨請嗣後於現任人員內毋庸委署別地如苗疆將備缺出即於內地人員揀選遞委題補等語查苗疆共有四十九缺出缺靡常若必拘泥一概不易生手亦窒礙難行嗣後苗疆最要之二十九缺現任人員如遇內地各營出缺應如該鎮所請停其委署其苗疆各營自有陞調事故先儘內地人員遴署如內地一時乏人即以苗疆人員就近遞委至苗疆次要之二十缺本與內地毗連應仍照舊通融辦理得旨如所議行

實錄卷八百八十一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一

實錄卷八百八十一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二

監修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纂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夏四月辛未朔享

實錄卷八八二

太廟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

上詣

皇太后御舟問安○諭曰李侍堯已承襲伯爵

著加恩授為內大臣○是日御舟駐蹕南倉

○壬申諭內務府查審偷竊南苑羊草之王

二被毆致死一案將興保照已就拘執而擅

殺擬以絞候雖云按律定讞而於此案情事

尚未允協王二本係偷草賊犯見該章京率

衆追拏輒敢拒捕格鬪將披甲費揚古撕扭

壓伏興保見而救護情急亂毆不能更辨其致命與否後雖復經疊毆而其死則由於前此重傷然拒捕賊人不得謂之擅殺興保所犯轉有可原至披甲五十七明知有偷草賊犯並不即時擒拏乃敢謊稱已獲之犯被百餘人刮去復粧點被賊捆打情形捏詞妄報以致釀成命案是王二之死實由五十七捏報所致其情較重自應即治以興保之罪方為平允五十七著改為絞監候秋後處決興

實錄卷八八二

保著照所擬五十七枷責之罪發落完結○

諭軍機大臣等據李湖奏到黔後提訊威寧

州虧缺倉儲案內之黃肇宗等頓翻前供堅

不承認現在親加質訊務使罪歸允當等語

所辦甚是已於摺內批示矣已擬重辟要犯

固不可輕為開脫但該犯既已翻供稱枉或

果有冤抑亦未可定人命至重原不妨覆勘

平反以期詳慎該撫能見及此深得實心任

事之道此案黃肇宗虧缺鉛觔短扣價銀各

欵前據三寶審實。是以降旨將黃肇宗照法司所擬斬決。該犯等於定案後。忽又翻改前供。或自揣罪重。證佐等俱不在案。希圖狡飾。遷延。或原審之員。訊鞫未加詳審。不能適當其罪。致令含冤。皆屬情事。所應有。該撫既提犯覆訊。質證之下。真偽自無難立辨。著傳諭李湖接奉前旨後。姑緩行刑。務將案內情節徹底詳查。虛公推鞠。如黃肇宗與原審情罪相符。並無委曲。一面將該犯即行正法。一面奏聞。倘或訊有別情節。該犯果屬誣枉。亦即另取供據。確實覆奏。候朕另降諭旨。總期事無枉縱。不得稍存成見。將此諭令李湖知之。尋奏。臣於四月初四日。據兩司提解各犯證到。臣親加研究。均與護撫臣三寶原審無異。至詰黃肇宗翻異之由。惟俯首認罪。情真罪當。無可平反。於初九日奉旨。遵照辦理。下部知之。○前任大學士陳宏謀奏。臣蒙恩准予回籍調理。長途醫治之人。將候補未入流徐

實錄卷八十二

三

璋帶往診視。懇恩交部帶領引見。可否准其發往廣西。交撫臣酌量委用。得旨。徐璋著照所請。發往廣西。交與該撫陳輝祖酌量委用。不必帶領引見。○又奏。臣回籍。臣孫刑部主事陳蘭森亦令隨歸。所有前賞官房理合恭繳得旨。不必繳還。○是日御舟駐蹕寶稼營。○癸酉。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前日刑部衙門失火時

實錄卷八十二

四

聞止有該班司員二人在彼。其時已屆辰牌。何以堂官及諸曹司尚未進署。即云各就家食。然後赴公。亦不應遲緩若此。現在節氣卯初。即已日出。距辰時已八刻有餘。更非冬令晷短時可比。滿員皆附居內城。即漢員亦不過近在前三門外。距部不遠。即朝餐以後。從容前赴。辰時亦可陸續到齊。若彼時尚偃息家居。所謂敬事之義安在。倘相習疲玩。恬不為怪。充其伎倆。則或竟偷安。不按日入直。皆

不可知該堂官等平日豈竟漫無稽覈刑部如此恐各部院與之相類者亦所不免著通諭各部院衙門嗣後堂司官員每日俱辰入辦事不得任意遲緩○諭軍機大臣等據三寶奏酌籌收買廠銅一摺內稱該省廠例每銅百觔准以一分通商該商等每得一分銅百觔可賣銀十四五兩今擬照黔省辦運滇銅每百觔價脚十四兩之數扣出運省脚價實發商課人等銀十二兩三錢八分零儘數收買配籌不惟課銅可增而錢局亦可獲息等語朕初以其籌辦銅務業已批交部議及細加覆閱所奏殊未妥協向來商人售賣一分銅觔每百觔可得銀十四五兩藉以通融貼補今欲將餘銅盡數收買且扣除脚價僅得銀十二兩三錢零較之從前獲價短少商販不能寬裕商人既無餘利可沾誰肯急公踴躍又安望廠務之日有起色況銅觔為民間器具所需倘市中需用無資勢必滋私銷

之弊是商銅不可不留其有餘乃理之顯而易明者至以錢局獲息為詞所見尤屬非是各省設局鼓鑄原以供搭放兵餉之用而國寶流通即藉此裕商便民所關綦重黔省兵額不為甚多每年所支餉錢有限若此時辦銅稍覺費力則酌量足供兵餉外並不妨將鑪座暫為停減以資調劑若斤斤計較餘息豈國家經理泉府之本意成何政體乎昨薩載奏請酌減鑪座籌辦頗為得宜業經批示允行李湖前在江蘇藩司任內自必與知其事著即傳諭該撫將三寶所奏另行悉心籌酌妥議具奏三寶摺無庸交議並寄李湖閱看○是日駐蹕桐柏村行宮○甲戌諭曰江西興安縣舉人李煒年屆百歲著加恩賞給上用緞一疋○命戶部侍郎桂林在軍機處學習行走○是日駐蹕南紅門行宮○乙亥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前諭各省督撫將州縣

陞授京職人員。填註切實考語。送部另班引見。原欲為外省多留熟練之員。期於吏治有益。今日引見月官內。有簽陞中書之山西省卓異知縣王巨源。該撫鄂寶所出考語。不過尋常品評。業降旨依擬用。第思此例行之日久。恐不免有流弊。雖人才優劣。不能逃朕洞鑒。固無慮。註考之獎許失真。但人情喜外任。而不樂京職。大抵皆然。督撫或因其久隸下僚。託留熟手為名。心存遷就。而不肖屬員。或

軍機處奏

七

並因此啓夤緣倖進之風。亦不可不防其漸。即以辦事而論。州縣雖有刑名錢穀之責。然案牘悉由自理。難保其必無高下任情。自不及部院衙門之事。有準繩。集衆思而成公。是且外官每耽安逸。亦不若司員之終日服勤。誠令伊等在京供職。數年留心習學。再行簡擢外用。未嘗不更可造就成材。昨曾諭吏部將現任京員中。由卓異等項內陞者。查明帶領引見。並予甄錄。記名備用。自無慮其終滯。

曹司。亦可無庸豫為別擇。所有月選內陞人員。督撫出具考語。送部之例。可不必行。嗣後吏部將此項人員。每三年查辦一次。列名帶領引見。候朕酌量錄用。著為令。○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富明安奏。請於四月底將利津海豐二縣海運赴津商販麥石。照例封禁。業已允行。但近畿地方。去歲麥秋既歉。今春又未得透雨。現在麥將秀穗。待澤甚殷。此時即徧沃甘膏。尚恐麥收分數畧減。不能不藉商販

軍機處奏

八

之接濟。而山左於三月初。優渥春霖。通省並皆深透。昨巡蹕所經。目覩麥田芄茂。又可滿望豐收。登場以後。民食自極充餘。不虞估船之搬運。莫若仍聽商船販載赴津。流通無缺。以濟直省之不足。使麥價不致過昂。閭閻得資調劑之益。著傳諭富明安。將利津等縣海運麥石。暫且無庸禁止。其直省商人欲赴東買運者。並從其便。周元理到任時。仍一體妥辦。俟直隸麥價平減。食計有資。再行酌量情

形奏明封禁。將此並傳諭楊廷璋知之。○是日駐蹕舊衙門行宮。○丙子常雩祀天於

園丘。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

上詣

永慕寺行禮。○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奏。移文率覆安南索取黃公纘一案。據張若淳稟稱。前署臨安府時。據署建水州張彥烈面呈。安南興化鎮守官緝拏黃公纘等呈文一件。當

通鑑卷八十八

九

與該署州面商。應將境內並無其人為覆等語。是前此示欺外夷。雖係張彥烈行文。而主見則出於張若淳。其過自較張彥烈為重。至所稱稟知經畧之處。尤屬荒唐。前歲大學士傅恒回兵時。正當大病。張若淳安能詳悉面稟及此。如張若淳果將此事稟之傅恒。豈肯令其捏詞飾覆。轉稱所辦妥協之理。其說殊不可信。一經詢問。自無難水落石出。今張彥烈已赴京候詢。張若淳亦著解任來京交軍

機大臣詢問。張若淳此時如尚在雲南交代未竣。著德福即行飭令起程赴京。如該員已赴建昌道新任。即著阿爾泰遵旨飭知。著將此旨傳諭德福。阿爾泰知之。○又諭據阿桂等奏。審訊潛通貿易窩留之民人黃國賓所供李小四等十人。雖無與緬匪私行交易情事。但沿邊聚處日久。難保將來不致滋事。請一併遷入內地等語。所辦殊屬非是。此等民人俱久處邊境。且有曾至關外貿易者。難信其平時不與匪眾熟識。若僅遷入內地。不過仍在滇省關內距邊口不遠。伊等皆不安本分之人。或與賊匪潛通消息。或乘間潛竄。緬境俱不可知。各犯既係江西湖廣江寧等處民人。自應將伊等解回原籍管束。庶可杜其蹤跡。乃阿桂等竟不稍為計及。惟令遷入內地。何不曉事。若此。著傳諭阿桂。德福即查明李小四等原籍省分。遴委妥幹員役遞解回籍。沿途小心管押。毋得視同常犯。並將此旨

轉行寄知各該督撫飭令該地方官嚴加約束。毋許出境滋事。如或中途稍有疎虞及各原籍失於防範。惟該督撫是問。○軍機大臣等議覆黑龍江將軍增海等奏稱。墨爾根等驛站額設牛隻。請停止每年報倒六分之例。准其三分報銷。查黑龍江所屬各臺站前後情形不同。自宜隨時調劑。應如所請。從之。○是日。駐蹕新衙門行宮。○丁丑。上迴鑾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詰。

安佑宮行禮。○幸圓明園。○諭曰。阿桂等奏詢問自老官屯回營之外。委鍾朝用等據稱。聞福建水師游擊黃海前從夏鳩下船。帶兵八十餘人。於相近新街處。遇賊接仗。手殺兩賊。突中鎗傷落水身故。兵丁亦多有陣傷。及被擄去存亡未悉等語。黃海駕舟遇賊。力戰捐軀。情殊可憫。著該部照例議卹。其兵丁八十

餘人既稱有被擄存亡未悉。而其勤於王事。不得還鄉情均可憫。著該部查明原冊姓名。加恩照陣亡例。減半賞卹。○諭軍機大臣等。姚成烈以調補廣東布政使。具摺奏請。陞見。此奏不出於誠。已於摺內批示。姚成烈在江寧藩司任內。奏准陞見。甫於本年正月到京。距今祇隔二月。為時甚近。何以一經調任廣東。復行具摺奏請。其意直視陞見請訓。特為陞調之具文。苟且責塞。全不顧時日之久暫。

此豈由中之語。已諭不必來京。仍著傳旨申飭。○戊寅。諭前據范宜賓奏。各省藩臬陳奏事件。不應先行呈送督撫閱看。一摺。曾諭令各該督撫明白回奏。今據先後奏到十餘處。大率稱督撫藩臬於奏報收成晴雨等事。恐其錯誤。往往互相質證。至條奏地方公事。兩司亦有稟商督撫者。若不呈閱。亦不向其索看等語。朕殊不以為然。向來藩臬條陳。不過各就該省之錢穀刑名事件。撫拾敷衍。朕或

批交督撫議覆。或批令告之督撫。酌量可行。則行。是地方公務。原不妨彼此商榷。其事轉無甚關礙。至收成晴雨等事。令藩臬亦得專摺奏聞者。誠以水旱豐歉情形。事關民隱。冀得互相參覈。不致粉飾欺朦。以收兼聽並觀之益。若彼此商同入告。依樣葫蘆。無裨覈實。則督撫一奏足矣。安用是重見疊出者為。至若督撫果有不公不法之事。藩臬聞見既真。原應據實入告。然朕並不以此責之兩司。俾得鈐制上官。致開告密之漸。而兩司亦從未有效奏督撫者。即如近年以來。良卿。方世儒等。枉法營私。為天道所不容。惡蹟自然敗露。各正刑誅。而該省藩臬。初何嘗於朕前奏及一語。則大吏之自取重戾。又豈必待兩司之舉發乎。且督撫既膺委任。豈轉不及藩臬之足信。朕亦不肯過為逆億。若使藩臬中實有廉正可信。逾於督撫者。亦即以督撫任之。又何肯不加擢用。轉

令其隱為糾伺乎。總之整飭吏治之大要。惟恃朝廷綱紀肅清。自不敢有扶同朦蔽之事。初不在乎設法峻防。若燭照稍有不同。則雖檢制加嚴。適以滋弊。此為君之難也。即如近日范宜賓與胡文伯意見抵牾。朕因高晉奏知。留心察覈。初未有所偏向。及見胡文伯在任辦事。種種未協。難以復膺封疆。重寄。因予罷斥。並非由范宜賓之劾奏。而范宜賓查奏捕蝗不力一事。彼亦同干吏議。又何嘗因其不畏巡撫。特為獎賞乎。朕辦理庶務。惟崇實政。不欲斤斤於禁令之具文。呈閱摺稿一節。督撫與聞。及不與聞。皆無關事理輕重。如兩司慎密自矢。固屬分所宜然。設欲借此為詔事逢迎。亦彼自甘庸下。總不能逃朕之洞鑒。前此督撫等覆奏之初。曾交軍機處彙齊。再奏定奪。今奏到者。已及大半。想續奏者。亦不過如此。毋庸俟奏齊。再為定議。即以此明降諭旨。通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阿

爾泰奏。總兵焦騰漢兩耳重聽。兼有瘡疾。似難勝專閫之任。俟調理數日。催令起程。陞見等語。所奏殊近取巧。阿爾泰不應出此焦騰漢。雖到任未久。但阿爾泰既見其年力就衰。又兼重聽。豈堪復膺總鎮之寄。自應據實奏聞。候朕另簡。乃僅以患瘡未痊為辭。聲請調理。明係因該鎮一經召見。其老病情形。難以逃朕洞鑒。姑以一奏塞責。阿爾泰向來辦事頗見樸誠。是以加恩任用。此奏實不類其平

日所為。著傳旨申飭焦騰漢。俟到京後。再降諭旨。○又諭近畿地方。春間缺雨。天氣又日漸炎熱。恐去歲有蝗處所。蝻孽仍復萌生。不可不及早設法搜捕。以除農田之害。著傳諭楊廷璋嚴飭所屬。實力查辦。毋以具文了事。致滋貽誤。至天津一帶濱海沮洳。為蝗蝻聚匿之藪。現在葺治興濟捷地。兩處壩工。並挑濬下游海口。已令該道宋宗元。在彼上緊督辦。其一帶地方。皆沮洳生蝻之處。正可乘便

翻剔。尤易集事。著西寧達翎阿。前往該處。會同宋宗元。於海濱遺蝻之地。實力另雇人夫。加緊搜捕。以絕根株。毋任稍留餘患。亦莫誤挑河正務。○吏部帶領王大臣京察驗看之。四五品京堂翰林院侍讀學士哈靖阿等。四十四員引見。得旨。哈靖阿。德昌。李中簡。王杰。胡高望。曹文埴。奇臣。劉松齡。傳作霖。俱准其一等。費元龍。瑪興阿。赫植。俱年老。均著原品休致。餘依議。○已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福德著留京。仍以內閣學士在軍機司員上行走。所有盛京兵部侍郎員缺。著伯興補授。○宗人府奏。多羅信恪郡王如松薨逝。所有應襲王爵。照例揀選。得如松嫡福晉所生長子淳穎。並多鐸之長子多尼之二輩孫奉恩。輔國公修齡等。引見。得旨。信郡王爵著修齡襲替。修齡公爵著淳穎襲替。○庚辰。諭本年恭逢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敷天洽慶特舉

恩科多士雲集觀光欣承茂典其齒躋耄耄挾策偕來者多至三十餘人且有壽屆期願矍鑠應試者仰見

慈慶軍增光昭壽宇而四民之秀受

福尤先上瑞嘉徵實為史冊所罕觀允宜宏敷渥澤用廣鴻庥所有本年會試舉子內年登百歲之李煒著賞給國子監司業職銜其八十以上之李珩周燮榮胡寶璣傅夔張大章王旭鄧峯褚書黃業炘盛大業謝勅典張芬王志宗桑淳趙銘王玠劉應薦吳觀俱著賞給翰林院檢討職銜七十以上之丁福隆胡珖楊宣猷新增王熊應溫瑗何孫詒許進益張士畧閻循中徐閔章徐勉吳光昇葛涵高宏謀溫朝榮俱著賞給國子監學正職銜俾耆儒膺秩咸遂夙懷以彰推恩引年之至意○諭軍機大臣等去歲因直省麥收歉薄曾諭令富明安於東省購辦麥二

十餘萬石運京平糶至今市價不致過昂深藉調劑之力今年近畿地方春間未得透雨現在麥田待澤甚殷即能徧沃甘膏亦恐收成分數減少昨巡幸山左春霖甚為優渥蹕路所經目覩高下麥塍一律芄茂來年豐稔可期業已諭令富明安周元理將利津海豐等縣仍弛海禁聽商販運麥赴津以資接濟第麥石載至天津不能禁各處之搬運糴買則到京入市者仍屬無多莫若仍照上年之例將東麥購辦運京官糶庶市價得以常平但東省現在麥未收割當此青黃不接之時若豫聞官為收買市僧即不免擡價居奇著傳諭周元理俟新麥登場後價值平減於附近水次地方酌量購買運送通州轉運入都不必如上年石數之多至以低麥攙和致難存貯周元理到任後即密為籌辦並約計該省麥收分數及作何安辦之處先行奏聞設此際得雨麥收不致成歉亦即有旨停辦此

不過先事綢繆之意也。○以廣東左翼鎮總兵陳杰。右翼鎮總兵李耀先。對調。○以病休奉恩將軍色克子德茂襲職。○辛巳諭據鄂寶奏。忻州民人張廷桂。假借夢中無稽之談。編造大逆言詞。肆行狂悖。應照律凌遲處死等語。已批三法司覈擬速奏。及閱其原帖所開。尚非悖逆字句。處以極刑。未免過重。但該犯輒因病迷妄夢。造作荒誕之詞。亦屬不法。若照妖書妖言例問擬。已足蔽辜。著刑部另行核議具奏。○又諭今日吏部引見京察人員。比較單內。翰詹衙門保送一等者。已較上屆為多。其外又有兼部行走之員。由部注考。仍附本衙門引見。雖屬循例辦理。但此等人。既以職係翰林。不占部中司員之數。而翰詹衙門。又以由部保薦。聽其溢於舊額。似此兩相影射。浮濫潛滋。殊非慎重考績之道。所有此次兼部翰林之保列一等者。俱著撤出。不准帶領引見。夫翰林既兼部務。掌院等即

不復過問。其人之勤惰優劣。惟各部堂官體察而甄敘之。京察時既與司員一例殿最。又何必因其籍在詞垣。強為分別。不偕曹司引對乎。嗣後滿洲翰詹各員。有兼部行走。列在一等者。即入於各該部保送員數內。一體比較。其仍歸本衙門另班聲敘之例。不必行。又各部院衙門。有到任未滿半年之員。仍由原衙門注考者。該堂官等。因其業經遷調。往往曲為獎借。冀博寬厚之名。按之激揚大典。究非覈實。此等人員。任事之日既淺。即使才猷出衆。何妨暫置二等。視其人果能奮勤。俟下屆再登薦剡。亦未為晚。奚事亟亟於此一時為耶。著自今年為始。即為查明改正。所有原衙門注考之例。永行停止。至各衙門人員。在繕書房行走者。因其給事勤勞。亦准保送一等。以示鼓勵。向例由該管大臣注考。而引見則仍歸各本衙門。並不於單內注明。尤易混濫。此後繕書房。准其自為一項。所有該處現

保一等人員。著吏部另行帶領引見。候朕閱定後。即為將來比較之數。並著為令。○又諭曰。巴圖濟爾噶勒。現已回京。承德不必前往牧廠。其右翼牧廠。著巴圖濟爾噶勒去。左翼著瑚圖禮去。瑚圖禮於牧廠事務。未經諳練。巴圖濟爾噶勒。較為熟悉。其所有左翼事務。亦著商同辦理。○吏部帶領京察保送一等之內閣侍讀學士。穆克登泰等。五十四員。引見。得旨。穆克登泰。吳省欽。彭元瑞。秦承恩。彭冠。富炎泰。彭紹觀。俱准其一等。法保。覺羅圖思義。盛住。席世綿。福克精阿。萬寧。永保。文德。覺羅安福。巴哈布。珠爾杭阿。愛山。覺羅麟喜。斌爾喜。五諾璽。沙金。成永。鄭澐。吳瓌。王鑾。嚴長明。覺羅栢克慎。固崇阿。宗室五壯。宗室平泰。宗室蔚文。宗室麟寧。宗室書光。宗室蒙泰。宗室宜興。宗室僧保住。巴寧阿。廣德。德成。策璘。孔毓文。永敏。陳燮。恩特赫謨。阿克棟。阿瑞。恒。覺羅福明。白璣。白山。俱准其一等。加一級。

覺羅吉善滿岱。宗室書敬。均清語平常。著改為二等。○刑部奏。例載偷創人。漫人。至百名以上。漫至五百兩以上者。為首之財主。及率領之頭目。並容留之窩家。俱擬絞監候。為從發遣。查漫至五百兩。以時價論。計賊二萬五千餘兩。與計賊治罪之條未協。且偷創之犯。即聚有多人。豈能偷五百兩。應請將百名以上。改為四十名以上。漫五百兩。改為五十兩。雖聞拏投首。仍不准減等。併將改正例文。載入例冊遵行。從之。○步軍統領衙門奏。貴州普安縣民張咨臯等。呈控縣里長隴獻圖等。藉公扣派民差。得旨。此案著刑部即派明幹司官一員。帶原告人等。馳驛前往黔省。會同該撫李湖。秉公查審具奏。○壬午。諭。昨據富勒渾奏。審擬崔應階家人彭二。在船誣指幼民徐六。勛為賊。擅行夾訊。致傷身死一案。已交該部覈擬。並令崔應階明白回奏矣。憶此案係錢塘縣知縣芮泰元承審。究出誣良主

使實情。該縣於總督家人恃勢行兇案件。乃能據實查辦。不稍存畏忌之見。頗屬強幹。著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又諭。此次考試。試差未經入選人員。著該部查明。帶領引見。○又諭。繙譯上諭。不必另立處所。即歸併繕書房。令軍機大臣管理。○諭軍機大臣等。據步軍統領衙門奏。貴州普安縣民人張咨。臯。生員侯朝傑等。呈控里長隴獻圖。同子隴君海。勒派里民值月應差。從中營私肥己。又稱。自世襲佐政堂官銜。私刻印記。擅用執照。印發各寨。並藉軍需之名。多派銀錢。擾害地方。節經越控各衙門。俱未究理。反將原告羈禁等語。私派累民之弊。久經嚴禁。里長等敢於藉公勒派。婪索肥己。擾害閭閻。實為不法。如款蹟果實。即應將隴獻圖等盡法嚴究。何得聽其肆惡至今。且據所控。擅給執照一節。必有收執之人。虛實更無難立辨。何以府縣俱不為申理。而歷控巡撫兩司。亦不查辦。轉

發府聽其朦朧沉壓。其中情節。不可不徹底根究。現派刑部司員。押帶原告。前赴黔省。會同該撫查辦。李湖平日辦事認真。頗能持正。且到黔未久。其事皆前任所辦。無可迴護。著傳諭該撫。即密行檢齊案卷。悉心訪察。並將應訊犯證。提集省城。俟所派司員到日。會同嚴訊。務使水落石出。一經審實。即將隴獻圖等。按例定擬具奏。並查明原辦之府縣。歷控之撫司。俱係何人。據實劾參。一併究治。若張咨。臯等所控。盡屬子虛。則遠省士民。敢於赴京捏控。刁風亦不可長。自當治以應得之罪。但不得稍存成見。及染官官相護之習。原摺並鈔寄閱看。○癸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新疆駐劄大臣處辦事人員。不敷咨取。向於廢員內揀選帶領引見。賞給空銜。三年滿後。如行走奮勉。該處大臣等保舉進京帶領引見。任以官職。此雖予廢員以登

進之階。然亦應按原犯情罪之輕重公私辦理。若不論輕重公私。但於新疆行走數年。即加恩錄用。殊覺微倖。且亦非理。即如賞主事職銜。遣往庫車効力之原任知府松柏。原因詈罵屬員。復縱容家人冒領卷價。不行詳辦。部議革職。枷責之員。此係私罪。非公罪可比。松柏著不必復用。但予以主事職銜。嗣後遣往新疆廢員。或罪輕因公。呈誤革職者。行走果好。該大臣處保舉咨送時。帶領引見。朕酌量加恩。如原犯私罪。該大臣但將年滿之處奏聞。遣回。斷不得濫行保題。將此交各該處遵照辦理。○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崔應階奏臺灣地方半係粵莊。俱廣東民人居住。若地方官亦係粵人。恐不無瞻徇同鄉。即或遇事秉公。又易生嫌怨。滋事。辦理頗為掣肘。請嗣後廣東人任臺灣文職者。概令迴避一摺。彼時以其為調劑官民起見。似亦防微杜漸之道。是以批交該部議覆。准行。今金門鎮總兵

龔宣來京。陛見。召對之次。詢以臺灣地方情形。據稱前歲冬。閩粵莊民仇殺一案。曾經派委文武員弁。內籍隸閩。粵省分者。曉示伊等。以同鄉相信。易於聽從。旋即解散。況現在臺郡武職。閩籍並不迴避。而文職則概屏粵人。設遇兩莊間有構爭之事。若專令閩籍武弁往諭。粵莊未必不疑其偏向。恐不足服其心。於海外情形。轉屬無益等語。所奏似屬有理。臺地閩粵錯居。易生仇釁。若不過私相聚。閩豈能盡以官法繩之。又不便聽其積嫌滋事。是員弁等之隨宜調輯。亦不可少。而佐雜兼用粵人。頗覺相宜。況閩人仕臺地武職之例。並未改更。獨於粵籍文員。申以例禁。事理亦未平允。即或因縣令職司民牧。倘於寄居粵戶。瞻徇鄉情。公事不無掣肘。尚可云杜漸防微。若佐雜微員。本非親民之官。既無慮其跡涉嫌疑。且可資以消弭釁鬪。慎選粵籍中之明幹者。遷調數人。任隸臺郡。於地方公務實

有益而無損。崔應階前奏。乃不拘大小文員。概令迴避。未免因噎廢食。所謂知其一。而不知其又有一也。著傳諭鐘音。將此例另行詳悉妥議具奏。尋奏臺灣惟廣東惠潮二府嘉應一州三屬人居住為多。嗣後知縣惟惠潮嘉三屬人員。不與選調。其餘文職。均照武職不避閩人之例。通行選調。報聞。○吏部帶領京察保送一等之戶部郎中福克進等三十六員引見。得旨。福克進。索興阿。評德。興泰。陳孝泳。楊嗣曾。趙升。萬寬。奎明。德克進。明德。福參。泰忠。泰孫。舍中。蔡履元。孫嘉樂。陳繩祖。果爾敏。合德。崧桂。倭什布。新泰。倭臣保。德馨。穆通阿。新柱。誠存。薩炳阿。覺羅嵩阿。禮德。爾炳阿。積蘭。泰七十五。瑚寶。泰普。薩連。傅明阿。俱准其一等加一級。○兵部議覆兩江總督高晉奏稱。定例凡有蝗蝻地方。文武官弁有能合力搜捕。應時撲滅者。該督撫確查具奏。准其紀錄一次。其緝捕不力。文職有應得處分。

而武職獨免。請嗣後武職員弁。應照文職作何遞減議處。定例遵行。臣等查武職不及早合力撲捕。以致長翅飛騰者。專汛官。照州縣官革職。拏問。交部治罪。例革職酌減免其拏問。該管上司。不速催撲捕者。兼轄官應照道府降三級留任。例酌減降二級留任。統轄官應照布政使降二級留任。例酌減降一級留任。提鎮應照督撫降一級留任。例酌減罰俸一年。再地方遇蝗蝻。知府直隸州。不行查報者。革職。司道督撫。不行查報者。降三級調用。武職兼統提督各官。有不行查報及不移會督撫題叅者。當與文職一律議處。不得酌減從之。○甲申。諭京師春霖未溼。入夏以來。雖節次得有微雨。總未優霑。現在麥當秀穗之時。大田亦正及長發。待澤甚殷。朕心深為廕念。宜申虔禱。期霑甘膏。著禮部即速查照定例。敬謹舉行。○又諭據明山奏。署渭源縣知縣楊兆槐。盤獲滇省脫逃遣犯馬進才。請勅

部議敘等語。楊兆槐前於成縣聚衆一案。曾經拏獲要犯。今又盤獲外省逃遣。看來尚屬能事。著該督出具考語。送部引見。○諭軍機大臣等。據明山奏。盤獲雲南脫逃遣犯馬進才等。訊出該犯等。在雲南楚雄府定遠縣。與湖南澁浦縣軍犯陳均侯。即從金沙江分路。獨回澁浦原籍。現咨湖南撫臣查拏審辦等語。陳均侯一犯。從去冬潛逃回籍。閱時既久。尚未見吳達善奏報弋獲。豈該地方官。竟爾漫無訪察。一任該犯久匿潛蹤。著傳諭吳達善。即速飭屬上緊嚴緝。務獲。審明照例辦理。毋任遠颺漏網。仍將現在有無拏獲。及作何勒緝之處。即行奏聞。尋奏。先於三月初十日。准雲南撫臣咨會。緝拏脫逃軍犯譙俊厚。查陳均侯。與譙俊厚原籍及同逃之馬進才。情節相符。其為一人無疑。臣當即檄行該縣。躡緝。現復委員嚴密查拏。俟確查蹤跡有無。即行具奏報聞。○又諭。據明山奏。籌撥陝省糧

石接濟平涼一摺。所稱札致文綬確商之處。殊不得理。已於摺內批示矣。該督現赴西安查閱營伍。計日可與文綬相見。所有平涼府屬需用糧石。應撥自何州縣。正可面向該撫。詳細熟籌。何必又煩筆札。況此項糧石。係撥往平涼儲備借糶之用。尚非刻不容緩。並會晤亦不及待。必需飛札相商。即以辦事遲速而計。觀面講論。何等直捷。遠勝於書函之往覆。紆迴。該督寧見不及此。豈拘泥札商故套。惟付之幕友。致書了事。該督全不經意耶。明山向日辦理事務。頗為精細。何以近日頗不如前。著傳旨申飭。又該督前奏赴西安僅閱撫標。其餘各營。仍歸撫臣閱看。朕以該督既赴西安。則沿途經過營汛。何難順便查閱。實為不曉事理。曾飭諭該督據實覆奏。今閱明山奏摺。仍與上次所奏相同。計拜摺時。自尚未接奉前旨。但前旨係三月十五日。由五百里馳寄。較詢問該督甘省曾否得雨之諭止

遲一日。該督兩次驛奏得雨情形。俱在接奉諭旨之後。何以不將飭諭閱看營伍一節。付郵覆奏。殊不可解。著再傳諭該督。即行逐一覆奏。至現在甘省曾否續得透雨。並著奏聞。

○吏部帶領京察保送一等之戶部。緞疋庫郎中福勒賀等四十員引見。得旨。福勒賀。毓奇。善泰。裕善。保長。特克慎。圖拉。額騰。額德慶。五英。姚鼎。舒綸。岱逢年。阿興。阿昆明。巴燕寶。伊勒圖。花善布。覺羅誠光。興安。多隆武。東書。

實錄卷八十二

五

色爾布。尚安德成。王寬。覺羅吉福。景福。岱祿。音登額。永明。穆克登額。懋德。福德。色布星額。誠安。哈茶布。俱准其一等加一級。劉芬。德恒。俱著改為二等。鳴贊。烏林太。著改為二等。將刑部員外郎。兼。鳴贊之。永信。作為一等加一級。

○旌表守正捐軀之四川雲陽縣民。劉國桃。弟妻張氏。○乙酉。諭京師及近畿春膏未渥。入夏以來。得雨亦未深透。現在將屆芒種。高下田畝。待澤維殷。業經降旨。設壇祈禱。因

實錄卷八十三

五

思清理庶獄。亦足感致甘霖。著刑部堂官。查明軍流以下等罪情節。分別減等發落。其因事牽涉。拘繫質訊者。亦速行訊明。省釋。至尋常案件。並著即為完結。均毋得稽延留滯。該部即遵諭行。直隸省。並交楊廷璋一體遵照查辦。

○吏部帶領京察保送一等之刑部郎中。榮柱等一百一員引見。得旨。榮柱。穆精阿。赫紳。泰國。泰永。昇。保成。福德。劉大魁。呂爾昌。素守。誠。費淳。覺羅泰和。觀祿。馮廷丞。塔琦。呂元亮。孫志祖。塔敏。興安。特音布。百慶。善應。保德。敏。素。誠。額。元。舉。景。祿。富。明。阿。華。連。布。克。興。額。音。德。布。果。勒。明。阿。德。麟。福。重。費。南。英。泰。寧。松齡。託嵩。阿。戴。翼。子。覺。羅。祥。鼎。那。穆。塔。固。爾。敦。福。通。那。昌。阿。薩。涵。泰。丙。忠。達。麟。重。安。佛。祿。定。福。八。十。九。法。福。里。阿。林。太。平。阿。柏。潢。巴。永。泰。佛。存。富。寧。書。敏。隆。昌。七。十。九。台。翰。圖。兆。賓。富。慶。魁。舒。永。德。伊。車。布。全。福。圖。薩。布。西。平。梁。英。佐。王。紱。積。善。張。霽。曹。漢。良。福。永。圖。章。佛。爾。

慶額。轍臣。阿精阿。瑾拔薩。東阿。全保。正泰。書
寧額。宗室玉鼎柱。碩善。張光憲。袁鑒。成善。覺
羅彥方。明安。富色克。兆靈。阿豐盛。阿握升額。
李本。檮永全。瑚什理。陳顯。曾穆。魯俱。准其一
等。加一級。靈輪著改為二等。

實錄卷八百八十二

三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三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佳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 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四月丙戌

實錄卷八百八十三

上詣黑龍潭祈雨（丁亥）

孝端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陵○諭昨降旨令滿洲翰詹各員兼部行走

者京察時入於各該部司員內一體考察固

以防浮濫之漸亦因滿洲翰林多有由各部

院陞授者向既未工文墨在本衙門轉無可

見長而在部中留心辦事頗為有益但既已

兼部則平日之勤惰優劣該堂官皆所深知

較掌院等更為親切視其現在供職而殿最

之。自屬覈實之道。至太常寺鴻臚寺讀祝鳴贊等官。其職專於宣贊。自以儀欄聲亮者為優。間有陞任各部院衙門者。仍兼本寺行走。遇典禮執事如常。並不藉其專心部務。與翰林兼部者不同。是其考察。又當責之本寺堂官。而不必歸於部院矣。乃向來京察太常鴻臚寺官陞任部院者。皆由所陞之缺注考。而本寺即置之不問。所列一等。率取其次者濫充。既非所以示平允。亦不足以昭勸勵。即如前日引見鴻臚寺京察人員。該寺因永信已陞刑部。而以烏林太為一等。夫永信在刑部。不過旅進旅退。即二等尚屬過分。而在鴻臚傳贊。實為傑出之員。迥非烏林太所能及。因將二人等第更置。今日太常寺之德明扎勒漢亦然。若仍拘泥成例。於造就人才之道無益。嗣後讀祝鳴贊等官。陞任後仍兼本寺行走者。俱由該寺堂官注考保送。著為令。○又諭。本日引見京察各員內。翰林院庶吉士。亦

有列入一等者。該員尚未散館授職。不應遽膺薦剡。著撤去。嗣後庶吉士保送一等之例。著停止。○諭軍機大臣等。據彰寶奏。南掌國王。將內地民人鄒紀敏。鄒子光。二人。隨同進象人。一併送回。請解交廣督。查明審擬一摺。自應如此辦理。該犯等。以內地人民。敢於潛出外境。貿易覓利。有應得之罪。其平日亦必非安靜之人。或在各原籍。別有為匪逋逃情事。俱未可定。著傳諭李侍堯。俟滇省將二犯解到。即行詳悉審明。究擬具奏。原摺并著鈔寄閱看。○又諭。據阿桂等奏。稱侍衛鄂蘭。跟役陳志奇。酗酒恣橫。請發伊犁賞給厄魯特為奴等語。所辦甚不曉事。已於摺內批飭。此等賞給功臣家為奴之人。本係重犯子孫。律應緣坐。第因其犯案時。年未及歲。貸以一死。已屬法外施仁。如為奴後。再有行兇過犯。是其怙惡不悛。罪無可逭。更不必問其係何案犯親屬。今陳志奇係賞給鄂蘭為奴之人。敢

於醉後持刀欲砍同伴家奴實為兇橫不法
且現隨軍營尤難輕貸阿桂等既據鄂蘭呈
報即應將該犯立時杖斃示衆以昭炯戒乃
復行文向刑部查取原案已屬非是且賞給
為奴之人非尋常家奴可比若不遵約束伊
主即加以杖斃亦無不可前降諭旨甚明阿
桂等既引前旨並不遵照辦理轉將該犯擬
賞厄魯特為奴何舛謬竟至於此著傳旨嚴
行申飭並諭德福知之○吏部帶領京察保

送一等之翰林院編修曹仁虎等五十一員
繕書房保送一等之戶部郎中負景文等十
員並二三等官年六十五歲以上之內閣侍
讀學士錦柱等三十五員引見得旨曹仁虎
沈士駿嵇承謙謝啟昆陸費墀富昇松齡額
爾卿額善寶傳通懷誠覺羅麟珂廣慶景福
德明阿善德勲福勒渾素楞額阿清阿沐特
恩索爾敏舒寧德成安泰邁拉遜期成阿明
保曾恒德唐廣福王灝覺羅永貴薩靈阿董

步青張肱富森泰永齡覺羅明善常慶富寧
阿覺羅伍拉納巴寧阿德慶羅敏王猷素澄
蘇爾通阿許寶善瑞敏俱准其一等加一級
庶吉士吳壽昌尚未授職不必入京察著為
令扎勒漢著改為二等繕書房保送之赫敏
依蘭泰盛保德元祥泰俱准其一等加一級
負景文趙鏌伊都張肇祥雙全俱著改為二
等錦柱武爾圖那蘇圖雷暢胡在慧富勒賀
富琦德平巴哈塔賚圖吳紹詩覺羅彰古禮
福佑朱紹琨蘇彰阿兆林覺羅扎進泰書通
阿書明永安平治耀泰金柱來熙德保兆柱
薩拉蘇莽阿赫楞額六十八六十七布蘭泰
塞爾吞毛嘉梧何廷緒俱准其留任福祿年
老著休致○戊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彰寶奏貴州安籠鎮總兵倪
昂年已七旬不能振作有為難以勝邊疆專
閫之任等語倪昂著以原品休致○戶部議

覆。山西巡撫鄂寶奏。豐寧鎮遠二廳。徵解錢糧耗銀。援引察哈爾西四旗准銷成案。未便擬銷。請交該撫按照彼地現在情形。另奏再議。得旨。此案著派吏部侍郎袁守侗。馳驛前往。會同巡撫鄂寶。酌中定議具奏。○以兩廣督標中軍副將福興。為貴州安籠鎮總兵。○豁免直隸喀喇河屯廳水衝砂磧地三頃七十四畝。有奇額賦。○旌表守正捐軀之湖北孝感縣民殷立華妻周氏。河南陽武縣民楊

太妻來氏。○己丑。諭軍機大臣等。裴宗錫奏。地方情形一摺。內有省垣二字。自係省城之訛。裴宗錫甫任巡撫。於陳奏事件。何以並不留心檢點。著傳旨申飭。○庚寅。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戶部奏。據楊廷璋咨。大興等州縣。應免錢糧十分之三。武清一縣。應免錢糧十分之五。請照通縣額徵之數。覈計予蠲。部議仍令照向例。查明御道兩旁分別里數。不得通行蠲免等語。固屬按例議駁。惟

是今春巡幸山左。清蹕所經。恩膏廣沛。所有畿輔節年逋賦。概予蠲除。獨武清一縣。並無積欠可免。具見民俗淳良。而該縣去歲被災。又較他處為重。豈宜轉令向隅。是以特免十分之五。於卹災之中。兼寓旌淑之意。原與尋常經過地方不同。若照向例。止就御道兩旁計里按分。閭閻尚不能普霑渥澤。著加恩。將武清縣應蠲十分之五。照本年額徵數目覈計。用示優卹。該督仍董率所屬。善為經理。務

使羣黎均叨實惠。○諭軍機大臣等。據崔應階奏。高郵寶應一帶。本年春夏以來。雨澤稀少。運河底水。止三尺餘寸。江廣幫船行走。濡滯等語。現在運河水既淺少。兩岸涵洞引渠。又須開放灌田。河水自益耗減。重運濡滯。在所不免。僅有崔應階在彼催趲。尚恐於事無益。著傳諭高晉。即速親往該處。相度情形。設法調劑。務使漕船足資浮送。銜尾遄行。至所稱該處自春入夏。雨澤稀少。農田必致有礙。

何以未見高晉奏及著該督將現在田禾情形若何。近日曾否得有透雨。即查明據實由驛迅速覆奏。○命大學士劉統勳、劉綸、內閣學士全魁、吏部尚書程景伊、侍郎曹秀先、兵部侍郎覺羅奉寬、左都御史觀保、張若淮、為殿試讀卷官。○以少詹事王杰為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以詹事達椿為大理寺卿。○以山東兗沂曹道李瀚為江西布政使。○以廣西義寧協副將李璋為右江鎮總兵。○辛卯。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策試天下貢士。邵晉涵等一百六十一人於太和殿前。制曰朕懋績鴻圖。勤求郅治。疇咨宵旰。弗懈益虔。仰荷天

祖貽庥。際一百二十餘年昇平之會。持盈思永。採納彌殷。貢士等登選在廷。行將入政。資言成信。古訓所先。尚矢嘉謨。用裨聽覽。首虞書

以十六字衍萬世心法之傳。厥指不外執中。曰精曰一。執中之詣力也。逮尼山道隆祖述。子思子作中庸。特揭時中之義。以明一脈相承。而於大舜之用中。推溯問察隱揚。執兩端之運量。其即精一之謂歟。顧中即天命之性。致中即盡性之事。左氏言受中以生。而湯誥言恒性曰降衷。衷與中。二歟一歟。子輿氏又申執中無權之說。異學之分塗何在。隋儒王通有中說十卷。其粹遠過荀揚。學者轉以僭經營之。何歟。嗣是言心性莫若宋五子。周子太極圖說。以中與正並舉。程子言忠恕猶中庸。不可偏舉。能縷析其底蘊歟。考績之典。肇自唐虞。至周而法尤備。漢時羣吏受計。如韓延壽為斷獄最。陳立為勸農最之類。唐代因之。定有四善二十七最諸條。善最相權。復差九等。宋以六事考監司。四善三最考守令。科等參錯不一。求其詳要兼舉。惟周制為近。三載一考。統其成也。析之則歲會月要日成。考

數致為精審。今庶僚莅事。未滿半載。即不入考。而移取注語於舊任。彼歲會即未之及。獨不有月要日成。可覈歟。又如攝事他曹者。設不改歸。一任舉察。將上官以遷代苟容。下屬以兼權貸責。可歟。不可歟。食為民天。積貯所宜亟講。王制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尚矣。自漢耿壽昌。隋長孫平。宋朱子。三倉之法立。歷代悉仿行之。若宋沿唐和糴之令。又增博糴。依糴免糴等名。抑配無度。豈貯糴利民本意。

哉。國家重農嘉惠。常平社倉並行。屢諭大吏。飭屬助宣德意。將使吏不為奸。民霑實惠。果何術之操也。昨歲以東省麥收倍稔。命撫臣采運京師平糶。今夏尚有餘積。近復降旨。再寬海豐利津。關禁之限。務期商販流通。於推廣裕民之道。更何以進籌善策歟。古稱寓兵於農。井田之制邈已。若屯田猶畧倣其遺意。自漢募耕塞下。洎魏晉唐宋。或以兵。或以民。或兵民兼用。其條法賅備。莫如趙充國便宜。

十二事。要領安在。魏鄧艾慮田良水少。建議大開河渠。軍儲以贍。非得屯政先務歟。方今新疆式擴。屯墾日開。從來廣漠之區。泉渠沃衍。所收自給。歲支糈餼而外。贏糧數且不貲。成效顯著。他如直省屯衛舊租。取佐漕丁運費。節經釐正。故籍脫漏尚多。欲使除隱占。資協濟。其道何由。夫心法為宰化之原。考察實程材之準。豫貯糴以足民食。廣屯田以益邊儲。皆經國之要圖也。貢士等其誦言所聞。各

抒夙抱。毋汎毋隱。朕親甄擇焉。○諭據吳達善奏。審擬馬銘勲貪贖敗檢案內。究出副將那明阿。首先辦送酒席。受馬繳價。並致送緞疋等物。檢查期滿當貨。呈餽金銀首飾。種種逢迎結納。有玷官箴。請旨革職等語。那明阿身係滿洲。不能奉公持正。輒首先迎合上司。餽送禮物。劣蹟昭著。實屬卑鄙無恥。玷辱旗員風氣。僅予革職。不足蔽辜。那明阿著革職。發往伊犁。自備資斧。効力贖罪。又諭派往

雲南末隊兵著換奎林帶領。首隊兵著換莽喀察帶領。克車德不必前往。莽喀察賞銀五十兩。併借俸二年。克車德應領之項不必給與。○壬辰。太子太保大學士尹繼善遺疏聞。諭曰。大學士尹繼善學識優通。老成端謹。歷封疆者三十餘載。綏輯協宜。洎入贊綸扉。兼直禁近。恪勤奉職。倚畀方殷。今春東巡。啟蹕前。見其精力就衰。時嬰微疾。因令留京安攝。冀得速痊。每於閭章郵便。詢悉病勢。漸增。特派御醫診視。諭其服藥調理。以起沉疴。並令在家靜養。不必力疾趨覲。迴鑾後。時遣侍衛存問。知其日漸委頓。屢念有加。今聞溘逝。深為軫悼。著加贈太保。入祀賢良祠。賞給內帑銀五千兩。辦理喪務。並派皇八子前往奠醊。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又諭。所有各衙門保送京察一等堪勝外任人員。著該部帶領引見。○癸巳。御史張霽奏。近科新進士。於朝考詩題。有賦二首。及三四首不

等者。請飭禁止。遵定式止賦一首。此外如庶常散館。翰林大考。以及考試試差。均不得違例多作。得旨嘉獎。如議行。○甲午。

上御乾清宮。召讀卷官入。親閱定進呈十卷。甲第。○諭前因殿試對策。貢士等多用頌聯。甚非先資拜獻之道。屢經降旨飭禁。今日讀卷諸臣。將擬定十卷進呈。閱其文詞。仍未免頌多規少。其間且有語涉瑞應者。朕意深為不取。夫文章華實不同。即關係士習淳漓之辨。貢士等進身伊始。若徒搢搢膚辭。習為諛頌。豈敦尚實學本意。現就各卷中。擇其立言稍知體段。不至過事鋪張者。拔列前茅。其措詞近浮。及引用字句失當之卷。酌量抑置。以昭激勸。並將此旨通行曉諭知之。○又諭曰。馬銘勲從前調任安西提督時。來京召見。詞氣之間。竟憚於遠行。即知其畏蒞不堪。豈宜復膺邊陲要缺。第伊平日尚無大過。是以仍令留湖廣提督之任。乃竟貪躋營私。簞簞不飭。

至於此極。則伊前此之留戀內地。專欲遂其牟利之圖。實屬負恩敗檢。為法所難寬。馬銘勲著照刑部所擬處絞立決。以昭炯戒。並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曰。固原鎮總兵四十六業經降調。員缺甚屬緊要。著該督於通省總兵內揀選一員調補。所遺員缺。著巴格補授。至四十六現在所署肅州總兵員缺。尤屬緊要。著即令揀選調補之固原鎮前往署理。其固原鎮員缺。仍著承保署理。○軍機大臣等議奏。禮部侍郎兼太常寺卿諾穆渾奏請太常寺滿少卿鴻臚寺滿正卿缺出。將兼贊禮郎行走年久之員補放。查太常寺少卿鴻臚寺正卿均係四品堂官。例應於通政司光祿寺少卿給事中御史各部院衙門郎中等官內論俸。並將記名由文職出身世襲官一併開列。帶領引見補放。若如諾穆渾所奏於贊禮郎內揀選補放。該寺堂官之缺。俱被本寺司員占用。不獨體制不符。而正項應陞之員。

亦致壅滯。如不准所請。則熟習禮儀之贊禮郎。又無陞階。請交該寺嗣後太常寺少卿鴻臚寺正卿缺出。將贊禮郎內揀選保奏送部入於應陞人員內引見補放。從之。○以翰林院侍讀葉觀國為雲南鄉試正考官。刑部主事陳庭學為副考官。編修劉權之為貴州鄉試正考官。內閣中書張培為副考官。○乙未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一甲黃軒。王增范衷三人進士及第二甲王爾烈等五十五人進士出身。三甲陳承曾等一百三人同進士出身。○詣暢春園問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據明山奏前往伊犁換班之戶部員外郎依明阿路次涇州其家人張保百齡因赴州城號內喊要馬匹。詈罵馬夫。致與該州家人龔士美吵嚷扭結。百齡將龔士美踢傷致死。雖究無騷擾需索情事。而疎縱罪無可逃。請將依明阿嚴加議處。等語。所奏殊屬舛謬。差員經由驛遞不能約

束僕從人等。安靜守法。輒敢肆意妄行。傷斃人命。此而尚不謂之騷擾。必如何而後為騷擾乎。該督不據實嚴叅。轉以究無騷擾別情。曲為開脫。實屬徇情輕縱。明山著交部嚴加議處。依明阿著革職。發往伊犁。在司員上自備資斧。効力贖罪。所有此案情節。仍著該督嚴審定擬具奏。○丙申。御史賽音博爾格圖。胡翹元奏。本月二十五日傳臚。臣等監禮西班。而東班有於未傳臚時。越次至品級山前。該鴻臚寺官不能率領整齊。東班御史郎圖。張廷桂。不能糾叅。應一併請旨議處。得旨。失儀進士。係東班之人。乃經西班御史糾叅。而東班御史尚未查奏。更屬非是。郎圖。張廷桂。著交部嚴加議處。其鴻臚寺官。著照例察議。○丁酉。諭。據吉夢熊奏。現赴京城西南一帶。查勘有無蝗蝻蹤跡。惟龐各流石等村莊荒地內。間有蝻子如蠅。零星跳躍。正在督屬搜捕。適准禮部移文。二十五日傳臚。旋即回署。

於送狀元歸第後。仍即星馳督辦等語。所奏甚屬不曉事體。順天府送狀元歸第。每三年一次舉行。不過相沿故事。至查勘蝗蝻。關係農民生計。輕重迥然不同。該府尹既值公出。府丞及府佐。皆可代攝行事。何必因禮部知會。竟舍應辦地方要務。往來僕僕。徇此無益具文乎。吉夢熊著傳旨申飭。嗣後順天府尹遇此等不關緊要典禮。如本人在署無事。仍照例自行承辦。倘因要務公出。即令府丞或委府佐代行。以免顧小而誤大。○又諭。京城及近畿地方。自春入夏。雨澤較稀。麥收不免歉薄。幸有官麥平糶。市值未致加昂。但現屆青黃不接之時。米價或恐因而增長。此尤小民口食所資。自應豫為籌畫。以期充裕。著照乾隆二十七年之例。於京倉內量撥米石。給五城平糶。仍令派原監糶麥廠之大臣。并該城御史。就近經理。其應撥米石若干。及作何酌定章程之處。即著該監糶大臣等。會同該

部詳晰妥議速奏。並著步軍統領衙門。派委員役。嚴查奸商販買囤積。俾閭閻均霑實惠。○又諭。向來各衙門派往新疆辦事人員。三年期滿。由該處大臣出具考語。保送引見。以應陞之缺。即用。原所以示鼓勵。但新疆自底定以來。久隸版圖。與內地郡縣無異。且各給與養廉。而新疆事務。又極清簡。該司員等出差三年。不過循分奉公。與在京各衙門辦事。亦無差別。乃因期滿遽行保奏。該管大臣。率以與例相符。不復問其才具短長。輒注上考。是該員等一經派出。即可借此計日超遷。轉足開躐等者陞除捷徑。殊非覈實課績之道。嗣後新疆辦事人員。期滿時。祇令該處大臣給咨送部引見。其間果有出色之員。朕自當隨時量加擢用。若照常供職者。概令仍回本衙門辦事。照伊等原官補用。於事理方為允協。所有該管大臣出具考語保奏。即陞之例。著停止。○旌表守正捐軀之廣東恩平縣民

夏亞朱妻陳氏。○戊戌。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內閣翰林院。帶領己丑科散館。修撰編修庶吉士引見。得旨。此次翰林散館之修撰陳初哲。編修徐天柱。業經授職。其清書庶吉士劉錫嘏。楊壽楠。秦泉。俱著授為編修。王仲愚。著授為檢討。漢書庶吉士吳壽昌。鄭際唐。王嘉曾。夢吉。吳璵。林兆鯤。蕭際韶。劉眉。何德峻。雷輪。俱著授為編修。蕭廣運。李學錦。郭寅。左周。溫常。綬。羅國俊。張運暹。俱著授為檢討。姚步瀛。莫異蘭。著以部屬用。○吏部議覆御史邵庚曾奏。稱內閣中書。分撰文辦事兩銜。遇中書典籍缺出。由辦事中書題管。向無撰文中書題管之例。應一體選補。司經局正字。無專辦事件。向例內閣中書兼銜請裁。應如所請。至以部寺司務。原係從九品。請改為正七品。查司務由國子監學正。學錄。典簿。典籍等官陞選。或由正從八品陞九品。未為

允協。但以從九品改為正七品。未免懸殊。今擬照八品筆帖式陞主事之例。改為正八品。從之。○己亥。諭。向來旗丁餘米。准在通州變賣。以資日用。現在各省糧艘陸續抵通。若旗丁於兌足正供之外。尚有多餘米石。情願出售者。仍著加恩。准其在通州糶賣。旗丁等既所樂從。而地方糧石益充。於市值民食。均為有益。該部遵諭速行。○庚子。諭。刑部律例內。有邊外為民條款。與現在斷獄事宜。不甚允協。著該部另行定例具奏。尋議。原例開有為民罪名。而現行例中。問擬已有更改者。應行刪除。至原例所定情罪輕重。不甚允協者。酌量修改。若原例所開情罪相同。而分別軍民定擬者。應將為民字樣刪除。一體改發充軍。從之。○兵部議准。護貴州巡撫布政使三寶奏稱。兵丁應試。應令本營官員。出具印結。交撫標中軍覆覈加結。并具五人互結。詳送收考。倘有頂名冒考。發覺後。將出結官。并互結

兵。與本兵一併分別治罪。從之。○是月。直隸總督楊廷璋奏。臣於四月初九日。率同司道。禱雨。初十。十一。連宵達旦。入土三寸。旋據各府屬所報。初三。初六等日。得雨一二寸不等。久晴後。藉以滋培長養。俟得深透。再行奏聞。得旨。未至霑需。何能釋懷耶。○又奏。潘桃口木稅。其蒙古木植零星細小者。免其徵稅。至大件木植。應由官商砍運。按照尺寸報明。分別徵收。原無蒙古自行砍運大木。亦准商民收買免稅之例。請嗣後蒙古自行砍運木植。除細小者例免徵稅外。凡有應行納稅之大木。不論商民鋪戶。或用銀錢價買。或用茶布等物兌換。均令買主按例報稅。得旨。如所議行。○暫署閩浙總督署福建巡撫鍾音奏。據汀漳龍道蔣允焄稟報。署龍溪縣華封縣丞魏嗣業。訪聞珍山宜招二堡。與安溪縣覆鼎山交界之處。有安邑匪人滋事。即帶差役。率鄉眾圍捕。獲紅衣匪首王天送。及餘匪十二

人搜獲旗幟器械銃礮土印等現在查點解府。臣即率同臬司張鎮馳赴該地審辦。必須盡抉根株。得旨。好知道了。又批。此人可嘉。應送部引見。又批。是不可姑息了事。○陞任山東巡撫富明安奏。臣在東二載。於百脈湖內挑引河北流入膠萊運河歸海。涸出地三百六十頃。又前撫臣阿爾泰於蘭山。郟城二縣挑河渠數十道。臣照成規修濬。並於蘭山江風口滾水壩重加修整。又徒駭馬頰二河。四

平定奏卷八十三

三

女寺哨馬營。兩處支河及章邱等七縣所轄之小清河支脈溝。豫備河。福民河。臣均酌定每歲疏濬章程。勒石河干。使久遠遵守。至一切事宜。俱向新撫臣詳悉告知。即交印赴任。得旨嘉獎。○山東巡撫周元理奏。山東雨澤滋潤。二麥已經成熟。早穀高粱青葱暢茂。得旨欣慰覽之。京畿望澤益甚。所謂慰以為愧耳。○山東登州鎮總兵寶瑣奏。登州水師營分南北東三汛。每年戰船出口後。五月間均

演水操一次。北汛向係總兵親驗。南東二汛分年親閱。其不親閱之年。委各副將操閱。請照登州陸營通行親查之例。俱親往考驗。再水師巡哨洋面船。除藥鉛各械之外。尚有火箭火罐噴筒等項。登州水操向來止演鎗礮。其餘僅隨船修製存貯。並不演練。應照備貯藥鉛出陳易新之例。按年動用公費。分別輪製。俟鎮臣閱操時。試驗得旨。既行奏請。須認真辦理。不可徒事虛言。○陝甘總督明山奏。

平定奏卷八十三

三

甘省蘭州等府雨澤未足。除撥本省甘州西寧等府糧二十萬運赴協濟。又酌撥陝省糧十萬。臣查蘭州。鞏昌。平涼等府所屬。於三月十七。八。等日。節次得有雨澤。夏禾長發。更可乘種秋禾。得三十萬石糧之借糶。設往後不敷銀米兼施。可無虞竭。請將陝西鼓鑄餘錢。動撥三萬串運甘。或就近搭放兵餉。或折糧價借給農民。隨宜酌辦。仍扣還原價歸款。得旨。知道了。又批。諸事俱俟朕慮。設爾總督

何用。○署雲貴總督德福奏。普洱邊外整欠土目召教。景海土目刀撇等。傾心投誠。願按六年一次各貢象牙。早犀角等件。屆期遣頭目齋赴雲南省城交納轉呈。報聞。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四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五月辛丑朔諭前據高晉查審知府李枝昌一案。內有墊用前任巡撫明山修理書房銀兩之事。因令該督撫秉公確查。並令明山明白回奏。旋據明山覆奏。彼時因書房窄狹。拆去截板。所費不過十餘金。俱係隨時發價。而所需工匠。不得不令首縣代雇。因自請交部議處。朕以明山所奏。如果屬實。尚不致有干吏議。而其事既係首縣承辦。無難徹底根查。因交高晉一併查明具奏。今據高晉奏查明山於廣東調任江西時。

即先行札飭中軍轉諭南新兩縣修改衙署所費約五百餘金。現有印封原札可據呈覽。與伊回奏所稱無涉等語。實出情理之外。明山不應如此督撫到任。修理衙署。令首縣代辦。亦事所常有。但不當以此累及屬員。即或發價稍遲。其罪亦小。乃經朕傳旨詢問。並不據實直陳。輒敢託詞捏覆。希冀朦混。封疆大臣為朕所倚任。顧可心存欺隱乎。且小事如此。則何事不可為。大事尚足信乎。明山著交

部嚴加議處。○又諭曰。明山現在交部嚴加議處。伊係革職留任之員。部議自應革任。向來督撫等遇此等處分。或事屬公過。或情尚可原。每以人材難得。多有酌量加恩。仍予留任者。如高晉一人。所帶革任註冊之案甚多。而其年來辦事公誠可信。實為督撫中傑出之人。因得屢邀恩免。即如伊查奏此案。並不絲毫瞻徇情面。據實直陳。而於查審裴宗灝冒銷運脚一案。亦將巡撫裴宗錫並無徇庇

同宗之處。剖晰明確。深得大臣秉正不阿之道。凡為督撫者。不當如是乎。今明山於覆奏修理衙署一事。敢於欺飾朦混。其心已不可信。且其近日辦事。動輒舛誤。頓不如從前之精到。亦既屢令軍機大臣傳諭嚴飭矣。然人材難得。尚望其改過自新。今竟敢為欺飾。豈可復膺封疆重寄。明山著即解任。聽候部議。陝甘總督員缺。著吳達善調補。吳達善未到任之先。著陝西巡撫文綬前往暫署。陝西巡

撫印務。著布政使勒爾謹暫行護理。湖廣總督員缺。著富明安調補。吳達善現在兼署湖南巡撫。德福現又署理雲貴總督。其缺未便久懸。永德著調補湖南巡撫。其河南巡撫員缺。著何崑補授。仍兼管河務。鐘音著補授閩浙總督。其福建巡撫員缺。著余文儀補授。○諭軍機大臣等。吳達善現已調任陝甘總督。甘省應辦事務較多。已令文綬前往署理。並傳諭富明安。令其速赴新任。吳達善一俟富

明安到楚。即行交代。馳赴陝督之任。不必來京請訓。其湖南巡撫員缺。現今永德調補。如富明安到任在永德之先。該督即將湖南巡撫篆并交富明安。若永德赴任在富明安之先。亦即令永德以巡撫暫行署理總督事務。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曰。富明安現已調任湖廣總督。伊此時起程不遠。計尚未出江南境。接到此旨。可即由彼處前赴湖廣總督之任。不必來京請訓。其吳達善所署湖南巡撫事務。現今永德調補。如富明安抵楚時。永德尚未到任。即著富明安前往湖南接印。並暫行兼署湖南巡撫。以便令吳達善交代。前赴新任。若永德赴任在富明安之前。亦即令永德以巡撫暫署總督印務。永德亦不必來京請訓。將此傳諭富明安。並永德知之。○又諭。今歲近畿地方。春夏以來。未得透雨。麥收未免歉薄。去歲曾令富明安於東省購辦麥二。十餘萬石。運京平糶。至今市值不致過昂。調

劑實為得力。昨已傳諭周元理於該省酌辦麥石運京。以資接濟豫省地方。亦與京師毗近。去年因該省河北各府二麥歉收。是以未令一體購辦。現據永德具奏。該省九府四州所屬麥收分數。合計七分有餘。若與東省兩處通融購運。承辦既易為力。而於備糶尤屬有裨。著傳諭何渭侯新麥入市後。就該屬收成分數較優者。酌量購買。約以十萬石為率。運至通州。轉送入都。以備平糶。並諭該撫悉心飭屬妥辦。務使採買不致拮据。而本處市價不致增長。仍將按照各屬情形。作何籌畫辦理之處。先行據實奏聞。尋奏。臣於麥收較優之彰德。衛輝。懷慶三府。買麥六萬石。於開封。歸德。河南。陳州四府。屬買麥四萬石。五月內。均齊衛輝水次。六月初旬。分為三運。依次抵通。現在市價。並不致增昂。得旨嘉獎。○予故土默特貝子哈穆噶巴雅斯呼朗圖。致祭如例。○壬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禮部議准左都御史張若澐奏稱鄉會試策問不得以本朝人發問對策亦不得引涉至策題每問不得過三百字違者分別議處從之○步軍統領衙門奏浙江鎮海縣生員葉清揚控本縣常平倉穀勒派商民買交請交閩浙總督審訊得旨此案著交余文儀於赴任過浙時會同巡撫富勒渾秉公查審具奏○以直隸大名道巴延三為河南布政使○癸卯

孝誠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諭昨以京師及近畿甘霖未沛農田待澤甚殷因命刑部將軍流以下等罪分別減等發落今思秋審冊犯內有曾經三次緩決者其情罪俱尚可原今歲恭逢

萬壽慶典此等人犯亦當在

恩詔寬減之例又何必令其久繫囹圄著交刑部堂官將秋審緩決三次人犯逐一查明酌

量所犯情節分別減等具奏以清庶獄而召

和甘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曰雲保在內廷

行走五十餘年茲聞溘逝朕心深為軫惜著

加恩賞銀二百兩辦理喪務並賞給都統職

銜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查照都統例具

奏○諭軍機大臣等據明山奏報甘省得雨

情形一摺內稱惟皋蘭金縣安定會寧古浪

平番等縣俱係連年積歉之區今春缺雨所

種夏禾無幾茲皋蘭等處雖經得雨只可補

種秋禾而古浪平番尚未據報得雨現飭將

撥運倉糧酌量借糶以資接濟等語前以甘

省得雨未優令明山奏明酌撥倉糧以備借

糶曾令善為經理今皋蘭等處僅能趕種秋

田而古浪平番二縣曾否得雨尚難豫定所

關尤為緊要均須實力確查妥協辦理俾窮

民不致失所現在明山已降旨解任令文綬

前往署理督篆著傳諭文綬即董率所屬將

各該縣應辦借糶事宜覈實確查悉心籌辦

務期間均霑實惠。口食有資。副朕軫念邊氓至意。又明山另摺奏。請將藩司楊景素暫留甘肅。俟尹嘉銓到任交代。再令起程等語。直隸藩司印務。現有王顯緒署理。楊景素到任。不妨畧遲。且尹嘉銓於四月初六日。自山東起程。計其到甘。亦已不遠。該督可轉諭楊景素。俟與尹嘉銓交代清楚。再行前赴新任。將此傳諭文綬知之。尋文綬奏。春間少雨。所種夏禾無幾。四五月得雨後。趕種秋禾。現已長發。除各屬夏秋田禾可望收者不計外。夏禾被災。如涇州。固原。靜寧。鹽茶廳。隆德。紅水縣。丞。循化廳。安定。會寧。金縣。皋蘭。平涼。平番。古浪。狄道州。沙泥州判。崇信。華亭。環縣。撫彝廳。張掖。山丹。東樂縣。丞。武威。鎮番。花馬池州。同。河州。寧遠。漳縣。岷縣。寧夏。寧朔。平羅。清水。三十四州縣廳。所撥甘糧二十萬石。陝糧十萬石。現在次第起運。按被災輕重之處。分別運往。以備接濟。先將陝錢三萬串。涇州倉存

糧五萬七十餘石。運災重要區。得旨覽奏俱悉。亦屢有恩旨矣。其督飭屬員。悉心妥辦。以救災黎。又批。吳達善不日即到。一切告彼可也。○以刑部郎中吳紹詩。為刑部侍郎。○以冠軍使書麟。為西安副都統。○甲辰。諭據周元理奏。陞任東平州知州沈維基。現有承修城垣工程。未便遽易生手。請將該員暫行留任。俟工竣後。奏明請旨簡用。所有甘肅平涼府知府員缺。請另行簡放等語。沈維基既有經手緊要城工。著照所請。仍留原任。俟工竣後。該撫再行請旨。其平涼府知府員缺。著達冲阿補授。○又諭。昨因京師毗近一帶地方。望雨甚殷。降旨將秋審緩決三次人犯。分別減等發落。以昭寬卹。至於應行立決人犯。情罪重大。非尋常案犯可比。且各直省道里遠近不一。經該部題奏結案。約計行文到日。已非清理刑獄之時。或該省雨本優霑。均毋庸更為停緩。惟在京現審案件內。有立決人犯。

適當省刑之際。應予暫緩行刑。折衷庶為允協。著刑部將此等應結案牘。暫行停止題奏。俟雨澤霑足。再行請旨。嗣後遇有應行清理刑獄時。俱照此例行。著為令。所有本日法司進呈王大等絞決一本。即著發還。遵照辦理。

○諭軍機大臣等。據周元理奏。籌辦採買運京麥石一摺。內稱東省堪以多辦若干。即京畿多得若干。接濟等語。所見甚是。已於摺內批示。昨因豫省奏報麥收分數。合計七分有

餘。該省亦與京師毗近。若與東省兩處通融購辦。調劑更為得力。已傳諭何煥。令就分數較優地方。酌買十萬石。運京平糶。則現在東省籌畫採買。較之去年所辦。可減一半。約以十二萬石為率。儘足敷接濟之用。但去年東省辦到麥石內。間有潮濕未淨之麥。不耐久貯者。於發糶殊無裨益。此次所辦數目既少。務須一律乾圓飽綻。毋致成色參差。著傳諭周元理。督飭所屬善為經理。以期實濟。並無

使本地麥價因而轉昂。仍將所辦情形具摺奏聞。尋奏東省雨澤調勻。糧價平減。已飭濱臨運河各州縣。照市價採買十二萬石。務選乾圓飽綻之麥。俟買足時。分次運通。沿途嚴加防範。以杜偷賣攪和等弊。得旨嘉獎。戶部議准。陞任江蘇布政使李湖奏。稱乾隆八年并十一年。挑築河道挖廢地畝。有丈尺數目不符者。臣覆查清河安東宿遷三縣挑築浪石鎮等處河道。共挖廢田畝六十四頃七十畝。有奇。額賦應請全行豁免從之。乙巳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昨因阿桂奏請大舉以斷不可行之事。用智取巧。飾詞瀆告。實為喪盡天良。故降旨交部嚴加議處。並令明白回奏。今據阿桂奏到。自知咎無可逭。仍復支離其說。以自售其遁飾之長。阿桂尚得謂之稍有人心者乎。緬匪凶頑詭詐。恃其有險。可憑兼之水土惡劣。我將士深入非宜。意在激我用兵。彼

得坐乘其利故斷不可墮其術中即以徵調饋運而計方今帑藏充盈八旗又多勁旅用非不贍力非不給無難大圖集事第因辦理軍務以後馬騾不及孳生並不欲以轉輸執役之勞屢煩我內地民力前降諭旨甚明實深悉其事為天時地利所限非可拂逆而行所謂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若漢唐宋明之君臣習尚怯懦託於大度包容而師為得人不足臣得地不足守之虛言朕不肯為也但緬匪於乞降納款之後旋生反悔竟不歸我虜人且敢將總督所遣持檄責催之蘇爾相拘留賊寨其罪惡實甚若竟置之不問則與唾面自乾何異國家當全盛之時顧聽公膺之鳴張自恣不為控制威令安在因議用偏師襲擊積以歲年使賊匪不得休息以疲其力此亦事之所不可少而理之斷不能已者今阿桂乃謂賊性狡猾若我兵前往掩襲賊或豫行躲避乘間取路轉滋擾我沿邊土司及

擺夷地其說尤為荒誕其心更怯懦不堪賊匪不過負其險阻恃其瘴癘是以我兵難於深入制勝耳若至平地接仗賊匪不但不能敵我八旗勁旅即綠旗無用之兵賊人亦不能櫻其鋒也且彼設果有窺伺近邊之意我即不往彼亦能來豈有因我襲擊彼方為報復之理大臣身膺重寄不能視國事如已事輒復構此謬談妄思罷役歸家可乎阿桂既無以自解其前言其辯愈曲其設心愈不可問伊自委任滇省軍務以來全不知自効惴忱稍圖出力始終惟逞其小智昧良妄奏若此難以望其後效實不可復示優容但竟令罷斥閒居轉得遂其畏憚自全之願阿桂著照部議革任仍留於軍營在兵丁上行走効力贖罪溫福著馳驛前往雲南署理副將軍事務此旨即著溫福齎往宣諭並將此通諭知之○又諭曰阿桂辦理雲南軍務毫無端緒將伊治罪之處已另降諭旨矣若止坐罪

一人不足蔽辜。其子阿迪斯著發遣廣西右江鎮阿彌達著發遣廣東雷瓊鎮。交該部於本日即行發遣。○又諭兵部事務現無兼管之員。尚書公福隆安著暫行兼管兵部事務。○諭軍機大臣等。前經降旨令杜爾伯特親王車凌烏巴什前來避暑山莊瞻覲。今正值土爾扈特由俄羅斯投誠之事。車凌烏巴什為朕倚任之人。且現有應辦事件。著傳諭車布登扎布。若車凌烏巴什尚未起程。即將此旨曉諭。不必前來。如已起程。亦速遣人令其即回游牧。○又諭據尹嘉銓奏。衛輝以西塘兵蕭散自如。絕不擊柳鳴鑼。即懷慶府近處亦未整飭等語。官塘設立墩臺。原以詰奸守望。至於擊柝鳴鑼。戒行旅而備迎候。祇屬相沿具文。但各汛塘既有防兵。巡警乃其專責。若竟蕭散偷安。自不可不加之整頓。即該管之大小員弁。亦難辭咎。至兵數並無曠缺。不過官員來往憚於迎送。所關尚小。不能因此

遽坐以怠弛。著傳諭何崐將河北各汛汛兵向來勤惰若何。有無廢弛情形。詳細查明。據實具奏。尋奏豫省塘汛墩臺皆建有營房十餘間。派防兵携眷居住。衛輝以西至懷慶府沿途塘汛四十餘處。各塘馬守兵四五十名不等。實無曠缺。河北近年官塘大道並無竊刦案件。差遞亦無遲誤。臣仍通飭各營塘汛弁兵嚴查。且不時委員查訪報聞。○丙午。諭前因錢受穀在迤東道任內。於銀廠陋規一項。雖未染指。而既經代辦道事之舒瑞龍稟知。並不轉詳根究。未免有意消弭。是以將該員照部議降調。今據彰寶奏稱。錢受穀從前發還時。實不知此項。即係平餘銀兩。其情尚有可原。且稱該道平日辦事認真。在滇亦係熟手。錢受穀著加恩仍留雲南。以道員補用。新任糧道彭理現留京。有承辦事件。明春方得回滇。所有糧道印務。即著錢受穀暫行署理。又諭據富勒渾奏。西安縣知縣景士秀侵

用穀價。濫那庫銀。并將應貯倉穀。擅行墊放。因時值奏銷。那掩無術。情極自縊。該道府駐劄同城。何竟漫無覺察。非歲底盤查不實。即平日知情徇隱。請旨將巡道張聚琛。知府劉君成。均行解任質審。並自請嚴加議處等語。景士秀於倉穀庫項。侵那墊放。虧缺累累。直至無術彌縫。計窮自縊。該管道府。近在同城。豈無聞見。且上年歲底。甫經盤查。以無虧結報。乃逾時未久。竟至侵虧如許。其中顯有別項情弊。非尋常失察屬員虧空者可比。張聚琛。劉君成。俱著革職拏問。交與該撫分別嚴行看守。毋致串供。余文儀現赴閩撫之任。著於過浙時。會同富勒渾。將案內有名人犯。秉公嚴審確情。定擬具奏。富勒渾於景士秀虧空。不能早行查出。咎亦難辭。並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前有安南國民黃公纘等。攜眷內附。經總督彰寶查辦。請將黃公纘等及其眷屬一百餘人。全行移向烏魯木

齊安插。其作何分起押送。已交彰寶酌按人數分撥妥協辦理。所有經過省分。均應一體留心護解。著傳諭各該督撫。將來滇省解送黃公纘等過境時。務派安幹文武員弁沿途小心管押。毋致疎虞。倘有乘間脫逃之事。速即嚴行緝拏。於所獲地方。即行正法。其解至甘肅時。該督撫豫行知會烏魯木齊辦事大臣。酌量撥給地畝房間。令其耕種自贍。其如何安插編管之處。並著該大臣會同該督妥議具奏。可於各該督撫奏事之便。先行諭令知之。尋文綬奏。臣現飛檄陝甘沿途州縣。俟黃公纘等解到時。留心護解。並即飛移烏魯木齊辦事大臣。酌議給地畝房間。令其安業得旨。覽。○授一甲一名進士黃軒。為翰林院修撰。一甲二名王增。一甲三名范衷。為翰林院編修。○旌表守正捐軀之廣東龍門縣民何創成妻黃氏。○丁未。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曰：哈國興之弟哈國泰現任雲南普洱鎮標左營千總，著加恩令其來京，以巡捕三營千總補用，俾得就近養親。

○是日起。

上以夏至祭地於

方澤，齋戒三日。○戊申，諭軍機大臣等：據海明奏廣饒九南道缺，請將知府王廷欽、錢榮二員與由部請旨補放人員揀選簡用等語，所

奏非是。道員缺關緊要者，向由部臣請旨候朕特簡，原非督撫所能奏補，即或因人地相需，必須保奏，亦祇可偶一行之，豈得援為常例？上年廣饒九南道缺出，該撫曾將汪鍾錢、王廷欽三員具奏，經朕擢用汪鍾，今該撫復將王廷欽等二員開列請簡，其意竟欲令此數人相次遞得道缺，是外省督撫得操擢用監司之柄，其風斷不可開。海明即著傳旨申飭，以署正白旗蒙古副都統常保住為

鑲黃旗蒙古副都統。○調貴州古州鎮總兵哈國興為雲南臨元鎮總兵，貴州鎮遠鎮總兵李煦為古州鎮總兵，臨元鎮總兵長清為鎮遠鎮總兵。○己酉，諭據溫福奏原任貴州銅仁府知府王日杏前在軍機司員上行走，頗為明練，該員因知府任內有失察處分，例應降七級調用，現在來京候補，懇請帶往雲南辦事等語。王日杏著賞給內閣中書，隨尚書溫福馳驛前往雲南軍營辦事。○內閣翰

林院帶領新進士引見，得旨：新科進士一甲三名黃軒、王增、范衷，照例授職。王爾烈、黃瀛元、吳震起、林澍蕃、吳覃、詔、周興岱、張明謙、李黃、周厚、韓馬、啟泰、李潢、吳昶、曹城、陳源、燾、項家達、吳俊升、倉聖、脉、李光雲、朱誥、陳昌、齊、閔思誠、朱依魯、顧葵、孔廣森、錢澧、包棟、龔大萬、陳國璽、江琅、馬慧裕、章銓、佛爾、額俱著改為翰林院庶吉士。楊以浚、熊枚、鄭柟、蔡輝、祖謝宜發、饒崇、魁、程世淳、程晉芳、張華甫、史積

容楊芳春姜開陽孔繼涵蔣泰來祝昂勞宗茂馮堉邱文愷鄭澈洪朴崔脩紳徐長發敷森布周元鼎李鏡圖田鳳儀胡世銓沈廷獻方昂邵洪劉文徽楊九思沈榮嘉林其宴朱鍾麒陸蒼霖牆見美郎若伊楊淮謝肇渚毛晉登陳懷仁吳元琪宋昌芹趙來震戴書紳趙永援和寧韋典治俱著分部學習胡紹澤著以教職即用餘著歸班銓選以鑲白旗蒙古副都統伍勒穆集鑲藍旗蒙古副都統海蘭察對調庚戌夏至祭

地於

方澤

上親詣行禮○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向來隨園官兵馬

匹如有倒斃者每匹追銀七兩限兩個月交

部兵丁每月錢糧無幾亦照官員勒追未免

拮据著加恩每月扣銀一兩完繳著為例○

諭軍機大臣等據五福奏伊帶領薩哈勒索

分錄八十八日

分錄八十八日

丕祈雨該處自初七日酉時至初八日未時得雨霑足等語京城一帶雖已得雨仍未霑足著傳諭五福即帶領薩哈勒索丕前來一路虔祈至湯山行宮祈求雨澤○辛亥諭軍機大臣等據三和等奏布達拉廟工程應撥運京密沙城磚七十萬塊需車一千數百輛請飭交直隸總督分交附京州縣代雇等語著傳諭該督楊廷璋速行飭屬妥協辦理毋得遲延貽誤並毋任胥役藉端滋弊○吏部帶領分部之額外主事引見得旨此次分部之額外主事楊以援程世淳孔繼涵鄭澈崔脩紳劉文徽沈榮嘉林其宴毛晉登陳懷仁吳元琪和寧著派戶部學習熊枚謝宜發張華甫楊芳春姜開陽祝昂田鳳儀胡世銓方昂牆見美郎若伊趙永援韋典治著派刑部學習餘著派吏部禮部兵部工部四部學習○壬子上御勤政殿聽政○以武備院卿薩哈岱為正紅旗漢軍副都統○以故奉恩將軍增成子

德良阿襲職○癸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遣官祭

關帝廟○諭軍機大臣等據薩載奏拏獲脫逃軍犯周富請旨正法一摺所辦非是該犯以積匪猾賊改發極邊烟瘴充軍輒敢於配所收管官房內與別案軍犯吳二等商同銖鐐換鎖逃出潛回蘇州原籍其情甚為可惡既經弋獲即應照例就該處立行正法該撫

平錄卷八十四

乃復具奏請旨使該犯得稽顯戮豈此等久經遵辦之例該撫竟未之知耶除摺內所稱移咨協緝案內在逃之石萬榮另行傳諭福建江西浙江四川各督撫速飭嚴拏務獲具奏外薩載著傳旨申飭○又諭據薩載奏軍犯周富與同配各犯商同脫逃除周富等已經拏獲外其石萬榮一犯在江西常玉山分路欲回四川原籍現在移咨福建江西浙江及原籍四川等省一體協緝等語此等匪犯

夥同銖鐐換鎖逃出收管官房斷不可任其速颺漏網該犯既有欲回原籍之意必自歸其鄉里匿跡潛蹤川省躡捕尤為緊要而經由各省或有逗遛之處亦不可知並宜一體留心偵緝著傳諭各該督撫務即飭屬密速設法嚴拏毋稍疎懈仍將現在曾否就獲之處即行具摺奏聞尋浙江巡撫富勒渾奏常山縣知縣王訢然拏獲軍犯石萬雲訊係四川人發配廣東與江蘇撫臣薩載咨會之石萬榮情節相符臣即飛咨四川廣東查錄原案俟咨覆後定擬辦理報聞○兵部議准工部尚書兼步軍統領福隆安奏稱請將巡捕營馬兵停其鄉試凡籍隸大宛兩縣之人挑補馬步兵丁有願考試者令其與武童一體應試取中武生再准鄉試至營員子弟拔補弁兵令其改調營汛當差使其父兄無考覈管轄之責從之○以翰林院侍讀學士巴彥學為詹事○甲寅以內閣學士福德署理藩

平錄卷八十四

二

院侍郎○豁免雲南浪穹縣乾隆三十五年分水災額賦有差○乙卯諭軍機大臣等楊廷璋奏查明竊賊劉昇供出偷過涿州新城任邱三處行宮內兩搭簾幔等物一案請將書辦兵丁分別責革地方官交部議處等語涿州等處地方官建設座落以備行幸時憩頓與湯山石槽專建行宮者不同該處既有被竊之物兵丁失於防範書辦匿不報官自應治以應得之罪但止須在外發落示以懲儆不必咨部完結其失察之地方文武各官均毋庸交部併不必存記檔案及寫行宮字樣將此諭令楊廷璋知之○又諭今日召見新授瑞州府知府佟澤霖看來不過一小心拘謹之人瑞州事務雖簡而知府表率屬員責任綦重該員局面似欠開展恐未必奉職裕如著傳諭海明於佟澤霖到任後留心察看如尚能勉習吏事原可加之策勵俾其才識日漸擴充倘辦理實有竭蹶情形不堪造

就亦未便姑容貽誤著即行據實奏聞請旨命大學士劉綸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官保兵部尚書豐昇額為國史館正總裁禮部尚書永貴左都御史觀保為副總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四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五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經筵講官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五月丙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前據阿爾泰奏建昌鎮總兵焦騰漢進京陛見因兩耳重聽兼患瘡疾一時未即起程當經傳諭俟來京再降諭旨今焦騰漢已到令軍機大臣詢問看其重聽屬實難勝專閫之任該員前於挑選兵丁案內革職經朕加恩棄瑕錄用既自揣耳聾即當據實陳奏乃復應機遷延若僅令原品休致未免過優焦騰漢著以叅將銜休致所有建昌

鎮總兵員缺著英泰補授仍帶革職留任○

又諭派往雲南末起兵著伍岱帶領前往○

又諭王公之女以格格品級指配之人封為

額駙原係推恩本支之誼但年久生齒日繁

世代漸遠若不論遠近惟視王公等品級予

封近派遠支轉無區別應如何辦理之處著

宗人府會同軍機大臣定擬具奏尋奏王公

等之女指配與蒙古王公台吉者遵行已久

仍照例辦理其餘指配與八旗勲舊子弟者

自

世祖章皇帝子孫之女照例按王公品級封為

格格額駙其餘王公之女只以王公品級封

為格格額駙虛銜毋庸給俸再向來在京王

公之格格額駙較蒙古王公台吉之格格額

駙所得俸過優應酌減一等得旨京城近支

格格額駙等應得之俸亦如蒙古格格額駙

等應得之數一體按其品級給與銀緞伊等

既在京居住著加恩按照伊應得銀數仍賞

給米石。餘依議。○吏部議覆盛京將軍恒祿等奏稱威遠堡等十六邊門除鳳凰城關口其餘筆帖式十五員並無承辦之事請裁應如所請再盛京候補筆帖式請照京城筆帖式之例三年考試一次并現在議汰之筆帖式及庫使外郎等一體與考查外郎一項係六年報滿應行考職其以筆帖式補用之員以年滿之遲早為得缺之先後若考試等第與報滿先後名次不符礙難辦理除庫使准

三

三

一

三年分別等第外如外郎與考惟繙譯荒謬者即行革退其未至荒疎者仍令供職從之○予故太子太保加贈太保大學士尹繼善祭葬如例謚文端○丁巳諭曰吳紹詩之子郎中吳垣係特調刑部之員不必迴避○又諭據鐘音奏拏獲安溪縣奸民王天送等分別定擬一摺已批交該部議奏矣此案署華封縣縣丞魏嗣業一經聞報即集兵役鄉衆擒拏首夥各犯而署安溪縣事縣丞甘運濬

復拏獲夥犯多人該員等以佐貳微員奮勉出力頗屬能事魏嗣業甘運濬俱著該督等出具考語送部引見至所請將失察之地方文武大小官員交部察議之處竟可不必王天送等同謀糾黨未及一月即經敗露全獲盡法究治辦理頗為妥速不得謂之失察均毋庸交部匪徒滋事不法原當責成地方官如平時漫無稽查迨發覺後又復遷延怠緩不即勇往擒治釀成事端其咎自所應得若

四

四

一

當端倪初露即能上緊查拏迅速獲犯結案尚屬有功無過倘仍加以議處既不足以昭勸懲且恐庸劣員弁遇地方奸匪重案懼干吏議致啟彌縫匿諱之漸於除奸轉為無益嗣後凡匪犯糾衆等案如事在三月以內即能查辦擒捕者無庸復予失察處分著為令○兵部議奏湖廣總督吳達善奏稱原任提督馬銘勲抑勒攤派案內各員分別議處得旨此案內餽送馬匹禮物及攤扣派辦之文

壇等均係由馬銘勲抑勒所致與有心迎合之馬之駙周成謨情罪有間薛隆紹楊有鳳常懷義陳文裕李中漢童君佑劉建武劉克敏俱著從寬改為降三級留任免其降調文壇於補官日降三級留任其已經別案休致革職之吳文英黨雲龍俱著以降三級留任註冊餘依議○以翰林院侍讀學士朱筠充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讀金士松吳省欽俱署日講起居注官○已未諭據德保參奏

署和平縣知縣張應超於人命重情並不即時赴驗又不細心推鞠率以溺斃具詳幾致兇徒漏網請旨革職究審等語張應超著革職交該督與案內有名犯証一併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瑪興阿奏滄州迤南三里許迤北至興濟四十餘里地方兩岸河隄有農民挖坑引水灌田者百餘處興濟迤北至天津亦然於輓運糧艘既多未便且恐水長易致衝決請勅交楊廷璋嚴行禁止

等語運河隄岸關係運道河防若農民肆行刨挖以致水淺誤漕及挖坑過多更致水長貽患自應即為飭禁但今歲雖得雨較遲而天津至滄州一帶係去夏被潦之區瀕河地留餘濕既需水灌溉當不至如往年之甚瑪興阿所奏是否該處積久相沿抑係今歲始行刨挖不可不分別查辦昨據楊廷璋奏稱即日前往興濟捷地等處查收工程著傳諭該督順道查勘該處實在情形悉心確覈將

肆行刨挖傷隄者申嚴禁止務使漕運民田兩無妨礙並將如何酌定章程飭屬永遠妥辦之處即行具摺奏聞瑪興阿原摺併鈔寄閱看尋奏乾隆九年前督臣高斌通飭各州縣開渠引水以利農田准民於河岸挖坑引水灌田共有一百九十二處又於運河傍汲水開井四十四口歷來報明有案查挖坑之處俱貼河邊自十餘丈至四五丈不等所開之井在田園隙地均與隄工無礙惟農民

做坑汲水之時。正值運河水淺。河傍多一坑。溝河水即多一去路。現在一百九十餘處。坑溝概令平墊。惟通杆井四十四口。二十餘年從無溢井傷隄之事。請仍聽民便。惟以後不許再添得旨。目今夏令非急辦此事之時。待朕啟蹕後面奏。庚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禮部所奏向來一二品大臣身後未具遺本及該處未經具奏者。禮部將應否賜卹之處。奏聞請旨。嗣後請將奉旨予卹者照例具題。其餘概無庸置議等語。大臣身後議卹乃國家飾終令典。未便概行停止。嗣後一品文武大臣身故。除已經特旨予卹外。著吏兵二部及各該旗隨時咨報禮部。該部將應否議卹之處。專摺具奏。候朕酌量加恩。其二品大臣著照部議。毋庸奏請。又諭兵部前次議處解馬倒斃各官一案。馬之駙解馬一千有餘。倒斃八十餘匹。為數雖不及十

分之一。但其人本平常。是以照議革職。至周成謨管解營馬三千餘匹。竟倒斃至一千一百九匹之多。較馬之駙數甚懸絕。革職之外。自應治其餘罪。以示懲儆。舊例所定倒斃六十匹以上。不計多寡。概予革職而止。實未平允。著軍機大臣會同該部另行按所解馬成數分晰定例具奏。周成謨著即照新定之例辦理。尋奏凡解送軍營馬匹。其分起解送之文武各員。照軍營賠補馬匹之數。每百匹准其倒斃三匹。如倒斃至四五匹者。定以罰俸六個月。六七匹者。罰俸一年。八九匹者。降一級留任。十匹十一匹者。降一級調用。十二匹者。降二級調用。十四五匹者。降三級調用。十六匹至二十匹者。革職。二十匹以上者。杖一百。三十匹以上者。杖六十。徒一年。三十五匹以上者。杖七十。徒一年半。四十匹以上者。杖八十。徒二年。四十五匹以上者。杖九十。徒二年半。五十匹以上者。杖一百。徒三年。如有

盜賣別情從重治罪。至總理督解之員。合其督解總數。按其倒斃多寡。亦即照此分別議處治罪。從之。○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奏清口東岸平成臺地方。因四月內清黃並弱。致生淤灘。糧艘至此。必須起剥。一面於水淺處所築兜水小壩。以通水勢。並將惠濟等三閘。遞相啟閉。使湖水多由清口暢出。以資衝刷。並督率地方官多雇剥船。令重運之船起剥貨物。俾得通行等語。已於摺內批示。令從長詳議。設法疏濬矣。及閱所繪圖樣。則淤淺處所適當清黃交匯之衝。若聽其淤積日久。必致清水不能暢出。刷黃難免。無倒漾之病。於運務阿防所關甚屬緊要。高晉等自當上緊熟籌。極力濬治。以期妥協。至該處現築兜水小壩。逼水不過一時補偏救弊之計。因思木龍一項。於挑溜較為得力。今陶莊對岸舊設木龍。節年來以資其利。現在似可毋庸多設。或於清口外淤沙之處。相度形勢。將舊有木

龍移建一具。以資挑溜之用。自為有益。且以舊料改作。或擇其材之堅實者。以二三具改造一具。祇需畧用匠工。亦不至於多費。高晉等務即悉心妥酌。是否可行。一面辦理。一面奏聞。並將作何設法濬治情形。一併具奏。又據稱江北各屬高阜之區。尚望雨澤。五月初一日清江一帶得雨。各屬曾否普遍霑足。已飛劄確查等語。夏至已過旬餘。望雨尤為急切。並著將各處曾否得透雨確情。迅速奏聞。以慰厯念。尋奏清口東西壩外為清水匯黃之要路。春夏之交。黃水方漲。清水微瀾。清黃蕩漾。溜緩沙停。致有淺溢。臣擬於平成臺兩岸各紮小木龍一具。以資挑溜。因數日內重運尾幫全數渡黃。是以中止。目下黃水倒漾。該處業已刷深。猶恐以後停淤。應將木植簍纜備貯兩岸。如遇清黃相平時。察看淺處。趨紮小木龍。俾逼溜刷深。遇水長發。仍行折起。至清江一帶。於初六日得雨後。嗣於初八九

等日疊沛甘霖一體霑足得旨覽奏俱悉
又諭據桂林等奏滇省派員知州德敏領運
京銅七十餘萬零行至四川雲陽縣磁莊灘
及湖北歸州新灘湖南巴陵縣下反嘴等處
三次沉銅至三十九萬二千餘觔等語解運
銅觔中途猝遇灘險風暴人力難施致遭沉
溺亦屬情理所有然或一次事出不虞尚非
意料所及何至接連三次處處如出一轍且
沉銅如許之多其中保無沿途盜賣虧缺捏
詞掩飾情弊不可不徹底根究著傳諭各該
督撫等各就該省沉溺處所詳細訪查有無
弊混情由據實專摺奏聞毋得稍存瞻徇尋
富明安等奏德敏領運京銅上年十二月初
九日行至雲陽縣磁莊灘遇風船碰石梁將
第一號銅船沉溺除陸續撈獲未獲銅三萬
六千三百餘觔委無盜賣虧缺捏報情弊於
本年正月十八日行抵新灘一號銅船遇風
折斷頭招將船打至天平石沉銅四萬二千

觔已撈獲一萬八百觔零並無沿途盜賣捏
飾於正月二十七日在岳州府反嘴地方遭
風沉銅三十萬七千八百七十餘觔撈獲一
十五萬七千四百餘觔查德敏在四川湖北
兩次遭風心甚著急適至該地係荊口下流
洞庭湖上游江面四十餘里猝遇暴風不能
停泊臣屢經委員稽查均無弊混報聞 又
諭曰德保以巡撫兼署總督雖因正署職掌
分函奏事而列名具摺本屬一人今日遞到
督撫各分奏摺係同日所發竟分具兩摺請
安殊覺拘泥可笑德保平日在內行走已久
何至不曉事體若此著傳旨申飭 戶部遵
旨議奏署雲貴總督彭寶奏稱該省現今離
井較遠各地方鹽價遵例每百觔不逾三兩
其省城官店銷售黑白二井鹽觔俱係附省
殷庶之區每百觔僅定價二兩六錢較他處
為賤尚可酌加四錢即以所加賣價為添給
薪本運腳之用查該二井運省鹽價定價二

兩六錢相安已久。未便輕議加增。應將該署督所奏毋庸議。至所奏該二井墮煎鹽六百一十一萬餘觔。分限五年帶煎。恐滴水未充。柴薪昂貴。又滋那後掩前之弊。請將該二井每歲煎辦餘鹽一百二十二萬觔。應獲餘息充公銀兩。暫停數年。俟帶煎完竣。再行收買。查此項收買餘鹽。每年應有積餘銀一萬四千七百餘兩。係留充該省經費之項。今若以帶煎舊額暫停收買。則每年經費從何支給。其應如何酌籌調劑。應令該署督妥議具奏。得旨。滇省鹽觔增價一事。該督係就彼地實在情形。隨時調劑。著照所請行。○浙江乍浦副都統常福奏。乍浦同知雙福納放給兵米。攪和灰土稻穀。請旨辦理。得旨。此案著交余文儀會同浙江巡撫富勒渾查辦。○辛酉吏部議准。湖北巡撫梁國治奏。稱德安府屬隨州幅隕遼澗出山店巡檢。劉祝林總地方。隔州城二百里。應設州同一員。彈壓。請將鶴

峯州分駐五里坪州同改隸隨州祝林總地方。出山店巡檢移駐高城總地方。其新移州同巡檢關防印信。均照改隸字樣鑄給。從之。

○壬戌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曰。高晉著補授大學士。仍留兩江總督之任。阿爾泰著入閣辦事。其四川總督員缺。著德福補授。德福俟彭寶回滇後。即赴四川。新任不必來京請訓。阿爾泰俟德福到任後。再行來京。○諭軍機大臣等。據常鈞奏。路過甘省之臯蘭金縣安定會寧靜寧隆德涇州等州縣。因去冬今春雨雪未降。春麥不能及時下種。民食維艱。各地方官自去冬捐備米糧煮粥散賑。至今尚未停止。等語。甘省今年望雨情形。及籌撥糧米之處。即經明山具奏。續於四月十五日奏報雨水。摺內稱。臯蘭金縣安定會寧雖經得雨。只可補種秋禾。其靜寧隆德涇州各州縣。曾否得有雨澤。未及聲敘。且明山節次所奏。祇稱借

糴兼施其地方官捐米煮粥一節亦未奏及貧民當積歉之後嗷嗷待哺設粥賑贍較之散給銀米尤為有益但現在夏麥無收待至秋成為時尚早災黎藉粥餬口自難遽停所需煮粥之米是否於借糴項下通融籌辦抑實係地方官捐備贍民如何供此數月之用均須從長籌畫至皋蘭等四縣既得透雨之後秋禾曾否一律普種可望西成接濟而靜寧等三州縣是否均霑渥澤無誤秋田及前次傳詢之古浪平番二處曾否亦得透雨趕種晚秋並現在有無亦資粥賑之處著傳諭文綬逐一查明悉心熟籌率屬妥協經理務使邊氓口食有資毋稍失所仍將各實在情形迅速由驛奏聞以慰厯念○以兵部侍郎覺羅奉寬兼翰林院掌院學士○以檢討尚永肩為四川鄉試正考官戶部員外郎孫嘉樂為副考官右庶子曹文填為廣東鄉試正考官御史胡翹元為副考官編修汪存寬為廣

西鄉試正考官吏部員外郎尹壯圖為副考官侍讀金士松為福建鄉試正考官禮部郎中袁文觀為副考官編修沈士駿為湖南鄉試正考官御史邵庚曾為副考官 癸亥孝恭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 甲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 乙丑軍機大臣等議覆輔國公永瑋奏稱每歲四孟時享除夕祫祭及元旦告

祭

太廟前殿獻爵等官用宗室官二十四員及三十六員不等原額六十缺請裁四作為五十六缺每旗分為七缺缺出由各旗挑取查宗室官員多寡不一應仍照舊不論旗分將年輕嫻於儀文者挑選但六十缺內侍立官無應辦事件酌裁二十四留三十六員亦足敷用再告祭

後殿俱用覺羅官十六員原額三十二缺亦應

裁十二留二十員。其挑補亦照宗室在於八旗內一體揀選。帶領引見補放。從之。○丙寅諭。前因甘省採買賑卹等項。需用較繁。曾於乾隆三十一年。降旨撥解部庫銀三百萬兩。赴甘備用。業已支用全完。邇年來買穀備賑諸事。又於鄰省節次協撥銀三百餘萬兩。亦經動用。今年甘省得雨較遲。現需借糶接濟。而已經支給之穀。均應於秋成後買補還倉。所需銀項。自宜早為籌備。著於戶部庫內撥銀二百萬兩。派委妥員。解赴該省。存貯備用。該部遵諭即行。○又諭。據諾穆親奏。南掌國遣使貢象到滇。即照向例。派員伴送起程。復檢查乾隆三十五年部議。嗣後外國入貢。俱令按省派員伴送。更換交代。毋許一人長送。乃並未詳查新例。仍照上屆辦理。實屬錯誤。請交部嚴加議處等語。已批該部議奏矣。此事禮部新定之例。未為妥協。該部因福建伴送琉球貢使到京逾期。議定派出伴送之員。

按省更替。毋許一人長送。意在防其沿途稽滯。而未能切當事情。如福建之於琉球。雲南之於南掌。貢使初至。該省皆有應行照料事宜。既派有承辦伴送之員。即當始終其事。而派員與貢使伴行日久。一切與之相習。途中屢易生手。亦覺非宜。若慮派員在路託故遷延。止須於經過各省。添派妥員護送。趨行自不虞其任意遲緩。若以此而議停長送專員。何異因噎廢食。所有外國貢使來京。及由京歸國。派員伴送。及各省添員護送之例。著該部另行定議具奏。諾穆親雖未照禮部新例。而辦理未為錯誤。毋庸交部議處。尋奏。嗣後各省貢使到境。該撫即於同知通判內。遴委一員護送。趨行。惟伴行長送。酌派守備一員。回國時。仍令委員長送。經過各省。仍遴員護送。再查朝鮮國貢使回。現派鳳凰城防禦一員伴送。毋庸更換。至琉球。蘇祿。安南等貢使回國。向例臣部揀派司員引見。嗣後司員伴

送應請停止從之。○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爾泰等奏革布什咱頭人勾連大金川占據革地官寨革酋不知下落現委遊擊宋元俊馳往嚴諭飭調土兵土練前赴彈壓並陸續起程親往督辦等語已於摺內批示矣。革布什咱土司索諾木多布丹素行苛虐召禍實由自取而蠻夷互相仇殺亦屬常情其事原可無庸查辦但金川土舍索諾木幼小罔識利害而革地頭人又復頑劣不法則懾以兵威自不可少。阿爾泰等一聞員弁稟報即飭調兵練前赴分布防查並先後親往確勘情形相機辦理頗為妥速協宜即摺內所稱俟招復故土後擇革酋支派中衆所悅服者立為土司亦必應如此措置惟查追兇番正法一節此時尚宜姑緩該頭人敢於勾引金川占據革地戕害革酋其情固屬可惡但現在金川蠻衆分據革地寨落擾攘未寧若速於窮治罪人持之過急恐其聞風畏懼鋌而走險

更與金川固結自猝難解散轉致不成事體阿爾泰等至彼惟當遣人前往宣諭大金川以郎卡自經懲創以來承受天朝撫輯深恩極為恭順今索諾木父故未久輒擅發兵襲占鄰地實為非理念索諾木年幼無知且受人慫恿姑從原恕特遣員明白曉諭該土舍速將土兵全行撤回仍還革夷土地本閣部亦不復加深究使其曉然於恩威禍福自當斂衆歸巢阿爾泰等便可撫定其地擇立革酋宗派承襲土司俟一切寧貼後再行從容根究兇番按法處治亦不致慮其漏網如此辦理於事機較有次第不致張皇雖明正土司稍有驚慌情形而現有兵練在彼彈壓亦自足安其心阿爾泰等務須鎮靜查辦行所無事方為合宜將此詳諭知之仍將目下情形速行奏聞。○又諭昨據乍浦副都統常福奏乍浦同知雙福納放給兵米有撓和灰土糴穀之事已諭令余文儀於過浙時會同

該撫富勒渾查辦。茲已於本年二月內。委解協餉前赴貴州等處。計該員行程。已經三月餘。距黔省應亦不遠。若查訊兵米一案。該員實無自行侵耗舞弊情節。即應得處分亦屬有限。仍可聽其竣事。回省銷差。若經審出。染指營私實情。則該員革職之外。尚有餘罪。即著富勒渾飛咨沿途各督撫。不拘該員行至何省。一經接到浙省咨文。即派妥幹之員。將餉銀接管。解赴貴州。仍將雙福納拏問。委員解浙候審。毋致疎虞。如已交餉回程。經過地方。接有浙撫咨文。亦即派員查明回批等項。將雙福納管押解赴浙省。著將此傳諭沿途督撫。並富勒渾知之。○予故鑲藍旗蒙古副都統加都統銜雲保。祭葬如例。○丁卯兵部議署雲南巡撫諾穆親。奏稱滇省營驛馬除東川一營。照四川例。餘俱定價十八兩。不能再減等語。查滇省軍需已竣。應遵戶部原奏。減為十五兩。得旨。滇省此項營驛馬價。兵部

議令按每匹十五兩報銷。固屬照例。數駁。但該省自承辦軍需馬匹以來。孳生尚未能蕃。庶現在購買。不無拮据。著再予以二年之限。每匹仍准以十八兩報銷。俟二年後再照覈定十五兩之例辦理。○予故喀爾喀扎薩克鎮國公格埒克巴木丕勒輔國公佛保。致祭如例。○戊辰。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周元理奏。已於東昌兗州泰安三府收買麥三萬餘石。月底即可開運。今日據何燭奏。現今麥收較優。各府酌定數目。派買麥石。六月初即可裝載起程。各等語。前因近畿春夏雨少。恐二麥歉收。因諭令豫東二省購麥運京。平糶以濟民食。今京畿一帶麥已登場。雖分數稍減。而價值並未增昂。不致急需接濟。與其官為辦運。又不若聽民多多販載之為便也。著傳諭周元理。何燭。如已買麥石無多。即就買得者運

京其餘無庸購辦若已全數買得止須將一半運京餘存該省酌量備用將此速行傳諭知之○又諭據何燭奏內黃縣緝獲隣省賊匪劉老張花子張五和尚李二楷子四名訊出糾夥在直隸靜海縣境行劫並將同夥劉四淹斃各案經直隸楊廷璋以靜海縣所獲該犯張二未認致死劉四情節咨提劉老張花子等質審現將該二犯解直等語劉老等係節次強劫盜犯且係謀命重案均屬法無可逭之人今同夥之張二既在直狡供計圖脫卸自不能不將該犯轉解質審使無遁情著傳諭何燭即行遴選妥幹員弁小心護解赴直毋令稍有疎虞楊廷璋於質審明確後將應行正法要犯即在直省辦理毋庸再行解回豫省其在豫省同獲之張五和尚等該撫於提到訊取確供後即行定擬題結亦毋庸再解直省併案審辦此等罪惡貫盈之犯居心狡險每因案涉隣省冀輾轉關查解審

得以少延顯戮或於中途乘間脫逃其情最為可惡前曾諭令各督撫獲有逃盜要犯覈其情罪重大者一面移查本省原案審訊得實即在該處照擬辦結毋庸往來解送致滋疎誤著再傳諭各督撫嗣後各省遇有強劫逃遣及悖逆等案重犯一經審確仍遵照前旨即於本省按例辦理倘有必須移解質訊方能定案之犯該督撫即慎簡妥幹之員沿途加意隄防管押遞解毋任稍有疎虞倘視為解犯具文致該犯在途兔脫及情急自戕等事除將管解人等從重治罪外仍惟辦解之督撫是問並於各督撫奏事之便通行諭令知之○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蒙城縣民鄒建女鄒氏○已已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軍機大臣等京師自昨日酉刻竟夜雨勢甚大未知北運河水勢若何新修之興濟捷地兩壩減水能否暢速永定河隄

岸是否穩固。著傳諭楊廷璋即將現在情形查明。據實迅速覆奏。○是月直隸總督楊廷璋奏直隸駐防二十一處所有月餉支本色者十處。支折色者十一處。惟古北口喜峯口羅文峪千家店四處米價常平。仍照例動支折色。其霸州昌平州良鄉東安順義玉田采育七處市價稍昂。每石折銀一兩。兵丁不敷買食。請嗣後該七處除防守尉防禦驍騎校仍支折色外。所有駐防披甲例支折色銀兩。免其按季赴領。豫於秋收時發該地方官領回代為採買備貯。按季支放。得旨如所議行。○又奏五月初四初七等日各府州屬報得雨自三四寸至五六七寸不等。茲省城於初十日又得大雨。查各鄉實已深透。霑足得旨欣慰。覽之近京一帶雖亦屢霑。覺尚未深透。實不能釋懷也。○安徽巡撫裴宗錫奏臣到任後大江南岸各郡未曾親閱。而太平府屬之沿江隄埧及廬州府屬之無為州江壩工

程最關緊要。臣循江查閱。隄埧計長二百餘里。現均完固。仍恐江水最大之時不能抵禦。當飭各員遇江潮盛漲。即督率巡防不時再加培築。至江壩工程計長五十餘里。通高一丈二三尺。面寬三四丈。底寬九丈至十二丈不等。兩頭地形高阜。中有二千六百餘丈地勢稍低。屢坍屢築。壩身日退。江流日進。以致地勢落灣。幸外壩尚可作重門之衛。須遞年加厚增高。臣又於壩外令多栽卧柳。亦足攔禦風浪。擁護壩根。得旨覽奏俱悉。又批如此諸凡留心實屬可嘉。○浙江巡撫富勒渾奏仁和海寧二縣海塘工程小文前西起至尖山脚下一帶漲沙漸高。其蜀山南面沙勘日漸坍寬。今五月朔望兩汛大溜直抵蜀山南面第一段沙尖。與中疊東口相近。臣飭令將中疊內挖水漚一道近得大雨衝成引河。寬有十丈至十二丈不等。深有四五尺至六七尺不等。惟海沙坍漲原非人力能施。今機

有可乘人事宜盡將衝開之引河不致再有淤墊可冀復還故道得旨知道了又批八月大汛或可望喜信也○陞任署福建巡撫鍾音奏臺灣遠隔重洋民人往來俱向地方官查給印照俾汛口驗放臣請稍為變通在臺回籍者概免給照准其自赴虎耳門總口將姓名年貌在臺在籍住址即由該船戶報明口岸員弁驗讞掛號隨時放行仍令汛口將回籍名單一月一報撫臣備案其南北一帶口岸不許內地船隻往來之處仍照向例嚴禁自內地渡臺者均照定例給照盤驗得旨允行下部知之○署雲貴總督德福奏潞江土司田地永昌騰越士民多有典買者請照關外干崖蓋達南甸隴川猛卯遮放芒市七處有內地民人典買獵夷田產之例飭永昌府令將士民典折土夷田地逐一首報按照租息原價酌定八年十年為斷如收租已敷原本者即將原業退還夷人其年限未滿租

息未足償價屆期以次退歸嗣後永禁毋許典押夷地不遵定例將田產價值入官承典之戶與出業之夷一體照違制律治罪得旨所奏甚是如所議行○貴州巡撫李湖奏思州府一缺前撫臣宮兆麟奏裁經部議准臣思黔省僻處邊圉在在俱係土司苗寨惟藉大員管理與內地郡守體制迥別况思州為滇黔門戶川楚要津夙為奸匪出沒之區若以原轄之玉屏青谿分隸銅仁鎮遠二府鞭長莫及請仍留思州府就近駐劄使事權歸一得旨所奏是著依議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五

實錄卷之八百八十五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六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六月庚午朔諭曰明山

實錄卷之八百八十六

一

著發往烏魯木齊自備資斧効力贖罪換徐
績回京○諭軍機大臣等據周元理及藩司
海成先後奏報汶河暴漲東平汶上二州縣
近河村莊有漫溢之處已量為撫卹安頓酌
借籽本俾得及時補種等語自應上緊妥辦
至東省買運麥石一事曾諭令周元理止就
現在買就者運京其餘毋庸購辦今東平汶
上等州縣既有被水之處更不宜在此採買
著將此諭令周元理知之 辛未諭曰孫可

望子孫所有世職嗣後不必承襲。○諭軍機大臣等據福隆安奏五月二十八日夜間大雨花兒開運糧河南岸衝開河口一段長四丈有餘又一段約一丈有餘等語運糧河轉輸漕粟關係最為緊要既有漫溢之處自應及早堵築但修防工程非瓦爾達等所諳習現派內務府總管劉浩前往協同辦理並諭楊廷璋派委明幹大員往彼催督工料人夫以便剋期竣事著傳諭瓦爾達等即速董率生糧廳會同劉浩上緊趕辦毋致稽誤運務。○又諭據福隆安奏二十八日夜間大雨花兒開運糧河南岸衝開河口一段四丈有餘長又一段約有一丈有餘等語現諭倉場侍郎查明上緊辦理並派劉浩會同作速堵塞矣。運糧河雖倉場專司而地面則直隸所屬該處現在興工需用料物人夫非由地方官傳集誠恐呼應不靈著傳諭楊廷璋速派明幹大員前往幫同妥協辦理務期剋日竣工。

並查明南岸開口處由廬有無被淹武清一帶是否亦被漫溢及其餘北運河隄岸能否安固無恙一併確查迅速據實覆奏。○吏部議覆甘肅布政使尹嘉銓奏稱兩司調補毋庸給憑以省具文部行催令速赴新任查官員給憑到任按限繳憑所以防逗遛而警玩愒惟各省督撫凡起程到任例得自行題報藩臬向無題報之例倘赴任無一定限無憑稽查恐啟遲緩之漸若照月選官例給憑定限未免曠日持久請嗣後藩臬兩司或在京簡用或具題陞補及在外陞調者臣部俱照即速赴任之例凡一切交代定限兩月者今改為一個月如由山東至甘肅限七十五日改為三十七日餘俱照此扣限給憑到任後仍申繳該上司專咨報部再道府亦應照新例酌減照正限議以四分減一如由山東至甘肅七十五日改為五十六日其餘各省程限均照此例辦理有違限者仍照舊例處分。

載入例冊通行從之。○以兵部侍郎掌翰林院學士覺羅奉寬充日講起居注官。○士申諭軍機大臣等。據李湖奏查究槓損報匣一摺。內稱軍務告竣後。奏撤軍臺馬匹。歸驛遞送。止撥馬夫一名。現在嚴飭各驛。如遇緊要文報。派添壯健馬夫二名齎送等語。所奏於事理尚未允協。滇省現在雖非用兵之時。而軍營尚有副將軍駐劄。一應往來文報。均關緊要。況沿途各省軍臺。雖經議撤。而撥歸驛站馬匹數甚寬餘。自應仍照前定章程。令武弁等專司管押護遞。方無貽誤。著傳諭直隸河南湖廣貴州雲南各督撫。嗣後遇有滇省軍營文報往來。仍按原設臺站。揀派千把外委等員。小心押送馳遞。以昭慎重。不得僅交馬夫齎遞。致有破損遲誤之處。將此即行傳諭知之。○又諭。昨據福隆安等奏。議將直隸所辦車輛。令和爾精額永和酌量存熱河。以備赴工運料之用。較之由京運送。自為便捷。

且因廟工剋期趕辦。不得不令口內車輛前往協濟。乃一時權宜調劑之法。但各車戶前赴熱河當差。離家稍遠。所有議定按日官給之項。務宜令其全數實領。以資辦公。若由管工官員給發。恐不免偏向黨人等。不知體卹車戶。而所屬經管分發之人。難保其不從中扣剋。致車戶或有賠累。殊屬未便。因思熱河道明山係地方大員。其於內地車戶民人自應一體愛惜。且現在兼管工程。於該工覈實支銷之處。稽查亦易。所有各車應給每日腳費等項。著交與明山保專司支發。實力妥辦。毋得假手吏胥。稍致短少。自可杜工員私扣累民之弊。若明山保不實心經理。致車戶等不能均得實濟。楊廷璋一有訪聞。即可隨時叅劾。惟明山保是問。即將此傳諭明山保並令楊廷璋知之。○吏部奏請大學士高晉應定何殿閣。及兼銜。得旨。高晉著為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戶部議准。兩江總督

高晉奏稱。陞任江蘇按察使吳壇奏請江省新漲沙地。概行入官之處。令臣議覆。查江省蘆洲沙地。遇有淤漲。查明報冊。先後以次撥補。其餘剩許。名無業窮民認墾。緣冊漲靡常。沙棍蠹書。捏冒混請撥補。又有望影報升。為他日圖占地步。各屬原冊未補之額。其中影射覲覲者固多。而實在地冊糧存候漲待撥者。亦復不少。若一概歸公。則從前之冒補者。冒擁膏腴。而現在之實冊者。徒賠課額。請嗣後報冊報漲。務須確勘實據。秉公辦理。凡從前沙蠹鄉豪。自行望影報升之弊。實力革除。併將從前冒補冒升。無確據各案。查明掣銷。其江心海中實漲新灘。照例歸公。惟崇明一縣。向係均攤。宜循其舊。從之。○命兵部侍郎覺羅奉寬。內閣學士王杰。教習庶吉士。○癸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諭曰。原任貴西道祝忻。係

該督等派令來京。恭辦

慶典。嗣因失察之案。議革。經彰寶奏請。仍令在京承辦。念該員緣事案情。本屬因公。將來事竣。另降諭旨。此時著仍賞給道員頂帶。○諭軍機大臣等。據德福奏。提督長清各款。此事大奇。已於摺內批示矣。長清前此在人統轄之下。遇事尚知黽勉。及擢用大員。輒盡改所為。一味偷安取巧。此乃器小易盈。自有應得之咎。所不可解者。彰寶身任總督。且同在騰越。目擊該提督種種劣蹟。何以竟未參奏。且彰寶在京時。朕詢問以長清辦事如何。彰寶面奏。亦有褒而無貶。今德福所劾各款。如兵缺不補。現有營冊可稽。坐轎出入。亦皆衆目共見。皆歷歷有據之事。並非與長清有嫌。虛言構陷。長清尤不得謂其覲覲滇督員缺。攻訐彰寶之短。彰寶平日辦公頗屬認真。不意其竟至於此。彰寶著即明白回奏。德福摺並鈔寄閱看。尋奏。臣於三十五年五月初六

日自貴州到任。因長清前在軍營。詢其緬匪情形。及沿邊各土司。各地方路徑。長清一一熟悉。隨令前赴騰越軍營。並挨查沿邊各關隘。十月復令帶兵在隴川。謹守邊關。該提督曾盤獲老官屯。遣回擺夷四名。本年正月。拏獲緬匪撒薄等六名。凡遇關外聲息動靜。長清探聽馳報。甚為迅速。慎密。其平日咨報事件。並無粉飾張皇。是以面奏時有褒無貶。今署督臣德福奏長清逃兵不上緊募補。查

實錄卷一百六十六

八

騰越。龍陵。二處。為近邊咽喉。於善後事宜。案內。騰越協加添兵五百三十名。龍陵新設一營。設兵六百名。又南甸分駐兵二百名。邊地人稀。難以募補。臣於內地標營裁兵內。挑得精銳者一千六百名。先行撥補騰越。龍陵。添設之數。並分發順寧。永昌等處缺額。於新建營房完竣後。按數撥給歸伍。又叅奏長清於通省屬員優劣。概係含糊。該提督接印。即赴沿邊軍營辦事。並未至駐劄衙門。通省將備

無從識面。上年例應豫保副將等員。臣循例咨詢。長清覆以賢否未悉。臣率同各鎮調赴永昌考驗。始行保題。又叅奏長清駐劄隴川。不屑與各鎮總兵一體帶兵戍守。查長清於上年十月間。帶兵駐劄隴川。臣於正月往騰越。審辦緬匪。後赴京時。均未聞回至騰越。即每日文移。俱係該提督從邊外防所封發。且聞其諸事儉約。無驕縱劣蹟。又叅奏出入乘轎。臣向在騰越。永昌。長清均係騎馬。茲德福目擊坐轎出城。與伊平日作為迥異。倘有顯著劣蹟。臣責匪輕。自當據實叅奏。報聞。○甲戌

實錄卷一百六十六

七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辛酉。明園。○諭軍機大臣等。烏什等處各回城。每年官兵養廉鹽茶牛隻等俱由該處支給。覈計一年實數之外。稍有贏餘。豫由甘陝庫內支領。存貯該處庫內。以備支放。雖免不時領解之煩。但回人見小貪利。新定之地。存銀若

千萬擬運途次。恐不肖回人。覬覦生事。著傳諭旌額理等。烏什等處。每年應用銀兩。不必豫領。覈計足敷兩三月。或半年之用。將及用完。再行運往。葉爾羌。喀什噶爾。庫車。哈喇沙爾。闡展。各處駐劄大臣。俱一體遵辦。並令陝甘總督知之。○以正白旗滿洲都統勞三。為正黃旗領侍衛內大臣。仍兼管前鋒統領。○以故雲南景東直隸廳保甸土巡檢陶瑜子自微。襲職。○乙亥。諭據增海等奏。黑龍江庫貯銀兩被竊。福珠禮係黑龍江分駐之副都統。該處倉庫。是伊專司。福珠禮何以並未奏及。轉向增海咨報。福珠禮著交部嚴加議處。其被竊銀兩。即著如數賠補。防尉五十。領催納彥泰。納里木。馬甲立保等六人。及協領舒德勒。佐領瑪爾尼。均著交部分別議處。再增海於接准移咨之時。並不將福珠禮題叅。著嚴行申飭。○戶部議覆。安徽巡撫裴宗錫奏。稱雲南省辦運京銅。所需水腳銀兩。例係委

員在本省。及漢口。儀徵等處。三次支領。中途遇有沉溺。需用撈費。即在該地方庫貯雜項錢糧項下借給。取具該地方印結。報部覈銷。於該運員應得養廉水腳銀內。如數扣繳歸款。至湖南。貴州。廣東三省。運京鉛錫。及各省採買銅鉛。所需水腳銀兩。委員在本省全領中途遇有沉溺。需用撈費。委員自行給發。並不借支庫項。請嗣後照京銅之例。於庫項一體借給。仍移咨該員照數扣解還款。應如所請。至辦運銅鉛。遇有沉失。運員報明時。地方官立即會同查勘。具結呈報。如有捏報。即報該上司將運員奏叅。倘扶同徇隱。發覺後。所費銀兩分賠。仍一併嚴叅治罪。從之。○丙子。諭據德福奏。請將龍陵營缺額兵丁。就近於永順鎮標。暨騰越協營兵內。年力強壯。現有妻室者。撥補足額。所奏甚是。著交部即行定議。此等乃該處久應辦及者。彭寶身為總督。邊防是其專責。且在滇已經數載。乃於要地

防兵任其缺額並不早為設法籌辦所司何事又德福另摺奏騰越協中軍都司陳謨於兵丁缺額並不召募充補且年在七旬以上精力已衰請旨革職等語已批該部議奏矣。騰越為沿途要缺都司管轄兵丁所關綦重豈容衰老之員戀棧貽誤彭寶近在永昌並非耳目所不及竟不早為叅劾一味姑容殊不可解彭寶著即明白回奏○又諭據梁國治奏德安府同知賈鍾琪先經吏部推陞福建福寧府知府因該員赴滇辦銅咨部開缺另選今察看該員才具中平難勝知府之任請勅部毋庸再選等語自應如此辦理至將該員請以陞銜留任並不聲名送部引見則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也此等論俸推陞人員大率循分供職者居多第因在任事簡職閒處分本少是以俸滿陞遷較易其中原未必有出色之員昨因推陞知府內經該督撫驗係堪勝者向令出具考語恐久之或滋

流弊曾降旨停其注考令送部引見定奪至此等不能勝任府缺之員其人材較彼尤遜若不送部引見竟准以陞銜留任是庸材既得以藏拙且省其正署交代往來跋涉之勞安坐而得叨榮頂帶為若輩別開捷徑於事體殊覺非宜恐衰朽無能者並得藉以姑容戀棧其弊更無所底止嗣後各省推陞知府人員該督撫驗係堪勝者仍遵前旨辦理外其不能勝任之員亦著一體送部引見或仍令回任或留部另用候朕臨時分別降旨其向例陞銜留任未免過優應改照卓異人員例加一級以示平允著為令○丁丑諭昨因甘省庫貯之項無多現有應需借糶接濟之事已降旨令戶部撥庫銀二百萬兩委員解甘存貯備用今閱署陝西布政使畢沅所奏交代摺內該省現有庫銀四百三十三萬三千七百餘兩為數既屬寬餘該省去甘肅程途又近莫若即將陝省庫項內撥銀二百萬

兩解甘應用。較之自京遠解尤為迅便。所有戶部撥解甘省庫銀。毋庸辦理。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昨因甘省現需借糶接濟。已降旨令戶部酌撥庫銀二百萬兩。委員解甘備用。今閱署布政使畢沅所奏交代摺內。庫貯之項。現有四百三十三萬三千七百餘兩。為數既屬寬裕。陝省距甘省程途尤屬近便。現已明降諭旨。該護撫勒爾謹於奉到後。即行遵照妥辦。但陝省每年亦有應需支用之項。現在庫貯內除撥解甘省外。所存二百三十餘萬兩。如已足敷歲支。自可毋庸另為籌畫。若支用及備貯之項。或有不敷。仍可由部庫撥解該省備用。著傳諭勒爾謹逐一覈計。即行據實奏聞。候朕另降諭旨。將此並諭畢沅知之。尋勒爾謹奏陝省支放各營兵餉暨各官廩俸。每歲共需銀一百三十餘萬兩。覈計現存庫貯。除撥運甘省及支放外。尚餘一百餘萬兩。此時不必由部庫撥解。報聞。

○戊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此次考試休致之翰林蕭芝李臺著仍以檢討用。龔駉文周位庾于宗瑛著以主事用。○又諭現在伊犁辦理投誠土爾扈特事務。著調已圖濟爾噶勒馳驛前往伊犁。○諭軍機大臣等。李宏奏黃水驟長已開放毛城鋪仍未消退。現赴上游一帶查勘籌辦等語。已於摺內批示矣。今年黃河水長甚驟。唐家灣毛城鋪既已節次開放。水仍加長。所關甚為緊要。該處險急各工。有應設法豫防者。務速加意籌辦。毋稍疎緩。至清口築壩防護。自屬要鍵。看來今歲清水稍弱。李宏前已將清口收束五丈。極為合宜。現在黃水若仍未消落。恐清水勢不能敵。防有倒漾之虞。而平成臺地方所長沙淤亦恐不無阻礙。自當相度情形。酌量妥辦。務協機宜。今李宏現赴上游查勘。祇留道員松齡叅將尚義在清

口料理於事未能有益計此時大學士高晉應已赴清口防汛著將該處應辦事宜悉心妥速辦理以期妥協並將現在水勢情形若何迅速由驛奏聞以慰廑念李宏摺並即寄發尋李宏奏自毛城鋪啟放後徐城漸次消退各工平穩至清口一路峯山所放兩閘已令堵閉駱馬湖水盛漲幸尾閘各壩早開亦即消減楊家莊水勢已將頭壩拆寬六丈暢減入黃洪澤湖清水逐漸加增黃水漸已消退清水已至運口迤上引河尾黃水再退八九寸清水即可抵東西壩其平成臺淤淺之處前黃水盛大倒漾溜急已深六七八寸不等將來清口入黃暢行則積淤立可刷除得旨覽奏欣慰○已卯諭伊犁現有投誠之土爾扈特等其大台吉均令來避暑山莊朝覲著派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馳驛往迎所帶侍衛章京十員兵丁十名一併馳驛○以故奉國將軍常山保子誠實襲職○庚辰

禮部議覆陝甘學政劉墀奏稱削籍樂戶捐納應試宜酌定限制應如所奏凡削籍之樂戶丐戶蛋戶漁戶應以報官改業之人為始下逮四世本族親支皆清白者方准報捐應試該管州縣取具親黨隣里甘結不許無賴人藉端攻訐若本身脫籍或僅一二世及親伯叔姑姊尚習猥業者一概不許濫廁士類至該學政所引從前禮部辦理毛光宗錢宏業二案相沿歧誤應請一併更正將毛光宗原捐貢生錢宏業原捐監生均行斥革追照繳部得旨依議其從前毛光宗錢宏業二案禮部概行准其捐納均屬錯誤著將辦理此二案之禮部堂官交部察議○辛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甘肅上年收成歉薄今春雨澤又復稀少恐不能及時播種民食未免拮据節經傳諭該督籌辦借糶以資接濟並令將該省現在情形據實奏聞候朕酌量加恩今

據署總督文綬奏稱甘省州縣有於四月中得雨已足業經補種秋禾者尚可望有收成其得雨較遲之處晚禾不能復種現需籌辦等語甘肅土瘠而寒早歲止一收其曾經及時趕種者尚可冀秋成有獲若夏秋俱未及種小民終年待哺口食維艱朕心深為軫念著加恩將甘省現被夏災不能趕種秋田之各州縣廳屬即照秋災之例查明加意賑卹分別蠲緩俾貧民不致稍有失所昨已降旨

字奉天字六六

於陝省藩庫撥解銀二百萬兩赴甘所有應需辦災銀兩自屬寬裕而撥運米糧雖有三十萬石尚恐不敷賑糶之用文綬於陝省倉儲多寡乃所深悉現在署理督篆經由甘省其有可就近續行酌撥應用者著即悉心籌畫速行奏聞撥運以濟要需吳達善到任後並宜董率所屬實力經理務俾閭閻均霑實惠生計有資副朕廑念邊氓至意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文綬奏查明甘省

字奉天字六六

被災情形一摺已明降諭旨令照秋災之例分別辦理矣現在撥銀二百萬兩赴甘其應動銀款自屬寬裕惟米糧僅有本省二十萬石陝省十萬石恐不敷賑濟之用亦諭交文綬就近酌撥應用但陝省向來產米亦屬無多恐倉儲未必能供他處之撥借若距甘稍遠之處長途輓運亦復不易因思烏魯木齊等處歲報豐收屯糧甚為充裕若就彼酌量分撥數十萬石由驛站陸續運解或較之撥自陝省亦屬相仿著傳諭吳達善將該處情形熟籌妥辦仍將作何辦理之處迅速奏聞至文綬摺內所稱現在災民流移甚多自宜妥為安集但此等待哺之衆豈能盡禁其外出惟是災地毗連處所非盡豐饒災民即挈伴前往覓食亦殊不易何如新疆一帶地方廣濶田土沃饒但能勤於耕作非惟足資餬口並可贍及身家愚民昧於遠圖又無人為之勸諭前已屢諭明山令其悉心體貼實力

講求俾得自貽樂利。尚未見其奏覆。此時謀食貧民。勢不能不聽其轉徙。則導之共就樂土。乃極可乘之機會。其說自易於聽從。著吳達善將原寄明山諭旨取閱。即為設法勸導。使共知邊外謀生之實利。自必熙攘趨赴。不特目前之嗷嗷者。不至飄泊無依。即將來或遇歉收。而瘠土貧民。亦可免坐守困乏。實為籌備邊氓生計之長策。仍將如何勸諭辦理情形。詳悉奏聞。尋吳達善奏。臣途次河南許

字錄卷六十六

州。接奉廷寄。酌撥烏魯木齊等處屯糧十萬石。由驛站運甘應用。烏魯木齊至肅道路遙遠。而口外每站塘馬無多。俟抵甘後。盡心籌畫。如所費不加於陝運。即遵照妥籌具奏。再安集流移之民。俾就新疆樂土。臣抵甘後。即謹遵設法勸導。得旨覽文。綏秦陝省積貯省南較少。惟省北延榆等處。為多與現在應賑之區稍遠。今查甘省被災較近之處。除就近已經酌撥。附近有秦州屬常平糧二十餘萬

字錄卷六十六

石。次遠有甘州府屬糧三十一萬餘石。肅州屬二十餘萬石。安西屬有三十六萬餘石。請先就秦州、甘州、安西、陝西、烏魯木齊等處。從近至遠。以次酌撥。至各屬已種之秋田。五六月。頗得甘雨。將來收穫民食足敷接濟。得旨覽奏稍慰。○又諭。據尹嘉銓奏甘省積歉情形。請復捐監舊例一摺。所謂知其一不知其二。已於摺內批示矣。甘省向設常平捐監事例。原令輸粟於官。厚儲蓄而備民食。嗣因行之既久。積弊叢生。遂經部議停止。今該布政使因該省頻歲歉收。物價昂貴。採買撥運俱不免少覺周章。遽請復行開例。不知閭閻食用全賴市穀有餘。以供日糴升斗。當此積歉相仍之後。市中糧食不能充足。價值亦必加昂。若再令買穀報捐。眾皆入市爭購。盡納官倉米糧。必至日絀。閭閻餬口益無可資。是欲裕民食而轉窒其源。所謂救荒之策。安在如屢豐之後。一時新糧雲集。居民既鮮計蓋

藏而棲畝又易滋狼藉或可暫開捐例比之輸納常平以免穀賤傷農之病尚得謂之因時調劑目今方慮陳因不給接濟為艱豈宜轉為耗穀之舉所奏實非此時應辦之事斷不可行又尹嘉銓另摺所奏抵任時沿途得雨優渥二麥秋苗並皆勃興可望有收等語尤屬非是現據文綬奏報甘省地氣早寒其得雨稍遲之處不能趕種晚秋已降旨令照秋災之例作速查辦尹嘉銓途中所見豈能

實錄卷八八六

三

獨異乃因一兩處偶得雨澤遽以為秋收有象緣飾其詞率行入告伊身任藩司民瘼是其專責且平日以理學自命豈宜不誠若此尹嘉銓著傳旨申飭○命工部尚書棗日修內閣學士王杰少詹事彭元瑞候補侍講沈初俱在南書房行走○壬午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此次巡幸木蘭著誠親王裕親王大學士劉統勳協辦大學士尚書官保留京辦事其月選之文員內通判州縣

等官武員內八旗護軍校驍騎校及外省送到之補放水手官驍騎校並年滿千總等官弁俱著王大臣照例驗看至駐蹕熱河時外省督撫提鎮等奏摺著齎摺人前赴行在投遞惟進哨以後仍照例交留京辦事處加封轉交內閣隨本呈送候朕批示發回仍於留京辦事處交付齎摺人祇領該部通行傳諭知之○又諭曰原任大學士陳宏謀老成敦樸才品端方中外宣勞恪勤素著去歲以來

實錄卷八八六

三

屢因抱恙未痊懇請解任調理節經降旨慰留今春復據以衰病日深堅請開缺回籍念其情辭懇切俯俞所請親為賦詩寵行加賜衣服並命伊孫隨歸侍養沿途令地方官照料護行以期長途安穩昨東巡迴鑾時伊於寶稼營行在陞辭見其精神尚不至疲憊猶冀遄歸故里得以頤志蠲疴今聞於韓莊舟次溘逝深為軫悼著入祀賢良祠並於歸櫬抵家之日加祭一壇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

部察例具奏○諭軍機大臣等工部覈覆護貴州巡撫三寶題銷製造新兵器械一本因令軍機大臣檢查因何製造原案係良卿奏請於黔省各營兵丁子弟及土著流寓民人內召募新兵五千名陸續撥送滇省補伍並請製造烏鎗一萬桿腰刀一萬口並帳房鑼鍋等物除分給新兵外留補出師兵丁遺失數或滇省需用亦可就近撥送等語此項鎗刀鍋帳等件造成時如何配給新兵及留補

實錄卷一百六十六

三

遺失共用若干曾否撥送滇省供用現在尚存若干向未據該撫等奏及著傳諭李湖即行查明據實分晰奏覆○癸未諭曰金輝於承辦事件全不經心著將伊郎中叅領佐領俱行革去在員外郎上効力贖罪所有經管事件仍令其承辦以勵後效○甲申諭各直省普蠲錢糧向當輪免之年適遇災歉即不復再議重蠲此固恩無屢邀之理第念甘肅省地瘠民貧兼以連歲歉收與他省情形迥

異而各州縣得雨較遲處所因地氣早寒不能補種現已降旨令該督查明照秋災之例賑卹撫綏務俾得所但本年正屆該省輪免正供所有成災州縣按分數議蠲之項已概其中朕念切民瘼茲特加恩將該省本年錢糧普行蠲免外其因災議蠲各州縣著展至明年補行按分酌免該督其董率各屬悉心經理使窮簷均得倍霑實惠以副朕軫念邊氓有加無已之至意該部遵諭速行

實錄卷一百六十六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六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 謹將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六月乙酉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昨總兵李杰龍奏兵丁操演烏

鎗檢回鉛子請給該兵丁操習一摺經兵部

議駁已依議行矣但兵部所駁尚就銷三檢

七成例而言及細閱李杰龍之奏名為銷三

檢七而實係發三扣七則由該省辦理不善

即兵部亦未經議及於此如所稱每兵定例

歲給鉛子四十兩今每年僅得鉛十二兩其

七分實皆不發冊報皆屬虛文等語是誤認

銷三為實發三成而以檢七之數扣而不發
似此操演安得有益夫所謂銷三檢七者乃
各兵以歲得四十兩之鉛作為鉛丸令其演
習打準於中准其銷三分而檢回七分非令
其扣存七分但以三分試打準頭也兵丁演
放烏鎗於木靶後設有攔牆常時試驗準頭
自有定式即使不能中靶亦不當踰於攔牆
之外尋檢鉛子本自無難不致勞苦亦斷不
至多有折耗若放鎗不顧準頭左右高下惟

實錄卷八百八十七

意所適鉛子皆拋棄無存此乃益見習藝不
精之故雖多給鉛觔亦何裨乎李杰龍不責
令兵丁施放有準惟請多給鉛子已為不揣
本而齊末且據所言每歲止實給十分之三
扣存七分所得既少自不敷操演之用此又
奉行之誤會而非成法之當更也浙省既有
此弊恐各省亦復相同著各督撫提鎮嗣後
烏鎗兵丁俱照定例鉛額實給令其施演有
準所檢餘鉛按數備用則藝事既可勵以精

勤即檢鉛亦令習於勞動實為一舉兩得倘督撫提鎮視為具文不實力董率咎有攸歸將此通行傳諭知之○以內閣學士莊存與為浙江鄉試正考官檢討劉校之為副考官內閣學士王杰為江西鄉試正考官編修曹仁虎為副考官翰林院侍讀吳省欽為湖北鄉試正考官編修黃良棟為副考官○丙戌諭軍機大臣等昨據巴圖濟爾噶勒奏此次投誠之土爾扈特情形不可深信請由喀爾

喀賽音諾顏阿爾台烏梁海杜爾伯特扎哈沁等部落內選派二萬兵備用等語喀爾喀等素畏出兵若派兵滿萬伊等未免驚擾從前辦理準噶爾時亦用兵萬餘令於喀爾喀派兵五千由別部選派五千然此項不過防備尚無用也渥巴錫並未犯罪舍楞前雖獲罪跡似可疑但其屬下能有幾人渥巴錫既已投誠舍楞勢孤同來亦應有之事若謂俄羅斯明知伊等投誠佯為不知或同商偽順

斷無是事朕謂其投誠十分之九或渥巴錫誠欲投降但因舍楞一人教唆觀望猶豫應即曉諭渥巴錫並其屬下人眾言聞爾等來投即行奏聞大皇帝大皇帝降旨伊等棄游牧而投誠意在承受朕恩若遣頭目入覲朕必加恩即舍楞雖係獲罪之人今既知悔前非朕必恩施格外並曉諭渥巴錫爾俱係阿玉奇汗之嗣並無干冒大皇帝之處今舍楞尚施恩免罪爾等無罪之人自必更沛殊恩

母因舍楞一人耽誤已事如此曉示伊等若盡行投誠則無庸議倘舍楞稍存異心爾等乘機投間令伊等離異舍楞屬人無多爾等會同渥巴錫合兵辦理亦不費力若渥巴錫舍楞均無投誠之意即須酌量整兵重懲以色布騰巴勒珠爾為將軍舒赫德巴圖濟爾噶勒為叅贊大臣帶兵前進務從重勦辦伊勒圖仍守城備辦軍需伊犁地方兵丁若干是否敷用如何豫備馬匹軍需之處亦宜早

為籌畫。著傳諭色布騰巴勒珠爾、舒赫德等務宜妥協辦理。再伊犁烏魯木齊塔爾巴哈台等路驛站關係甚要，應遣幹員不時巡查以防賊匪擾擄。然此亦不過籌畫預備想斷無是事也。大抵此事惟在色布騰巴勒珠爾、舒赫德等相機辦理，不必過為疑慮。將此由六百里加緊發往。○又諭前據安泰等奏報向居俄羅斯之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等率領戶口數萬在彼處逸出，由沙喇伯勒一路而來，聞有內附之信。今據伊勒圖等奏渥巴錫等已遣人來至伊犁，即日可以陸續前來等語，已諭令將先到之頭目等選派侍衛帶至熱河謁覲矣。遠人挈眷來歸，量地安插，賞項在所必需。現令舒赫德等悉心籌議，但恐伊犁存貯之項或尚不敷支給，則由甘肅解往似為便易。昨曾降旨於陝西藩庫貯項內撥銀二百萬兩赴甘備用。該省雖有應辦賑卹之事，亦不須如許之多。著傳諭吳達善即

實錄卷八八七

一

於此項內撥銀二十萬兩解交安西道庫。及巴里坤烏魯木齊酌量分貯。如舒赫德等知會需用銀兩時，該督即選派幹員沿途小心管解，速赴伊犁應用。毋致遲誤疎虞。此旨到時，吳達善如尚未抵甘，即著署督文綬妥協經理。仍將辦理緣由據實覆奏。並將此傳諭舒赫德知之。尋奏備賞安插銀二十萬。陝省撥銀尚未解到。臣即於肅州道庫撥銀二十萬兩解往安西道庫。銀五萬兩。巴里坤銀十萬兩。烏魯木齊銀五萬兩。俟陝西解到二百萬兩之日，即行歸款。至率眾投誠之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等於六月二十五日帶領自伊犁起程，所經之處已飭令多備馬匹及羊隻口糧，得旨覽。○旌表守正捐軀之陝西臨潼縣民任重陽妻雷氏。○丁亥，諭本日引見各部院衙門保送更換新疆辦事司員，其中頗有年力就衰人亦平常者，此等派往新疆換班人員均有專辦事務，各該堂官自應詳

實錄卷八八七

一

慎揀選。豈宜將衰庸之員。混舉充數。此次業就所保各員內。酌量簡派發往。嗣後遇有應行更換時。各該堂官務將年力富強行走勤幹之司員。揀選引見。其年過六十以上者。毋得濫行保送。並著傳旨申飭。○又諭前據高晉李宏奏。五月間黃河水長甚驟。已開放毛城舖。仍未消退。而清水稍弱。清口以下。間有停淤。隨諭令加緊籌辦防護。毋稍疎緩。今據李宏奏。六月以來。河水漸次消落。所有墊塌

平定縣志卷之六

工段業經搶修穩固。清水亦逐漸加增。即可暢出清口等語。覽奏為之欣慰。今夏黃水驟長。各工迅速修防。俱臻安鞏。在工員弁勤妥可嘉。著交部查明議叙。○又諭據德福奏。永順鎮標右營都司孫夢貴患病。已經半載。驟難痊可。未便聽其戀棧貽誤。請勒令休致。並請將不早揭報之總兵喀木齊布。交部議處等語。孫夢貴即著勒令休致。喀木齊布著交部議處。○又諭據德福奏。昆明縣知縣曹

湛於問徒已滿之叅革新平令陳旭世並不嚴行看守。候咨遞解回籍。任其挈眷私行。實屬瞻徇廢公。請旨交部嚴加議處等語。曹湛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據吳達善奏到。湖南省地丁錢糧完欠數目清單。有乾隆三十五年帶徵三十二年水災案內。緩徵地丁銀。已完一千二百五十九兩零。未完五百八十三兩零。現在嚴催飭繳等語。此等因災緩徵銀兩。本應分年帶完之項。但常時

平定縣志卷之六

新舊並納。延欠尚屬有因。若輪當蠲免之年。正供既不復輸。將民力甚為饒裕。所有緩徵帶徵之項。正宜於此際徵收。且為數無多。完納並非難事。小民業邀普蠲之惠。稍有天良者。自當踴躍爭先。不宜再有逋負。今年明年均有輪蠲。省分著傳諭督撫等。嗣後如值輪免之年。即將該省舊有緩帶款項。按數催徵完繳。毋令再有拖延。致下年復有新舊同徵之累。著於各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又

諭據伊勒圖舒赫德等奏稱土爾扈特台吉策伯克多爾濟遣格隆訥木庫巴勒珠爾寨桑集布贊等請安並將其投來情形具奏看伊等力窮遠來投誠屬實一切迎撫安插所關甚要此內渥巴錫係土爾扈特阿玉奇汗之嗣原係無罪之人因與俄羅斯之俗不同是以來投應遣人往迎想此際納旺等已由哈薩克回至伊犁再添派碩通同往於事有益舒赫德等接見台吉時即行曉示前我將軍大臣等聞爾等投誠之信奏聞大皇帝大皇帝降旨爾等俱係久居準噶爾之人與俄羅斯之俗不同不能安居聞厄魯特等受朕重恩帶領妻子遠來投順甚屬可憫理宜急加撫綏安插遣大頭人來京入覲但念爾等均未出痘京城暑熱甚不相宜避暑山莊涼爽如九月中旬可以到彼即帶領前來否則俟朕明年臨幸時再來入覲朕務與車凌車凌烏巴什一例施恩再策伯克多爾濟所遣

格隆即係喇嘛我天朝定例凡投誠之各部夷人不易其習爾等欲往西藏熬茶亦無不準現今西藏俱隸我版圖達賴喇嘛班禪額爾德尼黃教中無有逾此者今特派御前大臣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領侍衛官員多人前赴伊犁迎接爾等再舍楞畏懼前罪故在後隊起程觀望納旺等迎見渥巴錫等時聞舍楞信息即尋往見面曉示云大皇帝降旨舍楞等雖係獲戾之人若係擒獲自當治罪今自行投誠倘將伊等究治非惟不足揚威抑且貽笑於各部落朕為天下共主凡投誠之人無不施恩況舍楞等力窮投誠朕斷不究其前罪務與渥巴錫等一體加恩再伊等陸續前來辦理安插較易此內除杜爾伯特烏梁海人等令駐劄該處外其土爾扈特綽羅斯等理宜指地令居若指與伊犁之沙喇伯勒等處附近西邊易於逃竄烏魯木齊一帶又距哈密巴里坤卡路甚近朕

意令居住塔爾巴哈台東科布多西之額爾齊斯博羅塔拉額密勒齊爾等處方安朕前雖降旨令色布騰巴勒珠爾舒赫德等統領進兵因伊勒圖未經戰陣令在伊犁坐辦今安插此等伊勒圖係將軍在伊犁多年不可稍為推諉再巴圖濟爾噶勒亦熟悉該處情形彼此籌酌何項人等指令何處居住作何安插即速奏聞再伊等投誠未免窮迫應賞銀兩及接濟馬匹牲畜著傳諭舒赫德即酌

量接濟但彼等生性詭詐不可深信恐偽作力窮乘我無備亦當豫防舒赫德等辦理安插時須密為留意此旨由六百里加緊發往○又諭此等土爾扈特等應朝覲之台吉頭目計本年可至避暑山莊將台吉策伯克多爾濟等交舒赫德出派烏爾圖納遜伊常阿帶來以後陸續投到之台吉頭目等前來朝覲若本年朕由木蘭迴鑾於九月十五日內能至避暑山莊色布騰巴勒珠爾即先將舍

楞等帶來其餘仍令巴圖濟爾噶勒侍衛等分起陸續同行若九月十五日內不能趕至即俟來年朕幸避暑山莊再行入覲著傳諭色布騰巴勒珠爾遵辦○戊子諭今春巡幸山東沿途接駕各廢員令該部查開履歷案情朕親加檢閱所有革職知縣楊堯臣林濤王煊蘇燦張慶源等五員著該部行文調取引見再降諭旨○又諭曰呼岱巴爾氏著加恩以內大臣職銜在散秩大臣上行走○已

丑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原任潮州總兵薩靈阿前於失察奸民朱阿姜一案事經兩月該鎮既漫無見聞事發後雖經身往協緝究非親獲正犯經部議以降調原屬分所應得但念此等因事處分尚屬外省大員常有之事現在雲南永順鎮總兵喀木齊布交部議處其員缺即著薩靈阿補授伊係應行降補之員棄瑕

仍用總兵。未免過優。著仍帶革職留任。俟四年無過。再予開復。○旌表守正捐軀之安徽壽州民劉愷妻張氏。○庚寅。

上御勤政殿聽政。○壬辰。遣官祭

火神廟。○欽差御前大臣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遵旨復奏。查由俄羅斯逃出之土爾扈特厄魯特。與準噶爾之厄魯特不同。另一部落阿玉奇汗之嗣。原未投誠。亦非準噶爾所屬。聞土爾扈特之厄魯特。歸俄羅斯。不過四

五十年。現今車凌烏巴什。沙克都爾曼濟之父。曾帶領萬戶。出土爾扈特。向準噶爾地方居住。伊等之俗。崇信黃教。是以前曾懇請赴藏熬茶。俄羅斯與回教相似。經教不同。互相不睦。今準部全平。想伊犁等處閒曠。渥巴錫等率領八九萬戶投誠。欲往伊犁。行伊黃教。皆屬應有之事。誠如諭旨。不必過疑。一切當謹遵辦理。倘不投誠。即行豫備勦辦。得旨。無庸如此辦理矣。○五經博士闕緒宗故無嗣。

以前五經博士闕爵曾孫得印襲職。○癸巳。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民人張賓呈控張興等被烏珠

穆沁台吉達薩木等殺害。著派署理藩院侍

郎福德馳驛前往。秉公審擬具奏。○欽差御

前大臣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遵旨覆奏原

奏投誠之人九萬戶。今遣人前來止策伯克

多爾濟。詢據格隆訥木庫巴勒珠爾等詳稱

別項台吉各帶屬人。或一二千。二三千。數百

不等。惟舍楞在後等語。此次投誠夷人。雖不

及九萬戶。亦須遵諭。指與博囉塔拉等處。令

其暫住。報聞。○甲午。諭曰。德福於彰寶到滇

後。著即馳驛來京。陛見。再赴四川總督之任

阿爾泰。俟德福到時。再行起程來京。○諭軍

機大臣等。據阿爾泰等奏。查辦革布什咱情

形一摺。內稱。郎卡之子索諾木。懇乞將革布

什咱地方。百姓賞給當差等語。此斷不可允

行。前因革布什咱頭人內變。勾結金川占據

其地阿爾泰等已親往督辦。因令遣員宣諭。使其曉然於恩威禍福。如索諾木速將土兵撤回。仍還革夷土地。欽衆歸巢。原可就事完結。不加深究。今索諾木乃請將革布什咱之百姓賞給當差。顯係覬覦土境。妄思占據。此則斷不可稍涉遷就。致彼無所顧忌。滋生事端。至革布什咱土司。雖已被害。仍須如前奏所云。擇其近支衆所悅服者。立為土司。豈有歸併金川之理。看來索諾木年幼愚頑。罔識

利害。阿爾泰若稍露就便完局之意。使彼得逞其欲。勢必於附近土司漸圖蠶食。又復何所底止。正不可不防其漸。此時若過涉張皇。遽加兵力。固非所宜。若一味姑息游移。急圖了事。於邊境大有闕礙。著傳諭阿爾泰等。務須酌量機宜。詳慎籌度。以期經久無弊。方為妥善。前有旨令彰寶到滇後。德福即赴四川總督之任。阿爾泰入閣辦事。今金川與革布什咱構釁一節。其情形乃阿爾泰所深知。且

業已經手董辦。不便遽易生手。現有旨令德福由滇赴京。陛見。阿爾泰可將革布什咱一事辦理完妥。並籌及善後事宜。俟德福由京赴川後。再行起程來京。仍將金川土舍於奉到傳諭後。情形若何。迅速奏聞。○乙未。署雲貴總督彰寶奏。龍陵營新設兵六百名。及南甸地方分駐兵二百名。經臣於內地標營裁兵內挑補。緣營制初立。未建兵房。兼上年邊地糧價稍昂。俟平減後。兵房完竣。即令搬眷

同居。以為長久之計。其中所有缺額。臣思每歲各關隘防兵數千。如於撤回時。裁留撥補。上年冬防時。曾調曲潯協兵四百名。駐劄緬寧。今春撤回之後。將曲潯兵就近移於騰越。操演。即以之撥補騰越龍陵南甸等營。甚屬有餘。今署督臣德福請將永順鎮標及騰越協舊營兵。先令撥補。亦因本處應募乏人。曲為調劑。至騰越都司陳謨操演兵丁。清理餉項。俱實力黽勉。臣二月內在騰越細加考察。

見其所管烏鎗精熟且耐習勞苦較前可觀似不至於貽誤得旨已有旨了諭前據德福叅奏都司陳謨廢弛營務年在七旬以上精力已衰一摺降旨交部議處並令彰寶明白回奏今據奏覆該都司實力黽勉耐習勞苦不染邊瘴雖年有六旬以外尚屬老健等語該員年齒精神乃一望立辦之事陳謨雖已照部議革職仍著該部行文調取來京引見再降諭旨○諭軍機大臣等彰寶覆奏摺內

稱兵丁搬眷一事永順騰越相距龍陵南甸不過數站所給之費雖不可少但概行給銀八兩應俟部議後再行覈辦等語所見亦是前據署督德福奏請每兵給銀八兩雖經交部議覆准行但各兵丁搬眷道路相距非遙自當量其遠近等差酌量給費方為允協著傳諭該督到滇後按照實在情形分別詳覈妥辦不必拘泥部議致於事理未協並仍將如何酌量定數發給之處具摺奏聞至都司

陳謨衰老廢弛雖經德福叅奏議處已照部議革職但據該督奏覆該員年在六旬以上尚屬老健現已降旨將陳謨調取來京引見其年齒精力一望可知自難逃朕洞鑒也並將此諭令知之○兵部議准署兩廣總督廣東巡撫德保奏稱潮州府屬豐順縣洞脚地方應添設一大汛派撥千總一員帶兵三十名駐劄防守並於龍潭銀坑及海陽縣之吳全葫蘆田等處各設一汛每汛安兵五名所需弁兵在潮州鎮中營抽撥從之○以甘肅沙州協副將達齊為河南南陽鎮總兵○丙申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高晉奏合肥縣民吳和賒欠牛價一案巡檢嚴貽豐擅受稟縣該縣周震榮並不親提審斷輒令枷號致該巡檢任性濫刑枷責遊示及經批查周震榮尚稱枷責不枉固執已見實屬徇縱不職請旨一併革

職。並請將有心徇庇之廬州府知府王承業嚴加議處等語。周震榮嚴貽豐均著革職。王承業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據崔應階奏糧船於六月十八日全幫過濟寧州等語。向來總漕押運尾幫抵通。六月內即可到京。今於六月中甫過濟寧。較每年似覺太遲。因交戶部查向來過濟寧日期。多在五月二十左右。極遲不過六月初。今較每年約遲一月。恐抵通有逾例限。回空之期。或致太

清實錄

卷八十七

晚。於明歲漕務有礙。著傳諭崔應階督飭押運弁員。上緊趲運。毋得稽延逾限。並諭楊廷璋周元理嚴飭沿河文武員弁。督率兵役。加意催趲。毋許停留貽誤。仍令崔應階將因何遲滯緣由。明白回奏。尋奏現在漳河漲發。溜勢湍悍。糧船必須掛犁二張。依岸倒放。不敢直趨大溜。沿途稽遲。有違定限。現在嚴督押運員弁。晝夜催趲。約過天津赴通。尚可接續抵壩。無誤起交報聞。以編脩熊為霖為陝

西鄉試正考官編修王懿修為副考官。少詹事彭元瑞為江南鄉試正考官。吏部員外郎陳燮為副考官。○戊戌諭曰。刑部郎中熊啟謨。控告遊擊任承緒。無故統允入室鎖辱一案。任承緒著革職鎖拏。交軍機大臣嚴審定擬具奏。○是月湖南巡撫覺羅永德奏。臣在江浙河南任內。每集民壯與營兵同場考校。以分優劣。茲入湖南境。見有民壯接送。據稱多未學習。鳥鎗亦未隨營操演。並有器械亦

清實錄

卷八十七

未製齊者。楚中吏治廢弛。已見一斑。現在嚴檄責成各屬。勒限三箇月。將民壯隨營訓練。務期純熟。得旨。安民察吏。其要有甚於此者。汝以此為急。亦可謂不知先後矣。○署陝甘總督文綬奏。甘省賑務。現申明定例。立法稽查。以專責成。以除弊竇。一賑冊首尾登明戶口銀糧總數。先分東西南北四鄉。前列村莊名色。次列災民姓名戶口。每村結總如數。村為一冊者。復再於冊之首尾結明大總。併年

月日之下書明承造牧令姓名冊內通鈐騎縫印信並另造應賑村莊戶口總數冊一本以備抽查。一州縣散賑向例俱委鄰封正佐教雜等官監賑每日放賑畢即於賑冊內親書某年月日某官某人眼同監放某村糧若干即鈐該員印記俟全行放畢日再於冊首尾結總書名通冊加鈐監賑官騎縫印記一辦賑之員如有弊混現已申明乾隆三十四年星子縣知縣李應龍侵蝕賑糧之例通飭各屬咸知儆惕。一監賑之員眼同散賑州縣之有無侵蝕書役之有無扣剋一望可知現飭知監賑各員其責與州縣等如遇州縣因賑務被叅者即查明扶同捏寫之員一併查叅。一州縣侵冒賑務本管道府皆有革職處分難免迴護必得鄰封道府大員往來抽查互相糾舉現派道府各員分查得旨諸凡詳妥交吳達善盡心實力為之。○兩廣總督李侍堯奏據河仙鎮目莫士麟呈稱今年恭逢

皇太后萬壽不得附名羣工少傾葵藿祈為叩請

聖壽無疆等語臣思外藩頭目職分卑微越等陳情究非體制至稱遊擊蔡漢奉差勤謹求從末減殊屬謬妄不經蔡漢誤差獲譴該鎮目遠在海隅何由得信又敢冒昧致詞臣擬作已意回文

天朝體統典禮攸關

大皇帝賞罰至公即封疆大吏亦不敢妄置一

詞該鎮目何得率行陳請若據情轉奏恐干譴責嗣後宜安分自守不得輕率瀆請得旨得體知道了。○署雲貴總督德福奏新投誠土司安插普洱府地方經前署督臣彰寶等議將召丙安插於寧洱縣通關哨之藏箕壩清水河二處召猛乃安插於九龍江土目叭護猛安插於猛伴小猛崙召臘喃召拿均安插阿墨江之壩哈伊等親丁眷屬即於各該處安插至召那賽召那花召猛齊線官猛等

情性未馴。未便安插近邊。應併眷屬移於省城安插。又召罕彪。以先捧。以多。併眷屬均安插於寧洱縣之磨黑地方。各土司所有夷民。停其概遷內地者。即於普洱各土境小猛崙。橄欖壩。猛往。各處。交普洱府屬各土司管束。即作該土司民人。以先捧。以多。二土司停遷夷民。交九龍江宣慰司收管安插。下部知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八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 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秋七月己亥朔享

太廟遣誠親王允祕恭代行禮○

上詣

安佑宮行禮○庚子。

上御勤政殿聽政○諭軍機大臣等京城自初一日巳時起雨勢甚大竟夜未止恐於河工地畝均有關礙著傳諭楊廷璋將永定及北運等河情形何似及一應田禾有無淹浸之處即行詳細查明據實迅速奏聞○又諭昨日至今雨勢甚大頃已降旨令楊廷璋查明

河務民田有無關礙情形迅速覆奏矣永定河務最關緊要倘隄岸間有疎虞楊廷璋應即親往該處上緊督辦至行宮差務楊景素向稱諳習且尚有王顯緒及道員等可以協同照料自不至於貽誤楊廷璋竟可毋庸兼顧亦不必前來接駕其沿途應修橋座若搭蓋過早轉恐水漲或有衝損現距啟鑒之期尚有數日俟雨住水退再行施工方為妥協即於初六日搭蓋尚不誤初八經行現派軍

機司員博卿額前往面諭該督恐其行程不能甚速著將此先行傳諭知之○以工部尚書裘曰修吏部侍郎瑚世泰俱充經筵講官

○辛丑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沭陽縣民何蛟漢聘妻王氏○壬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今秋水較大京城內外旗民房屋牆垣坍塌不少必有壓斃人口者著交步軍統領衙門查明酌量加恩○諭軍機大

臣等京城自初一日巳時起至初二日雨勢甚大恐於河務民田均有關礙已傳旨詢問楊廷璋將永定河北運河隄岸情形及低窪田禾有無淹浸之處查明據實覆奏至天津地勢尤低瀕河沮洳之區更易積水朕心深為廛念著傳諭西寧達翎阿等將天津一帶初一等日雨勢各河南運河隄有無漫溢田畝是否被淹即行詳細查明據實迅速奏聞○軍機大臣等議准綏遠城將軍諾倫奏稱蒙古驛站中如喜峰古北獨石等口之委署驍騎校皆賞七品頂帶獨殺虎口等處驍騎校向無此例似未公允請將殺虎口等處十二驛站之蒙古委署驍騎校一體賞給七品頂帶從之○倉場侍郎瓦爾達等奏通惠河漲溢普濟等閘南岸漫口請特派大臣會同辦理得旨著派劉浩伍訥璽迅速前往該處會同倉場侍郎瓦爾達等上緊修築○癸卯諭據瓦爾達等奏旗丁蔣鵬年漕船於王家

樓遭風。虧折米二百三十石一案。恐有盜賣捏報情弊。請交直隸總督漕運總督派員查究等語。楊廷璋現有防汛事宜。無庸令其赴通會審。崔應階計期將已抵通。此案即著瓦爾達劉秉恬會同該總漕嚴行審訊。毋任稍有含混。崔應階俟會審事畢。如朕已放行。竟不必前來。即回任辦理。明年漕務。○諭軍機大臣等。昨鎮遠鎮總兵長清來京。陛見奏稱。滇省永昌騰越。所有綠營兵四千名。不能勇往得力。請將此項官兵酌量移駐。裁汰另設。滿洲駐防兵丁等語。此事從前屢曾籌畫。因永昌及省城均有難以遽行之勢。業經軍機大臣定議。俟一二年後再行覈辦矣。論滇省綠營。恒怯性成。兵丁全不可用。其弊為中外所共曉。若能酌量改駐滿兵。其樸誠果敢。自可一矯頹靡之習。豈不甚善。但該省緣邊各標營設兵甚多。其關係緊要者。必不止永昌騰越。現兵四千之數。既難盡議改易駐防。而

綠營生計情形。又與滿洲兵丁各別。伊等平時皆兵民雜處。大約食糧之戶。多有兼習裁縫匠作等雜技。滿兵皆非所素習。又改設兵丁。先須另籌駐防營堡諸事。不免周章。況滿兵移駐日久。習俗易以移人。恐以滿洲淳厚素風。不但不能救正綠營。而數年之後。轉受綠營漸染。徒事更制紛仍。亦屬何益。至現在議辦襲擊一事。令賊匪疲於奔命。審度勢亦只可如此。雖賊匪素性狡黠。其所長不過恃其險遠。冀圖以逸待勞。諒亦未必敢於輕踐邊境。似無庸過為遠慮。令滿洲兵遠駐防守。況已降旨。不復用兵。若又移滿洲駐防。恐外間無識之徒。謂將復事征勦。妄生猜疑。更覺於事無當。但長清既為此奏。或果有所見。亦未可定。著傳諭溫福。彰寶。到滇後。將各處情形。再行通盤熟計。此事究屬應行應止。悉心從容定議。據實奏聞。請旨。長清原片。并寄閱看。○又諭。據李侍堯奏。接准安南國王來

咨請移滇省黃公纘等一事其措詞較前恭順自可無庸過為責備而黃公纘等業經分別安插極北地方距滇甚遠莫若諭彼知悉使外夷不復妄生顧慮因令軍機大臣代擬檄稿寄發該督接到時即照例繕寫速為發往將此傳諭彰寶知之外寄軍機大臣代擬檄諭一道檄諭安南國王知悉前據爾國來咨因黃公纘等投入內地向本部院索回處治伊等原係窮迫來歸本部院仰體

大皇帝一視同仁之盛心量地安插伊等既因投生而來豈可聽其仍回爾國就死况爾國從前並未呈報及聞其已投內地安插輒欲索回既於情理未合且爾前咨措詞失當是以將爾申飭此乃爾國自取責言非本部院之過為苛斥也昨准兩廣督部院移會以爾國欲悉辦理黃公纘等原委粵中無案可稽咨送本部院就近查覆茲復准兩廣督部院來文以爾國復具咨請即移覆並將爾原文

移送前來閱爾國此次咨文較前稍知分量尚合外藩恭順大體則前此之說自可毋庸復加責備至黃公纘等初來時本因憫其顛連予之安輯及細察其情性實非安靜之人自居邊境以來間與土司等以小忿爭競因漸移之內地亦不能謹守法度現經本部院奏聞

大皇帝將黃公纘等人衆解往極北之黑龍江烏嚕木齊等處分散安插其地距滇省幾數萬里是於矜全之中復寓投畀之道使爾國知

大皇帝仁育義正兼施而中國行事光明正大原無藉爾之慮彼挾仇報復總總過計也為此移知該國王知之○兵部議覆江南提督馬全奏稱請將中樞政考頒行五品以上各衙門查頒發書籍定例止及督撫提鎮向不頒給副將以下今該提督請頒行五品以上應照聽人購覓之例准其自行彙請赴部刷

印從之。○甲辰諭七月初一二等日雨水較大。京城內外旗民房屋牆垣坍塌者頗多。恐無力之家未必盡能自行修整。朕心深為軫念。著交步軍統領衙門詳細查勘奏聞。照上年熱河賞修民房之例酌量加恩賞給銀兩以資繕葺。○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等奏小金川土舍圍攻沃克什請臨以兵威以挫其氣一摺所見甚是。已於摺內批示矣。蠻夷自相仇殺雖屬常情不值煩我兵力。但小金川去歲與沃克什構釁占據其地經阿爾泰等親往飭諭業已遵奉退還乃為日無幾復敢稱兵侵擾似此怙惡不悛非復可以理喻且現在金川與革布什咱之事尚未辦完而小金川又復效尤滋事此而不加以懲創伊等將視內地大臣專務調停和事不復知所畏忌於撫馭番夷之道甚有關係小金川地方非若金川之險阻今董天弼既親往該處甚為合宜竟當統兵直搗其巢穴或計以誘致

或竟以力取將僧格桑擒解省城候旨另擇馴謹奉法之人立為土司安撫其地方為妥協若僧格桑聞董天弼親至其地仍來求見即設法誘擒亦無不可斷不宜仍以和解了事庶徼外玩番稍知儆惕不復敢構怨相殘且可使金川聞風震懾稟受教約斂跡歸巢自為一舉兩得將此傳諭阿爾泰董天弼知之其兩處辦理情形若何均著由驛迅速馳奏○又諭曰李侍堯奏據安南國王咨請再移滇省查覆黃公纘一事其措詞較前恭順已諭知彰寶並令軍機大臣擬作檄移令其就近移覆至所稱該國進貢時如有本奏奏本附到即一面發還等語辦理未為得當該國隨貢附摺自不便阻止若另行遣人齎奏即當駁回亦令軍機大臣代擬檄稿寄發該督接到時即照例繕寫速行發往將此傳諭知之外寄軍機大臣代擬檄諭一道檄諭安南國王知悉前據來咨已移會雲貴督部院

查辦本部院念爾國近在鄰境素秉禮教不肯以爾失當之詞上瀆天聽致爾干冒罪愆茲復接來咨措詞較為得體是爾能明於禍福永保安全也爾國王世守藩封克彰恭順仰蒙

大皇帝恩眷有加爾所深知也黃公纘一案在雲貴督部院自有處分今復據來文移行滇省諒即就近示覆至來咨稱祈及早賜覆免致貢重煩奏牘等語所言未為合理外藩奉表入貢例有定制原不宜於貢表之外別有干陳若必欲具摺奏事令使臣附貢齎進本部院自不便輕為拆閱壅於上聞當於奏報貢使章內一併呈進爾奏摺到時自必發交部議其事之應行與否內部亦必按例覈議仰候

大皇帝聖鑒定奪並非奏牘一陳即可有所冀倖也若爾於貢使已行之後復遣人齎進奏摺外藩無專函奏事之例本部院惟恪遵定

制不敢妄為入告即當交使駁回本部院據理審度詳悉咨覆爾國王其善為體會無負本部院諄誠布覆之意○軍機大臣等議覆工部尚書管順天府府尹表曰修奏稱八旗荒蕪地畝應令酌量墾種并開挖泡子得旨依議此項開挖泡子低窪田畝雖荒蕪已久在業戶原不能收藝獲之利但伊等究未免少此產業殊堪軫念著加恩將應行開挖之地查明畝數交戶部於官贖旗地及入官地畝內酌量減半抵給俾得耕種收租足資永業以示體卹再此項地畝僅交八旗都統及順天府承辦不足以專責成著派表曰修英廉伍訥璽專司其事前往各該處查勘實在情形詳悉分別辦理具奏○兵部議覆護陝西巡撫勒爾謹奏稱新疆各處派委赴京人員請酌以定限應如所請無論驛站遠近總以日行百里為率從之○乙巳諭曰桂林著先行起程前往古北口一帶查辦事務○諭

軍機大臣等。頃派福隆安等。往蘭溝查勘搭橋情形。據回奏稱。該處船隻甚少。通州之船。尚未運到等語。該處船隻既少。即湊用他處之船。亦恐參差不齊。未必適用。因思通州城外。舊有浮橋。船隻錨纜。向俱全備。莫若即移至蘭溝架搭。較為妥便。今已降旨。於初十日。啟鑾著傳諭。袁曰修。即將通州浮橋。所有船隻錨纜等項。全數駛送蘭溝應用。毋得延誤。○又諭。據王進泰奏。古北口地方。雨水情形。

一摺。已於摺內批示。至城牆當水被衝之處。竟可無庸補築。止須於所存堵頭。修砌完整。以備城形。使水得暢流。可無復衝之患。其應行撫卹事宜。現派侍郎桂林。先行啟程。帶內庫銀一萬兩。前往該處。會同王進泰查勘辦理。如被水情形。與上年相仿。即照前辦理。若較去歲為輕。不妨減半賞給。其應行開倉平糶之事。亦即照去歲辦理。以裕兵民口食。王進泰此時。不必前來接駕。俟桂林到彼。會同

查明。將作何撫卹之處。一面遵旨。出示曉諭。仍行據實奏聞。○又諭。京師七月初一二等日。雨勢較大。日來亦間有密雨。每見雲氣多。自東南一帶而來。未知山東省。近日雨水多少。田禾情形若何。現在未據該撫奏報。著傳諭周元理。即行查明。據實迅速覆奏。尋奏。山東七月初一二等日。雨甚綿密。兗沂曹東。登萊六屬。並無被水。惟濟青泰武四屬。間有淹浸。亦係偏隅。臣擬與藩司分路親勘。得旨。覽

奏稍慰。○又諭。朕因屢念永定河泛溢。特派博卿額前往查看。博卿額於面見楊廷璋後。即當先往詳勘。速回具奏。乃博卿額必俟楊廷璋同往。以致遷延。殊不曉事。著軍機大臣等。傳旨嚴行申飭。即令作速來京。○直隸總督楊廷璋奏。省城初二日。時雨時晴。初三日。臣赴定興。詢知北河水發。初四日。臣渡河時。水已漸退。沿途禾苗。並無被淹。惟據良鄉涿州稟報。道上積水。遂飛飭確勘。是初二

日大雨。惟在定興以北。至永定河工。雖未據該道廳等具報。而隄岸是否平穩。臣即遵旨往勘。其南北運河。已飛札通永。天津等道。勘覆得旨。所奏遲已有旨諭。諭軍機大臣等。本月初二日。因京城雨勢頗大。曾節次降旨。詢問楊廷璋。河務農田。有無妨礙。今日始據該督奏到。所奏既遲。及閱摺內所奏之語。竟若澹然無事者。然殊不可解。該督所見定興以南。田禾情形。雖屬無恙。而定興以北。既經河水漲發。則低窪之田。豈能全不被淹。且涿州良鄉。既據稟報道路積水。其田禾大概可知。且初二所發廷寄。因盧溝橋水阻。羈遲。該督亦可想見。向北大水光景。何尚不稍為動心乎。至於上游漲勢既盛。永定河隄岸。難保其必無漫溢。該處河防。最關緊要。不可視為緩圖。該督既經前往。即應在彼留心相度。加意防護。縱使各隄岸鞏固無虞。亦俟汛漲稍平。仍回省城辦事。不必前來迎駕。即於萬壽前

再赴熱河行在。亦不為遲。至於連日雲氣多自東南而來。其方向正當天津一帶。該處地本低窪。畧遇大雨。即易致積潦。而南北兩運河。亦宜防有潰溢。亟須搶護之事。並著查明迅速妥辦。仍行據實奏聞。至秋巡差務。朕已派員帶領步兵。修治道路。并派努三帶領虎鎗索倫人等。搭架蘭溝橋。座並不專藉地方官經理。且據奏派有清河道單功擢查察照料。布政使亦已赴差所。儘可會同督辦。無庸該督之兼顧矣。朕從不以巡幸道路等事。責備地方官。然就連日所聞。伊等亦太覺懶散。並未若每年之妥協籌辦。豈以周元理調去直隸。遂無人乎。將此併諭楊廷璋知之。其永定及南北兩運河隄岸。及天津等處。有無被水及水大之州縣。田畝是否成災。各情形。仍著即確查。據實覆奏。尋奏。盧溝橋一帶。道傍間被淹浸。現已漸涸。南運河之侯家園。姜家井。漫溢。已據稟搶護穩固。北運河惟張家王

甫隄工漫溢二十餘丈。但遠於正河。無礙糧運。被災州縣。先據涿州良鄉稟報。茲又據大興宛平通州固安稟報。容臣查奏報聞。○丙午。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曰。德成著馳驛前往永定河會同總督楊廷璋堵築漫口。○直隸總督楊廷璋奏。據永定河道滿保稟稱。七月初二日。盧溝橋水發。南岸二工漫口七十餘丈。北岸二

工漫口一百餘丈。外尚有水漫斷隄一十五處。臣即飛往確勘。至北運河水勢。據楊村通判具報。河水止長三寸。各隄鞏固。得旨。已有旨了。又批。不然。今亦有衝漫之處。汝特未知耳。諭軍機大臣等。楊廷璋覆奏。永定北運等河水勢情形一摺。所奏甚不滿意。已於摺內批示。永定河正當伏秋大汛之時。關係最為緊要。水勢消長信息。理應時刻相通。今各工漫口。係七月初二日之事。縱因道廳稟報遲

延。該督值此雨水較大之時。即應早為查探。上緊護防。乃經屢次傳諭切詢。尚不星速差員查勘。據實覆奏。仍待河道滿保呈報。始據以入告。何竟不以為事。漠不關心。若此。現派侍郎德成前往漫口。會同該督堵築。該督可即督趨工料人夫。剋期修築完固。其該處漫口情形。較去歲大小若何。隄外漫溢之地。田廬有無受傷。成災與否。並著迅速切實查明。有應撫卹者。照例妥協經理。該督仍遵前旨。

即赴該處。不必來此接駕。俟河工安辦歲事。再行奏聞。前赴行在。又北運河每遇夏秋盛漲。易於泛溢。昨因雨勢過大。曾傳旨詢問西寧達翎阿。今據奏稱。初三日夜。王家莊西岸水長漫溢。刷開隄工一段。約寬數十丈。河西務甘露寺。亦刷開隄工一段。寬數十丈。馬頭以北至張家灣。兩岸河水漫散。低地俱有積水等語。而該督尚據通判所稟。謂北運河隄壩各工。俱極鞏固。全非實在情形。該督前此

既未能周知。及經接奉詢問之旨。亦應迅速委員勘實奏覆。何率憑通判一稟。遂信以為實乎。所有衝漫隄工。應即專派大員。上緊分段堵築。速令完固。至兩岸沮洳之區。連年被潦。武清等縣積歉之餘。尤深廛念。應即速查明。是否成災。照例分別妥辦。務使貧民均霑實惠。又今歲巡幸時。指示興濟捷地。兩處工程。改閘為壩。聞近來減水甚暢。南運河隄岸。皆得無恙。其效驗已屬顯見。因思北運河向來漲發最盛。而宣洩之路較少。其筐兒港減水。前歲雖曾修葺。而出水之口。尚未甚寬。似尚可量為展放。至王家務減水。久未修治。未審現在形勢若何。及此外或有可酌添壩庠分消漲水之處。俾得宣通無阻。實屬釜底抽薪善策。著傳諭楊廷璋留心體訪。俟秋冬潦退時。朕差表曰修前往。會同楊廷璋親往相度。詳細繪圖貼說呈覽。候朕另降諭旨。仍先將各河漫口。現在作何搶修事宜。及民田被

淹。是否成災各情形。迅速覆奏。毋得稍有含糊粉飾。自干咎戾。尋奏永定河漫口。漸次消涸。中溜不過二三十丈。止淹及玉皇廟村。與附近之四小村。水勢直趨淀河。其沿途有無旁溢。容查奏。張家王甫隄工。已稟漫溢。河西務甘露寺被水。尚未報到。馬頭張灣。間有積水。涿州良鄉大興宛平固安。以及續報之昌平密雲懷柔三河永清蠡縣安州新城南樂文安高陽等各州縣。俱稱雨後積水。暨武清等沮洳之區。俱已委員確勘。是否成災。據實具奏報聞。○丁未諭曰。原任建昌道張若淳。於辦理安南國黃公纘一案。不詳悉稟商工司。輒以州境並無其人。率令該州移覆。殊失示信外夷之體。固屬咎有應得。第念伊係大學士張廷玉之子。現在張廷玉子孫無名列仕籍者。殊為可憫。張若淳著加恩免其治罪。以四品小京堂用。○又諭昨據王進泰奏報。古北口於七月初四日被水情形。已令侍郎

桂林攜帶內帑銀一萬兩。前往該處。會同王進泰查勘。酌量撫卹。並即開倉平糶。俾兵民得資接濟。今念該處駐防及綠營兵丁口食不免拮据。著加恩仍照上年之例。於存倉兵米內。賞借一季。分作兩年扣還。該部遵諭速行。○又諭曰。烏什駐劄辦事侍郎旌額理病故。殊堪憫惻。著加恩賞給都統銜。仍賞銀五百兩治喪。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查例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本月初間。雨水較大。永定

北運等河。已有漫溢。節次降旨。令楊廷璋迅速查奏。所有本年水勢。究較上年大小。若何。濱水之處。田廬被浸情形。輕重多寡。及田禾秋成。分數豐歉。均較上年何似。著傳諭楊廷璋。逐一查明。比較分晰。速奏。毋得稍有諱飾。尋奏。南運河上年水浸津關。今賴有兩減河暢洩。侯家園等處。可保無虞。北運河上年漫口甚多。今止王甫莊。甘露寺兩處。永定河漫口十五處。俱已斷流。至濱水之區。上年被災

數十餘處。今止十七州縣。成災與否。尚未可定。且發水稍遲。田禾已將次成熟。水過後。收成未免畧減。而子粒仍自飽滿。今歲情形。實比去年為勝。得旨。此亦實在情形。畧為欣慰。○又諭前以崔應階奏。今歲漕船於六月十八日。全幫始過濟寧。計算抵通日期。較往年約遲一月。恐回空太晚。有礙明歲漕務。因降旨。令楊廷璋。周元理。加意催趲。并令崔應階明白回奏。今周元理業經覆奏。六月二十八

九日。可以全過臨清。現在嚴催北上等語。崔應階亦奏。已過臨清。何以令其回奏之旨。轉未見奏到。著再傳諭該總漕。令將因何不即回奏原由。據實覆奏。尋奏。糧艘因行抵高寶。黃河已等處。水勢淺阻。又值邳州。濟寧發水。是以較遲。現在嚴催。約計時日。尚可無誤。報聞。○戶部議准。漕運總督崔應階奏。稱江西。省南昌等十二衛所。每船裝載正米一淺零九分。所有行月二糧。俱係折色。行糧每淺三

十石。每石折銀六錢。月糧每淺九十六石。每石折銀五錢。現在食物料價較昔倍昂。丁力竭蹶。請將江西幫行月二糧。照湖廣幫之例。每石概折七錢從之。○大學士管四川總督

阿爾泰奏。據明正土司甲勒叅得沁稟稱。僧格桑本與土司郎舅素好。因僧格桑發兵圍攻沃克什。土司屢勸。藥石成仇。現發兵將土司納頂等寨占據。查小金川如此跋扈。本宜即加攻剿。但革布什咱之事未完。沃克什之

圍未解。四面疲我兵力。亦為非計。現今明正土司於要隘撥兵防守。計提臣此時已到沃克什。或小金川畏懼斂兵。則可相安無事。如敢抗拒。急宜襲擊。臣亦於南路夾攻。使其首尾受創。得旨。所奏已遲。○命伊犁將軍伊勒圖為叅贊大臣。前往烏什辦事。○以內閣學士邁拉遜為吏部右侍郎。○以編修秦潮為河南鄉試正考官。御史積善為副考官。左庶子胡高望為山東鄉試正考官。御史印憲曾

為副考官。左庶子福明安為山西鄉試正考官。左贊善彭紹觀為副考官。○戊申。孝懿仁皇后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以秋獮木蘭。自圓明園啟鑒。○諭。朕每年巡幸木蘭。所有經過州縣地方。例免本年錢糧十分之三。今歲雨水較大。著加恩蠲免十分之五。其有被水成災者。仍著該督據實查明。照例撫卹。務俾閭閻均霑實惠。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小金川復侵明正土司各寨。阿爾泰等斷不可稍存姑息。前據奏到小金川攻圍沃克什。董天弼親往查辦。已諭就近進兵。務擒僧格桑。另立土司。撫定其地。今沃克什之事未完。又敢於侵及明正。若不懾以兵威。大示懲創。番夷豈復知所畏懼。阿爾泰欲於南路酌用兵力夾攻。使之首尾受創。所見甚是。但慮及疲我兵練之力。尚未免猶存姑息之見。未為得要。小金川錯居土司

之間。地方本非寬廣。況昔年進兵金川時。曾經其地。是我兵長驅直入。不致或虞艱阻。若云兩路攻勦。土練或有不敷。何妨於成都調滿洲兵一千。令鐵保帶領前往。兼於綠營內選派精銳數千。統以勇幹將領。合之土練。約足五千名。辦此自屬易事。總宜搗其巢穴。務獲兇渠。仍遵前旨。或以力擒。或以計誘。臨時酌量妥協。切不可因其窘急求宥。輒事調停完局。致養癰貽患也。再現在金川侵占革布

什咱。尚未退兵。倘僧格桑因我兵夾擊。力展勢窮。聯絡金川。恐致蔓延難制。阿爾泰等酌量彼處情形。若能斷其與金川往來之路。一面用力勦擒。自更無虞。免脫設計其去路。不能斷截。則莫若諭令金川。如能縱掠小金川所得財物。即以賚之。惟地方仍還內地。彼若擒其土舍。亦即解獻受賞。番夷貪利。自必踴躍從事。我既兩面夾攻。復添此一層掩襲。僧格桑更無可逃。亦合以番攻番之法。阿爾泰

等務須實力妥辦。切勿稍涉游移。將此并諭董天弼知之。○是日駐蹕南石槽行宮。翼日如之。○己酉。諭軍機大臣等。據楊廷璋奏。永定河漫口水勢情形。並濱水各州縣是否成災。現在確查辦理等語。已於摺內批示矣。永定河漫口。兩邊雖漸次消涸。但正當秋汛之時。堵築不容稍緩。今德成現已到工。該督務會同在工上緊趕修。剋期竣事。速臻完固。至所稱上年發水在禾苗嫩小時。易被損傷。目

下將次成熟。水過後收成未免畧減。而子粒仍自飽滿。實比去年為勝等語。此亦實在情形。覽之畧為欣慰。但田禾經水漫溢。情景亦自不同。高地水易消退。黍稷原可無虞。若低窪沮洳之區。積潦不能驟涸。難保其竟不受傷。昨自圓明園啟鑿至石槽行宮。沿途所見莊稼景象亦大畧如此。該督不可因將屆秋成。輒以為水不害稼。過於寬心。務將所報被水各州縣據實確查。如有已經成災者。即速

勘明照例撫卹。或以一隅偏災通計不及分數。亦當酌量分別辦理。斷不可稍存粉飾。使貧黎或致失所。如賑卹需用銀兩。即於藩庫動款借撥。或藩庫餘項不敷。亦不妨奏明。仍由部庫撥發。不得因前此暫停部撥之旨。過於拘泥。總期間閭早需實惠。不至有一夫向隅。方為善體朕意。再昨日啟鑒後。仍復密雨半日。水勢又長。蘭溝船橋畧有不能堅整之處。懷柔密雲等處橋俱未成。現在石槽停蹕。分派大臣上緊趕辦。此處雨水如此。未知永定河漫口情形若何。不致有礙搶修否。速即詳悉奏聞。並將北運河隄岸作何修補。及查勘被水之處。是否成災。一併據實覆奏。尋奏永定河漫口水勢有落無長。已會同德成飭員趕修。前奏大興等十七州縣被水。茲又據霸州等十二州縣報水。容分別輕重具奏。北運河張家王甫漫隄。現已趕築。七八日可以完工。得旨覽。○又諭曰。總兵長清前在副將

中。似尚屬可用。是以加恩擢為總兵。昨伊來京陛見。看其舉動。頗染綠營習氣。而局面亦不甚開展。恐難勝專閫之寄。今已令其起程回黔。著傳諭李湖。留心察看該鎮於整飭營務。管教官弁若何。才具能勝總兵與否。俟其到任半年後。據實奏聞。著於奏事之便。傳諭知之。○又諭。據崔應階覆奏。漕船抵次逾限。緣由一摺。遲滯俱屬有因。尚非該督辦理不善。但抵通既已逾期。若回空再有稽延。恐於來歲新漕有誤。著傳諭該督。及倉場侍郎。於遲到各船抵通後。即速起卸。促令回空。現在聞河有修築漫口之處。恐轉運稍羈。通州廩座儘有寬餘。不妨將運到漕米。暫貯通倉。即令回空船。剋期南下。俟聞河修完。再行轉運京倉。亦屬便易。崔應階於查辦蔣鵬年一案完畢。不必前來行在。即行起程回任。沿途督促回空船隻。無使刻停。並即釐辦明年漕務。至聞河現在堵築情形若何。並著倉場侍郎

據實覆奏。尋瓦爾達。劉秉恬奏。平下普濟二
閘漫口。現在趕築。一二日可完。關板數日。即
可開運。若晴霽便於運行。八月內可以完竣。
倘臣等查看起卸稍滯。即撥數十萬石。暫貯
通倉。亦無誤。回空船隻。報聞。○庚戌諭。今年
七月初雨水較大。已展期兩日起鑿。及過蘭
溝時。橋雖已成。而未能堅整。即遣使奏聞。
皇太后請暫
駐御園。俟沿途橋座俱成。再請

啟鑒。朕仍先駐石槽行宮。閱視所經橋道。以便
掖

輦安行。今日駐蹕懷柔縣。遣福隆安馳往密雲。
察看河勢情形。據奏白河盛漲。勢難驟落。牽
舟架梁。均非可以剋日施工。因思既不能按
程進行。而坐待橋成。為時太久。亦屬無益。著
於十三日。仍迴蹕圓明園。恭請

皇太后安。俟努三督率修理橋座完成。奏到時。
再行傳旨啟程。○又諭。昨雨後白河驟漲。密

雲縣城外。瀕河民房。間有被水傾損者。布政
使楊景素。現在該處辦理差務。著即就近查
明。照例賞給銀兩。俾資葺蓋安居。副朕軫念
貧黎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今年巡幸
木蘭。啟鑒前雨水甚大。沿途辦理橋道之地
方官。晝夜黽勉。頗屬盡心。著將布政使楊景
素。道員單功。擢盛住。知府劉戡。秦學溥。同知
謝洪恩。通判寶誠。知州李芳茂。馮履泰。知縣
王鳳文。俱交部議敘。以示鼓勵。○是日駐蹕

懷柔縣行宮。○辛亥。

上迴鑾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諭軍機大臣等。楊廷
璋因辦理不善一事。奏請議處一摺。已於摺
內批示矣。今據瑪興阿奏。七月初一至初四
等日。疊經大雨。初六日天津城西運河。及子
牙淀河。水勢漲溢。侯家園地方。去年開口新
築隄岸。陡然被水漲溢。經道府等連夜搶築
無虞。惟侯家園迤南三里小園地方。運河隄

岸亦同日被水漫衝水口一道約長二十餘丈大約數日內即可堵禦完工等語達翎阿奏亦約畧相同惟稱近河房間不無坍塌低窪田畝亦被淹沒等語天津地勢本低一遇大水即易致淹浸深為廛念是以屢經傳諭該督詢問運河一帶情形茲天津於初六日被水距今已七八日該督豈竟一無見聞何以總未奏及又達翎阿覆奏北運河漫口之處據稱小馬頭莊姚家莊狼兒莊甘露寺張家莊周家莊桃花口等處漫溢有已經斷溜者有水尚平流者兩岸高粱水深二三尺不等豆穀率多淹沒等語此係該鎮遵旨親往查閱其言當自不妄該督前奏北運河情形未能如此詳悉至各處漫口自應上緊堵築兩岸被淹地畝亦應派員確查其已成災者速應照例撫卹或係偏災不成分數亦當酌量分別借賑毋使一夫不得其所其天津城西被淹地方實在情形若何亦應速為確勘

妥辦查辦災務乃該督專責若其間稍存諱飾及經理不能盡心或致被水貧黎稍有流離乏食則該督咎無可諉矣仍將該處作何勘辦撫輯及被水村民景象究與去歲若何迅速據實覆奏○又諭昨以密雲縣白河盛漲未退急切不能成橋因於十三日迴蹕圓明園俟橋成後再行傳旨啟鑾但密雲舊有橋船被水衝下數十里聞其中竟有傷損者勞三現在該處督率虎鎗人等搭蓋橋座而該處竟無船可用楊景素已差員至各處購覓船隻並諭令劉戡前往幫辦但密雲及白河各該處需用船隻甚多通州雖有民船零星雇覓恐大小參差不能適用倉場衙門向有備用吊載船昨表曰修曾運至蘭溝應用甚為得力著傳諭瓦爾達等會同劉戡及楊景素差員約計需船若干即速辦齊派委妥員同劉戡等星夜押送密雲等處備用毋得刻緩仍將辦理情形及何時奉旨運往何時

可到之處。迅即奏聞。尋奉帑載船五十隻。即於十四日申刻開行。並恐不敷。復雇船二十隻。於戌刻開行。勒限十七日。務抵密雲。報聞。○又諭。據集福奏稱。汗哈屯等處。有俄羅斯之烏梁海。潛赴耕種。恐易滋事。請將三年稽查一次之處。改為每年稽查一次等語。所奏甚是。即照所請。交將軍成衮扎布。每年委派幹員。帶兵百名。搜查一次。如有偷往耕種之俄羅斯烏梁海。即行斥逐。○直隸總督楊廷

璋奏。據務關同知稟稱。北運河西岸甘露寺漫口二十餘丈。東岸狼兒莊亦有漫溢。又據楊村通判稟稱。張家王甫迤北之小蒙村。亦經泛溢。查甘露寺等處。俱距正河尚遠。且漫水即瀉入鳳河。不致淹及民田。已飭令急行堵築。又文安縣協修隄內。有鹿疇村一處。坍塌二十餘丈。大城縣協修隄內。亦有坍塌。俱例係民修之埝。但民力拮据。即照以工代賑之例。飭各員督辦。又南運河小園莊亦漫口

二十丈。秋禾間有被淹。已令借給義穀。加意撫卹。得旨。覽奏俱悉。○又奏。北運河小馬頭莊。姚家莊。張家莊。周家莊。桃花口。五處被水。未據廳汛具報。現已委員赴勘。得旨。覽。○壬子。諭。今年七月初雨水較大。直隸瀕河州縣間。有被水之處。已屢諭該督。據實查明。照例分別妥辦。毋使一夫失所。著戶部動撥庫銀五十萬兩。發交該督備用。該部即遵諭行。○直隸總督楊廷璋奏。大興等十七州縣。與霸

州等十二州縣被淹。臣確查分數。大興。宛平。良鄉。固安。永清。東安。霸州。武清等八州縣。頗重。涿州。密雲。懷柔。通州。昌平。雄縣。安州。蠡縣。新城。文安。保定。香河。寶坻等十三州縣。次重。三河。高陽。任邱。安肅。南樂。懷來。定州。元城等八州縣。較輕。已批司委員確勘。先飛飭借給每戶義穀四斗。其坍塌房屋者。瓦房給銀一兩。土房五錢。仍俟勘得成災與否。分別辦理。又蔚州。延慶。西寧。三屬。前據稟報有被雹村

莊亦經飭查。統歸秋災案內撫卹。得旨。另有旨諭。又批。此皆外省俗例。足見非實心辦事也。不可。諭軍機大臣等。據楊廷璋奏查辦被水各州縣災務一摺。內有批司委員確勘之句。殊屬非是。已於摺內批示矣。災務關係民生。最為緊要。自應迅速查辦。俾災黎早得安全。今藩司楊景素。現在密雲督辦差務。晝夜不輟。豈復能兼顧及此。如此易知之事。楊廷璋亦不知乎。楊廷璋身任總督。通省文武皆其所轄。派令查勘災務。誰敢不遵。豈必待藩司查稟。始能料理。且該督近在永定河干。派員甚為直捷。而又批交楊景素輾轉往還。稽延時日。亦非情理。若以為辦災係藩司專責。即暫令王顯緒代為行文。俟楊景素回任。再為補詳。亦何不可。而必為此紆迴曲折之事乎。此等外省相沿俗例。極可憎鄙。朕屢經嚴飭矣。楊廷璋久任封疆。向來頗知認真辦事。不應拘牽陋習。若此。豈復實心任事之道。至

現在被災計二十九州縣。恐賑借等項需用較多。已降旨令戶部撥庫銀五十萬兩。發交該督備用。該督其董飭屬員。實力妥辦。務使貧民均霑實惠。若辦理稍不盡心。致有侵扣冒濫諸弊。惟於該督是問。仍將被災情形。速飭確查。分別辦理。據實明白回奏。尋奏被水之大興等二十九州縣外。又據續報天津清苑房山新安正定薊州大城靜海寧河豐潤玉田葉城十二處被災。已飭令確勘。分別撫卹。所有恩撥庫銀五十萬兩。收兌藩庫備用。將來應撫應賑。臣當遵旨悉心妥辦。務使災黎均霑實惠。得旨。覽。○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阿爾泰奏查金川與小金川後先起釁。若一併勦辦。需兵既多。糜費愈重。擬將革布什咱案內所調之兵。揀派四千餘名。酌撥明正要隘防禦。倘小金川再敢肆擾。臣即相機辦理。得旨。據奏似無扼要之定。見朕意宜先辦小金川。則大金川自知畏而從命。餘有旨諭。諭

軍機大臣等。小金川因金川與革布什咱相仇。敢於效尤滋事。其情甚為可惡。就兩處情形而論。亦判然不同。朕意宜先辦小金川。擒其兇渠。治以重罪。則金川自當聞風畏懼。斂跡歸巢。斯為一舉兩得。阿爾泰何竟見不及此。且前此進勦金川。至今不過二十餘年。從前隨征弁兵。必有存者。小金川路徑自所熟識。即可用為嚮導。更無難於深入。若籌及兵力。或有不敷。則檄調滿漢官兵土練。約足五

千人。並非難事。前降諭旨甚明。此外復何顧慮。至阿爾泰督兵攻勦。原非所長。但將領中。豈無勇敢明智。堪以帶兵。阿爾泰第須就近隨時調度。示以機宜。更不得諉為力所不給。此時自宜速與董天弼商酌。剋期兩路夾攻。勦擒僧格桑。相機而行。務在必得。此事方能完局。豈可稍涉游移耶。阿爾泰初奏言僧格桑非可復。以口舌化導。令董天弼前往西路。酌量進兵。頗為有見。及前次所奏。即有恐四

面疲我兵練。復曉以利害禍福之語。意已猶豫。不及初念之堅。今乃云酌撥兵練。防禦明正要隘。倘再肆滋擾。一面相機辦理等語。更屬非是。試思僧格桑去歲甫受約束。曾未逾年。復攻圍沃克什。且又侵及明正土司。即宜興師問罪。以儆兇頑。尚何所用其遲疑緩待。必欲縱令鳩張。坐貽養癰之患耶。阿爾泰久任封疆。不應不曉事。若此。至金川形勢險隘。非小金川可比。原不便輕率用兵。且果能將

小金川迅速嚴辦。示之炯戒。則索諾木自當聞風知畏。不待勦而自退。何至慮及一併用兵。需兵多而糜費重。阿爾泰豈全未審度事理。重輕。惟急於完事。却責乎阿爾泰著傳旨嚴行申飭。至董天弼自往西路以來。為時已久。於何時進兵。及僧格桑曾否擒獲。至今未據奏。及亦諭令迅速奏聞。仍與阿爾泰聲息時通。協力妥辦。又諭據阿爾泰奏。川省鹽茶耗羨各項銀兩。所開四柱內。舊管銀一十

八萬三千餘兩。新收銀二十八萬二千餘兩。而開除一項。則係三十三萬九千餘兩。其實存者。僅止一十二萬五千兩零。數其動用之數。已為入不敷出。而本年用剩實存。為數又少於去歲實存之數。長此安窮。所有該年開除銀三十餘萬。是否歲贏歲絀。本無一定成額。抑或每年數所必需。大畧不甚相遠。則由此例推存項。必致日絀。將來又作何支用。摺內均未分別聲敘。殊難明晰。著傳諭阿爾泰

即行查明詳細覆奏。尋奏。此項銀兩收數。每年自二十五六萬。至三十餘萬不等。以新收較之開除。總屬有盈無絀。三十五年。開除項下。三十三萬九千餘兩。內歲支銀二十三萬九千九百餘兩。零原與每年相仿。其餘九萬九千三百餘兩。零緣三十六年地丁緩徵。各官養廉不敷。題明於三十五年鹽茶耗羨項下撥給。是既有本年支款。又有借撥。故較往歲為多。報聞。○癸丑。中元節。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欽差侍郎桂林直隸提督王進泰奏。古北口被水。近河房間間有倒塌。每間賞卹銀五兩。其泡倒牆垣者。酌減賞修。同知倉內現存穀石。按照時價酌減平糶。以裕兵民口食。得旨。知道了。餘有旨諭。諭軍機大臣等。據桂林王進泰奏報。查辦撫卹事宜一摺。而於古北口。南天門等處水勢情形。全未提及。殊不可解。桂林雖派往會同王進泰查辦該處賑務撫卹之事。但古北口外及

口內之南天門。現在潮河漲勢消退。若何搭蓋橋座工程。何似均關緊要。王進泰係該處提督。乃其分所當為。而桂林以軍機大臣奉命前往。何事不應查辦。乃摺內竟不置一詞。何不曉事體。若此桂林。王進泰著傳旨申飭。仍將古北口南天門。現在水勢橋座各情形。詳細速奏。尋奏。水勢至十四日畧退。南天門官辦之橋業經衝去。現在派兵搭蓋。一經告成。即行馳報。報聞。○兵部議覆直隸總督楊廷璋奏稱。臣標中軍副將保定城守叅將二缺。向係部推。副將為各營領袖。叅將亦管轄遼濶。部推新員。究係生手。難資彈壓。請改為在外題補。查部推改題。向無此例。所有中軍副將城守叅將二缺。請准其在外調補。所遺員缺。仍歸部推從之。

實錄卷八十六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八

實錄卷八十六

聖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九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七月甲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何燭奏豫省立秋以來陰雨連綿沁黃並漲較二十六年水勢尤盛晝夜修防工程在在平安等語。本年黃河秋汛甚大該撫何燭及總河吳嗣爵督率員弁隨宜防護俾漲水全消隄工平穩深為嘉慰何燭吳嗣爵及在工員弁均著查明一併交部議叙。○諭軍機大臣等工部題駁山西省豐鎮寧遠二廳建蓋衙署營房等項一疏已依議

行矣。此案所建衙署不過守備巡檢等微員居住並非大員居住闕敞房屋繁多者可比至營房毀房各項所用材料亦無須高大何至共報銷銀一萬一千三百餘兩之多其中承辦之員有無浮滋情弊著傳諭鄂寶即行據實詳查分別覆奏毋得稍有徇飾尋奏查衙署倉庫均符原冊惟兵房簷柱山柱分寸稍有不符二廳工程事屬一案而物價間有參差請一律覈減并將承辦官交部嚴議得旨該部議奏。○又諭此次秋巡差務文員等晝夜辦理而武員並未見一人即兵丁站道者亦甚稀少此必因該督及該提未經親來各武員遂爾心存疎懈但該督等豈竟未豫為派定此時亦總未差人稽查何太不經意若此又如昨日卯時密雲縣所發之報直至亥時方到朕辰時差往之侍衛於申時即轉圓明園較之驛站更速沿途臺站甚屬延緩該督等亦豈全未籌辦及此著傳諭該督等

即將遲延懈弛之員弁查明送部議處。楊廷璋、王進泰均著傳旨嚴行申飭。所有南天門、古北口兩處橋座即著王進泰上緊趕辦。仍將現在情形若何即速據實由驛六百里覆奏。尋奏古北口南天門正橋於十七日午刻搭成。副橋於十八日酉刻搭成。喀喇河屯橋座約二十日可完。報聞。○吏部議准御史高樸奏稱各部院役滿書吏多有不遵回籍定例或潛留原署或著役他處誘騙攬辦百弊

叢生請勅下各部院衙門嚴查逐出從之。○禮部議覆山東學政韋謙恒奏稱士子身列膠庠不應挑唆詞訟嗣後如有生員代人作証審屬子虛者即行詳革仍照包攬詞訟例加等治罪即証據非誣亦牒學戒飭再犯者報劣均應如所請從之。○山東巡撫鄂寶疏報鄉寧縣乾隆三十五年分開墾地五十三畝有奇。○乙卯諭前因黃河伏汎頗大工員等防護得宜已降旨交部議敘茲據高晉等

奏七月初間汎勢更甚工程在在危險隨開放王營減壩以洩黃漲各工均獲平穩而上游之桃源宿遷邳睢豐碭各隄漫水滲水之處均經隨時搶築無虞並未淹及民田廬舍等語。今年黃河秋汎復盛正切厘念高晉李宏能督率員弁相機籌度搶護得宜現已漲消工固深為嘉慰高晉李宏及在工員弁均著查明一併交部議敘。○諭軍機大臣等本日高晉等奏到黃運河湖水勢并上下各子搶護平穩情形一摺覽奏欣慰已於摺內批示并降旨將該督等及在工員弁交部議敘。今年黃河汎水頗為盛漲茲幸日漸減退工鞏濶安可無他患惟倒漾之勢至今未減閱所繪圖內黃水已過淮安地經數十里之遙總由今歲清水力弱不能抵禦黃流所致倘任其浸灌日久沙積淤停於運道河防甚有關礙若必待蓄清滌刷恐未能剋期奏功所有清黃交匯一帶有應量為濬治者亦不可

不稍盡人力。著傳諭高晉等即速隨宜熟籌上緊妥辦。務使清口以外湖水暢出於阻迅除。方為妥協。仍將作何設法濬治情形一面督辦。一面奏聞。尋奏現在湖水加長。臣復將清口東西壩折展壩外沙淤均已衝刷。裏河自惠濟閘至淮城一帶淤墊。臣督飭廳營將頭壩收窄一丈。以節水勢。其疏河器具惟鐵范子得力。速飭兵夫乘船拖拽。俾積淤鬆動。日漸深通。報聞。○丙辰。諭今年七月初近京一帶雨水較多。瀕河州縣低田間有被淹之處。節經諭令楊廷璋悉心查勘。分別賑借。并撥部庫銀五十萬兩。交該督貯庫備用。而撫卹諸事。米石在所必需。現在漕艘尚有未抵通者。著再加恩截留漕米五十萬石。即於天津之北倉起卸存貯。聽需米州縣就近領運。俾災黎餬口有資。均霑實惠。其卸米之船。即於彼處飭令回空。亦為迅便。著交倉場侍郎妥協經理。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

王進泰覆奏武員兵丁辦差疎懈。現在嚴查會叅。並自請交部議處一摺。王進泰身任提督。不能督飭弁兵實力查辦。自有應得之咎。但當俟楊廷璋等查明請叅到日。再降諭旨。王進泰此時無庸即行交部。綠營官兵向來積習不堪。已非一日。但此等每年按例經辦之事。何至任意懈散。一至於此。在王進泰有古北口應辦差務。即楊廷璋奉到傳諭。不能親赴差所。應派能幹將領在途督辦。以專責成。乃既不派員董率稽查。一任因循貽誤。而該弁兵丁等遂一切視同膜外。漫不經心。更復成何事體。試問道途雨水泥濘。乃夏秋常有之事。弁兵等食餉當差。何事不當奮勉。今一遇道濘。便已畏首畏尾。安心退讓。設令出兵打仗。其人尚可用乎。不知該督提等所為。職司整頓營伍者。安在。著傳諭該督等仍遵前旨。將派出官兵嚴行查叅處治。以示懲創。王進泰摺著發還。仍將此明切傳諭知之。○

吏部議覆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奏稱前任江西新建縣知縣邊學海於江蘇吳江縣民人申鴻九至新建縣地方貿易時值查拏剪辦匪犯保正稟報拘審該縣既未審出欠錢爭鬧實情又因申鴻九咆哮公堂杖責遞解迨行至德化縣地方發痧身死請照溺職例革職得旨此案前任知縣邊學海並無大過吏部議以革職殊屬非是刁民申鴻九敢於咆哮公堂實屬不法該縣與以滿杖實理所宜然既非挾私故勘又非酷虐斃命無可加罪今乃以未能審出欠錢爭鬧細故遽議褫職豈為平允且因責一抗官之刁民即罷一執法之縣令於無知愚民亦不足以示懲創邊學海毋庸革職著改為罰俸三年餘依議○又議准直隸總督楊廷璋奏稱滹沱河日就北趨工程險要沿河之缺今昔繁簡不同請將薊運河通判改為簡缺正定府糧馬河通判改為專繁要缺從之○予故太子太

傅大學士陳宏謀祭葬如例謚文恭○以叅草貴州甕安縣屬草塘土縣丞宋璉子遵仁襲職○丁巳

上以秋獮木蘭奉

皇太后自圓明園啟鑒○諭曰崔應階奏本年後進各幫糧船沿途節次稽阻抵壩較遲回空食用不無少有拮据向例有三升八合餘米應隨正米交倉請暫行緩交俟下運搭解等語著照所請將現已抵壩及在後各幫船應交餘米暫行免其交倉俟下運照數搭解俾旗丁等飯食有資以示體卹該部即遵諭行○諭軍機大臣等據舒赫德奏投誠之土爾扈特等當渡河時伊目覩其窮困情狀實堪憫惻請飭交陝甘總督在巴里坤哈密採買羊隻並將牧廠孳生牲畜通融趕解暫行分給以資生計所奏甚是土爾扈特等自俄羅斯率領妻子顛連前來窘迫已極若不加意撫卹令伊等或至餓斃朕心實有不忍今

巴里坤現有孳生羊隻而哈密吐魯番闢展俱係出羊之地從彼處辦送額林哈畢爾噶和博克薩哩等處亦為近便但伊等男女幾及十萬必須專派賢能大臣親往妥辦吳達善甫經抵任應行查辦之事甚多著派文綬即帶幹員前赴哈密等處於孳生販賣牲畜儘數購辦陸續送至厄魯特游牧之處均勻分給文綬仍往來照料毋致貽誤再哈密伊薩克現在入覲伊家必有管理事務之人吐魯番素賚瑞現在家中文綬即將此事明白曉諭令其幫辦羊隻照數給價諒伊等亦無不踴躍此項價值現有運送哈密巴里坤安西銀二十萬兩著就近動給并將舒赫德摺寄閱即著將作何商辦可得羊隻若干作何分起趕送之處奏聞外並札寄舒赫德知之尋吳達善文綬奏查巴里坤並無孳生羊隻商販者可以買辦已於附近產羊之區豫為部署臣文綬到彼儘可多得一有確數一面

奏聞一面酌委員弁解送得旨嘉獎○陝西巡撫文綬又奏奉旨籌備土爾扈特投誠賞項經臣奏請在甘肅道庫撥銀二十萬兩解貯安西道庫并烏魯木齊各五萬兩巴里坤十萬兩今督臣吳達善札稱巴里坤路徑稍僻應改貯哈密以省迂繞報聞○是日駐蹕南石槽行宮○戊午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署雲貴總督彭寶奏古州

上江下江朗洞四營向例赴粵採買兵眷米糧近因黔省之都勻黎平獨山等府州產米頗多相距亦近該營員俱赴都勻等處購運而仍向粵西取結按粵省米價運脚造報易滋捏飾請將此例停止得旨如所請行○是日駐蹕密雲縣行宮○己未直隸總督楊廷璋奏北運河漫口之張家王甫甘露寺狼兒莊小蒙村即張家莊外又有小馬頭莊姚家莊周家莊桃花口亦經漫溢并續報坍塌之

枳棘城。丁家莊。霍家嘴。旱溝。汎。天齊廟村等處。惟張家王甫。甘露寺。兩處漫口。皆二三十丈。餘俱不甚寬。現在分別督飭賠修完固。得旨。知道了。又批。究竟各口皆堵築完固否。何不奏明。○是日。駐蹕要亭行宮。○庚申。諭。古北口地方。因潮河盛漲。連年被水。情形較重。疊經頒發帑金。善為撫卹。並賞銀葺屋。俾有安居。開倉平糶。賞借月糧。使軍民足資口食。惟是該處兵糧。祇提標歲支一季本色。餘俱

用折色關支。既無贏羨流通。而米糧入市。又屬稀少。偶遇雨水稍多之年。價值易致昂貴。日用糴買。未免拮据。茲經臨詢覽。雖景象尚覺安恬。而善後經營。宜令益臻饒裕。昨歲曾於口內添建倉廩。貯穀八萬石備用。因思積貯既屬充盈。而新陳亦當量為出易。若兵食使之寬裕。則餘糧兼可贍及閭閻。自為一舉兩得。著加恩。將古北口駐防八旗兵丁。及城守營提標綠旗兵丁。應支月糧。自本年為始。

每年支給兩季本色。以示體卹。其如何酌定章程。按數準支。及將來作何源源運貯接濟之處。並著該督楊廷璋詳晰妥議具奏。○又諭。去年潮河暴漲。衝及古北口邊牆。致有傾頽。因特發帑金。派和爾精額。會同王進泰。鳩工庀役。重加修築。以復舊觀。本年七月初雨後。河漲復盛。新修之牆。仍然摧塌。茲蹕路經臨。親行閱視。見城垣圯處。適當來水之衝。並擊在所不免。原不當與水爭地。況自古建立

邊牆。本為守險控遠而設。若我朝德威遐詔。口外耕種相望。久為內地編氓。即蒙古諸番。亦無不隸我臣僕。并非可僅云中外一家。又何藉此重門之禦。而必與水爭地。請事復修。仍被水衝乎。所有經水衝損之牆。竟無庸復行補築。止須就其形勢。於外層稍加甃葺。因嚙址量置礮臺。俾存規制。而示觀瞻。其缺處聽水暢流。不致凌擊為患。轉為經久無弊之策。但此項工程。歲役未及踰年。何以一遇水

衝。即復潰圯。究係施工不能堅實所致。若按保固成例。理應著賠。但念工料繁多。非伊等力所能辦。著加恩免其賠還。而承辦草率之咎。難以輕貸。和爾精額。王進泰。俱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據舒赫德奏。土爾扈特投誠人衆。禦寒無具。請勅辦皮襖二三萬件分給。所奏甚是。即著文綬一手購辦。惟期結實。毋庸製面。作速解往伊犁。均勻分給。所需價值。亦於撥給銀項動用。仍將朕軫念

伊等施恩之處。著舒赫德遍諭。并寄信吳達善知之。○貴州巡撫李湖奏。查動用前撫臣良卿製造兵器。除滇省新兵。按名配給鳥鎗腰刀。帳房。鑼。鍋。鋏。鋤。斧。鏟。共八千餘具。又撥補出師兵丁遺失鳥鎗等項。共一萬餘具。現存鳥鎗等項。共一千餘具。得旨另有旨諭。諭軍機大臣等。據李湖查覆。製辦軍械一摺。所開撥補出師兵丁遺失鳥鎗。帳房。鑼。鍋等項。為數甚多。殊不可解。征兵隨帶器械。原不能

保其必無遺失。但黔兵之在軍營者。為數本屬無多。而所失鳥鎗腰刀。多至五千有餘。帳房。鑼。鍋。多至一百五十有餘。實出情理之外。其中不無捏報虛銷情弊。從前滇省出兵時。各兵遺失器械。該領兵將佐等。豈無呈報檔案可稽。著傳諭溫福。彭寶。將前項遺失器械。是否與黔省所開數目相符。有無弊混之處。詳晰查明。據實覆奏。李湖摺著鈔寄閱看。並將此傳諭李湖知之。尋溫福彭寶奏。黔省兵

丁遺失器械。本屬倍多。查所開數目。並無浮銷弊混之處。報聞。○是日。駐蹕兩間房行宮。○辛酉。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土爾扈特等投誠人衆。急需養贍。曾諭令文綬。前赴巴里坤。開展。哈密。吐魯番。一帶。購辦牛羊等項。解往接濟。昨據舒赫德奏。土爾扈特等人衆。時屆冬寒。須給與禦寒衣服。請由內地購備皮衣。二三萬件。發往等語。業已諭令文綬。即照數購辦運往。但思所需皮襖。為數甚多。一時恐

未能如數購足。此等新附人衆。現在衣不蔽體。祇取急資禦寒。即棉襖等類。亦無不可。因憶文綬前日奏到。估變哈密廳協庫貯物件。單內開有棉襖二千五百餘件。又氊衣八百餘件。此等殘舊衣物。即變價所值無多。若就近解交伊犁。為伊等禦冬之具。亦屬一舉兩得。著傳諭文綬。即行揀湊運往。但湊用恐亦不能足數。文綬務須酌量情形。迅速通融籌辦。如數購足。統於九月底解到伊犁。俾得及時撥給。方為妥協。此諭著六百里加緊發往。文綬接到後。速即上緊趕辦。毋得刻遲。仍將作何辦理。何時運往之處。迅即由驛馳奏。並將此諭令舒赫德知之。尋文綬奏。前發到舒赫德奏摺。稱土爾扈特窮困。或衣服破爛。或靴鞋俱無。其幼孩有無一絲寸縷者。臣查哈密廳協二庫。估變各物。有棉襖氊衣。號褂。棉褂。帽。鞋。棉襪等項。共六千有奇。並皮布簾等項。請挑取可用者充賞。得旨甚好。如此留心。

朕得一好大臣。何樂如之。雖細事誠可嘉也。但期此後。諸事如此留心。則益善耳。○又奏甘省向產皮張。惟是六七兩月。已販往各處。本地甚少。現飭各府州縣。將衣料先儘購買。如有不敷。即購買皮張。覓工趕做。俟辦有二百件。即陸續運往。再土爾扈特挈眷來歸。其婦女俱知縫紉。倘皮衣不敷。即將皮張搭運。并豫備鍼線。散給伊等自製。又查哈密庫內。有包皮布。棉簾。棚簾。布簾等項。再巴里坤有夾布口袋二萬餘條。俱可改製帳房衣服。容臣挑取運給。至甘省貧民。無皮衣者。俱以氊衣禦冬。而價較皮衣稍省。應購數千件搭散。得旨嘉獎。○是日。駐蹕常山峪行宮。○壬戌。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土爾扈特投誠人衆。衣食所資。宜令優贍。即經傳諭文綬前往巴里坤。哈密。闡展吐魯番一帶。購備牛羊等項。並籌製禦寒衣服。照數作速運往。及時撥給。伊等凍餒交迫。急須接濟。不可少有遲緩。此

清 實 錄

事著文文綬專辦。務即悉心籌畫。將各項上緊設法購覓。如數星速送往。該撫仍即親至該處。會同派出照料之大臣等。逐一親加查驗。當面給發。俾新降人衆。均霑實惠。不致少有草率遺漏。方為妥協。至陝西巡撫。現有勒爾謹護理。一切政務。自可照常辦理。不至貽誤。文綬可將此事專心妥辦。總以迅速齊全。及早集事為要。斷不得少有刻遲。著再將此明切傳諭知之。○又諭。自平定準夷以後。北

路軍營。馳遞事少。是以駐臺官兵。日漸疎懈。以致具奏事件。較前多遲。阿爾台軍臺之喀爾喀臺站。向隸烏里雅蘇台將軍統轄。其喀喇沁軍臺。係察哈爾八旗都統兼管。但將軍都統。管轄事務較多。如遇公出。即缺專理臺站之員。烏里雅蘇台。既有副都統二員。著交將軍成袞扎布。於二員之中。擬派一員。專理喀爾喀臺站。成袞扎布仍照常統轄一切。往返文報。務令依限速遞。不得少延。即將派出

副都統職名咨報兵部存案。如所管臺站一有遲誤。即行叅處。至喀喇沁臺站。係都統常青兼管。即為伊所專司。嗣後務加意巡查。一切往返馳遞。不致耽延。如遇公出。即令該處副都統署理。其交印接印日期。亦著咨報兵部存案。如某人任內遲延。即將某人叅處。若此則臺站人夫。知所懲警。庶於公務有裨。○漕運總督崔應階奏。奉旨截留後幫漕米五十萬石。於天津起卸。查江西十三幫。內有本

年滿號軍船六十餘隻。例應於交糧後變賣。照舊赴通外。尚有應交米五十四萬九千餘石。除截足五十萬。猶剩米四萬九千餘石。請亦在天津起卸。報聞。○旌表守正捐軀之浙江石門縣民傅君相妻葉氏。○是日。駐蹕喀喇河屯行宮。○癸亥。諭軍機大臣等。小金川賊首僧格桑。去歲招降之後。理宜感恩安分。乃竟敢因金川構隙之便。搶掠明正等處。甚屬可惡。宜乘其諸事未集。且未與金川勾結。

急速派兵勦辦。已降旨派四川滿洲兵一千名。併綠營土練兵共五千名前往。軍聲甚壯。特恐阿爾泰年老。一人難以辦理。又不值由京派員赴川。是以就近命德福前往幫辦。鐵保身係滿洲。且任成都副都統。又曾身歷行間。著先派滿兵二百名。作為親丁。前往阿爾泰處。務與阿爾泰協心共濟。相機妥辦。不得稍存彼此推諉之見。將此由六百里加緊發往。○又諭曰。阿爾泰現在辦理小金川一事。

胸中竟無定見。惟圖急於遷就了事。已節經傳諭飭示。小金川土舍僧格桑。去歲與沃克什構釁。經阿爾泰等曉諭解圍。乃甫受約束。不及一年。近因金川土司索諾木與草布什咱相仇。輒復效尤滋事。且敢侵及明正土司。其罪實無可逭。阿爾泰初議。懾以兵威。尚為有識。小金川之地。非若金川險隘。我兵向曾經行。無難深入。董天弼既馳往西路進兵。阿爾泰亦即當會兵。兩路夾擊。出其不意。執彼

兇渠。或以力擒。或以計誘。聲其罪而治之。然後另立土司。撫定其地。則金川聞而知畏。自當不待征勦。歛跡歸巢。方合控制機要。乃阿爾泰遷延不決。一味畏首畏尾。殊昧緩急輕重之宜。今此事辦理。已覺濡遲。若再因循時日。致兩酋潛相聯絡。滋蔓難圖。於邊夷要務。甚有關係。阿爾泰久歷封疆。樸誠任事。凡察吏安民。講求地方實政。乃所優為。伊由部員出身。未嫻軍旅。且齒邁軀肥。於馳驅行陣。殊

非所宜。即令其獨任運籌。而意涉游移。亦恐於事未必有濟。因思德福已調任川督。邊務乃伊分所應為。況伊曾在阿克蘇等處辦事。於調度軍務。亦所諳悉。而阿爾泰係多年總督。且已授為大學士。其責亦無可諉。兩人協力妥商。自能和衷集事。斷不至彼此稍存畛域。前諭德福於彰寶回滇後。即來京陛見。再赴新任。原不過欲面詢滇省軍營應辦諸務。今此事關係緊要。其滇省之事。德福如有應

面呈者不妨具摺奏聞。著將此旨由六百里加緊發往。德福此時想已自永昌起身。途中接奉此旨。即由該處取道四川迅速馳驛前往。會晤阿爾泰。公同商辦務期妥善。所有阿爾泰節次奏摺及朕傳諭阿爾泰之旨。並鈔寄德福閱看。至該處帶兵亦需練習之人。但此事原係該督等辦理本省邊情。不值由京派人前往。已諭令鐵保帶領成都滿洲兵二百名。馳赴該督等現駐處所。以備領兵進剿。再於通省滿洲總兵副將內揀選得力之員調赴該處。著將此並諭阿爾泰董天弼知之。德福接奉此旨。於何日起程。於何路前往。先行具摺覆奏。到川後仍將商辦情形迅速由驛奏聞。○是日駐蹕避暑山莊。至八月壬辰皆如之。○甲子。

上奉

皇太后駐蹕避暑山莊。○定臣工賜祭例。諭曰。禮部議卹福建遊擊尤用。赴省領劄。在洋飄

沒一本。請給祭葬銀兩。自應按例給與。至所稱遣官讀文致祭。祭文內閣撰擬之處。太覺拘泥不通。國家優卹臣工。備飾終之典。尊卑自有等差。至予祭並賜祭文。所以覈實旌勞。尤宜慎重。豈可一概濫施。若尤用不過一綠營將佐。第念其因公飄沒。給資塋奠。已屬體卹之恩。然覈其生平有何事實可錄。而欲為授簡摘詞。徒爾敷衍成章。豈所以重代言而昭體制。至於尚書都統督撫等。或敷歷著蹟。或宣力有年。臚其事而責以綸言。自為相稱。其他品秩稍次。勲績無聞者。均未能以文誌實。亦不必於賚錫之餘。更施榮獎。即如將弁致命疆場。非不深堪嘉憫。雖褒忠澤沛從優。而闡幽詞難泛設。撰文之人亦難涉筆。此皆向例之未經分晰詳定者。且由此而推。如親王郡王等為天潢一派。封爵尊崇儀章自應從厚。易名表碣固所宜然。至貝勒以下。均推世及之恩。叨膺榮寵。

其禮當視諸王遞減。或其人曾經任職宣勞。原可別示優異。若行事無所表見。例子祭葬。足副展親。而亦為請謚立碑。虛文飾奏。於事理殊為過當。於令典亦鮮區分。朕辦理庶務。悉惟崇實。此等深所未愜。所有各條定例。著大學士會同各該衙門。另行詳晰妥議具奏。其尤用議卹一本。即著照新例行。尋議。貝勒以下。輔國公以上。如兼一品職任者。將應否與謚立碑之處。奏請辦理。其兼二品職任。及

不兼職任者。無庸奏請。又鎮國。輔國等將軍。應否賜卹之處。亦照此辦理。其將弁致命。暨因公飄沒身故者。除二品以上。仍照例辦理外。其三品以下。祇給祭葬。無庸撰文致祭。從之。○又諭曰。貝子瑚圖靈阿。在庫掄辦事。業經六載。著桑寨多爾濟。前往更換。前因桑寨多爾濟。在庫掄獲咎。革去王爵。聞即悔過。是以加恩復伊舊封。今派往庫掄辦事。惟應感戴朕恩。加意整頓。勿復如前貽誤。○乙丑戶

部議准。江蘇巡撫薩載奏稱。淮安府阜寧縣額徵漕米九千餘石。該縣濱臨湖海。產米無多。漕倉又設淮城。距縣寫遠。實多未便。請照清河。桃源。宿遷。沐陽。民折官辦之例。在本縣易銀完納。從之。○湖北巡撫梁國治奏。黔省每年鉛運漢口。以供採買。旋因黔運愆期。部議撥廣西湖南鉛協濟。此項關係鼓鑄。向無嚴查遲誤偷盜之例。請嗣後將何時運到若干。何時售賣若干。并於何時運回。查明有無

遲誤偷盜等弊。一體彙奏。得旨是。○丙寅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戊辰。皆如之。○賜扈從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台吉等食。至戊辰。皆如之。○諭曰。金輝所辦銅瓦。如係伊率意成造。不堪適用。自當治金輝之罪。今金輝既係詢明匠役。按照尺寸製造。其接縫參差。乃因苦背未平。遷就窳瓦所致。且金輝到工。即查出不相符合之故。回明三和。和爾

精額是金輝於此事並無錯誤。無可加罪。三和等當寬。瓦時既未悉心妥辦。至金輝告知緣由。仍欲朦混了事。及朕閱工面詢。尚將各種情節。隱飾不奏。轉以為金輝辦瓦不合。希圖卸責。伊等俱係該管大員。輒思諉過。司官習氣殊屬不堪。三和。和爾精額。俱著交內務府大臣議處。仍將所寬銅瓦。速行拆去。另寬即著令三和。和爾精額。賠修。其佛寧等四員。著從寬免其治罪。朕辦事一秉至公。凡臣工

功罪所在。悉惟覈實。從不容稍涉朦混。致人屈抑。而臣下作偽取巧伎倆。亦難逃朕之洞鑒。將此併諭伊等知之。○又諭據楊廷璋奏本年巡幸木蘭。所有辦差疎懈之武職員弁。及遲誤文報之臺站人員等。請分別嚴加議處。並請將該督提等。一併交部等語。朕巡蹕所莅。凡成梁除道。祇令畧事修治。足便經行。從未嘗因辦理不周。稍加責備。即此次蘭溝至密雲一帶橋道。俱未完妥。特派大臣等代

為督辦。於地方官概未加罪。且擇其稍知奮勉者。予以議叙。至馳遞文報為郵政所關。乃承送之員。於剋期緊要事件。輒交馬夫馳送。任意稽遲。實屬玩誤。而沿途站道官兵。亦例所宜然。乃初十日啟鑾時。途中兵丁甚覺稀少。亦並未見有武職一人。相率懈怠。若此營務尚安可問。不得不加之整頓。著將該督等。叅奏各員。均交部嚴加議處。楊廷璋。王進泰。既未豫為飭委妥辦。又不派員逐一稽查。咎

亦難逭。著一併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前以土爾扈特率眾投誠。衣食並需接濟。所用羊隻及皮襖等項。已諭令文綬專司購辦。速行送往。現在并諭舒赫德。約計尚需羊隻若干。就近通知文綬。以便按數購足。因思茶葉一項。亦伊等飲食所必資。伊犁等處茶封。未必寬餘存貯。而甘省庫貯官茶。陳積甚多。若就便酌撥解往。於新附人眾日用。甚為有益。著傳諭吳達善。即查明甘省庫茶。酌

撥運往。或解交文綬處聽其運送物件時。附搭送往。亦屬便易。該督等務酌商妥辦。以期有濟。仍將作何撥解之處。即行覆奏。舒赫德接到此旨。亦即覈計需用茶封若干。知照甘省。俾如數陸續運送。將此並論文綬舒赫德知之。尋吳達善奏查甘省官茶。前因陳積奏准商交折色存貯無多。惟新疆各處茶封。俱係早備豫運。皆有盈餘。伊犁闢展等庫。除本年並壬辰年應需支放外。共約餘茶一萬七千二百餘封。又哈密約存四千餘封。俱可撥用。臣已飭將哈密茶封先解闢展。再加伊犁茶封。聽舒赫德文綬酌定數目。就近調撥應用。報聞。○又諭據伊勒圖奏。自哈薩克換獲不堪孳生羊畜。散給土爾扈特人等。作為路糧等語。土爾扈特遠來投誠。固宜加意撫卹。已自商都達布遜諾爾達里剛愛牧廠。辦理牲畜十萬。又令文綬於巴里坤等處。儘數購買羊隻。所備已為不少。著舒赫德酌計。除現

在已購之成數外。尚需辦給若干。一面奏聞。一面知會吳達善文綬照辦。俾數有撙節。不致糜費。并寄吳達善文綬知之。○調鑲紅旗滿洲副都統集福。為鑲黃旗滿洲副都統。鑲藍旗漢軍副都統富察善。為鑲紅旗滿洲副都統。○予故烏什辦事大臣吏部侍郎加贈都統銜旌額理祭葬如例。○予故四子部落扎薩克多羅達爾漢郡王車凌旺扎勒致祭如例。○丁卯諭工部月摺內開正白旗滿洲都統所屬新滿洲前鋒魯奇訥。應得馬槽一個。照例折給銀六錢一項。此等甫經安插之新滿洲。索倫。烏拉齊等。一切應用之項。俱由官辦給。特因伊等俱係由本地甫來安插京師。一切應用器具。不能自辦。是以由官辦給。用資生計耳。若將此各項錢銀瑣細事件。一由該旗咨部。該部復按例折給。殊屬紛繁。微特不成事體。且旗文部文。輒轉往返。致所屬胥役人等。從中滋弊。亦斷不能如數全得。

轉令伊等不能仰需實惠。亦與官辦賞給本意未符。著交御前大臣及各該部院衙門。將嗣後甫經安插之新滿洲索倫烏拉齊等一切應得之項。作何折給銀兩。勿事紛繁。期於伊等實有裨益之處。公同詳晰定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福隆安奏。此次隨從木蘭茶膳房等處。由京原領車三十九輛。此內壽康宮茶房車一輛。於七月十八日。趕車人二名。乘騎騾二頭潛逃。經尚茶正武陵阿另雇牲口前來。除將告稟遲誤之武陵阿交內務府大臣察議外。請交兵部轉行順天府衙門。嚴拏治罪。以昭炯戒等語。趕車人於承領差使以後。輒敢私騎車騾潛逃。其情可惡。此風斷不可長。因思順天府所辦之車。各有車夫冊檔。且該車存有宛字十二號車夫張大名牌。無難按名嚴緝。則同逃之人。亦可一併弋獲。著傳諭襄曰。修。即速查明車戶車夫等下落。迅速嚴拏務獲。重治其罪。再此事發覺稍

遲。恐在逃之車夫等。潛蹤遠匿。著英廉選派番役一併上緊訪緝。毋任兔脫。仍各於拏獲時具摺奏聞。○又諭。此次蹕途所經口外莊稼較往年更為暢茂。朕心畧慰。因思口內被水州縣。低田自不免受潦。其高地黍梁。是否尚可望有收。深為廕念。前據該督奏稱上年發水。在木苗嫩小時。易被傷損。此番將次成熟。雖被水畧減分數。而子粒仍自飽滿。實比去年為勝等語。是否實在情形。究竟今歲成災地方。比上年孰輕孰重。秋成分數。孰優孰歉。該督業經派委道府等查勘。昨亦命楊景素沿途順便查勘。自畧有端緒。著傳諭該督即將現在情形。據實覆奏。毋稍粉飾。再今日該督謝賞清漢合璧詩經一摺內。稱坐京提塘具稟領到云云。殊不合理。祇領頒賜書籍。安得以員弁具稟措辭。登之奏牘。如同日富明安。梁國治。具摺奏謝詩經。均稱齎摺差弁捧到賜書。自符體制。該督何漫無檢點。豈近

日精神竟不能周到耶。著並傳諭知之。○刑部議准。江西按察使歐陽永禱奏稱。江西匪船每攬客誘賭。折沒貨物。捐留行李。前任按察使廖瑛奏請。初犯一二次者問徒。三次以上及再犯者。發極邊烟瘴充軍。經部覆准。立法嚴嚴。無如此等匪徒。至今未斂。如李正茂一犯。前經破案問軍。今又逃回誘騙。係因原議未定刺字之條。兵役客商。均難辨認。請嗣後拏獲此等匪船。無論犯案次數。概於左面刺誘賭匪犯四字。從之。

○以休致五經博士程炎孫主璋。邵景齡孫心安。各襲職。○戊辰。調廣東左翼鎮總兵李耀先為雷瓊鎮總兵。以東河督標中軍副將鄭天濬為廣東左翼鎮總兵。○是月。直隸總督楊廷璋奏。被災州縣。除已奏大興等四十一處外。又續據稟順義等二十四州縣。內順義容城晉州南皮。廣平。邯鄲。雞澤。曲周。永年。成安。大名。開州。清豐。龍門。延慶。南和。任縣。趙州。隆平等十九州縣。較輕。鹽山。青縣。滄州。慶雲。四處次重。寧晉一縣較重。

共被水六十五州縣。現在確勘分別辦理。報聞。○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等奏。黃河水勢。七月內有長無退。宿遷縣支河口隄根蟄塌十餘丈。上下河道。多有平漫。隄工間有出水數寸者。臣等將劉老澗開放。以洩運中河之水。僅落尺餘。尚未暢消。報聞。○又奏。前此水長。沿河不無漫溢。清河。安東。二縣。臨河田廬。間被淹浸。至開放王營減壩之前。雖豫飭居民搬移高處。而連日風雨甚大。居民不無

驚惶。臣飭員發給蓆片。趕搭草棚。以資棲止。并先給一月撫卹銀兩。其被淹田廬。俟水落後。查明辦理。此外海州。沐陽。二處。因東省山水漲發。低窪田廬。不無被災。均經確勘撫卹。得旨。覽奏稍慰。○江西巡撫海明奏。袁州府屬之萍鄉。宜春。二縣。吉安府屬之蓮花。安福。二廳縣。於六月初十。十一。等日被水。臣親勘得田廬人口。並有損傷。俱照例給卹。得旨。覽奏俱悉。○浙江巡撫富勒渾奏。七月初三。四。

等日風雨交作海潮盛漲下砂頭二三場飄
冊煎舍二十餘座其無力竈戶酌借穀價以
資接濟報聞○山東巡撫周元理奏七月初
間各屬被水臣與藩司海成親勘得東平汶
上濟寧高苑博興樂安壽光利津霑化濱州
惠民青城商河樂陵陽信蒲臺海豐鄒平長
山新城章邱濟陽齊河禹城平原齊東臨邑
歷城陵縣德平共三十州縣皆係一隅各成
災六七分暨八九分不等又據報范縣朝城

青錄卷八十九

書

聊城高唐茌平莘縣邱縣堂邑被水現飭道
府確勘外先將被災乏食貧民撫卹一月口
糧坍塌房舍酌給修費得旨覽奏俱悉雖屬
一隅亦應實力撫卹俾災民毋致失所也○
又奏東平州戴村三壩北玲瓏中亂石南滾
水俱有淤積又汶上所轄之南楊柳村亦有
積沙請一律疏挑使水勢得以濟運嗣後即
責成東平汶上二州縣隨時挑挖以免沙壅
得旨所見甚妥如議辦理可也○貴州巡撫

李湖奏奉旨查辦營伍器械經臣將左右兩
營軍械及盈餘器械逐一調驗其額設弓箭
槍攬腰刀鳥槍等項均屬完好堅銳惟鳥槍
內舊存纏絲槍應改製贊巴槍以歸畫一其
盈餘器械俱應銷燬變價又古州都江兩標
軍械亦一體辦理下部知之

實錄卷八十九

書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八十九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主事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八月己巳朔戶部議准

廣西巡撫陳輝祖奏稱慶遠府思恩縣屬幹

崗山鉛廠礦砂荒廢應封閉從之○工部議

奏安插京師之新滿洲索倫烏拉齊及保送

強壯人等一切應用器具由官辦給實屬紛

繁請將頭二等待衛折給銀六百三等待衛

藍翎侍衛給銀四百前鋒護軍拜唐阿給銀

二百從之○庚午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丙子皆如之

○賜扈從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台吉等食至丙子皆如之○遣官祭

關帝廟○諭據高晉奏江南河道總督李宏

因感患暑熱病故等語李宏自簡任總河以

來辦理一切修防事宜頗為妥協今年督辦

搶築各工不辭勞瘁尤屬奮勉出力茲聞溘

逝深為軫惜所有應得卹典著該部察例具

奏○又諭曰吳嗣爵著調補江南河道總督

所遺河東河道總督員缺著姚立德署理其

河東河務並著何燭兼管○又諭七月間雨

水較大京師內外旗民人等房屋坍塌甚多

曹降旨交步軍統領衙門查明分別賞給銀

兩其八旗官房倒塌者亦必不少此項房屋

朕原給孀婦孤丁居住一經坍塌即賞銀兩

亦必不能自修轉恐無益著派福隆安豐昇

額素爾訥英廉伍訥璽查明將如何官為修

理之處妥議具奏 諭軍機大臣等據高晉

奏總河李宏染患暑熱身故等語甚為可惜

已敕部議卹矣。江南總河員缺緊要一時難得接手之人。因思吳嗣爵曾任淮徐道。於南河事務素所諳悉。且在河東總河任內。經理諸務。皆能妥協。因降旨將該督調補。其河東總河員缺。令姚立德署理。此時雖秋汛未過。清口亦有應行籌濬之處。現有高晉在彼兼攝河篆。吳嗣爵應暫留幾日。俟姚立德到任。將河務機要面為詳悉告知。再赴新任。不必前來請訓。該督到任後。所有一切修防事宜。悉照李宏舊有章程實力妥辦。至高晉於河務最為歷練。且係總理之人。該督諸事當與高晉實力講求。留心學習。一如李宏在日之和衷共濟。方為克副委任。將此併諭高晉知之。○又諭據高晉奏。江南河道總督李宏病故。已降旨將吳嗣爵調任。而河東員缺亦關緊要。一時不得其人。因思姚立德向曾任山東運河道。嗣後調南河道員數年。於河務尚曾經歷。是以令其署理河東總河事務。但伊

初任總河。一切修防事宜。自不能如吳嗣爵之練習。恐難獨力肩任。何謂素諳河務。現在豫省河工原係兼管。東省地界毗連。黃運河防諸務。無難就近調度。已有旨令該撫兼管。該撫務須與姚立德協同經理。有關緊要機宜。並宜實力講求。俾之留心學習。期於河務有益。河工現在秋汛未過。尚有應辦之事。姚立德接奉諭旨後。不必前來請訓。即赴總河新任。與吳嗣爵將河工要務面為講論。交代後。令吳嗣爵再赴南河之任。將此並諭姚立德知之。○又諭本日據孫爾桂奏到恭祝萬壽。及請安二摺。並將上年硃批祝壽請安之摺附繳。該鎮一年之內。所繳僅此兩摺。並未專行陳奏事件。甚屬非是。總兵為專閫大員。本有奏事之責。況普洱外控九龍江一帶。所轄土司地界均關緊要。該處邊防夷務。豈竟無當行陳奏之事。而概付之緘默不言耶。孫爾桂前在副將任內。尚知黽勉出力。是以

擢用總兵。又因普洱要缺需人。特加調任。尤應倍常奮勉。乃伊一味因循。經年之久。不以一字入奏。殊不可解。雖云總兵受總督管轄。遇事有不得主見者。原不妨稟商總督妥辦。然亦仍須一面具奏。其餘營務邊情。自應隨時據實入告。即該督亦豈能禁其上聞。又何至畏懼若此。殊屬不知大體。孫爾桂著傳旨申飭。○又諭曰。阿爾泰等籌辦小金川一事。節經傳諭實力勦擒。僧格桑毋稍存姑息了

事之見。現在辦理若何。距前又將十日。尚未據奏。及而董天弼於六月十五日。自打箭鑪馳赴西路。酌辦進兵之事。至今四十餘日。為時甚久。該提督於何時到彼。曾否進兵。僧格桑能否就獲。該提督在彼所辦何事。總未見其奏及一字。殊不可解。提督原膺奏事之責。且值辦理邊夷要務。自應將該處情形。隨時迅速馳奏。何以一月有餘。默無一言。即云提督受總督節制。而事應入告。該督豈能禁其

不據實上聞。況軍務重大。該提督又與該督分駐兩路。各有應辦事宜。不容稍有牽制。何所顧慮。而藉口若此。殊不知事體輕重。董天弼著再傳旨申飭。並著傳諭阿爾泰等。務將辦理情形。迅即由驛六百里覆奏。勿再延緩。○辛未。遣官祭昭忠祠。○諭軍機大臣等。海

明奏。萬載縣緝獲湖南逸盜徐明宗。該犯拒捕傷人。因供詞與楚省原案不符。已移解瀏陽縣質審等語。所辦非是。各省拏獲強劫要犯。如情節重大。即就所獲之處審明。辦理不必輾轉解質。致有疎虞。節經通諭甚明。其實係供情不符。罪關出入。必須解赴原犯省分。質訊定讞者。係專指本案情節未明。並無別項重罪者而言。今徐明宗係陳大魁等糾同行竊。臨時行強案內。取繩捆縛。事主之犯業經楚省審確定案。情節已無可疑。或該犯因首犯已經正法。希圖狡卸。楚省原案具在。無難關查指詰。自不容有遁情。並無所用。其轉

解。即果所供止在外接賊而該犯於巡檢往拏時尚敢於拒捕逞強用刀劃傷弓役自應即照強盜拒捕傷人本例擬以斬決。何得又因供詞不合原案咨解往來致稽顯戮。海明甚屬不曉事體。著傳旨申飭。但據奏徐明宗已經解赴湖南。著傳諭永德即速審明。嚴固監禁。毋庸再行解回江西。致中途或有疎誤。海明接奉此旨後即將該犯拒捕案情速行定擬具奏。以便交永德就近辦理。并著通諭各督撫嗣後凡有此等逸盜於臨捕時敢有拒傷兵役之事均照此從重問擬。毋得拘泥解質之例致失罪名輕重。著將此於各省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以刑部郎中國泰為山東按察使。○壬申吏部議准太常寺卿謝溶生奏稱撫民同知通判向由小京官保送其中如贊禮郎讀祝官有由生監揀補者各該員諸事未諳恐難遽膺外任請嗣後生監出身有歷俸三年辦事明白者方准該堂

官保送不合例者部駁從之。○兵部議准兩江總督高晉奏稱崇明鎮孤懸海內馬多差少提標金山等營馬少差多請將崇明鎮標中左右奇四營共馬一百四十二匹內裁四十一匹分撥提標之金山柘林青村南匯四營從之。○癸酉兵部議覆前署雲貴總督德福奏稱裁汰古州道標兵丁改設民壯四十名以資緝緝其都江一廳所轄頑苗必須廳員帶兵查撫所有把總一員兵五十名毋庸裁改再下江一廳苗疆緝緝事繁應於古州標內撥兵五十把總一作為該通判親標以資彈壓均應如所請從之。○甲戌順天鄉試以資工部尚書管順天府府尹表曰修為監臨官左都御史張若淮為正考官內閣學士全魁為副考官。○乙亥諭據總兵陳杰奏稱伊母老病粵東程途遼遠難以迎養懇恩調任近省等語著照所請陳杰調補江南壽春鎮總兵其廣東右翼鎮總兵員缺即著常格調補。

○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近畿被水州縣較多。屢經傳諭該督令將今歲成災地方較上年孰重孰輕之處明確查奏。至今未見奏到。災地頃畝分數固須逐一履勘。其應賑戶口亦須分別詳查。自不能即時覈定。若僅將被災情形與上年比較輕重。無難約計而知。且今距被水之時已閱月餘。大局已可概見。何至曠日持久。尚不能據實覆奏耶。著傳諭楊廷璋即速確覈奏聞。毋再延緩。至永定河堵築

漫口。恐該督於工程非所素諳。特派德成往彼幫辦。前據伊等合詞奏稱。七月底即不能完工。八月初間定可報竣。今距前奏已及兩旬。而八月又將旬日。兼之天氣晴和。便於役作。況白露已過。水冷沙澄。施工更易。自當剋日蒞工。何至今未見奏報。現在工程究竟辦有幾成。計何日可以合龍。並著楊廷璋即速切實奏聞。再北運河漫口。甘露寺張家王甫等處前據奏因取土稍遠。尚未竣事。計此時

潦水日漸減退。運取土方不及前此之難。自可併力修築。何亦未聞堵合有期。該處承辦之員。是否實力趕辦。約何時可以竣工。亦著該督一併據實覆奏。尋奏被災州縣數目。前後相仿。而今歲九十分災者頗少。較去年為輕。北運河漫口共十五處。俱於本月初五日堵築完竣。永定河工程晝夜趕辦。尚未報竣。報聞。○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阿爾泰奏。近接提臣來札。小金川已各處添設碉卡。而官兵

尚未到齊。故先行譯諭曉以利害。第小金川占據沃克什。距巢穴甚遠。勢須先擊退攻圍沃克什之兵。然後搗其巢穴。兵力應否酌增。現與提臣商辦。倘因調兵已多。茶息銀兩不敷。請動庫項。其金革一案。據遊擊宋元俊稟稱。索諾木差人懇伊親臨其地。臣即令其前往。飭諭撤兵退地。得旨。諸凡不妥。恐汝不能辦此事。早有旨命德福去幫汝。若再不知和衷。共可鄙矣。戒之又批。彼既修卡據守。曉以

利害。反令其知爾等欲將就了事之意矣。如此不曉機宜。奈何奈何。又批。汝等已遲延時日矣。尚云稍需乎。看此光景。即應增兵。更何待商之提督。可笑。○丙子。諭。今歲秋雨過多。河水漲發。近畿一帶窪下地方。田禾不免淹浸。節經發帑五十萬兩。截漕五十萬石。並令該督楊廷璋。勘明成災州縣情形。分別照例辦理。其成災較重村莊。小民口食維艱。若統俟冬月給賑。待哺尚覺需時。朕心深為軫惻。

所有宛平。良鄉。涿州。東安。永清。固安。霸州。文安。大城。通州。寶坻。香河。武清新城。雄縣。天津。靜海。寧晉等十八州縣。成災八分以上者。無論極次貧戶。俱著於八月內。先行給賑一月口糧。以資接濟。該督務董率屬吏。實力妥辦。俾閭閻均霑實惠。副朕廑念災黎至意。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董天弼自六月十五日。由打箭鑪起身。馳赴西路。酌辦進兵事宜。距今已五十餘日。總未見其奏及一字。

殊不可解。節經降旨申飭。並令將現在情形迅速具奏。今日閱阿爾泰奏摺內。有准提臣知會之語。可見兩路信息。原自相通。該提督既可報知督臣。何難繕摺上聞。有何顧畏。總督而竟一味緘默若此。且該提督既往西路。籌辦進兵。即當出其不意。迅速掩擊。使彼猝不及防。或以力擒。或以計誘。務獲渠魁。方為有濟。乃該提督到瓦寺後。見夷人修卡據守。仍以官兵尚未到齊。復行譯諭。曉以利害。為

詞。更屬不曉事體。番夷既設有碉卡。豫防豈復文告可喻。該提督如此舉動。徒令番夷輕視。知伊等惟務調停了事。毫無能為於事。豈能有濟。而伊等中無定見。游移不決。坐失機宜。豈實心任事之道。董天弼著再傳旨嚴行申飭。並令其將現在辦理情形。迅即由驛六百里覆奏。毋再延緩。○又諭據阿爾泰奏。籌辦金川小金川情形一摺。諸凡不妥。已於摺內明切批飭矣。小金川於甫受約束之後。復

敢乘隙滋事。自宜加以兵威擒剿。庶可撫靖邊夷。且使金川望風畏懼。是小金川之必當進兵。不待再計而決。屢次所降諭旨甚明。又因阿爾泰前奏茫無主見。惟圖遷就了事。恐致因循貽誤。復念其於軍務非所夙嫻。已傳諭德福。由滇馳赴川省。協合妥辦。今閱阿爾泰奏摺。仍存姑息完局之見。種種不合機宜。甚不滿朕意。小金川與沃克什構釁。阿爾泰得信後。既親往查辦。且令董天弼馳赴西路用兵。自應乘其不備。星速進剿。方為扼要。乃徒虛張聲勢。使僧格桑得以修卡豫防。已屬濡遲誤事。迨番夷既已據守。猶以官兵尚未到齊為詞。欲先以譯詞曉諭利害。惟思文告彌縫。益令番夷輕視。知伊等專務調停息事。毫無能為。似此措置乖方。豈能望其有濟。且小金川之地。並非若金川之有險可憑。昔年我兵曾經取道於彼。豈能遽化為險要。即一路添有碉卡。亦豈能各路皆然。即此可見其

中懷畏蕙矣。至既已辦理進剿。漢土兵練。或有不敷。即當早為籌撥。如成都滿兵。川省綠營。皆可酌量調派。昨已諭鐵保帶兵前往。並諭挑選綠營精銳。特派總兵統率備用。阿爾泰既不能豫籌及此。尚以兵力應否增添。現商提臣酌辦。尤為可笑。督臣統轄全省軍務。即提督亦聽其節制。有何顧慮牽掣。而以添兵之事。諉之提臣。致往返遷延。悠忽玩日乎。又所稱茶銀餘息。不敷支用。請酌動司庫存項。以資經費等語。更為不曉事體。遇此等夷疆要務。勢須用兵。即當通盤籌畫。俾得裕餉濟師。果於國事有裨。即用至數十萬金。亦無不可。阿爾泰以閭閻督臣。綜理軍務。何得沾沾較量贏絀。動存惜費之見耶。朕於各省軍民要務。有應正項動支者。即所費較多。從不稍為靳惜。亦並未曾以此加罪於人。阿爾泰寧不之知。不宜識見卑鄙至此。著傳旨嚴行申飭。至遊擊宋元俊。經總督派往曉諭索諾

未該首既諄懇親臨其地。即應迅速前往。嚴加面諭。庶番夷知所做畏。何必又具稟請示。久延時日。明係該遊擊憚於此行。故為此迂迴託卸之計。甚屬退縮不堪。著阿爾泰即查明嚴行叅奏。再節次所降諭旨。俱由驛六百里發往。並諭令由驛速行奏聞。乃此次覆奏之摺。仍由四百里馳遞。亦屬拘泥。並著傳諭阿爾泰。將現在辦理情形。即遵旨由驛六百里馳奏。毋得再致延緩。○又諭小金川與沃

克什構衅一事。阿爾泰中無定見。恐其因循貽誤。業諭德福迅速赴川。與之會商妥辦。並諭鐵保帶領成都滿洲兵二百名前往備用。德福到後。鐵保等如已統兵至彼。而綠旗精銳亦經調集。軍務易戢。自無庸再為籌畫。若不能剋期集事。轉不必急於用兵。溫福現在永昌籌辦秋冬襲擊緬匪之舉。其事易於就緒。若屆時小金川尚未辦竣。自不得不厚集兵力。一舉蕩平。溫福回至永昌。即統現有滿

洲勁旅。並選派出力黔兵數千名。就近星馳赴川。約計二三月可到。著傳諭溫福豫為籌度。並令德福將該處情形。隨時馳寄溫福。俾得留心部署。○刑部議准雲南按察使覺羅法明奏稱滇省州縣不附郭者。決囚部文到日。如印官公出。無同城佐貳。即令該吏目典史會同營員代為監決。以免申請另委。耽延時日。致重囚意外之虞。從之。○丁丑。太宗文皇帝忌辰。遣官祭

昭陵。○戊寅。祭

大社

大稷。遣裕親王廣祿恭代行禮。○諭軍機大臣等。土爾扈特投誠。所有接濟牲畜。已據奏伊犁厄魯特等貢馬牛羊二萬餘。商都達布遜諾爾達里剛愛。辦送馬羊十萬。并文綬在巴里坤等處。暨回子地方採買。可得十萬餘。合計不下二十餘萬。為數不少。著傳諭舒赫德。如已足用。毋庸另辦。即一面奏聞。一面飛咨

停購。免致糜費。并將此寄吳達善。文綬知之。

○已卯。

太祖高皇帝忌辰。遣官祭

福陵。○諭軍機大臣等。據永德奏。監生段興邦。

威逼佃戶周德先父子五人。先後服毒投塘身死。照例擬發邊遠充軍。並請將田畝斷給一半。與周德先之孫一摺。已批交該部議奏矣。段興邦以田土細故。輒捏詞控告佃戶。復用言恐嚇。致周德先父子五人先後自盡。實

屬豪強兇惡。僅擬軍罪。豈足蔽辜。據稱現在咨部覈結。刑部作何覈擬。或准或駁。曾否咨覆完結。而向遇威逼一家三命之案。部中作何定擬。有無分別另辦。若果悉以軍罪問擬。於理豈為得平。著傳諭大學士劉統勳等。即行查明覆奏。至永德明知段興邦之情罪較重。仍照常擬以充軍。咨部完結。轉以科斷田產末節。專摺陳奏。貌似嚴懲。而意存輕縱。未免近於取巧。豈封疆大臣實心任事之道。永

德著傳旨申飭。○又諭據吳達善等奏。購辦賞給土爾扈特降人皮衣等項一摺。所辦甚好。已於摺內批示矣。新徠人衆。急需禦寒之具。吳達善文綬既經極力籌辦。自可如期運往濟用。據稱皮衣之外。兼購皮張鍼線。尤為妥便。且又購辦氊衣。並湊以哈密庫貯棉氊等件。為數已多。約計所備足敷應用。即可及早陸續解送。毋庸過於寬餘。多購轉致稽延。將此傳諭吳達善文綬。並舒赫德知之。○又

諭據舒赫德奏。接濟土爾扈特牲畜。現已六萬三千有餘。再於哈密等處買羊二三萬。即敷應用。其商都達布遜諾爾等處官廠牲畜。無庸辦送等語。雖係籌計撙節之道。但新徠人數衆多。分給不宜太少。且商都達布遜諾爾。達里剛愛。辦送牲畜。業經起解。未便運回。或因為數已多。即將回子地方採買停止。其哈密等處羊隻。著舒赫德酌量情形。速將應需若干。就近咨商吳達善文綬妥辦。運到後

酌為添給。毋令過少。以副加惠新徠之至意。併傳諭吳達善。文綬知之。○四川提督董天弼奏。臣於七月初二日。抵瓦寺之卧龍關。與小金川現占之巴朗拉。距八十餘里。賊人已砌碉修卡。而沃克什之達木巴宗。木耳宗。日隆宗。在巴朗拉西南。是小金川已將官兵進援之路隔絕。臣約計達木巴宗糧貯足供數月。無虞內潰。先諭小金川。曉以禍福利害。如仍執迷。俟官兵到齊。即行掩襲。得旨。總不成事體。已有旨了。諭軍機大臣等。前因董天弼自打箭鑪西路。酌辦進兵。業經五十餘日。總未見奏及作何辦理。節經傳旨申飭。今閱該提督所奏。總不成事體。已於摺內批飭矣。董天弼既往瓦寺一路。酌辦用兵。自應乘其不備。迅速進剿。擒獲渠魁。乃七月初二日。已抵卧龍關。至初六日。尚爾茫無措置。豈兵貴神速之道。且董天弼身為四川提督。川省兵丁。皆其所轄。何難飛檄催調。迅速掩擊。使彼猝

不及防。乃一味遷延坐待。轉以官兵未能到齊。為詞。意欲推諉。至僧格桑甫經遵受約束。退回。復敢圍攻沃克什。實屬頑梗不法。該提督前奏。明知其不可以口舌化導。必須懾以兵威。況小金川已築碉拒守。仍復譁諭曉以利害。徒為番夷輕視。知若輩之毫無能為於事。安能有濟。董天弼如此畏葸不堪。何以膺專閫重寄。豈竟慢視邊務。尚思遷就了事耶。至所稱糧食足供數月。尚無內潰之慮。更不成語。董天弼此行。豈不過虛應故事。竟思玩日老師。優游坐食乎。至董天弼與阿爾泰分駐。辦理軍務。該處一切情形。自應隨時專摺速奏。乃兩月以來。僅一陳奏。尚付差弁緩程齎遞。而摺內復云相距路遠。不及與督臣聯銜。實屬可鄙可笑。提督有奏事之責。況係進兵之時。何至畏懼總督如此。真是全然不曉事體。恐伊福薄。不足以副委任。董天弼著再傳旨嚴行申飭。嗣後宜奮勉痛改。毋貽重戾。

○以正黃旗漢軍叅領李生輝為鑲藍旗漢軍副都統○旌表守正捐軀之貴州龍泉縣民李先友妻陳氏○庚辰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癸未皆如之。○賜扈從王公大臣及蒙古王公台吉等宴。至癸未皆如之。○諭今年布達剌廟。猝被回祿。原非人力所能豫料。但永和。三格。薩哈廉。係專管工程之員。不能約束工匠。小心防範。

致令失火延燒。其咎實無可諉。即革職治罪。亦所應得。僅予革去翎頂。留工効力。已屬從寬。稍示薄懲。然朕意尚欲視其如果龜勉。自効。仍復加恩錄用。乃英廉袒護內府人員。至熱河傳旨。竟將革去翎頂之面諭。不為明白宣示。致永和等。仍覲顏以章服自榮。及朕出古北口時。永和尚戴翎頂接駕。見面詰問。始知英廉之曲意袒庇。因傳諭將英廉飭責。並將永和等翎頂摘去。是永和等之不能承受

朕恩。實為英廉所誤。所謂愛之適以害之也。至此項工程。既成復燬。耗費多金。即著賠亦理所應得。但念重修工料。約需三十餘萬。斷非伊等力所能辦。並不欲責令賠償。曾向英廉諭及。并於召見軍機大臣時。亦常議論及之。此實朕之本懷也。昨至熱河。欲觀伊等良心如何。因傳旨詢問永和等。作何賠補。隨據伊等各將家產開報。及閱永和。薩哈廉所開。尚與伊等家計。不甚相懸。而三格。則眾人皆

知其家貲勝於永和。乃開出之數。尚不及薩哈廉。實出情理之外。因諭令英廉密查三格財產。及據查出三格名下。隱匿田房甚多。因將伊拏問。交內務府大臣審訊。復究出寄頓隱瞞之處。不一而足。可見天良喪盡之人。無不即行敗露。朕本無意加罪。而伊乃輾轉迷溺。自蹈重懲。亦無如之何矣。至永和。薩哈廉。業已置之不問。並欲將其家產賞給。不過量加薄罰。以完此事。乃永和忽私自寄信。轉託

英廉代查。夫果欲急公代查。當告知行在內務府大臣福隆安等。無私告英廉之理。今被英廉叅奏。朕亦不能曲為原諒。因即命英廉確查。此又永和之自招尤悔也。今據英廉查奏。永和房地於所報之外。尚有浮多。因併及薩哈廉。亦查有不符之處。具奏。茲復令詢問永和等。據永和稱房屋係已經典出。地畝原報十餘頃。如果查有二十頃之外。願甘重罪。而薩哈廉稱係久經分出之產。並非欺隱。蓋

此次英廉所查。因前此徇情獲譴。心存畏懼。不免有意從苛。以補救其已往之過。但凡應交家產者。無不各顧妻孥。稍留養贍。亦屬人情之常。朕亦不肯於若輩故為刻責。但若干成中。僅留二成。原可無庸查辦。設為數多至三成以上。則是有心欺匿。即為法所難寬。所有永和。薩哈廉。原報交產單。著交福隆安等將英廉摺。詳加比對。如果少報不過二成。即屬無可加罪。若竟至三成以上。自亦難於寬

宥。即三格隱匿之數。亦著覈查。共有十成之幾。則治以重罪。亦可令其心服。至伊等兄弟子姪。久經析居者。罪不相及。向來即查辦重犯家財。尚不令牽連同坐。則永和等更不當一併覈計矣。朕辦理庶務。一秉至公。從不豫存成見。其罪名輕重。悉視其人之自取。並不肯稍有厚薄於其間。惟當各具天良。共知炯戒。將此通諭內務府及工程處人員等知之。

○辛巳

萬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遣官祭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遣官祭

顯佑宮

東嶽廟

城隍廟○

上詣

皇太后行宮行禮○御澹泊敬誠殿扈從王公

大臣官員及蒙古王公台吉等行慶賀禮○

壬午四川提督董天弼奏賊人所占之巴朗

拉山勢險峻難以仰攻惟距卧龍關四十餘

里山神溝小路可以繞出巴朗拉之後臣先

行偵探得圍困達木巴宗之賊番約有二千

沃克什尚能堅守若由山神溝前往五日可

到茲定於八月初七日進發其巴朗拉山下

鄧仍地方令總兵福昌駐劄相機攻剿得旨

仍屬遲緩既得捷徑觀汝如何奮勇成績耳

○癸未夕

月於西郊遣理郡王弘曉行禮○大學士管四

川總督阿爾泰奏明正地方現集漢土兵練

五千五百餘名除防守要隘兵二千名外尚

有三千數百名似可敷用但小金川與明正

交界隔一大河須用皮船過渡而皮船僅容

一二人且小金川沿河設備是以趕造木船

並設法遮護賊人鎗礮使兵練得以多渡至

僧格桑與索諾木本係同族又兼姻親地界

毗連實不能斷其來往再小金川近復於木

坪連界地方添設碉卡臣現撥兵防禦得旨

總不中機宜不見奮勇如何如何○欽差侍

郎德成直隸總督楊廷璋奏永定河漫口自

開工趕辦至初八日正當合龍因水勢偶長

將北壩頭衝刷七丈而新築之壩身亦間段

蟄陷二十餘丈現加工趕辦完工尚需數日

得旨此次爾等所辦殊覺延緩慎之又批所

長幾何何不奏明自然因工程不牢固方有

此失○蠲緩綏遠城大黑河本年水災莊地

一百三頃四十五畝額賦并給口糧有差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

實錄卷八百九十

三

十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一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奏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八月甲申諭今歲恭遇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慶洽敷天朕躬率寰宇

臣民臚懽祝

嘏各省督撫等多有以遠任封圻未克隨班蹈
舞奏請來京申祝者固出於伊等慶忭之忱
但外省文武大員各有本任專責勢不可令
其同時朝集京師是以概未允准且該督撫
等屆辰各於所屬率偕寮吏紳士望闕呼嵩
自足以展申祝悃又何藉此奏籲虛文所有
未經奏請來京之督撫將軍都統提鎮藩臬

等俱不必續有陳奏。至於獻芹效祝。原亦情誼所應聯。如內而尚書都統。外而總督巡撫。有備儀慶祝。

慈壽者。自不妨俯允其奏。顧朝廷班列差分。宜有限制。昨歲朕六十誕辰。曾豫為分別飭禁。當此

璇闈行慶。諸臣自皆念切抒誠。而辨等威以達悃忱。上年成例具在。其在京侍郎。副都統。并外省提鎮。學政。藩臬等。均無庸進獻稱祝。奏

事人員。不得概行轉奏。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爾泰奏。籌辦小金川一摺。總不中機宜。不見奮勇。已於摺內批飭矣。看來阿爾泰辦此一事。始終茫無定見。前奏令董天弼馳往西路。相機會辦。所云示以兵威。不過空言塞責。其實並未豫計進兵之事。及見朕屢次飭諭。方知事難中止。而所辦又已濡遲。故前以官兵未齊為詞。今復以隔河艱渡為解。可見其始則惟圖遷就完事。意涉游

移。今則氣餒心忙。畏難自阻。尚安望其能奮勵集事乎。如所稱小金川與明正交界。隔有大河。因皮船過渡。不能多載。一面趕造木船等語。足見其不合機要。阿爾泰駐彼已將三月。果知有必須舟楫形勢。即當上緊製備船筏。剋期濟師。何至今始須成造。藉為支飾玩時之計。且復慮及賊人鎗礮設法護船。作此畏葸無能之態耶。至小金川敢於設礮豫防。顯有抗拒官兵之意。則其與金川早相聯絡可知。若復日久因循。益滋養癰之患。小金川地界雖與金川毗連。其路徑並非若金川險隘。昔年官兵進剿。取道安行。未聞小阻。何至今日忽變為嶮巖。難於深入。即金川之不宜輕進。亦因刮耳崖等處不能並騎長驅。非其番夷果皆驍悍難制。若彼輕離巢穴。至小金川之地。相濟為惡。抗我顏行。則彼已自失其險。何妨一鼓而并殲之。豈不更為直捷。乃惟以不能斷其往來藉口。豈因僧格桑有金川

黨助竟欲置之不問乎且小金川設碉之處西路在瓦寺界南路在木坪界並非處處皆有碉卡拒防我兵何難避越番碉別尋進路即如董天弼在卧龍關訪有山神溝間道以圖密進雖未知其成績若何然可見賊巢之原非無間可入阿爾泰在南路何未聞購覓捷徑率衆進攻徒為守株坐待之見豈其智并出董天弼下乎即或因伊等虛張聲勢曠日緩期致狡酋得以豫為之備一時未可猝

議進勦獨不當多調兵練為圍困計竟爾束手無策其番夷全賴耕種為食必不能終年防守自棄農功更不能築碉護田廣為守望或乘其懈而急為襲擊或就其地而頻與蹂躪使之應顧不暇久將自潰乃阿爾泰一味畏首畏尾於近計遠籌漫無措置縱彼未嫻軍旅豈平時實心任事之忱悃至此亦復耄忘而竟甘於苟安玩視邊務若此所為公忠體國之道安在著再傳旨嚴行申飭昨德福

奏至已於八月初四日自貴州由永寧瀘州一路馳驛赴川計此時可至阿爾泰駐兵之地阿爾泰務須自勵夙誠與彼和衷妥辦速期奏績若再稍存吟域之見計圖推諉則是自速罪戾矣將此併諭德福知之該處現在進兵情形及與董天弼如何知會兩面夾攻之處仍著速行由驛覆奏○乙酉遣官祭賢良祠○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暹羅丕雅新將擒獲花肚番頭目男婦差人解送來廣現在委員押解進京查訊等語暹羅送到之花肚番男婦是否即係緬匪自應解京審訊其真偽無難立辨至丕雅新當暹羅殘破乘機竊據妄冀敕封曾令軍機大臣代李侍堯擬寫檄稿正詞斥諭今復借奉檄擒送花肚番逆匪為名冀邀賜憑朝貢自不應允其所請但去歲遊擊蔡漢往諭河仙鎮目截擒緬酋時蔡漢聽信莫士麟之言曾行文丕雅新一體擒獻今丕雅新既以遵奉憲令為詞

尚知敬奉天朝大臣亦不必概付不答。絕之太甚。自應即以該督之意酌量賞給緞匹。稍示羈縻。該督仍給以檄文。回覆丕雅新。諭以爾所送花肚番男婦。是否即係緬匪。其事虛實。本部堂難以憑信。不便率行陳奏。但爾既已送到。姑留內地收管。另為查辦。因爾奉令惟謹。遣人航海遠來。本部堂特給爾緞匹。付來人齎回。以示獎勵。至爾所稱乞恩賜憑許。照舊例朝貢之處。本部堂更不便代為轉奏。已於前檄明白示覆矣。如此宣諭。於駕馭外夷。自為得體。可將此傳諭李侍堯知之。○倉場侍郎瓦爾達等奏。請挑挖通惠河淤積。得旨。著派裘曰修。英廉。劉浩。會同瓦爾達。劉秉恬。辦理。○丙戌。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禮部議。朝鮮國王李吟奏。稱。國內流傳康熙丙子年間。朱璘所撰明紀輯畧。本於明人陳建皇明通紀。載其先世之

事。因譌襲謬。誣妄含冤。請將二書中有關小邦之語。並行刊去。查朱璘輯畧。於乾隆二十二年。浙江巡撫楊廷璋奏。請銷燬。其陳建通紀。現遍訪京城書肆。並無售者。是二書在中國久已不行。無事改削。該國王所稱。誣讟其國祖康獻王旦世系。及其四世祖莊穆王侔事蹟二條。今恭閱。

欽定明史朝鮮列傳。載其始祖世系。及國人廢琿立倧之處。考據已極詳明。乾隆三年。我

皇上允該國王所請。刷印頒給。該國自當欽遵刊布。使其子孫臣庶。無知所信從。若陳建通紀。朱璘輯畧。二書。應令該國王於其國中自行查禁焚銷。永杜疑竇。從之。○丁亥。祭

先師孔子。遣大學士劉統勳行禮。○諭軍機大臣等。據董天弼奏。已於八月初七日。督兵由山神溝密往掩襲。一摺。自應如此辦理。小金川之地。該提督向年隨征時。既曾經歷。其路徑猶能記憶。益當奮勇深入。以冀剋期奏

績。但所稱小金川首尾不能相顧。勢必解去。沃克什之圍退守巢穴等語。尚有急圖完事之意。僧格桑去年甫受約束。曾未逾時復敢乘隙滋釁。不可不興師問罪。並非專為沃克什解圍。恐伊等尚狃於姑息之見。一聞頑酋解兵歸巢。苟幸無事。不復擒捕渠魁。仍思將就完局。番夷豈復知所警畏。即或暫時斂迹。待官兵既撤。彼復侵擾鄰疆。又將另為整理。往返徒勞。更復成何事體。總之僧格桑一日不擒。其事一日不了。董天弼既經進兵。必須相機制勝。將僧格桑或以計誘。或以力取。務在迅即就獲。以靖蠻陬。此旨著由六百里加緊發往。董天弼接到後。將何日直抵賊巢。擒獲兇渠之處。亦即由六百里加緊覆奏。至董天弼已得間道進兵。而阿爾泰至今株守河干。坐待船成方渡。所謂夾擊之義。安在。據董天弼奏。木坪之甲金達。雜谷之曾頭溝。各路皆可分進。阿爾泰於此等扼要捷徑。自應豫

為確訪。密派勇練將領。統兵分路掩襲。使番酋受敵。首尾不能相顧。方為勝算。徒爾優游時日。漫無措施。則在彼閒駐數月。所辦何事。阿爾泰於親履行陣。即非所長。若運籌調度。尚當奮勉自勵。何總未見其出一謀。發一慮乎。著阿爾泰將近日作何辦理情形。亦速即明白回奏。再前諭於擒獲僧格桑後。另擇小金川安分妥當之人。立為土司。俾令管理。今思小金川可作土司之人。不外僧格桑支屬。此等番夷。錮蔽已深。積習恐難漸改。況與金川又屬姻親。易於蠱惑。難保其日久不復滋事。莫若於先渠就獲之時。即將小金川所有地方。量其邊界附近。如沃克什。明正。木坪。雜谷等土司。分撥管轄。整理不必復存小金川土司之名。庶該處番衆舊染潛移。各知馴謹畏法。而金川見羽翼已除。亦當斂戢不敢復逞。實為寧謐邊疆。一勞永逸之至計。將此傳諭阿爾泰。德福知之。○吏部議覆安徽巡撫

裴宗錫等奏覆廣德等州縣移改巡檢各事宜。請將已裁之廣德州陳陽巡檢所遺村莊分派杭村廣安二巡檢管轄。其移駐之合肥縣青陽鎮巡檢官亭鎮巡檢巢縣柘皋鎮巡檢。所有緝查奸匪查點解犯。即為各該員專司。并增青陽柘皋二處弓兵十名。其改設之含山縣運漕鎮巡檢。遇有江蘇崇明縣領照赴鎮買米船隻。即令該巡檢就近查驗。以杜透漏出洋等弊。鑄給青陽鎮官亭鎮柘皋鎮

運漕鎮各巡檢司印。均應如所請從之。○刑部議奏。向例威逼一家三命以上。僅擬遣戍。誠如

聖諭。於理宜為得平。請嗣後有豪強兇徒威逼致死一家三命以上者。改為斬監候。致死一家二命。及非一家之三命以上者。改為絞監候。所有湖南段興邦威逼周德先父子五人身死一案。即照此例覈擬從之。○戊子。諭曰。伍勒穆集現在身軀不能轉動。所有理藩院

侍郎員缺。著福德補授。其鑲藍旗蒙古副都統員缺。著福康安補授。伍勒穆集雖屬艱於轉動。似尚可以坐辦事務。著加恩賞給侍郎全俸。仍管唐古忒學及經咒館事務。如有應行繙譯事件。仍令繙譯。○又諭。據伊勒圖等奏稱。將軍成衮扎布前病復發。著成衮扎布之子德勒克多爾濟額駙拉旺多爾濟帶同御醫沙成璽馳驛前往診視。○又諭曰。成衮扎布患病。烏里雅蘇台辦事無人。定邊左副

將軍員缺緊要。著車布登扎布即由游牧地方起程。速往烏里雅蘇台幫辦將軍事務。○諭軍機大臣等。刑部議改威逼一家三命以上條例。及覈議威逼致死一家五命之段興邦。即照新例問擬。各摺俱依議行矣。威逼律例向來因未定有擬抵之條。使豪強兇惡之徒倚恃勢力。戕害平民。肆無畏憚。且致有以欠租細故連斃五命如段興邦之甚者。今如此斟酌改擬於情法自為得平。但閱段興邦

原案情節顯有倚仗官勢交結行私等情弊。不可不徹底根究。已傳諭永德令其詳晰查訊。明確具奏。如果究有倚官肆橫情節。即當治以光棍之罪。方足示懲。如尚無此種情節。而其恃富欺壓。逼死五命。於法實萬無可寬。該部即當存記。入於明年秋審情實。將此傳諭刑部堂官知之。○己丑。諭據伊勒圖等奏。稱將軍成衮扎布病故。成衮扎布自授定邊左副將軍以來。著有勞績。宣力多年。昨聞其病發。曾降旨令伊子德勒克多爾濟額駙拉旺多爾濟帶同御醫馳驛前往診視。今聞薨逝。朕心深為悼惜。著加恩賞銀一千兩。以資冥福。即由烏里雅蘇台庫內支給。仍派乾清門侍衛一員前往奠醊。其應如何加恩致祭之處。著該部查例具奏。○又諭據伊勒圖等奏。稱將軍成衮扎布於八月十一日身故。所有將軍及盟長印務。伊等暫行護理等語。定邊左副將軍員缺。著加恩令車布登扎布補

授額駙拉旺多爾濟。既係世子。所有扎薩克和碩親王。即令拉旺多爾濟承襲。其盟長事務。即著車布登扎布兼理。車布登扎布所遺喀爾喀副將軍員缺。著交理藩院開列應放人員職名請旨。○又諭軍機處行走之署理藩院侍郎福德。現已補授侍郎。著不必在軍機處行走。○諭軍機大臣等。成衮扎布在日。不知曾否與諸子析產。如尚未分析。須速為派給。以便伊等度日。朕意除德勒克多爾濟在京居住不與外。王產雖應給承襲之人。而餘產亦應分給諸子。再成衮扎布長子額爾克沙喇。雖無子嗣。必有妻室。自應酌量分給。現伊諸子內。除德勒克多爾濟額駙拉旺多爾濟與伊什扎木蘇外。不知尚有幾人。車布登扎布係成衮扎布胞弟。為拉旺多爾濟等胞叔。且已授為烏里雅蘇台將軍。著即會同彼處叅贊大臣。查明成衮扎布共有幾子。將親王并諸子及額爾克沙喇之妻室如何分

給產業之處。秉公辦理具奏。不可以拉旺多爾濟係屬額駙。意存偏徇。將此寄令車布登扎布知之。○又諭曰。成衮扎布業經病故。著傳諭額駙拉旺多爾濟。到彼後無庸速回。俟伊父喪事完畢。百日服滿。再行來京。至伊等應得產業。朕已交車布登扎布并叅贊大臣。秉公辦理。汝為固倫額駙。又襲封汝父王爵。惟當謹奉伊等辦理遵行。勿許爭競。貽笑卑鄙。將此并寄令車布登扎布知之。○豁除甘肅巴里坤已墾未熟地。六千三百畝額賦。○庚寅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各省舉人。歷科遞積滋繁。銓選向多壅滯。朕心每深軫念。曾為籌計疏通之法。於丙戌會試後。降旨分別揀選。引見量其人才年力。以知縣分發教職。注授並許借補丞簿等官。令得及鋒自試。越今六載。俱經各督撫陸續題咨補授。所餘待缺者已

屬無多。廣登進以免積薪於寒峻。甚為有益。今歲恭逢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特開鄉會

恩科。俾歡洽彙征。永為例事。其年臻耄耋者。業於今春榜後。視其齒序。恩予職銜。

壽宇覃釐。用徵士林嘉瑞。而雲集觀光之衆。亦當令其同霑

慶澤。益廣

慈禧。著於明歲春闈後。仍照丙戌年之例。將應

試舉人。分別等第揀選。引見錄用。俾得乘時筮仕。以示振興。並彰錫類作人之至意。所有辦理事宜。該部臨期再行奏聞。請旨。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前據高晉奏。懇於防汛武場事竣後。赴京恭祝

萬壽。未允所請。今因永定河連年漲溢。瀕河州縣低窪地畝。節次被淹。動需賑卹。而漫口之處。今秋復較去夏倍寬。此蓋由河身淤高。隄岸卑薄所致。勢不可不設法修治。以杜後患。

原擬派裘曰修會同楊廷璋勘辦。但楊廷璋於河務本未諳悉。且已年逾八十。精力亦漸不如前。恐不能籌度盡善。即裘曰修雖疊經委勘水利。河工尚係學習辦理。所見未必悉中竅要。若僅交彼二人經理。尚未能輕重合宜。朕十月初迴鑾後。即有應辦

慶典等事。又不能親蒞相度。指授深為躊躇。因思高晉於河防一切機宜。最為明練。平素又實心任事。確有定識。從不肯稍涉沽名。亦不僅為節省錢糧起見。辦此一事。自無出其右者。且如裘曰修查勘工程。或估至二十萬兩。朕已不能信其必不虛糜。若高晉經辦之事。即多至二百萬兩。朕亦可信其斷無浮濫。蓋裘曰修尚不免高興好名。亦不及高晉之老成誠懇。足資倚任也。現在南河防汛之事。已竣。吳嗣爵想亦可赴新任。著傳諭高晉於奉到此旨後。即將總督印務交薩載暫行兼署。其武闡之事。亦即令薩載辦理。至河工應辦

來年工料諸事。即告知吳嗣爵。令其查覈。吳嗣爵為人尚屬細心。自可不至貽誤。高晉交代後。即起身前赴行在。面請訓示。即往永定河一帶。會同裘曰修。楊廷璋。逐一履勘。將應行繕治事宜。詳晰通盤籌畫。繪圖貼說具奏。其北運河亦連年漫溢。並宜籌辦減洩豫防之法。亦令高晉等就便一併查辦。高晉於查勘河務歲事正屆

聖母大慶之時。既可遂其來朝拜舞之忱。而在廷現無滿洲大學士。高晉來此領袖班聯。恭與

慶典。於儀體亦為相合。高晉於慶祝後。仍可回兩江總督之任。河工經彼勘計。則按其所定章程。臨時再派大臣董辦。自可臻妥善矣。將此一併傳諭知之。○兵部議准湖廣總督富明安奏稱。湖南各鎮協營千把。俱送總督考拔。其外委額外外委。除岳州一營近武昌省會。仍歸總督考定外。其相距甚遠者。請歸提

督考拔從之。○賑卹陝西沔陽華陰朝邑三縣本年水災飢民。○辛卯。

世宗憲皇帝忌辰遣官祭

泰陵。○諭軍機大臣等。據鐘音審奏。營兵李得璋等傷差奪犯。分別定擬一摺。已批交行在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覈擬速奏矣。營兵犯賭已屬不法。乃於印官拘犯訊供之時。輒敢糾衆逞兇。傷差搶犯。目無法紀。其情甚為可惡。況漳泉積習刁橫。尤當急示嚴懲。該督審明

定擬後。即應由驛三四百里馳奏。使首犯不致久稽顯戮。庶兇橫之徒。知所儆戒。乃僅照尋常案件。專差齎奏。殊屬遲緩。鐘音久任封疆。何不識事理輕重。若此。著傳旨申飭。○壬辰遣官祭黑龍潭。

昭靈沛澤龍王之神。玉泉山

惠濟慈佑龍王之神。○諭軍機大臣等。刑部議段興邦威逼佃戶周德先致死一家五命一案。請照新定之例。改為擬斬監候。自應如

此問擬。細閱案情。段興邦以佃戶欠租細事。告官斷追。已非安分之人。迨周德先業已遵斷交清。而段興邦猶以為未足。仍然指給收字。復以稟官差押清租。追佃恐嚇。致周德先一家同時窘迫自戕。是段興邦不僅倚富逞強。欺凌懦弱。佃必其平日以豪富監生。與該縣往來交好。該縣或并受其賄賂。惟所欲為。該犯遂恃有護符。恣肆無忌。即不然。亦必與奸胥蠹役勾結把持。橫行鄉里。是以愚民畏其

勢焰。不敢與爭。致父子五人皆以畏懼而畢命。其情節甚為可惡。顯有倚仗官勢情弊。自為案內緊要關鍵。今周德先父子雖死。而同為段興邦佃戶者。必尚有人。及該處附近莊農。俱可悉心詢訪。段興邦平日恃符不法。必不能掩衆人之耳目。地方自有公論。無難得其底裏。著傳諭永德。即將段興邦向日如何與該縣交結情事。逐一密訪確查。務令水落石出。據實奏聞。若該縣有受贓庇縱之處。亦

即據實嚴叅重究該撫辦理此案僅照常例問擬惟以斷給財產為足示懲已屬錯謬今交查此事若再圖顛預了事或并存心袒護則是自速罪戾矣將此傳諭知之○理藩院奏額駙拉旺多爾濟所管扎薩克員缺請令伊兄伊什扎木蘇署理車布登扎布所遺喀爾喀副將軍員缺請旨簡放得旨額駙拉旺多爾濟住京時日較多伊所管扎薩克事務著伊兄伊什扎木蘇署理車布登扎布所遺喀爾喀副將軍員缺著車木楚克扎布補授○欽差侍郎德成直隸總督楊廷璋奏永定河漫口於八月十六日合龍並將新壩加高培厚統於十七日竣工得旨覽○豁除江蘇清河縣坍沒地七頃八畝有奇額賦○癸巳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自避暑山莊啟鑾幸木蘭○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阿爾泰奏臣南路造船因物料匠工均自內地發往須十四五日

造成方可渡河奮擊其金革一案前令宋元俊前往面諭詎索諾木以弟兄五人商明再稟為辭該遊擊見其難以化誨已於八月初六日馳回臣飭令宋元俊駕馭索諾木抄掠小金川如能擒獻僧格桑更有重賞再宋元俊於邊地道路頗為熟悉副都統鐵保未到之前即令該遊擊統兵渡河攻勦報聞○賑卹甘肅臯蘭紅水縣丞金縣循化安定會寧平涼涇州靜寧隆德固原鹽茶廳張掖山丹東樂縣丞武威永昌鎮番古浪平番等二十廳州縣本年旱災貧民並予緩徵○是日駐蹕中關行宮○甲午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奏辦理小金川情形一摺已於摺內批示據稱遊擊宋元俊業已前往面諭索諾木該土舍禮貌雖極恭順而以弟兄五人商明再覆為辭顯係推阻之意看來索諾木之頑劣不即遵教總因價格桑甫受約束旋與沃克什構釁又復侵及明正土司尚未加以懲創遂

致無所忌憚。今惟有將小金川上緊攻勦。擒獲兇渠。削平其地而分屬之。則金川自必聞風畏懼。不敢復行梗化。辦理之法。無有踰於此者。昨據董天弼奏。已於八月初七日。由間道進攻。此時當已搗其巢穴。現在阿爾泰所奏。亦稱約計十四五即可進兵。果能剋期夾擊。僧格桑自必首尾不能相顧。斷不敢仍前抗拒。如官兵到彼。僧格桑即能就擒。其局自易完結。設或僧格桑勢窘力蹙。竄入金川。亦

不值引兵復進。金川勒取止須查其家屬。及黨惡之人。收捕分別查辦。仍遵前旨。將小金川地方分給附近之沃克什。雜谷。明正等各土司管理。並酌留官兵駐守彈壓。一面傳諭索諾木。令即將僧格桑擒獻。其事亦即可了。阿爾泰便可來京辦事。德福亦可回至省城。惟暫留董天弼在彼統兵鎮撫。俟數月後局勢大定。董天弼再行回署。仍派明幹將領在小金川與金川扼要地界駐兵。並不妨守禦。

一二年。番酋等自不能經久受困也。至前諭令索諾木抄掠小金川。彼時因未知兩土酋之已經聯絡。今就該處情形而論。則兩酋久相比附。狼狽為奸。索諾木豈復肯與小金川自相殘賊。乃阿爾泰仍以駕馭索諾木抄掠為言。可謂拘泥而不達事體。現在專辦小金川。不必復向金川告諭。若僧格桑或向金川逃匿。則於傳檄索取時。并諭以僧格桑自作不靖。竄入爾界。今官兵已平定其地。散給附

近各土司分管。仍留兵駐守。是僧格桑永遠不能歸巢。爾今留彼養贍其衆。何時能了。是爾無端為彼貽累。在爾亦殊失計。爾索諾木之父即係久經歸化之人。爾若能將僧格桑擒獻。自當將爾獎賞。番蠻等本屬見小之人。為之明白開導。其勢必不能久合。如此方得要領。至遊擊宋元俊。前因其不即向金川曉諭。懦怯無能。諭令阿爾泰奏。今阿爾泰以宋元俊於邊地情形頗熟。派令統兵攻勦。該

遊擊如能奮勇自効。不但不必劾究。並當論功錄用。若專務緣營欺罔惡習。仍不努力向前。即一併重治其罪。可即飭令該遊擊遵奉。鼂勉將此由六百里加緊傳諭阿爾泰。德福。董天弼知之。仍令將各該處進兵情形。迅速具奏。○豁江蘇泰州丹荒田賦銀四千四百五十二兩有奇。米麥七千四百五十六石有奇。○是日。駐蹕波羅河屯行宮。○乙未。上遣侍衛福康安。赴避暑山莊。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旺丹多爾濟帕拉木親王之爵。原因伊叔曾祖察罕丹津無嗣。是以令伊父旺舒克承襲。旺舒克身故。朕復加恩。令旺丹多爾濟帕拉木承襲。今旺丹多爾濟帕拉木又無嗣。其爵似可停襲。但察罕丹津前勲懋著。朕不忍令其宗祀斷絕。著加恩降一等。令旺丹多爾濟帕拉木親伯之子納罕達爾濟承襲郡王。以承察罕丹津宗祀。納罕達爾濟所遺扎薩克一等台吉員缺。即令

伊弟羅布藏丹津承襲。○諭軍機大臣等。據海明奏到逸盜徐明宗一摺。已交行在軍機大臣會同刑部覈擬速奏矣。乃同日所奏各摺。俱用紫筆繕寫。殊屬拘泥可笑。科場條例。外簾不用墨筆。原以防胥役人等營私舞弊。而設至新例監臨官用紫筆。更指闡中文移告示而言。若繕錄奏函。自有一定體制。向來督撫等承辦監臨。闡中奏事。俱用墨筆。海明在外任。已非一日。寧於此尚未之知。乃爾拘

牽冒昧。竟以素不經見之式。率形奏牘耶。何不曉事體。若此。海明著傳旨申飭。原摺俱發還。○是日。駐蹕張三營行宮。○丙申。

上行圍。○吏部議准。浙江按察使郝碩奏稱。道員失察。同城州縣虧空。例降一級留任。似屬過輕。請照失察知府虧空。降四級調用。例減一等。降三級調用。從之。○四川總督德福奏。緬賊狡詐。與苗種相仿。然無妄念。只圖報復。不敢侵擾邊界。從前起衅。俱係土司與緬屬

夷人爭鬧。並非憤駁。輕犯邊境。且關外崎嶇。林箐兼有。瘴癘。我兵不能久駐。請暫停襲擊之舉。於冬日內。令哈國興帶兵。關外駐劄。差傳諾爾塔前見賊酋。曉以利害。伊若懼禍。表貢其事。即已善全。倘照常寘。仍嚴守邊關。不通交易。數年後。出其不意。可操必勝。得旨。看汝如此識見。朕又愁金川亦不能奮勇辦理矣。如何如何。朕不能識人。不能化導汝等大臣。惟自咎自愧而已。亦無他諭矣。○浙江

平定回疆

十一

巡撫富勒渾疏報鎮海。嵊縣臨海。寧海龍游等五縣。開墾額外田地。塘蕩共八十五頃九十畝。有奇。樂清縣開墾塗硤田地。一十三頃四十四畝。有奇。升科如例。○是日駐蹕阿貴圖大營。○丁酉

上遣侍衛扎蘭泰。赴避暑山莊。

皇太后行宮問安。○行圍。○諭曰。德福至四川。所陳緬賊各情形一摺。識見甚為乖謬。緬地水土惡劣。我兵難於深入。自不宜復議大舉。

墮其術中。而賊匪反悔。頑梗亦豈可竟置之不問。因議於秋冬之間。派兵襲擊。出其不意。並非欲直搗阿瓦。亦非欲竟取猛密。不過躡彼疆境。乘勢誅掠。焚燒。令賊匪知我並未歇手。庶幾稍識畏懼。送還內地之人。以完此局。就事而論。實有不可不如此辦理者。何至過於顧慮。襲擊亦不可不行耶。前諭德福到川。即接受總督印務。辦理小金川軍務。若執此懦怯庸謬之見。恐其於進剿事宜。轉致貽誤。所

平定回疆

十一

有四川總督印務。仍著阿爾泰兼管。德福即著來京候旨。○吏部議覆廣西巡撫陳輝祖奏。稱向例逃遣逗遛議處。拏獲改遣議敘。皆未分別人數多寡。詳細定例。應如所請。嗣後改遣逃犯。逗遛三名以上。失察半月者。該地方官降二級留任。失察一月者。降二級調用。又一年內。若能拏獲隣境改遣逃犯。至六名以上者。照拏獲劫掠大案例。奏送引見。從之。○又議覆浙江按察使郝碩奏。稱州縣承辦

賊不滿貫竊案。每恃年終記過定例。不知喫緊。應另定承緝處分。請嗣後有竊賊一百兩至一百二十兩之案。令該上司專咨。勒限六個月。承緝不獲。罰俸六個月。再限不獲。罰俸一年。從之。○是日。駐蹕海拉蘇台大營。○是月。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奏。沿河被水。清河安東二處沿海被潮。崇明靖江丹徒丹陽海門廳五屬情形稍重。臣已飭行撫卹。并各該處衛地場竈亦一體辦理。得旨。覽奏俱悉。

實錄卷百七

庚

十

○又奏。洪澤湖水自七月下旬後有長無消。臣將山盱五滾壩內禮字壩開放。分洩湖漲。現已漸消。隄工平穩。得旨。覽奏俱悉。○浙江巡撫富勒渾奏。蜀山南岸沙礫與中壘引河漲沙較前冊卸倍多。海潮直趨中壘。引河不能容納。臣隨飭挑挖深溝。併逐段疏濬。分導潮勢。俾得全歸中壘。一切塘壩各工平穩。得旨。欣慰。覽之。專候佳音。○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八月十六日起。黃河水長。自八九

實錄卷百七

庚

一

尺至一丈一尺五寸不等。如楊橋黑堽銅瓦廂辛集等工間有水。上埽面並平。蟄卑窪者。臣相機搶鑲。均獲穩固。報聞。○陝甘總督吳達善奏。辦給土爾扈特人等皮襖。羶衣共計口內口外皮衣羶衣二萬九千餘件。哈密變價棉衣羶衣三千餘件。約計共有三萬餘件。於八月初七日起。至二十日止。俱報起解。在途不至貽誤。報聞。○陝西巡撫文綬奏。土爾扈特接濟牲畜數目。已據舒赫德咨稱。需用二三萬隻。現在哈密扎薩克呈報。有羊三萬。臣思孳生是其恒業。於中挑買一萬。闡展商羊七千隻內挑買五千。巴里坤商羊二萬隻內挑買一萬五千。共成三萬。分作六運。迅速解往。得旨。甚是。○察哈爾都統常青等奏。土爾扈特投誠。其安插額林哈畢爾噶和博克薩哩者。自商都達布遜諾爾等處撥馬三萬羊十一萬。應分馬五百為一廠。羊一千五百為一廠。俱派牧長等彈壓。得旨。所辦甚妥。依

議行。

實錄卷之八十一

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二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九月戊戌朔

上行圓○諭據承德奏通省典商情願公捐銀
兩恭祝

萬壽擬即將此項重建鐵佛寺並請勅賜嘉名
等語殊屬非是已於摺內批飭矣本年恭遇

聖母八旬萬壽朕躬率寰宇臣民臚歡披

輦於京城敬陳

慶典衢歌巷舞懽忭同伸至於各省官吏紳耆

屆期第須齊集公所拜舞呼

嵩以祝

慈禧而抒忱悃。即建壇誦經。亦不宜聽其輕有舉行。若典商不過里巷逐利細民。並非淮浙鹽商各有職銜。世受國恩者可比。鹽商等向有公捐之請。朕尚不允行。至此等微末經商。即其姓名。亦不宜輕達。今忽公請捐貲。從來無此情理。永德若稍知事體。當伊等具呈時。即應詳晰曉諭。不准所請。乃竟輕為允納。且為籌建寺宇。並令官為伙助竣工。以此等斷不可行之事。轉若視為盛舉。沾沾入告。豈伊身任巡撫。竟以典商釀金建寺為得意。全不顧朝廷大體乎。所有伊等已繳之銀。俱著即行發還。永德識見卑鄙。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據薩炳阿奏稱。本年皇太后八旬萬壽聖節。涼州官兵率眾籲請誦經恭祝等語。

皇太后八旬萬壽聖節。各省官兵理應行禮。若必欲誦經一月。不但徒事虛文。且必歛湊官兵俸餉。致使不肖之徒藉端歛派侵肥於伊

等生計。殊屬無益。薩炳阿著傳旨申飭外。各省將軍副都統未免有似此奏請者。著通行曉諭知之。○又諭。今年秋審情實各犯著停其勾決。○又諭。所有稽察月摺內開兵部奏將貴州省甄別千總過少之提督察議一案。於正月二十日交部。何以遲至八月初九日始據咨送職名到部。其遲誤查送之總督。豈竟無逾限處分。著內閣查明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永德奏。請揀發知縣十員。從九品未入流各四員。來楚試用一摺。其屬不曉事理。此等揀選人員俱係引見發往。向因各督撫有於行在奏請揀發者。曾降旨申飭。並令各該督撫嗣後如遇應需試用人員。適當巡幸之時者。或趕在啟蹕以前。或待至迴鑾以後。奏請揀發。屢降諭旨甚明。永德在外任已久。豈得諉為不知。乃復率爾漫奏。殊屬憤憤。此摺已交軍機處存記。候迴鑾後再行辦理。永德著傳旨申飭。○又諭。阿爾泰題報鹽

源縣銅廠。覈銷銅鉛廠費一本。貼黃內。將雙
檯字樣。少寫一字。疎忽太甚。題本經朕披覽。
奏進時理宜詳慎檢校。其尋常字句脫誤。已
屬粗心。況係雙檯之處。尤不可不倍加敬謹。
該督雖在明正地界。辦理小金川之事。但具
題時尚未進兵。不得以軍務倥傯藉口。且貼
黃字數無多。亦不應全不寓目。該督平日係
小心謹慎之人。何率意粗畧若此。阿爾泰著
傳旨嚴行申飭。○兵部奏。隨征緬匪之襲雲
騎尉前鋒副叅領愛達哈。打仗未出。請再飭
查該省。得旨。此案愛達哈打仗未出緣由。前
經兵部行查。據該副將軍等咨覆。已為明晰。
更無可再查之處。兵部所奏非是。此等未出
人員。所有世職。如係本身所得。即停其承襲。
如係伊等祖父所得之官。仍令伊族中應襲
之人承襲。前降諭旨甚明。該部自可遵照辦
理。何必遲疑詰問。徒滋案牘耶。況愛達哈打
仗受傷。已有目擊其事者。若日後查係陣亡

出力。尚應照例加恩予卹。設係羈留緬地未
回。將來或經緬匪送還。無難重治其罪。更向
何處查問耶。兵部堂官。殊屬不曉事體。原摺
著發還。○是日。駐蹕呼魯蘇台大營。○己亥。
上行圍。○諭據色布騰巴勒珠爾奏。帶領新來
入覲之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等。行至直隸
懷安縣地方。所有應需飯食馬匹等項。概未
豫備。即照料聽差。亦無一人。因將山西騎來
之馬。令其過站。送出張家口。並於途中購買
食物。與渥巴錫等分食而行等語。土爾扈特
台吉等遠來歸順。欲赴行在瞻覲。早經諭令
各督撫。飭知沿途地方官。安設館舍。供備馬
匹飯食。俾得所至如歸。咸深感悅。其經過之
甘陝。山西等省。均各經理得宜。乃甫入直隸
境。而懷安一縣。供頓缺如。視國家徠遠柔懷
之典。漫不經心。則該知縣之平日不以事為
事。已可概見。昨朕巡幸木蘭。該地方官辦理
橋道貽誤。朕從不以差務責備有司。概從寬

宥。至於異域歸誠。豈宜玩誤若此。其罪實無可貸。所有懷安縣知縣。即著該督查明叅奏革職。至口北道明琦。係該處專管大員。竟不督辦妥善。甚屬不合。著交部嚴加議處。楊廷璋雖在永定河辦理工程。何以不豫行飭示周備。咎亦難辭。並著交部議處。○又諭各省學政。現屆差滿。福建學政汪新。湖南學政褚廷璋。貴州學政孫士毅。湖北學政邊繼祖。俱係本年任事。無庸更換。順天學政著李宗文去。江蘇學政著彭元瑞去。安徽學政著朱筠去。浙江學政著王杰去。江西學政著曹文植去。山東學政著李中簡去。山西學政著曹錫寶去。河南學政著沈初去。陝甘學政著楊嗣曾去。四川學政著馮應榴去。廣東學政著金士松去。廣西學政著范梈去。雲南學政著郭元澄去。此內有現出試差人員。若拘例回京請訓。再行赴任。徒勞驛傳往返。學政之職。惟在公慎自矢。整飭士習。興起文風。此外更無

可訓諭。伊等於接奉此旨後。即著各赴新任。不必來京請訓。○諭軍機大臣等。昨德福奏緬匪情形一摺。識見鄙謬。已傳旨嚴行申飭矣。今細閱德福所奏。名為不必襲擊緬匪。其心實因不肯辦理小金川起見。觀其欲令哈國興往招諾爾塔之意。隱以價格桑與諾爾塔相類。仍欲遣人招諭完事。不過指東擊西。冀售其詭譎之計耳。德福如果確有所見。籌畫出自良心。則彼自今年三月。接署雲貴督篆以來。距其七月間。自永昌起程。為期已將半載。何不於在任時。及早敷陳。直至入四川境。方為此奏。若以為事體重大。必須面請。則彼八月初甫至黔省。途中雖兼程而行。亦須俟朕行圍事畢。出哨後。始得陛見。已屆九月中旬。即使朕允其所請。迅速傳諭。溫福計溫福接到時。業已進兵襲擊之時。德福豈不籌度及此。其意不過以幸得總督實缺。急圖將就完局。微退軍務。安享封疆之樂。而又不取

明言。故借緬事以巧施其曲說。此等伎倆。豈能於朕前嘗試耶。況前此諭令德福赴川時。曾將阿爾泰等節次所奏辦理小金川事宜。各摺鈔寄閱看。德福豈不知僧格桑之滋擾鄰境土司。屢經阿爾泰等曉諭。受約歸巢。曾未數月。復敢與金川狼狽為奸。乘間攻圍沃克什。且及明正土司。豈可仍以口舌化導。若不急事剿擒。使番蠻稍知懲儆。朝廷威令安在。且何以綏靖邊方。德福何尚狃其怯懦之見。仍萌在阿克蘇時之故智耶。朕前以德福近日頗似實心任事。或可助阿爾泰所不及。因令其星速赴川。協同辦理。昨閱阿爾泰覆奏之摺。似能體朕節次諭旨。自知改悔。或可望其奮勉成事。若留德福在彼。逞其乖妄之見。必致掣肘貽誤。是以令其來京候旨。但德福前日所奏。敢於取巧。不但深負委任。其居心實不可問。著傳諭德福。令其即行明白回奏。此時董天弼已由間道進攻。破其大礪。阿

爾泰自亦派兵夾擊。若能擒獲僧格桑。撫定其地。或逆首畏懼逃匿。將小金川分隸管轄。駐兵鎮守。以結其局。固善。否則俟溫福襲擊緬匪事竣。於開春統率八旗勁旅。馳赴川省。奮力進剿。自能剋日成功。將此於阿爾泰溫福奏事之便。一併諭令知之。○是日駐蹕準烏拉岱大營。○庚子。

上行圍。○吏部議覆浙江按察使郝碩奏稱各省滿營駐防。設有理事同知通判。管理旗民交涉事件。并繙譯清文。須該旗員自理。若委令解餉他省。或赴部交納。外出經年。恐於本任要務有誤。應如所請。嗣後遇有解餉差委。毋庸派理事同知通判從之。○工部議准廣西巡撫陳輝祖奏請。復開鎮安府天保縣黃泥坡礦。從之。○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阿爾泰奏。據宋元俊稟稱。查有附近章谷之巴旺及布拉克底土司。與小金川所占明正之納頂等境毗連。若由此進兵。可將所占明正地

方全復。經密飭該土司遵辦。嗣據稟兩處願以兵一千五百引路。現在調集。是以未即渡河攻勦。報聞。○是日駐蹕都穆達烏拉岱大營。○辛丑。

上行圍。○諭工部題銷乾隆三十四年分耕耤犁亭農具等項。用過銀兩一本。何以事隔兩年有餘。始行覈銷。雖曾經部駁。亦不應如此之久。其係何處遲延。及有無逾限之處。交內閣查明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董天弼奏。

由山神溝山路進兵。至德爾密地方。連奪石卡。并攻克大碉一座。勦殺番衆數十人。餘俱越嶺而逃。我兵已扼險要。因該處雨雪交加。各兵俱係裹帶乾糧。不舉烟火者。已有八日。未免稍形疲乏。現俟分兵畢旺拉一路。探有消息。兩路會合進攻。並照會鎮臣福昌。守禦山神溝後路等語。董天弼辦理此事。尚屬奮勉。已於摺內批示矣。該提督雖係間道往攻。裹糧而行。但豈無繼運兵餉。俾資接濟。亦豈

無續進之兵。以為聲援。阿爾泰初聞董天弼進兵之信。曾否籌辦。及此迨探知董天弼攻碉之後。曾否速為策應。著傳諭阿爾泰。即行據實覆奏。至巴朗拉一面。為攻小金川大路。董天弼原議。令總兵福昌進勦。以挫其鋒。彼由小路密進。兩路夾擊。今董天弼進兵後。已攻克卡碉。福昌自八月初七日分兵以來。至今已將一月。曾否進兵往攻。及巴朗拉一路。有無賊匪拒守。該鎮曾否與之接仗。所辦情

形若何。並未據奏報一字。總兵本有奏事之責。況當統兵分勦。尤應隨時入告。豈宜緘默若此。並著傳諭福昌。令其迅速詳晰覆奏。此旨著由六百里加緊發往。○是日駐蹕巴顏布爾噶蘇台大營。○壬寅。

上行圍。○諭前經降旨。所有涼州等處駐防兵丁。遇有紅白事件。俱著加恩於該處房租項內撥賞。以資經費。今西安移駐伊犁兵二千名。業經到齊。若遇伊等紅白事件。亦著舒赫

德等。照涼州等處之例。賞給經費。以副朕加恩邊戍之至意。○又諭據鐵保奏稱。伊至打箭鑪。會同阿爾泰等。候德福到後。同往章谷。觀看形勢一摺。亦由六百里馳遞。六百里馳遞事件。專為緊要軍情而設。鐵保若遇賊打仗。或進兵得賊消息。不妨如此馳奏。今纔至打箭鑪。遇見阿爾泰。係何緊要之事。亦由六百里馳遞。甚屬不曉事體。著傳旨嚴行申飭。○是日。駐蹕巴顏溝大營。○癸卯。

上行圍。○諭據實麟奏。民人岳生梅。在哈喇沙爾地方。因劉士彥索債爭鬧。用所佩小刀。扎傷劉士彥耳輪等三處。傷痕限內平復。請將岳生梅從重定擬。枷號三箇月。滿日解交山西巡撫。定地流三千里等語。所辦未為允協。新疆安設耕屯。一切均宜整肅。民兵等設有過犯。本不當與內地同科。岳生梅雖係自往營生。但既前至新疆。理應守法安分。乃因口角細故。輒以金刃傷人。即屬闖很生事之輩。

實麟將該犯問擬流罪。仍請交山西定地名為加重。而實予從寬。豈足以示懲儆。況內地情罪較重之犯。俱改發新疆。今以內地民人。在新疆犯法。轉得令其復還中土。何以準情法之平。嗣後除發遣新疆人犯。在配所滋事不法者。仍按定例。從重分別定擬外。其有內地民人。於新疆地方。犯至軍流之罪。如在烏魯木齊一帶者。即發往伊犁等處。其在伊犁一帶者。即發往烏什。葉爾羌等處。而在烏什

各城者。亦發往伊犁等處。並視其情罪。量為酌定。輕者發各處安插編管。重者給厄魯特及回人為奴。如此明示區分。庶衆人共知炯戒。而立法更為詳妥。將此諭令刑部。并通行新疆各處辦事大臣等知之。○命理藩院侍郎慶桂。在軍機處學習行走。○是日。駐蹕達顏達巴罕。昂阿東大營。○甲辰。

上行圍。○諭軍機大臣等。據巴彥弼等奏稱。烏魯木齊昌吉城民人王成得。戕傷張振頌命。

請將王成得照關毆殺人例擬絞監候等語。已批依議行矣。王成得因其徒劉姓往吳應甲舖內飲酒持棍往尋毆詈其徒復與張振角口遂共扭結張振並未向毆王成得輒拔身佩小刀扎傷張振右乳致斃是起釁行兇皆起自王成得並非互相關毆其情節較為可惡況在新疆地方逞兇戕命更不可不示以嚴懲未便照內地尋常關毆案情擬以緩決著傳諭刑部堂官將此案入於秋審情實

以昭平允至巴彥弼等原摺同供單一併交刑部覈辦○又諭據刑部彙奏新疆緩決人犯一摺該部止照各省之例一體覈辦未為允協即如關毆殺人之例多擬緩決夫所謂關毆者必當實有互相格鬪情形而向來問刑衙門凡遇因傷致死之案不論其是非彼此交關並有兇犯獨自動手者審無謀故情節概照關毆科罪本未過情法之平第內地此等案情較多難於盡改尚不妨仍舊若新

疆各處設立耕屯兵民理宜倍加整肅若於此等逞兇斃命之犯僅令繫獄數年仍可減等不足以昭炯戒秋讞時自不當與內地一例覈擬昨因巴彥弼等奏王成得毆傷張振一案業經降旨交與刑部將該犯擬入情實此摺著一併交刑部堂官將關毆各案詳加查覈畫一辦理將此傳諭知之○賑卹山東厯城章邱鄒平長山新城齊河齊東濟陽禹城臨邑陵縣德平原平東平所惠民青城陽信海豐樂陵商州濱州利津雷化蒲臺滋陽鄒縣金鄉魚臺濟寧嘉祥汶上陽穀壽張濟寧衛范縣聊城堂邑博平茌平清平莘縣冠縣臨清邱縣高唐夏津武城東昌衛臨清衛博興高苑樂安王家岡場壽光官臺場等五十七州縣衛所場本年水災貧民並予緩徵○是日駐蹕扎克丹鄂佛囉大營○乙巳

上遣侍衛福康安赴避暑山莊

皇太后行宮問安。○行圍。○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等。以歸順入覲。

上御行幄受朝。賞頂帶冠服有差。

御製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曰。始逆命而終徠服。謂之歸降。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若今之土爾扈特。攜全部。捨異域。投誠嚮化。跋涉萬里而來。是歸順。非歸降也。西域既定。興屯種於伊犁。薄賦稅於回部。若哈薩克。若布魯特。俾為外圍而羈縻之。若安集延。若巴達克山。益稱遠徼而概置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豈其盡

天所覆。至於海隅。必欲悉主悉臣。為我僕屬哉。而茲土爾扈特之歸順。則實

天與人歸。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不可以不記。土爾扈特者。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其詳已見於準噶爾全部紀畧之文。溯厥始。率亦荒畧弗可考。後因其汗阿玉奇。與策妄不睦。竄歸俄羅斯。俄羅斯居之額濟勒之地。康熙年間。

我

皇祖聖祖仁皇帝。嘗欲悉其領要。令侍讀圖麗琛等。假道俄羅斯以往。而俄羅斯故為紆繞其程。凡行三年。又數月。始反命。今之汗渥巴錫者。即阿玉奇之曾孫也。以俄羅斯征調師旅不息。近且徵其子入質。而俄羅斯又屬別教。非黃教。故與合族台吉密謀。挈全部投中國。興黃教之地。以息肩焉。自去歲十一月啟行。由額濟勒。歷哈薩克。繞巴勒喀什諾爾。戈壁。於今歲六月杪。始至伊犁之沙拉伯勒界。凡八閱月。歷萬有餘里。先是朕聞有土爾扈特來歸之信。慮伊犁將軍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得宜。時舒赫德以叅贊居烏什。辦回部事。因命就近前往。而畏事者。乃以新來中有舍楞其人。曾以計誘害我副都統唐喀祿。因以竄投俄羅斯者。恐其有詭計。議論沸起。古云。受降如受敵。朕亦不能不為之少惑。而畧為備焉。然熟計舍楞一人。豈能聳動渥巴錫。

等全部。且俄羅斯亦大國也。彼既背棄而來。又擾我大國邊界。進退無據。彼將焉往。是則歸順之事十之九。詭計之伏十之一耳。既而果然。而舒赫德至伊犁。一切安汎。設領籌儲。密備之事。無不悉妥。故新投之人。一至如歸。且掄其應入覲者。由驛而來。朕即命隨圍觀。獵。且於山莊燕賚。如都爾伯特策凌等之例焉。夫此山莊。乃我

皇祖所建。以柔遠人之地。而宴賚車凌等之後。遂平定西域。茲不數年間。又於無意中。不因招致。而有土爾扈特全部歸順之事。自斯凡屬蒙古之族。無不為我大清國之臣。

神御咫尺。有不以操先券。閱後成。愜志而愉快者乎。予小子所以仰答

祖恩。益凜

天寵。惴惴焉。孜孜焉。惟恐意或滿。而力或弛。念茲在茲。遑敢自詡。為誠所感。與德所致哉。或又以為不宜受俄羅斯叛臣。慮啟邊釁。蓋舍

楞即我之叛臣。歸俄羅斯者。何嘗不一再索取。而俄羅斯訖未與我也。今既來歸。即以此語折俄羅斯。彼亦將無辭以對。且數萬乏食之人。既至近界。驅之使去。彼不劫掠畜牧。將何以生。雖有堅壁清野之說。不知伊犁甫新築城。而諸色人皆賴耕牧為活。是壁亦不易堅。而野亦不可清也。夫明知人以嚮化而來。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寇。甚無謂也。其衆涉遠。歷久。力甚疲矣。視其之死。而惜費弗救。仁人君子所不忍為。況體

天御世之大君乎。發帑出畜。力為優卹。則已命司事之臣。茲不贅記。記事之緣起如右。

御製優卹土爾扈特部衆記曰。歸降歸順之不同。既明。則歸順歸降之甲乙可定。蓋戰而勝。人不如不戰而勝。人之為盡美也。降而來歸。不如順而來歸。之為盡善也。然則歸順者。較歸降者之宜優卹。不亦宜乎。土爾扈特歸順源委。已見前記。茲記所以優卹之者。方其渡

額濟勒而來也。戶凡三萬三千有奇。口十六萬九千有奇。其至伊犁者。僅以半計。夫以遠人嚮化。攜挈挈屬而來。其意甚誠。而其阨危求息。狀亦甚憊。既撫而納之。苟弗為之瞻其生。猶弗納也。瞻之而弗為之計長久。猶弗瞻也。故自聞其來。及其始至。以迄於今。惟此七萬餘衆。凍餒疴瘠之形。時懸於目。而惻於心。凡宵旰所究圖。郵函所諮訪。無暇無輟。乃得悉其大要。於是為之口給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使就米穀而資耕牧。則以屬之伊犁將軍舒赫德。出我牧羣之孳息。驅往供饋。則以屬之張家口都統常青。發帑運茶。市羊及裘。則以屬之陝甘總督吳達善。而嘉峪關外董視經理。則以屬之西安巡撫文綬。惟時諸臣以次馳牘入告。於伊犁塔爾巴哈台之察哈爾厄魯特。凡市得馬牛羊九萬五千五百。其自達里剛愛。商都達布遜。牧羣運往者。又十有四萬。而哈密。闢展。所市之三萬。不與焉。

撥官茶二萬餘封。出屯庾米麥四萬一千餘石。而初至伊犁。賑贍之茶米。不與焉。甘肅邊內外暨回部諸城。購羊裘五萬一千餘襲。布六萬一千餘疋。棉五萬九千餘斤。氈廬四百餘具。而給庫貯之。氈棉衣什布幅。不與焉。計費儲用帑銀二十萬兩。而賞貸路費及宴次。賚予不與焉。其台吉渥巴錫等之入覲者。乘傳給餼而來。至則錫封爵。備恩禮。其往也。復慮其身之生。不宜內地氣候。則命由邊外各臺。厯巴里坤以行。而迎及送。並遣大臣侍衛等護視之用。以柔懷遠人。俾毋致失所。或有以為優卹太甚者。蓋意出於鄙吝。未習聞國家成憲。毋惑乎其見之隘也。昔我皇祖聖祖仁皇帝時。喀爾喀土謝圖汗等為厄魯特所殘破。率全部十萬衆來歸。皇祖矜其窮阨。命尚書阿喇尼等往撫之。發歸化城。張家獨石。

二口倉儲以賑其乏。且足其食。又

敕內大臣費揚古明珠等齎白金茶布以給其用。採買生畜以資其生。遂皆安居得所。循法度。樂休養。迄今八十餘年。畜牧日以蕃。生殖日以盛。樂樂利利。殷阜十倍於初。其汗王台吉等世延爵祿。恪守藩衛。一如內扎薩克之效。臣僕長子孫莫不感戴。

聖祖德澤及人之深。得以長享昇平之福也。朕惟體

皇祖之心為心。法

皇祖之事為事。惟茲土爾扈特之來。其窮阨殆無異曩時之喀爾喀。故所以為之籌畫無弗詳。調惠無少靳。優而卹之。且計長久。庸詎知謀之勞而費之鉅乎。冀茲土爾扈特之衆亦能如喀爾喀之安居循法。勤畜牧。務生殖。勿替厥志。則其世延爵祿。長享昇平之福。又何以異於今之喀爾喀哉。用是臚舉大凡勒石熱河及伊犁。俾土爾扈特汗王部衆咸識朕

意。且以詔自今以往。我諸臣之董其事者。

御製土爾扈特部紀畧曰。事不再三。精覈率據耳。食以為實。君子弗為也。言不求於至。是已覺其失。護已短而莫之改易。君子弗為也。必知斯二者。然後可以秉史筆。以記千載之公。是公非余之為土爾扈特部之紀畧。亦疊是而已。土爾扈特之初來也。蓋嘗詠之詩。載之記。皆以為始自阿玉奇汗。溯而上之。荒畧不可考。此亦迷向之所聞者而書之。而不知其更有所祖。非始自阿玉奇。茲以其麋至。乃得一一詳徵其實。為之重記。何必隱約弗明。以諱吾前言之未精覈哉。阿玉奇之父曰棚楚克。其祖曰書庫爾岱青。其曾祖曰和鄂爾勒克。其高祖曰卓立甘鄂爾勒克。其高祖之父則曰貝果鄂爾勒克。自貝果鄂爾勒克溯而上之。實遠不可徵。其入俄羅斯也。則自阿玉奇之曾祖和鄂爾勒克。於策妄之祖巴圖魯渾台吉時。其時四衛拉特各自為汗。無所統

屬又不相和睦。和鄂爾勒克因率其子書庫爾岱青等。至俄羅斯之額濟勒地。其時阿玉奇尚在襁褓。因留巴圖魯渾台吉處。後書庫爾岱青往西藏而回。遂向渾台吉索阿玉奇歸俄羅斯。巴圖魯渾台吉為阿玉奇之外祖。以時代計之。適相當。而阿玉奇汗時。其子散扎布台吉。率所屬一萬五千餘戶。往投策妄。策妄盡留其屬。而逐散扎布歸額濟勒。則向記所云阿玉奇與策妄不睦。亦未為大誤也。自貝果鄂爾勒克。至和鄂爾勒克。皆單傳。和鄂爾勒克有子六人。一即書庫爾岱青。餘三無子。其二皆有子孫。式微無足傳。書庫爾岱青子四。二絕嗣。其一曰那木策楞。四傳而至巴木巴爾。今封郡王。其一即棚楚克。四傳而至渥巴錫。今封汗。棚楚克之子阿玉奇。有子八人。其六皆無子嗣。其一曰袞扎布。有子嗣。今之封親王策伯克多爾濟者。其曾孫也。袞扎布。乃渥巴錫之祖。沙克都爾扎布之親弟。

故其子孫為渥巴錫近族。與沙克都爾扎布子孫皆隨渥巴錫而來。其戶口之數。已見前記。茲惟記其始祖所自出。並証前之失精覈而未實者。至其重黃教。置鄂拓克宰桑之類。率同準噶爾。但具體而微。蓋準噶爾之紀畧。紀其全部之盛衰。而茲土爾扈特之紀畧。則紀其世系之詳悉云爾。○工部議覆。浙江巡撫富勒渾奏稱。浙河舊設站船二十四隻。因舊式笨重。改造沙飛。太平等船。沙飛可裝餉鞘二十萬兩。太平可裝餉鞘十六萬兩。請將所需水脚。沙飛給九十兩。太平給八十五兩。應如所請。從之。○是日。駐蹕伊綿峪大營。○丙午。上行圍。○賜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等。鞍馬橐鞬。並令隨圍從觀。○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等宴。○諭。據楊廷璋奏。懷安縣知縣何燧。於土爾扈特入覲。台吉渥巴錫等過境時。並不遵照。

章程豫備。事事貽誤。實屬溺職。口北道明琦係專委經管大員。既飾詞縷稟於前。又漫不經心於後。不合已極等語。何燧著革職。並照該督所請。仍留直省。自備資斧効力。三年無過。方准回籍。明琦前任江南道員。曾經獲譴。及朕加恩錄用。仍不知實心任事。乃於歸順遠藩入覲。尚爾飾詞玩誤。昨已有旨。交部嚴加議處。著該部一併覈議。至宣化鎮恒德。該督既曾令其一體照料。乃於專辦馬匹。亦致貽誤。該督因何不附摺奏。楊廷璋亦著交部嚴加議處。○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董天弼奏。於八月初七日。由山神溝密進。至德爾密地方。已攻奪石卡大礮。因兵丁裹帶乾糧。不舉火已八日。未免疲乏。俟分兵畢旺拉一路。探有消息。會合進攻等語。隨傳諭詢問阿爾泰。因何不籌辦續進兵糧接濟。及派兵策應。今距該提督奏到之期。又逾五日。尚未見有續奏。未知該處攻勦情形若何。深為廕念。阿

爾泰既與董天弼會商夾擊。一聞該提督由間道進兵。即應派兵分路合進。使頑酋首尾不能相顧。乃惟坐守河干。遷延時日。又不籌撥西路應援之兵。是阿爾泰竟置此事於度外。於董天弼一路。漠不相關。全不知體朕注念邊陲。縈懷宵旰。豈大臣實心任事之道。至鐵保甫至打箭鑪。與阿爾泰相見。並無籌辦之事。輒用六百里馳奏。該副都統固不曉事。阿爾泰係滿洲大學士。兼管總督。統兵進勦。鐵保由驛具摺。即當詢其所奏何事。設係鐵保到後。見阿爾泰調度不合機宜。密行陳奏。該督自不便與聞。若係籌畫軍營事宜。即當與之會商妥計。聯銜合奏。乃以無關緊要之事。聽其徒勞驛遞。阿爾泰竟不阻止。殊屬不知大體。著一併傳旨申飭。並將此諭由六百里加緊發往。著阿爾泰即將明正一路。作何進兵。及董天弼近日消息如何。迅速由驛覆奏。○是日。駐蹕薩勒巴爾哈達大營。○丁未

上行圍○諭曰書景阿於蒙古事務不甚諳悉現在科布多辦事恐不勝任侍郎福德通曉蒙古語言而於蒙古事務亦頗諳悉著賞帶花翎前往科布多辦事換書景阿來京○又諭據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奏帶領入覲之士爾扈特台吉等沿途經過地方文武各官全然不以為事以致多有貽誤并有總兵臬司道府等大員前來認罪自稱奴才免冠叩首等語土爾扈特台吉係新來投誠人衆前來入覲所有經過地方官員理宜豫備整齊使知天朝體制業經朕特降諭旨令各省督撫妥協辦理乃各省官員尚敢不以為事以致諸多貽誤狃於惡習殊屬不堪自應嚴加議處然此尚屬事之所有至總兵阿明阿恒德按察使德文口北道明琦知府博爾敦身係滿洲且皆地方大員經理不善已無顏面亦何至向色布騰巴勒珠爾自稱奴才免冠叩首卑鄙至於此極若謂色布騰巴勒珠爾

係額駙則見額駙從無叩首之例如謂伊係王爵則滿洲謁見宗室王等亦不可自稱奴才免冠叩首阿明阿等如此行事實屬卑污已極有玷國家官爵真大奇事非尋常過失可比阿明阿恒德德文明琦博爾敦俱著革職發往伊犁自備資斧効力贖罪向來出差人等如果騷擾驛站經地方官詳報該督撫據實奏聞朕必將騷擾驛站之人治罪仍將該地方官深為嘉予今地方官全不以事為事亦太不堪若不嚴加治罪何以力挽積習著將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叅奏之遲誤馬匹食物各員俱交部嚴加議處此事若非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據實具奏朕何由知外省官員怠玩至於此極如此相仍將來更無底止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不避衆怨據實奏聞甚是且伊此次帶領土爾扈特台吉前來亦頗奮勉額駙色布騰巴勒珠爾著交部議叙並將此旨及原摺一併譯漢通諭中外

知之。○予故江南河道總督李宏祭如例。○陝西巡撫文綬疏報。乾隆三十一年分烏魯木齊開墾地四百八十頃四十畝。升科如例。○旌表守正捐軀之廣東陸豐縣民謝承坤妻陳氏。○是日駐蹕安巴寃和羅昂阿大營。○戊申。

上行圍。○諭曰。侍郎副都統伍訥璽著前往烏里雅蘇台辦事。將伊勒圖換回。○諭罕機大臣等。據李湖奏。滇省解送黃公纘等眷口過境。其第二起內武廷常一戶。止有家屬。而武廷常並未同行。詢據滇省解員稟稱。武廷常因送媽鼎往南掌。先經奏明有案。但武廷常既在南掌未回。因何仍列冊內。現在飛咨滇省查覈等語。前據雅郎阿奏稱。據南掌國王來文稱。媽鼎前經許配召翁。懇將伊母女給還完聚。曾降旨允行。續據雅郎阿覆奏。已將媽鼎交給差來頭目領回。并差人護送交界。並未奏有武廷常伴送之事。媽鼎母女給還

南掌時。既交該國頭目領回。本無庸復需伴送。至雅郎阿所稱。差人護送交界。自係選委內地員弁。因何派及武廷常。且武廷常雖往南掌。其家屬尚居內地。何以距今年餘。一去不返。現解戶口冊內。又何以仍行列名。彰寶起解黃公纘時。又未將此等情節奏明。殊不可解。著傳諭彰寶。即行逐一查明。據實覆奏。○又諭。閱阿爾泰今日奏到之摺。不意其糊塗無用若此。已於摺內批飭。阿爾泰身為滿洲大學士。凡有關國家要務。何一不當實心籌辦。况係川省總督番夷之事。尤其專責。乃自五六月間。即奏稱督辦進兵。至今四月餘。尚安坐打箭鑪。並未發一兵。未移一步。所為督辦者安在。豈以專理地方日行案件。便為盡總督之職。而於邊情軍務。皆置之不問乎。其意不過以為德福將到。即可藉以息肩。豫存五日京兆之見。無論德福近日行為。與彼同一無用。即使其果勝於彼。而竟甘心退讓。

束手無策。縱不自顧顏面。獨不凜覆轍之戒乎。阿爾泰既與董天弼豫商分路進兵。自當與之剋日同進。乃既已後期。又惟派一遊擊宋元俊前往。阿爾泰仍駐打箭鑪不動。惟知敦體養安。豈滿洲大臣所宜有。即其自問。不能親履行陣。而在後督催。以勵將弁等勇往之氣。於事庶為有益。若欲待德福會商。阿爾泰即先期進兵。德福到彼。亦無難循蹤趨赴。何竟退縮不前。豈不為將領等所竊笑乎。至

董天弼由山神溝間道密進。於八月十三日。打破德爾密大碉。距阿爾泰此次拜摺時。已將半月。阿爾泰前奏。曾據西路糧員稟報得礮之事。自應即速派兵。續進策應。并為籌撥。繼運兵糧。以資接濟。仍一面速行進兵夾擊。以壯聲援。使頑酋首尾不能相顧。方為合理。乃竟視西路為董天弼之事。與彼毫無關涉。全然置之度外。豈滿洲老大臣實心體國之道。言之不勝憤懣。阿爾泰著傳旨嚴行申飭。

仍將此旨。由六百里加緊發往。著阿爾泰速將該處如何進兵情形。及董天弼近日消息。如何。阿爾泰作何探聽接應之處。迅速覆奏。○又諭。今日阿爾泰奏到一指實屬糊塗。無用。現已降旨嚴行申飭。頃復據董天弼奏。所得礮卡。復行失去。畢旺拉一路。亦為小金川奪去。現退兵堅守要口等語。是賊兵竟敢抗拒我師。甚為可惡。豈可不加申討。輕為歇手。至董天弼所請交部治罪之處。且可不必。得

失乃行兵之常。董天弼前此進兵。尚屬勇往。而此時之退失。皆由帶兵本少。不敷調撥。綠營積習。又皆懦弱。無能。阿爾泰復不早為籌撥。以至於此。且看其此後如何奮勉自効。以定功罪。若再不知努力。則其獲譴更甚矣。但所稱賊兵乘霧雨迷漫之時。於左右山梁峰屯蟻聚。而至守礮之瓦寺土兵。輒行驚潰等語。殊覺可笑。賊既能乘霧來攻。我兵豈不能乘霧迎勦。是兵力之不堪。大概可知。且瓦寺

與小金川同係上司。何以賊之土兵皆屬有用。官之土兵。即屬無能。此皆調度不善之故。阿爾泰在川最久。豈竟漫無見聞。何以不詳慎精選。聽以懦弱充數。不能得力。所辦何事。著傳諭阿爾泰明白。回奏。至董天弼本係乘間攻其不備。今德爾密一帶既有賊兵屯拒。自難仍由原路再進。亦不必復與攻奪所失之碉。萬一少有挫折。更覺不成事體。但我兵即不能果入。而守禦隘口。不使賊匪外逸。尚屬力所能為。自當派撥弁兵。嚴為堵截。西路現有總兵福昌。在巴朗拉駐守。則山神溝畢旺拉兩處。即可交該鎮一併抵禦。以綴賊勢。董天弼在彼。亦無可施展。伊於番地情形。稍為諳悉。且曾經從征金川。尚係熟手。今阿爾泰坐守南路。毫無主見。現在無可協同辦理之人。董天弼著即馳往阿爾泰軍營。會商進剿。或可得其欣助之益。惟是綠營怯之兵。實不足恃。看來未必遽能集事。設或調度又

不合宜。致損威重。更難完局。第當圍困賊人。要隘。勿令輕出。以待厚集兵力。搗穴擒渠。以靖邊徼。前曾諭令溫福俟襲擊緬匪事畢。於明春帶兵馳赴四川安辦。今思襲擊一事。原不過蹂其近邊。悉力焚殺。以振兵威。並非圖直抵賊巢。剋期必進者。可比即遲一年再辦。亦無不可。且緬匪每年未嘗不豫備我進兵。今復緩其掩襲。虛虛實實。轉屬出其不意。况既欲用我八旗勁旅之力。若令於襲擊後。再往四川。長途奔走。或不免於疲乏。亦不可不從長籌畫。即就目下情事而論。緬匪之暫停襲擊。操縱在我。而小金川敢於負隅逆命。若不急為翦除。養成賊勢。於事大有關係。自當權其輕重。以期有濟。溫福前奏原議於十月初進兵。此時尚在永昌部署。著傳諭溫福。於奉到此旨後。即帶軍營所有之滿洲兵。星馳取道赴川。奮力攻剿。務擒賊酋。僧格桑。分隸其地。使番蠻稍知畏懼。其黔省綠營兵。除派

守邊隘外。並精選勇銳者千餘名。一併帶往。若以現有黔兵。距川較遠。即仍照溫福前奏。奉旨後酌定應用兵數。飛咨黔省。於川省相近營鎮。速行選派精兵。即令前往。自覺更為安便。其原派帶兵之人。亦應酌留滇省防守。著照單內點出者。溫福帶往。餘俱留於永昌。所有副將軍印務。溫福即帶往備用。至叅贊大臣伍岱。於軍務頗為練習。亦著同溫福前往。會商進剿。阿桂留於滇省。亦屬無益。著溫福隨帶赴川。差委効力。至於滇省邊務。惟有派兵緊守關隘。加意巡邏。并令帶兵侍衛等分派各處守禦。設有緬匪潛至邊境。即奮勇掩擊殲戮。使之喪膽。此事著交長清。海蘭察。哈國興。辦理。毋稍疎懈。彰寶並宜實力稽查。經理。勿致貽誤。若此時緬酋或遣人至關投遞文信。不論多寡。俱行留住。惟擇其中之最無用者一人。遣回。并令傳諭匪酋。如將所留內地之人。全行送回。方可寬宥。否則斷不歇

手。亦不必寫給回書。所辦滇省軍務。不過如此。至阿爾泰等現在進兵。若能乘間得利。固善。否則莫如極力圍守。以待溫福到川。一舉集事。川省綠營兵。即多為調撥。亦未必能得力。並著派成都滿洲兵一千名。速赴軍營。聽候溫福派用。其各兵所需馬匹糧餉。著交阿爾泰。即豫為熟籌速備。若稍有玩誤。惟阿爾泰是問。恐不能當其重戾也。此旨著由六百里加緊分路發往。董天弼摺並鈔寄溫福。併諭彰寶。長清。海蘭察。哈國興。知之。○以山東兗沂曹道黃檢。為山西按察使。○調河南南陽鎮總兵達齊。為直隸宣化鎮總兵。以湖廣洞庭協副將許時中。為南陽鎮總兵。山東臨清協副將哈攀鳳。為山西大同鎮總兵。○是日。駐蹕烏蘭哈達大營。○己酉。上行圍。○諭曰。戶部侍郎桂林著即馳驛前往四川辦事。其隨往之軍機處行走郎中汪承需。亦著一併馳驛。○又諭。昨降旨令伍訥璽

往烏里雅蘇台辦事。伍訥璽接奉此旨。即著馳驛趕赴避暑山莊請訓。後再行治裝前往。○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辦理小金川一事。全無主見。斷難望其有成。昨已降旨詳切飭諭。並令溫福即帶兵馳往四川妥辦矣。看來阿爾泰。董天弼。於土司之事。惟圖遷就了局。從前金川。小金川與附近土司相讎殺。伊二人率自往勸諭而止。已非一次。阿爾泰等既意存姑息。習以為常。而番酋等亦視督撫為和事老人。狎不知畏。本非綏靖邊圉之計。至僧格桑上年甫受約束。旋即抗違。其情甚為可惡。尤不可不痛加懲創。無如阿爾泰等。徇於外省積習。畏難苟安。即其初奏稱。僧格桑不復可以口舌化導。必當示以兵威。貌似認真。其實全無措置。仍欲以空言塞責。及接奉朕屢次飭責之旨。始行籌及。遂致兵不敷派。糧無繼供。此董天弼一路之所以雖由間道進攻。得而復失也。今小金川竟敢抗拒我兵。

尤不可以輕宥。奈阿爾泰始終毫無成見。於需兵若干。作何調撥。及何路可以進擊。何路當為堵截。並未通盤籌畫。不過東那西掩。敷衍目前。若似此怠忽遷延。必致養癰貽患。至小金川形勢。並非若金川有險可憑。難以果入。第因玩誤日久。頑酋得以豫為準備。而阿爾泰等至今尚未得其要領。雜湊懦怯之兵。零星搪塞。豈能制勝。自不可不厚集兵力。督率大進。以期搗穴擒渠。是以令溫福即行馳往。但溫福自滇赴川。未能一時即至。而現在之局。既不能奮勇克捷。亦當嚴密圍困。使賊匪不能外軼。以待大兵一舉集事。恐阿爾泰仍無定識。復爾疎懈。因循於事。甚有關係。因令桂林前往協同辦理。桂林在軍機處行走。於朕前後所降之旨。皆面聆深悉。至彼自可詳悉告知阿爾泰。惟當與之和衷商辦。不得稍存畛域之見。致令掣肘。亦不可稍有推諉之心。一切膜視。阿爾泰久任封疆。盡心民事。

實為出色之人。是以加恩擢為大學士。而此次辦理軍務。一味敦體養安。坐守無策。不知全朕任用顏面。實為憤懣。雖阿爾泰屢次覆奏。亦深知畏懼。但畏而不改。仍屬無益。即如前此因其不能獨肩軍旅。令德福迅赴川督之任。會商安辦。而彼昨日奏到之摺。即稱俟德福到後。再行籌酌進兵。今若聞派桂林前往之信。復圖坐待。則更不知愧恥矣。曾不思彼身為總督。邊方要務。乃其專責。本無可旁貸。且係滿洲大學士。國家之事。何一不當經理。豈可因有朕派往之人。便思卸責乎。至德福初用時。朕尚望其能事。不意彼前日奏及不必襲擊之說。名雖專言緬匪。而意實不欲辦小金川。不然。何以於到川後。始奏滇事乎。幸朕窺其底衷。即行撤回。若留其在彼。仍與阿爾泰無異。且恐更多一阻撓之人矣。至桂林此次派往。因其年富力強。尚可奮勉。以助阿爾泰所不及。阿爾泰若以外省積習。妄為

揣度。疑朕專差大臣。往彼密查其事。則更不能深體朕意矣。阿爾泰受朕恩眷甚重。因其誠樸任事。簡用綸扉。有何可疑之端。即伊自問。在任所辦大小諸務。又有何可查之處。若朕果欲究其過失。則就小金川一事。已足加罪。又何待他求乎。阿爾泰惟當屏去妄念。竭力自効。以副朕成全之恩。顧惜老大臣體面。則得之矣。至於行軍要務。於該處山川形勢。及統兵諸人所在地方。並軍營現兵幾何。皆當繪圖陳奏。朕得以逆為籌度。乃阿爾泰從未辦及。全不識用兵機要。著阿爾泰即將小金川一帶毗連境壤。及我兵進攻要隘。詳繪一圖。並將董天弼前在何處進兵。福昌今駐何處。宋元俊現在何處。及阿爾泰久駐之地。近日前進幾程。逐一貼於圖內。並將現在軍營實有綠營兵若干名。一併具摺速奏。至伊等向來於官兵之外。多用土練。其意不過為節省錢糧起見。甚屬非是不知土練之法。與

官兵相仿。而臨陣易退。每不足恃。如前日守礮之瓦寺土兵百名。賊至即行驚潰。已可概見。况土練派自各土司。與賊人必多瓜葛。或有漏洩軍情之事。亦不可知。此後斷不可復行派用。計溫福到川進剿時。約需精兵萬餘。方成聲勢。阿爾泰此時當豫為籌撥。除溫福所帶八旗兵。及黔兵三千餘名。并成都滿洲兵一千名外。尚需兵若干。就川省各營內。慎選勇敢精銳之兵。足數備用。至進兵時。馬匹糧餉。火藥鉛丸。皆係緊要之事。不可不早為籌備。充裕。阿爾泰務須實力妥辦。若於此尚不盡心。臨時稍有貽誤。則是自速罪戾矣。至溫福在永昌辦理襲擊一事。並非欲大舉犂庭。難於中止。不過至其界內。悉力焚殺。使緬賊稍知畏懼。即遲一年再辦。亦不為遲。且就目下情事而論。襲緬轉非要務。而小金川之敢抗顏行。則不可不急加聲討。其於國體邊情。甚有關係。溫福奉到此旨。即速由滇省取

道赴川。與阿爾泰會合。集兵奮擊。剋日擒剿兇渠。平定賊壤。方為妥善。至溫福前奏。以所調黔兵僅有三千名。既經進剿。撤回。復自永昌赴川。轉為遙遠。且尚須酌留協駐邊隘。欲於貴州下游。與川省毗連之處。各營調撥等語。係就前日情形籌酌。今既不辦襲擊。則黔兵並不疲勞。而分駐沿邊。尚有滇省現調之兵。可派所留黔兵。亦屬無多。溫福即當選擇勇銳者二千餘。帶往。其不敷之數。再飛咨黔省。於下游近川一帶。揀選精兵。如數足用。派將領等星馳帶赴川省軍營。聽候派用。至昨日軍內點出帶兵者三十一員。其存留永昌者。尚有常保住等二十一員。為數未免過多。今復於軍內點出各員。溫福可一併帶往。至所留之侍衛章京等。自當令其巡防沿邊要隘。遇有賊匪近邊。及託名獵夷。潛入內地者。不拘多少。即行擒獲。此事長清即所優為。去年曾經盤獲賊匪。已有成效。今復留海蘭察

哈國興。在彼昨已有旨。以此事專責彼三人。伊等但能同心協力。諸事自為周密。且有侍衛等往來巡查。較綠營將弁。亦更為可信。但恐侍衛等因溫福起身後。無人管轄。不肯出力。而彰寶又以客禮相待。則留駐亦屬無益。著將所有留滇各員。即交彰寶。海蘭察管理。酌量調遣。若伊等不服拘管。即行據實奏聞。著將此旨由六百里加緊馳發。諭令阿爾泰。溫福。彰寶。及長清。海蘭察。哈國興。知之。○是日。駐蹕坡賚昂阿大營。○庚戌。

實錄卷九十二

四

上遣侍衛春寧。赴避暑山莊。

皇太后行宮問安。○行圍。○諭。據德福奏。四川布政使劉益。患病沉重。難以速痊。請另行簡放等語。劉益著解任調理。其四川布政使員缺。著李本補授。所遺四川按察使員缺。著李世傑補授。○又諭。曰。伍訥璽現在出差。所有刑部侍郎事務。著綽克托辦理。仍兼管兵部侍郎事務。○又諭。曰。福德現往科布多辦事。

所遺理藩院侍郎員缺。著集福署理。○諭軍

機大臣等。據阿爾泰等奏。宋元俊進攻小金川。奪回賊人所占明正地方一摺。所得不過納頂邊谷數處。何至過涉誇張。輒稱全勝。已於摺內逐一批飭矣。斬馘尚有實據可稽。自不敢捏詞粉飾。若所稱滾崖落水死者。不計其數。乃綠旗虛誑惡習。阿爾泰何竟信而不疑。形之章奏乎。我兵此時尚未深入。即明正被侵之地。所復亦僅一隅。不足言捷。而阿爾

實錄卷九十二

四

泰遽有報功之色。窺其意。總欲圖姑息苟安。設或此時逆酋出而認罪求饒。阿爾泰必將遷就。此斷不可。小金川屢經該督等曉諭。遵依。復敢反覆滋釁。若又因其請而宥之。彼益輕視內地大臣為無用。我兵甫徹。賊眾旋屯。更復成何事體。況僧格桑竟敢抗拒官兵。實為可惡。尤不可不大示懲創。總以剋期覓道進兵。搗其巢穴。擒獲兇渠。將該處番地番戶。分給就近各土司編管撫治。並將僧格桑之

妻孥近族及其黨惡土目盡行俘繫請旨辦理其事方能完結至德福摺奏阿爾泰自五月間辦理軍務以來業已籌辦兵糧及軍裝火藥等項雇夫運送並調驛馬安臺從前未經具奏等語殊不可解此等皆行軍要務阿爾泰既經辦及何憚而不即上聞况軍需事宜隨辦隨奏亦可表其並非安坐玩日且可藉以見長阿爾泰久任封疆事皆歷練不應疎畧若此豈其耄而志昏計不及此乎又土

實錄卷八百九十二

四十六

練一項向多臨敵易退且派自各土司恐於賊人瞻顧不肯向前或致洩漏機密昨曾諭令此後毋庸派調今此次奪回明正地方土兵尚覺出力是此輩又未嘗竟不可用惟在善為駕馭令其奮勉向前耳著傳諭阿爾泰仍照前酌量調撥土練但須慎選精壯得力之人勿令以老弱充數並當與官兵相間配用毋使獨當一面致其游移怯退至現在攻打約咱及收取仲濃等處情形若何並阿爾

泰現在何處均著即速據實覆奏此旨由六百里加緊發往并諭桂林知之○又諭據德福奏四川布政使劉益現在患病請另行簡放已降旨將李本補授矣又據德福奏稱本年武闈例應督撫主試現在打箭鑪不能回省親考等語德福現已令其來京而阿爾泰尚在軍營辦理軍務武闈試事即著派令李本代辦一切內外場事宜俱令其照例妥協辦理科場原係藩司專責所有試錄等事即

實錄卷八百九十二

四十七

用布政使印聲明代題亦無不可再前此阿爾泰曾奏明將刑名案件委藩司代審此時李本已授藩司所有應行總督審結案件即著李本會同新任臬司李世傑虛衷詳慎研審定擬後即行詳覈按限報知該督具題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昨據色布騰巴勒珠爾奏帶領入覲之土爾扈特台吉等沿途經過地方官不以為事多所貽誤山西按察使德文及總兵道府前來認罪自稱奴才免冠叩

首等語。行止卑污已極。已降旨將德文等革職。發往伊犁効力贖罪矣。土爾扈特投誠人等入覲。沿途所過地方。一切供頓。自當遵旨豫備完妥。以示懷柔。鄂寶係滿洲巡撫。即應親往所經各處。督率地方有司。善為料理。即以文聞例應監臨。不能親赴。因委臬司督辦。亦應將如何經理周到之處。詳悉告誡。令其嚴飭地方官。實力供備。方為合理。今該省於途間需用馬匹。及店房飯食等項。俱屬平常。

實錄卷八百七十二

四

甚至無人照料。即應給羊肉。亦不為煮熟。如此漫不經心。實出情理之外。鄂寶身為國家大臣。於遠人入覲之事。竟置之不問。已屬有忝職守。乃地方官貽誤若此。鄂寶豈無見聞。何竟不據實奏。更屬何心。著傳諭鄂寶。令其即行明白回奏。○戶部奏。五城煮賑。於十月初一日起。至次年三月二十日止。請照例舉行。得旨。依議。這煮賑銀米。著五城御史親身散給。務使貧民得沾實惠。勿致胥役侵蝕。

中飽。仍著都察院堂官。不時察看。○命兵部右侍郎蔣元蓋。知武舉。吏部右侍郎曹秀先。為武會試正考官。左副都御史羅源漢。為副考官。○浙江巡撫富勒渾。疏報乾隆三十五年分長興縣開墾田七頃二十七畝有奇。臨海縣溫州衛三縣衛共開墾田三頃三十四畝有奇。龍游常山二縣共開墾田六頃六十七畝有奇。定海縣開墾田蕩三十五頃七十畝有奇。升科如例。○旌表逼嫁捐軀之山西大同縣民孫汝葦妻段氏。○是日駐蹕塔哩雅圖昂阿大營。○辛亥遣官祭

實錄卷八百七十二

四

歷代帝王廟。○遣官祭

都城隍之神。○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等食。○諭今年近畿秋雨過多。瀕河州縣低田多有被淹之處。節經截漕五十萬石。並發部帑五十萬兩。諭令該督楊廷璋查勘被災情形。分別妥協辦理。其較重之宛平等十八州縣。並令將

成災在八分以上者。於八月內先行急賑一月。以資接濟。現屆冬月大賑。需用銀米較多。恐所截漕米尚不敷支撥。著再加恩。撥通倉米三十萬石。交與楊廷璋酌數應撥州縣。及早領運備用。仍董率屬員實心經理。務俾閭閻均沾實惠。副朕軫念災黎至意。該部即遵諭行。○又諭本年恭逢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慶洽敷天。朕推廣

慈仁。施恩耆士。昨歲

實錄卷八百九十二

五十一

恩科鄉試。曾降旨將順天及江西廣東等省應試士子。年逾八旬者。賜以舉人。今春又將會試舉子查明七十以上。及年躋百歲者。分別錫銜有差。以共慰其寒牕績學之志。茲當順天鄉試。士子踴躍偕來。其中皓首龐眉。較上科倍盛。榜發雖未能獲雋。念其耄年尚赴場屋。壯志足嘉。而

福錫儒林。益徵上瑞。著加恩。將順天應試諸生。內在八十以上之張文達蘇之洙張靜深

七十以上之邵無逸張淑瑗李峯段名時張純仁戈熙勳沈岱石震張淑琪趙彥善楊煜及前日鄂寶奏到。山西省八十三歲之喬玉柱。本日何燭奏到。河南省八十歲之甯維祺。俱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俾遂其觀光夙願。並昭壽考作人有加無已之至意。○又諭曰。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舍楞等。和碩特台吉恭格等。因與俄羅斯風氣不同。且不時興兵爭奪。不得安生。仰企朕推廣黃教。安撫四夷之化。率數萬人跋涉遠途。不辭勞瘁。歸誠效順。殊屬可嘉。自應指地安插。使伊等衣食有裨。併予以滋生牲隻。以資久遠之計。除業經飭交伊犁大臣等辦理外。茲特加恩。錫以封爵。封渥巴錫為烏訥恩素珠克圖舊土爾扈特部卓里克圖汗。策伯克多爾濟為烏訥恩素珠克圖舊土爾扈特部布延圖親王。舍楞為青色特奇勒圖新土爾扈特部弼哩克圖郡王。巴木巴爾為弼錫呼勒圖

實錄卷八百九十二

五十二

郡王恭格為巴圖色特奇勒圖和碩特部土謝圖貝勒。默們圖為濟爾哈朗貝勒。旺丹為鄂勒哲依貝子。沙喇扣肯為烏察喇勒圖貝子。奇布騰為伊特格勒貝子。雅蘭丕爾為阿穆爾喀貴貝子。額墨根烏巴什為巴雅爾圖貝子。拜濟瑚為輔國公。諾海伯爾哈什哈為一等台吉。俱作為扎薩克。阿喇克巴。博克班。蒙袞德勒德什。巴雅爾拉瑚。策登。博羅。業林。巴木巴爾之子達木拜。扎勒桑。根敦諾爾布之子騰特克等十人。俱為閒散。一等台吉。諾爾布策楞。烏梁海扎克錫禮。五增。濟布藏巴。特瑪等六人。俱為二等台吉。三達克。額林沁。達瓦諾木琿等三人。俱為三等台吉。巴布勒達克。諾音格楞。巴圖爾圖古勒。扎納木。羅布藏。楚魯木。扎林。業林之子舍楞。圖古斯蒙庫。三達克之子懇澤等十一人。俱為四等台吉。爾等仰叨朕恩。其加意管束所屬。咸務生理。延及子孫。永荷安全之福矣。勗諸勿懈。○是

實錄卷八百九十二

五十一

日駐蹕張三營行宮。○壬子。諭軍機大臣等。彰寶奏酌辦調兵及籌備軍械兵糧一摺。昨已有旨。令溫福即行帶兵馳赴川省。攻勦小金川。其襲擊緬匪之舉。今年暫行停止。則彰寶此次所籌諸務。現在均可毋庸措辦。惟當派兵分守邊隘。嚴密稽查。如有賊匪近邊。即行掩擊殲戮。若假充擺夷。潛行混入。亦即擒拏究治。昨已責成長清。哈國興專司其事。並留侍衛章京等十員。在彼協同稽查。并留海蘭察在滇。令其同彰寶管束侍衛等。隨宜調度。彰寶等惟當實力董率。勿稍懈弛。此時如緬酋或差人到關投遞文稟。仍遵前旨。不拘來人多少。概行羈禁不遣。但擇其中一二最無用者遣回。諭以轉飭緬匪。如將所留內地之人。全行送回。方將伊等縱釋。否則斷不歇手。亦不必給以回書。此外更無所辦。但恐緬匪狡詐百出。或諾爾塔親至關前。欲邀哈國興相見。若不豫為指示。彰寶等必致臨時茫

實錄卷八百九十二

五十二

無主意。中國所遣之人。屢為賊匪誘往。豈可復墮其計。但當諭以汝既來欲見大人。自當親至軍營進謁。斷無大人往汝處就見之理。諾爾塔若竟親來。即將伊及隨來之人。俱行嚴密拘禁。亦擇一最無用者遣回。並以送還內地人來方得釋放之語。令其轉諭。若諾爾塔逗遛邊外。必欲邀哈國興於適中之地會面。斷不可令哈國興前往。并當明諭諾爾塔。以爾等狡獪伎倆。豈容屢試。今竟敢近關施

實錄卷八百九十二

五十四

此巧誘之計。如何肯墮爾術中。仍一面察其蹤跡。密派領兵侍衛等。出關截擊。擒彼賊目。殲其黨羽。庶使賊匪稍知畏懼。彰寶等務當相機妥協辦理。勿稍疎誤。並諭長清。海蘭察。哈國興。知之。○大學士管兩江總督高晉等奏。八月十六日後。黃河陡長。桃源南岸陳家道口。於二十二日。縷隄坐墊二段。各二十餘丈。幸過水之處。即係七月內湖漲被災之地。居民早經移住無虞。臣等疎於防範。請交部

議處。得旨。爾等無罪。知道了。○四川提督董天弼奏。達木巴宗被困已久。急宜救援。臣復探得木坪之堯磧一處。從山梁而下。渡至河北。即係達木巴宗小路。臣一面帶兵迅速起程。一面咨商阿爾泰等。務期設法渡河。以斷賊番歸路。則福昌亦可乘勢徑進。得旨。此行頗覺勇往。看汝如何以功抵過耳。○是日。駐蹕波羅河屯行宮。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三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 廣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 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 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 曹振鏞等奉

教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九月癸丑諭曰張震南

御製卷八百九十三

本係以詩句狂誕發遣之人乃怙惡不悛復敢於伊犁地方遞呈獻策妄言滋事其罪實無可宥但覈其詞句尚與悖逆者稍間張震南著改為立斬即於該處正法示衆其所擬緣坐入官之家屬財產並著免其查辦○諭軍機大臣等董天弼奏現由木坪之堯磧地方帶兵攻其不備一摺已於摺內批示矣董天弼因德爾密畢旺拉一帶賊匪俱添人拒守復覓間道進攻尚屬勇往但伊八月二十

日具奏之摺稱兵丁不舉火者已經八日距此次拜發摺奏時又將半月尋常無事之人久不火食尚難支持況當攻勦之時而令兵丁枵腹從事又無此情理或於何處覓有糧食並何時得有續連兵餉接濟總未據董天弼奏及朕自聞兵丁八日不舉火以來無日不以伊等疲餒情形深為厯念董天弼何轉不以為意豈因續經得食遂不復置論抑前說係綠營虛夸積習過甚其詞耶著傳諭董

御製卷八百九十三

天弼即行明白回奏再兵行糧隨乃一定之理即欲令官兵因糧於敵亦不可不籌運以為接濟阿爾泰既辦軍務何以於此等竟未籌及並曾否於董天弼一路運糧接濟之處前已詢問阿爾泰並著速行據實覆奏再董天弼摺內稱現議用兵之堯磧與甲金達相近甲金達一處已經阿爾泰派有遊擊陳聖矩帶兵前往等語而阿爾泰九月十一日具奏之摺止有遊擊宋元俊奪回明正侵地情

形。雖有另派參將薛琮。鄭國卿。都司廣著。守備李天貴。陳尚禮。各員。亦仍係宋元俊一路。其陳聖矩前往甲金達之處。並未據奏。及該督究於何日派其進兵。及令其與董天弼作何聯絡聲援。最關緊要。因何尚未陳奏。殊不可解。至董天弼已督兵再進。而阿爾泰除宋元俊會約已旺進攻外。並未另籌分路並進。與董天弼成夾擊之勢。使賊酋首尾不能相顧。會勦機宜安在。近日阿爾泰曾否籌畫覓路進兵。及親自移營董促之處。並著即行據實覆奏。此旨仍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併諭桂林知之。○是日。駐蹕中關行宮。○甲寅。月食。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兵部以武會試中額請得旨。這考試。漢軍取中二名。直隸取中八名。陝西取中七名。廣東取中八名。河南取中三名。山東取中五名。江南取中二名。山西取中三

名。湖北取中二名。湖南取中一名。四川取中一名。廣西取中一名。福建取中三名。浙江取中二名。江西取中一名。雲南取中一名。貴州取中一名。○是日。駐蹕避暑山莊。至十月戊辰。皆如之。○乙卯。

上御澹泊敬誠殿。新封之土爾扈特卓哩克圖汗渥巴錫。布延圖親王策伯克多爾濟。弼哩克圖郡王舍楞。土謝圖貝勒恭格。濟爾哈朗貝勒。默們圖。烏察喇勒圖貝子沙喇扣肯阿。穆爾哈貴貝子雅蘭丕爾。一等台吉德勒德付。達木拜扎勒桑。四等台吉懇澤等。謝恩。南掌國貢使以西哩門遮昆行禮。賞賚有差。○諭。據承德奏。署沅州府通判傅倫家人劉昇等。設席演戲。並邀芷江縣典史羅萬全同飲。劉昇醉後。與該典史角口。扯住踢傷。並喝令衙役馮秀等共毆。及該典史掙脫回署。劉昇復率衆前至捕署。打毀格扇公案。將該典史按地。攢毆多傷。並拖出街中。經街民搶回。現

在拏犯嚴訊。請將該通判交部嚴加議處等語。通判家人邀同職官縱飲觀劇。已駭聽聞。乃以微賤奴隸。輒敢乘醉行兇。率衆突入捕署。將該典史按倒共毆。致傷多處。實屬目無法紀。不可不即加顯戮。該通判縱容家人兇橫若此。非尋常漫無管束可比。傳倫著即革職。此案著交與該督撫。即行嚴審明確。將劉昇照光棍例治罪。其各犯分別從重嚴懲。以示炯戒。○諭軍機大臣等。鍾音奏。把總林昌

偉。諱盜不報。及林昌偉許稟。千總張得陞。並未出汛。遊擊妻加貴。買囑船戶匿報各情節。請將妻加貴等分別咨參革審一摺。已批交該部知道矣。外洋巡緝奸匪。為海疆第一要務。此案林昌偉於商船被盜。捺延不報。已據事主呈控。自無可抵辯。至所許千總偷安曠職。遊擊賄囑匿盜之處。或出於挾嫌妄告。但失主船戶俱有指名。說事錢數。並有確據。必非盡屬無稽。水師將弁積習廢弛已久。乃敢

肆意欺蒙。若此。於海疆營務。殊有關係。著傳諭該督。即將妻加貴等革職。與案內應行質訊人等。逐一嚴加審訊。務得實情。定擬具奏。毋令稍有遁飾。○丙辰。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御萬樹園大幄次。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並南掌國貢使。以西哩門遮昆宴。○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表裏。及土

爾扈特汗渥巴錫等銀幣。各有差。○諭軍機大臣等。鍾音奏。到屬員賢否摺。內稱延平府知府劉秉鈞辦事詘勉。而察屬未能精嚴等語。知府以表率屬員為要務。必能精於察吏。始於地方政務有益。今如該督所奏。是劉秉鈞僅能自勵。而整飭屬吏。非其所長。恐州縣等狎而生玩。必致闕茸誤公。於吏治殊有關係。但該府辦事既知詘勉。似尚非不可化導之人。著傳諭鍾音。於該府進見時。面為明白

開導諭以知府若不能察吏。即屬曠職。該府若能實心領受。振作改觀。尚可仍留府任。以觀後效。如其人習與性成。不堪策勵。自不便姑容貽誤。即當據實奏聞。不可稍有瞻徇。將此遇該督奏事之便。傳諭知之。○又諭。聞明正土司向與地方官較為親近。地方官相待亦遂過優。諸事並過於相信。以此各土司心不能平。則小金川之與彼構釁。未必不由乎此。現在小金川頑梗不率。敢於抗拒官兵。自當大示懲創。不必復問其所因。但邊檄諸番。久服王化。各土司本無分別。自當一體撫綏。豈可以明正土司。語言禮貌。稍於內地諸通。輒至輕信其言。與衆顯形厚薄。伊等積習相沿。諒非一日。或不肖有司。利其饋遺。因而倍加親密。俱不可知。此與邊地番情。甚有關係。著傳諭阿爾泰。董天弼。嚴飭沿邊文武員弁。嗣後於各土司俱當一律相待。毋得少存岐視。如有員弁等。敢於收受土司禮物者。查出

即行叅處。勿稍庇縱。再前曾降旨。平定小金川後。將該處村寨戶衆。散給附近土司。分莅其地。自為一勞永逸之計。第恐阿爾泰等。因明正素常熟習。且以其與沃克什同被攻圍。不免意為軒輊。即難以令衆心允服。著阿爾泰等於將來分撥時。務酌視其人戶貧富多寡。就小金川境壤毗連之各土司。均勻派給。不可絲毫畸輕畸重。方足以帖羣情而弭嫌隙。其大金川雖亦與小金川接界。究非綽斯甲布等九土司可比。且兩酋狼狽為奸。若以僧格桑之地。分給索諾木。是不問其黨惡之罪。又從而加賞。何以示懲。且恐番衆錮蔽益深。久之仍然滋事。斷不可一體撥給。惟當擇別土司之介於兩金川之間者。分地編管。既可革其舊染。且可控扼大金川出入門戶。使其不能任意外軼。於事方為妥善。至我兵進攻賊巢之時。土練中之奮勇向前者。自不能禁其搶掠。如番地所有米穀牲畜。及粗糙衣

具等類。原不妨聽其取攜。使土兵心有所利。自更踴躍爭先。並可借此以示賞勸。即官兵中。果有能勇往出力者。收穫亦所不禁。並不必泥於秋毫無犯之說也。若寨內所有佛像等項。及貴重器什。蓄聚貲財。則當逐一確查點驗。開列清單具奏。候旨遵行。勿使兵練等任意擅取。阿爾泰等務妥協經理。此旨遇該督等驛章之便。附郵寄發。並諭溫福。桂林。知之。○丁巳。諭曰。吳達善。文綬。辦理賞給土爾

扈特歸順人衆羊隻皮衣等項。甚屬妥速。著交部議敘。其在事之道府等官。並著該督等查明咨部。一體議敘。○貴州巡撫李湖疏報安南甕安。天柱三縣。乾隆三十五年分開墾荒田三十四畝有奇。升科如例。○戊午。

上奉

皇太后幸卷阿勝境。侍早晚膳。至癸亥皆如之。○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宴。至癸亥皆如之。○兵部

議准。黑龍江將軍宗室增海等奏稱。所屬呼蘭之運糧船隻。自佐領兼管以來。並無貽誤。請將管理墨爾根戰船之四品官一員裁。即於墨爾根協領內。揀選一員兼管。圖記註銷從之。○盛京將軍恒祿。副都統額爾德蒙額。禮部侍郎志信等奏。鳳凰城。向設照科朝鮮使臣之主客官。迎送官二項。自康熙年間。設駐城守尉。凡朝鮮使臣出入。俱交城守尉派防禦一員。專司其事。今年六月。經兵部議請將迎送官三員裁。臣等查主客官事同一例。亦應請裁。遇朝鮮使臣過境。一併交城守尉委防禦專辦。得旨允行。○己未。諭曰。何煥奏據尉氏縣盤獲旗下逃奴阿哈永。假冒職官。需索驛站。審明定擬一摺。已批交行在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覈擬速奏矣。該縣知縣施義爵於該犯甫經入境。即留心盤獲。尚屬能事。著該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又諭曰。商人王起鳳。聞土爾扈特歸順入覲之信。即攜帶

貨物來熱河貿易以供遠人之需。頗屬曉事。得體。著加恩賞給五品職銜。仍賞數珠一盤。以示嘉獎。○庚申。諭直隸。今秋被水各屬。屢經降旨。據實查勘。分別賑卹。其低窪地畝。被淹者。自應早令涸出。俾得趕種秋麥。以資口食。茲詢楊廷璋。據稱。已報涸出者。計四十五州縣。業經借給麥種。現在麥苗俱已出土。青葱。惟宛平。文安。大城。保定。永清。東安。武清。霸州。通州。香河。寶坻。寧河。天津。任丘。豐潤。十五州縣。地更低窪者。尚未全涸。已委員協同疏洩。其東安。香河。寶坻。豐潤。四縣。亦續報漸次涸出。仍飭令上緊疏消等語。此等低窪地畝。去年歲曾經遇水。今年又復被淹。若積潦不能速消。民業徒成曠棄。而瀕河之地。多係一水一麥。如能及時涸出。種麥可望倍豐。於貧民生計。甚為有益。但恐該地方官。不能實心經理。必致玩日妨農。朕心深為厯念。著派袁守侗。德成。分往各處。督率該州縣。即速設法疏

消。務令及早涸出。無誤布種春麥。尚書裘曰修。於近京水利情形。較為諳悉。且此被水之處。順天所屬者居多。著派其往來調度。董查總司其事。伊等於奉到諭旨後。不必赴行在請訓。即速起程前往。俟各處辦有就緒。再行回京覆奏。○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德福。覆奏。辦理小金川情形一摺。據稱。德福自抵打箭鑪以來。與阿爾泰商辦。必須勦滅小金川機宜。業已分晰具奏等語。總屬空言搪塞。已於摺內批飭矣。阿爾泰自抵打箭鑪數月。不過坐守河干。並未奏及作何調遣分路進兵之事。即造船過河一節。亦經朕降旨申飭。後始行趕辦。而亦已歷許久。究無造船果成。兵丁過河若干之實奏也。至德福於初抵成都時。惟奏現經阿爾泰。董天弼。檄調官兵五千。加以滿兵二百。足敷掩襲。容到彼。擬與阿爾泰分路夾攻。商酌機宜。另行具奏。及彼抵打箭鑪後。惟將阿爾泰已籌辦之兩路兵糧。夫

馬奏聞。又會同阿爾泰奏報。宋元俊攻復明正被賊侵占之河東地界。附稱一面攻取所占明正之仲濃等處。一面分攻小金川之約咱地方。至於何路派兵若干。何人帶領。及總兵副將。可勝帶兵者。調到何員。派往何處。均未詳晰陳奏。所謂用兵機宜安在。伊等節次奏到之摺。俱有案可稽。豈容僅以虛詞掩飾取巧乎。即如阿爾泰原議。與董天弼分路夾擊。及董天弼由山神溝間道進攻後。阿爾泰並未籌及添兵策應。運糧接濟。致董天弼已奪之碉。得而復失。而阿爾泰等仍置若罔聞。昨董天弼復奏稱。由堯磧山梁進兵。已飛商阿爾泰等。如意見相同。即將漢土官兵二千。續行隨進。並稱其地與甲金達相近。已經阿爾泰派遊擊陳聖矩帶兵前往等語。董天弼摺奏。係九月初三拜發。距阿爾泰德福此次奏摺時。已將十日。阿爾泰等自應早已得信。現在作何籌辦兵糧接應。及於何路派何人

夾擊之處。並未奏及。是阿爾泰等竟將董天弼一路置之度外。所謂夾攻之道。又何在。如此尚安望其協力集事乎。即阿爾泰前摺所稱。擬攻之約咱。仲濃。兩處。距今六十餘日。此次摺內。並未提及一字。殊不可解。伊等縱不以軍務為重。獨不念及朕於此事宵旰懸心。急於盼望信息乎。且阿爾泰德福雖稱進至章谷。其地距打箭鑪若干。在彼籌辦何事。均未奏及。伊二人何以同在一處。不思分路督兵。鐵保既帶滿洲兵到彼。又何以不令統兵分進。是伊等於行兵要領。全未能得。惟思以空言取巧。此等伎倆。豈能於朕前嘗試。阿爾泰德福俱著傳旨嚴行申飭。德福已令來京候旨。現在兩路辦理情形若何。仍著阿爾泰即速覆奏。此旨並著六百里加緊發往。並諭桂林知之。吏部議准。前署雲貴總督德福等奏稱。滇省土富州分駐佐雜。查有普廳塘地方。係土富州要路。為運銅必經之所。請將

廣南府經歷移駐。催趙銅運。稽查村寨。酌增民壯六名。以供役使。鑄給廣南府分防普廳塘經歷印。從之。○豁除山西豐鎮。寧遠。二廳山溝不成熟地。一千六百一十二頃六十三畝。額賦。○辛酉。

上御萬樹園大幄次。賜扈從王公大臣。蒙古王公台吉。及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食。翼日如之。○諭軍機大臣等。前據董天弼奏。從木坪之堯磧地方。順山而下。中隔一河。即係達木巴宗。若由捷徑前進。易於攻破。一面帶兵五百名。星速起程。一面飛商阿爾泰等語。此摺於九月十五日奏到。距今又將十日。尚未據將進兵以後情形奏聞。其與阿爾泰相商之處。作何辦理。亦未據阿爾泰等奏到。殊不可解。計該提督進兵之程。日以五十里為率。旬日當行五百里。即以三十里為率。亦可行三百里。小金川疆界。並非甚廣。豈有行三五百里。尚不能直抵賊巢之理。是董天弼前奏。仍

不免沿綠營積習。以空言塞責。而阿爾泰又視董天弼之進攻與否。不以為意。遂置之不論耳。豈知朕於此事。宵旰屢念。自聞董天弼得路進兵之說。即日計其行程。盼其信息。伊等何總不知仰體朕意。隨時奏報乎。行兵之事。大小悉係機宜。計日計程。雖若細務。而實為軍營要領。非此不能得先後緩急之宜。籌克敵制勝之策。朕前此辦理金川。及平定準部。回城。諸務。悉皆詳為指畫。鉅細不遺。用能剋期奏績。阿爾泰。董天弼。何皆視軍旅若泛常。於進兵情形。並不隨時入告。以待朕之揆機。遙度。得所稟承乎。看來阿爾泰等。於攻勦小金川一事。並未通盤籌畫。布置得宜。即董天弼之間道進攻。亦不過擊其一隅。實未嘗計及全局。如此安能有濟。著傳諭阿爾泰。董天弼。仍將現在進兵實在情形。迅速覆奏。○壬戌。吏部議覆。御史高樸奏。稱州縣拏獲鄰盜。希圖恩擢。轉得脫卸。本境盜案處分。請嗣

後將拏獲鄰盜各員。查無本境盜案未獲者。仍奏送引見。如本境尚有逸盜未獲。只照例議敘。應如所請。從之。○癸亥。諭工部滿洲堂官。現在無人在京辦事。所有工部侍郎事務。著邁拉遜暫行兼署。○又諭曰。伍納璽已派往烏里雅蘇台辦事。所有光祿寺事務。著德成兼管。欽天監事務。著邁拉遜兼管。德成現亦出差。其光祿寺事務。並著邁拉遜暫行兼管。○又諭。據李侍堯等奏。前因雷瓊鎮總兵

林呂韜身死情形未確。奏請另行訪察。今查審得林呂韜實因幕友蔡俊與雷瓊道署幕友同騙得朱把總銀兩。恐礙功名。遂持刀自扎。次夜復投井殞命。雷瓊道王錦於幕友撞騙得贓。既漫無覺察。而於總兵大員。自我身故。又復捏飾具稟。瓊州府知府孫琦。瓊山縣知縣李玉樹。通同朦匿。遊擊王榕扶同諱飾。均請旨革職。提犯一併審究等語。王錦。孫琦。李玉樹。王榕。俱著革職。交與該督撫提集案

內有名人犯一併嚴審。定擬具奏。○戶部奏請將續編告成漕運全書二十四本頒發倉場總漕各衙門從之。○工部議准廣東巡撫德保奏稱嘉應州屬大木坪鉛山原報山頭寬廣之處。今開時際寶興二壠獲砂有效。堪以採挖。請照例銀鉛并抽從之。○以三等侍衛舒常署鑲藍旗滿洲副都統。頭等侍衛百靈阿署鑲黃旗蒙古副都統。○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西湖口縣民方云來妻沈氏。○甲子。

孝慈高皇后忌辰遣官祭

福陵。○戶部議准湖南布政使吳虎炳奏稱本省錢法向不禁止古錢趨利小人徒借前代名目私鑄私販故小錢之弊久未淨除請將古錢照收買小錢每觔給制錢百文之例一體嚴禁並予勒限從之。○乙丑禮部議准奉天府府丞吳綬詔奏稱學制員額與應試人數宜隨時裒益持平復州學額八名額多人少蓋平廣寧二縣每學二名額少人多請將

復州照遼陽寧遠二州之例。定為五名。所餘三名。撥增蓋平廣寧各一名。仍餘一名。歸入奉天府學。從之。○丙寅。

孝敬憲皇后忌辰。遣官祭

泰陵。○諭軍機大臣等。據桂林奏。山西境內。六百里文報往來。尚照尋常事件。令馬夫投遞。難免貽誤。似應按照直隸之例。每站遴委把總。外委專司馳遞。數站內。派千總記載稽查。請飭下鄂寶詳加籌辦。川陝一帶。應請一併

飭知等語。川省現有應辦軍務。文報往來。最關緊要。其由六百里及加緊馳遞者。尤不宜稍有延緩。而向來遞到阿爾泰奏摺。多不能按所限期日。業交兵部沿途勘查。今據桂林所奏。則是山西省於緊要文報。僅委之各站馬夫。毋怪乎屢次遞送之稽遲也。又十三十五等日。傳諭桂林諭旨。俱係隨阿爾泰報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令沿途探聽投遞。乃桂林於甘桃驛見號簿已登。而其至靈石縣。尚未

接到。該侍郎係馳驛赴川。所由之路。即係文報往來孔道。何至中途當面錯過。則沿途驛站之漫不經心。已可概見。鄂寶身為巡撫。明知川省辦理文報。絡繹往來。乃於所屬驛站。並不先事整飭。仍聽各州縣照常齎送。任意因循。所司何事。著傳諭鄂寶。即行令其明白回奏。桂林摺並鈔寄。嗣後遇有川省文報。務選派千把總等官。專司遞送。按站交投。仍派大員不時巡站稽查。毋任文武員弁怠玩延誤。其經由之陝西及四川本省各驛站。並著一體妥協辦理。以期迅速。將此并諭阿爾泰。勒爾謹知之。○丁卯。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曰。德福前在阿克蘇辦事。曾獲罪譴。經朕棄瑕錄用。數年之內。由臬司簡任巡撫。因其尚知實力奮勉。復加恩擢用總督。乃甫至四川。即意存自滿。全不似向年之實心任事。且敢逞其乖謬之見。借滇省

事宜。欲以諷諭罷小金川之事。夫小金川番酋僧格桑。去年秋間。與沃克什土司構釁。侵擾經阿爾泰前往曉諭。僧格桑即遵守約束。斂跡歸巢。彼時以番蠻互相讎殺。乃其常事。且既已遵諭退回。原可無庸再辦。曾未半年。而僧格桑復敢乘間攻圍沃克什。且及明正土司。此豈可復以口舌化導。若不用兵勦擒。使番衆稍知懲儆。何以申威令而靖邊隅。乃阿爾泰辦理此事。毫無定見。惟圖遷就完局。

因令德福即赴川督之任。協同妥辦。冀其經畫得宜。剋期集事。孰意德福尚未接印。即生畏事之心。希欲阻撓軍務。妄奏取巧。深負朕委任之恩。著革去總督。賞給三等侍衛。以已力前往伊犁聽候差委。所有四川總督員缺。著文綬補授。其陝西巡撫員缺。著勒爾謹補授。○又諭曰。永德辦事拘謹。於要缺不甚相宜。著調補廣西巡撫。所有湖南巡撫員缺。著梁國治調補。其湖北巡撫員缺。著陳輝祖調

補。○諭軍機大臣等。文綬已授為四川總督。伊所辦哈密羊隻皮襖完畢。竟無所事。四川現在辦理小金川賊匪。甚為緊要。文綬接奉此旨。即稍有未完事件。亦儘交彼處大臣辦理。即赴新任。一切事務。悉心妥辦。不必前來請訓。○又諭。昨因阿爾泰等辦理小金川賊匪。全無措置。已令溫福前往。但溫福如帶兵按程緩行。必致耽延時日。著溫福將所領之兵。交常保住帶領後去。伊即輕騎趕赴。妥協

辦理。○又諭。前據高晉等奏稱。黃河南岸陳家道。日坐蟄隄身之處。難以施工。擬於仲家莊老壩下埽堵築。並開挑引河。由蔣溝歸入正河。一面督催料物。於九月初九日開工等語。所辦頗合形勢。已批令上緊趕辦。迄今已及兩旬。現在工程辦有幾成。未據高晉等續奏。今日何煥奏。南河需船運料。業於開封歸德二府。覓雇大船三百十二隻。均於九月十五六等日。委員押送徐州。并續據咨稱。再需

雇船二三百隻。亦飛飭上游鄭州等處。如數續雇。送往等語。船隻既多。運料自當倍速。但自豫省運至江南。亦需時日。前據高晉等奏。淮安所屬料物。可以先運。自必陸續運到工所。該處自開工以來。作何上緊趕辦。口門尚餘若干丈。水勢深淺若何。約計何時可以合龍之處。尚未見奏到。深為屋念。著傳諭高晉等。即將現在辦工情形若何。迅速據實奏聞。并督飭剋期堵築。毋稍延緩。尋奏陳家道口漫工。自九月初九日挑挖引河。二十四日完竣。二十六日開放。引溜甚暢。壩臺工程。覈計已有七分。十日內可合龍。得旨。惟俟合龍奏到。方釋懷耳。既有漫出。不致成災乎。○又諭土爾扈特安插游牧一切事務。恐巴里坤總兵存泰。難以辦理。著吳達善察看。倘不勝任。即於該省滿洲總兵內。保舉一員更換。○四川松潘鎮總兵福昌奏。八月初七日。臣與提臣分路進兵。於初八日至鄧仍地方。賊人已

有防守。因從巴朗拉北山繞越。奪賊卡三座。正在進攻巴朗拉正碉。准提臣札令徹回。現在提臣改由木坪一路進兵。令臣嚴守要隘。候信。臣統率官兵。不能奪寨。且愚昧未及陳奏。請交部治罪。得旨。已有旨了。諭軍機大臣等。據福昌覆奏。八月初八日領兵至鄧仍。十三日奪獲賊卡三座。十四日攻打巴朗拉正面碉房。官兵微有傷損。隨徹回山神溝口防守。從前未及奏聞。請交部治罪等語。辦理小金川一事。阿爾泰等毫無措置。種種不合機宜。其應得罪譴者。不獨福昌一人。福昌此時且不必交部。看其將來如何奮勉自効。以圖立功抵罪。統俟軍務告竣。再行覈定。另降諭旨。至其摺內所稱情形。總屬不成事體。即如董天弼福昌等一路進兵之事。阿爾泰竟若置之度外。惟將董天弼於德爾密攻奪碉卡之處。附有摺片。其退至山神溝及復由堯磧進兵。並福昌攻打巴朗拉諸事。均未據奏。及

阿爾泰以大學士兼管總督。現在統理軍務。提鎮分路進攻。距其駐兵之地。並不甚遠。諒無不逐一具報。自當隨時據以上聞。乃阿爾泰於董天弼一路。續進兵糧。既不即為籌辦。接濟。並該提鎮等節次進攻情形。亦視同隔膜。不為奏及。則其於軍務邊情。全未通盤籌畫。更可想見。而董天弼由堯磧進兵之摺。於九月十五日奏到後。迄今又已半月。亦未見其將如何進攻。行至何地。有無勦擊之處。續行奏聞。是仍沿綠營虛浮積習。未必實能有濟。看來阿爾泰等於小金川一事。惟圖遷就完局。始終茫無定見。即其初云懾以兵威。亦不過空言塞責。及朕屢次降旨。詢促始行。辦及是以所調兵練。俱係陸續零星湊集。並未將分路夾擊。需兵若干。及調派將領。作何分進。各緊要機宜。統為熟計。徒爾東遮西掩。支絀時形。安能中其窺要。似此敷衍遷延。非惟於事無益。且恐為賊番所輕。知伊等庸懦無

能。益復不知畏憚。甚至兵練等或稍有挫失。更屬不成事體。前已諭令溫福。統兵赴川督辦。茲復另降諭旨。促其先行兼程赴川。阿爾泰等此時轉不必輕率進攻。惟當派兵堵守小金川要隘。毋使賊酋外逸。俟溫福到後。籌畫調度。一舉集事。方為妥協。此旨仍由六百里加緊發往。著阿爾泰等。即將現在兩路辦理情形。迅速奏聞。若果大有勦殺。朝夕可得賊巢。則不必拘泥此旨。即當鼓勇速進。並諭溫福。桂林知之。○是月。安徽巡撫裴宗錫奏鳳陽。泗州。盱眙。五河。泗州縣。因湖水驟長。田廬被災。照例酌給口糧。并借籽種。報聞。○兩淮鹽政李質穎奏。淮北海州所屬板浦中。正。臨興。三場。淮南通州所屬餘西。餘東。二場。先後被水。電力拮据。據各該商等。請於鹽義倉內。借給一月口糧。來年商人買補。再板浦等三場。竈戶。有未完本年折價等款銀。一萬一千五百八十兩。亦據淮北商人。請兩年代完。

得旨。如所議行。○湖廣總督富明安奏。楚省湖地。港汊交錯。居民爭訟。多因湖地牽混。或執前明舊帖。或稱新淤。在官冊籍。悉不足憑。請於冬月。令各州縣履地清理。造冊通報。舊帖掣燬。換給新帖。嗣後買賣。報官更冊。以息訟端。又港汊泊舟。最多盜賊。巡緝營船。周歷難徧。向有各州縣自備巡船。但無冊檔。可稽徒有虛名。請將應行設船處所。並船隻數目。一併造冊。令佐雜各員。分段督查。於年底覈計功過。以資緝務。得旨。覽奏俱悉。○陝甘總督吳達善奏。甘省本年被旱。除八月銀米兼賑外。皋蘭。金縣等各廳州縣。悉十三處。原議加賑亦兼銀米。而各該處倉儲缺乏。須別州縣撥濟。所有運腳。既較他省倍多。兼恐倉貯無餘。復須籌辦明春籽種。現在秋成頗好。糧價亦平。請將加賑一體均予折色外。并折中運腳。每石七錢。即明白曉諭。算作本色散給。得旨。好。如所議行。○又奏。安南國民黃公

續等。移置烏魯木齊。安插編管事宜。查迪化城所屬土墩子地方。地肥水足。堪資生計。即將烏魯木齊招墾之地。每戶撥給三十畝。并借給農具。籽種。馬匹。房價。責成頭屯把總彈壓。得旨。如所議行。○署雲貴總督彭寶奏。緬匪暫停襲擊。遵照派員帶兵。緊守關隘。加意巡邏。並隨時籌酌妥辦。得旨。好。知道了。緬賊若差人來。總照節次諭旨送京。不可姑息。若必有應行與回信之處。當視其中至無用者。令一二人回去。○又奏。查龍陵。南甸二處。新撥營兵搬眷之費。較近者酌給二兩。最遠者四兩。次遠者三兩。再撥補永昌。騰越兵。亦酌量遠近。分別辦理。得旨。如所議行。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三

實錄卷之八百九十三

三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四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履性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黃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冬十月戊辰朔享

實錄卷之八百九十四

士

太廟遣誠親王允祕恭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頒乾隆三十七年時憲書○諭奉

皇太后懿旨。永貴人汪氏著晉封為嬪。欽此。所有應行典禮。各該衙門照例舉行。○又諭今年恭遇

皇太后八旬萬壽。恩施廣被。歡洽耆儒。業經降旨。將順天及山西河南各省應試士子。年臻耄耄者。特賜舉人。用彰作人上瑞。今據裴宗

錫奏。江南應試貢生朱桓。翟天衡。俱年在八十以上。奮志觀光等語。朱桓。翟天衡。俱著加恩。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俾得遂志霑榮。以昭慶澤。○又諭今年恭遇

皇太后八旬萬壽。士子仰荷

慈禧。順天鄉試。多有矍鑠觀光者。並山西河南江南等省。節據各該撫奏到。年八十以上應試之人。一二名不等。耆儒嘉瑞。宜洽

恩施。業經降旨。賞給舉人。以遂其素願。今德保

奏廣東等入闈士子。九十以上者三名。八十以上者十六名等語。壽世固多人瑞。亦何至士林紹考。與賓興者連襪成羣。此必若輩見有上年恩旨。各萌倖澤之心。增填年齒。以致多人混冒。豈知

錫慶惟從覈實。而名器難以濫邀。似此作偽涉欺。豈能逃朕之洞鑒。而士習所關。尤不可不防其漸。其在九十以上者。即有虛飾。諒尚不甚相懸。著該撫查明姓名。確覈年歲。另行奏聞。請旨。其八十以上之人。則斷難憑信。不然。何上科未聞一人。而今年遽聚至如許耶。自當毋庸查辦。德保身任監臨。既為此奏。即當詳細確查。乃濫列多名。率行入告。殊屬不合。著交部察議。至鄉試諸生。俱係學臣錄送。其年貌冊籍。尤屬學政專責。且生員報考時。豫為將來筮仕計。減少歲數者。十居八九。舊冊具在。歷歷可徵。乃膠庠之中。頓增耄耄。何難按籍而稽。翁方綱竟爾聽其私改。置若罔聞。

所司何事。且該學政於八月中奏聞考試情形。具陳嚴月課懲健訟諸事。方謂其在任尚知實心整飭。至所稱士子知讀古書者日多。而於詣精造微。深切體味之功。則尚皆有待。乃以千古讀書人難能之事。期之今時。稍覺其迂妄。而云尚皆有待。則隱然自寓仍需漸教之意。今觀其於士子年貌。聽其濫開若此。則前摺所奏。並非實濟。更屬顯然。不過因學政更換屆期。捏詞自炫。希圖留任耳。翁方綱著交部嚴加議處。○又諭。昨降旨將德福革去總督。雖畧言其應行罷斥緣由。與辦理小金川大概。而於德福之乖謬取巧。及小金川不得已於申討之故。尚未詳為宣示。恐無知者。且將為德福稱屈。而疑朕之意。或喜兵不可不明白申諭。使衆共曉。小金川乃九土司之一。久隸內地。曩為金川侵擾摧殘。特興師命將。征服金蠻。二十餘年。得以安居樂業。數年前。金川間與綽斯甲布各土司交關。節經

督提等遣員誠諭。隨即輯和。朕知番俗蠢頑。穴鬪乃其常事。原可毋庸過問。去年春間。小金川土司。指稱沃克什土司用法詛咒。致其父子同時染病。僧格桑遂借搜取咒經為名。引衆前往攻殺。經該督委員查辦。雖暫停兵革。仍未遽解圍。彼時阿爾泰意欲勦撫兼行。朕以其釁端雖曖昧難明。而蠻觸相爭。互存曲直。不宜有所偏向。輕議加兵。且僧格桑犢性未馴。罔知利害。因諭該督等詳悉開導。冀其感悟自新。阿爾泰董天弼。即於八月內前至土境。僧格桑迎見督提。跪聆訓教。悔罪汗惶。情願退地徹兵。永不侵犯。具結遵依。遂亦宥其既往。孰意僧格桑怙惡不悛。抗違教約。於本年六月。乘間攻圍沃克什。並占瓦寺之巴朗拉。拒阻援兵。尋且侵及明正土司地界。是其藐視督提。肆無忌憚。豈復可以口舌化誨。而阿爾泰等。惟思姑息了事。意見游移。雖云當臨以兵威。不過虛張聲勢。無論其不足

以懾兇渠之膽。即使其暫時求息。勉強面從。而我兵甫回。賊衆復集。致令封疆大吏。僕僕靡寧。成何事體。且小金川以內地土司。敢作不靖。暴侮鄰疆。弁髦國法。此而不聲罪致討。朝廷威令安在。況撫馭番蠻。懷畏自當並用。若於梗化之人。不大加懲創。則懦弱幾無以自存。而獷悍者必效尤。滋甚。漸至徼內土酋。跳梁化外。何以綏靖邊圉。至於佳兵之戒。朕所深知。豈肯稍存好大喜功之見。如前此平定準部回城。皆由叛賊之負恩逆命。伐在必中。即近年征討緬甸。亦因情駁之屢抗顏行。事難中止。然察其水土惡劣。官兵非可久留。隨命整旅而還。不復再議大舉。即賊酋狡計激怒。亦不肯墮其術中。是朕不欲黷武之心。與知難持重之意。實無不可共白於天下也。若今僧格桑之冥頑不率。非擒戮無以肅憲典。而欲擒兇豎。非攻勦無以抵賊巢。是此小金川之兵。誠有不得不用者。然猶不欲特發

京兵。勞師遠涉。惟以阿爾泰未嫺軍旅。恐誤機宜。因命溫福兼程赴川。董率調度。以冀剋期集事。無使我兵練等久勞行陣。此朕審慎籌度之衷。與必應翦刈之勢。更無不可共白於天下也。且朕春秋已逾六旬。御宇三十六載。經事已多。臨事知懼。豈不欲寧人偃武。順適幾餘。況既云用兵。運籌每縈宵旰。而軍書夜閱。寧不疲勞。即如前日董天弼間道進攻。久無奏牘。輒為厯念不置。至於廢寢。朕又何所樂而必欲用兵乎。而用兵之事。於朕躬有益乎。無益乎。此愈無不可共白於天下也。至德福前在阿克蘇時。一聞烏什之事。即倉皇無措。思棄阿克蘇而回。因將伊革退。留於新疆効力。而派明瑞統兵。勦定其城。意彼經前番儆戒。或稍知悔改。是以棄瑕錄用。復不次超擢。授為巡撫。頗覺奮勉有為。因命其兩署督篆。其初至雲南時。所奏各摺。尚似實心整頓。方謂其足以任事。為國家得力之人。因即

命為四川總督。令馳驛過行。往助阿爾泰協
力。妥辦軍務。乃伊既至四川省城。並不計及
小金川之當作何籌辦。轉具摺陳緬賊情形。
謂不宜進兵襲擊。其識見乖謬。實出意料之
外。夫襲擊一事。與大舉不同。並非欲直搗阿
瓦。亦非欲徑取猛密。其速辦緩辦。原屬無關
緊要。第因賊匪敢於反悔詭詐。豈可竟置之
度外。不過出其不意。躡彼近疆。乘勢誅掠焚
燒。令賊匪知我並未歇手。稍為畏懼。且涉冬
而往。開春而還。亦不致輕冒瘴癘。何至過於
顧慮。以為必不可行耶。至所稱恐其報復。尤
屬荒唐可鄙。緬匪所恃者。地險而氣惡。惟能
以逸待勞。並非勇於戰鬥。從前數次之闖入
內地。皆由彼時沿邊無備。而趙宏榜李時升
朱崙。又庸劣不堪。兼之滇省綠營兵弁。恒怯
無用。致賊匪得以尾追直入。今數年來。邊防
頗為整飭。且特派大臣。統八旗勁旅在彼。若
賊匪敢於輕離巢穴。侵及邊境。正可奮勇出

擊。悉力殲擒。使之喪膽。何反虞其乘機掠我
土司耶。至其所畫之策。則欲令哈國興屯駐
邊外。差傳諾爾塔到營宣諭。更為愚謬無識。
以諾爾塔之狡譎。哈國興用何法招之使來。
且彼未經挫衄。又何畏哈國興。而能一呼即
至。揆之情理。實所必無。並恐諾爾塔不來。而
哈國興轉為誘往。昨年彰寶所遣之都司蘇
爾相。為賊拘留。特一偏裨耳。思之尚為切齒。
今哈國興以總鎮大員。設為賊羈而不返。豈
不失體損威。德福身係封疆大臣。獨不思以
國事為重。而逞其臆見。自詡為能操勝算乎。
然察其所奏。名為不必襲擊緬匪。其心實不
肯辦理小金川。故為指東擊西。以售其詆欺
之術耳。如果確有所見。發自天良。則彼自今
年三月接署雲貴總督。距其七月間。自永昌
起程。已將半載。何不於在任時及早敷陳。直
待行抵成都。方為此奏。若以為事體重大。必
須面達。則彼八月初甫至黔省。途中雖併程

馳傳。亦須俟朕行圍事畢。出哨後始得陞見。已屆九月中旬。即使朕允其所請。迅速傳諭溫福。計溫福接到時。業經進兵襲擊。已屬無及。德福豈不籌度及此。其意不過以幸得總督實缺。急圖完局。徹兵安享豐厚。而又不取明言。故借緬事以巧施曲說。此等伎倆。豈能於朕前嘗試乎。至其明白回奏之摺。一味支離。理窮辭遁。不啻見其肺肝。更無庸置論矣。今彼兩摺具在。均著發鈔。使見之者知其罪由自取。乃德福負朕委任期望之恩。朕於彼並無絲毫屈抑也。將此一併通諭中外知之。○又諭曰。鄂寶本一拘迂自守之人。近復不肯實心任事。難勝封疆重寄。著來京候旨。山西巡撫員缺。著三寶補授。即行來京請訓。前赴新任。其貴州布政使員缺。著圖思德補授。○諭軍機大臣等。據總兵達翎阿奏稱湖南尾幫回空糧船。業於九月二十五日催趲出直隸境。仍知照東省官兵。速行催趲等語。前

因今歲漕船抵通較遲。恐其回空稽緩。有誤新漕。曾諭令崔應階。於督運到通事畢。即起程回任。沿途董促遄行。今湖南尾幫。於九月二十五日始出直境。為期已覺太晚。若途次再有羈延。則於今冬收兌開行。必致遲誤。而江西湖廣之船。幫後路遠。更恐有逾例限。著傳諭崔應階。專派妥幹員弁。按回空各船。逐程催趲。務令如期回次。并諭湖廣江西督撫。委員迎促遄旋。並飭有漕州縣。依限上兌。毋誤開幫。其經由之山東江南等省。併著該督撫一體委員上緊催押。毋任刻延。仍各將督趲情形及入境出境日期。據實覆奏。○又諭。據何燭奏。驗看截取舉人申超。年力衰弱。難膺民社。請將該員改教一摺。所辦甚是。前因何燭於護理巡撫時。奏請將驗看截取舉人。如有衰庸難膺民社者。即照此陳奏。其有情願引見者。並照六法官例。送部引見定奪。著為令。乃兩年來。各省督撫。從未有以驗看衰

頗據實奏辦者。豈應行甄別之人。獨在豫省。而他省竟無一人可汰乎。此皆各督撫因循姑息。不實力奉行所致。豈復澄清銓法之道。著再傳諭各督撫。嗣後驗看截取舉人時。務遵照前旨。察其年力。悉心分別。如有應行改教之員。即循例奏聞。毋得概予給咨赴選。具文塞責。著於各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以陝西按察使畢沅為陝西布政使。湖北襄鄖道敦福為陝西按察使。○

法明。湖南按察使王太岳對調。○已已。

上奉

皇太后自避暑山莊迴鑾。○詰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此次土爾扈特投誠。朕恐伊勒圖辦理未善。特令舒赫德前往伊犁幫助。所辦俱屬妥協。已命舒赫德署理伊犁將軍。授伊勒圖為叅贊大臣。往烏什辦事。今渥巴錫人等入覲。遣回一切安插。甚關緊要。著將舒赫德授為總統伊犁等處將軍。專辦

此事。安泰在塔爾巴哈台。不能經理諸務。著將伊勒圖授為塔爾巴哈台叅贊大臣。在彼辦事。伊勒圖由烏什先至伊犁。與舒赫德商辦事竣。再往塔爾巴哈台。現在烏什無事。安泰著賞給都統銜。往烏什辦事。○諭軍機大臣等。據朝銓奏。劉永毅等收買麥石。肆行躡麴。業經照例杖枷發落。並將麴塊入官估變等語。雖係照例辦理。而其間情節。尚有未甚明晰者。躡麴燒鍋之禁。其來已久。何以從未

有拏獲之事。或必至如條例所載。廣收麥石。肆行躡麴。似此案之為數過多者。方行拏究。其零星躡造者。置之不問。若係概行查禁。則民間不應復有燒鍋。何以販運燒酒者。仍源源不絕。且聞盛京地面。素多燒酒。則躡麴者自必不少。從前曾否如此查拏。或向未辦及。此次係屬初案。抑亦有拏獲之處。未經奏聞。至所造麴塊。估值至一萬三四千兩。即以加倍獲利覈計。亦當有本銀六七千兩。伊等既

擁重貨牟利。又係犯禁之事。必不能免於賄
囑兵役。代為彌縫。何至遽行敗露。又情理之
不可解者。摺內稱係左翼協領。遼陽城守尉
及知州。呈報訪拏等語。其地或係知州專屬。
或係旗員所司。並非若聚衆大案。何以文武
會辦。且既云訪拏。必有一人首先訪得。或地
方官訪實。通知協領等。抑係旗員訪得。照會
文官。均須得其實濟。再查訪之事。必非官員
等親自體訪。若由兵役訪知發覺。則其人尚
屬奉公出力。亦當予以獎賞。朝銓亦未辦及
著傳諭恒祿會同朝銓。將旨內所詢各條。逐
一查明。即行詳晰覆奏。○又諭。據朝銓奏。回
民王國勇於昏夜欲鑽城門。恃強喧扭被拏。
經伊兄王國太。向領催等央浼說和私放。分
別擬罪一摺。已批交該部議奏矣。王國勇以
無賴回民。充當捕役。且有笑面虎綽號。曾經
訪拏治罪。自屬兇惡之徒。乃敢不遵禁令。夤
夜欲鑽越禁門。逞強喧扭。尤屬強橫不法。改

發為奴。所擬尚當其罪。但該侍郎僅云新疆。
並未指明何處。猶覺含糊。王國勇一犯。應發
伊犁給兵丁為奴。伊兄王國太。係捕役頭目。
乃因王國勇被拏。輒敢私央領催等擅放。是
其兄弟平日必係倚恃護符。同惡相濟。其罪
與王國勇相等。問擬亦當同科。僅予枷杖。不
足以示懲儆。該侍郎所擬非是。王國太應改
發烏魯木齊。給兵丁為奴。著傳諭刑部堂官
於議覆此案時。另行改擬具奏。○又諭。前據
德保奏請進京叩祝
萬壽。摺內中空一字未填。曾於字旁批飭。德保
於章奏上陳。並不加意檢點。已屬非是。及奉
到硃批。即應自知愧懼。具摺謝罪。乃距原摺
發回之期。已將兩月。何尚未見其奏到。著傳
諭詢問德保。令其即行明白回奏。○又諭。曰。
德保本未諳習吏治。原非朕必欲用為巡撫
之人。第其平日在京供職。尚覺小心謹慎。因
試以外任。冀其或可造就。乃伊自到任以來。

並未有加意整頓之處。而繕摺具奏。屢次疎忽。業經隨時訓飭。似此精神不能周到。已慮其辦公欠於詳密。昨據奏廣東鄉試入闈士子九十以上者三名。八十以上者十六名。一摺。並不確覈年歲。又不明列姓名。濫開人數繁多。率行入告。意在沽名取悅。更非封疆大

臣所宜。已將伊交部察議。究不知其辦理政務。能否實心奮勉。抑或姑息斯文。惡習未除。仍然模稜無實用也。李侍堯共事兩年。知之必悉。著傳諭該督。令其將德保辦事如何。是否勝任之處。秉公據實密奏。毋得稍有瞻徇。尋奏德保小心謹慎。遇事奮勉。現署督篆四月。所辦尚無貽誤。似能勝巡撫之任。得旨。尚屬公論。但伊若因屢誤而一切畏葸。不能振作。又難勝任矣。亦據實奏來。○吏部議覆河南巡撫何燭奏稱。河南府洛陽縣事繁賦重。汝陽縣地僻民淳。請將洛陽縣改為衝繁難兼三要缺。汝陽縣改為繁難兼二中缺。應如

所請。從之。○貴州巡撫李湖奏請留降調之熟練道員龔學海。以資彈壓苗疆。得旨。所奏甚是。此本蓋因不出名。朕疎忽看過了。即有旨諭。不想汝能如是執奏。甚屬可嘉。有大臣風勉之。○以江蘇松太道楊魁為安徽按察使。○是日駐蹕喀喇河屯行宮。○庚午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刑部將秋朝審情實各犯。情罪重大者。照例摘敘事由。請旨正法。繕

摺具奏。朕詳加閱看。官犯內如王鉦。余子良。俱係將鉛勛工力銀兩。扣剋入己。段宏深。於銅勛運費。自行動用。均屬侵蝕官項。色赫訥。因俸滿進京。藉詞科斂。得銀二千餘兩。長福攬事說情。從中受賄。甘廣。向銀廠課書。索取津貼。添平。至六千餘兩之多。均屬骫法婪贓。陳師愈。身為大使。乃於鑄印時授意匠役。灌鉛抵換銀兩。雖為數無多。而情罪甚為可惡。以上七犯。於法俱難寬貸。均著照刑部所擬

即行正法。至錢嵩芝。雖亦虛出通關。與王鉦等之侵用入己者有間。戈濟豫買米石歸倉。事後折錢。多收錢二百餘串。固屬貪利見小。然尚非枉法。賧民者可比。三格於工程銀兩。扣留營運。貪鄙不堪。但管工人員。此等弊竇。多所不免。三格特因事敗露。自可暫追其死。至羅源浩。陳昌元。程之章。孫焯。承管銅廠。辦理不善。以致積欠無著。賠項又不能依限清完。罪所應得。念其究未入己。且本年又係停勾。不妨緩至來年秋審。再為覈辦。俱仍著牢固監候。其常犯徐三。黃氏。覃見文。趙珍吉。洪玉。楊成貴。張廷桂。張五漢。喬士宏。盧裕榮。黃彥廷。白楊興。劉士英。崔登節。十四犯。覈其情罪。均無可寬。亦俱著照部議。即行正法。秋獻大典。勅罰所關。其中情罪重大者。自不宜因停勾之年。久稽顯戮。若稍有一線可延。仍為寬其時日。朕綜理庶獄。惟期明慎。不但罪之輕重。視其自取。即辦之緩急。亦一準於平。將

此併諭中外知之。○又諭據鐘音叅奏。福建糧驛道呂際虞。輕聽任情。性懶自恣。全不以公事為念。今派委鄉闈監試。每日在至公堂等處。飲射喧嘩。任意遊戲。並令供給所將備辦食物。折價齎繳。殊駭聽聞。請旨革職等語。呂際虞由司員外用。特擢監司。理宜端謹。自矢。以圖報効。乃不知實力辦公。復於棘闈重地。放縱遊戲。已屬有忝職守。甚至將場中日給食物。瑣屑折價。尤為卑鄙。不堪非尋常溺職可比。僅予罷斥。不足示懲。呂際虞著革職。發往軍臺効力贖罪。○又諭據李湖奏。貴東道龔學海。因失察奸民一案。部議革任。該員辦事認真。苗疆甚資其力。請從寬留任等語。所奏甚是。龔學海本朕所深悉之人。前因其在下江同知任內。查辦逆苗。實力任事。是以加恩特擢道員。至其失察之案。事屬因公。原可從寬留任。此本進呈時。因係道府以下。票簽例不出名。朕偶未細檢。遂照簽依議。今因

李湖奏及始知前此之誤。龔學海著仍留貴東道之任。所有革任處分。照例註冊。道員分巡各屬。整飭攸資。責任綦要。似龔學海之實心能事者。十不得一。若因公失察。誰則無之。豈可遽以微青罷斥。且朕亦不肯因前此疎忽。稍為迴護。至如今日。鐘音奏之。呂際虞以監司大員。乖張卑鄙。實出情理之外。褫職尚不足蔽辜。已降旨將伊革職。發往軍臺効力。呂際虞亦朕簡用之人。乃不知端謹自矢。又豈能曲為寬貸。朕於諸臣。有善必錄。有犯必懲。予奪悉惟其人之自取。從無絲毫成見。至李湖於接奉龔學海革任部文後。據實執奏。不稍游移。鐘音於呂際虞之劣蹟。秉公叅劾。不務姑息。均屬可嘉。李湖、鐘音俱著交部議敘。余文儀雖亦於摺內列名。但伊到任未久。此事必係鐘音專主。余文儀特從而會銜。自可毋庸置議。鐘音摺已隨旨交部。李湖摺並著發鈔。使凡為封疆者。有所觀法。至於龔

學海前此之照議。既因簽未出名。恐道府中似此因公呈誤者。或尚有之。人材難得。若以公過廢棄。殊為可惜。且與其擇用新人。亦不若於熟手中。棄瑕復用之為愈。著吏部將此二三年中。所有道府大員。因公事議處降革者。通行查明。開具事由。帶領引見。候朕酌量錄用。並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又諭各督撫。每年有題報。並無逆犯馬朝柱一疏。具文相沿。殊非覈實之道。馬朝柱於犯案時。雖倖逃法網。未得明正典刑。但該逆犯罪大惡。極為覆載所不容。其事又閱二十餘年之久。自己早伏冥誅。且方今法紀肅清。所在督撫訪察奸匪。亦頗為實力。使逆犯或果匿跡偷生。亦必久經弋獲。斷無尚容其潛竄之理。是各省之所為躑躅。原亦不過循海捕虛名。而歲煩奏牘。遂成故套。甚無謂也。況愚民無知。每有假逆犯為名。捏詞誣告。轉自罹法者。而不肖胥役。或借稽查之名。勒索里下。亦所不免。是

存此無益空言。轉滋流弊。尤非所以崇簡易。務實要也。光天化日之下。魑魅必無從遁形。嗣後各省每歲題奏。並無逆犯馬朝柱之例。即著停止。○諭軍機大臣等。據英廉奏。陽穀縣已革生員王錚等。避差刁告。該省定擬過輕。請交該撫另行定擬一摺。所奏甚是。王錚雷恭倚恃生監。於應行應差地畝。竟敢招集多人。赴縣求免。並私立碑記。永遠免差。嗣於應辦車輛。抗違不出。又復架捏虛詞。內外訐

控。嘵嘵不休。殊屬刁惡。僅予褫革。而杖罪仍行援免。不足示懲。所有王錚及雷恭家人黃禮。著解往山東。交周元理。將王錚雷恭等另行從重定擬具奏。並諭英廉知之。○又諭戶部議覆。給事中虞鳴球摺奏。東省前此查辦。並無勲田名目。今有王錚呈控。故明魯王藩田。更名里地一項。又聞淄川縣故明尚書王翱產業。銀糧並不官徵。既遺漏奏報於先。復不釐正升科於後。應令該撫查叅具奏等語。

已依議行矣。明季勲田名色。本乖體制。而故明藩下莊田。名雖異而實同。豈宜獨邀輕賦。前經戶部議令各督撫查明具奏時。富明安但以並無勲田咨覆。及經部駁。仍以前詞入奏完結。殊屬疎漏。至虞鳴球所稱。聞故明尚書王翱產業。官不徵租。果如所言。則富明安從前不能查出。尤為率畧。且恐所屬州縣。似此者尚多。著傳諭周元理徹底清查。覈辦據實覆奏。至王錚控案內。更名里地賦額獨輕。

周元理於查審時。不為確覈更正。亦難辭咎。著一併查明妥辦具奏。此等因公疎誤。尚非大過。其處分輕則罰俸。重亦不過降級留任。周元理務須秉公確查。斷不可瞻徇前人。及迴護己短。稍有顛預隱飾。周元理係朕深知之人。諒不至昧於事體。涉欺干戾也。將此傳諭知之。○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阿爾泰奏。臣等前此收復納頂等處地方。一面飛飭該將備等乘勢掩殺。臣又於九月初二日。親往章

谷軍營督催攻勦。節據宋元俊稟稱。自官兵渡河之後。帶領土百戶等。連日奮勇進攻。又收復仲濃大寨。索布密剛瑪哩五處。殺死小金川大頭人一小頭人二。暨賊番二百餘。生擒五十餘。我兵陣亡二名。帶傷四十餘名。其明正土司碉寨七百餘所。已全克復。又攻得小金川噶中。拉莫茹納扎功拉。四處地方。現在進攻小金川。約咱大寨等語。臣現同副都統鐵保。督催官兵。奮力攻擊。其收回明正番民碉寨。業交明正頭人管領安插。寨內藏匿被擒之賊。照例分賞各土司。其陣前擒獲。及訊明曾經抗拒者。立即正法。再董天弼改由木坪一路間道進攻。所需兵糧。亦經趕辦。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奏克復明正土司被侵之地。并攻得小金川噶中等四處。現在進攻約咱大寨。所辦畧有起色。蓋阿爾泰因朕節次飭諭。實力督催。將弁等亦稍知自勵。因得屢獲克捷。可見人果奮勉向前。其效立見。阿

爾泰益當加意董催。乘勝深入。直搗賊巢。前諭令溫福赴川督辦。并諭阿爾泰。此時且暫停攻勦。俟溫福到後。合兵進討。剋期集事。昨又授文綬為四川總督。令其赴川助辦。今阿爾泰既已得手。正可鼓其銳氣。一往直前。併促董天弼等上緊夾擊。兼派練習帶兵之將領。分路合攻。使番酋首尾不能相顧。自可得制勝要領。不必拘泥前旨。坐待溫福文綬。若能於此時即抵賊巢。擒獲僧格桑。分定其地。尚係阿爾泰全功。設因此次小勝。遂存自足之心。不復努力。非惟自怠。垂成事機可惜。且溫福文綬到後。掃穴擒渠。其功即與阿爾泰無涉矣。至遊擊宋元俊。勇往立功。殊堪嘉獎。遇有川省副將缺。即行奏補。其出力之各土司。業將俘獲番衆分給。所有跟隨宋元俊進攻之土百戶等。阿爾泰亦當量加獎賞。以示鼓勵。○是日。駐蹕常山峪行宮。○辛未。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李湖查奏。黔省新兵軍械一

摺撥補出師兵丁遺失之項。為數過多。其間恐有弊混。因交溫福彰寶查明覆奏。今據奏稱。詳查領兵鎮將等呈報檔案。細加察覈。其損失破爛屬實。尚無浮多弊混之處等語。并將所報各案。開單呈覽。兵丁調派出師。官給軍械備用。理應隨身攜帶。回營呈繳。今點兵先後調赴滇省出師者。一萬五千名。而損失鳥鎗至五千餘桿。腰刀至一萬餘把。及大舉撤兵後。攜歸者亦多殘缺不全。其中或係陣

亡者。器仗原難免於委棄。若本人既已回營。則原給軍械。自應帶還。即或間有損缺。亦何至遺失過多。且如帳房一項。布幅不能經久。每日交卸。綳牽。自易破爛。即弓箭雨淋多日。翎凋膠脫。理亦宜然。至鑼鍋乃熟銅打造。鳥鎗腰刀。係鍊鐵製成。質性俱堅。何至過於毀壞。此皆帶兵將領等。不能約束兵丁。聽其隨意沿途拋棄。致缺少如許之多。殊覺不成事體。此次姑免深究。准其照數覈銷。至滇省沿

邊現在派兵防守。將來亦尚須辦理襲擊之舉。所有官給軍械。自應令管兵之人。隨時查點。毋任毀棄。如兵丁到伍。而軍器無存。即當著落賠補。若將領不能留心察覈。仍致有託故損失之事。惟該將領等是問。彰寶身任總督。董率乃其專責。倘不為先事訓戒。致令復蹈前轍。亦難辭咎。將此傳諭彰寶。并遇便諭令溫福知之。○是日駐蹕兩間房行宮。○壬申。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是日駐蹕要亭行宮。○癸酉。

上詣

皇太后行宮問安。○諭據周元理奏東省文闈應試諸生內。有九十以上之董書宗郭毓麟。八十以上之孫斐。並各精神矍鑠。妥協完場。洵稱熙朝上瑞等語。本年恭逢

聖母八旬萬壽。所有順天。及山西。河南。江南等

省入場士子。年臻耄耋者。俱經加恩特賜舉人。俾共慰其皓首觀光之願。今山東省復有高年勵志從事棘闈者。自當令其同霑慶澤。董書宗郭毓麟孫斐俱著加恩一體賞給舉人。副朕推

恩引年至意。○又諭今年東省歷城等五十州縣衛所場秋禾間被水淹。業經諭令該撫照例分別撫賑蠲緩。其勘不成災及毗連災地之處。雖被淹較輕而收成不無歉薄。民力究未免拮据深為廕念。著再加恩。將長清十四州縣衛勘不成災地畝及歷城等五十州縣衛所場毗連災地之處。應徵本年錢糧及帶徵各年錢糧與民借穀石俱緩至明歲麥熟後徵收。以紓民力。該部遵諭速行。○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阿爾泰奏小金川悉其番衆固守約哨隘口。以拒我兵進剿之路。臣現於軍營鑄造大駝擊其堅礮。但有可進之路竭力攻取。報聞。○是日駐蹕密雲縣行宮。○甲戌。

諭曰。紀昀著加恩賞授翰林院編修。○又諭昨因原任固原總兵四十六接駕戴藍頂花翎。朕令軍機大臣詢問。據稱前在葉爾羌時。參贊大臣額爾景額等奏准賞戴花翎。後因署巴里坤總兵任內。遊擊王廷樞馬步箭生疎並未揭報。經總督明山叅劾。部議降三級調用等語。伊所戴花翎並非軍功所得。亦非特恩賞給。降調後自應摘去。乃仍戴花翎殊屬不合。四十六著降為三等侍衛。以示懲儆。但伊不過失察屬員。其罪尚不至於叅劾。向例應否如此辦理。所有明山原叅祇此一事。或另有別情。伊係署印。其本任之員曾否一併叅處。現令兵部查明具奏。朕辦理庶務一秉至公。從無袒護。著通諭中外知之。○命右中允徐光文提督河南學政。○旌表守正捐軀之廣東開平縣民簡隆殿妻余氏。奉天復州民劉五妻子氏。○是日駐蹕南石槽行宮。○乙亥。

上迴鑾奉

皇太后居暢春園。○詣

安佑宮行禮。○幸圓明園。○丙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諭據溫福奏革職郎中王昶中書

趙文哲在滇省軍營自備資斧効力已滿三

年今派令隨赴四川辦事。懇量予加恩等語。

王昶著賞給主事。趙文哲著賞給內閣中書。

隨往四川辦事。所有應得分例准其支食。○

又諭京師五城每歲設立粥廠每廠日給米

一石。贍給貧民。現在已經開廠窮黎自可就

食。第念今年秋間雨水稍多。近京間有被滯

之處收成不無歉薄。其距京稍遠鄉民艱於

赴廠未免向隅。著加恩於近京四方地面約

計三四十里許再行添設四廠。交都察院於

各廠奏派滿漢科道二員輪流駐彼稽查。妥

協經理毋任吏胥侵漁滋弊。俾各鄉民均霑

實惠。○又諭曰。都統傅良摺奏陳國儀等承

襲世職一事。聲明咨報吏部查辦。又經吏部

覆令該旗自行查辦。輒轉查覆。部旗辦理均

屬非是。已交軍機大臣會同該部議奏矣。向

來各衙門遇有公事。動輒彼此推諉。以致遷

延貽誤。最為辦公惡習。前經降旨訓飭。不啻

再三。乃日久因循。此習全未悛改。凡事理條

件。各有專司。自應即行承辦。其中即或事稍

疑難。該堂司官不能自行定奪。亦不訪據實

請旨。候朕指示遵行。有何為難之處。蓋由司

員等識見淺鄙。未免各分畛域。又或因例限

將滿。藉此行文往復。以為展却時日之計。該

堂官等不加體察。遂至相習成風。不可不通

行申儆。嗣後八旗及各部院衙門辦理公事。

如有本係該旗應辦。率行咨請部院者。即令

該部院據實奏聞。附摺聲明。察議其各部院

之互相推諉者。悉准此例。毋得仍蹈前轍。以

重政務。將此通諭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

阿爾泰覆奏籌辦調兵事宜。及接運糧石各

摺總不中事之肯綮。如所稱調兵二百添派
叅將觀太前往西路幫同福昌妥為固守之
語。太不成話。前因阿爾泰安坐數月。漫無調
度。必致遷延貽誤。是以諭令溫福往彼督辦。
兼以阿爾泰等庸懦無能。恐其舉措不合機
宜。轉屬無益。因諭伊等如不能奮勇進攻。即
當嚴密圍守。使賊匪不致外軼。以待溫福到
川妥辦。原以激勵阿爾泰等。冀其稍知愧奮。
昨阿爾泰既派宗元俊由巴旺一路帶同土

兵進剿。將明正被侵之地。全行克復。所辦似
稍有起色。正當奮力深入。以期迅抵賊巢。不
應仍為坐待之策。即董天弼一路原有兵練
及添派之兵。共六千八百餘名。而董天弼派
赴木坪者。共三千八百餘名。尤當奮勇速進。
使賊首首尾不能相顧。方合行軍要領。至福
昌在巴朗拉一路亦有兵三千餘名。兵力不
為單弱。縱其地現有賊人拒阻。難於直入。亦
當籌酌形勢。相機攻打。俾賊衆疲於支應。以

挫其鋒。何得僅為固守計。金川小醜。豈有調
兵如許之多。為時如此之久。惟資坐守。不獨
玩失事機。寧不為賊人所輕笑耶。總由阿爾
泰等辦理此事。始終毫無成見。一味心存觀
望。如何能剋期集事。即所復之明正侵地。尚
恐其未必能周防無失。昨已傳諭令其選派
將領統兵駐守。無稍疎虞。今日溫福奏到。已
於九月二十八日。帶領滿洲兵及黔兵三千
名。分撥由永昌起程。馳赴川省。計其到軍營

甚速。此時阿爾泰董天弼如能分路夾擊。擣
穴擒渠。以贖前過。斷不宜復有懈弛。若竟自
揣無用。甘於讓人。只可俟溫福到川辦理。朕
亦無如之何矣。再董天弼帶領由山神溝進
攻之兵。八日不舉火一節。朕初聞其奏到。深
為屢念。昨董天弼覆奏稱。兵由間道進攻。恐
烟火為賊人驚覺。因令裹帶乾糧等語。今阿
爾泰奏亦相同。是各兵既有乾糧。可以充飢。
並非枵腹從事。官兵為國宣力。分所宜然。豈

身臨行陣。必待張筵恣啖。然後謂之飽食耶。此乃董天弼深染綠營惡習。專務虛夸。實為可鄙。可憾。至阿爾泰所奏。現駐章谷督兵進攻之處。並未將章谷距彼前駐之打箭鑪計程若干。及章谷是否即係用兵攻奪之地。詳細聲明。是阿爾泰之意。惟圖含糊掩飾。設果係督兵進攻之地。則彼前奏九月初二日親往章谷。今兵已漸進。而彼仍駐章谷不移。其非隨兵深入。已可概見。如此而附名進攻。何異身在京城。籌辦古北口以外之事。亦可謂之親督耶。阿爾泰身係滿洲大學士。承辦軍務。自當實心出力。倍於衆人。不應置國事為無關重輕。視國法為不足畏懼。朕於軍興之際。執法嚴明。如前此西師之役。策凌哈達哈達勒當阿。並以玩誤治罪。而金川之事。訥親即以乖張伏法。前車覆轍。尤為近而可徵。訥親獨非大學士乎。且彼係元勳後裔。備職禁近。夙夜宣勞。十有餘年。乃朕所腹心委任者。

而身獲罪譴。尚不能為之廢法曲貸。阿爾泰不過因其歷任封疆。竭誠辦事。此外並無可見長之處。且督撫所得廉俸甚厚。平時豐衣足食。即勤勞宣績。亦職分所當為。并無足為異。朕將伊特擢綸扉。加恩已過於優渥。阿爾泰亦當深知感奮。何竟漠然全不動念耶。試令阿爾泰自問。其為國家出力之處。比訥親若何。朕向來待訥親恩眷。較阿爾泰若何。訥親犯罪。尚不能邀朕寬宥。阿爾泰果何所恃而不懼。豈以大學士為所固有。可為護符。而倚老賣老。妄存耄不加刑之見耶。伊辦理小金川以來。游移延緩。已非一次。朕皆曲加原諒。冀全其老顏面。若阿爾泰不自顧惜。仍然執迷不悟。貽誤大事。致於朕之顏面有關。朕雖欲再為寬恩。亦思無可施。而法難曲徇。訥親炯戒具在。毋謂朕戒之不豫也。著嚴切傳諭阿爾泰。令其痛自猛省。及早奮勉自効。並將所詢各情節。及現在進攻情形若何。迅速

覆奏。至軍營文武各員功罪。前已諭令溫福桂林留心察覈。俟事竣後據實分別奏聞。候旨。著再諭溫福等。除阿爾泰董天弼二人前後所辦之事。絲毫不能逃朕洞鑒。毋庸另記外。其餘大小各員。並著逐一詳加覈記。毋稍疎漏。將此由六百里加緊一併傳諭知之。○定邊右副將軍尚書溫福奏。臣於本月二十八日起程。所有滿兵二百名。交與叅贊大臣伍岱等。率同侍衛章京。間日分起帶領陸續赴川。新調黔兵三千名。亦即分起赴川。交總兵馬彪統領前往報聞。○以侍講學士博通阿為順天武鄉試正考官。侍講彭冠為副考官。○丁丑諭。今日兵部帶領豫行保舉千總王紹賢等八員引見。此等微末員弁。經該省督撫等保舉到京。候朕迴鑒始行引見。未免守候經時。嗣後如朕巡幸時。遇有豫保千總咨送到部。即著留京辦事之王大臣。照外省送到年滿千總之例。驗看分別註冊。給咨令

其即回本任。毋庸在京守候。○又諭新土爾扈特郡王舍楞等。懇請在科布多。阿勒坦附近地方居住。以期永荷朕恩。情詞懇切。已允所請矣。舍楞著加恩授為盟長。沙喇扣肯授為副盟長。與車凌烏巴什一體輪駐科布多。學習行走。應得印信及應編旗分佐領各事宜。著交該部俱照車凌烏巴什等之例辦理。○戊寅諭。伊犁現有遷移土爾扈特游牧之事。需人辦理。著成果馳驛前往。交舒赫德酌量差遣。於永慶都爾嘉二人內遣回一人。其副都統員缺。即將成果補授。○諭軍機大臣等。富尼漢奏。督撫藩臬等衙門。有坍塌處所。一體酌准借支閒款動修。不得過二千兩之數。仍限三年於養廉內坐扣一摺。所見甚屬卑鄙。衙署為辦公之所。間遇坍塌。自應隨時修整。在道府以下等官。廉俸無多。准其先行借款動用。分年扣還。尚屬近理。至督撫兩司。養廉甚厚。每歲所得。數至萬金有餘。摺內所

稱修署之用。多者不過二千。何難及時自行修葺。乃欲援引僚屬之例。借項續還。專為節省。已特鰓鰓過計。實屬可鄙。富尼漢人本平常。前在山東巡撫任內。屢獲愆尤。降調旋復。加恩擢授河南巡撫。仍然拘謹無能。事多叢脞。難以復膺封疆之寄。因其尚無大過。特降為湖北布政使。以觀後效。乃自到任以來。毫無振作。即所陳事件。率皆撫拾瑣屑。無裨實政。今復見小若此。明係逢迎督撫之意。更不止於不達事理矣。此後若再不知儆惕。痛自懲艾。即藩司之任。恐亦難勝。不能再望承受朕恩矣。富尼漢著傳旨申飭。並將此詳諭知之。○禮部議覆御史禱克濟等奏。稱科場搜檢大臣等。應帶官員及跟隨僕役。請仿照監試考官等。准帶二三名之例。畫一遵行。仍先期移冊磚門。以防冒混。應如所請。嗣後搜檢王公等。隨帶官員不得過三員。從人不得過四名。各部院八旗大臣等。隨帶官員不得過

二員。從人不得過三名。再龍門內稽察之大臣及會試鈐榜堂官。隨帶官役。並請照搜檢大臣例。以歸畫一。從之。旌表守正捐軀之河南內鄉縣民馮玉妻田氏。己卯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詣

大高殿

壽皇殿行禮。還宮。諭前據高晉等奏。桃源

廳屬陳家道口坐蟄隄工。正河奪溜。當經諭

令上緊堵築。茲據奏到。自九月初九日開工。至十月初七日合龍等語。此次趕築漫口工程。高晉吳嗣爵董率屬員晝夜進埽。迅速合龍。深為可嘉。著交部議敘。所有在工文武員弁。俱能奮勉出力。並著該督等查明一併咨部議敘。又諭昨降旨。令於近京四鄉添設粥廠四處。交部察院於各廠奏派滿漢科道二員。輪流駐彼稽查。該堂官自應即將各科道按廠派定。奏聞。乃竟開列科道職名請派。

殊屬不曉事體。此等附近稽查粥廠之差。非遠處巡察可比。該堂官於科道等之能事與否。平時豈全不留心。何難酌量分派。而必拘拘奏請。候朕簡定。豈該堂官畏懼臺垣。一切不敢專主耶。都察院堂官著交部察議。此摺發還。另行辦理具奏。○又諭曰。黃登賢著加恩以三品小京堂用。○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高晉等奏。陳家道口漫工。已於十月初七日合龍。高晉於初九日自工次起身北上。已批諭令其順路先勘南運河北運河而來。昨楊廷璋曾奏。差人在景州一帶探聽高晉來信。會同查勘。今既令先勘南運河。自應在德州取齊。於路徑為順。至周元理於直省河務亦稱熟悉。東省現在不無應辦要務。該撫或帶印公出。或將撫篆交藩司海成護理。即至德州與高晉楊廷璋相會。協同查勘南運河。至天津即同往勘永定河。如計算時日尚寬。仍可將北運河一併查勘竣事。再行來京。總

以十一月十七八等日。到此未遲。如永定河勘畢。為期已緊。則北運河不妨暫緩。俟

慶典禮成。再行前往。可即將此傳諭高晉。楊廷璋。周元理。彼此訂定日期。會同妥辦。再南運河一帶。春間曾派令裘曰修。同楊廷璋等會辦。而永定河北運河工程。前諭高晉時。亦有令裘曰修同往查勘之旨。今裘曰修現在近畿。董查疏消積水。著傳諭裘曰修。亦前往迎晤高晉等。一體會勘。○辛巳。諭昨據吏部將

各部分別堪勝繁簡缺之知府人員。帶領引見。內有保送簡缺兵部郎中張萬國一員。朕閱其人。年力衰庸。即簡缺亦難勝任。因降旨。將該員仍行留部。并令查明係何堂官保送。則係官保署事時。同蔡新等註考。咨送引見。甚屬非是。各部院司員在署辦事情形。該堂官皆所習見。至年滿截取。分別繁簡。自當秉公覈實。不得稍事姑容。方為允協。夫尚書侍郎。身係國家大臣。乃於保送一事。惟知奉行

具文。冀博屬官虛譽。此在品秩卑微者。已難解識。見猥鄙之咎。況堂官有為國甄別人材之責。而不知顧名思義可乎。且此等截取人員。出為知府。有表率僚屬整頓地方之責。是一人之得失。所屬州縣百姓之利病隨之。今欲姑息一衰庸無用之人。俾得遂其一麾出守之私願。而置地方利病於不顧。范仲淹之語。該堂官等寧未之前聞乎。向來外省驗看截取舉人。率多沿襲故套。不能實心澄汰。惟何燭前護撫篆時。曾有請將衰老舉人徐廷槐。改教之奏。當經明降諭旨。令各該督撫仿照遵行。而兩年來各省仍未見一據實奏辦者。昨惟何燭復有請將舉人申超。改教職一摺。所辦甚是。又申諭各督撫。實力舉行。以重民社之寄。今以部院司員。截取知府大員。職任尤鉅。若該堂官等。如此心存瞻顧。漫不經心。竟以外任以後。該員賢否。諉之該省督撫。設令該督撫亦如此居心。則貽誤甚大。就使

到任後。一經體察。即行登之彈章。於該員既難保全。而人缺紛更。官方已深受其弊。大臣等撫衷自問。亦何所為。而因循出此耶。所有此次濫行咨送張萬國之兵部堂官。官係蔡新。綽克托。李宗文。蔣元益。俱交部議處。嗣後各部院堂官。於保送堪勝繁簡知府之員。如有仍蹈此轍者。必不再為寬貸。將此通飭各部院衙門堂官。並直省督撫等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本日遞到阿爾泰奏摺。係九月二十九日章谷拜發。六百里馳奏。以程限而計。六百里之報。半月應行九千里。章谷至京。不及七千里。今阿爾泰奏摺。半月始到。約計逾限三日。郵政若此。尚可問乎。前因桂林叅奏。山西省驛站。非若直隸之專派弁員遞送。率憑馬夫任意稽遲。曾通諭經過各督撫。一體稽查妥辦。何仍前玩忽若此。著再通飭各督撫。嗣後務須實力妥辦。遇有川省緊要文報。毋再延緩干咎。並挨查阿爾泰此次奏摺。於

何處稽延時刻。據實覆奏。○又諭昨據阿爾泰奏。攻打約咱情形。以堅碉林立。賊衆固守。未能攻克為詞。已詳晰飭諭。今日復據覆奏。稱現在圍攻小金川。督催加緊進攻等語。其意專在攻碉。此外竟毫無一分籌畫。實屬至愚。已於摺內批飭。賊人既設碉固守。乃所恃為抗拒官軍之計。我兵即奮勇攻擊。賊衆亦必悉力支持。不惟曠日玩時。且恐兵丁或有傷損。更復成何事體。昔年訥親辦金川之事。

實錄卷八十九

四

曾以撲碉獲罪。阿爾泰等何必欲蹈其覆轍。且賊人碉卡。不過設於要隘之處。並非凡有路徑。俱築碉樓。自當捨其堅碉。繞越他路而進。或探覓間道往攻。使賊人力不能及。失其所憑。方合避實擊虛之道。阿爾泰總計不及此。惟以鑄礮攻碉為長策。頓兵株守。此外竟一籌莫展。阿爾泰縱不嫻軍旅。豈於事理當然。亦惜無體會。雖昏耄不應至此。看來阿爾泰始終全無定見。惟圖觀望遷延。屢訓不悛。

實不解其何意。阿爾泰此時或能速自猛省。設法進攻。剋期集事。庶可自全顏面。若仍不知改悔。甘為下愚。則咎由自取。朕亦無如之何矣。且阿爾泰非獨進兵之事。不能盡心。其於郵遞文報。亦全不為籌辦。即如今日阿爾泰奏到之摺。係九月二十九日章谷拜發。由六百里馳遞。而鐵保於三十日約咱拜發之摺。由四百里驛遞者。亦同日奏到。其故殊不可解。驛站馳送文報。緩者在前。急者在後。趕

實錄卷八十九

四

上同遞。尚屬情理所有。今鐵保四百里之摺。較阿爾泰六百里馳奏者。後發一日。雖緊趕亦不能及。何至畧無先後。且章谷約咱至京。均不及七千里。以程限而計。六百里章奏。半月當行九千里。約遲三日餘。而四百里者。轉早一兩日。是沿途驛遞之任意緩急。已可概見。至於鐵保僅用四百里之故。必因從前初至打箭鑪時。以無關緊要之事。擅發六百里。經朕傳旨申飭。并飭阿爾泰之不行阻止。是

以此次奏摺不敢復從緊遞又以約咱距章谷不過二十里即送阿爾泰處轉發而寓為日遞四百里耳是否如是著阿爾泰明白回奏此等遞送文報細事當時屆軍興朕亦為之詳悉覈計而阿爾泰等於行兵緊要機宜全不知多方籌畫豈習為安逸憚於費心抑靈竅全迷不能稍有知覺乎著將此飭諭阿爾泰鐵保隨伊等今日奏摺由六百里加緊發往並諭溫福桂林知之○賑卹山東館陶

實錄卷合九十四

四十六

縣本年水災貧民○壬午

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策試天下武舉林天彪等四十九人於太和殿前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四

實錄卷合九十四

四十七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五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 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 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 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 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十月癸未

上御乾清門聽政。○御紫光閣閱中式武舉騎

射。○命內閣學士謝墉教習庶吉士。○豁除

雲南浪穹縣水衝沙壓田六頃四十畝有奇

額賦。○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蘇元和縣民陳

國華妻糜氏。○甲申。

上御紫光閣閱中式武舉技勇。○諭據永德奏

查辦段興邦威逼佃戶周德先致死一家五

命一案。究出前任安仁縣參革知縣傅九錫

於周景福被逼身死之案。曾受該犯賄賂。從

輕審釋。前署知縣高淳德。於段興邦捏控周

德先欠租時。並不嚴行究詰。恐不無染指徇

縱情弊。除將傅九錫監禁確審外。請將現補

零陵令高淳德解任質審等語。高淳德著解

任。交該撫梁國治與案內有名犯證。一併嚴

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永德奏查

辦段興邦威逼佃戶周德先致死一家五命

一案。究出已革知縣傅九錫實有得贓情事

等語。果不出朕所料。但所稱係辰沅道富泰

訪查而得。恐未必盡然。富泰不過一謹慎之

人。未必能發奸摘伏。蓋由段興邦倚富逞強

連逼五命致死。公論自為不平。一經詢問。無

難悉其底裏。並非案涉曖昧。必須抉摘隱微

富泰第據所聞稟報耳。至出示招告。祇屬相

沿具文。從來豪強不法之案。其由招告而敗

露者。曾見有幾。此等無益之事。即此足見其

不曉事之一端也。今此案既已水落石出。即

當就案審擬。以示重懲。永德業已調任廣西。

其湖南巡撫令梁國治調補此案即著梁國治查審段興邦一犯雖經刑部照新定條例改擬斬監候但該犯仗恃豪富橫行鄉里妄謂財可通神視人命如兒戲逞威凌壓連逼五命自戕其情罪甚為可惡定案時竟當照光棍例定擬庶足以雪民冤而申國法至該犯既以刻薄成家又復為富不仁所有田土貲財未便仍留與伊子孫坐享併著該撫查明地方應辦學舍義田之類撥充公用仍量撥所餘給付死者之家定案摺內毋庸敘及其餘案內各情節均著逐一詳細研鞫毋使稍有遁情將此詳諭梁國治知之永德摺並鈔寄閱看○禮部議准護陝西巡撫布政使勒爾謹奏稱陝西涼州一府鄉試士子試卷應准其歸入通省卷內無庸另編字號其甘肅西寧編為聿左號肅州安西烏魯木齊等處編為聿右號准其各取中一名其聿左右號每科於通省卷內取中補數之例應行停

止從之○順天武鄉試正副考官博通阿彭冠監試祿克濟王紱等奏武闈閱卷見卷面彌封甚薄請嗣後彌封將厚紙封固以杜弊端從之○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阿爾泰奏查董天弼進兵山神溝時備辦軍食已為寬裕因由間道密進各兵攜用乾糧不舉烟火以防賊番知覺並非乏糧至臣前因賊番在木坪連界地方連日添修碉卡即令遊擊陳聖矩帶兵駐劄甲金達以為防禦並令俟西路兵練將抵達木巴宗即行夾攻為犄角之勢昨准提臣札稱由木坪堯磧進兵臣因堯磧與甲金達相近已飭知陳聖矩相機策應至提臣若由堯磧攻退賊番兵抵達木巴宗層次取道約一百一二十里即至小金川美諾巢穴臣於南路進攻約咱大寨亦係小金川要隘攻破後即層次而進約有一百六七十里可至小金川美諾巢穴兩路夾擊期於掃穴犁庭無負委任再臣訪有小金川汗牛地

方間道一處。據土番云。由索布行二日至汗牛。又行二日至美諾。共約計三百餘里。較約咱一路。距美諾巢穴稍遠。現差人密查確鑿。另行辦理。惟是約咱地方。賊番日增。悉力固守。臣所調滿漢官兵及各處屯練。共七千餘名。因收復明正司地方七處。及攻護小金川。碉卡寨落四處。均須分兵嚴為防守。又附近章谷之茂紐。東谷。剛察等處。與革布什咱地方。止隔一山。金川現駐兵革地。亦須派兵防範。其餘兵練。併力專攻約咱一路。冀破此路要隘。即可統兵進取。得旨。仍屬無策。覽奏增憤懣耳。○蠲緩山西薩拉齊通判所屬之善岱里安民等七村莊被災地畝。應徵額糧。并借給籽種。○乙酉。諭向來翰林院侍讀侍講學士及侍讀侍講中允贊善等官。有需次候補者。例俱坐補原官。不得通融借用。此等詞曹清秩額缺有數。一經回籍。至來京應補時。輒格於成例。未免守候需時。因思讀之與講。繫銜

雖殊品秩相等。而漢缺中允贊善。亦非若滿員之銓用殊途。分別五六品頂帶者可比。從前坐補之例。未免過於拘泥。即稍為變通。於體制亦無妨礙。嗣後此等候缺人員。讀講中贊。准其各自通融補用。著為令。○又諭。本日據海明覆奏。催趲回次糧船一摺。由驛五百里馳遞。甚屬非是。前因回空糧船出直隸境較晚。恐有礙今冬收兌開幫定限。因降旨傳諭漕運總督及沿途督撫等。令其迎催督促。毋致羈延。該督撫等。但當一面遵旨加緊辦理。不令有誤兌期。其催趲情形。惟當於奏事之便。附摺聲明足矣。且前旨由五百里發往。並未嘗令其五百里覆奏。乃海明仍以無關緊要章奏。擅動郵傳。尤屬不合。海明著交部察議。○諭軍機大臣等。據海明奏。請揀發縣丞十員來江一摺。已有旨派員揀選矣。至摺內請發縣丞之外。又聲明從九未

入流各員試用者尚有十員。又病痊來江試用主簿一員。均未得缺。俱可無庸揀發等語。殊屬瑣屑。不知事體。該撫既專以縣丞不敷委用。則具摺時祇將此項人員申請足矣。何必將從九品等人員之母庸請揀聲敘。若必一一概為臚列。則如請發知縣。亦將舉同知通判等之數用與否。為之更僕悉數耶。海明久任封疆。於章奏自宜隨事留心檢點。務在簡明。何得繁贅若此。著傳旨申飭。○又諭曰。

鄂寶本一拘迂無用之人。朕向所深知。近來因其辦理地方政務。一味闇葺廢弛。全不知實心振作。已降旨令其來京候旨。今年夏間。朱珪在京陛見時。朕曾面詢鄂寶居官如何。據奏其操守好。辦事精明。所言殊為失實。巡撫膺封疆重寄。官方民事。所係非輕。豈僅以硜硜自守為尚。且坐膺厚祿。廉潔率屬。分所宜然。否則必干罪譴。朱珪乃以該撫操守為言。所見已小。至精明二字。與鄂寶尤為擬不。

於倫。觀其督辦土爾扈特過境。及四川軍報臺站諸事。則其平日之毫無整頓。已可概見。精明安在。朱珪所奏。明係畏憚巡撫。為此虛詞延譽耳。試思督撫皆朕所簡任。豈肯因藩臬一言。遽為移置。特以兼聽並觀。疇咨自不可偏廢。為藩臬者。身為大員。又在省共事日久。明問所及。即當據實直陳。何得文飾調停。不顧是非。倒置若此。該布政使。惟知修好於巡撫。官官相護。獨不知在朕前曲意游揚。不。

以實對。其獲咎輕重大小。何如耶。朱珪著傳旨申飭。○又諭。昨據李侍堯委員解到暹羅丕雅新拏獲番男八名。番婦四名。交軍機大臣詢問。雖係青靈國民人居多。而瀉都燕達一名。實係緬匪小頭目。丕雅新之遵檄擒獻。尚非無因。而其心頗知恭順。前歲丕雅新遣人奉書李侍堯。欲求轉奏請封。李侍堯因其於暹羅殘破之後。戕害詔氏子孫。乘機竊據。不應妄冀封號。曾奏聞拒斥。今歲以擒花肚。

番逆匪為名。仍希封賞。復不從所請。其論雖亦近理而不免過甚。荒徼島夷。不知禮義。其易姓爭據。事所常有。如安南國陳莫黎諸姓。亦已屢更其主。非獨暹羅為然。況丕雅新當緬匪攻破暹羅時。以報復為名。因利乘便。並非顯有篡奪逆跡。而一聞內地大臣檄諭。奉命惟謹。即遣兵攻打青靈。其所擒獲。更有緬匪頭目。是其實與緬夷為仇。已無疑義。且屢次邀封望澤。尚知尊戴天朝。自不必固執前

見。絕之太甚。至其代立源委。原不必拘於名分。從而過問。丕雅新初立勢孤。欲求依附。若中國始終擯棄弗納。彼或懼而轉投緬匪。非策之善也。著傳諭李侍堯嗣後丕雅新處。若無人來則已。設或復遣使稟請加封。願通朝貢。不必如前固却。察其來意果誠。即為奏聞。予以封號。方合羈縻控馭之道。著於該督奏事之便。傳諭知之。○軍機大臣等議覆黑龍江副都統福珠禮奏稱。黑龍江一百三十五

名。食二兩餉銀。屯田兵缺。改為二百七十名。一兩錢糧之缺。以一半挑為屯田兵。以一半養贍陣亡病故之子。應如所請。從之。○以右庶子那穆齊禮侍講吳省欽。俱充日講起居注官。侍講學士博通阿。侍講王大鶴。左中允鄒奕孝。右贊善王燕緒。編修沈士駿。謝啟昆。俱署日講起居注官。○丙戌。諭軍機大臣等。直隸今秋雨。水稍大。瀕河窪地。多被偏災。雖屢經發帑出粟。優加賑卹。但賑濟例有定期。

恐尚需另籌接濟。山東秋禾。被水成災者亦多。業已賑緩兼行。而災重之區。民力自不無拮据。甘肅積歉之後。今年復報夏災。已為撥帑運糧。多方賑贍。不使一夫失所。今秋田雖幸豐收。而元氣恐未能遽復。江蘇安徽二省。均有被水州縣。現亦議卹其災重者。口食或不免稍艱。當明春青黃不接之時。貧民待哺尤切。不可不豫為籌畫。著傳諭各督撫將各該省災賑情形。逐一確覈。有無應行籌辦及

作何加恩之處。即行據實覆奏。候朕酌量分別。於新春特降恩旨。○又諭。據徐績奏。稱瑪納斯地方。在伊犁塔爾巴哈台烏魯木齊之間。草肥田美。於此駐兵。西可應援伊犁。北可應援塔爾巴哈台。東可彈壓烏魯木齊等處。著傳諭舒赫德。令將瑪納斯可否駐兵。及將滿洲綠旗兵分派操練之處。詳議具奏。○丁亥。

上御太和殿傳臚。賜中式武舉一甲林天彪。

薛殿元。鄭敏。三人。武進士及第。二甲何永清等五人。武進士出身。三甲利振綱等四十二人。同武進士出身。○諭曰。楊廷璋年齒已逾八旬。精力漸不如前。總督職任繁劇。恐不能鉅細周到。而內部事務。尚可從容經理。著來京補授刑部尚書。范時綬著專辦正白旗漢軍都統事務。直隸總督員缺。著周元理補授。其山東巡撫員缺。著徐績補授。○又諭曰。書明阿著調補巴里坤總兵。其延綏鎮總兵員缺。

即著存泰調補。仍著來京。陛見。存泰未到任之前。所有延綏鎮總兵事務。著該督選妥妥員。暫行署理。○又諭曰。尚書銜錢陳羣。現在來京。恭祝

聖母萬壽。著加恩在紫禁城內騎馬。伊原係內廷行走之人。年逾大耋。需人扶掖。准令伊子錢汝誠。隨侍出入。以昭優眷。○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楊廷璋奏稱。已遵旨前赴德州。會同高晉等。查勘永定河及南北運河應辦事宜。

嗣降旨。令楊廷璋來京。補授刑部尚書。其直隸總督員缺。令周元理補授。周元理於直隸河務。本所熟悉。且已諭令起程來直。即可會同高晉查辦。楊廷璋無庸復為經理其事。著傳諭楊廷璋。於奉到此旨後。即行交印來京供職。并諭令周元理知之。○又諭。據文綬奏。到已抵齋爾宣諭土爾扈特。并分頒賞賜一摺。所辦甚好。已於摺內批示矣。文綬補放四川總督。前已有旨。令其馳驛速赴新任。川省

現有辦理小金川之事。已令溫福自滇省帶兵前往。計十月內可以到川。自當即行調度進剿。該處多得一人協同經理。於事更屬有益。況文綬係新任總督。軍務尤其專責。至齋爾應辦事宜。現有奎林、阿思哈在彼承辦。自可無誤。文綬接到此旨。即將現辦之事交明。迅速馳驛前赴川省軍營。著將此旨由六百里加緊發往傳諭知之。○命署兵部尚書豐昇額在紫禁城內騎馬。○以鑲紅旗漢軍都

統秦璜為廣州將軍。正白旗漢軍副都統五福為鑲紅旗漢軍都統。頭等侍衛春寧為正白旗漢軍副都統。○戊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禮部奏冬至節應行慶賀禮。得旨奉

皇太后懿旨。今年冬至著停止行禮。○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阿爾泰奏。臣攻約咱一路。自克獲噶中。茹納、拉莫等處地方。續又攻得附

近約咱小礮三座。賊番於昏夜潛來偷奪。當經哨兵望見。各將備等率兵奮力迎殺。追趕賊番逃逸。查驗鎗斃賊番五十六。割獲首級十三。生擒三名。叅將鄭國卿等俱得石傷。漢土兵練內受傷一百六十餘名。陳亡二十八名。除分請卹賞。並飭嚴密防守外。又飛行藩司。將該路兵糧就近措辦接濟。現已運赴軍營米二千石。麵一萬觔。尚有續辦米石。隨即運往。並辦火藥等項。以資官兵併力合攻。諭

軍機大臣等。阿爾泰奏續得小礮三座。並掩殺潛來奪礮之賊。稍覺奮勉。所有出力攻礮殺賊之弁兵等。自應確查錄記。俟事竣通行覈辦。其在事兵練之傷亡者。亦應查明照例分別賞卹。今既續得賊礮。殲戮番衆。已少挫賊人之氣。自當乘勝深入。阿爾泰可不急思奮勉。以圖晚蓋乎。惟阿爾泰稱九月初二日起程。初七日至章谷。其地相距四百餘里。何至需期六日。況軍行機要。刻不容緩。不應濡

遲若此。至所稱辦運軍糧火藥接應之處。均係行軍要務。但現在溫福自滇帶赴川省之滿洲兵及黔兵共三千餘名。而川省各鎮營兵續有添派兵數較前倍多。則糧餉亦當籌備無缺。而所需火藥鉛丸尤關緊要。必須寬裕豫備。方為得力。設臨時供用稍有不敷。惟阿爾泰是問。○己丑諭軍機大臣等。番夷之性貪利忘義。易於動搖。何未聞設法招降。令其自成瓦解。著傳諭阿爾泰等當於大兵攻勦之處。遍諭賊人。以爾小金川原係內地土司。所有番衆即與中國百姓無異。向俱安享太平。此次官兵進勦。皆因僧格桑去歲甫受約束歸巢。復敢故違教令。抗拒天朝。其罪專在僧格桑一人。與爾衆番無涉。且僧格桑自作不靖。致爾等大受其累。何必復為捨死出力。棄家室而蹈危亡。雖至愚不應出此。今將軍已統大兵齊到。即日奮攻。爾等若能深明禍福。速棄碉卡。各詣所在軍營投順。原可有

其已往。仍為良民。較之助賊戕生。孰得孰失。其各頭目內如有能將僧格桑擒獻者。必當奏聞大皇帝。厚加恩賞。是為爾小金川除一作孽害衆之僧格桑。爾番衆仍可安保無事。若執迷不悟。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傳諭之際。即將前日所獲之賊番三名。梟首號令。諭以此係黨附僧格桑之賊。經官兵擒獲。法所必誅。即為不知棄逆降順者。示之榜樣。本閣部堂憫爾等愚蒙。不忍概行誅戮。故為明白宣諭。利害所在。爾等自擇之。如此詳切諭示。使賊自相解體。復臨以大兵聲勢。賊必不能如前支拒。自為事半功倍。○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阿爾泰奏查兵動糧隨。最關緊要。今副將軍溫福帶領八旗勁旅。並黔省官兵及成都滿兵一千名。指日到齊。更須寬裕豫備。隨令軍需局司道飛飭附近各州縣。即將倉穀碾動趕運。另行買補還倉。併飭照例雇夫按站安設。以資運送。至官兵所需乘騎馬匹。一面

分飭各營派撥一面雇備民馬分站應付。其火藥火繩鉛彈等項現已分飭各鎮協營上緊置備。併飭督提兩標中軍在省備辦。令其飛送軍營。所有應用銀兩均於貯備軍需項下動支。再前因小金川侵占明正河西地方以致章谷大河不能經過。是以趕造木船濟渡。今河西一帶地方既全收復。即日大兵雲集。剋期前進。船隻究難容載多人。現將前項船隻聯絡成橋。用竹索纜結縛牢固。以利師行。報聞。○庚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四川提督董天弼奏。臣於九月三十日到木坪。查看道路。自小關子起至堯磧一帶。多係山岩。一至堯磧以外即可直抵甲金達。現在甲金達地方已有陳聖矩帶兵前往。小金川亦於附近要隘修立戰礮。臣擬先破戰礮。占據形勝。則東北可以救援。達木巴宗西北可以覓路進攻。抵小金川之

美諾與出本布爾桑岡等處較為便捷。況甲金達一路天氣尚為和暖。非比卧龍關外早有冰凍之患。現在挑取精銳由堯磧前進。計十月二十三、四兩日督兵攻奪。報聞。○豁除雲南浪穹縣水災地一項六十畝有奇。額賦旌表守正被戕之鑲白旗滿洲步甲達子妻邢氏。守正捐軀之安徽宿州民劉玉妻羅氏。○辛卯諭曰。原任大學士黃廷桂之曾孫黃文燦著交御前大臣帶領引見。○欽差侍

郎桂林奏。臣蒙諭馳赴四川會同阿爾泰辦理軍務。於十月十三日抵成都。見藩司李本臬司李世傑。將軍需應辦事件逐條細詢。據稱三路共調漢土官兵一萬六千五百名。碾運食米十二萬七千三百餘石。已運四萬一千四百餘石。未運八萬五千九百餘石。運送糧米藥彈等項共雇用民夫一萬二千二百餘名。安設臺站。遞送文報。採買馬一千五百三十二匹等語。查官兵糧米西路卧龍關業

已運有一萬八千七百石。目下自敷支用。惟南路章谷、木坪二處官兵較多。糧米尤為緊要。現在查明川省倉穀共有一百七十萬八千餘石。除節次碾過二十五萬四千六百餘石外。尚存穀一百四十五萬三千石有零。可以陸續動碾。源源接濟。現有川北道吳文煌、松茂道查禮督催趕運。第查川省山路崎嶇。馱運維艱。悉賴民夫背負。每站需夫動以千數。此等夫役皆係各縣雇覓。其彈壓撫綏必料理得當。毋致伊等稍有失所。別生事端。方為妥協。至日給工價。若僅責令胥役人等。完司支放。更難保其不無剋扣。必得派委幹員。專司稽察。方有責成。現令兩司於通省中。飛委幹練佐雜。按站分派。嚴飭實力巡查。務令逐程速運。並遴選丞倅監督站員。散給口糧工價。不得剋扣冒濫。使小民均霑實惠。仍派成都府知府蘇爾通、阿雅州府知府江權、重慶府知府吳一嵩總理其事。倘有不肖官吏。

從中剋扣。立即從重治罪。至兵械內鎗礮最為便捷。而於攻打碉卡更為利器。各營現存火藥十萬九千餘觔。鎗子五百二十八萬餘顆。火繩六萬盤。業經陸續趕運。其攻擊大礮。阿爾泰現在軍營就近製造。尚恐火藥不敷應用。臣令兩司豫為採買硝磺。上緊煎熬。配合以供接濟。如事竣多餘。仍可分貯各營備用。報聞。○又奏副將軍溫福已自永昌起程。其派調兵丁均於十月內外亦可到川。官兵人數衆多。沿途安頓必須派委大員。方足以資料理。詢之兩司。已令知府李永祺先期督辦。但由永寧入川至成都計十七站。僅該府一人照應。恐有顧此失彼之虞。據臬司李世傑稟稱。現欲前往接濟。自應令其親赴永寧一帶。率同府縣妥速經理。查黔省所調兵據稱帳房等件。未經攜帶。已飭承辦州縣趕緊製造。俟官兵到日。即令帶往應用。至官兵行走需用馬匹。內地各站業經豫備。惟自雅州。

以南。由打箭鑪至章谷。俱係土司地方。馬匹稀少。雖調取建昌鎮屬馬三百匹。恐站長途。難免貽誤。因思成都滿營。本有拴養馬匹。此次調派出師。兵丁俱未騎往。應即於滿營內挑馬八百匹。解赴打箭鑪一帶。備用接濟。臣令藩司移會該協領等。速行選派解往。至董天弼改由木坪一路。曾否進攻。尚未得信。但接應之員。究不可少。查建昌總兵英泰。松潘總兵福昌。已在軍營。尚有川北總兵牛天

昇。重慶總兵和邦額。未經調用。該二鎮駐劄處。皆係腹地。現並無需彈壓。若董天弼已由木坪深入。川北距木坪較近。應令牛天昇。即選本標壯健兵。星赴木坪一路。董天弼既有應援。自可速收實效。其和邦額亦令馳赴省城。俟各處兵到日。沿途妥協照料。報聞。○壬辰。諭今年恭遇

皇太后八旬萬壽。覃敷恩慶。歡洽耆儒。所有順天。及山西。河南。江南。山東等省。應試士子。年

臻耄耄者。節經特賜舉人。用彰作人上瑞。今據富明安等奏。湖北省應試貢生魯道傳。年八十歲。精神矍鑠。願切觀光等語。魯道傳著加恩賞給舉人。一體會試。俾得遂志霑榮。以昭

慶澤。○又諭。據吳達善奏。現在患病。請給假調理等語。朕心深為廕念。吳達善准其暫行解任。給假調治。仍派御前侍衛百靈阿同御醫羅衡。即速馳驛前往診視。以期速痊。文綬此時尚未赴川。著即留甘肅。暫署總督印務。俟吳達善病勢向愈。再行前赴新任。○諭軍機大臣等。據吳達善奏。現患氣逆之症。病勢日劇。實難支撐。請將總督印務簡員委任。給假數月調理等語。已於摺內批示矣。吳達善久任封疆。老成歷練。實為督撫中得力之人。前將伊調任陝甘。一切正資料理。今閱奏到之摺。看來病勢頗重。朕心深為廕念。已派御前侍衛百靈阿同御醫羅衡。馳驛前往診視。該

督務宜加意調攝以期速臻痊愈至總督印務繁劇該督既稱力不能支自當准其暫行解任給假俾得安心靜養昨據文綬奏稱九月二十八日已抵齋爾曾降旨令其速行赴川計其於接奉諭旨後起程此時尚未過蘭州現在溫福桂林俱已先後到川其川督印務尚有阿爾泰管理著傳諭文綬可即留蘭州暫署陝甘總督印務俟吳達善病勢向愈可以支持辦理時再行交印赴川仍令吳達善將現在是否少愈情形速即奏聞○又諭據德保奏前次奏摺內空字未填實屬異常疎忽請交部議處等語章奏上陳理當加意檢點豈宜率意若此但其過止於疎忽尚可無庸交議而伊接奉硃批後經旬始具摺謝罪仍不免於遲緩殊屬非是至其前此具奏鄉試入闈八十九以上士子並不確覈年歲濫開人數意在沽名取悅實非封疆大臣所宜業經交部議處議以降級留任著再傳

旨申飭德保務當痛自湔改以圖後效勿因此次寬宥輒謂有過可以倖免仍蹈姑息模稜之習則是自取重戾不能承受朕恩矣將此並諭知之○以左副都御史嵇璜為工部右侍郎○癸巳刑部議覆山西巡撫鄂寶奏稱軍流人犯聚處過多約束難周請將潞安府屬軍流在汾蒲三府酌派大同朔平寧武三府併吉州軍流在平代忻沁保五州酌派應如所請再伊犁烏魯木齊等處發遣人犯更與內地不同應一體酌量通變請嗣後新疆地方除奉旨發往及例應發遣為奴外其餘情節稍輕者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情節較重者發往黑龍江等處充當苦差內外問刑衙門所有臨時酌發人犯一體分別辦理從之○甲午諭曰陝甘總督吳達善久任封疆老成練達近於陝甘任內辦理諸務更見周詳妥協昨以患病奏請解任調理曾經降旨特遣御前侍衛帶領御醫前往診

視並令文綬暫行留甘署篆。俾得安心調攝。以冀速痊。茲聞溘逝。深為軫惜。著加恩晉贈太子太保。入祀賢良祠。所有應得卹典。仍著該部察例具奏。○又諭曰。吳達善患病溘逝。業經降旨晉贈宮銜。入祀賢良祠。著再加恩。將伊歷任內所有應賠官項銀兩。槩予寬免。在於各案內應賠各員名下攤賠。○諭軍機大臣等。昨據諾穆親具奏。動支耗羨銀兩一摺。已批交該部知道。而摺內黃冊。未見奏到。

平定回疆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五

今據查明該撫同日有送通政司慶賀題本。將黃冊一併填入本批投遞。殊不可曉。本章例係由驛遞送。奏摺應另遣人齎進。何至兩相舛誤。看來該撫特因乘火牌之便。將奏摺竟行一併附帶。意圖節省專差盤費耳。滇省養廉豐厚。諾穆親不應小見若此。甚屬不合。著傳旨申飭。○戶部議准。河南巡撫何燏奏。稱裕州內鄉二州縣。勸墾民田。應照例水田於六年後起科。旱田於十年後起科。從之。○

調四川總督文綬為陝甘總督。○乙未。諭據永德參奏。興寧縣郭齊仁致死黃化五一案。業經六載。官易七任。前諱後縱。上下因循。幾致兇犯漏網。現任知縣李兆吉。瞻顧前官。固執意見。並不細心推鞠。知州楊桑阿。兩次率轉。始終袒庇。請將李兆吉革職。楊桑阿。勅部嚴加議處。所有從前承審之正署各令。並先經草率辦理之按察使王太岳。均附參聽候部議等語。李兆吉著革職。楊桑阿著交部嚴

平定回疆方略卷一百一十五

五

加議處。朱絲綸。張照。張拱極。尙大璋。蔡昌詒。孟潛。楊錫綬。俱著交部察議。王太岳著一併交議。○湖廣總督富明安等奏。據京山縣知縣舒勒赫稟稱。訪有縣民陳倫盛等。聽從嚴金龍學習拳勇。欲圖糾眾搶劫居民。當經拏獲陳倫盛等二十名。搜出私製衣帽等物。其嚴金龍一犯。逃往隨州地方。現在尾追嚴拏等語。臣等即飛飭幹員。四路密緝。續獲陳曰宗等七名。復在嚴金龍家搜獲姓名簿。內

開載廖文起等十六名。註有偽官千總副總等字樣。又有偽印空白四紙。其偽印篆文。係匡復中原四字。空白紙尾。書天運辛卯年十月十四日等字。臣等於二十日抵京山縣。復據稟報。拏獲簿內偽官王君德等八名。並各夥犯四十九名。連前獲犯共八十四名。連日隔別嚴訊。據供稱。嚴金龍自稱鬼谷轉世。能知過去未來。得有神劍印信。能遣神兵。伊等為其所愚。先後出錢入夥。嚴金龍於十月初八日黑夜。聚集廖文起等二十餘人。飲酒結盟。擬於十月十四日。搶劫京山倉庫。不料初九日已被查拏等語。現在各犯雖陸續擒獲。但首逆嚴金龍並濟惡之何士榮。尚未拏到。即飛咨鄰省。一體查拏。並令襄陽鎮臣馬虎。前往隨州。棗陽。與河南接壤各地方。上緊督同搜捕。得旨。另有旨諭。諭軍機大臣等。據富明安等奏。湖北京山縣民嚴金龍等。糾衆結盟。私製衣帽為號。圖劫倉庫。經縣營訪聞稟

報。現已獲犯八十四名。仍將首逆及濟惡各要犯四路追擒等語。此等奸徒。敢於光天化日之中。聚衆滋事。甚至假捏偽號。偽官。計圖搶劫倉庫。悖惡已極。自當盡法處治。務絕根株。斷不容其稍留遺孽。其擅受偽官各犯。自屬逆犯黨羽。罪無可寬。至於邀人斂錢之犯。明知叛逆密謀。輒敢代為煽惑。法難輕宥。而出錢入夥之人。亦屬隨同附和。不得概云為其所愚。少有寬縱。該督現既馳往該處。擒獲多人。即當就現有之犯。嚴訊確情。從重究治。多辦數人。使頑民各知炯戒。不可稍存姑息。其有應行正法。及應發遣各犯。審明後。擇其必應質訊之一二人。嚴密監禁。以待首犯對質外。餘俱確覈情罪。分別定擬。即速奏聞。發落。不必俟首犯就獲後。方行結案。致有疎虞。而要犯久稽顯戮。亦不足以示懲儆。其首犯嚴金龍。及濟惡之何士榮等。現已傳諭何燭。一體嚴緝。務獲。該督仍當嚴飭所屬文武上

緊搜捕弋獲。毋任漏網。所有訪聞稟報之知縣舒勒赫尚屬能事。著該督於此案辦結後。將該員送部引見。將此傳諭知之。○又諭據富明安等奏。湖北京山縣民嚴金龍等糾眾結盟。私製衣帽。圍劫倉庫。經縣營訪聞稟報。該督等馳往督率查拏。已獲夥犯多人。其首逆尚未弋獲。現在嚴飭追擒。並於河南接壤地方。上緊督同搜捕等語。奸徒聚眾結黨。甚敢造作偽印。偽官名號。悖逆已極。實為法所不容。必當將首夥各犯。全行擒捕。盡法懲治。方足以昭炯戒。現在諭令富明安。就已獲各犯審明。從重辦理。仍嚴飭將首逆及濟惡各犯上緊追拏。毋使一人免脫。但此等逸犯。見事已敗露。本處緝捕必嚴。自不敢羈留湖廣地界。而豫楚境壤相接。便於竄匿。且希冀鄰境不知案情。得以倖免。易致假息潛藏。雖襄陽鎮馬虎。已赴交界處搜擒。恐未必查至豫省。著何燭即派委妥幹員弁。嚴密訪緝。並於

路通湖北各州縣一體協力查拏。務獲如逆犯果能就獲。即嚴訊供詞。確覈案情相符。迅速按律定擬奏聞。於所獲之處正法。傳首楚省。梟示。毋庸輾轉押解。致有疎虞。將此諭何燭知之。○丙申。

上詣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諭據彰寶奏。鶴麗鎮總兵員缺緊要。現今喀木齊布暫行帶署。請即簡員補

授等語。喀木齊布於滇省情形頗為熟悉。且其從前議處原案。尚屬因公。即著補授鶴麗鎮總兵。仍帶降三級留任。照例按年開復。○又諭兵部議奏雲南進兵未曾出力人員。所有世職一體不准承襲。但念此內有本身所得者。有祖父所得承襲至今者。若不分別概行削除。殊非體恤勤勞至意。此次未曾出力人員。除本身所得之職。照部議不准承襲外。其由祖父相傳者。查伊族內應襲之人。另行

承襲諭軍機大臣等據鐘音等奏審訊蘇省銅商李豫來等控告閩商游中一等頂冒越販各情節均屬子虛又稱閩商採辦並無定數蘇商辦銅年有定額誠恐將來或有短少蘇商得以藉口請嗣後閩省不必採購洋銅等語所議亦屬允協已批交該部議奏矣但據鐘音等摺內奏稱查訊閩商赴倭採買並無阻難亦非於蘇商額辦數內勻給是閩省採辦銅行似與蘇商無礙因何該商等得

平定奏卷八十五

二

一

有藉口之處著傳諭薩載查明覆奏○是月大學士兩江總督高晉等奏臣等遵旨至德州順勘南運河查德州為南運河上游承受漳衛二河之水恩縣境內有四女寺石壩一座德州境內有哨馬營石壩一座分洩運河歸海豐縣入海勘明淤淺處所俟春初挑濬以期一律深通南運河現當水落之時中泓水深猶有八九尺至一丈五六尺不等經伏秋雨水草土各工間有殘缺應照歲修工程

平定奏卷八十五

三

一

辦理滄州之捷地青縣之興濟兩處減河仰蒙指示改為滾壩以資分洩夏秋水勢盛漲獨南運河毫無漫溢之患此皆兩減河之明效今測量捷地滾壩現過水一尺五寸興濟滾壩現過水七寸壩外運河水深大餘俟兩壩斷流後河水仍敷濟運臣等於二十七日抵天津即順路查北運河再取道至永定河次第查勘得旨覽奏俱悉○江南河道總督吳嗣爵奏洪澤湖清水已消四尺二寸高堰誌樁尚存水九尺九寸目下已值冬令水勢有消無長須多蓄湖水以備明春禦黃濟運并刷滌裏河一帶淤沙現將豐碭廳屬毛城舖倒勾引河邳睢廳屬峯山四閘外河廳屬王營減壩堵閉完工其清口東西壩已接築二十二丈口門尚寬四十五丈臣即從桃源工次前往清口察看清黃水勢俟壩工辦定即赴徐屬各廳逐段履勘得旨覽奏俱悉○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查運河兩岸向

有濟運水櫃貯蓄於秋冬灌輸於春夏以資浮送糧船。臣親往各湖測量水誌。蜀山馬踏南旺馬場獨山等湖收水較往歲為多。儘足濟用。至微山一湖地居下游伏秋汛內汶泗諸水匯注入湖頗覺浩大。自暢開韓莊湖口雙閘滾水壩以及閘南引渠廣為宣洩現存水尚逾從前水誌一丈一尺之數。雖助濟東省八閘以下並江南邳宿一帶河道運行有餘而於濱湖坡窪之地不無妨礙。查微湖洩

實錄卷九十五

五

水尾閘在東省則有韓莊湖口閘壩引渠并伊家河以入運在江省則有蘆家山等河以達荊山橋入運。每遇冬間收水時即將各處築壩堵塞目下湖水尚大自不必拘泥舊例應仍聽其暢放洩水。俟適符水誌尺寸之時再行堵築得旨嘉獎。○又奏臣昨自豫省回濟查勘運河工程內有阿城下閘地平石衝掀數塊十里單閘坍塌一面牆石韓莊迤北之臨河片石隄工塌卸數十丈均可於搶修

案內通融辦理至兩岸土隄殘缺者所在皆

有。而濟寧上下尤為險要。查西岸隄工大汛出水二尺者不須加築應將出水一尺者加高一尺出水數寸及水與隄平者加高二尺。俟來春分段擡土加式夯礮東岸隄工自南陽以下至珠梅閘止郝山以下至韓莊閘止大汛時隄在水中目下水消隄露應俟挑河完竣未經開壩放水之先將河灘露出之土堆貯隄頂築成子堰以資抵禦。又查各湖圈隄向係民修業委員督辦勒限完工其沿河一帶涵洞現在宣洩甚暢再運河今歲輪值大挑臣已親探河水淺深淤沙厚薄逐一登記豫將南旺分水口備齊椿料多積土方以便至期煞壩報聞。

實錄卷九十五

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五

實錄卷八百九十五

三五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六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十一月丁酉朔諭朕於

本月二十日恭奉

皇太后安輿回宮崇上

徽號恭進

冊

寶先期於十八日赴暢春園請

皇太后安恭進奏書○又諭曰余樸以考職微

員輒敢投遞疏稿擅陳時務悠謬荒唐實屬

誕妄滋事之人罪固由於自取但閱其所言

通選法行均田二事不過該犯窮極無聊希

冀得官。尚無悖逆不法之處。余撲著從寬改。為應統監候。秋後處決。○定邊右副將軍尚書溫福奏。臣於十月十八日抵成都。詢知桂林。於十月十六日。前往打箭鑪。至阿爾泰久駐章谷。董天弼已於九月初。自西路卧龍關。改由木坪一路。目下攻勦情形。無從詢悉。適各路差人回省。詢稱南路打箭鑪至章谷。四百五十里。阿爾泰現在駐營。約咱去章谷二十餘里。副都統鐵保等領兵攻打。阿爾泰於

十月十五日。亦往約咱。又雅州前抵木坪。至堯磧一百二十里。董天弼定於十月十四五日。由木坪進攻堯磧。又西路自汶川縣至卧龍關。二百七十里。卧龍關至山神溝口七十里。總兵福昌。於該處安營。近日建礮一座。防守路口。八月十三日。帶兵千餘。進攻巴朗拉。奪得石卡三座。攻打礮樓。因連日大雨。鎗礮難施。十九日。仍回山神溝等語。臣查此事辦理之始。所以兼從南路進兵者。原因金川占

據革布什咱。是以於此進勦。道路迂遠。本非進兵正路。察看情形。當以西路為正兵。南路自章谷進攻。西路自北直進。取其中堅。前後夾攻。使腹背受敵。自不難於殄滅。董天弼舍此不攻。改由木坪。不解何故。擬同阿桂先赴章谷。與阿爾泰公同商榷。約計官兵到日。趨赴西路。統領進勦。又現在所調征兵。南路為多。此路雖距賊巢較遠。但兵丁已前往。若西路奮力攻勦。南路亦可乘機進取。以分賊勢。

自不便將現駐兵。分移西路。臣現帶貴州兵三千。又密飭貴州豫備二千。飛調赴川。徑往西路。但統計西路福昌現帶之兵。及臣帶往滿兵二百。黔兵三千。續調二千。數僅七千。該處在在堅礮。口隘甚多。均須派兵分布。臣先統現有之兵。儘力攻勦。揆度事勢。尚須添兵。查陝甘兵素稱強壯。且與川省毗連。似可調用。得旨。所見已得要領。佇俟捷音。諭軍機大臣等。辦理小金川一事。總由阿爾泰董天弼

姑息了事。並未早為籌辦。將來辦理藏事。阿爾泰董天弼功罪自不容掩。此時姑且無庸置議。況董天弼不過武夫。非若阿爾泰以閣臣兼辦總督。經理不善者可比。而其漸染綠營惡習。專務虛誇。實為可憾。伊現從堯殲一帶進攻。若果自知奮勉。勇往建績。未嘗不可抵蓋前愆。設復觀望不前。坐昧機要。即於軍營正法示衆。亦其罪由自取。必不能復為曲貸耳。至溫福以西路與賊巢最近。欲於西路進攻。自為扼要之見。但其形勢。亦不可不為審度。賊人所以拒守巴朗拉者。原因攻圍沃克什。遂於要隘設築碉卡。扼我援兵。賊既倚為負隅之勢。且圖自衛其死。守之必固。而番人之碉卡。其料皆取於近地。集衆合作。不難終日而成。無論大礮轟擊。未必能頃刻摧堅。即幸藉大礮之力。攻破一碉。賊即乘其殘壘。退而復築。勢豈能層層攻擊。若於用礮之外。令士卒輕冒矢石。奮力攻取。倘或稍有挫損。

更覺不成事體。看來小金川壤地有限。人戶無多。除約咱及巴朗拉兩處外。斷不能分布抵禦。此時南路既有重兵。西路復添兵力。聲勢極盛。僧格桑自必盡力守此兩路。不暇他計。朕意總以為攻取要策。必當避其碉卡。越道而進。使賊人失其憑恃。官兵得以乘間擣虛。若能徑抵賊人巢穴。擒獲兇渠。則兩路雖有堅碉。不攻自破。如此方為制勝之道。況小金川叢爾蠻陬。尤非緬地瘴癘可比。而其人衆又俱資耕作為業。更非能經久相持。惟在各路急攻弗懈。使賊首尾不能兼顧。並遵朕昨降之旨。設法招誘。使其自相解體。可望速奏膚功。至此次進剿小金川。必當一舉集事。如兵尚不敷分撥。即添撥陝甘官兵備用。亦所宜然。朕惟期於事有濟。並不惜此添調之費。現已諭令文綬。密為選備二三千名。兼為籌辦軍械等項。聽候調撥。著傳諭溫福悉心籌辦。如果尚須添兵若干。即飛咨文綬。如數

派撥。將此併諭桂林知之。○又諭曰。溫福已於十月十八日至成都。即馳赴章谷。相度情形。與阿爾泰面商進剿。從前阿爾泰遲誤機宜。其咎實無可貸。今溫福已至軍營。惟當實力協同經理。所有兵糧軍器等項。係督臣專責。阿爾泰固無可旁護。況溫福親往西路。則南路進兵。仍係阿爾泰之事。務當奮勉自勵。相機攻剿。以期稍贖前愆。若再因循觀望。或更與溫福稍存畛域猜嫌之見。則是自速罪戾矣。至董天弼前赴木坪一路。往返紆迴。已屬玩日誤事。今進攻達木巴宗。若能迅擣賊巢。尚可功罪相抵。倘仍遷延不進。坐昧機宜。軍法具在。董天弼又何必欲身為嘗試乎。將此一併傳諭知之。○戶部議准署江蘇巡撫薩載奏稱。吳縣。吳江。婁縣。金山。無錫。丹陽。寶山。七州縣地方。實有可墾之地。仍令該州縣勸民陸續耕種。照例題報升科。從之。○廣東巡撫德保疏報。廣州。潮州。肇慶。羅定。瓊州。高

州。雷州等七府州屬。開墾額外水旱地。八十頃一畝有奇。升科如例。○豁除山東臨清州。沙壓鹽地一千十三頃二十二畝有奇。額賦。○戊戌。

上御乾清門聽政。○軍機大臣等議覆伊犁將軍舒赫德奏。遵旨籌畫新疆駐兵。請於烏魯木齊駐滿兵三千。添設叅贊大臣。領隊大臣各一員。巴里坤駐滿兵二千。添設領隊大臣一員。其領隊大臣。令叅贊大臣兼攝。俱統轄於伊犁將軍。塔爾巴哈台。現有戍兵千餘。添兵作為二千名。應如所奏辦理。但前有瑪納斯地方可否駐兵之旨。應俟舒赫德定議奏到。此五千兵。究在何處駐劄。何時遷移。如何築城造署。籌備兵餉。再行請旨簡放叅贊及領隊大臣。并將涼州莊浪兵三千。西安兵二千。移駐該處。從之。○以前任漕運總督黃登賢為左副都御史。○己亥。諭曰。鄂寶本拘謹自守之人。雖不宜巡撫之任。而被議尚非大

過著補授刑部侍郎。其革職處分。即帶於新任。綽克托著實授兵部侍郎。不必兼辦刑部事務。伍訥璽現在出差。瑪興阿仍著署理刑部侍郎事務。期成額以兵部侍郎。在葉爾羌辦事。俟差滿回京後。再行補缺。○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阿爾泰奏。近日攻打約咱大礮。賊番添兵固守。臣飭令將領。添布兵練。日夜圍攻。凡見賊番往來。即用排鎗擊打。其藏匿礮內者。用礮攻擊。務期設法破礮。搶占險要。以

圖進攻。至西路山神溝。從前由間道密進之處。已被賊番知覺。於各要隘更加防備。臣曾囑福昌嚴密固守。如提臣由堯磧攻至達木巴宗。賊番勢難兼顧。福昌即可乘機由巴朗拉進攻。至董天弼於九月三十日。已抵木坪。官兵陸續齊集。日內即可前進。又奏。臣奉諭將宋元俊換給副將頂帶。其土目土兵。分別犒賞。無不感奮。各思勉力。現在一面用新鑄大礮。擊其堅礮。一面於各隘卡。分布兵練。如

大兵攻破其礮。賊番奔潰。我兵即可截殺。諭軍機大臣等。阿爾泰今日奏到各摺。不過覆奏節次。所奉諭旨。而於攻勦事宜。毫無籌措。不知在彼所辦何事。即如約咱一路。阿爾泰九月十八日摺內。已稱現在進攻。距此次奏摺。已閱三十餘日。豈有聚集多兵。攻圍經月。不能得一礮卡之理。至所稱現用新鑄大礮。擊其堅礮。究於何日施放。並是否能得轟摧之益。亦未敘明。又所稱凡見賊番往來。即用

排鎗擊打。所辦更未為周到。官兵既合力攻圍。豈可復容賊衆出入。且此往來賊番。必為守礮之賊。運送水米。阿爾泰等。即未能迅破其礮。而以現有之七八千兵練。分派堵截。斷其餽運之路。並非難事。且係此時緊要機宜。如果能嚴圍密禦。阻絕賊衆應援。雖有堅礮。亦難持久。阿爾泰即未嫻軍旅。而以常情揆度事理。尚其思計所能及。阿爾泰何總不肯稍盡心力。甘於株守無策乎。今溫福桂林。俱

至軍營。著將以上各情節。交伊等查明。據實奏覆。○前任山西巡撫鄂寶疏報。澤源州大同通判。二州廳開墾額內荒旱地。三項八畝。有奇。升科如例。○庚子。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幸圓明園。○辛丑。諭軍機大臣等。本日召見廣東碣石鎮總兵魏文傳。廣西左江鎮總兵惠世溥二員。看來惠世溥人近浮滑。目光不定。詢伊平日操演之事。初稱一月

親往一次。繼又稱親往三次。所言甚屬游移。殊乏北人誠樸之氣。魏文偉年近六旬。人甚羸槁。奏對亦未能明晰。總兵為專閫大員。有統率整頓之責。恐該二員辦理事務。未必能實心奮勉。於營務殊有關係。著李侍堯將魏文傳惠世溥留心察看。是否能勝總兵之任。并查惠世溥果一月親往教場三次操演否。抑係一月一次。或並有不去之日。著據實覆奏。毋得稍為瞻徇。將此奏事之便。傳諭知之。

○壬寅。

上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還宮。○禮部奏。

皇太后萬壽聖節慶賀禮儀。及進

冊

寶典禮。得旨。是依議。○癸卯。諭曰。羅源浩名下應賠銀兩。雖經陸續全完。但已在一年限外。且伊尚有應追分賠辦運銅餉腳價銀。及攤賠馬生龍虧空運腳銀。兩項俱未完交。著再予限一年。俟其依限完繳後。該部奏聞請旨。○甲辰。遣官祭

先醫之神。○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阿爾泰奏。小金川因官兵連次克捷。遂踞約咱要隘。悉力固守。臣在軍營鑄成三千觔重大礮一位。食藥十一二觔。配用生鐵礮子。重二十觔。二十三日。擊其堅礮。目擊礮尖坍塌。兵丁勇氣加倍。從此儘力轟擊。一得險要。即與董天弼併力夾攻。又奏。前在約咱。因見尋常礮位。不

甚得力。是以趕鑄大礮。近已鑄成。日逐轟打。以大礮之力。原能打透礮牆。第賊匿礮內。礮勢一過。旋即內填補。今復用靖遠劈山等礮。隨同大礮。一齊迸發。使賊番不及補。且賊礮受礮處既多。被擊時復久。修築雖堅。必歸傾塌。并選勇壯官弁兵練。伏於我礮之下。稍有傾塌可乘。即奮勇往奪。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爾泰奏。約咱一路奮力進攻。而溫福又赴西路巴朗拉。攻賊要害。並據董天弼奏。攻克甲金達山梁。即可奮力進取。是此番三路分進。賊人首尾不能相顧。可望剋期集事。至前曾降旨。令阿爾泰等。曉諭守礮賊衆。設法招降。如果辦理得宜。自為有益。但受降如受敵。臨時最宜審慎。如賊礮內無名番衆。自懼來投。原可隨時招納。以散其黨。即頭目中。或有來投者。亦不妨受而撫之。但不宜留於營中。及用為嚮導。至僧格桑聞有招降之信。或因事勢窮蹙。姑求免禍。或心懷叵測。謫計投

誠。無論是真是偽。總不宜輕信。惟當令其自來。就勢擒執。行軍使詐。原屬無礙。并須令素識逆酋之人。詳悉辨認。勿令以李代桃。斷不可疎於料敵。託名開誠布公。率往受降。以致墮其狡計。蓋僧格桑見從前金川。曾以受降完局。意謂中朝大臣。乞降即可無事。或且從中暗施鬼蜮伎倆。阿爾泰當知前此辦理金川之事。原屬因時制宜。可一不可再。小金川係內地土司。更非金川可比。乃敢違背教約。抗拒官兵。罪在不赦。斷不能援金川往事為例。朕因受降一節。甚有關係。偶爾計及。因為詳晰傳諭。至軍營一應機宜。遠在六七千里以外。難以概為遙定。惟在阿爾泰等。臨時酌量。即溫福雖曾諳習軍務。亦務須慎重籌備。相機妥辦。○乙巳。定邊右副將軍尚書溫福奏。臣於十月二十七日。行抵清溪縣地方。據雅州府知府江權稟稱。探得提督進兵。於二十四日。攻破甲金達。賊番四散。並聞牛廠已

得不日直入達木巴宗等語。臣細閱輿圖。查阿爾泰所駐章谷。在小金川巢穴美諾之南。相距本遠。然所攻約咱。已屬小金川之地。不可無兵以分賊勢。至董天弼所進堯磧一路。在美諾之東。現在攻破之甲金達。及將到之達木巴宗。係賊匪占據之沃克什地方。查達木巴宗之北。如巴朗拉一帶。賊已多建碉卡。而福昌一路。兵力單弱。未能即進。今董天弼果能直抵達木巴宗。則福昌等乘勢進攻。不

惟可與董天弼會合。且從此直搗美諾。勢較便捷。況董天弼既經深入。其情形與前不同。自當添兵接續。現可調往木坪者。有成都滿兵四百。甫抵雅州。令其前往堯磧。速赴董天弼軍營。至西路巴朗拉一帶。賊人防守雖嚴。然督率勁旅夾擊。必不能首尾相顧。況阿爾泰軍營。現有桂林前往。臣不敢拘泥前奏。仍往章谷轉致稽遲。即率領已到官兵。前往西路進攻。得旨嘉獎。○又奏調撥黔兵三千。由

汶川出口後。天寒非內地可比。現在所調川兵。每兵除棉襖棉褲外。尚備皮掛皮帽。今黔省兵除棉袍已由該省置備。其皮掛皮帽。在所必需。飭令加緊備辦。按名分給。應用價銀。行知軍需局動支墊辦。於官兵俸餉內扣還。得旨。此項即著賞給。不必扣還。○丙午。諭據永德奏。湖南省本年鄉試。有華容縣學生員涂丹山。安鄉縣學生員劉志潤。年皆八十一歲。考試完場。精神矍鑠。俱未中式等語。今歲

恭遇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所有順天等省應試諸生。內有年躋耄耄者。節經加恩賞給舉人。以遂其皓首觀光之願。茲湖南之涂丹山。劉志潤。耄年赴試。壯志足嘉。著一體加恩賞給舉人。副朕引年推

恩至意。○諭軍機大臣等。尹嘉銓奏。烏什喀什噶爾兩處。應需各色綢緞六百六十疋。內應織辦南省綢緞四百六十疋。陝省秦紗一百

疋。東省繭綢一百疋。請派各該處分辦解送等語。著傳諭徐績。勒爾謹。即將單開需用繭綢秦紗。如數妥辦。委員解送甘省應用。其應織辦南省綢緞。著江寧。蘇州。杭州。三處織造。照該護督單內所需各項。妥協製辦。務使質地厚重。顏色鮮明。毋得輕鬆粗糙。不堪適用。致滋挑駁。並著遴選妥員。沿途小心解送甘省。以資貿易之用。所有原單并著鈔寄。○旌表守正捐軀之四川洪雅縣民劉維舟女劉氏。○丁未。諭本年恭逢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慶洽敷天。直省督撫。各効芹曝之私。以達下忱而申祝

嘏。自屬禮所宜然。乃諸臣中呈進貢物。未免臚列太多。甚有以金器充飾。過滋糜費者。在諸臣備物抒誠。諒不致累及民間。取飲下屬。必出自養廉購辦。但養廉一項。乃國家優恤臣工。厚予祿糈。以資辦公之用。若悉以備物進獻。則於衙門公事。用度轉致缺乏。且此次貢

物。竟有浮於歲入養廉之外者。似此踵事增華。仰惟

皇太后九旬百齡大慶。

慈壽無疆。諸臣貢物。厯次遞增。伊於何底。既非所以體

聖母敷錫逮下之慈懷。亦不能副朕推

恩體卹之至意。即如朕上年六旬誕辰。諸臣所進。不過酌留一二。以聯上下之情。並無取乎誇多競勝。從前疊經降旨甚明。各督撫等嗣

後務宜恪遵朕諭。無再徒事彌文。果能各盡職守。實心宣力。共佐昇平之治。朕之所寶。孰大於是。著將此通行飭諭知之。○又諭。今歲恭逢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在籍諸臣。來京叩祝。具見悃忱。但其中多有年臻耄耋者。伊等與現在供職人員不同。

慶典既成。留京亦無所事。自當擇日歸里。願適林泉。以副體卹。如有以時屆冬寒。陸行未免

跋涉。即俟明歲春融。川途返棹。亦從其便。○

又諭曰。內閣學士鄒一桂。現在來京。恭祝

聖母皇太后萬壽。著加恩賞給禮部侍郎銜。以

示優眷。○軍機大臣等奏。軍機處滿漢章京

四十餘人。蒙恩每年於戶部銀庫內。賞銀四

千兩。步軍統領官員番役等。蒙恩每年賞官

租銀三千餘兩。尚不敷辦公之用。請於內務

府官員。賞給賣漫價銀三萬兩內。每年撥出

八千兩。添給軍機處五千兩。步軍統領衙門

三千兩。從之。○陞任山東巡撫周元理疏報。

高密縣認墾鹽鹺砂石地。八頃八十八畝。有

奇。升科如例。○戊申。冊封

惇嬪。命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官保。為正使。

禮部侍郎德福。為副使。持節冊封汪氏為

惇嬪。冊文曰。朕惟備六宮。而修內職。分理紫

廷。資九御。以佐壹儀。揚芬彤管。恩綸式煥。寵

錫斯彰。爾貴人汪氏。毓質柔嘉。提躬端淑。迓

百祥於椒殿。芳範無違。慶多福於

萱庭。

慈顏有喜。茲奉

皇太后慈諭。封爾為惇嬪。尚其玉璽克贊。昭令

德之攸崇。綸翟增華。受隆恩之永被。欽哉。○

諭軍機大臣等。查拏逆犯嚴金龍等一事。現

有旨諭令該督等。上緊嚴緝。並諭四川貴州。

廣西三省。一體搜拏。查拏匪犯。固係有司

專責。自不容其稍存推諉。但伊等各有所方

應辦之事。恐未能終日在外訪拏。因思革職

道員李拔。平日尚能出力辦事。且久任湖南。

於風土情形。自為熟悉。而審辦侯七郎之案。

伊與官兆麟意見相合。訊得實情。是以加恩

錄用。昨逃軍姜正一案。李拔捏飾稟詞。涉於

欺罔。因照部議革職。其處分實由自取。但其

才尚屬可用。而訪緝要犯。亦其力所能為。已

令軍機大臣諭知李拔。令其即速前赴楚省。

專辦此事。著傳諭富明安。於李拔到後。即給

以執照。聽其前往各路訪緝。李拔非現任之

員得需兵役幫助。即著富明安選派妥幹數人。同其前往。並密諭所到州縣照應。毋致掣肘。此時原不妨賞以同知等銜。令其自効。但訪緝宜於隱密。轉不必亟予頂戴。俾得混跡平民。便於從事。設或擄拔果能實力奮勉。擒獲首犯。自當加恩錄用。將此併諭陳輝祖。梁國治知之。○又諭昨據錢琦摺奏。伊母顧氏情殷効祝。懇展獻芹蟻悃。朕以其情詞肫切。頗為嘉悅。因准其呈覽。及閱所進各件。金器

竟居其大半。則不合理矣。因留其最輕之香錦二種。以遂伊母之請。餘俱發還。伊母顧氏年登耄耄。受戴將忱。尚屬分所應爾。然亦祇宜香件及繡畫佛軸。或少附甕玉諸器。方為得體。即欲恭進佛像。亦止可古銅舊范。以備供奉。乃專以鑄金為重。則不類伊母所為。直是錢琦託名自進矣。現在督撫中。有列金器呈貢者。朕尚以其不知體朕恤下之恩。過於康費。通行飭諭。況藩司乎。且鑄金之事。原屬

無謂。毋論外省匠工。成造不精。難於適用。而朕尊奉

皇太后。以天下養。寶貴之物。何所不有。豈屑此外間金器乎。錢琦身任藩司。有經理地方之責。若率此見以辦公。尚得謂之明於事體乎。錢琦著傳旨申飭。○定邊右副將軍尚書溫福奏。臣在清谿地方。聞董天弼進兵甲金達之信。隨星赴西路。於十一月初二日抵成都。滿兵於初四五兩日。全數啟行。惟西路福昌處。僅存兵一千七百餘。自滇來川之黔兵。須十一月內外。方到成都。西路兵力。尚為單薄。當三路併力夾擊之時。更不可稍待時日。致失機宜。有前調川北標兵三百。該鎮牛天昇帶領抵省。即撥赴西路。其牛天昇原係桂林派往木坪之人。今木坪只有董天弼一人。應令牛天昇仍赴木坪。協力攻勦。臣一面先往西路。將福昌軍營官兵。查明可用若干。俟滿兵川北兵齊到。督率進攻。得旨嘉獎。○已酉。

聖祖仁皇帝忌辰遣官祭

景陵。

上詣

奉先殿。

壽皇殿行禮。○諭。向來內外各官。遇應陞缺出。其開列人員。有陞轉在出缺之後者。吏部例於本內聲明扣除。原以該員未經陞轉之前。其資序本不在應行遷擢之列。是以不令一體開列。所以重官階而防越次也。但思陞與

轉各自不同。舊例相仍。未為明晰。如侍郎應陞尚書。設令尚書缺出時。其官品未及侍郎者。原不在應開之列。若本係右侍郎。即屬應陞尚書之人。其循例轉左。於官品初無分別。乃因其轉左在尚書出缺之後。即於本內扣除。反不如前任右階之得以與名。於情理未為允協。推之翰林讀講缺出。所有應陞之左右中允贊善亦然。此皆相沿前明故套。亦猶武職大小銜之節次遞加。故為條目紛繁。潛

滋淆混。今武職加銜之弊。久已刪除。此等陞轉舊例。亦宜酌量更改。以祛膠柱刻舟之習。著吏部通行分別詳查。除出缺在前陞補在後之員。不應開列應陞者。仍照舊辦理外。其有舊例拘泥未妥者。概行酌量定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近來各省督撫。因採辦滇銅。購運每羈時日。紛紛奏請停鑪減鑄。固就該省情形。為一時權宜之計。經戶部議覆。均已准行。第思錢法貴於流通。近日錢價頓平。自

由鑄錢日多之故。今各省皆請減鑪座。此後官鑄錢文。即不能如前充裕。設市僧探知其故。或難免於藉口居奇。復增錢價。於錢法甚有關係。不可不豫為籌畫。著傳諭各省督撫。其已經酌減鑪座省分。暫照原議辦理。不必重事紛更。倘或將來錢價稍昂。局銅寬裕。仍應隨時酌量。以復舊規。其未經議減各省。務須通盤籌計。期使錢值常平。如有必不得已。籌及減鑪者。亦祇可於續添鑪座內。暫為通

融酌減并須覈局存餘錢足敷遞年支放方為妥善不得概請停鑪減卯致礙錢源著於各督撫奏事之便傳諭知之○以病休廣西太平府屬安平州土知州李伯子廷攔襲職○庚戌四川提督董天弼奏甲金達距堯磧八十餘里小金川於甲金達對面山梁要口修有碉房二座臣帶領將弁於二十四日併力攻擊斃賊十數人餘皆退入碉房連日礮打未能即破山梁北下係沃克什牛廠即小金川來路二十七日臣分兵繞道潛往戮守牛廠賊二十餘人又將牛廠據住至二十八日半夜賊番直撲營盤官兵俱有准備施放鎗礮賊番退走牛廠東北尚有橫亘山岡賊番在上修卡又分路上攻立時占據至十一月初一日從所占山梁向上攻擊賊番驚逃所有木坪沃克什及小金川三土司交界要隘已全攻獲自此向西北進兵一至本布爾秦岡即距美諾不遠由東北四十餘里可直

救達木巴宗今沃克什土司色達克拉之弟雅滿塔爾自達木巴宗突出稟稱知救兵已至專候速進內外夾攻等語臣思達木巴宗待救甚急且相離較近若將圍困達木巴宗賊兵先行擊破則已出巴朗拉之後俟副將軍溫福迅赴西路兩面夾攻至巴朗拉道通則小金川進兵之地又不止於本布爾秦岡一處臣當會同溫福妥商辦理分路進兵速期剿滅諭軍機大臣等據董天弼奏攻得甲

金達山梁並占據牛廠所辦稍有起色其地既去達木巴宗不遠董天弼自當乘此勝兵進攻達木巴宗以扼巴朗拉之後路且色達克拉之弟既能逸出則達木巴宗聲息已通內外夾擊施功尤易據董天弼奏稱攻取牛廠繞道潛往可以邀截而得可見攻勦要策必當避其堅碉尋覓間道始為事半功倍至僧格桑敢於圍困沃克什抗拒官兵情罪實難輕宥設逆酋因我兵全力進攻勢難支禦

金達山梁並占據牛廠所辦稍有起色其地既去達木巴宗不遠董天弼自當乘此勝兵進攻達木巴宗以扼巴朗拉之後路且色達克拉之弟既能逸出則達木巴宗聲息已通內外夾擊施功尤易據董天弼奏稱攻取牛廠繞道潛往可以邀截而得可見攻勦要策必當避其堅碉尋覓間道始為事半功倍至僧格桑敢於圍困沃克什抗拒官兵情罪實難輕宥設逆酋因我兵全力進攻勢難支禦

窮蹙乞降。斷不可許。節次所降諭旨甚明。阿爾泰。溫福。務須遵朕前旨。分路夾攻。直搗巢穴。擒獲逆孽。分定其地。切勿稍存姑息。遷就完事。○命大學士高晉。戶部尚書素爾訥。俱在紫禁城騎馬。○是日起。

上以久至祀

天於

園丘齋戒三日。○辛亥。諭兩淮商人於提引案內。應行賠繳銀兩。業經加恩分限十年完交。

上年巡幸天津。復加恩於原限之外。再展限六年。以紓商力。此次該商等來京恭辦

慶典。歡欣忭躍。倍著惓忱。所有應繳未完之項。著加恩再行展限三年。按數納完。俾商力益得寬裕。以示推

恩體卹至意。○欽差侍郎桂林奏。臣馳赴軍營。經過各土司地方。見茂紐等處山隘橋梁。俱屯兵防卡。至駐兵處詢問。宋元俊據稱。賊番狡惡。日則全伏溝中。夜則潛入拒守。大礮攻

擊石礮。不能驟塌。尚未攻克。現在兵練雖有八千餘。除分防各卡隘外。漢土官兵僅一千九百餘。每得一處。即須防守。兵數恐不敷用。再此處近地別無間道。惟汗牛一路。距約咱一百六七十里。若多調官兵。分路並進。即可殄滅等語。臣初蒙恩命。軍旅重情。何敢稍涉孟浪。但止此用礮相持。徒為坐待之策。必至老師糜餉。現令宋元俊等駕馭巴旺。布拉克底土兵。倘能越嶺壓山。攻破約咱。已據小金川險要門戶。可將防兵酌量移撤。並將成都所調滿兵一千名。陸續到來。以資調遣。向後得地既多。駐兵不可不備。果有不敷。副將軍溫福將次可到。容會議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桂林奏。攻勦約咱情形。未免過於遲緩。桂林既至該處。當同阿爾泰速籌勦擊之策。督催進兵。與溫福董天弼三面合擊。使逆酋首尾不能相顧。庶可剋期集事。至桂林以越嶺踰山。專責土兵。殊屬非是。土兵雖較習地利。

亦須官兵酌配同行方為合理。此等土兵並非額食官糧之人。第因其原係內地土司所屬。用兵時派令出力。固未為不可。但我綠營兵衆平日坐糜糧餉。及遇越山勦賊之事。輒存畏縮。專以屬之土兵。致令勞逸不均。於情理既未平允。且國家豢養若輩。有事不能得其實濟。則常時之設營教養。又復何為。即伊等坐視土兵成功。自甘無用。亦寧不稍知愧慙。況土境有事。仍藉土兵攻勦。官兵幾同虛設。又豈不為其所輕。此於邊務番情。甚有關係。顧可專用以克敵制勝。不為熟思妥計乎。至宋元俊前此收復明正土司侵地。及攻克仲濃等處。頗為奮勉。是以加恩由遊擊特擢副將。乃自抵約咱以來。不知感激勵勇。安坐不前。此乃綠營庸劣惡習。甚屬不堪。阿爾泰等當諭宋元俊痛自改悔。毋自貽戚。又桂林摺內稱。尚後得地既多。駐兵不可不備等語。尚未合行軍要領。現在我兵尚未深入。所得

明正侵地。宜防賊匪來爭。自不得不駐兵防守。若既已得其要害。度賊匪不能於他道越過。止須於扼要處所。駐兵以斷其來路。外此更無庸顧慮。若得一賊境。即添駐一路之兵。無論兵力愈分愈單。不敷奮擊之用。且安得如許士卒。分派防守。從前平定準部。回部時。我兵乘勝深入。並未瑣屑措置。若此。溫福深知其詳。阿爾泰、桂林等無難札詢也。再所稱茂紐等處山隘。現在駐兵防卡。山後即係金川所占革布什咱地界等語。我兵齊集合勦。自可計日攻破賊巢。擒殲逆豎。若索諾木見小金川已破。心知畏懼。斂跡退歸。或詣軍營謝罪。原可宥其既往。不必復加窮究。止須查辦革布什咱勾通構釁之人。重加治罪。於被戕之土司後裔。慎選繼立。撫定其地。則革布什咱之事。亦可完畢。若索諾木於勦定小金川後。仍然罔知忌憚。屯聚不退。即當以我勝兵全力。勦擊金川。亦屬一勞永逸之計。阿爾

泰溫福等當深體朕意。隨機酌辦。以靖邊徼。
○又奏。清溪以南。至打箭鑪等處。運送軍糧。
藥彈。最關緊要。背夫運腳銀兩。必俟司庫撥
給。未免緩不及事。今打箭鑪同知庫貯。尚有
銀二萬餘兩。此內暫支八千。分發附近各站。
俟司庫撥到歸款。得旨嘉獎。○又奏。軍需各
項。用費浩繁。川省備貯銀一百五萬兩。原為
緩急之需。已支用三十七萬七千餘兩。僅存
六十七萬餘兩。不敷應用。懇勅近川省分酌
撥銀三百萬兩。迅速解川。以備接濟。得旨。該
部速議具奏。尋議。湖北。湖南。各撥三十萬兩。
廣東撥六十萬兩。又於廣東鹽課內撥六十
萬兩。廣西撥一百二十萬兩。共撥銀三百萬
兩。令各督撫派員解往。從之。

實錄卷百六十六

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六

實錄卷百六十六

十一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七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大學士文淵閣領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黃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十一月壬子

上詣

南郊齋宮齋宿諭曰護軍統領多敏著馳驛前往烏里雅蘇台辦事癸丑冬至祀

天於

圜丘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甲寅以上

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皇太后尊號遣官告祭

天

地

太廟

大社

大稷恭上

皇太后奏書大學士由內閣奉奏書出陳設

綵亭上華蓋御仗前導導迎樂作內閣禮部官

前引大學士學士禮部堂官隨引至暢春園

宮門外樂止大學士奉奏書入至

九經三事殿。置正中黃案上。內監總管恭奉奏書。詣

皇太后宮陳設。

上禮服。詣暢春園。問

皇太后安。恭進奏書。禮成。奏書曰。臣聞德為福基。名因實懋。介延洪於純嘏。履祥允協乎安貞。隆愛敬於尊稱。颺頌彌增。夫第祿閔庠。丕顯鉅典。宜崇欽惟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皇太

后體順凝禧含章禔祉

璇闈晝永。頤和備尊養之儀。

寶幄春融。導豫錫貞恒之祚。勗勤思於宵旰。卅

六年化叶修和。衍慶惠於春秋。億萬里恩周

服屬本

鴻仁為徧。獲欣鳳紀之頻增。恭逢

八旬萬壽之昌辰。

春暉正永。喜愜

五代一堂之盛事。

慈蔭方長。蓋

繁釐為簡牒所未聞。而大禮實臣民所咸仰。前此重光紀歲。聯珠合璧。早兆休徵。今茲冒卯。占年納賁。獻琛還符。瑞應布達。喇山莊肇建。聯情用輯。諸藩衛拉特。沙塞偕徠。陪宴兼收。全部爰集。冠紳而將舞蹈。敬成

冊

寶以篤

尊親上稽

皇祖之隆規。方貢倍珍。夫刻玉虔晉

聖慈之徽號。儀型尤重乎范金

茂典聿昭

洪稱永洽。伏祈

聖鑒俯賜

慈俞。臣不勝慶忭之至。謹奏。○幸圓明園。○乙

卯。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奏。安南國王移咨。欲將黃公纘一案。附貢具奏等語。已令軍機大臣代擬檄稿。寄發該督。接到時。即照例

繕寫速為發往如該國奏章業已附貢到粵亦不必復行駁回聽其自行陳奏俟奏到時再為辦理至所進金銀各器若非常貢所應有專因附奏私事而設則理不當留但該督亦不必駁回已交軍機處存記俟其奏到一併交部議駁將此傳諭李侍堯知之○兵部奏現在纂修則例有應改定規條疏通選法者臣等悉心酌議四款一衛千總歷俸五年調取引見後並未定有再行甄別之條請照

營千總例一體甄別一降調人員即於降調本內查明該員由營缺降調者以營缺遞降補用衛缺降調者以衛缺遞降補用一各省駐京提塘三年期滿如有人材壯健者帶領引見可否以營守備用恭候欽定年力衰邁者飭今回籍不准選用一歷科揀選過之三等武進士請照元年十六年例復行揀選一次其三等武舉亦照此例從之○丙辰上奉

皇太后御輦乘騎前導王以下文武各官暨大臣命婦并在籍紳士人等各於恭祝

萬壽亭前跪迎賞賚有差

皇太后駕還宮

上還宮○恭上

皇太后徽號冊寶

上禮服於太和殿恭閱

冊

寶畢奉安

綵亭上前行

上升輿隨後由右翼門至永康左門

上升輿行至慈寧門外東旁立

冊

寶陳設正中黃案上

皇太后禮服升慈寧宮座儀駕全設中和韶樂

作

上詣正中拜位跪左旁大學士捧

冊

寶依次跪進

上受恭獻授右旁大學士跪接置正中黃案上

宣冊官宣寶官跪宣

冊

寶訖

上九拜禮成

冊文曰璇闈錫羨德施昭曼壽之徵蘭殿敷慈

福集紀鴻名之燄際自古希聞之大慶祥軼

義軒晉從今遞積之

徽稱音揚任如孚歡陬陔洽喜清寧欽惟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皇太

后陛下厚德頤恬繁禧垂裕禔源昌熾履箕範

之斂敷順氣彌綸協坤輿之光大天開

聖節景迓長春欣

八表之崇登祝

萬年之介祉疊遵

懿訓寅奉

怡顏依愛日以循陔舞綵逮六旬以上戴

春暉而負宸垂衣臻三紀於茲膝繞雲初臚嘉

祥於五世野多耄耄開壽宇於八方有慶則

兆民同尊

親以天下養頌賡偏德疊蠲二稅以阜成雅詠

作人聯啓兩闈而彙吉四言下管新苞茂之

瑤宮萬歲呼嵩掖省巡之

翟輅維錫類承歡之茂集總合羣黎百姓之心

凡家慶國瑞之駢臻皆由

聖母一人之福載稽舊典式備多儀制更重於

祥金禮特隆夫嘉玉用宜延喜珍來西母之

琯環矧乃象功貢底闡河之璆璧彝章肇定

顯號洵加謹告

天

地

宗廟

社稷率諸王貝勒文武羣臣恭奉

冊

寶上徽號曰

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安祺皇太后肅布愉悰虔申祈頌繹彖辭之應地安乃永貞次詩什於生民祺維介景捧瑤箋而獻籙陳芝牒以迎釐伏願

純嘏長綏第祿彌劭律生萬事之本八暢元音籌添億歲之盈十基積數從此京垓演策川長山壽躋悠久於坤元章節引年日升月恒益增興於天保謹言○諭據勒爾謹奏本年陝省鄉試有華陰縣生員張凜年八十四歲

西安府學生員楊生華年八十一歲均鼓舞觀光文藝完整等語今歲恭逢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所有順天等省應試諸生年逾耄耋者業經陸續加恩特賜舉人用彰士林嘉瑞今陝省之張凜楊生華俱以高年從事棘闈勵志可嘉著加恩一體賞給舉人俾得慰志叨榮以廣

慶澤○欽差侍郎桂林奏查進勦小金川現有三路一從瓦寺之巴朗拉直入金川咽喉是

為大路次從甲金達救援達木巴宗而趨美諾攻擣小金川腹心是為中路再次則遶小金川尾閭由約咱進攻僧格宗是為末路此一路自打箭鑪至約咱經過茂紐等處俱與金川所占革布什咱地界相連自不應由此而進臣細加察訪始知阿爾泰原因籌辦革布什咱一案駐劄打箭鑪又值小金川潛行肆逆攻圍沃克什並奪取明正地方遂飭宋元俊等統兵前進宋元俊帶領現有之兵並

駕馭巴旺布拉克底收復明正之納頂邊谷等處阿爾泰並未通籌全局即思由此進取繼而宋元俊統兵渡河克復明正地方并克小金川扎功拉等寨所得碉卡均須留兵防守及至約咱兵力既分遂難深入嗣宋元俊屢以添兵為請又復游移中止今聞董天弼已克甲金達山梁副將軍溫福復帶兵改赴西路兩處悉銳以擣賊巢阿爾泰此時支絀屢見勢不得不議請添兵誠為迂緩但該酋

等狼狽為奸。設金川或阻歸途。或斷糧道。關係非輕。若竟徹兵改途進發。已復之地。又為金川所有。更復成何事體。是約咱本屬無足重輕之地。致成最關緊要之區。必須大增兵力。分防各隘。並派撥兵練訪覓間道。直趨美諾。襲取賊巢。現督將領相機進攻。與木坪已朗拉兩路。遙為聲應。俾賊首尾不能相顧。以期迅奏膚功。又大學士管四川總督阿爾泰奏查明正土司地方。與金川所占革布什

咱。連界處甚多。自喀勒塔爾以至茂紐東谷。剛察章谷一帶。約三四日之程。均係現在進攻約咱之後路。據布拉克底差人密告宋元俊言。小金川屢求索諾木發兵阻截大兵糧道。宋元俊措詞譯諭。以安其心。索諾木始行徹兵。又小金川防所屬番民投順內地。將各路賊番調換守卡。使有家室可戀。並於約咱碕內。刨挖地窖。碕外刨挖土壕。皆如金川當日之故智。南路兵練雖有八千八百餘。但此

內派赴各糧站山梁碕卡防禦外。進攻約咱之兵。不過二千。實不敷用。且喀勒塔爾等處。界連革布什咱。防兵尚覺單弱可虞。索諾木此時雖未敢妄動。但或慮及唇亡齒寒。且為小金川勾結。萬一絕我糧道。關係匪輕。計南路喀勒塔爾。茂紐章谷一帶。須添兵五千。始足以壯聲勢。並可消阻索諾木之異志。約咱軍營須添兵三千。方足以迅速攻取。懇於附近川省之貴州。陝甘。湖廣等處。共撥兵八千。

選派勇幹將領。速帶來川。仍令川省各營招募新兵數千名。隨時撥用。諭曰。阿爾泰辦理小金川之事。養癰玩寇。漸成大事。自五月內。即往打箭鑪駐兵三月。有餘株守不動。及接朕節次。促令進兵之旨。始行拮据。籌畫調兵造船渡河。為攻擊之計。以致賊番得以從容設碕支禦。是官兵之未能迅速進攻。皆由阿爾泰貽誤。朕復促令督兵直進。始移至章谷。旋次約咱。到約咱後。又已匝月。仍然按兵不

進及聞溫福將到始趕鑄大礮計圖掩其遲延之跡其心更不可問朕屢加開導不啻十餘次冀其痛自猛省以收桑榆之效初不料其執迷不悟一至於此總督統理全省軍務於邊陲要地撫馭諸番尤其專責況阿爾泰係滿洲大學士當以國事為重乃竟漠然不以為念惟圖掩飾偷安直至此日始請添兵攻勦意存諉卸若他人如此負恩貽誤即當按軍法從事朕尚念阿爾泰平時辦事之誠

暫從寬典阿爾泰著革去大學士總督留於軍營辦理一切軍營糧餉等事効力贖罪若再稍有遲誤即於軍營正法示衆伊在川日久地方情形皆所熟悉一應大小文武皆其舊屬斷不致因其罷職呼應不靈若果有抗違不從阿爾泰原不妨據實奏奏即將違誤之人重治其罪溫福著加恩補授大學士所有四川總督員缺即著桂林補授將此通諭中外知之○又諭曰溫福奏經過瓦寺地方

該土司等撥夫修道小心恭謹等語各土司所屬土兵番衆有隨營攻勦及修路運糧踴躍奮勉者自當量為獎勵俟成功再予加恩著溫福會同該督桂林查明出力各土司作何酌賞之處即行妥議奏聞候朕降諭旨以示鼓勵○丁巳

上奉

皇太后幸壽安宮侍宴至乙丑皆如之○諭曰素爾訥著調補理藩院尚書戶部尚書員缺著舒赫德補授舒赫德未到京之前所有戶部尚書事務仍著素爾訥兼署戶部侍郎員缺著福康安補授○又諭湖北京山縣逆犯嚴金龍等潛逃未獲一案該督富明安業經親往督辦而該撫梁國治復奏隨同前往當即批諭此係總督之事汝應在省靜鎮蓋以巡撫綜理通省刑名錢穀事務較繁既有總督親往該撫自不應再行出省且徒致跡涉矜張於事何益若提督李國柱雖駐劄湖南

原係管轄兩省。緝拏要犯乃其職任所當為。當一聞查拏嚴金龍之信。理應迅即親往督辦。何得僅稱飛札督撫二臣。並飭委中軍參將等分途前往。僅照尋常案犯移文協緝完事。甚屬非是。是以於摺內批飭。何不親往。此二人一以去而止之。一以不去而督之。各皆有故。非漫為批示也。向因外省封疆大吏。遇地方有親行督辦案件。輒徂於養高偷安之積習。一切委令司道等承辦。希圖苟安塞責。

屢經降旨訓飭。庶幾錮習稍悛。但督撫或近在同城。該督既已親行。該撫即應在省綜理諸務。以資彈壓。自屬理所宜然。若提鎮等平日既係不理民事。於督捕重務尤屬責難旁貸。一經得信。即當親自赴彼查拏。所屬員弁自必加緊根緝。而重犯亦可不致遠颺。倘以督撫既經公出。該提鎮竟自遷延不行。則其平日所云奉職者。復有何事。國家設官。又安用此深居簡出之戎閫將領為耶。此乃政體

官方明白易曉之事。况前此因事教誡。不惜諄復再三。何尚不知痛自改悔。若此。至督撫等近來辦理重案。雖已頗知奮勉。不敢仍蹈故轍。設因朕諭止梁國治一事。或彼此觀望遲迴。妄分畛域。是不能善體朕意。獲咎益重。更難逃朕洞鑒也。將此通諭各省督撫提鎮等知之。○諭軍機大臣等。川省現有之兵。不敷分派。昨已有旨令陝甘貴州督撫。迅行調派赴川。計川省再得此五千。兵力更厚。逆酋

見官兵聲勢既盛。統兵大臣又不似前此因循。必懼而乞降。但僧格桑頑梗逆命。情罪實為可惡。斷不可允其所請。逆酋若至軍營求告。即當就勢擒拏。選派侍衛及文武幹員。解送京師。盡法處治。所謂兵不厭詐。斷不可拘拘於撫夷小信。及不殺降人之常說。以至誤事。溫福等當務其大者。遵旨而行。又阿爾泰奏。董天弼在德爾密失迷之千總韓世貴。經小金川送出等語。此即逆酋詭譎。豫為將來

求降地步。更不宜為其所惑。韓世貴因何留於小金川。及小金川逆酋。如何將伊送出之故。必細加詢明。分別辦理。溫福。桂林。兩路。不拘何處。於該千總解到時。即行查明具奏。仍著派員伴送來京。至於不許僧格桑求降之意。亦不宜豫為宣露。若逆酋知其罪在不赦。及至勢窮力蹙。竄入金川。則其事仍不能了。或僧格桑逃往金川。即當曉諭索諾木。勒取如彼。即將逆酋獻出。而又退還所奪革布什咱

之地。亦可無庸再辦。若金川敢萌負隅之見。抗不遵命。是索諾木即係叛黨。必不可顯預了事。但金川地勢險隘。較之辦理小金川。更須厚集兵力。恐現在所增陝黔兩處之兵。仍屬不敷。而近省湖廣之兵。又不甚適用。如將來必須征勦金川。莫若於健銳火器各營內。揀派二千餘名。前往川省。可抵綠營數萬人之力。於事自為有濟。著傳諭溫福。桂林。豫為籌畫。據實奏聞。以便及早選發。剋日奏功。○定

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奏。臣於初十日抵臥龍關。總兵福昌。先已帶兵進駐鄧。仍計距臥龍關一百餘里。臣一日即可趕至該鎮營盤。查福昌前因兵力單弱。未能前進。所以巴朗拉賊匪。情形未能深悉。俟臣抵彼時。覓路進剿。至由滇赴川之黔兵三千名。計抵軍營。須在十一月盡。十二月初。臣現帶滿漢官兵五百餘。加以福昌處所有兵一千七百餘。共二千二百餘名。兵力實未充裕。臣抵山神溝。鄧

仍等處。察看事機。如果刻難少待。即就現有之兵。奮力前進。倘不得不稍集兵力。則俟黔兵三千名到齊。併力進攻。似此三路會剿。不但沃克什地方。可全克復。而小金川逆酋。亦斷不能稍稽殲戮。萬一賊人死守窟穴。尚藉添兵。臨時酌量情形。謹遵諭旨。一面飛調黔省續派之二千。並文綬選備之陝甘兵二千。務在掃穴擒渠。一舉集事。得旨。所見俱合。機宜。竚俟捷音。○戊午。賜三班九老宴遊香山。

命於次日赴乾清門內。令畫工艾啟蒙繪圖。文職九老。顯親王衍潢。恒親王弘暉。大學士劉統勲。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官保。吏部尚書託庸。刑部尚書楊廷璋。理藩院尚書素爾訥。刑部侍郎吳紹詩。工部侍郎三和。武職九老。都統四格。都統曹瑞。散秩大臣國多歡。散秩大臣銜甘都。副都統伊松阿。副都統薩哈岱。副都統李生輝。副都統福僧阿。副都統色端察。致仕九老。刑部尚書銜錢陳羣。內大臣福

祿。禮部尚書陳惠華。兵部侍郎彭啟豐。禮部侍郎銜鄒一桂。左副都御史呂熾。內閣學士陸宗楷。詹事府詹事陳浩。國子監司業銜王世芳。○軍機大臣等議覆。江寧將軍容保奏。稱乾隆三十二年。開墾江寧教場廢地。三千四百畝。每年徵租銀一千五百六十四兩。請將此項。分給八旗佐領官學公費及兵丁運腳。應如所請。造冊報部。從之。○陝甘總督文綬奏。臣奉旨。遵將調兵選將。及籌備軍械馬

匹。沿途供支糧料各事宜。分析籌辦。一。固原西寧鎮標協營。及西安提標協營。素稱勁旅。且與川省相近。請於固原各屬選兵一千。西寧各屬選兵一千。西安提標各屬選兵一千。密咨各該提鎮挑選。准備帳房軍械等項。俟川省咨文到日。即刻起程。一。領兵將官。必須熟練軍旅。曾經戰陣之人。方於統率有益。查延綏鎮總兵書明阿。熟悉營伍。曾在西路出兵。可當統領之任。再向例每征兵一千名。需用

將備二員。選帶本營千總。外委。十餘員。查河州協副將色倫泰。甘標遊擊馬正國。督標都司辛大用。固原守備靳陞。均屬曾經打仗。頗為奮勇。堪勝帶兵進剿。請將總兵一員。作為統領。副遊都守四員。作為領兵官。俱令密行整備。俟川省咨文到日。將固原。西寧。兵二千。分領進征。其陝省領兵將官。已咨商西安提督汪騰龍。遴選酌調。並交書明阿。一併統領。一。官兵起程。例給俸賞。行裝銀兩。但此時密

籌豫備。不便先行支給。應俟川省咨調到日。即於所屬。不拘何項銀兩。先行墊發。隨後赴司領回歸款。至馬匹最關緊要。其征兵撥缺馬匹。即令照例隨時買補。沿途所經之處。借支口糧料草等事。亦俱先期密備。得旨嘉獎。○己未。諭據諾穆親奏。請將乾隆三十四年大計。展至三十七年補行。其三十七年大計。展至三十八年秋舉行一摺。已批交該部議奏。部中不過按例議覆。該撫此奏。殊於事理。

未協。滇省三十四年。屆當大計。因辦理軍務。未及舉行。展期固所應爾。今既節年遞展。至三十七年。適與該年大計之期相遇。自應合併辦理。具摺奏明。以歸簡易。方為妥協。乃必拘定期限。分年遞辦。其間僅閱一載。服官之人。無多更易。該撫將於三十七年察覈時。豫留地步。以待來年乎。抑第就此一年中新任。未滿三年之數員中。謬加舉劾乎。殊覺拘泥可笑。督撫等辦理地方事務。宜諳曉大體。即

有應行酌量變通之處。亦宜酌理準情。奏聞請旨。胥歸允當。似此刻舟膠柱。殊非實心任事。察吏程材之道。諾穆親著傳旨申飭。仍將此通諭各省督撫知之。○庚申。諭。今年恭逢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慶洽敷天。在京及各省在籍人員。設立經壇。虔申誦祝。經軍機大臣等查奏共二千五百餘人。該員等或尚在需次。或已就廢閒。其中多有跋涉遠來者。宜加渥澤。以廣

慈仁。所有休致。及候補。候選。降調。候補。現有職銜之員。並無處分者。均著各加一級。其候補。候選。人員內。有應於補官日。降一級留任。及到部遲延。傳喚未到之。停補。停挑等。照例議處者。俱著免其處分。無庸再予加級。其革職大員內。除德爾格。錫特庫。顧汝修。吳必達。四員。無庸加恩外。其鄂忻。李淑忠。高琦。馬之駙。張曾敞。諾敏。熊繹祖。宮兆麟。藍欽奎。曹曰理。陳應鍾等。俱著降二等。賞給職銜。其餘革職。

文武各官。俟查明緣事情節。再行分別降旨。用昭錫類。推恩盛典。○又諭本年恭逢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普天同慶。順天府屬紳

士人等。建設經壇。共申慶祝。京師為首善之地。近仰

慈暉。伊等抒忱倍切。允宜特沛殊恩。以昭盛典。所有恭與祝

釐之紳士人等。除溫葆經。張冲之。高思忠。余璇

四員。情節較重。毋庸加恩外。其餘均著照十

六年二十六年兩次之例。休致。候補。候選。及

現在原有職銜者。均各加一級。革職者。復還

原銜。革職內有餘罪者。降二級。賞給職銜。其

無可降等之微員。仍給與原品頂帶。俾得共

邀渥澤。用廣

慈恩。○諭軍機大臣等。現在進剿小金川。總以

速擒逆酋為最要。蓋僧格桑之敢於抗拒。恃

與索諾木狼狽為奸。若僧格桑就擒。不但小

金川可以永除後患。即索諾木亦必聞風畏

懼。其事更易於完結。設或僧格桑見我兵勢

盛。自度力不能支。逃入金川藏匿。自不得不

向其勒索。若金川即將逆酋獻出。並將所占

之革布什咱退還。原可置之不究。倘索諾木

頑梗負固。敢與小金川黨惡。抗不擒獻。其勢

斷難歇手。小金川乃內地土司。豈容其抗命

逋誅。即金川亦曾受土司印信。非如從前阿

睦爾撒納。舍楞之逃入俄羅斯可比。若竟釋

而弗問。何以震懾番眾。綏靖邊陲。朕非喜於

用兵。乃溫福等在軍機處所深知者。且現在

西北諸部。蒙古回人。盡為臣僕。幅隕不為不

廣。豈肯於叢爾璽陬。復輕黷武第。萬一兩金

川勾結。竄匿稽誅。則金川即屬叛黨。勢不得

不移兵申討。又豈可因其地險。畏難中止乎。

昨據阿爾泰奏。有宋元俊探知小金川。差人

求金川發兵。阻截大兵糧道。經宋元俊譯諭。

索諾木不敢幫助。小金川之語。雖不足信。但

其外貌尚不敢顯然抗違。溫福等當酌量機

宜或有應檄諭索諾木。不使結連滋蔓之處。不妨令宋元俊設法開誠曉諭。俾其遵奉教約。但須察索諾木果出誠心。方可宥其已往。倘或賊情詭詐。暫時面從。為緩兵之計。則斷不宜於輕許。蓋兩金川之敢於抗違。實由阿爾泰等連年姑息因循。致逆酋毫無忌憚。即前此辦理金川之事。亦不過將就完局。未能大示創懲。而索諾木、僧格桑又皆頑狃無知。不能如郎卡之畏威知罪。自不可不加之整

飭。若復如當年辦理金川之曲示包容。或我兵甫退。賊衆復屯。無論往來勦擊。徒涉煩勞。且復成何事體。至所云小金川欲求金川發兵。阻扼大兵歸路之處。諒不至如勒烏圍。噶拉依之險。賊能來。我亦能往。當於何路派兵直入。或可直搗賊巢。易於攻取。溫福等應留心措置。以收扼要之益。再山川形勢。乃行軍先務。前諭阿爾泰等繪圖呈進。已經兩月有餘。尚未奏到。溫福、桂林。務即速為辦妥。進呈。

庶可悉其地理。至將來若尚須征勦金川。則現兵續調者。恐不敷用。溫福等如亟須添兵備用。速行奏請。選派京兵前往。既已用兵。即不當惜費。朕於軍旅大事。從不少靳。況兵多而速於成功。較之兵少而老師糜餉。其相去更不可同日語也。今阿爾泰已經罷斥。此事專屬之溫福、桂林二人。當實心任事。勉力為之。剋期奏績。以副恩眷。○又諭前董天弼奏十月二十四日。已攻得甲金達山梁。並得

牛廠等處。可以直取達木巴宗。據稱其地去美諾不遠。何至多延時日。而沃克什土司之弟。又從達木巴宗逸出。稟俟援兵一到。即內外交攻。施功尤易。因何復有阻滯。不即趨赴達木巴宗。殊不可解。著傳諭董天弼。即將現在攻勦情形若何。迅速覆奏。仍一面督率兵衆奮勇進攻。如其直搗賊巢。擒渠定地。自當量功優叙。若稍有觀望畏阻。其取罪亦不小。昨因阿爾泰因循玩誤。已降旨革退。留於軍

營効力。董天弼前亦屢經貽誤。罪無可辭。朕曲為寬宥。特以伊現在帶兵。尚屬稍知出力。姑暫緩其處分。以勵後效。董天弼身係武臣。若稍有違誤。即當以軍法從事。不能如阿爾泰之僅予罷斥也。○辛酉。

皇太后聖壽節。遣官祭

太廟後殿。○

上詣

壽康宮行慶賀

皇太后禮。王大臣於

慈寧門。衆官於午門行禮。○

上詣

慈寧宮侍

皇太后宴。綵衣舞。奉觴。皇子。皇孫。皇曾孫。額駙

等。以次進舞。禮成。○以加上

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安祺皇太后徽號禮成。頒詔天下。詔曰。朕惟宮庭集祉。聿闡起化之原。海寓抒忱。晉効臚懽之祝。矧際盛

希聞於自古。福備箕疇。而延禧兼懋乎方來。慶餘義盡。既撰辰而稽典。宜申命以用庥。爰洽彞章。式敷愷惠。欽惟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皇太后。至德儲祥。深仁篤祐。坤成厚載。萬方崇養。志之忱。泰運光亨。三紀荷持。盈之

訓。當紫籙觴稱

八袞。正黃鍾琯叶一陽。六旬舞綵躬親。五世聯吟。繼晉班分九老。番番同會觀。酺賜逮百年。

袞袞並叨進秩。掖

輦而東。皇獻錄。天門修望岱之儀。陪筵則西旅輸琛。月媚與呼嵩之列。先辛與先庚迭應。景祚駢臻。式金將式玉。尤珍鴻章特備。十六字為序。為頌。述德方長。

億萬年得壽得名。承

歡允協。祇告

天。

地。

宗廟

社稷於乾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丙辰率

王公文武羣臣恭奉

冊

寶加上

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皇太后徽號曰

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安祺皇太后安著頤和之永恆應地德以無疆祺徵福履

之恒綏迓天庥於滋至用溥尊

親之化彌宏

錫類之恩所有應行事宜開列於後一五嶽四

瀆等祀應遣官致祭著察例舉行一歷代帝

王陵寢先師孔子闕里應遣官致祭著察例

舉行一親王福晉以下奉恩將軍之妻以上

俱加恩賜一公主以下鄉君以上俱加恩賜

一滿漢大臣命婦年六十以上者俱加恩賜

一外藩王福晉以下公妻以上俱加恩賜一

在京滿漢文武各官俱加一級一內外大小各官除各以現在品級已得封贈外凡陞級及改任者照新銜封贈一凡試職各官俱准實授一國子監貢監生及官學教習免坐監期一月一各省儒學以正貢作恩貢以次貢作歲貢一滿漢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該管官細加咨訪確具事實奏交禮部覈實以憑旌表一滿洲兵丁原係披甲効力行間因疾病年老閒住者著加恩賜一八旗滿洲蒙古漢軍兵丁及扎薩克喀爾喀等蒙古年七十八十九十以上者分別賞賚至百歲者題明旌表一軍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一丁侍養免其雜派差役八十以上者給與絹一疋棉一觔米一石肉十觔九十以上者倍之至百歲者題明旌表一凡嶽鎮海瀆廟宇有傾頽者該地方官估計工料具奏修葺以昭誠敬一歷代帝王陵寢有毀壞者該督撫查明具奏修葺一各省道路橋梁間有損壞者地方官查

明修理以利行旅。一直省有坍沒田地。其虛糧仍相沿追納者。該地方官查明咨部。奏請豁免。一從前各省偏災地方。所有借給貧民籽種口糧牛具等項。查明實係力不能完者。著予豁免。於戲山鏡符呈仁壽星雲登八伯之歌瀛籌算紀延洪雨露沛十行之詔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御製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

鴻稱積慶頌書屏恭進

皇太后曰。臣聞思齊顯德。徽乃播音。繁祉介眉。慶宜歌頌。維天保之福孔固。以莫不增。由嘉樂之佑自申。必得其壽。系萬萬而推軒紀旋。八八以暢伶簫。列纂組以成文。效臺萊而稱祝。恭惟聖母崇慶慈宣康惠敦和裕壽純禧恭懿安祺。皇太后陛下。承天資始敘福用敷倪摯纘華駕如任之毓粹。撫原正域。本源簡之儲祥俾。

壽而臧昭

德之致日星以為紀歲以為量。惟曰至于萬年。子孫其逢吉。

身其康強。推而放諸四海。茲者苞符

介祉圖筮

衍祺。並悠久於兩儀。屈延洪之

八表。年符丕冒。運際悉新。月陽則庚兆大橫。日

德則酉占留熟駢彰

壽牒疊奉嘏詞。賦沿古詩之流。

五旬倣啟頌集羣經之液。

六甲環週洎乎

七十萬壽之年。祥呈合璧爰有六十三章之作。

體演聯珠爾乃吉祚大來。熙臺共上屯豐濛

汜晦服紈牛。阜遠渥洼道通練馬。耕有餘者

三九扇景獲甘蠲惟正者萬千。鏐租漕糈三

依

綵鷄標水誌以恬瀾四奉

和鸞漲沙壘而輦軸接析津之星次海近添籌

寫岱嶽之真形。山基積壽。廣途銓士。彙吉茅茹。特榜興賢。作人棧樸。槐街鄉祿。越百歲以扶鳩。棘院耆儒。錫乙科而鳴鹿。門旌人瑞。翁媼齊登。書授民時。義和增錄。凡皆寅循慈訓。九垓布大順之庥。實惟申錫。景禧六幕。蒸太和之氣。況復純嘏彌厚。戩穀罄宜。秉莊敬以日強。茂養恬之時引。

松齋留憩

頤凝性以加康。蘭塞迴瞻喜和神之益健。

膝前子帝

蔭越六旬。庭下孫曾支蕃五世。負黼宸而臻三

紀萃寰瀛以奉

一尊愛日方升

春暉久煦。每當嘉辰。令節宴侍

頽和荷承

溫語之有加。

謂可禮文之從簡。言不稱老。敢紆鞠脫之虔。命

滋益恭彌戴。

恩勤之德。且夫高堂華髮。競羨萱榮。前席綵衣。艷稱萊戲。適大年之眠食。事美含飴。羅問旦之兒孫。人夸點額。此在一門有喜。便成家慶。並受其福。故能以孝事。

親我

聖母長發其祥。是謂承

天之祐。慶逢祝

嘏忻展呼

嵩敞都福之庭

璇宮賁采。崇歸善之典

璫冊肇尊寶。瓊八鴻春盈瑞。露金函四果

壽普慈雲。擊壤聽歌。剡衢稱竿。筐篚備陳。庭之

實。絲綸宣

錫類之恩。嘉予九有臣民。共茲大慶。外逮四裔。君長。莫不來同。盛禮咸昭。上儀具舉。躋一世於仁壽。無疆惟庥。合萬國之歡心。有秩斯祐。臣愉殷酌。斗忭溢循。咳十六字義繹。鴻稱億萬年詞。申燕喜。結纏綿之至性。緒倍抽絲。迓曼羨之

貞齡。繡徽添線。鸞璫八疊。王母歌

介壽之章。雲錦七襄。天孫獻

長生之籙。兆綏

洪算。載晉長言。作頌曰。

昊緯凝命。誕畀我大清。累洽重熙。率俾紘瀛。厚

載光大。至哉

坤元。登虹附樞。亶毓祥源。肆台小子。依

暉即阼。尊以

聖母。養以天下。樹

德孔峻。納祿式固。夔乎煒而。三五靡並。

萬福來崇。

一人有慶。右第一章 崇維

聖母之慈。以篤藐躬。鞠育顧復。自我童蒙。六十年於茲。與日俱長。尚迪

懿訓。聿臻大同。夙興

瓊闌。其曷敢不宵衣。分甘

頤席。其曷敢不旰食。覆哉負宸。惟日孜孜。佐

歡適

豫頤副

翼貽。宣昭中外。維

聖母之慈。右第二章 慈宣

鴻化奕奕

德音洋洋。亦既康止。匪居匪康。掖

輦行慶。以巡四方。壽相臺懷。天中嵩洛。齊魯東

奄。吳越南宅。陪京甸服。及河喬嶽

惠綏萬民。慶賞乃作

睿顧以懌。而康而安

湛恩既申。祝頌闐歡。右第三章 康惠安土敦仁。坤輿

廣生。理大物博。蕃庶盈寧。秋弛輸結。夏貸稅

畝。藏富在民。財可以阜。數逾千萬

推澤敦厚。朝陽翹羽。中吐菁莪。有孝有德。式舞

且歌以

和召和。乃大和會。調幕登臺。兆民永賴。右敦和第四

章四

邳福垂裕。裕乃以民寧。長之養之。嚶嚶羣生。遊

於

化宇。皇之人多壽。其爾有位。國之耆耆。或祿成

均。或續賢書。或偕期頤。綽楔表閭。三元甲子。

循環遞嬗。維臣庶介

釐。維

聖母錫美。合萬萬人。奉萬萬算。右壽第五章倚歟

純禧。同天所燾。昔定武功。粵晉

大號。久底牧寧。文同五譯。馬貢龍駢。雁臣玉帛。

戊己告豐。畋田宅宅。一尉一候。誕受方國。維

德之純膺

禧單厚。遠至二萬里。奔走恐後。自痕都以東。咸

徠獻

壽。右壽第六章純周銘有言。惟恭則壽。昭哉

聖母徽柔是篤。課晴問雨。

心勩占農。率作蠶事。分繭稱絲。效功

暢春祁幄

壽康莘宮

端居慎動。示桀表冲。恪秉

淵懿。克勤克儉。彼哉明德。徒飾衣練。彤史書型。

莫窮紀撰。右壽恭第七

全德胥彰

顯名丕揚。第祿多益

慶辰迎長。儀備禮洽。彝典何加。摺

冊

東朝隆以苕華

令善高厚。莫贊一詞。吉語臚實。上祝

安祺其

安維何。如彼南山。其

祺維何。福海大環。引申繼續。京垓

紀年。右壽安第八壬戌。諭軍機大臣等。據方體

浴奏。本年十一月初六日。有夥盜夜入淮關

衙署持燈執械。剗去養廉銀二千八百兩。現咨督撫漕河諸臣。嚴緝查辦。並自請交部議處等語。監督職司權務。地方巡防緝捕。非其專責。方體浴於所居衙署。豈肯自致疎虞。所請處分之處。著加恩寬免。至關差公署。關係錢糧重地。防範更宜周密。乃竟有匪盜成羣。公然入署。剗取財物之事。非尋常失盜可比。該監督署後。雖湖濱荒僻。但平日署庫。自當設有弁兵。且漕運總河衙門。地在毗近。亦何

至漫無見聞。及時防護。現已諭知高晉。一面檄委妥幹員弁。加緊嚴緝。務期速獲。並著傳諭薩載。崔應階。吳嗣爵等。迅即飭令州縣營汛文武各員。設法購線。躡緝。俾此案盜犯。即行全數就擒。明正顯戮。大示懲創。毋任延玩。因循。致令稍有漏網。○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奏。阿爾泰由章谷進勦。雖距賊巢紆遠。然係兩金川接壤之地。既可攻擊小金川。更可使金川心懷顧忌。是此路官兵。亦不可

少。惟是約咱攻圍經月。未能進取情形。實未能深悉。提督董天弼。於十月二十四日。率兵往甲金達攻打。二十七日。占據牛廠。十一月初一日。甲金達山賊人棄碉遁去。官兵現距達木巴宗四十餘里。昨又聞該提督於十一月初七日。分兵兩路。攻奪賊人所建木城。未及占據。山梁被賊衝下。官兵受傷及迷失者甚多。且有遺失鎗礮之事。現飛札查明。確數具奏。至總兵福昌。雖報稱進至鄧。仍其實距

山神溝。僅數十里。今營內現存兵一千七百餘。經連次挫衄之後。兵氣頹懦已極。且董天弼前往木坪之時。凡有將就可使用者。俱行挑往。所存多係受傷患病之人。是該鎮福昌前次之進征。失挫及後此之株守。無能實屬咎無可諉。以目下情事而論。兵力疲弱。又當山路陡險。冰雪凝結之時。該鎮之不能速行進取。亦屬實情。因一時不得領兵之人。暫令該鎮管領原兵。以觀後效。俟將來覈定。奏明請

旨查福昌處所存之兵既不足恃。惟截留川北鎮兵三百。重慶鎮兵五百。未經挫失。尚可鼓勵前進。其滿兵二百。均已到齊。又於福昌兵內量挑一千餘。揆度目下事機。董天弼一路。雖未必能直抵達木巴宗。而正當用力攻勦之時。西路進攻。自屬刻不容緩。即巴朗拉一帶。賊人多建碉卡。臣與伍岱等商定。採取小路。繞出其後。相機辦理。又奏本月十三日。據總兵福昌報稱。巴朗拉坐卡官兵。拏住小金川番人七名。押送軍營訊問。並將該番所帶番稟呈送前來。譯係小金川土司澤旺。及僧格桑投送都司馬詔蛟之稟。僧格桑生性詭詐。所具番稟。既已支離狡譎。又以伊父澤旺尚存。故為同列銜名。希冀稍緩大兵進討。自不值復加飭諭。查澤旺向日尚為恭順。若諭以僧格桑鈐制其父。妄肆鴟張。今大兵進勦。玉石俱焚。不獨小金川從此滅絕。即澤旺亦難倖逃。顯戮父子之間。必生離異。其番目

人等。向為僧格桑驅脅。未必堅心出力。且僧格桑連歲稱兵。番人耕作久荒。資生無計。亦必心懷怨恨。若諭以禍福。勢更無難解散。僧格桑雖冥頑無忌。痛加斥責。亦可唬魄懾心。敬將前奉諭旨。詳加演說。擬繕檄文三道。一諭澤旺。一諭小金川頭目番衆。一諭僧格桑。譯寫番字。於小金川遣來七人之內。將頭目德實爾嘉安本。及溫布。一併拘留。其結迪等四人。均屬愚蠢番夷。即令齎檄前往。所有檄諭各頭目番衆之文。另行多繕數十紙。飭其帶往分給。再僧格桑罪大惡極。萬無可貸。而檄稿內有開一綫生路之語者。欲使逆酋心有希冀。不致併力死守。且予以十日回信之限。使賊匪遲疑觀望間。乘其不備。即可前進。況逆酋此際具稟。或聞大兵進勦。故遣人前來。以為緩兵之策。更當將計就計。俾其猝不及防。是以於十五日。將檄諭交與結迪等領回。即於十六日。統率現有之兵。前抵巴朗拉。

一帶覓路進攻。諒更易於摧破。再番稟所稱沙木角拉一路。在維州以外。係賊巢北界。道路較遠。合並陳明。諭軍機大臣等。閱僧格桑與馬詔蛟稟帖。語多縱肆。實為法所不容。斷難輕宥。第察其前此將韓世貴送出之意。不過欲為將來窮蹙乞降地步。今溫福所與檄諭。亦有開一綫生路之語。若僧格桑果知悔罪。親詣軍營。莫若將計就計。擒縛逆豎。寘之重典。使番夷各知儆惕。至前諭令平定小金川後。將其地分給就近土司管轄。以除後患。今土司澤旺尚存。第為伊子僧格桑所制。並未同其犯法。是叛逆之罪。專在僧格桑。若官兵進剿時。澤旺與僧格桑濟惡逆命。則亦不宜輕宥。如果別無違抗情節。其罪尚屬可原。又不必照前諭之分地變置。或即令澤旺於諸子中。擇其誠謹守法者。襲伊土司之職。亦無不可。番衆見不法之土司。身伏刑誅。而安分者。仍得保全世職。自足以戢其桀驁不馴。

之心。益當畏威懷德。然須臨時酌量情形。分別妥辦。必不可將就了事。又滋日後反覆也。又僧格桑稟內。所稱沙木角拉。係賊巢北界。道路較遠。此乃賊人詭計。斷不可信。溫福惟當於巴朗拉一帶。探覓可進之路。督兵進剿。避其碉卡。以免相持玩日。至賊酋無故具稟。必係聽聞另差將軍帶兵進剿。欲以此稟為緩兵之策。今溫福既與彼檄諭。使之心有希冀。並與以十日之限。仍迅速進攻。掩其不備。甚得行軍要領。務當實力勉為之。至攻剿時。令土兵在前。官兵在後。土兵見官兵柔弱。一有動搖。輒思奔潰。此等情節。朕早鑒及。曾經明晰飭諭。今果不出所料。似此調度失宜。阿爾泰董天弼。皆不能辭罪。但董天弼身係武夫。其功罪賞罰。與阿爾泰不同。而董天弼兩次進攻。似尚覺勇往。惟漸染綠營欺詐惡習。實為可恨。如經朕屢次訓飭之後。深知畏懼。力圖奮勉。自効。尚可仍留提督之任。令其帶

罪立功。若綠營錮習。牢不可破。即當另為更易。但董天弼是否於軍營有益。朕實不能遙度於數千里之外。著溫福即速查明。據實覆奏。候朕另降諭旨。再千總韓世貴迷失之事。前此並未據董天弼奏聞。已屬非是。而溫福摺稱聞董天弼於十一月初七日。分兵攻賊木城。被賊衝下。官兵受傷及迷失者甚多。且有遺失鎗礮之事等語。其事距今已及兩旬。並未見董天弼奏到。且自伊進兵木坪。及攻得甲金達以來。朕心深為廛念。屢次傳諭。令將攻勦情形。速行奏報。何竟隱諱不言。此總係綠營庸陋之見。以挫失之事。恐干處分。欲俟稍有得手。再行附奏。希冀功過相抵。然此等情節。關係緊要。豈可匿不上聞。著交溫福桂林。切實查明具奏。至總兵福昌雖所帶之兵。疲病者多。然在已朗拉數月。一籌莫展。看來亦屬無用之人。且觀其日後奮勵若何。再行定其功罪。其自賊營前來投稟七人。溫福

將頭目二名。及溫布一例留住。所辦尚是。但德實爾嘉人既狡黠。僅爾尋常訊問。未能得其實情。自當嚴加刑鞫。務令逐一供吐。庶可得賊巢真實底裏。仍著訊明錄供具奏。至小金川係給印土司。何以僧格桑文稟又用演化禪師印信。並著查明。一併奏聞。○又諭。前據溫福奏。酌量情形。飛咨陝甘貴州督撫。調取所派之兵。是現在川省必須添兵協助。更可剋期集事。著傳諭文綬。李湖接奉此旨。即將派定之兵。及所派帶兵將領。迅速起程。遄行赴川應用。無得刻緩。至桂林等請招募新兵。事屬可行。即照所奏妥辦。○調鑲藍旗滿洲副都統舒常為正黃旗滿洲副都統。○癸亥。諭。現在四川辦理小金川事務。一切奏報。郵函均關緊要。自應特派大員督辦。以專責成。而免稽誤。四川著派李本。陝西派敦福。山西派黃檢。直隸派王顯緒。將經過各驛站接遞交送。及沿途催趲事宜。實力查察。董率辦。

理如有遲延舛誤之處。惟專派之員是問。○禮部議准。署雲南巡撫諾穆親奏稱滇省現任同知通判知州知縣內。每年辦運京銅。往返奉差在外者。約二十四員。其餘或非科目出身。或文理荒疎。不敷選充同考官。請畧為變通。遇鄉試先儘科目出身州縣調取。如有不敷。將暫行委署正印科目出身候補人員。准令一體考充內簾。再滇省同考八房。內書詩各二房。而屢科詩經約有一千五六百卷。

書經僅五百餘卷。多寡迥別。請將書經裁去一房。詩經加增一房。從之。○甲子。諭現在官兵征勦小金川。一切軍需供應。絲毫不累及民番。但治道運糧等事。番衆亦不免出力。前據該督等奏。巴旺布拉克底及納頂土百戶等。各派土練。跟隨官兵攻勦。克復明正土司。頗為得力。已諭令該督等量加獎賞。復據大學士副將軍溫福奏。經過瓦寺地方。該土司等撥夫修道。小心恭謹。亦經分別賞賚。其餘

各土司等。所屬土練番衆。有隨營攻勦及修路運糧諸事。踴躍奮勉者。亦當量為賞勵。俟成功再予加恩。著大學士副將軍溫福會同該督桂林。查明出力各土司。作何酌賞之處。即行妥議奏聞。候朕另降諭旨。以示鼓勵。該部即遵諭行。○四川提督董天弼奏。臣於十一月初一日。攻克甲金達上面山梁碉卡。據守牛廠嗣於初五日夜。賊番來營侵擾。被我兵鎗傷多人。又擒獲攔牌等項軍械。查由牛

廠前進達木巴宗。尚有路可通小金川。須先據守。絕其應援。初七日派兵由西北山梁前往。適遇賊番據險官兵勦殺。互有損傷。是夜又踰溝潛來。直犯牛廠營盤。其東北橫亘山岡。防卡各兵。馳下接應。不虞另有番賊。衝上山岡。占去石卡。臣於初八初九兩日。督兵奮力攻奪。賊番添人堅守。驟難攻克。以牛廠營盤相去石卡不遠。即令漢土兵練。徹上山梁。於總要路口屯扎。初十日夜。賊番復來侵犯。

被官兵擊敗。惟是甲金達山梁總口並各處要隘糧臺均須撥兵嚴防。至甲金達相近尚有可通達木巴宗之路。現在躡探進攻。所有未能嚴兵防守。失卡之遊擊曹永言都司福敏泰咎有攸歸。臣亦未能防範周密。實難辭責。應請旨一併交部嚴加議處。再侍衛海祿官達色帶領成都滿兵四百及總兵牛天畧副都統常保住先後於十一十五等日到甲金達軍營。諭軍機大臣等董天弼奏已經攻得之牛廠石卡復為賊奪去。且於官兵損傷迷失及遺失鎗礮之事皆隱約其詞。希圖掩飾。竟是深染綠營惡習。甚屬不堪。董天弼屢次得而復失。其咎實無可逭。但伊現在統兵進剿。若另易生手。轉恐難於著力。且一時亦難得堪勝帶兵之提督。是以所請議處不即交部。總之伊等功罪自在。或尚知奮勉。可以酌量相抵。或仍畏葸貽誤。自速重愆。絲毫不能假借。此時尚難於遽定。統俟成功之日再

行覈實辦理。至常保住現已至甲金達軍營與董天弼會合。常保住帶兵自較綠營將領得力。但伊本係烏拉齊。且任總兵數年。或不免綠營習氣。今與董天弼一路恐亦蹈其惡習。仍不足恃。而約咱一路惟有一宋元俊稍習地理。然帶兵之是否勇往。無由深悉。桂林在彼。不可不隨時試看策勵。以期於事有益。至溫福現已馳至巴朗拉扼其要害。而伍岱又係優於帶兵之人。較彼兩路自能制勝。但其地山嶺險峻。並與賊巢相近。礮卡又多。進剿亦非易事。該處所有川兵不及二千。且漢兵土練遇事俱不足仗。萬一稍有退阻。僅存溫福所帶之滿洲兵二百名。其勢未免單弱。溫福前奏至彼察看事機。如刻難少待。即就現有之兵奮力前進。固屬勇於任事。但亦不可不詳審形勢。明於彼此進退之機。方可進攻。若銳意深入。兵力不充。賊人既無所畏。憚且恐約咱甲金達兩路未能同時合剿。更不

足以壯聲援。稍有疎虞。於大局甚有關係。溫福務當善體朕心。加意慎重。董天弼兩路。惟恐其懈於急攻。溫福一路。則惟恐銳於輕進。厘念相同。而於溫福尤甚。將此詳悉傳諭知之。○又諭曰。董天弼前在德爾密。奪取賊碉。及在牛廠占據石卡。似皆能奮銳進攻。但兩處俱得而復失。是其於防守之道。全未留心。必係狃於綠營陋習。專仗土練守禦。而無能之綠營兵衆。率皆畏葸觀望。領兵將弁。又不

知督策而前。一遇賊至。輒爾動搖奔潰。前已量及於此。嚴行飭諭。董天弼何以迷而不悟耶。至董天弼前奏。沃克什土司。遣其弟自達木巴宗逸出。相訂內外夾擊。此實可乘之機。正當竭力上緊攻打。何又日久逗遛不往。至此次摺內。始云在甲金達相近。驍探可通達。木巴宗之路。則董天弼在甲金達一帶。住將兩旬。所辦何事。一切情節。著董天弼即行明白回奏。○命右中允董誥在南書房行走。○

乙丑諭。昨閱工部題銷順天庚寅科鄉試添補器具等項一本。裘曰修即係兼管順天府之人。乃於工部堂官內。仍行列銜。以自行報銷之案。旋復自行考覈於事理實屬未協。在同堂大員。秉公覈實。或不敢彼此瞻顧。而司員書吏人等。以承辦之人。現為本部堂官。豫操覈銷之柄。難保無畏懼迎合情事。何可為訓。由此類推。如戶工二部錢法堂侍郎。專管局務。若遇本部覈奏時。該侍郎亦行列銜。均

非覈實辦公之道。嗣後在京各衙門。凡有似此者。俱令一體迴避。著為例。○諭軍機大臣等。據徐績奏。濟南等府。乾隆三十六年。人口數一摺。內稱並繕黃冊呈覽等語。而黃冊則並未隨同奏到。殊屬疎忽。該撫初任封疆。辦事理宜詳慎。至章奏上陳。尤當細加檢點。何以漫不經心。若此。著傳諭該撫徐績。即將因何遺漏緣由。明白回奏。○湖廣總督富明安奏。據襄陽應城漢陽等縣稟稱。拏獲邪教

夥犯黃秀文。余仲元、楊蘭芳、熊從龍、陳萬年等。解省嚴訊。僉供喫白陽齋。奉直隸永平府昌黎縣石佛口人王忠順為教主。凡布施銀錢。俱交河南開封府杞縣監生王漢九收受。轉交。本年九月間。陳萬年等約同黃秀文、余仲元、楊蘭芳、陳光太、劉義、張盛、楊鄭、紹、細、劉天勝、熊從龍等十人前赴王漢九家拜見。王忠順交送布施銀錢批給收字回書等情。除分飭嚴拏未獲夥犯陳光太等解究外。飛咨直隸河南督撫查拏王忠順、王大、王四、王漢九嚴審邪教來歷。咨覆來楚。以便按律定擬得旨。是已有旨了。諭軍機大臣等據富明安奏。盤獲邪教夥犯黃秀文等。供稱俱喫白陽齋。奉直隸昌黎縣石佛口人王忠順為教主。布施銀錢。俱送河南杞縣監生王漢九收受。轉交。該犯等曾於王漢九家拜見王忠順。業經飛咨直隸河南督撫查拏等語。王忠順敢於創立邪教。惑眾斂錢。實為奸民滋事之尤。

王漢九身係監生。乃與黨同勾結。亦屬不法。均應即速緝拏。從重究治。以肅法紀。而正人心。著傳諭直隸總督周元理。即速選委明幹員弁。馳赴昌黎縣將王忠順嚴拏務獲。毋任聞風遠颺。其王漢九一犯。著交河南巡撫何崧迅派幹員。星赴杞縣捕獲。勿致漏網。仍各根究各該犯夥黨一體查拏。即就各該省嚴訊明確。按律定擬。奏聞。毋庸解往楚省質訊。致有疎虞。其湖廣所獲之犯。亦即令富明安就案審結。不必等候關提質訊。將此併諭知之。富明安摺並鈔寄周元理。何崧閱看。○軍機大臣等議准。塔爾巴哈台叅贊大臣伊勒圖奏稱。從前將軍叅贊。由塔密爾移駐烏里雅蘇台。經成衮扎布奏准。留員外郎一扎薩克一。把總一。蒙古兵五十。綠營兵二十。彈壓蒙古漢商。現在貿易人無多。甚屬安靜。請裁塔密爾官兵。令回原處當差。所有倉庫銀米。運至烏里雅蘇台備用。應如所奏。從之。○丙

寅諭本年恭逢

皇太后八旬萬壽。兩淮長蘆浙江等處商人來京恭辦

慶典。踴躍可嘉。業已優加賞賚。並將准商提引案內應繳銀兩。再行展限。以示體恤。更念該商等一體辦公。而總商甲商。叨恩獨厚。其餘商眾未能遍逮。因傳旨詢問李質穎等。令就各處情形。查明具奏。今據奏覆。所有兩淮之梁鹽安鹽二種。成本原自不同。價值不應一例。著將淮商之梁鹽。每觔增價二釐。安鹽每觔減價二釐。在物價裒益。既以適均。民商亦為交便。其長蘆商人。應完三十六年引課錢糧。准其分作三年帶徵。以紓商力。山東商人。每年應領額餘引五萬道。准其停領三年。其應完正雜課銀。仍照舊輸納。兩浙商人。准每引加餘鹽五觔。以三年為限。如此分別加恩。庶總散各商。得以同霑愷澤。共沐慈恩。用廣推

仁至意。○又諭。據李侍堯等奏。博羅縣知縣孫孝純。於縣民潘潤光。潘亞四。搶奪陳雅文牛隻一案。該縣並不虛衷詳詰。將該二犯。輒事刑求。致潘潤光。潘亞四。受傷。先後殞命。請將孫孝純革職。審擬等語。孫孝純著革職。交與該督等。與案內有名犯証。一併嚴審究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等奏。廣東潮州府屬各縣。設立官學。教習官音。有名無實。徒滋糜費。請概行停止一摺。所奏甚是。閩

廣二省。從前因其不諳官語。是以設立官學。延師教訓。今行之日久。既漸成具文。在有志服官上進之人。自知隨時學習。原不待官為督課。於事殊屬無益。廣東如此。福建恐亦有相沿舊例之處。著傳諭鐘音。余文儀。即飭屬詳查。凡有此等設立官學教習。有名無實者。概行奏明。照廣東一體辦理。并諭李侍堯等知之。原摺並鈔寄鐘音等閱看。○又諭。據德保奏。新安縣積匪。改遣軍犯楊大藍。月在配

脫逃楊大係山東德平縣回民藍月係直隸滄州回民已飛咨經過各省及原籍查拏等語此等積匪情罪較重原係去死一間之犯乃既經改發不知畏法復敢任意脫逃尤屬可惡該犯等現在潛蹤圖脫但多繫戀家室即使暫時詭避他處日久自必潛回本籍著傳諭周元理徐績即行嚴飭所屬於該犯等原籍即行設法購線緝拏務期迅速就獲照例辦理其原籍經由之江西湖北安徽河南

各省亦著一體飭屬加緊偵捕毋得稍有疎懈致稽顯戮○四川總督桂林奏十一月十六日宋元俊稟稱有小金川頭人在卡外喊稟齋投文書呈送禮物臣令接稟交與通事譯出內稱沃克什與伊有仇是以報復明正人民係其自欲往投並不敢犯法各等語臣思僧格桑去歲甫受約束旋又逞兇今大兵壓境猶敢恃險憑礮肆行抗拒閱其稟內不知畏罪仍以恩仇報復為言冥頑無知不可

復以語言化誨但既經具稟未必非巧於嘗試之計且我兵分路進攻尚未受創是以敢於稟詞搪塞不可不曉以大義示以兵威使知沃克什土司非僧格桑可以報仇明正地方非僧格桑可以私占當即臚列僧格桑罪狀撰擬檄文差弁持至卡外面示該頭人諭以汝等助逆違天將來搗穴擒渠萬無生理今可將此偏示頭人百姓共知現在小金川肆逆罪在僧格桑一人汝等本屬脅從如有能擒逆酋呈獻者即令各安生業倘復仍前抗拒大兵到處玉石俱焚毋得執迷不悟自取滅亡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桑跳梁肆惡抗拒官兵非搗穴擒渠不足以示懲創或乘其窮蹙乞憐自赴軍門就勢繫縛不可使倖逃法網前降諭旨甚明今看所投文稟詞意鴟張縱恣其非畏我兵威哀籲乞命可知所有齋稟頭人自應即時拘執嚴刑根究庶得賊巢確實情形攻勦亦易為力乃以似此緊要

賊人竟行放縱回巢。而所辦檄諭。意類調停。並不詞嚴義正。殊出意料之外。桂林著嚴行申飭。令其早行猛省。一切殫心。上緊籌辦。毋自取戾。○又諭。前據溫福奏。川省現兵尚屬不敷。須調黔陝之兵備用。已有旨諭李湖。豫選精兵二千。文綬。豫選陝甘兵三千。遴派帶兵將領。迅速遄行赴川。聽候調用。今據桂林奏。業已分咨陝黔湖廣三省。揀派官兵。候旨即令起程等語。楚兵本屬懦弱。未必適用。是

以未經派及。且距川省較遠。於事無益。其已調之陝甘貴州五千兵。自當迅速赴川備用。著再傳諭文綬李湖。此項官兵。如已起程在途。即速催趲赴川。聽候溫福等調遣。所需火藥鉛丸等項。亦即速運往。以資應用。○又諭。閱桂林等所繪約咱圖內形勢。南面係官兵屯駐。其東西亦俱有官兵攻得之處。惟東北及北面。尚係賊人拒守。計賊苗美諾巢穴。必在約咱之東北。其西北山口。亦係約咱通賊

巢要路。此處相近。貼有新得小金川戰礮三座。現添屯練把守黃簽。而距官兵營盤亦不甚遠。因用硃筆標記。若於此處。派能事將領帶兵駐守。或可以斷賊巢來援約咱之陸路。又東北河口一道。似亦與賊巢相通。河東岸貼有兵練卡座黃簽。其西岸亦簽有官兵攻得賊礮之處。是我現在兵勢。尚可控馭及之。因於河口。亦用硃筆標記。若派兵守禦其地。並可斷賊來援約咱之水路。如此兩路阻扼。

則約咱賊寨。饋援不繼。勢必不攻自潰。較之用礮轟擊。豈非事半功倍。何未計及於此。著傳諭桂林。照硃筆指示之處。即速妥協辦理。仍將情形奏聞。再閱小金川地圖。約咱在美諾之南。已是小金川地界。雖云係賊巢後路。但距美諾甚近。由此進攻。未為不可。何以桂林前奏。以約咱一路為無關緊要。列為最末。至董天弼所據之甲金達。亦距美諾不遠。朕意解達木巴宗之圍。不過因救沃克什土司。

如統兵大員。能覓間道。徑趨美諾。搗其巢穴。則達木巴宗。並可不攻自解。若僧格桑在達木巴宗攻禦。則董天弼一得美諾後。即統兵趨赴達木巴宗。與西路救援達木巴宗之兵前後夾擊。僧格桑自當立就俘擒。董天弼何以並未計及於此。然朕不過就圖而言。恐圖中形勢舛錯。不可徒稱遵旨而行也。著傳諭董天弼。相機妥辦。迅速覆奏。至巴朗拉一路。據圖看來。距美諾賊巢最遠。且山嶺險峻。何

以溫福。桂林皆云其地進攻。為小金川正路。今溫福駐兵在彼。又作何覓間進攻。至畢旺拉一路。董天弼曾奏於彼處尋覓征路。今閱圖內。畢旺拉與沙木角拉相近。沙木角拉。即賊人前寨內。詭稱欲官兵由彼進路者。賊人於此必多設備。是畢旺拉一路。即有間道。不宜輕進。溫福更不可不知。至各路現兵不少。何以不敷應用。總由阿爾泰等。不善調度。每得一礮卡。即留派一起官兵屯守。以至兵勢

愈分愈單。甚為非計。我兵已得之礮卡。如地當險要。可以控扼賊衝。自當留兵防禦。若非緊要處所。即應將所得礮卡。盡行徹毀。以絕賊人占據之資。較之處處屯兵。豈不省便。何不此之務。而專恃多兵。以張聲勢。著傳諭溫福。桂林。實力妥辦。各將現在進剿情形。迅速覆奏。○是月。直隸總督周元理奏。直省被災各屬。蒙恩續撥通倉米三十萬石。分領散給。茲據布政使楊景素稟稱。文安縣應領運通

米三萬五千石。慶雲縣應領八千石。現值河凍。船隻難行。改從陸運。腳費過糜。請將該二縣大賑一半本色米石。照倉糧不敷全給折色之例。一體折賑。俾災民得及時買食。各州縣有似此者。一併通融辦理。得旨。如所議行。○江南河道總督吳嗣爵奏。臣自桃源宿虹邳睢銅沛豐碭等廳履勘兩岸隄工。復由黃河水路。上下察勘溜勢。查徐城北門水誌。現存四尺七寸。業經水落歸槽。埽壩間有殘缺

處。統俟春工修整。銅沛韓家堂埽工。溜往下移。上段停淤。下游之張家馬路。全李等工。現貯料備用。該廳小店東壩埽工。應察看溜勢。豫備放淤。邳睢戴家樓舊西壩埽工。八月內挑挖引河。化險為平。應即停辦。豐碭之毛城舖。業於十月內堵閉。上下引河。多有浮沙。停積已委員確勘。分別挑濬。至黃河兩岸土隄。有出水僅止尺餘及數寸。并水與隄平。甚至水高隄頂。全恃搶築子堰塘護者。現在按段釘立誌樁。俟春融酌定辦理。得旨。覽奏俱悉。

○山東巡撫徐績奏。臣奉諭挑修小清河。勘得獺河。沙河。白條河。珠龍河之水。俱入小清河。以潞山。清沙。二泊為停蓄。以軍張壩為尾閭。康熙二十五年。開支脈溝一道。由高苑。博興。樂安。入海。以分小清河之勢。河水全趨支脈。而壩東之小清河。中段四十六里。遂成乾廢。此上段情形也。軍張壩以東。有麻太。會城。二泊。受范陽孝婦。鄭黃。滂溜。烏龍。澠水。六河。

之水。賴小清正河。至博興之灣頭。接乾河。而仍能受水。與豫備河。俱領泊水。東流入海。此下段情形也。臣擬上源下游。工力並施。將支脈溝。自博興之馬家橋以東。凡河身偏窄處。大加展寬。以面寬六丈。深七尺為率。沿河橋座。兩旁土埂。悉行除淨。并將潞山。清沙。二泊。仿照運河撈淺之法。俾一律淵深。除軍張壩之乾河。毋庸開挑外。其在章邱。鄒平。長山。新城。境內者。各有應修隄岸。又章邱之小清河。自萬丈口挑至還河口。計四十里。使正引兩河。兩股分流。自還河口以下。至軍張壩。凡淤淺殘缺處。逐加挑修。庶二泊之蓄水益多。小清河之水流通暢。支脈溝之去路寬然。由河入泊。由泊達溝。由溝歸海。或可消弭水患。謹繪圖貼說呈覽。得旨。覽奏俱悉。如所議行。

○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東平州戴村石壩。當汶河頂衝。接連三壩。北名玲瓏。中名亂石。南名滾水。實為汶水蓄洩之權衡。東省漕

運之關鍵。伏秋汛內。汶水盛漲。致石壩衝損。臣親往勘驗。玲瓏壩漫坡。衝坍三十七丈五尺。亂石壩漫坡四十九丈一尺。全行衝坍。以及磯心兩座。北裏頭一座。南壩臺一座。亦俱殘缺。前經奏明。圍築土壩。藉遏汶水南行。不過暫時攔禦。未能經久。亟應修整石壩。俟春融興工。定限桃汛以前完工報驗。得旨。如所議行。○護山西巡撫布政使朱珪奏。綏遠城駐防官兵口糧。每年需米四萬一千餘石。現綏遠城倉貯米石。及應徵本年各廳莊頭。并托克托城碾運米石。截至三十六年年底。約存米三萬八千五百九十餘石。不敷來年搭放。請將歸綏兩城同知倉儲穀內。每年各撥出穀一萬七千餘石。以一穀六米折算。共折米二萬四百餘石。同綏遠城倉各項徵收。一併搭放。於三十七年春季為始。按年分撥。仍於穀價平賤時。買補還倉。得旨。如所議行。○廣西巡撫陳輝祖奏。興安縣陡河。源出海陽

山九十里。至分水潭。舊築鐮嘴。以分水勢。七分入湖南。湘江為北陡。三分入粵。西灘江為南陡。於進水陡口十數丈內。北建大天平。南建小天平。以資蓄洩。復於海陽廟對岸。建海陽坪。以遏旁行故道。使北陡新河東出。以入湘江。實楚粵通商要津。附近糧田。并資引灌。四月內。因連雨水漲。北陡大天平。衝陷五段。近隄左右河身坍損。海陽坪石隄。坍損七段。接連土埂全坍。南陡小天平。坍損八段。俱應添補修復。再陡閘內有竹頭一陡。前撫臣宋邦綏。將舊坍土岸。改用石工。今石亦多衝缺。應一併及時修理。下部知之。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七

實錄卷之八百九十七

李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八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臣慶桂

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臣董誥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臣德瑛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臣曹振鏞等奉

敕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十二月丁卯朔諭據鐘

音等奏興化府學增生柯俊彥年九十六歲

應辛卯科鄉試三場完卷等語本年恭遇

聖母皇太后八旬萬壽順天等省鄉試耄年士

子踴躍觀光節經加恩賞給舉人俾得共酬

夙願今福建省之柯俊彥年近期頤矍鑠應

試雖未能獲雋而壯志殊堪嘉尚著一體加

恩賞給舉人用彰儒林耆瑞○又諭曰九公

主著指配公扎蘭泰於明年成婚封為和碩

公主一切應行典禮交各該衙門照例辦理

公扎蘭泰授為散秩大臣仍在御前行走○又諭曰塔尼布著賞給副都統銜前往伊犁交舒赫德差遣○戊辰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辛瀛臺○諭據富勒渾叅奏定海縣知縣李青於閩省匪船搶刦據全興報盜一案始則牽連提究繼復教供勒認捏報居心狡詐縱盜殃民請革職留於該處協緝等語李青著革職仍留該省自備資斧協

緝俟三年後覈其能否實心捕獲再行奏聞請旨○諭軍機大臣等據何燭奏楚省訊供逆犯嚴金龍逃往鄖陽之竹山房縣等處該地西通川陝北界豫省更恐竄入伏牛山已委員於路通川陝之處及附近隨州東南一路分往搜拏等語嚴金龍一犯罪大惡極必須上緊擒獲早正刑誅前曾諭河南貴州廣西四川等省一體嚴拏務獲嗣據河南省將濟惡要犯何士榮等盤獲正法而首犯嚴金

龍尚未弋獲今既知其有逃匿鄖陽一帶之信恐該犯聞官捕緊急竄入川陝等省以冀苟延殘喘不可不并力逮捕毋任稽誅除四川省已交李本督緝應令該布政使再飭屬迅速查拏並著傳諭勒爾謹即速選派妥幹員弁於陝楚交界處所設法購捕務使逆犯迅速就擒勿致遠颺漏網仍各將作何協緝情形即行覆奏○吏部奏請大學士溫福應定何殿閣及兼銜得旨溫福著為武英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己巳諭據舒赫德奏稱永慶五年期滿應行更換所遺塔爾巴哈台領隊大臣之缺即著塔尼布補授將永慶換回○以浙江鹽法道達爾吉善為直隸按察使○庚午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等奏臣等帶領滿洲綠營兵二千從山神溝起程十八日至向陽坪地方察看已朗拉山勢峻險山頂賊建大碣七座又於右手山梁設卡防守其上尚有高峯東手兩碣之間又一峯

較各卡更峻若將右手山梁卡座奪取占據高峯再將兩碉中間山峯占取向下夾攻賊必棄碉卡而逃二十一日分派侍衛官兵將右手山梁攻克並將兩碉中間山峯搶奪圍住賊碉連奪賊卡六處占據東面碉後高峯賊兵二次來援俱被官兵擊敗無如所領綠營皆隨董天弼打仗受傷心存畏怯守至二十二日子時賊人吶喊來衝兵丁驚退將已占山峯失去臣等謹遵不可撲碉多損官兵之旨暫行收兵即在向陽坪駐劄此次打仗斃賊甚多滿洲綠營官兵亦有陣亡受傷者查明辦理看來四川綠營全不可用俟點兵到日攻勦臣等冒昧進攻請嚴加治罪再川省總兵內並無經歷行陣之員且均已調赴軍營所有續調點兵二千已令威寧鎮總兵王萬邦統領請調陝甘兵懇於該省提鎮內酌派一二員統兵赴川諭曰溫福等帶領滿洲官兵攻打巴朗拉碉卡殺賊頗多殊屬實

心任事惜其時兵數無多而綠營士卒又皆懦怯不克成功溫福伍岱何罪之有俱著交部議敘至我滿洲官兵不過數十名而全無顧慮惟知奮勇方不愧為我滿洲臣僕甚屬可嘉此內侍衛章京等有分外著績應賞給巴圖魯名號者著溫福等奏聞賞給仍將効力官兵一併查出交與該部從優議敘所有滿洲綠營兵丁內受傷陣亡者亦著查明造冊咨部照例議卹至占闡納蘭圖向在軍營均屬奮勇此次歿於行陣殊為可惜著格外施恩將占闡納蘭圖本身原有軍功世職合計此次應予何官查明加贈並將伊子帶領引見○四川總督桂林等奏臣等於十八九等日用礮轟擊賊碉殘缺更甚二十一日合力分取搶占碉卡賊番驚竄生擒四殺死一百十三割首級三十一尚有不及逃出者退守寨碉我兵四面合圍賊番於東面山溝潛來救援官兵施放鎗礮擊敗救援之番

又擒賊二殺死三十四割首級九約咱地方已全攻獲此次進攻副將宋元俊深知感奮叅將薛琮都司沈寬往來督率奮勇攻撲甚為出力陣亡兵練三十三名其帶傷及勇往殺賊弁兵分別賞賚生擒賊番全行正法至僧格桑聞約咱已失勢必固守卡了。若進取稍遲該首得以豫為準備查扎功拉東山梁尚有大礮石卡數處賊番防守臣等先派兵攻奪并分兵由西面山溝攻取喇嘛寺一面酌抽各隘官兵俟東山梁礮卡一得即速搭橋剋期前進直取卡了。諭據桂林等奏已於十一月二十一日攻得約咱賊寨官兵合力奮擊摧奪礮卡殲斃賊番一百四十餘名現乘賊人喪膽之時派兵繞山奪隘直取卡了等語小金川逆酋恣肆不法罪惡難逭現在官兵分路進勦桂林等督勵將士奮勇攻獲約咱大礮自此摧堅深入不日自可擣穴擒渠軍營大有起色副將宋元俊前因率領兵

練剋復明正土司地方曾予加銜示獎茲復感恩奮勇著績戎行殊堪嘉尚著加恩賞給總兵銜有缺即補以示鼓勵叅將薛琮都司沈寬等協力攻勦亦能奮往用命著一體加恩交部從優議敘阿爾泰前此節節遷延貽誤本屬咎無可逭但伊所鑄大礮此次攻礮轟擊頗為得力一節之善朕亦不肯輕沒阿爾泰著賞給散秩大臣銜令其仍督辦糧餉軍需等項以觀後效至董天弼身任提督軍行是其專責其罪本與阿爾泰相等乃自西路進兵以來已經半載深染綠營惡習一味觀望逡巡前在德爾密已得石卡既不能固守反改途赴木坪一路惟知緣邊繞道曠日玩時坐失機會比至甲金達山梁濡遲匝月致已經攻得之牛廠又得而復失且於前駐已朗拉時所有綠營兵擇其可用者攜以自隨所餘疲憊無用之卒付之福昌全不適用以致已朗拉一路不能剋期破壘直前夾擊

其罪更重看來此次用兵始終皆由總督提督二人意存延玩所致是阿爾泰與董天弼厥罪惟均今阿爾泰既經斥革董天弼豈宜復留原職董天弼著革去提督以兵丁留於軍營効力贖罪四川提督員缺即著阿桂署理董天弼交與阿桂差遣委用倘仍不知痛自悛改稍有退縮即於軍前正法示衆無庸再行請旨朕於諸臣功罪一秉大公其人果有勞績必加獎擢如不知感奮効力亦不能稍存姑息一切賞罰悉視其人之自取將此通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桂林等奏攻得約咱賊寨辦理大有起色可見事在人為桂林能實力奮往遂見速效前已授伊為總督似此方克受朕恩眷其在事感奮著績之副將宋元俊現降旨賞給總兵銜叅將薛琮都司沈寬等並交部從優議敘以示獎勵阿爾泰前此養癰玩寇咎無可辭但此次攻碉頗得大礮之力鑄礮乃阿爾泰所辦朕

不肯沒其善亦有旨賞給散秩大臣銜令其仍督辦糧餉等項以觀後效至所稱一面分兵由西山溝攻取喇嘛寺一面抽調各隘官兵攻取東山梁礮卡一俟攻得即由河口趕搭浮橋尅期前進直取卡了以期制勝等語所辦甚合機宜桂林等於攻得東山梁後即速搭橋濟師徑取美諾乘賊人喪膽之時使之猝不及備自可迅望擣穴擒渠益加努力佇聽捷音至董天弼在甲金達山梁逗遛不進并已經攻取之牛廠得而復失與前在德爾密時得卡不能固守俱有應得之罪且伊自赴西路以來至今已將半載遷延玩日及由山神溝至木坪堯磧又復紆繞程途致賊酋得以處處豫為準備是小金川之事始終由阿爾泰董天弼貽誤所致今阿爾泰已經革職董天弼厥罪惟均豈宜令其仍任提督况現在已朗拉一路兵力既單又俱係董天弼在山神溝挫失疲憊之餘不堪應用此更

董天弼調度乖方咎無可逭已有旨將董天弼革去提督留於軍營當兵効力贖罪所有提督員缺即令阿桂署理著將董天弼交阿桂差委如再不知改悔退縮玩誤即在軍營正法示衆至甲金達一路距美諾不遠且為援解達木巴宗最要之處攻勦不宜稍緩阿桂奉到諭旨迅即馳赴甲金達軍營接印任事督兵速往解圍前此沃克什土司曾遣其弟投稟俟官兵一到即行向外夾擊其勢自易阿桂務須努力為之再巴朗拉一路山既峻險雪後冰凍尤難著力且綠營土練為數既少又皆畏葸不堪所仗惟滿洲兵二百名究覺單弱率爾奮銳進攻實無把握況賊人悉衆抗拒礮卡既堅自難專以力取溫福等不可不慎至避礮覓間固為出奇制勝之策但山神溝小路賊已設卡阻拒難以再往而畢旺拉一路亦恐賊人潛已設防不可墮其狡計前已有諭旨溫福不宜造次輕進務遵

旨詳審而行且閱桂林等前奏地圖形勢約咱距美諾為近而巴朗拉相去甚遠似巴朗拉一路非勦賊捷徑即圖樣不甚真確亦斷不至相懸太甚此時桂林等已督兵由約咱進攻美諾若已擒獲僧格桑則巴朗拉賊衆不待攻而自潰若賊酋就縛稍需時日而溫遠隔賊巢與賊衆相持不能遽下似為非計且桂林等現已乘勝進攻美諾其後路亦不可無官兵策應以防賊衆繞路截我餉道朕意留總兵一員統兵在巴朗拉駐守以綴賊勢溫福即往約咱一路以壯聲援或覺合宜但此乃遙度溫福當酌而行之○又諭昨據文綬等奏接准川省咨調陝甘兵三千名已派定總兵書明阿統領並派帶兵副遊都守六員多選鎗手調取火藥鉛丸以備剋期調發等語現據桂林等奏業已攻得約咱督兵深入自此各路會合夾攻及時厚集兵力掃穴擒渠可以剋期蕝事所有陝甘已派定

之三千兵自應迅速前進以資協助著傳諭書明阿即帶領所派官兵立即起程赴川並諭文綬畢沅督飭沿途地方將一切夫馬口糧駐宿等項妥協料理其火藥鉛丸迅速運往備用毋得稍有遲誤○又諭曰桂林等奏到各土司地圖詳細觀看竟係跬步皆山畧無平地果爾則番夷於何處耕種資生恐圖未必盡確至小金川雖與金川接壤但僧格桑之美諾賊巢在河東岸逆首設欲竄往金

川中間尚隔一河若於河口橋梁處所發兵堵截逆首豈能飛越遠颺此圖如果確真則沿河斷賊去路自為要策溫福桂林亦當留心籌畫及之又就圖而論約咱與美諾南北相去不遠中間僅隔一河今桂林等奏於攻得東山礮卡後即趕搭浮橋濟師官兵一經渡河即可直擣賊首巢穴頗為徑直是官兵必當於此路進剿至巴朗拉在美諾極東北計程幾三倍於約咱何以轉指為勦賊正路

尤為未喻再前此攻勦金川從小金川取道進兵其路正遠何以當時由此一路該處必有能知其詳者著溫福桂林逐一確覈一併於圖內黏籤聲說呈覽○又諭曰福建興泉永道王綬以恭辦

慶典來京事竣請訓回任觀其人似尚去得但未知其平日辦事何如該員在閩省多年鐘音自所深悉著傳諭該督將王綬心地官聲若何能否堪勝兩司之處據實奏聞○予故

陝甘總督贈太子太保吳達善祭葬如例謚勤毅○予故領侍衛內大臣福祿祭如例○旌表守正捐軀之江西湖口縣民方云來妻沈氏○辛未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辛瀛臺○諭曰莽喀察著加恩授為蒙古副都統遇缺即補○諭軍機大臣等前因川省調撥陝甘兵丁應須迅速起程不宜遲緩是以降旨文綬由六百里加緊

發往至該督奉到諭旨即經遵奉辦理所有具摺覆奏自可照常馳遞即用四百里具奏亦不為遲乃文綬亦用六百里加緊馳遞文綬平日尚屬曉事不應輕率若此原摺著暫存俟伊奏事之便諭令知之○壬申

孝惠章皇后忌辰遣官祭

孝東陵○諭曰伍岱進攻巴朗拉殊為黽勉著加恩補授正黃旗蒙古都統○癸酉諭軍機大臣等昨召見嘉興府知府李慶茶看其人

頗去得詢該員由湖州調繁嘉興其實嘉興之列為繁缺不過因地處衝途而民情尚覺淳良較湖州易辦若湖州則濱臨太湖山水交互且民俗刁悍素稱難治亦須得精明強幹者方能整理得宜未知現在之員能否勝任著將此遇奏事之便傳諭富勒渾令其附便奏聞○甲戌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辛瀛臺○諭據吳嗣爵奏

邳睢南岸守備沈子明所辦各處埽工多未堅實欹斜不整壓土浮鬆種種未協又復久病不痊請旨革職等語沈子明著革職其承辦埽工不能堅實如何侵冒之處著交與該督高晉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據阿爾泰奏納谿縣士民自願修築城垣應飭該縣督率上緊修理完固等語所辦非是築城所以衛民各省士民踴躍樂輸者當地方無事時原可准令捐修俾申其急公之願今

川省現辦進剿小金川之事雖一切軍需供用絲毫不累閭閻而輓運執役亦不能不有資民力正當示之體卹納谿城工有何迫不及待而必於此時令其復操版築之勞阿爾泰此奏殊不知事體輕重著傳諭桂林即行查明如該處尚未鳩工即行停止若工作已興料物已備民間不以兼顧為難或可聽從其便否則不妨稍緩前曾有旨以桂林初任總督令阿爾泰諸事相助同心經理此事著

阿爾泰幫同桂林一體妥辦將此遇有軍報之便傳諭知之○又諭昨桂林奏進圖內有僧格宗碩卡亦大且逼近美諾橋與賊巢要隘相接之語今分兵攻取是否可以越過其地未能深悉著桂林等將現在已經攻得某地進至某處各情形迅速馳奏至此次辦理小金川一事本非得已小金川以服屬土司敢於跳梁肆惡抗拒官兵非擣穴擒渠不足以懲創況僧格桑拘制其父承突鴟張尤為

天理所不容今大兵分路進剿設使僧格桑勢窮力迫竄入金川而索諾木冥頑梗化桀驁不馴其勢斷難中止豈可一任兩兇豎狼狽為奸漸致蠶食鄰近土司甚或擾及邊境尚復成何事體我大清正當全盛之時中外一家豈容近徵彈丸獨軼化外此時及早儆戒尚不致漫無底止溫福桂林不可不深體此意也至桂林等日前奏到之圖詳細較閱總

覺約咱近於美諾而已朗拉較遠復將金川方畧舊圖參閱其形勢約畧相同何以溫福等反指已朗拉為正路得毋輕信嚮導人等之言致有歧誤耶溫福等再行確按方位詳繪一圖並將內地有印土司如沃克什小金川等共有幾處及郭羅克等番人又有幾處其金川之外又係何地逐一查明繪入詳細黏籤貼說使指掌了然不可舛漏再將來平定後或如青海西藏之例專派大臣一員駐

劄明正地方責其管理一帶番民交涉事件及一切軍務番情驛站等項於邊務似為有益是否可行必須詳覈該處實情難以懸定又番地名字多係西番語音如刮耳崖等名其本音並不如此皆係綠營字識信手妄書遂至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方今一統同文凡屬舊部新藩地名無不悉協本來音韻豈有邊徼諸番轉聽其名譯索清之理此等西番字音必當以清字對之方能悉叶此後應將

番語譯出清字。再由清字譯出漢字。始不至如前此之鄙陋可笑。以上各件。溫福桂林宜逐一留心查辦。詳細奏聞。○豁除直隸熱河廳水衝下則地三十畝。入官地十八畝。額賦。○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據吳嗣爵叅奏。邳睢南岸守備沈子明所做埽工。多未堅實。欹斜不整。壓土浮鬆。種種未協。請旨革職。并查明經手工料。有無未清。另行查辦等語。所辦非是。已降旨將沈子明革職。交與高晉審擬具奏矣。沈子明承辦埽工。不能修做堅實。以致欹斜浮鬆。顯有侵冒情弊。吳嗣爵因高晉告知。既親往勘明。即應奏請革職。審訊。僅於摺尾聲敘。查明經手工料。有無未清。另行查辦。未免意存姑息。試問埽工。既不堅實。則經手工料之未清。可知。何待查明。另辦。吳嗣爵所辦殊未當理。著傳旨申飭。○都察院奏河南魯山縣貢生張進孝呈控。本縣知縣吳居澳侵剋派累濫罰酷刑。諸款請派員帶往會訊。

得旨。此案著派瑪興阿馳驛前往會同該撫何燭查審具奏。所有來京呈控之貢生張進孝。即著一併帶往。○蠲免甘肅隴西寧遠通渭岷州會寧安定伏羌漳縣平涼崇信靜寧靈臺隆德鎮原莊浪固原鹽茶安化寧州正寧合水環縣平番寧夏寧朔靈州中衛平羅花馬池州同秦州秦安禮縣西固等三十三廳州縣乾隆三十五年夏秋雹水旱霜等災地畝額賦有差。並豁除階州被水衝坍地三頃二十七畝。有奇額賦。○丙子。諭刑部等衙門議覆河南巡撫何燭審擬林朱氏與林朝富通姦商謀買藥毒死伊媳黃氏一本。將林朝富照該撫所擬定以斬候。係屬按律定擬。其林朱氏擬發伊犁等處。給厄魯特兵丁為奴之處。雖比該撫原擬發駐防兵丁為奴稍為加重。而覈其情罪實不足以蔽辜。凡故殺子孫定例。以子孫先有違犯。或因其不肖一時忿激所致。是以照例科斷。若其中別有因

事起意致死情節較重已不得復援尋常尊卑長幼之律定擬從前是以改擬發遣為奴成案具在若林朱氏與林朝富通姦為伊媳黃氏撞見始則欲污之以塞口及黃氏不從復慮其礙眼商謀藥死其廉恥盡喪處心慘毒姑媳之恩至此已絕不但無長幼名分可言又豈可僅照發遣完案俾得覩顏存活使倫常風化之大開罔知懲創而堅貞之烈婦無人抵命含冤地下將明刑弭教之謂何嗣

後凡有尊長故殺卑幼案件內有似此等敗倫傷化恩義已絕之罪犯縱不至立行正法亦應照平人謀殺之律定擬監候秋審時入於情實以儆無良而昭法紀著將此通諭中外問刑衙門知之所有林朱氏一案即著三法司照此改擬具題完結○諭軍機大臣等昨據都察院奏魯山縣貢生張進孝控告知縣吳居澳一案已有旨派署刑部侍郎瑪興阿馳驛前往會同何煒審理但現在籌備京

兵赴川已改由河南一路行走著傳諭該撫先期督率辦理恐於會審之事無暇兼顧此案瑪興阿著即會同布政使巴延三審辦俾何煒得以專心料理兵差事務並將此傳諭巴延三知之○又諭曰溫福奏現駐已朗拉俟原調之貴州兵三千名全到即相機督辦甚屬勇往任事但與賊力爭礮卡亦屬不易總宜遵照前旨審慎而行勿銳於輕進以期有濟又據稱畢旺拉西之曾頭溝係從前進

兵大道挑撥三雜谷土兵同續調之固原兵一千名同往攻勦曾頭溝既有路可進自當選派將領統兵進攻且三雜谷強壯得用如果駕馭有方未嘗不可資其嚮導之益亦猶南路之克復明正侵地用巴旺布拉克底之力也據稱由曾頭溝進攻與澤旺現住之底木達地方最近閱圖果然第美諾係僧格桑巢穴自應急為攻取擒獲兇渠則其餘要隘不攻自解至底木達不過澤旺所居其地僻

處一隅即使攻得亦未為據其要害且約咱一路前已攻取賊寨今復攻得約咱東山礮卡現在趕搭浮橋繞道攻取甲木桂林等既已得手即當乘勝深入其地距美諾賊巢甚近較甲金達巴朗拉兩處尤為喫緊惟前據桂林等奏該處除分撥防守外現兵只有二千名恐賊人繞出官兵之後阻截山徑是約咱一路不可無大兵繼進以壯聲援曾經傳諭溫福酌辦且桂林等又攻得數處其險要路口既不得不分兵防守則伊等所統之兵更不免於單弱今溫福奏原調貴州之三千兵初十日間可到統率進攻原可聽其留用至所稱續調之陝甘兵三千名分一千與五福由曾頭溝進攻餘二千亦留於西路備用其續調貴州兵二千令赴甲金達一路蓋溫福尚未深悉南路情形仍以原數八千計算故謂可以毋庸再添今桂林等既漸逼賊巢需兵甚急自當速為籌撥除原調貴州兵三

千已至西路無庸復行調往其續調之貴州兵二千及陝甘兵三千已據該督撫奏報起程現諭帶兵之總兵書明阿王萬邦兼程前進著傳諭溫福桂林等酌量此兩處之兵何者可以先到即飛調二三千名速赴約咱以為策應就現在情形而論約咱一路最為緊要溫福等務須通盤籌畫迅速妥辦○丁丑諭現在新疆地方寧謐額敏和卓宣力多年著即回游牧休息如有用伊之處再降諭旨伊次子茂薩所遺協理旗務伯克之缺即令伊四子色伊普拉補授○又諭曰富德著加恩免罪在三等侍衛上行走○又諭曰車布登扎布現授將軍其扎薩克印信著照伊所奏令伊子薩木丕勒多爾濟掌管辦理旗務○諭軍機大臣等前據勒爾謹奏來京陛見於十一月二十六日起程此時計已行次中途但川省辦理小金川一事現有豫備選派京兵前往沿途均須先期籌辦西安僅有布

政使畢沅在省著傳諭該撫接到此旨即速
仍回陝省不必來京陛見此旨著於沿途迎
探勒爾謹所到之處迅即寄知○又諭據富
明安等奏李拔到楚後即選派捕役弁兵等
隨行聽其由京山隨州一帶隨地相機躡緝
等語所辦甚好但嚴金龍為首逆重犯罪大
惡極斷不容漏網稽誅今雖派令李拔訪緝
而實力查拏究屬地方官專責恐地方文武
因有李拔在彼訪捕轉致懈其承緝之責則

大不可著傳諭富明安等嚴飭所屬務須設
法上緊密速搜捕毋得稍有觀望遷延致逆
犯得稽顯戮至該督等另摺奏續獲逆黨審
擬一摺於知情不首及緣坐各犯止照叛案
例定擬尚屬未協現已批交三法司速行覈
擬具奏著一併諭令該督等知之○戊寅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前以批閱通鑑輯覽見前
史所載遼金元人地官名率多承謾襲謬展

轉失真又復詮解附會支離無當甚於對音
中曲寓褒貶尤為鄙陋可笑蓋由章句迂生
既不能深通譯語兼且逞其私智高下其手
訛以傳訛從未有能正其失者我國家當一
統同文之盛凡索倫蒙古之隸臣僕供宿衛
者朕皆得親為諮訪於其言語音聲俱能一
一稽考無纖微之誤是以每因摘文評史推
闡及之並命館臣就遼金元史國語解內人
地職官氏族及一切名物象數詳晰釐正每

條兼系以國書證以三合切韻俾一字一音
咸歸脗合並為分類箋釋各從本來意義以
次進呈朕為親加裁定期於折衷至是一訂
舊史之踳駁今金國語解業已訂正藏事而
諸史原文尚未改定若俟遼元國語續成彙
訂未免多需時日著交方畧館即將金史原
本先行校勘除史中事實久布方策無庸復
有增損外其人地職官氏族等俱依新定字
音確數改正其遼元二史俟國語解告竣後

亦即視金史之例次第釐訂畫一仍添派纂修官分司其事總裁等綜理考覈分帙進覽候定用昭闡疑傳信之至意一切事宜著總裁等即行議奏不可濡滯○諭軍機大臣等桂林等攻得約咱以後現在統兵果入其後路策應之兵最關緊要昨已飛諭桂林等於續調之陝甘貴州五千兵內量其可以先到者檄調遄赴約咱一路以壯聲援但恐兩路官兵未能剋期即至而金川所占革布什咱地方距我兵取道章谷之處不遠賊番性情詭狡萬一見官兵將抵賊巢兩首懼而相保或糾集賊衆由革布什咱而出阻我歸路不但大軍孤懸可慮即餉道臺站稍有梗滯所關甚重今進攻卡丫現有桂林鐵保宋元俊等在彼督兵勦擊阿爾泰即回駐章谷迅調就近兵練千餘於要隘處所嚴禁防守將餉道驛站等事不時往來照應以壯軍聲待續調官兵繼進方為周妥○又諭據莽古賚等

奏土司索諾木差往藏內熬茶之人不宜照常遣回已派幹練誠實之人隨從防守送至打箭鑪並咨會阿爾泰等語所辦甚是現今正籌辦金川索諾木所遣之人豈可遣回原處阿爾泰接咨並未具奏殊屬非是阿爾泰辦理金川始終苟且了事意存姑息全不細心理應從重治罪但朕初意亦不欲辦此事是以未治其罪留在彼處効力行走近因攻奪賊碉用伊所鑄大礮甚為得力復加恩賞給散秩大臣職銜阿爾泰倘不感戴朕恩竭情盡力必將伊從重治罪著先傳旨嚴行申飭○吏部等部議覆護理山西巡撫布政使朱珪奏稱平陽府屬之霍州路當孔道政務衝繁請改為直隸州以趙城靈石兩縣隸之吉州一缺所屬鄉寧一縣僻處山陬民淳事少請將吉州改為散州與鄉寧縣並隸平陽府管轄應如所請從之○己卯上御乾清門聽政○諭辦理小金川一事總由

阿爾泰一味意存遷就致逆首不知畏懼遂成養癰之患不得已於申討前已降旨宣示而朕不欲用兵之本懷衆尚未能悉喻不可不明白申諭前此綽斯甲布各土司間與金川交關節經督提等戒諭輯和朕以番蠻彼此仇殺習性使然亦只可隨宜駕馭不足煩孤矢之威昨歲小金川與沃克什土司構怨攻殺經阿爾泰董天弼親往查辦朕復以蠻觸相爭互存曲直不宜有所偏向輕議加兵

及阿爾泰等既至土境僧格桑隨即悔罪受約退地歸巢遂亦宥其既往孰意僧格桑怙惡不悛抗違教約復乘間攻圍沃克什并侵及明正土司地界是逆首竟視督提為專事調停肆無忌憚豈可復以口舌化誨即使其仍前面從勉强斂跡而我兵甫回賊復滋釁致令封疆大吏僕僕道路為彼和事之人成何事體況小金川以服屬土首敢於反覆不馴弁髦國法此而不聲罪致討大示創懲則

懦弱者幾無以自存而犷悍者必效尤滋甚朝廷之威令復安在乎揆其情形今昔異宜不得復執從前專務撫靖之說貽誤邊圉也乃阿爾泰始終不度事機一味欲從姑息已不能善體朕意及朕知其事難於中止屢諭督促進兵而阿爾泰尚錮守前見觀望遷延曠日玩寇致逆首得豫作準備設礮抗拒是僧格桑之罪更不容誅而阿爾泰之咎亦實無可逭然跡其所以誤會之由究因朕之未

能先機果斷祇期就事完事至今實深悔之是以於阿爾泰格外原宥雖將伊大學士總督革退旋因攻得約咱仍錄其鑄礮微勞授以散秩大臣令其自効設使竟出自阿爾泰之意豈肯僅予以斥革示儆旋復賞銜乎總之撫馭蠻夷惟在畏懷並用苟其自作不靖即當早示創懲使諸番共知懾服若一味因循姑息漸致長其桀驁之氣所謂方長不折將尋斧柯是意在息事寧人者貽誤實無底

止明季畏蒞苟安遇事委靡不振其弊率由於此我大清國正當全盛之時中外一家豈容微內土司獨梗化外現今桂林等統兵果入攻破約咱賊寨將抵賊巢如能擒獲小金川之僧格桑速正刑誅則金川之索諾木自必聞風斂退原可早完此局設僧格桑勢窮力迫竄入金川而索諾木尚知畏懼兵威立將兇豎擒獻並歸還革布什咱侵地亦無須再調征兵固朕所深願若索諾木敢與僧格

桑狼狽為奸匿遁抗命即當選發勁旅一舉併為殄滅此在事勢機宜斷不容已並非好為窮兵黷武也設使朕於叢爾蠻貊必欲勤師遠涉稍存好大喜功之見則當阿爾泰等辦理之初何難即為興兵申討又豈肯聽其屢次之調處了事耶朕於佳兵之戒實所深知况一經用兵即不免運籌宵旰批覽軍書焦勞至於廢寢朕又何樂而為此至於不得已而用兵朕實審慎再三不肯輕舉妄動然

亦不能違日中不焚之義此即為君難之一端將此詳晰宣諭中外知之○諭軍機大臣等據何燭奏信陽州地方盤獲楚省逆案重犯何士榮何士清二名即赴該處審明辦理等語所辦甚好已於摺內批示矣何士榮聽從嚴金龍邀約結盟謀為不軌同惡相濟情節自與嚴金龍無異自宜審明即置重典但該犯兄弟既於豫省盤獲其首逆嚴金龍焉知不於相近荒僻之處暫圖匿跡從此根究

物色無難迅速就獲該撫親往督辦甚屬妥協果能將嚴金龍一併剋期緝獲必將承辦各員另為加恩獎勵著傳諭該撫務即設法購線密捕勿使逆犯稍稽顯戮所有署信陽州吳璠看來尚屬能事並著該撫查其平日居官若何出具考語送部引見並將此傳諭富明安知之○軍機大臣等議准領侍衛內大臣努三奏稱從前健銳營兵在昆明湖操演水戰不甚熟習奉旨由廣東福建等省保

送千總十員。賞戴藍翎。在水師教習上行走。數年來本處委署把總。俱熟於掌舵觀風。足敷操演。請裁去藍翎千總於把總內挑取四員委署。現在年滿之藍翎千總四員。撥回原省。應如所請。從之。○實授瑪興阿為刑部左侍郎。○庚辰禮部議覆。湖南學政褚廷璋奏。稱永州府屬東安永明二縣。徭籍童生。不過數人。佳卷甚少。定額三名。似覺過多。寧遠縣徭籍童生。每試錄送百餘名。依額取進。尚多

可採。請將東安永明各減一名。作定額二名。所減二名。撥入寧遠。作定額五名等語。查東安永明二縣。徭童於數人之中。額取二名。仍屬過優。應各減二名。定為一名。所減四名。內酌撥寧遠二名。從之。○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奏。查金川索諾木現在情形。雖未敢顯然助惡。而彼此久已勾通。屢詢從沃克什逸出之人。知索諾木曾遣頭人在美諾寨中幫僧格桑辦事。且據索諾木有賞給革布什

咱地方。不幫小金川之語。其要挾內地情殊可惡。將來小金川辦竣後。索諾木倘稍有不順。斷不可不嚴加懲創。惟是就今所有兵力。克復沃克什。勦辦小金川。無虞不足。若平定小金川後。移討索諾木。自應厚集兵力。方可濟事。查征勦金川。以地勢而論。跬步皆懸崖峭壁。馬兵無所施力。即大臣官員。亦皆步戰。是以綠營未嘗不可得力。鄰近省分中。惟貴州陝甘二省。尚可各調二三千名。行軍機要

有備無患。若令各該省先為選定。豫備如須添兵。一面奏聞。一面飛調。自無遲誤。并可省多調京兵之煩。報聞。○辛巳上。御太和殿視朝。文武陞轉各官謝恩。○諭據舒赫德奏。領隊大臣伯鄂津。膽敢派伊隨甲人等種地。又分取衆兵所種地畝。中水澤灌漑其田。那借牲隻籽種使用。并將盛貯交納糧石口袋收留。甚屬不堪。請將鄂津交該部嚴加議處等語。此事殊堪駭異。朕以鄂津身

係世家尚堪造就就是以加恩予以奮勉之路令其在伊犁學習行走鄂津自應感激朕恩辦理一切事宜當知大體乃如此貪圖小利甚屬卑污不顧顏面且領隊大臣等各有養廉銀兩養贍身家頗為寬裕何事窘迫至於此極鄂津如此行事實出意想之外不惟深負朕恩亦有玷伊祖父顏面鄂津著革職在彼枷號俾衆共知炯戒伊勒圖身任將軍在伊犁有年乃鄂津如此行事並未查明叅奏殊屬非是伊勒圖著交部嚴察議奏伊昌阿係鄂津屬員因畏懼鄂津不敢揭報其咎亦難辭伊昌阿著交部察議○又諭曰福昌身係滿洲且為總兵大員乃自七月間駐卧龍關外至今半載一味逗遛觀望並未見其實心奮勉屢經傳旨訓飭今據溫福奏稱該鎮原屬無用之人不但打仗進攻不知紀律即尋常亦不能整飭營伍等語福昌著革職留於軍營自備資斧効力贖罪其松潘鎮總兵

員缺即著宋元俊補授仍令其隨桂林等帶兵進剿○又諭前據富明安等奏湖北京山縣逆犯嚴金龍糾衆不法一案竟敢於私製衣帽設令偽號偽官圖刦倉庫是其謀反之跡已屬昭著實為罪大惡極今該督審擬續獲逆黨嚴在和等將案内緣坐之嚴喜兒僅照謀叛親屬律發功臣之家為奴所擬殊未允協已據三法司另行改擬矣向來謀反謀叛律文各有專條蓋謀叛乃指謀背本國潛從他國者而言其情罪較謀反迥別是以問擬緣坐亦輕重不同且謀叛之條原係沿用舊律方今天下一家豈復有此國彼國可以叛往之處又豈嚴金龍之顯然謀反者所得比附乎今該督以首惡胞姪嚴喜兒僅照謀叛家屬問擬必係胥吏人等瞻徇同鄉因而避重就輕以逞高下其手之計而幕賓無識亦遂以多活數囚妄謂可積陰德此種錮習最為可恨富明安於刑名律例原未諳習但

不細檢律條確切比擬亦屬疎畧現已傳旨申飭至於奏讞重案乃臬司專責何竟率意擬轉不加詳覈以致輕重失當乎所有湖北按察使劉秉愉著交部察議○又諭據福僧阿奏稱金川需用滿兵現將西安八旗兵內選派烏鎗兵二千名備用著照所請調用時即派書麟帶往○諭軍機大臣等富明安奏審擬續獲逆犯嚴在和等一摺所擬殊多失當已交三法司另行改擬向來謀反謀叛各有專條蓋謀叛乃指謀背本國潛從他國者而言較謀反之不利於國情罪迥然不同是以律文所載問擬各分輕重今此案首惡嚴金龍等糾合祭神敢於設立偽號偽官圖劫倉庫此而不謂之反將必如何而後謂之反耶該督原擬將案內緣坐之嚴喜兒僅照謀叛親屬律擬發功臣之家為奴殊未允協不知謀叛之條係相沿舊律原文方今天下一家豈復有此國彼國可以叛往之處又豈嚴

金龍之顯然謀反逆犯所當比附乎此必胥吏人等瞻顧同鄉因而避重就輕巧為開脫以逞高下其手之計而無識幕賓亦遂欲多活數囚妄謂可以潛積陰德此種錮習最為可恨富明安於刑名律例素非諳習固未能貫通律意遂一指斥講求而其平日為人尚屬誠實諒亦不敢有心輕縱但於此等有關世俗人心之逆犯家屬定擬罪名自當細檢律條確切引用何竟為幕吏所愚致令罪名出入失明刑弼教之義乎至於辦理刑名乃臬司專責今引律未協臬司更無可辭咎現將劉秉愉交部察議富明安著傳旨申飭仍諭其知所警勉嗣後於奏讞重案一切詳慎妥辦毋再因循取戾○又諭據吳嗣爵奏淮關署內被盜一案該處營汛不隸河標未據營縣稟報等語因交兵部查板閘汛地屬淮安城守營該營叅將係漕運督標統轄是疎防之咎在吳嗣爵原可毋庸議處但該處總

河駐劄之地與板閘相近亦應派委員弁一體嚴緝不可稍存畛域之見至此案以關署被盜事堪駭異但細揣案情所刦銀兩係在該關管帳家人房內其中不無疑竇且聞外論亦有謂被盜情形恐未甚確者在方體浴身為關差斷無掩飾妄報之事而家人情偽難知或係平日別有花銷虧缺無可委卸因而裝點盜刦情狀以愚家主亦未可定其在專司之文武員弁自必樂聞此語冀免處分而吳嗣爵係事外之人諒不致代人粉飾且關署被盜事屬罕有其真偽亦難掩衆人耳目無難詢察而知著傳諭吳嗣爵就近留心密訪有無前項情事即據實奏聞○又諭朕以約咱一路與美諾相距不遠現已攻破東山梁碣卡逼近賊巢不可無續進策應之兵是以諭令書明阿王萬邦何人可以先到即飛調二三千名速赴約咱其餘再行分給旋據桂林奏到尚需兵八千名適符朕之豫料

即交軍機大臣議將續調之陝甘貴州兵五千名全赴約咱一路聽桂林等調用其尚需三千名之數並令文綬於陝甘兩省再派兵三千名迅速赴川至曾頭溝一路溫福指派書明阿帶領固原兵一千名會同五福進剿昨因桂林等一路需兵緊要令陝甘貴州續調之五千兵全赴約咱策應是固原兵即不能分往曾頭溝而桂林等自得約咱後又攻破其東山梁等處碣卡現在分路進取賊巢其兵力自屬多多益善若能攻得美諾擒獲逆酋則其餘各路不待攻而自解倘桂林等約咱進攻之兵畧需時日而曾頭溝為小金川後戶或從間道進兵夾擊以掣賊勢亦未為不可著溫福與桂林等彼此知會熟商應作何分路進兵之處妥協辦理惟是溫福奏稱巴朗拉與約咱相去二千數百里未及會商而桂林昨奏亦有相距巴朗拉往返幾五千里之語溫福桂林同辦一事必須聲息時

通方可彼此會籌全局。酌定機宜。若按摺報
遞京六百里程限而計。則二千餘里。亦四日
可達。何至難於得信。恐此兩路文報往來。其
沿途驛站。尚未能如摺報之馳送迅速。此於
軍務甚有關係。昨已令阿爾泰回駐章谷。策
應查辦軍站之事。自可兼顧。並令李本派委
妥員。將此兩路軍營臺站。照摺報一體稽查
催遞。務令文移往返。毋稍濡滯。○定邊右副
將軍大學士溫福奏。查山川形勢。本為軍行
要務。番境崇山疊嶺。其程途遠近。道路險易。
從前約畧成圖。不無舛謬。臣前赴南路軍營。
行至清溪而返。所有章谷約咱等處情形。無
從得知。確切至木坪堯蹟一路。僅於經過雅
州時。詢知大概。仍未深悉。若僅仿照舊圖。繪
畫終恐失實。西路自汶川以外。均為番地。由
卧龍關山神溝鄧仍。以至巴朗拉。此外即小
金川賊人占據之地。臣經歷各處。留心體察。
就此一帶詳細繪圖。並將巴朗拉所有賊人

碉卡一併繪入。呈覽。至巴朗拉以外。沃克什
小金川各寨據地方官所送輿圖。及詢之經
過之人。畧知梗概。另繪一圖。進呈。其間山川
形勢及各處道路。僉稱險峻。因其說不一。未
敢遽為繪入。將來攻得一處。即將一處山川
道路情形。陸續補繪。進呈。報聞。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八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九

監修總裁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淵閣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領侍衛內大臣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

吏部理藩院事務正黃旗滿洲副都統世襲騎都尉軍功加七級隨帶加一級尋常加二級軍功紀錄一次 並獲

勳戴官經筵講官太子太傅文華殿大學士文淵閣領閣事稽察欽奉 上諭事件處管理刑部戶部三庫事務

世襲騎都尉軍功加十九級隨帶加二級又加二級 並獲內大臣戶部尚書鑲藍旗滿洲副都統軍功紀錄五次

尋常紀錄十四次 並獲經筵講官太子少保工部尚書紀錄六次 並獲總纂修奉

校修

乾隆三十六年辛卯十二月壬午。

上請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據富明安奏查拏逆匪嚴金龍等一摺。內稱嚴金龍。何士榮。二犯。現在嚴捕該二犯家屬。俱於京山隨州接壤之各荒山巖洞內搜出。該二犯或亦藏匿山僻林谷之中。俱未可定等語。嚴金龍何士榮。乃謀逆首犯。罪大惡極。自應上緊嚴緝就獲。不容片時漏網稽誅。且該二犯家屬既於京山近界搜擒。則該犯諒亦潛蹤不遠。

斷不可不設法急捕。致令遠颺。若存荒山巖洞之見。地方官勢必懈於躡緝。藉口因循。甚至詭稱竄跡空山。日久餓斃。又如從前查拏馬朝柱之海捕具文。更復成何事體。前據奏稱恐其逸於河南近境。當即傳諭何燭一體協緝。昨據何燭覆奏。已派員飭屬嚴密緝拏。但思豫省地當孔道。難以藏奸。該犯等未必敢往潛匿。若由湖北而計。必竄入川省。或已至湖南。必竄入貴州廣西。富明安等務當實力密緝。毋稍羈延。並著傳諭李湖永德一併協緝。其四川一省。阿爾泰現在軍營督兵攻勦小金川。此事即著交藩司李本專辦。務各選派妥員於境內盡力搜緝。務期迅獲。速正刑誅。毋得稍存畛域。仍各將作何辦理之處。迅速奏聞。○陝甘總督文綬奏准溫福咨稱酌量進剿情形。將固原兵一千。徑由松茂一帶直出維州。會同副將五福進剿。其餘二千。仍赴西路軍營。但此項兵均係書明阿統領

今該鎮既帶兵徑赴維州所餘西寧並陝西兵各一千應另派勇幹大員統領等語查興漢鎮總兵張大經年力强壯辦事勇往堪以統領赴川且興漢毗連川省進征近便陝省官兵業於十二月初四等日經西鳳協伸泰等帶領在途現飛檄張大經即由本鎮星馳前赴沔縣寧羌一帶將伸泰等所領陝兵一千接管前赴軍營所遺興漢鎮總兵印務即令伸泰前往接護其西寧鎮官兵亦於十二月初三四五等日起程由階州文縣一路入川省之松潘前赴軍營併歸張大經統領再查書明阿帶領之兵已於十二月初六八九等日起程臣令秦階道程國表等在文縣一帶照料臣亦親往鞏昌安定等處驗看官兵並照料起程得旨嘉獎○遣內閣學士全魁致祭長白山等處遼太祖陵宗人府府丞李友棠致祭西嶽華山等處黃帝軒轅氏等陵吏部右侍郎曹秀先致祭東嶽泰山等處少

吳金天氏等陵

先師闕里戶部左侍郎范時紀致祭中嶽嵩山等處太昊伏羲氏等陵吏部左侍郎金姓致祭南海兵部右侍郎蔣元益致祭北嶽恒山等處女媧氏等陵○以故一等誠勇公巴祿子慶林三等信勇公昭德子復興一等子吉昌子色布騰三等子永福子剛魁三等子兼三等男富勒賀子富保三等男蘇爾泰子四格三等男張峻子玉龍三等男富爾松阿子豐盛額各襲爵○癸未諭曰禮部侍郎銜鄒一桂著加恩在籍食俸○以故二等子王熾子炎三等男陳國儀子朝環各襲爵○甲申諭本年恭逢皇太后八旬萬壽八旗及直省人員全集京師建設經壇虔申祝嘏上年八月朕六旬誕辰今歲春中恭奉安輿延禧泰岱該員等亦多敬效嵩呼臚歡頂祝自應

分別加恩以數

慶澤除順天府屬紳士及滿漢原任文武大員並候補候選有職人員等業經降旨分別給銜加級外其餘所有八旗各省文武廢員等經軍機大臣交吏兵二部查明緣事案由分擬等次列單呈覽朕覈其情節較輕尚堪錄用之沈清任李浚原金樹屏曹鎮劉伊凌天佑楊廷琇朱孔璋趙椿齡王世仁湯大寧喬士玉蘇泰吳世賢宋樹穀魏象烈吳雲王汝

霖毛應藻蕭榕年邢銓溫伯魁莫如忠蘇去疾蔣尚憲張肇揚汪奎單燾李宏照德克進義寧賡音德楞額三十三員著該部帶領引見再降諭旨其三次恭祝之陳顧聯等七十一員俱著賞給原銜二次之王碩等一百七十七員俱著降一等賞給職銜一次之秦嶠等五百二十九員暨八旗革職人員福葆等一百五十七員俱著降二等賞給職銜此內除從前已給原銜者毋庸再予加銜其應降

一二等賞與職銜之人有曾經得過降等銜者仍按次加等賞給如有軍流以上餘罪雖經納贖仍就其應賞職銜以次遞降一等賞給至無可遞降者文職量予九品職銜武職量予七品職銜若實係贓私入己之員雖量給職銜仍不准其報捐至於佐雜微員之無級可降者均各給與原銜俾得共膺章服之榮益廣

慈仁之福○又諭本日閱原任提督董天弼奏

函內有恭請

皇太后聖安摺一件於體制殊為未協

皇太后萬壽聖節敷天洽慶屬在臣工原可具摺恭祝以伸忱悃至於常時奏請

聖安即督撫亦不應爾況提鎮乎前曾傳諭督撫將軍提鎮等不得概行瀆奏今董天弼仍敢冒昧具摺殊屬不合伊現在已經罷斥不值復行申飭著將伊原摺發還仍通諭各督撫將軍提鎮等知之○以翰林院侍讀學士

章謙恒充日講起居注官（乙酉諭曰伍訥璽前在廣西梧州府同知任內應分賠廠稅未完銀四百五十餘兩例應於該家屬名下追繳但伍訥璽前在軍營尚屬出力今奉差在外病故亦堪憫惻所有應追廠稅未完銀兩著加恩寬免○諭軍機大臣等本日總兵官德滋奏祝

萬壽一摺字畫過於微細殊屬非是總兵慶賀奏摺其詞義原可無庸置論但朕於陳奏事

件無不細為披覽今官德滋所奏一任該衙門字識率意書寫一望模糊幾不可辨甚不曉事官德滋著傳旨申飭○又諭據薩載奏淮關署內被劫一案現在嚴督州縣營汛選派兵捕並委幹弁改裝購線四路查拏等語關署被劫事異尋常自應加緊嚴拏務獲大示創懲但此等糾夥肆劫之盜得贓至二千八百兩其人素非善類一旦挾有重貲豈能深藏不露勢必隨手花用如飲酒宿娼之類

皆所不能自禁者其蹤跡無難隨時體訪何以至今尚未弋獲看來此案初報情形其中不無疑竇蓋當時劫去銀兩係在該關管帳家人房內而報盜即係家人之言焉知非家人等平日積漸虧空無可委卸因而裝點被盜以愚家主此亦情理之所易有昨閱崔應階奏內有聞盜犯係河南語音且用杆子上屋似係山東河南越境行劫慣盜之語從來常人遇明火執杖之盜無不惶駭驚竄何暇

細審土音此語又係出自何人之口即此深屬可疑正當從此加意體勘層層駁詰俾案內真情一一水落石出現在高晉正赴永定河覆勘工程伊係滿洲大學士即回京復命尚當令與新春朝會曲宴之後再行回任是此案正乃薩載應行專辦之事著傳諭該撫即速自赴淮安將該處失事確情詳悉密為訪察固不可使地方文武各官藉此為推諉玩延及冀免處分之地然使其中有家人

飾詐情節亦宜悉心推究俾無遁情一俟到彼得有端緒著即具摺奏聞仍將地方各員并近日偵緝有無獲盜之處據實覆奏○又諭曰董天弼於十一月十五日退回甲金達軍營十七日奏稱覓路往解達木巴宗之圍何以直至二十八日始覓得蒲松岡之路又何以復遲至十二月初八日始擬帶兵前進看來董天弼深染綠營惡習全不知實力奮勉甚屬不堪前已降旨將伊革職在兵丁上効力贖罪而令阿桂往署提督如阿桂到彼時董天弼業於蒲松岡一路進攻得手或距達木巴宗不遠諸事稍有起色則尚可留營以觀後效倘仍不知悔改即著阿桂將董天弼拏問鎖解成都嚴行監禁一面奏聞請旨定奪○戶部議覆江蘇布政使吳壇奏稱兩江財賦繁重地丁奏銷多歷年未結之款請嗣後有專案者歸入本案報銷毋庸於總案內重複登報應如所奏至向無專案之款亦

應另造細冊報部以憑稽覈催辦得旨依議江蘇安徽節年奏銷未結之案既較他省為多自應設法清釐以免塵積著該撫藩照依定限五年掃數辦結毋再羈延如仍有逾限不結者該部即行查案將承辦之員從重議處○四川總督桂林奏川省三路合攻小金川兵多糧急現在附近三路各州縣均已碾辦倉穀運送軍營所派遠處州縣須酌量變通如川東之重慶夔州及川北之保寧順慶等處各距省一二千里派撥米石必須運省再解不特運價不貲亦且行期甚緩查成都嘉定二府素稱產米之鄉當令兩司飛飭遠處派米州縣不必碾動倉糧按照派定米數前赴成嘉所屬各處採買雇夫運送既可節省腳價并無庸買補還倉且可於採辦處起運更為迅速至南路一帶自邛州以南路險人稀由清溪至打箭鑪皆小土司所管更屬荒僻官兵夫役覓食為艱現飭建昌道白瀛

於最近之清溪。榮經兩縣碾動倉米分貯各站。並於續派米糧內酌量截留。以備支發。各夫口糧無庸另支米折。其巴朗拉堯磧兩路亦分飭糧員畫一辦理。至火藥鉛丸為軍營最要之物。臣前請調各省火藥。此時諒已起程。當飭督提兩標中軍俟解到全貯省城。就近分解三路。均得實用。得旨嘉獎。○又奏臣接奉諭旨。籌撥健銳等營勁旅二千會剿。實較綠營得力。但川省距京甚遠。而約哨尤為

三路中最遠之處。恐緩不濟急。是以奏請添調湖廣貴州等省官兵八千。并招募新兵。以供調遣。具摺後即咨各督撫揀派近川兵丁迅速赴川。此時諒已將次起程。到齊儘足數用。自可無庸請益。其僧格桑之父澤旺懦弱無能。久被伊子幽於底木達地方。僧格桑之兄亦早被殘害。將來辦有成局。所有小金川地方。臨時請旨酌定。臣於攻克山梁後進取卡了。因該處層列堅礮。賊番固守。未便輕於

撲取。且西山梁尚有礮卡。必須攻奪喇嘛寺。然後分兵繞截。方為穩便。昨探路人回據。喇嘛寺三面俱陡險難行。該寺係各土喇嘛居住。雖現為小金川占據。而各處喇嘛尚多。未散。隨密遣喇嘛二名潛赴該寺約會。一面選派兵練俟彼處一有照應。即鼓勇登山奮力攻取喇嘛寺。及附近各礮一面抽撥官兵乘勢奪占西山梁礮卡。以便截取卡了。報聞。○陝西西安提督汪騰龍奏准四川督臣桂

林咨調陝兵二千名。必須大員統領。仰懇天恩。准臣統領官兵前往。俾得少盡驚駘。得旨。即應前往。勉力為之。○命光祿寺少卿書昌刑部郎中素敏在尚書房教習清文。○以通政使伊滿為左副都御史。○調廣西右江鎮總兵同泰為江南狼山鎮總兵。○鑄給雲南廣南府屬富州土同知關防。從署總督彰寶請也。○丙戌四川總督桂林奏據副將宋元俊稟稱。金川頭人庸仲至營。聲稱索諾木差

來請安並呈送禮物等語查索諾木與僧格桑狼狽為奸今見大兵雲集差人親詣軍門焉知非陽為恭順陰覘動靜而來索諾木雖侵吞革布什咱地方尚無顯然抗拒形跡若遽行麾斥反啟其疑貳之心豫籌抗拒莫若處以靜鎮俟平定小金川合兵攻討出其不意索諾木不得不退地回巢束身歸命其事更易完結隨令帶領頭人進見據稱僧格桑年幼無知圍攻沃克什地方大兵進剿尚不知認罪退兵索諾木曾經阻勸執迷不悟特遣頭人請安送禮等語臣當即面諭頭人即卡深受天恩尚知守法今僧格桑侵占沃克什抗拒官兵索諾木又經勸誠亦頗恭順僧格桑梗頑不法必期勦滅爾土司等當以為戒若索諾木誠心向化將來僧格桑或逃入爾境務即縛獻軍門

大皇帝必格外加恩爾可傳諭索諾木遵奉臣見頭人頗生感畏隨將原送禮物發還並賞

給綢緞烟茶等物該頭人叩謝而去嗣後有孔撒綽斯甲布等各土司差人請安臣亦隨時曉諭以小金川跳梁兇橫侵占鄰封

大皇帝洞悉番情不及早殲除爾等受害更大是以發兵攻剿務須擒縛兇渠俾爾等得安居樂業爾等尤當感激力圖報効該頭人等均稱

大皇帝實為我等土司安良除暴凡有用我土司之處頭人百姓俱願出力等語察其詞色俱極欣喜諭軍機大臣等桂林奏金川差頭人到營請安送禮若遽為麾斥轉恐啟其疑貳所見極是桂林隨即剴切面諭却其禮物給賞遣歸亦只可如此辦理但該處頭人由何路來至軍營摺內未經敘及雖云金川與小金川境壤毗連而其中路徑究有遠近不同察其經由何路即可識其往來蹤跡并可知索諾木現在何處此等雖是閒文末節實為全局緊要關鍵不知桂林曾逐一問及否

再金川攻圍革布什咱一事本年五月間阿爾泰初奏止稱索諾木連夜發兵占據革地寨落並未言及索諾木之是否率衆親往及八月中奏覆曉諭金川之事止稱宋元俊到彼土舍索諾木叩頭跪迎詞貌恭順亦未言其在何處接見又十一月中奏宋元俊探知小金川屢次差人求金川發兵阻我大兵糧道歸路宋元俊差人往諭一節止稱委千總崔文傑前往其巢譯諭索諾木即將已派之土兵撤去而於崔文傑至何處傳諭更未提及今索諾木是否仍在舊巢抑於革布什咱相近處所別有巢穴或即在革布什咱地方統兵占住遂為狡窟均未經詳晰聲敘尤難懸揣著傳諭桂林即行查詢明確據實覆奏至僧格桑之敢於抗命自係倚仗金川而索諾木亦遂藉彼為要挾內地之計揆其情勢固屬必然但兩酋若已連而為一則當我兵進攻時金川或由章谷一路聚賊拒扼我兵

即無由窺入或讓我兵既進賊衆抄出阻我餉道臺站甚或在後斷我歸路皆為可慮而索諾木並不出此又似其尚知畏懼天朝設兩酋勾結已成自必互相援應又豈宋元俊差弁譯諭遂能中止若云索諾木之志惟在貪得革布什咱之地因宋元俊曾經含糊許允希圖將來果踐其言更未必然番夷性素狡黠豈不計及我兵若攻得小金川擒渠定地自必乘勝移兵辦及革布什咱之事索諾木安能復保其所占彼又何所為而任我之直取小金川坐視不顧耶此又理之不可解者總之賊計奸詭不可不防彼前此之貌為恭順或懼官兵聲勢難當姑為觀望之策今雖遣人到營窺我虛實若見我約咱一路現無繼進策應之兵索諾木竟乘我罅隙從中梗阻所關甚鉅桂林等不可不加意豫籌以期妥善○禮部等部議覆湖廣總督富明安等奏稱施南府屬宣恩來鳳咸豐利川四縣

自改土歸流設縣分治考試童生漸多經前督臣德沛奏准四縣共進童生一二名暫歸首邑恩施縣學管轄在案今宣恩來鳳咸豐三縣應試童生現各有三百餘名請歲科兩試各取進七名利川縣童生現有五百餘名請取進八名並請添設府學取進十二名查從前合四縣考試文童僅取進一二名今奏請四縣各取進七名八名又添設府學十二名殊屬過多嗣後宣恩來鳳咸豐三縣准其各取進三名利川取進四名所請設立府學之處查恩施縣學原定十五名量減三名建始縣學原定八名量減一名撥入府學此外於六縣中酌取四名定為學額八名再取進生童應設教官管束查宜昌府及所屬東湖北東歸州三州縣並施南府屬恩施縣學各有教職二員應如所請宜昌府訓導撥改施南府學東湖縣訓導撥改來鳳縣學巴東縣訓導撥改咸豐縣學歸州訓導撥改利川縣

學恩施縣訓導撥改宣恩縣學從之○以病休奉恩將軍凌高子伊崇額襲職○以故廣西太平府屬佶倫土知州馮時昌子峻明襲職○丁亥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幸瀛臺○諭此次辦理小金川所有溫福自滇省帶往之滿洲兵二百名又貴州綠營兵原派三千名續調二千名陝甘二省綠營兵原調三千名續調三千名均屬遠道跋涉未免勞頓與調自本省者不同俱著加恩於伊等到營日各賞給一月錢糧○即著於撥給該省備用軍需項下支給○署雲貴總督彭寶奏滇省有六鎮五協及十四專營全賴訓練自承辦邊務臣不能常駐省城提督長青及臨元開化鶴麗各鎮總兵俱派防邊隘昭通鎮總兵馬彪又領兵赴川各營皆無專閫大員時加整飭應請敕下撫臣遇臣公出未回所有各標協營官兵上下半

年代為巡查閱看從嚴甄別得旨正當如是早當如是太拘泥矣足見汝不實心有旨諭部諭向來各省營伍巡閱整飭乃總督專責滇省營制既較他處為繁且緣營積習委靡尤須勤加訓練但近來總督彰寶承辦邊務不能常駐省城提督總兵亦均有差務公出其各營弁兵等因無大員閱視操演馴致廢弛甚為關係嗣後如該督駐劄永昌及提督總兵駐劄關隘所有各標協營官兵即著巡撫於上下半年隨便代為巡查考覈從嚴甄別如有應行叅劾者即咨明該督會同具奏其省城督標及城守營更為切近亦即代為董率訓練庶於營務有裨該部即遵諭行○戊子諭今年朝期十一次不到之和親王永壁八次不到之貝子弘景陪祀四次不到之奉恩將軍書爾金俱著交該衙門察議○又諭據徐績叅奏臨朐縣知縣張秉鉞於傳文炳受傷身死一案混以病死通報及委員檢

驗傷痕顯著似非無心失錯請革審等語張秉鉞著革職交該撫與案內有名犯證一併嚴審定擬具奏○諭軍機大臣等戶部議覆薩載查奏閩商採辦洋銅有礙蘇商確情一摺已依議准行矣此案前據鐘音奏係蘇商一面之詞事隔遠洋難以定其虛實因令薩載確訊覆奏今據查訊蘇商每年發船十三隻如有增船越販即將官辦額銅壓入次年下番必致缺額等語似屬實情看來倭人每年配供內地商人採買銅觔祇肯售給一定額數彼盈即此絀勢屬必然今既停止閩商採辦蘇商自更無可藉口且蘇商所辦洋銅亦以供內地官民之用原可無分畛域毋庸復為深究至所稱閩人林承和發去一船倭地列入寅字十一番是否領照出洋抑係違禁越販其運回銅觔有無官為收買並未據閩省查明咨部不可不徹底根查使買回之銅不致影射私售著鐘音即行據實確查辦

理具奏將此傳諭知之○已丑陝甘總督文綬奏臣接桂林咨稱奉旨派調陝甘兵三千名業經副將軍溫福咨調不計外再於陝甘酌量選撥精銳兵二千並派勇健將領刻日帶領起程至小金川境內山路險隘須擇其近山慣於行走者查陝甘兩省俱與川省毗連兵丁慣於陟嶺者多應請於甘涼各標內挑兵一千陝西提鎮各標內挑兵一千仍照舊例以馬四步六派撥務令全挑鎗手並帶長矛庶便於攻勦至川省山路崎嶇既因馬力難於陟險應請以馬價折給照例令地方官幫同購辦驢頭以利軍行報聞○庚寅諭前因德保將廣東鄉試年老士子不行確覈濫列多人入奏已降旨交部察議仍令將九十以上者詳查姓名年歲覆奏請旨今據奏到三場俱完未經中式之三水縣貢生陸敬年九十一歲開平縣增生勞大成年九十四歲大埔縣附貢生楊國光年九十歲入闈時

面行詢問履歷實屬相符等語此等諸生年臻耄耄尚能應試觀光洵為士林嘉瑞且冊報已及九旬其中即或稍有增加諒不至甚相懸隔應照順天等省之例一體加恩俾酬夙願所有陸敬勞大成楊國光俱著賞給舉人用彰錫類作人之至意○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等奏貴州官兵於本月初十日內到齊大礮亦已鑄成臣等商定十二日夜不令賊人知覺派兵交侍衛三達勒烏什哈達巴三泰哈薩爾圖佛倫泰伊里布章京佛進泰等令其占據右邊山梁攻奪卡座又派章京瑚尼爾圖等令其占據左邊山頂又令侍衛賡音素彰靄翹蘇勒額森特阿爾素納海祿鄂爾霍善章嘉布章京丕亨保巴彥泰等管領滿洲兵總兵馬彪及副將富紳遊擊成德等管領貴州兵合力攻取山頂礮卡臣等隨後接應其餘四川綠營仍令總兵和邦額福昌帶領在後又派侍衛明仁新達蘇前

鋒叅領官達色等攜帶新鑄大礮當經派定前進其奪據兩邊山頂之官兵乘夜上山將賊人十數處石砌攔牆全行攻克攻取山頂礮卡之兵亦至巴朗拉最高嶺下按隊排列官達色明仁新達蘇等一面放礮攻打侍衛章京鎮將等一面各督滿漢官兵直取山頂礮卡施放鳥鎗前進十三日官兵奮力上前先圍住大礮一座天晚未能摧毀至十四日黎明又令兵丁施放鎗礮攻至午刻兵丁奮力衝抵不避鎗石或竟拆礮根或攀上礮頂並將大礮相連之石牆亦全奪占臣等嚴督官兵復將賊人礮卡分頭圍困至十五日各隊官兵一擁上前所有大礮六座小礮兩座又山頂石牆一處全行克取此次打仗計殲戮賊人數百名拏獲十二名即行正法所得鎗刀等物俱賞出力兵丁滿洲官兵內侍衛鄂爾霍善腿被石傷綠營官兵內亦有陣亡受傷者至攻破礮卡時恐有一二賊人脫出

潛匿現派官兵遍山搜捕拏獲即行正法再巴朗拉係緊要隘口一切糧餉鉛藥等項俱由此路運送已派四川兵四百駐守臣等俟搜捕逃匿賊人完竣即進兵直取達木巴宗諭曰溫福等奏稱帶領官兵奮勇攻破賊礮勦殺賊衆已過巴朗拉等語溫福等以滿洲官兵在前綠營官兵在後晝夜打仗甚屬奮勉實堪嘉予以此聲勢賊人必皆膽落不日即可集勲所有此次大臣官員兵丁奮勇出力宜沛恩施以示鼓勵溫福著賞給小荷包二對伍岱著賞給小荷包三箇阿桂著賞給小荷包一對侍衛章京內奮勇著績應賞給巴圖魯名號者著溫福查明具奏其打仗奮勉並受傷陣亡及貴州官兵一併查明送部議敘○又諭前因溫福等進攻巴朗拉時我滿洲兵丁鼓勇直前實宜嘉獎當經降旨令將侍衛章京內有出衆効力應賞給巴圖魯名號者查明具奏今溫福查明除前已賞給

巴圖魯之翹蘇勒阿爾素納外其前鋒章京委署翼長官達色二等侍衛額森特藍翎侍衛三達勒俱屬奮勉行走著加恩官達色賞給巴爾丹巴圖魯額森特賞給丹巴巴圖魯三達勒賞給嘉爾瓦巴圖魯仍照賞給巴圖魯名號之例各賞銀一百兩諭軍機大臣等巴朗拉一路原係賊人緊要咽喉今既得其山梁礮卡已據扼要之勢由此乘勝進攻易如破竹據稱巴朗拉至美諾計程一百四五十里若可從此徑趨美諾賊巢擒獲僧格桑則達木巴宗之圍不攻自解或其路徑形勢必須先攻達木巴宗再赴美諾溫福自能籌合機宜惟聽其斟酌妥辦迅奏捷音聞小金川賊犯噶塔爾等供詞稱有金川打發兩頭人來幫僧格桑辦事不知名字等語可見兩酋久相勾結索諾木竟敢顯然助惡此二頭人亦當與小金川黨惡頭人一併擒獲重治其罪而索諾木之罪亦所自取但朕不欲

窮兵若僧格桑果能迅速就擒則小金川全局已定即一面傳檄索諾木令將所侵革布什咱之地盡行退出受約歸巢如索諾木果知畏懼恪遵則金川原可毋庸辦及但須察其是否誠心懾服所侵之地果否全行退出及所拘革布什咱番戶曾否盡數送還自可宥其已往倘係勉強面從冀救一時之急而於所侵地界人戶不肯逐一清還是狼性尚未能馴難保其不效僧格桑故智官兵甫退彼仍出而滋擾又復成何事體即酌量於切要處所分駐官兵嚴為控制使索諾木知所做畏不敢復逞方為一勞永逸再僧格桑此時如已就擒則著溫福等將逆酋及黨惡各犯嚴行審訊一面奏聞一面於軍營將各犯分別凌遲斬決示衆仍將逆酋傳首金川及內地諸土司使共知炯戒再前諭阿桂即赴甲金達原因趨解達木巴宗之圍今已得巴朗拉便當從此直入以擣穴擒渠為急務阿

桂自應隨溫福進剿合力藏事○又諭前因桂林攻得約咱距賊巢甚近乘勝深入約咱似係正路不可無續進之兵是以速諭書明阿王萬邦將所帶之陝甘貴州兵五千名令赴約咱今桂林等雖經攻破東山梁並未乘勝直搗賊巢是此項續調之兵不過需待接濟而溫福等昨奏現已攻破巴朗拉即可長驅深入直趨美諾此時西路情形較南路又為緊要而溫福現帶進攻之兵祇有黔兵三

千餘名亦不可不添兵策應以期迅速集事書明阿現帶之兵由維州一路兼程進行維州距巴朗拉為近著速傳諭書明阿接到此旨帶兵迅赴溫福軍營聽候調遣其提督汪騰龍亦已帶兵起程著并諭該提督即行催趲官兵速進其餘三千名仍令星赴桂林軍營俾兩路會合并力攻剿以期剋日藏功○辛卯

孝莊文皇后忌辰遣官祭

昭西陵○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諭軍機大臣等前因文綬覆奏調撥陝甘兵丁赴川一摺用六百里加緊馳遞曾經傳諭其非今據奏川省續調精兵二千名請令提臣汪騰龍就近飭調帶往並請以趙興宗署理提督等因一摺亦用六百里加緊馳奏此事已經汪騰龍奏聞而派兵赴川又無急需請旨之處即用四百里具奏亦不為遲何必輕勞郵傳雖此次拜摺時尚未奉到前旨但文綬平日尚屬曉事不應冒昧若此著傳諭申飭原摺暫存遇便諭令知之○又諭曰溫福攻得巴朗拉碉卡在事官兵俱屬奮勉已降旨交部議敘矣此次攻打賊碉滿洲兵固為勇往向前但數僅二百此外分隊進攻貴州兵頗覺得力其弁兵內如有奮勇出色者溫福亦當查明獎拔數人以示鼓勵將備內或有勞績特著之人並著據

實奏明請旨定奪再總兵馬彪帶兵放鎗攻
碉尚屬勇幹如未賞花翎著即傳旨賞戴俾
各將佐知所獎勵至摺內所稱酌留四川綠
營兵丁四百名留駐巴朗拉防守所辦尚未
為妥善我兵現在乘勝進攻巴朗拉即為後
路四川兵柔懦無能見賊輒思退避而該處
路徑賊番最為熟悉萬一讓我兵既過賊復
出而搶據舊碉川兵必不能奮力擊却少有
失挫致阻我餉道軍臺所關非淺自當於黔
兵內酌選二百並派該營能事備弁帶領與
川兵同駐策應於事方可無慮至昨奏訊取
賊犯噶塔爾等供詞稱官兵攻得約咱之事
該處已經聞知是賊中信息往來頗為迅速
若僧格桑知約咱一路已不能守而巴朗拉
要隘又為我兵奪得乘勢直入賊酋失其所
恃計無復施斷不肯束手就縛而現在美諾
賊巢尚有金川頭人二名在彼管事則兩酋
之早相聯絡尤屬顯然今僧格桑勢在窘迫

自必豫窺金川冀延殘喘乃一定之理溫福
等若能籌度賊酋去路發兵邀截使其不能
漏網便可易於成功設逆酋已經駢走即勒
兵向金川嚴切索取索諾木若竟黨惡不獻
則當急請京兵協剿速淨根株惟在溫福等
之籌度機宜實力妥辦耳○定邊右副將軍
大學士溫福奏查巴朗拉一路乾隆十二三
年征勦金川原係進兵正道其沃克什達木
巴宗小金川美諾等處皆大兵駐劄及安設
糧臺處所約咱至美諾一百六十里自巴朗
拉至美諾經由沃克什各寨統計亦止一百
四五十里且巴朗拉地勢碉卡較他處更為
險阻一經攻破已斷賊匪咽喉即可乘勢而
進是以臣節次具奏均以巴朗拉為正路至
福昌前次駐兵之鄧仍董天弼奏其地為山
神溝緊要後路查董天弼彼時因改赴木坪
進兵則山神溝鄧仍一帶實為後路不可不
防其外軼留福昌帶兵駐守今臣既由巴朗

拉前進則山神溝鄧仍向陽坪均在營盤之後。已非緊要之地。業將福昌及所駐之兵帶至軍營。所有鄧仍山神溝及卧龍關內外各站。不過為糧運臺站所經。每處酌留官兵數十以資接護。通計不過三四百名。無需專派大員駐守。又董天弼現駐之甲金達。原距美諾不遠。前次董天弼具奏。攻得牛廠摺內。有西北進兵本布爾桑岡。即去美諾不遠。由東北四十餘里。可以直救達木巴宗。若將達木

巴宗賊兵攻破。則扼斷巴朗拉後路等語。是董天弼之所以不徑擣賊巢。因達木巴宗更近於美諾。而土舍雅滿塔爾又急求赴援之故。今臣既統兵攻破巴朗拉。前距達木巴宗不過八九十里。如何分擣達木巴宗及美諾之處。當與阿桂相機酌辦。報聞。○又奏臣接據雲南軍需局稱。本年所調各營馬內。現由永昌鎮撥解馬八百。騾二百。前往四川。協濟軍務等語。臣思川省用兵。不特馱載難用牲

畜。即官兵臨陣。亦因限於地勢。皆須步戰。無資乘騎。至京兵由滇赴川。各站須馬應付。川省業已調撥營馬。並各州縣購買之馬。甚為充裕。似無藉雲南長途協濟。徒多解送餽飼之煩。并恐到川時。不無疲乏。臣將由滇入川所見兩省情形。札商阿爾泰。令其自行酌辦。茲准阿爾泰覆稱。南路情形。與西路無異。已飛咨雲南督撫。將此項馬。停其起解。得旨。是○壬辰。諭據富勒渾參奏。理事同知滿泰於

各縣報解省倉南米。陸續報收一萬七千餘石。尚有無著米九千餘石。顯有侵虧情弊。請將滿泰革職。拏問。將任所貲財查封。並將前任署事之通判張玉兼署之原任知府嚴源俟審明。失察染指。分別辦理等語。滿泰著革職。拏問。其任所貲財。即行查封。所有侵虧無著倉米。與案內有名人犯交與該撫一併嚴審。定擬具奏。其前任署事之張玉。嚴源。有無知情染指之處。並著該撫究訊明確。分別叅

處○又諭據高晉表曰修周元理等查勘永定河北運河各工事竣來京復命將應行疏築事宜詳晰議奏已依議行矣至所稱估需工銀四十九萬六千餘兩現在直隸藩庫無款可動請飭部撥發濟用等語此項工程關係緊要著戶部即於部庫內撥銀五十萬兩令周元理即日委員赴領以便及時鳩工興築該部遵諭速行○諭軍機大臣等桂林等於十一月二十一日即經攻得約咱距此次拜摺之期已踰兩旬何以至今尚無信息桂林在彼安坐所辦何事看來桂林竟是靜駐約咱專待續調之兵方擬前進殊昧兵貴神速之道桂林一路已有兵練八千餘名雖云分防各處要隘何竟用至六千餘名之多前次阿爾泰分派過多以致存兵太少不敷進剿之用辦理本未妥協而桂林到彼何亦不知另為調度仍令以有用之兵置之無益之處乎即如此內章谷一帶與金川所侵革布

什咱之地相通固宜多兵防駐其餘碉卡止應擇其扼要留兵屯駐極多亦不過二三千名此外原無庸處處分布朕早經鑒及詳切傳諭何以至今尚任現兵散處防守轉望續調之兵應用乎且陝甘貴州所調之五千兵雖俱報於十二月初起程然相隔路遠即兼程邁赴歲內恐亦未能即到桂林豈竟思於約咱安坐度歲置進攻為緩圖乎前次桂林統兵奪取約咱並續得東山梁碉卡頗知奮勉彼時賊人受創膽寒我兵若乘勝進攻賊必望風股慄易若摧枯而官兵新勝之後正當勵其銳氣及鋒而用今乃逗遛不進坐致老師不知師老則志隳桂林即未曾經歷行陣而於事理所在亦可籌度而得豈伊一經擢用不復黽勉自勵耶前者桂林攻得約咱碉卡距美諾賊巢不遠惟虞無繼進之兵因諭陝甘貴州領兵之員將所調兩省兵五千名速赴約咱一路備用原期於事有濟今桂

林既按兵不動。進剿無期。雖多與勁兵。亦難迅速集事。而溫福攻得巴朗拉。帶兵直進。已得制勝之勢。且其地距美諾。亦止一百五六十里。是該處又為進攻正路。較南路為尤要。其緩急輕重。原屬移步換形。況溫福所帶。僅有黔兵三千。亦不可無精銳接續。現已飛諭書明阿。即帶陝甘兵二千名。由維州取道。趕至溫福軍營應用。其餘三千名。則令赴約咱一路。以供桂林之用。溫福接奉此旨。益當奮

勇前進。速擒逆豎。以副恩眷。而桂林亦須力圖奮往。毋再遷延干咎。○署河東河道總督姚立德奏。自十月二十九日。煞壩以後。汶水分入蜀山馬踏二湖。日有增長。湖水過多。應豫為籌畫。查南旺以北。有何家壩。向係宣洩汶水由劉老口入運。經袁口。靳口。安山。戴廟各閘。出五空橋。以達鹽河。現將袁口至戴廟河道淤淺處。上緊挑挖。以備汶水經由之路。如二湖水勢已符應收尺寸。即謹閉徐建等

單閘。不使汶水入湖。挑開何家壩。聽其洩入鹽河。庶於圈隄民堰無礙。報聞。○署雲貴總督彰寶奏。署撫臣諾穆親。拘謹太過。每日專心案牘。猶似力有未逮。即司道謁見。亦無開誠諮詢。和衷籌議之處。滇省邊疆。非腹地可比。且辦理軍需以後。民甫休息。州縣迭更。錢糧正應清釐。銅鹽務亦須調劑。諾穆親到任。未離省城。於地方利弊情形。上下扞格。臣復不能常往省城。遇事商酌。得旨。此奏是。酌定有旨。○是日起

上以歲暮禋祭

太廟。齋戒三日。○癸巳。諭軍機大臣等。淮關被盜一事。前尚疑其家人。或有裝點情節。今日召見高晉。詢及此事。看來此案。總不出伊家人長隨。及署內工役人等。引盜肆劫。況所攜并有首飾翡翠瓶等件。尤易露蹤。原贓不難認識。或於附近上下各路。典當舖留心物色。自可得其蹤線。此時薩載。想已親往淮安。著傳諭該撫。面詢方體浴。令將被盜情形。及眾盜語

音詳晰告知即專派明幹員弁訪捕並嚴飭地方官購線會緝務獲盡法懲治此案盜犯敢於直入衙署脅官攫取財物其情罪尤為重大斷不可令其遠颺漏網將此旨由四百里速傳諭知之仍著將查辦情形即行覆奏○定邊右副將軍大學士溫福署四川提督阿桂奏臣等於本月十三四五等日攻克巴朗拉將賊人險要碉卡拆毀派兵搜捕獲賊數名均已正法臣等次日起程行過巴朗拉山梁道險冰滑前抵松林口內有碉卡數座賊先遁去又次日帶兵前抵日隆宗賊亦望風逃竄所有日隆宗寨內沃克什番衆六名賊於臨去時殺死五人僅有阿瓊一名臨時逃出臣等詳加詢問據供本月十四日早間聞小金川頭目七圖安堵爾使人傳說大兵攻打巴朗拉若巴朗拉失守松林口日隆宗斷難守禦汝等應即移往資哩是日又聞傳說甲金達提督大兵又從蒲松岡一路抄來

小金川兵已逃一半就要進至達木巴宗對面十五日又見畢旺拉德爾密守卡賊人因巴朗拉已破退回其守日隆宗之頭人魯勒爾即帶賊衆竄去等語臣等正在查辦間所有跟隨常保住董天弼之侍衛哈爾九等從達木巴宗來至日隆宗稱董天弼等於本月初八日由蒲松岡小路進兵十四日早已抵達木巴宗賊人即來接仗官兵獲勝賊人於是日逃竄救出沃克什土司並攻得木耳宗等語是晚沃克什土司色達克拉來營進見稱土司懦弱無能為僧格桑欺凌占據各寨並圍達木巴宗寨內現存三百餘人僧格桑屢次逼降土司因世受天恩斷不肯為其所屬如今糧食已盡蒙大兵垂救餘生土司惟有世世子孫感戴鴻恩等語臣等諭以僧格桑侵擾爾境並敢抗拒大兵實為罪大惡極爾能堅守數月實屬可嘉現在官兵已將爾各土境克復爾當招集百姓令乘時耕種加

意撫綏並宜安分毋釀事端至爾地方百姓不忍再派出兵惟派熟識道路之人十數名以供隨營差遣該土司聞言叩謝去訖臣等又於次日前抵達木巴宗色達克拉將從前被圍時打仗擒獲賊人及此次突圍夾擊所獲一同獻出臣等並將沿途所獲賊衆共二十名逐一嚴訊錄取供詞進呈外即將各犯悉行正法其自己朗拉至達木巴宗舊有寨落百餘處俱交該土司收管至阿桂仰蒙恩命署理提督印務茲董天弼已抵達木巴宗臣阿桂即行接印任事現將該營一切事宜竭力整頓即與臣溫福併力進剿得旨兩路官兵會合正當乘勝進攻務擒僧格桑以完此事速待捷音之至○又奏臣等於十八日前抵達木巴宗親至土司寨內察看情形該土司率其妻子及大小頭人百姓跪迎並稱此次蒙大皇帝天恩發兵救援得以再生亦賴被圍之

先有官兵土練及從前存留糧石土司始能與洪把總等協力堅守至今等語臣等即傳把總洪廷瑞備訊據稱把總於本年四月內派赴達木巴宗坐汛該處有綠營兵二千又有土千總阿吉土外委德爾什雍忠帶領土練二百駐守六月初五日小金川有一千多人將達木巴宗圍住又截斷城外水卡土舍雅滿塔爾向把總借土練一百并沃克什百姓同阿吉德爾什雍忠出寨打仗奪回水卡並擒獲二十八人又打仗二次擒獲六人一同收繫地窖後因無米給食止剩三人小金川見雅滿塔爾勇幹恐其衝突因於東西北三面修卡四十九座南面對河築起木城圍定達木巴宗常用鎗礮攻打土司被圍後糧食短少即向把總告借官兵所貯口糧把總察看光景如果不給便有不能固守之勢遂每月給米三十石以資食用至十一月初七日口糧已盡把總轉向土司借糧又向番民

百姓湊借雜糧。十二月初九日以後。合寨糧食俱盡。把總十一月二十三日。接到雅滿塔爾回信。始知救兵將至。十二月十三日夜。望見東南山角。上有火光。十四日。聽見鎗礮。並見山頂上有官兵。小金川賊人亦在半山拒敵。把總同土司派出土弁土兵。開寨接應。與賊人打仗。殲斃數十人。並奪取礮位刀矛等物。山上官兵望見。知有接應。兩下夾攻。賊人滾山逃走。官兵就近進寨。會合等語。臣等復傳阿吉等詢問。所供相符。查洪廷瑞以微末弁員。能與土司併力固守。至六七月之久。瀕死不懈。實屬可嘉。現有松潘鎮右營千總員缺。臣等即以洪廷瑞陞補。以示獎勵。其土千總阿吉。土外委德爾什雍忠。俱係番人。能明大義。臣等亦酌給阿吉。土守備職銜。德爾什雍忠。土把總職銜。至所駐達木巴宗綠營兵二十。現存十八。土練二百。現存一百四十九。該兵等被困疲瘦。留於軍營無益。酌賞盤費。

令各回本營。本處再查該土司地方蹂躪之後。流亡甚衆。即土司家屬亦口食不周。情形可憫。臣等量賞該土司數日口糧。又飭藩司會同松茂道。速議借給籽種。俾得趕種春田。漸復舊業。報聞。○四川總督桂林奏。臣進攻卡了地方。因喇嘛寺賊人據險防守。我兵不能繞越山梁隘口。進取甲木。特遣喇嘛二名。密赴該寺。暗行勾結。昨喇嘛回稱。寺內喇嘛因賊番屯占。均已散往他處。僅存五名。以供香火。據稱我等極願投誠。奈賊番看守嚴密。難以內應等語。臣思既已差人查探。若遲延走漏消息。恐反墮其術中。當與阿爾泰商酌。令總兵宋元俊等。統率官兵。於十六日密赴山梁。守備陳定國。帶領熟習山路漢土官兵。潛由山梁進發。轉至該寺附近處暗伏。約定次日山前礮響。即行攻奪。臣同阿爾泰。鐵保督同總兵英泰。叅將薛琮。及侍衛章京將備等。帶領現有之滿漢兵練。於黎明時。施放大

礮排鎗進逼卡了。俾賊番悉衆來拒。不能兼顧。宋元俊等已豫飭所派伏兵。突出奮攻。砍奪木柵。賊番猝不及備。祇於碉內放鎗擲石。我兵乘勢搶進木城。賊番驚棄奔逃。我兵分路追擊。殺死賊番九十三。帶回乞降喇嘛五。攻獲木城八。小木城石卡二十六。喇嘛寺碉寨二十八。並獲刀矛鳥鎗等件。搶占該寺東向之墨爾多山梁一道。我兵帶傷三十四名。業經照例分別輕重給賞。其喇嘛五名。究與賊人同處。未便仍留該處。即飭弁解交內地收管。事竣日再酌量安置。一面派撥官兵分駐東向山梁。斷絕西山梁賊碉水道。一面占據南北隘口。密探山後路徑。以便進趨甲木。并訪聞甲木地方。尚有別路可通僧格宗。而僧格宗為賊酋緊要碉寨。若果得間道可通。進取更捷。惟是賊酋見喇嘛寺已失。必於各隘嚴防。因令探路員弁密查籌辦。現在督率將領等進取卡了。賊番僅於碉眼內放鎗。並

不對仗。而官兵土練等感奮倍常。有可乘之機。即鼓勇向前。萬不敢少存顧慮。坐失機宜。得旨一切布置合宜。欣慰覽之。於無意中用汝。竟能得力。亦賴半載在軍機處。日聽朕訓也。今溫福等已過巴朗拉。解達木巴宗之圍。正逆賊喪膽之時。不日即聞捷音矣。○又奏。臣查各土司地方。層巒複嶺。番人不過於山頭地角。栽種莖麥青稞。以為生計。即約咱一路。兩山夾河。除各要隘賊番修立戰碉防守外。其餘均有平碉。番民居住。安放鎗眼。分列沿河上下。河邊多有懸岩碉卡。官兵攻奪時。須設法渡河。不能沿山直入。而美諾距約咱一百數十餘里。其達烏僧格宗等處。俱係小金川緊要地方。前此繪圖貼說。形勢尚未詳晰。且距美諾尚遠。勢難堵截。一俟深抵賊巢。能否沿河斷其去路。臨時相機酌辦。報聞。○甲午。以歲暮禘祭。遣官祭太廟中殿。

後殿○諭曰董天弼自辦小金川以來屢次失機且敢捏詞諱飾其罪實無可逭是以前有旨將伊革去提督以兵丁留於軍營効力贖罪如尚不知悔改即拏解成都監禁請旨辦理今伊於十五日攻解達木巴宗之圍並收復沃克什各寨及攻克木耳宗等處看來此次官兵頗屬奮勉必係常保住到彼帶領滿洲兵丁鼓勇直前因而緣營知所觀法是以辦理畧有起色但董天弼究係任事出力朕不肯竟置之不論已傳諭溫福等宥其一死仍留軍營効力贖罪所有出力之哈爾九等各員著溫福查明具奏以便論功賞錄至沃克什地方俱為小金川侵占並聞小金川將沃克什之人派往他處守卡則凡賊中卡隘一聞官兵來到即當倒戈相向伊等與小金川切齒深仇斷無轉為賊酋効命之理招致自為更易何以官兵各路進攻總未見有似此籌辦者亦著溫福一併查奏又董天弼奏

稱前在牛廠因派兵往占通小金川之要路適遇賊番從山壓下陣亡千總俞啟龍等四員把總王澤遠等二員兵丁六十餘名土兵屯練數十名等語千把總等身為武弁恒怯無能遺失鎗礮雖死不足惜均無庸按例子卹其兵練等雖同屬無用究為帶兵劣弁所誤亦止可照陣亡例減半賞給並交溫福於軍務告蒞後查明辦理從前曾諭攻克小金川後將其地分給附近各土司管轄今思仍不離乎沃克什及明正各土司伊等委靡成習難以望其善自保禦官兵亦無久為代防之理而索諾木狼子野心難於馴化或現因懲創小金川畏懼斂跡及至官兵既撤亮渠故智復萌小金川地界毗連彼復出而侵擾倘仍為其蠶食則是官兵所費力平定之小金川陰以授之索諾木實為非計按該處形勢而論巴朗拉為小金川後路而約咱一帶乃彼險隘其地接近章谷與金川接壤章谷

又近打箭鑪皆不可不熟籌善後之策。莫若即於小金川境內酌擇善地可以駐兵者。添設總兵一員。統兵鎮守。使西南兩路皆可照料。方足以控制土司。消其反側。而打箭鑪復照駐藏大臣之例。添派副都統。統理番夷之事。更為妥協。即歲需糧餉稍多。而此次用兵所費軍需。自不止於百萬。較彼多寡勞逸。若何。且兵額亦不必盡行添設。或於內地重慶等鎮酌量撥往。挹注尤為便易。即總兵之或

添或移。亦可從長計議。此事甚有關係。著溫福。桂林。阿桂。悉心熟籌。妥議具奏。○乙未。裕

祭

太廟

上親詣行禮。○遣官祭

永陵

福陵

昭陵

昭西陵

孝陵

孝東陵

景陵

泰陵。○遣官祭

孝賢皇后陵

端慧皇太子園寢。○遣官祭

太歲之神。○諭曰。顯親王薨逝。著加恩派散秩大臣一員。帶領侍衛十員。攜茶酒前往賜奠。所有應得典禮。著各該衙門查例具奏。○

丙申

上詣

皇太后宮問安。○御保和殿筵宴朝正外藩。左翼。科爾沁和碩親王色旺諾爾布。多羅郡王喇什噶勒當固山貝子班珠爾。輔國公哈達。公品級一等台吉鄂勒哲特穆爾額爾克巴。拜一等台吉喇特納。喀喇沁多羅郡王喇特納錫第。固山貝子瑚圖靈阿。輔國公拉扎布。固山額駙敦珠布。色布騰翁牛特多羅郡王。

布達扎布鄂爾多斯多羅郡王車凌多爾濟
固山貝子喇什色稜納木扎勒多爾濟扎魯
特多羅貝勒錫勒塔喇鎮國公納遜額爾克
圖敖漢固山貝子垂濟扎勒鎮國公羅布藏
錫喇布輔國公桑濟扎勒二等台吉濟克濟
扎布巴林固山貝子薩木丕勒多爾濟輔國
公和碩額駙德勒克阿巴哈納爾固山貝子
達克丹朋蘇克喀爾喀固山貝子車木伯勒
右翼科爾沁和碩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巴
勒珠爾喀爾喀和碩親王固倫額駙拉旺多
爾濟和碩親王齊巴克雅喇木丕勒多羅貝
勒阿裕爾輔國公德勒克多爾濟衮楚克達
什扎薩克一等台吉車登扎布浩齊特多羅
郡王齊蘇龍多爾濟綽羅斯多羅郡王羅布
扎回部郡王品級多羅貝勒霍集斯輔國公
圖爾都和什克額色尹噶岱默特扎薩克一
等台吉瑪木特扎賚特多羅貝勒羅布藏錫
喇布茂明安多羅貝勒裕木充翁牛特鎮國

公恭格喇布坦烏喇特鎮國公索諾木喇布
坦郭爾羅斯輔國公恭格喇布坦厄魯特輔
國公色布騰扎薩克一等台吉特默齊青海
扎薩克一等台吉恭桑車凌及領侍衛內大
臣等召科爾沁和碩親王固倫額駙色布騰
巴勒珠爾和碩親王色旺諾爾布多羅郡王
喇什噶勒當固山貝子班珠爾喀喇沁多羅
郡王喇特納錫第固山貝子瑚圖靈阿翁牛
特多羅郡王布達扎布鄂爾多斯多羅郡王
車凌多爾濟扎魯特多羅貝勒錫勒塔喇敖
漢固山貝子垂濟扎勒鎮國公羅布藏錫喇
布輔國公桑濟扎勒巴林輔國公和碩額駙
德勒克喀爾喀和碩親王固倫額駙拉旺多
爾濟和碩親王齊巴克雅喇木丕勒多羅貝
勒阿裕爾浩齊特多羅郡王齊蘇龍多爾濟
綽羅斯多羅郡王羅布扎回部郡王品級多
羅貝勒霍集斯輔國公圖爾都和什克額色
尹噶岱默特扎賚特多羅貝勒羅布藏錫喇

布茂明安多羅貝勒裕木充等至


御座前。賜酒成禮。○是月。署江蘇巡撫薩載奏准河南撫臣何楣咨緝白陽邪教王忠順等。當即飛飭妥幹員弁。嚴密躡緝。旋據泗州稟獲王漢九之族人王倫。王治。王文善。盱眙縣稟獲袁瑞芳。江都縣稟獲陳其學。丁學周。復據廬鳳道國棟稟報。王漢九及同行之汪五。於初二日在甘泉縣大儀集拏獲。王忠順。及同行之馬二。於初三日在天長縣東關拏獲。其通州之周邦彩。周受南。葛方來。韓三等亦經先後拏獲。除獲解安徽之王忠順各犯已飭安徽臬司迅速確究。並嚴飭各屬將豫省咨緝未獲之丁奇山。周天渠二犯嚴緝務獲報聞。○是年。追予出師緬甸陣亡遊擊黃海一員。贈卹如例。入祀昭忠祠。○旌表孝子。山西省黃炎一名。守節合例。八旗滿洲唐依納妻朱氏等七十八口。蒙古八十三妻松氏等十四口。漢軍王有蘭妻李氏等二十一口。內

務府五十一妻田氏等三口。奉天等省駐防阿爾泰妻趙氏等八十三口。直隸等省魏庭昭妻楊氏等三百八十七口。夫亡殉節安徽等省胡銘班妻吳氏等十七口。未婚守志。奉天等省陳興魁妻于氏等十四口。百歲壽民婦。直隸等省黃世寬妻羅氏等三十四名口。各給銀建坊如例。○一產三男直隸等省曹自有等三家。○會計天下民穀數。各省通共大小男婦二萬一千四百六十萬三千五百六十六名口。各省通共存倉米穀三千八百九萬七千四十五石七斗五升三合六勺。

大清高宗法天隆運至誠先覺體元立極敷文
奮武孝慈神聖純皇帝實錄卷之八百九十九

實錄卷之八百九十九

五十五



統一書號:11018·1355-19

定 價: 53.00 元